

中國醫學大成

曹炳章 原編
內科雜病分冊

中国医学大成

(第五册)

原辑	曹炳章		
主校	胡国臣		
协校	田思胜	赵含森	杨金萍
	张琨	高萍	谭红
	吴少楨	芮立新	樊正伦
	刘学义	杨金洁	巩向军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医学大成 (5)/胡国臣主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 10
ISBN 7-80089-653-6

I. 中… II. 胡… III. 中国医药学-全集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110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64151553 邮码:100027)

印刷者: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152 千字

印 张:45

版 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500

书 号:ISBN7-80089-653-6/R·652

定 价:81.00 元

《中国医学大成》整理委员会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川 史常永 李今庸 李经纬
余瀛鳌 张灿理 郭霭春 颜正华

主任委员

余靖

副主任委员

胡国臣 傅芳 宋志恒 张年顺
田思胜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居英 孔立 王凯 王国辰
田思胜 冯兴中 李东晓 李世华
李振波 李志庸 刘清国 闫志安
芮立新 吴少祯 宋乃光 杨利平
杨金萍 张年顺 张林国 张琨
胡国臣 赵含森 郭洪耀 夏魁周
高萍 谭红 樊正伦 潘桂娟

总策划

樊正伦 吴少祯

责任编辑

吴少祯

前言

曹炳章(1877~1956),字赤电,近代浙江鄞县曹妙乡人,商人曹显卿之子。炳章幼承庭训,学习经商,拜师于绍兴方晓安门下。时年尚少,即志在医,料理业务之余,则诵读医经,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其师见其可造,赠以《内经》、《金匱》及历代医书。自此,益刻苦自励,晨夕研求,历七载而妙悟医理,声誉鹊起。年二十余,应聘任春成及致大药栈经理,兼行医。此时,财力稍裕,则广收医药孤本秘籍,揣摩研读,学术益精。光绪癸卯(1903)年,浙江名医何廉臣,创办《绍兴医药月报》,邀请炳章任编辑,遂得以问业于何氏,并钻研叶、薛、吴、王四家温暑治法,医道乃大行。先后应诊于同善、同义药局,并创办“和剂药局”,日治近百人,皆应手奏效,危险大症,无不药到病除,名望日隆,病家争先延致。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炳章出任绍兴分会评议,首倡改良药品,并创办医药卫生报,订正丸散方及炮制药物法,以身作则,旨在振兴中医,造福病家。1920年废止中医事起,炳章被公举为绍兴医药学会会长,与裘吉生等代表中医界赴南京请愿,并组织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南京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在此期间,他面对海禁开放,西学东渐,中医衰落之情状,应大东书局之请,奋而约集名医,遍览群书,精选中医典籍中的珍本、孤本、抄本,进行整理,共同批校圈注,补阙正谬。历三十年,于万种古籍中,精选出365种,编成巨帙,名曰《中国医学大成》。炳章不仅汇编此书,其自著医书亦甚多,除《霍乱寒热辨证》、《医医病书》、《辨舌指南》刊行外,尚有22种未梓,其手稿仍存。炳章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为中医古籍的保存和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在当时倍受中医界的推崇,认为此书是“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原书共计365种,分13类,曰医经、药物、诊断、方剂、通治、外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医案以及痘疹、推拿、疑难杂症等。每书均写有提要,以明此书之来历、内容之要点;每一类之中均按年代先后次序排列,以便考证。可惜此书刊行未半,日本人侵入,印刷被迫中断,仅有136种问世。199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岳麓书社均将曹氏所刊之书影印出版。之后,岳麓书社又将曹氏已列书目而未刊的医书,稍作调整增补,作“续编”影印刊行,完成了曹氏未完成的大业。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对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整理保存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秘籍。是书搜求博采秦汉至清末的海内孤本、珍本、抄本,殆有万余种,约集名医,精校圈点,厘订精选365种。其所选之书,皆医籍中之精华,如医经类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本草类有《神农本草经》、《本草衍义》、《雷公炮制药性解》等;伤寒金匱类有《伤寒贯珠集》、《伤寒补例》、《伤寒来苏集》、《金匱要略心典》等;温病类有《温热逢源》、《瘟疫论》等;通治类有《医学心悟》、《周慎斋医书》、《医学源流论》等;医案医话类有《柳州医话》、《吴鞠通医案》等;此外尚有临床各科、生理、病理、诊断等重要书籍。其次,系统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曹氏将其所选医籍分为13类,每一类之中则按朝代先后为序,每一种书之前有提要,简介全书要点,这样,尽管全书博大,但条理清晰、系统连贯,阅一书则遍览历代医论,窥一类则尽知各家学说,中医精论全在此书之中。再次,普及

推广了中医学术理论。当时正值废止中医案起之时，中医学术低迷衰微，此书的出版无疑是一支兴奋剂，使整个中医界振奋起来，叹为观止。不仅如此，就对提高整体中医素质，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而言，此书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凡治医者，非博览存书，无以阐明医术，医术不精，何谈着手成春？然秦汉至今，医书逾万，即使毕生考校，犹恐不能，况且一般人所购医书，版本不良，校勘不精，错误百出，怎能精通医理？此书一出，实为业医之准绳，医门之法律，而被称为“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即使现在也同样如此！

鉴于此，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重新对此书（仅限于曹炳章厘定刊行的 136 种）进行点校整理出版，以满足广大中医工作者的需要。

此次整理，在尽量维护原书风格的同时，进行了必要地调整，以方便当今读者阅读，几点原则，简述如下：

1. 全书以现代简化字，标点符号横排；
2. 由于版式的变更，原方位词“左”、“右”一律径改为“下”、“上”；
3. 出于今人的用字习惯，原书“已上”、“已下”一律径改为“以上”、“以下”，量词“钟”径改为“盅”；
4. 中药名称除将“黄耆”径改为“黄芪”外，一律不作改动；
5. 凡属书名，一律加书名号，不出注；
6. 如明显系由刊刻，抄写等所致的错误，则径予改正。如“灸甘草”改为“炙甘草”等等；
7. 原书眉批内容，移于相应章节中，前加“眉批”二字，不出注。

限于我们的整理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整理者

1997 年 6 月

瘟疫霍乱答问	(清)	陈塾庐
霍乱审证举要	(清)	连文冲
鼠疫抉微	(清)	余伯陶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清)	吴鞠通
	(清)	王士雄
	(清)	叶子雨

第五册

十药神书	(元)	葛可久
	(元)	葛文久
增订十药神书	(清)	周扬俊
	(清)	陈修园
	(清)	潘 霖
痰火点雪	(明)	龚居中
慎柔五书	(明)	胡慎柔
理虚元鉴	(明)	绮 石
虚损启微	(清)	洪緝庵
何氏虚劳心传	(清)	何嗣宗
症因脉治	(明)	秦景明
	(明)	秦之桢
周慎斋遗书	(明)	周慎斋
医原	(清)	石寿棠
脉因证治	(元)	朱丹溪
韩氏医通	(明)	韩 愈
医林改错	(清)	王清任
医学举要	(清)	徐 鏊

第六册

一草亭日科全书	(清)	邓 苑
异授眼科	(清)	胡芝樵
银海指南	(清)	顾 锡
口齿类要	(明)	薛 己
尤氏喉科秘书	(清)	尤 乘
重订咽喉脉证通论	(清)	许 槌
喉舌备要秘旨	(清)	佚名
包氏喉证家宝	(清)	包三德
重订囊秘喉书	(清)	杨龙九
正体类要	(明)	薛 己
外科证治全生集	(清)	王洪绪

外科选要	(清)	唐芹洲
外科医镜	(清)	张贞庵
痲科全书	(清)	梁柘轩
痰痲法门	(清)	李子毅
徐评外科正宗	(明)	陈实功
	(清)	徐灵胎

第七册

盘珠集胎产证治	(清)	施澹宁
	(清)	严西亭
	(清)	洪缉庵
胎产指南	(清)	单南山
重订产孕集	(清)	张曜孙
	(清)	包兴言
女科切要	(清)	吴道源
经效产宝	(唐)	咎殷
女科经纶	(清)	萧麀六
校注妇人良方	(宋)	陈自明
	(明)	薛立斋
慈幼新书	(明)	程凤雏
原瘡要论	(清)	袁(佚名)
麻疹备要方论	(清)	吴砚丞
活幼心书	(元)	曾世荣
幼科直言	(清)	孟介石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佚名
幼幼集成	(清)	陈复正

第八册

眉寿堂方案选存	(清)	叶天士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	(清)	叶天士
	(清)	徐灵胎
孙文垣医案	(明)	孙泰来
	(明)	孙文来
三家医案合刻	(清)	叶天士
	(清)	缪宜亭
	(清)	薛生白
张畹香医案	(清)	张畹香
程杏轩医案	(清)	程杏轩
何澹安医案	(清)	何澹安

《中国医学大成》(第五册)总目录

十药神书.....	(元) 葛可久撰(1)
增订十药神书	(元) 葛可久撰 (清) 周扬俊解 (清) 陈修园注(清)潘霭评(9)
痰火点雪	(明) 龚居中辑著(27)
慎柔五书	(明) 胡慎柔撰述(91)
理虚元鉴.....	(明) 绮石著(139)
虚损启微.....	(清) 洪辑庵纂(167)
何氏虚劳心传.....	(清) 何嗣宗撰著(193)
症因脉治.....	(明) 秦景明纂著 (明) 秦之桢辑(215)
周慎斋遗书.....	(明) 周慎斋著述(371)
医原.....	(清) 石寿棠原著(473)
脉因证治.....	(元) 朱丹溪撰著(547)
韩氏医通	(明) 韩懋著(615)
医林改错.....	(清) 王清任著(633)
医学举要.....	(清) 徐鏊撰述(667)

十药神书

〔元〕 葛可久 撰

原 序

余自髫髻，学业医道，考究方脉三十余年，遍历江湖，多学广博者，不过言语文字形容之耳，及至用药治病皆不能捷。是以日夜苦心用志，务在中病。后遇至人，同处三月。斯人极明医道，精通方脉，用药如发矢，无不中的。余曰：必神人也！遂拜为师，得授奇方一册。阅之，或群队者，或三四味者，皆余目观至人用效者也，使予如久旱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自此回至吴中，一用一捷，无不刻验。信乎奇方，可侵梓者也。余以三余暇日，将至人所授奇方，并日用决效之法，类成一帙，名曰《十药神书》。盖余用效者，辄记录之。今西浙大痴道人，与余通家之好，用礼求授，故录以奉养生济人之功用尔。时

至正戊子春正月三阳日可久书于姑苏之春先堂

周 序

予读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间次序缓急，可为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并用，要无能出其范围者矣。一方之中，自得肯綮，即不必全用其药，亦可以细推其理矣。乃今日之治血症者，辄用六叶地黄增减，冀其收功，皆由医贯人手，而未尝从神书体会者也。彼谓肾水衰则火炎为患，壮水之主，可镇阳光也。孰知人之犯此病者，阴虚固多，而他因者亦复不少。假如从劳力而得者，其伤在足太阴矣；从忧思而得者，其伤在手少阴矣；从嗜饮而得者，其伤在手太阴矣；从愤怒而得者，伤又在足厥阴矣。皆致吐血、咳血、咯血等症，岂一壮水可以胜其任乎？总之，人身之血，附气而行者也。一脏伤则气必不调，而血遂溢于外。故逆则上出，坠则下行，滞则阻痛，寒则凝，热则散，此自然之势也。后之君子，于诊视之际，闻问之余，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于此著眼，视其病之所伤在何脏？脉之所伤在何部？时之所值在何季？思过半矣。余曾治一咯血之人，平日极劳，每咯紫黑色，俱成小块者。然必是饱食则多，少食则少，不食则或少或无。予以韭汁、童便、制大黄治之，二服而安，后以补中益气加血药而愈。知者以为怪妄，予谓极平常。盖实从神书究心，而置医贯为谈料者也。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吴门周扬俊识于星沙寓中

十药神书

夫人之生也，禀天地氤氲之气，在乎保养真元，固守根本，则万病不生，四体康健。若不养真元，不固根本，疾病由是生。真元根本，即气血精液也。葛先生曰：万病莫若癆证，最为难治。盖癆之起，因人之壮年气血充足，精液盈满之际，不能保养性命，惟以酒色是贪，日夜耽嗜无有休息，以致耗散真元，虚败精液，则呕血吐痰，以致骨蒸体热，肾虚精竭，面白额红，口燥咽干，遗精白浊，盗汗，饮食艰难，气力全无，谓之火盛金衰，重则半年而毙，轻则一载而亡。医者不穷其本，或投之大寒之剂，或疗之大热之药。殊不知大寒则愈虚其中，大热则愈竭其内。所以世之治癆者，万无一人。葛师用药治癆，如羿之射，无不中的。十药次第之法具后，学者详审之毋惑焉。如呕吐咯嗽血者，先以十灰散劫住，如其者再以花蕊石散主之。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其理也，止血之后，患人之体必稍疏解，用独参汤一补，容其熟睡一觉，不令惊醒。睡起元气复其二三，却分病用后诸药，保和汤，止嗽宁肺；保真汤，补虚除热；太平丸，润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气，随症加减。服药之法，每日三。食前服保真汤三，食后服保和汤二，药间而服之。每日又浓煎薄荷汤，灌漱咽口。用太平丸先嚼一丸，徐徐咽下，次再嚼一丸，缓缓溶化，至上床时，亦如此用之。盖夜则肺窍开，药味必溜入窍中，此诀紧要。如痰壅盛，先用饴糖拌消化丸，一百丸吞下，次却依前嚼嚼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服前七药后，若肺燥余嗽未除，可煮润肺膏，如常服之。续煮白凤膏食之，复其真元，完其根本。全愈后合十珍丸服之，乃收功起身之药也。

甲字号十灰散 治癆症，呕血吐血，咯血嗽血，先用此药止之。

大蓟 小蓟 荷叶 扁柏叶 茅根 茜草根 山梔 大黄 牡丹皮 棕榈皮各等分

上各烧灰存性，研极细末，用纸包，碗盖于地上一宿，出火毒。用时先将白藕捣汁，或萝卜汁，磨京墨半碗，调服五钱，食后服下，如病势轻，用此立效。如血出成升斗者，用后药止之。

乙字号花蕊石散 五脏崩损，涌喷血出成升斗者，用此止之。

花蕊石（火煅存性，研为粉）不拘多少

上用童便一盅，顿温，调末三钱，甚者五钱，食后服下。男子用酒一半，女子用醋一半，与童便和药服。使瘀血化为黄水，服此，以后药补之。

甲乙二方论（周扬俊）

治吐血者，竟推可久。而葛先生首以二方为止血要著，明明劫剂，毫无顾忌。予由绎之，始知葛先生意之到，理之精也。人生阳根于阴，阴气亏则阳自胜，上气为之喘促，咳吐痰沫，发热面红，而不相因而致。故留得一分自家之血，即减得一分上升之火，易为收拾。何今日之医，动以引血归经为谈，不可概用止血之味，甚至有血溢于外，吐出亦美，壅反为害。遂令病者信之，迁延时日，阴虚阳旺，煎熬不止，至于不救，果谁之咎？倘谓引经，可必不妨，少俟几日，后用补阴，元神可复。吾恐有形之血，岂能使之速生？面无偶之阳，何法使之速降？予所以一再思惟，而悟先生急于止血之大旨也。

丙字号独参汤 止血后，虚弱无动作者，此药补之。

大拣人参十两

上咀。水二盏，枣五枚，煎一盏，不拘时细细服之，服后宜熟睡一觉，服后药除根。

丙字人参汤论(周扬俊)

凡失血后不免精气怯弱,神思散乱。前方虽有止血之功,而无补益之力。故有形者之阴,不能即复,而几微之气,不当急固乎?顿服参一两,不但脱血益气,亦且阳生阴长。观先生自注云:宜熟睡一觉,使神安气和,则烦除而自静。盖人之精神,由静而生,亦由静而复也。奈何今之医者,遇吐血家,乃视参如毒耶!

丁字号保和汤 治癆症久嗽,肺成痿者,服之决效。

知母去毛,酒洗 贝母去心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款冬花各一钱 天花粉 薏苡仁
杏仁泡去皮尖 五味子炒研 甘草炙 马兜铃
紫菀 百合 桔梗 阿胶炒 当归酒洗
生地黄 紫苏 薄荷各五分一方有百部亦妙

上以水二盏,生姜三片,煎一盏。入饴糖一匙,化服之。每日三食后各进一服。加減于后:血盛,加蒲黄、茜根、藕节、大蓟、小蓟、茅花;痰盛,加南星、半夏、橘红、茯苓、枳实、栝蒌仁;喘甚,加桑白皮、陈皮、大腹皮、萝卜子、葶苈子、苏子;热甚,加炒山梔子、黄连、黄芩、黄柏、连翘;虚极,加鹿茸、郁金、青蒿;风,加荆芥、防风、金菊、甘草、菊花、细辛、香附子;寒,加人参、肉桂、桂枝、五味子、蜡片。

戊字号保真汤 治癆证,虚弱骨蒸,服此最效。

当归酒洗 生地黄 白术 黄芪 人参
各一钱 莲心 赤茯苓各五分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陈皮 白芍药 知母 黄柏炒
五味子 柴胡 地骨皮 熟地黄各四分
赤芍药 甘草各五分

上水二盏,姜三片,枣五枚,煎一盏。每日三食前各进一服。惊悸,加茯神、远志、柏子仁、酸枣仁;淋浊,加草薢、乌药、猪苓、泽泻;便涩,加石膏、扁蓄、木通;遗精,加龙骨、牡蛎、莲须、莲心;燥热,加石膏、滑石、鳖甲、青蒿;盗汗,加浮小麦、牡蛎、黄芪、麻黄根。

丁戊二汤方论(周扬俊)

一名保和者。因失血之后,气血未调,率难把握。然调血者以气为主,调气者实肺为司。故大旨以泻肺中之伏热,益下焦之化原,此其治也。若和而失其所以为和,则保亦失其所以为保矣!至保真则气血之味俱等,大旨以甘温为主,甘凉佐之,而苦寒又佐之,未常禁用苦寒也,而与今日之用寒凉者异矣。曰保真者,大辅其正,兼泻其邪,使生机活泼,油油然而不已也。两方加法大备,然非尽用,亦姑列之,以伺去取耳。学者须知。

己字号太平丸 治癆症久嗽、肺痿、肺痛。并皆嚼服除根。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知母去毛 贝母去心 款冬花 杏仁各二两 当归 熟地黄 生地黄 黄连 阿胶各两半 蒲黄 京墨 桔梗 薄荷叶各一两 白蜜四两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和匀,用银石器,先下白蜜炼熟,后下诸药末搅匀,再上火,入麝略熬三、二沸,丸如弹子大。每日三,食后细嚼一丸,浓煎薄荷汤缓缓送下,次嚼一丸,临卧时如痰盛,先用饴糖拌消化丸一百丸吞下,却又嚼嚼此丸,使药入肺窍,则肺清润,其嗽退除,七日病痊。凡一切咳嗽,只服此药立愈。

己字太平丸论(周扬俊)

太平丸非正方也。先生意计周密,恐人气血渐复之后,尚留一分未尽,必有一分未妥。特于宴息之时,嚼服此丸,使人于静中不知其所以然,而药力无不到,此少许麝香之所以为神妙也。

庚字号沉香消化丸 治癆瘵热痰壅盛

青礞石煅金色 明矾火飞,研 猪牙皂荚炙,去皮弦 南星制 半夏 白茯苓 陈皮各二两 枳壳 枳实各半两 薄荷叶 黄芩各一两 沉香五钱

上为细末,和匀,姜汁浸神曲搅糊,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临卧饴糖拌吞嚼嚼太平丸,二药并服,痰嗽除根。

庚字消化丸论(周扬俊)

人见此数味,或畏其狠,即予亦嫌其峻。

然先生注云：痰热壅盛，乃以此治。其不至壅盛者，稍稍减服四五丸可也。况前先服独参，继用保真，则神气亦渐复矣。暂用几服，胡为不可？若情形消瘦者，未可用也。是又在学者临证自明耳。

辛字号润肺膏 治久嗽肺燥肺痿。

羯羊肺 杏仁净研 柿霜 真酥 真粉各一两 白蜜二两

上先将羊肺洗净，次将五味入水搅黏，灌入肺中，白水煮熟。如常服，食与前七药相间服之，亦佳。

辛字润肺膏论（周扬俊）

血去则燥，燥则火旺，肺必枯。欲从肾源滋水，而不先滋水之母，有是理乎？然肺为多气少血之脏，故一切血药，概不欲用。以羊肺为主，诸味之润者佐之，入所易能也。若以真粉之甘寒，不独凉金，且以培土，人所未知也。润肺之中，意则甚美，故曰：医者，意也。

壬字号白凤膏 治一切大癆大怯，极虚甚惫，咳嗽吐痰，咯血发热，火乘金位。此药固真元，全根本。

黑嘴白鸭一只 大京枣二升 参苓平胃散 升 陈煮酒一瓶

上先将鸭缚定脚，挂起，量患人饮酒多少，随量以酒烫温，将鸭顶割开，滴血入酒，拌匀饮之，直入肺经，润补其肺。却将鸭干剥去毛，就肋边开一孔，取出肠杂拭干，次将枣子去核，每个中实纳参苓平胃散末，填满肠肚中，用麻扎定；以砂瓮一个，置鸭在内，四围用火慢煨，将陈煮酒作三次添入，煮干为度；然

后将其枣子阴干，随意食用，参汤送下。后服补髓丹，则补髓生精，和血顺气。

癸字号十珍丸（一名补髓丹）治一切大癆大怯，极虚甚惫，髓干精涸，血枯气竭，火乘金位，服前药愈后，却服此丸，以为收功，起身之用也。

猪脊膂一条 羊脊膂一条 鳖一个 乌骨鸡一只

上四味，去骨留肉。用煮酒一大瓶，于坛内煮干，捣烂听用。

大山药五条 莲肉半斤 京枣一百个 霜柿十个

上四味，用井水一大瓶，于坛内煮熟捣烂，与前肉一处，再慢火熬，却下后药：

真阿胶四两 黄蜡三两

上二味，逐渐下，与前八味和一处，研成膏子，和平胃散末、四君子汤末，并知母、贝母、黄柏末各一两，搜和成剂。如十分坚硬，再入白蜜同熬。取起放青石上，捣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丸，枣汤送下，不拘时。

王节斋云：人若色欲过度，伤损精血，必生阴虚火动之病，睡中盗汗，午夜发热，哈哈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甚则痰涎泄血，咯吐出血，或咳血、吐血、衄血，身热，脉沉数，肌肉消瘦，此名癆瘵，最重难治。轻者用药数十服，重者期以岁年。然必须病人惜命、坚心定志、绝房室、息妄想、戒恼怒、节饮食，以自培其根，此谓内外交治，可获全功。

《十药神书》终

增订十药神书

〔元〕	葛可久	撰		
	周扬俊	解	曹炳章	增订
〔清〕	陈修园	注		
	潘 霁	评		

《增订十药神书》提要

按明外史本传，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父应雷以医名时，著医家会同二卷，乾孙体貌魁硕，膂力过人，精于医学。《古今医统》云：葛可久名乾孙，震父之子，医实跨灶，心甚仁厚，求治不分贵贱，辄尽心药之，无有不效，著有《医学启蒙论》、《经络十二论》、《十药神书》等书。周禹载云：予读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间次序缓急，可为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并用，要无能出其范围者矣，一方之中，自得肯綮，即不必全用其药，亦可以细推其理矣。乃今日之治血症者，辄用六味地黄增减，冀其收功，皆由医贯人手，而未尝从神书体会者也，彼谓肾水衰则火炎为患，壮水之主，可镇阳光也。孰知人之犯此病者，阴虚固多，而他因者，亦复不少。假如从劳力而得者，其伤在脾；从忧思而得者，其伤在心；从嗜饮而得者，其伤在肺；从愤怒而得者，其伤在肝矣。皆致吐血、咳血、咯血等症，岂一壮水可以胜其任乎？总之，人身之血，附气而行者也。一脏伤则气必不调，而血遂溢于外，故逆则上出，坠则下行，滞则阻痛，寒则凝，热则散，此自然之势也。后之君子，于诊视之际，闻问之余，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于此著眼，视其病之所伤在何脏？脉之所伤在何部？时之所值在何季？思过半矣云。考葛可久十药次第之用法，如呕吐、咯血、嗽血者，先以十灰散劫住，如甚者，再以花蕊石散主之，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其理也。止血之后，患人之体必稍疏解，用独参汤一补，容其熟睡一觉，不令惊醒，睡起元气复其二三。却分病用后诸药，保和汤，止嗽宁肺；保真汤，补虚除热；太平丸，润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气。随症加减，服药之法，每日三食前服保真汤，三食后服保和汤，二药间而服之，每日又浓煎薄荷汤漱咽口，用太平丸，先嚼一丸，徐徐咽下，次再嚼一丸，缓缓溶化，至上床时，亦如此用之。盖夜则肺窍开，药味必流入窍中，此诀紧要。如痰壅盛，先用饴糖拌消化丸，一百丸吞下，次却依前嚼嚼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服前七药后，若肺燥余嗽未除，可煮润肺膏，如常服之，续煮白凤膏食之，复其真元，完其根本，全愈后合十珍丸服之，乃收功起身之药也。此葛氏通治劳嗽十药次第用法也。是书初见于周扬俊《金匱》二注后，先生于其方后，再阐发立方深义，推究病之原因，治疗收效之理由，辨释发明，厥后程永培刻入《六醴斋》十种内，将周扬俊注改作自注，后陈修园加以注解，采入《伤寒》、《金匱》后，林寿萱并作汤方加减歌括，刊于光绪甲申。吴江潘霭将陈修园逐方详注本，又以己意及名人所论，随笔添注于上。元和金德鉴，将周扬俊本刊入丛书，炳章据周扬俊最初刻为正本，增加程永培评注，陈修园详注，林寿萱歌括，潘霭眉批，汇为一书，各家精义，可称纤屑无遗矣。

潘 序

余奉使渡台后,感受海外瘴疠,吐血咳嗽,公余繙阅是编,照方试服,不旬日血止而嗽亦平矣。深服是编十方治法,为切中窾要。盖吐血原于肺胃上逆,十灰散用柏叶以敛肺,大黄以降胃,牡丹皮、山梔等味以泻肝胆之火,然后清金补土,固其营卫,以次奏功,焉得不愈?经陈修园先生逐方详注,极为精当。余又以己意及名人所论,随笔添注于上。汪子用大令索阅是编,读而好之,用之有效,因为付梓,剞劂既竣,并乞弁言。

光绪己卯秋吴潘霖书于鄂署之精白堂

周 序

予读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间次序缓急，可为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并用，要无能出其范围者矣。一方之中，自得肯綮，即不必全用其药，亦可以细推其理矣。乃今日之治血症者，辄用六味地黄增减，冀其收功，皆由《医贯》入手，而未尝从《神书》体会者也。彼谓肾水衰则火炎为患，壮水之主，可镇阳光也。孰知人之犯此病者，阴虚固多，而他因得亦复不少。假如从劳力而得者，其伤在足太阴矣；从忧思而得者，其伤在手少阴矣；从嗜饮而得者，其伤在手太阴矣；从愤怒而得者，伤又在足厥阴矣。皆致吐血、咳血、咯血等症，岂一壮水可以胜其任乎？总之，人身之血，附气而行者也。一脏伤则气必不调，而血遂溢于外，故逆则上出，坠则下行，滞则阻痛，寒则凝，热则散，此自然之势也。后之君子于诊视之际，闻问之余，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于此著眼，视其病之所伤在何脏？脉之所伤在何部？时之所值在何季？思过半矣。余曾治一咯血之人，平日极劳，每咯紫黑色俱成小块者，然必是饱食则多，少食则少，不食则或少或无。予以韭汁、童便、制大黄治之，二服而安，后以补中益气加血药愈。而知者以为怪妄，予谓极平常。盖实从《神书》究心，而置《医贯》为谈料者也。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吴门周扬俊识于星沙寓中

原 序

余自髫髻学业医道,考究方脉,三十余年,遍历江湖,多学广博者,不过言语文字形容之耳,及至用药治病,皆不能捷。是以日夜苦心用志,务在中病。后遇至人,同处三月。斯人极明医道,精通方术,用药如发矢,无不中的。余曰:必神人也!遂拜为师,得授奇方一册,阅之,或群队者,或三四味者,皆余日观至人用效者也,使予如久旱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自此回至吴中,一用一捷,无不刻验。信乎奇方,可侵梓者也。余以三余暇日,将至人所授奇方,并日用决效之法,类成一帙,名曰《十药神书》。盖用效者,辄记录之。今西浙大痴道人与余通家之好,用礼求授,故录以奉养生济人之功用尔。时

至正戊子春正月三阳日可久书于姑苏春先堂

《增订十药神书》目录

十药总论	(17)	庚字沉香消化丸	(21)
甲字十灰散	(17)	辛字润肺膏	(23)
乙字花蕊石散	(18)	壬字白凤膏	(23)
丙字独参汤	(19)	癸字补髓丹	(23)
丁字保和汤	(19)	平胃散方附	(25)
戊字保真汤	(20)	四君子汤附	(25)
己字太平丸	(21)		

增订十药神书

元 长洲 葛乾孙可久撰
清 吴门 周扬俊禹载解
清 长乐 陈念祖修园注
清 古吴 潘 蔚 梓园评
鄞县 曹赤电炳章增订

十药总论

夫人之生也，皆禀天地之气而成形，宜乎保养真元，固守根本，则一病不生，四体轻健。若曰不养真元，不守根本，病即生矣。根本者，气血精津也。予得先师之教，万病无如癆症之难，盖因人之壮年血气充聚，津液完足之际，不能守养，惟务酒色，岂分饥饱，日夜耽欲，无有休息，以致耗散精液，则呕血吐痰，骨蒸烦热，肾虚精竭，形羸，颊红，面白，口干咽燥，小便白浊，遗精盗汗，饮食难进，气力全无。斯因火乘金位，重则半年而毙，轻则一载而倾。况为医者，不究其源，不通其治，或大寒大热之药，妄投乱进，不能取效。殊不知大寒则愈虚其中，大热则愈竭其内，所以世之医者，无察其情。予师用药治癆，如羿之射，无不中的。余以用药次第，开列于后，用药之法，逐一条陈。如呕血咳嗽者，先服十灰散劫住，如不住者，须以花蕊石散止之，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止血之后，患入必疏解其体，用独参汤补之，令其熟睡一觉，不要惊动，醒则病去六七矣，次服保真汤止嗽宁肺，太平丸润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气，保和汤分治血盛、痰盛、喘盛、热盛、风盛、寒盛六事，加味治之，余无加法。又服药法曰：三日前服保真汤，三日后服保和汤，二药相间服之为准，每日仍浓煎薄荷汤灌漱喉中，用太平丸徐

徐咽下，次噙一丸，缓缓化下，至上床时候，如此用之，夜则肺窍开，药必流入肺窍，此诀最为切要。如痰壅，却先用饴糖烊消化丸百丸吞下，又依前嚼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嗽必止矣。如有余嗽，可煮润肺膏服之，复其根本，完其真元，全愈之后，方合十珍丸服之，此谓收功起身药也。前药如神之妙，如神之灵，虽岐扁再世，不过于此，吁！世之方脉用药，不过草木金石，碌碌之常耳，何以得此通神诀要奇异之灵也？余蒙师授此书，吴中治癆何止千万人哉！未尝传与一人，今卫世恐此泯失，重次序一新，名曰《十药神书》，留遗子孙以广其传矣。

甲字十灰散

治癆症，呕血、吐血、咯血、嗽血、先用此药止之。

大蓟 小蓟 荷叶 扁柏叶 茅根 茜草根 山梔 大黄 牡丹皮 棕榈皮各等分

上各烧灰存性，研极细末，用纸包，碗盖于地上一夕，出火毒。用时先将白藕捣汁，或萝卜汁磨京墨半碗，调服五钱，食后服下，如病势轻，用此立止，如血出成升斗者，用后药止之。

十灰大小蓟大黄，梔子茅根茜草根，侧柏叶同荷叶等，棕榈皮并牡丹尝。

陈修园按：前散自注云：烧灰存性，今药

肆中止知烧灰,则色变为黑,而不知存性二字,大有深义。盖各药有各药之性,若烧之太过,则药成死灰无用之物矣。唯烧之初燃,即速放于地上,以碗覆之,令灭其火,俾各药一经火炼,色虽变易,而本来之真性俱存,所以用之有效,人以为放地为出火气,犹其浅焉者也。然余治证四十余年,习见时医喜用此药,效者固多,而未效者亦复不少,推原其故,盖因制不如法,亦因轻药不能当此重任,必须进一步论治。审其脉洪面赤,伤于酗醉恼怒者,为火载血而上行症,余制有惜红丸,日夜三四服,但须以麻沸汤泡服,不可煮服为嘱。审其素能保养,脉沉而细,面赤淡白,血来时外有寒冷之状者,为阳虚阴必走症,余制有惜红散加鲜竹茹,日夜服三剂,其药之配合,散见于拙刻各种中,兹因集隘,不能备登。

乙字花蕊石散

五脏崩损,涌喷血出成升斗者,用此止之。

花蕊石火煨,存性,研为粉,不拘多少

上用童便一盅,顿温调末三钱,甚者五钱,食后服下。男子用酒一半,女人用醋一半,与童便和药服,使瘀血化为黄水,服此以后药补之。

潘按:一治产后败血不尽,血迷血晕,胎衣不下,脉急,不省人事,但心头温者,急用一服灌下,瘀血化水而出,其人即苏,效验如神。

花蕊石须火煨研,炖分酒醋和童便,功能化瘀为黄水,轻用三钱重五钱。

甲乙二方论

周扬俊

治吐血者,兢推可久。而葛先生首以二方为止血要著,明明劫剂,毫无顾忌。予由绎之,始知葛先生意之所到,理之精也。人生阳根于阴,阴气亏则阳自胜,上气为之喘促,咳吐痰沫,发热而红,无不相因而致,故留得一分自

家之血,即减得一分上升之火,易为收拾。何今日之医,动以引血归经为谈,不可概用止血之味,甚至有血溢于外,吐出亦美,继反为害。遂令病者信之,迁延时日,阴虚阳旺,煎熬不止,至于不救,果谁之咎?倘谓引经,可必不妨少俟几日,后用补阴,元神可复。吾恐有形之血,岂能使之速生?而无偶之阳,何法使之速降?予所以一再思惟,而悟先生急于止血之大旨也。

潘按:《金匱》治虚癆症,以补虚、祛风、逐瘀为三大纲,此不易之准绳。

陈修园按:虚癆症,《金匱》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从肾虚以立法;建中汤,从脾以立法;黄芪建中汤,从气血两虚以立法;八味地黄丸、天雄散、温其下元,从脾肾气血之总根处以立法,是以补虚为一大纲也。以薯蓣丸治风气百疾,虚羸诸不足,是以祛风为一大纲也。以大黄廑虫丸,治干血成癆,是以逐瘀为一大纲也。三纲鼎足,为此症不易之准绳。今葛仙翁以花蕊石散,继于十灰散之后,虽云止血,实欲使瘀血化为黄水而不见血也。然自余思之,吐血既止,而离经之血,蓄而不行,不可不用此散化之。若血来势如涌泉,相续不绝,竟用此散,令其尽化为水,是令一身之血,俱归乌有,尚有生理乎?读书不可死于句下,此其一也。且三大纲因虚而成癆,医书恒有治法,而因风而致者,言之颇罕,而因瘀血而致者,除仲景《金匱》大黄廑虫丸,仲景小品百癆丸外,未有发明其旨。且《金匱》以薯蓣丸与大黄廑虫丸并举,意以风气不去,则足以贼正气而生长不荣,干血不去,则足以留新血而渗灌不周,怯症种种所由来也。余治吐血诸药不止者,用《金匱》泻心汤,百试百效,其效在生大黄之多,以行瘀也。附录仲景百癆丸方,当归炒乳香没药各一钱,人参分数两,虻虫十四个去翅足,水蛭十四个,炒桃仁十四粒,去皮尖,大黄四钱,蜜丸如梧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劳水下,取恶物为度,服白粥十日。百劳水者,杓扬百遍,即甘澜水也。廑虫,一

名地鳖。

潘按：薯蓣丸治虚癆诸不足，风气百疾。廑虫丸治五癆诸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风气不去，则足以贼正气而生长不荣，以薯蓣丸为要方。干血不去，则足以留新血而灌溉不周，以廑虫丸专治瘀血成癆之症。

丙字独参汤

止血后，此药补之。

大人参二两，去芦

上每服水二盏，枣五枚，煎一盏细呷之。服后熟睡一觉，后服诸药除根。

功建三才得令名，阴阳血脱可回生，人参二两五枚枣，服后方知气力宏。

潘按：世之用参者，或以些少姑试之，或加他味以监制之，其权不重，力不专，人何赖以生？

古人多用于大汗大下之后，及吐血、血崩、血晕诸症，惟咳嗽去之。

丙字人参汤论

周扬俊

凡失血后，不免精气怯弱，神思散乱。前方虽有止血之功，而无补益之力。故有形者之阴，不能即复，而几微之气，不当急固乎？顿服参一两，不但脱血益气，亦且阳生阴长。观先生自注云：宜熟睡一觉，使神安气和，则烦除而自静。盖人之精神由静而生，亦由静而复也。奈何今之医者，遇吐血家，乃视参如毒耶！

陈修园按：《神农本草经》云：人参气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经文只此三十七字，其提纲云：主补五脏，以五脏属阴也，精神不安，惊悸不止，目不明，心智不足，皆阴虚为亢阳所扰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安之定之，止之明之，开之益之之效矣。曰邪气者，非指外邪而言，乃阴虚而壮火食气，火即邪气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邪

气除矣。细味经文，无一字言及温补回阳，何后人信从宋元无稽之说，而反疑开天明道之圣经耶？此症用至二两，以失血之后，脏阴太虚，阴虚则不能维阳，阳亦随脱，故用二两，任专力大，可以顷刻奏功。但人参虽有补虚之功，而咳嗽者忌之。乘此大血甫止之际，咳嗽未作，急急饮之。若得熟睡一夜，则血从心脏而生，沛然莫之能御，即所失成升成斗，周时补之而有余矣。若睡未足而惊醒之，则血亦停而不生矣。若血止一二三日而始服之，不徒无益而有害。周氏旧注亦超，但以人参为补气之品，未免囿于俗见。然人参补阴与地黄龟板之于补阴者不同，按其字义，参者，参也，其功与天地人并立为三，且能入肺，肺为一身之橐籥，谓为益气，却亦近道，程山龄谓贫者以归脾汤代之，然不如取当归补血汤二剂，人童便二茶碗，隔汤炖二炷香，取汁顿服之。

丁字保和汤

久嗽肺痿。

知母 贝母 天门冬 款冬花各二钱
天花粉 薏苡仁 杏仁 五味子各贰钱 甘草 兜铃 紫菀 百合 桔梗 阿胶 当归 地黄 紫苏 薄荷 百部各壹钱五分

上以水二盏，生姜三片，煎一盏，入饴糖一匙调服，日三，食后各进一盅，与保真汤相间服。

血盛，加炒蒲黄、茜根、藕节、大蓟、小蓟、茅花、当归。

痰盛，加南星、半夏、陈皮、茯苓、枳实、枳壳。

喘盛，加桑白皮、陈皮、萝卜子、葶苈子、苏子。

热甚，加山梔子、黄连、黄芩、黄柏、连翘、大黄、款冬花。

风甚，加荆芥、防风、菊花、细辛、香附子、旋覆花。

寒甚，加人参、桂枝、腊片、芍药。

知贝款天冬各三,二钱杏薏味天花,钱半二百阿归地,紫苑兜苏薄荷甘。

潘按:与太平丸药品有十味同,既有宁嗽金丹,不必再服此汤。薏苡仁以及桔梗、贝母,见《千金》、《外台》,治肺痿,甘草、干姜,《金匱》治肺冷之方。

紫苑、款冬、五味、百部、地黄、阿胶、兜铃、杏仁、甘草,亦从《外台》止嗽生津各方采来,所谓复方是也。肺症生姜不可轻用。

加 减 歌

归茅大小薊蒲黄,藕节茜根血盛当,痰盛南星陈半入,茯苓枳实壳须将。喘加桑白陈皮等,萝卜葶苏三子详,热甚芩连梔柏款,连翘合并大黄吞。风加香附荆防细,旋覆菊花六件良,寒甚加参兼杜桂,苟加蜡片不须言。

陈修园按:此方治久嗽,不过类集顺气化痰,清火解郁之品,以多为贵,绝无把柄。抑又思之,先生有道之士也,其方又得之神人,何以庸陋至此?且苏叶、桔梗、薄荷辛散,非久嗽所宜,百部、款冬苦温,非血后所宜,兜铃、花粉、杏仁亦为中虚所忌,知母、贝母、天门冬、地黄、阿胶、百合性寒而滞,力亦轻微,其去市肆中之问症立方,搔铃辈之笼统配合以零卖者几希耶!然此方屡见于大家之书,如明季龚太医各刻,及《万病回春》、《寿世葆元》等本亦载之,但方名间有不同,药品偶有增减,村医用之,往往见效。余向以病人寿算未终,总不归功于此方,亦随见而随忘之耳。今得此书,始知礼失而求诸野,沾体涂足中有人焉!转悔从前之肉眼也,究于此方未得其旨,大抵奇之弗去而偶之,一方不去而复之,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且其轻重,大有法度。加生姜之辛温以润肺,饴糖之甘,培土以生金,卓然大家,可知仙方非凡人所能窥测也。但喘盛加萝卜子,与地黄相反,临时自当去取。

戊字保真汤

治虚弱骨蒸体虚。

当归 生地黄 白术 黄芪 人参各三钱
赤茯苓 陈皮 赤芍药 白茯苓 甘草
厚朴各一钱五分 天冬 麦冬 白芍药 知母 黄柏 五味子 地骨皮 熟地黄 柴胡各一钱

每服水二盏、姜三片、枣五枚,煎,与保和汤间服,每日一服。

惊悸,加茯神、远志、柏子仁、酸枣仁。

淋浊,加草薢、乌药、猪苓、泽泻。

便涩,加石苇、扁蓄、木通、赤苓。

遗精,加龙骨、牡蛎、莲心、莲须。

燥热,加石膏、滑石、鳖甲、青蒿。

盗汗,加浮小麦、牡蛎、黄芪、麻黄根。

参芪归地术三钱,赤白茯苓朴草兼。赤芍陈皮钱半等,味柴白芍二冬编。骨皮熟地和知柏,各一钱加姜枣煎。

加 减 歌

骨蒸又见悸和惊,枣远茯神柏子仁。淋浊草乌猪泽人,遗精龙牡莲须心。小便涩要加石苇,扁蓄木通共赤苓。燥热青蒿石滑鳖,麻根盗汗蛭浮芪。

丁戊二汤方论

周扬俊

一名保和者。因失血之后,气血未调,率难把握。然调血者,以气为主。调气者,实肺为司。故大旨以泻肺中之伏热,益下焦之化源,此其治也。若和而失,其所以为和,则保亦失,其所以为保矣!至保真则气血之味俱等,大旨以甘温为主,甘凉佐之,而苦寒又佐之,未常禁用苦寒也,而与今日之用寒凉者异矣。曰保真者,大辅其正,兼泻其邪,使生机活泼,油油然而不已也。两方如法大备,然非尽用,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声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亦姑列之，以伺去取耳。学者须知。

陈修园按：此方即十全大补汤，去川芎、肉桂，加赤苓、赤芍、生地、天冬、麦冬、五味子、柴胡、厚朴、陈皮、地骨皮、知母、黄柏、是也。气血双补之中，加柴胡、地骨以疏肝邪，肝火即雷火也。知母、黄柏以降肾火，肾火即龙火也。又合麦冬、五味子为生脉散，俾水天一气。又合天门冬为三才汤，以位育一身。最妙是陈皮、厚朴、甘草入胃，宽中行滞，导诸药各尽其运动之力，而协和共济，且药品轻重得宜，大有法度。但芍药以花之赤白别之，其根则不可辨也。药肆中另有一草，叶小根大，与芍药无异，余家山中亲见采药人握取盈囊，问之，则曰药铺所备赤芍，皆此种也。始信《本草崇原》注云：赤芍不知何草之根，今外科小儿科习用害人之说，非虚语也，方中当去之。

己字太平丸

治久嗽肺痿肺癰。

天门冬 麦门冬 知母 贝母 款冬花
各二两 杏仁 当归 熟地 生地 阿胶珠
黄连各一两五钱 蒲黄 京墨 桔梗 薄荷
各一两 白蜜四两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和匀，用银石器，先下白蜜炼熟，后下诸药末搅匀，再上火，入麝香略熬三二沸，丸如弹子大，每日三食后细嚼一丸，薄荷煎汤，缓缓化下。临卧时如痰盛，先用饴糖拌消化丸吞下，却嚼此丸，仰卧使药流入肺窍，则肺清润，其嗽退除，服七日病痊。凡咳嗽只服此药立愈。

二两三冬二母如，归连二地杏阿珠，各需两五余皆两，京墨蒲黄薄桔俱。

潘按：与保和汤药品有十味同，兹加金箔用蜡丸，名为宁嗽金丹，甚效。镇定魂魄、宁安惊悸，连服五七丸即愈。心岸配送吴莲叔见之佩甚，称赞不已。

己字太平丸论

周扬俊

太平丸，非正方也。先生意计周密，恐人气血渐复之后，尚留一分未尽，必有一分未妥。特于宴息之时，嚼服此丸，使人于静中不知其所以然，而药力无不到，此少许麝香之所以为神妙也。

陈修园按：方中润燥化痰养液，少佐薄荷以利气，无甚深义。唯杂以黄连之苦寒，麝香之走窜，不几令人骇而吐舌乎！而不知令人骇处，正是神仙妙用处。《神农本草经》云：黄连气味苦寒，苦为火之本味，以其味之苦而补之，而寒能胜火，即以其气之寒而泻之，一物而兼补心泻心之妙。故凡久嗽，肺痿肺癰，得此则火不克金，而金自受益矣。《本草经》又云：麝香主辟恶气，去三虫，盖劳嗽不已，则为瘵病而生虫，非泛常之药所可治，唯麝为诸香之冠，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正能辟邪而杀虫，瘵病之有虫，如树之有蠹，唯先去其蠹而后培其根，则发荣滋长矣。况咳嗽不离于肺，肺有二窍，一在鼻，一在喉，肺窍宜开不宜闭，喉窍宜闭不宜开，今鼻窍不通，则喉窍将启而为患，必得麝香之香气最盛，直通于鼻窍而开之，则呼吸顺而咳嗽之病除根矣。旧注未阐出所以然之妙，今特补之。

庚字沉香消化丸

治热嗽壅盛。

青礞石 明矾飞，研细 猪牙皂角 生南星 生半夏 白茯苓 陈皮各二两 枳壳
枳实各一两五钱 黄芩 薄荷叶各一两 沉香五钱

上为细末和匀，姜汁浸神曲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每夜临卧饴糖拌吞，嚼太平丸，二药相攻，痰嗽除根。

南星皂半夏茯苓陈，礞石明矾二两均，枳实壳皆需两五，薄芩一两五钱沉。

庚字消化丸论

周扬俊

人见此数味，或畏其狠，即予亦嫌其峻。然先生注云：痰热壅盛，乃以上治。其不至壅盛者，稍稍减服四五十丸可也。况前先服独参，继用保真，则神气亦渐复矣。暂用几服，胡为不可？若情形消瘦者，未可用也。是又在学者临证自明耳。

陈修园按：此方即滚痰丸去大黄，加明矾、皂角、南星、半夏、茯苓、陈皮、枳壳、枳实、薄荷叶，是也。方面略同，而功用则有南辕北辙之判，彼以大黄领各种化痰之药，从大肠一滚而下，而不知不得痰之所在，徒下其粪，则反伤胃气也。盖痰者水也，水者气也，水性下行，得火则上沸而为痰，方中所以取用黄芩以清火。水非气不行，气滞则水亦滞，遂停痰不行而为痰，方中所以取用沉香、陈皮、枳壳、枳实等药，重重叠叠，以顺气、化气、行气，且水氾滥则患大，由于地中行则天下安。方中取半夏、南星之辛温，茯苓之淡渗，以燥治湿，即以土制水之义。语云：见痰休治痰是也。方中唯礞石化痰为水，质重而力大，薄荷利气化痰，体轻而行速，二味为治标之药，亦轻重各得其宜。最妙是明矾皂角二味，凡水浑浊，入明矾搅之，则浊者立刻转清矣。衣服污秽，以皂角洗之，则污者随涤而净矣。古人制方之周到如此，所疑者，虚劳之症，不能当此峻剂，然病重药轻，多致误人，喻嘉言讥为养杀，不如筹一生路而为破釜沉舟之计，尚有余望。每见痰嗽不绝，肌骨消瘦，声哑骨蒸，五更更热而汗出，早饭后皮肤虽热，而脊背畏寒，手指微冷，此癆损既成，十不救一之症。医者议论互异，而一种迂儒，谓肺虚液少，但云保肺，尤其浅也。必以六君子汤、归脾汤、补中益气汤之类常服，上旺自可生金，毋区区于保肺。因前病金受火克，但知清心，治其末也，必以六味地黄汤、琼玉膏、三才汤、都气丸、八仙长寿丸之类常服，脾水足自能济火，毋汲汲以清心也。此

为东垣立斋之法，人人信服而不疑。且有更进一步，自夸为得张景岳之心法，谓真水为元阴，真火为元阳，皆根于命门，元阴之水中生艮土而上润肺金，元阳之火中生坤土而上通心火，阴阳互根而不相离，六味汤丸、左归饮丸、八味汤丸、右归饮丸皆为极品，自此说一行，而虚劳之证，十患九死，曷不思脾为诸脏之母，当无病时，常服补药，尚难进其饮食，长其肌肉，至虚损病笃之时，将何法补其不足，且能令其有余以生金耶？肾为寿命之根，当无病时常服补药，尚难充其精气，强其腰膝，至虚损病笃之时，又何法补其不足，且能令其有余以济火耶？乡愿为德之贼，吾谓庸医之阴毒，更甚妄医之阳毒也。近日更有袭取叶天士一派，遇有感冒，即用前胡、干葛、杏仁、桑叶、桔梗、紫苏、防风、茯苓、橘红、苏法夏、神曲、谷芽、麦芽、山楂炭、甘草为主方，头痛加川芎、白芷，身痛加羌活、秦艽，咳嗽加紫菀、百部，口渴加麦冬、花粉，小便短少，加滑石、木通、泽泻、猪苓，腹胀加厚朴、枳实、萝卜子、砂仁壳，皮肤作痒，加蝉退、白蒺藜、连翘，喉痛加元参、射干、牛蒡子、贝母，寒热往来，加柴胡、酒芩，腰膝痛加牛膝、杜仲，脚肿加木瓜、防己，病从怫郁，则加黑郁金、香附，发热不退，加白薇、地骨、青蒿、白芍，数日未愈，曰当略调其气血，加当归、酒芍，何首乌，干地黄、丹参、沙参等，出入互用。至于久病虚人，则以辽东海参、燕窝、鲍鱼、谷芽、首乌、炙草等为主，其参、术、芪、苓、二地、桂附、吴萸、炮姜等，随症加入，而金银花炭、枸杞炭、菊花炭、白术炭、地黄炭、鲜桑枝、金银花藤、泡淡干姜渣、泡淡附子、泡淡吴茱萸、秫稻根须、鳖血柴胡、五色石芸、冬瓜子、整个生扁豆、黑粳豆皮、绿豆皮、西瓜翠皮之类，曰我是叶天士一派，与恒法不同。而不知叶天士居江苏，该处人腠理较薄，外邪易入而亦易出，不用仲景正法，故于《伤寒论》一部，未得师授，议论甚觉隔靴，其于杂症，胸中颇有书卷，加以绝世聪明，临症甚多，所以名噪一时。而虚劳一症，专

祖《十药神书》，不必全用其方，神而明之，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何若辈仅于《临症指南》中，食其糟粕，而伪托之也耶？

辛字润肺膏

久嗽肺燥肺痿。

羊肺 只 杏仁净研 柿霜 真酥 真粉各一两 白蜜二两

上先将羊肺洗净，次将五味入水搅黏，灌入肺中，白水煮熟，如常服食，前七药相间服之亦佳。

真粉真酥并柿霜，杏仁净研两平当。蜜加二两调黏用，灌入肺中水煮尝。

辛字润肺膏论

周扬俊

血去则燥，燥则火旺，肺必枯。欲从肾源滋水，而不先滋水之母，有是理乎？然肺为多气少血之脏，故一切血药概不欲用。以羊肺为主，诸味之润者佐之，入所易能也。若以真粉之甘寒，不独凉金，且以培土，人所未知也。润肺之中，意则甚美，故曰：医者，意也。

陈修园按：方中真粉，即《伤寒论》猪肤汤之白粉也。本文未明为何粉，一说即天花粉，主滋润肺金，取金水相生之义。一说即粳米粉，以少阴之水火交会于阳明中上，粳米补阳明中土，交水火而止烦燥，而且藉土气以生金。二说俱有深义，余每用则从后说，今读先生此方，又阅周氏所注，真白粉即天花粉无疑。嘉庆丁巳岁，余应兴泉观察阿公，泉州郡伯张公聘，主清源书院讲席。日者用天花粉一味，药铺送白粉一包，其色晶莹洁白，迥出诸药之上。余传问之，答曰：此物最贱，而制造却难，惟冬月叶落，其气尽归于根，掘取，以法取汁，和水淘洗，澄之，晒干收贮，才有如此宝色，若无此色，恐伪物弗效，不如止用天花粉片之较妥也。今先生加一真字，何等郑重其辞。推而论之，《金匱》于虫病制有甘草粉蜜汤

以杀虫，若虚癆久嗽，为瘵虫蚀虫，铅粉性毒，能杀三虫，今杂于蜂蜜柿霜羊肺之中，诱虫食之，旋而甘味尽，毒性发而虫患除矣。此非正解，亦可备之，以启悟机。

壬字白凤膏

一切久怯极虚惫，咳嗽吐痰，咯血发热。

黑嘴白鸭一只 大京枣二升 参苓平胃散一升 陈煮酒一瓶

上将鸭缚定脚，量患人饮酒多少，随量以酒烫温，将鸭项割开，滴血入酒，搅匀饮之，直入肺经，润补其肺。却将鸭干拭去毛，于肋边开一孔，取去肠杂拭干，次将枣子去核，每个中实纳参苓平胃散末，填满鸭肚中，用麻扎定，以砂瓶一个，置鸭在内，四周用火慢煨，将陈酒煮作三次添入，煮干为度，然后食枣子，阴干，随意用参汤化下，后服补髓丹，则补髓生津，和血顺气。

参苓平胃散一升，京枣二升酒一瓶，黑嘴白毛肥鸭一，照方如法制来剂。

陈修园按：怯而日久，虚极而惫，而且咳嗽不已，则肺日因嗽而动扰矣。吐痰不已，则肺因痰而壅滞矣。咯血发热，壮火食气，不特肌肉消瘦，而且气衰言微矣，此为极症，恐非无情之草木所能治。故用黑嘴白鸭一只为君，盖以毛白者味较清而入肺，嘴黑者骨亦黑而入肾，取金水相生之义，亦资异类有情之物以补之也。最妙人京枣二升，取其甘温以补胃。平胃散一升，取其消导以转胃，胃为五脏六腑之本，胃安则脏腑俱安，与保真汤佐以厚朴同义。叶天士于此书亦参透其旨，但其方随症加入，以致学徒刊刻汇案，用厚朴者，于虚癆门止收一方，意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重其道而不轻传欤，修园则异于是。

癸字补髓丹

久癆虚惫，髓干精竭，血枯气少，服煎药

愈后,服此药。

猪脊膂一条 羊脊膂一条 团鱼一枚 乌鸡一只

四味制净,去骨存肉,用酒一大碗,于沙瓮内煮熟搗细,再用后药。

大山药五条 莲肉半斤 京枣一百枚 霜柿十个

四味修制净,用井花水一大瓶,于沙瓮内煮熟搗细,于前熟肉一处,用慢火熬之,却下。

明胶四两 黄蜡三两

上二味逐渐下,与前八味和一处,研成膏子,和平胃散末,四君子汤末,并知母黄柏末各一两,共一十两,搜和成剂,如十分坚硬,入白蜜同熬,取起放青石上,用水捶打如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不拘时候,枣汤下。

猪羊脊膂鸡团鱼,煮搗宜当去骨需。霜柿十枚京枣百,建莲八两五条薯。熟和前味熬文火,黄蜡明胶渐入诸。知柏四君平胃末,各和一两制丸茹。

陈修园按:久癆虚惫,髓干精竭等症,服煎药愈后,服此药二十字,是为虚癆既愈症,筹一善后之计,实为虚癆穷极症,觅一回春之路也。虚癆至六极之候,凡和解温凉补泻之药,无不历试。初服间或少效,久之无不增剧,名医俱束手无策。然药以治病,食以养人,二语参透,大有妙议。盖得病日久,日在药中,禾黍之肠,改充杂草,肠胃之所恶者药也,若更以药投之,是重困之而不能堪矣。先生用山药、莲肉、京枣、霜柿,取日食之果菜,以悦脾胃之性情,用猪髓、羊髓、团鱼、乌鸡、牛胶,日用之肉食,以充脾胃之虚馁,即扁鹊所谓损其脾者,调其饮食。《内经》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也。惟方中黄蜡一味,俗医见之,无不惊骇。《本草备要》谓服此物,着于肠胃,令人泻利不止,而不知此物性涩,岂能作泻?威喜丸用此熔化为丸。王晋三注云:黄蜡性味缓涩,有续绝补髓之功,专调斫丧之阳,分理溃乱之精,故为元阳虚惫,遗浊带下之神品。俗传本草之害人,往往如此,况此丹尽属骨肉有

情之品,温养吾身之气血,与无情之草木悬殊。叶天士用人乳粉、秋石霜、血余灰之类,引人身之膏脂,以为继续之计,亦由此方中悟出。若紫河车污秽有毒,服之无不发热减食,岂非惑于以人补人之说,忍心害理,适以自戕也耶?又按:明胶是取嫩肥黄牛皮,以河水制造为之,或用牛肉煎法去滓,再熬成膏,每斤入姜制半夏末二两,名为霞天膏,治癆伤久嗽。乾隆丁未,余肄业鳌峰书院,孟瓶庵师言其督学四川时,患嗽数月,同寅制饌,因素不食牛,拜受而不敢尝。署中阅卷张友,患痰症二十余载,喜而尝之,胶痰成块,吐出甚多,半月全愈,身体立见壮健,附志之以广其传。

王节斋云:人若色欲过度,伤损精血,必生阴虚火动之病,睡中盗汗,午夜发热,哈哈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甚则痰涎泄血,咯吐出血,或咳血、吐血、衄血,身热脉沉数,肌肉消瘦,此名癆瘵,最重难治。轻者用药数十服,重者期以岁年,然必须病人惜命,坚心定志,绝房室,息妄想,戒恼怒,节饮食,以自培其根,此谓内外交治,可获全功。

潘按:古人所谓虚劳,皆是纯虚无阳之症,与近日之阴虚火旺者,吐血咳嗽正自相反,误用必毙。近日吐血咳嗽之病,有似虚劳,其实非虚劳也。当奉此书,细推其理,次第施治,不致害人为幸甚。

周氏总注:予读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间次第缓急,可为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并用,要无能出其范围者矣。一方之中,自得肯綮,即不必全用其药,亦可细推其理矣。乃今日之治血症者,辄用六味地黄增减,冀其收功,皆由《医贯》入手,而未尝从《神书》体会者也。彼之肾水衰,足少阴则火炎为患,壮水之主,可镇阳光,孰知人之患此病者,阴虚固多,而他因者,亦复不少。假如从劳役饥饱而得者,其伤在足太阴脾矣;从忧患而得者,其伤在手少阴心矣;从嗜饮而得者,其伤在手太阴肺矣;从愤怒而得者,其伤又在足厥阴肝矣。此足致吐血、咳血、咯血等症,岂一壮水可以

胜其任乎？总之，人身之血，附气而行者也。一脏伤，则气必不调，而血遂溢于外。故逆则上出，坠则下行，滞则阻痛，寒则凝，热则散，此自然之势也。后之君子，于诊视之际，闻问之余，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于此着眼，视其病之所伤在何脏？脉之所伤在何部？时之所值在何季？思过半矣。曾治一咯血之人，平日极劳，每咯紫黑色俱成小块者，然必是饱食则多，少食则少，不食或少或无，余以韭汁童便制大黄治之，二服可安，后以补中益气汤加血药而愈。知者以为怪妄，予谓极平常，盖实从《神书》究心，而置《医贯》为谈料者也。

平胃散方_附

厚朴_{姜制，炒} 陈皮_{去白，各五两} 苍术_{去皮，米泔浸炒，八两} 炙甘草_{三两}

本方加人参、茯苓各二两，即名参苓平胃散。

四君子汤_附

人参 白术 茯苓_{各二两} 炙甘草_{一两}
《增订十药神书》终

跋

吾吴天士叶先生，凡治吐血症，皆祖葛可久《十药神书》，更参以人之性情，病之浅深，随宜应变，无过不及，治无不愈。然亦治之于初病之时，与夫病之未经深入者。若至五脏遍传，虽卢扁亦莫可如何矣。家藏此书有年，几获脉望，故亟付梓。然书中仅列十方，世皆以方少忽之，不知十方中错综变化有几千百方。故复采周氏之说，使人粗晓，业是者，更察虚损二字，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不致概以六味开手矣。占吴瘦樵程永培识。

此叶天士家藏秘书也，前此流传，皆为贋本。余归田后，始得原书，重为订注，附于《伤寒论》、《金匱要略》之后，盖以《伤寒论》、《金匱要略》为万古不易之准绳，而此书则奇以取胜也。然奇而不离于正，故可取焉。闽长乐陈念祖识。

姑苏葛可久先生，精通方术，与丹溪朱彦修齐名。所著《十药神书》，专治虚损。虽编中仅列十方，而用药之次第，逐一条陈。吴航陈修园谓其奇而不离于正，诚哉是言也。顾前此流传，皆为贋本。修园解组后，始得原书，重加注解，将刊附于《伤寒论》、《金匱要略》之后而未果。乙卯岁，萱从旧书坊中，得一钞本，于今三年矣。遍询方家，俱无是书，不敢私自秘藏，因并作汤方俚歌，亟谋付梓，以广其传，庶不负先生寿世寿人之意云尔。

咸丰岁次疆圉大荒落季冬后学林寿萱谨跋

痰火点雪

〔明〕 龚居中 辑著

《痰火点雪》提要

明·龚居中撰。居中字应圆，金溪人，明太医院司。是书首列证论，以知病之原因标本也。次列证治，知所施治也。三列辨惑，遵病之无疑也。四列玄解，知病之隐微也。五列绪言，知脉证之可补不可补也。六列因证主方，用药有规矩准绳也。七列诸方捷方，则目证施剂，可捷影响也。八列治验，知所变通而不泥古方也。九列脉诀，知察病之表里寒热虚实安危也。十列五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虚实标本，知脏腑虚实补母泻子之法，亢害承制之理也。十一列宜忌偏胜，欲令病者脏腑无伤于峻也。十二列药性，使临证用药无疑也。十三列灸法，使医者拔除病根，无烦他书也。十四列戒忌，却病秘诀，使病者逆可致顺，重可转轻，即不可起，得其寿终，而无夭枉之误矣，此其立本之意旨也。其他以脉验证，因证立治，由治以定方，方之品味，一一参考诸家本草，必合证确药专为目的，疗法纲领，以肺肾阴亏，心肝火炽，烁肺而虚，积虚成痰，治以滋肾清肺，柔肝降火为主旨。续附简易捷方，药品虽简，稽之本草，则皆有单骑独战之能。况古人所立，皆所经验存案者采录之，其未经考验，并无医案者不录。后附戒忌却病诸法，有关于痰火症调摄看护诸法，编入于后，俾患者饮食起居，逐款遵行，可占弗药之喜矣。是书明原刻及清初翻刻本，皆已少见。光绪己亥年，杭州衢樽书局石印本，题曰《红炉点雪》，即是此书原本。首序无年号，立名有通家弟邓志谟拜题，石印本将邓公原序下半段增加数句，加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暮春，改名仁和王沂又曾谨识，凡例前三项皆删去，大概旧本阙页删去不补，其他妄加删改，故讹误百出，实不堪卒读。今以旧藏清初翻明本，重加校勘印行之。

序

昔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人年至半百，而动作衰敝，时势异耶？人将失之耶？对曰：上古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今人不能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精，耗散其真，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夫妄作则伤于形容，耗真则伤于神气，疾之所起，二脏先损，心肾不交，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则重，重则必毙。呜呼！故上士施医于未病之先，保养于未败之日，善服药，不若善保养，世有不善保养，又不善服药，病人膏肓，非药石所能及也。神哉！应圆龚君，业则轩岐，心则天地，囊括文雅，著述成林，于斯道得三昧焉。悯二竖之为祟，叹庸流之偏执，乃出其纂辑《痰火》一书行世，问序于余，余阅其著论立诀，靡一不精，别门分类，靡一不详，未病之先，有养生却疾之术，既病之后，有调护攻治之法，深探隐微，穷尽玄变，一团生气，浮于纸上，所谓红炉飞片雪，龙虎自相随，八卦正位，二竖消灭，将寿世人，皆为井谷中老矣。

通家弟邓志谟拜题

凡 例

一、是书纲领。大概以水亏火炽金伤议论，次以益水清金降火主治，更考诸家本草药性制方，间亦窃附己意，第篇中辞俚句繁，不免有丑妇效顰之诮也。

一、是书关键。大都以脉验证，因证立治，由治以定方耳，而其方之品味，一一参考诸家本草，必合证精专者乃赘，其不甚精专者简之。

一、是书主方后所附葛氏诸方。其方中品味，皆据所治诸证，一一详考本草，系是方方径捷，味味精切，实犹之将兵也。然或有一二味性稍骏驶者，即强悍之将，自有奇能，亦顾主帅之神用耳。第恐夏虫之士，不能神其神，而反致疑勿用，予故姑摘之，以俟后之孙吴也。

一、诸方后续附简易捷方。方中多则三五味，少则一味，或独味者，药品虽简，稽之本草，则皆有单骑独战之能。况古人所立，皆所经验存案者，予故采而赘之。其未经考验，并无医案者，不录。

一、是书方后各采治验。见古人神圣功巧之妙，鄙人千虑一得之见，如所谓正治从治之说，俾学者深得《内经》奥旨，而知所变通，不胶柱鼓瑟也。

一、是书所载脉理。俱按《内经》、《脉诀》、《难经》成规，并非妄呈己见，以簧鼓后学者也，学者诚能细心精究，则攻治投剂，方能箭中鸿鹄矣。

一、是书所载本草。每品中但取气味性能，切于痰火诸症者则赘之，其不切者不录，恐其厌繁也，庶便医家目之，足以主其见，病者目之，亦足以释其疑矣。

一、是书所载戒忌却病诸法，俱有关于痰火。今编入于后，俾患者饮食起居，逐款遵行，可弗药而喜矣。

一、是书总类。首之以证论，盖欲学者预知病之标本也。次之以证治，欲学者如证以施治也。三之以辨惑，欲学者遵病无疑也。四之以玄解，欲学者知病之隐微也。五之以绪言，欲学者知脉证之可补不可补也。六之以因证主方，欲学者用药有规矩准绳也。七之以诸方捷方，恐学者不能自主，则日证施剂，可捷影响也。八之以治验，欲学者知所变通而不泥古方也。九之以脉诀，欲学者知察病之表里寒热虚实安危也。十之以五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虚实标本，欲学者知脏腑虚实，补母泻子之法，亢害承制之理也。十一之以宜忌偏胜，欲令病者脏腑无伤于峻也。十二之以药性，欲学者临证施药无疑也。十三之以灸法，令学者知拔病根更无烦他书也。十四之以戒忌却病秘诀，使病者逆可致顺，重可致轻，即不可起，得其正命，无枉折之误。

《痰火点雪》目录

卷 一

痰火证论	(35)
痰火证治	(35)
痰火辨惑	(36)
痰火玄解	(37)
痰火绪言	(38)
痰火咳嗽	(39)
痰火失血	(40)
附：治验	(42)
自汗盗汗	(42)
梦遗滑精	(44)
火病胁痛	(46)
惊悸怔忡健忘	(47)
附：名医治验	(48)

卷 二

火病结核	(49)
肺痿肺癰	(50)
火病寒热	(52)
痰火潮热	(52)
痰火骨蒸	(53)
火病失音	(55)
火病咽病	(56)
火病泄泻	(57)
传尸鬼疰	(59)
痰火诸方补遗	(60)

卷 三

六味丸方论	(65)
大造丸方论	(66)
痰火杂症补遗	(67)
痰火死症	(68)
痰火脉	(68)
五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	(73)
五脏五味补泻	(73)
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	(74)

五味宜忌	(78)
五味偏胜	(79)

卷 四

痰火灸法	(80)
制艾法	(80)
取火法	(80)
定四花六穴之法	(80)
《千金方》论取膏肓腧穴法	(81)
论点穴	(82)
论艾炷大小	(82)
论壮数多少	(82)
论忌避	(82)
论治灸疮	(82)
论忌食	(83)
论保养	(83)
择吉日	(83)
痰火戒忌	(83)
戒忌箴	(83)
戒酗酒	(83)
绝房劳	(84)
戒嗜利	(84)
戒暴怒	(84)
节饮食	(84)
慎起居	(85)
简言语	(85)
忌忧郁	(85)
却病秘诀	(85)
却病延年一十六句之术	(86)
水潮除后患法	(86)
起火得长安法	(86)
梦失封金匱法	(86)
形衰守玉关法	(86)
鼓呵消积滞法	(86)
兜礼治伤寒法	(86)

叩齿牙无病法	(86)	运识五脏升降法	(88)
观升髮不斑法	(87)	动功六字延寿诀	(88)
运睛除眼害法	(87)	心呵顶上连叉手	(88)
掩耳去头旋法	(87)	肝若虚兮自睁睛	(88)
托踏应无病法	(87)	肾吹抱取膝头平	(88)
搓涂自驻颜法	(87)	肺知咽气手双擎	(88)
闭摩通滞气法	(87)	脾病生时须撮口	(88)
凝抱固丹田法	(87)	三焦客热卧嘻嘻	(89)
淡食能多补法	(87)	静坐工夫	(89)
无心得大还法	(88)		

痰火点雪 卷一

明 金溪 龚居中应圆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痰火证论

夫癆者，勞也。以勞傷精氣血液，遂致陽盛陰虧，火炎痰聚，因其有痰有火，病名酷厉可畏者，故令人讳之曰痰火也。然溯所自来，固非一类，有禀賦素怯，復勞傷心腎，耗奪精血而致者；有外感風寒傷肺，致久咳絕其生化之源而致者；有久病久症，小愈失調，復克真元而致者；有藜藿勞人，傷力吐血，致陰虛使然者；有膏粱逸士，酗酒恣欲，勞傷脾胃而致者；有薰陶漸染者。種種之異，難以枚舉，至于成癆則一也。然將成是症，必有預征兆始焉。或頸項結核，或腹脇癰癧，或素有夢遺，或幼多鼾衄，漸而有潮汗遺精，咳唾吐衄諸血等候。外症必形容憔悴，肌體羸瘦，毛髮焦枯，脈必弦澀芤虛，總之臟氣偏虧，亢害無制，因而致此極也。所治之法，必審其各臟外症，以征其內亢，乃施驅賊補母之法，庶得肯綮。如肺病傳肝，則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煩驚悸，法當清金补水以益木。腎病傳心，則面黑鼻干，口瘡喜忘，大便或秘或瀉，法當折水補木以益火。肝病傳脾，則面青唇黃，舌強喉哽，吐涎體瘦，飲食無味，法當伐木補土以益火。心病傳肺，則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咳嗽毛枯，法當瀉火補土以益水。脾病傳腎，則面黃耳枯，胸滿脘痛，遺精白濁，法當瀉土補金以益水。此五臟亢害承制之証治也。更有骨蒸尸症，種類亦多，尤乃陰虛之極，治法亦必益水清金，滋陰降火，越于是法，豈其然乎！至于傳尸一症，則有伏連殭殍等名，其狀不一，葛氏已立治矣。

所制青蒿煎、天庭蓋散，亦皆殺虫杜后之劑，然預圖早服，庶不貽殃也。倘至顛危沉困之際，則病深虫老，雖倉扁亦望而畏焉。

痰火证治

夫痰火者，癆癰之晦名，病之最酷者也。然以病之先后言，則火為痰之本，痰為火之標，而其陰虛，則又為致火致痰之本矣。何則？陰虛則火動，火動則痰生，所謂痰火者，寧非言末而忘本耶！人之一身，金水二臟，不可暫傷，蓋金為生化之源，水為生生之本，真陰既虧，則火自偏勝，火既偏勝，則上炎烁金，金母既傷，則生化之源已息，而水子何以借其胎養乎？夫一水既虧，則五火相煽，火迫肺而為咳，痰壅喉而為嗽，所以咳嗽一症，為亡津液之肇耶？以其傷于生化，母子俱病，真水日涸，益為致火之胎，于是陰愈消而陽愈亢，燔灼蒸炎，迫血上行，越出諸竅，而為咳唾吐衄等候。況血為有形，難成易虧，可驟補耶？血失既多，則陰暴脫，而陽亦微，陽微則惡寒，陰虛則發熱，故寒熱似症者，乃陰消陽敗之証諦。至于潮熱，則又為陰虛之極也。陰虛至極，則相火擅權，致君不務德矣。精固藏于腎，然听命于心，心腎之液兩虧，則水火不交，陽主開泄，自致玉關無約，由是一夢即遺，不交而漏，病者即欲固守，其可得乎？真陰既竭，則孤陽無根，《內經》云：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者，正此謂也。然是証之由，在于分毫之異，實猶淄澠水合，非易子可能辨哉！如始于嗜欲水虧，致火炎烁金，母子俱虛，咳而多痰遺滑者，

脉必弦长紧实,或滑而数,此火郁内实,不受补者也。法当君以益水,如熟地、玄参、五味、枸杞、山药之类,佐以清金,二母、二冬、沙参、紫菀等味,使以降火,梔、芩、柏、草、是也。如始于风寒邪郁,久咳伤肺嗽血,渐至水亏,此金绝生化之源,母令子虚,脉必浮而乳濡虚火,迟缓无力,或沉而迟涩弱细结代,皆虚而不足可补者也。法当以益肺,如参、芪、山药之类,佐以滋肾,熟地、五味、玄参、山茱等品,使以清金敛肺,二母、二冬、片芩、沙参、乌梅、五味、白芍之属是也。若始于过力伤筋,动极逆气,肝不纳血,因而妄出上窍,遂致阴虚者。法当君以益肝,如当归、牛膝、芍药等味,佐以养气,决明、白术、柏仁、生姜等品,使以消痰,丹皮、红花、郁金之类,更以熟地、枸杞、杜仲,以补其母,兼以二冬、知、芩、沙参,以杜其贼,庶乃圆神。若水涸肺燥,咯唾咳嗽,法当润肺清金,如蛤蚧、阿胶、二冬、百合、贝母、花粉是也。其曰五脏相传者,乃五脏之气自相戕贼也。如肺贼肝者,必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烦惊怖,以白为肺之色,目乃肝之窍,口苦自汗,心烦惊怖,皆属心病,此母令子虚之候也。法当君以益肝,以当归、白芍、牛膝、续断,以补肝之血;以决明、白术、柏仁、菊花,益肝之气;以枸杞、杜仲、熟地、阿胶、菟丝子,以补肝之母;佐以知母、诃子、麦冬、片芩,以泻肺之实;使以麦冬、酸枣、茯神,以清心而镇神也。如肾贼心者,必面黑鼻干,口疮喜忘,大便或秘或泄,以黑为肾之色,鼻为肺之窍,大便或秘或泄,亦皆金病,口疮喜忘,又属心恙,此水克火,火克金之义也。法当君以益心,用茯神、远志、菖蒲,以益心之气;当归、熟地,以补心之血;酸枣、乌梅、生姜、陈皮,以补心之母;泽泻、车前、茯苓,以制水之淫;使以片芩、知母、二冬、紫菀,以润金之燥也。若肝贼脾者,必面青唇黄,口强舌硬,吐涎体瘦,饮食无味,以青为肝之色,唇为脾之外候,余皆肝之本病,此木克土之义也。法当君以补土,以参、芪、升葛,补脾之气;白术、白芍、大枣、胶饴,以补脾

之血;桂心、茯苓,以补脾之母;佐以芍药、乌梅,以泻木之实;以胆草、芩、连、梔子,以泻肝之火;以二冬、二母、百合、阿胶,以坚金之肃也。若心贼肺者,必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喘咳毛枯,以赤为心之色,鼻为肺所属,余皆肺证,此火克金之候也。法当君以泻火,用甘草、人参、赤苓、术、通、黄柏,以泻气分之火;玄参、丹参、丹皮、地黄,以彻血分之热;使以黄连,泻心子之实;佐以二冬、百合、贝母、阿胶,以保肺润燥;使以参、芪、芍、术、大枣、甘草、胶饴,以益肺之母也。如肺贼肾者,必面黄耳枯,骨满脂痛,遗精白浊,以黄为脾之色,耳为肾之窍,肾主骨,故脂痛,余皆水病,此土克水之候也。法当君以益水,用知母、玄参、补骨脂,以益肾之气;熟地黄、枸杞、黄柏、五味、山茱,以补肾之血;佐以梔子、豆豉、莱菔子,以泻脾之子;诃子、防风、桑白皮,以泄土之实;使以人参、山茱、玄参、熟地,以补肾之母也。此古人之成法,当的从之。惟肾贼心之一证,意必邪水淫湿,上溢心分,以其人真火心血素亏,君不主位,相火司权,乃能令人有而黑鼻干,口疮喜忘,便秘便溏等证。此亦心肾不交,水火未济之候,宁非湿热相蒸,使之然乎。夫真水一脏,有虚无实者也,不亏足矣,而能有余贼心,似非至到之理,要之真水无泻法,实火无补法,惟敦土清金为善,学者思过半矣。

痰火辨惑

圣谓人身生生之本,根于金水二脏,一水既亏,则五火随炽,上炎烁金,伤其化源,则生生之机已息,而癆瘵之证成焉。何也?夫真水既亏,则阳自偏胜,以阳从阳,物从其类,气得火而行健,故阳急阴缓,气疾血徐,不相偕随,所以错经妄行,越出上窍,而为咳唾等候。然血失既多,则阴虚阳胜,阳既偏胜,则自侵阴分亢害,所谓阴虚生内热,故其潮汗遗滑证,皆胎于此矣。诸证既见,则日消其阴,火专其令,上而烁金为咳,下涸水为遗,金既绝其生

化之源，则水为涸流之纪矣。于是精神日浅，肌肉日消，毛皮日槁，因而致此极也。当此之际，犹鱼游辙水，即沛挽天潢，亦何济哉？必神于治者，乃可冀其万一耳。虽然，病固水亏，不察其所亏之由以治，安得投其隙乎？如始于风寒，时未即发，致火郁久咳，伤其肺金，是谓母令子虚，法当君以清金，佐以滋水，使以降火，所谓补母益子，伐邪制亢之意也。又如久病久疟，真气已亏，复以劳欲损其心肾，是谓以虚益虚，法当君以益气，佐以滋水，使以养血，所谓无伐天和之意也。又如过力伤筋，动而生阳，肝不纳血，血骤妄行，致阴虚之极者，法当君以养血，佐以降火调气，使以消瘀，所谓攻守兼备之法也。至于膏粱逸士，酗酒恣欲，致脾肾两亏，水涸火炎，金衰木旺，母子俱病，法当君以补水养血，佐以清金益土，使以降火平肝，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若夫前论，所谓五脏相传之证，固为亢害承制，所必然者，而其所载之候，未必一一全具，但医当藁蕴胸中，惟以面色主之，以亢，他证但见一二，便作受亢之脏主张，法当君以益己，佐以补母，使以伐邪，则自中其轂矣。倘不察其微，而概以制亢，恣意伐邪，猛浪投剂，虚虚之祸，咎将安归。

痰火玄解

愚谓痰火之证，本于亡血夺精，而其精之与血，皆真水真阴，有形有质，难成易亏者也。夫所谓痰火者，言末而忘本也。盖真水既亏，则相火随炽，壅迫津液为痰，故曰痰者火之标。然以癆瘵之证，谓曰阴虚火动者，盖以一言而括尽病之标本矣。《内经》曰：阴虚生内热，盖热者火之微，火者热之极，火迫津液而为痰，则阴虚正谓致火致痰之本，而东垣所谓先受病为本，次受病为标者，非此谓乎？今之治者，惟曰清痰降火，则殊昧治病必求其本之论矣。或曰：滋阴降火者，固为所宜，迨考所用之剂，母乃四物增以知、柏、芩、连、苦寒之味，

殊不知阴得寒愈消，脾得寒愈败，病者得之，宁不减食而胀泄乎？又宁不阴消而肉削乎？然曰滋阴降火者，谓益水而胜火也。盖以龙雷之火，不可以水伏，不可以直折，法宜甘温以补母，人参、山药、五味之属，以苦坚之，知母之属，以苦佐之，黄柏之属，岂不闻萧丘之火乎？按古之治癆诸方，鲜有不主参、芪者，盖古人以血脱者益其气，所谓阴藉阳以生之义耳。如妇人产后去血过多，上气喘急，命在须臾者，名曰孤阳绝阴，此阴虚之极者也。法当补阴，然而不主四物等剂，而用参苏饮，剂中惟人参、苏木二味其用也，岂古人之愚乎？盖亦本诸《内经》之旨也。夫苦寒之用，胎于王氏一言之差，遂为万世之妨，愚考《本草正误》云：雷曰：夏月使人参，发心痞之患。好古曰：人参甘温，补肺之阳，泄肺之阴，肺受寒邪，宜此补之，肺受火邪，则反伤肺气，宜以沙参代之。王纶曰：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阴虚火动，劳嗽、吐血、咳血等证勿用之。盖人参入手太阴，能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若误服参、芪甘温之剂，则病日增，服之过多则死，不可治，盖甘温补气，气属阳，阳旺则阴消，惟宜苦甘寒之药，生血降火，世人不识，往往服参、芪为补而死者多矣。言闻曰：孙真人夏月服参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李东垣亦谓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泻火益金之圣药。而雷氏反谓发心痞之患，非矣。况痞乃脐旁积气，非心病也。人参能补正气，破坚积，岂有发心痞之理。观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迫，呕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汤可知矣。王好古言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可服，王纶因而和之，谓参、芪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服之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说明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参、芪之属，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也。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曰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

火邪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火邪,是反复小人,何以与甘草、苓、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二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气寒而喘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嗽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火郁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气短肢冷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详审,则人参可用不可用,思过半矣。东垣节斋之说,本于海藏,但论又过于矫激。丹溪言虚火可补,须用参、芪。又云阴虚潮热,喘嗽吐血盗汗等证,四物加人参、黄柏、知母。又云好色之人,肺肾受伤,咳嗽不愈,琼玉膏主之,是阴虚癆瘵之证,未尝不用人参也。节斋私淑丹溪者也,而乃相反如此,斯言一出,印定后人眼目,凡遇前症,不问宜用不宜用,辄举以藉口,致使良工掣肘,惟求免去病家之怨,病家亦以此说横之胸中,甘受苦寒,虽至上呕下泄,去死不远,亦不悟也。古今治癆,莫过于葛可久,其独参汤、保真汤,何尝废人参而不用耶?节斋之说,诚未之深思也。杨起曰:人参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人参疗病,以致轻者至重,重者至危。然有肺寒、肺热、中满、血虚、四证,只宜散寒消肿,补营,不用人参,其说近是。殊不知俱加人参在内,护持元气,力助群药,其功甚捷。若曰气无补法,则谬矣。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

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有人参在焉。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阴血,贵配合得宜耳。庸医每谓人参不宜轻用,诚哉其为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盖病者薄医,实所以自轻其生,医者计利苟且,所以自乖其行也。书此奉勉,幸毋曰迂。

痰火绪言

凡痰火之证,始于阴虚,于法当补。但证有虚实,法有宜忌,倘不以脉症互参,孟浪投剂,则触处成滞,宁无颠覆之患乎!盖以脉之可补者,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虚而不足,可补者也。当君参、芪,佐以归、芎、芍、地,务使阳生阴长,其病乃愈。若于此不补,或恣用苦寒,则虚虚之祸,岂不旋踵而至耶?其脉之不可补者,弦长紧实,滑数有力,此皆火郁内实,不受补者也。法当君以四物,佐以二冬、二母、沙参、玄参等味,滋阴抑阳,务使水升火降,阴秘阳平,病或可痊。若妄施补,则实实之灾,将焉免之。大脉既已辨,又当以证互验,如洁古所谓喘嗽不可补者,以痰实气壅也。若气短不相接,证似喘促者,盖肾虚气短,当补者也。仲景所谓肺寒而嗽,不宜用补者,以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表里俱虚,可补者也。东垣所谓久病脉实,郁热在肺,宜微发不宜用补。若肺虚火旺,短气自汗者,阴虚气衰,可补者也。节斋所谓阴虚火动,不可补者,以阴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脾,温之则伤肺,此不受补者。若自汗短气,肢冷脉虚者,必补者也。若其人面赤而黑,气壮神强,不可行补。若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不足,宜补者也。若此细辨,则犹苍素并陈,而复误者,真盲瞽者矣。凡治痰火之法,当以脉验证,脉证既明,虚实立辨。夫所谓虚者,真阴虚也,法当补之。所谓实者,火邪实也,法当清之。然清补之品,亦犹朱紫相凌,卒未易辨,何也?如

知母、玄参、故纸，皆补肾之气也。黄柏、枸杞、熟地、阿胶、山茱萸、五味、琐阳、苁蓉，皆补肾之血也。人参、山茱，补肾之母也。二冬、阿胶、贝母、百合、蛤蚧、天花粉，皆润肺之燥也。石膏、知母、诃子、粳米，泻肺之火也。桑皮、地骨皮，皆泻肺之子也。五味、白芍、倍子，皆敛肺气之散也。黄柏、知母、丹皮、地骨皮、生地、玄参、茯苓，皆泻命门相火也。芡实、五味、山茱萸、牡蛎、金樱子、远志，皆固精药也。参、芪、橘、草、扁豆，皆补脾之气也。芍、术、大枣，补脾之血也。茯苓、茯神、远志、菖蒲，皆补心之气也。当归、熟地，皆补心之血也。乌梅、酸枣、生姜，皆补心之母也。甘草、人参、赤苓、木通、黄柏，皆泻心经血分热也。丹参、丹皮、生地、玄参，皆泻心经血分火也。梔子、生地，皆凉心血之品也。黄芩、竹叶、麦冬，皆清心经之客热也。当归、牛膝、白芍、芍药，皆补肝之血也。柏子、白术、决明，皆补肝之气也。枸杞、熟地、阿胶、杜仲、菟丝子，皆补肝之母也。丹皮、红花，皆行肝之血也。青皮、香附，皆疏肝之逆也。芍药、乌梅，皆泻木气之实也。胆草、黄连，皆泻肝之火也。五脏消补之品，宁越此乎，学者谙此，则左右逢源，虽不中不远矣。

凡痰火之证，始于阴虚，法当滋补。葛氏昔擅专门，所遗诸方，未有不主参、芪者。厥后因二王不经之论，致令医掣肘，遂视人参为蛇蝎，惟以苦寒为要药，种种杀人，犹不知悟。岂不闻丹溪有曰：虚火可补，须用参、芪。又曰：阴虚潮热喘嗽，吐血盗汗等证，四物加人参、黄芪、知母，是治阴虚癆瘵之证，未尝不用人参也。况阴虚之极，不用人参补阳，何以生阴？若不服参、芪得愈者，必真阴尚未甚亏，脾胃尚未衰败，脉必浮大而缓，故用补血降火之药，或有可愈者，但亦稀少耳。予自总髻，医至于今，服参、芪而愈者，十常五七。而不服参、芪得愈者，十无二三。盖阴藉阳生之理，历历可征。如产后孤阳绝阴之证，喘息目瞪，心慌胆战，命在逡巡，此阴虚之极，于法急当补阴，而古人不用四物，而用人参、苏木二味，亦名

参苏饮，一服而验。效捷桴鼓，生平于此挽回者，奚啻百余人，占人之制，何其神哉！噫，阴藉阳生之法，当的从之，但不明脉理者，未足语此。

痰火咳嗽

王氏曰：咳为有声，肺气伤而不清，嗽为有痰，脾湿动而生痰，此咳之所从生也。然必察其所由以治，庶中肯綮，何也？外邪致咳，风则始必鼻塞声重，自汗恶风，法当解之。寒则始必恶寒无汗，声清气壮，法当散之。若表证重者，但或头痛发热，又当汗之，此外感咳嗽之证治也。若内伤之咳，痰火则甚于清晨，法当清痰降火。火浮于肺，为咳则甚于黄昏，治在清金。土郁食积为咳，则甚于长夜，治在消导理脾。若夫阴虚为咳，证则不然，有多种证谛可征，咳必甚于午后，或兼诸血而有潮汗遗滑等候，其法则异于诸咳天渊矣。贵在清金以益水源，壮水以制火亢，伐木无令脾虚，庶五脏无偏胜之害，乃令生化之源复行而生生之机再续，加之调摄如宜，或可超之寒谷，而登阳和之境。不尔而一概妄治，致人于颠连之乡，则杀人于无形之刃也，哀哉！

圣谓六淫之邪，近肺为咳，湿积痰涎，壅喉为嗽，二者脾肺病也。若夫癆症咳嗽，由则不然。何也？始于水亏火炽金伤，息其生化之源，源既绝流，则渊注之泉自涸，真阴既竭，则相火日旺，金受火之煅炼，则自燥而烈矣，是以一火而致金水悉伤，母子俱病。故咳血声嘎咽痛，益水清金之法，可少待耶？当此之际，五脏已病其三，所未亢者，惟肝脾而已，然金既为火贼，则木自寡畏，其不凌脾者鲜矣。剂中必增以制肝健脾之品，益其亏，抑其胜，庶无木贼土败之祸，于此倘无抑扬之策，而反颠倒以治，则五脏之气，亏者愈亏，而亢者愈亢，其不食脾泄，肌脱肉消，势所必至，其能免乎？

咳嗽加减主方

治阴虚火盛,咳而咽干,脉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皆火郁内实不受补者,宜此主之。

麦门冬去心,一钱五分,治肺虚火嗽,或单用亦可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五分,清肺热保肺气,除痰咳者

大甘草生用,八分,治火热伤肺咳嗽 沙参一钱,益肺气,清肺火,大益脾土 栝蒌仁炒,一钱,润肺降火涤白痰,为咳嗽之要药 桔梗去头,一钱,清肺气,利咽喉,为诸药之舟楫 枯黄芩蜜炒,一钱,泻肺火,消痰,利气滋化源,养阴退阳 百部去苗,一钱,除热咳,上气喘急

鲜知母去毛,蜜炒,一钱,忌铁,消痰润肺,滋阴降火,治肺热痰嗽 川贝母八分,清肺消痰,止嗽开郁降火

百合一钱,治肺热咳嗽 天花粉一钱,治虚热咳嗽

上十二味作一剂,用干柿五片,水煎,食远趁热,徐徐缓服。

若热盛喘咳,及痰多如涌泉者,加石膏火煨一钱。若久咳嗽唾不出,加五倍子五分。若咳嗽声嘶者,此金为火烁之甚,加诃子肉五分,敛而降之。若久嗽不止,此肺气散而不收,加北五味子五粒。嗽而有血,此肺窍伤损,加阿胶、犀角、藕汁、童便对服。

虚癆久嗽加减主方

治阴虚劳嗽,脉来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或沉而迟涩,弱细无力,皆虚而不足,宜于补者,以此主之。

黄芪蜜炒,一钱,补虚泻火止痰嗽,自汗及咳嗽血

人参五分,补肺气,降肺火及肺虚久嗽 北五味子五粒,收肺气,止咳嗽,乃火热必用之药 紫菀制过,一钱,止咳嗽血,消痰益肺 款冬花八分,治肺热劳嗽连绵不绝,为温肺治嗽之要药 生地黄姜汁蒸,一钱,止咳嗽吐血 玄参忌铁,一钱,治肾水受伤,真阴失守,孤阳无根,发为火病咳嗽唾血证 沙参一钱,益心肺,清肺火,治久嗽肺痿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保肺气,定喘促,为地黄之使 麦门冬去心,二钱,止劳嗽,定虚喘,除肺热,主心烦,治阴虚及口渴 知母去毛,忌铁,蜜炒一钱,消痰止咳,清心肺,疗骨热烦蒸

上十一味,作一剂,水煎缓服。

若咳嗽痰结咽喉不利,肺燥喘咳,加炒栝蒌仁一钱。若劳嗽上气,胸肋不利,加贝母八

分。若嗽而失声,由火燥烁金,损伤肺窍,极为难治,加诃子肉八分。若胸肋痞满少食,此肝木贼脾,加山药、白芍,醋炒青皮少许。若咳而多汗,加酸枣仁微炒五分,倍黄芪。若咳而有血,加阿胶八分,磨犀角、藕汁、童便对服。若咳而遗滑,加茯神、山茱萸肉各一钱,间服六味丸。若咳而骨蒸,加地骨皮一钱。

附:简易方

苏游凤髓汤 治肺燥咳嗽。用松子仁一两,胡桃仁二两,研膏和熟蜜收之,每二钱,食后沸汤点服。

又方 治虚热咳嗽,口干涕唾。用甘蔗汁一升半,青粱米四合,煮粥,日食二次,极润心肺。

又方 治咳嗽吐血。人参、黄芪、飞面各一两,百合五钱,为末,水丸梧子大,每五十丸,食前茅根汤下。

又方 用人参、朱砂等分为末,乌梅肉丸弹大,每白汤下一丸,日一服。

又方 治肺热咳嗽。沙参五钱,水煎服。

附:拙见治验

一童子年十三岁,患咳盗汗,遂请幼科治之,乃曰小儿汗,不必服药。一月后,两目顿赤,少食,痰中带血丝。余诊其脉,左手微而无力,右手大而洪数。此火症也。想已有外务,其父母力为分解,再三私询,乃曰前学中隔壁,窥见一女子,觉慕之不遂,后得此疾。余以当归、地黄、茯神、远志、牡丹皮、酸枣仁、白术、甘草、桔梗,数十剂全愈。

一人咳嗽短气,余以黄芪为君,当归、阿胶、陈皮、天冬、桑白皮、知母、黄柏,数服而愈。

痰火失血

夫血者,气之配也。人之一身五脏六腑,四体百骸,靡不藉其营养也。然附气以行,气畅则畅,气逆则逆,有夫妇随唱之义。一或阴

亏阳胜，偏而为火，气得火而行健。譬则男女偕行，男得附而迈往，女必迷途而暂竚矣。所以火载血上，错经妄行，越出上窍而为吐衄咳嗽等候，第始焉之作，正气未虚，犹水溢于都，固当洁理其源，亦必溢土以御，不尔而任其流，则涓涓之势，其可遏乎？非江海之源，宁不竭乎！况失血既久，则真阴已亏，相火自炽，必见潮汗遗精等证。当此之际，法当君以益阳，佐以滋阴养血，使以清金，洁源，令阳生阴长，源洁流清，庶无后虑矣。然所谓益阳者，参芪独参汤之类是也。所谓滋阴养血者，四物、知、柏、玄参之属是也。所谓清金，梔、芩、沙参、二冬等味是也。所谓理气者，陈皮、香附是也。所谓兜涩者，棕榈、茜根、大小蓟是也。所谓洁源者，丹皮、郁金、犀角、藕汁，或童便一物是也。要之痰火失血，皆由阴火上炎所致，然谓之阴火者，龙雷之火也，不可以水伏，不可以直折，岂苦寒之可遏耶？倘恣用苦寒以伤其脾，则饮食日减，肌肉日消。节斋云：服寒者，百无一生，服洩溺者，百无一死之论，正此谓也。

圣按：失血之证，其类非一，有阳乘阴者，谓血热而妄行也。有阴乘阳者，以阳虚而阴无所附，妄溢而不循经也。有血越清道而出于鼻者，有血溢浊道而出于口者，呕血者，出于肝，吐血者，出于胃，衄血者，出于肺，耳出血曰衄，肤腠出血曰血汗，口鼻并出曰脑衄，九窍俱出口大衄，由固不一，总之火病俱多，倘不溯其源而以治，宁毋岐路亡羊之失乎！

导瘀散滞缓急之品

治诸血暴作，妄行不止，兼止兼消。

藕节入药煎，或绞汁同药服，或生藕单服，亦可治口鼻诸血，此清水洁源之要药。棕灰消瘀血，止吐衄、咳嗽诸血，或入药或单服亦可。茜根或锉，或绞汁，活血，行血，止吐衄诸血。韭汁止吐血，消胃脘积血，和童便炖温服。莱菔汁止吐血，大衄，仍注鼻中。蔓菁汁止吐衄。

干柿治脾之药，消宿血吐衄。郁金消瘀血，止吐衄。

发灰取瘀血，水调服，上下诸血，亦可吹鼻。京墨止吐血，磨服。所吐血炒黑，研末，麦门冬汤服，三分，以血导血。所衄血接取点目角，或炒末，水服一钱。入指

甲刮末吹鼻，止衄。

诸血主方

治阴虚火动，血热妄行，吐衄呕咳咯唾等血。

生地黄忌铁，二钱，治心肺伤损，吐血衄血。紫参一钱，止唾血衄血，或同人参末服，止吐血。丹参一钱，消衄血，生新血。牡丹皮一钱，和血，生血，凉血。当归一钱，头止血，身调血，尾破血，衄血不止，末服一钱。芎藭一钱，消宿血，养新血，止吐衄。白芍一钱，散恶血，逐瘀血，平肝助脾，咯血不止，入犀角汁同服。黄芩酒炒，一钱，诸失血，积热，吐衄为末服。麦门冬去心，一钱五分，治心肺积热，吐衄不止，或捣汁和蜜单服，或同生地黄服。梔子消胃脘血，止衄，炒黑，一钱。

上十味，乃滋阴抑阳之要品，作一剂，水煎，临服入童便一盞，藕汁一盞温服，或磨犀角汁同服。如证增减，无不捷验。若血壅盛，当与前清止之品倍用。

诸血后虚怯主方

治吐衄咳嗽等证，失血既多，虚羸昏倦，精神怯弱，血尚未尽。

人参一钱，补气生血，吐衄后煎服一两，若内伤血出如涌泉，同荆芥灰煮柏叶，白面水服。黄芪蜜炒，一钱，逐五脏恶血，同紫苏末服，止吐衄不止。甘草炙，五分，养血补血，并咳嗽瘀血之疾。白芨一钱，或为末，以羊肺蘸食，止肺损唾衄，水服止衄。百合一钱，主肺病吐血，或和蜜煮食。熟地黄二钱，补血填髓。生地黄二钱，凉血，生血，止血。当归身头，一钱五分，止血养血。牡丹皮一钱，和血，生血，凉血，退血中伏火。阿胶蛤粉炒，成珠，一钱，主虚损吐血，肺虚咯血。鹿角胶一钱，治同上。

上十味，乃补血、养血、清血、归源之品，其间主以参、芪者，取阴藉阳生之义。但脉不实数弦长者，任意服之，无执王氏谬论，以取虚虚之祸也。以上作一剂，用藕节五个，水煎，临服时入童便一盞，藕汁二杯，俟温徐徐缓服。

按：《褚澄遗书》云：人喉有窍，咳血杀人。盖肺体清虚，难容纤物，血既渗入，愈咳愈渗，愈渗愈咳。凡诸药味厚气浓者，皆所不利，惟饮童便一物汤，则百无一死。若服寒凉，则百

不一生。又吴氏云：诸虚吐衄咯血，须用童子小便，其功甚捷。盖溲溺滋阴降火，清瘀血止吐衄诸血，但取十二岁以下童子，绝其烹炮咸酸，多与米饮，以助水道。每用一盞，入姜汁或韭汁三五点，徐徐缓服，日进二三服，寒天则煖温服，久自有效也。

附：吐血简易良方

地黄粥 大能利血生精，吐血者，宜常食之妙。用怀庆生地黄，以铜刀切二合，与粳米二合，同入罐中煮之，候熟以酥二合，白蜜一合，同炒香，入内再煮熟食。

一方 治内热吐血。用青黛二钱，新汲水调服。

一方 治吐血损肺。炼成钟乳粉，每三钱，糯米汤调下立止。

一方 治吐血不止。青柏叶一握，干姜二片，阿胶一挺炙，水二升，煮一升，另绞藕汁，或童便一盞，去渣服。

一方 治悲怒呕血，烦满少气，胸胁疼痛。青柏为散，米饮下二三匕。

一方 治吐血衄血。白胶香、蛤粉，等分为末，姜汁调下。

一方 治暴卒吐血。石灰于刀头上烧研，每二钱，用井水调下。

一方 治吐血胸膈刺痛。用大黄一两为散，每一钱，以地黄汁一合，水煎服。

一方 治心热吐血不止。生葛捣汁半升，煨服。

一方 治内损吐血。飞罗面略炒，以京墨汁，或藕节汁，调服二钱。

一方 治吐血，诸药不效者。桃奴烧末，米饮下。

一方 治卒暴吐血。双荷散、藕节、荷蒂各七个，蜜少许，捣烂，水煎温服，或丸服。

一方 治吐血咯血。干荷叶焙干为末，每二钱，米汤下。

一方 治吐血。败荷叶为末，蒲黄等分，每三钱，麦冬汤下。

一方 治吐血衄血，阳盛于阴，血热妄行。宜服四生丸，生荷叶、生艾叶、生柏叶、生地黄等分捣烂，丸如梧桐子大，每水煎一丸服。

一方 治吐血如鹅鸭肝。用生犀角、生桔梗，各一两，末之，水服二钱。

一方 治诸失血。用槁柴叶浓煎水服，或入药服尤妙。

附：拙见治验

一人患咳吐血，余诊脉数而有力，独脾脉洪实而紧，此煎炒厚味所致，乃脾胃二经火也。余以陈皮、白芷、当归、生地、桔梗、甘草、白芍、黄芩、贝母、天花粉、白茯苓、知母、黄柏，数十剂而愈。

一农家因救旱过劳，忽吐血不止，医作火病治之，不效，求救于余，余以补中益气汤数服而愈。《内经》所谓劳者温之，正此义也。一老人下血不止，服止血药不效，余以四物加牡丹皮、白术，理脾而愈。

自汗盗汗

夫汗者，心之液，非大热过劳而出者，则病也。由则非一，或冲冒风雨湿邪，熏蒸郁遏，致营卫之气不和，是以腠理开张，泚然汗出，此外邪之所为，惟彻其邪，则汗自止。若内伤之汗，非营虚则卫弱也。何则？以阴乘阳分，自然汗出者曰自汗，法当调营以益卫；以阳乘阴分，睡里汗出者曰盗汗，法当滋阴以抑阳。若病久而肌脱肉消者，昼则自汗蒸蒸，夜则盗汗袭袭，又属阴阳两虚也，法当气血两益之。大都自汗之脉，则必微而弱，盗汗之脉，则必细而涩，微主阳气衰，细主阴气弱。王氏之论，岂欺我乎？要之自汗盗汗，乃亡津夺液之肇端，但见是证，则当警惕以治，毋以寻常一例视也。

圣曰：所谓汗为心液者，以其心主是液，如脾主涎，肺主涕，肝主泪之类，非心窍之真

液也。盖以水谷至清之液，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输布一身，五脏六腑，四体百骸，靡不藉其营养，人所不可一日无者，犹水湿于土中，淫则浸渍，燥则干枯，燥湿相得，则滋长万物矣。而其所以为汗者，必藉阳气鼓舞乃生。譬则造酒者，然以曲谷湿罨，置之甑中，注水于釜，迫之以火，则液气升而为酒矣。造酒作汗之理，以此喻之，若符之合节，可异乎？夫汗则一也，而复有自汗盗汗之异，理何致也？所谓阳虚阴必凑之，抑何别耶？以阴乘阳分，是营气不与卫气谐也。阳主动，以动中有静，故觉而汗出，乃曰自汗，法当补阳以养阴。盖补阳者，参、芪是也。养阴者，归、地是也。阴虚阳必乘之，以阳侵阴分，是卫气不与营气和也。阴主静，以静中有动，故寐而汗出，乃曰盗汗。若盗之潜出，觉之即止，法当补阴以抑阳。盖补阴者，四物是也。抑阳者，三黄是也。若夫昼则自汗，而夜盗汗者，固为阴阳两虚，然病至于此，则医亦掣肘矣。何也？卫气者，昼则行阳，夜则行阴，行阳则寤，行阴则寐。今也寤寐俱汗，是阳动极而阴静反动，总之阴气已败，而微阳亦自浮越矣。时将补其阳，则阴火得补而遂炽，时欲济其阴，则阳微无以生其阴，于斯时也，惟脉大虚缓不数者，则为阴未甚虚，胃气尚存，二法用之，或可冀其万一耳。藉使脉来细数无力者，则为阴败阳颓，却仓扁复起，又何施耶？

自汗主方

治痰火证具，气虚自汗，脉微而缓，或大而虚微者宜之，或兼梦遗亦宜之。

黄芪蜜炒，一钱，泻肺火，益元气，实腠理，止自汗

人参清河者，五分，止一切自汗，或同当归猪肾煮食

白术土炒，一钱，止自汗，或同小麦煎服，或同黄芪、石斛、牡蛎、木、主脾自汗 麻黄根八分，止诸汗必用，或末之外扑 知母蜜炒，去毛，一钱，清金止自汗 酸枣仁微炒，一钱，研碎，止自汗，宁心惊，治不眠 白茯苓去皮，一钱，止自汗盗汗并宜，或同乌梅汤服，若血虚心头出汗者，同艾叶调服 柏子仁微炒，研碎，一钱，养心液，止汗 牡蛎煅，研末，一钱，气虚自汗，血虚盗汗，同杜仲酒服，虚

劳盗汗，同黄芪麻黄根煎服 龙骨煅，研末，五分，止心惊盗汗 熟地黄一钱，益阴养阳，止汗

上十味治自汗之专品，惟脉不细数弦长紧实者，俱可服也。

若觉阴火盛者，加玄参一钱。若兼伤风，卫气不与营气而自汗者，加桂枝三分。外以雌鸡猪肝羊胃作羹，牛羊脂酒服，皆有益于汗，以寻常作茹食之，亦宜。

盗汗主方

治痰火证具，阴虚盗汗，脉细而数，或弦涩虚微者宜之，兼梦遗者亦宜。

当归身一钱，益阴生血，止盗汗 熟地黄一钱，滋肾水，益真阴，止盗汗 白芍药煨，一钱，补劳退热，除烦 益气，泻肝安脾，止盗汗 白茯神去木，一钱，治同前

柏子仁炒，一钱，研末，止心惊盗汗 牡蛎粉一钱，治同前 黄柏蜜炒，一钱，益肾止汗 白术土炒，一钱，治同前 甘草炙，五分，泻阴火补脾止汗 黄连酒炒，五分，除心热，止盗汗 麦门冬去心，一钱，治心烦，止盗汗 浮小麦微炒，一撮，止盗汗

上十四味，治阴虚盗汗之圣药，脉细数者尤宜。

若盗汗盛者，亦加麻黄根五分，龙骨五分。若盗汗微而本证甚者，但俱以本证药为主，如证增减，自捷影响。

附：诸方

当归六黄汤 治盗汗之圣药。

川当归身一钱五分，补血养血，生血行血，止阴虚盗汗，故用生地黄，黄芩佐之，不绝生化之源，要之血药不容舍此 黄柏蜜炒，一钱，泻肾火，敷肾水滋阴降火，止盗汗者 生地黄砂仁拌蒸，一钱五分，阴微阳胜，相火炽强，来乘阴位，日渐煎熬，凡阴虚火证，及盗汗者宜之，又佐当归之能 熟地黄一钱，补肾水真阴，补血养气，止盗汗 黄芩蜜炒，一钱，除腠理间热，养阴退阳，盗汗自止，又佐当归之用 黄连蜜炒，八分，润心肺，止盗汗 黄芪蜜炒，一钱，实皮毛，益胃气，去肌热，泻肺火，除虚热，除肌中燥湿，又治脉弦自汗，脉细自汗。

上六味，水煎，临卧服。

黄芪汤 治喜怒惊恐，房室虚劳，以致阴阳偏虚，或发厥自汗，或盗汗不止，并宜服之。

黄芪蜜炒，一钱五分，如上。白茯苓去皮，一钱，保心镇惊，生津止汗。熟地黄一钱五分，治如上。天门冬去心，一钱，保肺定喘，润肌，为熟地黄之使。麻黄根八分，止汗。龙骨煅，八分，安肺，收汗。五味子一十粒，补肾生津，酸能敛收之义。浮小麦一钱，止汗。防风一钱，止盗汗自汗。当归身一钱，治如上。甘草炙，五分，泻火补脾，止汗。

上十一味，止盗汗自汗之专剂，水煎，食远服。

牡蛎散 治诸虚体常自汗，惊惕不宁。

牡蛎左顾者，煅，一两。黄芪蜜炒，一两。麻黄根一两。白术土炒，五钱。甘草炙，二钱五分。浮小麦百粒。体虚加白茯苓一两。

上为粗末，每五钱，滚白汤，临卧温服。

附：宜食诸物

猪心若心虚自汗，同参，芪煮食，甚妙。猪肾止盗汗，产后虚劳，盗汗，煮粥食之。麦而止盗汗。豆豉止盗汗，为末，酒调服之。蒸饼每夜食一枚，止盗汗自汗。

附：拙见治验

一书生患盗汗，每夜被湿数重，开帐其热气如雾上腾。余以当归六黄汤，加減数十剂，略減二三分，未全愈。诊六脉伏沉，乃虚之极也，加人参七分，黄芪加至三倍，复以童便煮附子三分，一服热退，汗止一半，再服而汗证亦愈。

梦遗滑精

夫精者，血之粹者也。经曰：阳平阴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神乃竭。以肾水虚衰，心火妄动，至水不得宁，由是不约而妄遗矣。追溯其所自，因则有四，何也？有梦交而遗者，以火动水沸，神驰精泄，此君不务德，乱命所致，法当君以养心宁神，佐以益肾而敛窍也；有下元虚弱，精神荡溢而遗者，此肾衰不摄，玉关无约，而精乃妄泄，法当君以补肾，佐以涩精

也；有年壮气盛，久节房事，致经络壅滞而遗者，此久旷精满而溢，惟得泄而自平也；有情动于中，所愿不遂而遗者，惟通其情而自止，即勿药可也。四者之中，惟梦遗最酷，盖劳神而复脱其精，痰火之机，多肇于此，可例视乎。

圣谓营气之粹者，化而为精，聚于命门。命门者，精血之府也。经曰：男子二八而阳精升，约满一升二合，养而充之，可得三升，损而丧之，不及一升。谓精为峻者，精非血不化也。谓精为宝者，精非气不养也。故血盛则精长，气聚则精盈。譬则海水之潮，亦由天地间之阳气鼓舞。所以气、血、精三者，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者也。《期嗣真论》亦曰：精即血成，试以精置盘中，以盐点之，一宿即化而为血，岂非反本還元之义。与愚谓血之为精，犹朱砂中之取汞也。法置砂入鼎中，以火迫之，其汞乃出。夫妇交媾，必动淫火，而精乃泄。故丹家以汞铅譬之精血，正此义矣。然精固营之粹者也。而肾中一点真水，则胎于无极，生于太极，有形有质，难成易亏，男女均有此物，所以男女过欲，皆能致水亏而成阴虚火动之症，其义可见矣。所谓二八而精满者，无乃饮食厚味之液所变之。浊阴澄秘者，复藉肺气输归于肾，若酒之搀水然，必藉本浮之气味，乃能充盈。故富贵之人，虽纵淫酒色，未尝一一而成痰火之病，盖以日食荤浓之味，故输化之精亦多，虽频泄亦未即渴。若夫天一之真精，则父母先天所成，为人身之至宝。可频而妄泄乎？倘无厚味精液之助，犹酒之真浮，可频费而妄耗乎？若藜藿如膏粱之纵欲，其有不病者亦鲜矣。况梦遗一证，于纵欲劳神，遂致坎离不交，水火未济，劳神夺精，心不御神，肾不摄精，心神荡溢，由是一梦而遗，其酷于诸遗者以此。法宜泻南方，补北方，益真火，壮真水，庶得病情之奥。

遗精主方

治心神不足，夜多淫梦，火伏水中，水不得宁，一梦即遗者。此心肾不交，水火未济，实

痰火之肇端也，宜此主之。

人参取清河的，五分 白茯神去木，一钱 熟地黄一钱，忌铁 山茱萸取肉，三钱 肥远志去心，一钱 淮山药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酸枣仁微炒，一钱 肉苁蓉酒洗，去甲，一钱 补骨脂微炒，八分 芡实肉一钱 莲花须五分 鲜知母去毛，淡盐水炒过，一钱 覆盆子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五味，作一剂，空心服。乃养心血，宁心志，益神气，补肾精，泄肾火，固玉关之专品。此药不燥不寒，不妨肺肾，不助阴火，减痰火之王道也。

若梦遗甚者，必专服之。若更遗甚者，或人金樱膏同服，或加牡蛎，或加龙骨。若脉实数弦长，或涩数面细，此不受补者，去人参、补骨脂，加当归、生地黄、黄连、芡实末，每两入龙骨一钱五分，或用金樱膏糊丸，间服水陆二仙丹，此标本兼治之药也。

附：诸方

龙齿补心汤 治诸不足，血虚潮热，心神惊怖，睡卧不宁，盗汗梦遗，小便赤浊，烦躁不安等证。

龙齿煨，研，一钱，本剂化服 人参五分 熟地黄一钱五分 川归身一钱 桔梗一钱 酸枣仁微炒，研细 白茯苓去皮，一钱 白茯神去木，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绵黄芪蜜炒，一钱 远志取肉，八分 半夏曲八分 白术土炒，一钱 甘草炙，五分 原有枳壳、桂心，似不切病情，今摘之。

上十四味作一剂，入梗米一撮，姜汁水煎，空心服。

清心莲子饮 治发热烦躁，七情抑郁，小便白浊，或有沙淋，夜梦走泄，遗沥涩痛，或赤或白，酒色过度，上盛下虚，心火上炎，肺经受克，故口干燥，渐成消渴，四体倦怠，男子五淋，妇人带下，五心烦躁。此药温中清心，养神秘精。

黄芩蜜炒，一钱，补膀胱寒及滋化源 麦门冬去心，一钱，补心气不足，退劳伤客热 地骨皮一钱，益精气，泻肾火，退肝肾虚热，又去胞络中火 车前子一钱，养肝肺，强阴，益精血，导小肠热，久服耐老轻身 甘草五

分，泻火热通九窍，利百脉，益精养气，补脾胃 白茯苓一钱，补五劳及七伤，渗湿，利窍 黄芪蜜炒，一钱，治虚劳自汗，补肺气，泻肺火，心火，治丈夫虚损，五劳，瘦弱，泻阴火，除虚热，补脾气 人参五分，补五劳七伤，虚损瘦弱，泻心肺脾胃中火邪，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保中守神 又御精 石莲肉去心，一钱，安心，涩精，交心肾安靖上下君相火邪

上九味作一剂，水煎，食前服，有热加柴胡、薄荷。

芡实丸 治思虑伤心，疲劳伤肾，心肾不交，精元不固，面无颜色，惊悸健忘，夜梦不宁，小便赤涩，遗精白浊，足脛酸痛，耳聾目昏，口干脚弱。

芡实取生肉，二两，益肾，固精，补脾 莲须一两，清心，通肾固精 茯神去木，一两，止惊悸，又开心益志，安魂魄，宁乱神，秘精髓，虚而小便不利者，加而用之 山茱萸取肉，二两，补肾气，添精髓，止小便不禁，养精气，取其味酸涩以收秘滑也 龙骨煨，研，五钱，治心腹鬼忤鬼症，养精神，逐邪气，安心神，止夜梦鬼交，虚而多梦，益肾镇惊 五味子黑者，一两，治肾虚遗精 韭子五钱，益肾壮阳，止泄精，止虚劳，梦泄 肉苁蓉一两，止精泄遗沥

熟地黄一两，填骨髓，生精血，补五脏滋肾水真阴 紫石英火煨，研，五钱，益肝镇心 牛膝酒洗，去芦，二两，专治男子消阴，老人头溺，补中续绝，利阴气，填骨髓，助十二经脉 枸杞子一两，补虚劳益精气，滋肾润肺

上末，酒煮山药糊丸，梧子大，每七十丸，淡盐汤下。

心肾丸 治水火不既济，心下怔忡，夜多盗汗，便赤梦遗。

牛膝去芦，酒洗，二两 熟地黄二两，忌铁 肉苁蓉一两 菟丝子酒蒸，二两 鹿茸去毛，卧炙，二两 人参一两 黄芪蜜炙，一两 五味子一两 茯神去木，二两 山药焙，二两 当归身二两 龙骨煨，五钱 远志去心，一两

上为末，另以山药末糊为丸，梧子大，每七十丸，空心淡盐汤下。

附：捷方

男子夜梦鬼交，精泄。巴戟天煎丸并良。心虚梦泄，或白浊。白茯苓末每服二钱。虚滑遗精。白茯苓二两，宿砂五钱，为末。

入盐二钱,精羊肉批开,掺药炙食,以酒送下。

漏精白浊,小便数多。白茯苓、山药矾水煮过,等分为末,每饮服二钱。

心虚遗精。猪心一个批开相连,以飞过朱砂末掺入,线缚煮熟食之。

梦遗、减食。白色苦参三两,白术五两,牡蛎四两,为末,用雄猪肚一具洗净,砂罐煮烂,石臼捣和药,干则入汁,丸小豆大,每四十丸,米汤下,日三服,久服身肥,食进而梦遗立止。

肾虚遗精。北五味子一斤,洗净水浸,接去核,再以水洗,核取尽,余味通置砂锅中,布滤过,入好冬蜜六斤,炭火慢熬成膏,瓶收五日,出火毒,每空心服一二匙。

固精强骨,金毛狗脊、白茯苓、远志、莲肉、当归,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五十丸酒下。

遗精品类。有心虚、肾虚、脱精、湿热。

心虚 清河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又止惊悸,断淫梦,保中守神 远志利九窍,益智慧,隐耳目,聪明定志,益精气,安魂魄,又益精补阴气,止虚梦遗 菟丝子添精,益髓,补五劳七伤,鬼交泄精,肝脏风虚 莲须补心,通肾,固精 莲子心主遗精,或入朱砂末服 朱砂主心虚,遗精,或入猪心煮食 紫石英补不足,定惊悸,安魂,填下焦,止消渴,养肺气,手少阴、足厥阴血分药也。上能镇心重可以去怯也。下能益肝,湿可以去枯也。生心血养肝脏血也。其性缓而能补,故心神不安,肝血不足,宜之 石莲肉补五脏不足,伤中。益十二经脉血气,定心涩精,多食令人生喜,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男子白浊,女人带下,崩中,诸血病,安胎下上君相火邪 茯神心神惊悸,虚而善忘,风眩心虚,茯神治心病,然茯苓亦未尝不治心病也。赤入血分,白入气分之不同

肾虚 巴戟天夜梦鬼交,精泄 肉苁蓉五劳七伤,补中气,益精髓,悦颜色,延年大补,男子泄精血,遗泄,女子带下阴痛 山药益肾气,止泄精,为末,酒服亦可

补骨脂 主骨髓伤,败冷精流,或同青盐末服 五味子肾虚,遗精,或熬膏常服 覆盆子安和五脏,补虚劳,肾精虚竭,益肾脏,缩小便 狗脊固精强骨,益男子,或同远志,茯神,当归丸服 韭子宜肾壮阳,止泄精,为末,酒服,止虚劳梦泄,或醋煮丸

湿热 半夏肾伏湿热,不能管摄精血,妄遗与下

虚不同,宜此,或用猪苓炒过同牡蛎丸服 苏子梦中失精,炒研末服 泽泻渗湿通淋,补阴不足 黄柏积热,心忪梦遗,入片脑丸服 牡蛎梦遗,便溏,为末,或入剂,或醋糊丸服 蛤蚧粉、烂蚬壳、田螺壳、真珠,并主遗精。

脱精 芡实益肾固精,或同茯苓秋石丸服 金樱子固精,熬膏,或入剂,或为糊丸服 益智仁治梦泄,或同乌药,山药丸服 山茱萸益精,安五脏,通九窍,止小便多,补肾气,添精髓,止老人尿多,固秘精气,取其味酸以收精 龙骨多寐,泄精,小便泄精,同远志丸服,亦同苏子末服 龙齿安魂定魄,涩精镇惊 桑螵蛸男子虚损,益精添精,或同龙骨末服 鹿茸男子腰肾虚,夜梦鬼交,精溢自泄,或末之酒服,方寸匕或煎酒服 鹿角水磨服,或入药,止脱精梦遗。丸服,主妇人梦鬼交,精白出 鳖甲治阴虚梦遗,或烧末酒服 白胶虚遗,酒服之 阿胶肾虚,失遗,酒服 狗头骨灰梦遗,酒服

附:宜 食

鸡脆胫 黄雄鸡 乌骨鸡 猪肾 猪心 獐肉 胡桃 樱桃

附:拙见治验

一书生梦遗精滑,世人多作肾虚不效。余将清心莲子饮,加知柏、龙骨、牡蛎、萆薢,或再加菟丝而愈。

一童子梦遗不止,余以二陈加减,除胃中湿痰,后以清心莲子饮,数服而愈。

一男子遗精白浊,口干作渴,大便中涩,午后热甚,用补中益气加芍药、玄参,加减六味丸而愈。

火病胁痛

夫左胁者,肝之部位也。窃见患痰火者,往往多左胁痛,此盖由性燥暴而多怒,怒伤肝,故作患也。丹溪云:左胁痛,肝火盛,有气实,有死血。右胁痛者,有痰流注,盖右胁者,乃肺之部位也。肝急气实,须用苍术、川芎、青皮、当归之类。痛甚者,肺火盛,以当归龙荟丸,姜汤下,是泻火之要药。死血用桃仁、红花、川芎,加之以辛凉之剂以治之。余治吾儒

病痰火者，多见此症，由作文写字，多以左胁伏桌，倦后尽力倚靠，暂不见伤，久则胁痛，乃胸前死血作梗也，于主方中加红花一钱，其效如神。再于熟药内，掺入童便、韭汁各少许，捣匀温服更效。右胁痛微者，即是痰流注，并食积，每用盐煎散、顺气丸，辛温之剂以治之也。又尝论左胁痛，胃脘疼，妇人多有之，盖以忧思忿怒之气，不得条达，故作痛也。治妇人诸疾，必以行气开郁为主，兼以破结散火，庶得机矣。语云：香附、缩砂，女人之至宝，山药、苡蓉，男子之佳珍，此之谓也。

左胁痛主方

当归 龙胆草 大梔子童便炒 黄连炒
黄芩各一两 大黄九蒸 芦荟各半两 木香
钱五分 黄柏二两 麝香五分

上为末，面糊为丸。一方性暴者，加柴胡、川芎、青黛，蜜丸。

附：诸方

一香散 治右胁痛神效。

小茴香一两，炒 枳壳五钱，面炒

为末，以盐酒调服二钱。

加味二陈汤 治咳嗽胁痛。

陈皮去白 半夏姜泡 茯苓去皮 南星牛
胆制者佳 香附去毛，童便炒 青皮去白 青黛
姜汁各等分

各等分煎服。

抑青丸 治右胁痛神效。

黄连半斤，为末，蒸饼糊为丸服。

大端痰火之症，多患左胁痛，痛甚至卧不可转侧者，乃肝经无叶，其叶已焦，多死不救。

附：拙见治验

一入右胁痛盛，余诊其脉，六部带滑，此痰流注作痛也。遂用

陈皮一钱 半夏制，七分 香附童便炒，五分
大腹皮洗，五分 苍术浸，五分 厚朴姜炒，五分
枳壳三分半 片子姜黄四分 神曲炒，五分

麦芽炒，五分 服数剂而愈。

惊悸怔忡健忘

惊者，心卒动而不宁也。悸者，心跳动而怕惊也。怔忡者，心中躁动不安，惕惕然如入将捕是也。多因富贵而戚戚，贫穷而不遂所愿，而成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尽心竭力，思忖不来，为事有始无终，言谈不知首尾，其三症病同而名异，其原皆由心血虚，盖心无血养，如鱼失水，惕然而跳跃也。时作时止者，以痰因火动，瘦人多是血虚，肥人多是痰饮，法宜先养心血，理其脾土，亦当幽闲安乐，制其忧虑，远其七情六淫则自安矣。《素问》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又云：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仲景云：食少饮多，水停不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又云：五饮停蓄，闭于中脘，最使人惊悸。又云：因有大事所惊而成者，名曰心惊胆寒。病在心胆经，其脉大动，其动也如豆，动摇无头尾是也。丹溪云：病自惊而得者，则神出其舍，舍得液则成痰也，血气入舍，则痰拒其神，不得归焉。

黄帝问曰：胃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若闻钟鼓而不为动，何也？岐伯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土畏木也。又曰：痰饮惊悸属脾上。凡火病吐血盗汗后，多见此症，故并附之。

惊悸怔忡主方 即补心汤。

当归一钱 白术八分，壁上炒 陈皮五分，去
白 白芍五分，炙 生地七分 远志五分，去骨
石菖蒲六分 麦冬七分，去心 酸枣仁五分，略炒
甘草三分半 黄柏三分，童便炒 知母五分，童便
炒 茯神五分，去木

虚极者，加人参三分。又一方加柏子仁、北五味，水煎服。

朱砂安神丸

朱砂三钱，水研末 黄连酒洗，六钱 甘草炙，
二钱五分 生地黄一钱五分 当归一钱

上为细末,蒸饼为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五十丸,临卧津液下。

附:名医治验

林学院历官海南地方,有一子甚聪敏,喜食海蛤,每食必设,至十八年,忽面色顿青,形体消瘦,夜多惊悸,皆谓癆瘵,百疗不瘳。遂召杜诊之,杜曰:非病。何以知之?盖虽病削面青,精神不减,问秀才平日好食甚物。曰:多食海南中味。杜曰:但多服生津液药,病当自愈。如是经两月,颜色渐红润,夜亦无惊。学七延杜问曰:愿闻此病所以。杜曰:《素问》云:盐发渴,乃胜血之证。今既去盐,用生津液之药,人且少壮,血液易生,而色渐红润,此病去乃安矣。众医以癆瘵,非其治也。

卫德新之妻,旅宿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坠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诸医作心病治之,皆无效。戴人见而断之曰:惊者,为阳从外入也。恐者,为阴从内出也。惊者,为自不知也。恐者,为自知也。足少阳胆经属肝木,胆者敢也。惊怕则伤胆矣。乃命侍女执其两手,按于高椅上坐,当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云:娘子当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妇人大惊。戴曰:我以木击几,何必惊乎?伺少停,击之惊少缓,又须臾,连击三五次,又杖击门,又遣人击背后之窗,徐徐惊定。卫叹曰:是何治法?戴人曰: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常见必无惊。是夜使人击其门窗,自昏暮达曙,熟卧不闻矣。惊者,神上越也。从下击几,使之下视,所以收神也。十二日后,虽闻雷亦不惊。

痰火点雪 卷二

明 金溪 龚居中应圆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火病结核

夫结核者，相火之所为，痰火之征兆也。凡人病此不知预治，鲜有不致危者，何也？盖以肾水先亏，相火随炽，熏迫津液，凝聚于皮肤之下，肌肉之上，似痲非痲，不红不肿，不甚痛苦，久而乃溃，人多怠忽，其为证也。初或寒热似疟，形容渐悴，久则肌肉渐消，咳嗽因而失血，潮汗遗滑等证，蜂集见焉。治之之法，亦必益水清金，滋阴抑阳，兼以开结理气之品，务使水升火降，津液流通，核消块散，庶无后患矣，倘因循失治，致于肌肉脱尽，形体羸羸，块腐核烂，势若坏都，可复御乎？慎之慎之。

圣谓结核之由，与疮疡痈毒之类大异，倘误治之，为害非细，何则？经曰：诸痛痒疮，皆属心火，以其心火迫血而成，此实证也。治法，未溃者，则宜凉血解毒，或以苦寒驱毒之药攻下。已溃者，则宜排脓内托，脓散毒解则愈。若夫结核，由治不然，盖始于真阴先竭，相火燔蒸熏迫，津液拂结凝聚，日积月累乃成，故久而不溃，此虚证也。初无痰火诸证，形体如故，而但见核者，惟在开结降火，消痰理气，核消结散则已，犹火迫卤而为醢，得水浸润复解之义。若初犹豫怠缓，致诸核遍溃，形体消瘦，则潮汗遗血，自是蜂起矣。此盖阴虚之极，相火益炎，所以孤阳愈急，而微阴亦自难遂，故气散血聚，以致诸核遍溃，或无完肤者有之，当此之际，治必本而标之，乃曰圆神。法以清金益水为君，益阳养阴为佐，开结降火为使，必使水升火降，津液流通，溃者敛而结者

散，庶亢害承制，五脏气平，是犹寒谷一枝，而嘘阳和之一例也。倘以苦寒峻攻，或以疮疡例治，是犹渴饮鸩，宁不促其毙乎！大抵痲痲痰核马刀，皆少阳胆气应逆，相火燔炙，治必开结疏利，令胆气通畅，结自解矣。

结核主方

治相火迫聚，津液凝结成核，或绕顶夹耳，或循胁肋，不红不肿，不作脓者，谓之痰核。此痰火之机，急宜消散，初无痰火之证，但见核者，宜此主之。

玄参忌钱，一钱五分，滋阴降火，为消核之要品
桔梗一钱，为舟楫之药 连翘带子，一钱五分，开结降火 射干去根，一钱，消痰散结 黄芩酒炒，一钱，清金降火 海藻 海带 昆布水洗，各一钱，并咸以软坚
蒲公英一钱，散颈项结核 白僵蚕炒，一钱，去风消核 紫背天葵干者，一钱，消痰散核之要药 夏枯草干者，一钱，消核散块 甘草一钱，泻火缓急 薄荷八分，清上消热 川贝一钱，消核，清痰解毒 天花粉一钱，消核，清热 牡蛎火煅，一钱，颈项核用茶引之，胁下核以厚朴引 壮体实者，加酒炒大黄一分。

上十七味，皆消核之专品，作一剂，水煎，食后入姜汁、竹沥同服。

若核在颈侧胁肋少阳之分，加柴胡八分。在头项太阳之分，加羌活五分。

又结核主方

治结核已溃，而有痰火诸证者，宜此主之。

玄参忌铁，一钱 桔梗一钱 沙参一钱 连翘带子，一钱 知母蜜炒，一钱 贝母八分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陈皮去白，一钱

甘草八分 海藻 海带 昆布各洗，一钱 白茯苓去皮，一钱 柴胡八分 黄芪蜜炒，一钱

上十六味作一剂，水煎食后服，仍看核结何分加引。

若气虚脉微缓者，加人参五分。他证悉如前痰火主方例增减。

附：诸捷方

痰瘤结核，大者如拳，小者如栗，用南星研末，醋调作饼贴之，或以艾炷于上，日灸三五壮，惟使温散，勿使过热，伤皮后不便灸也，良验。

消核散结，用大蒜同食茱萸捣涂。

枕后脑痹痰核，用浮石烧研，入轻粉，油调涂，或以百合同蓖麻仁研涂。

消痰核，用夏枯草煎膏贴之，数日立消。

治结核瘰癧癭瘤神方，用海带、海藻、昆布、海螵蛸、海石各一两，紫背天葵晒干二两，夏枯草晒干二两，连翘带子二两，贝母一两，桔梗一两，天花粉一两，皂角刺五钱，俱为细末，炼蜜为丸梧子大，每食后滚白汤下百丸。

肺痿肺病

夫痿之与病，固皆肺病，然溯所由，则有异矣。何也？痿则火郁气虚而肺燥，病则火迫血热而肺溃，二者较若苍素，治宁得无异乎？盖肺体清虚，本燥主乎气，金气清肃，则一呼一吸之间，脏腑经络，四体百骸，无往不之，而其动静之为，靡不藉以司用。今也火郁邪壅，致金体燥烈，肺气虚微，而敷运停息，亦自衰弱，不能充盈百脉，乃使筋骨痿痹，由是而痿病作焉。故经曰：肺伤善痿，然金体既伤叶亦焦枯，而其息亦不利，息既不利，则火邪无从而泄，郁遏蒸熏，致咯唾咳嗽，血渗妄行，必云门中府隐痛，咳而喉腥，脉数而虚，以此为验，乃曰肺痿。症与癆瘵仿佛，治当君以养气，佐以清金，而兼攻痰之法，则善矣。至子肺病，由则不然，或始于风寒袭肺，不即消散，致金气

壅遏，而复饮酒，若火添油，火迫血聚，灼而为痈。或素酗酒恣欲，致水亏火炽，金伤热迫，血聚结而为痈。种种之因，又当晰辨，证必咳而烦满，心胸甲错，口啖生豆不腥，脉数而实，以此为谛，故曰：肺痈。始则咳血，渍久则腐化为脓。《脉诀》云：疮浮洒灌穿，正此谓也。法当君以排脓凉血，佐以保肺清金。吴氏所谓肺痈，当凉其血，肺痿，当养其血，盖亦得其旨矣。

肺痿主方

治肺痿久咳，咯吐脓血，寒热自汗，脉来弦长紧实有力者。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清金益肺，降火滋阴，久咳肺痿 黄芩蜜炒，一钱，主肺痿咳嗽，脓血喉腥 麦门冬一钱，清肺，治咳唾脓血 天门冬去心，一钱，保肺气不被热扰，定喘促而令气清 沙参一钱，清热，治久肺痿 五味子二十粒，益水敛肺，清金火嗽必用之药 阿胶蛤粉炒，成珠，一钱，止肺痿唾血 桔梗一钱，清气，利咽喉为肺部引经药也 甘草五分，治肺痿脓血 防己一钱，治肺痿脓血 茯苓去皮，一钱，消痰 淡竹茹一团，清金止烦，消痰解热 王瓜子炒，一钱，清肺热，消脓血 栝楼仁炒，一钱，润化痰，止咳

上十四味作一剂，水煎服，临服入竹沥、童便。

又主方

治阴虚久咳，肺痿脓血，骨蒸盗汗，梦遗等证，脉来芤而虚大，或濡缓有力者，宜此主之。

人参高丽者，五分，消痰，治肺痿，久咳咯血 天门冬去心，一钱，治肺痿，咳涎不渴 款冬花八分，劳嗽痿 麦门冬去心，一钱，清肺止咳 五味子二十粒，清金益肾，敛肺 栝楼仁炒，一钱，治风痰 沙参一钱，清热，治痿 蛤蚧一钱，治劳嗽，肺痿脓血，传尸骨蒸 阿胶炒，一钱，补肺气，止咳嗽，消脓血 知母蜜炒，一钱 贝母消痰止咳，治肺痿，一钱 黄明胶炒，一钱，补肺气，止咳嗽，消脓血 黄芩蜜炒，一钱，肺痿咳嗽热

甘草五分，治肺痿，吐脓血

上十四味作一剂，水煎食后服。

肺癰主方

治肺癰咳嗽，脓血咽干，便淋，咳而烦满，心胸甲错，食生豆不腥者，宜此主之。

桔梗二钱，排脓养血，补内漏 苇茎即获梗，一钱，治肺癰，咳嗽烦满，脓血臭秽 薏苡仁二钱，治肺癰血 橘叶五片，治肺癰，吐脓血 柘黄一钱，治肺癰 夜合树皮一钱，治肺癰，吐浊水 蛤蚧炒，一钱，排脓血 甘草五分，痰癰，并宜冷 麦门冬二钱，清肺热，止咳嗽，去心 天门冬二钱，去皮、心，止咳，清肺热 紫菀并，一钱，止喘悸，疗咳，唾脓血 升麻五分，消热肿，解热毒，发散疮痍 贝母一钱，止咳嗽，治肺癰，清脓血 天花粉一钱，止渴生津，清肺咳

上十四味，皆治肺癰之专品，作一剂，水煎食后服。

若日久脓血吐多不愈者，属血虚，加熟地、当归、阿胶，久咳不愈，加五味子。

附：诸方

知母茯苓汤 治肺痿咳嗽，气喘不已，往来寒热，自汗。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茯苓去皮，一钱 五味子二十粒 人参五分 柴胡一钱 甘草五分 薄荷一钱 阿胶炒珠，一钱 桔梗一钱 黄芩蜜炒，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款冬花八分

原有白术、半夏、川芎，今摘之。

上十二味，姜引，水煎服。

人参养肺汤 治肺痿咳嗽，多痰有血，午后潮热声嘶。

人参五分 阿胶炒，一钱 贝母一钱 杏仁去皮，八分 桔梗一钱 茯苓去皮，一钱 桑白皮蜜炒，一钱 枳实土炒，八分 甘草五分 柴胡一钱 五味子二十粒

上十一味，作一剂，姜、枣引，水煎，食后服。

人参平肺散 治心火克肺，传为肺痿，咳嗽喘呕，痰涎壅盛，胸膈满，咽嗑不利。

人参五分 青皮一钱 茯苓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陈皮去白，一钱 地骨皮一钱 甘草五分 五味子二十粒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桑白皮蜜炒，一钱

上十味，姜引，水煎，食远服。

桔梗汤 治肺癰，咳嗽脓血，咽干多渴，大便难，小便赤涩。

桔梗一钱 贝母二钱 薏苡仁二钱 桑白皮蜜炒，一钱 当归一钱 枳壳上炒，一钱 瓜蒌仁炒，一钱 防己一钱 黄芪蜜炒，一钱 甘草五分 杏仁去皮、尖，八分 百合一钱

上十二味，姜引，水煎，食后服。

附：诸捷方

肺痿吐血咳嗽。用鸡苏末之，米饮服。

肺痿咯血。防己、葶苈末之，糯米汤服。

久嗽肺痿，寒热烦闷，多唾。甘草末，童便调服。

骨蒸肺痿不能食。芦根、麦门冬、地骨皮、茯苓、橘皮，姜煎服。

肺痿吐涎沫，头眩，小便数而不咳，肺中冷也。甘草、干姜煎服。

肺痿吐血。黄瓜子炒研服。

老少肺痿咳臭脓。竹沥日服三五次。

肺痿气急，寒热面赤。甘草末、童便调服。

肺痿气虚。人参末、鸡子清调服，能消痰益肺。

肺痿咳涎不渴。天门冬捣汁，入醑酒、紫菀末丸服。

肺痿咳血。瓜蒌仁、乌梅、杏仁末之，猪肺煮，蘸食之。

劳嗽肺痿。款冬花、百合末服之。

胸满振寒，咽干吐浊唾，久久吐脓血。桔梗、甘草末服，吐尽脓血愈。

肺痿咳嗽烦满，心中甲错。苇茎、杏仁、瓜瓣、薏苡煎服，吐脓血愈。

肺癰咳脓血。薏苡仁水煎，入酒醋煮服，当吐血出。

肺癰。用橘叶捣汁一盞服，吐出脓血愈。

肺癰。不问已成未成，以柘黄一两，百草霜二钱，糊丸，米饮服十丸，甚捷。

肺癰唾浊脓。夜合皮水煎服。

附：宜食诸物

羊肺久咳，肺痿，同杏仁、柿霜、豆粉、真酥、白蜜炙食。 羊脂髓肺痿骨蒸，同生地汁、生姜汁、白蜜炼服。

猪肺肺痿咳血，煮熟蘸葱末食。 鲫鱼肺痿咳血，同羊肉、菜菔煮食。 猪脰和枣浸酒服。 鹿血酒服。

火病寒热

夫寒热者，谓恶寒发热，或倏寒而倏热也。有外感内伤，火郁虚劳，疟疾疮疡，瘰癧诸证。若外感风寒者，以邪气在表，法当散之。半表者，和解之。火郁者，则发之。疟病寒热者，初则解之，久则截之。疮疡瘰癧寒热者，以外科法治之。惟虚劳内伤，时寒时热者，非阳虚则阴弱也。阳气虚，则阴往从之，以阴乘阳分，故恶寒也。阴气虚，则阳必乘之，以阳乘阴分，故发热也。此阴阳自相戕贼为病，亦非邪之所为，虽有寒热，无乃阴虚阳弱所发之标，惟治其本，则标自灭矣。若欲妄治，以温胜寒，则阴火有妨，以寒攻热，则脾胃愈弱，虚虚实实，咎将谁归？

凡内伤寒热，本属虚象，难可主方，惟考切于寒热之品赘之，以俟同志者采用焉。

和解之品

甘草炙，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凡虚而寒热者，倍之。知母蜜炒，肾劳憎寒，烦热便溲，胃弱者忌之。丹参虚劳寒热。黄芩蜜炒，寒热往来，及骨蒸劳热。秦艽 当归 白芍 川芎并主虚劳寒热。龟甲骨中寒热，肌体寒热欲死，作汤良。

补中清热之品

黄芪蜜炒，虚劳寒热。沙参 白术土炒，并主寒热，益气和。桔梗除寒热，利肺气。麦门冬去心 天门冬去心、皮 山药并治肺虚寒热。茯苓去皮 酸枣仁 微炒，研 山茱萸并治心虚寒热。

痰火潮热

夫潮热无时为外感，潮热有时为内伤。盖

内伤发热，是阳气自伤，不能升达，降下阴分而为内热，乃阳虚也，故其脉大而无力，属脾肺二经病。阴虚发热，是阴血自伤，不能制火，以致阳气升腾，乃阳旺也，故其脉数而无力，属心肾二经病。总之不过七情色欲，饮食所伤，而阴虚火动故也。治宜养血健脾，以治其本，降火清心，以治其标。若妄用银柴胡、胡黄连之类，以消其肌肉，而死者必矣。诚可哀哉！

愚谓痰火之热，作于子午，而不爽其期者。盖火病至于发热，则相火四起，天君失令，必有梦遗盗汗骨蒸等症。其心火一动，则移热于小肠，小肠乃丙火之腑，丙火旺在午，小肠系络于肾，肾虚则便浊，乃小肠火动，故宜午后作热也。至子而退者，盖丙火绝在子，心经之火，至此时而退，令患痰火者，多在二十以内，少年之士，血气虽亏，而日间饮食，尤易生津液，津液乃注于膀胱者也，膀胱号为水曹，壬水又旺在子，水旺则火自灭，而热宜至此时而退矣。明医于此，泻小肠之火，清心经之热，补肾之水，兼生膀胱津液，加以患者善于保养，即重病可痊。苟医家不谙生旺经络，妄投退热之剂，患者不爱性命，如前消耗真精，即以日间饮食所生津液，犹以杯水而救车薪之火也。热将日盛，病将日增，即再世岐黄，亦难救矣，是可哀也。

潮热主方

治阴虚症发于子午后，其脉浮细而数。

大当归取身润者，五分，酒洗，养血滋阴，补肾除热。

大川芎取重白者，五分，养新生血，疗劳损，调阴虚潮热。熟地黄取怀庆者，六分，治阴虚潮热，相火炽强。杭白芍纸包，煨过，七分，补劳退热，除烦安脾，调荣卫，生新血，泻肝火。鲜知母去毛，童便炒，七分，止嗽而骨蒸退，清金降火有功。厚黄柏去皮，童便炒，七分，泻肾火，又滋阴降火，清热有功。地骨皮去骨，水洗，七分，地为阴，骨为里，皮为表，清血分之火，退阴分之热，又治有汗骨蒸，又止渴。牡丹皮取香白者，去骨，七分，泻阴中火，疗无汗骨蒸，神心肾，治神志不足，疗痰而在肠胃不散。

上八味一剂，灯心为引，半空心服。

如内伤色欲，阴虚发热，便硬能食者，去

地皮、丹皮、加前胡、贝母、杏仁。

如房劳、思虑、伤肾、阴虚，口中有味，夜热昼轻，去地皮、丹皮，加黄芩、童便、龟板。

附：诸方

清阳降火汤 治男妇咳血，子午二潮，脉沉数。

山梔仁八分，童便炒 知母一钱，乳蒸 黄柏八分，盐水蒸 青皮去穢，八分 橘红五分 丹参九分 麦门冬去心，四分 沙参一钱，童便炒 茜根九分 姜一片 茅根一握

水煎，空心服。

滋阴降火汤 治男妇痰中带血，五心潮热，午后阴虚火动，脉浮而数。

知母乳蒸，一钱 黄柏童便蒸，九分 甘草三分 黄芩酒蒸，四分 麦门冬去心，四分 龙胆草童便蒸，四分 白马骨头用酥油二钱，炙至一钱 黑玄参四分 丹参一钱 姜一片 茅根一握

水煎对童便，空心服。

朱雀丹 治男妇腰背痛，午后发热，自汗，脉洪浮。

沙参童便浸，晒干 梔子仁童便蒸 知母乳蒸 天门冬去心 黄柏童便蒸 何首乌乳蒸，以上各一钱 甘草三分 姜一片

上水煎，空心服。

逍遥散 治妇人血虚烦热，月水不调，痰嗽潮热有汗俱宜。

当归酒洗 白芍酒洗 白术土炒 白茯苓以上各一钱 柴胡七分 甘草炙，五分

上六味，用煨姜一片，薄荷少许，同煎服。

若潮热兼咳者，加桑皮、知母、贝母、桔梗、麦门冬。

若潮热兼咳血者，加生地、炒梔子、牡丹皮。

若潮热兼呕吐者，加陈皮、半夏。

若潮热兼嘈杂，加姜炒黄连。

茯苓补心汤 治妇人虚劳，咳嗽无汗。

当归酒洗，七分 川芎七分 白芍火煨，七分 熟地黄忌铁，七分 陈皮去白，七分 白苓 枳

壳七分 桔梗七分 全胡七分 干葛七分 人参五分 半夏滚水泡过 紫苏七分 木香五分 甘草三分

上十五味，姜、枣煎服。

附：捷方

虚劳客热，枸杞根为末，白汤调服，有痼疾者勿服。

虚劳发热，柴胡、人参各三钱，姜、枣同水煎服。

阴虚发热，麦门冬、竹茹、灯心，时常煎服。

子午潮热，黄柏、知母、地骨皮、麦门冬、灯心、竹茹、木通、北五味，等分制过，煎服。

附：拙见治验

一人痰火作热，烦躁不安，此气随火升也。余用滋阴降火汤，加酸枣仁，炒山梔、黄连、竹茹、童便，同煎数服而愈。

痰火骨蒸

夫骨蒸者，病人自觉骨髓中蒸热，扪之皮肤肌肉则无热也。以其火伏于水，燔烁真阴，煎熬骨髓，是以有此酷证焉。然病固火之所为，而其治亦不可直折，惟滋阴抑阳，以水胜火，如四物、知、柏、玄参、地骨、丹皮之属，从治可也。若以苦寒正治，以伤其脾，则肌肉日消，黄泉之境路岂赊乎，哀哉！

圣谓火病骨蒸，真阴亏之极矣。以水伏火中，热侵骨髓，是根本伤而干及枝叶矣。何长茂而不槁乎？夫水之与火，相背而不相得者也。以水沃其火则灭，火烁其水则枯，然以火置水中反炽者，非龙雷之火乎？所谓龙雷者，谓其不可水伏，不可直折，如龙潜大海，火光竟起，得水益燔，雷震虚空，烟焰并炽，以阴愈显，法惟参、芪、知、柏、玄参等味之苦甘温从治，庶几可遏，以温能除大热之义也。若以芩、连之苦寒正治，则阴火愈炽而脾土益亏，所谓

谷神既去,何藉以生?噫!病至此而不遇良工,若牵牛已至屠肆,将白就死地,其得生者几希,人可不知哉。

骨蒸主方

治骨蒸劳热,虚羸瘦悴,自汗盗汗,咳嗽诸血等证,脉来浮而芤濡虚大,弱细无力者,宜此主之。

人参高丽者,一钱,补阳生阴 黄芪蜜炒,一钱,泻阴火,温能除大热之味 甘草炙,五分,主骨蒸劳热自汗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忘铁,主骨蒸盗汗 秦艽去芦,一钱,主传尸骨蒸 玄参忌铁,治传尸邪气,骨蒸 地骨皮一钱,治骨蒸烦热 酸枣仁盐炒,一钱,治骨蒸劳热 鳖甲醋炒,一钱,治瘦骨间劳热,实补气补阴 乌梅三个,治虚劳骨蒸 牡丹皮去骨,一钱

上十二味,前证之专品,证若参差,又复如证增损,不可拘泥,作一剂,水煎熟时,入童便一盅和服。

若自汗多者,入浮小麦一撮。

若素有传尸者,入青蒿煎同服。

若脉证不受补者,减参、芪,加归芍、生地、二冬,咳嗽加贝母、栝楼、北五味。

若骨蒸热甚而渴者,加火煨石膏一钱。

牡丹皮,手厥阴、足少阴经药,故治无汗之骨蒸。地骨皮,足少阴手少阳药,故治有汗之骨蒸。

附:诸方

经验五蒸饮 治骨蒸热神效。

茯苓洁白者,去皮,八分 葛根五分 竹叶五分,水洗 人参清河者佳,五分,童便浸过 生黄砂仁拌蒸,一钱 知母童便炒,八分 黄芩酒炒,一钱 石膏火煨,七分

用梗米二合,以水三盅,煎小麦二合,至二盅,去麦以麦汤药至一盅温服,随证加減于后,忌海藻、松菜、茺萸、米醋。

如实热,加黄芩、黄连、黄柏、大黄之类。

如虚热气虚,加乌梅、秦艽、柴胡。

如血虚,加青蒿、鳖甲、蛤蚧、小麦、牡丹皮。

如髓蒸,髓枯骨中热。加生地黄、当归、天门冬。

如骨蒸,齿黑,手足逆冷,痼食五脏,加鳖甲、地骨皮、生地黄、当归、牡丹皮。

如臂蒸,肢细肢腫,臍脏皆热。加石肾、黄柏。

如胞蒸,小便赤黄。加泽泻、茯苓、生地黄、沉香、滑石。

凡此诸证,皆热病后食肥甘油腻,房事饮酒,犯之而成,久蒸成痼,死期迫矣。

滋阴至宝汤 治妇人骨蒸潮热,或喘嗽盗汗,或泄泻腹痛,体疼,或烦渴肢瘦。

当归酒洗,八分 白术土炒,八分 白芍火煨,八分 白苓乳蒸,八分 陈皮八分 知母蜜水炒,八分 贝母去心,七分 香附童便炒,七分 地骨皮去骨,八分 薄荷五分 麦门冬去心,八分 柴胡酒炒,五分 甘草三分

煨姜三片同煎。

附:捷方

急劳发热,身体酸痛。用秦艽、柴胡各一两,甘草五钱,为末,每五钱,白汤下。

虚损骨蒸。用天灵盖如梳大,炙黄,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起死回生也。

骨蒸咳嗽,多睡劳乏,呕逆痰壅。以苦耽即灯笼草捣煮服之。

骨蒸烦热。及一切虚劳烦热。并用地仙散,地骨皮二两,防风一两,甘草半两,每用五钱,生姜五片,水煎服。

虚劳苦渴,骨节烦热,或寒热。用枸杞根白皮切五升,麦门冬一升,水二斗,小麦二升,熬至麦熟去渣,每服一升,口渴即饮。骨蒸发热,雄黄末一两,入童便一升研如乳,乃取黄理石一板方圆一尺者,炭火烧至三食顷,浓淋汁石上,置薄氈于上,患者脱衣坐之,衣被围住,勿令泄气,三五度瘥。

骨蒸劳病,外寒内热,附骨而蒸也。其根在五腑六脏之中,必因患后得之,饮食无味,或皮燥无光,蒸盛之时,四肢渐细,足趺肿起。石膏十斤,研如乳粉,每水服方寸匕,日再,以

身凉为度。

小儿骨蒸，体瘦心烦。天灵盖酥炙，黄连等分研末，每服半钱，米汤下。

附：拙见治验

一太学之子，年十六岁，患骨蒸劳热。召余诊视，六脉微数，乃阴虚火动也。余用滋阴降火汤，加地骨皮、柴胡，水煎童便同服数剂，热略退后，每剂加炒黑干姜三分全愈。

附：虚劳骨蒸宜食诸品

鳗鲡鱼治传尸疰气，劳损骨蒸，劳瘦宜以酒煮食之。鳖肉益气补不足，若骨蒸潮热，咳嗽，宜前胡、贝母等药丸服。慈乌补劳治极，止咳嗽，骨蒸，以五味子腌食之。啄木鸟治骨蒸，取虫研末，酒服之。乌鸦治痰病咳嗽，骨蒸劳疾，煨研，酒服之，又治五劳七伤，吐血咳嗽，酸枯楼根，煮酒日服。猪肚治骨蒸热，热时宜服。猪脊髓治骨蒸劳伤，或同猪胆、柴胡、童便煎服。猪肝急劳瘦悴，寒热，或同甘草丸服。猪肾治劳瘵，或同童便煮食。猪胆治骨蒸劳极。羊肉骨蒸久冷，同山药作粥食，传尸，同皂角酒煮食，当虫出。獭肝传尸伏连瘵劳瘵，虚汗咳嗽，发热，杀虫，阴干，末服之。人尿滋阴降火，男女劳症，服二次。骨蒸发热，以五升煎一升，入蜜二匙，每服一碗，日二服。人乳补五脏，治瘦悴虚损劳瘵，或同麝香、木香服，或同胞衣服。

火病失音

夫失声之证非一，有痰壅、邪郁、肺痿、毒风、寒热、狐惑，舌强不语，肾虚暗瘵，治法各从其类也。惟痰火声嘶，则与诸证大异，何也？以水涸火炎，熏燥肺窍，金为火烁而损，由是而声哑声嘶见焉。治法非苦寒降火，温燥消痰可复，惟益水清金则善矣。

愚谓言者，心之声，声者，肺之韵。肺体清虚，以气鼓之，迫之则鸣，犹钟磬之悬架，其内空虚，击之则鸣，内有污浊壅塞，击之则声哑而不明也。若自邪郁痰壅，肺痿狐惑等因，则其声哑哑，惟去其痰邪等病，即犹去钟磬之泥土污垢，击之自鸣，复何哑乎？若夫水亏火炎，

金伤声辟者，则犹钟磬击损，欲其如故，须复铸之，所以痰火声嘶，其得全愈者鲜矣。即施益水清金之法，尤恐不迫，若更以苦寒妄治，虚虚之祸，岂不旋踵而至哉！

利声诸品

桔梗除肺热，利咽喉。沙参补肺气，泻肺热，益肺肾。麦门冬清金益肾，利咽喉，复声音。知母滋水清金。木通清心，通窍，利声音。人参除肺热，利声音。石菖蒲通心窍，发声音。诃黎勒治久咳失音，又同木通服，尤验。人乳竹沥姜汁童便四味相合，顿温服，并治久咳失音。柿润喉声。槐花炒，嚼，去风热失音者。

附：诸方

清音散 治失音声哑。

诃子三钱，半生半熟 木通三钱，半生半泡熟
桔梗三钱，半生半熟 甘草三钱，半生半熟

用生地黄捣烂，人药服，熟药内加童便三五匙更效。

铁笛丸 治失音或不清。

当归一两，酒洗 生地黄一两，砂仁拌蒸 天门冬五钱，盐炒 黄柏一两，炙 麦门冬一两，去心，盐炒 知母五钱，去毛，蜜水炒 白茯苓去皮，一两 诃子五钱 阿胶五钱，面炒 乌梅十五个 牛乳一碗 梨汁一碗 人参三钱，清河者佳，用童便浸，去毒

共为末，炼蜜丸如黄豆大，每服八丸，诃子汤下或萝卜汤下。

附：名医治验

内侍曹都使，新造一宅，迁入半月，饮酒大醉，卧地失音，不能语。召孙至，诊之曰：因新宅故得此病耳，半月当愈。但服补心山药丸，治湿用细辛、川芎，月余全安。曹见上，问谁医。曰：孙兆郎中。乃召孙问曰：曹何病也？对曰：凡新宅壁土皆湿，地亦阴多，人乍来，阴气未散，心气素虚，醉后毛窍皆开，阴湿之气，入而乘心，故不能语。臣以山药丸使心气壮盛

后,以川芎、细辛去湿,所以能语也。

一人患火病声哑,医皆云不治之症。余诊右部脉洪而有力,自得咽未痛,询前所服,皆寒凉剂也。遂以天冬、麦冬、沙参、陈皮、贝母、玄参、天花粉、薄荷、桔梗、甘草、细辛少许、海粉、竹茹,数十剂而愈,声如故。间以蜜拌九晒陈槐花,令每睡时细嚼一片,随津液咽下甚妙。

火病咽痛

并附:口舌生疮

夫咽之所以咽物,喉之所以候气,虽居上焦阳分,然有太阴少阴之脉络焉。人之一身,水升火降,无壅无滞,则咽自利,而喉自润也。若夫土衰水涸,则相火蒸炎,致津液枯竭,由是而咽喉干燥疼痛等证作矣。火病至此,实真阴失守,孤阳无根,冲浮于上,而乃至此。痰火诸证,孰酷此耶?所谓龙雷之火,不可水伏,惟滋阴抑阳,使水升火降,津液复回而后可止。若以苦寒正治,则阴火愈炽,而脾土自败,犹渴饮鸩,立促其毙也。

圣谓咽喉诸症,有虚有实。若上焦风热,君火令人咽喉肿痛,或喉痹乳蛾,分属关隘,枪卒即能杀人,然皆失治所致。即至危际,外可施砭焮拔发,咬指吐痰嚏鼻等捷法,以治其标。内服翘、射、山豆根、牛蒡子根、鼠粘子等味,以拔其本,至绝地挽回者亦多。若夫痰火咽痛,则必诸症悉具,甚乃有此,何也?以脏败下及脉络,是根枯而槁及枝叶矣。可复荣乎?此盖阴火浮游,进退莫测,所以或痛或止,故非苦寒之可遏也。治亦不宜专攻,但以主剂中倍以益阴之品,少增畅利之味,庶几得法。若以苦寒直折,则阴火愈炎,立见倾危也,慎之慎之。

利咽良品

甘草蜜炙,缓火,去咽痛,若肺热同桔梗煎服。知母蜜炒,泻肺火利咽痛。玄参去无根之火,滋肾水,利咽痛。麦门冬去心,治虚热上攻咽痛。

以上五味,皆痰火咽痛两利之品,其山豆根、牛蒡子根、恶实子、射干,皆苦寒专攻之剂,并所不宜,或以贝母、百合、诃子、槐花煎之噙咽,或贝母、硼砂末之吹咽,治标可也。

附:诸方

甘梗汤 治喉痛,并声音不出。

桔梗二两,去头 甘草一两,略煨 荆芥五钱,去梗取穗 每服四钱,生姜三片引。

海上方 治喉生疮声哑。

白硼砂一钱 孩儿茶一钱 蒲黄六分 青黛一钱 牙硝六分 枯矾六分 片脑二厘 黄连五分 滑石一钱 黄柏五分 寒水石一钱

共为末,以苇筒吹末入喉,立效。

大温丸 治口舌生疮,服诸凉药不效者。

大附子童便煮一炷香 人参去芦,三分 桔梗一钱,去头 生地黄一钱 蛤粉五分 玄参七分 升麻四分

上七味,共为细末,炼蜜为丸,金箔为衣,薄荷汤下,神效。

附:捷方

喉痹,语音不出,用李实根皮一片,噙口,更李根皮水搽项一周候。

喉痛,用倒滴刺根净汁入些好酒,同研滴入喉中,痛立止。

又方 用猪牙皂为末,和霜梅噙之。

又方 用茜草根一两,作一服,能降血中之火。

中气咽闭,急用白僵蚕捣筛为末,生姜自然汁调,下喉立愈。僵蚕属火,而有土与木老得金气而僵,治喉,取其火中清化之气,以从治散结滞之痰。

喉痹,取蛭螬虫汁,点在喉中,下咽即开。

咽肿,用土牛膝捣自然汁,和醋服。《本草》云:土牛膝主血结及血块。

急喉痹,其声如鼾,痰在喉响,此为肺绝之候。急煎独参汤救之,服早者十全七八,次则十全四五,迟则十不全一也。

咽喉痛用诸药不效者,此非咽痛,乃是鼻

中生一条红线如发，悬一黑泡，大如纓珠，垂挂到咽门而止，口中饮食不入。须用牛膝直根而独条者，洗净入好醋三五滴，咽入则丝断珠破，其病立安。

喉风牙关紧闭，用焰硝一钱五分、硼砂五分、脑子二厘半、白僵蚕二厘，共为末，以竹管吹五分，入喉立愈。

附：名医治验

押班都知潘元从，喉闭急。召孙至，于夹袋中取药末吹喉中，少顷，潘吐出脓血，立愈。潘因赠金一百，愿求方，以济非常之急，孙以其授之，用猪牙皂、白矾、黄连等分，新瓦上焙干为末，用一钱，因曰：神方无价，安用以利易哉？遂不受所赠。文潞公一日喉肿，因三日愈甚，上召孙治之。孙曰：病得相公判笔一管治，用笔尖点药入喉，孙遂藏针于笔尖，随手便刺，相公昏仆，左右惊愕。孙曰：非我不能救相公之急。须臾吐出脓血升余，旬日平复，见上，喜曰：孙真良医也。由是观之，喉痹以恶血不散故也。凡治此疾暴者，必先发散，发散不愈，次取痰，取痰不愈，次去污血也。

杨立之知广州，一日喉痛溃烂，饮食不进，命吏召吉老诊之。曰：不必服药，但食生姜一片，方可救也。其子有难色，以喉痛安能复食辛辣？立之曰：吉老神医，但食不妨。遂取一片食之，觉香味异常，渐食加至半斤余，喉肿顿消，饮食如故。召吉老而谢之，问病所以。吉老曰：相公平日多食鹧鸪肉，此物喜食半夏苗，盖中其毒也。惟姜可解，故尔获效之捷。

火病泄泻

泄泻之证有五，脾、胃、大肠、小肠、大瘕是也。然溯其源，大概脾病湿渍所致，约其治，无乃健脾渗湿为先。若夫痰火病，此则属脾肾两虚，何也？盖肾衰不能摄，脾弱不能运，脾气虚，则阑门之气亦虚，是以不能泌别清浊，致水液渣滓，混入大肠。故或溏而或泄也。法当

君以实土，臣以益水，佐以清金，使以兜涩。所谓实土，土者，白术、白芍、山药是也。所谓益水者，故纸、五味是也。所谓清金者，五味、二冬、沙参是也。所谓兜涩者，诃子、肉蔻、莲肉、芡实是也。盖肾气实则自能摄，脾气实则自能运，金气清肃，自能施化矣。虽有外寒内热，饮食积滞，但宜解散消导，不可妄攻，盖攻邪则妨正，恐触滑滑之热，即未易遏。

愚谓泄泻一症，为亡阴脱液之肇端，痰火病此，犹败叶经霜，鲜不凋坠，何也？以阴虚故动火，而复以亡其阴，则清阳之气益陷，相火之焰益炎，下而窘迫，上而咽痛，诸证蜂起矣。当此之际，欲实土则妨肺，欲清金则碍脾，医者能不掣其肘乎？姑以敦土清金之品，末之为丸，徐徐缓服。此无伐天和之意，班固曰：有病不医得中工，正此谓耳。

泄泻主方

治痰火诸症悉具，倏而人便或溏或泄，此脾肾之气两虚，不能统摄运行，或由饮食内伤，风寒外袭，冲动其势，宜以此方主之。

山药微炒，一钱 人参高丽者，五分 黄芪蜜炒，一钱 白术土炒，一钱 白茯苓去皮，一钱 陈皮留白，八分 熟地黄一钱 白芍煨，一钱 甘草炙，五分 五味子二十粒 贝母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二味，生姜三片，大枣五枚，浓煎，趁热徐徐缓服，不宜骤下。

若果伤谷食，但加炒麦芽少许，以消导之，然麦芽亦能软便，不可过多。

若伤肉食，少加山楂。

若伤面食，少加神曲。

若因风寒直犯太阴，腹痛泄泻，本剂减地黄、麦门冬，加炒干姜一二分热服，外用炒盐帛裹熨之，更宜少饮汤水。

凡痰火之证，最宜便实，一见便溏，即当警省，用药亦须提防。如本剂有知母，味苦性寒，润下沉降，便软便溏者，宜去之。不得已而用者，亦须姜汁熟炒。当归味虽甘温，然亦润

下利便,用须减半。生熟地黄性寒滞泥,亦须姜汁蒸过。天门冬性味苦寒润利,便溏者亦须去之。其枳、连、芩、柏,并属苦寒,脾肾虚者,大所忌也。按:魏氏曰:凡泄泻宜用丸药,盖土恶湿而喜燥,即用汤剂,亦须浓煎少服,盖汤者荡也。脾虚者所忌,以服下即行,不能久驻胃中故尔。

附:诸方

泄泻丸 治火病,便溏或泻,或下迫窘痛,或脾泄肾泄,并可主之。

白术土炒,四两 橘红留白,二两 白芍煨,二两 白茯苓去皮,二两 莲肉去皮、心,二两 芡实取生肉,二两 腹痛后重,加木香二钱。久泻加肉蔻面裹煨熟去油五钱,诃子面煨取肉五钱。若每清晨溏泻一二次,名肾泻,加破故纸炒五钱。若食不消化,加麦芽炒取末五钱,无上诸症者不用。

上俱为细末,用淮山药六两,另末,以荷叶煮水为糊,丸如梧子大,每百丸或五七十丸,食远或清晨,清米汤、滚白汤俱可下。

二神丸 治清晨溏泻一二次,名肾泄,或久泄脉沉无力。

破故纸炒 肉豆蔻面煨,去油,各一两 末之,枣肉丸如梧子大,每二三十丸,临卧淡盐汤下,或空心米饮下。

当归厚朴汤 治肝经受寒,面色青惨,卧而泄利。

当归酒洗,二两 厚朴制过,二两 官桂一两 良姜三钱

上每三钱,水煎,食前服。

家莲散 治泄泻经久不止。

莲肉水泡,去皮、心,微火焙干,四两 川厚朴去皮,姜汁浸炒,二两 干姜炒黑色,二两

上三味为末,每服米饮调下二三匙,日三服。

养元散 治久泄饮食少进。

糯米一升,水浸一宿,滤干,慢火炒令极熟,为细末,入淮山药、芡实肉、莲肉各三两,

胡椒末一钱,和匀,每日清晨用半盏,再入砂糖二匙,滚汤调服。

诃子散 治久泄腹痛。

诃子一两,半生,半面裹煨 木香五钱 甘草二钱 黄连二钱

上四味为末,每服二钱,以白术、白芍汤调下,如泄止痛不已,加厚朴一两,泄其邪气也。

海上奇方 治脾泄,即经年者无不愈。

用半大脚鱼数枚,煮半熟,择出净肉,炭火上焙干为末,如脚鱼肉末二升,用粘糯米粉各半,共约一升,合匀,用不油白术一两,肉豆蔻面裹煨熟一两,为末,与米粉三升,二味各用三两,同为末,醋糊为丸,每空心米汤下七十九,神效。

附:捷方

五更溏泄 用五味子二两,吴茱萸五钱,二味炒香为末,每陈米汤下三钱。

水泄 用神曲炒香六两,茴香五钱,生姜三两为末,米糊丸,每服五七十丸。

痰积泄泻 用海石、青黛、黄芩姜汁炒,神曲干炒为丸,每服三五十丸。

暴水泄不止 用肉豆蔻三个,面裹煨熟,为细末,只作一股,食前陈米汤下。

脾胃中风温滑泻 用川芎、神曲、炒白术、附子泡各等分。

上为末,曲糊丸,米汤下。

附:名医治验

一人之水谷不化,腹作雷鸣,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诸医以并圣散子豆蔻丸,虽止一二日,药力尽复作,戴至而笑曰:经云:春伤于风,夏必飧泄,有水谷直过而不化。又云:水谷不化,热气在下,久风入中,中者,脾胃也。风属甲乙,脾属戊己,甲乙虽克戊,肠中有风,故鸣。经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诊两手脉皆浮数,为病在表也。可汗,直断曰:风随汗出,以火二盆,暗置床下,不令

病人见，治之入室，更服麻黄涌剂，乃闭其户，从外锁之，汗出如洗，待一时开户减火，须臾而汗止，泄亦止，风非汗不出，故宜汗之而愈，若脾虚泄泻，又不可以此类而论也。

传尸鬼症

夫病曰尸症者，以其身为虫所蛀，虫蛀其尸，有蠹贼蚀物之害，是故名焉。然症与癆瘵仿佛，惟递相传染，累世不绝，有伏连殍等名，总曰传尸病也。溯所自来，盖有一种鬼症尸气，伏于人身，使人精气血液日耗，渐致阳盛阴亏，煎熬熏烁，血液结抟，渐而变为怪异之虫，日蚀月蛀，脏腑消溃，蚀尽气绝则死，乾坤生意，已消磨尽矣。谓初世之虫，形若人发马尾，再世则小者若蛔，大者若蛇，至于九世，则类人类鬼，其状不一，令人可惊，始于熏陶渐染，旋踵至极，一死即一病，甚至天门绝户者有之。自古惟葛氏之法最奇，但以世久湮其证论，独存数方而已，观所立诸方，皆主参芪者，盖有真知实见，以正胜邪，犹良农治畦，滋之以粪，五谷浓盛，则稊稗自灭矣。今观者，不知作者之意，遂弃而勿用。何也？彼以参、芪为峻补，以蒿甲为峻攻，殊无定见，三思反感，或以归、地补阴，或以芩、连降火，阴藉阳生之法，昧而不求，懵然无悟，若此之剂，阴何以生？虫何以杀？徒溃其肠腹而已，更何益耶？由此之际，医与病家，鲜不袖观鼠首，束手傍徨，以俟天年者，良可悼哉！愚谓是症之法，但与癆瘵少异，必君以杀虫，臣以养正，佐以益水清金，使以滋阴抑阳，则善矣。越于是法，岂其然乎？凡素有病此之家，则人人自当惊惕，毋酗酒，毋恣欲，毋偏七情，谨禁六淫，保护元气，所谓本固则邦宁，邪何以入？其所以染者，皆不知持满，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以欲丧其真，邪乘虚入，而后乃然。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此谓耳，要之病既著体，则当以死为念，兢兢业业，绝诸欲，薄厚味，诸法亦当早施，庶不貽祸。倘不守其戒，不珍其命，迨

至传递诸脏，则真败邪胜，即葛君之神，复何济耶？

传尸症病主方

治传尸骨蒸，伏连殍，一切癆瘵症病。

人参取高丽上者，五分 黄芪蜜炙，一钱，并主传尸骨蒸，劳热自汗 玄参忌铁，一钱，主传尸邪气，常作香烧亦好 苦耽即灯龙草，生，二钱，主传尸伏连鬼气 鬼臼二钱，主尸杜殍传尸癆瘵 知母忌铁，蜜炒，一钱，主传尸骨蒸 秦艽去芦，一钱，主骨蒸，潮热，虚劳寒热 胡黄连五分，主骨蒸潮热，五心烦热，妇人胎蒸，小儿童劳潮热 乌梅取肉，五个，治虚劳骨蒸 地骨皮一钱，主骨蒸烦热，防风，甘草煎服 酸枣仁微炒，一钱，主骨蒸劳热，心惊自汗，多眠不眠 甘草五分，补五劳七伤，一切虚损，通九窍，益精养血，生用泻火热，熟用散表寒

青蒿熬膏入药用，主骨蒸鬼气，或煎膏入猪胆，甘草末丸服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保肺气，去寒热，养肌肤，和肺气，定喘促 麦门冬去心，一钱，主五劳七伤，安魂定魄，止咳定喘，去肺中伏火，补心气不足，诸血安行，虚劳多热，口干燥渴 百部去苗，一钱，主传尸骨蒸，劳热上气，止咳 紫菀茸，一钱，主咳嗽肺血，喘悸，五劳体虚，劳气尸症，虚热，百邪鬼魅 桔梗去芦，一钱，清肺，利咽喉 浮小麦一握，主传尸骨蒸，及劳热自汗 蛤蚧炙，一钱，治肺劳，传尸，咳嗽咯血 鳖甲酥炙，一钱，治冷痛，劳嗽，除骨节间劳热，结实，补阴补气

上二十一味，皆上证之要品，作一剂，水煎，空心服，而其加減之法，亦从前之火病治例。

附：诸方

天灵盖 追取劳虫，天灵二指大，以檀香煎汤洗过，酥炙，一气咒七遍云：雷公神、电母圣、逢转尸、便须足、急急如律令，尖槟榔五枚，阿魏二分，麝香三分，辰砂一分，安息香三分，甘遂三分为末，每服三钱，用童便四升，入银石器内，用葱白、薤白各二七茎，青蒿二握，桃枝、甘草各二茎，五寸长者，柳枝、桑枝、酸榴枝各二茎，七寸长，同煎至二升，分作二次，五更初调服前药，一服虫不下，约人行十里，又进一服，天明再进，取下虫物，名状不一，急钳入油铛煎之，其虫嘴青赤黄色可治，黑白难

治。然亦可断传染之患,凡修合先须斋戒于远房净室,勿令病人闻药气,及鸡犬猫畜孝子妇人,一切触秽之物见之。虫下后,以白粥补之,数日之后,梦人哭泣相别,是其验也。

又方 治虚损骨蒸,天灵盖如梳大炙黄,以水五升,煮取二两,分三服,起死神方也。

张文仲备急方,用人脑骨炙三两,麝香十两,为末,捣干杵丸梧子大,每七丸米汤下,日再服,若骨前有青沫出者,以针刺看血色,未黑者,七日瘥。

又方 治小儿骨蒸,体瘦心烦,天灵盖酥炙,黄连,等分研末,每服半钱,米饮下,日二服。

神授丸 治传尸劳症,最杀瘵虫。用真川椒红色者,去子及合口者,以黄草裹三重隔之,炒出汗,取放地上,以砂盆盖定,以火灰密遮四旁,约一时许,为细末,去壳,以老酒浸白糕,和丸梧子大,每四十丸,食前盐汤下,服至一斤,其疾自愈。背有一人病此,遇异人授是方,服至二斤,吐出一虫如蛇而安,遂名神授丸。

明目丹 治劳追虫,用兔屎四十九粒,硃砂如兔屎大四十九粒,为末,生蜜丸如梧子大,月望前水浸甘草一夜,五更捣取送下,即钳入油锅中煎杀,三日不下,再服。

又方 水獭足为末,酒服杀瘵虫。

又方 治瘵杀虫,用猫肝一具,生晒研末,每朔望五更调服之。

又方 虎牙研末服,杀瘵虫。

附:本病宜食诸物

鰾鱼清水煮,可常食之,主传尸疰气,劳损骨蒸,劳瘦,或酒煮食。鳖肉煮食,益气补不足,去血热,骨蒸潮热咳嗽,同前胡、贝母等药煮食,或丸服。啄木鸟取虫,炒研,酒服或煮食。慈乌补劳治瘦,止咳嗽骨蒸,以五味腌食之。乌鸦主劳瘦咳嗽,骨蒸劳瘵,煨研,酒服之。五劳七伤,吐血咳嗽,酸瓜萎根,日煮食之。纳鳖主传尸劳瘵。鹰矢白焙,研末,水服,杀瘵虫。猪脊随主骨蒸劳伤,同猪胆、童便、柴胡等药,煎服。猪肝治急劳瘦瘵,寒热,同甘草丸服。猪肾主传尸瘵,童便煮,酒食。猪胆主

骨蒸瘵极。羊肉骨蒸,久冷,同山药作粥食,骨蒸传尸,同皂角酒煮食,当吐出虫。猪肚骨蒸劳热,四时宜食。白羊头蹄五劳七伤,同胡椒、干姜、毕拔煮食。猫肝杀瘵虫,生晒,研,每朔望日五更酒服。猪肺主传尸伏连瘵,劳瘵虚汗,咳嗽发热,杀虫,阴十为末,水服,日三次。鹿茸温肺脐主虚劳。熊脂酒服,杀瘵虫,又补虚损。象牙主骨蒸。獭肉狸骨虎牙鼠肉并杀瘵虫。蛇吞鳬主瘵嗽,吐臭痰,煨,研末,酒服。

附:人部宜用物

童便滋阴降火,男女瘵症,日服二次,骨蒸发热,以五升煮一升,入蜜三匙,每服一碗,日三服。人中白主传尸热劳,肺痿,消痰火,消瘀血。秋石主虚劳冷痰,有制法人乳补五脏,治劳瘵,虚损瘵,同麝香服或同胞衣末服。

人牙烧用,治劳伤。天灵盖主传尸尸疰,鬼疰伏连,肺瘵骨蒸,盗汗退邪气,追瘵虫,炙黄,水煎,或同麝香丸服,小儿骨蒸加黄连末服,追虫有天灵盖散。人胞男女一切虚损劳极,洗煮入茯神丸服,河车大造丸。人中黄土骨蒸劳极,各伏连传尸,同小便各一升,入新粟米饭五升而拌饼,密封七日,每日服一合,午再服并去恶气。

痰火诸方补遗

痰火实症主方

治劳伤心肾,精血亏损,形体羸瘦,阴虚火旺,咳嗽潮热,失血等证,脉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受补者也,宜此主之。

当归身,酒洗,一钱五分。生地黄忌铁,一钱五分。姜汁蒸。白芍药煨,一钱。玄参忌铁,一钱。知母去毛,忌铁,蜜炒,一钱。黄柏忌铁,蜜炒,褐色,一钱。白茯苓去皮,一钱。沙参一钱五分。北五味二十粒。黄芪蜜炒绵软者,一钱。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五分。甘草炙八分。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二味,皆考《本草》,于前证所必用者,但如症而增减之,自可捷其验也。

若潮热甚者,加柴胡一钱,地骨皮一钱。若肺火盛而咽燥口腥者,加蜜炒枯芩一钱,天花粉一钱。若肺热咳甚痰多者,加炒栝楼仁一钱,贝母八分。若肺燥咳血,加炒阿胶珠一钱,

牡丹皮八分，藕节三个，童便一杯，生姜汁五匙，对服。若吐血加郁金三分藕节、棕灰，减黄芪。若肺火郁甚而嗽血者，倍片芩、生地，加桔梗、丹参、阿胶、藕汁、童便对服，亦减黄芪。若自汗甚，倍黄芪，加麻黄根五分，或加牡蛎粉。若盗汗，倍归、地，加酸枣仁、茯神、牡蛎。若衄血，加紫参、磨犀角、片芩、炒黑梔子，倍生地、黄。若梦遗，加山药、山茱萸、茯神、莲须，或加牡蛎。若食少便溏，加山药、土炒白术，减知母。若咳而声嘶，此火郁肺损，加诃子，倍天门冬，倍麦冬。若咳唾脓血喘嗽者，加紫菀茸。肺热燥咳上气喘急，加百部。

痰火虚症主方

治虚劳瘦损，潮汗遗嗽，失血诸证全具，脉浮而芤濡虚大，缓迟无力，或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虚而不足，可补者，当此主之。

人参取上品高丽者，五分 黄芪外白内黄绵软者，蜜炒，一钱 大甘草炙，五分 生地黄淡酒蒸，忌铁，一钱 熟地黄姜汁蒸，一钱 当归身，淡酒洗，一钱 白芍药煨，一钱 玄参忌铁，木槌槌碎，一钱 北五味十五粒 沙参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二味，皆详考《本草纲目》，及素所经验，于内伤火病最切者，一味不可遗之。若外有遗证，必如前症之增减，乃可中隙，况前之增减之法，未必一一括尽病情，更当于后之药性中互参之，则无不中其肯綮矣。

按：古制治癆诸方，鲜有不用参、芪者，盖亦得其病情之旨，第今者惑于王氏之论，一目而畏之如蛇蝎，遂为废典矣，愚谓古人之立方也，必神于监制，素所经验者，乃以示人。今之术庸识浅辈，不能神其神，而反妄议雌黄，致病家亦以其言横之胸中，至死而不悟也。迨以剂中诸品，考之《本草》，则无一不中病情者，但于中间有一二味，性稍不纯，有妨阴火者，姑摘之。如乐氏建中汤之细辛，黄芪鳖甲散、黄芪扶羸汤、人参黄芪散、蛤蚧散等剂之半夏，华盖散之白矾，太平丸之麝香等味，性稍

峻燥，彼则得而妄议之，予故摘之。详考《本草》云：细辛固有益肝之能，然以气味辛香，恐炽阴火，半夏固能调和脾胃之气，亦以辛温气燥，恐不利肺。白矾固可劫痰，而气寒，味且酸涩不平，又属金石之品。麝香固能通窍，然以气窜恐走真气有妨。余固不敏，不能为先哲之忠臣，惟持一得之见，而删订之意，后者或可沾泽于万一耳。谨将诸方附后，以俟后之君子而采择焉。

乐氏建中汤

治脏腑虚损，身体瘦悴，潮热自汗，将成癆瘵。此药大能退热补虚，生血养血。

人参五分 黄芪蜜炒，一钱 当归身，一钱五分 白芍药一钱五分 白茯苓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陈皮去白，八分 前胡八分

上九味作一剂，水煎，姜、枣引，食远温服。

按：上方九品，殊切病情，方意以人参治五劳七伤，虚损瘦弱。以黄芪补虚劳自汗，卫固腠理。以当归治虚劳寒热，逐旧生新。以白芍补肾气，退劳热，制肝建脾。以茯苓治劳伤渗湿，治痰之本。以麦门冬润燥清金，滋阴降火。以陈皮行参、芪之滞，以益脾。前胡清肺热，化痰热，推陈致新。甘草补五劳七伤，益精养气，养阴补胃，更治咽痛，是方之用九品，品品精专。犹孙吴之用兵，不过能将十万尔，原有细辛，予摘之。

黄芪鳖甲散

治虚劳客热，肌肉消瘦，四肢烦热，心悸盗汗，食少而渴，咳嗽有血。

黄芪蜜炒，一钱 鳖甲醋炒，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桑白皮蜜炒，八分 人参五分 生地黄淡酒蒸，一钱五分 白芍药煨，一钱 知母蜜炒 桔梗一钱 秦艽一钱 白茯苓一钱 紫菀取茸，一钱 柴胡一钱 地骨皮一钱 甘草三分

上十五味，姜三片，水煎服。

按：上方十五味，亦皆精专之品，方意以黄芪治五劳羸瘦，寒热自汗，补气实表。以鳖甲治劳瘦，除骨节间劳热结实，补阴补气。以地骨皮治骨蒸烦热。以秦艽、桔梗、人参，并主传尸骨蒸，劳热自汗。桑白皮去肺中水气，及火热嗽血。以天冬除肺气，清肺热，除咳痰。以紫菀止咳嗽血，消痰益肺。以生地黄治咳嗽吐血。以知母泻肺火，滋肾水，除命门相火。以柴胡治劳热，消痰止咳。以甘草泻火养阴补脾。以茯苓补五劳七伤，肺痿痰壅等症。以白芍利肝益脾，是方也。备一十五味，药品固繁，而用之亦精。犹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战有不胜者乎？原有半夏、肉桂，余摘之。

秦艽扶羸汤

治肺痿骨蒸，已成劳咳，或寒或热，声不出，体虚自汗，四肢倦怠。

秦艽一钱 鳖甲醋炒，一钱 人参五分 当归身，一钱 柴胡一钱 紫菀茸，八分 甘草炙，八分 地骨皮一钱

上八味作一剂，用生姜五片，梅、枣各一枚，水煎，食后服。

按：方意以秦艽治虚劳发热，传尸骨蒸，日晡潮热。以鳖甲治劳瘦骨蒸，补阴补气。以人参去心肺脾胃间火邪，补五劳七伤，虚损痰弱。以当归治虚劳寒热，一切血虚。以紫菀疗咳血唾脓，尸疰虚劳，百邪鬼疰。以甘草泻火益脾。以地骨皮退骨蒸烦热。以柴胡治劳热，骨节烦痛羸瘦，补五劳七伤。观是方八味，括上症无遗矣。

劫劳散

治心肾俱虚，劳嗽时复三四声，潮热过即有盗汗，四肢倦怠，肌体羸瘦，恍惚异梦，喉中有血，名肺痿。

白芍煨，一钱 黄芪蜜炙，一钱 人参五分 当归身，一钱 白茯苓去皮，一钱 熟地黄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半夏曲八分 阿胶炒成珠，一钱 甘草炙，八分

上十味作一剂，姜、枣引，水煎服。

按：方曰劫劳者，以其药力专而效之捷也。方意以白芍补劳退热，除烦益气，制肝而益脾胃。以黄芪补虚劳自汗，益肺气而泻肺火。以人参泻心肺脾胃中火邪，止咳唾吐衄诸血，所谓血脱而益其气也。以白茯苓利窍除湿，治痰之本也。以熟地黄填骨髓，长肌肉，补五劳七伤，虚羸不足也。以当归补一切血虚，一切血病，去旧生新也。以五味子治劳伤不足，暖水脏，壮筋骨，喘嗽燥咳，壮水以镇阳光也。以阿胶补虚损，止诸血，补益肺脏。以甘草泻火补脾，以半夏曲燥湿，冷痰之标也。药固十味，皆精专之品，奚啻孙吴之十万耶？

黄芪益损汤

治男妇、童子、室女、诸虚百损，五劳七伤，骨蒸潮热，腰腹俱急，百节酸痛，夜多盗汗，心常惊悸，烦躁唇焦，嗜卧少力，肌肤瘦瘠，咳嗽多痰，咯唾血丝，往来寒热，颊赤神昏，不思饮食，服药热者则燥，冲满上焦，凉者则胸满而腹痛，及治火病，营卫不调，妇人产后血气不复，并宜服之。

黄芪蜜炒，一钱 当归身，一钱 人参五分 石斛去梗，一钱 白术土炒，八分 白茯苓一钱 白芍煨，一钱 山药一钱 甘草炙，八分 牡丹皮八分 麦门冬去心，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上十三味作一剂，姜、枣引，水煎服。

按：方曰：益损者以诸药益人之损多矣。方意以黄芪补虚益损，养气生精，健脾而润肺也。以人参补劳伤虚损，益气而生阴也。以石斛治五脏虚癆羸瘦，长肌肉，壮筋骨，消痰，涩丈夫元阳也。以白术生津止渴，益胃而补肝也。以当归补血，去旧生新也。以茯苓散恶逐瘀，平肝以助脾也。以山药治吐衄诸血，为血分之气药也。以熟地黄补血填精，益肾而补真阴也。以山药补肝而益肾也。以牡丹皮为和血、生血、凉血、之品也。以麦门冬止虚劳客热，心烦燥渴，滋化源之要药也。以五味子滋

水清金而治诸血也。以甘草泻火热而补脾气也。是方治症固多，而其药品亦多且锐，是亦攻守并备者也。原有肉桂、半夏，余亦去之。

柴前梅连散

治骨蒸癆瘵不痊，三服除根，其效如神。又治五劳七伤，虚弱羸瘦发热者，宜服之。

柴胡去芦，二钱 前胡去芦，二钱 乌梅去核，五枚 胡黄连二钱

上作一剂，用猪胆一个，脊髓一条，韭白一钱，童便二盏，煎服。

按：《本草》云：柴胡治癆之羸瘦，补五劳七伤，益气力，消痰止嗽，润心肺大肠，退潮热肌热之捷品也。前胡清肺热，化痰热，推陈致新之药也。乌梅止虚劳骨蒸也。胡黄连治传尸骨蒸，劳热自汗也。劫劳退热，宁过此乎。

蛤 蚧 散

治虚劳咳嗽咯血，潮热盗汗，不思饮食。

蛤蚧一对，洗净，酥炙 人参五钱 百部去苗，五钱 紫菀取茸，五钱 贝母五钱 款冬花三钱 阿胶蛤粉炒，五钱 鳖甲醋炙，五钱 柴胡五钱 甘草炙，一钱 杏仁去皮、尖，三钱 黄芪蜜炒，五钱

上十二味，为粗末，每五钱，水煎服。

按：方意以蛤蚧治虚劳传尸，咳嗽咯血。以黄芪泻阴火而退潮热，治虚劳自汗，补肺虚而泻肺火也。以人参治虚劳痰弱，吐衄咯唾诸血，益阳而生阴也。以款冬花为温肺治嗽之要也。以紫菀止上气咳嗽脓血，消痰而益肺也。以贝母治喘嗽上逆，烦热消渴，止汗而安五脏也。

和肺引子

治诸血后咳嗽多痰。

阿胶炒珠，一钱 人参五分 麦门冬去心，一钱 山药一钱 贝母八分 白茯苓一钱 百合一钱 杏仁去皮、尖，八分 甘草炙，八分

上九味作一剂，入黄蜡一块，水煎，食后服。

按：方意谓咯血后，肺气已伤，用阿胶敛窍以益肺。去血过多，用人参补阳以生阴。脾不统血，故用山药益脾以补肾。嗽而多痰，故用贝母清肺以消痰。茯苓者，所以渗湿，治痰之本，杏仁者，所以润燥散肺之邪，而甘草者，所以泻火益脾以和中也。

保和汤 治虚劳久嗽，肺燥成痿。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贝母八分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甘草炙，五分 麦门冬去心，一钱 款冬花八分 薏苡仁一钱 百合一钱 阿胶珠一钱 当归身一钱 紫苏叶八分 薄荷叶一钱 紫菀茸一钱 桔梗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生地黄姜汁炒，一钱

上十六味作一剂，姜引，水煎服。原有兜苓，今摘之。

保真汤 治诸虚百损，五劳七伤，骨蒸潮热，咳嗽诸汗，诸血等症。

当归身一钱 人参五分 生地黄一钱 熟地黄一钱 黄芪蜜炒，一钱 白术土炒，八分 白茯苓一钱 甘草炙，八分 陈皮去白，五分 白芍药一钱 天门冬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黄柏蜜炒，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柴胡去芦，一钱 地骨皮一钱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上十七味作一剂，姜五片，枣一枚，水煎食后服。

太平丸 治虚火嗽，肺痿肺癰，并宜服之。

天门冬去心、皮，一两 麦门冬去心，一两 知母去毛，蜜炒，一两 贝母一两 款冬花五钱 杏仁去皮、尖，五钱 京墨五钱 桔梗一两 薄荷一两

上十味，俱为细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细嚼一丸，薄荷汤下。

人参黄芪散 治虚劳客热，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口燥咽干，颊赤心惊，日晡潮热，夜多盗汗，胸胁不利，咳嗽脓血稠粘。

人参五分 秦艽一钱 白芍一钱 白茯苓一钱 黄芪蜜炒，一钱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桔梗一钱 桑白皮蜜炒，八分 紫菀取茸，一钱 柴胡一钱 鳖甲醋炙，一钱 生地黄姜汁蒸，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上十二味，姜引，水煎服。

天门冬丸 治虚劳，吐血咯血，咳嗽喘急，大宁肺气。

天门冬去心、皮，一两 杏仁去皮、尖，五钱
贝母一两 茯苓一两 阿胶珠一两

上五味，俱为细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日三丸，噉化。

润华膏 治一切劳嗽，肺痿喘急，并皆治之。

人参五钱 麦门冬去心，一两 阿胶珠一两
款冬花五钱 紫苏五钱 五味子一两 杏仁
去皮、尖，五钱 百药煎五钱 贝母一两 粟壳去
筋膜，五钱 乌梅肉一两 桔梗一两

上十二味，为细末，蜜丸弹大。临卧噉化。

青蒿丸 治骨蒸烦热鬼气。

用青蒿一握，猪胆一枚，杏仁十四个，去皮尖炒，以童便一大盏，煎五分，空心温服。

青蒿煎 治虚劳盗汗，烦躁口干，用青蒿取汁熬膏，入人参末、麦冬末各一两，熬至可丸，如梧子大，每食后米饮下二十丸。

又方 治骨蒸烦热鬼症，用青蒿五寸，八九月带子者，最好细嫩者，和纳大釜中，以猛火煎三大斗，去渣，溉釜令净，再以微火煎至二大斗，入猪胆一枚，同煎一大斗，去火待冷，以瓷器盛之，每欲服时，取甘草二三两，炙熟为末，以煎和捣，干杵为丸，空腹粥饮下二十丸，渐增三十丸止。

又方 治虚劳寒热，肢体倦痛，不拘男妇，八九月青蒿成实时，采数枝，童便浸三日，晒干为末，每二钱，乌梅一个，煎汤服。

又方 治男妇劳瘦，青蒿细锉三升，童便五升，同煎一升半，去渣，入瓷器中煎成膏，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及时温酒下二十丸。

又方 治妇人骨蒸，烦热寝汗，口干引饮气喘，天门冬十两，麦门冬八两，并去心为末，以生地黄三斤，取汁熬膏，和丸梧子大，每五十丸，以道遥散汤煎下。

又方 治传尸癆瘵，王瓜焙为末，每滚白汤服一钱。

一方 治虚劳内热，下焦虚热，骨节烦疼，肌肉急，小便不利，大便数，少气吸吸，口燥热淋，用大麻子五合，研，水二升，分服四五剂瘥。

一方 治虚劳不足，糯米入猪肚内蒸熟，捣做丸子，日服。

河车丸 治妇人癆瘵，劳嗽，虚损，骨蒸等症。

用紫河车，幼生男子者一具，以长流水洗净熟煮，劈细焙干研，山药二两，人参一两，白茯苓半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麝香养七日，每服三十五丸，温服盐汤下。

集验方 治五癆七伤，吐血虚瘦。

用初生胞衣，长流水洗去恶血，待汁出乃止，以酒煮捣如泥，入白茯苓和丸梧子大，每米汤下百丸，忌铁器。

痰火点雪 卷三

明 金溪 龚居中应圆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六味丸方论

六味丸，古人制以统治痰火诸证，又谓已病未病，并宜服之，此盖深得病之奥者也。何则？痰火之作，始于水亏火炽金伤，绝其生化之源乃尔。观方中君地黄，佐山药、山茱，使以茯苓、牡丹皮、泽泻者，则主益水清金敦土之意可知矣。盖地黄一味，为补肾之专品，益水之主味，孰胜此乎？夫所谓益水者，即所以清金也，惟水足则火自平而金自清，有子令母实之义也。所谓清金者，即所以敦土也，惟金气清肃，则木有所畏，而土自实，有子受母荫之义也。而山药者，则补脾之要品，以脾气实则能运化水谷之精微，输转肾脏而充精气，故有补土益水之功也。而其山茱、茯苓、丹皮，皆肾经之药力，助地黄之能。其泽泻一味，虽曰接引诸品归肾，然方意实非此也。盖茯苓、泽泻，皆取其泻膀胱之邪，古人补药，则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致偏胜之害。六味之设，何其神哉！经有亢则害承乃制之论，正此谓也。谨按诸品性能，赘之分两之下，以备学者之参考焉。

六味丸 治男子五劳七伤，精血亏损，梦遗盗汗，咳嗽失血，骨蒸潮热，虚羸瘦悴等证，又治女人伤中胞漏，下血瘀血诸候。一切痰火，已病未病，并皆治之。

怀干地黄制，八两，即生地黄之干者，其法取怀庆者一斤，择肥者半斤，洗净，晒令微皱，以采下者，洗净木臼中捣绞汁尽更捣，取汁拌前地黄，日中晒或火烘干，恶铜铁

器，为末，听用。其性气味甘寒，无毒。主治男子五劳七伤，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利耳目，益气力，助心脾气，强筋骨，长志，安魂定魄，治心肺损，吐血衄血，凉血生血，补肾水真阴，填骨髓，长肌肉，生精。元素曰：生则大寒而凉血，血热者须用之。熟则微温而补肾，血衰者须用之。又脐下痛属肾，非熟地黄不能除，乃通肾经之药也。又曰：益肾水凉心血，其脉洪实者，宜之，里脉虚者则宜熟地黄，假火力蒸九数故能补肾元气。仲景六味丸，用之为诸药之首，天一生水之源也。汤液四物汤，治藏血之脏以之为君者，癸乙同归一治也。又曰：男子多阴虚，宜用熟地黄，女子多血热，宜用生地黄。又云：生地黄能生精血，天门冬引入所生之处，熟地黄能补精血，用麦门冬引入所补之处。虞氏云：生地黄生血，而胃气弱者服，恐妨食熟地黄补血，而痰火多，服之多者恐泥膈也。或云：生地黄酒炒则不妨胃，熟地黄姜汁炒则不泥膈，此皆善用地黄之精微者也。

山茱萸肉酒润，去核，只取肉，四两，气味咸平无毒。补肾气，壮元气，秘精气，助水脏，暖腰膝，兴阳道坚阴茎，添精髓，止老人尿多不节，益精安五脏，通九窍，久服明目，强力轻身，延年。王氏曰：滑则气脱，涩则所以收之，山茱萸止小便利秘精气，取其味酸涩以收滑也。仲景八味丸用之为君，其性可知矣。

干淮山药四两，另末，气味甘温平无毒。主治伤中，补虚羸，去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强阴，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下气止腰痛，治虚劳羸瘦，充五脏，除烦热，补五劳七伤，除冷风，镇心神，安魂魄，补心气不足，开达心孔多记事，强筋骨，主泄精健忘，益肾气，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润皮毛。凡人体虚而羸者，加而用之。又曰：利丈夫助阴力，熟煮和蜜，或为汤煎，或为粉，并佳，干之入药更妙，惟不宜同面食。东垣曰：山药入于太阴，仲景八味丸用干山药以其凉血能补也。亦治皮肤干燥，以此润之。吴氏曰：山药入手太阴二经，补其不足，清其虚热，肺为肾之上源，源既有滋流，岂无益？此八味丸所以用其强阴也。又云：食之可以避雾露。

香牡丹皮用真者，去骨令净，三两，微焙，忌铁，或晒干以铜刀切，加酒拌蒸，从巳至未日干听用，气味辛寒无毒。忌蒜、椒、姜。治五劳劳气，神志不足，无汗之骨蒸，衄血、

吐血、补血、生血、凉血，治血中伏火除烦热，女子经脉不通，血洒腰痛，通关腰血脉。元素曰：牡丹乃天地之精，为群花之首，叶为阳发也，花为阴成实也。丹者赤也，火也。故能泻阴胞中之火，四物汤加之，治妇人骨蒸。又曰：牡丹皮入手厥阴、足少阴，治无汗骨蒸，神不足者，手少阴，志不足者，足少阴，故八味丸中用之，治神志不足也。又能治肠胃积血，吐血、衄血，必用之药，故犀角地黄汤用之。李氏曰：牡丹皮治手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火也。古方惟以治相火，故肾气丸用之。后人乃专以黄柏治相火，不知牡丹皮之功更胜也。此乃千载秘奥，人所不知，今为拈出赤花者利，白花者补，人亦罕悟，宜分别之。

云白茯苓去皮，三两，气味甘平无毒，调脏气，伐肾邪，长阴力，保神气，开胃止呕逆，安心神，主肺痿痰壅，心腹胀满，补五劳七伤，开心志，止健忘，止渴利小便，除湿益燥，和中益气，泻膀胱益脾胃，治肾积奔豚，丹溪曰：阴虚者，不宜用。

新泽泻去根，一两五钱，原三两，今减之。气味甘寒无毒。主肾虚精自泻，治五淋，宣通水道，入肾经，去旧水，养新水，利小便，渗湿热，行痰饮，养五脏，益气力，肥健消水，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补虚损，五脏痞满起阴气，止泄精，消渴，淋湿，逐膀胱三焦，停水。元素曰：泽泻乃除湿之圣，入肾经治小便淋湿，去阴间汗，无此疾服之，令人目盲。宗氏曰：泽泻功长于利水。扁鹊曰：多服病人眼减为行去水也。丸服泽泻教人本有不小便多者，小便既多，肾气安得复实？今人止泄精多不敢用之，八味丸用之，不过接引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本经》曰：久服明目。扁鹊曰：久服昏目，何也？易老曰：去胫中留垢，以其味咸能泻伏水，故也。泻伏水去留垢故明目，小便利肾，经虚，故昏目。王履曰：宗氏之说，王氏踵之，窃谓八味丸以地黄为君，余药佐之，非止补血兼补气也。所以阳旺则能生阴血也。又按：《本草正误》谓弘景曰：仙经服食，断谷皆用之。亦云：轻身能步行水上。颂曰：仙方只单服泽泻一味，捣烂筛末水调，日服六两，百日体坚，而健行。李氏曰：《神农》书列泽泻于上品，复云：久服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典术云：泽泻久服能令人轻身，日行五百里，走水上，一名泽芝，陶苏皆以为是然，愚窃疑之，泽泻行水泻肾，久服且不可，又安有此神功耶？其谬可知。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大抵六味丸用之，无乃伐肾邪而已，若以之配茯苓、丹皮各三两，恐走泻太甚，余故减半俟。后之明哲以为何如？

上六味，各为法制，另末，用白蜜四两，炼熟，以前山药末搅成干糊，为丸如梧子大，每百丸，清晨滚白汤或淡盐汤下，日二服。若既病痰火，诸证悉具者，余加麦门冬二两，五味子一两。若相火炽盛，咽干口燥，余加黄柏、知母，各蜜炒二两。

大造丸方论

吴球云：紫河车即胞衣也。儿孕胎中，脐系于胞，胞系于母命门，受母之荫，父精母血，相应生成，真元所钟，故曰河车。虽寓后天之形，实得先天之气，超然非他金石草木类之可比，每每用此得效，用之女人尤妙。盖本其自出，各从其类也。若无子及多生女，并月水不调，小产难产人服之，必主多子。危疾将绝者，一二服可更活一二日，其补阴之功极重，百发百中，久服耳聪目明，须发乌黑，延年益寿，有夺造化之功，故名大造丸。用紫河车一具，男用女胎，女用男胎，初生者，米泔洗净，新瓦焙干研末，或以淡酒蒸热捣晒研末，气力尤全，且无火毒。败龟板年久者，童便浸三日，酥炙黄二两，或以童便浸过，石上磨净，蒸熟晒研尤妙。黄柏去皮，盐酒浸炒一两半，杜仲去皮酥炙一两半，牛膝去苗酒浸晒一两二钱，肥生地黄二两半，入砂仁六钱，白茯苓二两，绢袋盛，入瓦罐，酒煮七次，去茯苓、砂仁不用，杵地黄为膏听用，天门冬去心，麦门冬去心，人参去芦，各一两二钱，夏月加五味子七钱，各不犯铁器为末，同地黄膏入酒米糊丸如小大豆，每服八九十丸，空心盐汤下，冬月酒下。女人去龟板，加当归二两，以乳煮糊为丸。男子遗精，女人带下，并加牡蛎粉一两。

世医用阳药滋补，非徒无益，为害非小。盖邪火只能动欲，不能生物。龟板、黄柏补阳补阴，为河车之佐，加以杜仲补肾强腰，牛膝益精壮骨，四味通为足少阴经药，名补肾丸也。生地黄凉血滋阴，得茯苓、砂仁同黄柏，则入少阴。白飞霞以此四味，为天一生水丸也。天门冬，能保肺气，不令火炎，使肺气下行生水，然其性有降无升，得人参则鼓动元气，有升有降，故同地黄为固本丸也。又麦门冬、人参、五味子三味，名生脉散，皆为肺经药，此方配合之意，大抵以金水二脏，为生化之源，加河车以成大造之功故也。一人病弱，阳事败

痿，服此二料，身体顿异，连生四子。一妇年六十，已衰惫，服此寿至九十，犹强健。一人病后不能作声，服此气壮声出，一人病痿足不任者半年，服此后能远行。

痰火杂症补遗

头痛眩晕

夫头为诸阳之首，左脑痛属风与血虚风，薄荷、荆芥。血虚，川芎、当归。右脑痛属痰，苍术、半夏。属热，酒芩为主。痛甚者属火，黄芩、玄参。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如苦头痛，必加细辛。顶颠痛，须用藁本，减川芎。如血气两虚头痛，调中益气汤，内加川芎三分，蔓荆子三分，细辛三分，其效如神。大抵痰火，头痛眩晕，因火与痰者，多宜加玄参、酒芩以清热，勿轻用川芎、蔓荆子，陈茶为引，更稳。

肩背及腰节痛

肩背痛，不可回顾者，此太阳气郁而不行也，以风药散之，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者，此是太阳经不通也。肢节痛，须用羌活。如瘦人肢节痛，是血虚，宜四物汤内加羌活、防风、酒炒黄芩、黄柏，如倦怠无力，肢节痛，加黄芪、人参。

耳鸣及耳聋

耳聋皆属于热，须用四物汤降火。

耳鸣必用龙荟丸，食后服。大抵此症，因平昔饮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为当，余治耳鸣耳聋，每服还少丹一料最效。方见虚损。

方古庵曰：左耳聋，妇人多有之，以其多忿怒故也；右耳聋者，男人多有之，以其多色欲故也；左右俱聋者，膏粱之家多有之，以其多肥甘故也。

腰痛

经曰：腰以下皆属肾，主湿热肾虚。瘀血，积痰，挫闪，脉大者肾虚。杜仲、龟板酥炙、黄柏、知母、枸杞、北五味之类为末，猪脊髓和丸服。脉涩者，瘀血。用补阴丸加桃仁、红花。脉缓者湿热，苍术、杜仲、黄柏、川芎之类。痰积者，二陈加南星、半夏。凡诸症属火，不可峻用寒凉药，腰痛必用鹿角胶。

痞胀

如禀受素弱，转运不调，饮食不化，而心下痞者，宜用白术、山楂、神曲、陈皮。心下痞，须用枳实、黄连。如肥人心下痞，乃是湿痰，宜苍术、半夏、砂仁、茯苓、滑石。如瘦人心下痞，乃是湿热，宜枳实、黄连、葛根、升麻。挟血成窝囊而痞者，用桃仁、红花、香附、山梔子、大黄之类。

吞酸

乃湿热积于脾而出，伏于脾胃之间，必以吴茱萸炒黄连为君，用二陈加此二味，冬月倍吴茱萸，夏月倍黄连为丸，姜汤下。

嘈杂恶心呕吐

嘈杂者，火动其痰也，宜二陈加黄芩、青黛。恶心者，无物无声，心中欲吐不吐者是，实非心经之病，皆在胃口上。宜用生姜佐诸药，能开豁胃痰也。呕吐者，胃中有热，膈上有痰，二陈汤加炒山梔、黄连、生姜。

喘及短气

气虚短气而喘甚者，不可用苦寒药，火气盛故也。宜导痰汤、千缗汤。见《局方》。阴虚自汗，小腹火起，冲于上喘者。宜降心火，补阴。有火痰者，宜降心火，清肺金。诸喘不止者，用椒目研末，生姜汤调下一二钱。劫止之后，因痰治痰，因火治火。又法，以萝卜子蒸熟为君，皂角烧灰等分，共为末，生姜汁炼蜜丸，每五

七丸，噙化止之。气虚气短者，用人参、蜜炙黄柏、麦冬、地骨皮之类，治喘症，必用阿胶。

戴云：痰喘者，喘使有痰声。气急喘者，呼吸急促，而无痰声；有胃气虚喘者，抬肩撷项，喘而不休；火炎上喘者，乍进乍退，得食则减，食已则喘。大抵有实火，膈上有稠痰。

凡喘症，上喘下必胀，要识标本。先喘而后胀者，主于肺，则喘为本，而肿为标。治当清肺降气为主，而行水次之。先胀而后喘者，主于脾，盖脾上既伤，不能制水，则邪反侵肺，气不得降而生喘，此则肿为本，而喘为标。治当实脾行水为主，而清肺次之。

烦 躁

起卧不安，睡不稳，谓之烦。法宜清肺去痰，宜梔豉汤、竹叶石膏汤。二方见伤寒门。躁者，颠狂恍惚之状，宜朱砂安神丸。见《局方》。

诸虚百损

头目昏花，四肢疲软无力，羸瘦，不长肌肉，少年气血两虚，色欲过度，耳鸣者，宜服补阴丸。甚者，大补阴丸。六味地黄丸更稳，或琼玉膏。中年气血两虚者，宜十全大补汤，天王补心丹。老年血气虚损者，宜古庵心肾丹，还少丹。

上诸方，俱见古方括内。

诸症补遗，大都痰火症中所必有者，采择数款，亦须以主治方中，随所见症，依经络量加一二味，以治其标可也。其间有阙略者，以俟后之君子参补焉。

痰火死症

一痰火呕血成盆而过多者，不思饮食，肌肉渐削者，此心气已绝，死不治。

一痰火左胁痛，不能转身者，此乃肝叶已干，名为干血痛，肝经已绝，死不治。右胁痛，服清肺化痰药不止，夜不能卧者，此肺绝之候，不治。

一痰火喉痛，此胆火上炎，用治喉药不效，至生疮破皮，乃虫攻咽，此瘵疾之不可救者，死不治。

一痰火声哑，乃肺经已绝，死不治。

一痰火臀尖无肉，此脾经已绝，死不治。

一痰火咳逆吐食者，此胃火炽甚，脾气受伤，多致不救。

一痰火泄泻，饮食不化，此胃气已绝，死不治。

痰火脉

按：痰火之脉，以浮而芤濡虚缓，迟大无力，沉而迟涩，结代无力，皆虚而不足，外证自汗短气喘促，或肢厥者，皆属脾肺肾三脏俱虚，脉合其证，此受补者也。若脉来弦长紧实，外证痰实气壅喘咳，或烦或热，或咽痛，或复见诸血，此为阴虚火动，脉不合证，此不受补者也。又按：《脉经》曰：骨蒸发热，脉数而虚，热而涩小，必殒其躯。又曰：劳极诸虚，浮濡微弱，土败双弦，火炎急数。又曰：诸病失血，脉必见芤，缓小可喜，数大可忧。又曰：病热有火，洪数可医，沉微无火，无根难医，此皆言脉证之宜忌也。凡有干于痰火瘵瘵之脉，悉详附之于后，惟不切于此证者，乃摘之。

浮

浮脉法天，有轻清在上之象，在卦为乾，在时为秋，在人为肺。又曰毛，太过则中坚旁虚，如循鸡羽，病在外也，不及则气来毛微，病在中也，《脉诀》言寻之如太过，乃浮兼洪紧之象，非浮脉也。

主病 浮脉为阳主表，有力表实，无力表虚，浮迟中风，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缓风淫，浮虚伤暑，浮芤失血，浮洪虚热，浮散劳极，寸浮主头痛眩暈，或风痰在胃，关主土衰木旺，尺主后便不通。

沉

沉脉法地，有渊泉在下之象，在卦为坎，在时为冬，在人为肾。又为石亦曰营，太过则为弹石，按之益坚，病在外也。不及则气来虚微，去如数者，病在中也。《脉诀》言缓度三关，状如烂绵者，非也。沉有缓数各部之沉，烂绵乃弱脉，非沉也。

主病 沉脉主里，有力里实，无力里虚，沉则为气，沉涩气郁，沉弱寒热，沉缓寒湿，沉紧冷痛，沉牢冷积，寸沉痰郁，水停胸膈，关沉主中寒腹痛，尺沉主遗精白浊泄痢，肾虚腰痛。

迟

迟为阳不胜阴，故阴至不及。《脉诀》言重手乃得，是有沉无浮，一息二至，甚为易见，而曰隐隐状且难，是涩脉矣，其谬可知。然二至为迟，有力为缓，无力为涩，有止为结，迟甚为败，浮而软为虚。黎氏曰：迟小而实，缓大而慢，迟为阴盛阳虚，缓为卫盛营弱，宜别之。

主病 迟脉主脏，有力冷痛，无力虚寒，浮迟表寒，沉迟里寒，且主多痰，沉痼癥瘕，寸迟则上焦有寒，关迟则中寒腹痛，尺迟则后便不禁，肾虚腰痛。

数

数为阴不胜阳，故脉太过，一息六至是也。浮沉迟数，脉之纲领也。数而弦为紧，流利为滑，数而有止为促，数甚为极，数见关中为动脉。

主病 数脉主腑，有力为实为热，宜泻。无力为虚火，为相火，宜补。浮数表热，沉数里热，气口数实，病肺痈，数虚为肺痿，寸数咽肿，口舌生疮，吐血咳嗽，或肺生痛，关数胃火肝火，尺数则肾虚，宜滋阴降火。

滑

滑为阴气有余，故脉来流利如水。脉者，

血之腑也，血盛则脉滑，故肾脉宜之。气盛则脉涩，故肺脉宜之。《脉诀》云：按之即伏，三关如珠，不近不退，是不分浮滑沉滑尺寸之滑也，今正之。

主病 滑脉为阳，主元气虚衰，痰饮宿食，吐逆蓄血，女子经调有孕。寸滑主膈痰呕吐，吞酸舌强，或咳嗽。关滑主宿食，肝脾积热，尺滑则泻痢癰淋。又曰：滑主痰饮，浮滑风痰，沉滑食痰，滑数痰火，滑短宿食。《脉诀》言关滑胃寒，尺滑脐冷，与《脉经》言关滑胃热，尺滑血蓄，妇人经病之旨相反，其谬如此。

涩

涩为阳气有余，气盛则血少，故脉塞滞，而肺脉宜之。《脉诀》言指下寸之似有，举之全无，《脉经》所云，绝不相干。又曰：细而迟短往来难，短且散，一止复来，参互不调，如轻刀刮竹，如雨沾沙，如病蚕食叶。又曰：细迟短散，时一止曰涩，极细而软，重按若绝曰微，浮而柔细曰濡，沉而柔细曰弱。

主病 涩主血少伤精，反胃，亡阳多汗，营中寒湿，入营血痹，妇人非孕即无经。寸涩主心伤胸痛，关则胃虚胁胀，尺为精血俱伤，肠结洩淋，或为下血。又曰：涩主血少伤精之病，女人有孕为胎病，无孕为败血。杜氏曰：涩脉独见尺中，形同代，为死脉。

大

脉形宽大力为洪，大而无为虚。

主病 大则病进，为元气之贼，浮大表病，沉大里病，惟缓而大，则为正脉也。

缓

缓脉小迟于迟，一息四至，如丝在经，不卷其轴。应指和缓，往来甚匀，如初春杨柳舞风之象，如风轻沾柳梢，缓脉在卦为坤，在时为四季，在人为脾，阳主阴尺上下同等。浮大而软，无有偏胜者，平脉也。若非其时，则为有病，缓而和平，不浮不沉，不徐不疾者，即有胃

气。故杜氏云：欲知死期何以取，先贤推定五般土，阳土须知不过阴，阴土过阴当细数。

主病 缓脉主营气衰，卫气有余，或风或湿或脾虚，上主项强，下主痿痹，寸缓主项背拘挛，关主风晕，胃家虚弱，尺主濡泄，或风秘，脚弱无力。又曰：浮缓为风，沉缓为湿，缓大风虚，缓细湿痹，缓涩脾虚，缓弱风气，《脉诀》言缓主脾热，口臭，反胃齿痛，梦鬼之病，出自杜撰，与缓无关。

芤

浮大而软，按之中空两边实。又曰：中空外实，状若葱。刘氏云：芤脉何似，绝类葱，指下或窟，有边无中。戴氏云：营行脉中，脉以血为形，芤脉中空，脱血之象也。又曰：芤形浮大软如葱，按之旁有中央空，火犯阳经血上溢，热侵阴络下流红。《脉经》云：三部芤脉，长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脉诀》云：两头有，中间无，是脉断绝矣。又言：主淋涩，气入小肠，与失血之候相反，误世不小。

主病 寸主胸中积热，关主肠内生痢，尺主下血赤淋，红痢崩中。

濡

濡脉极软而浮细，如帛在水中，轻手相得，按之无力，如水上浮沤，谓如帛浮水中，重手按之，随手没之象，《脉诀》按之似有，举之还无，是微脉，非濡也。又曰：濡形浮细按须轻，水面浮绵力不禁，病后产中犹有药，平人若见是无根。浮细而如绵曰濡，沉细如绵曰弱，浮而极细曰微，沉而极细不断曰细。

主病 濡主亡血阴虚，丹田髓已亏，盗汗血崩，湿气侵脾，寸濡主阳微自汗，关主气虚，尺主伤精脱血寒甚，法宜温补，大都濡主血虚之病，又为伤湿。

弱

极软而沉，按之乃得，举手全无。又曰：弱乃濡之沉者。《脉诀》言黎氏譬如浮沤，皆是

濡，非弱也。《素问》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脉弱以涩，是为久病，病后老弱见之顺，平人少年见之逆。又曰：弱来无力按之柔，柔细而沉不见浮，阳陷入阴精血弱，白头犹可少年愁。

主病 弱脉主阴气虚，阳气衰，恶寒发热，筋骨痿软，多惊多汗，精神减少，法当益气调营。寸主阳虚，关主胃弱脾衰，尺主阳陷阴虚。又曰：弱主气虚之病，仲景曰：阳陷入阴，故恶寒发热。又曰：弱主筋，沉主骨，阳浮阴弱，血虚筋急。柳氏曰：气虚则脉弱，寸弱阳虚，尺弱阴虚，关弱胃气虚。

虚

迟大而软，按之无力，隐指豁豁然空。崔氏曰：形大力薄，其虚可知。《脉诀》言寻之不足，举之有余，止言浮脉，不见虚状。杨氏曰：状似柳絮，鼈慢而迟。滑氏言：散大而濡皆散脉，非虚也。又曰：举之迟大按之松，脉状无涯类谷空，莫把芤虚为一例，芤迟浮大似葱，虚脉浮大而迟，按之无力，芤脉浮大，按之中空，芤主脱血，虚主血虚。

主病 脉虚身热，主伤暑自汗，怔忡惊悸，阴虚发热，法当养营益卫。寸主血不营心，关主腹胀少食，尺主骨蒸痹痿，伤精脱血。经曰：血虚脉虚，气来虚微为不及，病在内，曰：久病脉虚者死。

细

细脉小入于微，而常有，细直而软，若丝线之应指，《素问》谓之小，王氏言如莠蓬，状其柔也。《脉诀》言往来极微，是微反大于细矣，与经相背又曰：细来纍纍细如丝，应指沉沉无绝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却相宜。

主病 细主血弱气衰，诸虚百损，七情六极，非湿侵腰肾，则伤精汗血。寸主呕吐，关主膨胀，胃虚，尺主丹田冷，泄痢遗精，阴血耗夺。《脉经》言细为血少气衰，有此证则顺，否

则逆，故吐衄脉得沉细者生，忧劳过度者，脉亦细。

结

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脉诀》言：或来或去，聚而却还，与结无关。仲景有累累如循长竿曰阴结，蔼蔼如车盖曰阳结。《脉经》又有如麻子动摇，旋引旋收，聚散不常者曰结，主死。此三脉名同实异也。又曰：结脉缓而时一止，独阴偏胜欲亡阳，浮为气滞沉为积，汗下分明在主张。

主病 结脉主血凝气滞，老痰结滞内积，外痈肿疔。又曰：结主阴盛之病，越人曰：结甚则积甚，结微则积微，浮结外有痛积，伏结内有积聚。

代

代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困而复动，脉至还入尺，良久方来，脉一息五至，肺心脾肝肾五脏之气，皆是五十动而一息，合大衍之数，谓之平脉，反此则止，代乃见焉，肾气不能至，则四十动一止。肝气不能止，则三十动一止。盖一脏之气衰，而他脏之气代至也。经曰：代则气衰。滑氏曰：若无他病，羸瘦脉代者，危脉也。有病而气血乍损，气不能续者，只为病脉，伤寒心悸脉代者，复脉汤主之，妊娠脉代者，其胎百日，代之生死，不可不辨。李氏括曰：数时一止名为促，缓止须将结脉看，止不能回方是代，结生代死自殊涂。又曰：促结之止无常数，或二动三动一止即来，代脉之止有常数，必依数而止，还入天中，良久方来也。

主病 代脉先因脏气衰，腹痛泄痢下元亏，或为吐泻中焦病，女子怀孕三月分。《脉经》曰：代散者死，主泄及脓血。

促

促脉定息，数时一止复来，如蹶之趣，徐疾不常。《脉经》但言数而止为促，《脉诀》乃云并居寸口，不言时止者，谬矣。数止为促，缓止

为结，何独寸口哉？李氏曰：促脉数时来一止，此为阳极欲亡阴，三焦郁火炎炎盛，焦必无生退可生。

主病 促脉惟将火病医，其因有五细推之，时时喘咳皆痰积，或发狂斑与毒疽。又曰：促主阳盛之病，促结之因，皆有气血痰食饮，五者之别，一有留滞，则脉见止也。

弦

弦脉端直以长，如张弓弦，按之不移，绰绰如按琴瑟弦，状若筝弦，从中直过，挺然指下。弦脉在卦为震，在时为春，在人为肝，轻虚以滑者平，实滑如寻长竿者病，劲急如新张弓弦者死。池氏曰：弦紧而数劲为太过，弦紧而细为不及。戴氏曰：弦而软，其病轻，弦而硬，其病重。《脉诀》言：时时带数，又曰：脉紧状绳牵，皆非弦象，今削之。又曰：土衰木旺，多怒欲叫，睛翳泪出。李氏曰：弦来端直似丝弦，紧则如绳左右弹，紧言其力弦言象，牢紧弦长沉伏间。

主病 弦为肝胆之脉，主痰饮，寒热疟疾，又主血弱劳伤，胃虚停饮，骨肋疼痛，肢体拘急，多惊，单弦病轻，双弦病急，寸弦头痛多痰，左关弦主寒热瘕瘕，右弦主胃寒，心腹痛，尺主阴痿。脚疾拘挛。又曰：弦为木盛之病，浮弦痰饮外溢，沉弦悬饮内痛，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大主虚，弦细拘急，阳弦头痛，阴弦腹痛，单弦饮癖，双弦寒瘤，若不食者，木来克土，病必难治。

紧

紧脉来往有力，左右弹人指，如转索无常数，如切绳，如纫单线。又曰：紧乃热，如为寒束之脉，故急数如此，要有神气。《素问》谓之急，《脉诀》言寥寥人尺来，崔氏言如线，皆非紧状，或以浮紧为弦，沉紧为牢，亦近似耳。又曰：举如转索如切绳，脉象因之得紧名，总是寒邪来作寇，内为腹痛外身疼。

主病 紧主诸痛，为寒，喘咳，风痼冷痰，

浮紧表寒,沉紧里寒,人迎紧盛伤寒,气口紧盛伤食,关主心腹疼痛,尺主阴冷奔豚疝病。又曰:浮紧中恶,沉紧咳嗽。

实

实脉浮沉皆得脉大而长,微弦,应指愔愔然,愔愔,紧实貌。《脉诀》言:如绳应指来,乃紧脉,非实也。又曰:浮沉皆得大而长,应指无常愔愔强,热蕴三焦成壮火,通肠发汗始能康。又曰:实脉浮沉有力强,紧如弹索转无常,须知牢脉掣筋骨,实大微弦更带长。

主病 实脉为阳火郁盛,发狂谵语,吐频频,为阳毒,或伤食大便不通,或气痛。寸实主面赤生风,咽痛舌强,骨中气寒。关主脾热腹满,尺主腹腰肠间痛而不通。经曰:血实脉实,曰脉实者,水谷为病。曰气来实强,是为大过。《脉诀》言尺实,小便不禁,与脉尺实,小腹痛,小便难之证相反。洁古不知其谬,以为虚寒用姜、附,愈误矣。

长

长脉不大不小,迢迢若如循长竿末梢为平,如引绳,如循长竿,曰病。又曰:长有三部之长,一部之长,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心肝长,神强气壮,肾脉长,蒂固根深。经曰:长则气治,皆言平脉也。又曰:过于本位脉名长,弦则非然但满张,弦脉与长争较远,良工尺度自能量,实牢弦紧,皆兼长脉。

主病 长脉迢迢大小匀,反常为病似牵绳,若非阳毒癰病,即是阳明热势深,大都长主有余之病。

洪

洪脉指下极大,来盛去衰。洪脉在卦为离,在时为夏,在人为心。《素问》谓之大,亦曰钩。滑氏曰:来盛去衰,如钩之曲,上复而下,应血脉来去之象,象万物敷布下垂之状。詹氏谓如环珠者非也。《脉诀》云:季夏宜之,秋季冬季发汗通阳,俱非洪脉所宜,盖谬也。李氏

曰:脉来洪盛去还衰,满指涌涌应夏时,若在春秋冬月分,升阳散火莫狐疑。又曰:洪脉来时拍拍然,去衰来盛似波澜,欲知实脉参差处,举按弦长愔愔坚。

主病 脉洪阳盛血应虚,相火炎炎热病居,胀满胃翻须早治,阴虚泄痢可愁如,寸洪心火上焦炎,肺脉洪时金不堪,肝火内虚关内察,肾虚阴火尺中看。又曰:洪主阳盛阴虚之病,泄痢失血久嗽者,忌之。经曰:形瘦脉大,多气者死。又曰:大则病进。

微

微脉极细而软,按之如欲绝,若有若无,细而稍长。《素问》谓之小,气血微则脉微。又曰:轻诊可见,按之欲绝者,微也。往来如线而常有者,细也。仲景曰: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萦萦如蛛丝细者,阴气衰,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主病 气血微兮脉亦微,恶寒发热汗淋漓,胃为劳极诸虚候,女作崩中带下医。寸微气促或心惊,关脉微时胀满形,尺部见之精血弱,恶寒消痹痛呻吟。又曰:微主久虚血弱之病,阳微恶寒,阴微发热。《脉诀》云:崩中日久成白带,漏下多时骨木枯。

动

动乃数脉,见于上下,无头无尾如豆,厥厥动摇。仲景曰:阴阳相抃,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此三焦伤也。成无己曰:阴阳相抃则虚者动,故阳虚则阳动,阴虚则阴动。庞氏曰:关前三分为阳,关后三分为阴,当关之位,半阴半阳,故动由虚见。又曰:动脉摇摇数在关,无头无尾豆形圆,其源本是阴阳战,虚者补之胜者安。《脉诀》言寻之似有,举之还无,不离其处,不往不来,两关数见,含糊谬妄,殊非动脉。詹氏言其形数动,如钩如毛者尤谬。

主病 动脉专司痛与惊,汗因阳动热因阴,或为泄痢拘挛病,男子亡精女子崩。

牢

牢脉似沉似伏，实大而长，微弦。扁鹊曰：牢而长者，肝木也。仲景曰：寒则牢坚，有牢固之象。沈氏曰：似沉似伏，牢之位也，实大弦长，牢之体也。《脉诀》不言形状，但言寻之则无，按之则有，云脉入皮肤辨息难，又以牢为死脉，皆孟浪谬误。李氏曰：弦长实大脉牢坚，牢位长居沉伏间，革脉扪弦自牢起，革虚牢实要详看。

主病 寒则牢坚里有余，腹心寒痛木乘脾，疝气瘕瘕何愁也，失血阴虚却忌之。又曰：牢主寒实之病，木实则痛。扁鹊云：软为虚，牢为实，失血者，脉宜沉细，反浮大而牢者死。虚病见实脉死。《脉诀》言骨间疼痛，气居于表。池氏以为肾传于脾，皆谬妄不经之说。

散

散脉大而散，有表无里，涣漫不收，无统纪无拘束，至数不齐，或多来少去，或去多来少，涣漫不收，如杨花散漫之象。又曰：散似杨花散漫飞，去来无定至难齐，产为生兆胎为堕，久病逢之不必医。戴氏曰：心脉浮大而散，肺脉短涩而散，平脉也。心脉软散怔忡，肺脉软散汗出，肝脉软散溢饮，脾脉软散肝肿，病脉也。若肾脉软散，诸病脉代散，死脉也。《难经》曰：散脉独见则危。柳氏曰：散为气血俱虚，根本脱离之脉，产妇得之生，孕妇得之堕。李氏曰：散脉无拘散漫然，濡来浮细水中绵，浮而迟大为虚脉，扪脉中空有两边。

主病 左寸怔忡右寸汗，溢饮左关应散漫，右关软散肝肝肿，散居两尺魂应断。

诊 寿 数

戴氏曰：脉必满十动，出自《难经》。而《脉诀》五脏歌，皆以四十五动为准，乖于经旨。柳氏曰：古以动数候脉，是吃紧语，须候五十动，乃知至数缺失，今人指到腕臂，即云见了，夫曰五十动，岂弹指间事耶？故学者，当诊脉、问

证、听声、观色，斯备四诊而无失。

五十不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四十止一脏绝，四年之后多亡命。三十一止即三年，二十一止二年应。十动一止一年殒，更观气色兼形证。

两动一止三四日，三四动止应六七，五六止七八朝，次第推之自无失。

五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

肝胆温补凉泻，辛补酸泻。心小肠热补寒泻，酸补甘泻。肺大肠凉补温泻，酸补辛泻。肾膀胱寒补热泻，苦补咸泻。脾胃温热补寒凉，泻各从其宜，甘补苦泻。三焦命门同心。

张元素曰：五脏更相平也，一脏不平，所胜平之，故云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营散，谷消则卫亡，神无所居，故血不可不养，卫不可不温，血温气和，营卫乃行，常有天命。

五脏五味补泻

肝 苦急，急食甘缓之。甘草 以酸泻之，赤芍药 实则泻其子。甘草 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 以辛补之，细辛 虚则补其母。地黄、黄柏

心 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 以甘泻之，甘草、黄芪 实则泻其子。甘草 欲软，急食咸以软，芒硝 以咸补之，泽泻 虚则补其母。生姜

脾 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 以苦泻之，黄连 实则泻其子。桑白皮 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炙甘草 以甘补之，人参 虚则补其母。炒盐

肺 苦气逆，急食苦以泄之，诃子 以辛泻之，桑白皮 实则泻其子。泽泻 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 以酸补之，五味子 虚则补其母。五味子

肾 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 以咸泻之，泽泻 实泻其子。芍药 欲坚，急食苦

以坚之,知母 以苦补之,黄柏 虚则补其母。

五味子

张元素曰: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缓,苦主坚,咸主软。辛能散结润燥,致津液通气,酸能收缓敛散,甘能缓急调中,苦能燥湿坚软,咸能软坚,淡能利窍。李氏曰:甘缓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者也。其或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时之本性也,其于五脏补泻亦迭相用也。此特洁古张氏因《素问》饮食补泻之义,举数药以为例耳,学者宜因意而充之。

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

肝藏血属木,胆火寄于中,主血、主目、主筋、主呼、主怒。

本病:诸风眩运僵仆,强直疯痫,两胁肿痛,胸肋满痛,呕血,小腹疝痛,痿瘦,女入经病。

标病:寒热疟,头痛吐涎,目赤面青,多怒耳闭,颊肿筋挛卵缩,丈夫癰疽,女人少腹肿痛,阴病。

有余泻之

泻子 甘草

行气 香附 芎藭 瞿麦 牵牛 橘皮

行血 红花 鳖甲 桃仁 莪术 京三

棱 穿山甲 大黄 水蛭 虻虫 苏木 牡丹皮

镇惊 雄黄 金箔 朱砂 真珠 代赭

石 夜明砂 胡粉 银箔 铅丹 龙骨 石决明

搜风 羌活 荆芥 薄荷 槐子 蔓荆

白花蛇 蝉蜕 防风 皂角 乌头 白附

子 僵蚕 独活

不足补之

补母 枸杞 杜仲 狗脊 熟地黄 苦

参 萆薢 阿胶 菟丝子

补血 当归 牛膝 续断 白芍 血竭

没药 芎藭

补气 天麻 柏子仁 白术 菊花 细

辛 蜜蒙花 决明 谷精草 生姜

本热寒之

泻木 芍药 乌梅 泽泻

泻火 黄连 黄芩 龙胆草 苦茶 猪

胆

攻里 大黄

标热发之

和解 柴胡 半夏

解肌 桂枝 麻黄

心藏神为君火,包络为相火,代君行令,主血主言,主汗主笑。

本病:诸热肾痿惊,或谵语烦乱,啼笑骂詈,怔忡健忘,自汗,诸痛痒疮疡。

标病:肌热恶寒战栗,舌不能言,面赤目黄,心烦热,胸肋满,痛引腰背肘臂。

火实泻之

泻子 黄连 大黄

气 甘草 人参 赤茯苓 木通 黄柏

血 丹参 丹皮 玄参 生地黄

镇惊 朱砂 牛黄 紫石英

神虚补之

补母 细辛 乌梅 酸枣仁 陈皮 生

姜

气 桂心 泽泻 白茯苓 伏神 远志

石菖蒲

血 当归 乳香 没药 熟地黄

本热寒之

泻火 黄芩 竹叶 麦冬 朱砂 炒盐
凉血 地黄 栀子 天竹黄

标热发之

散火 甘草 独活 麻黄 柴胡 龙脑

脾藏智属土，为万物之母，主营卫，主五味，主肌肉，主四肢。

本病：诸湿肿胀，痞满噎气，大小便闭，黄疸痰饮，吐泻霍乱，心腹痛，饮食不化。

标病：身体浮肿，重困嗜卧，四肢不举，舌本强痛，九窍不通。

土实泻之

泻子 诃子 防风 葶苈 桑白皮
吐 豆豉 栀子 萝卜子 常山 瓜蒂
郁金 韭汁 藜芦 苦参 赤小豆 盐汤
苦茶
下 大黄 芒硝 青蒙石 大戟 甘遂
续随子 芫花

土虚补之

气 人参 黄芪 升麻 葛根 甘草
陈皮 藿香 藜蘼 缩砂 木香 扁豆
血 白术 苍术 白芍 胶饴 大枣
干姜 木瓜 乌梅 蜂蜜

本湿除之

燥中宫 白术 苍术 桔皮 半夏 吴
茱萸 南星 黄豆蔻 白芥子
燥净府 木通 赤茯苓 猪苓 藿香

标湿渗之

开鬼门 葛根 苍术 麻黄 独活

肺藏魄属金，总摄一身元气，主闻、主哭、主皮毛。

本病：诸气愤郁，诸痿，喘呕气促，咳嗽上逆，咳唾脓血，下利清水，便数而久，遗失不禁。

标病：洒淅寒热，伤风自汗，肩背痛冷，臑前廉痛。

气实泻之

泻子 泽泻 葶苈 桑白皮 地骨皮
除湿 半夏 白矾 白茯苓 薏苡仁
木瓜 橘皮
泻火 粳米 石膏 寒水石 知母 诃
子
通滞 枳壳 薄荷 干姜 木香 厚朴
杏仁 皂荚 桔梗 苏梗

气虚补之

补母 甘草 人参 黄芪 升麻 山药
润燥 蛤蚧 阿胶 麦门冬 贝母 天
门冬 百合 天花粉
敛肺 乌梅 栗壳 五味子 芍药 五
倍子

本热清之

清金 黄芩 知母 麦冬 栀子 紫苑
天冬 沙参

本寒温之

温肺 丁香 藿香 款冬花 檀香 白
豆蔻 益智 缩砂 糯米 百合

标寒散之

解表 麻黄 葱白 紫苏

肾藏智属水，为天一之源，主听、主骨、主二阴。

本病：诸寒厥逆，骨痿腰痛，腰冷如冰，足胫肿寒，小腹满急，疝瘕，大便闭泄，吐利腥秽，水液澄彻，清冷不禁，消渴引饮。

标病：发热不恶热，头眩头痛，咽痛舌燥，

脊股后廉痛。

水强泻之

泻子 大戟 牵牛

泻腑 泽泻 猪苓 车前子 防己 茯苓

水弱补之

补母 人参 山药

气 知母 玄参 补骨脂 砂仁 苦参

血 黄柏 枸杞 锁阳 熟地黄 肉苁蓉

山茱萸 阿胶 五味子

本热攻之

下 伤寒少阴证,口燥咽干,大承气汤。

本寒温之

温里 附子 干姜 官桂 蜀椒 白术

解表 麻黄 细辛 独活 桂枝

标热凉之

清热 玄参 连翘 甘草 猪肤

命门为相火之源,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逆,主三焦元气。

本病:前后癰闭气逆,里急疝痛,奔豚消渴,膏淋精漏,精寒,赤白浊,溺血,崩中,带漏。

火强泻之

泻相火 黄柏 知母 牡丹皮 地骨皮

生地黄 茯苓 玄参 寒水石

火弱补之

益阳 附子 肉桂 益智 破故纸 沉香

角茴香 川乌 硫黄 天雄 乌药 阳起石

胡桃 巴戟天 丹砂 当归 蛤蚧

覆盆子

精脱固之

涩滑 牡蛎 芡实 金樱子 五味子

远志 蛤粉 山茱萸肉

三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总驭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号中清之府,上主纳,中主化,下主出。

本病:诸督癰,暴病、暴死、暴暗、躁扰、狂越、谵妄、惊骇,诸血溢、血泄,诸气逆冲上,诸疮、疡、痘、疹、瘤、核。

上热则喘满,诸呕吐酸,胸痞胁痛,饮食不消,头上出汗。

中热则善饥而瘦,解体中满,诸胀腹大,诸病有声,鼓之如鼓,上下关格不通,霍乱吐利。

下热则暴注下迫,水液混浊,下部肿满,小便淋沥或不通,大便闭结或下利。

上寒则吐饮食痰水,胸痹前后引痛,食已还出。

中寒则饮食不化,寒胀反胃吐水,湿泻不渴。

下寒则二便不禁,脐腹冷,疝痛。

标病:恶寒战栗,如丧神守,耳鸣耳聋,嗌肿喉痹诸病,肘肿疼酸,惊骇,手小指次指不用。

实火泻之

汗 麻黄 柴胡 葛根 荆芥 升麻

薄荷 羌活 石膏

上 瓜蒂 沧盐 韭汁

下 大黄 芒硝

虚火补之

上 人参 天雄 桂心

中 人参 黄芪 丁香 木香 草果

下 附子 桂心 硫黄 人参 沉香

乌梅 破故纸

本热寒之

上 黄芩 连翘 栀子 知母 玄参
石膏
中 黄连 连翘 石膏 生地黄
下 黄柏 知母 生姜 石膏 牡丹皮
地骨皮

标热散之

解表 柴胡 细辛 荆芥 羌活 葛根
石膏

胆属木，为少阳相火，发生万物，为决断之官，十一脏之主，主同肝。

本病：口苦呕苦汁，善太息，漉漉如人将捕状，目昏不眠。

标病：寒热往来，痞疰胸胁痛，头额痛，耳痛鸣聋，瘰癧结核，马刀，足小指次指不用。

实火泻之

海胆 龙脑 牛胆 猪胆 生薤仁 生酸枣仁 黄连 苦茶

虚火补之

温胆 人参 细辛 半夏 炒薤仁 炒酸枣仁 当归 地黄

本热平之

降火 黄连 黄芩 芍药 连翘 甘草
镇惊 黑铅 水银

标热和之

和解 柴胡 芍药 黄芩 半夏 甘草

胃属土，主容受，为水谷之海。主同脾

本病：噎膈反胃，中满肿胀，呕吐泻痢，霍乱腹痛，消中善饥，不消食，伤饮食，胃管当心痛，走两胁。

标病：发热蒸蒸，身前热，寒热发狂谵语，

咽痹上齿痛，口眼喎斜，鼻痛鼽衄赤髓。

胃实泻之

湿热 大黄 芒硝
饮食 巴豆 神曲 山楂 阿魏 礞砂
郁金 轻粉 三棱

胃虚补之

湿热 苍术 白术 半夏 茯苓 橘皮
生姜
寒湿 干姜 附子 草果 官桂 丁香
白豆蔻

本热寒之

降火 石膏 地骨 犀角 黄连

标热解之

解肌 升麻 葛根 豆豉

大肠属金，主变化，为传送之官。

本病：大便闭结，泄痢下血，里急后重，疝痔脱肛，肠鸣而痛。

标病：齿痛喉痹，颈肿口干，咽中如核，鼽衄目黄，手大指次指痛，宿食，发热寒栗。

肠实泻之

热 大黄 芒硝 槐花 牵牛 巴豆
郁李仁
气 枳壳 木香 橘皮 槟榔

肠虚补之

气 皂荚
燥 桃仁 麻仁 杏仁 地黄 乳香
松子 当归 肉苁蓉
湿 白术 苍术 半夏 硫黄
陷 升麻 葛根
脱 龙骨 白垩 诃子 栗壳 乌梅
白矾 赤石脂 禹余粮 石榴皮

本热寒之

清热 秦艽 槐角 地黄 黄芩

本寒温之

温里 附子 干姜 肉豆蔻

标热散之

解肌 石膏 白芷 升麻 葛根

小肠,主分泌水谷,为受盛之官。

本病:大便水谷利,小便短,小便闭,小便血,小便自利,大便后血,小肠气痛,宿食,夜热旦止。

标病:身热恶寒,嗌痛颌肿,口糜耳聋。

实热泻之

气 木通 猪苓 滑石 瞿麦 泽泻
灯草

血 地黄 蒲黄 赤茯苓 梔子 牡丹皮

虚寒补之

气 白术 楝实 茴香 砂仁 神曲
扁豆

血 桂心 玄胡索

本热寒之

降火 黄柏 黄芩 黄连 连翘 梔子

标热散之

解肌 藁本 羌活 防风 蔓荆

膀胱主精液,为胞之府,气化乃能出,号州都之官,诸病皆干之。

本病:小便淋沥,或短数,或黄赤,或白,或遗矢,或气痛。

标病:发热恶寒,头痛腰脊强,鼻塞,足小趾不用。

实热泻之

泻火 滑石 猪苓 泽泻 茯苓

下虚补之

热 黄柏 知母

寒 桔梗 升麻 益智 乌药 山茱萸

本热利之

降火 地黄 梔子 茵陈 黄柏 牡丹皮 地骨皮

标寒发之

发表 麻黄 桂枝 羌活 苍术 防己
黄芪 木贼

引经报使

手少阴心经黄连、细辛 手太阳小肠藁本、黄柏

足少阴肾独活、知母、桂枝、细辛 足太阳膀胱羌活 手太阴肺桔梗、白芷、升麻、葱白

手阳明大肠白芷、石膏、升麻 足太阴脾升麻、葛根、苍术、白芍

足阳明胃白芷、石膏、升麻、葛根 手厥阴心胞络柴胡、牡丹皮、石膏

足少阳胆柴胡、青皮 足厥阴肝青皮、川芎、吴茱萸、柴胡

手少阳三焦连翘、柴胡、上地骨皮、中青皮、下附子

五味宜忌

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咸。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而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味各有所利,四时五脏,病随所宜也。又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骨正筋

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骨气以清，长有天命。又曰：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崇其根，二气常存。春食凉，夏食寒，以养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阴。

五欲 肝欲酸，心欲苦，脾欲甘，肺欲辛，肾欲咸，此五味合五脏之气也。青色宜酸，肝病宜食麻、犬、李、韭。赤色宜苦，心病宜食麦、羊、杏、薤。黄色宜甘，脾病宜食粳、牛、枣、葵。白色宜辛，肺病宜食黄、黍、鸡、桃、葱。黑色宜咸，肾病宜食大豆黄卷、猪、栗、藿。

五禁 肝病禁辛，宜食甘、粳、牛、枣、葵。心病禁咸，宜食酸、麻、犬、李、韭。脾病禁酸，宜食苦、大豆、豕、栗、藿。肺病禁苦，宜甘、麦、羊、杏、薤。肾病禁甘，宜食辛、黄黍、鸡、桃、葱。思邈曰：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夏宜省苦增辛以养肺，秋宜省辛增酸以养肝，冬宜省咸增苦以养心，四季宜省甘增咸以养肾。时珍曰：五欲者，五味入胃，喜归本脏，有余之，病宜本味通之。五禁者，五脏不足之，病畏其所胜而宜其所不胜也。

五走 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多食令人痿，酸气涩，收胞得酸而缩卷，故水道不通也。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多食令人变呕，苦入下脘三焦皆闭，故变呕也。甘走肉，肉病毋多食甘，多食令人悦心，甘气柔润胃柔则缓，缓则虫动，故悦心也。辛走气，气病毋多食辛，多食令人恫心，辛动上焦与气俱行，久留心下故恫心也。咸走血，血病毋多食咸，多食令人渴，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汁注之，故咽路焦而舌本强。

五伤 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

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

五过 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肉胝伤筋而唇揭。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皮槁而毛拔。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平，骨痛而发落。味过于辛，筋脉沮绝，精神乃失，筋急而爪枯。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脉凝涩，而变色。时珍曰：五走五伤者，本脏之味自伤也。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也。五过者本脏之味，伐其所胜也。即脏气偏胜也。

五味偏胜

岐伯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王冰曰：入肝为温，入心为热，入肺为清，入肾为寒，入脾为至阴，而四气兼之，皆为增其味，而益其气。故各从其脏之气久则从化，故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从苦化也。余味仿此气不已，则脏气偏胜必有偏绝，脏有偏绝必有暴夭，是以药不具五味不备四气而久服之。虽暂获胜，久必致夭，故绝粒服饵者，不暴亡，无五味资助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阳剂刚胜积若燎原为消狂痈疽之属，则天癸竭而营涸，阴剂柔胜积若凝水为洞泄寒中之病，则真火微而卫散，故大寒大热之药，当从权用之，气平而止有所偏助，令脏气不平，夭之由也。

痰火点雪 卷四

明 金溪 龚居中应圆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痰火灸法

窃谓人之一身，隐僻奇异等疾，轩岐议究已备，华佗内照无遗矣。然攻病之法，每以针灸劫拔为言，而其药饵之中，殊未言及，何也？盖古人立法，病之轻浅者，则以丸散饮汤调治之。病之年久沉痾者，非针灸不解。以其针有劫夺之功，第见效者少。且今之针法，得妙者亦稀。若虚怯之体，候致天绝者有之。若灸法去病之功，难以枚举。而其寒热虚实，轻重远近，无往不宜。盖寒病得火而散者，犹烈日消冰，有寒随温解之义也；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自火郁发之义也；虚病得火而壮者，犹火迫水而气升，有温补热益之义也；实病得火而解者，犹火能消物，以实则泻之义也；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行，津液流通故也。所以灸法不虚人者，以一灼谓一壮，以壮人为法也。若年深痾疾，非药力所能除，必借火力以攻拔之。谚云：火有拔山之力，岂虚语哉？若病欲除其根，则一灸胜于药力多矣。但医必择其素熟经络穴道者乃可，不尔，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非徒无益，而反害之。岂以人命若草菅耶？然火之功用，固有挽回枯槁之妙，必其人肌肉尚未尽脱，元气尚未尽虚，饮食能进者，乃能任此痛楚，灸后调理月余，则病自除，而体自充。况假此一灸，使病者有所警戒警惕，自是如法调理，是以一举有两得之妙。若肌体羸虚，元气耗极，饮食不能进，则亦不能禁此燔灼，病必日剧，倘灸后病不得起，不惟无益，而反招病家之怨也。至嘱至告。

制艾法

凡用艾叶须陈久者，治令细软，谓之熟艾。若生艾灸火，则伤人肌脉。故孟子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拣取净叶，搗去尘屑，石臼中木杵搗熟，罗去渣滓，取白者再搗至柔烂如绵为度，用炷燥则灸火有力。

取火法

凡灸火者，宜用阳燧火珠，承日取太阳真火，其次钻槐取火为良。若急卒难备，则真麻油灯或蜡烛火，以艾茎烧点于炷，滋润灸疮，至愈而不痛也。其戛金击石钻燧八木之火，皆不可用。邵子云：火无体，因物以为体，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是矣。八木者，松火难燃；柏火伤神，多汗；桑火伤肌肉；柘火伤气脉；枣火伤内消血；橘火伤营卫经络；榆火伤骨失志；竹火伤筋损目也。

凡痰火骨蒸，癆瘵梦遗，盗汗传尸等症，宜灸四花六穴，膏肓二穴，肾腧二穴，肺腧二穴，足三里二穴，手合谷二穴，或膻中穴，但得穴真，无不验也。

定四花六穴之法

崔氏灸骨蒸癆瘵，初得此疾，即如此法灸之，无不效者。但医多不得真穴，以致有误。今具真格，使学者一见瞭然无误。

先用细绳一条，约三四尺，以蜡抽之，勿

令展缩，以病人脚底贴肉量，男取左足，女取右足，从足大指头齐起，从脚板底当脚根中心，向后引绳，循脚肚贴肉直上，至膝腕曲又中大横纹截断。次令病人解发分开两边，全见头缝，自囟门平分至脑后，乃平身正坐。取前所截绳子一头，从鸠尾齐引绳向上，正循头缝至脑后贴肉垂下，循脊骨引绳向下，至绳尽处当脊骨以墨点记，此墨不是灸穴。别以稻秆心，令病人合口，将秆心按于口上，两头至吻，却勾起秆心中心至鼻端根下，如人字样，齐两吻截断，将秆展直于先在脊中墨记处，取中横量点之，此是灸穴，名曰患门二穴。初灸七壮，累灸至一百壮，妙。初只灸此二穴，次令其人平身正坐，稍缩臂膊，取一绳绕项向前，平结喉骨，骨平大杼骨，俱以墨点记，向前双垂，下与鸠尾齐截断，灸鸠尾穴，却翻绳向后，以绳头齐会处，以墨点记，此亦不是灸穴。别取秆心，令其人合口，无得动笑，横量两吻，截断，还于背上墨记处，摺中横量两头点之，此是灸穴。又将其秆心循脊直量，上下点之，此是灸穴，名曰四花穴。初灸七壮，累灸至百壮，迨疮疾愈。依前法复灸至百壮，但当脊骨上两穴，切宜少灸。凡一次只灸三五壮，多灸恐人蜷背。凡灸此穴，亦要灸足三里，以泻火气为妙。若妇人缠绵裹足，以至中短小，则第一次患门穴难以量准，但取右手肩髃穴贴肉量至中指为尽亦可，不若只取膏肓穴灸之，其穴备于后，次灸四花穴，亦效。予常见人初有此疾，即与依法灸之，无有不效，惟恐病根深痼，亦依此法灸之，亦有齐愈者，况初病者乎！

《千金方》论取膏肓腧穴法

膏肓腧穴，无所不治。主羸瘦虚损，梦中失精，上气咳逆，狂惑失志等症。取穴之法，令人正坐，曲肘，伸两手，以臂着膝前，令正直，手大指与膝头齐，以物支肘，勿令臂得摇动，从胛骨上角摸索至胛骨下头，其间当有二肋两开，灸中间，依胛骨之里，肋间深处是穴，骨

容侧指许，摩筋肉之表，肋骨空处按之，但觉牵引骨节动，须灸胛中各一穴，至六百壮，多至千壮，当觉气下若若然如水状，亦当有所下出，若无停痰宿饮，则无所下也。若病已困，不能正坐，当令侧卧挽一臂，同前灸之也。求穴大较，以右手从左肩住指头，表所不及者是也。左手亦然，乃以前法灸之。若不能正坐，但伸两臂亦可，伏衣幙上，伸两臂令人挽两胛骨，使相离，不尔，胛骨遮穴不可得也，所伏衣幙，当令大小常定，不尔则失其穴。此灸讫后，令人阳气康盛，当消息以自补养，身体平复，其穴在五柱之上，四柱之下，横去六寸许，相准望取之。

论曰：昔秦缓不救晋侯之疾，以在膏之下，育之上，针药所不及，即此穴也。孙真人笑其拙，不能求得此穴，所以宿痼难遣，若能用心得而灸之，无疾不愈矣。明载于此，学者仔细详审，依法取之，无不得其真穴也。一法，医者先自坐，以目平正，却于壁上，以墨作一大圈，却令患者正坐，常使其目视圈，无得斜视别处，此良法也，令灸人正坐，曲脊伸臂依法，医者以指揣后脊骨一节为一寸，自一柱至五柱，逐一以墨点记，令上下端直分明，且人有颈骨者，亦有无者，当以平肩为一柱是也，以四柱至五柱，用秆心比量两柱上下远近，摺为三分，亦以墨点脊上柱间，取第四柱下二分微多，五柱上一分微少，用笔点定，横过相去六寸之中，左右以为两穴交下远近之准，大要两柱上下，合同身寸，一寸三分七厘微缩，有无大段长短不同以参者。《甲乙经》自大杼至尾骶骨作二十一柱，量三尺之数，分之若柱节分明，纵之尺寸不同，穴以柱数为定。若人肥大背厚，骨节难寻，当以平齐十四柱命门穴为准，上自大杼，下至命门，摺为一十四柱，每柱一寸三分，合其穴无不真也。

取肾腧穴法

令患者垂手正立，于平正木石之上，目无斜视，身无偏欹，去身上衣服，用切真杖从地，

至脐中央截断,却回杖子于背上,当脊骨中杖尽处,即十四柱命门穴也。以墨记,却用杵心取同身三寸,摺作一寸五分,两头即肾腧穴也。

取肺腧法

当脊下第三椎骨下凹中,以墨点记,各开一寸五分是穴。

取膻中法

胸前平乳当中一穴。

取足三里穴法

足三里二穴,在膝下三寸大筋内宛宛中。

取合谷穴法

合谷二穴,在虎口岐谷之间陷中。

论 点 穴

《千金》云: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有肥瘦,皆须精思斟量,准而折之,又以肌肉文理节解缝会宛陷之中是,以手按之,病者快然,如此仔细安详用心者,乃能得之尔。又云:或身短而手长,或身长而手短,成胸腹长,指胸腹短,或大或小,又不可以一概而论也。

凡点穴法,皆要平正,四体无使歪斜,灸时恐穴不正,徒坏好肉尔。若坐点则坐灸,卧点则卧灸,立点则立灸,反此,一动则不得真穴矣。凡灸先阳后阴,先上后下,先少后多,皆宜审之。

论艾炷大小

黄帝曰:灸不分三。是谓徒炷务大也,小弱也,乃小作之。凡小儿七岁以上,周年以还,不过壮炷如雀粪大。经曰:凡灸,欲艾炷根下广三分,使正气不能远达,病未能愈,则是炷欲大,惟头与四肢欲小耳,但去风邪而已。

论壮数多少

《千金》云:凡言壮数者,若丁壮病根深笃,可倍于方数,老少怯弱,可减半。扁鹊灸法,有至百壮千壮。曹氏从治,有百壮大,十壮小,品方亦然。惟《明堂经》多云:针入六分,灸三壮,更无余论,故后人不准,惟因病之轻重而增损之。凡灸头顶,止于七壮,积至七七壮止。如人若治风,则灸上星前顶百会,皆至一百壮,腹皆宜灸五百壮,若鸠尾巨阙亦不宜灸多,多则四肢细而无力,又足三里穴,乃云多至三二百壮,心膈不灸。若中急,灸至百壮,皆视其病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又不可不择一说也。《内经》只云:若是禁灸穴,明堂亦许灸一壮至三壮,恐未尽也。所谓五百壮千壮,岂可一日而尽?必三五七日,以至三年五年,以尽其数,乃可得也。

论 忌 避

《千金》云:欲行针灸,必先知本人行年宜忌,尻神及人神所在,不与禁忌相干则可。故男忌除,女忌破,男忌戊,女忌己,又所谓血支血忌之类。凡医者,不能知此避忌,若逢病人厄会,男女气怯,下手至困,达人智士岂拘于此?若夫急难之际,卒暴之疾,命在须臾,宜速治之,况泥于禁忌,已沦于鬼神,岂不误哉!但一日止忌一时,如子午八法,不拘禁忌。若忌未形之病,虽择良日,服药针灸当也。亦宜架天时日,正午以后乃可灸,谓阴气未至,灸无不着。午前及早,恐人气虚,有眩晕之咎,急卒亦不可拘。若值大风大雨雷电,宜暂停之,且待晴明灸之可也。

论 治 灸 疮

凡艾灸,须要疮发,所患即愈,不得疮发,其疾不愈。《甲乙经》云:灸疮若不发,用故履

底炙令热，熨之，三日而发。今有用赤皮葱三五茎，去叶，于微火中煨热，熨疮十余遍，其疮三日自发。亦有用麻油擦之而发者。亦有用牙皂角煎汤候冷，频频点之而发者。恐气血衰，有宜服四物汤滋养者，不可一概而论。灸后务令疮发，乃去病也。凡贴疮，古人春用柳絮，夏用竹膜，秋用竹膜，冬用兔腹上细毛，猫腹毛亦佳。今人每用膏药贴之，日一二易，则疮易愈。未若一日两贴一易，使疮脓出多而痰除也。若欲用膏，必须用真麻油入治病之药，或祛风散气，活血疗损之药，随症入之为妙。

论 忌 食

经曰：灸之后，古人忌猪鱼热面，生酒动风冷物，鸡肉最毒。而今灸疮不发，用小鸡鲢鱼食之而发者，所谓以毒而攻毒，其理亦通，亦宜少用为佳。

论 保 养

凡灸后切宜避风冷，节饮酒，戒房劳，喜、怒、忧、思、悲、恐七情之事，须要除之。可择幽静之居，养之为善，但君子志人不必喻也。

择 吉 日

针灸吉日，丁卯、庚午、甲戌、丙子、丁丑、壬午、甲申、丙戌、丁亥、辛卯、壬辰、丙申、戊戌、己亥、庚子、辛丑、甲辰、乙巳、丙午、戊申、壬子、癸丑、乙卯、丙辰、己未、壬戌、成开执日，忌辛未，扁鹊死日。

吉日 月 横看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天巫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

天医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

要安 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午子未丑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白虎黑道 午申戌子寅辰巳申戌

子寅辰

月厌 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亥

月杀 丑戌未辰丑戌未辰丑戌未辰

独火 巳辰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午

死别 戌戌戌丑丑丑辰辰辰未未未

血支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

血忌 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子午

除日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破日 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火隔 午辰寅子戌亥午辰寅子戌申

游祸忌服药 巳寅亥申巳寅亥申

巳寅亥申

痰 火 戒 忌

夫痰火之证，有治愈而老且寿者；有缠绵数纪，而终不可疗者；有一病即治，竟不愈者。何也？如器物已损，必爱恤护持，乃可恒用而不敝，若不恤而颠击之，宁有不坏者乎？然痰火固为恶候，治之愈与不愈，亦在人之调摄何如尔。且病之作也，始于水亏，法当绝欲存精，精足则水自复。继而火炽，则当薄味救水，水充则火自灭。次必戒酒以养金，金气清肃，则生化之机复行，子受母荫，则真阴自复，水得其权，则火自平矣，故治而愈者。以此三者之法，可缺一乎！若即病而仍酗酒恣欲，嗜啖膏粱，以火济火，其得长生者几希。

戒 忌 箴

绝戒暴怒 最远房室 更慎起居 尤忌忧郁 顺就寒暄

节调饮食 毋以我言 虚伪无益 一或失调 噬脐何及

戒 酗 酒

夫四气以酒为先者，盖以味甘适口，性悍

壮志,宾朋无此不可申其敬尔,然圣人以酒为人合欢。又曰:惟酒无量不及乱,若此观之,古人制酒,惟欢情适况而已,可恣饮而至剧乎!今之贪者,以酒为浆,以剧为常,必至酩酊而后已。凡一醉之间,有事迥异,肆志颠狂,或助欲而色胆如天,或逞威而雄心若虎,或以新搜,故骂詈不避亲疏,或认假作真,斗殴无畏生死,或伤其天性,或败坏人伦,乖名丧德,无所不为。甚而忘形仆地,促其天年者藉藉,酒之酷厉,奚帝堯醵也哉!况人既病水,则火已萌其焰矣,杯酒下咽,即犹贮烬点以硝黄,涸海燎原,其可量乎?盖酒之为性,慊悍升浮,气必随之,痰郁于上,溺涩于下,渴必恣饮寒凉,其热内郁,肺气大伤,轻则咳嗽胸喘,重则肺痿癆瘵。观其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药家用之,惟藉以行其势尔,人饮多则体蔽神昏,其毒可知矣。且曲中以诸毒药助其势,岂不伤冲和,损营卫耗精神,竭天癸而夭人寿耶?

绝房劳

夫四欲之中,惟色最甚,虽圣贤不能无此。故孔氏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孟氏亦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又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若此观之,则色亦人所难制者。今之膏粱逸士,昼夜荒淫,以此为乐,若悦当蒙嗜而无厌,必待精竭髓枯,气匱力乏而后已,昧而失调,安能免于死哉?悲夫。

觉者,岂如是乎?迨夫真水既亏,则火炎痰聚,而癆瘵之症成矣。当此之际,法宜存精以复水,奈火伏水沸,心神浮越,虚阳妄动,竟不能制而复泄其精,则犹源将涸而流将息,而复导之,宁不竭乎!噫,病至于此,非医者之神手,凝神定虑,以治病者之欲心,割情绝爱,病者亦宜割情绝爱,以副医者之心,庶几可治耳!

戒嗜利

夫诸欲之内,惟财则利益人多,盖人非财则无以治其生。故谚云:财与命相连,然财固人所必用,但轻重较之,则财又轻于命也。何则?人既病火,则危如累卵,善调则生,失调则死,岂常病之可例视乎?必静心寡欲,凝神定虑,毋以纤物烦扰心君,庶火息水恬,病或可瘳。于此而孜孜汲汲,终日营营,致天君失泰,而相火擅权,势必燎原矣,利可趋乎。

戒暴怒

夫气贵顺而不贵逆,顺则百脉畅利,逆则四体愆和。若以火病而复增一怒,则犹敝舰而横之波涛,鲜有不覆者也。何则?以虚其虚,则阴阳乖戾,脏腑隔绝,其不危者鲜矣。且今之昧者,但知怒能害人,殊知贼人心气者有九,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寒则气收,热则气泄。若此诸气,实人所自致者也。况痰火之病,始于真气劳伤,肾阴亏损,而邪热乘虚协之。故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然所谓有余者,非真气之有余,谓真气病而邪火相协,或行而迅速,或住而壅塞,气火俱阳,以阳从阳,故阳愈亢而阴愈消。所谓阴虚生内热者以此,即如劳伤神志,心血亏耗,肾水枯竭,君火失令,相火司权,熏烁肺金之意耳!况七情之气,惟怒最甚。故经曰:怒则血菀于上,以其情动于中,气逆于上。动极生火,火载血上,错经妄行,越出上窍,故钻燧取火,抚掌成声,沃火生沸,皆自无而有,实动极之所致也。噫!以一星之火,而致燎原之祸,气岂可逆乎?

节饮食

夫饮食所以养生,过则伤脾,若过极则亦所以戕生者也,何则?痰火之病,始于水涸,火

炎金伤，金既受伤，则木寡于畏，其不凌脾者鲜矣。以脾受木贼，则运化之机自迟，而复不能节其饮食，以致伤而复伤。轻则暖腐吞酸，重则痞满疼痛，病体复加，有此则亦难乎其为治也。盖欲攻积则妨正，欲温中则动火，过消导则反损脾，三者之法，岂其宜乎？况人藉水谷之气以为养，土受木贼，则不能运化精微，上归于肺输，布五脏，以养百骸，自是形日减，肌肉日消，其人即能饮能食，无乃食体而已，更何益耶？此谓调摄之一关也，可不谨哉！

慎起居

窃谓火病金伤之体，实由敝室陋巷，尚无趋避之策。风狂雨骤，其何以御之耶？盖肺主皮毛，司腠理阖闭，金受火贼，则卫护敛固之令失权，六淫之邪易于侵袭。轻则入于皮肤，但为嚏唾涕咳诸候，惟以身表温暖，腠理疏豁，不干真气，或可消散。甚则入于经络，表有头痛发热，身痛脊强，不即发汗，则必入里而为潮汗闭涩满渴等症，不即下之，邪何以越？然以尪羸之躯，几微之气，而复任此猖狂，虚虚之祸，岂不旋踵而至哉！噫，倘不慎起居而或犯此，是亦促命之杀车槌也，慎之。

简言语

气鼓喉而为声，情发心而为言。故曰：声者肺之韵，言者心之声。且火之病，以水亏火炽，熏烁肺金，伤其生化，母令子虚，致水益亏而火益炽，肺愈伤而金益烈，法当滋阴降火以益金。以言多语急，鼓伤肺窍，则为咳嗽声嘶，且言则呼多吸少，致息不匀，则五脏之气，亦自愆期矣。所谓肺欲实，先调息，正此之谓，言可多乎？

忌忧郁

夫气贵舒而不贵郁，舒则周身畅利，郁则

百脉违和。故曰：喜则气缓。然缓者，固有徐和畅利之义，但不及太过，皆能致息愆期。而况忧思郁结，宁不滞其气乎！气既壅滞则郁而为火，是益为烁金涸水之胎，人既病火，则身犹敝器矣。须着意护持，心当浑然无物，庶可登之佳境。倘以世务营心，终日怏怏，是欲蹈万古之长夜，宁非昧而不觉者乎！哀哉。

愚谓痰火之病，能戒则功过药之半矣。盖攻邪去病，固藉药剂之能，而燮理调元，又非戒忌不可。何也？夫所谓戒者，以其于病有大妨，法所当戒，不戒则死。所谓忌者，以其于病有所不宜，法当忌之，不忌则害。二者实痰火死生之关头也，可缺一乎？然所当戒者，酒色财气之四欲也；所当忌者，饮食起居，多言厚味之四失也。病人能守此八者，则胜于药力多矣。如恣欲则伤精，绝之则所以存精足水以制火也。若暴怒则伤肝，戒之则所以平肝安土以养金也。贪欲则伤肺，戒之则所以清金制木无使凌脾也。嗜利劳神，戒之则所以宁火而肃金而充水也。慎起居所以防贼风虚邪之犯正。节饮食毋使菹茁陈莖以留脾。简言语所以保金以育水。薄厚味所以息火毋伤金。若此八者，利益固非小可，而其害也，则轻可致重，重可致危，颠沉困惫，皆胎于此。病者倘能一一遵依，小心翼翼，则危可至泰，轻可至愈，挽回枯槁于幽冥之谷，其可量乎。

却病秘诀

夫修身之士，不识丹田所在，咸指脐下一寸三分为言，谬乎！有传此为气禀之原，若果实受气于蒂，坎离上下，以此为中宫，气脉升降，以此为根地，根地否塞，则水火不能升降，心火炎炽，肾水枯竭，百病由此而生。上或头晕眼花，下至腰疼疝凝痔结，甚或真阳不固，多至夭折，良可悲乎！人诚能以却病延年之法，敬而行之，或行或坐，或立或卧，念念不忘。旬日之间，血气循视而不乱，精神内固而不摇，衰者起，萎者愈。疲癯转康健之躯，枯槁

回温润之色，顿觉增精补髓，养气助阳，眼目光明，疝痔消灭，身轻力健，百病咸除，功简而效速，诚为保身之至道，却病之秘诀哉！

却病延年一十六句之术

水潮除后患，起火得长安。梦失封金柜，形衰守玉关。鼓呵消积滞，兜礼治伤寒。叩牙齿无疾，观升鬓不斑。运睛除眼害，掩耳去头旋。托踏应无病，搓涂自驻颜。闭摩通滞气，凝抱固丹田。淡食能多补，无心得大还。

水潮除后患法

平时睡醒时，即起端坐，凝神息虑，舌抵上腭，闭口调息，津液自生，分作三次，以意送下，此水潮之功也。津既咽下，在心化血，在肝明目，在脾养神，在肺助气，在肾生精，自然百体调畅，诸病不生，此除后患之功也。逍遥子长生诀曰：法水潮在关，逍遥日夜还，于中凝结生诸病，才决通流便驻颜。

起火得长安法

子午二时内外视，应闭息升身，则肾中之火生矣。火为水中之金，烹而炼之，立可成丹。且百脉通融，五脏无滞，四肢康健，而三化聚也。孙真人曰：火阳得地，在六爻俱静之时，真气通行，必在三阳交会之际，此为文火炼形，外邪不感，寿算无穷。

梦失封金柜法

欲动则火炽，火炽则神疲，神疲则精滑而梦失也。每寤寐之时，必要凝息定气，以左手搓脐二七，右手亦然，复以两手搓胁腹五七次，左右摇肩三两回，次咽气纳于丹田，握固良久，乃正屈足侧卧，永无走泄矣。郑思远真人曰：事多忘者神昏，汗多出者神脱，此是梦

失神弱，脱漏真精，乃修身之士大忌也。当励前功。

形衰守玉关法

形容枯槁，切须守炉，炉者丹田，丹田者，肾前脐后也。若行住坐卧，一意不散，固守勿怠，而又运用周天之火，自然生精、生气、生神。岂止变衰颜如童子？体为神仙，若壮健行之，收功甚速。

鼓呵消积滞法

有因食而积者，有因气而积者，久则脾胃受伤，医药难治。孰若节饮食，戒嗔怒，不使有积聚为妙。凡有此等，便当升身闭息，往来鼓腹，俟其气满缓缓呵出，怡然运五七次，即时通快。王穆真人曰：未得通时，多痞塞隔气。若胸膈满塞，常用此法不止，除病散气，须无病行之，自然真元增益，寿域可跻。

兜礼治伤寒法

元气亏弱，腠理不密则风寒伤感。患者须端坐闭息，兜起外肾，头如礼拜，屈折至地，运用真气得胜涤时，可六七次，汗出自愈。刘抱一真人未仙之日，曾感伤寒热，行此而安。此法非止能治伤寒，即无病行之，头目清利，容颜润泽。

叩齿牙无病法

齿之有疾，乃脾胃之火熏蒸。每日清晨，或不拘时，叩齿三十六通，则气自固，虫蛀不生，风邪消散，设或以病齿难叩，但以舌隐舔于牙根之间，用柔制刚，真气透骨，其蛀自除。玉真人曰：欲修大道，先去牙症，叩齿不绝，坚牢无病，此虽近易，亦修养中之至要也。

观升鬓不斑法

思虑太过，则神耗气虚血散而鬓斑。以子午二时，握固端坐，凝神绝念，两眼含光，中黄内顾，追摄二气，自尾闾夹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楼，返还元海，息息少时，自然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张真人曰：夫何虑鬓斑，久久行之，可以积黍米而为丹，脱樊笼而游三岛，其功曷可云论！

运睛除眼害法

虚静趺坐，凝息升身，双目轮转十二数，紧闭即开，大睁逐气。每夜行五七次，瘴翳自散，光明倍常。谢翼真人未得仙时，曾犯目疾，绝去房事，得此法面行之即愈，故传以惠于后人。盖为虚邪气热，损犯肝经，致生瘴翳，运睛之法不止除昏，久则可观细书画。极目远视，时见金花，乃道气之运也。

掩耳去头旋法

邪风入脑，虚火上攻，则头目昏旋，偏正作痛。或中风不语半身不遂，亦由此致。治之须静坐，升身闭息，以两手掩耳，摇头五七次，存想元神，逆上泥丸，以逐其邪，自然风散邪去。张元素真人未得道时，头目昏旋，偏正头痛，用还丹之法，不十功即痊。此法不止治命，须无病行之，添补髓海，精洁神宫，久视长生之渐也。

托踏应无病法

双手上托，如举大石，两脚前踏，如履实地，以意内顾，神气自生。筋骨康健，饮食消融。叶子元二十二势，取禽兽行之状。陶隐君二十八道，引水火曲升之理，知神气之走五脏，自然传送于四肢，根本充固，营卫强盛，其

功盛大，不止轻身，能令皮肤结实，足耐寒暑。

搓涂自驻颜法

颜色憔悴，良由心思过度，劳碌不谨。每清晨静坐，神气充溢，自内而外，两手搓面五七次，须漱津涂面，搓拂数次。行之至半月，则皮肤光润，容貌悦泽，大过寻常。太虚真人晚年修道，耻于衰弱，得此法而返老还童。若咽气通心，搓热涂面，亦多有益。

闭摩通滞气法

气滞则痛，血凝则肿。治须闭息，以左右手摩滞处四十九次，复左右多以津涂之，不过五七次，气自消散。赵乙真人未仙之时，曾患此病，行之而愈。此法不止散气消肿，无病行之，上下闭息，左右四肢五七次，经络通畅，气血流行，肌肤光润，名曰干沐浴，尤延生之道也。

凝抱固丹田法

定息抱脐，子午无间，动彻浮沉，湛然进退，旬日之间，下进五谷之精，真气自生，百日之功，上尽九重之蠢，暗涤垢腻，饥渴不患，寒暑不侵，驻颜还少。董自然真人道：西华天尊守真，或居天上，或居人间，一炷紫檀，手披云雾坐禅关。

淡食能多补法

五味之于五脏，各有损益，若一味过食，须安一脏，还亏一脏。要在相匀谨节，仅图爽口，反见伤脾，食淡自然有补耳。玄珠先生得此法而成化。古云断盐不是道，孰为补肾？茹增福田，却非养神之道，淡食中自有真气，可以保命安神。

无心得大还法

对镜无好恶之心,亦不可落空心,而识执之心尽无也。知识之心,又生分别,执着之心,不可有也。志公和尚无心有心,此心乃合天地,夫无心法,有事无事,常要无心,静处喧处,其念无二。又曰:莫谓无心即是道,无心即隔一重关,如明镜照一切物也。元不染着,是谓大还也。

运识五脏升降法

上心肾之下,肝西肺在东,非肠非胃腑,一气自流通。

动功六字延寿诀

春嘘明目本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间,秋咽定知金肺润,冬吹肾要坎中安。三焦嘻却除烦热,四季长呼脾化餐。切忌出声闻两耳,其功尤甚保神丹。

心呵顶上连叉手

举手则呵反手则安

呵则通于心,去心家一切热气。或上攻眼目,或面色红,舌上疮,或口疮,故心为一身五官之主,发号施令之时,能使五官不同。故孟子曰:收其放心者,为浩然之主。故心不动,而动谓之妄,妄则神散,而使浩然之气不清也。秋冬时常暖其涌泉,不伤于心君。素书云:足寒伤心是也。澄其心则神自清,养其心则火下降,故心火降,则心无不正,心通舌,为舌之官,舌乃心之苗,为神之舍,又为血之海,故血少则心神恍惚,梦寐不宁也。冬面红受克,故盐多伤心血,冬七十二日省咸增苦,以养其心气也。

肝若嘘兮自睁睛

嘘则通肝,去肝经一切热聚之气,故胆生于肝,而胆气不清,因肝之积热,故上攻眼目。大嘘三十次,一补一泻,则眼增光,不生眼屎,故目通肝。肝乃魂之宅,夜睡眠闭,则魂归宅。肝为目之官,秋面青受克,辛多伤肝,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养肝气。

肾吹抱取膝头平

吹则透肾,去肾中一切虚热之气。或目昏耳聋,常补泻,则肾气自调矣。故肾通耳,为耳之官,耳听于走精,不可听于淫声,或鼓腹者,大吹三十吹,热擦肾堂立止。四季十八面黑受克,甘多伤肾,故季月各十八日省甘增咸,以养肾气。

肺如咽气手双擎

咽则通肺,去肺家一切所积之气。或感风寒咳嗽,或鼻流涕或鼻热成疮,大咽几咽,一补一泻,则肺气自然升降。肺为心之华盖,最好清,故肺清则不生疾也。肺通鼻,为鼻之官,肺为魄之宅也。夏面白则受克,苦属火,肺属金,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养肺气。

脾病生时须撮口

呼则通脾,去脾家一切浊气。或口鼻四肢生疮,或面黄,脾家有积,或食冷物,积聚不能化,故脾为仓禀之官,又为血之用,故饮食不调,则不生血,四肢不动,则脾困。故夜则少食,睡时脾不动,以致宿食,则病生矣。脾四季之官,为意之宅,故意不可以妄动,动则浩气不能清也。春面黄则受克,春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

三焦客热卧嘻嘻

嘻嘻则通胆，去胆中一切客热之气。故卧时常嘻嘻，能去一身之客热，能补泻者胆气自清，目不生屎，胆怕热，四时饮食，热者少，食于上膈，以使胆气清爽也。

静坐功夫

清心释累，绝虑忘情，少思寡欲，见素抱朴，学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释，足以尽瑕。绝虑忘情，足以静世。思欲俱泯，足以造道。素朴纯一，足以知天下安乐之法。日务少食宽衣，于二六时中，遇闲暇则入室蟠膝静坐，心无杂想，一念视中。丹书云：人心若与天心合，

颠倒阴阳止片时。以心观道，道即心也。以道观心，心即道也。若能清心寡欲，久久行之，百病不生。此惟秋及冬至以后，行之尤妙。如春夏行持，春乃发生之时，夏乃阳气茂盛，儒云歌咏所以养性情，舞蹈所以养血脉，又不必静坐。宜夜眠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长生。食后宜动作舞蹈，亦宜节欲。古人冬至闭关以养微阳，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是故起以待日光，此阳气闭藏之时，不可扰动筋骨，惟安调静养身体，则春夏诸病不生。情不动，精固则水朝元；心不动，气固则火朝元；性寂则魂藏水朝元；情忘则魄伏金朝元；四大安和，则意定土朝元。此谓人有五气朝元。又经云：人能长清静，天地悉皆归。

《痰火点雪》终

慎柔五书

〔明〕 胡慎柔 撰述

《慎柔五书》提要

石震撰师传云：师毗陵人，胡姓，本儒家子，生而敏慧，稚年寄育僧舍，长寻雒发，法名住想，字慎柔，性喜读书，凡一切宗乘，以及经、史、子诸编，无不究览。心血耗疲，得瘵疾几不起。时查了吾先生寓医荆溪，师往求治，岁余获痊。了吾先生泾县人，为宛平周慎斋先生高座。师颖悟沉静，了吾先生深器之，欲授以己学，师由是执贄，事先生十余年。先生惧其学识过己，乃令往从慎斋先生，与薛理还偕行。理还亦毗陵人。予于己卯春，曾识荆于嘉水，时年已逾七十。因出了吾生平所验案及禁方赠予，予自此益尽窥了吾之学。慎斋先生名满海内，从游弟子日众，师随侍，每得其口授语辄笔之。先生初无著述，今有语录数种行世，多师所詮次也。师自是归里，治病辄应，履日盈户外。丙子仲夏，忽示疾，以手札招予，授生平所著书，凡虚损一，痲瘵一，所札记师训一，治病历例一，医案一，别为五卷，每卷首列师训一篇，志所自也。又数日竟脱然去，年六十有五。石震为其订正寿梓。是篇出，不但慎柔祖述了吾之学在是，而慎斋先生之源流，亦可窥豹一斑矣。予观其书，首二卷，颇多精警语，可为老人、虚人调养指南。凡治诸症，皆以保护脾胃为主，渊源本于东垣，而化裁宗诸薛氏。其于虚痲之症，截然两分，治法不混，更发前人所未发，洵为医家可宝之书也。

顾 序

士生于叔叶,不能希志轩冕,又不能遂邱樊,其或隐身以利物,混俗以宏道,往往以技显于时。史家列方伎,日者,仓公并传,刘歆较中秘书,占候医方,并载《七略》,一则定犹豫于几微,一则救艰危于呼吸,学医乎?学卜乎?吾学医矣。予自壬午逮乙酉间,连岁作客,几罹兵革者数矣。乃退而悬壶市上,予岂妄诞哉?吾友石氏瑞章为之依表也,然予之知瑞章,由于先知有胡氏慎柔,以医隐于僧,物故者十年矣。予交之在二十年之前,先是吾师熊鱼山先生夫人,得奇恙,随宦游,遍叩青囊,终无济者。予推轂慎柔,竟以六剂奏效,再数剂全瘳。自是予与慎柔同客于先生松陵治所者一年,既得朝夕领绪益,又尽收其枕匣之秘,得抄本盈尺。辛未年,予北游太学,携之麓中,会鱼山先生以黄门罢归,思慎柔不可得见,欲尽索其书。予不敢私,而紫编丹笈,自吴入燕者,又自燕入楚矣。寻又遭寇獷猖,先生挈家迁播,闻其书已久没兵火中,乃慎柔即有另本,亦已星散不可问。比年来,予以瑞章友善,每与促席研究医旨,兼诸家之长,深望洋之叹,青过前人,元成奥帙,然终于不忘所自,思慎柔不少辍,而虚怯一门,尤推独步,遂出其遗书,即予向所授受者也,予为庆幸及感慨者久之,瑞章遂谋之枣梨,盖传其学,传其人。起膏肓于未形,驱府俞之沉患,瑞章之业广矣,瑞章之庆长矣。瑞章齿少于予,其学窥渊海,宿儒不能也。刀圭入口,僵者立苏,所在户外层满,所著述甚博,丽名诸生,身故在隐显之间,予则灰心,将以越入老矣,惟瑞章有以导予。

尊尹顾元交书

慎柔师小传

石 震撰

师毗陵人，胡姓，本儒家子，生而敏慧，稚年寄育僧舍，长寻薙发，法名住想，字慎柔。性喜读书，凡一切宗乘，以及儒书经、史、子诸编，无不究览。心血耗疲，得瘵疾几不起。时查了吾先生寓医荆溪，师往求治，岁余获痊。了吾先生泾县人，为太平周慎斋先生高座。师颖悟沉静，了吾先生深器之，欲授以己学，师由是执贄，事先生十余年。先生惧其学识过己，乃令往从慎斋先生，与薛理还偕行。理还亦毗陵人。予于己卯春，曾识荆于嘉水，时年已逾七十。因出了吾生平所验案及禁方赠予，予自此益尽窥了吾之学。慎斋先生名满海内，从游弟子日众，师随侍，每得其口授语，辄笔之。先生初无著述，今有语录数种行世，多师所论次也。师自是归里，治病辄应，履日盈户外，然性好施，虽日人不下数金，而贫如昔。岁庚午，吴江宰熊鱼山先生夫人，抱奇恙六七年矣。延师至，以六剂奏效，一时荐绅士大夫，咸服其神明，因往来吴会间，里居之日少。岁壬申，予时习岐黄家十余年，雅慕师，每相过从，谈论辄达曙忘倦，师每恝生平所学，嗣者寥寥，言之惋然。然窃谓师貌古神闳，当得永年。亡何，丙子仲夏，忽示疾，以手札招予，授生平所著书，凡虚损一，瘵瘵一，所札记师训一，治病历例一，医案一。又数日竟脱然去，年六十五。距今又十年矣！予将以其书寿之子梓，因为之传。

《慎柔五书》目录

卷一

- 师训第一…………… (100)

卷二

- 医劳历例第二…………… (105)

卷三

- 虚损第三…………… (109)

- 脉法…………… (109)

- 损脉致病次序…………… (110)

- 损脉损症…………… (110)

- 治损法…………… (110)

- 五脏逆传致病诀…………… (110)

- 虚损死症…………… (110)

- 寒热论…………… (110)

- 五脏致伤…………… (111)

- 虚损致病之由…………… (111)

- 亢则害承乃制论…………… (111)

- 虚损误药之辨…………… (112)

- 虚损秘诀…………… (113)

- 损病汤药加减法…………… (113)

- 损病主治汤方门…………… (114)

- 保元汤…………… (114)

- 四君子汤…………… (114)

- 异功散…………… (114)

- 六君子汤…………… (114)

- 补中益气汤…………… (114)

- 七味白术散…………… (114)

- 四物汤…………… (114)

- 十全大补汤…………… (114)

- 和中散…………… (114)

- 生脉散…………… (114)

- 升阳散火汤…………… (114)

- 柴胡升阳汤…………… (114)

- 东垣火郁汤…………… (114)

- 癆瘵第四…………… (117)

- 脉法…………… (117)

- 总论…………… (117)

- 骨蒸劳…………… (118)

- 血风劳…………… (119)

- 冷劳…………… (119)

- 热劳…………… (119)

- 癆瘵各症论…………… (120)

- 尸厥…………… (120)

- 劳病主治汤方门…………… (121)

- 人参养荣汤…………… (121)

- 茯苓补心汤…………… (121)

- 人参清肌散…………… (121)

- 人参柴胡散…………… (121)

- 逍遥散…………… (121)

- 人参五味子散…………… (121)

- 葛氏保和汤…………… (121)

- 五蒸汤…………… (121)

- 大黄廑虫丸…………… (122)

- 仲景百劳丸…………… (122)

- 五凤丸…………… (122)

- 雷公丸…………… (123)

- 吴萸根汤…………… (123)

- 五膈下气丸…………… (123)

- 千金散…………… (123)

- 雄砂丸…………… (123)

- 取虫法…………… (124)

- 追虫方…………… (124)

- 紫河车丸…………… (124)

- 天灵散…………… (124)

- 白薇汤…………… (124)

- 仓公散…………… (124)

- 内鼻散…………… (124)

- 硫黄散…………… (124)

卷四

卷五

医案第五	(127)
风例	(127)
痢例	(128)
脾胃例	(129)
虚劳例	(130)

头痛例	(132)
胃脘痛例	(132)
眼痛例	(133)
齿痛例	(134)
杂症例	(134)

师训题辞

石震

师训者，查了吾先生麈尾之言，而慎柔述之者也。刻慎柔五书，而先之以师训者，志所自也。应酬驳剧，随感随发，非著撰也。晨昏风雨，随闻随述，非笺疏也。故其言多直率而不文，其词章多琐屑而无脊，然正如道家之丹源，禅家之宗旨，得其单词片语，即可该贯万理。今又错综原文，依类连举，稍加序秩，无伦次而有伦次，庶几学者，便于观览焉。是编出，不但慎柔祖述了吾之言在是，而慎斋先生之源流，亦可窥豹一斑矣。

慎柔五书 卷一

明 胡住想慎柔撰述
清 石 震瑞章订正
顾元交 尹编次
程瘦樵 永培校本
周学海 健之评注
曹赤电 炳章圈点

师训第一

夫地黄丸，为肾家之主剂。盖肾水枯，则肝木不荣；木不荣，则枯木生心火。五行字面，乃医家循例之词，读者当随文而各求其义。此所谓肾水即津液也，肝水即血汁也，心火即亢燥之热气也。津不濡血而血滞且干矣，血不涵气而气亢愈悍矣。故曰：枯木生心火。故用熟地以滋肾，用泽泻以去肾家之邪，则地黄成滋肾之功。肾所恶者土也，脾家有湿热，则能克肾水，故用山药补脾，用茯苓以去脾家之湿，则山药成补脾之功。木枯则耗水，以山茱萸敛火以润肝，火炽亦能涸水，以丹皮泻心火而补心。心足则火不妄起，且下降与肾交，而补肾之功愈成矣。此即《难经》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之义；又《素问》亢害承制之道也。

凡两手俱数，大便燥者，八物汤。洪大有力，地黄汤；无力，大补汤。脾燥，加山药；脉弦，加芍药；右关浮无力，加丁香；沉无力，加干姜。

内伤，寸脉大于尺脉，此阳盛脉也，宜用保元汤加归、芍引下，则大脉去，而阳气亦内收矣。此从阳引至阴分之法。用意其是而药不合，芪升胃阳，归升肝阳，非能降也。凡引下法有三：有直用清肃，有从下滋填，有从下温补，更有宜其上而人气自降者，各因其病本也。

内伤，右尺弦弱，不宜用寒凉，以命门火

虚故也。

右关缓有力，缓则为湿，又寸尺弱者，用补中汤加赤茯、苡仁。盖补中补寸弱，赤茯、苡仁行中焦湿，又能使中焦之气下行，而尺脉自和。

右关缓无力，用参苓白术散加黄芪，以补上而益下。凡在右，以四君子汤加减。欲上，用黄芪；欲下，赤苓、苡仁。在左，以四物汤调理。若左寸洪有力，加木通、黄连、赤苓之类。盖木通泻小肠火，小肠为心之腑，黄连泻心，赤苓者，赤入丙丁也。

左关浮，用羌活、防风。左关沉有力，用山梔、柴胡、知、柏之类。左尺有力，加柏以泻其有余。盖左有泻而无补，右有补而无泻，则命门火重矣。此谬语也。左右俱有水火，太过俱宜泻，不及俱宜补。即如本文左尺有力，加柏以泻有余，何尝不是泻火？倘右尺太过，岂可复补之？

凡内伤发热、口干，乃下焦虚寒，火不归元，阳气在上故耳。须温下焦，使阳气下降，则口干自愈。此即所谓从下温补也，是下焦虚寒，格阳于上。所以然者，下焦之气不续升，气无所接引，不得顺降，久结于上，化为燥火。

凡内伤，火在上，水在下，故发咳嗽而喘，此皆滋阴降火所致也。初用桂制白芍、吴茱萸少许，及甘草、人参、五味、半夏、破故纸、杜仲，一温则火下行，水上升。如或作泻，则阳下行，而胃中所积宿食水谷行动矣。因滋阴降火而发咳嗽，乃阳为阴抑，水上火下之咎也。用辛温拨其阴而伸

其阳,生气勃发,而吸气败津无所容矣,故或汗或泻也。内郁热甚者,略佐清降,恐郁火之发太骤为患也,曾屡见之。

凡虚损,肺脉大,气喘,下部脉弦细弱微,此皆阳上越而不降,内寒外热,上热下寒之症,用人参一钱,桂制白芍一钱,干姜三分,半夏一钱,五味子十五粒,甘草生炙二分,使温中内收,阳气降下。虚损气喘,有气痹,有气越。气痹有清湿外侵,有卫阳内陷;气越有内寒格热,有阴虚阳泛。阳陷寸脉短弱,而邪侵反弦紧;阳泛寸浮散,而格热反洪实,以纯虚与夹实之故。纯虚可任补敛,夹实有温宣、温降诸法,未可专任补敛,其吉凶全视尺脉有根、无根,相称、不相称以决之。何者?纯虚肺气弱,夹实肺气困,补敛固以振弱,亦以增困,上焦气闭,三焦大气举为其所吸摄,不得运转顺降,所谓宗气反聚也。气化不通,升降不续,喘逆反甚,故治法须有以开为敛、以降为补之妙用。

凡久病服寒凉克伐过多,以致三阳气衰,致痰凝气滞,以调元之剂治之。阳气一动,则少阳先升,少阳欲先出,前有太阳,后有阳明,遏截不能伸,少阳之气至太阳,太阳与之并则寒,与阳明并则热,遂成寒热症状,非真症也。其太阳气达,遂有伤风之状,鼻塞、恶风寒之症见矣。阳明气达,则有作泻之症。此时正当调脾补元,分头施治,则旧病尽脱矣。此条开人神智不少。

凡服寒凉克伐之过,遂成血凝气滞,用温补之剂,其痰决行,脉气渐和,须预言将来或有凝血少许。此乃通经,气壮而血行也。此可悟叶天士久病通络之义。

凡脉细数,肾虚;弦数,肝虚;短数,肺虚。此为病重之脉,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散数则为心虚。诸数之中,尚有舒徐和缓之意者,是云有胃气也。来尚去深,旋转不躁,是为舒缓。

凡虚损脉数十数至,尚不细短,按之有一条者,可服独参汤一二两,然后调理。此脉率因下寒格阳不能归窟,宜附子加龟板以招安之。

凡脾脉细弦而涩,则中气虚寒,宜温。直用温药则火起,须益智温之,更用山药以养脾,则益智之温,退居下焦,补命门,火生土,遂成连珠之补,而火不起矣。直用温药则火起,血虚不能涵之也。宜介类,如龟板、鳖甲、牡蛎之属同用,非益智所能为功。能任益智者,其阴虚犹未甚。

虚损大便燥者,用杏仁、枳壳、苏梗,则能去宿粪。

尝诊一人,脉右关浮大,乃阳气浮上,症当中寒,果然肚疼作泻,宜用建中汤,收阳入内,而中温矣。

凡持斋人,所食之物皆淡渗,所食之油皆属火。渗淡泻阳,阳虚则火起。此东垣云:持斋之人多胃虚。渗淡泻阳四字极是。故风湿在表、寒湿在里者,均不可率利小便也。阳虚火起,亦有理而欠发明。盖火性宣发,遂其宣发之性,即不见火矣。故《内经》五脏苦欲补泻之义最宜讲究。

凡久病,用补脾、补命门之药,皆燥剂,须用当归身以润肝,恐燥能起肝火故也。立意极是,而以当归为能润肝燥,貽误非浅,其辛温正起肝火也。血分虚寒宜之,虚燥者复与燥剂同用,必致头眩、肋胀,不若鳖甲、牡蛎,介类潜阳而又清灵不腻。

一痰症,曾有人病痴,寸脉不起,脚冷,关脉沉洪,此阳气为痰所闭,宜升、宜降、宜开。用紫苏、陈皮、半夏、赤芍、赤苓、枳壳、干葛、石菖蒲、远志、人参之类。其病欲言而讷,但手指冷。冷字疑误,或是物字,或是空字。此心系、脑络、脊髓之间有瘀痹之脉,阻其神机不能灵转也。属血,加桃仁、丹参;属痰,加如下方。此乃痰闭阳气之病,治宜归脾汤去枣仁、圆眼、黄芪,加石菖蒲、远志、半夏,一补一开一行,后用全料归脾汤,久自愈。

病人久虚,内有宿积旧痰,用参、术补之,久乃吐出臭痰,或绿色痰,当不治。盖积之久,而脾胃虚极不运,故郁臭耳。此症有因塞补而然者,或可治,或不治,须别视见证决之。

一人常梦遗,诊其脉,关中有动脉如大豆圆,此痰凝中焦,幸梦遗,免鼓症。梦遗之道甚多,而总归于心肝二气之下陷。但有下虚而陷者,有脾虚而陷者,有心肝自虚而陷者,有外感遏制肺与膀胱之气而陷者,有痰涎遏制脾胃之气而陷者,各以其脉与兼证别之。关动如豆,胃有死血也。曾见梦泄人,舌心如钱大光滑无苔,即同此诊。且寸尺俱不起,补中加茯苓、半夏、石菖蒲,亦一升一降之道也。

一人久悲郁,先前五、六月倦甚,寻得痴症,只以手空指,人问为何?曰:我欲言而不能也,欲言属心,不能属脑,脑络有痹而然。诊其脉,二尺微而不起,二关洪缓,此阳郁而不能升不能降

也。用二陈汤加人参,以开痞助脾,益以升、柴助阳,石菖蒲、远志、赤茯苓以利湿降痰降火,四剂即安,缓服丸剂而愈。

吐血症,初六脉俱洪数,须用茯苓补心汤。盖白茯苓能守五脏真气,能泄肾中伏火,能泻脾湿以健脾。二三剂后,数脉稍退,尚洪,以地黄丸纳气;洪稍减,至弱,以四君子加减,补脾生肺,肺生水之义。如或见血,加丹皮、熟地。右关有火,加山药;左关有火,加山茱萸;左关左尺有火,加茯苓、泽泻、熟地。

一人吐血后,右关、尺洪,大便燥,口干,用白芍、甘草、人参、苏梗、归身各五分,枳壳五分,杏仁四粒,黄柏二分。二剂。下即润,诸症即退。

凡欲止吐血,须炒黑干姜、五味子二物。以干姜性温,且血见黑即止;五味子味酸,能收逆气。

一人头面俱痛,服寒凉药多,其脾胃脉细涩,左尺亦涩,左寸、关洪,此下焦寒而火邪逆上之故也。用羌活五分,酒炒防风五分,酒连一分,酒苓三分,白茯苓一钱,人参二钱,甘草五分,半夏一钱,破故纸一钱,枸杞子一钱。二服,脉即粗而不细,而头痛亦除。

治梅核气,用四七汤加人参一钱、干姜三分、细辛二分、桂芍一钱、半夏一钱,此皆下气散痰温中升阳之剂。非细辛之升阳,上焦无阳,则痰气焉能得动。此症因忧郁而成者,因禀赋不足伤于房室与劳倦而成者,十居八九,与痰何涉?即以为痰,亦是燥痰,未可用辛燥也。此非喉中多一物,乃其处无血温养,木而不仁,遂如有别物附之。由于任脉血虚不周于上,督脉气虚不交于前,气血两脱于上也。下焦燥盛者,龟、鹿大剂急施,久服或可挽回,兼酒泄者万无生理。

凡癆症病,须用金银藤叶煎汤药。如肺虚,加保元、五味子;心脾虚,归脾汤。六脉俱有火而虚,八珍;脾肺虚,补中;肾脉洪大,地黄汤。

凡病久呕,用补脾下气之药,其中须用当归钱许,以润下枯。盖气在上,久而不下,下无津液,故用润之。然脾胃虚而呕者,又忌当归。肝热与中焦湿热为患者并忌之。

五月火月,六月湿月,火旺则生湿,二者相并,肺金受克,则热伤气,而痿倦之疾作矣。故设清暑益气之法。黄芪助肺,人参助元气,甘草泻心火,则元气复而肺气清;湿热盛而胃气不清,故加苍术;湿热在中而饮食不化,故加陈皮、青皮以开胸膈,加神曲以助消饮食;小便赤涩,加泽泻以去下焦之湿;口渴,加葛根以解肌热,又能接胃家津液上润;胃家湿热盛,则肾水受克,加黄柏以救肾水;湿热盛则阳道遏而身热,加升麻以升阳,又走表以益阳;而门冬清心,五味敛肺,恐湿热伤肺故耳。

五苓散为四、五、六月时令之药,五苓散非可常服之药,令人畏发散而喜利小便,其祸甚大。盖人之病,从毛窍来者十九,即从呼吸入者,亦借发散之功以鼓动阳气,俾得吐故纳新。若利小便,必病从下而上及饮酒饮水得之者可耳!过用即伤膀胱元气,三焦下陷不可复元矣,曾屡见之。盖湿热盛,则三焦气不清,上咳中满下泻等症作矣。猪苓清上焦,茯苓清中焦,泽泻清下焦,恐湿热盛而不化,故用白术以健脾。然阳气不到,则湿不去,譬如日所不照处,地不易干,用官桂之辛升至表,引表之阳气入里,里得阳气,而湿即行矣。此方可升可降可吐。欲吐,先煎前散冷服,次饮热汤一碗,即吐;欲利小便,温饮;欲发汗,热饮。

时至初秋,阳气下坠,因夏初之湿热,尚在胸中,而有痞满不宽之症,须用不换金正气散以去湿,湿去则金清,金清则降下之令复,譬如主人久不在家,家中秽污所塞,须扫除秽污心俟主人回之意。

截疟方,用白术五钱,当归三钱,陈皮二钱,雄丁香五枚,乌梅三枚,母丁香四枚。水一大碗,浸露一宿,五更,去渣取汁温服。盖凡久疟则内伤,五脏俱虚,内起火,发热。火所畏者水也,以水浸药,略温服之,则火见水而火退矣,火退则诸药皆能成功。白术补脾,当归润肝,陈皮消痰,丁香温胃,乌梅敛肺润下,其病痊矣。露一宿以收清阳之气,五更服者,子、阳生,至寅三阳足矣。久疟可用,初疟再加散邪之药。

凡右关浮缓,此阳气在上,中已虚寒,主

肚疼之疾，秋来主有疟痢。盖内已虚寒，受邪已深，至秋，阳气下降入腹，而正气已旺，宿邪不能容，故发此二疾。邪轻则疟，重则痢，皆正旺而邪退故也。

疟疾，二尺细，此下焦寒也，温下则疟可以去矣。不然，亦成胀。

凡豁大脉，久病按下尚浑浑一条，此阴阳未离，犹可治之。若下无一条，开在两边，此阴阳已离，法不可治。此脉常主作泻，盖豁大阳虚不能固下，而阴与阳不相合，故下不禁而作泻也。卧病日久，不宜此脉，若带病作劳，身燥、气促而脉散者，未可径汗之。

凡久病人，脉大小、洪细、沉浮、弦滑，或寸浮尺沉，或尺浮寸沉，但有病脉，反属可知。如久病浮中沉俱和缓，体倦者决死。且看其面色光润，此精神皆发于面，决难疗矣。此条论死脉极验，体倦二字着眼，此时大率神清音朗而长卧不能反侧也。

凡肝脉细，余脉和缓，周慎斋用补中汤加枸杞即愈，以枸杞补肝故也。

凡寸脉大，阳邪胜，则病者乱而言神；阴脉胜，则病者乱而言鬼。病重药宜轻宜少，只以固中剂三四味，渐渐取效。只言阳邪阴邪未断，气在血上多言神，亢占散凶；血在气上多言鬼，郁占陷凶。亢、郁可治，散、陷脱也。

大抵吐极难医，泻极难医。

凡久病，左尺浮大，宜补肺气，须保元加白芍、白茯苓之类，盖金能生水之义。

大抵病在上，宜求之下；在下，宜求之上。

凡用药，有用味留气者，须热饮为妙。倘有畏服热药者，以水洒药而上，即气收在内，是留气也。

凡四时之令，皆有寒热温凉，有及时来者，谓之正令。譬如春宜温而反寒，谓之不及；

春宜温而先热，谓之太过。宜温而寒，用香苏散解之。如当春得正令，夏初反复崢嶸，其春初之令未除也，犹宜香苏散解之。倘春遇极温，即为太过，则口渴、舌燥之症见矣。第发热而不恶寒者，谓之温病。此温令之过，治有温病条说具。四时各有时令之病，各有时令之过，咸以此类推之。

若夏时四、五、六月正当夏令，而寒凛凛犹春初之意，香苏犹不免耳。若当时小便赤、口渴等症见，此时令症也，宜五苓、清暑益气、十味香薷之类治之。若当时不热，至秋七、八月天气暑热，人患前症，仍以前汤治之。是治其不及之症，而调其不及之候也。

譬如春天正令，三月温和，偶或风寒大作，即有感冒伤风寒之症。若五、六月正令大热，偶或大雨，遍地尘热之气，为寒雨逼入人家，即为受暑之症，宜清暑益气汤解之。

凡诊老人及病人，六脉俱和缓而浮，二、三年间当有大病或死，何也？脉浮则无根，乃阳气发外而内尽阴火也。阳衰于外，阴竭于内，即洪缓而按之无一条者也，最忌喘促、泻利与彻夜不眠、饮食日减、四肢无力等证。急用保元或建中服之，则阳气收于内，即反见虚脉，或弦或涩，此真脉也，宜照脉用保元助脾之剂，脉气待和，病亦寻愈，寿有不可知者。此条说得好，尝见老人冬月体倦、少食、畏寒、右寸短、左关陷、两尺缓长或左尺微陷，立春加病，春分死，未有能延至立夏者，金败水枯，木无所生也。两尺缓长，所谓缓临水宫也。

大凡内伤症，下俱虚寒。

凡病，肺脉浮大即喘，用温脾敛肺之药，敛不下则成胀，既敛下，肺脉犹大则成疟。若遍身发疮，浮大无妨矣。右关浮大则肚疼，建中敛之，敛不下则成痢，皆内伤之症。

历 例 题 辞

语云：百闻不如一见。固有著书盈栋，而见之施行，则胶瑟罔效。宋义谭兵，非不娓娓，而一用辄蹶，曾不如一小卒之久于行间者，迹所睹闻，恒为七书韬略所未经道，此无他，其所阅历然耳。慎柔之学，既深入慎斋、了吾两先生之室，则于虚劳两症，宜为专家，所谓得诀回来，千书万轴，数言可了，更为躬行体验，要语尤多，发前人之未发，开后人之津梁，慎柔固有功于今古哉！故为列虚劳历例，次于师训云。

慎柔五书 卷二

明 胡住想慎柔撰述
清 石 震瑞章订正
顾元交 尹编次
程瘦樵永培校本
周学海健之评注
曹赤电炳章圈点

医劳历例第二

尝治虚损，脉缓五六至，但咳嗽、发热、无恶寒、喉痛、喉梗等症，以为可治。服保元、四君之类十余剂，咳嗽略可，热亦微退。至二十剂外，咳嗽反甚，热又如故，而身反不能展侧，两足渐无力，至不能行而足蹇。此何也？缘下焦肾气衰惫，而百骸间无津液涵溉，且阳气不能四达，脾肺之气不能下输。数语实括尽虚损机关，但保元、四君、八味、补中，断难治此大症，偶有治愈者，必其血分犹未甚虚甚痹也。故足无力而蹇，虽药有效，病难暂减，终不治也。

尝治虚损，六脉俱数，有神和缓，虽数至十余至，不妨可治，初用四君加黄芪、五味子。十数剂后，数脉渐减，仍带和缓意，可治之。若退出，细如丝，尚数，决不可治。又有退出如丝而不数，此犹有胃气，无肚疼作泻，肚疼为血死，作泻为气脱。而饮食如常，亦可保元、参、术调理，二三年愈。然所云服药后数脉渐减，和缓有神为可治者，亦须三月见功，年半方全愈。又须看年力之衰壮，及精神脾胃之强弱也。若服药后，脉虽和缓，而腿足渐无力，如前所述，且痰嗽不止，脉虽缓，治之无益焉。然或如前症，足虽无力，而热已退，嗽减，饮食如平人，此脾气尚弱，犹可迁延岁月。又有如前症，六脉俱和缓，服前剂，热退而脉渐弦，反作泻下

血，此平时经络留血，为火热煎熬而成者也。此凉药逼血，伏阳灼而败之，即仲景平脉篇热气所过血为痈脓义。下半月或十日五日自愈。下血时，能饮食，不死；不能饮食，精神倦怠，死可立待。其用药，健脾保元气为主。腹痛、脉弦，理中汤；恶心、饮食少，六君子汤。无此二症，用四君、保元治之。盖下血者，邪气从下窍而出也；又有变作伤风状者，邪气从上窍而出也，宜温肺助脾之药，亦得半月而愈。又有六脉俱和缓，数八九至，服前剂，先右三脉退去二三至，左脉尚数不退，是右表先退，左里未退也。至数脉尽退，病将痊愈，左脉犹比右脉多一至，足见表退而里未和耳。《难知》云：伤寒以左为表，右为里；杂病以右为表，左为里。信然。看元气之存亡在左，看元气之轻重在右，百不爽一。

慎斋师尝云：凡病求汗不出者，不治。虚损，六脉俱数，服滋阴降火之品，不及四、五十剂者，犹可治之。如服至数十剂及百剂者，真元耗尽，虽脉大洪缓，中已无神，因用补剂即退去，洪缓变为细数，即渐痿困不起而毙矣。戴人：年少不妄服药，易治。正此谓也。又或服寒凉未多，用保元、四君加生姜一二钱，二十剂。求汗不出，而洪缓之脉不退，亦属难救，或虽无汗，而洪缓渐减，病亦渐去，且能饮食，则无妨矣。如此脉，大抵秋冬易治，春夏难疗也。

凡虚损，三四月，脉虽数，尚和缓，六七

至。若逢春夏火令,津液枯槁,肾水正行死绝之乡,肺绝脾燥,无有不死者。若秋冬,火令已退,金水正旺,脉虽数,可治也。然使病者,骨立、喉哑、喉痛、寒热、脉细数、肚疼作泻,亦不治。如前症求治,初用补剂,病当反重,何也?病已延至三四月,服药已多,其不效者,必过用寒凉,病者五脏愈虚,邪火愈炽,初用补剂,或数帖,或一二十帖,邪火一退,反觉头眩、恶心、骨疼、脚酸、神气昏懒、不思饮食。亦有宣肺疏肝健脾滋肾反见火大者,初为凉剂遏其真阳下伏,接用振阳安阴法即愈,以根气尚稳也。倘脉不细数,而带和缓,急用保元、四君大剂连服之,便安寝半日或一日,睡觉即精神顿爽。再一剂,再寝,饮食渐增,则可治矣。倘脉细如丝,肚饱昏愤,即属难治。

凡虚损病久,脉虽和缓,未可决其必疗。盖久病之人,元气虚弱,脉气和缓者,假气也。真气涣散,不能鼓动而息缓也。过七、八月,间服补剂,病得渐减,此生机也。或延至十一月,一阳初动,阳气渐升,内气空虚,无以助升发之机,则变憎寒壮热。久病忽见寒热如新感者,乃生死关头也。得微汗而体轻气旺,为阳气振;或微汗,或不汗热退而体重气弱,为阳气脱;或肢困不能反侧,或胸膈饮食日减,是皆奇经已败之绝证。服补药十余帖,寒热渐退,犹可延捱,调理至二三月不变,得生矣,否则不治。缘春木旺,脾肺久病气衰,不能敌时令矣。

尝医新病,或痢或杂病,初时有邪,脉浮数。用按脉病药数剂,数脉即退,病亦向安。再数剂,即倦,脉反觉浮数,此时不可谓尚有邪也。盖邪退而神气初转,故浮,只宜保元汤养元气。浮数之脉,得微汗而退,此乃阳气升,元神足,而邪自退之法也。倘不识此,仍以祛邪之药治之,精神日损,肌肉日消,久之变为虚劳矣。

凡病遇时节则变换不定,或又加者,盖遇时节,则天地之气或升或降,而人身之气亦应之,病者精气尚充,犹能与时令相应。若元气久虚之人,无以助升降之气,上升则头眩、呕啰,下降则是热、身寒,反为气候所牵,而身不能为之主矣。病随节气而动者,气败也;随月之盈亏而

动者,血败也。故重病朔望有加即不治。本文是专指升降太过,更有当升不得升,当降不得降,身气与天地参差者,其实亦是一般机括。

脾胃病,十分虚,死于初春,亦有望春而死者;八分虚,死于孟春;五、六分虚,死仲春。及医之不得其当者,虽原无死道,而业已医坏,至季春不能挨矣。清明前后二、三日,尤为不爽。

肺肾病,起于春。十分虚,死于初夏,亦有望夏而死者;八分虚,死于仲夏;六分虚,死于季夏。

凡久病,服药后六脉俱和,偶一日诊之,或细加数,或虚弱,或变怪异常,即当细问起居之故,或有一晚不睡而变者,或因劳碌恼怒,或感冒风寒,各随其感而治之。治之而脉终不和,此为难治。一晚不睡或劳伤者,则用补中助元;伤饮食,则用盐汤探吐,后以二陈加减小消食之品佐之。若房劳者,脉虽变而病不变者,犹可以平日调补治之。倘病与脉俱变,调之不和,决难救矣。秋冬尚可冀幸,春夏万不可为。若伤暑者,宜少撤帷闭,以治暑法治之。若冒风寒,以温肺加风药散之,一、二剂即和,乃可;若不转,亦不治。大抵易于秋冬,而难于春夏,亦观人脾胃元气而消息之,不可轻忽,妄许人以易治。

尝治一产后妇人,素有劳症,一年前,以八物汤愈,然连连绵绵,未为全去。次年得产,正癸亥,属戊癸化火之年,天气炎甚,时医虽用人参,仍以山楂能解参毒间之,致寒热作泻。余诊之,脉数九至,尚不短,用保元加干姜、熟附一分。四剂,数脉退减。再清晨诊之,按下浮缓,但去著骨,指下细弦如丝,数脉如故。此又以浮缓中有一条为败脉矣,可知前卷一条之说,只是脉中之脊,非别一条也,神理全不同。予曰:不可为矣。彼恳求不已,用桂制白芍五分,炙草五分,参、芪各五分,作建中汤之意,服至八剂,数脉退,几六至。又四剂,几五至。彼以为愈矣,遂止药。此四、五、六月后,脉转弦细而殁,此案有裨前论,故附之。

凡诊虚损,无不留心生死关头者。然生死在脉,死之迟

速在证，其中颇有难决者。以脉言之，一则两寸短弱，两尺软长，起伏如一，极似无病，而两旁边际萧条，与肌肉不相入也；二则右寸短弱，左关沉陷，右尺细长，左尺软长，极似有根也；三则午前脉和似无病，午后硬人似病重，而其证无甚增减也，以证言之，一则体重不能反侧，或两肋支满，或起动汗出而神清音朗也；二则胸痹似结，痰不能出，饮食日减，而亦有不减也；三则忽发寒热如疟感，旋即热退，更加体倦气弱，语声拖曳也。至于脉之细数乱散革牢，先数后缓，先硬忽软，先细忽大；证之暗哑嗜噫，更无不知其逆者，欲以此决其死之何日何时，终难均见。曾诊两人，一壮年冬月寒伤于足，以麻黄发其上，气逆足跗稍动即喘，不能饮食，正月诸症稍减。诊之，脉久不来，来如雀啄，仅在皮毛，五、七啄后，即盘旋于皮毛之上而不能去，去又如弦之绝，从中分断，不能返

入，两手并诊，又彼此相避，来去不齐。此元气已断，危在旦夕。因饮食步履未改，决在立夏，竟延夏至何也？一老年平气弱音低，忽增胸痹，体倦、行步乏力，饮食日减，夜不成眠，脉来雀啄，参伍不调，模糊无力，但不盘旋，不中断，不两手相避，其歇在已去之后，而不能来耳，亦无寒热。时方冬月，用温补大剂，保肾安肝，兼行瘀血，并于饮食加意调摄。脉旋转正，犹虑肾涸木枯，及春生发之令，难免摧折。乃至次年冬月，脉又结代，复以法调之，至今四年安健，此又何也？元气退而药食进之，其势必有所相及者，特其机微而难喻耳。究竟死期迟速，总不外脏气、天时、五行互克，即不十全，不失八九。《内经》曰：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阳脉知病，阴脉知死，阴阳之脉，岂可不别乎？

虚损门题辞

虚劳两字,世皆伐侗言之,不知症有不同,治有相反。予幼年初闻慎柔之教,辄云损病自上而下,劳病自下而上;损病传至脾至肾者不治。劳病传至脾至肺者不治。以劳法治损,多转泄泻;以损法治劳,必致喘促。于此之泾渭不明而懵焉,以怯病该之,其能免于南辕北辙之相左乎?丹溪立相火之旨,惟以四物滋阴,阴阳久为晦塞。《内经》益火壮水,分别之理,岂好为多事哉?嘉隆间,薛立斋先生出,而医学于丹溪,方得一变;慎斋先生嗣出,而医学乃得再变。至我慎柔,乃为集先贤之法,及授受之源流,以虚损劳瘵,截然分为两门,而金匱家始煌然再添一炬矣。夫近代《原气论》一书,以先后天分阴阳,即以先后天立治法。余窃谓先天固有损者,非后天损之,无以致病。后天既损之矣,而先天又何能无损?治先天者,治后天耳。岂能舍后天而治先天,愈玄愈奥,总缘作者非真实生平得手,说玄说奥何益也。简而备,明而确,其在此编乎?

慎柔五书 卷三

明 胡住想慎柔撰述
清 石 震瑞章订正
顾元交尹编次
程瘦樵永培校本
周学海健之评注
曹赤电炳章圈点

虚损第三

脉 法

《脉经》曰：脉来软者为虚，缓者为虚，微者为虚，弱者为虚，弦者为虚，细而微者血气俱虚，小者血气俱少。

仲景《要略》曰：脉芤者血虚，沉而迟者脱气。又曰：血虚脉大，如葱管。又曰：脉大而芤者脱血。

慎斋先生云：浮大脉，见于右尺，为假火，假火按内伤施治。

凡损病脉数，为胃气不足。若转缓弱，即胃家生发之兆矣。左脉微细不起，右尺带数或浮大，调治非二三年不愈也。

紧数之脉，表里俱虚，紧为寒伤卫，数为血不足。肺紧则肺气不足，不能卫皮毛而畏风寒。脉数则阴虚火动，脉紧犹有胃气，脉数则无胃气。以脉紧为有胃气，真见到之言，然亦须审有无伏阳在内，若紧而孤即凶。

内伤作泻，而肺脉豁大者，难治。

病久而脉弦者，转疟方愈；脉缓者，转痢方愈。盖久病得气血活动，故转病也。脉数不得汗，即生肿毒方愈。

两尺无脉，是浊阴在上，痰凝气闭，肺不下降，金不能生水，而成痰厥。此吾所谓吸摄也，肺

气上闭，如王启玄云：虚管满，捻上倒悬，而其下滴水不能漏。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吐则浊痰涌出，上部疏通，肺气下降于肾，少阴上升于巅，而有生发之机矣。

仲景云：阳脉涩，阴脉弦，当腹中急痛，尺为阴，寸为阳，阴脉弦，水挟木势而侮上也。阳脉涩者，涩为气有余，是气分有伏火也。火郁在上，水盛在下，故腹急痛。

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此阳弱也。卫气弱，名曰慄；荣气弱，名曰卑。慄卑相搏，名曰损。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衰，涩者荣气不足，卫气衰则面色黄，荣气衰则面色青。荣为根，卫为叶，枝叶枯槁，而寒慄咳逆，唾腥吐涎沫也。

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芤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

寸口脉微而缓，微者卫气疏，疏则其肤空；缓者胃实，实则谷消而水化也。谷入于卫，脉道乃行，水入于经，其血乃成。荣盛则其肤必疏，三焦绝经，名曰血崩。

趺阳脉微而紧，紧为寒，微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以上数条所称微脉，皆谓起伏短小，非形细亦非力弱也，故主卫气。

少阴脉弱而涩，弱者微烦，涩者厥逆。

趺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

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当刺期门、巨阙。

脉见短数,则无胃气,细数、紧数,俱非吉兆。

洪大,按之下者,虚损之脉。下下似当有空字。

凡虚损之脉,命门火旺,肾水不足,心火克金,木燥土干,五火交炽,若用知、柏之品滋阴降火,是犹干锅红烈之中,倾一杯之水,反激火怒,立地碎裂矣。若脉带缓,是胃气未绝,犹可调理,用四君加山药,引入脾经,单补脾阴,再随所兼之症治之。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生火自降矣。

虚损,肺脉数大者,须防作泻。

江篁南云:得之好内者,其脉芤而驶,真阴损,热内生也。缓而弱者,重伤于苦寒剂也。

汪石山云:凡见数脉,难治,病久脉数,尤非所宜。脉或浮涩而驶,或沉弱而缓者,脉之不常,虚之故也。虚损,转潮热、泄泻,脉短数者,不治。

损脉致病次序

扁鹊曰:损脉之为病若何?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虚不能荣于脏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脉为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损脉损症

扁鹊曰:一呼二至,一呼一至,名曰损。人虽能行,独未著床,血气皆不足矣。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无魂,无魂者当死。人虽能行,名曰行尸。

治损法

扁鹊曰:治损之法若何?损其肺者益其

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气。

五脏逆传致病诀

汪石山云:余治一人,年二十余,病咳嗽、呕血、盗汗,或肠鸣作泄,午后发热。诊其脉,细数无伦次。语之曰:《难经》云:七传者,逆经传也。初因肾水涸竭,是肾病矣。肾邪传之于心,故发热而夜重;心邪传之于肺,故咳嗽而汗泄;肺邪传之于肝,故胁痛而气壅;肝邪传之于脾,故肠鸣而作泄;脾邪复传之于肾,而肾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数者,死不出旬日之外,果期而歿。所云邪者因自病之极,不能自安而侵袭于上也。随笔承制生化论:自虚为人所乘其势顺,自病而反能乘人,其势逆,即此义。

虚损死证

经曰:肉脱热甚者死,嗽而加汗者死,嗽而下泄、上喘者死,嗽而左不得眠者肝胀,嗽而右不得眠者肺胀,俱为死症。当云:胀在肋上近腋属肺,肋下近腰属肝。上下俱胀,气血俱痹。

《灵枢》云:皮寒热,不可附席,毛发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之络,以补于太阳。肌寒热者,肌肉毛发焦,而唇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于下,以去其血者,补足太阴,以出其汗。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厥亦然。

刘河间曰:虚损之疾,寒热因虚而感也。感寒则损阳,阳虚则阴盛,损自上而下,治之宜以辛甘淡,过于胃则不可治也;感热则损阴,阴虚则阳盛,故损自下而上,治之宜以苦酸咸,过于脾则不可治也。自上而下者,由肺而心而胃;自下而上者,由肾而肝而脾。论曰:心肺损而色敝,肾肝损而形痿。谷不能化而脾损,渐渍之深,皆为虚劳。

寒热论

汪石山论寒热互发者,盖气少不能运行,

而滞于血分，故发热；血少不能流利，而滞于气分，故发寒。仲景云：阳入于阴则热，阴入于阳则寒，是也。寒则战栗鼓颌者，阴邪入于阳分也；热则咳痰不已者，阳邪入于阴分也。此则阴阳两虚，故相交并而然也。

慎斋云：伤寒寒热往来，系邪在半表半里；内伤寒热，系气血两虚。气虚则发热，血虚则发寒。

凡肌表发热，皆邪阳胜，正阳虚也。用黄芪、附子，所以助阳。盖阳气既虚，黄芪性缓，不能到表，须得附子雄壮之气，引芪直走于表，助之成功也。

五脏致伤

《灵枢》云：神伤于思虑，则肉脱；意伤于忧愁，则肢废；魂伤于悲哀，则筋挛；魄伤于喜乐，则皮槁；志伤于盛怒，则腰脊难以俯仰也。

虚损致病之由

褚先生精血篇云：男子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阴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而为淋；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痛，愈疼则愈欲小便，愈便则愈疼。又云：女人天癸既至，逾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未逾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调。不调则旧血不出，新血误行，或溃而入骨，或变而之肿，或虽合而难子。合男子多，则沥枯虚入；乳产众，则血枯杀入。观其精血，思过半矣。

立斋先生云：夫月水之为物，乃手太阳、手少阴二经主之。此二经相为表里，上为乳汁，下为月水，为经络之余气。苟外无六淫所侵，内无七情所伤，脾胃之气壮，则冲任之气盛，故月水适时而至。然有而色萎黄，四肢消瘦，发热口干，月水过期且少。乃阴血不足，非有余瘀闭之证，宜以滋血气之剂徐培之，使经气盛，水自依时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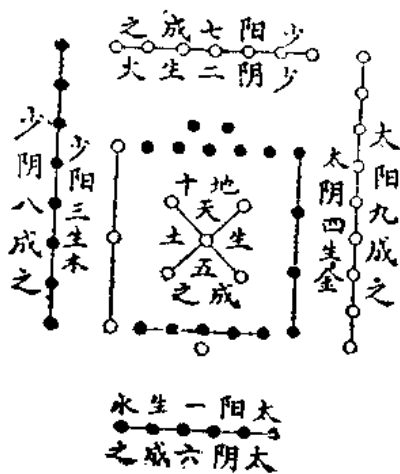
又云：凡放出宫人，及少年孀妇，年逾三十，两跨作痛，而肤不肿，色不变，或大小便作

痛如淋，登厕尤痛，此血瘀渍入隧道为患，乃男女失合之证也。若渍入肠胃，即为血臌。经云：腹里大，脉血在肠胃之外，小便涩而奇痛，不可作水利之。

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为君火，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合，其精暗耗矣。

亢则害承乃制论

慎斋先生云：在上益下消之济，以下犯上谓之亢。水火济制，则无病而多寿。譬若火生亢拒，则金气受伤，而金之子为水，水能克火，子报母讎，而火反受其制矣。盖造化之常，生则必克，克则必生，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故又曰：制则生化。所以有病久自愈者，亦亢而自制，剥生复也。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譬如水固能制火，而肾水本涸之入，岂能以涓滴救其燎原哉？！明乎此理，而补泻运用之妙，自超越于寻常之外矣。



河洛生成之数图

又云：人之一身，生死系于脾胃。凡伤寒、杂病一七后，只当于脾胃求之，始免杀入之咎。东垣云：补肾不若补脾，此之谓也。然调理脾胃之法，须明五行化气制克之理，譬如木乃水生，独水不能生木，水为木之母，克水者土，则为木之父，水土相兼，则少阳木生，此河

洛生成之义也。若脾土衰耗之人,金失所养,水枯火炽,木且成灰矣。

凡补泻法,泻其有余,因不足者泻之;补其不足,因有余者补之。譬如木盛,因于肺亏,当泻南方以制肝,使火无相克,则肺自清。金衰因于火盛,火盛则水亏,当补脾以养金,则水自长。盖土常不足,最无有余。气血贵于中和,偏胜者乃邪伤也。泻其有余,是泻邪也;补其不足,是补正也。气有余者,非气也,火也。初因气不足,渐化为火,烧烁真阴,为害滋大。人之一身,以血为主,血以气为先,一语似平淡而超卓千古,前人重气不重血,西人知血不知气。人之百骸五脏,由血长养,而气所以运化大血以遂其长养也。悟此乃能养生,乃能制病。当补血中之气,四物加肉桂;补气中之血,保元汤加减。治病不可忘血,亦不可忘气。忘血则四肢不能用,忘气则体无管摄。平和之药,气血疏畅,宜多不宜少;寒热之药,不过却病,宜少不宜多,多则大伤脾胃。虚中有实,正虚生实邪;实中有虚,实邪由虚致。实以泻为补,虚以补为泻。言不能尽,学者研究之可也。东垣《脾胃论》盛衰用药禁论,岂可不熟读乎?

虚损误药之辨

凡得劳心、嗜欲、七情、饮食、纵酒、饥饱过度,此内伤也。初不自觉,久则成患,以致身热、头痛、恶寒。或因微热,脱换衣服,腠理不密,易感风寒,症类伤寒,实非伤寒。医不明此,骤用麻黄、紫苏、荆芥大发其汗,热未退,仍以寒凉泻火之剂,下陷清气,浊气转升,故食下腹满,又大下之,故中愈不足,以致汗多亡阳,下多亡阴,阳耗散,死不旋踵,实医杀之耳。

伤寒发表,汗透而愈。内伤寒热,间作不齐,发热而微汗至颈或脐而还,脐字误,仲景:剂颈而还。剂,际也。谓汗仅在头,齐颈而下无汗也。口不知味,似疟非疟,或兼泄泻,医与诸伤寒药,不愈。如是者,名曰内伤。杂病多端,汗而又热,热而又汗,亦头痛发热,或自语烦躁,不思饮

食,遍身骨痛者,用补中益气加羌活;或泄泻而热不退,此阳虚也,补中加附子;头痛甚,加蔓荆子、川芎;或无汗而热不退,亦补中;或咳嗽痰中带红,亦补中。此病里虚不足,反用汗下清利,死可待矣。内伤病中,有泄泻、呕吐、腹胀疼痛、咳嗽、清涕,四君加和中散,无有不效。

元气藏于肾中,静则为水,动则化而为火。肾者肝之母也,元气足则肝子足以承乎心。心为主,神明出焉,元气不足,心神失养,相火抗拒,脾土受亏,金衰木旺,诸脏皆病矣。惟胃气不绝,用药力以培之,庶可冀幸万一。生脉散加参、芪或保元之类是也。但见潮热,宜补中。火炽,宜发,用升阳散火汤。虚而不泻,宜血分中补气,保元加滋阴。若泻发困热,宜气分中补血,保元、四君加芍药。泻则加松花。如自汗,乃阳气虚,加附子。内似火烁,胸中嘈痛,白术一钱,黄连一分,陈皮二分,神曲为丸细小。临卧时嚼碎,津咽下三十丸,三日愈,则止。久泻伤肾,用保元兼四神丸。或腹胀,和中散并补中。脉见平和,而病不愈,乃药力未至,不可改换。倘不愈,又脉见细数、紧数,皆邪脉变异,更兼呕吐,不祥之兆也。又口失滋味,不思饮食,不可误作胃绝,是内有虚火,当滋生元气,不可以燥剂动火。盖总以脾胃为主,脾胃四季皆扰,常自不足,伤寒言阳明有余,因火邪郁于胃中,故泻胃中之火耳。

虚损由于内伤证,与外感相似。外感头疼、发热、恶寒,其脉浮紧有力,宜汗解而愈。从表入里,脉洪大,大便燥,宜和解通利之。内伤亦头痛、发热、恶寒,其脉紧数无力,宜补中加羌、防。元气一足,邪气自散。羌活领太阳经而出,前证俱退矣。不效,再一剂,自然见汗,乃愈。庸医不知此理,仍用发表,汗至颈而还,一旦发似疟,作疟治之,又似痢,作痢治之,更加发热,庸医无措手处矣。伤寒脉洪大有力,内伤豁大,似洪而无力,亦大便结燥,仍用清凉汗下解散之法,大伤脾胃,则肺已亏矣。咳嗽吐痰,或吐红痰,又作阴虚火动治之。

脾土一损，杂病多端，潮热似痢似疟，且脾虚不能统血，而吐血之症成矣。若因火盛，脾阴不足，血枯之症，亦不可用滋阴剂，当用救阴之法。阴从阳生，阳从阴长之义。人参、白术、莲子、五味、甘草、白茯苓之类是也。恶心，加干姜；不思饮食，加砂仁；胸中气滞，加陈皮；泄泻，去陈皮；汗多，加白术、黄芪；恶寒，加肉桂；吐红，去桂。若泄泻而诸药不愈，胃虚而难受药者，陈腊肉骨灰、陈米锅焦，共三分，炒松花一分，米糊丸，人参看轻重虚实用之，煎汤送下六、七十丸。此法活人多矣。

虚损秘诀

虚损之起，或久遇劳碌，损伤阳气，遂发热，渐至咳嗽，或伤风失治，或治之不当，亦成此症。或伤寒汗下失宜，久之遂成寒热之症。或饥饿伤脾，饱食伤胃，治之不妥，亦成此症。是皆阳气虚弱，倒入于内，便化而为火，而发热也。须用保元或四君加黄芪，再加干葛以开肌，紫苏以开皮毛。病未多日者，服十五、六剂，则自然汗米。譬如夏天郁蒸一二日或三四日，遂大雨方凉，阴阳和而后雨泽降也。又如秋冬阳气降入地中，则井水温暖；至春夏阳升，则天地和暖，万物生化，井中水冷彻骨矣。何内热之有？损病初发，十数日间，未经寒凉药，可用火郁汤、升阳散火汤及补中益气汤。若久之，则火郁汤不宜用矣。保元、四君继之，此为第二关。盖元气已虚，只助阳气，不宜散火。误以当归、地黄补血，并黄柏、知母苦寒，有形重味，反伤无形阳气。阳气愈弱，愈不升发，阳绝则阴亦随之而绝，损病之死，职此故也。

损病六脉俱数，声哑，口中生疮，昼夜发热无间。经云：数则脾气虚，此真阴虚也，此第三关矣。则前保元、四君等剂，皆投之不应，须用四君加黄芪、山药、莲肉、白芍、五味子、麦冬，煎去头煎不用，止服第二煎、第三煎，此为养脾阴秘法也。服十余日，发热渐退，口疮渐好，方用丸剂，如参苓白术散，亦去头煎，晒干

为末，陈米锅焦打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日服二钱，或上午一钱，白沸汤下。盖煮去头煎，则燥气尽，遂成甘淡之味。淡养胃气，微甘养脾阴。师师相授之语，毋轻忽焉。

损病汤药加减法

有汗，用黄芪蜜炙；无汗，煨用；胃虚，米泔水炒用；表畏寒，酒炒；嘈杂，乳汁制；表虚，芪多。泻火，生甘草；热盛，芪、草多；无汗，加干葛、防风、升麻、柴胡；久病热不退，去表药，只用保元；血虚，加当归；脾虚，加白术；渴，加麦冬、五味；虚烦，亦加；不睡，加酸枣仁；头痛，宜补中益气加川芎、蔓荆；小水不利，加牛膝、茯苓；心神不安，加茯苓、远志、酸枣仁；退火，多用参、芪；虚而动火，少加炒黄柏；小便不通，或赤或白，用黄柏、知母酒浸炒各一两，肉桂一钱，为末，开水为丸，空心服百丸，小便下异物为验。腰痛，姜汁炒杜仲；恶寒，加官桂；恶心，加干姜；自汗虚寒，加附子。内伤发热不退，莫如补中益气加附子，芪、草倍之，甘温除大热故也。腹胀，恐成中满，补中加附子、姜、桂、吴萸、青皮、麦芽、神曲、枳壳之类，随手用之；湿痰，加羌活、防风、茯苓，风能胜湿故也。去病之药，不可多服，恐泄真气，人无气不生。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前药皆补血中之气，血无气不行，须用保元。独阴不生，独阳不长。保元者，保血之元气耳。

入禀天地之气，犹恐阳陷于阴分，常使胃气有春夏之令，故宜大升大举，使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是也。盖人以血为主，胃乃生血之源，若元气不足，陷于阴分，则通身化为虚火，变异无常，人死莫知其故，何也？人天庭属阳，下体属阴，天庭一倒，其死即速者，上阳不生而阴气绝也。故天之阳气上升，即地之阴气不绝；人之阳气升举，即血之阳布于四肢，何病之有？倘阳一不升，则气凝涩，诸病生焉，圣人固不过升降浮沉之法耳。

虚损诸病，久之皆属脾虚，脾虚则肺先受之。肺病，不能管摄一身；脾病，则四肢不能为

用。谨养脾气,惟以保元气为主,或前从症、痢、吐泻变症,总从脾胃治。则保元兼温脾,勿用血药。盖纵有杂症,火起不必去火,有痰不治痰,宜参苓白术散加减。腹痛,加干姜;腰痛,益智,吴茱萸少许;小腹疼痛亦宜;胃不思食,加砂仁、木香;暖气,神曲;腹胀,和中散加六君子。久病以温补为主,病急则缓治,攻则散离。书曰:大毒治病,十去一二;中毒治病,十去其五;无毒治病,十去八九。

慎斋先生内伤治法,凡邪火逆行,上乘脾位,用吴茱萸炒黄连者,以黄连泻火,归于其位,所以木沉则火降。凡内伤,清气下陷,阴火在上者,若用寒药,则阳愈陷,火愈炽,火寻窍出,虚者受之,或目痛,或耳聋,或齿痛,从其虚而攻之也。此所以寒遏于上阳陷于下,而反不免有上焦热证也。肺闭则中下之气为所摄,胃闭则上下之气为所格,真阳失道,久郁尽化为阴火,其有令人心孔鼻窍日夜如烟熏难受者。

损病主治汤方门

保元汤

人参一钱 黄芪炙,一钱五分 甘草炙,一钱;生,三分 加煨姜三片 黑枣二枚,去核

水二茶盅,煎八分,空心服。

四君子汤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白茯苓一钱 甘草炙,八分

异功散

即四君加陈皮

六君子汤

即四君加陈皮一钱 半夏汤泡五次,晒干,切片,一钱

补中益气汤

人参五分,补气之血 黄芪一钱,炙,补气中之气 甘草炙,七分 当归三分 陈皮五分 白术七分 升麻一分 小柴胡三分

七味白术散 治中气亏损,津液短少,口舌干渴,或口舌生疮,不喜饮冷,或吐泻后口下,最宜服。

人参 白术 木香 甘草 藿香 白茯

苓各五分 干葛一钱

四物汤

当归 川芎 白芍 熟地

八珍汤 一名八物汤

即四君四物合

十全大补汤

即八珍加黄芪一钱 肉桂一钱

和中散 治中寒腹痛,或寒泻清水,或饮食伤,暖麸气,或久痢寒虚。

干姜三两,炒黑,脾家药 肉桂一两五钱,肾家药 吴茱萸五钱,盐水炒过,肝家药

俱用苦烈好大酒,顿半热一杯,调下五分。

生脉散 孙真人制

麦冬五分,去心 北五味三分 人参一钱

升阳散火汤

甘草生,二钱;炙三钱 防风二钱五分 柴胡八钱 升麻 葛根 白芍 羌活 独活 人参各五钱

每服五钱,水三盏,煎至一盏,去渣热服,忌寒冷物及冷水月余。东垣云:阴覆其阳,火不能伸,宜汗之。经云: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脉弦而数,此阴气也,风药升阳,以发火郁,则脉数峻退矣。凡治此证,脉数者,当用黄柏,少加川黄连、柴胡、苍术、黄芪、甘草,更加升麻,得汗出则脉必下,乃火郁则达之也。

柴胡升阳汤 治男妇四肢发热,筋痹热,骨髓中阳郁,因热如火燎,扪之烙手,四肢热者,属脾土,热伏地中,此病多因血虚而得也;亦有胃虚,过食冷物冰水,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经曰:火郁则发之。

升麻 葛根 独活各三两 防风二钱五分 生甘草二钱 柴胡二钱 炙甘草二钱 人参五钱 白芍五钱

上吹咀,每服半两,水两大盏,煎至一盏,去渣温服,忌食寒冷。

东垣火郁汤 治五心烦热,心火下陷,郁于脾土。

升麻 葛根 防风 柴胡根 炙草 白

芍各五钱

上咬咀，每服三钱，或四钱，水二大盏，入连须葱白三寸，煎至一盏，去渣温服。

已上三方，宜于初发热之时，未服药之

前，元气未伤，服之若神；若已经服过寒冷，已伤元气，火气亦馁者，服此反祸，于人无益也。盖虚损初时，可以发之，故劳证内以上三方不与焉。

癆瘵门题辞

慎柔师父所谓自下而上者，劳症多系水枯火燥，故特举其大凡，而内有命门真阳衰者，未尝不仍用壮火之法。惟真阳衰，故虚火旺，其源未尝不合，自在按脉识病者，临时之善别，而读书明理者，平日之善会耳。至险怪之症，于癆瘵乃备，既为一门之专牍，不可不竟其详，虽世人不恒犯而适有犯者，岂可无法以待之？此先圣贤已创于前，而慎柔之婆心，固不厌繁委，次第以备全览。夫著书之难，古今通患，千虑一失，孰能无之。在学者，谅其创始之苦心，而踵事增华，自所望于高明君子耳。予与顾子，特仍其旧闻，稍加删润，未敢以意为补窜也。

慎柔五书 卷四

明 胡住想慎柔撰述
清 石 震瑞章订正
顾元交 尹编次
程瘦樵 永培校本
周学海 健之评注
曹永电 炳章圈点

癆瘵第四

脉 法

癆瘵脉，酉、戌时洪盛，寅、卯时细弱者，阳气虚陷也。忌服苦寒，损其阳气，当以助阳之剂，复其寅卯之位，微加泻阴火而已。若服寒凉，证虽人减，脉反加数者，阳郁也。朝暮异脉，而朝细暮洪者，振阳分之阳，滋阴分之阴；朝洪暮细者，敛阳分之阴，温阴分之阳。

右脉大，用保元汤；左脉大，用六味汤。不减，若燥者，以瓜蒌、生甘草散润之。

久病咳嗽、气喘，若脉洪数，不可即用补药。如服之，虚火一退，多令人痿倦不起。以上下文意测之，补药二字，当作泻火。此证本不宜泻火，肺体已痿，一泻不返，治法不外宣阳纳阴。阳郁由于湿痹，阴浮由于血虚及燥热，宜以龟板、牡蛎清滋。又有下寒上冲而然者，是实邪也，以法逐之化之。须先用独参汤以接其气，数日后，数脉渐退，方与调理为是。

总 论

夫癆者劳也，非一端可尽，或若心竭其心脾之神志，或酒色竭其肝肾之阴精，或久病、久症、伤寒、伤暑诸证，治之不当，损其气血，伤其脾胃，五脏干枯而火起，以致发热，则金受克，大肠先结燥，而水之源先涸矣，宜见脉见症，用药果当，无不愈者。若初热未甚，继以

治法之非，久之即成蒸病。蒸病者，如甑之蒸，热之极也。然使初病，元气尚强，脉气尚旺，照古方用五蒸汤加減二十三蒸之法，亦无不验。治蒸法服之，病稍退，又当察症清心，参用癆病治方，不可造次。蒸或病十日、半月热极，致骨中血凝，便化为虫，张仲景立祛血之法，不使凝血化虫，蜜虫丸、百劳丸是也。倘治之不得其序，不能祛血，血化为虫，是时病人脉气尚充，精神尚充，犹可救也。如声哑、喉痛、寒热大作、脉细而数、不思饮食、精神视听俱不能支，皆属不治。又有火郁、痰凝、气滞、咳嗽、发热、气喘，葛先生保和汤、保真汤次序用之。火散痰开热退，总归八珍汤调理。又有吐血、咳嗽，脉虽数，有神，不致于蒸极作虫者。脉洪、脉数，虚虚实实，通变在乎心灵矣。

骨蒸由气虚不能化血，血干则火自沸腾，内如针刺，骨热烦疼。或五心俱热，或两肋如火，或子午相应。或昼微恶寒，而夜反大热。虽肾经所主，传变不常。蒸上则喘咳、痰血、舌黑、耳鸣、目眩等症；蒸下则见梦遗、淋浊、泄泻、腰疼、脚疼等症；蒸中则见腹胀、胁痛、四肢倦怠等症。

不问阴病阳病，日久皆能传变，男子自肾传心、肺、肝、脾，女子自心传肺、肝、脾、肾，五脏复传六腑而死矣。有始终只传一经者，有专着心肾而不传者，大要以脉为证验。

凡气血劳倦不运，则凝滞疏漏，邪气得以

相乘,又饮食劳倦所伤,则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热极蒸胸中,而内热生矣。凡颈上有核,肠中有块,或当脐冰冷,或无力言动,皆痰涎结聚,气血凝滞之所致,故以开关启胃为先。盖关脉闭则气血干竭,胃气弱则药无由行。但阳虚不可偏用辛、香、丁、附之类,阴虚不可用苦寒,古方有开关定胃散,今亦难用,窃其意推之。

虫为气血凝滞瘀血化成,但平补气血为主,加以乌梅、青蒿、朱砂之类,而出自亡矣。紫河车丹、紫河车丸、青蒿膏、蛤蚧散选用,惟度其虚实为主。

凡体虚者,宜先用补法,补其元气,然后用王道之药,佐之以杀虫之剂,如化虫丸,使君子丸之类。或追虫后,而继以温补亦可,不然则虫去而元气亦散。

传尸之说,不必深泥,历观癆瘵,皆因酒色之类,损伤心血,以致虚火妄动。医者不分阴阳用药,病者不思疾由自取,往往归咎前因,甚者疑及房室、器皿、坟墓及冤业、飞尸,递相传症。古人云:癆瘵三十六种,惟阴德可以断之。不幸患此疾者,或入山林,或居静室,清心戒欲,专意保养,庶乎病可除根。不然,即服药不效。

癆虫须分五脏,常居肺间,正所谓膏之上,育之下,针之不得,药之不行,只宜早灸膏育、四花为佳。若蚀肺系,则咯血、吐痰、声嘶、思食无厌。病患至此,未易疗治,当参究古法九虫及一十八种虫名之异,并紫庭取虫诸法。

昼热,行阴二十五度,大抵柴胡饮子;夜热,行阴二十五度,四顺饮子;平旦发热,热在行阳之分,肺气主之,故用白虎汤,以泻气中之火;日晡潮热,热在行阴之分,肾气主之,故用地骨皮散,以泻血中之火。

肝症发热,肉下骨上,寅卯尤甚,泻青丸、人中白散;心症发热,在血脉,日中则甚,单泻心汤、导赤散、朱砂安神丸;脾症发热,在肌肉,遇夜尤甚,泻黄散、三白汤;肺症发热,在皮毛,日西则甚,泻白散,甚者凉膈散;肾证发

热,在骨,亥子尤甚,两手足心如火,滋肾丸。

尸注一症,予尝治之,先癸亥夜二更,六神皆聚之时,灸腰眼穴七壮,然后用药。倘不能待,先用药亦可。注病亦似劳症,但两足无力,行则痿痠是也,其治法:六脉洪数,八物汤;脾肺不足,补中益气汤;睡不稳,归脾汤;不思食,六君子汤,随症推类。但煎剂中,须加忍冬叶三钱同煎,《本草》以其叶能治尸注也。

凡治劳症,或男或妇,若淫火不退者,虽治不治。

骨 蒸 劳

夫骨蒸劳者,由于积热附于骨而名也。亦口传尸、殓殍,复连、无辜,其名不一,此病皆由肺胃亏损所致。其形羸瘦、泄痢、肢体无力。传于肾,则盗汗不止,腰膝痛,梦鬼交侵,小便赤黄;传于心,则心神怯悸,喜怒不时,颊唇赤色,乍热乍寒;传于肺,则胸满短气,咳嗽吐痰,皮肤甲错;传于肝,则两目昏暗,胁下妨痛,闭户忿怒,五脏既病,则难治疗。立斋云:前症多因经行胎产,或饮食七情而伤脾胃之所致,又或病后失于调摄而成也。

东垣云:发热之症,肺热者轻手乃得,微按全无,日西尤甚,其证咳嗽、寒热,轻者用泻白散,重者凉膈散、白虎汤、地骨皮散;心热者,微按之皮肤之下,肌肉之上,在血脉也,日中入甚。其症心烦心痛,掌中热而嘞,用黄连泻心汤、导赤散、朱砂安神丸。脾热者,轻手扪之不热,重手按至筋骨又不热,不轻不重,在轻重之间,在肌肉也,遇夜尤甚。其症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无气以动,用泻黄散。肝热者,按之肌肉之下,至骨之上,寅卯时为甚,其症四肢满闷,便难转筋,多怒,多惊,筋痿不能起于床,用泻青柴胡汤饮。肾热者,按至骨分。甚热蒸手,其症骨酥如虫蚀,困热不能起于床,用滋阴丸,此治实热之法也。蒸无实热,即郁极化实,亦宜宣清滋化并用,诸方未可专恃。

薛立斋云:肺经虚热者,用人参补肺汤;脾虚不能生肺者,用六君子汤;脾热移于肺

者,用三黄丸;心经虚热者,用补心汤;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者,用八味丸;肝虚不能生心者,用补肝散;肾克心者,用附子理中汤;脾经虚热者,用人参黄芪散;土克水者,用承气汤;肾虚不能培肝者,俱用六味丸。

血风劳 风言燥也,血虚气无所附,阴虚阳无所附,化为燥火,走注于经脉之间,上下无常,忽寒忽热,刺痛昏厥,而成风象。

血风劳症,因气血素虚,或产后劳伤,外邪所乘,或内有宿冷,以致腹中疼痛,四肢酸倦,发热自汗,及妇人月水不调,面黄肌瘦,当调肝脾气血为主。

东垣云: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上,脾主四肢,故因热懒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当病之时,宜安静存养,以甘寒泻其热气,以酸味收其散气,以甘温补其中气。经言:劳者温之,损者温之。《要略》云:平人脉大为劳,以黄芪建中汤治之。

冷劳 此血虚而痰水渍于筋骨之间也,痰盛则冷。亦有寒湿所伤者,血虚甚即见拘挛转筋。

冷劳者,气血不足,脏腑虚寒,以致脐下疼痛,手足时寒,妇人月水失常,饮食不消,或时呕吐,恶寒发热,骨节酸疼,肌肤羸瘦,面色萎黄也。

立斋曰:前证有内外真寒,有内外真热,亦有内真热而外假寒,有内真寒而外假热。若饮食难化,大便不实,肠鸣腰痛,饮食畏寒,手足逆冷,面黄呕吐,恶见风寒,此内外真寒之症也,宜用附子理中汤以回阳,八味地黄丸以壮火。若饮食如常,大便坚实,胸腹痞胀,饮食喜冷,手足烦热,面赤呕吐,不畏风寒,此内外真热之症也,宜用黄连解毒汤以滋阴,六味丸以壮水。若饮食如常,大便坚实,胸腹痞胀,而饮食喜寒,手足逆冷,面黄呕吐,畏见风寒,此

内真热而外假寒也,亦用解毒汤、六味丸,而宜于热服。若饮食少思,大便不实,吞酸暖气,而手足烦热,面赤呕吐,不畏风寒,此内真寒而外虚热也,亦用附子理中及八味丸,而不妨温饮,经曰: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使不知真水火之不足,泛以寒热药投之,则旧病不去新病复生矣。火之原者,阳气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阴气之根,即肾是也。非谓火为心,原为肝,水为肾,主为肺也。或者亦以命门为火原,未为非是,故用八味丸以益命门耳。

热劳 此津液不足而血滞于经脉之间也,血盛则热。亦有风营内灼者,其证兼见昏厥。

热劳由心肺壅热,伤于气血,以致心神烦躁,颊赤头疼,眼涩唇干,口舌生疮,神思困倦,四肢壮热,饮食无味,肢体酸痛,怔忡盗汗,肌肤作疼,或寒热往来,当审其所因,调补气血其症自减。

立斋云:前症乃壮火食气,煎熬真阴所致也。王太仆云:如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治其心;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助其肾。心盛则生热,肾盛则生寒。然心虚则热收于内,肾虚则虚寒动于中。窃谓前症,若肝脾血虚,四物、参、术;肝脾郁热,小柴胡合四物;脾胃气虚,补中益气汤;肝经血虚,加味道遥散;肝经风热,小柴胡汤;心经血虚,加味四物汤。午前热,属气分,清心莲子饮;午后热,属血分,四物、参、术、丹皮。热从左边起,肝火也,实则四物、龙胆、山梔,虚则四物、参、术、黄芪;热从脐下起,阴火也,四物、参、术、酒拌炒黑黄柏、知母、五味、麦冬、肉桂,如不应,急用加减八味丸。不时面热,或无定处,或从脚心起,此无根虚火也,用加减八味丸及十全大补加麦冬、五味子主之。已上多出自立斋《妇人良方》帙中,但男女五脏相同,间有少异,其为劳则一也。

癆瘵各症论

夫骨蒸殭殭，半卧半起之谓复连，内传五脏之谓尸注、劳注、虫注、热注、冷注、食注、鬼注、疰者，注也。自上注下，与前人相似，故曰注，注、疰皆蛇也，如虫之蛀，即谷飞为虫之义也。注易之说本于巢氏，似为协。言其变有二十种，或三十六种，或九十八种，令人沉沉默默，寒热盗汗，梦与鬼交，遗泄白浊，或腹中有块，或脑后两边有结核，咳嗽脓血，下痢羸瘦，死而传注，甚至灭门。更有飞尸、遁尸、寒尸、丧尸、尸疰，谓之五尸。人为其疰者，不自知所苦，虽有狸骨、獾肝、天灵盖等方，未尝效也。惟崔氏灸法，早用有济。

若寒热自汗，面白目干，口苦，神昏，善恐，不能独卧，传在肝也。若寒热面黑，鼻燥，善忘，大便秘泻，口舌生疮，传在心也。若寒热面青，唇黄，舌本硬强，言语不出，饮食无味，羸瘦吐涎，传在脾也。若寒热面赤，鼻白，干燥毛折，咯嗽喘急，吐涎脓血，传在肺也。若寒热面黄，耳焦，脚脢酸痛，小便白浊遗沥，腹痛，传在肾也。已上陈临川先生，未有治法。

立斋云：前证诚然有之，故葛仙翁用獾肝一具，阴干，杵末，水下方寸匕，日三服，未愈再服。宋宣和间，一法师善考讯鬼怪，时一妇以疾投状，既而如有鬼祟所附曰：非我为患，乃病人命自衰耳，渠今已成虫食肺，故令吐血、声嘶。又屡讯彼所畏何物，云以獾爪为末，酒服之，则去矣。患家如其言，则愈。獾爪即獾肝之类与？元珠云：虫瘵多有互相传染，甚至绝户，此乃冤业相缠及风水所致，虽有符文法水下虫之方，虫去而人亦亡。但能平素保养，或可希免。《救生微旨》云：益气补肺，益精补肾，皆资其化源也。盖人之精血常不足，加之数夺其精，资化失常，则胃气不固，精气滑脱，不能上接阳气，故头重，或气弱食少，元气下陷，脉微外散欲绝而虚洪，或见损脉，总属元气不足，非有外感贼邪之证也。

立斋尝治一妇，素勤苦，因丧子肺病，饮食

少思脾病，忽吐血甚多心病而自止，此后每劳则吐数口。瘵症已具，形体甚倦。午前以补中益气汤滋其脾肺，午后以归脾汤养其心脾，送地黄丸滋肾而愈。肺病、脾病、心病六字原注。

又一女子患前症，反其唇，视有白点，此虫蚀肺也。余曰：急寻獾肝治之。不相信，果咯脓而歿。反闻其兄弟三人皆夭于此症。大凡久嗽，当视其两唇，若上唇有点，虫蚀上部，下唇有点，虫蚀下部。

尸 厥

夫飞尸者，游走皮肤，穿行脏腑，每发刺痛，变作无常。遁尸者，附骨入肉，攻通血脉，见尸丧、闻哀哭便发。风尸者，淫濯四肢，痛而昏沉，遇风雪便发。沉尸者，缠骨结脏，内肿心胁，发则绞痛，遇寒冷便发。注尸者，举身沉重，精神错杂，时觉昏愤，每至节气便发。已上并宜苏合香丸治之。

按丹溪云：凡人手足逆冷，肤栗，头面青黑，精神恍惚，或错言妄语，或牙关紧急，或昏寐倒仆，吊死问丧，入庙登墓，多有此病，先以苏合香丸灌之，次服调气平胃散。《玉机微义》云：卒厥、飞尸、客忤、鬼击口噤，用麻黄汤。寒厥，表热里寒，则下利清谷，食下则吐，脉沉，手足冷，用四逆汤。热厥，腹满身重难转，面垢，谵语，遗尿，手足冷，自汗，脉沉滑，用白虎汤。若人身忽然不动，目闭口噤，恶声闻响，眩冒，顷时方寤，此由出汗过多，气并于血，阳独上而不下，气壅塞而不行耳。气过血还，阴阳复通，移时方寤，名曰郁冒，亦名血厥，宜白薇汤、仓公散。

人病尸厥，呼之不应者死。脉当大，反小者死。

锦衣杨永兴举家避害，有仆沉醉失避者，既而神思昏昧，遍身青伤，煎金银藤汤灌之，即愈。

一妇人忽昏愤发谵语，两脚踝膝、臀处皆青肿，痛不可忍，口称苦楚，次日方苏，痛尚不止，用金银藤两许，水煎服愈。

一妇人入古塚，患前症，以紫金锭灌之，即愈。

劳病主治汤方门

人参养荣汤 治男子血虚，有汗潮热。

以下诸方皆甘温加辛散，有略佐苦降酸敛者。有汗潮热，无汗潮热，皆以气血不能相维，腠理膜络痿缓弛纵，开合升降失其常度也。治法以补血强筋为主，行气行血佐之。强筋即补气固气兼到，而又无壅满之虞，桂、附、参、芪恒多疏弊。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川归 黄芪
肉桂 陈皮 远志 熟地 五味子
姜、水煎。

补中益气汤 治气虚，有汗，潮热。

见虚损门。

茯苓补心汤 治血虚，无汗，潮热。

人参 茯苓 陈皮 桔梗 枳壳 前胡
川芎 地黄 川归 白芍 甘草 半夏 紫
苏 干葛。

姜、枣、水煎。

人参清肌散 治气虚，无汗，潮热。

人参 白术 茯苓 赤芍 当归 柴胡
葛根 甘草 半夏曲

姜、枣、水煎。

八物汤 治女子血虚，有汗，潮热。

见虚损门

人参柴胡散 治气虚，无汗，潮热。

白术 葛根 半夏 柴胡 白茯苓 人
参 赤芍 当归 甘草

姜、枣、水煎。

逍遥散 治气血两虚，无汗，潮热。

白术 茯苓 甘草 白芍 归身 柴胡
姜、枣、水煎。

人参五味子散 治咳嗽，咯血咳嗽由于阳
明冲任上虚，血不温养；咯血由于络血为邪气吸摄，不能匀
布。《内经》所谓真邪相攻乱而相引也。

人参 五味子 桑白皮 白术 黄芪
白茯苓 地骨皮 熟地 柴胡 归身 前胡
陈皮 甘草 枳壳 桔梗

渴加乌梅半个；热加青蒿、知母。

葛氏保和汤 治吐血后咳嗽。此系任脉上
虚，肺失温养，方中多用清肺，本台。

知母 贝母 天冬 麦冬 款冬花 天
花粉 苡仁 杏仁 五味子 甘草 兜铃
紫苑 百合 桔梗 阿胶 当归 生地 紫
苏 薄荷

姜煎，入饴糖一匙，日三服。血盛，加蒲
黄、茜根、藕节、大蓟、小蓟、茅花。痰，加南星、
半夏、橘红、茯苓、枳壳、枳实、瓜蒌仁。喘盛，
加桑白皮、陈皮、大腹皮、莱菔子、葶苈子、苏
子。热盛，加山栀、黄连、黄柏、连翘。风盛，加
防风、荆芥穗、金沸草、甘菊、细辛、香附。寒
盛，加入参、芍药、桂枝、五味子、白蜡。

五蒸汤 治骨蒸。

人参 黄芩 知母 地黄 葛根 煅石
膏 粳米 麦冬 甘草

浮小麦一撮，水煎。

二十四种蒸病用药法。已下方法，俱从五
蒸汤见症加减。

所谓劳蒸者，毛折发焦，肌肤甲错，其蒸
在皮。又症舌白唾血。加石膏、桑白皮。

外热内寒，身振肉润，其蒸在肉。又症食
无味而呕，烦躁不安。加芍药。

发焦，鼻衄，或复尿血，其蒸在血。加生
地、当归、童子小便。

身热烦躁，痛如针刺，其蒸在脉。又症唾
白，浪语，脉络乱，缓急不调。加生地、当归、童
便。痛如针刺，血滞而散，不能融活故也。

爪甲焦枯，眼黑胁痛，其蒸在髓。又症髓
沸骨中热。加天门冬、当归、生地。

头眩，热闷，涎浊，眵泪，其蒸在脑，加生
地、防风。

男子失精，女子白淫，其蒸在玉房。加知
母、黄柏、当归、芍药。

乍寒乍热，中脘烦闷，其蒸在三焦，加竹
叶、石膏。

小便赤黄，凝浊如胶，其蒸在膀胱。又症
右耳焦。加泽泻、滑石。

大便秘泄，腹中雷鸣，其蒸在小腹。又症

下唇焦。加赤茯苓、木通、生地。

大腹阴痛，口舌干疼，其蒸在大肠。又症右鼻孔干痛。加大黄、芒硝。

口鼻干燥，腹胀自汗，睡卧不安，其蒸在胃。又症舌下痛。加石膏、梗米、大黄、芒硝、干葛。

口苦耳聋，两胁下痛，其蒸在胆。又症眼色白。加柴胡、瓜蒌。

里急后重，肛门闭涩，其蒸在广肠。加缺小腹疝痛，筋脉纵缓，阴器自强，其蒸在宗筋。加缺

眩晕下泪，躁怒不常，其蒸在肝。又症眼黑。加川芎、当归、前胡。

舌黑气短，烦闷洒淅，其蒸在心。又症舌干。加黄连、生地、当归。

唇干口疮，胸腹胀满，畏寒不食，其蒸在脾。加芍药、木瓜、苦参。

咳嗽喘满，咯痰吐血，声嘶音哑，其蒸在肺。又症鼻干，加大冬、桔梗、紫菀、乌梅肉。

耳轮焦枯，脚气酸痛，其蒸在肾。加生姜、石膏、知母、寒水石、藁本。

情想不宁，精物时下，其蒸在右肾。加缺心膈噎塞，攻击疼痛，俯仰烦冤，其蒸在膈。加缺。

上气喘促，鼻干，身热不安，其蒸在气。加人参、黄芩、梔子。

以上共二十三种加减，系立斋先生引《医林集》。

胞蒸，小便赤。用泽泻、茯苓、生地、沉香、滑石。

膀胱蒸，右耳焦。用泽泻、滑石。

骨蒸，齿黑腹痛，足胫瘦。用鳖甲、地骨皮、丹皮、当归、生地。

臀蒸，腿细，肢肿，腑脏俱热。用石膏、滑石。

肤蒸，肌肉热。用牡丹皮。实热，加黄芩、黄连、黄柏、大黄。虚热，加乌梅、柴胡、蛤蚧、青蒿、鳖甲、丹皮。

以上出《体仁汇编》。

薛立斋云：凡此诸症，虚劳热病，皆由食肉与油腻、房劳、饮酒而成者，久蒸不除，变为痼症，即死。亦有症久不愈，以致咳嗽失治，渐成骨蒸劳瘵，当推标本而治之。

按：薛立斋云：蒸病二十四种，止简得二十三种。《体仁汇编》言蒸病亦二十三种，且蒸病各异，各蒸下注，或有或无。可见病之险难，人罕传师，所以阙漏无凭，前后不一，俟博观者补之。

海藏云：以上诸蒸，或脏病，或腑病，或腑脏俱病，脉络气血，交经相属，用药皆当合而用之。君臣佐使，上下奇偶，表里虚实，逆从通塞，汗下补吐，咸在其中。

凡蒸病不已，骨节间阴有干血，用行血丸。凡血实能令肌肉实肿，血虚亦能令腠理膜络虚肿，肿则升降开合失常不能循环接济，而遗溺滑精诸证先见，久则枯萎挛缩幻证迭出，故治虚劳以补血强筋为主，而补血必兼通络，强筋必兼消肿，肿者筋急而气以结胀也，消肿即是缓中，缓中者内膜筋舒，气活而无胀急也，静参大黄虻虫丸当有悟入。

大黄虻虫丸 治一切劳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

大黄十分，^蒸黄芩二两 甘草二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二两，烧令烟尽 虻虫一升 水蛭百枚 蛭螬一升 廑虫半升

炼蜜丸小豆大。酒饮服五丸，日三服。

仲景百劳丸 治一切劳瘵积滞，未经药坏症者。

当归炒 乳香 没药 钱 人参 虻虫十四个，去翅足 水蛭十四个炒 桃仁十四粒，去皮尖 大黄四钱

蜜丸如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劳水下，取恶物为度，服白粥十日。百劳水者，杓扬百遍，即甘澜水也。

立斋先生止述獭爪治虫，不及言古治虫之方，今具于此，有心者究焉。

肝癆热，生长虫，在肝，令人畏恐不安，眼中赤壅，治以**五凤丸**

乌鸡卵去黄，五枚 吴茱萸东行根，三升 黄蜡三

两 干漆四两 粳米粉半升

同入锅内，火炼至可丸，即丸如小豆大。隔宿不食，清晨米饮下百二十丸，虫即烂尽。

一、心癆热，有虫长尺余，名蜚虫，贯心即死，治以**雷公丸**。

雷丸五枚 陈皮 桃仁各二两 钱半 贯众 茺莢 青柏子 干漆各一两 乱发一团 僵蚕十四枚

为末，蜜丸小豆大。每二十丸，空心温酒下。

一、脾劳热，内有白虫在脾，令人好呕，而胸中咳吐不出，治以**吴茱萸汤**。

吴茱萸东行根，一钱 火麻子八钱 陈皮一两 五钱

水煎服，或下虫，或下黄汁。凡合此药，禁声勿语方验。

一、肺劳热，瘦损，有虫在肺，令人咳逆气喘，所谓忧忿气膈寒热，皆膏肓之疾，针灸不到，治以**五膈下气丸**。

麦冬五两 蜀椒一两 远志 防风 细辛 生姜 甘草各五钱 百部 人参 白术 黄芪各七钱五分 桂心一钱五分 杏仁二十四粒

上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含化，忌生冷肥膩。

一、肾癆热，蛲虫生肾中，令人四肢肿急，治以**千金散**。

贯众三两 干漆二两 茺莢 胡粉 槐白皮各一两 吴茱萸五十粒 杏仁四十五粒

上为末，平旦井水调服方寸匕，渐加，病瘥即止。

传尸癆虫一十八种。传尸自上注下，病与前人相似，故又曰注。化精血归于元阳之内，句似有误。变幻种类，最多古怪。

第一代，虫如婴儿，或如鬼，或如蛤蟆，遇丙丁日食起，醉归心俞。

第二代，虫如乱发，或如守宫，或如蜈蚣，或如虾，遇庚辛日食起，醉归肺俞。

第三代，虫如蚊如蚁，或如蛻螂，或如刺猊，遇庚辛日食起，醉归厥阴。

第四代，虫如乱丝，或如猪肝，或如蚯蚓，或如蛇，遇戊己日食起，醉归脾俞。

第五代，虫如鳖龟，或有头无足，或有足无头，或如鼠，或如精血，遇甲乙日食起，醉归肝俞。

第六代，虫如马尾，有两条，一雌一雄，或如鳖有头足尾，或如烂面，或长或短，遇癸亥日食起，醉归肾俞。

古又有九虫：一曰伏虫，长四寸许，为诸虫之长；二曰蛔虫，长尺许，贯心即杀人；三曰白虫，长一寸，母子相生，其形转大而长，亦能杀人；四曰肉虫，状如烂杏，令人心烦满闷；五曰肺虫，其状如蚕，令人咳嗽；六曰蛭虫，状如蛤蟆，令人呕吐呃逆，喜呕，嘈杂，爱食泥炭、生米、茶、盐、姜、椒等物；七曰膈虫，如瓜瓣，令人多唾；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令人肠鸣；九曰蛲虫，状如菜虫，形至细微，居广肠，多则为痔，剧则为癰，痼疽疥癬，多虫之害。

大抵诸虫，皆因饮食不节，或饥饱失宜，或过飧腥脍炙博，或蟹、芡同食，以致中脘气血不运而成积，积久成热，湿热熏蒸，与瘀血凝结，随五行之气变化，而为诸般奇怪之形，若腐草为萤是也。

凡虫症，眼眶上下青黑，面色痿黄，脸上有几条血丝，如蟹爪分明，饮食不进，肌肉不生，沉重寒热。若不早治，相生不已，贯心杀人。

又有山涧蛇虺、水蛭遗精，误饮其水，或草木果实虫聚，误食以致心腹刺痛，或引腰胁，时作时止，诸药不效，乃虫症也。**雄砂丸**主之。

鹤虱 茺莢 干漆 僵蚕各三钱 贯众 石榴皮各五钱 朱砂 雄黄 雷丸 甘遂各钱五分

上为末，米粉煮糊，为丸，麻子大。每十丸，五更时粥饮下。善杀诸虫，或加麝香少许尤妙。

又方单用雄黄末酒调下亦可。

取虫法

凡取劳虫，依五脏方选用，必俟其大醉日，方可取之。取后随补各脏，如取脾虫后，则补脾；取肾虫后，则补肾。若病甚者，不分脏腑，只用追病丹以断其根。又有轻者，用鳊鱼煮食，或紫河车。单阳虚者，金液丹最妙。

取虫法，先令病家以皮纸糊一密室，不留罅隙，择一老成人过遑，以安息水洒其过遑之人身，以雄黄、雌黄涂耳、目、口、鼻上。备铁钳一把，布巾一幅，用香油二斤，入锅微煎令沸，仍用高桶一只，置石灰在内，生布巾盖桶口。俟月初虫头向上，却服取虫药，五更初一服，五更三点时一服。服后腹中疼痛，如刀斧劈，总不妨也。至巳时，必须下虫，或取臭秽如胶漆，或吐泻脓血块，皆于灰桶中，其虫或从汗出，如紫蚕苗状，或从耳、鼻、口中出，或小便出，怪形不一，或青黑，或黄红。大者即用铁钳取入油中煎，当日将油纸裹入瓦瓶内，石灰填实，埋于深山远僻处，以杜传染。其患人衣被席床，尽皆弃之。医者付药远避，其取下虫色白者，食脏腑脂膏可三十日，服药补之。色黄赤者，食血肉可六十日，服药补之。色紫黑者，食精髓，病传至肾，可谓极矣。冀其万一，或为子孙除患则可。又虫白头者亦难治，此危氏说也。丹溪云：不必深泥。

追虫方

紫河车丸

河车一具，焙干 龙胆草 甘草各二钱 鳖甲五钱 大黄 苦参 黄柏 知母 贝母 败鼓皮 人中白各二钱半 桔梗 胡黄连二钱半 犀角 莪术 芒硝各钱半 辰砂一两

为末，蜜丸梧子大，辰砂末为衣。每服捻丸至三十丸。腹热食前温酒下，膈热食后温酒下，传尸癆瘵俱可下，其余劳怯，一月平复。

天灵散

天灵盖二指大 槟榔五个 麝香 阿魏 甘遂 安息香各三钱 朱砂一钱

上为末，每服三钱。用薤白、葱白各十四茎，青蒿二把，甘草、桃枝、柳枝各五寸，桑白皮、石榴根皮各一片，以童便四大碗，于磁器内文武火煎，至一碗，去渣，分作三盏，调前药末，五更初服。男患女煎，女患男煎，服药后知觉欲吐，即用白梅含之，五更尽，须下虫及恶物黄水黑粪。如未下，良久又进一服，天明更进一服。如泻不止，用龙骨、黄连等分为末，白水调下，及白梅粥补之。

白薇汤

白薇 当归各一两 人参 甘草
每服五钱，水煎。

仓公散 治卒中鬼击，心腹如刺，下血不省，及卧囗脚指不觉，并诸毒等症。

皂荚 藜芦 雄黄研 矾煨研，各等分

每用少许，吹入鼻中，未嚏再吹，以得嚏为度。

内鼻散 治尸厥脉动乱而若死。

用石菖蒲末内鼻中，仍以桂末安于舌上，苏合香丸亦可。

硫黄散 治尸厥不省，四肢逆冷，腹中如雷鸣，或痰气不降。

焰砂半两 硫黄一两

各为细末，每服三分，酒调灌之，良久再服即苏。

慎柔以劳损野分两病，用意甚是，命名殊非。前人虚劳损极，只以病之深浅立名，损上损下举贼，其中何者阳自上熄，外感之伤必先内亏，阴自下漓，内亏之久必兼外感。其治法固有初中不同，究无专攻，亦无蛮补，阴阳之际，微有偏重，兼顾之辨而已。至于癆瘵，别是一病，内夹奇邪，前人别以杀虫毒药加补药治之，似《本草》所谓鬼注、蛊毒，西医所谓长虫、细虫、扁虫及遗传诸证。虽其本必由正虚，究与虚损之病，由于六淫七情迥异，本是两病，不待剖析。慎柔以损上损下为劳损之辨，是一病分二；又以察为损下之劳，是二病混一。独其论治虚损，以出汗、见血为转关，实为扼要中肯，与张石顽虚损各案吻合，直接仲景真传，迥非专主阴柔温润可比，世固有见汗、见血而速死者。仲景所谓卫气前通、阴气前通绝证也。此系真气充周，血脉流畅，荣卫交通。

劳也者，过勤之谓也。《内经》曰：四时阴阳生病，常起于过用，或过于劳心，或过于劳力，或过于房室，或过于饥饱，而其机尤在过用之后重感于邪，使劳气不得休养。如劳力之

后,汗出而外扑风寒,口渴而内伤生冷,腠理外闭,经络内凝。其逼迫离位之气血为所吸摄,不得反其故道,经络气血俱困,谓之虚劳。此时急治得法,犹可一拨即转,以其机尚灵也。迁延误治,机钝势折,阴阳开合,举失其枢,所谓真邪相攻乱而相引也,脏腑肌肉俱减,谓之劳损。复连、淹殒之名,即由于此。以其困而又困,不能振新也。五脏真气不能相济,四时更代,阴阳竭绝,骨萎髓枯,形脱色坏,穷无复之矣,谓之劳极。此时惟专由邪伤药误,而禀赋素强,根气尚伏,肉脱未尽,尺脉尚能紧而不断者,犹可挽救,治之须知五行生化,辗转相资之义,脏气、天气循环相应以缓待之。若大势日下,不及辗转,庸有几乎,凡体倦困卧不能反侧,及寒热似疟而无汗,溇泄腹痛而面赤,胸痹气阻而无呕吐,皆上下内外断绝不续之极,阴阳俱竭也。治法当气血初困之时,行气为主,行血佐之,或微加酸敛,或微加苦坚。东垣甘温除热、升阳散

火诸法,可用于此时,及肌肉已减,当用血肉之品,补血为主,行气、行血佐之,苦酸坚敛,皆在所后。逮至劳极,法不外此,而饮食之调,起居之慎,导引之勤,尤不可忽。人身为血肉之体,虚劳以积久而成,决非草木所能效灵,旦夕所能奏效。此中进退消息,有不在形迹间者。当转关时,气化将通未通,往往有冲突格拒之象,如胸痹气阻,中满食减,头眩心烦,咳嗽多痰,筋骨胀疼,肌肤附肿,鼻塞声瓮,寒热往来等象,屡转屡变,进退无常。即至见汗、见血,机已入转,仍不免时时发动,发动愈勤,转关愈速,全在病家、医家细心体察,以静参之。彼以血肉为赋而戒之,或用之不得其法以致困者,是悖也。证减即喜,转变即忧,毫无真见,用药反时时错过好机会者,益悖也。天下万病,情形之变幻,治法之微妙,未有甚于虚劳者。癆瘵一门,证虽奇险,尚无许多变化,其治法尚无许多曲折也。读书临证,悉心揣摩,其难易当默喻之。

医案题辞

夫疾病者,无一定之治,然不可无一定之学。譬如同病也,有主于扶阳之说者,以扶阳之法治之,而其病愈;有主于滋阴之说者,以滋阴之法治之,而其病亦愈。盖学识既定,殊途同归。《内经》云: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亦此意也。乃浅夫窥其一隅,遂欲执此非彼,岂穷本达原之论乎?今按慎柔之医案,合之慎柔之学,若左券焉?固无所不验也。若欲执慎柔之医,以概天下之医,则予岂敢?至欲执天下之医,以非慎柔之医,则此书既付梨枣,公之海内,传之下百世,其间自有识者定论,予不必赘。夫慎柔往矣,慎柔之书烬矣,今复不能终秘,而炳诸日星,此亦有天也,非人也,予又何功焉?

慎柔五书 卷五

明 胡仕想慎柔撰述
清 石 震瑞章订正
顾元交粵尹编次
程瘦樵永培校本
周学海健之评注
曹赤电炳章圈点

医案第五

风 例

金坛孝廉蔡长卿令堂，年六十余。六脉俱数八至，按之中沉则滑而实，惟肝、肾二脉洪大而虚。经曰：数则为热，滑则气有余而血不足。此阴虚阳陷，菀极而暴乱者也。外证则唇欠目扎，手搐身摇，面色红白不时，遍身热火攻刺，自言心中昏闷，四肢浮肿硬坚，此皆风火摇动之象，阴虚阳亢之症。正经所谓：热胜则肿，风胜则动也。宜滋阴抑阳，用四物汤以养血为君，加山药以扶中气为臣，佐山萸以助阴养肝，使黑柏二分以引经，陈皮理胃气为俾佐。服二剂，诊之，数脉退去一至。又服四剂，又退一至，而昔日之虚洪，稍收敛有神矣。外证四肢肿硬渐平，攻刺亦无，心中不言昏闷。又四剂，前之硬滑，俱已空软，数亦更减，然真阳未复，邪火未尽退也。以六味丸料四两作一剂，顿服之，肾经洪大脉全敛而火退矣。复因夜间取凉太过，至下午觉身寒，唇昏紫黑，此邪火退而阴阳俱虚。急用人参三钱，白术一钱，甘草三分，白茯二钱，当归二钱，附子一钱八分，官桂二分。服至一茶盏，前方已非全介，此方更非针对，其愈者，幸也，本人体壮，非药之功。觉身大热，口干，时索水饮，发热，此真气虚不相合，和降不下故

也。至初更诊之，六脉俱细急短数，略无和气，予甚危之。至明日再诊，则有神气，尚有六至余，此阴阳未全克复，元气未充耳。教以朝服六味一钱五分，间日服补中汤，数十剂而愈。

刘某夫人，年及三十，禀体元弱。未病十日前，身如舟中行，后忽遍身痛，脐下痛，牙关紧不言，目瞪汗出，大小便不通，身热。此下寒上冲，血随气逆，相搏而不得降也。延余视之，诊其脉俱浮细，来往不定，一息十余至，重按则无。退而思之，外证皆属阳虚，脉又无神，脐下痛甚，目瞪至死而醒，阳和之气欲绝，而胃气虚，升降失司，故大小便不通。且东垣云：里虚则急。以此思之，则内外俱虚，宜先建中，将四君去茯苓，加归、芪各二钱，熟附二分，午时服一帖，遍身痛稍缓，而小便溺矣。申时又进前剂，汗止，遍身痛已，大便亦通，但脐下痛不减，及两胁痛，此阳虚也，寒甚也。又加附子五分，脐痛止矣。但大便秘而不了，有欲出而不出之状，正东垣所谓血虚，加当归身，一帖而愈。

李子才，年四十余。素性暴，忽因怒卒晕倒，必怒未得泄，脉浮中无沉，按数六至，此阳虚陷入阴中之证，以补中益气加六味丸料少许，四帖而愈。

一少年，忽不思食，恶心，偶逢文期，强作文一日，晚即头晕作呕。余脉之，二寸洪缓，以为劳碌而动心火，遂以加味逍遥散二剂，呕不食，病亦不减。其年正、二、三、四月淫雨，此湿

胜而然也,此湿从上受,遏其清阳。以太无神术散一剂,即不呕恶,第头晕未除,二寸脉犹如故,其脉状有焰焰欲发之意,用前剂加紫苏、防风取微汗。头晕除,脉亦退,第不思食耳,六君子一剂,饮食如常。

周近庵令爱,年十九。左耳下红肿,发热作痛,脉之,六部俱数,八至无神,且素弱,经水不调。予曰:此运气病也。以小柴胡合四物加牛蒡子,内黄芩用酒炒,四剂而愈。此病曾治之,轻者此方恰合。

近庵令子室,年二十余。两耳下俱红肿,痛甚发热,其状可畏。医者以大黄行数次,又用敷药,反觉坐卧不安,亦运气病也。诊之六脉俱细数少力,恶心不食。先以人参败毒散一剂以发之,又用甘桔加牛蒡、射干、陈皮、半夏含漱之,次将小柴胡汤内加牛蒡,六剂而肿消,饮食犹未贪,异功散加牛蒡,四、五剂,脾胃健而全愈。

马山徐云所,六月受热受劳,又饮酒,忽上膈不宽如刺痛,头晕且重。自以过食,曾以指探吐,即枕不得,惟坐而已。予诊之,二寸俱洪缓有力,关尺俱弱带弦,此湿热上干清阳之分,故头晕重,胸膈痛,此时症耳。用平胃加半夏、黄芩、紫苏、木香,取微汗,此症即退,就枕平复。

淮安客,年三旬外,季夏患瘧症,单热不寒,连日发于午后,热躁谵语,至次日天明才退。数日后,忽腹痛,昼夜无间,勺水不进,呼号欲绝,遇症发时即厥去,延医治之,投药皆不效。求余诊,脉弦细而濡。余谓:弦细为虚为暑,而濡为湿。盖暑邪为疟,湿热乘虚内陷而腹痛。用酒炒白芍、炙草五分,水煎,调下天水散五钱。服后腹痛如失,次日症亦不发。此案看似寻常,实非老手不办,论证用药,均极坚实。第痛厥皆属血滞,似宜酌加桃仁、丹参。

痢 例

甲辰闰九月间,天气寒热不时,痢者甚众。予四弟永穆,年二十七岁。忽患痢下红,

腹痛后重,已三日矣。米取药,付以芍药汤一帖,香连丸二服。不止,反增心口如刀割,当脐腹痛,肛门痛亦剧,声撼四邻,自分必死,告母决别,因整囊往乡视之,昼夜不得卧,次数难定,日下红血一桶,痛不可忍,发热流汗不食。脉之,六部皆豁大,浮中沉无力,四至。予曰:虽痛,虽发热,脉无力,已虚寒矣。古人云:脱血益气,此证正宜。遂用异功散加升麻三分、木香五分、炒干姜五分。一剂,去后觉疏,痛亦可忍,至五更,腹痛如前。予曰:此药力尽也。急煎一剂与之,比前愈疏,痛亦减七八,即酣睡至日中方醒,云不甚好过。予又曰:此药只能支持一觉,再煎与之,遂安寝至晚,痛止,后重亦可,还服前剂而愈。一、二日后,因吃鸡肉,仍前腹痛、肛肿,秽下不止。第三日,病势笃极,复报予诊之。脉三至余,浮无沉,按之则大,脾命脉微,与补中益气汤不应。此虚脱之甚,加御米壳一钱,亦不应,下如洞泄,流汗发躁,尺脉渐欲收敛,予亦慌急,令人二更后往城取参,至早归,补中益气加人参二钱服之,下咽觉愤,参能令人愤,湿热内盛者尤甚,历试验之。此正气欲复,邪气欲退也,顷之,精神顿增,痢稍缓,恐再作,又一剂。下注、昏愤、发热、躁诸症渐缓,脉亦有神,短脉退。寻思久之,古人云:久泄久痢,汤剂不如丸、散。即合参苓白术散与服,觉疏下,至下午复躁热。予再脉之,左尺洪如火射状,此阴虚火动之象。与加减八味丸至六十丸,精神觉爽。顷之,又下八、九十丸,睡至天明,病去十七。方信立斋师加减八味丸治水涸之症。即令朝暮服此丸,复合参苓白术散,渐愈,觉小便痛,想动色事故耳,服以逍遥散、门冬、五味子而平。此病动色而不死,必体实而邪气仍非深重者,前叙证似未协。细审尺脉收缩,当是血去瘀生,痰伏下焦,尺脉洪射,当是下阳乍复与痰相激也。

王春元二令郎,年甫七岁。久患赤痢,消导削积之剂已服过多,后转下白如涕,浑无粪。诊之,浮中沉六脉俱虚无神,三五不调;外症手足俱冷且硬,面浮,齿白,懒语,此阳气虚寒之症。宜温补脾胃以生肺金,用补中益气加

炮姜、官桂各二分，其间人参止用三分，且陈腐不堪。服四剂，手足略软，言语亦健，第未温耳，其下白仍不减，亦虚寒滑脱危症，宜补、宜涩、宜温，复用前药加好参五分、大附二分半、御米壳一分。服一剂，则足已温，大便即有粪，白退十八，自兹手足俱温软，泄自全止，还服前方，去御米壳、附子二味。予归，嘱以如身中已温暖，姜、桂亦去，后服参苓白术散以培中气。使来岁乙巳厥阴风木之气不能制，饮食尤宜慎之。

予友薛理还仆，远行忍饥，又相殴脱力，时五月初，遂发热谵语，以补中益气及五苓散剂不效。延予诊之，六脉俱无，乍有则甚细，其外症则面赤、谵语、口碎。一友曰：阳症见阴脉，证在死例。予曰：当以阳虚从脉舍症治之，遂下附子理中汤冷服。二帖，脉稍见；四帖则脉有神，而口碎愈矣；六帖则脉如常，但谵语未已。予曰：脉气已完复，而谵语不休者，胃有燥粪，宜以胆导导之，果下燥结，谵语遂平。此证若大便滑易者，有瘀血也。以桃仁下瘀粪。

马见源精神素弱，且劳甚，饿时吃冷肉一块，遂不快，发热谵语作狂，乃饮食劳倦之症。乡医先汗一次，不退，又下三四次，便倦怠昏沉，不思饮食，吐痰，昼夜不寝。素无痰而忽吐痰者，脾胃筋膜内伤也，多由饮食劳倦，宜坚筋以复其力。痰发于筋膜者也，筋膜伤而湿困之，则痰常多，筋膜伤而火激之，则痰暴涌。凡治痰欲除根本者，在补血养筋而坚之，筋力坚强，自液不外泄。下多亡阴，中气大虚之故。迎予诊，六脉俱有四至，洪缓无力。缺至半夜，反加吐痰不已。起复诊之，六脉俱细，此邪气已去，真阴欲还，阳虚反发躁之象。急用六君加姜、桂各三分，服即成寝，至明午方唤醒之。又一剂，欲睡不醒，精神反觉倦怠，邪气尽退，而正气将复矣。至下午，吃米汤一盅，口知谷味，再用补中加干姜、桂、门冬、五味而瘳。

脾胃例

孝廉王于鑒父，年六十余。六脉俱弦牢，右三关浮中沉甚豁大，左三略差；外症晚则作

饱，且大便不利。此土受木制，脾胃不输津液，中气亏损之候也。宜补脾胃生肺金，乃用补中益气汤加官桂，以削木之克制，炮干姜以温脾胃、散沉寒，山药、山萸佐当归以养阴，麦冬、五味骤收肺金以生新水。服二剂，觉胸中稍宽，身中反有眩意，此正气欲复，而邪渐退，故瞑眩耳。又服数剂，复诊之，则牢坚已去，第二尺俱洪。此真阴真阳并虚，当平补之，用八珍，晚服六味丸，大肠渐润，再数剂全愈。

邱生，年十八岁。正月间，过食曲饼汤面，遂不快，发热，头痛。邀予诊之，脉略紧，中沉洪滑。曰：当先除去风寒，以九味羌活汤一帖，寒热，头痛悉失，但觉不快耳。予适他去，彼延别医，用柴平汤一帖，病不减。晚归诊之，脉洪汗出，而腹痛甚，不可按。以元明粉泡汤下导滞丸二钱，其痛减半，尚有胀，再用前丸一剂，而饱胀如脱，但腹痛耳，复增症状。诸症皆胃中有死血也，何不重加桃仁于剂中。予又诊之，六脉俱细弦，此脾土受木乘，又被伐之过，宜用温补，以理中汤二剂，肚痛除。又以过食复饱，诊之，弦细如前，仍以前汤，但温脾胃，而食自消，诸症去。

汤如玉母，怀七月而生，后每大便甚艰，须二、三时方安，百治不效。予谓：肺肠气血不能吹送，欲来不来，乃脾虚也。脾主信，欲来不来，无信也。当补脾肺，使各施其令，而吹嘘之气自如，调理数月而愈。每见鸡雏初生，当肝门内，犹一片色如卵黄，是人物之生，以肠胃为最后。七月而生，肠力未全，必有补血坚筋强力固肠之法，随时进退，与之终身。

一妇，年五旬。二寸浮洪，二尺小，右关弦，不思食，头眩。余曰：二寸浮洪，病主头眩，亦主上膈不清，此阳气虚而越上，不能归根复元，以致丹田气虚寒，不能养温脾胃，是以右关脉弦，饮食不消而少飧也。理宜敛阳气归于下焦丹田之内，下焦温暖，脾胃自健，水谷自化矣。用桂枝、白芍六分，五味子二分，白茯苓一钱，黑姜三分，人参五分，杜仲一钱，破故纸五分，炙草四分，汤泡半夏一钱，加煨姜，十余剂而愈。

蒋怀劬,年六十。素吐白沫,已数十年矣。忽喉中有噎意,以白子。曰:此脾胃虚寒也,宜用人参调补中气,彼辞以贫窶,自将白糖煎汁熬化含吐,及六七日,则溏泄,日五六次,神亦劳倦,食亦不贪。延视之,六脉皆二至,来三五至则止,如雀啄之状。此元气大虚,不能噎吸周回耳。用六君子加肉桂四分、吴萸二分、干姜二分。二剂,则脉连续而不止。又二剂,反加浮洪粗大,数七八至,发热、口碎,舌碎,乃虚阳上越之证,予思之,脉已犯难治之例,且吐沫不止,肾水泛,脾虚失统也。用缺。病亦稍退。稍劳即复,服数剂复减,再劳又如故。至两三月后,药亦不受,亦不效,五六日而歿。先贤云:粗大之脉难治。书此以证之。

虚劳例

曹桐江令堂,年六十外。九月间,发热,少飧。余诊之,六脉俱无神,有八至,右关浮则满,沉则无。正经云:脾虚浮似肺,亦火内郁之症,脾弱宜矣,用补中益气数剂。变症,此正气复而邪气欲出矣,用六君加五味、干姜,四帖痊愈,合参苓白术丸调理,康健如故。

三月间,予六弟,年九岁。先于二月十八日病疹,疹退发热不已,不飧饮食,惟饮冷水,噉数口,少顷即出,延之三月来报。余思之曰:不思食,脾胃虚也;欲饮水,热也;饮少顷即吐,中虚假热也;且兼吐酸水,此木旺土衰之病。以六君加姜炒山栀,服二剂,热住。少顷复热,此中气虚极,得药力则退,药衰复热,此药力少而病气重也。往诊之,脾胃脉弦无神,五、六至不定,见迟,左三洪漫,看指上三关俱透,命关脉已黑,喘气昼夜不休,遍身发热六日,十日余不更衣矣。遂胆导一次,出粪不黑不硬而带溏,非真元之热,乃脾胃气虚不能升降耳。小便赤涩,欲便则叫呼痛楚之极,乃阳气馁而下陷,升降失司,气化失职所致。用补中合六味汤三帖,加麦冬、五味子,喘气即止,热亦退,惟小便涩痛不已。仍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子、牛膝、车前、干姜炒黑,清肺生水,

升阳益胃暖中。一剂,小便出血,并血块若干,乃邪火煎熬,阴血干枯而成也。又二剂,痛止,饮食顿增,全愈矣。予曰:用前剂而获如此之效,岂非补脾养肺、金盛水生、气化自出之谓乎?了吾先师云:无非清气下陷,不升不降。此翁谆谆言之,治百病无不验,识此以语后昆。此肺热气陷蓄血于膀胱之分也,脉证宜细看。

曹悟冈令爱,年十七岁。七月间以劳倦发热,不思饮食,六脉俱洪,用逍遥散四剂遂愈。自后饮食不甚贪,肌肉不生,此脾胃虚也,还宜服补中之剂,彼视为泛常,不及调养。延至十一月间,忽气喘咳嗽,此土不能生金也,且发寒热,复诊之,六脉无伦次、无至数,偶来一如游丝,亦无定迹,外症喘急吐痰,不食面红,遍身冰冷,两目有时而左红赤、有时而右红赤,此脾胃久虚,真阴渐亡,虚阳上越之危证。以六君加姜、桂各三分、门冬、五味、黄芪。二帖嗽为稍缓,四帖而寒热止,饮食增。又诊之,右三脉尚弦细,用补中加姜、桂,晚煎八味丸一钱五分,十余剂而痊。至来年正月间,复病如前,盖因节下饮食过伤,亦缘前之元气未复,脾胃未充故耳。其症比前更重,脉亦如前,日夜不睡。以归脾汤加大附三片,姜、桂各二分。服一剂,即熟睡一晚。又三剂,更服补中加姜、桂、山药、故纸,二十余剂。复诊之,右三比前觉定,但弦不和,仍服前汤,用八味丸四十余粒同煎服之,又二十余剂,身温症退而平。与刘夫人、马见源案参看。

钱心卓令爱,五岁。先于十二月间患肛门肿痛,且碎且疮,不思饮食,以翰示予。曰:此脾胃虚弱,虚阳内郁不伸,下溜侵肺,金受克之故,宜六君加升、柴、吴萸、制黄连炒黑色三分,二剂即瘳。第未全复。延至正月尽,发热不思食,眼割泪出而红,泄泻。服他医煮肝治疳之药不效,复语予,亦以四味肥儿之品与之。初觉有效,数日反益重,此元气已虚,攻伐太过也。遂乘舟来就诊之,则右关弦细,左关洪漫,发热日夜更甚,晚间泻十数次,咳嗽。予尝观脾胃不足及久病之人,未有不左脉大过

于右者，正东垣左脉克右脉之说，理势使然。况脾上一虚，肺金益衰，水涸木枯，枯木生火，焉得左脉不大于右？用前剂加姜、桂、门冬、五味，送下四神丸，六七帖。暂进暂退，脉细如故，此元气未充，不宜改方，彼亦深信，又服四剂，眼割略疏矣，此真元渐有复意。适了吾师至，云所用之方，止减陈皮，泄气不能堪也。又去陈皮十余剂，病减十八，再数剂全愈。

张敬山夫人，年四十外。病已八月多矣，遍身肉尽脱，气喘，不思食。延予视之，六脉俱和缓有神，四至，虽各有胃气。经曰：形肉尽脱者不治，脉不应病者死。姑用六君加门冬、五味、干姜二剂，初觉不安，顷之遂鼾睡，气喘亦疏，声亦响亮。复诊之，六脉俱细，脾肺二脉，似来似去，欲脱之象，此的为死候矣。再三谛询，彼云稍可，但不思食耳。予思此脉比前反退，甚是不宜，又勉进前剂一帖。又泻，增胸膈饱闷，且不纳水汤，此中气已虚，不能输运，遂查历日，乃乙巳。曰：今晚死矣。重于甲，卒于乙，此五行之定制也。已而果然，友人薛理还云：久病脉有神，服药顿退，此决死之病。正如灯火之将灭，又愈明而遽绝耳。

王姓女，六岁。痘后患咳嗽，将三月，不思食。迎予视之，六脉弦细，此脾肺虚寒也。此痘后热血畜于肺络也。若外袭风寒，内伏寒湿，必兼喘急。六君加姜、桂、门冬、五味四剂。饮食顿进，嗽亦稍止，此真元未散，药力易得，再十余剂，去十九。然脉尚弦细，较前不过略和，教以服前剂，不允而止。明年复患如左，脉亦仍前，以煎剂治之，全愈，第脉终未和缓，犹带弦细也。予曰：病虽瘳，脉气未复，脉久不和，其本在血络，和血即脉复。又明年三月，重患如前，又视之如故，以十全大补汤、门冬、五味，四服而愈，予思之，犹未脱也。当补中大补剂百余，方获五脏坚牢，而宿疾亦不再起矣。不然，年盛时色念一动，将有不胜其喘患矣。世医以咳嗽之疾，全作痰火，尽治以清痰降火顺气克伐之剂，遂至脾上中损，多致不救，不知咳嗽之疾，由脾胃不和，肺金失养，金不生水，心肝二火陡起

于内，乘所不胜，遂咳嗽不止，而肺病奄奄，脾胃益虚，此子病母忧，化气使然也。正宜补脾胃，生肺金，不拘剂数，使脾肺得养，五行暗化，土盛金生，而咳嗽自休矣。

丹徒王盛之，年三十余。六脉俱九至，外症则咳嗽面赤，懒言怕闹，时病已半年，从前苦寒之剂，不记数矣，如此，即胃络当有死血在，此真气已虚而脉数也。经云：数则元气虚，数则脾气虚。又云：数则有热而属虚，是皆不足之症。六脉中又脾、肾二脉洪大，此肺金不能生肾水也，理宜补肺金生肾水，水旺则制火，金旺则生水平木，木平则脾土盛，又生金矣，此正治也。乃与云：兹证取药十四五帖或二十帖外，当有汗出，此阳气升而经络通矣。汗后即当倦，八九日或半月，此邪退而正虚也。或十日、半月，元气渐复，倦态方去，自后温补脾胃之剂，又当痰动、血动，或发肿毒，或作泻，此数者，听其自来，乃脏腑邪气欲出，发动流行之象也。倘不预言，恐变症多端，患者惊骇耳。因与以补脾生肺滋肾水之剂，五、六帖，数脉不减，此真元虚而燥也。即以前剂去头煎，服二煎，三煎，不十剂而数脉去，此时虚火一退，中气便寒，以六君子加姜、桂五、六帖，脾气运动，痰饮便行，归于腰脊，肝肾部分大痛。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益见肝肾虚矣。是胃脱死血下溜，未得出路也。令外以盐熨，内服二陈加桃仁，元胡索、薏苡仁二帖，大肠见痰血而痛止，血为热为痛，痰为冷为喘，此病久服苦寒，仍能见血而愈，是体气壮实也。复用补脾六君加五味、白芍而愈，倘不预明此理，则变出腰脊痛时，便没主张矣。此案脉证宜细看。

一妇，年五十。小便时尝有雪白寒冰一块，塞其阴户，欲小便，须以手抠溺，否则难。予曰：此胃家寒湿，缘脾气气寒，凝结而下坠，至阴户口而不即出者，脾胃之气尚未虚脱，但陷下耳。用六君加姜、桂，不念剂而愈。

一妇素劳症，四月间，胸中作饱，腹亦胀，不饥，日夜泻十数次。诊之，肝肾脉弦而不和，此肝肾虚寒也。治以破故纸一钱，杜仲一钱五

分,山萸三分,熟地三分,吴茱萸三分,甘草三分,乌药三分,沉香磨三分。四帖稍有转头,八帖能进汤水,二十帖全愈。

丰义储中和,持斋十七年矣。先九月患梦泄,已而发惊。此五脏空虚,津液燥涸,肝木生风,风火扇摇,故令精动而泄也,攻补皆不效,先润养其脾胃,脾胃润,使津液四布,百骸通泽。一月再诊之,肺脉大,土不能生金也;左尺细长,金不能生水也;余俱洪缓,且不甚流利,洪缓不流利,津液血燥,浮无根,幸不在尺部,左尺细长,足梦泄发惊之本脉,以下焦寒气上擎也。以补肺之剂,四剂则和而长矣,虚则补其母之法也。先时不知饥,以异功散加黄芪、桂、芍、五味子补脾生肺,肺复生肾,三脏相生。晚卧不宁,以归脾汤间服之,元气渐充,精神渐发,越半月余,加用太素丸全愈。

庚午正月,诊得用吾先生左三脉沉枯细小涩,此劳伤筋骨气也;右三脉浮而洪数,左右皆八、九至,此饮食劳倦伤脾脉也;其症神思昏倦,发热,先因饮食不消,曾服消导之剂以致如此。思之曰:脉虽数,年虽高,症虽重,而长缓,尚可延生。遂用保元加桂、芍、五味子、黑姜三分。服数剂,浮洪脉敛,数脉亦退,第不知饥耳,此脾胃不开也。且服此剂而无汗,必气未全旺,遍身经络尚未通故耳,恐此后必发毒,因五脏之邪未透,毒必内攻一经而出。况此平素郁劳甚,毒必从虚脏而出,未几,果少阳经发一毒,痛甚,其坚如铁,灸之念艾,遂浮肿而散,傍复生一肿,再灸念艾而痛止,耳前后板甚,此血虽行而滞未尽散,经络未尽通,再以保元辅脾活血通经之剂与之。适左半身发汗甚粘,左属阳,此阳气发动也。明日,觉身中不安而躁,此作汗之兆,果下午遍身有汗,且作泻,此中气虚寒也。作泻有畜痰宿水,因气化而下出者,不尽由虚寒,当详察所泻形色。以中和散人参汤调服。遂稍饥,肚痛亦退矣。明日再诊,六脉俱六至,二尺弦,此下焦虚寒,丹田气冷,命门火虚,不能生脾土也,虚则补其母,不思食而作饱,当以六君子汤主之,加破故纸、小

茴香温下焦以生火,火以生土之义;加黑姜以温中,以稍食,加健运;加桂、芍、五味以敛肺金生水,水升火降也,自此以后,脾气渐健,饮食渐进,而肿处滞血,方化为脓。人抵脾胃之疾,兼之高年,又值春木正旺之时,过此一关,无肚饱之症,可保万全矣。肚饱为太阴内陷,胸痹为阳明下陷。任脉上虚,皆由血死下澄不复温化。凡高年及虚人久病,无端忽见肚饱、胸痹、体倦、食减即不起。脉反缓长,如无病也。

头痛例

一老妇患头痛二月,诸治罔效。余治以通经络和气血之剂,十余帖。晚上吐血二碗许,其家惶恐奔告。余谓:其症明日当愈,已而果然。

一贵介,年三旬。先因齿痛,用石膏三钱煎服,顷即满头皆肿痛,牙根上腭肿势尤甚,俟天明稍退,盖得阳气故也。诊之,右关细洪,左关涩,左尺亦涩。余谓:须纳气下达,方得脉和,定方羌活散火汤,羌活酒炒五分,防风三分,酒连一分,酒芩二分,白茯苓一钱,人参二钱,甘草五分,半夏一钱,破故纸一钱,枸杞子一钱。二剂,其细涩脉即粗大,是阳气下行矣,头痛稍止,可见前头痛是下焦无阳,阴火上冲。服之八剂,头痛全止,齿根肿犹未退,脉则益和。余曰:将愈矣,此阳气已至恙所。果四五日出脓少许而廖。

胃脘痛例

万历壬寅六月间,家君年五十三矣。患心口痛,呕食面黄。诊之,脉细弦数六至余。即灸气海、乳根各数壮,服补中益气汤加吴萸、姜炒黄连、山梔,二三十帖。又以四君加减丸补脾,遂愈。明年天旱,家贫车庖力罢,复吐酸如前,再服前剂及八味丸而安。

一妇人,年五十余。素有心疼,久已疏矣。七月间,旧病忽作,医以宽中导气削坚攻血等剂,致中气愈虚,不思饮食,神惫,迎予治之,已五六日不食。诊之,六脉俱沉,惟脾胃弦细,

似有神，寻亦难得；外证则心口痛，左胁胀硬，呕苦酸水，但能饮清汤，如吃米汤一口，即饱胀不胜，正木来克土之症也。然其人脉病虽笃，面色、肌肉犹不甚脱，忆古人凭证不凭脉之语，投以异功散加吴萸、干姜，佐以姜炒山栀三分。二帖，病失十五，再二帖而愈。

眼 痛 例

徽州方奉安令郎，十二岁。孩时乳母无乳，且喜酒，恐其父知无乳，私以米食喂之，乳哺三年后，便眼弦红烂，此受母湿热故也，渐至眼不得开。延予治之，六脉俱洪。予曰：此肾水不足之疾，当益水以滋肝木，以六味汤加柴胡、山栀，数十帖而愈。时方秋候，余复言宜多服前剂，颇培肾水，以助来春生发之气。彼怠缓不果，至春遂如予言。他医治以芩、连凉心之剂，进至五日，眼不开，且发热不思食，作泻，咳嗽，此过伤苦寒，收降太过，致阳气受亏，胃气不升发也。凡过服苦寒，在血实之人，胃络凝痹，当见一块结急而疼痛，且愈觉内热。血虚之人，胃血辟易，胃体寒僵，肝中一片全不柔和，溲泄作坠而微痛，若不速救，至舌淡无苔，是血络全闭，胃气不能上荣也。此案是湿热酒毒，久伏血肉之中，治宜活血解毒，使遍身发疮白腐。苦寒逆折，固在所忌，甘温补脾，亦非邪盛时所宜，能增湿热助毒气。复请视之，六脉俱八、九至，按至骨则细无神，左心肝洪大于右，按之无力，此气血大虚，元气大惫之症。幸童子真元未散，尚可救药，亦须服药半年，方可见效，治以四君加黄芪、山药、门冬、五味。三月，发热、咳嗽稍可，作泻犹未止，教以服补剂参苓白术丸，间以前药，至半年，脉退六七，眼亦开矣，第赤烂上下粘腻未除，或时可，或时粘，此正气未全复，邪火未全退也，还当扶元气，而邪火自息。彼吝于参费，复用别医，以补血当归、生地之类，一两月，前症复作，眼复赤烂不开，反增恶寒发热，作泻、咳嗽如旧，事已告急，复求予诊，六脉俱细数，比前更甚，余许以八帖之后，恶寒不减，便不可回。服保元加白术、门冬、五味。四剂后，恶寒顿退，惟发热不已。余曰：盖恶寒者，阳气虚也，服四剂而祛之，阳尚强，尚可救疗，

后以保元、四君加山药、门冬出入服之。至冬，眼弦赤烂已去，数脉俱退，止五六至，按之无力，眼中不时两眦有红餐入睛，此阳虚上越之故也。以补中汤去升麻，入熟附一二分，七八剂餐退，数脉亦退，仍服前剂而全愈。

左光禄承，年及四十。两目俱瘀肉满珠，他医与以祛风散热之剂，不效。余谓：脾主肌肉，此脾胃肉滞也。以桃仁泥二钱，枳实一钱半，连翘一钱半，元明粉二分，白芷二分，山楂肉一钱半，晚上日服一帖，至十帖面全愈。余以此方治数百人患此者，俱未尝不效。第先曾服多苦寒之剂，已伤脾胃，不思饮食者，禁不可与，如勉用之，则眼必坏，且致虚损。如患此症，服过寒凉，已伤中气，且宜静养守之，亦得渐退，不可造次，至于失明。盖此症医者罕识，阳明多血多气之经，而经云：血实宜决之，此方决之之意也。如患者脾胃素虚，必欲服之，或间日一帖，或间二日一帖可也，急服则损目伤脾也。此方从桃仁承气套出，而丁宁告戒者，过服寒凉，胃血辟易，再用苦咸寒泄，即血不复能上荣。

邱像章，患瘀肉满眼，医以大黄行之，祛风散热之剂服之，俱不退，以前方三、四剂而愈。

·女人，年五十余。素眼疾，因服祛风散热之剂，忽口干，且发热，多眵，开合不得，红筋薄翳满目，六脉洪数五六至，浮沉俱无力，此气有余而血不足症也。四物加黑柏二分、山栀、陈皮，八帖而愈。

刘夫人，年五十余，忽眼疾，医以祛风散热养血之剂治之，不效。已五、六日矣，眼珠痛，声撼邻。予诊之，左关洪喘且大，此肝血不足，肝自生风也。细观之，左瞳神散大，痛不可忍，无红筋，加味逍遥一帖，服之痛止，一二时复作，此药力尽也。日服二剂，将六七帖，痛减十六，十二三帖全愈，后教以服六味地黄以生肝木。

杨宅使女，年八岁。两目眵泪不干，眼眶赤烂，此脾胃湿热，以胃苓加酒炒黄芩、连翘，六七帖而愈。

一朱友,年三十外,患左目自上而下,红瘀兼翳,俗曰垂帘。其势自上而下,象垂帘之状,故云。用加味逍遥去白术,加川芎,少白芍。十数帖,去其十六,再十帖而全愈。复令服地黄丸。

一唐友,年二十外,症亦如前,亦用逍遥加减如上,服十五六帖而愈。

齿 痛 例

家慈,年五十三岁。齿痛不食,已几月矣。人误以旧方野蜂巢填入盐椒,羊胛骨为末擦之,满口皆碎,倍痛,愈不能食,而母以人中白涂疳散抹之,方可进汤水,遂乘舟入城。诊之,右三脉俱伏,左寸关细,左尺洪缓。怵曰:揀方医病,不如以理思之。右三部伏,因齿痛不便食,脾胃失养故也;左寸关细者,缘脾胃虚,不能荣养心肝之血而然;左尺洪缓,乃湿热耳。用白术、甘草、陈皮补脾胃,四物汤以养阴血,苍术、茯苓、黄柏、知母以除尺之洪缓、胃之湿热,四帖而愈。

崔友,年二十外。素好色,忽患齿病,遣使来云:病齿龈肿痛,且流血不止。予思之曰:此木克土之象,肝肾血虚,风火妄动,乘其所不胜也。以加味道遥散二剂治之,服一剂则痛减血收,二剂全愈。盖凉肝肾之阴,治风热之标,培脾土之虚。经云: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正此谓也。

师祖存碧,年四十余。素脾胃不充,忽一日齿痛,两口角流涎不止,灰挹满斗,楚声撼邻。脉之,右关弦急,此脾胃虚寒之症,用补中益气汤加吴茱萸、干姜、肉桂各三分,内人参五分,服之顷间,痛未解而反增,坐卧不安,此药力未施也。再顷之,痛虽减,而涎犹不止。予曰:涎乃脾家液,不宜过去,即煎前汤加入参八分,明日又如上一剂,痛止,液亦不去,再三帖全愈。

杂 症 例

一女人胎八九月矣,忽腰痛甚。诊之,六

脉俱细,二尺涩且弦。予疑之,视其怀抱不虛。予曰:虽是胎,恐难产,亦恐或坠,后遇查育春先生诊,亦如予言。以养血气药与服,遂得如期而产一子,然不暮而亡。观此女素稟弱,勉得胎孕,而乏其滋养,宜如此之克验也。

侄男,甫六岁。三月间,忽然热,三日,右面心胃经部分出痘一颗,如鹅眼大,右眼弦胞皮上一颗,不甚发而没,余而细红筋数条,至五六日不贯浆,发热烦躁,昼夜不睡,肚饱,咬牙,寒战,抽搐,时刻叫喊不安。余视之,六脉俱八、九至,幸大便不泻。予思曰:肚饱者,脾胃弱不能输运毒气也;烦躁者,肾水不足而有火也;抽搐咬牙者,水不能生木,枯木生火,风火摇动之象,乘其所不胜也。大法,当先保元气,清肺金,生肾水,水旺木滋,而火自息,遂合方名保七六三汤,保元汤七分,六味汤料三分也,加门冬、五味。一帖,鼾睡半日,醒而复躁,复半日,偏身如蚊蚋之状,甚细。又照前一帖,复睡如前,醒后烦不安。予曰:鼾睡,得药暂元气少复,邪气少退之故;复烦者,里毒未尽出也。复用参芪四圣饮二帖,浆足,黄如蜡色,又七、八日方脱靥。古入云:三日热,三日透,三日齐,三日浆足,三日脱靥,此正气不虛者言也,虛而邪盛者,不拘于此。余曾见咬牙寒战,俱弃之不医,而诸书亦云难治,惟立斋先生有治方,不拘此,神化再出,非庸医可觀其一二者。

叶少池令郎,年十五。发热,足不能行,且痛。予诊之,六脉俱十至,二尺弦细。此血虛发热,兼湿有寒。用逍遥散加酒柏三分、苍术一钱三分、吴萸三分,二帖全愈,予不意应效如此之捷。近年荣相文忠公患此证,即用此方,神效,但不除根。

丁会成,年四十余,春季右腿正面忽痛麻。诊之,右三部洪数五六至,问口渴否?曰:是也。升麻葛根汤二帖而愈。

壬寅九月间,大妹,年二十一岁。缘家贫忧闷,忽患乳痈,不信服药,渐至胀长尺许,极为可骇。予思石山先生微义,大都人患疮痈,

畏针不早开脓，致大伤阳气，后难收复，即以神效瓜蒌散二剂与服之，脓即射出，厥后果然疮口不收，汗出如珠，至日西则昏愦不省人事。予曰：虽脓已出，阳气终损，第未全脱耳。诊之，脾胃命门脉细弦，余浮无沉，按无力，此阳气虚也，以十全大补及补中益气出入服之，数十剂方愈，仍令再服八味丸数斤，无后患，不则，阳气终难恢复。以怠惰不如所言，来年十月间，前阳虚之症复作，流汗如珠，拭去复有。予曰：此少服八味丸之故。以补中益气加吴茱萸、破故纸、干姜，二三帖即减，数十帖而安。复教以服前丸，妹犹未果。又来年七月患伤风状，来告予欲药。予曰：此阳虚不卫外之故，以补中益气二帖服之。缘中气寒极，不甚应病，已十二三日矣。复召予视之，汗出流水，面赤，舌出不收，呕恶吐痰吐酸，昼夜不知人事，下泻清水，满口皆碎，膈中隔塞不通。诊其脉，十至余，有影无形，浮中沉俱无力，脉状难定，明知前症之虚寒，寻思东垣《此事难知》之旨，上吐下泻，此中气不和，脾胃虚寒之症也。即投理中汤加吴茱萸、姜汁炒山栀。一帖，上下皆通，舌收，喘定，痰止，遂索汤水，惟昏愦如故。再一帖，口疮尽愈。与十全大补汤，并服加味八味丸，二十剂余，两太阳各生小疔一二枚，前数脉尽退，方识人。自云：向昼夜如梦，今日方醒。九月尽，再诊之，豁大难明之脉已退，惟细弦耳，尚呃逆吐痰，重以六君加吴茱萸、干姜、砂仁、煨姜，一二剂呃止。复以异功散加干姜、吴茱萸及前二丸而愈。

邱子明，年五十外。左乳上发一肿，服消毒药，且不戒劳，又兼远行，遂肿大如盘，高一寸许，犹服前消毒剂，反增恶寒，不思食。余视之，六脉俱弦，微大，不和，无神。此阳气虚而脾胃亦虚寒之症。以枣大艾圆，傍逐一灸至中，以痛为度，积八十壮；服六君子汤加黄芪一钱，姜、桂各五分。一剂，至晚即睡，不觉天明，肿遂平，呕恶减半。再剂，呕恶去，饮食顿增。复用八珍汤去地黄，加芪、桂、姜如前，腐如瓜瓢，此阳气尚能作腐，可医之兆。予适他

往，瘀死之肉剪迟，疮面连结，色黑如墨，重发热攻开。一方医为割之，热透遂凉，仍服消毒药，乃泄泻，日数十行，呕恶、渴甚、肚痛，疮紫黑。予归，急用六君加芪、姜、桂如前，煎送四神丸百粒。二剂，泄泻止半；三剂，肚痛、泄泻俱定，疮色变红，但渴不止，此真阴亏也。用八物去地黄加芪、姜，送下加味八味丸七十余粒，数十剂而愈。此节有讹文

一友，年二十外。左边睾丸并腰痛，医以大黄等药与之，约六七日矣。反发热、痛甚。此寒气着于内，着而不行也。余诊之，二尺沉按弱细，余俱洪数，且有消意。予曰：此作痛将欲成脓，用真人活命饮加人参五分，缺一牛蒡子。一剂痛减，二剂全愈。

蒋子贤，年四十外。因长途劳顿兼酒色，面若熏黑，橘黄带微黑也。无力不思食，六脉俱细，盗汗，恶心，作饱。用六君加苍术一钱，肉桂二分，干姜三分。六七剂，口知味，知饥。至三十帖，面红活，但作泻未止，与以四神丸。三四服而愈，第觉左边睾丸有肿意，此脾健运，湿热下流之故也。不及治之，复北行，酒色两兼，且受恼怒，重发热不安，与补中益气汤加羌活、蔓荆。一帖，热稍退，而阴子肿大如鹅子大，左脉洪，用小柴胡汤合四物加车前。一帖，不减，且溺则小便涩痛难出，口干，发热。更加龙胆泻肝汤加牛蒡子。七八帖，发热退去，口干亦减，溺亦不涩，睾丸肿软十八，又服数剂。服活命饮加牛蒡、人参，十数剂肿消。

王岐冈，年十七，读书坐久受寒，遂左边睾丸作痛。用真人活命饮加牛蒡、人参，八帖肿消。

陆起潜，右拗患肿作痛，六脉洪数，右关尤甚。用逍遥散加川芎，二帖而愈。予曰：洪，心脉也；数者，火旺水亏之征也；而右脉盛，气有余而血不足也。肝血不足，肝木生火，故脉洪数也。而右阴拗肿痛者，以右脉甚也，拗者，肝家部分，肝木为火所烁，则筋急，而拘挛肿痛也。以前汤清其热，养其血，培其根，故捷如影响也。亦泻实火耳，非养阴培根也。

刘七官,年十七。遍身脓窠疮,其色红紫。余视之则踣足而卧,以陷曲处多疮,难于屈伸故耳,六脉俱洪大有力,数有十至。用加味逍遥散,四帖而愈。越二月,手足复患如前,六脉俱按洪大,以四物加术、陈、芪、门、味,八帖而愈。

伍姓,久患漏肿,肛口连臀尖流血不止。医以大黄末敷之,其肉渐黑硬麻,且病目,红筋满珠,开合不便。余视之,以逍遥加味者,添桃仁、连翘。十余剂服之,而红筋十退六、七,而漏亦稍可。予复令揭去大黄,日灸艾十余壮,候痛即撤之,内服托里消毒散加破故纸,以其命门脉弦故也。服数十剂,此方去取一二味后,肉渐软红活而愈,亦教以服六味地黄丸

加故纸、杜仲。

统观诸案,恪守立斋家法,理路正大,第药力太薄,法少变化,不足治大病,启后学。在气血微虚,津液不足,而经络未有痼痹者,自可收功。若夫虚极之重病,实极之暴病,虚实杂极之奇病,诸方安能制之?故讲方法者,必有《伤寒》、《金匱》之矩矱,兼《千金》、《外台》之魄力,乃能任艰巨,适变化而不竭焉。此书格律谨严,可为老人、虚人调养指南。首二卷颇有精语,极宜潜玩,视近世好为张皇幽渺词蔓理晦者,奚啻霄壤?

《慎柔五书》终

后 跋

程瘦樵每以旧医书餉予，前岁得睹王太仆《元和纪用经》及白飞霞《韩氏医通》，既抄录而珍袭之矣，今夏复以《慎柔五书》示予。予观其书，凡治诸症，皆以保护脾胃为主，渊源本于东垣，而化裁宗诸薛氏，其于虚劳之症，截然两分，治法不混，更发前人所未发，洵为医家可宝之书也。手为抄录，不憚烦暑，亦以见老年嗜好云尔！

乾隆丙午秋七月后学王陈梁识时年六十有五

理 虚 元 鉴

〔明〕 绮 石 著

《理虚元鉴》提要

绮石先生，不详姓氏履贯时代。柯怀祖序云：雍正乙巳仲秋。购得是书。其门人赵何宗田序，不著年号。但云绮石先生医道高玄，虚劳一门，尤为独闡之宗。尝曰：人之禀赋不同，而受病亦异。顾私己者，心肝病少。顾大体者，心肝病多。不及情者，脾肺病少。善钟情者，脾肺病多。任浮沉者，肝肾病少。矜志节者，肝肾病多。病起于七情，而五脏因之受损。先生悯世人之病虚劳者，委命于庸医，而轻者重，重者危，深可痛伤。特校昔贤之书几千百家，如四时各司一气之偏，未逢元会。乃伏读《素》、《灵》而启悟门，得其要领，参订补正，集成一书。辨症因，详施治，审脉法，正药讹，精纯邃密，后岐黄而启发者也。其他如治其未成、凡知节知防、二护三候、二守三禁、四难，及似劳非劳诸症，及虚劳本治方，治虚药讹一十八辨等类。奈书成身歿，易簣之日，至囑于两世兄，及诸门下士，受梓印行。其治阴虚，主清金保肺，盖肺为五脏之天也。治阳虚，主健中扶脾，脾为百骸之母也。其方甚简，药味无多，能阐发虚劳要旨，其功岂浅鲜哉。是书光绪二年，葛氏已刻入《嘯园丛书》。只有赵序一篇，葛氏后跋一篇。光绪丙申，陈光淞大版刻本，多柯怀祖序，及牛毛道人华杰序，闽中陈晋亭序三篇。又有后跋二篇。兹准是刻足本，校勘付印。陈跋云：无锡顾氏传有是书钞本，观其序跋稠叠，似经刊刻。遍求京师及各处坊间，殊不可得。《四库提要》及张氏《书目答问》、朱氏《汇刻书目》，均未及收。乃及付剞劂，传诸久远，以为治虚专书，未必无补。传写既久，讹谬滋多，学识固陋，校勘非易，不敢臆度，传其可信，阙其可疑，网罗考订，有俟笃好。绮石先生姓氏里居，急切难考。赵氏跋语，岂明末之遗老，避世之隐君子欤云。他如陆九芝亦有是书删订本，刻入《世补斋丛书·后集》中。今并述之，以备参考。

陈 序

岁甲戌,予守毗陵,得一士,柯子心斋。其先世浙慈人也,家传忠厚,多业医者,令祖锦堂先生,侨寓锡邑之鹅湖,遂家焉。心斋性聪颖,倜傥不附时俗,文章有奇气,精书法,兼通家学,隐识为远到材,迄今二十载矣。一衿潦倒,蹭蹬场屋,岂其爱博而不专欤?顾多才者多艺,不相妨也,遇合会有时耳。予患头风,访医仰药,无纤毫之效。心斋诊予脉,乃云治病不求其本,真为头痛治头。缘制一方,却与所患不相涉,服后痛渐愈,不啻陈琳之檄。及见伊令伯德修所刻《理虚元鉴》,因知心斋制方之意之所由来也。德修柯君,虽未晤言,其学业之渊博,已于所订者窥见一斑。且是书沉埋剥蚀,历有年所,当世不知有是书,即见之,谁复知为绮石作者。今柯君不掠美,以付剞劂,参订而表彰之,更可见其用心之厚矣。噫!学固贵崇其本,业必有待乎时,不独医道也。是为序。

时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嘉平月闽中陈焱晋亭氏题于姑苏署次

华 序

余年未三十，获交柯君德修，今六十有九矣。君业医，余喜地学，辄谈论天下技术。地关一家休咎，医关一人死生。钝根人求名不成，改业图利，相地习医，自误误人，曷有底耶！然地误廿载后，医误旦夕间耳。君天姿颖敏，幼就塾同学，分授经，悉耳熟背诵，故潜心医学，得深造焉。本世医，复从明师指授，探源溯流，广搜博记，多购未见书，《理虚元鉴》，其一也。君于疑难症立辨，制方不停睫，案简当，老医摄服。入都，名大振，医院诸人避席。太原守病邀入幕，山右抚司以下，咸以扁、卢目之。君善导引，长余数岁，健食如虎咽，步履捷于少壮人。余日就衰颓，每以屏俗，缘毋懈系功为最。君之邃于医，不但贯串诸家，得于静悟者尤多，来余家剧谈不厌，延治者急甚，久之乃去。今欲刻《理虚元鉴》公诸世，余四十余年知己，述其概，弁诸简端。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三月朔日牛毛道人华杰撰

柯 序

医学祖《灵》、《素》、《难经》，而方不传。制方首推仲景，嗣后各立一说。仲景治冬寒，而河间明温暑，洁古理脾胃，东垣讲内伤，子和攻痰饮，丹溪究阴虚，六家为医学之宗主。王安道以冬寒分出中寒、伤寒；巢元方以温暑分出热病、中暑；罗谦甫以内伤分出劳伤、食伤；隐君以痰饮分出湿痰、燥痰；叔和以阴虚分出真阴、真阳。其论尤为明晰。古人立说，各具一长。合其长，乃称全璧。余遍观诸家，虚症犹未尽厥奥。雍正乙巳仲秋，购得绮石先生《理虚元鉴》，实发前人所未发。其治阴虚，主清金，肺为五脏之天也；治阳虚，主健中，脾为百骸之母也。其方甚简，药味无多。《神农本草》药三百六十五种，效法周天度数。仲景一百十三方，取《本经》药九十一一种，入《伤寒论》中。或合经之大纲，或合经之一目，乃详于伤寒，推及诸病也。绮石先生独详于虚劳，盖风、寒、暑、湿，多乘虚而入，正气固，则受病少，治虚劳是治其本也，诸病其余事耳。余素留心于六气司天，主客进退，乘除偏胜，而入病焉。不谙司天审病，误投药饵者过半，《元鉴》亦参及之，则绮石之论虚劳，犹仲景之论伤寒，非举一而废百也。韩昌黎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绮石岂在仲景下耶？医道大而微，不知天、地、人，不可与言医，不通儒、佛、仙，不可与言医。余浅昧，愧未贯彻，但愿业医者，广为搜讨，会其指归，则吾道幸甚！斯世幸甚！

乾隆岁次辛卯初夏古吴柯怀祖题于复韵斋

原 序

绮石先生医道高玄，虚劳一门，尤为独阐之宗。尝曰：人之禀赋不同，而受病亦异。顾私己者，心肝病少；顾大体者，心肝病多。不及情者，脾肺病少；善钟情者，脾肺病多。任浮沉者，肝肾病少；矜志节者，肝肾病多。病起于七情，而五脏因之受损。先生悯世人之病虚劳者，委命于庸医，而轻者重，重者危，深可痛伤。特校昔贤之书几千百家，如四时各司一气之偏，未逢元会。乃伏读《素》、《灵》而启悟门，得其要领，参订补注，集成一书。辨症因，详施治，审脉法，正药讹，精纯邃密，后岐黄而启发者也。其功岂浅鲜哉！奈书成身歿，易簣之时，犹谆谆以斯世之责，至囑于两世兄及诸门下士，而不肖亦与闻遗命焉。今先生虽逝，而道在人间。长君伯儒，能读其书；次君东庵，能继其志；犹子济明及门下武林君宾沈子，能广其传。然则先生固未尝逝也。先生不忍后世病此者，夭折而莫救，故临终以山中宰相事业，专付仲君。会世变，遂弃棘闱而潜心于箕裘之绍。是书之成，实其发明者居多，所恨身丁丧乱，受梓无人，大惧淹没先生之德。是望后之仁人君子，体先生之心，登此书于梨枣而广传之，则吾侪幸甚。天下后世，读其书饮其泽者幸甚。

受业赵何宗田氏谨识

《理虚元鉴》目录

卷上

治虚脉法总括·····	(149)	肾痹论·····	(155)
治虚脉法分类·····	(149)	白浊白淫论·····	(155)
治虚有三本·····	(149)	女人虚劳·····	(155)
治虚二统·····	(150)	尸疰传尸癆等症·····	(155)
阳虚三夺统于脾·····	(150)	虚劳当治其未成·····	(156)
阴虚之症统于肺·····	(151)	知节·····	(156)
虚症有六因·····	(151)	知防·····	(156)
心肾论·····	(152)	二护·····	(156)
心肾不交论·····	(152)	三候·····	(156)
心肾不交与劳嗽总论·····	(152)	二守·····	(156)
五爻论·····	(152)	三禁·····	(157)
吐血论·····	(152)	四难·····	(157)
红症初起治法·····	(153)	劳伤非弱症·····	(157)
劳嗽症论·····	(153)	呕吐见血非弱症·····	(157)
劳嗽初起治法·····	(153)	伤寒见血非弱症·····	(157)
干咳嗽论·····	(153)	肠风便血不同怯症·····	(157)
咳嗽痰中带血珠血丝·····	(154)	阳虚阴症辨·····	(158)
论劳嗽吐血能治不能治大旨·····	(154)	软懒症辨·····	(158)
虚劳内热骨蒸论·····	(154)	老年怯症难治说·····	(158)
虚火伏火论·····	(154)		
遗精梦泄论·····	(155)	卷下	
		虚劳本治方·····	(159)
		治虚药讹一十八辨·····	(160)

理虚元鉴 卷上

绮石先生原著

古吴 柯怀祖德修氏订

同里 华 曦宾旭氏正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治虚脉法总括

脉来缓者，为虚，软、微、弱皆虚也。弦为中虚；细而微者，气血皆虚；小者，气血皆少。又脉芤血气脱，沉、小、迟者，脱气。以上皆劳倦之脉，虚怯劳热之症也。又微而数者，为虚热；微而缓滑者，为虚痰。

治虚脉法分类

一、心肾不交，两寸弦数，两尺涩。《纪传》曰：左寸脉迟，心虚；右寸微滑，精气泄。

二、梦泄遗精，尺寸脉迟而涩。心肾不交，梦淫精泄，真元耗散，不寿之征。又曰：寸数脾弦，两尺细数，精离位。青年左尺微涩，色欲伤。《正传》曰：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鬼交。心脉短小，梦遗精。尺数，相火炽而遗。

三、漏精，右尺弱如发细，天精摇摇，寒精自出，马口有黏腻之累，房事不久，绝孕。

四、肾痹，寸虚弱而涩，尺沉细而数。

五、夜热，微弦虚数，或沉或涩，软弱而细。

六、骨蒸，数大，或滑、急、促、细而数。

七、干咳嗽，左寸涩数，右大急数。

八、虚痰嗽，软细弱，气口微细而数，或滑大而虚。

九、血虚痰火，左寸涩而弦数，右寸虚大而滑，或数而涩，尺中虚涩。又曰：细而紧数，

细则血虚，数必咳嗽，紧则为寒。寒因血虚而客于肺经，反而作热，故脉数而咳嗽也。

十、咳嗽痰中带血珠，右寸滑而数，或濡而弱，即煎厥之症。

十一、咳嗽带血，寸数而大，或滑而紧急，关、寸弦而涩，即煎厥。

十二、劳嗽吐血、咳血、呕血、咯血，即薄厥。脉得诸涩、濡，为亡血，芤为失血，涩为血少。际氏曰：心脉涩，肺脉虚，或芤，或迟，为亡血、失精。呕者，兼胃火。《脉经》云：吐血、唾血，脉迟小弱者生；实大者死。唾血，坚强者死；濡滑者生。

十三、传尸劳，《脉经》云：男子平人脉滑大为劳极，虚涩亦为劳。

十四、气口脉弦而数者，脉痿也。《脉诀》气口数而虚涩，肺痿之形。疑即肺痿之误。

十五、六脉软弱，阳虚极也。

治虚有三本

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夫东垣发脾胃一论，便为四大家之首；丹溪明滋阴一著，便为治劳症之宗；立斋究明补火，谓太阳一照，阴火自弭。斯三先生者，皆振古之高人，能回一时之习尚，辟岐黄之心传者。然皆主于一偏，而不获全体之用。是以脾胃之论，出于东垣则无弊，若执东垣以治者，未免以燥剂补土，有拂

于清肃之肺金。滋阴之说,出于丹溪已有弊,若执丹溪以治者,全以苦寒降火,有碍于中州之土化。至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实一偏之见,难为古人讳者,而后人沿习成风,偏重莫挽,凡遇虚火虚热,阴刷阳亢之病,辄以黄柏补肾、知母清金,未能生肾家真水,而反以熄肾家真火。夫肾者,坎象,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二阴者,真水也。一阳者,真火也。肾中真水,次第而上生肝木,肝木又上生心火。肾中真火,次第而上生脾土,脾土又上生肺金。故生人之本,从下而起,如羲皇之画卦然。盖肾之为脏,合水火二气,以为五脏六腑之根。真水不可灭,真火独可熄乎?然救此者,又执立斋补火之说,用左归、右归丸,不离苁蓉、鹿茸、桂、附等类,而不顾其人之有郁火无郁火,有郁热无郁热,更不虑其曾经伤肺不伤肺。夫虚火可补,理则诚然。如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之甘温以除大热。然苟非清阳下陷,犹不敢轻加升、柴、归、姜辛热之品,乃反施之郁火郁热之症,奚啻抱薪救火乎!余唯执两端以用中,合三部以平调。一曰清金保肺,无犯中州之上。此用丹溪而不泥于丹溪也。一曰培土调中,不损至高之气。此用东垣而不泥于东垣也。一曰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畅。乃合金水于一致也。三脏既治,何虑水火乘时,乃统五脏以同归也。但主脾、主肾,先贤颇有发明,而清金保肺一著,尚未有透达其精微者,故余于论肺也独详。此治劳之三本,宜先切究也。

治虚二统

治虚二统,统之于肺、脾而已。人之病,或为阳虚,或为阴虚。阳虚之久者,阴亦虚,终是阳虚为本;阴虚之久者,阳亦虚,终是阴虚为本。凡阳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脾也;阴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肺也。此二统者,与前人之治法异。前人治阳虚者,统之以命火,八味丸、十全汤之类,不离桂、附者是;前

人治阴虚者,统之以肾水,六味丸、百补丸之类,不离知、柏者是。余何为而独主金、土哉?盖阴阳者,天地之二气。二气交感,乾得坤之中画而为离,离为火;坤得乾之中画而为坎,坎为水。水火者,阴阳二气之所从生,故乾坤可以兼坎离之功,而坎离不能尽乾坤之量。是以专补肾水者,不如补肺以滋其源,肺为五脏之天,孰有大于天者哉?专补命火者,不如补脾以建其中,脾为百骸之母,孰有大于地者哉?

阳虚三夺统于脾

就阳虚成劳之统于脾者言之,约有三种:曰夺精,曰夺气,曰夺火。气为阳,火者,阳气之属。精者,水火之兼。色欲过度,一时夺精,渐至精竭。精者,火之原,气之所主。精夺,则火与气相次俱竭。此夺精之兼火与气也。劳役辛勤太过,渐耗真气。气者,火之属,精之用。气夺,则火与精连类而相失。此夺气之兼火与精也。其夺火者,多从夺精而来,然亦有多服寒药,以致命火衰弱,阳痿不起者。此三种之治,夺精、夺火主于肾,夺气主于脾。余何为而悉统于脾哉?盖阳虚之症,虽有夺精、夺火、夺气之不一,而以中气不守为最险。故阳虚之治,虽有填精、益气、补火之各别,而以急救中气为最先。有形之精血,不能速生;无形之真气,所宜急固。此益气之所以切于填精也。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续清纯之气者,有冲和之美。此益气之所以妙于益火也。夫气之重于精与火也如此,而脾气又为诸火之原,安得不以脾为统哉?余尝见阳虚者,汗出无度;或盛夏裹绵;或腰酸足软而成痿症;或肾虚生寒,木实生风,脾弱滞湿,腰背难于俯仰,胫股不可屈伸,而成痹症;或面色皎白,语音轻微。种种不一,然皆以胃口不进饮食,及脾气不化为最危。若脾胃稍调,形肉不脱,则神气精血可以次第而相生,又何有亡阳之虞哉?此阳虚之治,所当悉统于脾也。

阴虚之症统于肺

就阴虚成劳之统于肺者言之,约有数种,曰劳嗽,曰吐血,曰骨蒸,极则成尸疰。其症有兼有不兼。有从骨蒸而渐至劳嗽者;有从劳嗽而渐至吐血者;有竟以骨蒸枯竭而死,不待成劳嗽者;有竟从劳嗽起,而兼吐血者;有竟从吐血起,而兼劳嗽者;有久而成尸疰者;有始终只一症,而或痊或毙者。凡此种种,悉幸于肺治。所以然者,阴虚劳症,虽有五劳、七伤之异名,而要之以肺为极则。故未见骨蒸、劳嗽、吐血者,预宜清金保肺;已见骨蒸、劳嗽、吐血者,急宜清金保肺;曾经骨蒸、劳嗽、吐血而愈者,终身不可忘护肺。此阴虚之治,所当悉统于肺也。

虚症有六因

虚症有六因:有先天之因,有后天之因,有痘疹及病后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医药之因。

因先天者,指受气之初,父母或年已衰老,或乘劳入房,或病后入房,或妊娠失调,或色欲过度。此皆精血不旺,致令所生之子天弱,故有生来而或肾、或肝心、或脾肺,其根底处先有亏,则至二十左右,易成劳怯。然其机兆,必有先现,或幼多惊风,骨软行迟;稍长读书不能出声,或作字动辄手振,或喉中痰多,或胸中气滞,或头摇目瞬。此皆先天不足之征。宜调护于未病之先,或预服补药,或节养心力,未可以其无寒无热,能饮能食,并可应接世务,而恃为无惧也。即其病初起,无过精神倦怠,短气少力,五心烦热而已,岂知危困即在眉前也。

因后天者,不外酒色、劳倦、七情、饮食所伤。或色欲伤肾,而肾不强固;或劳神伤心,而心神耗惫;或郁怒伤肝,而肝弱不复调和;或忧愁伤肺,而肺弱不复肃清;或思虑伤脾,而

脾弱不复健运。先伤其气者,气伤必及于精;先伤其精者,精伤必及于气。或发于十五、六岁,或二十左右,或三十上下,病发虽不一,而理则同归耳。

因痘疹及病后者,痘乃先天阳毒,疹乃先天阴毒。故痘宜益气补中,则阳毒之发也净,而终身少脾病;疹宜清散养荣,则阴毒之发也彻,而终身少肺病。苟致失宜,多貽后患。故凡后此脾泄胃弱,腹痛气短,神瘁精亏,色白足痿,不耐劳动,不禁风寒,种种气弱阳衰之症,皆由痘失于补也;凡肺风哮喘,音哑声嘶,易至伤风咳嗽等类,种种阴亏血枯之症,皆由疹失于清也。至于病后元气尚亏,更或不自重命,以劳动伤其气,以纵欲竭其精,顷间五脏齐损,恒致不救,尤宜慎之。

因外感者,俗语云:伤风不醒结成癆。若元气有余者,自能通邪使出;或肾精素厚,水能救母;或素无郁火郁热,则肺金不得猝伤。若此者,不过为伤风咳嗽,年老者,则为痰火而已,不至于成癆也。若其人或酒色无度,或心血过伤,或肝火易动,阴血素亏,肺有伏火,一伤于风火,因风动则癆嗽之症作矣。盖肺主皮毛,风邪一感于皮毛,肺气便逆而作嗽。似乎伤风咳嗽,殊不经意,岂知咳久不已,提起伏火,上乘于金,则水精不布,肾源以绝,且久嗽失气,不能下接沈涵,水子不能救金母,则劳嗽成矣。

因境遇者,盖七情不损,则五劳不成,惟真正解脱,方能达观无损,外此鲜有不受病者。从来孤臣泣血,孽子坠心,远客有异乡之悲,闺妇有征人之怨,或富贵而骄佚滋甚,或贫贱而窘迫难堪。此皆能乱人情志,伤人气血。医者未详五脏,先审七情,未究五劳,先调五志,大宜罕譬曲喻,解缚开胶。荡佚者,惕之以生死;偏僻者,正之以道义;执著者,引之以洒脱;贫困者,济之以钱财。是则仁人君子之所为也。

因医药者,本非癆症,反以药误而成。或病非因感冒而重用发散,或稍有停滞而妄用

削伐,或并无里热而概用苦寒,或弱体侵邪,未经宣发,因其倦怠,骤患其虚,而漫用固表滋里,遂致邪热胶固,永不得解。凡此能使假者成真,轻者变重,所宜深辨也。

心 肾 论

夫心主血而藏神者也,肾主志而藏精者也。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精、气、神,养生家谓之三宝。治之原不相离,故于滑精、梦泄种种精病者,必本于神治;于怔忡、惊悸种种神病者,必本于气治。盖安神必益其气,益气必补其精。

心肾不交论

虚劳初起,多由于心肾不交,或一念之烦,其火翕然上逆,天精摇摇,精离深邃。浅者梦而遗,深者不梦而遗,深之极者漏而不止。其或症成骨痿,难于步履者,毕竟是少火衰微,则成阳虚一路,不为阴虚之症也。其单见心肾不交,滑精梦泄,夜热内热等候者,此为劳嗽之因,而未成其症也。其心肾不交,心火炎而乘金,天突急而作痒,咯不出,咽不下,喉中如有破絮黏塞之状,此劳嗽已成之症也。

心肾不交与劳嗽总论

在心肾不交之初,或梦泄滑精,体倦骨痿,健忘怔忡;或心脾少血,肝胆动焰,上冒下厥。种种诸症,但未至伤肺络,成蒸热者,可用养心丸,或归脾丸主之。其养心丸内以石莲、肉桂,交心肾于顷刻;归脾丸内以龙眼、木香,甘温辛热之品,直达心脾,主补中而生血,引经文主明下安之义,以补火为治。故凡火未至于乘金,补火亦是生上之妙用,而何虑乎温热之不可从治也哉?若夫阴剧阳亢,木火乘时,心火肆炎上之令,相火举燎原之焰,肺失降下

之权,肾鲜长流之用,以致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胶固之痰,皆畏非时之感,胸多壅塞之邪,气高而喘,咳嗽频仍,天突火燃,喉中作痒,咯咽不能,嗽久失气,气不纳于丹田,真水无以制火,于是湿挟热而痰滞中焦,火载血而厥逆清竅,伏火射其肺系,则能坐而不能卧,膈痰滞乎胃络,则能左而不能右。斯时急宜清金保肺,以宣清肃之令;平肝缓火,以安君相之位;培上调中,以奠生金之母;滋阴补肾,以遏阳光之焰。一以中和为治,补其虚、载其陷、镇其浮、定其乱、解其争、制其过、润其燥、疏其淹滞、收其耗散,庶有济也。若执补火之说,用辛热之品,与彼寒凉伤中者,异病而同治,岂不殆哉!

五 交 论

劳嗽吐血之症,其难于脾肺之交,不必遍论五脏,但取其要处言之。夫虚症总由相火上炎,伤其肺金,而相火寄于肝肾,故余于清金之外,再加白芍酸敛以收之,丹皮辛润以抑之,二物能制木之过,又能滋木之枯,此治金木之交也。至于木得火势而上乘于金,金失降下之令,已不能浚水之源,木强土受其克,水寡于畏,亦乘风木之势而上乘,淆混于胸膈而为痰涎,壅塞胶固稠膩不可开,以碍清肃之化。此因木土不交,水又乘之而肆虐。粗工每以陈、半、香、朴治痰之标,殊不知此乃水乘木火而上泛为痰,比之杂症二陈所主之痰,天渊不同。余但于清金剂中,加牛膝、车前、泽泻,以导水下行,土自安位,金水平调,天地清肃矣。此调木土之交,及水土之变也。

吐 血 论

有不从劳嗽,而吐血先之者,心火、肝木之为病主也。然又有煎厥、薄厥之分。煎厥者,从阴虚火动,煎灼既久,血络渐伤,旋至吐血,其势较缓。薄厥者,薄乃雷风相薄之薄,心热

为火，火热为风，风火相薄，厥逆上冲，血遂菀乱涌出，其势较急。煎厥单动于心火，不得风助，故无势而缓。薄厥兼动于肝火，火得风助，故有势而急。大抵性急多盛怒者，往往成薄厥。且是症也，又当防其瘀血渗入肺系，郁而不散，以至积阳为热，积阴为栓，喘嗽交加，病日以深而成劳嗽也。大凡治吐血，宜以清金保肺为主，金令既肃，肝木得其平，而火自不敢肆。至于骨蒸之久，煎灼真阴，火炎伤肺，亦宜急化其源，庶乎水得所养，而火渐熄，不至为劳嗽之渐也。

红症初起治法

吐红薄厥之症，初治用犀角地黄汤不效者，以犀、地虽有凉血止血之功，而其力尚缓故也。凡吐血正涌之时，法宜重在止血，宜以炒蒲黄、炒侧柏叶、棕灰三味为主，佐以紫菀、犀角、地黄、白芍之类；若血势过盛不止者，再用清金散、碧玉丹，一坠其火即降；更不止，再加童便。甚至血势涌溢，非汤药无隙可进者，须以热酒濯其两足，自能引火下行，而血渐止，然后投以上药可也。

劳嗽症论

余于劳嗽症，尝列四候以为准。夫四候者，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胶固之痰，皆畏非时之感，胸多壅塞之气。然此四候，以肺火伏逆为主，余三候则相因而至。盖肺为五脏之天，司治节之令，秉肃清之化，外输精于皮毛，内通调乎四渎。故饮食水谷之精微，由脾气蒸发以后，悉从肺为主，上荣七窍，下封骨髓，中和血脉，油然沛然，施于周身，而何痰涎之可成哉？惟肺为火薄，则治节无权，而精微不布于上下，留连膈膜之间，滞而为痰，痰老则胶固而不可解，气无以宣之也。又肺主皮毛，外行卫气，气薄而无以卫外，则六气所感，怯弱难御，动辄受损，则本病而复标邪乘之。或本火

标风，则风助火势，而清火易滞其气，驱风必燥其营；本火标寒，则寒火结聚，而散寒则火煽，降火必寒收；本火标暑，则暑火同气；本火标湿，则湿火交煎。虚劳一遇此等标邪触发，或兼伤寒，或兼疟痢，必至轻者重而重者危。故于时已至而气未至，时未至而气先至，或至而太过、至而不及等，皆属虚风贼邪，所宜急防之也。胸者，心肺交加之部，火炎攻肺，而气不得以下输，则气多壅塞，尤不当以宽胸理气之剂开之。总之，肺气一伤，百病蜂起，风则喘，痰则嗽，火则咳，血则咯，以清虚之脏，纤芥不容，难护易伤故也。故于心肾不交之初，火虽乘金，水能救母，金未大伤者，预当防维肃清之令，以杜其渐，而况劳嗽已成，可不以保肺为治哉！

劳嗽初起治法

劳嗽初起之时，多兼表邪而发。盖肺部既亏，风邪乘虚而入，风寒入肺，化为火邪，邪火与内火交灼，则肺金愈伤，而咳嗽因之不止。庸医但知劳嗽为内脏本病，而骤以芪、术益其气，归、地补其血，甚以白芍、五味、枣仁敛其邪，则邪气深滞腠理，胶固而难拔矣。余凡遇此症，先以柴胡、前胡清理表邪，及桔梗、贝母、兜铃之类，清润而不泥滞者，以清理肺金，或六七剂后，方用清凉滋阴之品，以要其终。但柴胡可多用几剂，前胡止可用一二剂，若表邪一清，柴胡亦须急去也。

干咳嗽论

干咳者，有声无痰，病因精血不足，水不济火，火气炎上，真阴燔灼，肺脏燥涩而咳也。丹溪云：此系火邪郁于肺中而不能发，水火不交所致，宜补阴降火。症从色欲来者，琼玉膏最捷。午后咳，阴虚也；黄昏咳，火气上感于肺也。

咳嗽痰中带血珠血丝

此症大约皆从郁火伤肺,肺金受邪,不能生水,水火不相济,则阴火充阳,而为痰血凝结,火载上逆,乃煎厥之渐也。多因志节拘滞,预事而忧,或郁怒伤肝,或忧愤伤心,不能发泄而成。若不早治,肺金受伤之至,火盛血逆,成块成片,夹痰而出,有时无痰而出,轻则见于清晨,甚则时时频见,或拂郁愤怒,则随触随见,即煎厥也。不急治,则为薄厥,而病笃矣。

论劳嗽吐血能治不能治大旨

血症生死之辨,以大肉不消者,其病轻;大肉渐消者,其病重;若大肉脱尽者,万无生理。倘虚热已退,红症已止,痰嗽皆除,而大肉未消,或既消而脾胃犹强,药食滋补,大肉渐渐长起,则犹可治;设使仍前不长者,断然不可治,即使饮食自健,亦不过迁延时日而已。每见患怯之人,起居如常,正当进膳之时,执匕箸而去者,即此症也。凡患此症者,如心性开爽,善自调养,又当境遇顺适,则为可治;若心性系滞,或善怒多郁,处逆境而冤抑难堪,处顺境而酒色眷恋,又不恪信医药,死何疑焉?

虚劳内热骨蒸论

虚劳发热,皆因内伤七情而成。人之饮食起居,一失其节,皆能成伤,不止房劳一端为内伤也。凡伤久则荣卫不和而发热,热变蒸,蒸类不一。凡骨髓皮肉五脏六腑皆能作蒸,其源多因醉饱后入房,及忧思劳役,或病饮食失调,暨大喜、大怒、大痛、大泪,严寒酷暑房劳,不能调摄,邪气入内而成注。注之为言住也,外邪深入,连滞停住而不能去也。注不治则内变蒸,蒸失治则咳嗽、吐痰、咳血,而病危矣。

故夜热、内热、虚热,为虚劳之初病,骨蒸、内热、潮热,则虚劳之本病也。宜及时调治,毋使滋蔓。治法以清金、养荣、疏邪、润燥为主,则热自退矣。

虚火伏火论

诸火可补火,诸热不可补火。又他脏有虚火可补火,肺脏有伏火不可补火。斯言实发前人未发之旨。何谓诸火可补火?火者,虚火也,谓动于气而未着于形。其见于症,易升易降,倏有倏无。其发也,尽有燎原之势,或面红颊赤,或眩晕厥冒,种种不同,而皆可以温润补肾之剂,以收其浮越,而引归于性根命蒂之中,补之可也。何谓诸热不可补火?热者,实热也。谓其先动于气,久而渐著于形,如烧热之物相似。其见于症,有定时,有定处,无升降,无变迁。其夜间准热日间不热者,为夜热;其里面恒热而皮肤未热者,为内热;其热如在骨髓间蒸出而彻于皮肤者,为骨蒸劳热。此种种蒸热,有清法,无温理,补之不可也。何谓他脏有虚火可补火,肺脏有伏火不可补火?盖肺与四脏有别,如肝肾龙雷之火可补而伏,脾胃寒格之火可补而越,心家虚动之火可补而定,惟肺之一脏属金,金畏火克,火喜铄金,故清肃之脏最畏火。此言其脏质也。肺居膈上,其气清,其位高,火若上冲则治节失令,而痰滞气塞,喘嗽交加,故至高之部极畏火。此以部位言之也。然或偶然浮越之火,犹不犯此禁,独至伏逆之火,出于阴虚阳亢,火乘金位,谓之贼邪。以其火在肺叶之下,故名伏;以其火只星星,便能使金令捍格,故名逆。凡若此者,症必胶痰固膈,吸短呼长,脉必细而数。细为血虚,数为火胜。此在少年为劳嗽之根,四十以外,为血虚痰火之兆。宜用清法,无用温理,其断不可补者也。

遗精梦泄论

精虽藏于肾，而实主于心。心之所藏者神，神安则气定，气为水母，气定则水澄，而精自藏于命门。其或思虑过度，则火水不交，快情恣欲，则精元失守。所以心动者神驰，神驰则气走，精逐而流也。且心主血，心血空虚，则邪火上壅，而滑其灵舍，于是神昏志荡，天精摇摇，淫梦交作，而精以泄。其甚者，不待梦而时泄。此时以降火之法治之，而火不可降，即以龙骨、牡蛎涩精之品施之，亦属随止随发。殊不知神不归舍，斯精不归元，故肾病当治其心，宜以养气安神为主，以润燥滋血之品为先，若火既安，相火自能从令，神清气爽，而精安有不固者哉？

人身之精，融化于周身，如树中胶汁，本无形质，至因情动摇，遂各成形质而出。其所出者，已为精之死物矣。是不独精出于肾然也，他如贪心动则津出，哀心动则泪出，愧心动则汗出，皆为精所施化，多出皆能伤精，但与遗精者相较，则感有浅深，质有厚薄，伤有轻重耳。

肾痹论

此即遗精痿症也。其初起于酒色不节，精血日竭，水火俱衰，肝风、脾湿、肾虚生寒，三气合聚而为肾痹。宗筋不能束骨节利机关，足难步履，腰背难以俯仰，坐卧难支。总因倾尽真元，而筋骨日瘁也。法宜清气安神，以养心脾之血；润燥滋血，以归肝肾之阴。

白浊白淫论

白浊、白淫，从新久定名。初出茎中痛而浓浊如膏，谓之白浊。久之不已，精微弱而薄，痛亦渐减，至后闻淫声、见女色，而精下流，清稀而不痛，则谓之白淫也。白浊全属火，至白

淫，则火衰而寒胜矣。此因肾家元气降而不升，故粘丝带腻，马口含糊而不已。治法宜回阳气而使上升，固其精元而不使下陷，则病自止矣。外此有症非属虚，而湿热下注者，宜从丹溪治法。又有所求不遂，志意郁结而精泄，及气虚人失精气而遗者，皆非虚病也。

女人虚劳

女人虚劳，有得之郁抑伤阴者，有得之蓐劳者，有得之崩带者。其郁抑伤阴，虽以调肝为急，终是金能克木。蓐劳、崩带，虽以补肾为急，终是金能生水。此阴虚成劳，总不离乎清金以为治也。蓐劳非即是劳嗽，蓐劳重，然后伤肺而劳嗽以成。治当以归脾、养荣，兼清金主之。别有气极一种，短气不能言者，却不在阳虚例，乃肺病也。此症虽陈皮，亦在所忌。

尸疰传尸劳等症

夫劳极之候，血虚血少，艰于流布，甚至血不脱于外，而但畜于内，畜之日久，周身血走之隧道悉痹不流，而营分日虚，于是气之所过，徒蒸瘀血为热，热久则蒸其所瘀之血，化而为虫，遂成尸疰瘰症。其或因湿火蒸化，或因死痰渗入清竅而成，皆是类也。自此竭人之神气，养虫之神气，人死则虫亦死，其游魂之不死者，传亲近之一脉，附入血隧，似有如无，其后虫日荣长，人日凋瘵，而命随以毙。故传尸劳又与尸疰症不同，尸疰因虚损而成，若传尸则在素无虚损之人，一传染，即现出劳怯候，或发热、骨蒸，或咳嗽、吐血、唇红、面青等症者是。所传亦分五脏，在脾肠癖，在心吐血，在肝与肺则咳嗽也。治尸疰以清金养荣为本，其杀虫断祟，当以獭肝、獭爪、熊指、啄木等丹治之。至犯传尸者，一见其外症唇红、面青、骨蒸、内热，饮食健啖，而人渐瘦不已者，必有虫也，治以獭爪百部丸主之。

虚劳当治其未成

患虚劳者,若待其已成而后治之,病虽愈,亦是不经风浪,不堪辛苦的人,在富贵者犹有生理,贫者终难保也。是当于未成之先,审其现何机兆,中何病根,尔时即以要言一二语指示之,令其善为调摄,随用汤液十数剂,或用丸剂胶剂二三斤,以断其根,岂非先事之善策哉。

知 节

节为节省之义。虚劳之人,其性情多有偏重之处,每不能撙节其精神,故须各就性情所失以为治。其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平者,宜节忿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者,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哀以养肺。此六种,皆五志七情之病,非药石所能疗,亦非眷属所可解,必病者生死切心,自讼自克,自悟自解,然后医者得以尽其长,眷属得以尽其力也。

知 防

虚入再经不得一番伤寒,或一番痢疾,或半年几月疟疾,轻伤风感冒,亦不宜辄受。所以一年之内,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此八者,病者与调理病人者,皆所当知,即医师亦须深明五运六气之理,每当时序推迁,气候偏重,即宜预为调摄挽救,以补阴阳造化之偏,而制其太过,扶其不足。经云:毋翼其胜,毋赞其复,闲其未然,谨其将然,修其已然。即此之谓也。

二 护

寒从足起,风从肩俞、肩际而入。病者常护此二处,则风寒之乘于不意者少矣。其间有最紧要者,每当时气不佳之际,若肩背经络之间,觉有些少淅沥恶寒,肢节酸软拘束,周身振颤,立身不定光景,即刻断食一周;其稍重者,略散以煎剂,自脱然而愈。若时气初染,不自觉地察,再加以饮食斗凑,经邪传里,轻者蒸灼几日,重者恒致大害。

三 候

前者四季之防六气,本而防标之说也。若夫二十四候之间,有最与本症为仇者。其候有三:一为春初木盛火升;一为仲夏湿热令行;一为夏秋之交,伏火铄金。此三候中,如有一候未曾透过,虽嗽平吐止,火降痰宁,病者怡然,以为无事矣。而不知气候之相克,有在于寻常调燮之外者,一交三候,遂与本症大逆,平者必复,复者必深,深者不救。是惟时时防外邪、节嗜欲、调七情、勤医药,思患而预防之,方得涉险如夷耳!

二 守

二守者,一服药,二摄养。二者所宜守之久而勿失也。盖劳有浅深,治有定候。如初发病,尚轻浅,亦有不药而但以静养安乐而自愈;稍重者,治须百日,或一年,煎百济丸二料膏一服,便可断除病根。至于再发,则真阴大损,便须三年为期。此三年间,起于色者节欲,起于气者慎怒,起于文艺者抛书,起于劳倦者安逸,起于忧思者遣怀,起于悲哀者达观,如是方得除根。至于三发,则不可救矣。且初发,只须生地、元参、百合、桔梗之类,便可收功;至于再发,非人参不治。是在病者之尽其力而守其限,识所患之浅深近久,量根本之轻重厚

薄，而调治之；勿躁急取效，勿惜费恣情，勿始勤终怠，则得之矣。

三 禁

治劳三禁，一禁燥烈，二禁伐气，三禁苦寒是也。盖虚劳之痰，由火逆而水泛，非二陈、平胃、缩砂等所开之痰。虚劳之火，因阴虚而火动，非知、柏、芩、连、梔子等所清之火。虚劳之气，由肺薄而气窒，非青、枳、香、薤、苏子等所豁之气。乃至饮食所禁，亦同药餌。有因胃弱而用椒、胡、茴、桂之类者，其害等于二陈；有因烦渴而啖生冷鲜果之物者，其害同于知、柏；有因气滞而好辛辣快利之品者，其害甚于青、枳。此三禁不可不知也。

四 难

一家中如父母慈，兄弟友，夫妇挚而有别，僮仆勤而不欺。此四者在人而不在己，在本家而不在医师，故曰难也。夫治劳之浅者，百日收功；稍深者，期年为限；更深者，积三岁以为期。其日逾久，则恩勤易怠，其效难期，则厌弃滋生，苟非金石之坚，难免喷室之怨，一著失手，满盘脱空，虽非医师之过，而为医者，亦不可不知也。

劳伤非弱症

有平时心肾不亏，并无弱症，偶有房劳，猝然呕血者，其血从胃中来，不得以怯症论治。宜以分理安胃为主，不必用黄芩、花粉、元参等药之凉，亦不必用黄芪、白术、山药之补，只须柴胡、贝母、桔梗、泽泻、丹皮、白芍、麦冬之类治之。更有劳伤筋力而得者，只宜调其胃气而自愈。

呕吐见血非弱症

往往有人患呕血甚多，医者遂认为弱症，误也。此先伤于怒，怒气伤肝，肝脏原有血积于中，后伤于寒，寒入胃，故呕吐，呕吐伤气，气带血而暴厥耳。是不可与怯症之血同论。当于治呕药中，加楂肉先行其瘀，止其吐；后再徐调其他症，自可万全也。

伤寒见血非弱症

有劳倦伤血，瘀积胃络，兼受风寒，寒邪迫血，火不能降，以致吐血、衄血，不可以弱症施治。若误投凉剂，则寒愈结而血难止，只宜散其风寒，少加调血归经之品，使邪外泄而火下降，则血自止矣。或问何以辨之？曰：头痛、恶寒、战栗、手足逆冷，而其人素无虚症，如虚火上炎，不足之候，身体不瘦，突然而起者是也。

肠风便血不同怯症

每见先天不足之人，得肠红便血之症，不肯自认为劳怯，且以为轻病而不治，久久至气血尽而不治者甚多。不知虚弱之人，饥饱劳役，风、寒、暑、湿乘虚而入，兼之酒色太过，湿滞中州，元气下陷，客风邪火，流入肠胃，气滞血凝，腐败溃乱，而成土崩河决之势。若不速治，将成大患。治法如何？曰：不过散其风，燥其湿，宽其肠，行其气，活其瘀，止其血，升其陷而已。散风用炒黑防风、荆芥为主。此二味，生用则能散风于上部，炒用则散风于二肠，荆芥尤为要药。宽肠行气以炒枳壳为主。止血以炒黑蒲黄、醋炒地榆为主。行瘀以紫菀为主，兼有调血归经之妙。升陷以升麻、柴胡为主。燥湿以白术、泽泻、茯苓为主。风散、湿除、气行、瘀消，元阳生发则病自愈。能节劳戒气，贬酒却色，善自调摄，且知起居服食禁忌，自

不复发。更兼以调和气血、补助先天之剂投之，与虚劳血症收功之法同治，终身可以无患。

阳虚阴症辨

有男子脾肾气虚，腰膝无力，目眩、耳鸣、形体憔悴、溲泄无度、饮食少进、步履艰难，似乎阴虚弱症而非也。何以辨之？口：不咳嗽，不内热、骨蒸，不潮热、吐红是也。然其脉必软弱微弱，虚寒之极。治法当回阳返本、健脾益胃、交补心肾为主，则寒谷阳回，万物发生。

软懒症辨

有一种软懒之症，四肢倦怠，面色淡黄；或膈中气满，不思饮食。其脉沉迟涩滞，软弱无力。或表气不清，恶寒发热，当其寒，则脉愈加沉涩；当其热，则脉微见细数。或传里内热，则脉气沉洪或洪数。总之，定带软弱不清之象。此内伤兼外感，其邪只在肌表筋骨之间，未深入脏腑，其所感尚轻，故不成伤寒、疟等疾，而为此软弱因循之症也。久久不治，成硬头黄者居多。若脾虚湿胜者，则成黄肿；若肺气不足者，流入清虚之腑，则壅为痰嗽；若血少者，迁延岁月，则成内热，或五心烦热，日晡潮热，渐似骨蒸劳热矣。此症大都得诸藜藿穷檐之辈，间有膏粱之入，因房劳不节，或窃玉偷香，恐惧忧惊，或埋首芸窗，用心过度，或当风取凉，好食生冷，致风寒传染，郁而不散，乃内伤兼外感而成。其外象酷似弱症，若察症不的，初起遽投以凉剂、补药，则邪正混淆，不得清彻，以致寒邪闭遏，郁于经络，而为内热，遂成真病。人家子弟患此，类多讳疾忌医，不

便直告人，自认虚弱，见医者投以清理散邪之品，反不肯服，所以难治，亦难辨也。然则何以辨之？曰：头不痛，身不热，不烦嗽，不唾血，但腿酸脚软，蒸蒸内热，胸中邪气隔紧，食不易饥，与之食则食，不与亦不思，或今日思此物，明日即不喜，又思别物适口，如怯症之尝食劳也。治法：当其未入里时，宜和解分消，托之使出，用八物汤加减，去黄芩，加前胡、山楂、陈皮之类。湿胜有痰者，重以二陈汤，禀气厚者，加枳壳。用此数剂，邪自解散。若邪已入里，难从肌表散去，则宜重在分消，使邪从小便而出。表里既清之后，以养气、养血之品，培其本源。若起了忧惊思虑者，以交固心肾之药要其终，则痊然矣。王芝云：外感软懒之症，切不可发汗，汗之则虚晕欲倒，以其兼内伤重也。治宜柴胡、防风、葛根、苏梗、陈皮、山楂、枳壳、泽泻等味主之。小便不利者，加车前。质弱者，去枳壳。数剂后加丹参，再后加当归。若脾虚下泄者，稍加燥味。若血虚内热者，少加丹皮、地骨皮。此症须以百日为期，若未及百日而不肯服药者，变成黄症矣。

老年怯症难治说

谚有少无风瘫，老无痿痹之说。故中年以后人，往往有劳嗽、吐血、咳血症，不肯自认为怯症。曰：不过是血虚痰火而已。不知少年精血易生，老年气血易亏，精力不长，病此更难得愈。然则施治有老少之别乎？曰：少年之病难治而易愈，老年之病易治而难愈。所以易治者，为其相火易衰，色心已淡，性气已灰，怒气少动故也。若二者不戒，死期更促耳。至于治法，则从同也。

理虚元鉴 卷下

绮 石先生原著

古吴 柯怀祖德修氏订

同里 华 曦宾旭氏正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同里 华 曦宾旭氏正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虚劳本治方

归养心脾汤治梦遗滑精。

人参 黄芪 白术 芡实 北五味 甘草 熟地 枣仁 茯神 山药 当归身

参固气，气固则精有摄而不遗。生地滋阴，阴滋则火有制而不浮越。当归养血。芡实固肾。茯神、枣仁安神宁志。芪、术、药、草补气调中，气旺神昌，则精固而病自愈。遗甚加萸肉、莲须。思虑过度加莲肉。不禁加石莲、金樱膏。足痿加牛膝、杜仲、龟板胶。

归养心肾丸

生地 熟地 黄芪 白术 山药 芡实 茯神 枣仁 归身 萸肉 五味 甘草

炼蜜丸，空心白汤送下三钱。

生地滋阴。当归养血。茯神、枣仁补心。芪、术、药、草调气补中。五味、芡实固精滋肾。气虚加人参。久遗加杞子、金樱。漏滑加莲须、芡实。心火盛加石莲。寒精自出加从蓉、鹿茸、沙苑、菟丝。泄泻加泽泻、莲肉。腰膝软弱，难于步履，加牛膝、杜仲、龟鹿胶。

养心固本丸

元武胶红曲炒珠 鹿角胶红曲炒珠 萸肉 杞子 人参 黄芪 石莲肉 白术 甘草 枣仁 地黄 淮牛膝

内石莲将肉桂一钱同煮一日，去肉桂，用

炼蜜丸。收功固本药也。

养心固肾丸治漏精。

生地 当归 茯神 山药 芡实 萸肉 陈皮 甘草 五味 石莲肉

河水煎，空心服。

桑螵蛸散治遗精漏不止。

桑螵蛸一味，焙为末，酒浆调服一钱。三四服即止。

补元汤治肾痹。

生地 杞子 黄芪 白术 杜仲 牛膝 山药 茯苓 当归 甘草

不拘时服。

清热养荣汤治虚劳内热骨蒸。

柴胡 丹皮 地骨皮 生地 当归 白芍 元参 茯苓 麦冬肉 生甘草

灯芯三十寸，河水煎服。

加味固本胶

生地 熟地 桔梗 茯苓 天冬肉 元参 川贝 百合 阿胶 紫菀 麦冬肉 甘草

白蜜二斤，收胶。

集灵胶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 元参 桔梗 甘草

白蜜五斤，收胶。

清金养荣丸

生地 麦冬肉 花粉 川贝 元参 白

苟 茯苓 地骨皮 丹皮 甘草

内生地 将薄荷汤煮烂,捣胶,同蜜为丸。

清金甘桔汤 治乾咳。

桔梗 川贝 麦冬肉 花粉 生地 元

参 白苟 丹皮 粉甘草 灯芯

河水煎。

清金百部汤 治虚劳久嗽。

桔梗 元参 川贝 百部 生地 麦冬

丹皮 白苟 生甘草 地骨皮 灯芯

喘急,加白前、海粉、竹茹。如痰吐稠黏,脾肺火盛,加清金散、竹茹、花粉。

清金加減百合固金汤

百合 桔梗 川贝 桑皮 杏仁 花粉

麦冬 茯苓 陈皮 生甘草

大圣药

春加佛耳草,即面兼头,立夏口采取为饼。夏加苎麻根。秋加金沸草。冬加款冬花。发热加柴胡、前胡。咽痛,元参、射干。素有血症,生地、丹皮。

固金养荣汤

桔梗 桑皮 川贝 茯苓 百合 杏仁

陈皮 甘草

生地四两,荷叶汤煮烂捣膏为蜜丸。此方与百合固金汤,为治血虚痰火主药。

清金甘桔汤 治咳嗽痰中带血丝血珠。

桔梗 生地 白苟 丹皮 麦冬 元参

川贝 茯苓 阿胶 甘草

此方加紫菀、犀角,名胶菀清金汤,治咳嗽痰中夹血。为丸,治咳嗽痰中夹血珠、血丝、血片。去生地、桔梗,加地骨皮、百部,名胶菀犀角汤,治劳嗽吐血。

加味犀角地黄汤

犀角 生地 赤苟 丹皮 蒲黄

灯芯三十寸,荷叶一大张,煎汤代水。

琼玉胶

生地 茯苓 人参

各等分,蜜收。

固本肾气丸 治阳虚。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当归 生地

炙草 枣仁 煨姜 鹿角胶

還元丹 亦治阳虚。

远志 杜仲 牛膝 补骨脂 山药 伏

神 锁阳 五味 杞子 山萸肉 熟地 菖

蒲

炼蜜为丸,淡盐汤下。

獭爪丸 治传尸劳。

獭爪醋炙为末 獭肝阴干 败龟板 银柴

胡 百部 沙参 生地 桔梗 地骨皮 丹

皮 麦冬 甘草

共为末,每以五分或至七分,投入煎剂,或丸或胶加入,潜使服,勿令病者知觉。

百部清金汤 治传尸劳

百部 骨皮 人参 麦冬 桔梗 生地

丹皮 芍药 茯苓 甘草

治虚药讹一十八辨

人参 外感风邪,元气未漓,审用。

人参大补元气,冲和粹美,不偏不倚,故在阴补阴,在阳补阳,能温能清,可升可降,三焦并治,五脏咸调,无所不可。故其治病也,除元气充实,外感有余,无事于补者,则补之反成壅塞,所谓实实也。若夫虚劳之病,或气虚、阴阳、水火、寒热、上下诸证,与夫火、痰、燥、湿、滞、胀、吐、利、胃厥、烦渴,及胎前、产后、痘疹、久病、病后,一轻虚字,则无不宜,而不可少。此人参之所以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而其功莫大也。自东垣、丹溪,先后发明,并无异议。庸医不察,执节斋之替说,以为人参补阳,沙参补阴,若补阳则助其火,甚至云虚劳人服参者,必至不救,以致举世畏参如砒鸩,而不敢试,岂不误哉!

黄柏、知母 禁用。

《丹溪心法》有云:虚损吐血,不可骤用苦寒,恐致相激,只宜琼玉膏主之。何事首尾矛盾?又载三补丸,以芩、连、柏三味主之,大补丸以黄柏一味主之,乃至滋阴百补丸,知、柏并用。后之学者宗之,凡遇虚劳咳嗽、吐血、虚

火虚热之疾，皆以知、柏二味，以为清火滋阴，殊不知虚劳之火，虚火也，相火也，阴火也。即丹溪云：虚火可补，人参、黄芪之属。相火系于肝肾之间，出入于甲胆，听命于心君。君火明，则相火伏，若君火不明，则相火烈焰冲天，上感清虚之窍，耳聩、鼻干、舌痛、口苦、头晕、身颤、天突急而淫淫作痒、肺叶张而咳嗽频仍。当此时也，惟有清气养荣，滋方寸灵台之雨露，以宁膈中之烦焰，则甲胆乙肝之相火，不扑而自灭矣。阴火者，龙雷之火也，起于九泉之下，遇寒水阴翳，则其焰愈腾，若太阳一照，自然消陨。此三火者，皆无求于降火滋阴，亦何事乎知、柏，而用之以贻害乎？且黄柏伤胃，知母滑脾，胃伤则饮食不进，脾滑则泄泻无度。一脏一腑，乃生人之本。经云：得谷者昌，失谷者亡。又曰：阳精上奉，其人寿；阴精下降，其人夭。今以苦寒伤胃，岂非失谷者亡乎？以冷滑泄脾，岂非下降者夭乎？想世用此者，意在滋阴，而不知苦寒下降多亡阴，阴亏而火易炽；意在清金，而不知中土既溃，绝金之源，金薄而水益衰。吾知用此者，未见其利，徒见其害耳。每见虚劳之人，未有不走脾胃而死者，则知、柏之厉也。

麦冬、五味 初病酌用。

治肺之道，一清、一补、一敛，故麦冬清，人参补，五味敛。三者，肺怯之病，不可缺一者也。然麦冬之清敛，固有道焉。盖虚劳之初起，亦有外感而成，故其初治必兼柴胡、前胡以疏散之，未可骤加敛补，施治之次第宜然。若不知初病、久病之分，或骤清、骤补、骤敛，则肺必致满促而不安，邪气濡滞，久而不彻。此非药之害，实由用之失节耳。若夫疏解之后，邪气既清，元气耗散，则当急用收敛、清补为主，舍此三物，更何求焉？况五味不但以收敛为功，兼能坚固心肾，为虚劳必用之药。乃在用之不当者，反咎五味酸能引痰致嗽，畏而弃之。殊不知病至于伏火乘金，金气耗越之际，除却此味，更用何药以收之耶？

泽泻 宜用。

夫肺金为气化之源，伏火蒸灼，则水道必闭，汗则金气不行而金益病，且水停不流，则中上满湿，而奉土无力。故余治劳嗽吐血之症，未有不以导水为先务者，每称泽泻有神禹治水之功。夫亦尝究其命名之义矣。盖泽者，泽其不足之水；泻者，泻其有余之火也。惟其泻也，故能使生地、白芍、阿胶、人参，种种补益之品，得其前导，则补而不滞；惟其泽也，故虽走浊道而不走清道，不若猪苓、木通、腹皮等味之消阴破气，直走无余。要知泽泻一用，肺、脾、肾三部咸宜，所谓功同神禹者此也。古方用六味丸，用之功有四种，《顾生微论》论之极详。庸医不察，视为消阴损肾之品，置而不用，何其谬甚！

桑皮 宜用。

桑白皮清而甘者也，清能泻肝火之有余，甘能补肺气之不足。且其性润中有燥，为三焦逐水之妙剂。故上部得之清火而滋阴，中部得之利湿而益土，下部得之逐水而散肿。凡虚劳症中，最忌喘、肿二候。金逆被火所逼，高而不下则为喘；上卑为水所侮，陷而失堤则为肿。喘者，为天不下济于地；肿者，为地不上交于天。故上喘、下肿，天崩地陷之象也。是症也，惟桑皮可以调之。以其降气也，故能清火气于上焦；以其折水也，故能奠土德于下位。奈何前人不察，以为性不纯良，用之当戒。不知物性有全身上下纯粹无疵者，惟桑之与莲，乃谓其性不纯良，有是理乎？

桔梗 宜用。

夫肺如华盖，居最高之地，下临五脏，以布治节之令。其受病也，以治节无权，而气逆火升，水涎上泛，湿滞中州，五脏俱乖，百药少效。惟桔梗禀至清之气，具升浮之性，兼微苦之味；至清故能清金，升浮故能载陷，微苦故能降火，实为治节君主之剂，不但引清报使而已。此味升中有降，以其善清金，金清自能布下降之令故也；清中有补，以其善保肺，肺固自能为气血之主也。且其质不燥不滞，无偏胜之弊，有十全之功，服之久，自能清火消痰，宽

胸平气,生阴益阳,功用不可尽述。世之医者,每畏其开提发散,而于补中不敢轻用、多用,没其善而掩其功,可惜也。

丹皮、地骨皮 宜用。

夫黄柏、知母,其为倒胃败脾之品,固宜黜而不录矣。然遇相火烁石流金之际,将何以处此?曰:丹皮、地骨皮,平正纯良,用代知、柏,有成无败。丹皮主阴抑火,更兼平肝。骨皮清火除蒸,更兼养肺。骨皮者,枸杞之根也。枸杞为补肾之要药,然以其升而实于上也,但能温髓助阳,虚劳初起,相火方炽,不敢骤用。若其根伏而在下,以其在下也,故能资肾家真水;以其皮,故能舒肺叶之焦枯,凉血清骨,利便退蒸。其功用较丹皮更胜,且其味本不苦,不致倒胃,质本不濡,不致滑脾,施治允当,功力万全,有知、柏之功,而无其害,最为善品。

生地 宜用,初病慎用。

世人以生地为滞痰之物,而不敢轻用,是未知痰之随症而异也。杂症之痰,以燥湿健脾为主;伤寒之痰,以去邪清热,交通中气为主。惟虚症之痰,独本于阴虚血少,火失其制,乃上克肺金,金不能举清降之令,精微不彻于上下,滞而为痰作咳。治宜清肺,则邪自降;养血,则火自平。故余于清金剂中,必兼养荣为主。荣者,血也。阴者,水也,润下之德也。清金若不养荣,如吹风灭火,风势愈逆,烈焰愈生。清金养荣者,为引水制火,沾濡弥漫,烟气永息。故桔梗、桑皮、贝母之类,清金之品也。生地、丹皮、当归之类,养荣之品也。而养荣剂中,又以生地为第一。以生地治杂症之痰,则能障痰之道,能滞化痰之气,且其力滋补,反能助痰之成。若加之虚劳剂中,则肺部喜其润,心部喜其清,肾部喜其滋,肝部喜其和,脾部喜其甘缓,而不冷、不滑,故劳嗽、骨蒸、内热、吐血、咯血剂中,必无遗生地之理。惟劳嗽初起,客邪未清,痰嗽盛时,亦暂忌生地滞泥。若表症既除,内热蒸灼,非生地之清润,以滋养化源,则生机将绝矣。若畏其滞,而始终不

用,乃是不明要义也。

茯苓 宜用。

有谓茯苓善渗,下元不足者忌之。非也。盖茯苓为古松精华蕴结而成,入地最久,得气最厚。其质重,其气清,其味淡。重能培上,清能益金,淡能利水。惟其得土气之厚,故能调三部之虚。虚热虚火湿气生痰,凡涉虚者皆宜之,以其质中和粹美,非他迅利克伐者比也。夫金气清降,自能开水之源;土气调平,自然益气之母。三脏既理,则水火不得凭凌,故一举而五脏均调。又能为诸阴药之佐,而去其滞;为诸阳药之使,而宣其道。补不滞涩,泄不峻利,精纯之品,无以过之。

黄芪 宜用。

余尝说建中之义,谓人之一身,心上、肾下,肺右,肝左,惟脾胃独居于中。黄芪之质,中黄表白,白入肺,黄入脾,甘能补中,重能实表。夫劳倦虚劳之症,气血既亏,中外失守,上气不下,下气不上,左不维右,右不维左,得黄芪益气甘温之品,主宰中州,中央旗帜一建,而五方失位之师,各就其列,此建中之所由名也。故劳嗽久已失气,气不根于丹田,血随气溢,血既耗乱,气亦飞扬。斯时也,虽有人参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究竟不能固真元于不可拔之地,欲久安长治,非黄芪不可。盖人参之补迅而虚,黄芪之补重而实,故呼吸不及之际,芪不如参。若夫镇浮定乱,返本還元,统气摄血,实表充里,其建立如墙壁之不可攻,其节制如将令之不可违,其饶益如太仓之不可竭,其御邪扶正,如兵家之前旄,中坚后劲,不可动摇,种种固本收功之用,参反不如芪。故补虚以黄芪为墙垣,白术作基址。每见服参久,渐至似有若无,虽运用有余,终是浮弱,不禁风浪。若用芪、术兼补,可至风雨不畏,寒暑不侵,向来体弱者,不觉脱胎换骨,诚有见于此也。除劳嗽初起,中土大伤,气火方盛,心肺虽失其和,脾胃犹主其事,此时只宜养荣为主,黄芪微滞,尚宜缓投。若久病气虚,肺失其制,脾失其统,上焉而饮食渐难,下焉而泄污

频作，此时若不用黄芪以建中，白术以实土，徒以沉阴降浊之品，愈伤上奉升腾之用，必无济也。

白术 宜用，初病审用。

虚劳初起，治未有不以清金为第一义者。而清金之品，生地、阿胶、丹皮、白芍之外，又有如麦冬之清心保肺，元参之甘寒清火，为虚劳所必须。然有一种中土素弱之人，脾胃不实，并麦冬亦微恶其冷，元参亦且嫌其寒，久久渐妨饮食，渐陷中气，于斯时也，又宜以培土调中为主。其法在杂症门中，用药颇多，惟虚症内，培土之剂，止有黄芪、白术、茯苓、山药，有功而无过。夫虚劳之培土也，贵不损至高之气，故二陈之燥，平胃之烈，固万万不可，即扁豆之健脾，苡仁之胜瘴，犹未免于走血，俱未尽善。若乃四味之中，茯苓、山药虽冲和，而无峻补回生之力，即芪、术二种并用，又以术为土部专经之剂，兼为益气之品，故能培土以生金，而至高之部，胥有赖也。夫术性微燥，于虚症似当缓投，然却喜其燥而不烈，有合中央之土德，且补土自能生金，如山岳之出云蒸雾，降为雨露，以濡万物，而何病燥之有哉？缪仲淳谓其燥能伤阴，殊不知伤阴为苍术、厚朴之类，岂可以白术微燥中和之品同语耶？且治法收功之时，非培土则浮火终不归根，知白术之功大矣。

柴胡 酌用

柴胡升清调中，平肝缓脾，清热散火，理气通血，出表入里，黜邪辅正，开满破结，安营扶卫，凡脏腑经络，无所不宜。在虚劳初起，或为外感时邪，固为必须之品，至于七情所结，浸淫郁滞，有待宣通，舍此柴、前二胡，则无有秉性纯良出其右者矣。故每用些少以佐之，然后专用清源补敛之品，乃为十全。即其调理之人，中间或悞或惑，亦必急用柴胡、防风、葛根等味彻之，然后仍用补敛，庶免关门捉贼之患。但其性升散，用者当中病即止，不可多用、常用耳。更有女人抑郁伤阴，与夫暮劳之后，必当选用。盖多郁则伤元气，柴胡平肝散郁，

功最捷也。后人因陈藏器一言，忌用柴胡，遇内伤、外感之症，将反用麻黄、紫苏等味以散之耶！

陈皮 偶用。

夫桔梗本以载气上行，而气火以平者，可见虚劳之气，皆由于火侵肺也。若杂症之有胸膈气滞，皆由于寒湿侵胃，故用陈皮之辛以利之，诚为至当。乃世医不察虚劳杂症之分，但见胸口气滞，辄以陈皮理气，不知陈皮味辛而性燥，辛能耗肺气之清纯，燥能动阴虚之相火，本以理气，气反伤矣。惟清金之久，化源初动，脾气未健，胃口渐觉涎多，可少加陈皮以快之，使中宫一清，未为不可。又或时气偶来，脾胃濡泻，亦可暂用数剂，以清理之，然亦须去病则已，不宜常用。

苏子 不必用。

夫虚劳之火，既乘金之气高而不降，治宜平其火而已，不必下其气也。惟杂症之喘急而气高者，有三子养亲之说，而医者混以治劳，以为得真苏子下之，则气可平而火可降，喘可定而痰可消。不知其复也，必增剧矣。惟白前一味，为平喘之上品。凡掀肚抬肩，气高而急，能坐而不能卧，能仰而不能俯者，用此以平之，取效捷而元气不伤，大非苏子可比。

枳壳 不可用。

虚劳施治，曰清金，曰安神，曰培土，曰调肝，曰益肾，而惟补之一字，彻乎终始，故火亦补，痰亦补，滞亦补，三焦五脏六腑十二经络，无所往而不宜补者。乃有谬妄之流，一见中气塞滞，不究虚实，便用枳壳以伐之。不知虚劳治气，与杂症不同。其滞也，不可以利之；其高也，不可以下之；其治满也，不可以破之。陈皮、苏子，已不当用，况枳壳、青皮乎！

杞子 酌用。

虚劳之施治有次序，先以清金为主；金气少肃，即以调脾为主；金土咸调，则以补肾要其终。故初治类多用元参、麦冬；渐次芪、术；终治牛膝、龟鹿胶、杞子之类，收功奏效，返本還元。凡属阴虚，未有不以此为扼要者也。然

杞子之性太温,若君火未明,相火方炽,肺叶举张之时,龙雷鼓动之后,投此剂则嗽必频,热必盛,溺必涩,血必涌溢而不可止。世医每执杞子性凉之说,试问性若果凉,胡为兴阳之骤耶?

当归 审用。

夫当归之养荣,以佐清金也,尚矣。然其味未免于辛,其性未免于温,虽有养血之功,亦为行血活血之品。故治吐血症者,宜待血势既定,血络稍固,君、相二火咸调,然后以此大补肾水以收功。若执古人之论,谓当归命名之义,使气血各得其归,不顾血症新久而用之,

亦有误处。

桂圆 审用。

龙眼大补心血,功并人参。然究为湿热之品,故肺有郁火,火亢而血络伤者,服之必剧。世医但知其补,而昧于清温之别,凡遇虚劳,心血衰少,夜卧不宁之类,辄投之。殊不知肺火既清之后,以此大补心脾,信有补血安神之效,若肺有郁伏之火,服之则反助其火,或正当血热上冲之时,投此甘温大补之味,则血势必涌溢而加冲。不可不慎也。

《理虚之鉴》终

柯 跋

《传》云：三折肱为良医。《楚辞》云：九折臂而成医。《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则业医者，贵专且久也。曾伯祖韵伯公，本诸生，精研医理，笺疏辩论极伙，自著《来苏集》等书数种，向未梓行。表舅祖陈时行，韵伯公嫡派，吾伯父所受业者，渊源固历历不爽也。吾家藏书颇备，刻本、钞本若干卷，相与析疑辨难，克穷闾奥。又与琴川杨资生先生，讨论有年，凡儒生渊博而贯通者，广资稽考。则伯父于医，原本先世，参究明师，博访良友，冥搜曩哲，可谓专且久矣。今《来苏集》等书，已刊刻行世。是书乃绮石先生所著，亦钞本之一，不敢自私，镌刻公世，既以阐古人之秘，亦以表得力之自云尔。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小春朔又五日侄男有田谨跋

陈 跋

上《理虚元鉴》两卷钞本,无锡顾信成所藏。信成研究医理,亟称此书,以为治虚劳,功不在仲景《伤寒论》下。钞一册见赠,且请速梓之以行世。观其序跋稠叠,似经刊刻,遍求京师及各处坊间,丛残故楮中,殊不可得。《四库提要》及张氏《书目答问》、朱氏《汇刻书目》,均未及收。乃亟付剞劂,传诸久远,以为治虚专书,未必无补。传写既久,讹谬滋多,学识固陋,校勘非易。不敢臆度,传其可信,阙其可疑,网罗考订,有俟笃好。绮石先生,姓氏里居,急切难考。观赵氏跋语,岂明末之遗老与避世之隐君子欤。杀青既竟,书诸简端。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嘉平月萧山陈光淞识

虚损启微

〔清〕 洪緝庵 纂

《虚损启微》提要

清·洪缉庵撰。缉庵字洪炜，又字霞城，浙江余姚人。书成于乾隆辛巳，其上卷，首述经义，阐明调摄之义，保持固有元神，庶几可免致虚成损，得尽其天年。次论证，既不能遵行古人摄生调神诸法，或以酒为浆，或以妄为常，或醉饱入房，或饮食过度，或喜怒失常，或七情内伤，皆能致虚。阴虚者，其病则为发热烦躁，头红面赤，唇干舌燥，吐血衄血；阳虚者，其病则为怯寒憔悴，气短神疲，头晕目眩，呕恶食少，腹痛飧泄，二便不禁等。至若咳嗽吐痰，遗精盗汗，气喘声暗，筋骨疼痛，心神恍惚，肌肉渐削，妇人月闭等症。治法之要，阴虚补阴，阳虚补阳。或咳嗽，或失血，或骨蒸，或遗精，或妇人月闭，各列现证，按证施治。及诸虚见证，分别阴阳寒热虚实治法。次论虚损劳瘵，次论虚损传变，论五劳七伤六极，辨虚火，论脉，论爪，论嚏，辨虚损危候，辨似损非损。其下卷，列方七十二道，鉴别各方，专治证候，及加减各法。辨证详明，用药准确，断非他书所能及，实为虚劳类中最要之书也。

张 序

余友洪君缉庵，病弃举业，潜心医学。不数年，得其奥，尝示所著《虚损启微》。采集精要，辨论明晰，非他方书所及，或以多录成方为议，不知成方者规矩也，规矩积古今而不可易，有所变通，视夫人之善用其巧。缉庵此书，真具有与人规矩，不能使巧之微。缉庵又最孝，其学医也，虽因己病，而实图治其母夫人之疾。始余尝见其秤药量水，心极精审，多语余药性，故余于医道独学缉庵而得者，其所著敢易视耶？况又为人之所不能易视者耶？惜其亡后，多致散逸，恐不久为医家覆瓿用矣，特录存之。

时乾隆辛巳小春中浣罗山张廷枚识

自序

陆宣公见古方，必手抄录。范希文自以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余寝瘵也久，倦于文史，旁涉方书，于虚损一症，尤加体会，自救也因以教人，肱盖三折矣。岁壬申，随侍山阳官署，暇辄以己意条疏数语，积而成卷。或亦启微之论，发古人之所未发，而其方则仍采诸古，古即不宜于今，斟酌之，增减之，神而明之，存其人也。

重九后三日，病夫洪炜识于淮署之饮默轩

《虚损启微》目录

卷上

经义·····	(175)
论证·····	(177)
阴虚论治·····	(177)
阳虚论治·····	(178)
咳嗽·····	(178)
失血·····	(178)
骨蒸·····	(179)
遗精·····	(179)
女人月闭·····	(179)
诸虚见证·····	(179)
论虚损劳瘵·····	(181)
论虚损传变·····	(181)
论五劳七伤六极·····	(181)
辨虚火·····	(182)
论脉·····	(182)
论爪·····	(182)
论嚏·····	(183)
虚损危候·····	(183)
辨似损非损·····	(183)

卷下

列方·····	(184)
六味地黄丸·····	(184)
八味丸·····	(184)
大补元煎·····	(184)
左归饮·····	(184)
右归饮·····	(184)
左归丸·····	(185)
右归丸·····	(185)
八珍汤·····	(185)
十全大补汤·····	(185)
人参养荣汤·····	(185)
五福饮·····	(186)
七福饮·····	(186)

独参汤·····	(186)
养心汤·····	(186)
天王补心丹·····	(186)
柏子养心丸·····	(186)
人参固本丸·····	(186)
一阴煎·····	(186)
加减一阴煎·····	(186)
二阴煎·····	(186)
三阴煎·····	(187)
四阴煎·····	(187)
五阴煎·····	(187)
大营煎·····	(187)
小营煎·····	(187)
坎离交济丹·····	(187)
地六汤·····	(187)
金锁正元丹·····	(187)
金锁思仙丹·····	(188)
水陆二仙丹·····	(188)
固精丸·····	(188)
《直指》固精丸·····	(188)
家韭子丸·····	(188)
猪肚丸·····	(188)
秘元煎·····	(188)
固阴煎·····	(188)
苓术菟丝丸·····	(188)
补中益气汤·····	(189)
补阴益气煎·····	(189)
举元煎·····	(189)
归脾汤·····	(189)
加味归脾汤·····	(189)
生脉散·····	(189)
百合固金汤·····	(189)
乌贼鱼骨丸·····	(189)
五物煎·····	(189)

理中汤·····	(189)	秦艽鳖甲散·····	(191)
理阴煎·····	(189)	柴胡梅连丸·····	(191)
四味回阳饮·····	(190)	逍遥饮·····	(191)
六味回阳饮·····	(190)	金水六君煎·····	(191)
温胃饮·····	(190)	贝母丸·····	(191)
镇阴煎·····	(190)	一柴胡饮·····	(191)
寿脾煎·····	(190)	二柴胡饮·····	(192)
一气丹·····	(190)	三柴胡饮·····	(192)
六气煎·····	(190)	四柴胡饮·····	(192)
保饮煎·····	(190)	五柴胡饮·····	(192)
抽薪饮·····	(191)	正柴胡饮·····	(192)
徙薪饮·····	(191)	柴陈煎·····	(192)
消化饮·····	(191)	麦煎散·····	(192)

虚损启微 卷上

清 姚江 辑庵洪炜霞城纂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经 义

上古天真论曰：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本神篇曰：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犹四时之缺一。因而和之，是为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宣明五气论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痹论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

五癃津液别篇曰：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阴阳不和，则精气俱乱，不相统摄故液溢于下，而流泄阴窍，以至真阴日损，腰痛胫酸，此即劳瘵之渐也。

调经论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

卫气篇曰：下虚厥，上虚则眩。

通评虚实论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

声音不能接续。尺虚者，行步愆然。愆，音匡，怯弱也。尺虚则下虚。

脉虚者，不象阴也。气口独为五脏主藏，为阴而

在里，今其脉中空不象阴矣。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

脏气法时论曰：肝虚，则目眈眈音荒无所见。耳无所闻，胆脉，从耳后入耳中。善恐如人将捕之。胆虚气怯，肝胆相为表里。心虚，则胸腹大，阳虚气逆不行。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心主血，血虚不能荣养筋脉。胸腹腰胁，皆手少阴厥阴脉所及，故病见于此。脾虚，则腹满，肠鸣飧音孙泄，食不化。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呼吸难于接续。耳聋，络会耳中。嗌干，脉循喉咙。肾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肾脉夹脐上行，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清厥，精不化气。意不乐。心肾不交，膈中拂郁。

口问篇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宣化失眠。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惋。音门，上声闷也，与意音乐同义。

脉要精微论曰：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肺脏失守。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心脏失守。仓廪不藏者，泄利不禁。是门户不要平声也。脾脏失守。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肾脏失守。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腑。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升于头。头倾视深，目陷无光，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乃脏俞所系。背曲肩随，腑将坏矣。腰者，肾之腑。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僂音吕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腑。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

经脉篇曰：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

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面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足太阴气绝者,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枯者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也。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五阴气俱绝,则日系转,转则日运,五脏之精,皆上注目。日运者,为志先死,志藏于肾,阴之神也。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方盛衰论曰:至阴虚天气绝,阴虚则无以升,不升则天气亦绝而不降。至阳盛地气不足,阳亢则不能降,不降则地气不足而不升。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脏气先坏。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三部九候论曰: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外有余而内不足,枝叶盛而根本伤也。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阴气败而孤阳独留。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脾气脱也。

平人氣象论曰:臂多青脉曰脱血,尺脉缓涩,谓之解亦。音懈迹,困倦难状之名也。安卧脉盛,谓之脱血,邪盛,卧必不安,今脉盛而卧安,知非气分阳邪,而为阴虚脱血也。亦指尺脉言。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肤涩则营血少,尺脉滑则阴火盛,阳盛阴虚故多汗。尺寒脉细,谓之后泄。尺肤寒,脾阳衰,尺脉细肾阳衰,脾肾虚寒故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尺粗则真阴不足,常热则阴火有余,故为热中。

论疾诊尺篇曰:尺肉弱者,当病解体安

卧。尺肉弱者,肌必消瘦,瘦为阴虚,故病解体,而时欲安卧。脱肉者,寒热不治。若至于脱肉,则必发寒热,而真阴败绝矣。尺炬然热,人迎大者,当夺血。尺肤热,火在阴,人迎大,阳气胜,故当失血。尺盛大,脉小甚,少气,惋有加立死。尺肤盛大而脉则小甚,真气衰少而烦惋有加,真阴虚极,故当立死。惋音憾。

邪气脏腑病形篇曰:诸小者,诸脉细小。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大奇论曰: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搏脉弦强阴虚,最忌失血,而脉搏身热,真阴脱败矣。脉来悬钩浮为常脉。搏固大忌矣,然阴虚者,脉多浮人,若其来不高不下,如物悬空浮钩而不失中和之气,乃其常脉无足虑也。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如浮波之合后以催前,泛泛无常,其状如数而实,非数热之脉。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初见此脉,期有九十日而死,若见之已久则不必九十日矣,所以在九十日者,以时更季易天道变而人气从之也。脉至如火薪然,来如焰之锐,去如灭之速。是心精之子夺也。草干而死。火肝无根之脉,故曰心精予夺,草干者,阳尽阴也。脉至如散叶,浮泛无根零乱不整。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金胜木败。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如省问之客去来无定,或无而止,或有而搏。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悬华开去华落,言于枣华开落之时,火王水败而死也。脉至如丸泥,泥弹之状,坚强短涩。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榆钱春深而落,木工土败也。脉至如横格,长而且坚,如横木格于指下。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禾熟于秋,金令主也。脉至如弦缕,如弦之急,如缕之细。是胞精予不足也。胞,子宫,命门元阳所聚,真元亏损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善言则阴气不藏,而虚阳外见,故至下霜时虚阳消散而死矣。不言则肾气犹静,故尚可治。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旁至也。如写漆之交,左右旁至而缠绵不清。微见三十日死。阴阳偏败,死期已促,三十日者,月建之易也。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如泉之涌,有升无降,而浮鼓于肌肉之中。太阳膀胱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外实内虚,阴精不足,故为少气味,韭英而死者,冬尽春初水渐衰也。脉至如赭土之状,按之不得,虚人无力,按之即不可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藁发死。肌气即脾气,黑色者,土败极而水反乘之也。白藁发于春,木王而土败矣。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

之益大，喉间下垂肉乳，口：悬雍，浮短孤甚有上无下，是十二俞音输之予不足也，俞皆在背，为十二经脏气所系。水凝而死。阴气盛则孤阳绝。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如刀口，按之坚大急，如刀背，五脏菀郁同热，寒热独并于肾也。五脏郁热而发为寒热，阳亡则阴消，故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腰为肾之腑，立脊而死。立春而盛，阴日以衰，故死。脉至如丸，短小，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枣叶生初夏，火土克金，故死。脉至如华者，如草木之华，轻浮柔弱。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小肠与心表里，故心气怯而不能宁。季秋而死。丙火墓于戊。

玉机真脏论曰：大骨枯槁，肩垂项倾腰重膝败，肾主骨，骨枯则肾败矣。大肉陷下，尺肤细削，臂肉消瘦，脾主肉，肉陷则脾败矣。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肺主气，气满喘息，以至形体振动，则气不归原，而肺脏败矣。期六月死，六月者，一岁阴阳之更变。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可因克贼之日以定其死期。大骨枯槁，肾大肉陷下，脾胸中气满，喘息不便，肺内痛引肩项，病及心经期一月死。较前已甚，故期一月斗建移而死。真脏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肾大肉陷下，脾胸中气满，喘息不便，肺内痛引肩项，心身热脱肉破腠。音郁，筋肉团聚处，盖至此而肝亦败矣。真藏见，十日之内死。五脏俱伤，真脏又见，故近在十日之内死。大骨枯槁，肾大肉陷下，脾肩髓内消，因于骨枯，动作益衰，因于肉陷，真脏未见，期一岁死，虽诸症未全，然败竭已兆，仅支一年，岁易气新不能再振矣。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肾大肉陷下，脾胸中气满，肺腹内痛，心中不便，心肩项身热，破腠脱肉，肝目匡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神气已脱，故当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神气犹存，故必待克贼之时而死。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于累累然，坚强短实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真肾脉至，搏而绝，甚也如指弹石辟辟然，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

青不泽，毛折乃死。五脏率以毛折，死者以皮毛必得五脏之血气而充也。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

论 证

虚损之由，不论酒色劳倦，七情饮食，皆能致此，而惟阴阳之辨为最要。阴虚者，其病则为发热躁烦，头红面赤，唇干舌燥，咽痛口疮，吐血衄血，便血尿血，大便燥结，小水痛涩等证；阳虚者，其病则为怯寒，憔悴气短，神疲头运，目眩呕恶，食少腹痛，飧泄，二便不禁等证。至若咳嗽吐痰，遗精盗汗，气喘声暗，筋骨疼痛，心神恍惚，肌肉渐削，梦与鬼交，妇人月闭等症，则又无论阴阳，而凡病至甚者，皆其所必至。然肾为五脏之本，水为天一之源，则凡患虚损者，实惟肾水之亏，十居八九。盖肾水亏则肝失所滋，面血燥生，肾水亏则水不归源，而脾痰起；肾水亏则心肾不交，面神色败；肾水亏则盗伤肺气，而咳嗽频；肾水亏则孤阳无主，而虚火炽。节斋先生云：人若色欲过度，伤损精血，必生阴虚火动之病。丹溪先生云：凡患虚者，多阴虚也，古人岂欺我哉！

阴虚论治

阴虚者多热，以水不济火，而阴虚生热也。欲滋其阴，惟宜甘凉醇静之物，大忌辛温，如干姜、桂附、故纸、白术、苍术、半夏之属，断不可用。即如人参、黄芪、枸杞、当归、杜仲、菟丝之类，是皆阴中有阳，尤当斟酌。盖阳旺则阴愈消，热增则水益涸矣。然阴虚之热，为真水之亏，寒凉之品，又不可妄用。其有火盛而不得不从寒治者，亦当兼壮水之剂，可止即止，以防其败，斯得滋补之大法矣。

夜热或午后热，或喜冷便实，此皆阴虚生热，水不制火也，宜加減一阴煎。惊悸失志，火在心肾也，宜二阴煎。若外热不已，而内不甚热，则但宜补阴，不宜清火，宜一阴煎，或六味地黄汤。

阳虚论治

阳虚者多寒,以阳气不足而寒生于中也。欲补其阳,惟辛甘温燥之剂为宜,勿兼清凉寒滑之品,如生地、芍药、天麦冬、沙参之属,皆非所宜。而石斛、元参、知、柏、苓、连、龟胶之类,则又切不可用。

气血俱虚者,宜大补元煎,或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五脏俱虚,宜平补者,五福饮。命门阴分不足者,左归饮、左归丸。命门阳分不足者,右归饮、右归丸。气分虚寒者,六气煎。脾肾阴分虚寒,诸变不一者,理阴煎。三焦阳气大虚者,六味回阳饮。气虚脾寒者,一炁丹。胃气虚寒者,温胃饮、理中汤。血虚寒滞者,五物煎。

咳嗽

肾水不能制火,所以克金,阴精不能化气,所以病燥,故有咳嗽喘促,咽痛喉疮声哑等症。只宜甘凉至静之剂,滋养金水,使肺肾相生,不受火制,则真阴渐复,而嗽可渐愈。火盛者,宜四阴煎加减。火微者,宜一阴煎、六味地黄汤、或左归饮。兼受风寒而嗽者,宜金水六君煎,或百合固金汤。贝母丸治嗽最佳。

失血

阴平阳秘,五脏调和,何失血之有?惟真阴有伤,则或吐或衄,所不能免。但当察其有火无火,及火之微甚而治之,切勿概用寒凉之剂。

火盛载血上行,脉症俱热,急则治标,不得不暂用芩、连、梔、柏、竹叶、童便之属,或以抽薪饮、徙薪饮之类主之。若阴虚而兼微火者,宜保阴煎,或清化饮,或加减一阴煎。上盛下虚,血随气上,气降则血自归经,宜一阴煎,加郁金、香附之类。若无实火,而全属阴虚,阴

血失守,而为吐为衄者,是宜甘醇养阴,以静制动,以和治伤,使阴气安静得养,则血自归经。宜一阴煎,或六味地黄汤,或小营煎之类。若阴虚连肺,而兼嗽兼血者,宜四阴煎加减。若因劳役,别无火症,心脾肾三阴受伤而动血者,宜五阴煎、五福饮、六味地黄丸之类。若阴虚于下,格阳于上,六脉无根,而大吐大衄者,此火不归源,真阳失守也。宜右归饮加减,或八味地黄汤亦可。思虑劳倦过伤者,多有此症。若因劳倦而素易呕泻,致脾不摄血,而为吐血下血者,宜六味回阳饮,大加白术。勿用凉药。若大吐大衄,六脉细脱,手足厥冷,危在顷刻,而血犹不止者,速用镇阴煎,其血自止。若血脱至甚,气亦随之,至厥逆昏愦,速当益气以固生机,宜独参汤,或六味回阳饮、四味回阳饮。用寒凉即死。凡喘满咳嗽,左右脇间,隐隐作痛,病在肺也。宜清降,不宜升浮。膈中牵痛如缕,懊恼嘈杂,病在心包络也。宜养营,不宜耗散。胸腹膨胀,不知饥饱,多涎沫无味,病在脾也。宜温中,不宜酸寒。胁肋牵痛,躁扰喘急寒热,病在肝也。宜疏利,或宜甘缓。不宜秘滞。气短声哑,蒸热盗汗,咽干喉痛动气,病在肾也。宜壮水,不宜香燥。大呕大吐,烦渴头痛,大热不得卧,病在胃也。宜大泻,或宜大补。若血色如朱,光亮如漆,吐出即干,以指甲剔之,成片而起者,虽能食不倦,后必暴脱而死。若血中见似肉似肺,如烂鱼肠,此胃中脂膜,为邪火所烁,凝结而成,方书咸谓必死。然吐后凝结,既去而不发热,能进饮食,调理得宜,多有得生者。出于肺,多带痰沫,及粉红色。出于心包,色必正赤,如朱漆光泽。若吐出便凝,摸之不粘指者,为守脏之血,见之必死。出于脾者,亦必鲜紫浓厚,但不若心包血之光泽也。出于肝者,血必青紫稠浓,或带血缕,或有结块。出于肾者,或从咳逆,或从咯吐,或稀痰中杂出如珠,血虽无几,色虽不鲜,其患最剧。出于胃者,多兼水液痰涎,吐则成盘成盏,汪洋满地。失血后头晕发热者,往往有之,此是虚火上炎外扰之故,不可误认外

感。血若暴涌如潮，喉中汨汨不止，脉见虚大，此火势未敛，不可便与汤药，急以热童便或藕汁灌之。俟半日许，脉势稍缓，可进调养之剂，服药后脉渐调和，饮食渐进，肢体轻捷，面色不赤，足膝不冷，身不灼热，额无冷汗，洩便如常，虽有紫黑血块，时欲咯出，而无鲜血上行，方许可治。血虽止而脉大不减，或虽小而弦细数疾，或弦硬不和，慎勿轻许可治。亦有他部柔和，而左手关尺弦强者，为阴虚火旺，最为危兆。其变有三，一则阴火引血复上而暴脱。一则虚阳发露而发热。一则火上逼肺面喘咳。此终不救。血不止者，用童便最效，或捣侧柏叶，以童便二分，酒一分，和饮之，大能止血。吐血新止后，用燕窝冰糖各四钱，同煮服之。连服五七日，永不复发。

骨 蒸

凡治骨蒸，热深在里，一切轻扬之药，皆在所禁。若用以升散之，反引热势外出，而增其炽灼，干涸津液，肌肉枯槁，求其止在内热，且不可得，安望其热除病止乎？水亏血燥，阴火沸腾，宜加減一阴煎加青蒿主之。若精血留于经脉，阻阳为热，积阴为疟，蒸久血干，速宜去瘀，麦煎散主之。又风附于骨，亦令蒸热盗汗，宜秦艽鳖甲散，或柴胡梅连丸。又有阳邪入骨，不能泄越，而先寒后热，脉长有汗者，宜用石膏。

遗 精

虚损而兼遗泄者，如实漏卮，最难调治也。或缘君火之摇，或缘相火之盛，或缘玉门之不固，或缘心肾之不交，又或气不摄精，而滑脱不禁，或元阳衰惫，而关开乱流，急须反观内养，而以药饵调剂，必使痛断根株，然后本病可得瘳也。

君火不清，神摇于上，精摇于下。火甚者，宜先以二阴煎之类，清去心火；火不甚者，宜

先以柏子养心丸、天王补心丹之类，收养心气，然后用药固之。相火易动，肝肾多热，而易于疏泄者，惟经验猪肚丸为最，或用固精丸之类。然须察其火之微甚，宜清者，亦当先清其火。玉门不固者，宜芩术菟丝丸，或水陆二仙丹，金锁正元丹、金锁思仙丹之类。心肾不交者，宜坎离交济丹。气不摄精者，宜秘元煎，或举元煎、寿脾煎，或十全大补汤。元阳不足者，宜右归丸、八味丸、家韭子丸，或固肾丸之类。

女人月闭

凡妇女病损至旬月半载后，未有不闭者，此因阴竭，所以血枯，最为危殆。必须渐渐通利，方可回生。若或久久断绝，断难施治。然欲其不枯，无如养营，欲其通之，无如充之，但使雪消，则春水自来，血盈则经脉自至耳。若再用桃仁、红花之类，是与榨干汁者无异，非治法也。

血枯经闭，通用乌贼丸。水不制火，夜热盗汗，及烦渴咳嗽者，宜一、二、三、四、五阴等煎，择宜用之。欲念不遂，心脾郁结者，宜逍遥饮。三阴亏弱，无寒无热平脏者，宜小营煎、五福饮，或左归饮、左归丸之类。三阴亏弱，兼阳虚者，宜大营煎、理阴煎，及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汤丸之类。

诸虚见症

两颧红或唇红，阴虚于下，逼阳于上也。仲景先生云：其面戴阳者，下虚故也。

虚而渴欲多饮，肾水不足，引水自救也，又火乘金位也。

足心如烙，虚火烁阴，涌泉涸竭也。

暗哑声不出，肾气竭也。盖声出于喉，而根于肾。经曰：内夺而厥，则为暗俳，肾气虚也。

虚而喘急，阴虚肺格，气无所归也。又水不制火，冲脉上冲也。

喉干咽痛,真水亏,虚火上炎也。

不眠恍惚,血不养心,神不能藏也。又肾不交心,心火无制也。

时多烦躁,阳中无阴,柔不济刚也。

易生嗔怒,水亏木燥也。

盗汗不止,有火则阴不能守,无火则阳不能固也。

骨痛如折,肾主骨,真阴败竭也。寻常痛,骨衰而火乘之也。

筋急酸痛,肝失所滋也。

痰如清水,而口不渴,水泛为痰,脾不制水也。

痰多白沫而口渴,水沸为痰,阴火煎熬也。宜壮水以制相火。

心下跳动,气不归精也。经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欲纳气归原者,惟有补阴以配阳一法。

小便黄涩淋漓,真阴亏,气不化水也。

消瘦,精不生气也。又燥万物者,莫熯乎火,阴火盛也。若肉极者,阴火久灼难治,若劳倦伤脾而然,宜用十全大补汤。

善惊,火起于心也,或心伤而神不安也。

爪甲痛,木极筋亏,金气乘之也。用猪膏养筋。

腰肋痛,肝肾虚也。

不能久立,筋不束骨也。当滋肾生肝。

不能独卧,肝肾虚也。

皮毛枯,无津液以充泽皮毛也。

足心痛,肝肾伤也。

手指微胀,言语急遽,真阴亏也。当清金滋水。

合目恍惚不宁,阴虚而三焦包络之火游行也。

内热,五心热,水亏火炎也。

虚损呃逆,水不制火,木挟火势,冲逆而上也。

口疮,心火上炎也。宜天王补心丸。

日昏,肾虚也。宜六味地黄,加柴胡、五味。

虚而大便结,水亏液涸也,宜地六汤。

胸膈隐痛,肾虚不能纳气归源,气滞于上,而不流畅也。补阴之中须纳气。

虚损头运,上焦阳气虚也,或阴虚血损,气逆上冲也。

怔忡不宁,血虚或有痰也。各脏有疾,皆能与包络之火合动而为怔忡,随其所犯而补泻之,更须从包络而调之平之。如各脏移热于心,以致包络火动,治亦如之。

健忘,心血不足,而痰与火乱其神明也。又肾不足而志衰,不能上通于心也。

膈中不乐,怒则气上,恐则气下,一怒一恐,拂于膈中也。宜用柴胡、苓、泽以升降之,亦有可用连以平其逆者。

胸中痞塞,居暗避人,病名卑慄,血不足也。宜养营汤加减治之。

自觉吾身之外,更有一我,病为离魂,心气虚也。单补其心,心足而魂自定。

须发脱落,肾枯火炎,肺失治节,而内风妄动也。

虚人头顶出汗,肾水不足,而肾火有余也。宜滋肾清肺,用桑叶、熟地、五味、麦冬蜜丸,服二月愈。若用止涩之药,则目昏耳聋矣。

虚人每饭头汗,胃火胜也。宜用固本,加元参、五味、枣仁。

两足不能步履,肝肾虚,精血不足也。或因气虚不能运动,宜用补中益气汤,及牛膝、钗斛、黄芪。

舌根苦直,不能咽唾,脾不能行气于三阴也。

手足烦痛,不欲行动,骨肉空虚也。

饮食不甘,肌肉渐削,脾元失守,化机日败也。

悬心,胃阴不足,胃火消烁心血,而悬悬不宁也。

虚损善谷,阴虚火盛,则速于传化也。

气短口干,气不足,无以化液也,又金受火制也。

气逆左胁,上呕酸水,脉弦数而濡,此火

郁肝血燥也。

按之至骨，其热烙手，骨困不任肾热也。惟乌梅能引诸药入骨，而收其热。

面黑羸瘦，肌肤甲错，不能饮食，此血积胃中，而中土失其灌溉，虚极也。

汗出淋漓，一昼夜津液随热势外越也，速用人参。

梦与鬼交，真阴败也，血海瘀积，经断蒸热，亦有是症。宜补血加参以行之。

虚而脐腹疼痛不止，肾水亏极也，重用杞子。

少腹拘急，小便牵痛，真阳内衰也。

恶寒不乐，而五心烦热，重阴覆其阳，火不得伸也。宜用升柴以举之。

下唇生疮，此血瘀营虚发热，蒸其所瘀之血，化而为虫，遂成此症，盖即传尸劳之谓也。

足寒无论阴阳，凡下虚者，皆能致此，治须辨别。又肺气虚则逆而不行，无以及于四肢也。

虚而气哽，火盛则津枯，津枯则气哽也。

膝下冷，火不归源也。若上气喘，命门衰绝也。

不时溲泄，脾肾虚弱也，或心火不生脾土也。

发尖生穗，血虚火炎也。

身冷，营卫虚寒也。宜用当归、干姜。

论虚损劳瘵

凡损伤元气者，本皆虚症，而古方以虚损劳瘵，各分门类，则病若有异，亦所宜辨。盖虚损之虚，有在阳分，有在阴分，其病尚浅，或用益火，或用滋阴，见症施治，各有宜也。至若劳瘵，则或为骨蒸，或为干嗽，吐血吐痰，营卫俱败，羸羸日甚，其病深在阴中之阴分，多有不宣温补者。此虚与劳，似乎各有分别。然要而论之，则劳瘵之症，特不过阴虚之极深极重者耳！凡阴虚用药失当，或误用辛温，或妄投消伐，遂至日甚而成瘵矣，有不可不慎也。

论虚损传变

不论阴阳，虚损日久，皆能传变。有谓男子自肾传心肺肝脾，女子自心传肺肝脾肾者，此其说不可信也。《难经》云：损脉为病，一损损于皮毛，皮聚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营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毛落者死。观此上损下损之说，其义极精。盖凡思虑劳倦外感等症则伤阳，伤于阳者，病必自上而下也。色欲醉饱内伤等症则伤阴，伤于阴者，病必自下而上也。自上而下者，先伤乎气，故一损于肺，而病在声息肤腠；二损于心，而病在血脉颜色；三损于胃，而病在饮食不调；四损于肝，而病为痙痙疼痛；五损于肾，而病为骨痿。二便不禁，此先伤乎阳，后及乎阴，阳竭于下，则孤阴无以独存，而不可为也。自下而上者，先伤乎精，故一损于肾，而病为泉源干涸；二损于肝，而病为血动筋枯；三损于脾，而病为痰涎壅盛；四损于心，而病为神魂失守；五损于肺，而病为短气喘呼。此先伤乎阴，后及乎阳，阴竭于上，则孤阳无以独存，而不可为也。然二者之损，又皆以脾胃为生死之大关，盖脾胃者土也，万物之本也。若上过乎此，则传肝传肾，不可治矣。下过乎此，则传心传肺，不可治矣。故曰：心肺损而神衰，肝肾损而形敝，脾胃损而饮食不归血气。夫迨其传变已深，而希望回生，不已晚乎！所贵君子者，亦在乎防微杜渐而已。

论五劳七伤六极

五劳者：一曰肺劳，短气而浮，鼻不闻香臭；二曰肝劳，面目干黑，口苦精神不守，恐惧不能独卧，目视不明；三曰心劳，忽忽喜忘，大便苦难，或时鸭溲，口内生疮；四曰脾劳，舌本

苦直,不得咽唾;五曰肾劳,背难俯仰,小便不利,色赤黄而有余沥,茎内痛,阴囊湿生疮,小腹满急。六极者:一曰气极,令人内虚,五脏不足,邪气多,正气少,不欲言;二曰血极,令人无颜色,眉发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极,令人数转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极,令人瘦削,齿苦痛,手足烦疼,不可以立,不欲行动;五曰肌极,令人羸瘦无润泽,饮食不生肌肉;六曰精极,令人少气,吸吸然内虚,五脏气不足,毛发落,悲伤喜忘。七伤者:一曰大饱伤脾,善噫欲卧,面黄;二曰大怒逆气伤肝,少气目暗;三曰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少精,腰背痛,厥逆下冷;四曰形寒寒饮伤肺,少气咳嗽,鼻塞;五曰忧愁思虑伤心,苦惊喜忘喜怒;六曰风雨寒暑伤形,发肤枯夭;七曰恐惧不节伤志,恍惚不乐。又有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瘦劳,亦名五劳。阴寒、阴痿、里急精寒精少、阴下湿、精滑、小便苦数、临事不举,亦名七伤。种种区别,愈繁愈乱,按图索骥,贻误实多,皆非求本之论也。要之,五脏不可不分,轻重不可不辨,气血阴阳水火,不可不知,虚症之治,无余蕴矣。若其强作解人,硬派名目,几何而不至杀人于反掌间也哉?

辨 虚 火

虚火二字,混淆已久,贻误最多,不可以不辨也。夫火有阴盛格阳之火,有阴虚火动之火,有纯属阴虚,似火非火之火。所谓阴盛格阳者,龙雷之火,得水愈燔,得热则散,内真寒而外假热,真正之虚火也,补阳即消矣,有曰虚火宜补温,能除大热者,此之谓也。所谓阴虚火动者,真水亏乏,邪火妄行,神魂躁动,内外枯热,是亦不得不谓之虚火,若补阳,则助其热矣,有曰阳旺阴愈消,热增水益涸者,此之谓也。所谓似火非火者,原无外火销烁,止以真阴亏竭,泉源断流,而致为干枯燥旱,是又不可不名为虚火,此则肾水大伤,非纯补真阴莫济矣,有曰补阴以配阳者,此之谓也。

论 脉

虚损之脉,凡甚急、甚数、甚细、甚弱、甚涩、甚滑、甚短、甚长、甚浮、甚沉、甚疏、甚紧、甚洪、甚实者,皆是其候。然阴阳之辨,则全以迟数二字,为损症之大关键,虽其迟数中,又有浮、沉、大、小、之不同,要以阴虚脉数,阳虚脉迟,不可易也。大凡数脉不及六至者,可治也。六至以上者,难治也。若数甚而再加弦紧细小,则百无一生矣。然脉数至极多,有兼滑,但见其滑愈甚者,其死愈近,以决短期,万无或爽也。

迟不甚迟,而脉中有神者,治之甚易,可数剂取效也。迟败之极,而微弱无神者,死在顷刻,虽大进温补,无能为力也。

阴虚脉数,阳虚脉迟,是固然矣,及病至危笃,亦有数之至而渐缓者,以阴脱尽而阳亦日亡也。又有迟之甚而转数者,以阳败极而阴亦渐散也。此不得视为佳兆,正死期之日促耳!

阴阳虽为对待,然世人劳损,毕竟阴虚脉数者居多,阳虚脉迟者恒少,所以但见脉数,便须认定阴虚,断不容混。惟知愈虚则愈数,愈数则愈虚,而弱症思过半矣。

弦脉者,虚损最忌,又最多也。《脉经》谓之中虚,崔真人谓之上败。以余观之,亦当先辨迟数,盖凡迟缓而弦者,其为中虚土败,不待言耳!若数中兼弦,则以水枯木燥,愈燥愈弦,愈弦愈燥,并不关中土之病,即使木气燥极,亦致凌脾,究竟补水为主。而快脾等剂,断不可用,毫厘之失,何啻千里之差!

世人右尺虚者极多,粗工不察,动云补火,不知火上浮则右尺必虚,不定属肾寒也。若不加详审,而遽投温热,鲜不致误矣。

论 爪

指爪为精血之余,凡于诊候之际,若见干

黄，觉有枯槁之色，则其发肤营气，具在吾目中，而损之微甚，亦可从此而识矣。此可于脉色之外，参观并用，而资其工巧者也。

论 噎

凡阳虚之人，因气虚也，阳气既虚，即不能噎。仲景先生曰：欲噎不能，此人肚中寒，故以阳虚之证，而忽见噎者，最是回生之佳兆。

虚损危候

虚损既成，百脉空虚，精血枯涸，使非大投补剂，何以望生？若有不能服诸补之药者，此为虚不受补也，不治。

劳损吐血失血后，嗽痰不止，而极多极浊者，此其精血饮食，皆化为痰。经曰：白血出者死，即其类也，不治。

嗽而下泄上喘者死，或嗽而肛门生瘰者，亦不治。

左右为阴阳之道路，其有不得左右眠，而认边难转者，此其阴阳之气，有所偏竭也，不治。

嗽而左不得眠肝胀，右不得眠肺胀，皆为死症。

虚损原无外邪，所以病虽至困，终不溃乱，其有别无邪热而忽谵妄失伦者，此神去之兆，心脏败也，必死。

劳嗽喑哑，声不能出，或喘急气促者，肺脏败也，必死。

嗽而声哑，喉痛不能药食者，不治。

劳损肌肉脱尽者，脾脏败也，必死。

虚损多有筋骨疼痛，若痛至极，不可忍者，此血竭不能荣筋，肝脏败也，必死。

劳损既久，再及大便，泄泻不能禁止者，肾脏败也，必死。

辨似损非损

虚损之症，必有所因。而似损非损之症，其来则骤，盖以外感风寒，不为解散，而误作内伤，或用温补，或用清凉，或用消导，以致外邪郁伏，久留不散，而为寒热往来，及为潮热咳嗽，其症全似劳损。若用治损之法以治，则滋阴等剂，愈以留邪热蒸，久久非损成损矣。欲辨此者，但当审其并无积渐之因。或身有疼痛，而微汗则热退，无汗则复热。或见大声咳嗽，脉虽弦紧而不甚数。或兼和缓等症，则虽病至一两月，而邪有不解，病终不退者。本非劳损，毋误治也。

寒热往来不止者，宜一二三四五柴胡等饮，酌宜用之，或正柴胡饮亦可。兼咳嗽者，柴陈煎。若脾肾气虚而兼咳嗽者，金水六君煎，或邪有未解而兼寒热者，仍加柴胡。

有一种血分郁滞，气行而血不行，徒为蒸热，俟蒸气散，微汗而热退者，此宜活血为主。

虚损启微 卷下

清 姚江 辑庵洪炜霞城纂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列 方

六味地黄丸 八味丸 大补元煎 左归饮 右归饮 左归丸 右归丸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人参养荣汤 五福饮 七福饮 独参汤 养心汤 天王补心丹 柏子养心丸 人参固本丸 一阴煎 加減一阴煎 二阴煎 三阴煎 四阴煎 五阴煎 大营煎 小营煎 坎离交济丹 地六汤 金锁正元丹 金锁思仙丹 水陆二仙丹 固精丸 直指固精丸 家韭子丸 猪肚丸 秘元煎 固阴煎 苓朮菟丝丸 补中益气汤 补阴益气煎 举元煎 归脾汤 加味归脾汤 生脉散 百合固金汤 乌贼鱼骨丸 五物煎 理中汤 理阴煎 四味回阳饮 六味回阳饮 温胃饮 镇阴煎 寿脾煎 一气丹 六气煎 保饮煎 抽薪饮 徙薪饮 清化饮 秦艽鳖甲散 柴胡梅连丸 逍遙饮 金水六君煎 贝母丸 一柴胡饮 二柴胡饮 三柴胡饮 四柴胡饮 五柴胡饮 正柴胡饮 柴陈煎 麦煎散

六味地黄丸 治肾水亏损,小便淋闭,头目眩运,腰腿酸软,阴虚发热,自汗盗汗,憔悴瘦弱,精神疲困,失血失音,水泛为痰,病为肿胀,壮水制火之剂也。

熟地黄八两,蒸捣 山萸肉四两 山药四两,炒 泽泻二两 白茯苓三两 丹皮三两

上为细末,和地黄膏加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白滚汤、或淡盐汤任下。此方用水煎汤,即名六味地黄汤,下八味丸亦同。

八味丸^{崔氏}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冷急,脐腹疼痛等症,王太仆先生云: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即此谓也。即前六味地黄丸,加肉桂、制附子各一两。

大补元煎^{新方} 治男妇气血大坏,精神失守,危剧等症。此回天赞化,救本培元,第一要方。

人参补气补阳,以此为主,少则用一二钱,多则用二两 熟地补精补阴,以此为主,少则用二三钱,多则用二两 山药二钱,炒 杜仲二钱 当归二三钱,泄泻者去之 枸杞二三钱 萸肉一钱,畏酸者去之 炙甘草一二钱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元阳不足多寒者,于本方加附子、肉桂、炮姜之类,随宜用之。如气分偏虚者,加黄芪、白术。如胃口多滞者,不必用。如血滞者,加川芎,去山萸。如滑泄者,加五味、故纸之属。

左归饮^{新方} 此壮水之剂也。凡命门之阴衰阳胜者,宜此方加減主之。

熟地二三钱或加至一二两 山药二钱 枸杞二钱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服。如肺热而烦者,加麦冬二钱。血滞者,加丹皮二钱。心热而躁者,加元参二钱。脾热易饥者,加芍药二钱。肾热骨蒸多汗者,加地骨皮二钱。血热妄动者,加生地二三钱。阴虚不宁者,加女贞子二钱。上实下虚者,加牛膝二钱以导之。血虚而燥滞者,加当归二钱。

右归饮^{新方} 此益火之剂也。凡命门之阳衰阴胜者,宜此方加減主之。此方与大补元

煎出入互用，如治阴盛格阳，真寒假热等证，宜加泽泻二钱，煎成用凉水浸冷，服之尤妙。

熟地用如前 山药二钱，炒 山萸一钱 枸杞一钱 甘草一二钱，炙 杜仲二钱，盐制 肉桂二钱 附子一二三钱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气虚血脱，或厥或昏，或汗或运，或虚狂，或短气者，必大加人参、白术，随宜用之。如火衰不能生土，为呃逆吞酸者，加炮姜二三钱。如阳衰中寒，泄泻腹痛，加人参，肉豆蔻，随宜用之。如小腹多痛者，加吴茱萸五七分。如淋带不止，加破故纸一钱。如血少血滞，腰膝软痛者，加当归二三钱。

左归丸新方 治真阴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营卫，渐至衰弱，或虚热往来，自汗盗汗，或神不守舍，血不归原，或虚损伤阴，或遗淋不禁，或气虚昏运，或眼花耳聋，或口燥舌干，或腰酸腿软。凡精髓内亏，津液枯涸等症，俱速宜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而精血自充矣，宜此方主之。

大怀熟八两 山药四两，炒 枸杞子四两，制 山茱萸四两 川牛膝酒洗蒸熟，三两，精滑者不用 菟丝子四两 鹿胶四两，炒珠 龟胶四两，炒珠，无火者不必用

上先将熟地蒸烂杵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食前用滚汤或淡盐汤送下百余丸。如真阴失守，虚火炎上者，宜用纯阴至静之剂，于本方去枸杞、鹿胶，加女贞子三两，麦冬三两。如火烁肺金，干枯多嗽者，加百合三两。如夜热骨蒸，加地骨皮三两。如小水不利不清，加茯苓三两。如大便燥结，去菟丝，加肉苁蓉三两。如气虚者，加入参三四两。如血虚微滞，加当归四两。如腰膝酸痛，加盐水炒杜仲三两。如脏平无火而肾气不充者，加破故纸三两，去心莲肉、胡桃肉各四两，龟胶不必用。五液皆主于肾，凡属阴分之药，皆能走肾，有谓必须导引者，皆见之不明耳。

右归丸新方 治元阳不足，或先天禀衰，或劳伤过度，以致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为

脾胃虚寒，饮食少进。或呕恶膨胀，或翻胃噎膈，或怯寒畏冷，或脐腹多痛，或大便不实，泻痢频作，或小水自遗，虚淋寒疝，或寒侵溪谷，而肢节痹痛，或寒在下焦，而水邪浮肿。总之，真阳不足者，必神疲气怯，或心跳不宁，或四体不收，或眼见邪祟，或阳衰无子等症，俱速宜益火之源，以培右肾之元阳，而神气自强矣，此方主之。

大怀熟八两 山药四两，炒 山萸肉四两，微炒 鹿角胶四两，炒珠 枸杞四两，微炒 菟丝子四两，制 杜仲四两，姜汤炒 当归三两，便溏勿用 肉桂二两，渐可加至四两 制附子自二两渐可加至五六两

上丸法如前，或丸如弹子大，每嚼服二三丸，以滚白汤送下，其效尤速。

如阳衰气虚，必加人参以为之主，或二三两，或五六两，随人虚实，以为增减。盖人参之功，随阳药则入阳分，随阴药则入阴分，欲补命门之阳，非人参不能捷效。如阳虚精滑，或带浊便溏，加补骨脂酒炒三两。如飧泄肾泄不止，加北五味三两，肉豆蔻三两，面炒去油用。如饮食减少，或不易化，或呕恶吞酸，皆脾胃虚寒之症，加干姜三四两，炒黄用。如腹痛不止，加吴茱萸二两，汤炮半日炒用。如腰膝酸痛，加胡桃肉连皮四两。如阴虚阳痿，加巴戟肉四两，肉苁蓉三两，或加黄狗外肾一二副，以酒煮烂捣入之。

八珍汤《局方》 治气血两虚，调和阴阳。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茯苓二钱 甘草二钱，炙 熟地二钱 当归二钱 川芎一钱 芍药二钱，炒

水煎温服。

十全大补汤 治气血俱虚，恶寒发热，自汗盗汗，肢体困倦，眩晕惊悸，晡热作渴，遗精白浊，二便见血，小便短少，便泄闭结，喘咳下坠等症。

即前八珍汤加黄芪、肉桂各一钱。

人参养荣汤《局方》 治脾肺俱虚，恶寒发热，肢体瘦倦，食少作泻，口干心悸自汗等。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术 甘草 桂心

陈皮各一钱 熟地 五味 茯苓各七分 白芍钱半 远志五分

加姜枣水煎服。

五福饮新方 凡五脏气血亏损者,此能兼治之,足称王道之最。

人参随宜,心 熟地随宜,肾 当归二三钱,肝白术炒,一钱,肺 炙甘草一钱,脾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或加生姜三五片。凡治气血俱虚等症,以此为主,或宜温者,加姜附。宜散者,加升麻柴葛。左右逢源,无不可也。

七福饮新方 治气血俱虚,而心脾为甚者,即前方加枣仁二钱,远志三五分,制用。

独参汤葛氏 治大吐大衄后,血脱气随,速宜益气。

人参二两

加大枣煎服,服后宜熟睡。

养心汤《医统》 治体质素弱,或病后思虑过多,心痛,惊悸不寐。

归身 生地 熟地 茯神各一钱 人参钱半 麦冬钱半 枣仁 柏子仁各八分 炙甘草四分 五味十五粒

加灯心、莲子,水煎八分服。

天王补心丹 宁心保神,固精益血,壮力强志,令人不忘,去烦热,除惊悸,清三焦,解干渴,育养心气。此方之传,未考所自,《道藏》偈云:昔志公和尚日夜讲经,邓天王悯其劳,锡之此方,固以名焉。

生地黄四两,洗净 人参 元参各五钱,炒 丹参 远志肉 桔梗 白茯苓各五钱 五味炒 当归酒洗 麦冬炒 天冬炒 柏子仁炒 酸枣仁各一两,炒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两分作十丸,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灯心枣汤化下,食远临卧服,或作小丸亦可。

柏子养心丸《集验》 治心劳太过,神不守舍,合眼则梦,遗泄不常。

柏子仁鲜白不油者,以纸包,槌去油 白茯神 酸枣仁 生地黄 当归身各二两 五味子

辰砂 犀角镑 甘草各半两

上为末,炼蜜丸如芡实大,金箔为衣,午后、临卧,各津嚼一丸。

人参固本丸《千金》 治脾虚烦热,金水不足,及肺气燥热,作渴作嗽,或小便赤色,短少涩滞如淋,大便燥结,此阴虚有火之圣药也。

人参二两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四两

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淡盐汤下,中寒之人不可服。如欲作膏,俟煎成,外加白蜜四两。

一阴煎新方 此治水亏火胜之剂,故曰一阴。凡肾水真阴虚损,而脉症多阳,虚火发热,及阴虚动血等症,皆宜用此加减主之。

生地二钱 熟地三五钱 芍药二钱 麦冬二钱 甘草一钱 牛膝一钱半 丹参二钱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服。如火盛躁烦,入真龟胶二三钱化服。如气虚者,间用人参一二钱。如心虚不眠多汗者,加枣仁、当归各一二钱。如汗多烦躁者,加五味子十粒,或加山药、山茱萸。如见微火者,加女贞子一二钱。如虚火上浮,或吐血或衄血不止者,加泽泻一二钱,茜根二钱,或加川续断一二钱,以涩之亦妙。

加减一阴煎新方 治症如前,而火之甚者,宜用此方。

生地二钱 熟地三五钱 芍药二钱 麦冬二钱 炙甘草五七分 知母 地骨皮各一钱

水二盅,煎服。如躁烦热甚便结者,加石膏二三钱。小水热涩者,加梔子一二钱。如火浮于上者,加泽泻一二钱,或黄芩一钱。如血燥血少者,加当归一二钱。

二阴煎新方 此治心经有热,水不制火之病,故曰二阴。凡惊狂失志,多言多笑,或疡疹烦热失血等症,宜此主之。

生地一三钱 麦冬二三钱 枣仁二钱 甘草一钱,生 元参一钱半 黄连或一钱 茯苓钱半 木通一钱半

水二盅,加灯草二十根,或竹叶亦可,煎

七分，食远服。如痰胜热甚者，加九制胆星一钱，或天花粉一钱五分。

三阴煎新方 此治肝脾虚损，精血不足，及营虚失血等症，故曰三阴。微有火者，宜一阴煎，无火者宜此主之。

当归二三钱 熟地三五钱 甘草一钱，炙
枣仁一钱 芍药三钱，酒炒 人参随宜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服。如呕恶者，加生姜三五片。汗多烦躁者，加五味子十四粒。汗多气虚者，加黄芪一二钱。小腹阴痛，加枸杞二三钱。如有胀闷，加陈皮一钱。如腰膝筋骨无力，加杜仲、牛膝。

四阴煎新方 此保肺清金之剂，故曰四阴。治阴虚劳损，相火炽盛，津枯烦渴，咳嗽吐衄多热等症。

生地二三钱 麦冬 芍药 百合 沙参
各二钱 甘草一钱，生 茯苓一钱五分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服。如夜热盗汗，加地骨皮一二钱。如痰多气盛，加贝母二三钱，阿胶一二钱，天花粉亦可。如金水不能相滋，而干燥喘嗽者，加熟地三五钱。如多汗不眠，神魂不宁，加枣仁二钱。如汗多兼渴，加北味十四粒。如热甚者，加黄柏如易知母，更见针线，一二钱，盐水炒用，或元参亦可，但分上下用之。如血燥经迟，枯涩不至者，加牛膝二钱。如血热吐衄，加茜根二钱。如多火便燥，或肺干咳咯者，加天门冬二钱，加蜜便亦可。如火载血上者，去甘草，加炒栀子一二钱。

五饮煎新方 凡真阴亏损，脾虚失血等症，或见溏泄未甚者，所重在脾，故曰五阴。忌用润滑，宜此主之。

熟地五七钱或一两 山药三钱，炒 扁豆三钱，炒 炙甘草一二钱 茯苓一钱半 芍药一钱，炒黄 五味子二十粒 人参随宜 白术一二钱，炒

水二盅，加莲肉去心二十粒煎服。

大营煎新方 治真阴精血亏损，及妇人经迟血少，腰膝筋骨疼痛，或气血虚寒，心腹疼痛等症。

当归二三钱或五钱 熟地三五七钱 枸杞二

钱 炙甘草一钱 杜仲三钱 牛膝一钱半 肉桂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寒滞在经，气血不能流通，筋骨疼痛之甚者，必加制附子一二钱方效。如带浊腹痛者，加故纸一钱炒用。如气虚者，加入参、白术。中气虚寒呕恶者，加炒干姜一二钱。

小营煎新方 治血少阴虚，此性味和平之方也。

当归二钱 熟地二三钱 芍药二钱，酒炒
枸杞一钱 山药三钱，炒 炙甘草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营虚于上，而为惊恐，怔忡不眠多汗者，加枣仁、茯神各二钱。如营虚兼寒者，去芍药，加生姜。如气滞有痛者，加香附一二钱，引而行之。

坎离交济丹新制 此治心肾不交等症。

熟地五两，捣 生地三两 茯神一两半 远志八钱 阿胶二两，炒珠 鸡子黄六个 炙甘草一两 莲肉四两

此方地黄一生一熟，却有颠倒阴阳，水火既济之妙。茯神通心气而下交肾，复以鸡子黄色赤入心，补离中之气，远志通肾气而上交心，复以阿胶色黑，入肾，补坎中之精，俾水火浑合一气，交相为济，然媒合要蛇作用，全赖黄婆，故以莲肉、甘草补上，而为交通上下之佐使也。

上先将地黄杵烂，加炼蜜丸桐子大，空心食前滚白汤送下三钱。如见微火者，加麦冬三两，或元参二两，随宜用之。无寒无热者，加菟丝子二两，人参二两。如心气浮散不入于精者，加五味子一两，茯苓一两。

地六汤新制 治水亏液涸，大便秘结。

熟地六钱 苁蓉三钱，漂淡 麦冬三钱 白芍一钱 生地三钱 柏子仁二钱

水二盅，煎七分，温服。或加砂仁五六分。

金锁正元丹《和剂》 治真气不足，遗精盗汗，目暗耳鸣，吸吸短气，四肢酸倦，一切虚损等症。

补骨脂一两，酒浸炒 肉苁蓉酒洗，焙 巴戟去心 葫芦巴各一斤，炒 文蛤八两 茯苓六两，去皮 龙骨二两，煨 朱砂三两，另研

上为细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

空心温酒盐汤送下。

金锁思仙丹 万氏 治男子嗜欲太过，精血不固，此涩以去脱之剂。

莲蕊 芡实 石莲子各十两 金樱子膏三斤

上以金樱子入前三味药末，和丸桐子大，空心盐汤下三十丸，服久精神完固，大能延年，平时服食忌葵菜，车前。

水陆二仙丹 经验 治精脱肾虚，梦遗白浊等症，与补阴药同用，甚有奇效。

金樱膏一斤 用金樱子不拘多少，入粗麻布袋内，擦去毛刺，捣烂入缸，以水没头浸一二宿，滤去渣，取汁以绵滤二三次，却入铜锅，用桑柴文火熬成膏，取起以碗瓶收贮听用。

芡实粉一斤

上二味和匀，丸桐子大，每服二三百丸，空心淡盐汤下。

固精丸《济生》 治下元虚损，白浊如脂，或胞气虚寒，腰重少力，小便无度并效。

牡蛎煨 菟丝酒浸，蒸炒 韭子炒 龙骨煨 北五味炒 白茯苓 桑螵蛸酒炙 白石脂煨，各等分

上为细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下。

固精丸《直指》 治肾虚有火，精滑，心神不安。

黄柏酒炒 知母各一两，酒炒 牡蛎煨 龙骨煨 莲蕊 芡实 山茱萸 远志制 茯苓各三钱

上为末，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下。

家韭子丸《三因》 治少长遗溺，及男子虚剧，阳气衰败，小便白浊，夜梦遗精，此药补养元气。

家韭子六两，炒 鹿茸四两，酥炙 肉苁蓉酒浸 牛膝酒浸 熟地 当归各二两 菟丝酒煮 巴戟各一两半 杜仲炒 石斛 桂心 干姜各一两，炮

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加至百余丸，食前温酒任下。

猪肚丸 经验 止梦遗泄精，进饮食，健肢体，此药神应，瘦者服之自肥，莫测其理。

白术五两，面炒 苦参白者，三两 左牡蛎四两，煨研

上为末，用雄猪肚一具，洗净，以磁罐煮烂，木石臼捣如泥，和药再加肚汁捣半日，丸如小豆大，每服四五十丸，日进三服，米饮送下。久服自觉身肥，而梦遗永止。

秘元煎 新方 治遗精带浊等病，此方专主心脾。

远志八分，炒 山药二钱，炒 芡实二钱，炒 白术一钱半，炒 枣仁二钱，炒碎 茯苓一钱半 炙甘草一钱 人参一钱 五味十四粒，畏酸者去之 金樱子二钱，去核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服。此治久遗无火，不痛而滑者，乃可用之。如尚有火觉热者，加苦参一二钱。如气大虚者，加黄芪一二三钱。

固阴煎 新方 治阴虚滑泄，带浊淋遗，及经水因虚不固等症，此方专主肝肾。

人参随宜 熟地三五钱 山药二钱，炒 山萸钱半 远志七分，炒 甘草一钱，炙 菟丝二三钱，炒 五味十四粒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虚滑遗甚者，加金樱子肉二三钱，或醋炒文蛤一钱，或乌梅二个。如阴虚微热而精血不固者，加川续断二钱。如下焦阳气不足，而兼腹痛溏泄者，加补骨脂、吴茱萸之类，随宜用之。如肝肾血虚，小腹痛而血不归经者，加当归二三钱。如脾虚多湿，或兼呕恶者，加白术一二钱。如气陷不固者，加炒升麻一钱。如兼心虚不眠，或多汗者，加枣仁二钱炒用。

苓术菟丝丸 新方 治脾肾虚损，不能收摄，以致梦遗精滑困倦等症。

白茯苓 白术米泔洗炒 莲肉各四两 五味酒蒸 山药各二两，炒 杜仲三两，酒炒 炙甘草五钱 菟丝子用好水淘净，入陈酒浸一日，文火煮极烂捣饼，焙干为末，十两

上用山药末，以陈酒煮糊为丸桐子大，空心滚白汤，或酒下百余丸。如气虚神倦不能收

摄，有加入参三四两尤妙。

补中益气汤东垣 治劳倦伤脾，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外感不解，体倦食少，寒热疟痢，气虚不能摄血等症。

人参 黄芪炒 白术炒 甘草各一钱半，炙
当归一钱 陈皮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上加姜枣水煎，空心午前服。

补阴益气煎新方 此补中益气汤之变方也。治劳倦伤阴，精不化气，或阴虚内乏，以致外感不解，寒热疟症，阴虚便结不通等症。凡属阴气不足，而虚邪外侵者，用此升散，无不神效。

人参一二三钱 当归二三钱 山药二三钱，酒炒
陈皮一钱 熟地三五钱或用至一二两 炙甘草一钱 柴胡一二钱，无外邪不必用 升麻三分，火浮于上者不必用

水二盅，加生姜三五七片，煎八分，食远温服。

举元煎新方 治气虚下陷，血崩血脱，亡阳垂危等症，有不利于归熟等剂，而但宜补气者，以此主之。

人参 黄芪各三五钱，炙 炙甘草一二钱
升麻五七分，炒 白术一二钱，炒

水一盅半，煎七八分，温服。如兼阳气虚寒者，桂附、干姜，随宜佐用。如兼滑脱者，加乌梅二个，或文蛤七八分。

归脾汤济生 治思虑伤脾，不能摄血，致血妄行，或健忘、怔忡、惊悸、盗汗、嗜卧、少食，或大便不调，心脾疼痛，疟痢郁结，或因病用药失宜，克伐伤脾，以致变症者，最宜用之。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枣仁各二钱
远志 当归各一钱 木香 炙甘草各五分

水二盅，加龙眼肉七枚，煎七分，食远服。

景岳先生云：此汤之用木香，特因郁结疼痛者设，如无痛郁等症，必须除去木香，以避香燥，岂不于气虚血动者为尤善乎？又远志味辛，气升而散，凡多汗而躁热者，亦宜酌用。

加味归脾汤薛氏 治脾经血虚发热等症。即前方加柴胡、山梔各一钱。

生脉散医录 治热伤元气，肢体倦怠，气短口渴，汗出不止，或金为火制水失所生，而致咳嗽喘促，肢体痿弱，脚软眼黑等症。

人参五钱 麦冬 五味各三钱

水煎服。

百合固金汤

熟地 生地 麦冬 当归 芍药 百合 贝母 元参 桔梗 甘草

乌贼鱼骨丸内经 治血枯经闭。

乌贼鱼骨四两，去甲 蘼茹一两，即茜根

上为末，以雀卵捣丸小豆大，每服五丸或十丸，鲍鱼煎汤下，以饭压之。鲍鱼即今之淡干鱼也。

五物煎新方 治妇人血虚凝滞，蓄积不行，小腹痛急，产难经滞，及痘疮血虚寒滞等症。

当归三五七钱 熟地三四钱 芍药二钱 川芎一钱 肉桂一二三钱

水一盅半，煎服。兼胃寒或呕恶者，加干姜炮用。水道不利，加泽泻或猪苓。气滞者，加香附或丁香、木香、砂仁、乌药之类。

理中汤仲景 治太阴病，自利不渴，阴寒腹痛，短气咳嗽，霍乱呕吐，饮食难化，胸膈噎塞，或疟疾，瘴气，瘟疫，中气虚损，久不能愈，或中虚生痰等症。

人参 白术炒 干姜炒 炙甘草各三钱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丸鸡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为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数切，用水八升，煎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

理阴煎新方 此理中汤之变方也。凡脾肾中虚等症，宜刚燥者，当用理中六君之类；宜温润者，当用理阴大营之类。欲知调补，当先察此。此方通治真阴虚弱，胀满呕啰，痰饮恶心，吐泻腹痛，妇人经迟血滞等症。

熟地三五七钱或一二两 当归二三钱或五七钱
炙甘草一二钱 干姜一二三钱，炒黄 或加桂一二钱。

水二盅,煎七八分,热服。若治脾肾两虚,水泛为痰,或呕或胀者,加茯苓一钱半,或加白芥子五分以行之。若泄泻不止,及肾泄者,少用当归,或并去之,加山药、扁豆、吴茱萸、破故、肉豆蔻、附子之属。若腰腹有痛,加杜仲、枸杞。若腹有胀滞疼痛,加陈皮、木香、砂仁之属。

四味回阳饮新方 治元阳虚脱,危在顷刻者。

人参一二两 制附子二三钱 炙甘草 一钱 炮干姜二三钱

水二盅,武火煎七八分,温服,徐徐饮之。

六味回阳饮新方 治阴阳将脱等症。

人参一二两或数钱 制附子 炮干姜各二三钱 熟地五钱或一两 归身三钱,泄泻或血动者,代以冬术,多多益善 炙甘草一钱

水二盅,武火煎七八分,温服。如肉振汗多者,加炙黄芪四五钱,或一两,或冬术三五钱。如泄泻者,加乌梅二枚,或北五味二十粒亦可。如虚阳上浮者,加茯苓二钱。如肝经郁滞者,加肉桂二三钱。

温胃饮新方 治中寒呕吐,吞酸泄泻,不思饮食,及妇人脏寒呕恶,胎气不安等症。

人参 二三钱或一两 白术 一二钱或一两,炒 扁豆二钱,炒 陈皮 一钱,或不用 干姜一二三钱,炒 焦 炙甘草 一钱 当归 一钱,滑泄者不用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下寒带浊者,加破故纸一钱。如气滞或兼胸腹痛者,加藿香、丁香、木香、白豆蔻、砂仁、白芥子之属。如兼外邪及肝肾之病者,加桂枝、肉桂,甚者,加柴胡。如脾气陷而身热者,加升麻五七分。如水泛为痰而胸腹痞满者,加茯苓一二钱。如脾胃虚极,大呕大吐,不能止者,倍用参术,仍加胡椒二三分许,煎熟徐徐服之。

镇阴煎新方 治阴虚于下,格阳于上,则真阳失守,血随而溢,以致大吐大衄,六脉细脱,手足厥冷,危在顷刻,而血不能止者,速宜用此,使孤阳有归,则血自安也。如治格阳喉痹上热者,当以此汤冷服。

熟地一二两 牛膝 一钱 甘草 一钱,炙 泽泻 一钱半 肉桂 一钱 制附子 五七分或一二三钱

水二盅,速煎服。如兼呕恶者,加干姜炒黄一二钱。如气脱倦言,而脉弱极者,宜速速多加人参,随宜用之。

寿脾煎新方 一名摄营煎。治脾虚不能摄血等症,凡忧思郁怒、结劳,及误用攻伐等药,犯损脾阴,以致中气亏陷,神魂不宁,大便脱血不止,或妇人无火崩淋等症。凡兼呕恶,尤为危候,速宜用此。单救脾气,则统摄固而血自归源。此归脾汤之变方,其效如神。若犯此症,而再用寒凉,则胃气必脱,无不即毙者。

白术 二钱 当归 二钱 山药 二钱 枣仁 一钱半 炙甘草 一钱 远志 二五分,制 炮干姜 一二三钱 莲肉 二十粒,去心炒 人参 随宜 一钱,急者用一两

水二盅煎服。如血未止,加乌梅二个。凡畏酸者,不可用,或加地榆一钱半亦可。滑脱不禁者,加醋炒文蛤一钱。下焦虚滑不禁,加鹿角霜二钱为末,搅入药中服之。气虚甚者,加炙黄芪二三钱。气陷而坠者,加炒升麻五七分。或白芷亦可。兼溏泄者,加补骨脂一钱炒用。阳虚畏寒者,加制附子一二三钱。血去过多,阴虚气馁,心跳不宁者,加熟地七八钱,或一二两。

一气丹新方 治脾肾虚寒,不时易泻,腹痛阳痿,怯寒等症。此即参附汤之变方。

人参 制附子各等分

炼白蜜丸如绿豆大,每用滚白汤送下三五分,或一钱。凡药饵不便之处,或随途次,随带此丹最妙。

六气煎新方 治男妇阳气虚寒等症。

黄芪 炙 肉桂 人参 白术 当归 炙甘草

水煎服。

保阴煎新方 治男妇带浊遗淋,色赤带血,脉滑多热,便血不止,及血崩血淋,或经期太早,凡一切阴虚内热动血等症。

生地 熟地 芍药 各二钱 山药 川续

断 黄芩 黄柏各钱半 生甘草一钱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小水多热，或兼怒火动血者，加焦栀子一二钱。如夜热身热，加地骨皮钱五分。如肺热多汗者，加麦冬、枣仁。恐枣仁与肺热非宜，不如用桑叶为妥。如血热甚者，加黄连一钱五分。如血虚血滞，筋骨肿痛者，加当归二三钱。如气滞而痛，去熟地，加陈皮、青皮、丹皮、香附之属。如血脱血滑，及便血久不止者，加地榆一二钱，或乌梅一二个，或百药煎一二钱，文蛤亦可。

如少年或血气正盛者，不必用熟地、山药。如肢节筋骨疼痛或肿者，加秦艽、丹皮各一二钱。

抽薪饮新方 治诸凡火炽盛而不宜补者。

黄芩 石斛 木通 栀子 黄柏各一二钱 枳壳钱半 泽泻钱半 细甘草三分

水一盅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内热甚者，冷服更佳。如热在经络肌肤者，加连翘天花粉以解之。热在血分大小肠者，加槐蕊、黄连以清之。热在阳明，头面或躁烦便实者，加生石膏以降之。热在下焦小水痛涩者，加草龙胆、车前以利之。热在阴分津液不足者，加门冬、生地、芍药之类以滋之。热在肠胃实结者，加大黄、芒硝以通之。

徙薪饮新方 治三焦凡火，一切内热，渐觉而未甚者，先宜清以此剂，其甚者，宜抽薪饮。

陈皮八分 黄芩二钱 麦冬 芍药 黄柏 茯苓 牡丹皮各钱半

水一盅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多郁气逆伤肝，胁肋疼痛，或致动血者，加青皮、栀子。

清化饮新方 治血热妄行，阴亏，诸火不清等症。

芍药 麦冬各二钱 丹皮 茯苓 黄芩 生地各二三钱 石斛一钱

水一盅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觉骨蒸多汗者，加地骨皮一钱五分。热甚而渴或头痛者，加石膏一二三钱。下热便涩者，加木通一

二钱，或黄柏、栀子，皆可随症用之。如兼外邪发热，加柴胡一二钱。

秦艽鳖甲散 治风劳骨热盗汗。

秦艽 知母 当归 鳖甲 乌梅 青蒿 柴胡 地骨

柴胡梅连丸 治同上。

柴胡 前胡 乌梅 胡连 猪脂 猪髓 童便 韭白

逍遥饮新方 治妇人思郁过度，致伤心脾，冲任之源，血气日枯，渐至经脉不调者。

当归二三钱 芍药钱半 熟地三五钱 枣仁二钱，炒 茯神钱半 远志三五分，制 炙甘草一钱 陈皮八分

水二盅，煎七分，食远温服。如气虚者，加人参一二钱。如经水过期兼痛滞者，加酒炒香附一二钱。

金水六君煎新方 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或年迈阴虚，血气不足，外受风寒，咳嗽呕恶，多痰喘急等症，神效。

当归二钱 熟地三五钱 陈皮钱半 半夏二钱 茯苓二钱 炙甘草一钱

水二盅，生姜三五七片，煎七八分，食远温服。如大便不实而多湿者，去当归，加山药。如痰盛气滞，胸胁不快者，加白芥子七八分。如阴寒盛面嗽不愈者，加细辛五七分。如兼表邪寒热者，加柴胡一二钱。

贝母丸新方 消痰热，润肺止咳，或肺癰肺痿，乃治标之妙剂。

贝母一两，为末，用沙糖或蜜，和丸龙眼大，或噙化，或嚼服之。若欲劫止久嗽，每贝母一两，宜加百药煎、蓬砂、天竺黄各一钱，佐之尤妙。如无百药煎，即炒醋文蛤一钱亦可，或粟壳亦可酌用。若治肺癰，宜加白矾一钱，同贝母丸服，如前最妙。

一柴胡饮新方 一为水数，从寒散也。凡感四时不正之气，或为发热，或为寒热，或因劳因怒，或妇人热入血室，或产后经后，因冒风寒，以致寒热如疟等症，但外有邪而内兼火者，须从凉散，宜此主之。

柴胡二三钱 黄芩钱半 芍药一钱 生地
陈皮各钱半 甘草八分

水一盅半,煎七八分,温服。如内热甚者,加连翘一二钱随宜。如外邪甚者,加防风一钱佐之。如邪结在胸而痞满者,去生地,加枳实一二钱。如热在阳明而兼渴者,加天花粉或葛根一二钱,热甚者,加知母、石膏亦可。

二柴胡饮新方 二为火数,从温散也。凡遇四时外感,或其人元气充实,脏气素平无火,或时逢寒胜之令,本无内热等症者,皆不宜妄投凉药,以致寒滞不散,宜此主之。

陈皮一钱五分 半夏二钱 细辛一钱 厚朴钱五分 生姜三五七片 柴胡一钱半或二三钱 甘草八分

水一盅半,煎七八分,温服。如邪盛者,可加羌活、白芷、防风、紫苏之属,择而用之。如头痛不止者,加川芎一二钱。如多湿者,加苍术。如阴寒气胜,必加麻黄一二钱,或兼桂枝。不必疑也。

三柴胡饮新方 三为木数,从肝经血分也。凡人素禀阴分不足,或肝经血少,而偶感风寒者,或感邪不深,可兼补而散者,或病后产后感冒,有不得不从解散,而血气虚弱,不能外达者,宜此主之。

柴胡二三钱 芍药钱半 炙甘草一钱 陈皮一钱 生姜五七片 当归二钱,清泄者易以熟地

水一盅半,煎七八分,温服。如微寒咳呕者,加半夏一二钱。

四柴胡饮新方 四为金数,从气分也。凡人元气不足,或忍饥劳倦,而外感风寒,六脉紧数微细,正不胜邪等症,必须培助元气,兼之解散,庶可保全,宜此主之。

柴胡二三钱 炙甘草一钱 生姜三五七片 当归二三钱,泻者少用 人参二三钱或五七钱,酌而用之

水二盅,煎七八分,温服。如胸膈滞闷者,加陈皮一钱。

五柴胡饮新方 五为土数,从脾胃也。脾

土为五脏之本,凡中气不足,而外邪有不散者,非此不可。此与四柴胡饮相表里,但四柴胡饮止调气分,此则兼培血气,以逐寒邪,尤切于时用者也,神效不可尽述。

柴胡一二三钱 当归一二三钱 熟地三五钱 白术二三钱 芍药钱半,炒用 炙甘草一钱 陈皮酌用或不必用

水一盅半,煎七分,食远热服。寒胜无火者,减芍药,加生姜三五七片,或炮干姜一二钱,或再加桂枝一二钱,则更妙。脾滞者,减白术。气虚者,加人参随宜。腰痛者,加杜仲。头痛者,加川芎。劳倦伤脾阳虚者,加升麻一钱。

正柴胡饮新方 凡外感风寒,发热恶寒,头疼身痛,痄疟初起等症,凡血气平和,宜从平散者,此方主之。

柴胡二三钱 防己一钱 陈皮钱半 芍药二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五片

水一盅半,煎七八分,热服。如头痛者,加川芎一钱。如热而兼渴者,加葛根一二钱。如呕恶者,加半夏一钱五分。如湿胜者,加苍术一钱。如胸腹有微滞者,加厚朴一钱。如寒气胜而邪不易解者,加麻黄一二三钱,去浮沫服之,或苏叶亦可。

柴陈煎新方 治伤风兼寒,咳嗽发热,痞满多痰等症。

柴胡二三钱 陈皮钱半 半夏二钱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五七片

水一盅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寒胜者,加细辛七八分。如风胜气滞者,加苏叶一钱五分。如冬月寒甚者,加麻黄一钱五分。气逆多嗽者,加杏仁一钱。痞满气滞者,加白芥子五七分。

麦煎散

鳖甲 干漆 大黄 生地 柴胡 赤苓 石膏 白术 甘草 小麦

思则火结心包,加常山以开其结。

《虚损启微》终

何氏虚劳心传

〔清〕 何嗣宗 撰著

《何氏虚劳心传》提要

清·何炫撰，炫字嗣宗，云间人。首列虚劳总论，其云虚劳之证，无外邪相干，皆由内伤脏腑所致。如酒伤肺，温热熏蒸，则肺阴消烁；色伤肾，精室空虚，则相火无制；思虑伤神，神伤血耗，则心火易炎；劳倦伤脾，最能生热，热则内伐真阴；怒气伤肝，郁怒则肝火内炽而灼血，大怒则肝火上冲而吐血。此五者，皆能劳其精血。《道经》云：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阴虚则内热生，而成虚劳之症，大约酒色成劳者多。童子患此者，则由先天禀受不足，师尼寡妇室女思欲不遂，气血郁结，亦能致此。此论其成劳之原，至于证状多端，不及尽述。其如病有七传，其治有七误，其一、引火归元之误。其二、理中温补之误。其三、参、芪助火之误。其四、苦寒泻火之误。其五、二陈消痰之误。其六、辛剂发散之误。其七、治疗过时之误。皆条分缕析，详辨其致误之由。盖治之甚难，有三大要焉：一曰补肾水，二曰培脾土，三曰慎调摄。今观世人之患斯病者多，而保之者少，以病者治之不早，医者治之不善也。故特发明阴虚成病之因，次及方书之混列，更推其真阴易虚之故，以及标本传乘并治之误，而终之以治要，其指归如是，非敢矫当世之偏，实本诸先哲及先世之发明，及余生平之经验，合之以为心传云。他如察脉法，辨死候，虚劳所宜，饮食药物及养生之法，虚劳所忌，饮食诸物及却病之方，列虚劳选方二十方，自制二方，每方先列主治证候，次药方，次兼证，加减法，次发明方义，及宜忌之症。变通化裁，尤赖心领神会之机巧，名家虚劳验案，有法中之法，法外之法。凡用药须活泼地，如珠走盘，心灵智巧，随机应变，则成道矣。

以上六种，为虚劳丛刊之一集，俾便治虚劳专家之研究，故别为一编，其他内科类各书，附论虚劳经验，名论尤多，亦宜参考。



何氏虚劳心传

清 云间 何 炫嗣宗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虚劳总论

虚劳之症，无外邪相干，皆由内伤脏腑所致。如酒伤肺，湿热熏蒸，则肺阴消烁；色伤肾，精室空虚，则相火无制；思虑伤神，神伤血耗，则心火易炎；劳倦伤脾，最能生热，热则内伐真阴；怒气伤肝，郁怒则肝火内炽而灼血，大怒则肝火上冲而吐血。此五者，皆能劳其精血。《道经》云：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阴虚则内热生而成虚劳之症。大约酒色成劳者多，然有童子亦患此者，则由于先天禀受之不足，而禀于母气者尤多。其师尼、寡妇、室女，思欲不遂，气血郁结，以致寒热如疟，朝凉暮热，饮食不思，经期不准，或闭绝不行，成此病者甚多，多由郁火所蒸而致。方书之言虚劳，皆言气虚、血虚、阳虚、阴虚，混同立治。是以学者，漫无指归。不知气虚者，面目无神，语言轻微，四肢无力，脉来微弱；阳虚者，体冷畏寒，手足逆冷，溺清溲泄，脉沉小迟，可投温补。故谓虚劳之，可服参、芪受补者，为可治，气虚阳虚之症也；虚劳之不能服参芪不受补者，为不可治，血虚、阴虚之症也。虽血脱有补气之法，此指卒暴失血，素非血虚之人。如新产症之类，皆非所论于血因火燥致虚之症。夫火之所以燥者，水虚无以制之也，故经曰：一水不能胜五火。五火者，五志之火也；一水者，肾中真阴之水，即精也。人生全盛之数，前后止二十余年耳！故丹溪引日月之盈亏，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王节斋亦以为阴虚成病，十之八九，阳虚成病，百无一二。盖

以节欲少，纵欲者多耳！夫人但知纵欲劳精，孰知阴精日损，饮食无味，转劳转虚，脉从内变，色不外华，其为病也。在肾则为腰脊腿胫酸软，或攸隐而痛，为骨蒸内热盗汗，或至夜发热，为遍身骨疼，或疼痛如折，为梦遗滑泄，为耳中鸣，足心热。在心则为惊悸怔忡，为掌中干热，为虚烦无寐，为魔梦不宁，为口苦舌干，为口舌糜烂。在肺则为咳嗽多痰，或干咳少痰，为胸满气逆，或喘或促，为两颧红若脂，为鼻中气如火，为咳血衄血，甚则吐白沫，一边不能睡，咽痛喉烂，声嘶音哑。在肝则为寒热如疟，为颈项瘰癧，为胁肋作胀作疼，为两目或涩或痛，为头晕眼花，为多怒，为吐血。在脾则为饮食少思，恶心呕吐，为胀满腹痛，食不消化，为肠鸣泄泻，肌肉消瘦。皆五脏虚劳之本症。经云：治病求其本。须审其因何致损？何脏受伤？如因于色者，则知其伤在肾，纵有他经现症，亦当以补肾为主，而兼治他经之症。其因于酒者，又当以清肺为先。标本既审，而病之传变，尤宜熟察。如肾传心，心传肺，五脏相传，必侮而乘之，谓之贼克，大凶之兆。经云：诸病以次传者死。谓五脏克遍也。《难经》云：七传者死。诸病始于肾，而脾又传肾，谓六经已尽，一脏不可再伤也。如肾病不传心而传肺，此间一脏，以子病及母也。如不传心肺而传肝，此间二脏，以母病及子也。如不传心肺肝而传脾，此间三脏而传于己之所不胜，所谓轻而侮之也。传乘不明，岂能治病！世医不知阴虚者，多将气血阴阳模糊调治，岂不误哉？试言之，其误有七：一、引火归元之误。命门之龙火，谓之真阳。如果衰弱，肾中阴盛，龙

火不能安其位,浮越于上,而为上焦假热,面赤、烦躁、口渴,其则舌苔。但口虽渴而不欲饮水,苔虽有而舌必滑软,小便清长,足冷过膝,其右尺必沉小而迟,或浮大无根,此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之假症。如夏至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也。正宜八味之属,引之归元。如冬至一阳生,而地中水暖,龙归大海也。至若虚劳症,是因肾水真阴虚热,水不摄火,火因上炎,而致面赤唇红,口鼻出血,齿痛、齿浮、齿衄,种种上焦虚热之症,虽亦龙火上炎,与浮阳上泛不同,纵有下部恶寒足冷,此因虚火上升所致,非真阳衰而然,故小便必黄赤,脉必带数,有内热的症之可据。误用桂附引火归元之法,是抱薪救火,上焦愈热,而咳嗽燥渴,咽痛喉烂诸症至矣。二、理中温补之误。如果虚寒腹痛绵绵,痛无增减,喜热手按,热饮食,虚寒泄泻,水谷不化,而澄澈清冷,必有虚寒之脉症可凭,然后用之有效。今人一见胀满腹痛,食不消化,肠鸣泄泻等症,便认为虚寒,而投以白术之香燥,又济以干姜之辛热。不知虚劳之症,患在伤阴,再补其阳,则阳益亢而阴益竭,是促之也。更有见其胀满泄泻,遂引经文。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腹胀。而用补中益气,以升清降浊。误施升柴,反促阴火上逆,以致咳嗽增,吐衄至,而危亡见矣。三、参、芪助火之误。夫肺脉按之虚而不数,肺中不热,参芪可受,故有土旺生金,弗拘保肺之说。而今火已烁金而咳矣,火蒸津液而化为浓痰矣!君相亢甚,而血随上逆矣,犹引无阳则阴无以生,虚火可补参、芪之属,富贵之家,大剂投之,因之阳火愈亢而金益伤矣。四、苦寒泻火之误。实火为病,可以苦寒直折之,然须热去即止,不可过用。虚火阴亏,岂知、柏苦寒之剂所可清?非惟不能清火热,抑且有损真阴,徒败胃气,食少泄多,将何疗治?甚者见其大便燥结,则用硝、黄以通之,不知肾主二便,更主精液,肾之精液即竭,自然不能濡润。滋其阴,润其燥,而便自通。彼既虚之阴,岂能胜硝、黄之攻击乎?故士材之论,人徒从其温补,

岂知其深戒苦寒之不可妄用也。五、二陈消痰之误。脾痰为湿痰,滑而易出,或稀如饮水,湿者燥之,半夏为正治之药。若阴水不足,阴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肃下行,由是津液凝浊,不生血而生痰,此当以润剂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痰自清矣。二陈岂可轻用哉!六、辛剂发散之误。世之真阴虚而发热者,十之六七,亦与外感无异。火逆冲上,则头胀微痛;火升壅肺,则有鼻塞;阴虚阳陷入里,则洒淅恶寒;阴虚阳无所附,则浮越肌表发热。但其发时,必在午后,先洒淅恶寒,少顷发热,热至鸡鸣,寅卯时盗汗出而身凉,或不微寒,而但午后发热,必现前列肾虚诸症,或兼唇红颧赤,口渴烦躁,六脉弦数,或虚数无力,此宜大剂补阴,如保阴六味之属。若认为外感,而用风药以表散之,则魄汗淋漓,诸虚蜂起。或有失血之人,表之无汗,所谓夺血者,无汗也,若强发之,血必从口鼻中出,为下厥上竭之症,难治矣。今人一见发热,便用表散,更以为邪尚未清,禁其饮食,以致胃气馁败,至于不起,能不为之寒心哉!七、治疗过时之误。上古治未病,如劳神者常养其心,劳倦者常补其脾,多怒者常滋其肝血,多饮者常清其肺热,好色者峻补其肾水,及病之方萌,即为补救。今人以内热之症而忽之,虚症渐见,犹不求治,自恃饮食如常,毫不加意,迨至病日深而后求治,亦已晚矣。盖治之甚难,有三人要焉:一曰补肾水。夫肾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液皆归于精,而五精皆统于肾。肾有精室,是即命门,精藏于此,气化于此。精即阴中之水也,气即阴中之水火也,故命门之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然火不患其衰,水则患其少。王节斋云:少年肾水正旺,似不必补,然施泄太过,岂能充满?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斫丧太多,岂能复实?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孤阳。凡人自少至老,所生疾病,大半由于真阴不足。即童子禀赋弱者,幼即填补,亦有可复之天。所以补阴之药,人生一日不可缺,况虚劳之因入房太甚而得者乎!故保阴、

六味、左归之属，皆甘寒滋水添精之品，补阴以配阳，正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滋其阴则火自降，譬之残灯火焰，添油则焰光自小也。然须制大剂长久服之，盖益阴之药，必无旦夕之效，以阴无速补之法也。若因于酒者，清金润荣为主，而保阴之属，仍不可废。何则？好饮之人，仍有不思虚劳者，以肾水不虚也。虚则心寡于畏，而复灼久伤之，肺焉得不病？补北方所以泻南方也。因于思虑者，清心养血为主，而保阴之属，仍不可废，所谓水壮而火熄，弗急急于泻心是也。因于劳倦者，培补脾阴为主，而佐以保阴之剂。经云：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故知劳倦伤脾内热者，必及于肾也。若忿怒伤肝动血，保阴六味为正治之品，盖水旺则龙火不炎，而雷火亦不炎，乃肾肝同治之法也。二曰培脾土。脾胃为后天之本。经云：安谷则昌。盖饮食多，自能化精生血。虽有邪热，药得治之，久则火自降而阴自复。若脾胃一损，则血不生，而阴不足以配阳。故越人归重脾胃，而言一损损于肺，皮聚毛落；二损损于心，血脉不能荣养脏腑；三损损于脾，饮食不为肌肤；四损损于肝，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肾，骨痿不能起于床。从上而下者，过于胃则不治，至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而上者，过于脾则不治，至皮聚毛落者死。所以仲景治虚劳，惟用甘药建立中气，以生血化精，为复虚劳之良法。又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旨味，非独药也，五谷之味，皆味也。补以味而节其劳，则渐有余矣。经云：阴阳形气俱不足者，调以甘药。盖脾胃之强弱，动关五脏，况土强则金旺，金旺则水充。又男子以脾胃为生身之本，女子以心脾为立命之根，故治虚劳者，无论何脏致损，皆当以调脾胃为主。三曰慎调摄。虚劳之因于酒色者固多，其因于忧思郁怒者亦不少。如僧尼寡妇，童男室女，及不得意之人，必须消遣情怀，善于自解，非全仗草木之力也。今人患此者，徒恃药力，不知屏欲，间者有知戒酒色而不知节劳逸，能节劳逸，而于

七情多所难释。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随气亡。故广成子曰：必静必清，毋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斯言可谓虚劳调摄之良法也。今观世人之患之者多，而保之者少，以病者治之不早，医者治之不善也。故特发明阴虚成病之因，次及方书之混列，更推其真阴易虚之故，以及标本传乘并治之误，而终之以治要。其指归如是，非敢矫当世之偏，实本诸先哲及先世之发明，余生平之经验合之，以为心传云尔！

脉 法

劳极诸虚，浮软微弱虚症宜见虚脉为顺。十败双弦，两手俱弦，木克土败。若左手脉细，右手浮大劲急，亦木克土败，而主死也。知之。火炎则数，劳症必带虚数，所以难治，若六至以上必死。骨蒸发热，脉数为虚，虚数二脉，是其本象。热而涩小，必殒其躯，发热脉静，不可救药。气结或代，亦死何疑！失血诸症，脉必见芤，缓小可喜，身凉脉静易治。数大堪忧，身热脉大者，为难治。

死 候

虚劳不能服参、芪，不受补者死。劳嗽声哑者死。一边不能睡者死。皆肺败之征。久泻及大肉去者死。脾败之征。嗽不止而白血出者死。金受火刑，伤极则血竭于肺，乃为白沫、白涎、白液、涎沫虽白，实血所化。一谓白血浅红色，而似肉，似肺者。劳嗽久而咽痛无声，此为上传上；不嗽不疼，久而溺浊脱精，此为上传下，皆死。吐血若咳逆上气，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

虚劳所宜饮食药物。及养生之法。

白花百合汤、麦冬汤，取其清肺止嗽。真玉露霜，取其消痰解热，人乳为补阴神品。童便乃降火仙方。甘梨生食能消火，蒸熟则滋阴。苡仁汤，肺热脾虚所当用。莲心芡实粳米粥，遗精泄泻最宜求。扁豆枣汤，专补脾胃。龙眼肉汤，兼养心脾。猪脊髓、鳔鱼胶，填精益

髓。同鸡鸭诸物中煮烂尤佳,燕窝亦好。凤头白鸭乌骨白鸡,补阴除蒸。猪肺煎白芨末,保肺止血。丸如回生六味、左归、乳金、四圣、固本之属。膏如清金、清宁、白凤、坤髓、集灵、卫生、琼玉之属。或间用汤液以治之。如内热甚,或发寒热,则用保阴六味,妇女或间用逍遥散。咳甚用清金,或间用噤化。吐血用仲淳验方。心跳善惊,虚烦无寐,则用天王补心丹,或脾胃虚弱,兼用归脾。食少便泻,量用资生。果系干血劳症,审之的确,可用大黄廑虫之属。传尸劳,癰肝无疑也。

虚劳所忌饮食诸物,及却病之方。

烟为辛热之魁,酒为湿热之最。凡姜、椒、芥、蒜,及一切辛热之品,热能伤阴,断不可用。并生冷、滑肠、坚硬之物宜戒,恐伤脾胃也。又当戒色、戒怒、解忧、免劳为第一。经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故欲心一动,相火翕起,虽不交会,精已暗耗,况近色乎?又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又曰:忧愁则气闭不行。又曰:思则气结。又曰:烦劳太过,则气张于外,精绝于内,阳扰阴亏之故也。切忌火灸。仲景曰:微数之脉,慎不可灸。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选 方

保阴煎 治真阴虚,相火炽而发热,其热在午后子前。属阴分,或皮寒骨蒸。骨髓空虚,火陷骨中,则热中不已。汗者,乃三焦相火为病,无汗者乃心包相火也。五心常热,鼻中干燥,唇红颧赤,口苦舌干,皆内热之征也。耳鸣目眩,腰膝酸软,四肢无力,倦怠嗜卧,皆精血虚损内伤之故。大便燥结小便黄赤。内热。六脉弦数,或虚或无力。皆虚损的症,不必吐血咳嗽也。故有吐血咳嗽症,而无上文之内热虚症,脉数仍非虚劳,不可不辨。若病久饮食少思,大便溏泄,脾胃伤之故也。午后洒淅恶寒,少顷发热,或至鸡鸣,寅卯时分盗汗出而解,并以此方,或六味、左归加减治之。

熟地三钱至一两 生地二三四钱,二地补肾阴,培其根本 麦冬三四五钱,清肺降火 天冬二钱,二冬清其母气 牛膝酒蒸,三四五钱 茯苓二钱,引火下行 山药蒸用,三四五钱,同茯苓以补脾

玉竹五六钱,治虚损寒热,一切不足,用代参、芪 鳖甲退劳热在骨及阴虚寒热往来之上品 龟甲补肾阴,退骨蒸 甲酥炙,各三钱至一两,加桂圆肉十枚至三十枚,入人乳牛乳各一杯,骨蒸内热,有汗加骨皮二钱,无汗加丹皮一钱五分,腰痛加枸杞三钱至八钱,杜仲一钱,余用猪腰子一枚、猪脊髓五钱至八钱,五味一分至一钱,怔忡不寐,加枣仁倍桂圆肉。咳嗽加桑白皮蜜炙,二三钱、枇杷叶刷去毛,蜜炙,二大片、白花百合一二两,有痰加贝母二三钱,有血加藕汁一杯,或童便一杯。食少加苡仁炒,五钱至一两。泄泻去生地天冬乳汁,加白芍炒,三四钱、大枣莲肉二三十粒、萸肉或用石斛煎汤煎药。肺经无热,肺脉按之无力者,量加入参。

古方有人参固本丸,人参二两、二地二冬各四两是也。固本丸、加牛膝枸杞七味均分,即集灵膏也。

此方君以甘寒滋阴添精之品,所谓损其肾者,益其精也。臣以二冬,保金而滋其生化之源,恐太沉阴濡润,而又佐以甘平补脾之剂,顾其中气,备加减之法,以善其用。

六味地黄丸 治阴虚肾水不足,发热作渴。阴虚则发热,津液少则作渴。气壅痰嗽,肾虚不能纳气归根,故气壅于上,火蒸津液凝结成痰,嗽者,水虚而火上刑金也。头目晕眩,眼花耳聋,龙火炎,则雷火亦发。肝血虚而为眩为花,阴虚痰火上升,故耳聋。咽燥舌痛,齿牙不固,喉咽、舌本,皆肾脉之所过,肾主骨,肉乃骨之余,肾之标也。精髓枯而髓骨失润,则齿动摇,譬之儿败木枯则榘宽,湿则紧。腰脊腿胫酸疼。腰为肾之府,肾脉循内踝上膈内,至股内后廉贯脊精水竭,故酸软疼痛也。齿衄便红吐血,凡见血为热症,由君火相火亢甚,于是煎迫而越出于诸窍之中也。盗汗失音,寐属阳,寐属阴,阴虚则汗从寐中盗出,闭脏失职也。肾虚脉不上循喉咬挟舌本,故失音。水泛为痰,阴虚火动,则水沸泛上而为痰。小便淋闭,淋者,淋涩而痛;闭者,不通也。肾司开合,虚则失职。《金匱》云: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闭。梦遗精滑,阴虚而君相妄动也。足心干热,脚跟作痛,肾脉走足心,入跟内故也。经水不调,血枯闭绝。冲任二脉

损伤之故也。

熟地补髓填精，用八两。萸肉补肾气，固元精，四两。山药入手太阴能润皮肤，清虚热，补水之上源，以金为水母故也。四两。丹皮治手足少阴伏火，三两。茯苓淡渗，以降阳中之阳，三两。泽泻咸渗以降阴中之阴，三两。加麦冬、滋燥金而清水源，六两，五味子土能收耗散之肺气，下能滋不足之肾水也。三两，名八仙长寿丸。再加人参，是合生脉也。炼蜜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淡盐汤下四五钱，若煎服则制小其剂。发热作渴，加鳖甲、二冬、花粉。气壅加沉香、砂仁、麦冬。痰嗽加贝母、花粉、百合、麦冬。眩晕加甘菊、钩藤、枸杞。耳鸣耳聋，加磁石、羊肾、花粉。咽燥舌痛，加二冬、元参。齿牙不固，加麋茸、猪、牛脊髓，麦冬、五味。腰痛加枸杞、杜仲。麋角，汤内镑，酒焙亦可。龟甲，汤内炙用，丸中煎膏。腿胫酸疼亦如之，再加牛膝虎胫。齿缝牙龈出血，加麦冬、童便、骨碎补，麦冬煎汤频频漱之。便血，加麦冬、龟甲、五味、白芍，不止宜补胃气，更宜加人参。溺血若痛者为血淋，加牛膝。如阴茎时举，溺管胀痛者，再加黄柏知母，不痛者为尿血，加麦冬、白芍、牛膝、降香，人童便、藕汁、人参、茅根汁各一杯和服。盗汗加枣仁、五味、白芍、圆肉。失音加麦冬、生鸡子、人乳、竹沥、梨汁。水泛为痰，倍茯苓。小便淋闭，俱加二冬、牛膝此味为君、车前。茎中痛加甘草梢。梦遗精滑，加莲须、五味、龙齿、牡蛎、鳔胶。相火盛，阳易举者，加盐炒黄柏。足心干热，加二冬、牛膝、龟甲。足跟作痛，加牛膝、鹿角、龟甲、虎胫骨。经水不调，血枯闭绝，参后归脾汤加减法。以上加减诸法，保阴左归仿此，此纯阴重味润下之方也。纯阴，肾之气；重味，肾之质；润下，肾之性。宋钱仲阳用此方治小儿齿迟语迟，脚软行迟，囟门不合，阴虚发热诸症，以皆属肾虚，缘小儿稚阳纯气，故以仲景八味丸去桂附，而但补其真阴，随手辄效。明·薛立斋因之悟大方阴虚，用丹溪补阴法不效，以此代之立效。薛氏加减之法甚多，即如本方去泽泻加黄芪，以合养血之奇。盖为发热作渴，小便不调，理无再竭，故去泽泻。又人生脉散，以生金滋水，虚

则补母之义，复合异功散以崇土生金，兼母之外家而补之，更其名曰人参补气汤。加减变合无穷，真如游龙戏海之妙，举一为例，学者当善悟其法，而以意通之，则不可胜用矣。赵养葵《医贯》一书，得力于《薛氏医案》，而益阐其义，触处旁通，外邪杂病，无不贯摄，而六味之用益广。试举其阴虚诸症所用，如云：世之真阴虚而发热者，十常六七，亦与外感无异，余于阴虚发热者，见其火热面赤，口渴烦躁，与大剂六味汤服之而愈。又云：阴虚火动，则水沸泛上为痰，其痰重浊白沫，与火衰水泛为痰，纯是清水者不同。动于肾者，犹龙火之出于海，龙兴面水附；动于肝者，犹雷火之发于地，雷出而雨随。用六味汤以滋阴降火，此不治痰之标，而治痰之本，既治其本，复宜补脾以制水，方为良法。又云：咳嗽必责之肺，以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而又归重于肾。人有咳嗽暴重，动引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冲而上者，此肾虚不能纳气归原，当以六味汤主之。毋徒从事于肺，以肺司出气，为气之主，肾司纳气，为气之本。又肾为肺之子，虚则补其子也。大凡阴虚咳嗽，起于房劳，火上刑金，咳则肺金必伤。余先以六味之类壮其水，使水升而火降，然后以参芪救被伤之肺，兼有虚则补母之义，一举两得之法也。若不先壮水以镇火，而遽投参芪以补阳，反使阳火愈旺，而金益受伤，岂药之罪哉？此所谓不识先后著者也。如火不降，则参芪始终难用，治阴虚之所以难也。又云：肾水虚则有火，有火则有痰，有痰则咳嗽，咳嗽甚则喘，宜六味丸加麦冬、五味、牛膝之属，大剂重饮。盖阴症发喘，去死不远，幸几希一线牵带，在命门之根，尚尔留连。善治者，惟以助元元，接直下镇坠之药，俾其返本归元，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太峻也。又云：阴虚喉痛，属少阴之病。少阴之火，烈如奔马，逆冲而上，到咽喉紧要之所，紧锁气郁，结而不得舒，或痛或肿，其症必内热，口干面赤，痰涎涌上，其尺脉必数而无力，须六味加麦冬五味，大剂饮之。褚氏所谓上病疗下也。又云：

阴虚失血一症,分言之,则有呕血吐血,或出于胃经,或出肝经;咯血,出于肾经,或出于心包;咳血,出于肝经;唾血,出于肾经,或出胃经;衄血,出于肺经,或出胃经;痰涎血者,出于脾经。合而言之,皆属于肾。盖肾中之真水干,则真火炎,血亦随火沸腾,故错经而妄行,越出诸窍。褚氏所谓服寒凉百不一生,饮溲溺百不一死。愚谓六味汤独补肾水,性不寒凉,不损脾胃,久服则水升火降而愈,又须人参补脾补胃药以收功。盖初时忌用人参者,不欲其补助阳气也,及火既归原,人参又所不禁,然亦宜同滋阴药中用之则善。又云:阴虚小便不通,因汗多,五内枯燥,膀胱原无水积,强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其可得乎?惟六味滋水,小水自来,切忌淡味渗泄之药。又云:阴虚之人,大便闭结者,是因肾之津液亏少,惟以六味加二冬人乳牛乳,滋阴润燥,而便自如常。又云:肾为阴主藏精,阴虚则精不藏;肝为阳主疏泄,阳强则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临不藏之精,故梦交即泄。惟用六味补水,总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沈氏谓因君心一动,相火随之,则成梦境,而气摇精泄,治法总不越补肾水,敛元精,安心神为主。余因世人喜用六味之方,而未能尽明用方之旨,故详及之。

左归丸 治症同。

熟地八两 萸肉蒸,四两 枸杞三两 菟丝子酒煮,焙干,三两 牛膝酒蒸,三两 山药人乳拌,蒸,四两 龟胶四两 鹿角胶四两,鹿角补阳,右肾精气不足者宜之。麋角补阴,左肾血液不足者宜之。节斋云:左尺常虚,右尺常旺。若左右兼补,依旧火胜于水,只补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余治真阴不足之症,每以麋角代之,若平人调理用之,俱酒化

上用胶丸如桐子大,空心服。煎膏服亦可。如真阴失守,虚火上炎者,宜用纯阴至静之剂,去枸杞、鹿角胶,加女贞子、麦冬三两。火灼肺金,干苦多痰者,加百合三两。夜热骨蒸,加骨皮三两。小水不利,加白茯苓三两。大便燥涩,去菟丝子,加肉苁蓉四两。血虚有滞者,加当归四两。凡五液皆生于肾,故凡属阴分之药,

亦无不走于肾。有谓必须引导者,皆所见之明耳。此方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凡精气大损,年力俱衰,真阴内乏,不能滋溉营卫,渐至衰羸,即从纯补,犹嫌不足,若加苓、泽渗利,未免减去补力,奏功为难,故群队补阴药中,更加龟鹿二胶,取其为血气之属,补之效捷耳。景岳云:余及中年,方悟补阴之理,因推广其义。而制左归大饮,但用六味之意,而不用品六味之方,活人应手之效,不能尽述。

左归饮 治症同。

熟地二三钱至一二两 萸肉一二钱,畏酸少用之 枸杞二钱,相火盛者,去之 山药二钱 茯苓一钱五分 甘草一钱,妙在此味,经所谓调以甘药也。肺热而烦,加麦冬二钱。肺热多嗽,加百合二钱。血少者,加当归二钱。血滞而热者,加丹参二钱。阴虚不宁者,加女贞子二钱。血热妄动者,加生地二钱。脾热易饥及多汗伤阴者,加白芍二钱。心热多燥者,加元参三钱。肾热骨蒸者,加骨皮二钱。津枯热渴者,加花粉二钱。上实下虚者,加牛膝二钱。以导之。本方加人参、当归,即补元煎。

回生丸白制 治虚劳等症。功在六味左归之上,不可忽者也。

熟地八两 萸肉四两 枸杞四两 菟丝子四两 牛膝补肾,酒蒸,四两 山药六两 茯苓四两,人乳拌蒸,晒,至加倍重用 白芍酒炒,四两 莲肉去心,六两 芡实略炒,四两 砂仁略炒,四两 麦冬去心,八两 枣仁略炒,六两 北五味敛肺,蜜水拌蒸,焙干,四两 圆眼肉养心,炙干,六两,煎膏倍用 莲须涩精,固胎,四两 麋角胶补真阴,四两 龟胶八两 龟甲胶退骨蒸,四两,俱用地黄汁溶化,用甲酥炙,六两 虎骨胶壮筋骨,四两,煎浓,麦冬汤溶化亦可 鳔胶牡蛎粉炒,八两 黄牛肉补脾胃,去油膜,十斤,熬膏 猪脊髓填精髓,三十条,去筋膜,捣烂蜜熬 紫河车膏峻补气血,吴球制大造丸用此,以其有夺造化之权,极夸其功效也。八两,制法:泔水洗净,隔汤煮熟,捣烂,干药拌匀,晒干

共二十四味,诸膏髓,丸如桐子大,空心圆眼汤下,或淡盐汤下,每服三四五钱。脾胃弱而难化者,煎膏服之。嫌其气腥,斟酌去之。

熬成或加入乳牛乳各十杯，猪髓倍之，糜角留之亦可也。若兼咳嗽者，不时兼服噉化丸，或清宁膏。有血兼饮自便。用麦冬、米仁煎汤，多饮小便自清白。此方补肾理脾保肺，兼而有之，补肾用熟地、萸肉、枸杞、菟丝子、牛膝，有理肺药以佐之，则不嫌其滋润。理脾用山药、茯苓、白芍、莲肉、芡实、砂仁者，以其无香燥伤阴之患，兼能入肾经也。砂仁似燥，然辛能润肾，且肾虚不能纳气归原，非此向导不济，更得滋阴药以君之，用之无虞矣。麦冬清肺，五味敛肺，皆所以保肺也。保肺金正以生肾水，理脾土亦为生金以生水也。枣仁、圆肉养心，一恐水虚而火旺耗血，一恐心虚而下不交肾。莲须涩精固肠，糜角补真阴，龟鳖二甲退骨蒸，猪脊膘胶填精髓，牛补脾胃，虎壮筋骨，河车峻补精血，是以血肉之物，补血肉之躯也，功效甚速也。嘉言云：虚劳之疾，百脉空虚，非粘腻之物，不能填实；精血枯涸，非滋阴之物，不能濡润。是以治虚劳，纵遇能消丸药之人，亦必兼膏服之，若脾弱者，尤为定法。内热甚重，加除蒸之品一二味，此方凡男妇阴虚欲成虚劳者，急宜服之。

清金散 自制 治阴虚咳嗽，或多痰，或干咳，或痰血红，或纯血。

麦冬三四钱 天冬润肺，二钱 白花百合保肺，一两，有血倍用 桑皮泻火，蜜炙，二钱，咳甚倍用 骨皮二钱，内热甚，加一钱 薄荷清热，一钱 花粉清痰，二钱 茯苓补脾，二钱 贝母二钱，痰多痰红倍用 枇杷叶降火，蜜炙，三大片，咳甚加 米仁补肺热，燥脾湿，五钱，食少有血倍用

入人乳、牛乳各一杯炒，煎成，加炼蜜或饴糖数匙，薄荷、贝母研细亦和匀其内，频频温服。酒客病加甘蔗汁半杯。有血加生地三四五钱、茅根四两、藕汁童便各一杯。

此润燥清金降气消痰之剂。凡阴虚咳嗽，酒客病最宜服之。若热甚痰多，大便燥结者，加梨汁半杯炖滚服。合本方人乳，此二味即接命丹也。能消痰降火，补虚生血，治虚损之症，以人补人，其妙无加。

加味清宁膏 治症同。

生地补阴，四两，酒拌略蒸 麦冬四两 白花百合八两，晒干，四两 桑白皮蜜炙，三两 款冬花二两 百部二两 玉竹补脾润肺，四两 薄荷清肺，二两 贝母清痰，二两 山药蒸熟，六两，以上三味研细入膏 桔梗一两 枇杷叶蜜炙，八两 橘红一两 米仁炒，八两，泄泻加四两 茯苓二两 白芍酒炒，二两 炙甘草一两 圆眼肉四两 大枣补脾，六两

十六味煎成膏，加饴糖白蜜各一斤，俱煎极熟收之，俟冷入薄荷、贝母、山药末拌匀，时时挑置口中噉化，或白汤调服亦可。临卧及睡觉噉之更佳。亦可小剂作煎饮，空心兼服保阴回生之属。

此方补阴清肺，益脾降气，消痰之剂。士材云：虚劳之所难者。如脾喜温燥，清肺则碍脾；肺喜清润，补脾则碍肺。惟燥热甚而能食不泻者，清肺为主，而参以补脾之品。倘虚羸而食少泄多，虽喘嗽不宁，但以补脾为要，清润之品，所宜斟酌。以脾有生肺之能，肺无扶脾之力，故制清宁膏一方而兼补脾阴之药。注云：润肺不碍脾，补脾不碍肺，以肺属金而法天，脾属土而法地。曰清宁者，脾肺兼理，取天清地宁之义也。愚以此方另添数味，投之辄效。用方者，弗以品多而去之可也。按经言肾病而谓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逆上气喘。盖阳根于阴，肾阴虚则阳无依，而上升为呕喘逆诸症。沈氏谓虚劳咳嗽，皆由阴虚阳盛，气为阳，气有余便是火。火性上炎，势必刑金。肝木挟心相二火上逆，反侮肺金，故咳嗽无度，至于黄昏肺气不能归纳肾间，夜咳愈甚，但肺为娇脏，咳伤肺膜，则痰中见血，火蒸精液，化为痰涎，痰火交结，咳逆无休，肺阴日衰，以致音哑声嘶，则不治矣。故初病之时，急宜降气消痰，调养脾胃，以生营卫，清润肺金，以生肾水，俾心火有制，不刑于肺，金水相生，阴火退伏，而咳自宁矣。古方治干咳嗽有琼玉膏，用生地四两、茯苓二两、人参六两、白蜜一斤，僵仙加琥珀、沉香各五钱，同参茯为末，隔汤再煮，自云神效异常。此虽以滋阴药为君，然

人参乃肺热所忌,宜酌用之。

噙化丸 治阴虚久嗽。噙化三冬橘贝杷,柿霜甘桔味天花,桑皮部菀元参薄,炼蜜丸如弹子夸。

麦冬去心,三两 天冬火灼肺燥,则喉中淫痒为咳嗽,故以二冬滋阴润燥,清金降火。去心,二两 桑皮火不乘金,则嗽自缓,故以桑皮泻肺之火。蜜炙,三两 款冬花辛温开豁,却不助火,三两 贝母去心,一两 百部润燥清热,兼能杀虫,去心,三两 薄荷叶辛能散热,凉能清利,三两 柿霜一两 花粉治嗽以理痰为要,故以贝母、柿霜润肺中燥痰,花粉治膈上之热痰。二两 橘红一两 枇杷叶蜜炙,二两 紫菀茸治痰以理气为先,二味皆下气,气降则火清,痰顺而嗽自止。一两 元参治胸中氤氲之气,无根之火,一两 五味咳久必耗气,用五味酸收之品,蜜炙,一两 桔梗一两 甘草咳属上焦,故用甘,桔为舟楫之济。炙,一两

共十六味,蜜丸如弹子大,不时噙化,临卧更佳,亦可作膏服。

此润燥清金,降气消痰而兼收敛之剂。仲淳所制,用治阴虚咳嗽不止者立应。愚谓世人患阴虚者多,如伤风咳嗽外邪已解,久而不愈,服之甚效。

天王补心丹 治忧愁思虑伤心,心为君主,心伤则神去,顷刻云亡。凡云心病皆包络受病,心血不足,神志不宁,心藏神,肾藏志,心肾不交,神志不宁。健忘怔忡,心跳善惊,皆心血虚之,故血虚则心生火,火则生痰,痰动心包,故惊跳及梦寐不宁。怔忡者,心中惕惕,恍惚不安,如人将捕之状也。虚烦无寐,肾水不上交,心火无所制,亦心血少之故,仲淳云:不寐,清心火为主。大便不利,心主血,心伤则血燥,而便难。小便短赤,心与小肠为表里,藏移热于府。咽干口渴,津液被灼,口舌生疮等症。心火上炎。

人参补心气,五钱,虚者量加也 当归养心血,一两 枣仁炒,四两 五味收心液,五钱 茯神二两 远志五钱 丹参安心神,五钱 生地四两 柏子仁二两 麦冬益心津,二两 天冬二两 元参壮肾水,一两 桔梗引诸药停留上焦,不使速下也。五钱 十三味,蜜丸如弹子大,加朱砂护心,一两五钱,研细为衣。一方用黄连,心火甚者加之亦可。食远临卧时,竹叶灯心汤或桂圆汤化服,噙化更佳。

此生津养血,清热安神,镇心之剂。劳心之人所宜服之。昔志公禅师日夕诵经,邓天王悯其劳,锡以此方,因得名焉。他如安神,则有石斛、龙齿、珍珠、琥珀;清热则有犀角、木通、辰砂、益元散;豁痰则有竹沥、贝母、天竺黄、胆星、牛黄;镇惊则有金箔、代赭石。皆可随症选用。愚按:经文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该志意。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凡喜、怒、忧、恐、悲、思、惊、七情,虽分属五脏,然无不从心而发。经云:心主一身之脉。又云:心生血,是心者,血之原。故心不妄役,则其血日生,惟劳心过度,心血日耗,由是脏腑无所润,筋脉无所养,营气衰少,邪热随作,所谓阴虚生内热者是也。若肾水不虚,犹能上交,心火不至灼肺为害,虚则心火无制,亢甚刑金为咳而喘,肺阴消灼,身体羸瘦,而危亡可立待矣。此症不得志者多有之,故治斯症者,必兼壮水为主,又须顾虑中气为重。大凡虚劳之人,无论何脏受伤,非内热骨蒸,即不谓之虚劳;非食少泄泻,肌肉消瘦,尚不至死地。所以,孙思邈谓补脾不如补肾,许学士谓补肾不如补脾。二先生深知二脏为生人之根本,故凡病皆宜脾肾,不独虚劳为然也。

归脾汤 治思虑伤心脾在志,为思也。健忘怔忡,惊悸不寐,悸者,心筑筑跳动也。自汗盗汗,汗为心之液,凡汗出无有不从心液而来,自汗有阴阳之分,盗汗则专属心肾阴虚,故睡则汗出也。或劳倦伤脾,应酬太烦,奔走太苦,饮食失节,皆能伤脾。肢体酸疼,脾主四肢肌肉,故也。然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则肝肾亦伤,所以亦有兼筋骨酸也。嗜卧少食,脾伤则神亦倦,故嗜卧,又肾病则嗜卧,精竭者,神倦也。少食者,胃伤也。或心脾虚痛,所谓胃脘,当心而痛是也。大便不调,脾主大便,虚则或滞或闭,是其本病也。血无主统,心虚则不能生血,脾虚则不能统血。错经妄行,或上或下皆是。或血虚发热晡热,申酉时,心脾血虚,皆发热晡热。或经不准闭绝等症。心脾受伤之故,亦有房劳伤肾,恼怒伤肝,而损冲任二脉所致。

人参虚者多用 黄芪蜜炙 白术米泔水浸半日,隔土蒸,晒干再用白蜜调人乳浸,照上法蒸晒共九次。各

一钱 炙甘草补气健脾，五分 茯神 一钱 枣仁研，炒，二五钱 远志安神补心，以生神，五分，原方无 当归养血益肝，以生心，五分，原方无 圆眼肉甘先入脾，以脾喜甘也。十枚 木香香能快气，以脾喜通也。三五分 他如惊悸怔忡，加辰砂、麦冬。不寐多用枣仁、圆肉，加生地、麦冬、石斛、竹叶。如有痰者，再加竹沥、天竺黄。自汗多用参、芪。盗汗多用枣仁，加白芍、五味、生地、麦冬，而参、芪、木、远四味，随症减去。肢体酸疼，加牛膝、续断、秦艽、二地。食少多用人参。胃脘心痛，倍木香，加砂仁、橘红。大便泄泻，倍白术，加米仁、山药、莲肉。便血加生地、白芍、麦冬、五味。血热甚者，加地榆。血虚发热晡热加地冬，而参、芪、木香随症去留。如因肝经血虚而寒热如疟者，则宜逍遥散加减。如肾中阴虚而发热者，则宜保阴六味之属。经水先期者为血热，色紫黑者热之甚，加二地、白芍、五味、麦冬。热甚者，加龟甲、黄柏，而参、芪、木香，随症去留。后期者为血虚，色淡者为虚之甚，倍当归，加地芍、枸杞、麋角、龟甲，兼服六味，左归。经水或前或后不一，其症气乱，患从虚治，仍照上法，再加四制香附。为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同艾浸，浸二宿，分作四分，一分盐水浸炒，一分酒浸炒，一分童便浸炒，一分人乳浸炒。经水闭绝，属心脾虚者，倍当归，加地、芍。若因火盛阴虚血枯者，则宜参用六味、左归之属，加柏仁、泽兰、麦冬、白芍。如因气血郁滞，或肥人痰多壅闭等症，另消息治之。崩漏加地芍、麦冬、五味、黄肉、龟甲、血余。本方加柴胡、山梔，是加味归脾汤也。

此方补气养血安神，乃心脾肝三经之药，宋·严用和所创。内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者也。胃足阳明与大肠手阳明为二阳，盖入之情欲，本以伤心，母伤则病及其子。劳倦本以伤脾，脏伤则病连于腑。故凡内而伤精，外而伤形，皆能病及于胃。此二阳之病，所以发心脾也。不得隐曲，阳道病也。夫胃为水谷之海，主化营卫而润宗筋。如经云：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阳阳明之所

合也。胃病则失生化精血之原，故为阳衰少精，其在女子则为不月。又云：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胃家受病，久而传变，则肝木胜土，风淫而肌体消削，胃病则肺失所养，故气息奔急，气竭于上，由精亏于下，败及五脏，故死不治。所以病才见端，即为疗治。原方无远志、当归，薛氏加入以治血虚，又加丹皮、山梔，以治血热，而阳生阴长之理乃备。随手变化，通于各症，无不神应。赵氏谓凡治血症，须按三经用药。心生血，脾统血，肝藏血。归脾汤一方，从肝补心，从心补脾，率所藏所生，而从所统，所谓隔二之治，其意盖归血分药一边。后人不解，妄为加减，尽失其义，即有稍知者，亦只谓治血从脾，杂入温中香燥劫阴之剂，而严薛二家之旨益晦。高鼓峰熟于赵氏之论，独悟其微，谓木香一味，香先入脾，纵欲使血归于脾，此嘘血归经之法，然嫌其香燥，反动肝火而干精液，故其用每去木香而加白芍，以追已散之阴。且心血衰少，火必刑金，白术燥烈，恐增咳嗽，得芍药则太阴为养营之用。惟脾虚泄泻者，方留木香以醒脾，脾挟虚寒者，方加桂附以补阳。而外此者，出入心脾三经，甘平清润之药。愚谓经期不准，闭绝崩漏及便血等症，本方加减，多所相宜。若呕吐诸血，果属气虚不能统摄，必面色黄白而无神，言语轻微而倦怠，脾胃虚薄而不调，六脉微弱而不数者，亦可用本方。然患气虚失血者甚少，即思虑伤心，劳将成未成之界，未见肾阴虚诸症，而兼脾虚症候，或大便溏泄者，则宜是方。若内热骨蒸已成虚劳，又宜壮水滋阴为要，纵食少便泄，非参、芪、白术助阳之品所宜矣。若劳役而兼劳心者，是心脾俱伤，具前列之症，未见肺肾阴虚诸病者，可用本方加减。然劳倦伤脾，乃脾之阴分受伤者多。故经云：阴虚生内热，因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上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是宜补脾胃之阴。此劳役太过，阳和之气，亢极化火，火旺则阴虚内热，但非色欲伤肾，真阴虚而生内热之难疗。又云：有所

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远行劳倦,骨必受伤,逢大热者,或逢天令之热,或阴不足而内热,火旺水亏,故骨枯髓虚,而必肾虚诸症见矣。此平时色欲过度,以致不能劳役而然,急当壮水滋阴为主,亦非本方之所宜也。

逍遥散 治郁怒伤肝,肝血虚少。抑郁多怒,肝火旺而血虚。寒热如疟,必先有微寒,此阳陷入里之故,肝血少则发寒热,非真如疟之大寒大热也。暮热朝凉,血虚则暮热,起居如常,故此症最能误也。五心烦热,鼻燥咽干,血虚则内热矣。头晕眼花,两目干涩,肝伤血少之本病也。胁肋作痛,肝脉布胁肋也。肢体尽疼,血不能荣筋也。嗜卧少食,子病及母,故嗜卧,肝木乘胃,故食少。月水不调,血热相搏故也。或小腹重坠,水道涩痛,或肿痛出脓,亦有阴中痒者,皆肝火所致,以肝脉绕阴器,抵小腹也。或遍身瘙痒,赤白游风,或癩病结核等症。肝伤火旺,血燥生风,或疮瘡瘙痒,或脓水淋漓,或赤或白,游行无定,癩病结核,皮色不变,皆属肝火,血燥而筋挛所致,癩病则累累如贯珠,多生于前后胸脇间,结核则如榛如豆,亦有累累如贯珠者,不拘头项肢体皆结也。

柴胡能散诸经血结气滞 **薄荷**木不能郁,故用柴、薄之辛以散之,各五钱,此味赵氏加入 **白芍**肝气不可以补,白芍之酸寒者,以泻肝火 **当归**肝血不可亏,归为血药以养之,如嫌辛温,些少用之,或生地凉血补阴之品,或另代二地,丹参之属 **乳制白术**木盛则土衰,术以扶之,如嫌香燥,或另代石斛、米仁、山药之属 **茯苓**木枯则易焚,木火通气,心必不宁,苓以宁之,愚每兼用麦冬,以清心降火 **甘草**肝为将军之官,火动必猛烈。丹溪云:火甚不可骤用寒凉,盖恐扑之而愈焰,以生甘草泻而兼缓,猖狂自定。各一钱 **加丹皮**凉血活血,黑山梔泻火,各五分,名加味道遥散。赵氏以山梔屈曲下行泄水,改用吴茱萸、姜汁炒黄连。吕晚村云:山梔亦不止治水,但不若黄连之运用,在上能达心胃之郁耳!愚谓如见吞酸症,用之如神。

此方辛散酸收,甘缓养血,而兼宁心扶脾之剂。乃肝经之要药,女科之神剂也。仓公传与褚氏论皆云:师尼寡妇,独阴无阳,阴阳以男女言,欲心萌而未遂,是以恹恹成病,以致乍寒乍热,而如疟状,久则成劳。愚谓大凡女人多

郁,郁怒则伤肝,气结血凝,火旺血虚而成劳。所以前论云:童子室女,不生欢笑,及寡妇僧尼,易犯此症也。立斋《女科医按》,每用此方,屡屡见功。又云:若因郁怒伤肝而寒热,有怔忡不寐少食等症者,参以加味归脾汤治之。李时珍云:寇氏乃谓柴胡本草无一字治劳,不分脏腑有热无热,一概摈斥,殊非通论。东垣则谓诸有热者加之,无热去之。愚谓劳有五劳,病有五脏。柴胡为肝、胆、心包、三焦引经之药。故劳在肝,而寒热如疟者,正宜用之,若劳在肺肾者,不可用耳!沈氏云:若病起于肝,先见胁痛而后咳嗽,乃木挟心相刑金,先治其本,加清金之药,兼治其标,原有郁甚舒肝之说也。嘉言谓虚劳畏寒发热,禁用小柴胡汤。又谓骨蒸发热,热深在内里,禁用一切轻扬之剂,恐引热势外出,而增其炽,灼干津液肌肉。正与上言劳在肺肾,不用柴胡之说相合。此方赵氏极称其用之广,而效之神。凡寒热往来如疟,呕吐吞酸,嘈杂胸痛胁痛,小腹胀闷,头晕盗汗,黄胆风湿,疝气飧泄,一切郁症,皆对症之方,以此加减出入,无不获效。愚按:师尼寡妇,欲念一萌,肾中相火必动,动久则水必亏,郁怒伤肝,火旺血虚,肝木将槁,若非肾水浇灌,则干柴烈火燎原,不可止遏,虽用本方,必兼壮水为主。

仲淳验方 治吐血如神。

生地补肾,壮水制火,四钱 **白芍**制肝敛气凉血,三钱 **麦冬**清心,心既清宁,妄行者息,五钱 **天冬**二钱 **贝母**二钱 **桑皮**清肺,肺得清肃,气能下降,二钱 **米仁**养脾,脾旺则能统血,五钱 **苏子**炒研,五钱 **橘红**二钱 **枇杷叶**降气,气降则血归经,三片 **茅根**甘寒,可除内热,性又能入血消瘀,一二两 **牛膝**引药下行,生用则去恶血,二钱 **鳖甲**肝经血分之药,补阴清热,兼能下瘀,三四五钱 **降香**降气行瘀,一钱 **加藕汁**一杯 **童便**一杯

此方滋阴凉血,清热降气,而兼行瘀之剂,累试辄验,然阴无速补之法,非多服不效。病者欲速其功,医者张皇无主,百药杂试,以致殒身。仲淳既立前方,更发明之云:治吐血有三要法:一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通经络

者,气逆上壅也。降气行血,则血循经络而自止,若止之则血凝,必发热恶食及胁痛,病日沉痾矣。二宜补肝,不宜伐肝。经曰: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者也。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气平而血有所归,若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三宜降气,不宜降火。气即火,火即气,故气降即火降。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恐。若用苦寒降火,则反伤脾胃,脾愈不能统血矣。今之疗吐血者,其患有三:芩、连、知、柏、硝、黄,此苦寒败脾伤胃,一也;干姜、桂附,此辛热助阳劫阴,二也;人参、黄芪,所谓肺热还伤肺,三也。亦有用参而愈者,此是气虚咳嗽,不由阴虚火炽所致,乃百不一二也。失血方论平正切用者,莫若仲淳。然诸家皆有治论,不可不考。刘氏云:阿胶、郁金皆治血之神药,患无真者,沙参虽补五脏之阴,其性平淡,未能速效,市中所市,皆近山之土桔梗,误用之,则反提浊气,不可不辨。至若三七、血余、山羊血、人中白之属,皆称药,亦可随宜取用。本草方云:吐衄来势甚者,以麦冬一斤,煎浓汁入炼蜜少许,分作二服即止。士材云:凡吐血如脉洪有力,精神不倦,胸中满痛,或吐血块,宜生地、牛膝、赤芍、丹参、桃仁、大黄之属,从大便导之。血以上出为逆,下出为顺,非大虚泄泻者当行之,以转逆为顺,此釜底抽薪之法。若吐血已多,困倦虚乏者,不可行也。沈氏云:若倾盆大吐不止者乃肾肝真阴伤,本火过旺,脾胃血虚不摄,必须顾虑元气,以防气脱,急当破格挽回,暂用独参汤一两至三四两,入童便温服。赵氏用人参一二两,为细末,入飞箩面一钱,新汲水调如稀糊,不时服。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恐阴血未尽,阳气先脱而死,俟其大势稍定,再用阴分之药,则万举万当。赵氏云:凡治血症,先分阴阳。阴虚者,壮水滋阴为主。间有阳虚者,其人平素气虚挟寒,更或身受寒气,口食冷物,脾胃愈虚,寒而不能统血,血亦错行,所谓阳虚必走耳!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眇白,其身必清凉,其脉必微迟,无内热骨蒸

虚劳诸症者,可用理中汤,炮姜炒黑则止而不走,亦兼散凝血。加木香当归之属,以理中能止伤胃吐血,理中焦之虚寒。若肾中真阳衰弱,下焦寒冷,龙火上炎,血随上出者,必有真寒的症,当用八味冷饮,以引火归原。既分阴阳,又须分三因。风、寒、暑、湿、燥、火为外因。余曾治一贫人,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热坑而得吐血。余谓贫人冬居大室,衣盖单薄,表感微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于口,忆仲景于太阳伤寒,当发汗而不发,因致衄血者,用麻黄汤,遂仿其法以微汗之,一服而愈。盖汗与血一物也,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自然之理也。若伤暑而衄必心烦口渴,眩晕面垢,自汗呕恶等症,其脉必虚,宜竹叶石膏汤清解暑邪,加犀角生地,以凉血清心。盖暑伤心,心主血故也。又经云:湿淫所胜,民病血见,燥气流行,咳逆血溢,是宜以治湿治燥为本,而兼治其标。盖世人阴虚者多,只因内有阴虚火症,外为风寒暑湿所郁,郁则火不得泄,血随火妄行而越出诸窍矣。喜、怒、忧、思、悲、恐、惊为内因,是故怒而动血者,火起于肝;忧而动血者,火起于肺;思而动血者,火起于脾;惊而动血者,火起于心;劳而动血者,火起于肾。能明乎火之一字,而于血之理,思过半矣。斗殴跌扑,负重闪挫,及饮酒过多,炙搏辛热过啖者,随宜施治。此不外因也。凡失血之后,必发大热,口渴心烦微汗,六脉豁大空虚,名曰血虚发热。古方用当归补血汤,然不若六味汤加减治为善也。赵氏所论阳虚及真阳衰弱,并外感风寒湿气诸症失血,此非恒有之症,必审察明确,方可依此施治,不宜漫为尝试。总遇此症,当中病则止,不可过剂。按嘉言云:桂、附引火归原之法,可暂而不可常。观其治猝暴中寒,阳微阴盛之症,用桂、附回阳之后,即改用生地、冬、梨汁、竹沥甘寒之属。辛热之药,始先不得已而暂用,阳既安堵,即宜休养其阴。则凡用辛热辛散之剂,其不可过用也明矣。况虚劳失血,的系阴虚,当从仲淳方论为主。前云有吐血而非虚劳者,如上所言诸症是也。

乳金丹 治虚劳等症，久服神效。

香甜浓白人乳，置薄银碗内隔汤煮热，以竹箸劈开一头，夹上号沉香线扎，不住手搅之，乳干为度，众手丸如桐子大，早晚白汤下三四钱，可用参者，参汤下之弥佳。

此方乃营卫之形质，而无寒热阴阳之偏，大补荣卫气血，亦返本还原之上品也。

坤髓膏 补中填骨髓，润肺泽肌肤，安脏平三焦，续绝阳，益气力，除消渴，宁咳嗽。久服增年，虚损更宜。

黄牛脊髓髓髓全用弥佳，去筋膜捣烂，八两 山药 煮，研细末，八两 炼白蜜八两 共捣匀，入磁器内隔汤煎，一炷香为度，空心用鸡子大一块，白汤调服。

此补精填髓润肺宁嗽之剂，诚简便之良方，虚损之神药也。

白凤膏 自制 治虚劳，内热骨蒸，咳嗽痰血。

乌嘴凤头白鸭一只令饿透，将二地、二冬、青蒿、鳖甲、骨皮、女贞子各四两共为末，或用八仙长寿丸料为末，亦可。每用糯米一升用药一两同煮，连汤水与食，令极肥，宰血陈酒冲服，将鸭去毛，挖净肚杂如常，用甜白酒加盐少许，煮烂，空心服之更妙。若作丸服，仍用前药一料，为细末。入鸭腹中，麻线扎定，以清白人溺煮烂去骨，捣为丸服。

此方滋阴除蒸，化痰止嗽，亦血肉有情之剂。虚劳之人，所宜常服，诚圣品也。

四圣丸 治虚损如神。

紫河车胶十二两 龟甲胶八两 麋角胶四两，以上三味名三益膏。人参十二两，为细末，人乳拌蒸，或晒，烘干，拌重至二十四两为度，若肺间有火，咳其痰多者，不宜用参，可以茯苓代之，制亦如上法。浓麦冬汤入三益膏，隔汤煮烱，捣匀为丸桐子大，空心白汤送下四五钱，或竟三益膏中加茯苓、乳粉拌匀，麦冬汤化服亦可。此方峻补精血之神剂，尤有更出其右者。好色之人，及本元虚弱之体，或此丸或卫生膏之属，预宜长服。若已成虚劳内热骨蒸等症者，更宜参以壮水滋阴除

蒸之品，如二地、二冬、青蒿、鳖甲、骨皮、女贞子之类也。

卫生膏 治虚劳等症，久服大效。

人参 黄芪二味肺有热者去之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牛膝 甘枸杞 圆眼肉 五味以上去圆眼肉、五味、黄芪，即集灵膏 熬成膏，再加鹿角胶，真阴鹿，鹿角胶代之 龟甲胶虎骨胶全俱再去尾骨，浸三日，刮去黑秽，煮滚再刷洗净，煎三日夜，去骨熬膏 霞天膏 黄牛肉去皮油，浸去血水，频频换水，乃得不腥气，煎浓汁去肉熬膏 梨汁自煎，上十四味各等分，五味子减半

此方益气血，生津液，补精髓，壮筋骨。凡虚弱之体，宜预服之，久自神效，老人常服，能御妾生子，诚卫生之神丹也。

资生丸 健脾开胃，消食止泻，调和脏腑，滋养荣卫，神效不能尽述。

人参补脾胃之元气，三两 白术健脾之阳，陈壁土拌蒸，借其土气以助之，蜜同乳九制，制其燥性以驯之，三两 茯苓 两五钱 甘草五钱，炙 山药蒸，两五钱 扁豆去壳，炒，一两五钱 莲肉去心，炒，一两五钱 霍香五钱 米仁淘净，炒，三两 芡实补脾阴，炒，一两五钱 楂肉炒焦，二两 白蔻仁去衣，炒三钱 橘红辛香以疏其滞气，二两 麦芽炒焦，一两五钱 神曲消导以助其健运，炒，二两 川连泻脾胃火，酒炒，五钱 桔梗为舟楫之剂，焙，五钱 泽泻利脾胃之湿，盐水炒，三钱五分

共十八味，蜜丸如弹子大，重四五钱，开水化服。

此方调补脾胃之圣药。方下所治，非为虚劳设也。然虚劳症最重脾胃，如食少泻多，用补脾阴药不效，上焦不致烦热甚者，必不得已推用参术，间服此方，庶几近之，临症斟酌，暂投无使有阳旺之害可耳！按：嘉言论参术膏一方，谓治虚劳药品，功效敏速，莫逾于此，然虚劳症之属气虚及阳虚者绝少也。

大黄廕虫丸 《金匱》云：五劳虚极羸瘦，经云：五劳所劳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血气肉骨筋各有虚劳病也。然必至脾胃受伤，而虚乃难复，故虚极则羸瘦，大肉欲脱也。腹满脾不健运也，不能饮食，胃不容纳也，食伤，饮伤，忧伤，房劳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血伤，其受病

之原不同，皆可以渐而至极，内有干血，诸伤脏腑，则真气不能统血于周身，营血痹着，而不行于经络，是以瘀积不散而内有干血也。肌肤甲错，甲错者，如鳞也。两目黯黯，肝上血，主目，干血之气，内乘于肝，则上熏于目，而两目黯黯也。缓中补虚，此丸主之。瘀血得去，饮食自进，则气血复，故为缓中补虚。

大黄酒蒸，三两 蟅虫三两 水蛭炒枯 虻虫去足、翅，炒 蛭螬炙焦 干漆炒至烟尽，各加钱，上四味太峻，去之或另用去瘀药品亦可也 桃仁去皮尖，炒三两，皆破血去瘀之品，君以大黄听令于将军矣 黄芩清热，以瘀久必生热也。酒炒，一两 杏仁利气，以气滞则不行也。去皮尖，三两 生地四两 芍药收养阴血，酒炒，二两 甘草调和诸药，一两

十三味为末，蜜丸小豆大，酒送五丸，每日三服。

此方破血行瘀，乃世俗所称干血劳之良治也。内有干血瘀积之久，牢不可拔。新生血不能周灌，与日俱积，决无生理。仲景施活人手眼，以润剂润其血之干，以蠕动啖血之物，行其死血，峻药缓图，陆续渐除，俾瘀积去，而虚劳庶可复，死里求生之方也。嘉言云：有劳之之极，血滞不行，惟就干涸，皮鲜滑泽，面无荣润。于是气之所过，血不为动，徒蒸血热，或日晡，或子午，始必干蒸，候蒸散，微汗而热解，热蒸不已，不死何待？甚有热久则蒸，其所瘀之血，化而为虫，遂成传尸瘵症。又云：童子脏腑脆嫩，才有寒热积滞，易于结癖成疳，待其血痹不行，气蒸发热，即女子血干经闭，发热不止，劳瘵之候更多，待其势成，纵有良法，治之无及。倘能服膺仲景几先之哲，于男子童子女子瘵病，将成未成之候，胃气尚可胜药，急宜导其血，同人参以行之。如琼玉膏中加桃仁泥、大黄末之属，或用此丸，以琼玉膏润补之药送之。行瘀退热，全生保命，所关甚大，第率常者，弗能用耳！愚按：此方乃攻击之剂，因干血而设，非虚劳常用之方，若见之不真而误投，反速之毙矣。

獭肝散 治传尸劳瘵。

獭肝 一具，炙干

为末，水服二钱，每服三次，以瘵为度。

此杀虫之剂也。《紫庭方》云：传尸劳瘵必有虫，须用乳香熏病人手，以帛覆之，良久出毛长寸许，白而黄者可治，红者稍难，青黑者即死。若熏之良久无毛者，即非此症，属寻常虚劳也。又法：病人吸安息烟嗽不止者，乃属传尸，不嗽者，非传也。盖虚劳热蒸积久，则生恶虫，食人脏腑，同气连枝，多遭传染，甚至灭门。法当补虚以复其元，杀虫以绝其根，能杀其虫，虽病者不生，亦可绝其传症。《金匱》之于虚劳门后，附獭肝散一方，岂无意哉！他如獭爪、雄黄、桃仁、雷丸、青蒿、百部皆劳症杀虫之品，不可不考。刘氏云：凡童子室女，不生欢笑，及鰥寡僧尼，情志抑郁，郁则热蒸，久而生虫，虫侵脏腑骨髓之中，遂难疗治。此症初起，只宜畅达情志，恬淡静养，内服宣发郁热，如逍遥散之剂，不使内蒸。外用桃柳头、生艾头，捣烂，入麝香、雄黄末拌匀，烘热，擦脊骨四肢关骨之处，以杜生虫之害。更用百部一斤，生艾叶四两煎汤，四周密围，不使有风，中生炭火一盆，然后洗浴，早晚洗面。房中常烧玉枢丹，鼻闻此气，可以杀虫，如法调治，以图万一之侥幸！凡近视此病者，不宜饥饿，虚者宜服补药，宜备安息及麝香，则虫鬼不敢侵也。

长春广嗣丹 大补真阴壮肾阳，固精填髓骨筋强，百龄能御青娥女，此是人间第一方。

生地八两 萸肉六两 菟丝六两 枸杞六两 牛膝六两 杜仲六两 山药六两 白茯苓六两 人参量加 麦冬八两 天冬六两 五味六两 柏仁八两 归身六两 骨脂六两 巴戟肉六两 肉苁蓉八两 莲须六两 覆盆子六两 沙蒺藜八两 鹿角胶一斤 元武胶一斤 虎骨胶一斤 鳔胶一斤 猪脊髓一斤 黄牛肉八斤，熬膏 精羊肉一斤 黑狗肉八斤 紫河车十具 驴阴茎四条 狗阴茎 雄蚕蛾八两

共三十二味，诸胶髓丸如桐子大，空心淡盐汤，饥时陈酒各送下四五钱，美食压之。若肥人内多湿痰，以七宝美髯丹全方，用赤、白首乌，黑豆拌蒸晒九次，各一斤，赤白茯苓各八

两,枸杞、菟丝、牛膝、当归、破故纸。各八两,原方故纸只四两,仍加入参、莲须、覆盆、蒺藜,再入于茅术各八两沉香、砂仁各四两,后龟鹿等药同上。异类有情丸,只用后十二味,加嫩鹿茸一对,羊内外肾一斤,干,狗内外肾一斤,干,牡蛎半斤,俱用鳔胶拌匀,诸胶为丸,二阴茎不用,麋角霜代之亦可,与古方稍异。此方峻补其肾为主,而兼调其五脏为佐。经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真阴之藏,乃先天之本,性命之根,故肾之精贵欲其藏,然精又化生于脏,肾特受而藏之耳!故五脏和而精自日生,肾得补而封藏称职,所谓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无病,可以长春广嗣矣。凡丈夫中年觉阳衰精薄,便可服饵。药虽三十二味,俱同类有情之物,并无错杂之品,譬如韩侯之兵,多多益善耳!相火易动,及阴虚内热者,切不可服,服之则反生别病也。按:此方非为治劳而设,而乃附于后者,以人之致虚者由于欲,故虚而火旺者,既有保阴六味左归回生之属以治之。若虚而火衰者,虽不多得,然此方不可不备也。他如八味右归之属,皆可随宜选用。惟无故而服此纵欲则不可。若阳事短少,易痿易泄,精薄精寒,因无子嗣者服之,不惟无损,且大有益,润而不燥,温而不热,较房术方一派辛热杂霸之剂,相去天渊矣。

治验

一人患阴虚内热,仲淳曰:当用甘寒,弗用苦寒,非百余剂不效。用二冬滋阴清肺,苏子、杷叶、贝母下气消痰,桑皮泻火,骨皮、鳖甲除蒸,白芍,五味收敛,果百剂而安。

一妇彻夜不眠,两月饮食俱废,形体日削,皆谓不治。余诊治之,许以可救。盖此症虽属虚,幸脏腑无损,心经虽有火,不至灼肺,况久病脉调,身不发热,岂有他虞?服补阴收敛之剂,自然水升火降而愈。用生脉散、加茯、枣、远志、归、地,大剂饮之,因虚甚气怯,佐以琥珀、辰砂、金银器之类,约百余剂而瘳。

一人患目珠痛如欲堕,胸胁及背如槌碎

状,昼夜咳嗽,眠食俱废,自分不起。仲淳令日进童便三大碗,七天下黑血无数,痛除嗽热如故。再投二冬、桑皮、童便,以清肺热,苏子、橘红、杷叶、贝母、竹沥以下痰气,青蒿、白芍、鳖甲,以治肝火。久之未痊,病家疑其虚,促用参、芪,仲淳不可,乃自隐以黄芪二钱入药尝之,竟夕闷热,目不交睫,始固守前方,兼服噤化丸,不辍逾月而平。盖此病本于亲丧过哀,更触恼怒,肺经热甚,肝血上冲所致,故不宜参、芪耳!

一童子年十五,患寒热咳嗽,面赤鼻塞,夜剧,家人以为伤风。仲淳视之曰阴虚。盖伤风面色宜黯,今反赤而明,伤寒发热,必昼夜无间,今只夜剧鼻塞者,因火上升壅肺,故鼻塞,是因其阴虚也。投鳖甲以除寒热,生地以补肾阴,麦冬、桑皮、贝母、沙参、百部清肺降火,五味收敛肺火,不四剂而安。

一人气喘自汗,昼夜不眠不食,医以外感治之,益甚。仲淳曰:此肾虚气不归原,故火上浮,喘汗交作,脾虚故不思食。亟以麦冬、枸杞、五味,滋阴敛肺,苏子、橘红,降气消痰。茯苓、白芍、枣仁,补脾敛肺,不数剂而愈。

一人客邸耽于青楼,且多拂意之事,至冬底发热咳嗽,医皆用发表和解,以外感治之。神色消耗,脉虚数中时复一结,咳嗽有血,卧不贴席。余曰:此阴虚症也。水亏火旺,故脉虚数,内有瘀血,故脉时一结,肺肝叶损,所以卧不能下,症属不治,况误认外感,多服发散,复蹈虚虚之戒耶!不数日而没。

一人形体单弱,神气衰少,且素耽酒色,时常齿衄。春间,偶患右乳旁及肩背作痛异常,手不可近,扪之如火,日夜不眠。医用桃仁、红花、乳、没、灵脂、延胡等药,二十余剂不效。邀余诊治,六脉虚数,肝肾为甚。余断以阴虚火旺之症,当滋阴养血,扶持脾胃,俾阴血渐生,虚火下降,则痛不求其止而止矣。如必以和伤治痛为急,则徒败胃气,克削真元,非所宜也。疏一方付之,用地、芍、杞子、牛膝、麦冬,滋阴养血,石斛、甘草扶持脾胃,桑皮、

续断、丹皮，和调血脉，嘱其十剂方有效，以阴无骤补之法耳！服至八剂后，脉气渐和，精神渐旺，尚未出房室，至此则能步出中堂，但痛处未尽除，然而生机则跃跃矣。惜其欲速太过，惑于群小，弃置余方，复以前药杂进。一月后胃气果败，作呕逆，阴血愈耗，发潮热，脾气伤尽，作腹胀，再半月死矣。

一人患遗精，闻妇人声即泄，瘠甚欲死，医告术穷。仲淳之门人以远志为君，莲须、石莲子为臣，茯神、龙齿、蒺藜、牡蛎为佐使，丸服稍止，然终不断。仲淳于前方加鳔胶一味，不终剂而愈。

一人因肄业劳心太过，患梦遗症已三四年矣。不数日一发，发过则虚火上炎，头面烘热，手足逆冷，终夜不寐。补心肾及涩精药投之罔愈。余疏一丸方，以黄柏清相火为君，佐以地黄、枸杞、萸肉、天冬补肾，麦冬清心，莲须五味涩精，鳔胶填精，车前利湿热之水，使相火安宁，不终剂而愈。病者初时恐黄柏太寒，不欲用也。余谓尊症之所以久而未愈者，正未用此药耳！经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黄柏是也。肾得坚，则心经虽有火，而精自固，何梦遗之有哉？向徒用补益收涩，而未及此，故难取效。

一人病失血，岁二三发，其后所出渐多，咳嗽发热，食减肌削，屢至平康，不以为意。夏秋间偶发寒热如疟状，每夜达曙，微汗始解，嗣后寒热稍减，病转下痢。医谓其虚也，进以参、术，胸膈迷闷，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药，预收红铅末，下黑血数升，胸喉顿舒，面容亦转，以为得竹破竹补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剂，于是下痢，昼夜十数行，饮食难进，神识不清，病转增剧。嘉言诊之，脾脉大而空，肾脉小而乱，肺脉沉而伏，病者问此为何症也？曰：此症患在亡阴，况所用峻热之药，如权臣悍师，不至犯上，无等不已。行期在立冬后三日，以今计之，不过信宿，无以方为也。何以言之？经云：暴病非阳，久病非阴，则数年失血，其为阳盛阴虚无疑。况食减而血不生，渐至肌削，而血

日槁，虚者益虚，盛者益盛，势必阴火大炽上炎而伤肺金，咳嗽生痰，清肃下行之令尽壅，由是肾水无母气以生，不足荫养百骸，柴栅瘦损，每申酉时洒淅恶寒，转而热，至天明，微汗始退，政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夏而无秋冬，用药之法，不啻使金寒水冷，以杀其势，一往不返矣。乃因下利误用参、术补剂，不知肺热已久，止有从皮毛透出一路，今补而不宣，势必移于大肠，所谓肺热于内，传为肠澼是也。至用红铅末下黑血者，盖阳明之血，随清气行者，久已呕出，其阴分之血，随浊气行至胸中，为募原所闭，久瘀膈间，得经水阴分下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窍，声应气求之妙也。久积顿宽而色稍转，言笑稍适者，得攻之力，非得补之力也。乃平日预蓄之药，必为方士所惑，见为其阳大虚，放胆加用桂附燥热以尽劫其阴，惜此时未得止之。今则两尺脉乱，火燔而泉竭，脾胃脉浮，下多亡阴，阳无所附，肺派沉伏，金气收缩不行，神识不清，而魄已先丧矣。昔医云：乱世混浊，有同火化，夫以火济火，董曹秉权用事，汉数焉能不终也！

一人劳心太过，因食海鲜吐血有痰，喉间如鲠，日晡烦热，士材诊之曰：六脉不数，惟左寸细而涩，右关大而软，思虑伤心脾也。以归脾汤大剂，加生地、麦冬、丹皮、丹参，二十余剂，而症减六七，兼服六味丸三月，遂不复发。

一人发热咳嗽，呼吸喘急，用苏子降气汤不应，乃服八味丸，喘益急。士材云：两颊俱赤，六脉数大，此肺肝蕴热也。以逍遥散加丹皮一两、米仁五钱、兰叶三钱，连进二剂，喘急顿止。随用地黄丸料，以麦冬、五味煎膏，及龟胶为丸，至十斤而安。

一室女年十七，患瘵病久不愈，天癸未通，发热咳嗽，饮食少思。医欲用巴豆、肉桂之类，先通其经。立斋曰：此症潮热，经候不调者不治。今喜脉不涩，不潮热，尚可治之。盖此症因禀气不足，阴血未充之故，须养气血，益津液，其经自行。惑于速效，仍服前药。立斋云：非其治也。此类燥悍之剂，大助阳火，阴血

得之则妄行,脾胃得之则愈虚。经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若过期不至,是为非常,必有所因。寇宗奭云:夫人之生,以血气为本,人之病,未有不伤血气者。世有童男室女,积想在心,思虑过当,多致劳损,在男子则神色先败,在女子则月水先闭。何以致然?盖忧愁思虑则伤心,心伤则逆竭,故神色先败,而月水先闭也。火既受病,不能营养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虚,则金气亏,故发咳嗽。嗽既作,水气绝,故四肢干,木气不充,故多怒,须发焦,筋骨痿。俟五脏传遍,虽卒不能死,然终死矣。此种虚劳,最难疗治,若能改易心志,用药扶持,可得九死一生。又张氏云:室女经久不行,切不可用苦寒,以血得冷则凝也。若经候微少,渐渐不通,手足骨内烦疼,日渐羸瘦,潮热,其脉微数,此由阴虚血弱,火盛水亏,不可以毒药通经,宜常服柏子仁丸、泽兰汤。

一放出宫女,年三十,两胯作痛,肉色不变,大小便中作痛如淋,登厕尤甚。立斋云:此瘀血积入隧道为患,乃男女失合之症,难治。后溃不敛,又患瘰癧而歿。此妇出宫,嫁为入妾,可见在宫久怀忧郁,既嫁又不能如愿,致生此症,愈见流注瘰癧,乃七情气血皆已损伤,不可用攻,其断然矣。按:精血篇云: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阴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而为淋,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牵痛,愈痛则愈欲便,愈便则愈痛。女人天癸既至,逾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不调则旧血不出,新血误行,或溃而入骨,或变而为肿,或虽合而难子。合男子多则精枯虚人,产多则血枯杀人,观其精血,思过半矣。

一妇蚤孀居,时年三十七,患两腿骨作痛,晡时体倦,月经不调,或发寒热,已数年矣。一日,颈项两侧结核,两胁胀痛。立斋云:此系肝经郁火而致,用加味道遥散,加生地、泽兰等药,三十余剂,症渐轻安。再用加味归脾等药,年余而痊。

一放出宫人,年四十余,臀腿内股作痛,

晡热口干,月经不调。立斋云:此系肝经血少,不能营养经络而然也。用加味道遥散加泽兰,五十余剂,诸症稍缓。又以归脾汤兼服,二百余剂而痊也。

一放出宫人,臀腿肿痛,内热晡热,恶寒体倦,咳嗽胸痞,月经过期而少。彼以为气毒流注,服清热理气之剂益甚。立斋云:此肝经瘀血停留所致,治法但当补其所不胜,而制有所胜。宜补者脾也,宜制者肝也。彼不信,仍服前药而毙。

一孀妇内热晡热,腹胀胁痛,肢体酸麻,不时吐痰,月经不调,带下青黄。立斋云:此郁怒伤损肝脾所致,朝用归脾汤以解脾郁,生脾气;夕用加味道遥散,以生肝血,清肝火。百余剂而痊。

一妇因夫经商久出,时发寒热,经行旬日方止。服凉热降火药,内热益甚,自汗盗汗,月经频数。立斋云:内热汗出,肾阴虚也;月经频数,脾不统也。用六味丸、归脾汤,间服而愈。

一妇发热口干,肢体倦怠,腿痛膝肿,月经不调。立斋云:此足三阴血虚之症也。用六味丸、逍遥散,兼服两月,饮食渐进,形体渐健,膝肿渐消而愈。

一人患阴虚内热,咳嗽有痰。余朝用回生丸,以补肾培其根本;午间临卧,用加味清宁膏以清肺,理其痰嗽。有时脾气不佳,间服资生丸;有时内热或甚,间用保阴煎加减。喜其遵守饮食宜忌,及养生却病之法,年余,虚渐退热渐除。三年膏丸汤液,未尝一日间断,竟得全愈。又诊治患前症,皆用上法,全愈多人。数年淹淹不死者,亦多人。或见吐血,则用仲淳方加减治之;或寒热如疟,则用逍遥散加减治之。

大抵此症伤损未重,内热未甚,初起加谨,调治服药,毋使有间,慎勿躁急求功,自然悠久无疆。此越人发明虚损一症,优入圣域,虽无方可考,然其论治损之法,如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愚谓参芪固为补气之正药,然有肺火炽盛日久,必致肺气素然,又当用润燥清

金之品。清肺热即所以救肺气，亦为益气之本也。凡用药须活泼地如珠走盘，越人所以不立方者，意在斯矣。损其心者，调其荣卫。心者血之原，荣卫发动之始。古方如归脾汤，乃调荣卫之法也。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如春夏食凉食冷，秋冬食温食热，及衣服起居，各当其时是也，然亦不可执定。损其肝者，

缓其中。经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逍遥散中用甘草，缓其中之谓也。损其肾者，益其精。凡粘腻滋湿之物，皆益精之品，经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此治损之妙法，无有过于于是者矣。

《何氏虚劳心传》终

症因脉治

〔明〕 秦景明 纂著
秦之桢 辑

《症因脉治》提要

明·秦景明纂著。景明字昌遇，云南人，其从孙之桢皇士编辑，康熙时，攸宁堂刊。首卷，论李赵二氏及《内经》、《金匱》，症因各别，治法不同，各异谛，次列各病。例言云：先圣丹溪有《脉因症治》之著，凭脉寻因，寻症施治，暗室摸索，后人苦无下手。是以王宇泰先生著《准绳》书，竟取证治列名，则有确据下手矣。然不详述脉因二条，余又恐其脱略，今更其名曰《症因脉治》，则四科俱备，开卷了然。每一症之中，必以外感内伤，各著一端，有余不足，各分治法，临症庶无多歧之感。且治病先当分十二经络，灼见何经主病，用药可以不误。故凡一经见症，则以一经所主之药治之；两经见症，则以两经之药合而治之。如是则孰急孰缓，从少从多，皆有主宰。有病之经，再无失治，无故之经，不妄诛伐矣。用药之法，须寻实据之症固已。然有症脉相因，依脉用方，而为正治者；亦有症象分明，脉象模糊，难于依脉立方，而必随症施治者。余于治法中，立此两条，则从症从脉，自有准绳。每症章中，虽立外感内伤，诚恐学者混于施治。然亦有外感而兼内伤者，则以外感方中加内伤药一二味；有内伤而兼外感者，则于内伤方中加外感药一二味。若一二症并见者，则以二症并治。凡著十二经络症象，不能一条详悉者，必待互相发明，症象始著。故余著水肿症，已经分别各经络病形，然有言之未尽者，则于后条胀症中重言以申之，以为两相阐发之用。他如五脏咳嗽，五脏痿痹等症，经络既同，则症象亦无不同。前后合参，彼此互发，相得益彰。泛视之竟似重复，实则反覆发明诸经形证。今之治病不明经络者，通忽此法耳云。按皇士纂辑是编，症分内外，因亦分内外，脉分虚实，治分经络，对症用药，无游移多歧之感。施宇瞻因谓秦曰：是书为寿世之宝也。与其宝之一方，不若广之天下；与其利诸目前，不若传之后世。为是书以利济一方，爰为是刻，以公诸天下可乎？及门皆大欢喜，惟施君之言，与有力矣。此秦公著书行世之微旨也。

原 序

医有五科：曰脉，曰因，曰病，曰症，曰治。丹溪先生以病症为一，故以四字赅之，纂成一帙，名曰《脉因症治》。实为寿世之书，奈后代诸贤，不业是作，遂至散亡淹没，予所深惜。然谛思之，仍有难于宗行者，盖执脉寻因、寻症，一时殊费揣摩，不若以症为首，然后寻因之所起，脉之何象，治之何宜，则病无遁情，而药亦不至于误用也。是以古人先重望闻问，而独后于切耳。余不谅，敢窃丹溪之余语，汇成一卷，改名《症因脉治》，先辨其症，次明其因，再切其脉，据症、据因、据脉用治。庶节节可证，而法不谬施，谅必无罪于后世也。但年迈神衰，恐多疵漏，未敢授梓传世，待后之贤者，详定而行可也。

崇禎辛巳嘉平月淡香堂广野道人秦景明序

沈 序

秦子皇士，好学多才艺，自幼博通经史，及长名重士林，惜不得志以有为。古之人进则救民，退则修己。为秦子者，独善其身可矣。然而秦子济人利物之心，不甘自弃，谓无其位而可行其志者，惟有医。于是取岐黄之要，潜心三十年，而其道甚明，遂行于世，全活者无算。不论富贵贫贱，终日孜孜，惟以救人为事，而不计利。其术工而专，奇而正，固一时之彦也。而秦子思以海内之大，后世之久，非一身之所能及，必求其可大可久，能以遍于天下，传之将来，然后乃可。发其祖景明先生所传之秘，曰《症因脉治》者，复穷搜博览，阐明而损益之，以行于世。俾行是道者，因症按脉而脉不虚索，因脉用药而药不妄投，其有功于世，不大且久乎？向以不得有为为秦子惜，今则为秦子庆矣。假使秦子者得一官效一职，不过安全一乡一邑而止，其能起四海九州万亿千载之老少强弱，悉保太和，以安全于熙皞之天哉？癸未冬，予以疾告归，其书适成，曾施君宇瞻及昆季葆文纹石象三诸公者，善发一家，欲跻斯民于仁寿之域。捐资将授梓，予不禁抚掌而为之序。

时康熙四十三年端阳后十日赐进士现任翰林编修同郡沈宗敬书于醉花处

查 叙

秦子皇士者，上海人也。少时慨然有利济天下之志，遂研精医学，而于古今方书，无不通彻。要以黄帝神农造命宗旨为指归，其临症必力穷其症之本末，与夫轻重缓急，推之至微。尝曰：我非欲精于医也，惟期内省不疚而已。斯真仁人君子之用心者，于是声称籍甚，海昌去海邑，相距不啻四百里，而名声习闻，如比屋然。非实大者而能如是耶？余向也奔走四方，深以不得面承请教为怅。自壬午冬，膺特简口侍内廷，盖益绝远当世之士云。然秦子者，实益大，声益洪，四方贤士大夫闻风远迎者日益众。乙酉春赴嘉禾之请，接临敝邑，起沉痾者不计算，名益贯盈于耳。因念古者学成名立，必手定一书，以公于世，今以秦子之学如是。之名如是，使无所传以公于世，古之利济天下者不如是，至季冬单升陈子来入春闱，会家人持方书数卷，名曰《症因脉治》，约五六百帙。进阅之，乃秦子皇士之所著也。分门别类，无不本末兼举，轻重缓急之得宜，直令读者据其书，自无不至于神而臻于化，人人皆可造命者。既而宇瞻及仲季诸公，捐金镌刻，以公世用。固请序于余，以弁其简端。余不禁跃然大喜，以为秦子于利济天下之志，庶几能垂无穷矣。施诸君光被天下后世之功，且与余公于世之意有合也，遂书而为之序。

康熙乙酉除夕赐进士出身现任翰林院编修通家弟查慎行书

自序

余幼业医，见家伯祖景明公，有《症因脉治》一稿，序原丹溪先生《脉因证治》中来。时余学浅，未会其趣，后见嘉言先生《寓意草》云：治症必先识病，然后可以议药。今之学医者，议药不议病，叹《内经》、《甲乙》无方之书，无人考究。丹溪《脉因证治》，分析精详，反不见用，而《心法》诸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余因知景明公《症因脉治》之作，非无谓也，遂有纂述之志，然慎之未敢为也。后三十年，年至虑深，每思有以成公之集，而牵于生事，日无宁晷，偶忆袁先生可以济人之语，遂乃屏绝应酬，潜心纂述，症分内外伤，因分内外因，脉分虚实，治分经络，对症用药，无游移多歧之感，不十载而就意者，彼苍好生，或丹溪、景明两公，阴能助余也。书成之明年，余友施君宇瞻仲季见而悦之，因谓余曰：是书寿世之宝也。与其宝之一方，不若广之天下；与其利诸目前，不若传之后世。子为是书以利济一方，余兄弟为是刻以公天下可乎？余与及门皆大欢喜，乃谢施君曰：是书出，倘有补于斯世者，惟君之力。

时康熙四十五年岁在丙戌腊月秦之桢字皇士纂

凡 例

一是书之作，窃比丹溪先生《脉因证治》篇。但先生凭脉寻因，寻症施治，暗中摸索，后人苦无下手，是以王宇泰先生著《准绳》书，竟取证治立名，则有确据下手矣。然不详及脉因二条，余又恐其脱略，今更其名曰《症因脉治》，则四科俱备，开卷了然，亦足以为初学之津梁矣。

凡前贤著书，往往于外感内伤、有余不足，混叙一篇，不分条例。彼以同是症名，则同一论列，听人自择而已，不知此但可语中人以上者也；设中下之才，因见同在一门，每每以治虚之法，施之实证之人；内伤之方，用之外感之症。余今于每症中，必以外感内伤，各著一端，有余不足，各分治法，临症庶无多歧之感。

治病先当分别十二经络，灼见何经主病，用药可以不误。故凡一经见症，则以一经所主之药治之；两经见症，则以两经之药合而治之。如是则孰急孰缓、从少从多，皆有主宰，有病之经，再无失治，无故之经，不妄诛伐也。

一用药之法，须寻实据之症固已。然有症脉相应，依脉用方，而为正治者；亦有症象分明，脉象模糊，难于依脉立方，而必随症施治者。余于治法中立此两条，则从症从脉，自有准绳，玄机之士，所当触类而旁通也。

一每症章中，详立外感内伤，诚恐学者混于施治。然亦有外感而兼内伤者，则以外感方中加内伤药一二味；有内伤则兼外感者，则于内伤方中加外感药一二味；若二症并见者，则以二症并治。例如仲景治伤寒，若见纯表症者，纯用表药；见纯里症者，纯用里药；表里兼见者，则以一半发表、一半清里，双解表里之邪。广而推之，伤寒如是，杂症亦无不如是也。

一凡著十二经络症象，不能一条详悉者，必得互相发明，症象始著，故余著水肿症，已经分别各经络病形。然有言之未尽者，则于后条胀症中重言以申之，以为两相阐发之用。他如五脏咳嗽、五脏痿痹等症，经络既同，则症象亦无不同，前后合参，彼此互发，相得益彰，泛视之竟似重复，实反复发明诸经形证。今之治病不明经络者，通忽此法耳。

一病机百出，书不尽言，集中诸病，皆确见于平时临症而不惑者，故敢就正当世。至如篇中，或因文义拘牵，而病情不无遗漏，或因言此彼明，而辞意概从省释，又或病症中大关节处，前书未尝明言，后人每多忽略，往往反复告戒，以见郑重其词，安辞烦琐之讥，难免支离之诮，然而闻一可以知十，知经可以达权，业是道者，或亦鉴此苦心也。

秦皇士识

《症因脉治》目录

卷 首

论《医宗必读》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229)
论赵氏《医贯》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230)
论《内经》《金匱》中风卒中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232)
论《内经》《金匱》阴虚阳虚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233)
论《内经》《金匱》水肿腹胀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235)
论《内经》膈气呕吐噎隔呕吐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237)

卷 一

中风总论	(239)
外感中风症	(239)
内伤中风论	(240)
内伤中风症	(240)
外感半身不遂	(241)
内伤半身不遂	(242)
外感四肢不举	(242)
内伤四肢不举	(242)
外感口眼喎斜	(243)
内伤口眼喎斜	(243)
外感口噤不语	(244)
内伤口噤不语	(244)
外感痰壅	(245)
内伤痰壅	(245)
外感舌音不清	(245)
内伤舌音不清	(246)
外感遗尿	(246)
内伤遗尿	(247)
伤寒总论	(247)
中寒病	(249)

中热中暑总论	(250)
中热病	(250)
寒热病论	(251)
寒热病	(251)
发热总论	(252)
外感发热	(252)
风寒发热	(252)
温热发热	(252)
内伤发热	(252)
气分发热	(252)
血分发热	(253)
头痛论	(253)
外感头痛	(253)
内伤头痛	(254)
附:大头症	(255)
大头见症	(255)
齿痛	(256)
外感齿痛	(256)
内伤齿痛	(256)
胸痛论	(257)
外感胸痛	(257)
内伤胸痛	(257)
胁痛论	(258)
外感胁痛	(258)
运气胁痛	(258)
感冒胁痛	(259)
内伤胁痛	(259)
胃脘痛论	(260)
外感胃脘痛	(260)
内伤胃脘痛	(260)
腋痛论	(262)
外感腋痛	(262)
内伤腋痛	(262)
肩背痛论	(262)

外感肩背痛·····	(263)
内伤肩背痛·····	(263)
腰痛总论·····	(264)
外感腰痛·····	(264)
风湿腰痛·····	(264)
寒湿腰痛·····	(264)
湿热腰痛·····	(265)
内伤腰痛·····	(265)

卷 二

咳嗽总论·····	(267)
外感咳嗽·····	(267)
伤风咳嗽·····	(267)
伤寒咳嗽·····	(267)
伤湿咳嗽·····	(268)
伤暑咳嗽·····	(268)
伤燥咳嗽·····	(268)
伤热咳嗽·····	(269)
内伤咳嗽·····	(269)
肺经咳嗽·····	(269)
脾经咳嗽·····	(270)
心经咳嗽·····	(270)
肝经咳嗽·····	(270)
肾经咳嗽·····	(271)
气虚咳嗽·····	(271)
血虚咳嗽·····	(271)
食积咳嗽·····	(272)
积热咳嗽·····	(272)
附诸贤论·····	(272)
噎隔论·····	(273)
外感噎隔·····	(273)
内伤噎隔·····	(274)
吐血咳血总论·····	(274)
外感吐血·····	(275)
内伤吐血·····	(275)
嗽血论·····	(275)
外感嗽血·····	(276)
内伤嗽血·····	(276)
衄血论·····	(277)
外感衄血·····	(277)

内伤衄血·····	(278)
牙衄总论·····	(279)
外感牙衄·····	(279)
内伤牙衄·····	(279)
劳伤总论·····	(279)
外感劳伤·····	(280)
感寒劳伤·····	(280)
感热劳伤·····	(280)
内伤劳伤·····	(280)
心虚劳伤·····	(280)
肝虚劳伤·····	(280)
脾虚劳伤·····	(281)
肺虚劳伤·····	(281)
肾虚劳伤·····	(281)
精虚劳伤·····	(282)
气虚劳伤·····	(282)
血虚劳伤·····	(282)
饮症论·····	(283)
痰饮·····	(283)
悬饮·····	(283)
溢饮·····	(283)
支饮·····	(284)
留饮·····	(284)
伏饮·····	(285)
痰症论·····	(285)
外感痰症·····	(285)
风痰·····	(285)
湿痰·····	(286)
燥痰·····	(286)
内伤痰症·····	(286)
燥痰·····	(286)
湿痰·····	(286)
郁痰·····	(287)
食积痰·····	(287)
丹溪杂治·····	(287)
附诸贤论·····	(288)
眩晕总论·····	(289)
外感眩晕·····	(289)
风寒眩晕·····	(289)

暑湿眩晕·····	(289)	湿气呕吐·····	(301)
燥火眩晕·····	(290)	燥火呕吐·····	(302)
内伤眩晕·····	(290)	湿热呕吐·····	(302)
气虚眩晕·····	(290)	内伤呕吐·····	(302)
血虚眩晕·····	(290)	胃火呕吐·····	(302)
痰饮眩晕·····	(291)	胃寒呕吐·····	(302)
火冲眩晕·····	(291)	痰饮呕吐·····	(303)
喘症论·····	(292)	食积呕吐·····	(303)
外感喘逆·····	(293)	附吐水类·····	(303)
风寒喘逆·····	(293)	外感吐清水·····	(303)
暑湿喘逆·····	(293)	内伤吐清水·····	(303)
燥火喘逆·····	(293)	外感吐苦水·····	(304)
内伤喘逆·····	(294)	内伤吐苦水·····	(304)
内火喘逆·····	(294)	外感吐酸水·····	(304)
痰饮喘逆·····	(294)	内伤吐酸水·····	(305)
食积喘逆·····	(294)		
气虚喘逆·····	(295)	卷 三	
阴虚喘逆·····	(295)	肿胀总论·····	(306)
伤损喘逆·····	(295)	外感肿症·····	(306)
附产后外感喘·····	(296)	风寒身肿·····	(306)
附产后内伤喘·····	(296)	寒湿身肿·····	(306)
附肺胀·····	(296)	湿热身肿·····	(307)
附诸贤论·····	(296)	燥火身肿·····	(307)
哮喘论·····	(297)	黄汗身肿·····	(307)
哮喘·····	(297)	内伤肿症·····	(308)
短气论·····	(298)	肺虚身肿·····	(308)
外感短气·····	(298)	肺热身肿·····	(309)
内伤短气·····	(298)	脾虚身肿·····	(309)
实邪短气·····	(298)	脾热身肿·····	(309)
气虚短气·····	(298)	肝肾虚肿·····	(310)
呃逆论·····	(299)	外感腹胀·····	(310)
外感呃逆·····	(299)	伤寒腹胀·····	(310)
内伤呃逆·····	(299)	风湿腹胀·····	(311)
附诸贤论·····	(300)	湿热腹胀·····	(311)
呕吐论·····	(300)	寒湿腹胀·····	(311)
外感呕吐·····	(300)	内伤腹胀·····	(312)
风气呕吐·····	(300)	气结腹胀·····	(312)
寒气呕吐·····	(301)	气散腹胀·····	(312)
暑气呕吐·····	(301)	肺虚腹胀·····	(312)
		肺热腹胀·····	(312)

脾虚腹胀·····	(313)	胃不和卧不安·····	(323)
脾实腹胀·····	(313)	心血虚不得卧·····	(323)
肝火腹胀·····	(314)	心气虚不得卧·····	(323)
肝肾虚胀·····	(314)	痿症论·····	(324)
食积腹胀·····	(314)	外感痿症·····	(324)
虫积腹胀·····	(314)	风湿痿软·····	(324)
痰饮腹胀·····	(315)	湿热痿软·····	(324)
血瘀腹胀·····	(315)	燥热痿软·····	(325)
脏寒腹胀·····	(315)	内伤痿症·····	(325)
六腑腹胀·····	(315)	肺热痿软·····	(325)
黄疸论·····	(316)	心热痿软·····	(325)
外感黄疸·····	(316)	肝热痿软·····	(325)
黄汗·····	(316)	脾热痿软·····	(326)
正黄疸·····	(316)	肾热痿软·····	(326)
内伤黄疸·····	(317)	附筋挛·····	(326)
谷疸·····	(317)	外感筋挛·····	(326)
酒疸·····	(317)	内伤筋挛·····	(327)
女劳疸·····	(318)	痹证论·····	(328)
阴黄·····	(318)	外感痹论·····	(328)
三消总论·····	(318)	风痹·····	(328)
外感三消·····	(318)	寒痹·····	(329)
燥火三消·····	(318)	湿痹·····	(329)
湿火三消·····	(319)	热痹·····	(329)
内伤三消·····	(319)	内伤痹症·····	(330)
积热三消·····	(319)	肺痹·····	(330)
精虚三消·····	(319)	心痹·····	(330)
不得卧论·····	(320)	肝痹·····	(331)
外感不得卧·····	(320)	肾痹·····	(331)
表热不得卧·····	(320)	脾痹·····	(331)
里热不得卧·····	(320)	肠痹·····	(331)
半表半里热不得卧·····	(321)	胞痹·····	(332)
血热不得卧·····	(321)	胸痹·····	(332)
气热不得卧·····	(321)	酸软论·····	(333)
余热不得卧·····	(321)	外感酸软·····	(333)
虚烦不得卧·····	(322)	风湿酸软·····	(333)
内伤不得卧·····	(322)	湿温酸软·····	(333)
肝火不得卧·····	(322)	内伤酸软·····	(334)
胆火不得卧·····	(322)	痰饮酸软·····	(334)
肺壅不得卧·····	(323)	积热酸软·····	(334)

卷 四

疟疾总论·····	(336)	积寒泄泻·····	(350)
外感疟疾·····	(336)	痰积泄泻·····	(350)
寒疟·····	(336)	食积泄泻·····	(350)
风伤卫疟·····	(336)	脾虚泄泻·····	(351)
阳明瘧疟·····	(337)	附五更泄泻·····	(351)
湿疟·····	(337)	肾虚五更泄泻·····	(351)
肺热瘧疟·····	(338)	酒积五更泄泻·····	(351)
肾经疟·····	(338)	寒积五更泄泻·····	(352)
风发疟·····	(338)	食积五更泄泻·····	(352)
瘧疟·····	(339)	肝火五更泄泻·····	(352)
内伤疟疾·····	(339)	附录食泻·····	(352)
牡疟·····	(339)	附诸贤论·····	(353)
疟母·····	(339)	霍乱论·····	(353)
食积疟·····	(339)	外感霍乱·····	(353)
三疟·····	(340)	湿气霍乱·····	(353)
游疟·····	(340)	风气霍乱·····	(354)
附诸贤论·····	(341)	热气霍乱·····	(354)
痢疾论·····	(342)	寒气霍乱·····	(354)
外感痢疾·····	(342)	内伤霍乱·····	(355)
寒湿痢·····	(342)	痰饮霍乱·····	(355)
湿热痢·····	(342)	食气霍乱·····	(355)
燥热痢·····	(343)	外感霍乱转筋·····	(355)
疫痢·····	(344)	内伤霍乱转筋·····	(355)
内伤痢疾·····	(344)	外感霍乱烦渴·····	(356)
七情痢·····	(344)	内伤霍乱烦渴·····	(356)
劳役痢·····	(345)	附于霍乱·····	(356)
饮食痢·····	(345)	附诸贤霍乱论·····	(356)
外感休息痢·····	(346)	附诸贤转筋论·····	(357)
内伤休息痢·····	(346)	腹痛论·····	(357)
泄泻论·····	(348)	外感腹痛·····	(357)
外感泄泻·····	(348)	风气腹痛·····	(357)
外感风泻·····	(348)	寒气腹痛·····	(358)
外感寒邪泻·····	(348)	暑湿腹痛·····	(358)
外感中暑泻·····	(349)	燥火腹痛·····	(358)
外感中热泻·····	(349)	痧胀腹痛·····	(359)
外感湿泻·····	(349)	内伤腹痛·····	(359)
内伤泄泻·····	(349)	热积腹痛·····	(359)
积热泄泻·····	(349)	寒积腹痛·····	(360)
		食积腹痛·····	(360)

痰积腹痛.....	(360)	热结小便不利.....	(364)
酒积腹痛.....	(361)	偏渗小便不利.....	(365)
虫积腹痛.....	(361)	气虚小便不利.....	(365)
血滞腹痛.....	(361)	阴虚小便不利.....	(365)
血虚腹痛.....	(361)	阳虚小便不利.....	(366)
气结腹痛.....	(362)	大便秘结论.....	(366)
气虚腹痛.....	(362)	外感便结.....	(367)
附肠痈腹痛.....	(362)	伤寒便结.....	(367)
小便不利论.....	(363)	温热便结.....	(367)
外感小便不利.....	(363)	内伤便结.....	(367)
运气小便不利.....	(363)	积热便结.....	(367)
伤寒小便不利.....	(363)	气秘便结.....	(368)
阴寒小便不利.....	(364)	血枯便结.....	(368)
内伤小便不利.....	(364)		

症因脉治 卷首

明 云间 秦昌遇景明纂著

从孙之楨皇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论《医宗必读》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李士材先生《医宗必读》书，广为流布也。先生大意，多得之王宇泰《准绳》，而立论则宗《薛氏十六种》。其论中风一症，则辨别真类；泄泻之治，立法昭明；心胃之痛，详加注别；咳嗽、腰痛，皆分外感内伤；肿胀之症，分别虚实寒热，俱无遗仪者矣。但其中尚有未纯之处，前此相沿成弊，如：首论伤寒传至三阴之条，误引直中阴经之方，混一立治。夫先起三阳，以后传至三阴，乃是传经之阳证，经虽属阴，邪则阳邪，故《伤寒》经云：先发热后发厥，此乃是传经之邪，非直中阴经寒证，是热深厥深之谓也。今先生反用直中阴经阴证之方，而曰轻则理中汤，重则四逆汤；后于直中阴经条下，又云：初起不发热，便是寒证者，名为直中阴经之寒症，亦以此二汤主之。夫传至三阴，阳症也；直中阴经，阴症也。一寒一热，二症天壤，而以一法混治，岂理也哉。至论虚劳一症，于吐血条下，首列苏子降气汤一方，极为不可。丹溪先生曰，口鼻出血，皆是阳盛阴虚，法当补阴抑阳。又曰犀角之性，能升散一切有余之火，若阴虚者用之，宁免飞扬之患乎。夫犀角清凉辛散，尚为阴虚者所戒，而苏子、前胡、半夏、沉香辛温升散之味，岂为虚劳、吐血之所宜乎。此乃外感吐血之方，不应列入虚劳、吐血条内，先生因见《准绳》书，失于分别，是以辗转相误。后张三锡先生集《治法汇》，独删去此方，良有苦心也。至痢疾一症，有四时寒热之不同，今先生混引《卫生宝鉴》所引经文，

脾泄、肾泄、内伤痢症之说，而归重于脾肾二经立论。不知脾传肾，肾传脾，乃论五脏相承内伤痢，非所论夏秋热痢之条。今先生论中，既曰痢起夏秋，湿蒸郁热，亦论夏秋之痢矣。即当从秋令燥金阳明司令立论，而归重于肠胃二经，不宜牵入脾肾去。夏秋之先水泄，后脓血，先脓血，后水泄，乃是手足阳明肠胃之湿热症，非脾肾相传之微邪贼邪内伤症也。古人云：大肠受病，则气凝注而成白痢；小肠受病，则血凝注而成赤痢；大小肠均受其病，则赤白相杂而下。胃之湿热，下淫于大小肠者亦如此。即按经文，曰肠澼下血，曰肠澼下白沫，曰肠澼下脓血，诸条之论，皆以肠字立言，不曰脾澼、肾澼，而曰肠澼，则知痢症当以肠字为主矣。今先生论中，脱却肠字本题，而独重于脾肾二脏，则夏秋之痢，先生欲补此两脏乎，抑欲温此两脏也。夫脾泄肾泄，藏气不足，内伤之虚症，藏症也。夏秋之痢，肠胃受邪，外感之实症，腑症也。内伤不足，外感有余，二者天壤，即有少阴下痢脓血一症，乃是手少阴心主为患，非足少阴脾传肾之一症，故《保命集》以少阴痢曰小肠泄，以心与小肠为表里，心移热于小肠，小肠移热于大肠，则下痢脓血，以手少阴心经主血故也。经虽属阴，症则阳邪，如伤寒阳症传阴经之比也。夫夏秋之痢，先要究其致病之根，当五六月巳午丙丁行权，而庚金大肠受克于夏令之时，预伤其金水，至秋燥金行令，金被火刑，熏烁下溜，赤属火之本来，白属金之本色，而赤白相杂之痢作矣。即或纯白无红，虽非心火所乘，亦为素秋燥火太旺，伤其金位本身，故白色溶化而下，此为乘令而

得病者也。今先生言言牵带脾肾，妄存温补固涩横格胸中，致令痴人说梦，便有初起之痢，肠胃壅滞，热郁于内，反见外寒兼化之象，误认虚寒，竟以古人辛温发表方中，妄加补涩之药，混活湿热燥热之痢；不知古人辛温散表，乃治寒湿之痢也。症重者为害匪轻，症轻者迁延变重，即有用温补能愈此疾者，非前医大用祛积，积气已清，即寒凉直进，失加向导，抑遏中州，偶遇辛温，开通郁结，实处得辛温散结之功，非得温补之力也。夫湿郁一痢，从时令寒湿之加临，外郁表邪，内壅积滞，是以用辛温之药，然亦但取其辛温散表，非取其辛温温补也。夫治痢过用寒凉克削，减为不可，但起内湿火燥火，失于清利，则肠胃顷刻腐烂，补脾补肾，乃是后来调理法也。故曰视其缓急，调其气血，表症在者，汗之散之；里症急者，清之利之。至痢症中腹痛一门，有积滞壅塞之痛，用下药以行之；有气郁大肠之痛，用苦梗以开之；有气血不和之痛，用芍药以和之。今止举气郁一条，曰以桔梗开之，下曰以芍药为主，不分二味收散不同，混叙气郁条内，又无积滞作痛应下本条，似乎腹痛之痢，再无下行之法。又云恶寒者加干姜，恶热者加黄连。夫症有似阴似阳兼化之假象，宜察内症脉息，未可以恶寒恶热为据也。后肛痛一条，上云热流于下，用槐花、木香是矣。又云挟寒者用理中汤，挟字下得不妥。《原病式》云：岂有寒热夹杂于肠胃间乎。夫肛痛初起，再无寒痛之理，痢之日久，然后见痛，方为元气下陷，然止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提之，未可用理中汤以治。因肛痛皆是湿热下流，燥火闭塞。即痢之日久者，亦止宜于补，未宜于温。即令虚矣，寒则未必寒也。若是虚而兼寒，则肛门当不禁而无疼痛矣。又曰《局方》、复庵，例用辛热；河间、丹溪，例用苦寒，何其执而不圆。不知夏秋之痢，与四时之痢不同。夏秋之痢，本于湿热，但有湿淫燥淫之别，从治正治之分，有邪凝内伏之虞。是以用辛散以治寒湿之痢，此宗《内经》湿淫于内，治以苦热，湿淫所胜，半以苦热，而开

湿淫为痢，表症居多之法门也。河间、丹溪，例用苦寒，盖谓夏秋之痢，燥火为患，热毒壅害肠胃，此时若效从治之法，则燥火而遇辛温，肠胃顷刻焚烂，是以用苦寒宣利之剂，以为正治之法，此宗《内经》热淫于内，治以咸寒，热淫所胜，治以苦寒，而开燥热为痢，里症居多之法门也。用温用寒，因发表攻里二法各别。今先生不发明四公之意，开示后人，反毁四公，今后学不明，余今较正伤寒例，仍遵仲景先生之法，夏秋之痢，当分燥火湿火；四时之痢，当分外感内伤，时行疫痢，当分六气岁气，如雨湿之年，流衍之纪，宜用发表者，以辛凉辛温之法治之。亢旱之年，赫曦之政，宜用攻里者，以苦寒咸寒之味治之，深彰先生之道，而全先生之书也。

论赵氏《医贯》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尝读赵先生《医贯》书，发明先天水火之论，深得守真先生《保命》阴阳微旨，此轩岐堂上，独契玄提，而有此出类之见。然其论先天水火，诚为万世准绳。至于论症论治之中，敢为先生一二指陈。如首论《内经》十二官论，谓心主之官非心也，别有一心主，在无极无形之际，以命门为君主。夫先生之论，先天无形之水火，《内经》之论，后天有形之脏象也。今以无形先天之理，以论后天，反使后学差误。又云世之养生者，宜加意于补火，而比类于鳌山之灯，火熄则不动，火旺则动速。独不思火不宜动，动则病矣；速则易终而易坏；火太旺，则一炬成烬矣。故养生家，务静不务动。今云火旺动速，是妄开后世偏于补火过端。夫阴阳之道，不可偏废，阴旺则阳亏，阳旺则阴竭，二者一有偏胜，则为病矣。今先生立有阳无阴之论，有偏于补阳之弊。至论伤寒一症，于口渴口渴条中，独重地黄之滋阴，但伤寒末后之时为虚热，初起之时为实热，今以地黄腻膈之味，施以初起口渴症中，则邪热凝滞，食气不消，其渴愈甚，且口干作渴，皆属阳明气分之

病，今先生不分气分血分之所属，竟云滋补肾中真阴，不知邪热未去，虽日进滋阴，无益于病。仲景先生不设滋阴补血之方于口燥咽干条内，良以滋阴之药，治血虚发热之内伤症，非治热邪为患之外感法也。至于血症论中，往往以外感内伤，混一立论，将《内经》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呕血泄之论，引《金匱》外感吐血方中麻黄桂枝等汤主治。不知《内经》所论寒淫所胜，言人表有六淫之寒邪，壅遏发热，邪热郁于太阳之经，不得发越，故血从口鼻而出。是以《伤寒论》有太阳伤寒，失与麻黄汤发汗，遂成衄血吐血之语。今先生误认太阳寒淫所胜之寒，乃是虚寒之寒，而以温热施治，又不著明外感内伤，此等立法，最为误事。至论相火龙雷，更有疵谬。夫龙雷之理，独详《周易》，龙雷天象，卦属于乾，实主纯阳。初九为潜，九二为见，上九为亢，以明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必待上行九五，方得刚健居尊之体，至上九又为阳居过极，而为亢龙有悔矣。至雷属于震，于位属东，甲木所主，盖一阳初动于二阴之下，则曰震动其地，及其二阳见上，卦成乎巽，而龙雷皆得其令矣。古人以肝肾之火喻之者，以二经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然皆有相火存乎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经真水不足，则阳旺阴亏，相火因之而发，治宜培养肝肾真阴以制之，不使其阳居过极，为乾之上九，离之九四是矣。今先生云得湿则燥，遇水则炽，以火遂之则焰灼自消，而独以桂附辛热之药，温补天真之火。不知龙雷之火，惟春分以后，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而行令，一土不胜二火，一阴为二阳所逼，上下皆阳，一阴独寓于中，于卦成离，于是炎暑时行，天之热气下降，地之湿气上蒸，或龙从海起，水自天生，或龙从天降，水自地起，震动其地而雷出，离雨乎天而电生，上下相合，则火雷鼓颌作声，而成噬嗑之象矣。及其云行雨施，则天气分而清凉，龙雷各自隐伏。古人所谓移星易宿，龙蛇起陆，惟夏月见之。今先生云：冬时阳气在下，龙雷就火气之

同类而居于下；夏月阴气在下，龙雷不能安其身而出于上。果尔，则龟鳖阴类之物，夏伏何处，冬见何地乎。夫龙雷何故独见于春夏，而独属于震离也？震属东方生升之位，天干甲乙，地支寅卯；离属南方明丽之位，天干丙丁，地支巳午，夫火长生于寅，临官于巳，帝旺于午也；夫子丑为开辟之初，坎为方萌之阳，包藏于二阴之间，未能发动。至寅则阴气始剥，有震动发生震惊百里之象；及至天下雷行，卦为无妄，然后万物皆生。至巽则二阳皆生于上，万物皆齐。至离则上下皆阳，万物相见。故曰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也。夫泽天为夬，夬尽成于，干复南方先天之位，然后一阴始生于五阳之下，而成天风之姤。阳极阴生，阴生渐长，火动于上，泽动于下，火泽为睽，于是泽遇于火，水火相息，泽火相革，然后一阴上进，二阳下伏，说以利贞，方成乎兑，而龙雷潜隐，直至剥尽成坤，坤复北方先天之位，然后阳往复反，一阳始生五阴之下，而雷在地中复也。夫阴终于夬，夬尽成乾，阳终于剥，剥尽成坤，则知龙雷之火，发见于五阳成卦之泽天夬，收藏于五阴成卦之山地剥也。是则龙雷之火，其纯阳之象无疑矣。是以东垣云：以火吸水，水能上腾，热天见，水从地起，不可谓寒也。今先生用辛热摄伏，岂不误哉。夫引火归源而用附桂，实治真阳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炎，如戴阳烦躁之症，非龙雷之谓也；龙雷之火，肝肾之真阴不足，肝肾之相火上炎，水亏火旺，自下冲上，突如其来，如焚死弃；若虚阳上浮，真阳不足，剥床剥肤，乃为阴邪所逼，一同乎五阳在下，一阴将尽于上之纯阳；一同乎五阴在下，一阳将尽于上之纯阴；一如乾之上九，亢龙有悔；一如坤之上六，龙战于野，阳极阴极，二者天渊。夫肝属于木，火本所生；肾属于水，火本先天，然二者之火，俱赖真阴相配，水润木荣，此火安其宅，真阴耗损，则木失所养，转柔为刚，水竭木燥，燎原可畏。但此火真水不足，相火偏胜为患，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临之火，而用苦寒直折者，又不可宗火郁发之

而用升阳散火之法。治宜养阴制火,如盏中添油,灯焰自熄,用家秘肝肾丸、六味丸,合滋肾丸是也。古人云:壮水之主,以镇阳光。阳光者,龙雷之火也;壮水者,滋阴降火之谓也。今先生云治以辛热,乃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矣。乌乎可。

论《内经》《金匱》中风卒 中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内经》论中风,症因不一,有风入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焮然热,名曰寒热,此言风寒在表发寒热也。有风气入胃不得外泄,则为热中,此言风邪入里发热也。有人瘦则外泄而寒,为寒中泣出,此言人弱汗多,热气外泄,面为虚寒也。有风气与太阳俱入,散于分肉之间,肌肉愤膈而有痒,此言风毒逆于肉里而发疮疡也。有卫气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此言恶痹之风,伤人卫气,闭塞血脉而为麻风癰风也。以上,《内经》总叙风邪之症也。又云:风中五脏六腑之俞,各入其户,所中则为偏风。此言风邪中于各经之俞,或左或右,则为卒中偏风,半身不遂之症也。又云: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目风。此言头风之症,能害人目也。又云:饮酒中风,多汗不可单衣,喘息恶风,口干善渴,则为漏风。此言因酒热得风,故多汗恶风,口干善渴,表里皆病之症也。又云: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言入房汗出,风中于内,必病遗尿便涩之症也。又云:新浴中风,头多汗恶风。苦先一日则病甚头痛,名首风。此言因浴见风而成头风头痛之症也。又云: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此言外伤于风之飧泄症也。又云:外在腠理,汗出汗泄衣,身体尽痛,名泄风。此言因自汗,成痛风之症也。以上,《内经》论外感风中也。又云:春甲乙伤于风,嗔干善怒,憎女子,名肝风;夏丙丁伤于风,善吓色赤,言不快,名心风;季夏戊己伤于风,四肢不欲动,微黄不嗜食,名脾风;秋庚辛伤于风,多汗恶风,时咳短气,名肺

风;冬壬癸伤于风,面庞然浮肿,有病不能正立,名肾风。又云:饮食不下,隔塞不通,失衣则胀,食寒则泄,形瘦腹大,名胃风。以上,《内经》论内伤风邪也。至《千金方》,则以《内经》风论发卒中条,立名中风,而以半身不遂,为偏枯;身无痛,四肢不收,为风痹;奄忽不知人,为风懿;痹而不仁,为风痹,类中风,即为当今中风之祖。至仲景《金匱》,其第一条则曰: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此发《内经》所中为偏风之条,而以脉之微数,以明不同中寒中湿也。第二条言: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虚寒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纵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此发《内经》偏枯中风之症。若脉微数,则为风热;若脉不数,而见浮紧,则为风寒;风寒初中皮肤,失治,则或左或右,喎僻不遂;故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此申明风邪之中人经络脏腑,次序轻重之不同也。第三条言: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隐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按:前条以寸口之脉浮紧,明风寒从外而渐入于里;此条以寸口之脉迟缓,明亦是风寒从外而渐入于里。第四条言:寸口脉沉而弱,沉则主骨,弱则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痛黄汗出,故曰历节。此言脉沉主骨,脉弱主筋,乃是汗出入水中风,而成历节痛黄汗出之症。又云: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此言脉弱血虚中风而成痛风之症。又云: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言不虚之盛人,脉多实大,今见涩小,且见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之症,例如《内经》饮酒中风多汗喘息等条,又兼见历节

痛,不可屈伸之症也。又云:诸支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此重申上文支节疼痛之痛风症,是外感,宜桂枝芍药知母汤,和营卫以散表邪也。又云: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断泄。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此言筋伤骨痿,内伤枯细之症,似历节痛风,然历节痛风,系外感症,必发热;假令黄汗胫冷,且见发热,方可为历节痛风症,方可散表。故下文复申曰: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散邪。以上,《金匱》之论中风也。由此观之,《内经》之论中风,总叙风邪致病,非专言卒中暴仆之症。《千金方》则发卒中之偏枯、风痲、风懿、风痹四症,而补立治法。仲景《金匱》论风,即以《千金方》所发之半身不遂,四肢不收,奄忽不知人,风痲之历节疼痛,而发明《千金》。候氏黑散治寒,风引汤治热,扩充而为卒中风之准绳。然止论外感风寒,未曾详言内伤诸中。于是,河间发火性急速,暴中卒倒,皆属于火;东垣发气郁壅滞,气虚受邪;丹溪发因痰而生热,因热而生痰。是则《千金》、仲景发卒中病,单主风寒,但言外感,故刘、李、朱先生,发主火、主气、主痰,兼内伤卒中亦全之矣。喻嘉言先生妙论丛生,独著中风以《内经》邪害空窍之下,补出补虚堵塞治法,此亦一偏之见。恐留而不去,反成其害矣。夫中风寒之症,有虚有实,有气血不足,空腹见风,风邪乘虚而入者;有气血壅滞,饮酒中风,风邪乘实而入者;有先中风寒,因而生痰生热者;有先有痰热,后召风寒者。夫饥寒迫切,因虚而邪得以外入,人人知之也。醉饱当风,因实而邪得外人,人所不知也。是以外有六经表症,则比例加减小续命汤等散表;内见便溺阻塞,比例于三化汤等清里。邪散正虚,当用补虚堵塞,古人分闭脱二条,以验虚实,良有以也。至治风先治血,此言厉风伤血,血痹不行,当行血祛邪;非言

补血即可治风,非言厉风伤气,亦以血治。又云:中风之症,理气为先。此言气道壅闭,故当先理其气,非言凡治中风该用理气也。故当细详外感寒邪属表者,比例《千金》之候氏黑散、加减小续命汤等散表;若积热壅闭属里者,比例风引汤、三化汤等清里。若内伤之阴火上炎积热上冲者,则遵河间治法;痰凝中脘,攻注成疾者,则丹溪、节斋之法当矣。故凡治病,切不可执一家论例。如四肢不举,与半身不遂,似同实异。四肢不举,有虚有实;半身不遂,病邪为患。故四肢不举,以土不及为虚,土太过为实;土不及者,脾胃二经气血不足,则浑身无力,四肢难以举动,无麻木痛苦者也;土太过则气血壅实,而四肢作楚,不能举动,或痛或麻木,或极冷如冰者也。至半身不遂,则壅滞者多,虚者少,岂以一人之身,有半边不虚,半边独虚之理。即有偏中风寒者,亦止得外感寒邪,宜用辛散表邪,实非虚寒而宜温补。《准绳》书注半身不遂,立胃脉沉涩为虚,胃脉鼓大为实是矣;后于心脉小坚急,止注元阳不足一条,不知凡病有虚实,有心脉小坚急,元阳不足,即有心脉大搏指,心火太旺,书不尽言,学者宜细详补解。不玩《内经》云:心气热则阳气动,发为肌痹,传为脉痿;又云:阳有余,阴不足,为偏枯。又云:热多则大筋软短而拘,小筋弛张而痿。如是则半身不遂,未可指为元阳不足一条立论。今之用热药,误治偏枯筋痿,以至大害,祸本于此。

论《内经》《金匱》阴虚阳虚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虚劳症,有虚而无火者,名虚寒;虚而有火者,名虚火。同一言虚,而虚寒、虚火,实分天壤。治虚寒之症,宜温补,忌滋阴;治虚火之症,宜滋阴,忌温补。然虚劳之症,后天有形致病者,易治;先天无形水火不足致病者,难治。治先天不足之症,要分别真阳虚、真阴虚。真阳不足者,阳虚无火也,当补阳,桂附八味丸、

鹿角胶是也。真阴不足者，阴虚火旺也，当补阴，知柏八味丸、玄武胶是也。补先天不足，仲景但立桂附八味丸补阳，未立知柏八味丸心补阴。良以既立先天补火之法，则先天补水之法，便可一例而推，钱仲阳微露机关，而以八味肾气丸减去桂附，惟以六味丸平补肾水，以为滋阴治法。至丹溪则比例仲景之旨，而以黄柏、知母加入六味丸中，直与桂附八味丸旗鼓相对，补阳旺阴亏，肾水不足，得全仲景补阴制火之未备。夫人身阴阳水火，平等则生，偏旺则病，偏极则死。夫阳虚则阴偏旺，阴偏旺则阳愈虚，阳至绝，则独阴亦随之而绝矣。阴虚则阳偏旺，阳偏旺则阴愈虚，阴至绝，则孤阳亦随之而绝矣。然虚劳之症，到底阴虚者多，阳虚者少，故丹溪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而加意于滋阴大补丸主治，王节斋亦有误服参芪必死之说，此言真阴不足，阴虚火旺，劳瘵喘咳之症，非言真阳不足虚寒无火之症也。若是虚寒之症，则黄柏、知母，岂能大补？服参芪岂有必死之理？今有真阴不足，虚火之症，服滋阴则变虚寒，服温补又变虚火者；此阴水既竭，阳火亦虚，不耐滋阴之死症也。有真阳不足，虚寒之症，用温补则变虚火，服滋阴又变虚寒者；此阳火既竭，阴水亦亏，不耐温补死症也。有虚寒之症，服温补之药，不变虚火，到底虚寒而死者，此言阴无阳，独阴不长之死症也。又有虚火症，用滋阴到底，不变虚寒而死者，此独阳无阴，孤阳不生死症也。以上，言先天阴阳不足，水火偏胜之虚劳也。至后天损伤劳伤之症，则有藏府诸条，精血气三者不同。然究其实，亦惟虚寒、虚火两条为要。虚而无火者，当用温补；虚而有火者，又当补虚清热。例如气虚无火，当用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若是气虚有火，立斋加梔子、牡丹皮。血虚无火，当用四物汤、当归补血汤；若是血虚有火，立斋加山梔、牡丹皮。故凡虚劳之症，既明气虚，又要细详气虚之有火无火；既明血虚，又要细详血虚之有火无火。血虚有火，人入知之矣；气虚有火，人都忽之也。

故治气虚无火者，当温补其气；若气虚有火，则补气药中，要加清凉。若血虚无火者，当补其血；若血虚有火者，则滋阴药中，又要清火。立两法加减，则精血气三者，调补平和之理尽矣。夫知柏天地煎，治精虚有火者；知柏归芍丸，治血虚有火者。古人用地骨皮散，治劳瘵骨蒸，亦因气虚有火耳，即《内经》云：阴虚生内热，治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非言虚火是虚寒，可用温补者。东垣云：虚火可补，参芪之属。此言后天饮食劳倦虚阳发热之火，非言先天肾虚水少煎熬真阴之火也。《原病式》云：肾虚者，水虚也。水虚，则火旺而煎熬真水，反用温补消津烁肺，则喘嗽声哑，自汗骨蒸而死矣。世人误认温热为补者，皆因错解《内经》“劳者温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误认温之二字为热之。不知《内经》原文，言“形不足者，温之以气”，但言温润和养，以培元气，非言用温热之药。“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言用滋阴补其阴精，非言荤腥厚味也。至论失血之症，方书云：气有生血之功，补血不如补气。此言阴络伤，血内溢，血虚无火之症，非言阳络伤，血外溢，血虚有火症。夫曰“阴络伤，血内溢”，言下泄下脱之血也；“阳络伤，血外溢”，上冲咳血、吐血、鼻衄、牙衄之血也。夫阴络所伤之血，阴分之血也，血去则火亦去，故血虚无火者也。阳络所伤之血，阳分之血也，血去则火愈旺，此血虚有火者也。故血脱益气之法，但可施之于阴络所伤无火之血，难施之于阳络所伤，血去火旺，劳瘵骨蒸，脉数内热之人也。此等关头，从来差误，惟立斋曾有阳络伤，血上冲，阴络伤，血下脱之发明。然后人未曾思精而熟得，若进思血之阴络阳络，但当分别有火无火，亦不必拘于上溢下脱。例如咳血吐血，上溢之血也，《金匱》有面色白，脉沉迟，内无热，阳虚不能摄血，古人用血脱益气，胃药收功者。又阳明大肠有火，而发肠红便血，下脱之血也，然有阳络之血，古人用黄柏、槐米以治者。总之，无论上溢下泄，惟以临症时，细审血去有火者，即为阳络所伤之血，但宜凉

血养血；血去无火者，即为阴络所伤之血，仍可血脱益气。例如肝主藏血，又主施泄，肝经下血，同是阴经，又有分别，肝虚不能摄血，则用补肝敛肝之药；若怒动肝火，血得热而妄行下泄，则用凉血清火之药，明此两条，万无差误。

论《内经》《金匱》水肿腹胀症 因各别治法不同

肿胀之原，《内经》、《金匱》辨别分悉。但其中节目，隐而未彰。前代诸贤，皆未发明，后人不察，往往以虚肿之法，施之实胀之人，实胀之法，施之虚肿之症。不知肿胀二病，皆有虚实。肿浮于外，病在经络，表也；胀满于中，病在肠胃，里也。赖许学士分明四肢肿为水，但腹胀，四肢不甚肿为胀，发《金匱》肿胀分治之旨。后丹溪书，以肿胀二症，各立一门。王宇泰以水肿胀满，分立治法，皆有至理；但胀满症中，分明虚实寒热诸条，而水肿门，未详《内经》何条是虚，何条是实，何条是胀，何条是肿，又不发明《内经》风水与《金匱》风水，各自一症，余心未慊。《灵枢·津液篇》曰：阴阳气道不清，水谷并于肠胃之中，不得渗入膀胱，则为水肿。此总论水肿之原也。水肿篇曰：水始起也，目窠下微肿，腹乃大。肤胀者，腹大，身尽肿，皮厚，鼓肿者，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肠覃者，寒气客于肠外，大如鸡卵，稍益大，如怀子之状，月事以时下；石瘕生于胞中，子门闭塞，月事不以时下。此分论肿胀之二症也。胀论曰：心胀者，烦心短气；肺胀者，虚满喘咳；肝胀者，胁下满，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体重；肾胀者，腹满，引背腰骱痛；胃胀者，胃脘痛，妨于食；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有声；小肠胀者，小腹膜胀；膀胱胀者，小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胆胀者，胁痛，口苦太息。此分论五脏六腑胀病，各经之见症也。水肿篇又曰：腹胀、鼓胀可刺乎？曰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腹中论曰：心腹

满，旦食不能暮食，名为臌胀，治以鸡矢醴。王宇泰因见同曰鼓胀也，而治法有表里不同，乃分一以气聚之病，一以气停与血相搏之病，而桢以为未然。夫水肿篇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则知肿于遍身，非胀于内，在表不在里，故曰先泄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此与胀论篇所谓营气循脉，卫气逆，并循分肉，为肤胀，三里而泻，同一法门也。腹中论，但曰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则遍身未皆大，在里不在表，故用鸡矢以下，此即《内经》所谓“中满者泻之，泄之则胀已”，是也。汤液篇曰：平治极衡，去菀陈莖，开鬼门，洁净府。此因气拒于内，形施于外，形不与衣相保，表里俱病，故兼用发汗利小便二法也。评热论曰：有病肾水者，面胕庞然壅，害于言，虚不当刺，名曰风水。又曰：肝肾并浮为风水。夫肝火曰雷火，肾火曰龙火，肝肾之脉本沉，今并浮则雷火动而疾风暴雨，龙火动而水附波扬，此二条言肝肾之相火太过，泛滥其水而上浮也。《灵枢·本输篇》曰：少阴者属肾；三焦者，决渎之腑也。水道出焉。宣明五气篇曰：三焦病气满，小腹尤坚。又云：水留即为胀。此二条言肝肾之相火不及，不能蒸动其水而下积也。水热篇曰：肾者至阴也，至阴盛水也。肺者太阴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此言肾水为病，上连于肺也。又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此言肾水为病，上连于胃也。又曰：勇而劳肾，肾汗客于玄府，传为胕肿，此内伤肾水，外受风邪之风水也。阴阳别论曰：阴阳结邪，多阴少阳，名曰石水。又曰：三阴结为水。又曰：肝肾并沉为石水。此言寒结水邪，后世所名阴水之寒症也。经脉篇曰：胃所生病，大腹水肿，膝腠肿痛。又曰：诸胕肿，皆属于火；诸水腫者，湿热相兼也。此言热结水邪，后世所名阳水之热症也。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湿胜则水闭胕肿，此言湿土主脾，而为脾经水肿之症也。又云：太阴所至为胕肿。又太阴所至为中满。此言湿土司天，湿淫所胜之肿胀也。又云：太阳司天，

寒胜则浮,此言寒淫所胜之肿胀也。又云:少阴司天,少阳胜复。少阳司天,少阴胜复;又云:热胜则肿。此言君相二火司天,热淫所胜之肿胀也。又按:本神篇曰:脾气实则腹胀。调经篇曰:形有余则腹胀。脉要篇曰:胃脉实则胀。此言脾胃壅滞而为胀病之实证也。师传篇曰:足太阴之公孙虚则胀。太阴阳明篇曰: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脏则膈满闭塞,此言脾胃不足而为胀病之虚症也。方宜论曰:藏寒生满病。又胃中寒则胀满,此言脏腑阳虚而为胀病之寒症也。至真要大论:诸胀腹大,皆属于热。又曰:腹满大便不利,取足少阴。又曰:胀取三阳。此言脏腑郁热而为胀病之热症也。以上,乃《内经》之论肿胀二症也。至《金匱》则曰:风水脉浮,骨节疼痛恶风;又云: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又云: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细玩《金匱》,以脉浮主表,皆从太阳经主治,此必是外感门另是太阳之风水,非《内经》肝肾并浮,及勇而劳肾,而胕庞然,内伤风水也。又云:皮水其脉亦浮,外症胕肿不渴,当发其汗。夫曰发其汗,宜与太阳经伤寒同兹治法矣。岂可以此法而治肝肾并浮,勇而劳肾,而胕庞然,虚不当刺之内伤症乎。若云肝肾不足,火衰水泛,则以肾气丸摄服之可也,未宜以太阳经表药升散之;若以为面胕庞然壅,害于言,宜发其汗也,则经文明有不当刺之戒,温衣谬刺。同是发汗,今刺尚不可,汗岂所宜乎。若以勇而劳肾,肾汗客于玄府而当发也,则伤寒少阴症,又有强发厥竭之戒。夫伤寒少阴外感症,尚有不汗之戒,今太阳升散之药,反为劳肾内伤症所宜乎,以此论之,则《金匱》之风水,乃是太阳之外感,实非《内经》肝肾之内伤。夫仲景之书,往往补《内经》之缺,如温病论《内经》之温病,一主少阴,然二者皆先热后寒;《金匱》之论温病,则但热不寒。《内经》之论温病曰:冬不藏精,春必温病。仲景之论风温,则曰太阳病发汗已,身灼热,名风温。即此二症,仲景之论,与《内经》之

论,各自一条。《金匱》又曰:皮水四肢肿,水在皮肤中,聂聂动,防己茯苓汤。此亦与上章脉浮风水,以三阳主表而立阳经治法者也。又曰:正水,其脉沉迟,外症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症腹满不喘,二症同是脉沉,而以自喘主肺,不喘主肝肾,《金匱》以三阴主里而立阴经治法者也。又云: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久不愈,必致痈脓。又云: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此二条,《金匱》以脉沉主表,立从症不从脉之法也。又云: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而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此又以脉沉脉浮,以分太阳少阴表里主治,而总结上文三阳三阴水肿治法也。又云心水少气不得卧,肝水腹大胁下痛,肺水小便难,脾水四肢苦重,肾水腰痛不得溺。此以《内经》有五脏之胀,《金匱》复补出五脏之水也。《金匱》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趺阳之脉当伏,今反紧,本有寒疝。又曰:趺阳之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此以肺主通调水道,胃主出纳水谷,而以肺胃两家为诊治也。又曰:腰以上肿者,宜发汗;腰以下肿者,宜利小便。此以经文面肿为风,脚肿为水,而以身之上下,以分表里,推广于脉沉脉浮之外也。然此乃同伤寒太阳经麻黄治标,五苓治本之法;不然,则面胕庞然,虚不当刺等症,腰以上虽肿,而发汗在所不取,肝肾并沉,真阴虚涸之症,腰以下虽肿,利小便又所不用也。以上诸条,乃《金匱》专论水肿之一症也。至于后代节斋、丹溪、张三锡,皆以《内经》“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独指足太阴一经立论,不及乎诸条者也。何柏斋独指《内经》肝肾石水,发金匱肾气丸为治,又单主足少阴一经者也。薛新甫、赵养葵以补肾补脾为肿胀统治,而以脾肾二经为法者也。丹溪又曰:湿热气盛,则肺郁成水,此言《内经》诸气膜郁,湿热乘肺作肿一门也。河间又云:燥邪干肺,绝水之源,则小便不利而为肿。此因《内经》独缺燥淫一条,千古从未发明,而特补燥热乘肺作肿一门也。奈后代名贤,厌烦喜简,

欲将一二经络，印定治法，以为易便，不知此症门路甚多，断难以一二脏为总括者也。但当认明何经所主，何经兼见，五脏中何脏有伤，六腑中何腑受病，三因中何因起症，六脉中何部应诊。因病治之，无不中病。

论《内经》膈气呕吐噎隔呕吐症 因各别治法不同

方书所谓膈气呕吐者，此即《内经》气为上膈之一条也。所谓噎隔呕吐者，即《内经》三阳结为隔之一条也。仲景《金匱》书，以生姜半夏汤治痰呕，此治膈气方也；又以甘草大黄汤治呕吐便结者，此治噎隔方也。洁古《家珍》以呕吐分上中下三条，而以气积寒主治；东垣以辛香温胃立法。此乃膈气呕吐方书，非噎隔呕吐之症也。河间以《内经》诸逆冲上，诸呕吐酸，诸痿喘呕，正合三阳结热之义，发明气郁不利，胃火上炎，故呕涌溢食不下，而以三乙承气等方为治。丹溪亦谓噎隔之症，火热上炎，多升少降，更发内伤真阴不足，津液枯涸，而以四物汤中多加竹沥、荆沥、牛羊乳等为治；又著《局方发挥》，力辨《和剂》之非，此噎隔呕吐方书，非膈气呕吐胃寒之症也。《内经》明明各是一条，前贤亦各开一面，今因二者症名相似，膈隔易讹，呕吐难别，遂至辗转差误。不知同一呕吐也，而有热吐寒吐之分；同一痰涎也，而有湿痰燥痰之别。考之方书，同是治隔也，而有膈气噎隔二条之分。按之《内经》，同有似论也。而有气为上膈，三阳结为隔之异。夫膈气呕吐者，言饮食之时，并无阻碍，但食后时或作胀，时或气逆，时或呕吐，然亦时作时止，不比噎隔之症，饮食之际，即有拒隔不下之患，下咽之后，少顷直涌而上也。《内经》云：三阳结为隔。注曰：三阳者，大小肠、膀胱也。结者，结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后不通，膀胱结热则津液干涸。三阳下结，食必上潮，此阳火上逆，推而不下也。慎细玩之，曰三阳则与阴经无与，曰结

热，则非阴寒可知。夫《千金》诸方，治反胃噎隔而用姜桂，因气滞清道，用大黄、芒硝、石膏、竹沥、芦根、生地黄汁等一派苦寒，略用姜桂以为向导，非因胃寒而用也。又按方约之《附余心法》曰：噎隔之症，因火而成，病源不一，有因思虑过度而动脾火者；有因忿怒过度而动肝火者；有因饮食太过而生胃火者；有因淫欲过度而起肾火者。盖火气火上，熏蒸结聚，津液干燥，饮食不得流利，为噎为隔，久则胃脘结断，饮食虽进，停滞隔间，反而上逆，为呕为吐，此症切不可用香燥之药，若服之必死，夫证属热燥，又用香燥之药，散气消阴，则助火而烁津矣。又考王宇泰《准绳》书，谓溢食一症，或伤于酒，或伤于食，或胃风而吐，或胃热而吐，医者不察，火里烧姜，汤中煮桂，沉香未已，豆蔻继之，砂仁未已，胡椒继之，竟将热药妄施。素热之人，三阳既结，食必上潮。仓公治用下剂。刘河间治呕吐噎食，遵仲景呕吐门甘草大黄汤，及三乙承气等，独超近代，但用药之时，累累加服，慎勿顿攻。若咽喉痰阻，微用若酸，轻轻涌出，因而治下。设或不行，蜜盐下道，始终勾引，两道相通，结散阳消，饮食自顺。余今分别发明曰：膈气呕吐，与噎隔呕吐，各是一条。膈气呕吐，有寒有热，有痰有气，有燥有湿；噎隔呕吐，则但热无寒，但燥无湿，惟是三阳结热。《金匱》、《千金》、洁古、东垣之方，治膈气呕吐者，不可治噎隔症；河间、丹溪之方，治噎隔法也，不可治胃寒膈气。仲景小半夏汤，治湿痰呕吐者也；大黄甘草汤，治大便燥结，食已即吐者也；其小柴胡汤，治运气外来，少阳所胜之呕吐也；后洁古加青黛治呕苦，亦同是义。东垣之丁香茱萸汤，治胃寒呕吐者也；《三因方》麦门冬汤内用竹茹、芦根汁，治燥热漏气呕吐也；河间用承气等下药，治热淫所胜，膏粱积热，外感有余之噎隔也；丹溪以四物汤加羊牛乳等滋阴，治津竭血燥，内伤不足之噎隔也；赵氏书独主滋阴而重地黄丸，此治精竭阴耗，肾经真水不足，内伤噎隔之法也。至于东垣所论噎塞，又有不同。

夫曰堵塞喉咙,阳气不得出曰塞,阴气不得降曰噎。夫气逆咽喉,诸经不行,口开目瞪,气欲绝,当用气味俱阳之药,引胃气以治其本。栝细玩之,词中并不言及拒格饮食等语,下文反言食消服之,更以美食压之。夫噎塞直至口开气绝,尚能待食消,更以美食压之乎?此之噎塞,又言膈气不通,阴寒气窒之症,另是气噎一门之症,非言噎隔溢食,格食不下,三阳结热之噎矣。余读《准绳》书,见以膈气呕吐叙于噎隔呕吐之上,另立一门,又以噎塞之症,叙于噎膈之下,亦另立一门,则知古入原有分别也。是以一症之中,亦要分析寒热燥湿诸条。即如《内经》诸呕吐酸,同言热呕也,而为湿热之呕,诸痿喘呕。同言热呕也,而为燥热之呕,二热同源,湿与燥又分天壤。方书以食久而吐

属寒,名曰翻胃;以食入即吐为热,名曰反胃,不知反与翻同,皆是形容呕吐之义,未可以食入即吐、食久而吐,以定寒热。王太仆虽有此论,亦言其理之常,难必其症之变也。余常见暴吐多热,即久吐中亦有热者。脾胃湿热,食久不化,熏蒸结聚,痰涎裹住不消,亦令上逆而吐,如夏月人感湿热,则食不消化而吐是也。是以噎隔之症,千无一寒,万无一寒,从古到今,亦无一寒也;呕吐之症,亦止寒热各半耳。余今以下噎食不下,隔食呕吐之症,直以有热无寒施治,以呕吐之症,不论食久食已,惟以酸不酸,臭不臭,分别寒热。呕而酸馊,夏热之化,主火;呕而不酸不臭,冬寒之象,主寒。如造酒者然,热者主酸主臭,冷者不腐不臭是也。

症因脉治 卷一

明 云间 秦昌遇景明纂著
从孙之桢皇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中风总论

秦子曰：中风之症 卒然仆倒，昏不知人，若痰涎暂升，少顷即醒，此中之轻者。卒然倒仆，昏不知人，痰涎壅盛，口噤失音，良久不醒，渐渐沉重，此中之重者。有外感，有内伤。外感者，真中风也；内伤者，类中风也。

外感中风症

【中风之症】卒然倒仆，身热口噤，志乱神昏，四肢俱废，良久不省，《内经》名曰风痲，东垣所谓中藏之重症也。若仓卒仆倒，少顷即醒，身热痰涎，或见左瘫右痪，半身不遂，《内经》名曰偏枯；东垣所谓中腑之稍轻者；外无六经寒热，内无便溺阻隔，无痰无喘，言语分明，惟见皮肤不仁，或麻或木，口眼喎斜，东垣所谓中血脉之最轻者。以上乃外感真中风之症也。

【中风之因】或坐卧当风，风入五内，或衣单被薄，卒遇暴风，或披星戴月，风露袭人，外邪乘虚入于诸经，而中风之症作矣。

【中风之脉】左关浮弦，病在足厥阴、少阳。左寸浮弦，病在手少阴、少阳。左尺浮大，病在足少阴、太阳。右寸浮洪，病在手太阴、阳明。右关浮大，病在足太阴、阳明。右尺浮大，病在三焦及命门。

【中风之治】初起宜祛风涤邪，有表者，小续命汤、羌活愈风汤汗之；有里者，三化汤下之；表里俱见者，大秦芩汤、防风通圣散和

之；痰涎壅盛者，竹沥二陈汤，合胆星汤、牛黄清心丸；积热神昏，海藏清心丸。

小续命汤 通治中风六经表症。后具河间六经加减、四时加减之法。

麻黄 人参 黄芩 白芍药 甘草 防风 杏仁 川芎 防己

春，加防风；夏，倍加石膏；秋，加知母；冬，加桂枝。身痛，加羌活、秦艽。

河间云：凡中风，不审六经加减，虽治之不能去其邪。《内经》云，开则渐然寒，阖则热而闷，知暴中风邪，宜以小续命汤，随症随经治之。

中风无汗，恶寒，脉浮紧，风中太阳经营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麻黄续命汤。

麻黄 防风 杏仁

宜针太阳少明，出昆仑阳跷穴血。

中风有汗恶风，脉浮缓，风中太阳经卫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桂枝续命汤。

桂枝 白芍药 杏仁

宜针风府。

中风无汗，身热不恶寒，脉洪长，风中阳明经症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曰石膏续命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中风无汗，身热不恶风，脉缓长，风中阳明表症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干葛续命汤。

葛根 桂枝 黄芩

宜刺厉兑,泻阳明之实清火也,针陷谷,云阳明之邪散表也。

中风无汗身凉,风中太阴经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附子续命汤。

熟附子 干姜 甘草

宜刺隐白,以去太阴之贼。

中风有汗,无热,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桂附续命汤。

桂枝 熟附子 甘草

宜针太溪,以去少阴之邪。

中风六经混淆,指节挛痛,麻木不仁,系手少阳、厥阴,羌活连翘续命汤。

小续命 羌活 连翘

宜刺厥阴之井大敦,以通其经,灸少阳之经绝骨,以引其热。又云:古之小续命,混淆无六经之别,今各分经治,又立针刺之法。

中风外无六经形症,内无便溺阻隔,惟舌强难以言语,手足不能运动,知血弱不能养筋,宜养血舒筋,大秦芎汤主之。

又云:中风外有六经形症,先以加减小续命诸方,随症随经治之。内有便溺阻隔,复以三化汤下之。栝按:以上诸症,乃西北真中风症,故立祛风散邪之法。以下内伤条内,有不因外风而因于调养失宜,例如河间之论火,丹溪之论痰,而实系类中风之症,以其相类,故同列之,然各有分别,不可混治。

羌活愈风汤 治表里已解,服此为善后条理。

羌活 防风 防己 川芎 独活 蔓荆子 麻黄 细辛 秦艽 柴胡 前胡 甘菊花 黄芪 枳壳 当归 芍药 苍术 黄芩 生地 半夏 白芷 知母 甘草 地骨皮 厚朴

三化汤 外无六经表症,内有便溺阻隔,以此方利之。

厚朴 大黄 枳实 羌活

虚人,加人参;痰多,加胆星、半夏。

大秦芎汤 治外无六经表症,内无便溺阻隔,惟手足言语不便者。

秦艽 石膏 甘草 川芎 当归 白芍药 羌活 独活 防风 黄芩 白术 白茯苓 生地 白芷 细辛 熟地

天寒,加生姜;心下痞,加枳实、川黄连;夏秋,加石膏、知母;冬,加桂枝。

防风通圣散 治表里未除,以此方和解。

麻黄 石膏 桔梗 黄芩 山梔 荆芥 滑石 白术 广皮 甘草 川芎 当归身 防风 大黄 芒硝 连翘 薄荷 白芍药

竹沥二陈汤 治中脘痰滞。

熟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竹沥 寒,加生姜;热,加山梔、黄连。

胆星汤 治痰涎壅盛。

陈胆星 广橘红 苏子 钩藤 甘草 菖蒲

里热甚,加山梔、黄连;肝胆热,加青黛、海石。

牛黄清心丸 治痰迷心窍。

真牛黄 犀角 羚羊角 辰砂 陈胆星 天竺黄 麝香 薄荷 雄黄 防风 冰片

海藏清心丸 治积热迷心

黄柏二两 黄连 麦冬各一两 龙脑一钱 炼蜜为丸。

内伤中风论

秦子曰:以其不因外感,故曰内伤;以其症类中风症,故亦曰中风。古人名类中风,即此症也。

内伤中风症

【中风之症】平居无故,倏尔仆倒,随即苏醒;一年半载,又复举发;三四发作,其病渐重;或犯半身不遂,口眼喎斜,甚则痰涎壅闭,便溺不通;至手撒口开,遗尿不语,乃为不治。此内伤中风之症也。

【中风之因】或本元素弱,劳役过度,五志厥阳之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热,热则风生,风火相搏,痰涎自聚,不由外邪,其病自发;或膏粱积久,湿热之气,上熏成痰,迷其心窍,亦

能倒仆，而成内伤之症。

【中风之脉】空大气虚，微细血弱，沉数沉实，膏粱积热。

【中风之治】初起脉细神清，宜活血安神，加减茯神汤。古人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此指内伤中风虚者而言也。若脉数沉实，昏冒不省，先宜清火为急，安神丸；痰涎壅盛，当化痰理气，涤痰汤；膏粱积热者，清胃汤；俟诸症平安，然后养血安神。气虚者，四君子汤；血虚者，四物汤；气血皆虚，加味归脾汤。

加减茯神汤

白茯神 当归 远志 麦冬 知母 羚羊角 犀角

心火旺，加黄连；肺火旺，加山梔；肝火旺，加丹皮、山梔；尺脉数，加黄柏；元气虚，加人参。

安神丸 治痰迷心窍。

麦冬 白茯神 山药 辰砂 甘草 马牙硝 寒水石

痰多，加胆星，甚则加牛黄；心火，加黄连；肺火，加黄芩；肝火，加山梔；肾火，加黄柏；虚人，加人参。

涤痰汤 治痰涎壅盛。

南星 半夏 枳实 石菖蒲 竹茹 橘红 甘草 白茯神

痰不化，加竹沥、生姜；热甚，加黄连；胸满闷，加枳壳；大便闭结，加大黄；虚人，加人参。

清胃汤 治胃中湿热。

川黄连 升麻 山梔 甘草

四君子汤 治气虚不足。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炙甘草

血虚合四物，恐凝滞不用四物，竟加当归一味。

四物汤 治血虚。

当归 白芍药 川芎 怀熟地

气虚，合四君子；恐燥，加黄芪，即合当归补血汤。

归脾汤 诸症平安，此方调理。

白术 白茯神 远志 枣仁 当归 黄芪 广皮 白芍药 甘草 丹皮 山梔 人参

《家秘》加升麻、柴胡，即合补中益气汤，以升举中气。

六淫之邪，皆能中人，非止得风邪也。故《准绳》书立卒中七条。以感而轻者名伤；感而重者名中；若忽然中倒，遍身发热，世名中风。方书充栋。惟河间立四时加减续命汤诸方，以治中风。外有六经表症，开示化方用药之妙悟，立愈风汤、通圣散，以和解有表有里之症；又立三化汤，以治内有便溺阻格，土太过之里实证；又立十全大补等，以治土不及之虚中，则散邪、和解、清里、补虚，四法全备。东垣复发卒中昏倒，偏废手足舌强语塞之类中风，而立理气开郁，疏通经络，以治气中。丹溪又补痰涎壅闭，痰火攻冲，而立竹沥、姜汁、半夏、南星等，豁痰散结，以治痰中。此皆发明卒中症，不独外中于风，有因气郁痰迷，内伤壅闭致病者；家秘于是分外感内伤，各立一条；又发内伤卒中气郁痰迷，手足偏废，多因膏粱积热，酒湿成瘫所致。既详各条治法，又立总论于卷首，大凡著书垂后，每症之下，必要详明经系何经，病因何气。使后学有实据可凭，临症庶不数数更方，朝攻暮补，贪图侥幸，以致误人。

外感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之症】身发寒热，暴仆卒倒，醒后或左或右，偏废不用；或痛或木，或热或冷，二便赤涩。此外感半身不遂之症也。

【半身不遂之因】起居不慎，卫气不固，风邪入于经络，邪踞不散，气血阻绝，则半身为之废矣。

【半身不遂之脉】或病左，左手无脉，病右，右手无脉。或病左，左脉反大。病右，右脉反大。

【半身不遂之治】脉洪大者，宜祛邪涤

热,大秦芎汤。外邪抑遏,脉伏不出者,加减续命汤,散其表邪;痰火壅闭经络,脉伏不出者,三化汤、导痰汤,清其壅滞,则脉出而手足自如。

大秦芎汤

加减续命汤

三化汤 以上三方。见前中风。

导痰汤

南星 半夏 枳实 甘草 橘红

内伤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之症】或一手一指,先见麻木,一年半载,渐渐不能举动,此病起于缓者;或痰火内作,忽尔僵仆,少顷即苏,半身不能举动,此病因于火而急者。二者皆无表邪形象,故曰内伤半身不遂也。

【半身不遂之因】或气凝血滞,脉痹不行;或胃热生痰,流入经隧,踞绝道路,气血不得往还;或浩饮所伤,酒湿成瘫,则半身不遂之症作矣。

【半身不遂之脉】沉涩血痹,沉滑结痰,沉数酒湿,脉虚气亏,脉细血少。

【半身不遂之治】血痹者,活血汤;结痰者,二陈汤加竹沥、生姜;酒湿成瘫者,戒酒,服散湿热之药,葛花平胃散,或加梔、连,或梔连二陈汤;若气虚补气,血少补血。

活血汤

当归 赤芍药 红花 丹皮 川芎 泽泻 郁金 木通 秦芎

二陈汤 见痰饮。

葛花平胃散

葛花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有热,加山梔、黄连。梔连二陈汤,即二陈汤加梔、连。

外感四肢不举

【四肢不举之症】身发寒热,内热口渴,二便赤涩,手足俱废,或痛或麻,此外感四肢不举也。

【四肢不举之因】内气不足,起居不慎,卫外之阳已亏,外邪袭之,则手足废而不用,四肢不举矣。

【四肢不举之脉】浮数风热,浮紧寒伤,浮缓风伤,浮滑痰涎。初按不见,邪伏之诊。久按反疾,热结使然。

【四肢不举之治】脉浮数者,防风通圣散、秦芎汤。脉浮紧者,麻黄续命汤。浮缓者,桂枝续命汤。脉弦滑者,胆星汤。左脉浮大,羌防柴胡汤。初按脉沉伏,有表邪者,续命汤散邪。久按滑疾,宜宣通壅滞,三化汤下之。

防风通圣散

大秦芎汤

麻黄续命汤

三化汤

桂枝续命汤

胆星汤 以上六方见前。

羌防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羌活 防风

内伤四肢不举

【四肢不举之症】忽尔倒仆,手足偏枯,外无六经表症,惟内热便闭尿赤,此土太过症也。若渐至四肢无力,不偏枯,神清气爽,二便清利,此土不及症也。

【四肢不举之似因】膏粱积热,土困中央,手足木于阳明胃经,土太过则隧道壅塞,四肢不举;手足又禀气于脾土,不及则脾气亏损,四肢亦不举。

【四肢不举之脉】右关实大,或见沉数,土太过也。虚大细缓,或见沉迟,土不及也。

【四肢不举之治】右脉滑实,土太过,枳实丸消导之。右脉沉数,大便结者,三化汤。痰注四肢者,导痰汤。酒湿成瘫,热在上者,干葛清胃汤。六脉虚缓,土不及者,六君子汤。尺脉沉迟,真火不足者,八味丸,温补天真。

枳实丸

陈枳实 厚朴 槟榔 木香

小便不通,加黄连、木通。

三化汤 见外感中风。

导痰汤 见半身不遂。

干葛清胃汤 即清胃汤加干葛。

六君子汤 即四君子汤加陈皮、半夏。

八味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按：半身不遂与四肢不举，大有分别。四肢不举者，有虚有实；半身不遂，悉作实邪。夫一入之身，岂有半边虚而半边不虚者乎？此症当与口眼喎斜同看，非外感六淫之邪，即内伤痰火死血。今前二条虽有气虚、血虚之说，然不过戒后人不可峻攻其邪。非教入用补药也。若外感致病，发热恶寒，此风寒也，当用羌独败毒散，辛散表邪。若发热、多汗、口渴，此风热也，当用加减防风汤。若口角流涎，胸前呕恶，此内伤痰火也，宜导痰汤，加干葛，多冲竹沥。胃家无滞者，加栝连；有滞者，合家秘保和散。大便结者，指迷丸，加玄明粉。若死血凝结，夜间作痛者，活血汤加桃仁。血中伏火，睡中盗汗者，兼用当归大黄汤。若四肢不举，方书以二便阻涩，为诸窍壅滞，四肢或冷或麻木，全然不能举动者，土太过实证也，用三化汤等，削平土厚。若二便滑利，诸窍通滑，手足但觉乏力，别无痛苦麻木，原能略略举动者，此上不及虚症也。当补气血，夫四肢不举，有气血诸经之别，今独言土者，以手足为阳明胃土所主，四肢禀命于脾胃，举土而言，则可类推。

外感口眼喎斜

【口眼喎斜之症】头痛目疼，身发寒热，目筋缩短，软戾拘急。此外感口眼喎斜之症也。

【口眼喎斜之因】当风露卧，胃冷冲寒；肝主筋脉，风中肝木，则眼目拘缩；阳明主肌肉，风中肌表，则口欠唇歪。

【口眼喎斜之脉】左关弦紧，风中肝胆。右关弦长，风中阳明。浮数滑大，邪伤于气。沉弦细数，邪伤于血。

【口眼喎斜之治】风中肝胆，羌防四物

汤；风中阳明，防风干葛汤。左喎，用羌防四物汤，内服外熏，右喎，防风葛根汤，内服外熏。因于寒，外用艾火灸之。右喎灸右，左喎灸左。

羌防四物汤 治风中于左，邪入厥阴，口眼喎斜之症。

羌活 防风 当归 生地 川芎 白芍药

身痛加秦艽、钩藤、柴胡。

防风干葛汤 治风中于右，邪入阳明，口眼喎斜之症。

防风 荆芥 干葛 升麻 广皮 甘草 白芷

身痛加秦艽、钩藤。

内伤口眼喎斜

【口眼喎斜之症】外无六经形症，忽尔眼欠口喎，此内伤口眼喎斜之症也。

【口眼喎斜之因】金燥木枯，则肝血不足，筋急牵引，燥金太过，则子合母虚，阳明之脉，亦必短缩，膏粱酒湿，湿热不攘，则脾火不运，筋脉软短，肌肉不仁，口眼喎斜之症作矣。

【口眼喎斜之脉】左关弦数，肝胆有邪；右关洪长，肠胃有热。左脉微涩，肝血不足；右脉微细，气虚之别。

【口眼喎斜之治】左关弦数者，当归钩藤汤。右关脉弦数者，栝连平胃散。加干葛、木瓜、秦艽。膏粱积热者，干葛清胃汤。肝血不足，补肝散。脾气虚者，四君子汤。

当归钩藤汤

当归 钩藤 秦艽 丹皮 防风 青皮 黄芩 柴胡 甘草

栝连平胃散

山栝 川黄连 熟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葛根 木瓜 秦艽

干葛清胃汤

升麻 川黄连 山栝 丹皮 生地 甘草 干葛

四君子汤 见前内伤中风。

补肝散

归身 白芍药 川芎 生地 羌活 防风

阳明之脉,夹口环唇,入目络鼻。故口眼喎斜,阳明主多,此系实邪之症,即同半身不遂,但当去其病邪,用不得温补堵塞。前条虽有血虚、气虚,而立补方,亦不过预防其本元耳,以内有痰涎积热,每多口眼喎斜,故凡流涎口角,而喎斜口眼者,悉以胃热主治,而用清胃汤、防风干葛汤;舌音不清喎斜者,皆主心胃有热,而用转舌膏;大便硬为大肠燥火,而用四顺饮;即或泻或结,亦是大肠湿热,用川连枳壳汤;小便赤涩不利,为小肠燥火,即或数数欲小便者,亦为小肠湿火,用导赤各半汤;二便皆涩,八正散。大凡治病,当察何经主病,何经兼见;上观唇口眼鼻,则知上焦虚实寒热;下观二便通涩,即知下焦之虚实寒热,此下手之真诀也。

外感口噤不语

【口噤不语之症】面色多赤,身体壮热,牙关紧闭,昏冒不知,口干唇焦,二便赤涩,此外感不语之症也。

【口噤不语之因】内有积热,外中风邪,经络不通,发热自盛,热极生痰,上熏心肺,神识昏迷,则不语之症作矣。

【口噤不语之脉】右脉滑数,肠胃有热。左关浮大,表邪未解。右脉滑实,痰凝气滞。左脉浮紧,寒邪闭结。左脉沉数,心肝有热。

【口噤不语之治】表未解者,防风通圣散减白术;表解里热者,清心丸、凉膈散、转舌膏;宜下者,三化汤下之;有痰,涤痰汤;寒邪闭结者,温中散;心肝有热,龙胆泻肝汤;若初起痰食凝结上焦,先用吐法极妙。

防风通圣散 见前。

清心丸 治热痰迷心窍。

黄连 麦冬 黄芩 龙脑 薄荷 胆星

凉膈散 治热壅口噤。

山梔 连翘 薄荷 黄芩 甘草 大黄 桔梗 芒硝

转舌膏 治舌音不清,语言不出。

连翘 石菖蒲 山梔 黄芩 桔梗 防风 犀角 玄明粉 甘草 柿霜 酒大黄

三化汤 见前

涤痰汤 治痰迷心窍。

南星 半夏 枳实 石菖蒲 竹茹 橘红 甘草 白茯苓

温中散

厚朴 广皮 半夏 甘草 炮姜

龙胆泻肝汤 见舌音不清。

内伤口噤不语

【口噤不语之症】或发热,或不发热,喉中痰声,语言不出,手足或冷或热,大便或秘或溏,此内伤不语之症也。

【口噤不语之因】或一时感气,填塞胸臆;或食气不化,痰饮胶凝;或形寒饮冷,抑遏心胸,阻其心窍;或恼怒伤肝,木火刑金,肺声不出,内伤口噤之症作矣。

【口噤不语之脉】右关沉滑,气食相凝。或见滑数,内有热结。左关弦大,肝胆有邪。左寸钩洪,心经有热。脉见迟弦,苦寒抑遏。

【口噤不语之治】右脉沉滑,导气枳壳散;右关滑数,梔连二陈汤;左关弦数,龙胆泻肝汤;左寸钩洪,导赤各半汤,若寒抑遏,大顺饮。此症实邪者多,不足者少。宜用导痰消滞汤、胆星汤,开豁痰涎,利其诸窍。

枳壳散 治胸前热结。

枳壳 桔梗 黄芩

梔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梔连。

龙胆泻肝汤 见舌音不清条。

导赤各半汤

黄芩 黄连 犀角 麦冬 滑石 山梔 知母 人参 灯心 白茯苓

大顺饮 治口噤不语,脉沉而迟。

草豆蔻 炮姜 熟附子 广皮 白茯苓 炙甘草 熟半夏

导痰消滞汤

南星 半夏 枳实 橘红 厚朴 石菖

蒲 竹沥 生姜 胆星汤 陈胆星 广橘红
苏子 石菖蒲 嫩钩藤

按：不语之症，皆是邪结上焦，初起服导痰消滞汤，片时用探吐法最好。

外感痰壅

【痰壅之症】身热神昏，声如鼾睡，喘急不宁，语言不便，此外感痰壅之症也。

【痰壅之因】肺胃有热，外束风邪，热无从泄，则为喘为鼾，而痰涎壅盛矣。

【痰壅之脉】脉多浮大，浮紧风寒，浮数风热，沉滑顽痰，洪滑痰热。寸口脉大，肺壅气结。

【痰壅之治】风寒者，加減桂枝汤；风热者，加減防风汤；痰热者，梔连二陈汤；顽痰者，导痰汤；肺壅痰喘，加減泻白散。

加減防风汤

防风 荆芥 桔梗 甘草 薄荷 天花粉 半夏 连翘 山梔 黄芩 瓜蒌仁加減桂枝汤

桂枝 麻黄 杏仁 半夏 生姜 甘草

梔连二陈汤

陈皮 半夏 白茯苓 甘草 山梔 川黄连

导痰汤

南星 半夏 橘红 甘草 枳壳 石菖蒲

加減泻白散 痰结上焦，先用吐法。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风，加防风、荆芥；寒，加麻黄、桂枝。

内伤痰壅

【痰壅之症】身无寒热，痰结心胸，上气喘逆，喉中有声。此内伤痰壅之症也。

【痰壅之因】或膏粱嗜酒，内热生痰；或饮食过饱，停留作患；或忧思郁结，五志火动；或脾气虚损，不能运化，则内伤痰壅之症作矣。

【痰壅之脉】脉多滑大，滑数积热，沉实

食凝，沉滑抑遏，洪数火多，缓大脾怯。

【痰壅之治】脉洪数者，梔连二陈汤；沉滑者，导痰汤；脉沉实有下症者，三化汤、滚痰丸；痰结中脘，二陈汤加石菖蒲；肝胆有痰，胆星汤，肺家有痰，泻白散加苏子、瓜蒌仁；脾虚不能运化，六君子汤。

胆星汤 见中风。

梔连二陈汤 见胸痛。

加味泻白散 见胸痛。

导痰汤 见半身不遂。

三化汤 见中风。

滚痰丸 见痰积腹痛。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半夏 广皮
痰有虚实，若脾胃虚，不能运化水谷而成者，为虚痰。肠胃湿热，蒸酿水谷而成者，为实痰。痰壅之症，以其壅闭经络，迷塞中焦而命名，则痰壅当为实证。然脾胃虚不能运化者，间而亦有，但实痰壅闭者易治，不过消之散之而已；虚而停滞者，补之不服，逐之愈虚故也。然实痰壅塞，亦有各条分别，如发热神昏，六脉浮数，痰涎壅结，气急喘鸣，当外解表邪；无汗者，加減羌活汤、导痰消滞汤；有汗者，加減防风合涤痰汤。若外无发热，神气不昏，六脉沉滑者，则用导痰消滞汤，调家秘保和散；若大便不通者，当以导痰消滞汤加玄明粉下之；若见咳嗽喘逆，此肺气受病，当用节斋化痰丸、三子养亲汤，合泻白枳桔汤等；若肺有表邪，当用羌活泻白散、防风泻白散。

外感舌音不清

【舌音不清之症】身热口燥，面色多红，二便赤涩，神智昏沉，语言不便，此外感舌音不清也。

【舌音不清之因】心经热甚，则舌纵而语塞；风中厥阴，则舌卷而难言；阳明邪盛，则舌根强硬；或风寒外束，顽痰壅于胞络，则心窍不开。此外感舌音不清之因也。

【舌音不清之脉】脉多洪数。心经热者，

左寸洪数。肝胆热者,左关弦数。风中厥阴,左关弦紧。阳明热盛,右脉洪数。

【舌音不清之治】心热者,导赤各半汤;肝热者,龙胆泻肝汤、小柴胡汤;肝中风寒,补肝散;阳明胃热,干葛清胃汤;大便秘结,有下症者,四顺饮。

导赤各半汤 见遗尿条。

龙胆泻肝汤

龙胆草 知母 川连 人参 麦冬 天门冬 山栀 黄芩 甘草 柴胡

补肝散 见口眼喎斜。

干葛清胃汤 见口眼喎斜。

四顺饮

当归 大黄 白芍药 枳壳

内伤舌音不清

【舌音不清之症】二便不赤,气爽神清,但觉舌不能转,此肾虚舌音不清之虚症也。神识昏沉,语言不利,便闭口渴,此积热舌音不清之实证也。

【舌音不清之因】盖肾脉挟舌本,肾经水亏,不能上循喉咙,则失润而暗;或因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而暗;或因刺足太阴舌下中脉,出血不止而暗,此虚症之因也。或脾胃热,则舌根硬而音不清,或心肝热甚,则舌卷而音不清。此实证之因也。

【舌音不清之脉】两尺细数,肾水枯涸。刺血阴亏,左脉空虚。脾胃积热,右关洪滑。心肝有火,左脉见数。

【舌音不清之治】肾虚,三才丹;刺血重虚,当归补血汤;脾胃积热,转舌膏;心经有火,导赤各半汤;肝经有火,龙胆泻肝汤。

三才封髓丹

天门冬 熟地黄 人参

当归补血汤

黄芪 当归

转舌膏 见口噤不语。

导赤各半汤 见内伤不语。

龙胆泻肝汤 见前。

口角流涎而舌音不清,胃热也,清胃汤、梔连平胃散。口渴引饮,而舌音不清,干葛石膏汤。咳逆喘息而舌音不清,肺热也,梔连泻白散加枳桔,或凉膈散、清燥汤。肺遗热于大肠,大便闭结而舌音不清,枳桔四顺饮。上焦有痰火,舌根或硬或麻者,梔连二陈汤。上有痰火,下见大便阻滞者,指迷丸,多冲竹沥,以顺大肠。心遗热于小肠,小便赤涩而舌音不清者,导赤各半汤,大凡舌音不清,皆系上焦之热,故转舌膏为通治之方。

外感遗尿

【遗尿之症】身体发热,神志不清,小便自出而不觉,便色黄赤,此外感遗尿之症也。

【遗尿之因】外受表邪,内有积热,热极神昏,则遗尿不禁矣。

【遗尿之脉】若见浮大,外有表邪。若见沉数,里有热结。左脉弦数,外感邪热。右脉滑实,痰饮食积。

【遗尿之治】外有表邪,羌活防风汤。脉数里热者,导赤各半汤。脉实滑数,食填太仓者,枳实消滞汤。痰凝中脘者,二陈汤加石菖蒲,或导痰汤。便闭里实,有下症者,三化汤。

羌活防风汤

羌活 防风 柴胡 葛根 荆芥 木通

导赤各半汤 见前不语。

枳实消滞汤

枳实 厚朴 神曲 广皮 莱菔子 麦芽

二陈菖蒲汤

半夏 广皮 白茯苓 甘草 石菖蒲

三化汤 见前中风。

导痰汤 见前痰壅。

三化汤 见前中风。

导痰汤 见前痰壅。

内伤遗尿

【遗尿之症】神气清爽，时时遗失，似无关栏，语言轻微，饮食渐少，大便滑泄，此内伤遗尿之症也。

【遗尿之因】肾元不足，真阳不能自固，肾主闭藏，肾虚则开阖失职；真阴不足，肝火内扰，肝主疏泄，火动则溺不停蓄，而遗尿之症作矣。

【遗尿之脉】脉见散大，中气虚寒；六脉濡软，气血不足。尺脉浮大，真火外越。尺脉沉数，真阴内竭。

【遗尿之治】脉散大者，中气不足，补中益气汤。尺脉浮大者，八味肾气丸。两尺沉数者，三才汤加门冬、五味、黄柏、知母。

补中益气汤

人参 白术 黄芪 甘草 当归 广皮 升麻 柴胡

八味丸 治肾火衰败，真阳外越。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三才汤

天门冬 地黄 人参

家秘加麦门冬、五味，以治遗精不禁。加黄柏、知母，治脉数精虚。

伤寒总论

秦子曰：余著《伤寒大白》书，内立二十七总论，七十二症治，并详解仲景原文汇聚于各症之下，详且悉矣。今著大方杂症，又何必多赘。但仲景《伤寒论》中，中寒伤寒，同卷立名，虽已注明直中阴经者为阴症，传入阴经者为阳症。后人不知，往往于阴经之阳症，混以阴症名之，误投热剂，都致不救。余今以直中阴经之寒症，名曰中寒，另立一条。寒伤阳经之热症，名曰伤寒，亦另立一条，使展卷了然，而无阴阳误治之弊矣。

【伤寒之症】头痛身疼，腰脊强直，恶寒发热，此太阳经表症也；目痛，鼻干不眠，眼眶

痛，或口干，或呕吐，此阳明经表症也；寒热往来，口苦胁痛，耳聋而呕，此少阳经半表半里症也。以上皆三阳经表症也。若阳经热邪不解，传入于里，恶寒身痛未除，又加小便不利，此太阳经里症也；若恶寒身痛头疼悉除，脉沉数不浮，皮肤不热，口渴唇焦，引饮消水，小便赤，大便结，潮热谵语，手足多汗，此阳明之里症也；若口干咽燥，渴而消水，或自利纯清水，心下硬痛胀满，不大便，此阳邪传入少阴里症也；若手足白温，或发身黄，或腹满实痛者，此阳邪传入太阴里症也；烦满囊缩，下利谵语，腹中痛，失气，或厥而有热，此阳邪传入厥阴里症也。以上皆三阳经之热邪，传入阴经而为里症者，经虽属阴，症则阳症。若初起两经见症，或三经皆病，名曰合病；若是一经先病未罢，而又见一经者，名曰并病。凡此皆伤寒症也。

【伤寒之因】其人腠理空疏，偶值时令之寒，入于肌表，郁而发热，此冬月伤寒致病之因也。若热令之人，内有积热，又因非时之暴寒，外束皮毛，亦令人头疼身痛，恶寒发热，此即三时之寒热病也。

【伤寒之脉】浮大为表，沉数为里。左关浮紧，寒伤太阳。右关洪长，病在阳明。左关弦数，病在少阳。沉数实大，阳明里症。沉数细疾，三阴里热。

【伤寒之治】头疼腰痛，脉浮紧，无汗恶寒，太阳经寒伤营也，仲景冬月麻黄汤，家秘用羌活败毒散。有汗恶风，脉浮缓，太阳经风伤卫也，仲景冬月用桂枝汤，家秘用冲和汤。若恶寒身痛发热，又加小便不利，此热结膀胱，乃太阳经里症也，仲景冬月用五苓散，家秘用羌活木通汤。目痛鼻干不眠，脉弦长，阳明经表症也，宜汗之，冬葛根汤，余月葱白葛根汤。口渴消水，昼夜皆热，六脉洪数而长，阳明经半表半里症也，宜清之，干葛石膏汤。口燥舌胎黄，脉沉数而长，阳明之腑，里症也，未见腹痛便结等下症者，凉膈散清之；若下症悉具者，三承气汤选用。若寒热未除，口苦耳聋，

或呕吐胸满,尚在少阳经,未入里也,小柴胡汤。若阳经不解,传入三阴,乃是阴经之阳症,口燥咽干而渴,腹不胀,便不结,宜清里热;若腹胀不大便,或自利纯清水,心下硬痛,此热传于少阴也,有下症者,大小承气汤选用。夫阳邪传入少阴,直至口燥咽干,内水将竭,不得不急下之,以存津液也;若手足自温,发热身黄,腹满大实痛者,此热邪传于太阴也,仲景不设承气汤下法,而立桂枝大黄汤下之,以太阴脾经为纯阴之脏,且太阳之邪,传入太阴,故用桂枝太阳之药,协大黄之功,即散太阳之表邪,复清太阴之里热。烦满囊缩,脉数而厥,先热后厥,此热深厥亦深,热邪入于厥阴经也,仲景不用大下;盖先见发热,后乃发厥,手足既已厥冷,不合大下之法,故立小承气汤,以示轻下之意,待其手足自温,然后再议清热之药,庶为缓转得宜。按伤寒里症有四经,一曰阳明,一曰少阴,一曰太阴,一曰厥阴。在阳明者,阳经之热病也;在三阴者,乃阴经之热病也,故三阴之下药,稍轻于阳明也。若热邪虽已内传,然未有下症,即热在阴经,但可清之,未可下也。如手少阴热极,神昏不语,如醉如痴,不用承气,止用导赤各半汤、泻心等汤。是以下法,必要确见腹胀痛,大便结,时下矢气,欲便而不得便,手见自汗时出,皮肤不热,面无赤色,舌上有黄黑干胎,方可用下;若见一些头疼身痛,恶寒发热,手足未见自汗漉漉,即为表邪未尽,不可下也。总令腹胀便结,不得不下。亦止用大柴胡汤,不可用承气,即用小承气,亦加柴胡、干葛、羌活,仍治三阳各经见症之表药,庶里热得清,而表邪有升散之药,不致内陷。此用下法而不碍表邪,似下法,实和解之法也。此章伤寒,别明阴症阳症两条,故略注大纲条目,若细细治法,另注《伤寒大白》书中。

麻黄汤

麻黄 桂枝 杏仁 甘草

陶氏加川芎、防风、羌活。

桂枝汤

桂枝 芍药 麻黄 甘草

陶氏以葛根易去麻黄。

按:以上二方 仲景治西北方冬令伤寒之方,南方三时不宜用者。

羌活败毒散 此方治无汗发热,代麻黄汤者。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防风 荆芥 甘草 川芎

口干渴,去川芎、易干葛,兼清阳明。

羌活冲和汤

羌活 黄芩 防风 苍术 川芎 生地 细辛 白芷 甘草

唇干口渴,去川芎、细辛,以下葛易白芷。胸前饱闷,去生地,加枳壳。

家秘冲和汤 此方治自汗发热,代桂枝汤。

羌活 黄芩 防风 生地 白芷 芍药 甘草

寒热,加柴胡;眼眶目痛口渴,加葛根,去白芷;小便赤,加木通;渴而有痰,加天花粉;渴而消水,加石膏;吐呕,加半夏;痞满,加枳连。

以上三方,其败毒散,治太阳经纯是表邪之症也;其冲和汤,治太阳经表有邪,里有热,用此和解者也;其家秘冲和汤,治太阳经汗出,热不减之方也。

羌活木通汤

羌活 木通

二味同煎。

干葛汤

干葛 桂枝 麻黄 芍药 甘草

陶氏以升麻易麻黄,里有热,加石膏;时寒时热,加柴胡;恶寒身痛,加羌活;头痛,加川芎。前方去麻桂,加荆芥、葱白,名葱白干葛汤。

干葛石膏汤

干葛 知母 石膏 甘草

心烦躁,加麦冬、竹叶;呕而多痰,加半夏;烦渴痰多,加花粉;小便涩,加木通、灯心。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半夏 甘草 人参
胸热痞满，去人参，加川连、枳壳；渴，去半夏，加花粉。

凉膈散

山栀 黄芩 川连 天花粉 连翘 薄荷 桔梗 甘草

大承气汤

大黄 芒硝 枳实 厚朴
去芒硝，即小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家秘加广皮。

桂枝大黄汤

桂枝 大黄 白芍药 甘草

导赤各半汤 见中风。

外感风寒，从毛窍而入，必要从毛窍而出，故伤寒发热症，首重发表解肌。太阳篇曰，初起病时，发汗不彻，则转属阳明而病不解，但坐，以汗出不彻之故，再当发汗则愈。以身表发热，未有不出汗而能凉者，若汗虽出而仍干，到底出汗不彻，而热不退，必得时时有汗，邪热方解。若不分方宜，概以北方麻黄桂枝汤，治南方温热之症，则犯火闭无汗，而热愈甚。又有表邪烦热，失用解表，误用寒凉，则胃阳抑遏，不能敷布作汗。又有外冒表邪，内有痰饮食滞，误用寒凉，凝结胃阳，岂能作汗外解。夫发汗以治发热，人人知之；然发之不效，以其未知发汗之真诀在何处，前书未有发明，后人愤愤到老。谁知《伤寒论》首条用麻黄汤，治无汗发热，气逆喘满，独加杏仁，以理肺气，默示肺气壅遏，则皮毛闭郁，不能作汗，此开发肺主皮毛，润肺气为发汗之真诀。又以桂枝汤，治有汗之发热，方下注明服药后，食稀粥以助药力，此默示发热之症，必胃气空松，方能敷布作汗；若汗出而邪不散，以桂枝汤解肌散邪，助以稀粥，则胃阳敷布，汗出而邪亦散。可见有汗之症，胃无凝滞，可食稀粥；无汗之症，胃家必有壅滞凝结，决不食稀粥，此开发

胃主肌肉，疏利胃气，升发胃阳，为发汗之真诀。然此暗度金针，非精思不觉者。至于头汗条中，则明言但头有汗，遍身无汗，皆系水饮淤热，凝结中焦，胃阳不能通达，隔绝周身升降之道路，故遍身不得出汗，治以宣发胃气，疏通经络，余今化立败毒散中加枳桔桑皮，宣通肺气，治风寒壅肺，喘逆发热无汗之症；此从麻黄杏仁理肺发汗中，化出治法。又常以败毒散中加枳朴半夏广皮，疏散胃滞，宣扬胃气，以治痰涎食滞，凝塞中焦，腹满发热无汗之症，此从头汗条中，及太阳表症，心下有水饮，用小青龙汤，化出辛散水饮，宣发胃阳，敷布作汗之真诀，一名理肺发表汤，一名平胃发表汤。

中寒病

秦子曰：中寒之症，身不发热，手足厥冷，二便清利，即仲景直中阴经之真阴症也。若恶寒发热，则伤寒阳症，而非中寒症矣。故仲景以恶寒发热者，名曰伤寒，曰阳症；以恶寒不发热者，名曰中寒，曰阴症。今余以直中阴经之阴症，立其名曰中寒；以寒伤三阳之阳症，名曰伤寒，则阳症不混于阴症条内。

【中寒之症】恶寒身蜷，遍身疼痛，或自下利，口有冷涎，而如刀刮，手足厥冷，无热神清，唇不焦，口不渴，二便清白，此中寒之症也。

【中寒之因】其人真阳素虚，阴寒内盛，胃中之阳，不能捍卫于外；脾中之阳，不能腐熟于中；肾中之阳，不能封闭关门；一得外寒，则直中三阴，而为中寒之症矣。

【中寒之脉】脉多沉微，或微而迟，或极似绝，或伏而沉。或空而浮，或紧而弦。

【中寒之治】寒中少阴，二三日应微汗者，麻黄附子甘草汤。又少阴身痛手足寒，脉沉者，附子汤。若下利脉微，白通汤；若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而烦者，白通汤加猪胆汁以止烦。又少阴下利，有水气，或咳或呕，真武汤。又太阴自利不渴，其人脏有寒也，用四逆

汤以温之。若厥阴下利,四肢疼,厥逆恶寒,四逆汤。又厥阴下利清谷,汗出而厥,通脉四逆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 附子 甘草

附子汤

熟附子 白术 白茯苓 人参 白芍药

白通汤

葱白 干姜 熟附子

白通猪胆汤

葱白 干姜 熟附子 猪胆汁 人尿

真武汤

白茯苓 白芍药 生姜 白术 熟附子

四逆汤

干姜 熟附子 炙甘草

通脉四逆汤

干姜 熟附子 炙甘草 葱白

葱白加于四逆汤中,则阳气和,血脉通;若腹痛,加白芍药,合戊己汤以和中,减去葱白,恐其助阳散气也。

中热中暑总论

秦子曰:热与寒,相反也。冬有寒,夏有热。仲景于冬则有直中阴经之寒症,有寒伤三阳之热症,总其名曰《伤寒论》。其夏秋寒热病,则无垂训也。洁古、东垣,虽有动而得之之中热,静而得之之中暑,然其治法,似乎未纯。夫中热中暑,均是热症,但得之有动静之分,则治之不无差别。盖动而得者,行役气扰,外引时令之热,直中阳经,并无寒邪外束,即俗云热病也。静而得者,里有热邪,伏于身中,又因纳凉太过,束其内热,不得外越,郁而发热,此即俗云寒热病也。古人因其均是热病,以动而得,明其无表邪,故曰中热;以静而得,明其有表邪,故曰中暑。后人不解其义,概用寒凉,不知治热病,原有两条分别,无表邪者,不必用发表,即可寒凉;若有表邪者,先散外束之寒邪,后用寒凉可也。此症与仲景冬月伤寒相

似,但冬月伤寒,内无暑热,故初起无口燥舌干内热之象;直待日久,寒郁成热,然后口燥咽干,今夏秋寒热病,内有暑热,外冒风寒,初起即见外寒里热之症,故不同冬月伤寒治法,妄用辛温,但宜辛凉散表以治之。今有重视表症者,误用仲景麻桂发表,碍其暑热,重视暑热者,误用寒凉清里,抑遏表邪,良以不明夏秋之热病,不同冬月伤寒治法耳。

中 热 病

即无表邪之热病

【中热之症】发热昏沉,闷乱口噤,烦躁大渴,神识不清,遗尿便赤,外无表症,此即古名动而得之为中热症也。

【中热之因】时值夏令,天之热气下降,地之热气上升,人在气交之中,日中劳役扰动其阳,热邪直中阳经,则有中热之症矣。

【中热之脉】脉息洪数,六经皆热。或见洪长,阳明之热。或见沉数,时有结热。身热脉数,中热之别。

【中热之治】忽然倒仆,闷绝不知,切勿置极热极冷之处,宜以鲜藿香煎汤,调六一散,微温灌服,得汗乃佳;若治之太热,恐增其热,治之太冷,则遏其热,直待手足自汗,热邪外出,人事少知,然后以黄连香薷饮、三黄石膏汤治之;渴者,人参白虎汤加干葛;若肺家多热,桔梗汤;心脏有热,导赤各半汤;心肺俱热,神志不清,凉膈散;湿热甚,苍术白虎汤;燥热甚,竹叶石膏汤。

黄连香薷饮 通治暑热。

黄连 香薷 白扁豆 厚朴

加鲜藿香同煎。身痛,加羌活;转筋挛缩,加木瓜;小便赤涩,加六一散;呕,加广皮;渴,加干葛、花粉。

三黄石膏汤 治无表邪,多汗口渴,里热甚者。

黄连 黄柏 黄芩 石膏 山栀 玄参 知母 甘草

人参白虎汤 治阳明经里热之症。

人参 石膏 知母 粳米 甘草 葛根

桔梗汤 治肺素有热，烦热喘咳，口燥咽干。

薄荷 桔梗 黄芩 山梔 连翘 甘草 竹叶

导赤各半汤 利去小肠之热，则心火自退，故曰导赤；泻去心火，则小肠自利，故曰泻心汤。

黄连 生地 木通 犀角 山梔 黄芩 麦冬 灯心 甘草

凉膈散 治上焦热甚，表解里热，宜清木宜下之症。

黄芩 山梔 桔梗 连翘 天花粉 黄连 薄荷

苍术白虎汤 治阳明湿热。

苍术 石膏 知母 甘草

竹叶石膏汤 治阳明燥热。

石膏 知母 麦冬 甘草 竹叶 人参

中热，即暴发热病之重者，以其昏沉卒倒，故曰中热；以其无恶寒表热之表症，故不曰寒热病、温病。热令之温热病，但热不恶寒，而无卒倒昏沉之候。按中热与热病，同纯阳之症，而热病可用寒凉直折；若中热恐痰饮食滞，迷塞中焦，昏沉不省，胃阳抑遏，手足反冷，故凡治神昏之症，反不得用寒凉，重在胃阳凝结、填塞痰迷者多耳，治中热昏沉，宜先用疏利中焦，待其胃气宣通，胃阳敷布，手足温热有汗，方可用以上诸方，以清上焦之热。如热结下焦，大便闭结，有下症者，用三化汤、承气汤；若大小便俱闭者，八正散。

大凡去邪去病，止寻三条出路，身热上焦热，寻毛窍发汗而出；下焦热在小肠、膀胱，当从小便而出；热在大肠，当从大便而出；此三者人人知之，不曾认得的耳。

寒 热 病 论

秦子曰：寒热病，即古静而得之为中暑病也。以暴寒而伤有热之人，则恶寒发热，乃非时之伤寒。因在夏热之令，先伏暑热在内，故

不得为伤寒矣。今更其名曰寒热病。大寒热者，以寒伤热而命其名也。伤寒与寒热病，时异而治殊，故余注明症治。则伤寒与寒热，两无差误矣。总之同一暑热病，以无表邪者为中热病，以有表邪者为寒热病。同一有表邪病，以热令里有暑热者，为寒热病，照后条治法；以冬月里无暑热，惟外感风寒，在表发热者，名伤寒，仍照伤寒治法。

寒热病即有表邪之热病

【寒热病之症】头疼身痛，恶寒发热，去衣则凛凛，著衣则烦躁，口渴懊恼，足冷耳聋，谵语喘呕，或手足无汗，或两足独冷，即静而得之为中暑症也。

【寒热病之因】痰饮之热积于中，时令之热感于内；或因纳凉太过，或因居处太静；身无汗出，热气无从发泄，又被早晚阴寒，束其肌表，则恶寒身痛身热足冷之症作矣。

【寒热病之脉】脉见浮紧，太阳表邪。若见洪大，阳明有邪。或见弦数，少阳有邪。

【寒热病之治】头疼身痛，恶寒发热无汗，羌活败毒散汗之。有汗者，羌活冲和汤和之。脉伏烦躁者，升阳散火汤发之；待足暖有汗，脉出不伏，然后清其里热。肺素有热者，桔梗汤；心热甚，导赤各半汤；心肺俱热，凉膈散。若足冷耳聋，寒热而呕，有痼者，升麻干葛汤加柴胡；无痼者，小柴胡汤。若手足汗少，两足不温，邪热未曾发越，亦用升阳散火汤。热令人手足应温，今反见足冷，乃是表邪未散，即上身热极，上身多汗，尚是表邪烦热，犹宜散表。

羌活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枳壳 川芎 广皮 人参 甘草

羌活冲和汤

羌活 防风 苍术 川芎 细辛 白芷 生地 黄芩 甘草

升阳散火汤

升麻 干葛 羌活 独活 人参 白芍

药 柴胡 防风 甘草

小柴胡汤 见前伤寒。

桔梗汤

导赤各半汤

凉膈散

以上三方见中热。

无恶寒身痛表症,但见内热烦渴多汗,唇焦消水,六脉沉数,即为无表邪之中热症。若初起发热恶寒,头痛身痛,六脉浮数,则为有表邪之寒热症,当从三阳经主治。然一见恶寒,即重太阳,以外感惟怕表邪不散耳。小柴胡汤,单主少阳一经之寒热者。若太阳少阳寒热,仲景则有桂枝柴胡汤,家秘化立羌活柴胡汤。太阳阳明寒热,仲景则用桂枝葛根汤,家秘化立羌活干葛汤。三阳寒热,今补立羌柴葛根汤。大凡寒热之病,必要先散表邪,即里热已甚,必不得已,但可双解表里,不可纯用寒凉,以碍恶寒之表症。

发热总论

秦子曰:人若发热,则为有病,发热不已,即蹈危机。夫人未有不病而发热者,未有发热不休而不死者。凡病而不发热,虽病未重;若病而发热,虽轻不可忽也。故余于发热症,既详著《伤寒大白》中,又复著于大方杂症门,今立外感二条,内伤二条,其余门路虽多,可以比例而推也。

外感发热_{风寒、温热}

风寒发热

【风寒发热之症】头痛身痛无汗恶寒,发热拘紧,此表邪发热也。手足多汗,口渴恶热,此里邪发热也。

【风寒发热之因】或时令当寒,或非时暴寒,或早晚受寒,体虚不谨,则感冒而发热矣。

【风寒发热之脉】脉见浮紧,寒邪伤营;脉见浮缓,风邪伤卫。左脉浮数,病在太阳,左脉弦数,病在少阳。右脉浮数,病在阳明。六

脉沉数,里有结热。

【风寒发热之治】寒邪伤营,无汗恶寒,羌活汤。风邪伤卫,有汗恶风,防风汤。脉弦而数,病在少阳,柴胡汤;伤寒者,加羌活、独活;伤风者,加防风。右脉洪数,病在阳明,葛根汤,寒邪加羌活。脉沉里热,宜清里。

羌活汤

羌活 独活 柴胡 防风

防风汤

防风 荆芥 葛根

柴胡汤

柴胡 防风 荆芥

干葛汤 见伤寒。

温热发热

【温热发热之症】身热多汗,不恶寒,反恶热,口渴唇焦,神气昏沉,烦闷躁扰,此温热之症也。

【温热发热之因】或时令大热,热淫所胜;或应寒反温,应凉反热,温热之邪,袭入肌表,传入经络,则温热发热之症作矣。

【温热发热之脉】脉多洪数。浮数表热;沉数里热;左脉若数,太阳、少阳;右脉若数,阳明肠胃。

【温热发热之治】热在太阳,羌活冲和汤。热在少阳,小柴胡汤。热在阳明,干葛石膏汤;沉数里热,大便结者,凉膈散;下症急者,三黄丸下之。

羌活冲和汤

小柴胡汤

干葛石膏汤

凉膈散 以上四方见伤寒。

三黄丸 见痢疾。

内伤发热_{气分、血分}

气分发热

【气分发热之症】夜则安静,昼则烦热,唇焦口渴,饮水多汗,此气分发热之症也。

【气分发热之因】或膏粱积热,蕴于肠胃之中;或热病后,余热未除,早食荤腥谷气,此

内伤实热之因也。若本元不足，气怯神离，夜凉口热，此内伤虚热之因也。

【气分发热之脉】左寸脉数，心气之热。左关脉数，肝胆之热。右寸脉数，大肠肺热。右关脉数，肠胃气热。

【气分发热之治】左脉洪数，肝胆气分发热，羌活柴胡汤、地骨皮散。右脉洪数，肠胃气热，干葛石膏汤、桔梗汤。

羌活柴胡汤

羌活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地骨皮散

地骨皮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干葛石膏汤 见伤寒。

桔梗汤 见中热。

血分发热

【血分发热之症】昼则安静，夜则发热，唇焦口干，反不饮水，睡中盗汗，此血分发热之症也。

【血分发热之因】或热病后，热伏血中；或阴血素亏，血虚火旺；二者皆成血分发热也。

【血分发热之脉】左寸脉数，心经血热。左关脉数，肝胆血热。右寸脉数，大肠肺热。右关脉数，脾胃血热。

【血分发热之治】心经血热，实热，导赤各半汤；虚热，天王补心丹。肝经血热，实热，梔连四物汤；虚热，归芍柴胡汤。右脉洪数，肺胃大肠血热，实热，清胃汤；虚热，犀角地黄汤。

桢按：夜间发热，若无先寒后热等症，方可以血热治之；若先寒后热，每夜如此，乃是太阳经似疟之表邪症，当以太阳经羌活汤表药治之。

导赤各半汤 见不语。

天王补心丹 见衄血。

梔连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山梔、黄连。

归芍柴胡汤

当归 三钱 白芍药 三钱 柴胡 三钱 黄芩 五钱 广皮 三钱 甘草 五钱

清胃汤 见齿痛。

犀角地黄汤 见咳血。

羌活汤 见伤寒。

气实柴胡汤 治气实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知母 石膏 地骨皮 天花粉

气虚柴胡汤 治气虚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人参 黄芪 地骨皮 金石斛

血实柴胡汤 治血实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当归 白芍药 丹皮 大黄

血虚柴胡汤 治血虚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芍药

以上四方，家秘治内伤发热之正法。血虚发热方中加参芪，气有生血之功；气虚发热方中，不加补血之药，血无益气之理也。

头痛论

秦子曰：头痛头风，同一症也。头风者，头痛症中之症，方书以痛之久者为头风，暴起者为头痛。其词盖以头痛为外感，头风为内伤。愚意虽有新久之别，而外感内伤之分，不在此也。头痛头风，同归于痛而已，因于风者，名头风可也。伤寒门头痛，皆是三阳经表症，今在杂症门，虽分外感内伤，然三阳三阴，皆有头痛。

外感头痛

【头痛之症】初起不因内伤，忽尔头额作痛，沿门多病，大小传染，此外感岁运之气，所谓天行症也。若起居不谨，睡卧当风，冲寒冒雪，不因传染而病头痛，此外感六淫之邪，所谓人自感冒症也。若恶寒发热，头项巅脑发际作痛，太阳症也。咳逆烦心痞满，额前作痛，阳明症也。时寒时热，鬓边作痛，少阳症也。心疼烦闷头痛，痛连胛骨，少阴症也。干呕吐涎

沫,痛在巅顶,厥阴症也。若头旋发热,有汗者,风痛也。恶寒发热,无汗者,寒痛也。夏令头痛,发热汗多口渴者,暑痛也。头重而痛,太阴则发,湿痛也。口下唇裂,烦躁便闭,燥痛也。暴厥昏倒,烦热不卧,火邪痛也。

【头痛之因】少阳之政,风胜乃摇,候乃大温,病头痛。又云阳明之复,咳啰烦心,病在膈中,头乃痛。太阳之胜,热反上行,头项脑户中痛。太阴之复,心痛痞满,头痛。太阴之政,腰脊头顶痛。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此皆岁运之加临,人在气交中,潜受其气,搏于经络之中,则成天行头痛之症矣。若不因天行司政之气,自觉起居不慎,坐卧当风,风寒暑湿,入于经络,则成自感六淫之头痛也。

【头痛之脉】脉必浮大。浮缓伤风;浮紧伤寒。虚数者暑;洪数者热。寸大易愈;尺实难脱。

【头痛之治】宜详天行、自感,属何经所主。若在太阳经者,选奇方。在阳明经,清震汤。在少阳经,清空膏。在少阴经,独活细辛汤。在太阴经,苍术除湿汤。在厥阴经,头痛吐涎沫者,吴茱萸汤主之。因于风者,加风药;因于寒者,加热药;因于暑湿者,加凉燥之药;因于燥热者,加清润之药。运气加临,须详运气用药。又少阳头痛,耳前后脉涌有热,刺出其血,故余家秘治头痛,不按经穴,随其所痛之处而刺之,则不必出血而痛即减。此宗《内经》缪刺之法也。

选奇方

防风 羌活 黄芩 甘草

因于风,倍加荆芥、防风;有寒,去黄芩,加川芎、细辛;有暑,加石膏、香薷;有湿,加苍术、白芷;有燥,加知母、石膏;有火,加黄连、山栀。

清震汤

升麻 苍术 干葛 甘草 鲜荷叶

有风,加防风、荆芥;有寒,加川芎、细辛;有暑,加黄连、石膏;有湿,加白芷;有燥,加知

母、石膏;火旺,加山栀、黄连。

石膏散

石膏 川芎 白芷 葛根
为细末。

清空膏

柴胡 黄芩 黄连 甘草 川芎 羌活 防风

有风,加荆芥,倍防风;有寒,去黄芩、黄连,加生姜、细辛;有暑,加石膏、黄连;有湿,加苍术、白芷;有燥,加知母、石膏;火旺,加山栀、黄连。

独活细辛汤

独活 细辛 川芎 秦艽 生地 羌活 防风 甘草

有风,加荆芥,倍防风;有寒,加麻黄、桂枝;有暑,加黄芩、石膏;有湿,加苍术、白芷;有燥,加石膏、竹叶;火旺,加知母、黄柏。

苍术除湿汤

苍术 白术 厚朴 白茯苓 陈皮 甘草 半夏曲

有风,加防风;有寒,加生姜;有暑,加黄芩;有湿,加川芎、白芷;有燥,加知母、石膏。

吴茱萸汤

吴茱萸 人参 大枣 生姜

内伤头痛

【头痛之症】或在半边,或在两边;或痛二三日,或痛七八日,甚则数日之外;痛止仍如平人,偶一触犯,则痛立至。如气怯神衰。遇劳即痛,痛连鱼尾,此气虚痛也。五心烦热,时常牵引刺痛,此血虚痛也。口渴唇焦,二便赤涩,此积热痛也。恶心呕吐,此痰饮痛也。恼怒即发,痛引胁下,此肝火攻冲痛也。以上皆内伤之症也。

【头痛之因】或元气虚寒,遇劳即发;或血分不足,阴火攻冲;或积热不得外泄;或积痰留饮;或食滞中焦;或七情恼怒,肝胆火郁。皆能上冲头痛,而成内伤头痛之症也。

【头痛之脉】空大乏神,的是气虚;若见

细涩，方是血亏。或见洪数，膏粱积热。或见滑大，痰饮内结。两寸洪大，上焦有火。左关弦数，肝胆郁结。

【头痛之治】若气虚者，家秘和中汤。血亏者，家秘芎归汤。膏粱积热者，梔连平胃散。酒湿上冲，葛根解醒汤。积痰留饮者，半夏天麻汤、导痰汤。食积作痛者，平胃保和汤。肝胆有火者，清空膏、柴胡清肝饮、泻青汤。

家秘和中汤

人参 当归 黄芪 白术 广皮 甘草
升麻 柴胡 川芎 细辛

家秘芎归汤

当归 川芎 生地 连翘 细辛 蔓荆子

梔连平胃散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山梔 黄连

葛根解醒汤

葛根 葛花 砂仁 木香 陈皮 白茯苓
猪苓 泽泻 人参 神曲 白术 白豆蔻
青皮 川黄连

天麻二陈汤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天麻

导痰汤

南星 枳壳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平胃保和汤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莱菔子 山楂
麦芽 神曲 连翘

清空汤

柴胡 黄连 黄芩 甘草 川芎 羌活 防风

柴胡清肝饮

柴胡 白芍药 山梔 黄芩 丹皮 当归
青皮 钩藤 甘草

泻青汤 家秘清肝胆风热。

当归 龙胆草 川芎 山梔 羌活 防风 黄芩

附：大头症

秦子曰：大头症，古书未载，近代独多。头面红肿，其大如斗，若肿在两颐，头上不肿，名曰发颐，非大头症也。大头症，有外感，无内伤。

大头见症

【大头痛之症】身发寒热，头面肿胀，赤色焮红，雍塞言语，此三阳经湿热为患。若大小传染，沿门相似，此天行湿毒症。若无传染，独一人自病，此起居不慎，偶触湿热之气，人自感冒，《内经》所谓湿上甚为热，正此症也。

【大头痛之因】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少阳司天，火淫所胜；阳明之胜，上行头目。湿胜则肿，热胜则痛，湿热上甚，则头面肿胀，大头之症作矣。

【大头痛之脉】必见浮洪。湿胜则浮；热胜则数。浮数宜汗，沉数宜清。浮大易愈，沉伏难医。

【大头痛之治】宜羌活败毒散以散天气之邪，次用《普济》消毒饮，加酒煮大黄，以清散热毒。肿胀红赤，外用砭刺出血，以去在表壅滞。大抵时行之症，先宜发汗，要知出血，亦发汗之意也。

羌独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桔梗 枳壳 川芎

湿胜肿大，加苍术、白芷；口干、脉大，加葛根、升麻，兼散阳明。

普济消毒饮

升麻 柴胡 陈皮 甘草 人参 黄连 黄芩 桔梗 玄参 连翘 马勃 大力子 姜蚕 板蓝根

大便闭，加酒浸大黄。口渴，加石膏、天花粉。

头痛虽有气血虚者，然到底痛无补法，以但虚无邪，必不作痛；即气虚头痛，必是虚而冒寒，然后作痛；血虚头痛，必是血虚有火，然

后攻冲而痛。凡治病必先治其痛。如气虚冒风寒,荆防芎苏饮,内服外熏,痛愈以四君子汤补气;血虚有火,知柏四物汤,痛止,服当归补血汤。然头痛第一要详审胃家无滞者,可用上二法;若胸次欠适,即为痰饮凝滞,又要平胃化滞,以头痛皆因胸前凝滞而起,胸前凝滞,则胃阳不能上布,易于感邪,故平胃保和散,治头痛要著,无论内伤头痛,即外感之痛亦用之。以外感表邪,必要宣通胃阳,方能作汗外解,故疏散胃滞,为发汗散邪妙诀。夫发汗散邪,人人知之,欲散外邪,先散胃滞,使胃阳敷布作汗,人所不知也。

齿 痛 外感、内伤

外感齿痛

【外感齿痛之症】身发寒热,痛连头目,甚则攻注牙龈,肿痛作脓,此外感齿痛之症也。

【外感齿痛之因】齿痛属阳明少阳二经者多。胃家有热,胆经有火,外被风寒所束,二经之热,不能发越,则郁而攻注作痛矣。

【外感齿痛之脉】右关浮数,阳明风热。右关沉数,肠胃积热。左关浮紧,少阳风寒。在关沉实,肝胆之火。

【外感齿痛之治】阳明风热者,葛根防风汤。阳明积热者,外刺合谷穴,内服葛根清胃汤。少阳风寒者,柴胡防风汤。少阳风热者,柴胡清肝饮。肝胆积热者,龙胆泻肝汤。头痛恶寒,太阳风寒外束,羌活汤。齿痛属阳明少阳者多,或有太阳症,故立后条。

干葛防风汤

干葛 防风 石膏 甘草

干葛清胃汤

升麻 甘草 生地 丹皮 山梔 干葛 川黄连

右上盘牙痛,加枳壳、石膏;

右下盘牙痛,加石膏、桑白皮;

上正门牙痛,加川黄连;

下正门牙痛,加知母、黄柏;

上二虎牙痛,加葛根、石膏;

下二虎牙痛,加白芍药;

左上盘牙痛,加柴胡、黄芩;

左下盘牙痛,加白芍药、黄芩。

柴胡防风汤

柴胡 防风 羌活 川芎 青皮 甘草

柴胡清肝饮

柴胡 白芍 山梔 黄芩 当归 丹皮 青皮 甘草 钩藤

龙胆泻肝汤

龙胆草 柴胡 黄芩 川黄连 山梔 知母 麦门冬 甘草

元气虚,加人参;血虚,加当归、白芍药;大便结,加大黄;气结,加青皮。

羌活汤

羌活 防风 川芎 白芷 苍术 甘草

内伤齿痛

【内伤齿痛之症】或齿豁,或动而长,或浮痒燥黑,时常作痛,此内伤之症也。若右上盘痛,属胃与大肠;右下盘痛,属肺胃二经;左上盘痛,属胆经;左下盘痛,属肝经;上正门痛,属心经;下正门痛,属肾经;上左右二虎牙痛,属胃经;下左右二虎牙痛,属脾经。

【内伤齿痛之因】齿豁而浮者,肾衰;齿动而长者,胃热;痒为血热;痛为火烁;黑则是虫蚀。此内伤齿痛之因也。

【内伤齿痛之脉】尺脉虚大,肾水有亏。若见洪数,阴火旺动。左关弦急,肝胆之火。左关洪滑,痰火内烁。

【内伤齿痛之治】肾虚阴火者,凉八味玄武胶为丸,或知柏天地煎。左关弦急,龙胆泻肝汤。右关洪滑,化痰汤。应下者,三黄丸。大凡牙痛症,寒者少,热者多,故内伤门都用凉剂。若劳倦而胃虚齿浮者,又当用补中益气汤,不可拘痛无补法也。

凉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黄柏、知母，共为细末，玄武胶为丸。

知柏天地煎

黄柏 知母 天门冬 生地黄
同煎三四次，冲玄武胶收膏。

龙胆泻肝汤 见前。

化痰汤

贝母 枳实 黄芩 黄连 花粉 桔梗
元参 升麻 甘草

家秘三黄丸

黄芩 黄连 大黄 甘草 广皮

补中益气汤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术 广皮 升麻
柴胡 甘草

齿痛虽有各经虚实不同，然阳明积热者多，故清胃汤治齿痛总司。然尚有分别，若膏粱食气已化，惟存积热，所谓热而无滞，可用清胃汤，苦寒直折；若积热虽重，厚味尚未化尽，所谓热而有滞，若以苦寒直折，则滞气凝遏，而热愈甚。例如郁火症，用苦寒则火愈郁，服升阳散火汤则愈。东垣以清胃汤加砂仁、香附，更名清胃散，散者，散也，家秘加白豆蔻、黑山楂末，同是此意。以肠胃积热，大抵酒肉食滞，蒸酿而成，故化散胃滞，积热自清。余以平胃保和散，治口疮齿痛，及疳火疳积，俱获奇效，此深得清积热根本。故疮癣齿痛之人，不能淡薄滋味，必缠绵难愈也。

胸痛论

秦子曰：胸与膈，肺之分野，膈痛胸痛两症也。但胸痛止在中间，膈痛则连两腋，故歧骨之上作痛，乃为胸痛；若痛在胸之下，即名胃痛；若胸中满塞而不痛，又名胸痞；若胸中满塞，水谷全不能下，又名胸痹，皆非胸痛也。或痛久不散，每夜寒热，按之愈痛，视之有形，此又是内痛之症，而非胸痛矣。

外感胸痛

【外感胸痛之症】初起表邪未散，下早闷痛，此伤寒门结胸症也。胸痛胀满，咳嗽气逆，不能仰卧，此六淫之邪，伤于肺经，方书所谓肺胀胸痛也。若胸痛寒热，咳吐腥秽，又是肺痈之症。

【外感胸痛之因】伤寒表邪未散，下之太早，内陷胸中，盖胸主半表半里，外邪内陷，与水饮互相盘结，则成结胸之症。若六淫之邪伤肺，肺热焦满，佛郁不宣，胸亦为之作痛，盖胸为心肺之室也。

【外感胸痛之脉】沉紧而劲，下后作痛，结胸之症。脉来浮大，胸痛身热，支结之别。寸口浮大，风热肺逆。寸口脉实，脉痛之疾。

【外感胸痛之治】伤寒误下已成结胸者，宜大、小陷胸汤出入加减；若未成结胸者，宜枳壳汤治之；若肺痈风热者，加味泻白散；肺气壅寒，枳桔二母汤；肺痈作痛，桔梗汤、瓜蒌汤。

大陷胸汤

大黄 芒硝 甘遂

小陷胸汤

黄连 半夏 瓜蒌

加味泻白散 治风热伤肺。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防风 荆芥
热甚，加石膏、知母。

枳桔二母汤 清理肺气，兼消痰水。

枳壳 知母 川贝母 瓜蒌仁 苏子

桔梗

桔梗汤 治肺痈肺痿。

川贝母 薏苡仁 桑白皮 地骨皮 葶
苈子 枳壳 桔梗 杏仁 甘草

瓜蒌汤 通治肺胃之痛。

瓜蒌仁一个，去皮，炒黑，研，甘草同煎服。

内伤胸痛

【内伤胸痛之症】不因外感，胸中隐隐作

痛,其痛缓,其来渐,久久不愈,饮食渐少,此内伤胸痛也。若见咳嗽寒热,吐痰腥秽,则是肺病之症,而非胸痛也。

【内伤胸痛之因】七情六欲,动其心火,刑及肺金,或佛郁气逆,伤其肺道,则痰凝气结;或过饮辛热,伤其上焦,则血积于内,而闷闭胸痛矣。

【内伤胸痛之脉】滑大主痰;洪数主火。左寸洪数,心火刑金;左关弦数,肝胆有热。右寸沉结,气滞上焦;寸脉扎涩,上部蓄血。

【内伤胸痛之治】痰气不清,瓜蒌仁汤,加青黛、海石;兼火者,梔连二陈汤;心火乘金,泻心汤;救肺,清肺饮;烦恼郁结者,加味柴胡散;气滞上焦者,四七汤;血积上焦者,红花当归汤加桃仁、牡丹皮,有热,加炒山栀、郁金。

瓜蒌仁汤 见前。

梔连二陈汤

山栀 黄连 熟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泻心汤

川黄连 甘草

清肺饮

地骨皮 桑白皮 桔梗 知母 黄芩 玄参 薄荷 甘草

热甚,加石膏。

加味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山栀

四七汤

半夏 厚朴 茯苓 紫苏

加姜、枣。

红花当归汤

红花 当归 红曲 赤芍药 牡丹皮 青皮 桃仁 郁金 查肉 泽兰叶 黑山栀

胸痛上焦气分病,当理肺气,要分肺管、胃管。若胃气有伤,胃脘气逆,亦多胸痛,其中分别;若饮食自如,而见气逆咳喘作痛,病不在胃而在于肺,当和肺气;若无喘咳气逆,而见饮食阻滞,病不在肺而在于胃,当调胃气;

若二经皆病,当审其何经先起,如先见喘咳气逆满作痛,后见妨碍饮食者,此肺病遗祸于胃也,当治其肺,兼治其胃;若先见饮食妨碍,后见喘咳气逆,此胃病遗祸于肺也,当平其胃,兼治其肺。此从方广肿胀门,辨脾肺相传法中,化出辨脾胃二经之胸痛。又有语言即痛,饮食不痛者,病在于肺;饮食即痛,语言不痛者,病在于胃。此从辨喉痛症中,化出辨脾胃之胸痛也。

胁 痛 论

秦子曰:胁痛者,左右两肋痛也。胁之下尽处名季肋。若痛在肋之上,名腋痛。痛在季肋之后,名腰痛;二者皆非胁痛也。夫腋痛者,肺症也。腰痛者,肾与膀胱症也。凡胁痛多火,皆肝胆症也。上肋痛属肝,下肋痛属胆,或有肺气佛郁,金邪乘木,亦令胁痛,名肺胁痛,最利害,金乘木为贼邪,故重。

外感胁痛 运气感冒

运气胁痛

【运气胁痛之症】病起于仓卒,暴发寒热,肋肋刺痛,沿门相似,或在一边,或在两边,痛之不已,胀及遍身,甚则指甲紫黑则死。此天行岁运,胜复之气加临,所谓天灾流行之疫症,俗名刺肋伤寒,又名痧胀是也。

【运气胁痛之因】少阳司政,相火用事;少阴司政,君火用事;阳明司政,燥火用事;其年胜复之气太过,则相火甚于本位,而肝胆自病;君火太过,则子病累母,肝胆亦病;燥火用事,金病克木,肝胆亦病;三火炽甚,木火通明,肝胆之气佛郁,则两肋暴痛之症作矣。

【运气胁痛之脉】多见弦数。浮数居表,沉数主里。脉减痛缓则生,沉伏厥冷则死。

【运气胁痛之治】宜疏散为先。若少阳司政,柴胡汤加减主之;少阴司政,独活败毒散,对泻心汤;阳明司政,干葛石膏汤主之。凡胁痛,外用针刺委中、三里二穴出血;若痛甚,指

甲黑者，即刺十指尖出血为妙，越地所谓放痧是也。若咳嗽痰声，无论左右，即为肺邪胁痛，宜泻青各半汤，并刺少商穴。

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青皮 山梔
枳壳 木通
加苏梗。

独活败毒散

独活 木通 柴胡 黄芩 桔梗 枳壳
甘草 钩藤 广皮
加苏梗。

泻心汤

黄连 甘草 灯心

干葛石膏汤

干葛 柴胡 黄芩 石膏 枳壳 广皮
甘草 木通
加苏梗。

泻青各半汤

龙胆草 黄芩 山梔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加青黛一钱冲服。

感冒胁痛

【感冒胁痛之症】并无时行传染，因自冒风寒，先见恶寒发热，胁痛耳聋，呕而口苦，此伤寒少阳经胁痛症也。若寒热已除，后乃胁痛干呕，此表解里未和，邪热痰饮之症，二者皆非天灾流行，乃人自感冒之症也。

【感冒胁痛之因】起居不慎，感冒外邪，或初感即中少阳，或传变而入少阳，则邪居半表半里，而成胁痛之症也。

【感冒胁痛之脉】脉来多弦，弦紧宜汗，弦细宜和，弦数为热，弦促为结。

【感冒胁痛之治】风邪在表，柴胡羌活汤；热邪在半表半里，小柴胡汤；热邪在里，小柴胡加山梔、青皮、枳壳；表已散，里气不和作痛，审知是燥痰结饮，轻则瓜蒌仁汤，重则十枣汤；若肝胆郁火，成痰，家秘胆星汤主之。

柴胡羌活汤

柴胡 羌活 防风 枳壳 桔梗 青皮

苏梗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山梔 青皮
桔梗 枳壳

瓜蒌汤

瓜蒌仁 枳壳 青皮 苏梗 桔梗

十枣汤

芫花 甘遂 大戟

上三味，以水先煮肥枣三十枚，取枣汁入药末一钱调服。瘦弱人五六分，得利即止。

家秘胆星汤 治胆火成痰，胁肋作痛。

陈胆星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青黛 海石

内伤胁痛

痰饮、郁火、死血、肝肾虚

【内伤胁痛之症】并无外感之邪，或左或右，胁肋作痛，或左右皆痛，或左右攻冲，或时痛时止，或常痛不休，此内伤胁痛也。

【内伤胁痛之因】或痰饮悬饮，凝结两胁；或死血停滞胁肋；或恼怒郁结，肝火攻冲；或肾水不足，龙雷之火上冲；或肾阳不足，虚阳上浮，皆成胁肋之痛矣。

【内伤胁痛之脉】右关滑数，胃家痰实。右寸沉弦，肺家悬饮。两关扎涩，乃是死血。左关数大，肝胆火冲。尺脉沉数，肾水不足。尺脉浮大，虚阳上越。

【内伤胁痛之治】痰饮聚于中脘，攻注两胁者，导痰汤加竹沥；悬饮凝结，咳逆胁痛，十枣汤；死血作痛，红花桃仁汤；恼怒伤肝，肝经郁火者，柴胡清肝饮、梔连柴胡汤；肝血不足，肝气不调，家秘补肝汤；肝肾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冲，家秘肝肾丸；若肝肾真阳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炎，八味丸治之。

导痰汤

南星 橘红 白茯苓 半夏 甘草 枳壳

热者，冲竹沥一钟；寒者，加白芥子。

十枣汤 见前篇。

红花桃仁汤

大黄 枳壳 厚朴 桃仁 红花 赤芍

药 当归尾

柴胡清肝饮

柴胡 黄芩 山梔 白芍药 青皮 枳壳

梔连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山梔 川黄连

家秘补肝汤

当归 白芍药 生地 川芎 青皮 香附 木通 苏梗 钩藤

家秘肝肾丸 治肝肾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炎,当滋阴降火。

天门冬 生地 当归 白芍药 黄柏 知母

八味肾气丸 治肝肾真阳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炎,法当引火归源。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栝用前二方,皆治龙雷之火,夫龙火主肾,雷火主肝,然当分肝肾之真阴虚、真阳虚;若真阴虚者,真水涸而火自旺,即乾之上九,亢龙有悔之象,宜用家秘肝肾丸,敛而降之;若真阳虚者,真火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浮,即坤之上六,龙战于野之象,宜用《金匱》八味丸以摄伏之;一阴一阳,寒热天壤。堂儿问曰,临症何以分别?余曰:真阴虚则火旺,原症脉象,俱是火候,如便闭、喘咳、骨蒸,六脉沉数,皆真阴虚也;若真阳虚则火虚,原症脉象,俱是虚候,如大便泄、小便清,六脉空大,皆真阳虚也。

胃脘痛论

秦子曰:胃脘痛,在胸之下,脐之上,两肋中间;但心胞络痛,同在心下脐上,极难分别。大抵痛而能饮食者,心胞络痛也,痛而不能饮食者,胃脘痛也。二经之痛,俗名心头痛,此症内伤者多,外感者间或有之。今列外感二条,内伤七条,即古名九种心疼也。

外感胃脘痛 风寒、暑热

【外感胃脘痛之症】向无此症,偶值时令暴寒,心下闷痛,恶寒厥冷,二便清利,口吐冷沫,此寒邪入胃,凝结痰饮食积,卒然暴痛之症也。若时令暴热,心下忽绞痛,手足虽冷,头额多汗,身虽恶寒,口燥舌干,大便虽泻,溺色黄赤,此湿热所伤之症也。

【外感胃脘痛之因】其人中气向寒,偶触时令之寒,则寒凝胃口而痛。若内有积热,外遇湿热,两热蒸酿,则热壅胃口,亦成胃痛之症。

【外感胃脘痛之脉】或见浮紧,寒邪在表。或见沉弦,寒邪入里。或见浮数,表有热邪。或见沉数,里有热结。

【外感胃脘痛之治】宜分寒热二条。寒痛者,先用五积散,兼散外寒;后用温胃汤,以温内寒。热痛者,先用神术平胃散,以清外热,后用清中汤,以清里热。言寒则风亦在焉,言热则暑湿燥火皆在焉。

五积散

白茯苓 陈皮 半夏 甘草 川芎 白芷 枳壳 厚朴 苍术 麻黄 干姜 肉桂 桔梗

温胃汤

厚朴 砂仁 甘草 陈皮 干姜 白豆蔻 黄芪 人参 姜黄 益智仁

神术平胃散

苍术 防风 甘草 石膏 知母 厚朴 广皮

清中汤

黄连 山梔 草豆蔻 半夏 陈皮 白茯苓 甘草

内伤胃脘痛

【内伤胃脘痛之症】不因外感六淫,偶或伤于饮食,填塞太仓,胸前闷痛,此食积症也。痛极应背,背心一片如冰,恶心呕吐,吐出涎痰稍缓,此痰饮症也。时作时止,口渴唇燥,痛

则多汗，此积热症也。二便清利，手足逆冷，口吐涎沫得寒饮则甚，此积冷症也。遇气即发，或攻注作痛，或凝结作胀，此气滞症也。日轻夜重，或唧唧作声，得寒则痛，得热暂缓，此死血痛也。呕吐清水，面上白斑，唇红能食，时或吐蛔，此虫积症也。故云内伤之痛有七。

【内伤胃脘痛之因】饮食不节，伤其胃口，太阴升降之令，凝结壅闭，则食积之痛作矣。脾胃素弱，日饮水谷，不能消受，停积中脘，则成痰饮而痛；七情六欲之火，时动于中，膏粱炙搏之热，日积于内，热久成燥，积热之痛作矣。胃阳不足，冷饮内伤，阴寒凝结，阴积冷之痛，作矣。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忧思日积，气不宜行，则气滞而成痛。血分素热，又喜辛辣之物，以伤其阴血，则停积于中，而成死血之痛。湿土主生生之令，饮食不谨，湿热内生，则虫积而成痛矣。

【内伤胃脘痛之脉】沉实有食，沉滑多痰，数大为热，迟缓主寒，气滞脉沉，死血涩结，乍大乍小，虫积使然。

【内伤胃脘痛之治】宜平胃散出入主治。若食积痛，用三棱丸治之。痰饮痛者，二陈汤、导痰汤，痛甚滚痰丸。积热作痛者，梔连清胃汤，有下症，神芎丸。积冷作痛者，豆蔻丸。气滞而痛者，苏子降气汤。死血作痛，红花桃仁汤。有下症，桃仁承气汤。虫积痛，用万应丸治之。

平胃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三棱丸

京三棱 枳壳 厚朴 广皮 甘草

二陈汤

导痰汤 二方见痰症。

清胃汤 见齿痛。

神芎汤

大黄 黄芩 黑牵牛 滑石 薄荷 川

豆蔻丸

草豆蔻 吴茱萸 益智仁 青皮 姜黄

麦芽 神曲 半夏 甘草

苏子降气汤

紫苏子 半夏 前胡 厚朴 甘草 陈皮 沉香 当归

红花桃仁汤

红花 桃仁 当归尾 赤芍药 泽兰叶 楂肉 丹皮 山梔

桃仁承气汤

桃仁 大黄 甘草 桂枝 芒硝 枳壳 归尾

万应丸

麦芽 神曲 雷丸 陈皮 甘草 京三棱 莪术 槟榔 芫莩 鹤虱 使君子

家秘保和散

苍术 厚朴 半夏 广皮 枳壳 鲜麦芽 楂肉 香附 槟榔 干葛 莱菔子

共为细末，多冲萝卜汁、竹沥，拌湿晒干，研细末。白汤调服。

家秘消坚散

三棱 莪术 槟榔 枳实 香附 海石 治上部癖积，加苍术、厚朴；治下部癖积，加青皮、枳壳。

梔连二陈汤加竹茹、干葛 治呕吐作痛。

滚痰丸 治痰癖作痛。

胃痛，要分别常痛、不常痛二条；又要细详若何痛重，若何痛缓。若饮食即痛，时常气噯，此伤饮食也，用家秘保和散。若痛而呕恶，吐出痰涎稍减，此痰饮痛也，平胃导痰汤；胃脘有块，常痛不休，癖积痛也，家秘消坚散。时作时止，痛而汗出者，火也。热而无滞者，清火为急，清胃汤；热而有滞者，消滞为先，梔连保和散。遇夜痛甚，逢冷即痛，按之有形，或饮食入胃，从半边而下，此瘀血痛也，先用三棱丸，后用桃仁承气汤。痛而能食，得食痛减，常下虫积者，平胃散加使君子。胃中有形，按之痛极，每夜发热者，此胃痼痛也，瓜蒌四圣散。

凡见痛症，须防发毒，无论胸肋腰背，皆要按其痛处，若按之愈痛，每夜发热，要防内痛。

腋 痛 论

秦子曰：腋痛者，在两胁之上，奶旁外侧，痛连缺盆，肺经症也。若在腋之下，原是胁痛，而非腋痛。方书以右腋为肺，左腋为肝，愚无左右之分，若见气粗喘咳者，即痛连左腋，亦名肺病。即见肝家形症，只作金邪乘木，治肺不治肝。以腋下为肺之部分，不比胁肋，主乎肝胆，此余宗钱仲阳肺脏治病之独诀。

外 感 腋 痛

【外感腋痛之症】恶寒发热，喘急嗽痰，腋下作痛，痛引缺盆，此风寒伤肺症也。若口渴面赤，吐痰干涸，小便短赤，此燥热伤肺症也。

【外感腋痛之因】风寒壅于肺经，腋为肺脉所注之俞，故腋为之痛。燥热刑金，肺气焦满，攻注腋下，亦令人痛。是以风寒暑湿燥，皆有腋痛之候也。

【外感腋痛之脉】右寸浮紧，风寒伤肺。或见浮洪，风热之诊。或见躁疾，燥火刑金。

【外感腋痛之治】伤寒者，麻黄杏子汤。风邪伤肺，加味泻白散。燥火伤肺金之气者，知石泻白散。燥火伤肺金之血者，青金泻白散。

麻黄杏子汤

麻黄 杏子 米仁 桑白皮 桔梗 甘草

加味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桔梗 杏仁 防风 黄芩 瓜蒌仁 知母 薄荷 枳壳 橘红 甘草

口渴，加石膏、花粉、竹叶。

清肺饮

山栀 黄芩 薄荷 甘草 桔梗 连翘 加竹叶七片，同煎。口渴，加石膏；大便秘，加大黄。

知石泻白散 家秘治火邪伤肺之气。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知母 石膏 胃火上冲，加葛根；肝火旺，加柴胡、黄芩。

青金泻白散 家秘治火邪伤肺之血。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山栀 肝火刑金，加白芍药；胃火旺，加干葛、石膏。

内 伤 腋 痛

【内伤腋痛之症】无外感之邪，但两腋下作痛，或见咳嗽气逆，此内伤腋痛之症也。

【内伤腋痛之因】或恼怒怫郁，肝火刑金；或膏粱积热，熏蒸肺气；或房劳不谨，肾火上冲。皆成内伤腋痛之症。

【内伤腋痛之脉】寸口脉大，肺气有伤。右关洪数，膏粱积热。脉沉而结，肺气膹郁。寸数尺疾，肾火刑金。

【内伤腋痛之治】若恼怒伤肝，木火刑金，加味泻白散。膏粱积热，土中之火刑金，加味清胃汤，倍川连、枳壳。房劳不谨，水中之火刑金，家秘天地煎，合黄芩泻白散、二母汤。

加味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柴胡 钩藤 苏梗 桔梗 山栀

加味清胃汤

升麻 川连 甘草 葛根 石膏 桑白皮 枳壳 地骨皮

家秘天地煎

天冬 地黄 黄柏 知母 川贝母 甘草 麦冬 桑白皮 地骨皮

水煎三四次，冲玄武胶收。

黄芩泻白散 即泻白散加黄芩。

二母汤 即贝母、知母，二味同煎。

肩 背 痛 论

秦子曰：《内经》云：西风生于秋，病在肺，膈在肩背。则肩背之痛，乃肺之分野；且手阳明大肠之脉，循臂上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

上出柱骨，下入缺盆络肺，其支别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又云：手太阳小肠之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其支别者，从缺盆循颈，上颊。按此论之，则肩背肺俞之痛，乃肺与大小肠为患矣。故肺病则缺盆中痛，肩背痛；大肠病，则耳后肩膊肘臂皆痛；小肠病，则肩膊肘臂肿痛。故凡背部肺膈作痛，要分别右左二膈，外感内伤，有余不足。若右肺膈缺盆痛，此肺与大肠之症；若左肺膈缺盆痛，乃是肺与小肠症也，以左右而分大肠小肠。至肺膈，则左右皆属肺也。然太阳膀胱之脉，亦在于背，但膀胱太阳之病，满背皆痛，不比肺痛，止在肺膈缺盆也。

外感肩背痛

【外感肩背痛之症】背痛肩痛，发热不恶寒，反恶热，烦躁不宁，便闭便赤，口渴唇焦，此火邪伤肺之症也。若背痛肩痛，头痛发热，内虽烦躁，外反恶寒，此风寒伤肺之症也。

【外感肩背痛之因】《内经》云：岁火太过，民病肩背热痛。又云：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民病肩背缺盆痛，此火邪伤肺也。又有肺素有热，风寒外束皮毛。肺热不得泄越，而肩背肺俞作痛，此寒邪伤肺也。

【外感肩背痛之脉】右寸洪数，肺经热壅，火邪所伤；脉浮而紧，表有寒邪，风寒外束。

【外感肩背痛之治】若火邪伤肺，当用家秘泻白汤、清燥清肺饮。肺素有热，风寒束于肌表者，羌防泻白散。

家秘泻白汤

桑白皮 地骨皮 粉甘草 黄芩 石膏 黄连

清肺饮

桔梗 黄芩 山梔 连翘 天花粉 玄参 薄荷 甘草

羌防泻白散 即泻白散加羌活、防风。

内伤肩背痛

【内伤肩背痛之症】气怯神离，精神不

足，痛势不急，仍能睡卧。此肺气不足之症也。若喘急气逆，不得睡卧，此肺壅作痛之症也。若劳伤脱力，遇劳即痛，此伤损之症也。口渴唇焦，二便赤涩，烦躁不宁，此积热作痛之症也。

【内伤肩背痛之因】元气素亏，又复伤损，则肺气不足而作痛；肺热叶焦，复有触发，则肺气拂郁而作痛；劳碌举重，损伤筋膜，则肺窍有损而作痛；膏粱酒客，肠胃积热，上熏肺金，则土中之火刑金，而肩背痛缺盆肺俞，每每作痛。此皆内伤肩背痛也。

【内伤肩背痛之脉】右脉浮大，按之无根，肺气不足。寸口脉盛，按之数实，气壅肺实。六脉弦大，按之促结，伤损之诊。右关沉数，肠胃积热；左关弦数，肝胆之火。

【内伤肩背痛之治】气怯神清，脉大而虚，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喘急气逆，不得安卧，六脉躁盛，重则葶苈泻肺汤，轻则家秘泻白散。久痛不愈，气血有伤者，四物汤、八珍汤，加秦艽、续断、钩藤、羌活。膏粱积热，口渴唇焦，六脉沉数者，家秘泻白散。木火刑金，左关脉数者，泻白各半汤。

四君子汤 治气虚作痛。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补中益气汤 治气血两虚，肩背作痛。

人参 白术 黄芪 当归 陈皮 甘草 升麻 柴胡

葶苈泻肺汤 治痰饮壅塞肺窍，肩背缺盆牵引作痛。

葶苈子 大枣肉

家秘泻白散 治实火刑金，肺热喘咳，唇焦便赤。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石膏 川黄连

家秘加葛根清胃火，加白芍药清脾火，加柴胡清肝胆之火，加辰砂清心火，加黄柏清肾火，加枳壳清大肠之火，加木通清小肠之火。

四物汤 治血虚肩背作痛。

熟地黄 白芍药 当归 川芎

家秘加秦艽、续断、钩藤、羌活，治诸凡身痛。

八珍汤 治气血两亏，肩背作痛。

即四君子、四物汤，家秘加秦艽、续断、钩藤、羌活。

泻白各半汤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胆草 山梔 黄芩

加青黛冲服。

腰痛总论

秦子曰：《内经》论腰痛，诸条不一。其曰太阳所至为腰痛，少阳腰痛如针刺，阳明腰痛不可顾。此数者，乃论外感腰痛也。其曰用力举重，入房过度，转摇不能，肾将惫矣，此论内伤腰痛也。今立外感三条，以该六气；内伤五条，以该七情。

外感腰痛 风湿

风湿腰痛

【风湿腰痛之症】发热恶风，自汗身重，腰背重痛，不能转侧，此风湿腰痛之症也。

【风湿腰痛之因】或雨湿之年，风湿袭入肌表，则时行腰痛，此因岁气而致病者；或冲风冒雨，风湿感人；或以水为事，水舍皮肤，一入独病，此人自感冒而致病者也。

【风湿腰痛之脉】脉多浮涩。左尺浮涩，太阳风湿。左尺细涩，少阴风湿。左关浮涩，少阳风湿。左关细涩，厥阴风湿。右关浮涩，阳明风湿。右关细涩，太阴风湿。

【风湿痛之治】《内经》云：腰痛引项脊尻背，太阳经也，宜羌活败毒散，加白芷、苍术。腰痛引脊内廉，少阴经痛也，宜独活秦艽汤。腰痛如锥刺皮中，少阳经痛也，宜柴胡独活汤。腰痛如张弓弦，厥阴痛也，宜柴胡芍药汤。腰痛不可顾，如有见，善悲者，阳明经痛也，白芷独活汤。腰以下如横木居其中，太阴经痛也，苍独肾着汤。

羌独败毒散

羌活 独活 防风 荆芥 川芎 柴胡 前胡 甘草 苍术 白芷

独活秦艽汤

独活 秦艽 防风 川芎 苍术

柴胡独活汤

柴胡 独活 防风 川芎 苍术 青皮 甘草

芍药柴胡汤

白芍药 独活 防风 川芎 苍术 青皮 钩藤

白芷独活汤

白芷 独活 防风 苍术 秦艽 干葛

苍独肾着汤

白术 白茯苓 干葛 苍术 独活 防风

寒湿腰痛

【寒湿腰痛之症】头痛身痛，无汗拘紧腰痛，不能转侧，此寒湿腰痛之症也。

【寒湿腰痛之因】或寒湿之年，阴寒司令，民病身重腰痛，此因岁气而成病者。或冲寒冒雨，阴寒雨湿之邪致痛，此人自感冒而成病者。

【寒湿腰痛之脉】脉多沉紧。左尺沉紧，太阳寒湿。右尺细紧，少阴寒湿。左关沉紧，少阳寒湿。左关细紧，厥阴寒湿。右关沉紧，阳明寒湿。右关细紧，太阴寒湿。

【寒湿腰痛之治】太阳寒湿，羌活败毒散，加苍术。少阴寒湿，独活苍术汤。少阳寒湿，柴胡苍术汤。厥阴寒湿，四逆汤，加柴胡、独活。阳明寒湿，苍术白芷汤。太阴寒湿，济生术附汤、渗湿汤；未效，用五苓散分利小便。

羌活败毒散

羌活 独活 前胡 川芎 防风 荆芥 甘草 苍术

寒令，加桂枝、生姜。

独活苍术汤

独活 苍术 防风 细辛 川芎 甘草 寒甚，加姜、桂。

柴胡苍术汤

柴胡 苍术 川芎 防风 广皮 甘草
独活

寒甚，加生姜。

四逆汤

干姜 熟附子 炙甘草 柴胡 独活

苍术白芷汤

苍术 白芷 防风 干葛 升麻 干姜
甘草 独活

济生术附汤

白术 熟附子 杜仲 干姜

渗湿汤

白术 干姜 白茯苓 橘红 苍术 丁
香 甘草

寒甚，加桂枝。

五苓散

白茯苓 猪苓 泽泻 白术 肉桂
气滞者，去白术。

湿热腰痛

【湿热腰痛之症】内热烦热，自汗口渴，二便赤涩，酸痛沉重，此湿热腰痛之症也。

【湿热腰痛之因】或湿火之年，湿热行令，人病腰痛，长幼皆发，此因岁气而成病者。或形役阳亢，外冒湿热之邪，此人自感冒而成病者。

【湿热腰痛之脉】脉多沉数。左尺沉数，太阳湿热。左尺细数，少阴湿热。左关沉数，少阳湿热。左关细数，厥阴湿热。右关沉数，少阳湿热。右关细数，太阴湿热。

【湿热腰痛之治】左尺沉数者，羌独冲和汤。左尺细数者，独活二妙丸。左关沉数者，柴独苍术汤。左关细数者，柴胡芍药汤。右关沉数者，芷葛二妙丸。右关细数者，防独神术汤。

羌独冲和汤

羌活 黄芩 川芎 白芷 防风 细辛
苍术 广皮 甘草 独活

热甚，加黄柏。

独活二妙丸

独活二两，蒸晒 黄柏二两，炒

柴独苍术汤

柴胡 独活 苍术 防风 黄柏 黄芩
热甚，加胆草。

柴胡芍药汤

柴胡 白芍药 青皮 钩藤 香附 山
梔 乌药 独活

热甚，加黄柏、胆草。

芷葛二妙丸

苍术 黄柏 白芷 葛根 秦艽 独活
热甚，加梔、连。

防独神术汤

白术 黄柏 防风 独活

内伤腰痛 瘀血停滞、怒气郁结、痰注停积、
肾阳不足、肾阴火旺

【内伤腰痛之症】日轻夜重，痛定一处，不能转侧，此瘀血停蓄之症。胁肋气胀，遇怒愈甚，此怒气郁结之症。腰间重滞，一片如冰，得热减寒，得寒愈盛，此痰注作痛之症。时常怕冷，手足不暖，凡遇寒气，腰背即痛，此真火不足，阳虚之症也。五心烦热，足心如火，痛如锥刺，此阴虚火旺之症也。

【内伤腰痛之因】挫闪跌扑，劳动损伤，则腰腹作痛；七情恼怒，忧思郁结，则腰肋疼痛；脾湿不运，水饮凝结，则为痰注腰痛；先天不足，真阳亏损，则为阳虚腰痛；真水不足，复损阴精，则肾虚火旺而腰痛。

【内伤腰痛之脉】尺脉芤涩，瘀血之诊。尺脉沉结，怒气所伤。尺滑尺伏，皆主痰涎。空大微迟，真阳不足。细数躁疾，火旺水干。

【内伤腰痛之治】瘀血停滞者，调荣活络饮、四物桃仁汤、红花桃仁汤。血虚者，四物羌活汤。怒气郁结者，柴胡清肝饮加木香、独活。痰涎停注者，南星二陈汤加海石、香附。真阳不足者，金匱肾气丸、河车膏合青娥丸。阴虚火旺者，知柏天地煎、知柏地黄丸。加玄武胶为丸。

调荣活络饮

当归尾 红花 桃仁 赤芍药 独活
牛膝 秦艽 桂枝 大黄

有寒者,去大黄;有热者,去桂枝。

四物桃仁汤

当归尾 赤芍药 川芎 怀生地 桃仁
独活 香附

有寒者,加桂枝;有热者,加大黄。

红花桃仁汤

红花 桃仁 赤芍药 当归尾 秦艽
独活

四物羌活汤

当归 白芍药 川芎 生地 秦艽 独
活

气滞,加沉香、砂仁。

柴胡清肝饮

柴胡 青皮 山栀 川芎 钩藤 香附
木通 枳壳 木香 独活 乌药

寒者,加姜、桂;热者,加黄柏。

南星二陈汤

胆星 热半夏 白茯苓 橘红 甘草

海石 香附

虚寒者,加姜、桂;内热者,加栀、柏;大便
结硬,加枳壳、玄明粉。

金匱肾气丸

即六味丸加熟附子、肉桂、车前子。

青娥丸

补骨脂四两,炒研 杜仲四两,姜水炒

煮烂河车一具,打为丸。痛甚,加独活、秦
艽。

知柏天地煎

天门冬六两 怀生地六两 知母二两 黄柏
二两

热甚便秘,加玄武胶,极效;胃寒,加生
姜;气滞,加砂仁米、沉香;痛甚,加独活、杜
仲。

知柏地黄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各二两,炼蜜
为丸;胃寒者,鹿角胶为丸。气滞者,加沉香、
砂仁。

症因脉治 卷二

明 云间 秦昌遇景明纂著
从孙之桢皇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咳嗽总论

秦子曰：《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嗽，非独肺也。其词似撇开肺经，然其义实言肺经独多，而他经亦有耳。河间以咳谓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音不清；嗽谓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此指有痰之嗽主脾湿，无痰之咳主肺伤，合《内经》不独在肺之句，而发脾脏之令人嗽也。桢细玩之，肺受外感六气所伤，内受湿热燥火煎熬，则肺经痰嗽亦多。急宜清肺，不可一见痰嗽竟治脾湿，有伤肺燥也。

外感咳嗽

伤风咳嗽

【伤风咳嗽之症】憎寒壮热。头痛眼眶痛，自汗恶风，鼻塞涕流，痰结肺管，咳嗽不已，此风伤肺气。即痰饮门风痰咳嗽，今人名曰伤风症也。

【伤风咳嗽之因】肺家伏热，外冒风邪，束于肌表，肺热不得发泄，则肺风痰嗽之症作矣。

【伤风咳嗽之脉】脉多浮大，浮紧风寒，浮数风热，浮缓风湿，浮滑风痰。

【伤风咳嗽之治】脉浮紧，恶寒发热，羌活汤。头痛，眼眶痛，干葛汤。脉浮数，自汗身热，加味泻白散。表邪尽散，痰结肺管，咳嗽不止者，苏子杏仁汤。肺中伏热，家秘泻白散。

羌活汤

羌活 防风 荆芥 桔梗 甘草 柴胡 前胡

葛根汤

干葛 柴胡 防风 荆芥 桔梗 甘草

加味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防风 荆芥 桔梗

苏子杏仁汤

苏子 杏仁 桔梗 枳壳 防风 半夏 瓜蒌霜

家秘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石膏

伤寒咳嗽

【伤寒咳嗽之症】头痛身痛，恶寒发热，无汗喘咳，此寒邪咳嗽之症也。

【伤寒咳嗽之因】时令寒邪，外袭皮毛，内入于肺，不得外伸，郁而发热，则肺内生痰，恶寒无汗，头痛喘咳，而为伤寒咳嗽之症矣。

【伤寒咳嗽之脉】若见浮紧，里未郁热；若见浮洪，肺已郁热；紧而带数，以寒包热。

【伤寒咳嗽之治】脉浮紧，寒伤肺，未郁热者，冬月麻黄杏仁汤。若三时，恶寒身热，咳嗽，前方加石膏、半夏。寒伤肺，郁而变热者，羌防泻白散。三时，寒伤肺者，通用此方。

麻黄杏仁汤

麻黄 杏仁 桔梗 甘草

肺热加石膏，头痛身痛加羌、防。

羌防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羌活 柴胡
葛根 防风

有痰加瓜蒌、半夏。有热加黄芩、石膏。

伤湿咳嗽

【伤湿咳嗽之症】身重身痛，或发热有汗，或面目浮肿，或小便不利，骨节烦疼，气促咳嗽，此伤湿咳嗽之症也。

【伤湿咳嗽之因】或时行雨湿，或坐卧湿所，或湿衣所侵，肺主皮毛，皮毛受湿，则身重鼻塞之症作矣。

【伤湿咳嗽之脉】脉多濡软，浮缓风湿，沉紧寒湿，沉数湿热，沉涩湿郁。

【伤湿咳嗽之治】带表症，防风胜湿汤。湿热壅肺，神术泻肺汤。汗后兼利小便，通苓散。古人有清肺则小便自利，此则利小便，而肺自清也。

防风胜湿汤 家秘治风湿咳嗽。

防风 荆芥 葛根 白芷 桔梗 甘草

神术泻肺汤 家秘治伤湿咳嗽。

苍术 石膏 桑皮 地骨皮 桔梗 甘

草

通苓散 利湿清肺之方

麦门冬 淡竹叶 车前草 赤茯苓 木

通

伤暑咳嗽

【伤暑咳嗽之症】身热引饮，内热烦躁，外反恶寒，或身痛口渴，咳嗽身倦，此暑伤肺气之症也。

【伤暑咳嗽之因】时值夏秋，或气虚身弱，触冒暑湿，或热甚于中，偶感时行，内外夹攻，蒸酿胸胃之间，上熏于肺，则暑湿咳嗽作矣。

【伤暑咳嗽之脉】经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又云：伤暑之脉，濡软者多，大抵右寸口脉或虚或数。

【伤暑咳嗽之治】身热引饮，内热烦躁者，石膏知母汤。身痛口渴，外反恶寒，十味香

薷饮、泻白益元散。外冒暑邪，内伤积热者，凉膈散。脉虚身热，气虚身乏之人，清暑益气汤。

石膏知母汤 家秘治暑热伤肺。

石膏 知母 桔梗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十味香薷饮

香薷 厚朴 白扁豆 陈皮 白茯苓
苍术 黄柏 升麻 葛根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泻白益元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水煎调益元散服。

凉膈散

山栀 黄芩 川黄连 大黄 桔梗 天
花粉 连翘 薄荷 玄参 甘草

清暑益气汤 治气虚伤暑、补中救肺之方。

黄芪 苍术 升麻 人参 白术 陈皮
神曲 泽泻 黄柏 葛根 当归 麦冬

伤燥咳嗽

【伤燥咳嗽之症】口渴唇焦，烦热引饮，吐痰不出，或带血缕，二便赤，带喘急咳嗽，此伤燥咳嗽之症也。

【伤燥咳嗽之因】天行燥烈，燥从火化，肺被燥伤，则必咳嗽。

【伤燥咳嗽之脉】多见躁疾，或见数大，或见沉数，或见浮急。

【伤燥咳嗽之治】石膏泻白散、清燥救肺汤、人参白虎汤。口渴，加门冬饮子。

石膏泻白散 家秘治燥火伤肺喘咳之症。

石膏 知母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痰多加贝母、瓜蒌。

清燥救肺汤

桑叶 石膏 人参 麦门冬 枇杷叶
杏仁 真阿胶 甘草

痰多加川贝母。阴精虚加地黄。热甚加羚羊角。

人参白虎汤 治口渴唇焦，烦热引饮，脉见沉数。

人参 石膏 知母 甘草

口渴加葛根、天花粉。

门冬饮子

天门冬 麦门冬 桑白皮 枳壳 桔梗 荆芥 甘草

痰多加贝母。大便燥结加大黄。

伤热咳嗽

【伤热咳嗽之症】咽喉干痛，面赤潮热，夜卧不宁，吐痰黄浊，或带血腥臭，烦躁喘咳，每咳自汗。此即痰饮门热痰嗽。

【伤热咳嗽之因】湿热行令，热伤肺气，或时令应寒而反温，应凉而反热，皆能令人咳嗽也。

【伤热咳嗽之脉】右脉洪数，洪为肺火，数为里热，洪数而滑，肺热痰结。

【伤热咳嗽之治】寸口脉大，家秘泻白散。面赤潮热，柴胡饮子，梔连清肺饮。脉数而实，吐痰黄浊，凉膈散加川贝母。烦躁喘嗽，带血腥臭，犀角地黄汤加山梔、黄芩。

家秘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川连 黄芩 石膏

柴胡饮子

柴胡 黄芩 人参 大黄 广皮 甘草 当归 白芍药

梔连清肺饮

山梔 川连 桔梗 甘草 杏仁 天花粉 黄芩 薄荷

凉膈散 见伤暑嗽门。

犀角地黄汤 加山梔黄芩。

犀角 生地 牡丹皮 白芍药 山梔 黄芩

内伤咳嗽

肺经咳嗽

【肺经咳嗽之症】气急喘咳，痛引缺盆，右肋下洒淅恶寒，或右臂筋吊痛，痰咯难出，或吐白涎，口燥声嘶，此肺咳之症也。肺咳不已，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则遗矢粪水也。

【肺经咳嗽之因】或真阴不足，劳伤火动，或肺脾素燥，不慎辛热炙搏，或恼怒，思虑忧愁动火，三者皆能伤其肺金，乃成肺经咳嗽也。

【肺经咳嗽之脉】右寸洪滑，肺有实痰，或见微弱，肺气不足，或见滑数，肺有热痰，或见沉数，郁火内伏。

【肺经咳嗽之治】右寸洪数，泻白一物汤、清肺饮。脉见迟细，人参补肺饮、人参生脉散、琼玉膏。肺有热痰，青黛海石丸、节斋化痰丸。久嗽肺虚，百花膏主之。

泻白一物汤 即泻白散 加黄芩。

黄芩一物汤，治火伤肺之血面嗽者。泻白散，治火伤肺之气而嗽者。气血俱伤，二方合用。

清肺饮

桔梗 甘草 杏仁 天花粉 黄芩 山梔 薄荷 连翘

人参补肺饮

人参 麦冬 五味子 天冬 薏苡 黄芩 百合 炙甘草

人参生脉散

人参 麦门冬 北五味 三味同煎。

琼玉膏

生地 白茯苓 人参

青黛海石丸

青黛 海石 瓜蒌仁 川贝母

节斋化痰丸

瓜蒌霜 天冬 海石 青黛 连翘 桔梗

百花膏

款冬花 百合

等分为末,煎膏蜜收。

脾经咳嗽

【脾经咳嗽之症】咳而右肋下隐隐作痛,痛引心脾,神衰嗜卧,面色痿黄,腹胀黄肿,身重不可以动,动则咳剧,此脾经咳嗽之症。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甚则长虫出。

【脾经咳嗽之因】或膏粱积热,湿热蒸酿,脾胃之火,上熏于肺,或土不生金,母虚子病,则为脾虚脾损,二者乃脾经咳嗽之因也。

【脾经咳嗽之脉】右寸洪数,肺家有火,右关弦急,积热肠胃,寸口虚大,肺气不足,右关微弱,中气衰弱。

【脾经咳嗽之治】肺有热者,家秘泻白散。脾胃热积,梔连二陈汤。肺气不足,生脉散。土不生金,四君子汤。有痰,六君子汤。虚热,加丹皮、山梔,热甚加梔、连。

家秘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加白芍川连。若胃火加石膏。肝火加黄芩。心火加黄连。肾火加黄柏。

梔连二陈汤 见后痰症。**生脉散** 见前章肺咳。**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加半夏、陈皮,名六君子汤。虚中有热,加丹皮、山梔。热甚加梔、连。

心经咳嗽

【心经咳嗽之症】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舌肿咽痛,此心咳之症也。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

【心经咳嗽之因】焦心劳思,心火妄动,金被火囚。肺叶焦满,为喘为咳,或心血不足,心气亏损,心神不安,上为喘咳,二者乃心经

咳嗽也。

【心经咳嗽之脉】左寸洪数,心经有热,右寸洪数,肺家有热,左寸细数,心经虚火,右寸细数,肺经虚热。

【心经咳嗽之治】左寸洪数,导赤各半汤,朱砂安神丸。右寸洪数,家秘泻白散。右寸虚数,人参平肺散。

导赤各半汤

生地 木通 甘草 黄连 麦冬 山梔 赤茯苓 车前子 加灯心。

朱砂安神丸

朱砂 黄连 甘草 生地 麦冬 当归 远志 白茯苓

家秘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石膏 黄芩 川连

人参平肺散

人参 桑白皮 甘草 地骨皮 拣冬 橘红 川贝母

肝经咳嗽

【肝经咳嗽之症】咳则两胁下痛,痛引小腹,或寒热往来,面青色筋急,此肝经咳嗽。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而口为之苦。

【肝经咳嗽之因】木气怫郁,肝火时动,火盛刑金,则为喘咳。或肝经少血,肝气亏损,则木燥火生,亦为喘咳。二者肝经咳嗽之因也。

【肝经咳嗽之脉】左关弦数,或见弦急,肝经有热,或见弦细,或见弦涩,肝经少血。

【肝经咳嗽之治】左关弦数,泻青各半汤。寒热往来,宜柴胡饮子。左关弦细,加味逍遥散。

泻青各半汤 家秘治木火刑金。

黄芩 山梔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柴胡饮子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人参 大黄 当归 白芍药

加味逍遥散

白芍药 当归 白茯苓 甘草 柴胡
白术 广皮 丹皮 山栀

肾经咳嗽

【肾经咳嗽之症】咳则腰痛，五心烦热，涌泉热，阴火上炎，时见干咳，痰味带咸，此肾经咳嗽也。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则遗溺。

【肾经咳嗽之因】有劳伤肺气，则金不生水；有色欲过度，则真阴涸竭，水虚火旺，肾火刑金。有真阳不足，水泛为痰，则肾经咳嗽之症作矣。

【肾经咳嗽之脉】左尺滑数，真水不足，或见沉实，肾经有火，右尺虚软，肾气不足，或反浮大，真阳外越。

【肾经咳嗽之治】劳伤肺气，金不生水，生脉散，合四君子汤。左尺滑数，知柏天地煎。真阴涸竭，人参固本丸、三才丹。右尺虚软，生脉散。真阳不足，八味丸主之。

生脉散

四君子汤 二方俱见肺嗽。

人参固本丸

人参 天门冬 麦门冬 生地

三才封髓丹

天冬 人参 熟地

知柏天地煎

天门冬 地黄 知母 黄柏

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附子、肉桂。

气虚咳嗽

【气虚咳嗽之症】面黄肌瘦，气怯神离，咳嗽吐痰，痰色清稀，饮食减少，此气虚咳嗽之症也。

【气虚咳嗽之因】或劳役过度，肺气有伤，或饮食劳倦，中气有损，脾伤则土不生金，肺伤则气怯喘嗽，此子母俱病，而成气虚咳嗽之症也。

【气虚咳嗽之脉】右寸脉微，肺气有损，

右关脉濡，中气不足，寸关皆涩，脾肺俱虚，浮软者生，数实不得卧者死。上气喘急，面肿肩息，脉浮大者死。

【气虚咳嗽之治】土旺则金生，宜四君子汤、参术膏。损其肺者益其气，补中益气汤。润肺即是补肺，琼玉膏、生脉散。久嗽不止，百花丸。

四君子汤 见脾经咳嗽门。

参术膏

人参 白术

补中益气汤 见前气虚短气门。

琼玉膏 见肺经嗽门。

生脉散 见前肺嗽。

百花丸

款冬花 百合

等分蒸晒，研极细，炼蜜为丸，每夜噙化一丸。

血虚咳嗽

【血虚咳嗽之症】盗汗自汗，潮热骨蒸，下午嗽多，形体黑瘦，五心烦热，此血虚咳嗽之症也。

【血虚咳嗽之因】形役阳亢，阴血亏损，血虚则内热，煎熬真阴，阴火日旺，肺金被克，而咳嗽之症作矣。

【血虚咳嗽之脉】左寸细数，肺阴有损，中气弱虚，气不生血，左脉弦数，肝火煎熬，两尺细数，肾虚水竭。

【血虚咳嗽之治】血虚补血，海藏四物汤，归芍地黄汤，天地煎。虚寒之人，血脱益气四君子汤，合生脉散。虚热之人，肝肾阴虚，龙雷之火刑肺而嗽者，宜敛阴降火，家秘肝肾丸合黄芩泻白散。

海藏四物汤

熟地 白芍药 牡丹皮 当归

归芍地黄汤

生地 归身 白芍药 枸杞 丹皮 知母 人参 甘草 地骨皮

天地煎

天门冬 熟地

二味同煎。

四君子汤 见前脾咳。

生脉散 见前肺嗽。

家秘肝肾丸 血虚下午嗽，占云敛而降之，非言酸敛收敛，乃滋阴降火、敛而下降也

当归 白芍药 天冬 地黄 知母 黄柏

黄芩泻白散 见前肺嗽条。

食积咳嗽

【食积咳嗽之症】每至五更嗽发，嗽至清晨，或吐痰味甜，胸前饱闷，此积痰咳嗽之症。

【食积咳嗽之因】食滞中焦，不能运化，成痰成饮，每至五更，痰火上升，则咳嗽之症作矣。

【食积咳嗽之脉】气口洪大，或见沉滑，或见沉数，或见沉实。

【食积咳嗽之治】脉沉滑，胸满闷者，二陈平胃散，三子养亲汤。若沉数而滑，加梔连。肺火上升，咳嗽汗出，石膏泻白散，加枳、桔。

二陈平胃散

熟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熟苍术 厚朴

三子养亲汤

莱菔子 山楂子 紫苏子

石膏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枳壳 桔梗 石膏

积热咳嗽

【积热咳嗽之症】面赤烦躁，嗽则多汗，夜卧不宁，清晨嗽多，小便赤涩，此积热咳嗽之症也。

【积热咳嗽之因】膏粱积热，酒客浩饮，热气聚于中焦，阳明受热，肺被火刑，则积热咳嗽作矣。

【积热咳嗽之脉】右关长大，或见浮洪，或见洪数，胃脉上朝，肺受火热。

【积热咳嗽之治】家秘清胃汤，以清中焦。咳嗽不已，家秘泻白散。热结大肠，枳壳黄连汤。

家秘清胃汤

升麻 生地 川连 山梔 甘草 干葛 石膏

家秘泻白散 见前伤风嗽。

枳壳黄连汤

枳壳 川连 甘草

积热咳嗽，得食暂停，少顷复发，嗽而多汗，梔连保和散合家秘泻白散，以多汗而定。内有积热，不独咳嗽一症，以多汗而以清热主治。亦不独治咳嗽一症，例如胃痛胸胁痛，痛即汗出，亦为火痛。即身表发热，若见多汗，亦用清热主治。如前外感咳嗽条，身热身痛，咳嗽，本表症也，若一见多汗口渴，而在夏秋，不作伤寒表症而治，又作伤暑主治。同一咳嗽。发热恶寒身痛，而应发表，应清里，下手分别，惟以有汗无汗，渴而引饮二症上端的。又如夏秋热病，若身热身痛，无汗发热，此为内伏暑热，外冒表邪，当服羌独败毒散，或羌活冲和汤。若见咳嗽，兼用荆防泻白散，先散表邪。若身热多汗，口渴引饮，即用白虎汤清里。兼咳嗽者，家秘泻白散，清燥汤清里。

附 诸 贤 论

王节斋曰：伤风咳嗽，宜辛凉解表，如桑白皮、防风、荆芥、薄荷。伤热咳嗽，宜清凉降火，如黄芩、桑白皮、知母、门冬。伤湿热咳嗽，宜利湿热，流湿润燥，如桑皮、石膏、黄柏、苍术、滑石、甘草。伤燥咳嗽，宜清金降火，润肺清燥，如石膏、知母、桑皮、麦冬。伤寒咳嗽，宜辛散解表，如麻黄杏子汤、小青龙、越婢汤等。若肺素有热者，仍加山梔、黄芩、石膏、知母。又云：咳嗽皆主于肺，盖肺主气而作声者也。治法须分新久虚实，新冒风寒则散之，火热则清之，湿热则渗泄之，燥热则清润之。久病宜分虚实，若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精虚则

补精。若久而有郁，又宜开郁为主。又云：因咳而有痰，咳为重，主治在肺。此言素无痰候。今见咳嗽，后乃有痰而嗽也。因痰而致嗽者，痰为重，主治在脾。此素有痰涎，今渐加咳嗽喘急之候，即湿痰痰饮之嗽也。若食积成痰，顽痰胶固，痰气上升，以致咳嗽，只治其痰，消其积，而咳自止，不必治肺。又云：凡酒色过度，劳伤肺肾真阴，而咳嗽者，不可服参芪，恐阴虚火旺，反助阳气而阴益消也。先以壮水之药，如六味之类，补其真阴，使水升火降，随用参芪补肺之药，以助肾之母，使金水相生，则阴自生而阳火退。世之用参芪者，不知先壮水以镇火，而遽投参芪以补阳，反使阳火愈旺，而金水愈竭矣。《直指》云：感风嗽者，鼻塞声重。伤冷嗽者，凄凄清怯。寒伤热嗽者，烦热焦心。热郁于内，外复冒寒者，恶寒烦热，声哑。感湿嗽者，身重鼻塞。瘀血嗽者，肋肋刺痛，胸膈腥闷。水停嗽者，心下怔忡。如肺脉浮紧者，为外感风寒，以发散取汗。如肺脉沉实而数，为内伤肺热，以清利之肺脉濡散者，为肺虚，以补之。肺主皮毛，肺气虚则腠理不密，风邪易入，法先当解表，后乃补虚，肺气实则腠理密，而邪不入矣。肺有火，则腠理不闭，风邪易入，当解表清火，肺火清，则腠理闭而邪不入矣。若肺虚咳嗽，而用清肺之药，则腠理愈加不密，而感邪愈易。肺火而用补肺之药，则腠理愈不闭，而感邪愈甚。夏月喘急而嗽，面赤潮热，其脉大者，黄连解毒汤。烦躁而咳，梔子汤。此实火之治也。咳唾有血者，麦冬汤吞六味丸，以制阳火。此虚火之治也。张三锡曰：百病惟咳嗽难治，一咳而痰便出者，名滑痰，属脾湿，宜南星与半夏之类燥之，滋润之味，所当忌也。如连咳数声，痰不出者，名燥痰，属肺燥，宜门冬、知母、杏仁之类以润之，香燥之药，亦当忌也。

丹溪云：上半日嗽，多胃中有火。午后嗽，多阴虚火旺。黄昏嗽，多阴火上浮，宜敛而降之。又曰：五更嗽者，胃中有痰火，伏积于内，至此时火气生养之时，上潮于肺也，宜知母、

石膏、地骨皮、青黛、海石治之。午前嗽者，气分有热，泻白散加知母、石膏。午后嗽者，血分有热，宜养阴退热，加减四物汤吞六味丸，合滋肾丸。又云：干咳嗽，乃痰郁火邪在中，宜先以甘桔汤开之，随加补阴之味。咳嗽声哑，寒包热，不宜骤用寒凉，宜以辛散之，以甘润之。

桢按：黄昏嗽，火气上浮肺中，宜敛而降之一法。此敛字，言阴虚火气上升，当养阴滋阴，敛其火气下降，即滋阴降火之法，今人误认酸寒收敛大谬矣。

噎 隔 论

秦子曰：夫噎者，饮食在喉，不得下咽，噎住喉间。隔者，饮食稍能入咽，顷刻上逆吐出，此火热煎熬，血液衰耗，胃脘干枯，其干在上，近喉之间，水饮可入，食物不进，名之曰噎，其干在下，在胃之中，食虽暂下，才将入胃，不能下行，反而吐出，名之曰隔。噎隔之症，纯热无寒，但有外感内伤之分，再无寒热之异。《内经》故曰：三阳结而为隔。不比膈气呕吐门，有寒有热者也。若肠结于下，胃反于上，更为甚矣。

外感噎隔

【外感噎隔之症】向无饮食阻隔，忽尔内热唇焦，饮食不得下咽，下咽噎住不通，或下咽而复吐出，烦热引饮，此外感噎隔之症也。

【外感噎隔之因】偶逢赫曦之令，或远行劳倦，时当大热，燥火烁人，津液内涸，而噎隔之症作矣。

【外感噎隔之脉】右脉洪数，热在气；左脉洪数，热在血；两手洪数；气血皆热，两手细数，血燥津竭。

【外感噎隔之治】宜清热生津，三因麦门冬汤、人参白虎汤，或冲竹沥芦根汁。大便闭结者，三一承气汤选用。血不足者，四顺饮。便结有寒热者，大柴胡汤。元气弱者，柴胡饮子。

三因麦冬汤 通治津竭液干，呕吐隔食。

麦冬 知母 石膏 枇杷叶 葛根 山
梔 黄芩 陈皮 甘草 竹茹

人参白虎汤

知母 石膏 粳米 人参 甘草 天花
粉

三一承气汤 治便秘气壮者。

四顺饮 治便秘血枯者。

当归 白芍药 大黄 甘草

大柴胡汤 治便秘寒热气壮者。

柴胡 黄芩 广皮 半夏 甘草 大黄

柴胡饮子 治便秘寒热气弱者。

柴胡 黄芩 广皮 半夏 甘草 人参
大黄

内伤噎隔

【内伤噎隔之症】饮食之间，渐觉难下，或下咽稍急，即噎胸前。如此旬月，日甚一日，渐至每食必噎，只食稀粥，不食干粮，此内伤噎隔之症也。

【内伤噎隔之因】平素忧愁郁结，五志之火皆动，日夜煎熬，津液干涸，或膏粱厚味，辛辣炙煇，恣意不谨，积热消阴，二者皆成噎隔反胃之因也。

【内伤噎隔之脉】多见沉涩，左寸沉涩，心血枯，左关沉涩肝血竭，尺脉沉涩肾水虚。右关沉涩脾阴绝，胃脉沉涩胃汁干，胃汁干兮肠亦结。

【内伤噎隔之治】宜生津养胃，二母二冬汤。虚者生脉散加养血之药。若凝窒已久，痰涎聚结于胃脘，不可用凝滞之药，先用清痰清火，开豁化痰，《金匱》麦门冬汤，冲竹沥姜汁芦根汁，以开通中脘结痰，随以养阴生津治本。若大肠已结者，名结肠，宜以四顺饮缓缓微利几次。如大肠结硬，略加玄明粉。津液干枯，承气不可用。若膏粱积热，本元旺者，承气汤或可选用。

二母二冬汤

知母 贝母 麦门冬 天门冬

家秘痰多，暂加青黛、海石。肠枯，暂加当

归、芍药。气凝痰滞，暂加半夏、香附，以行本方之滞。此不得已，暂服二三剂可也。

生脉散 见前肺嗽。

四顺饮 见前肺嗽。

《金匱》麦门冬汤

麦门冬 半夏 人参 粳米 甘草 橘
红

承气汤

枳壳 厚朴 大黄 甘草

栝按：膈气呕吐，噎隔呕吐，同一呕吐也。而其原不同，其治天壤。夫方书所谓膈气呕吐者，即内经气为上膈之一条也。所谓噎隔呕吐者，即内经三阳结为隔之一条也。膈气呕吐，有寒有热者也；噎隔呕吐，有热无寒者也。

噎隔外感者易治，以其暂得燥热，不过清之，内伤者难治，以其阴精内竭，一时难复。然尚有轻重，初病者，痰涎未起，可用滋阴；久病者，必强其饮食，以致吐干胃汁。若误投燥热，燥极反见湿象，必至痰涎上涌，热极反见寒象，必至冷气上冲，如是则滋阴凝滞不服，详论首卷总论中，细玩则得之矣。第一要饮食得法，一起忌食干粮辛辣，竟吃酥粥牛乳，及淡腐浆等，小口慢咽渐润，胃管开通，然后咽下。若吃荤腥，但可慢火煮烂，竟吃浓汁，切不可吃有形硬块，治以养阴滋血汤等。夫医者止论用药，谁知治隔症，反在饮食得法，例如饮食伤胃，必要饮食小心，劳动损伤，必要咽津静养，方可挽回也。

吐血咳血总论

秦子曰：胃中呕出名吐血，肺中嗽出名咳血。吐血阳明胃家症，咳血太阴肺家症。丹溪以呕血嗽血，皆从口中吐出，总名之曰吐血。故呕咳不分，肺胃罔别。余今分别咽中胃管呕出名吐血，喉中肺管嗽出名咳血，则经络分明，治法不混。

外感吐血

【外感吐血之症】发热烦躁，面赤目赤，口干唇红，夜不得卧，从口吐出，纯血无痰，此外感吐血之症也。

【外感吐血之因】内有积热，诸经火盛，外有风寒，束其肌表，血络热甚，不得外越，妄行上冲，从口呕出。故外感吐血，责之邪热妄行。

【外感吐血之脉】脉必洪大，或见浮紧，表邪未解，或见沉数，里热炽盛，失血太多。若见芤涩，洪大和缓易治，沉细弦急难医。

【外感吐血之治】若身痛发热，表邪未解，此太阳邪热攻冲，脉浮大而数者，羌活冲和汤加减治之，佐以清胃之药。若表邪已散，身仍发热，目痛不眠，此阳明经邪热。脉长而数者，干葛石膏汤，佐以凉血之药，或用犀角地黄丸。耳聋寒热，兼用小柴胡汤。脉芤而涩者，归芍地黄汤。血紫胸痛，红花桃仁汤。外感门衄血，乃是表邪。今吐血门，乃是热邪在里，故不用麻桂汤。

羌活冲和汤 治太阳失汗，表邪未解者。

羌活 黄芩 生地 荆芥 川芎 葛根 甘草

葛根石膏汤 治阳明热盛，吐血不止者。

葛根 石膏 山梔 黄芩 荆芥 丹皮 生地

热甚者加川连。大便结加大黄。

犀角地黄汤

生地 犀角 丹皮 山梔 白芍药 荆芥

小柴胡汤 治吐血兼少阳经见证。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归芍地黄汤

当归 白芍药 生地 丹皮 茯苓 山药 山茱萸 泽泻

红花桃仁汤

红花 桃仁 丹皮 查肉 赤芍药 泽兰 归尾 红曲

大便结加酒煮大黄。

内伤吐血

【内伤吐血之症】身无表邪，脉不浮大，起居如故，饮食自若，时而呕吐纯血，一连数口，此胃家吐血之症。若倾盆大出者，则肝家吐血也。

【内伤吐血之因】或积热伤血，血热妄行，或失饥伤饱，胃气伤损，或浩饮醉饱，热聚于中，或盐醋辛辣，纵口不忌，或恼怒叫喊，损伤膈膜，则血从口出，而内伤吐血之症作矣。

【内伤吐血之脉】两关独盛，或见洪大，或见浮数，右关独大，胃家有伤，左关独大，肝家之损，和缓沉小者易治，弦急细数者难治。

【内伤吐血之治】胃家之血，犀角地黄汤，加干葛、知母。积热甚者，加黄连、石膏。大便结，加酒蒸大黄，即釜底抽薪之法。酒客致咳，必至吐血者，干葛石膏汤，合泻白散，此胃火上冲伤肺之条。若倾盆大出，肝经血，犀角地黄汤，加黄芩玄武胶，此清肝摄血之法。面色白，脉沉迟，内无热，阳虚不能摄血，归脾汤主之。此即血脱益气之条。胸前痛，血色紫而成块，红花桃仁汤。失饥伤饱，调理胃气，饮食得法，则胃气自和而病自愈。

犀角地黄汤

犀角 生地 丹皮 山梔 白芍药 荆芥 黄芩 玄武胶

干葛石膏汤合泻白散

干葛 石膏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归脾汤

当归 白术 人参 甘草 白茯苓 木香 远志 黄芪 龙眼肉 酸枣仁

红花桃仁汤

红花 桃仁 丹皮 红曲 查肉 赤芍药 泽兰 归尾

嗽血论

秦子曰：咳血即嗽血，外感咳血之症，乃

是邪壅于肺。择其何邪而施治,则愈矣。故丹溪曰:壅于肺者易治,不过散之清之而已,不比内伤门损于胃者之难治也。

外感嗽血

【外感嗽血之症】身发寒热,喘促气逆,咳嗽不止,嗽痰带血,甚则吊动胃气,呕吐痰涎,饮食齐出,此外感嗽血之症也。

【外感嗽血之因】有肺胃伏火,失于清理,风寒外束,肺热内郁,肺主皮毛,不得发泄,上冲于喉。又有时令燥热,伤其肺气,清化之令不行,相傅之官佛逆,二者皆令咳嗽吐血者也。

【外感嗽血之脉】左脉浮大,表邪未散,右寸数大,火邪伤肺,或见沉数,肺中伏火,若见躁疾,燥火刑金。

【外感嗽血之治】表邪外束,身发寒热,咳嗽带血者,泻白散加荆、防、柴、葛。热邪伏内者,泻白散加干葛、石膏。燥火伤肺,清燥救肺汤主之。

泻白散

桑皮 地骨皮 甘草 荆芥穗 防风 柴胡 葛根

又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干葛 石膏

清燥救肺汤

桑叶 石膏 甘草 人参 桑白皮 阿胶 麦冬 杏仁 枇杷叶 知母 地骨皮

内伤嗽血

【内伤嗽血之症】身无表邪,咳嗽吐血,《金匱》有三大法门。若先咳嗽吐痰,后咳嗽吐血者,此是肺胃积热,痰火上冲之症也。若先咳吐纯血,后乃咳嗽吐痰者,此是阴虚阳旺,劳瘵骨蒸之症也。若面色白,脉沉迟,内无热者,此是土不生金,阳虚不能收摄之症也。

【内伤嗽血之因】有膏粱积热,痰火伏于肺胃之间,久嗽失治,土中之火刑金,即《金匱》所云:酒客致咳,必致吐血之一条也。有房

劳精竭,肾火刑金;有思虑伤脾,脾火消阴;有郁怒伤肝,肝火佛郁;有用心太过,心火妄动,即《金匱》咳逆上气,脉数有热之一条也。有阳虚不足,血虚气弱,土不生金,即《金匱》病人面色白,内无热,脉沉迟之一条也。

【内伤嗽血之脉】右手洪数,膏粱积热,若见滑大,痰火内结,左尺躁疾,房劳精竭,右关细数,脾阴消竭,左关弦数,肝家郁结,左寸躁疾,心火妄动,六脉沉迟,阳虚之别。

【内伤嗽血之治】膏粱积热,热伤肺金之气,泻白散合干葛石膏汤。热伤肺金之血,黄芩一物汤。胃火上冲,清胃汤、化痰丸。房劳精竭,肾火刑金,先用犀角地黄汤,后用归芍天地煎,三才丹。脾阳不足,土不生金者,加味归脾汤。脾阴不足,土中之火刑金,加味戊己汤。怒动肝火,木火刑金者,柴胡饮子。肝血不足者,加味补肝散。心火妄动者,导赤各半汤。心血不足者,天王补心丹。肾火不足,阳虚不能摄血者,八味肾气丸。

泻白散 治火伤肺气。咳嗽痰血。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一物汤 治火伤肺血,咳嗽痰血。

黄芩

清胃汤 治胃火上冲。

升麻 黄连 生地 山梔 甘草 干葛 石膏

化痰丸

天门冬 瓜蒌霜 连翘 香附 黄芩 海石 青黛 桔梗

犀角地黄汤 凉血止血之方。

犀角 生地 丹皮 白芍药 黄芩 荆芥 山梔

归芍天地煎

天门冬 生地 当归 白芍药 丹皮 山梔

玄武胶收厚膏服。

三才丹

天门冬 生地 人参

家秘肝肾丸

天门冬 地黄 白芍药 当归 黄柏
知母

上为细末，玄武胶为丸。

加味归脾汤

当归 白茯苓 黄芪 白术 木香 人
参 甘草 龙眼肉 远志 酸枣仁

加味戊己汤

白芍 甘草 黄柏 知母

柴胡饮子 治怒动肝火，木火上冲。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人参 当归
大黄 白芍药

加味补肝散 治肝血虚，火旺。

当归 生地 白芍 川芎 广皮 甘草
柴胡 山梔 黄芩

导赤各半汤 治心火妄动，上刑肺金。

生地 木通 甘草 川黄连 麦门冬
犀角

天王补心丹

人参 玄参 丹参 五味子 柏子仁
当归 远志 桔梗 生地 天门冬 麦门冬
甘草 黄连 酸枣仁 白茯苓

肾气丸 治肾阳不足，真火衰者。

生地 山药 泽泻 丹皮 山萸肉 白
茯苓 附子 肉桂

秦子曰：先嗽痰，后见血，皆是胸膈痰盛。此膏粱积热，实火攻冲，先伤肺经之气，煅炼而咳白痰，日久不愈，因伤肺经之血，逼迫而嗽血者也。治宜泻白散加石膏、知母，先清肺经气分之火，以治其本，后用犀角地黄汤、黄芩一物汤，清肺经血分之火，以治其标。此即《金匱》酒客致咳，必致吐血，六脉数大，宜清肺胃两家之火者也。若先咳血，后嗽痰，皆是阴虚火动，津竭血燥，水中火发，先伤肺经之血，故先咳纯血，日久不愈，后伤肺经之气，然后而嗽白痰，治宜犀角地黄汤加荆芥、黄芩，先凉肺经血分之火，以治其本，后用天地煎、玄武胶合泻白散，清肺经气分之火，以治其标。此即《金匱》阴虚劳瘵之症，六脉细数，不可补气，而遵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之条者也。

有真阳不足，脾肾虚寒，面色痿黄，时或咳嗽见血，脉多空大无力，此土不生金，肺经亏损，肺气虚，不能摄血，大宜温补，切忌苦寒。此即金匱面色白，脉沉迟，越人所谓损其肺者，益其气之条也。夫吐血与咳血不同，咳血纯是肺家伏火，故一切温剂补剂与兜涩之剂，皆不可用。节斋有服参必死之戒，单为积热痰盛，咳血嗽血者言。至吐血家，亦有久吐而致阳虚者，盖吐血虽是阳旺，若久而不止，则真阳亦虚，故仲景有血脱益气之法。又有吐血不止，用柏叶汤。柏叶性燥，纲目但有益脾之名，仲景以久吐不止，则阳随阴耗，用寒凉止血之药皆不应，故用柏叶性燥辛香之味，引血归于脾经，是以原文止治久吐血，且曰不止者，并不列于咳血嗽血门中。今人不会前人本意，误治咳血嗽血，余并表而出之。

衄血论

秦子曰：血从鼻孔而出者，衄也。鼻为清道，肺之开窍，阳明主司，以手太阴肺与手阳明大肠，相为表里者也。阳明有热，肺受火制，阳明之脉，入目络鼻，交颧中，旁纳太阳之脉，故仲景伤寒条，以太阳有邪，侵入阳明，则衄血。又以足太阳膀胱之脉，与足少阴肾，相为表里，故《金匱》内伤条，以肝肾有火，上冲太阳巅顶，传入阳明，亦为衄血。内伤门衄血，为热在里，宜凉血；外感门衄血，为热在表，宜解表。

外感衄血

【外感衄血之症】恶寒身热，头疼身痛，鼻孔出血，此寒伤太阳经，侵入阳明，而成衄血之症也。若目痛鼻干不眠，身热口渴，脉长而洪，此阳明本经郁热衄血之症也。

【外感衄血之因】其人内有积热，外冒风寒，伤于太阳之经，郁而发热，经络热甚，热侵阳明，迫血妄行于鼻。又有阳明本经郁热，热邪在经，不得发越。又有过服辛温，或以火劫

汗,两阳相搏,此皆外感衄血之因也。

【外感衄血之脉】浮大而紧;太阳衄血,脉若弦长;热在阳明,脉沉洪数;里有热结,脉若躁疾。误用火劫。

【外感衄血之治】恶寒脉浮紧无汗,冬月仲景用麻黄汤,有汗脉浮缓,桂枝汤。三时节庵羌活冲和汤。阳明郁热无汗,干葛解肌汤。有汗,犀角地黄汤加升麻干葛。火劫致衄,黄芩芍药汤。

麻黄汤

麻黄 桂枝 甘草 杏仁

桂枝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大枣

桢按:以上二方,辛温太过,仲景冬月用之。治衄血皆表症,不比吐血咳血,里热症耳。

羌活冲和汤

羌活 黄芩 防风 苍术 川芎 生地 细辛 白芷 甘草

干葛解肌汤

葛根 桂枝 芍药 甘草 麻黄

犀角地黄汤

犀角 地黄 白芍 丹皮 山栀 升麻 干葛

加茅根同煎。热甚加黄芩。

黄芩芍药汤

黄芩 白芍药 生地 丹皮 甘草
加茅根同煎。磨京墨冲服。

内伤衄血

【内伤衄血之症】身无表邪,目睛或黄,五心烦热,鼻孔出血,此内伤衄血之症也。

【内伤衄血之因】或房劳伤肾,阴精不足,水中火发。或恼怒伤肝,肝火易动,阴血随火上升,错经妄越,则内伤衄血之症作矣。

【内伤衄血之脉】左尺脉浮,肝肾阴虚,左寸沉数,心火妄动,右寸脉洪,肺家火旺,右关脉数,脾胃积热。

【内伤衄血之治】肾阴不足,左尺脉浮者,犀角地黄汤、凉八味丸。肝火攻冲,清肝

饮。心火刑金,天王补心丹。热甚者,泻心汤。肺火上炎,泻白一物汤。膏粱积热,清胃汤加酒大黄。

犀角地黄汤 治肾火上冲。

犀角 生地 丹皮 白芍药 山栀 黄柏

凉八味丸 治肾火上冲。

生地 山药 泽泻 丹皮 山萸肉 白茯苓 黄柏 知母

清肝饮

当归 川芎 生地 柴胡 黄芩 白芍药 丹皮 山栀 青皮

天王补心丹 治心血不足者。

人参 玄参 丹参 五味子 柏子仁 当归 远志 生地 黄连 天门冬 麦门冬 枣仁 桔梗 白茯神

泻心汤 治心火上炎。

黄连 甘草

泻白一物汤 即泻白散加黄芩。

清胃汤

升麻 黄连 生地 山栀 甘草 干葛 石膏 犀角

夫血从胃中呕出名吐血,从肺中咳出名嗽血,从鼻孔流出名衄血,分立三条,则经络各别。夫胃中呕出之血,虽轻于肺中咳血,然有大吐不止而死者。鼻中流血,本为轻症,然有鼻血不止,久久变症。故以三症同名血症,皆因火载上冲,下手真诀。必要先去血中之火。家秘归经汤。以黄芩、黄柏与当归同用,则血中之火去而血立刻归经。若咳嗽甚者,兼用家秘泻白散。血不上冲,随以家秘肝肾丸,补其真阴。

家秘归经汤

当归 白芍药 黄芩 黄柏 丹皮 生地 甘草

大便结者,加大黄同煎,临服多磨犀角汁冲。

家秘肝肾丸

牙 衄 总 论

秦子曰：牙衄者，即牙龈出血之症也。有两经分别。一主阳明肠胃，一主少阴肾经。若血来如涌，来势甚暴，来血甚多，此阳明牙衄之血也。有外感，有内伤。若血来点滴。来势缓慢，来血不多，此少阴肾经之血也。有内伤，无外感。以经络而论，有脏腑阴阳之别。以病因而论，皆属血中有火，但有虚实别，而无阴寒者也。

外 感 牙 衄

【外感牙衄之症】身发寒热，烦闷不安，目痛头额痛，鼻干不眠，牙血暴出。此阳明经牙衄之症也。

【外感牙衄之因】或太阳表邪，侵入阳明，或阳明自冒风热，本经热甚，阳明多血多气，气血皆热，则上攻阳明所过之经，得牙龈之窍缝而直出也。

【外感牙衄之脉】脉多浮数，浮主表邪，数主血热，左脉浮数，太阳侵邪，右脉浮数，阳明之热，浮数解表，沉数凉血。

【外感牙衄之治】左脉浮数，身热无汗。有表邪者，葛根羌活汤。右脉浮数，身热无汗，有表邪者，干葛防风汤。右脉浮数，身热有汗，无表邪者，干葛清胃汤。表邪已解，脉沉而数，犀角地黄汤，未效，加酒蒸大黄，其血即止。

干葛羌活汤 即羌活汤加干葛。

干葛防风汤

干葛 防风 荆芥 石膏 知母

干葛清胃汤

升麻 生地 丹皮 川连 甘草 干葛 石膏

犀角地黄汤 见前咳血嗽血。

里热甚加酒蒸大黄。

内 伤 牙 衄

【内伤牙衄之症】身无表邪，牙龈出血，一涌而上，来血甚多，此阳明经牙衄之症。若身无表邪，牙龈时或出血，来血不多，久而不愈，肌肉消瘦，此少阴肾经牙衄之症也。

【内伤牙衄之因】膏粱积热，辛辣炙博，好酒香燥，肠胃有热，血中伏火，则上冲而出。若肾阴不足，水中之火上炎，亦令牙龈出血，久而不愈。

【内伤牙衄之脉】脉多洪数，右关洪数，阳明经热，两尺洪数，肾经之血。

【内伤牙衄之治】右关沉数，阳明血热者，犀角地黄汤加酒浸黄芩。右关洪数，肠胃积热者，升麻清胃散加酒蒸大黄。左尺脉数，龙火上冲者，知柏肝肾丸加玄武胶。

犀角地黄汤 见吐血。

升麻清胃散

升麻 生地 川连 丹皮 山栀 当归 大黄酒蒸

知柏肝肾丸

凡治血症，要明血去火亦去，可用血脱益气。若血去火存，但可补血凉血，切不可用温燥。至牙衄阳明经血热，用升麻清胃汤，酒大黄生犀角，则血立止。即肾阴不足，亦是阴虚火旺，用知柏肝肾丸。苟大便不滑，亦加大黄生犀。要知血得热而妄行，以当归三黄同煎，则血凉尽而下顺归经。世人不明，妄言当归辛散，不宜治血逆上冲，及胎前安胎，岂知血热上冲，凉血则下顺归经。胎前血热，胎气不宁，仲景立安胎饮用当归、黄芩各一斤，以血中热减，则归经养胎而自安。家秘化四物三黄同用，治血热上冲，开化方妙法。

劳 伤 总 论

秦子曰：劳伤之症，即发热咳嗽，劳瘵骨蒸之症，今人患者比比，考之《内经》，但有言

虚,未见言劳。然于病因条内,则有因虚成病之语,即可谓之虚劳矣。至《金匱》书则发明虚劳之症,立论立方,而劳伤之症始彰。至巢氏撰《病源候论》,分别五者为劳,七者为伤,则劳伤之义已著。后又立六极,三十三蒸,反觉太烦太碎。余今酌立精气血之伤,五脏之劳,为劳伤,而以机要所云,感寒成劳,感热成劳,自外入内者,为外感。气怯神伤,精竭血燥,自内致病者,为内伤。分立外感二条,内伤八条,而大纲节目尽矣。

外感劳伤

感寒劳伤

【感寒劳伤之症】初起恶寒发热,咳嗽气逆,肋肋刺痛,或无汗身热,或朝凉暮热,此即感寒成劳,伤风成劳之症也。

【感寒劳伤之因】《玄珠》云:体虚之人,最易感邪。不去其邪,便服补剂。或不忌荤酒,邪气得补,留滞发热,热伤肺气,为喘为咳。此感寒成劳之因也。

【感寒劳伤之脉】多见浮紧,左脉浮紧,血分感寒,右脉浮紧,气分感寒。

【感寒劳伤之治】左脉浮紧,血分感寒者,羌活柴胡汤加川芎、芍药治之。右关浮紧,气分感寒者,干葛防风汤加紫苏、广皮治之。

羌活柴胡汤

羌活 独活 柴胡 防风 川芎 白芍药

干葛防风汤

干葛 防风 荆芥 柴胡 紫苏 广皮

感热劳伤

【感热劳伤之症】内热躁闷,喘咳气逆,唇焦口渴,小便赤涩,此久蒸成劳,因疴成劳之症也。

【感热劳伤之因】《机要》云:劳损之疾,因虚而感。如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则热舍

于肾,水不胜火,则骨枯髓虚,而成感热劳伤之症。

【感热劳伤之脉】脉多洪数,左脉浮数,气分感热;左脉沉数,血分感热,右脉浮数,气分感热;右脉沉数,血分感热。

【感热劳伤之治】左脉浮数,血分感热者,柴胡归芍汤加生地、丹皮。右脉浮数,气分感热者,柴胡地骨皮散加紫苏、广皮以治之。

柴胡归芍汤 治血分感热。

柴胡 黄芩 山梔 甘草 当归 白芍药 生地 丹皮

柴胡地骨皮散 治气分感热。

柴胡 地骨皮 知母 甘草 紫苏 广皮 干葛

内伤劳伤

心虚劳伤

【心虚劳伤之症】惊悸恍惚,神志不定,心痛咽肿,喉中介介如梗,实则毛焦发落,唇裂舌赤,烦热咳逆,此心劳之症也。

【心虚劳伤之因】曲运神机,耗散心血,内而欲心妄动,外而起居如惊,则诸念动处,皆是火,火旺伤金,咳逆气急,则心劳之症作矣。

【心虚劳伤之脉】左脉多浮,左寸浮缓,心气不足;左寸浮数,心血不足。

【心虚劳伤之治】心气不足,虚寒者,归脾汤。虚热者,天王补心丹。心血不足,虚热者,门冬安神丸。实热者,导赤各半汤。

归脾汤 见前吐血。

天王补心丹 见前嗽衄血。

门冬安神丸

拣麦冬 川黄连 生地 白茯神 远志 朱砂 甘草

导赤各半汤 见前咳嗽。

肝虚劳伤

【肝虚劳伤之症】筋挛烦闷,眼目赤涩,

毛焦色夭，腹痛指甲痛，咳则胁下痛，口苦口酸，筋骨酸疼，寒热咳逆，此肝劳之症也。

【肝虚劳伤之因】谋虑不决，或恐或怒，肝气怫郁，木火刑金，肺气有伤，而肝虚劳伤之症成矣。

【肝虚劳伤之脉】左关浮弦，肝气有损；左关沉弦，肝血不足；弦而大数，肝家实火；弦而细数，肝家虚火。

【肝虚劳伤之治】肝气有损，四物汤。肝血不足，有火者，调肝散。若虚火者，家秘肝肾丸。女科门，黄芩四物汤。

四物汤 见前咳嗽。

调肝散

当归 生地 白芍药 川芎 柴胡 山
梔 黄芩 广皮 甘草

家秘肝肾丸 见前嗽血。

黄芩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黄芩。

脾虚劳伤

【脾虚劳伤之症】气胀咽满，噫气，食不得下，四肢不和，面黄喘咳，肿胀脾泄，此脾经劳伤之症也。

【脾虚劳伤之因】意外思虑，失饱伤饥，脾土之真阴受伤，中州之冲和有损，土不生金，为喘为咳，而肺虚劳伤之症作矣。

【脾虚劳伤之脉】右关弦大，脾气损伤。右关细软，脾气不足。右关细涩，脾血不足。右关细数，血虚有热。

【脾虚劳伤之治】脾气损伤者，调中汤。脾气不足，四君子汤。脾血不足，归脾汤。血虚有热者，知柏四物汤、知柏补血汤。女科，黄芩四物汤、黄芩补血汤。

调中汤

白术 茯苓 当归 黄芪 木香 广皮
甘草

四君子汤 见前咳嗽。

归脾汤 见前吐血。

知柏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黄柏、知母。

知柏补血汤 即当归补血汤加黄柏、知

母。

黄芩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黄芩。

黄芩补血汤 即当归补血汤加黄芩。

肺虚劳伤

【肺虚劳伤之症】呼吸少气，喘咳气逆，胸胁作痛，痛引肩背缺盆，面目浮肿，夜卧不能转侧，此肺经劳伤之症也。

【肺虚劳伤之因】悲哀动中，形寒饮冷，形燥饮热，预事而忧，五志之火，时起于中，上炎刑金，则咳嗽喘逆而肺虚劳伤之症作矣。

【肺虚劳伤之脉】右寸浮大，肺气伤损，右寸脉细，肺气不足。寸关皆细，土不生金，寸脉数大，肺被火克。

【肺虚劳伤之治】肺气伤损者，人参平肺散。肺气不足者，生脉散、人参固本丸。上不生金者，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肺被火刑者，泻白散加各经清火之药。女科，黄芩泻白散。

人参平肺散

生脉散

人参固本丸

四君子汤 上四方见前咳嗽。

补中益气汤 见后短气。

泻白散 见前咳嗽。

黄芩泻白散 即泻白散加黄芩。

肾虚劳伤

【肾虚劳伤之症】遗精白浊，腰脊如折，面黑遗尿，骨蒸咳逆，此肾经虚劳之症也。

【肾虚劳伤之因】矜持失志，夜行喘恐，入房太甚，水衰火旺，上炎喘咳，则肾虚劳伤之症作矣。

【肾虚劳伤之脉】两尺细数，真阴不足，两尺数大，肾中有火，两尺沉迟，真阳不足。

【肾虚劳伤之治】真阴不足者，人参固本丸、家秘肝肾丸。肾中火旺者，知柏天地煎。真阳不足者，《金匱》肾气丸。

人参固本丸

家秘肝肾丸

知柏天地煎

《金匱》肾气丸 以上四方见前咳嗽。

精虚劳伤

【精虚劳伤之症】大骨枯槁，大肉陷下，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或骨蒸潮热，大小便牵引作痛，此精虚劳伤之症作矣。

【精虚劳伤之因】精神素亏，或色欲过度，或尽力劳动，或焦心劳思，厥阳之火，时动于中，煎熬真阴，则阴火刑金，为喘为咳，而精虚劳伤之症作矣。

【精虚劳伤之脉】沉细而数，左脉细数，肝肾精虚；右脉细数，肺脾液少；细而未数，精亏未竭，细而兼数，阴精已竭。

【精虚劳伤之治】肝肾精虚，三才汤、家秘肝肾丸、龟鹿二仙胶为丸。脾肺精虚，生脉散、琼玉膏、参苓河车丸。心阴不足者，天王补心丹。

三才汤 见前嗽血。

家秘肝肾丸 见前咳嗽。

龟鹿二仙胶 即玄武胶、鹿角胶。

生脉散 见前咳嗽。

琼玉膏 见前咳嗽。

参苓河车丸

河车一具，酒煮烂收干，打白茯苓五六两为丸，加人参更妙。

天王补心丹 见前咳嗽。

气虚劳伤

【气虚劳伤之症】面黄肌瘦，气怯神离，动作倦怠，上半日咳嗽烦剧，下午身凉气爽，此气虚劳伤之症也。

【气虚劳伤之因】或本元素虚，或形劳气散，或思虑无穷，神气内夺，气虚劳伤之症作矣。

【气虚劳伤之脉】软弱细小，或虚大无力，左脉细弱，肝肾气虚。右脉细软，脾肺气弱，弱而和缓，补之可生，弱而带数，有热难补。

【气虚劳伤之治】肝肾气虚，三才丹、玄武天地煎。脾肺气弱，脉缓者，归脾汤、生脉散。脉数有热者，知柏参冬饮。

三才丹 见嗽血。

玄武天地煎 即天地煎加玄武胶。

归脾汤 见前吐血

生脉散 见前咳嗽。

知柏参冬饮

知母三钱 黄柏三钱 人参二钱 麦冬五钱 广皮一钱 甘草五分

血虚劳伤

【血虚劳伤之症】肌肉消瘦，五心烦热，毛焦皮燥，暮夜发热，昼则身凉，小便赤涩，大便干结，此血虚劳伤之症也。

【血虚劳伤之因】阳盛阴虚，五志厥阳之火，时动于中，煎熬真阴，阴血日损，阳火独旺，来克肺金，则血虚喘咳之症作矣。

【血虚劳伤之脉】虚小细数，兼见芤涩，细小血虚；芤涩血痹，左寸细数，心血不生；左关细数，肝血不荣；右脉细数，脾虚血少；右脉芤涩，阳明血结。

【血虚劳伤之治】血虚，用四物汤；血痹用活血汤；心血不生，天王补心丹；肝血不荣，补肝汤；脾虚血少者，归脾汤。

四物汤 见前咳嗽。

活血汤

当归 赤芍药 丹皮 红花

四味煎汤。

天王补心丹 见前咳嗽。

补肝汤 见前肝劳。

归脾汤 见嗽血。

家秘补阴丸 治阴虚内热。四味为末，天地煎膏。

当归 白芍药各四两 黄柏 知母各二两 天门冬 生地各八两

家秘补阳丸 治阳虚内寒。四味为末，天地煎膏。

当归 白芍药各四两 肉桂 附子各一两

天门冬 生地各八两

家秘坎离丸 治阴阳两虚。

补阴丸加鹿角胶三两，补阳丸加玄武胶三两。

饮 症 论

秦子曰：浓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痰属火化，饮属水湿，《金匱》论之甚详，分立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四者条目外又有留饮、伏饮二者，今余先将仲景所立六者，详别明之，至燥痰、火痰、风痰等，另立痰症内。

痰 饮

【痰饮之症】其人素肥渐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心下胸胁支满，目眩，谓之痰饮。

【痰饮之因】饮食不节，水浆不忌，胃虽能纳，脾不能运，肺不通调，停积于胃，则成痰饮。痰饮内积，外不荣于肌表，则素肥渐瘦，由胃下流，水走肠间，则沥沥有声矣。

【痰饮之脉】或见弦数，或见弦紧，或见双弦，甚则沉伏，弦紧寒饮，弦数热痰。

【痰饮之治】《金匱》立法二条：一曰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而不立方。以水寒凝结，温中健脾。则气化痰行。若用寒凉。反凝结不散矣。一曰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若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痰饮胸满，推广苍朴二陈汤。

苓桂术甘汤 治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

茯苓 桂枝 白术 甘草

肾气丸 治痰饮短气，当从小便去者。

怀生地 泽泻 白茯苓 山药 丹皮 山茱萸 附子 肉桂

推广苍朴二陈汤 治胃家有水饮，胸满呕吐不渴者，饮伤肺则喘咳，饮伤胃则呕逆。

熟半夏 广皮 甘草 白茯苓 熟苍术 厚朴

身热口渴加葛根。小便不利加泽泻。脉数者加山栀、川连。脉迟加煨姜。

悬 饮

【悬饮之症】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气逆，引痛胸肋，谓之悬饮，此即《金匱》悬饮症也。

【悬饮之因】饮食不节，水浆不忌，脾肺不能运化，水流在胁下，上攻肺家，故咳而吐，气逆，阻绝肝胆生升之令，是以痛引胸肋而成悬饮之症矣。

【悬饮之脉】或沉或弦，沉为有水，故曰悬饮。弦为气结，故曰内痛。

【悬饮之治】金匱只立一方，曰脉沉而弦，悬饮内痛，十枣汤主之，以悬饮主痛，故用下法，今余推广二方，滚痰丸加味二陈汤。

十枣汤

芫花 甘遂 大戟

滚痰丸

青礞石 大黄 沉香 黄芩

加味二陈汤

熟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枳实 桔梗 杏仁 瓜蒌仁

有热加川连。嗽加贝母。陶氏用此以治痰结胸肋。

溢 饮

【溢饮之症】水气流行，归于四肢，身体疼重，支节烦疼，谓之溢饮也。

【溢饮之因】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若饮水多，水性寒冷，停滞气逆，逆则溢于四肢，当汗不得汗，不能外散，身得湿则重，复得寒则疼，故曰身疼重而成溢饮之症矣。

【溢饮之脉】《金匱》曰：脉沉而数，脉沉而弦，悬饮也。又云：病溢饮者当发汗。不言脉象，揆意其必浮大浮紧，未必沉弦沉数。

【溢饮之治】《金匱》治悬饮内痛，用十枣汤。又曰：病溢饮者当发汗，大青龙汤主之，小

青龙汤亦主之。夫悬饮脉沉弦，饮悬于内而痛者，故用下法。溢饮溢于外，故用汗法。

大枣汤 见前悬饮。

大青龙汤 治溢饮身体疼重，肢节烦疼，当发汗者。

麻黄 桂枝 甘草 生姜 杏仁 大枣
石膏

小青龙汤

麻黄 甘草 桂枝 白芍药 五味子
干姜 半夏 细辛

支 饮

【支饮之症】咳逆倚息，气短不得卧，其形如肿，即金匱支饮症也。

【支饮之因】饮邪偏注，停留曲折之间，盖肺与大肠之脉，下膈络肠，今饮积于中，外不得达于表，内不得循于里，而偏碍肺与大肠交通之气道，则咳逆倚息，呼吸不得流利，气逆而咳，喘促而不得卧矣。形如肿者，水饮之外现也。

【支饮之脉】脉多沉紧，脉弦为水，脉弱可治，数实者死。其脉虚者，必苦眩暈。

【支饮之治】《金匱》曰：膈间支饮，其人必喘，心下痞坚，面色黎黑，其脉沉紧，得之十数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以前方去石膏，加茯苓、芒硝主之，以胃有痰饮之积热，石膏止清无形气分之热，不能去有形痰饮之实热，故易芒硝。又云：心下有支饮，其人若冒眩，泽泻汤主之。又云：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汤主之。呕家本渴，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又云：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十枣汤主之。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外另有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按此二条，非指定支饮而立说，大约统言水饮家之条目。

木防己汤

木防己 石膏 桂枝 人参

上四味，煮取一升，温服。愈后复发，去石膏，加芒硝。

泽泻汤 治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

泽泻 白术

上二味水二升，煮取一升，温服。

厚朴大黄汤 治支饮胸满者。

厚朴 大黄 枳实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温服。

葶苈大枣汤

葶苈子 大枣肉

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纳葶苈子。

半夏汤

半夏 生姜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一升服。

小半夏加茯苓汤

半夏 生姜 白茯苓

上三味，煮一升服。

十枣汤 见前悬饮门。

小青龙汤 见前溢饮门。

己椒苈黄丸

防己 椒目 葶苈 大黄

蜜丸如梧子大，日三服。

五苓散

泽泻 猪苓 白茯苓 白术 肉桂

上五味为末，暖水调服。

留 饮

【留饮之症】《金匱》云：心下有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又云：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则辄已。又云：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必有留饮。

【留饮之因】始因水饮停积，结成痰饮，日久不化，即曰留饮。夫留者，聚而不散之谓也。饮留于背，妨督脉上升之阳，而为背寒，少

阳肝胆之脉，由缺盆，过季肋，饮留于肋，阻绝肝胆生升之气，故肋下痛引缺盆，留饮胸中，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

【留饮之脉】脉多沉者，胸有留饮，双弦者寒，偏弦者饮。

【留饮之治】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

甘遂半夏汤主之。

甘遂半夏汤

甘遂 半夏 芍药 炙甘草

伏 饮

【伏饮之症】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泪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名曰伏饮之症也。

【伏饮之因】水饮不散，伏于胸中，阻其肺气，则痰满喘咳，阻其中气，则吐发伏于腰背。太阳表邪外束，则寒热背痛。伏于上焦，阻绝清升之气，则目泪自出。饮伏胃家，胃阳凝塞，不能四布，振振身瞤。夫曰吐发，则寒热背痛，可见不发即不吐，不吐即不发矣。以其有饮内伏，故外邪触之即发也。

【伏饮之脉】左脉浮紧，寒邪束饮，寸脉沉弦，上焦阻绝，关脉沉弦，中脘凝塞，沉脉主伏，弦脉主饮，沉弦之脉，伏饮之诊。

【伏饮之治】有寒热则病在表，腰背痛则病在太阳，此内有伏饮，外表有邪，当从表里并治，小青龙汤，木防己汤主之。盖留饮，里症也，故用行痰逐饮之药。今伏饮，有寒热背痛吐发等表症，故从表散也。

小青龙汤 见前溢饮门。

木防己汤 见前支饮门。

栝按：以上诸条，《金匱》之论痰饮也。此以脾湿成痰，非比诸痰症，故别之曰痰饮。夫饮者，即停蓄之水饮也。盖痰因火动而成，饮因水寒所致。

痰 症 论

秦子曰：痰之为病，变化百出，皆内因七情，外感六气，中宫失清化之令，熏蒸结聚而成。须分所兼之邪治之，有风痰、湿痰、燥痰、郁痰、食积、五条。夫湿痰、燥痰，有外感，有内伤。郁痰、食痰，有内伤，无外感。饮主乎水，寒多热少，痰主乎火，寒少热多。

外 感 痰 症

风 痰

【风痰之症】头痛身痛，发热恶寒，吐嗽痰沫气逆，此外感风痰症也。

【风痰之因】外感风邪，袭入肌表，束其内郁之火，不得发泄，外邪传里，内外熏蒸，则风痰之症作矣。

【风痰之脉】浮滑者多，浮数风热，浮紧风寒。若见沉滑，风邪内结，洪大易治，沉细难痊。

【风痰之治】有风寒、风热之分。外感风寒，宜辛散表邪，如三拗汤，合小半夏汤、小青龙汤，加减治之。外感风热，宜辛凉解热，如参苏饮、荆防甘桔汤、荆防泻白散选用。

三拗汤合小半夏汤 治风寒痰嗽等症。

麻黄 杏仁 甘草 半夏 生姜

小青龙汤 见前溢饮门。

参苏饮 治风痰咳嗽。

人参 紫苏 前胡 葛根 半夏 枳壳 桔梗 广皮 甘草

气逆加苏子、橘红。痰多加半夏、南星。气喘加苏子、前胡。

荆防甘桔汤 治风热痰嗽。

荆芥 防风 桔梗 甘草 薄荷

荆防泻白散 治风热入肺，肺风痰喘。

荆芥 防风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湿 痰

【湿痰之症】身发寒热，面目浮肿，恶寒头重，身痛不能转侧，呕吐恶心，烦满不渴，此外感湿痰之症也。

【湿痰之因】或坐卧卑湿，或冲风冒雨，则湿气袭人，内与身中之水液，交凝积聚。《灵枢》所云：风雨袭阴之虚，病起于上而成积；清湿袭阴之虚，病生于下而生聚。此即湿痰之因也。

【湿痰之脉】脉多浮大，浮缓兼风，浮涩主湿，浮滑湿痰，沉滑顽结。

【湿痰之治】身热脉浮大者，宜散风除湿，羌活胜湿汤。胸满脉滑者，宜化痰二陈汤、平胃散。

羌活胜湿汤 散表除湿，则痰自化。

羌活 独活 防风 川芎 甘草 藁本
二陈汤 消痰利湿。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平胃散 燥湿化痰。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燥 痰即火痰

【燥痰之症】发热唇焦，烦渴引饮，喘咳短息，时作时止，吐咯难出，此外感燥痰之症也。

【燥痰之因】或亢阳行役，时逢火令，燥热之气，干于肺家，为喘为咳。伤于肠胃，为痰为嗽，此外感燥痰作矣。

【燥痰之脉】脉必洪数，浮数伤表，沉数伤里。左脉洪数，燥伤肝胆；右脉洪数，燥伤脾胃。

【燥痰之治】宜清热润燥，降火化痰，竹叶石膏汤、二母石膏汤、二母二陈汤。

竹叶石膏汤

石膏 麦冬 竹叶 人参 半夏 知母 甘草

二母石膏汤

知母 川贝母 石膏

二母二陈汤

知母 贝母 半夏 白茯苓 陈皮 甘草

内伤痰症

燥 痰

【燥痰之症】咳嗽喘逆。痰火上升，时咳时止，痰不能出，连嗽不已，面赤气升，此内伤燥痰之症也。

【燥痰之因】五志之火，时动于中，或色欲过度，真水涸竭，或膏粱积热，肠胃煎熬，熏蒸于肺，锻炼为痰，则燥痰之症作矣。

【燥痰之脉】右寸数大，肺家有热，右关沉数，肠胃有热。左关脉数，木火之邪，两尺沉数，肾水燥竭。

【燥痰之治】养阴壮水，润肺生津，则火熄燥除而痰不生。若用燥味消痰，祸不旋踵。真水枯涸，二冬二母汤。膏粱积热，节斋化痰丸。

二冬二母汤

麦冬 天门冬 知母 川贝母

肾水竭加生地、熟地。元气虚加人参。

二母固本丸

川贝母 知母 天门冬 麦门冬 怀生地 怀熟地 人参

节斋化痰丸

天冬一两 黄芩一两 海石一两 橘红一两 桔梗一两 瓜蒌仁一两 青黛一两 连翘一两 芒硝五钱 香附一两
家秘加昆布一两。

湿 痰

【湿痰之症】身或热或不热，体重足酸，呕而不渴，胸膈满，时吐痰，身体软倦，此内伤湿痰之症也。

【湿痰之因】中气不足，胃阳不能消化，脾阳不能施布，则水谷停留，为痰为饮，而湿

痰之症成矣。

【湿痰之脉】多见沉滑。滑实顽痰，滑软虚滞，滑而不数，脾湿成痰，滑而带数，湿热所致。

【湿痰之治】燥湿则痰白化，理脾则痰运行，二陈平胃散，或二陈羌防汤。湿郁成热，梔连二陈汤。虚人六君子汤。带热，加梔连。带寒，加姜桂。

二陈平胃散 见前食积咳嗽。

梔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梔连。

二陈羌防汤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羌活 防风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陈皮 半夏

郁 痰即结痰顽痰

【郁痰之症】胸满饱胀，九窍闭涩，懊恼烦闷，或咽中结核，睡卧不宁，或肠胃不爽，饮食有妨，或气逆不利，倚肩喘息，郁痰之症也。

【郁痰之因】七情所伤，易成郁结，肺气凝滞，脾元不运，思则气结，闷郁成痰，皆郁痰之因也。

【郁痰之脉】多见沉涩沉迟寒郁，沉数为热，沉实顽痰，沉牢内结。

【郁痰之治】寒郁辛散，香芎二陈汤。热郁清解，梔连二陈汤。肺经郁痰，节斋化痰丸加昆布、胆星。

香芎二陈汤 治寒痰。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香附 抚芎 白芥子

梔连二陈汤 治热痰。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川连 山梔

节斋化痰丸 见前条。

食 积 痰

【食积痰之症】饱满不食，恶心呕吐，或攻四肢，肩背作痛，下遗大肠，时泻时止，或时

吐痰，口中觉甘，此食积痰之症也。

【食积痰之因】胃强能纳，脾弱不运，前食未消，后食随进，停积成痰，故曰食积痰也。

【食积痰之脉】脉多滑大。滑大不数，寒凝痰结；滑大而数，积痰而热。

【食积痰之治】宜消食化痰，佐以利气宣导，导痰汤、枳朴二陈汤、三子养亲汤，甚者滚痰丸。

导痰汤

南星 橘红 白茯苓 半夏 甘草 枳壳

枳朴二陈汤 治胃家有痰。

枳实 厚朴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三子养亲汤 治食积痰。

山楂子 莱菔子 白芥子

滚痰丸 见前悬饮。

丹 溪 杂 治

湿痰用二陈汤，虚者六君子汤。

风痰头痛发热，脉浮大，祛风丸、导痰丸。

寒痰身不热，口不渴，脉沉迟。

热痰面赤多汗，口渴眼烂，烦躁，燥结，脉数，用梔连二陈汤，或加石膏、黄芩、竹沥、萝卜汁、化痰丸。

血虚痰，五心烦热，形体消瘦，六脉细数，加减四物汤加贝母、杏仁、青黛。

气虚痰，面黄肌瘦，六脉濡缓，六君子汤。

精虚痰，骨蒸潮热，虚火时升，脉多细数，地黄丸、加减二冬汤、固本丸，加玄武胶，佐以理气之药。

食积痰，痰味甘甜。五更咳嗽，或成疟痢，六脉沉滑，或见数大沉实，枳术丸、保和丸。

老痰，即结痰，顽痰，坚结胶固，吐咯难出，脉见沉牢，海石青黛丸加半夏、瓜蒌、胆星。

痰在咽喉，咯不出，咽不下，即老痰结痰也，宜节斋化痰丸。

痰在膈上,六脉弦迟,白芥子可以引达。

痰在肠胃间,肠鸣而濯濯有声,脉见沉滑,导痰汤。

痰在皮里膜外,或结核,或麻痹,非竹沥不能通,非姜汁不能散。

滚痰丸,攻泻肠胃痰积,最为要药,然须看虚实。

肾气丸,治肾阳不足,不能纳火归源,水泛为痰者最效。肾水阴虚火旺,金水皆枯者,断断不可用。

十枣、控涎三花、神佑诸汤,治胁痛,虚人不可妄施。

痰饮在胃,每多攻注,四肢肩背,或为麻木,软痹肿痛,指迷丸主之。

指迷丸 消胃家上结之痰,化大肠下凝之垢。

半夏四两 白茯苓三两 广皮三两 枳壳一两 元明粉一两 甘草五钱

上为细末,竹沥为丸,钩藤汤送下。肝胆有火,加胆星。痰积不消,加海石。

按:节斋化痰丸,化肺中燥痰。兼化胃痰者,今指迷丸。消胃中湿痰,兼消肠中痰者也。

饮因水湿,痰因火动。然就火而论,有湿火燥火之分。肺火成痰为燥痰,胃火成痰为湿痰。治燥用润,治湿用燥,人人知之。用润而已结之痰,凝滞不化,用燥助火,则痰愈生,思得《金匱》以门冬半夏同用,又以石膏半夏同用,节斋化痰丸,以香附天冬同用。凡此皆是用润以制燥,用燥以制润,方书以二陈汤加梔连治湿火之痰,家秘以二陈汤加知母石膏,兼治燥火之痰,良以用半夏。则已结之痰,从半夏而化,同石膏,则燥热之火,从石膏而清,半夏同石膏,亦能散热,石膏同半夏,亦能化痰。立此法门,用燥不犯辛燥,用润不犯凝滞。家秘治夹食伤寒,用平胃保和散恐太燥,多冲竹沥萝卜汁,广而推悟者也。

附 诸 贤 论

刘宗厚曰:痰之为病,仲景论四饮六症,无择叙内外三因。盖四饮,则叙因痰而显诸症者,三因方,则论其因所伤而生痰者也。夫痰病之原,有因热而生痰者,亦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风寒暑湿而得,有因惊而得,有因气而得,有因饮酒而得,有因饮食而得,有脾虚不能运化而生者,有肾水虚不能制火而生者。若热痰,则烦躁脉数,风痰则身热脉浮,冷痰则滑泻脉迟,湿痰则身重不渴,惊痰则睡卧不宁,酒痰则胸腹作痛,食积痰则胃脘作痛,不思饮食。若夫子和谓饮无补法,必当去水,立汗吐下三法。又论热药治痰之误,固为切当,然亦有挟寒挟虚者。夫老痰凝结,顽固不行,不用温药引导,必有拒格凝滞之患,况风寒外束,痰气内郁者,不用温散,何由开郁行滞。至若气血亏乏之人,痰客中焦,理宜导去痰滞,补接兼行,不可尽拘汗吐下三法也。因脾气虚弱,津液不运,痰反愈生,法当补脾胃清中气,则痰自运。治法:湿痰生于脾胃,宜实脾燥湿,燥痰生于肺,随气升降,宜顺气。然气升属火,顺气莫先于清火,导引次及,故湿痰则燥之,热痰则清之,风痰则散之,郁痰则开之,顽痰则软之,食痰则消之。在上者吐之,在中者清之,在下者顺之。又中气虚者,宜补中气,助脾元,以运行之,古人用二陈汤,为治痰通用者,所以实脾燥湿。然以之治湿痰、寒痰、痰饮、痰涎,则固是矣。若夫痰因火动,肺气不清,咳嗽时作,及老痰、郁痰、粘痰、结痰,凝滞窒塞,吐咯难出,此等之痰,皆因火邪炎上,熏于上焦,肺气被郁,则其津液之随气而升者,为火煅炼,凝浊郁结而成矣。病在上焦心肺之分,咽喉之间,非脾胃家湿痰、寒痰、痰饮、痰涎之比,惟宜开郁降火,清润肺金,滋养肾水,而消化凝结之痰,乃立化痰丸。赵养葵论肾经痰曰: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为痰,即水沸为痰,但当分有火无火之异耳。肾

经真阳虚，不能摄伏其水，则水如洪水，泛滥而为痰，是无火也，八味丸益火之源。肾经真阴虚，不能制伏其火，水得火而沸腾成痰，是有火也，六味丸壮水之主。此不治痰之标而治痰之本也。庞安常曰：有阴水虚，阴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肃下行，由是津液凝浊，生痰不生血，此当用润剂，如二冬地黄丸之属，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火自息，痰自清矣。投以二陈等，立见其殆。又有肾经真阳不足，不能摄伏其火，则水泛为痰。

眩 晕 总 论

秦子曰：余观严用和眩晕论云，眩掉诸症，《内经》皆主肝风上攻致是。而《原病式》释之曰：风木生火，风火皆主阳焰得风则自旋转。然此但可论风火之眩晕，若外感六淫之邪，内伤七情之症，皆能致眩晕者，于是立外感风寒暑湿四条，又立内伤痰涎下虚两条，实为眩晕指南，然余惜其六气未全，七情未备，且其用方主治，又难于下手，刘宗厚议其论症亲切，集方欠明，深中其弊。今余改立外感三条，内该六气，内伤四条，内该七情，而其主治之方，皆按经对症，不得以平淡无奇而忽之也。

外 感 眩 晕

风 寒 眩 晕

【风寒眩晕之症】头痛额痛，骨节烦痛，身热多汗，上气喘逆，躁扰时眩，此风邪眩晕之症也。若身热无汗，恶寒拘紧，头痛，身痛，时时冒眩，此寒邪眩晕之症也。

【风寒眩晕之因】或风木司政，风热大作，或体虚不谨，外受风邪，风主乎阳，风热为患，则令人掉眩；或太阳司政，寒气凌逼，或太阴在泉，寒冲头角，则发眩晕；或疾风暴冷，胃寒入胃，激动痰涎，亦令人眩晕。

【风寒眩晕之脉】左脉浮数，太阳风热；左脉浮弦，少阳风热；右脉浮数，阳明风热；右

脉滑大，内有痰涎；左脉浮紧，太阳寒邪；左脉弦紧，少阳寒邪；右脉浮紧，阳明寒邪。

【风寒眩晕之治】左脉浮数，太阳风邪者，羌活防风汤，加天麻、黄芩。左脉浮弦，少阳风热，柴胡防风汤，加天麻、羌活。右脉浮数，阳明风热者，干葛防风汤，加天麻、升麻。右脉滑大，症兼痰涎者，导痰汤，加天麻、防风。左脉浮紧，太阳寒邪者，羌独败毒汤，加天麻、细辛。左脉弦紧，少阳寒邪者，柴胡羌活汤，加天麻、川芎。右脉浮紧，阳明寒邪者，干葛羌活汤，加天麻、升麻。大凡眩晕之症，多有兼痰者，故天麻方书多用之。今申明首条，则以下诸条，皆可参而用也。

羌活防风汤 见酸软。

柴胡防风汤 即小柴胡汤去半夏加防风。

干葛防风汤

干葛 石膏 知母 甘草 防风

导痰汤

南星 半夏 枳实 甘草 橘红

羌活败毒散 见伤寒痢疾门。

柴胡羌活汤

柴胡 羌活 防风 川芎

干葛羌活汤

干葛 羌活 防风 白芷

暑 湿 眩 晕

【暑湿眩晕之症】热令之时，自汗身热，面垢背寒，烦渴引饮，小便赤涩，头目冒眩，此湿热眩晕之症也。若雨湿之时，恶寒无热，身重身痛，不能转侧，无汗拘紧，头旋眼眩，此寒湿眩晕之症也。

【暑湿眩晕之因】炎夏主令，天之热气下降，地之湿气上升，人感冒之，则为湿热眩晕之症，若阴雨太多，人感冒之，经注所云湿气内逆，寒气不行，太阳上留，亦为眩晕之症。

【暑湿眩晕之脉】伤暑之脉，虚而带数；伤湿之脉，濡而迟缓。暑湿二脉，虚细者多，实大者少。虚缓者寒，虚数者热。

【暑湿眩晕之治】烦渴引饮，脉虚带数者，人参白虎汤。自汗烦躁，小便赤涩，黄连香茹饮，冲六一散温服。若恶寒无热，身痛不能转侧，脉迟缓者，羌独胜湿汤合术附汤。

人参白虎汤 见咳嗽噎隔门。

黄连香茹饮 见中热。

羌活胜湿汤 见酸软。

术附汤 见腹胀

燥火眩晕

【燥火眩晕之症】身热烦躁，口渴引饮，夜卧不宁，头旋眼黑，小便赤涩，此燥火眩晕之症也。

【燥火眩晕之因】经谓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又云：肝肺太过，善忘忽忽冒眩，此皆运气加临之眩晕也。又有时令之热，感入肠胃，传于脏腑，上冲头目，则眼眩旋转，此人自感冒而为眩晕也。

【燥火眩晕之脉】左脉躁疾，厥阴客胜；右脉躁疾，肺热眩晕；左右皆疾，肝肺太过；右脉躁疾，燥火伤气；左脉躁疾，燥火伤血。

【燥火眩晕之治】左脉躁疾，厥阴掉眩者，柴胡清肝饮。右脉躁疾，肺热上冲者，清肺饮。左右躁疾，肝肺太过者，泻青各半汤。右手脉数，燥火伤气者，竹叶石膏汤。左手脉数，燥火伤血者，归芍大黄汤。

柴胡清肝饮 见腹痛。

清肺饮 见咳嗽。

泻青各半汤 见咳嗽。

竹叶石膏汤 见痰症。

归芍大黄汤

当归身 白芍药 川大黄 丹皮

内伤眩晕

气虚眩晕

【气虚眩晕之症】气虚即阳虚也。其人面色白，身无热，神识清爽，言语轻微，二便清利，时或虚阳上浮，头面得火，眩晕不止，或热

手按之，则运乃定，此气虚眩晕之症也。

【气虚眩晕之因】大病久病后，汗下太过，元气耗散，或悲号冷引，以伤肺气，曲运神机，以伤心气，或恼怒伤肝，郁结伤脾，入房伤肾，饥饱伤胃，诸气受伤，则气虚眩晕之症作矣。

【气虚眩晕之脉】脉浮而空，浮则为气，空则为虚，右寸脉虚，肺气不足，右关脉虚，中气不足，左寸脉虚，心气不足，左关脉虚，肝胆气弱，两尺脉虚，肾气不足。

【气虚眩晕之治】肺气不足者，人参生脉散，合四君子汤。中气不足者，补中益气汤。中气虚寒不能运化水谷者，理中汤。心气不足者，酸枣仁汤。肝气有伤者，逍遥散。肾气不足，都气丸。真阳不足，虚阳上浮者，肾气丸，加鹿角胶为丸，摄伏降之。古方用一味鹿茸，浓煎服，治真阳虚者，最效。

人参生脉散 见霍乱。

四君子汤

补中益气汤

理中汤 上三方见痢疾。

酸枣仁汤 见不得卧。

逍遥散 见咳嗽。

都气丸 即六味丸加五味子。

肾气丸 即热八味丸加车前子。

血虚眩晕

【血虚眩晕之症】血虚即阴虚也。形体黑瘦，五心常热，夜多盗汗，睡卧不宁，头面火升，则眼花旋转。火气下降，则眩晕亦止。不比外感之常晕不休，不比痰火之暴发暴作，此血虚眩晕之症也。

【血虚眩晕之因】阳络伤，则血外溢上逆。阴络伤，则血内溢下泄。凡此亡血成虚，而为眩晕者，又有焦心劳思，忧愁郁结，心脾伤而不能生血，或恼怒伤肝，肝火内动而煎熬血室，此阴血内耗，血海干枯，而为眩晕者也。

【血虚眩晕之脉】脉多细涩，细而不数，血虚无热；细而带数，血虚有热；左寸细涩，心

血不足；左关细涩，肝不藏血；右关细涩，脾不统血；两尺细数，肾阴枯竭。

【血虚眩晕之治】血从下泄，伤于阴络，血虚无火，脉细不数者，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心血不足，血虚无火，左寸细涩者，酸枣仁汤。心血不足，血虚有火，左寸细数者，天王补心丹，合安神丸。肝血不足，血虚无火，左关细涩者，逍遥散。血虚有火，左关细数者，知柏四物汤。脾阴不足，血虚无火，右关细涩者，归脾汤。血虚有火，右关细数者，加味当归补血汤。肾阴不足，水虚无热，尺脉不数者，八味丸。水虚有火，尺脉洪数者，知柏天地煎，知柏肝肾丸。古方用玄武胶一味，阴虚火旺最效。

归脾汤 见中风吐血二门。

补中益气汤 见痢疾。

酸枣仁汤 见不得卧。

天王补心丹 见嗽血。

安神丸 见内伤中风。

逍遥丸 见咳嗽。

知柏四物汤 见喘症。

加味补血汤 即当归补血汤加知母、黄柏。

按：同一失血之症，要分阳络伤而为外溢上逆者，阴络伤而为内溢下泄者；同一血虚之症，要分血脱阳脱，而为血虚无火，当用归脾汤、补中益气汤，遵血脱益气之法者。又血脱阳旺，而为血虚有火，用肝肾丸、知柏天地煎、玄武胶，遵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法者。是以凡治虚症而用补剂，当分有火无火，以别或养阳或养阴之大关节也。

痰饮眩晕

【痰饮眩晕之症】胸前饱闷，恶心呕吐，膈下漉漉水声，眩晕不止，头额作痛，此痰饮眩晕之症也。

【痰饮眩晕之因】饮食不节，水谷过多，胃强能纳，脾弱不能运化，停留中脘，有火者则锻炼成痰，无火者则凝结为饮，中州积聚，清明之气，窒塞不伸，而为恶眩晕之症矣。

【痰饮眩晕之脉】滑大而数，痰火之诊。沉弦不数，乃是寒饮。右关滑大，脾胃之痰，右关沉弦，脾胃之饮。左关滑大，肝胆之痰，左关朝寸，胆涎沃心。右关朝寸，热痰刑金。

【痰饮眩晕之治】脾胃有痰，右关脉滑者，二陈汤、导痰汤。滑大而数有热者，加梔连。沉细而迟，有寒者，加石菖蒲、白芥子。若实痰胶固，胸中作胀作痛，脉数有力者，滚痰丸下之。若脾虚不能运化而成痰者，六君子汤，补脾化痰。若脾胃虽虚，虚中尚有滞者，大安丸。大便燥结，或大便不结，而涩滞不顺者，指迷丸。左关滑数，肝胆有痰，青黛胆星汤。火旺者，兼用泻青丸。胆涎沃心，心火上冲者，朱砂安神丸加陈胆星，牛黄清心丸加川连、胆星。

二陈汤 导痰汤 见中风诸条。

滚痰丸 见腹痛。

六君子汤 即四君子加陈皮、半夏。

大安丸 即保和丸加白术。

指迷丸 见酸软。

青黛胆星汤 即胆星汤加青黛。

泻青丸

胆草 山梔炒黑 大黄酒蒸 川芎 当归 羌活 防风

朱砂安神丸 见内伤中风。

牛黄清心丸 见外感中风。

火冲眩晕

【火冲眩晕之症】暴发倒仆，昏不知人，其则遗尿，不觉少顷，汗出而醒，仍如平人。此火冲眩晕之症也。

【火冲眩晕之因】《内经》有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言风主乎动，木旺火生，则为旋转，此五志厥阳之火上冲，而为实火眩晕之症。若肝肾之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冲清道，亦令人头旋眼黑，此阴火上冲而为虚火眩晕之症。又有真阳不足，虚阳上浮，亦令人头目冒眩之症，此命门真火不足而为虚阳上浮眩晕之症也。

【火冲眩晕之脉】脉多洪数。洪为阳盛，数为火热。左寸洪数，心火妄动；左关洪数，肝胆之热；左尺洪数，肾与膀胱；右寸洪数，肺中之热；右关洪数，脾胃之火；右尺洪数，三焦之热；两尺空大，沉按不数，虚阳之别。

【火冲眩晕之治】心火妄动，左寸洪数者，导赤各半汤。左寸细数者，天王补心丹。肝胆有火，左关数大者，梔子清肝散。热甚者，龙胆泻肝汤。肝经血少，左关细数者，知柏四物汤、家秘肝肾丸。左尺数大，膀胱小肠实热者，火府丹、知柏导赤散。热甚者，梔连导赤散。左尺细数，精血虚而火旺者，知柏天地煎加玄武胶，收敛阴中之火以降之。肺热上冲右寸数大者，家秘泻白散。右寸细数，肺阴不足者，二冬二母丸合青金丸。脾胃有火，右关数大者，梔连平胃散、干葛清胃散。右关细数，脾阴不足者，知梔补血汤、知柏戊己汤。虚而热甚者，梔连补血汤、梔连戊己汤。三焦热甚，右尺实数者，竹叶石膏汤加山梔、黄芩。虚阳上浮，右尺浮大，沉按无力者，当用八味肾气丸，温补天真，敛真阳之火，摄伏以降之。

导赤各半汤 见中风中热门。

天王补心丹 见内伤嗽血门。

梔子清肝散

梔子 丹皮 柴胡 当归 白芍药 牛蒡子 黄芩 甘草

龙胆泻肝汤 见胁痛。

知柏四物汤 见呃症门。

家秘肝肾丸 见内伤嗽血。

火府丹 治热结上焦。小便不利。

生地 木通 甘草 黄芩 山梔

知柏导赤散 治热结中焦，小便不利。

生地 木通 甘草 知母 黄柏

梔连导赤散 治热结下焦。小便不利。

生地 木通 甘草 山梔 川黄连

知柏天地煎 见内伤嗽血门。

家秘泻白散 见咳嗽门。

二冬二母汤 见燥热咳嗽。

清金一物丸 见伤热咳嗽。

梔连平胃散 见内伤呃症。

干葛清胃散

升麻 丹皮 生地 当归 石膏 川黄连 干葛 甘草

知柏补血汤

知母 黄柏 黄芪 当归身

知柏戊己汤

知母 黄柏 甘草 白芍药

梔连补血汤

山梔 黄连 黄芪 当归

梔连戊己汤

山梔 黄连 甘草 白芍药

竹叶石膏汤

知母 石膏 拣冬 竹叶 山梔 黄芩
八味肾气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桢按：火冲眩晕之症，有三大法门：有五志厥阳之火，膏粱积热之火，二者皆能上冲致眩，此名实火眩晕，当用导赤各半汤、火府丹、龙胆泻肝汤、梔连平胃散、竹叶石膏汤等以清之。有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冲而晕者，此名阴火眩晕，当用天王补心丹、知柏四物汤、肝肾丸、天地煎等，养阴滋阴，敛而降之。有真阳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炎，亦令人眩冒不止，此名虚阳眩晕，当用桂附八味丸、四逆汤等摄伏降之。例如发热烦躁等症，亦有三条分别：实火攻冲而烦躁者，名曰实热烦躁，此火扰于中，大用苦寒之药，以直折之。有真阴内耗而烦躁者，名曰阴虚烦躁，此阴亏火旺，当用养阴之药，滋阴降火，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有真阳不足，虚阳上浮而烦躁者，名曰阴极发躁，此阴寒之极，反见虚阳之假象，当用补阳之药，益火之原，以消阴翳者。

喘 症 论

秦子曰：喘者，促促气急，喝喝喘息，甚者张口抬肩，摇身颠肚，与短气不相接续，逆气上奔而不下者不同。若喘促，喉中如水鸡声，

谓之哮。正传云：喘以气息言，哮以声响名。河间云：病寒则气衰而息微，病热则气盛而息粗。诸经皆令人喘，而多在肺胃二家。喘而咳嗽痰者，肺也；喘而呕吐者，胃也。今立外感三条，内伤六条。

外感喘逆

风寒喘逆

【风寒喘逆之症】头痛身痛，身发寒热，无汗恶寒，喘咳痰鸣，气盛息粗，此外感风寒喘症也。

【风寒喘逆之因】外冒风寒，皮毛受邪，郁于肌表，则身热而喘；逆于阳明，则呕吐而喘，壅于肺家，则咳嗽而喘，肺风痰喘之症也。

【风寒喘逆之脉】浮缓为风，浮紧为寒。六脉俱浮，表有风寒，六脉沉数，寒郁为热，弦急难治，沉散者绝。

【风寒喘逆之治】风气胜者，宜散风解表、防风泻白散、防风桔梗汤。寒气胜者，小青龙汤、三拗汤、麻黄定喘汤。寒郁成热，逆于阳明，呕吐者，干葛竹茹汤、平胃散。

防风泻白散 见前哮症。

防风桔梗汤 肺风痰喘。此方甚妙。

防风桔梗汤 肺风痰喘。此方甚妙。

防风 半夏 枳壳 陈皮 桔梗
不应，加桑白皮，地骨皮即效。

小青龙汤 见前溢饮门。

三汤拗 见前风痰门。

麻黄定喘汤 肺受寒邪，未经郁热者用。

麻黄 杏仁 枳壳 桔梗 苏子 橘红 甘草

干葛竹茹汤 清理胃气，去烦止呕。

干葛 竹茹 广皮 白茯苓 熟半夏 甘草

有风加防风，有寒加生姜。

平胃散 治胃气不平，喘而上逆者。

熟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风寒俱有，加防风、生姜。

暑湿喘逆

【暑湿喘逆之症】烦闷口渴，喘息气粗，多言身重，汗出身仍热，此暑湿之喘症也。

【暑湿喘逆之因】《内经》云：因于暑，汗烦则喘喝。此暑气也。因于湿，首如裹，面浮肿，呼吸气喘。此湿气也。暑湿袭于皮毛，干于肺胃，则喘喝多言也。

【暑湿喘逆之脉】脉多濡软，或见微缓。《脉经》云：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

【暑湿喘逆之治】汗多口渴，清暑益元散。脉大多言，即中热症也，黄连解毒汤，或竹叶石膏汤。暑湿身痛，无汗喘逆，应汗者，羌活胜湿汤。

清暑益元散

香茹 厚朴 白扁豆 川黄连

黄连解毒汤 治三焦热壅，心肺伏火。

川连 黄柏 黄芩 山栀

竹叶石膏汤 见燥痰门。

羌活胜湿汤 见湿痰门

燥火喘逆

【燥火喘逆之症】口渴身热，二便赤涩，喘咳气逆，面赤唇焦，吐痰难出，此燥火发喘之症也。

【燥火喘逆之因】燥万物者，莫燥乎火，故喘症燥火居多。《原病式》叙喘逆热淫条下，盖燥火烁人，则诸逆冲上，诸痿喘呕，诸气膈郁，肺家不宁，喘症作矣。

【燥火喘逆之脉】脉多数大，或见滑数，右脉数大，燥火伤气，左脉滑数，燥火伤血。

【燥火喘逆之治】栝蒌根汤、知母甘草汤。脉大口渴，人参白虎汤，调益元散。大便结，凉膈散。

栝蒌根汤

天花粉 麦冬 知母 石膏 甘草

知母桔甘汤 治肺家受燥，咳嗽气逆。

知母 石膏 桔梗 甘草 地骨皮

人参白虎汤 治胃受燥邪，喘呕烦渴。

人参 知母 石膏 粳米 甘草

口渴加葛根,气逆加橘红。

凉膈散 治燥在上焦,喘咳气逆。

黑山栀 黄芩 桔梗 连翘 川连 薄荷 甘草

以上皆外感喘逆,故不用滋阴。

内 伤 喘 逆

内 火 喘 逆

【内火喘逆之症】五心烦热,口燥唇焦,喘逆自汗,得食稍减,少顷复发,时作时止,而亦便秘,此内火发喘症也。

【内火喘逆之因】内而欲心妄动,外而起居如惊,五志厥阳之火,时动于中,煎熬真阴,精竭血燥,内火刑金,肺气焦满,而喘逆作矣。

【内火喘逆之脉】脉多洪数,心火上炎。左关脉数,肝胆之热。两尺洪数,肾火上逆。右寸脉数,肺中有火。右关洪数,胃家有热。

【内火喘逆之治】肾虚火旺,宜养阴制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门冬饮子,家秘肝肾丸。肝火上冲,宜柴胡清肝散。心火上炎,导赤各半汤。脾胃之火上冲,宜清胃汤。肺火煎熬,石膏泻白散。

门冬饮子 见伤燥嗽门。

家秘肝肾丸 治肾水不足,虚火上炎。

黄柏 知母 白芍药 当归

四味为末。又以天冬地黄二味同煎,收膏为丸。

柴胡清肝散

柴胡 黄芩 人参 山栀 连翘 桔梗 甘草

导赤各半汤 见前心咳。

石膏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桔梗 甘草 石膏

痰 饮 喘 逆

【痰饮喘逆之症】面色虚白,胸中漉漉有声,时咳时呕,卧下喘逆,此痰饮逆之症也。

【痰饮喘逆之因】饮水过多,脾弱不能四布,水积肠间,成痰成饮,上干肺家,则喘息倚肩而痰饮成也。

【痰饮喘逆之脉】多见弦滑,或见弦紧。或见弦数。弦紧寒饮,弦数痰热。

【痰饮喘逆之治】苓桂术甘汤,小半夏汤、甘遂半夏汤、二陈汤。带表症者,小青龙汤。

大便闭者,导痰汤加大黄,甚者滚痰丸、十枣汤。

苓桂术甘汤 见痰饮门。

小半夏汤 见支饮门。

甘遂半夏汤 见留饮门。

二陈汤 见湿痰门。

小青龙 见溢饮门。

滚痰丸 见悬饮门。

十枣汤 见悬饮门。

导痰汤 见食积痰门。

食 积 喘 逆

【食积喘逆之症】胸满,胃痛腹痛,恶食饱闷,大便或结或溏,上气喘逆,喘呕暖气,此食积喘逆之症也。

【食积喘逆之因】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膏粱厚味,日积于中,太阴填塞,不能运化,下降浊恶之气,反上干清道,则喘呕不免矣。

【食积喘逆之脉】气口滑大,肠胃有积。滑大而数,热积之诊。滑大而迟,乃是寒积。

【食积喘逆之治】宜消化者,保和丸、枳术丸。大便结者,用下法。寒积,煮黄丸。热积,承气汤。

保和丸 消滞宽中圣药。

山楂肉 神曲 半夏 茯苓 萝卜子 陈皮 连翘

枳术丸 助脾消食圣方。

枳实 白术

为细末,荷叶包,陈米煮饭为丸。

煮黄丸 攻逐寒积重剂。

雄黄 巴霜

承气汤 攻逐热积重剂。

枳实 厚朴 大黄 甘草

气虚喘逆

【气虚喘逆之症】身倦懒怯，言语轻微，久久渐见，不接续，喝喝喘急，此中气大虚之症也。

【气虚喘逆之因】或本元素虚，或大病后，大劳后失于调养，或过服克削，元气大伤，则气虚喘逆之症作矣。

【气虚喘逆之脉】多见浮大，按之则空，六部无根，虚浮于上，或见濡软，散大无神。

【气虚喘逆之治】人参平肺散，参橘煎，四君子汤。虚热，参冬饮。虚寒，理中汤。虚甚，独参汤。

人参平肺散 治元气不足，肺气不平。

桑白皮 知母 甘草 白茯苓 人参
地骨皮 青皮 陈皮 天门冬 薄荷叶
热甚加山栀、黄芩。

参橘煎 补气而不凝，顺气而不克，用补之前隧也。

人参 橘红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有痰加半夏、陈皮。

参冬饮

人参 麦门冬

等分同煎。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甘草 陈皮

独参汤 补气养元，第一重剂。

阴虚喘逆

【阴虚喘逆之症】气从小腹，直冲于上，喘声浊恶，掀肚抬身，乍进乍退，时止时作，此阴虚火冲之症也。

【阴虚喘逆之因】阴血不足，五志厥阳之火，触动冲任之火，自下冲上，阴精不足，龙雷之火，直冲上焦二火上冲，皆名阴虚喘逆之

症。

【阴虚喘逆之脉】多见细数，右关脉数，脾阴不足。左关脉数，肝血有亏。两尺脉数，肾阴不足。

【阴虚喘逆之治】阴血不足者，四物汤加竹沥、陈皮、童便。阴精不足者，家秘天地煎，家秘肝肾丸。

四物知柏汤

当归 生地 川芎 白芍药 知母 黄柏

四物青黛汤 加真青黛同煎，冲竹沥童便。

慎治阴火呃逆，单用四物知柏汤。今治阴火喘逆，又用四物汤加青黛、竹沥。因喘逆系上焦不和，必兼痰火故耳，丹溪虽有方，未有发明，故特表之。

家秘天地煎

天门冬四两 地黄四两 黄柏二两，炒 知母二两

家秘肝肾丸

天门冬六两 地黄六两 当归四两 白芍药四两 知母二两 黄柏二两

伤损喘逆

【伤损喘逆之症】张口抬胸，喝喝喘急，不能接续，或胸胁作痛，或吐紫血，此伤损喘逆之症也。

【伤损喘逆之因】或饱后举重，或饥时用力，或号呼叫喊，伤损肺气而喘作矣。

【伤损喘逆之脉】或促或结，大小不均，六部冲和者生，至数不清，按之散乱者死。

【伤损喘逆之治】理气调逆，和血去瘀，四磨汤合四物汤。伤损肺窍，久不愈，白芨散。

四磨汤 通治气分要药。

枳壳 槟榔 沉香 乌药

四物汤 通治血分要药。

当归 川芎 白芍药 怀熟地

白芨散 治肺络损伤，喘咳吐血。

白芨 飞曲

二味同研,白汤调服。

附产后外感喘

【产后喘逆之症】喉中喘促,气急息粗,恶寒发热,头痛身疼,此产后外感喘逆症也。

【产后喘逆之因】产前临产后,不慎起居,偶犯外邪,内气先亏,外邪难散,壅而发热,则成喘逆之症矣。

【产后喘逆之脉】右脉浮数,肺胃热邪。右脉浮紧,肺胃寒邪。左脉浮数,太阳风热。左脉浮紧,太阳寒邪。

【产后喘逆之治】太阳冒风,芎归汤加羌活、防风。太阳冒寒,芎归汤,量加麻黄、杏仁。肺冒风热,泻白散加防风、干葛。肺冒寒邪,芎归汤加苏子、杏仁。

芎归汤

川芎 当归

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附产后内伤喘

【产后内伤喘之症】喉中气急,喘促抬肩,目慢唇青,身无表邪,此产后内伤喘症也。产后内伤喘之因,临产去血过多,荣血暴竭,卫气无主,此名孤阳无阴。若恶露不行,上冲肺胃,又名恶血攻心。二者皆令人喘也。

【产后内伤喘之脉】脉见芤涩,血虚之诊。脉见浮散,气虚之候。脉见沉数,气血热壅。脉见沉滑,恶露寒凝。

【产后内伤喘之治】脉见浮散细微,芎归汤,兼用独参汤。若恶露不行,又宜行恶露为急,桃仁红花汤、夺命散。热壅不行,牡丹皮散。寒凝不行,四神散。身热昏沉,苏醒汤。

芎归汤 见前条。

独参汤 即人参一味。

桃仁红花汤 产后行瘀通用方。

桃仁 红花 苍术 生玄胡 生蒲黄
泽兰 芍药 查肉 枳壳

夺命散 逐恶露,定喘逆。

没药 血竭

牡丹皮散 治血分有热。

冬瓜子 当归 赤芍药 丹皮

酒煮大黄、桃仁。

四神散 治血分有寒。

当归 川芎 赤芍药 炮姜

苏醒汤 治产后血虚风热。

当归 川芎 荆芥 紫苏

附 肺 胀

【肺胀之症】喘不得卧,短息倚肩,抬身颧胀,肩背皆痛,痛引缺盆,此肺胀之症也。

【肺胀之因】内有郁结,先伤肺气,外复感邪,肺气不得发泄,则肺胀作矣。

【肺胀之脉】寸口独大,或见浮数,或见浮紧,浮数伤热,浮紧伤寒,寸实肺壅,浮芤气脱。和缓易治,代散则绝。

【肺胀之治】脉实壅盛者,葶苈泻肺汤。肺受热邪,加味泻白散。肺受寒邪,小青龙汤加石膏,家秘立加味泻白散、前胡汤、三因神秘汤,随症加减治之。

加味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陈皮
石膏 桔梗 黄芩 知母 甘草

胸前满闷,加枳壳、苏梗。

前胡汤

前胡 桑白皮 半夏 苏子 杏仁 甘草
陈皮 枳壳 桔梗

有风加防风。有寒加麻黄。有热加石膏、黄芩。

三因神秘方

苏梗 桔梗 桑白皮 地骨皮 青皮
陈皮 木香 枳壳

附 诸 贤 论

东垣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上。伤寒家论喘呕以为有余之邪,中于外,寒变为热攻肺,故属于上。又有膏粱之人,奉养口腹,及过爱小儿,皆能积热成喘,宜以甘寒治之。丹溪云:喘因气虚。火入于肺,有痰者,有火炎者,有阴

虚小腹冲上者，有气虚，有水气乘肺者。戴复庵云：痰喘者，喘有痰声；火炎者，乍进乍退，得食稍减，食久仍喘。此胃中有实火，膈上有稠痰，得食压下痰火，喘即暂止。食已入胃，反助其火，喘仍大作。不独喘症，咳逆呃逆，属火者，亦皆如此。若作胃寒治，便是以火济火。若胃绝而喘，抬肩撮肚，而无停止。丹溪云：喘须分虚实。气虚，用人参阿胶五味汤。实喘者，肺窍壅滞。右寸口沉实，宜泻肺。虚喘者，先觉呼吸气短，两胁胀满，左尺大而虚，宜补肾。邪喘者，肺受外邪，伏于关窍，右寸紧盛者，宜散肺邪。亦有六部俱伏者，亦宜发散则身热退。《三因方》云：肺实者，上气喘逆咽中逆，如欲呕状，自汗出，右寸气口脉有力。肺虚者，少气不足，右寸气口脉必无力。丹溪云：喘自小腹下直冲于上者，阴虚喘也，用四物汤加青黛、竹沥、陈皮，补阴化痰。夫阴虚作喘，实发人未发，但此方止可治血虚火冲者。若肾中真阴虚，非四物补阴血之谓，宜六味丸加门冬、五味、黄柏、知母，或知柏天地煎，煎大剂饮之，壮水之主，水升火降而喘自定，当与阴虚龙雷相火同看。若概云阴虚，则失分血虚精虚矣。若肝肾皆虚，精血皆不足，宜以家秘肝肾丸，兼而治之。按丹溪治阴火上冲作呃，用四物汤加知柏。今治阴火上冲而喘，用四物汤加青黛、竹沥，以呃无痰而喘必兼痰也。总之，治喘之法，真知其寒者，则用青龙汤等。真知其风者，则用防风汤等。真知其暑者，则用清暑益元散。真知其湿者，则用燥湿胜湿汤。真知其火与燥者，则用梔连汤。此皆外感也。若内伤诸喘，血虚者，四物汤加竹沥、童便。若阴精不足，则补肾，地黄丸或家秘知柏天地煎。至于元气不足，参橘煎合四君子汤。

哮喘论

秦子曰：哮与喘似同，而实异短息。喉中如水鸡声者，乃谓之哮。但张口气急，不能转息者，谓之喘。《正传》云：哮以声响名。喘以

气息言。哮喘内伤痰饮，外感风寒合而成病者，故止立一条。

哮喘

【哮喘之症】短息倚肩，不能仰卧，伛偻伏坐，每发六七日，轻则三四日，或一月，或半月，起居失慎，则旧病复发，此哮喘之症也。

【哮喘之因】痰饮留伏，结成窠臼，潜伏于内，偶有七情之犯，饮食之伤，或外有时令之风寒，束其肌表，则哮喘之症作矣。

【哮喘之脉】多见沉弦，沉数痰火，沉涩湿痰，沉迟寒饮，沉结顽痰。

【哮喘之治】身发热者，外有感冒，先解表，前胡苏子饮、防风泻白散，佐以化痰之药。身无热，无外邪者，消痰理气为主，二陈汤、三子养亲汤、小半夏汤。伏痰留饮，结成窠臼，控涎丹、滚痰丸，量情选用，然必气壮人乃可。

前胡苏子饮

前胡 苏子 枳壳 半夏 橘红 桔梗 甘草

伤风加防风。 伤热加薄荷、石膏。伤寒加麻黄。身痛加羌活。口干燥加葛根。嗽不止加桑白皮。

防风泻白散

防风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二陈汤 见湿痰门。

小半夏汤 见支饮门。

三子养亲汤 见食积痰门。

小半夏汤 见支饮门。

控涎丹

甘遂 大干 白芥子

滚痰丸 见悬饮门。

哮喘乃肺胃二经，痰火盘结，以其发作，则喉中有声，故知其病在肺。发作则不能饮食，故知其胃亦病。痰火伏结肺胃，外邪一束肌表，其病即发。发时如有表邪，用荆防泻白散，先散外邪。若痰涎壅盛，加枳桔半夏。病去之后，宜节齐化痰丸加枳壳、半夏，兼治肺胃。夫化痰丸，化肺痰，今兼二陈，则化胃痰。

若大便硬者,加玄明粉,合指迷丸,兼化大肠之痰,则去痰火之根矣。

短气论

秦子曰:短气者,气短不能相续,呼吸慢而不流利,较之喘症而无促喝。若促促喝喝,喘息抬肩,呼吸便利,则谓之喘而非短气矣。

外感短气

【外感短气之症】身发寒热,呼吸不利,短息出入,似喘而不急促,此外邪壅滞之症也。

【外感短气之因】感冒六淫之邪,初入肌表,传入于里,郁结不散,阻绝阴阳之道路,则呼吸壅塞而成短气,息不得接续矣。

【外感短气之脉】脉见浮紧,太阳寒邪。脉见洪数,乃是风热。脉若躁疾,燥邪所伤。寸口脉大,邪壅于肺。右关弦长,邪在阳明。左关弦急,肝胆邪逆。

【外感短气之治】冒寒者,三拗汤。冒风者,防风泻白散。伤燥热,石膏泻白散、清肺饮。脉促结,应宣通。脉沉伏,当升散。

三拗汤 见风痰门。

防风泻白散 即泻白散加防风。

石膏泻白散 即泻白散加石膏。

清肺饮

黄芩 山梔 薄荷 桔梗 甘草 连翘
杏仁 桑白皮 枳壳

大便结加大黄。脉数口渴加石膏、知母。

内伤短气

实邪短气

【实邪短气之症】身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呼吸不利,喘息倚肩,胁肋作痛,不得仰卧,其形似肿。此实邪短气之症也。

【实邪短气之因】或膏粱积热,或水饮停留,干碍清道,则实邪短气之症作矣。

【实邪短气之脉】或见沉伏,或见沉滑,或见沉弦,或见促结,脉不弦紧,乃为支饮。

【实邪短气之治】《金匱》云: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桂苓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又云: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汤。此治肺饮也。又云: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此治带表症者。以上《金匱》治痰饮停积诸经之治也。若膏粱积热者,厚朴大黄汤。肝火上冲者,龙胆泻肝汤。肺热喘逆者,泻白散加知母石膏。胃火上升者,梔连二陈汤。水饮胁痛短气,名悬饮,十枣汤主之。

桂苓术甘汤

肾气丸 俱见痰饮门。

葶苈大枣汤 见支饮门。

小青龙汤 见悬饮门。

厚朴大黄汤 见支饮门。

龙胆泻肝汤 见内火喘门。

泻白散 见哮喘。

梔连二陈汤 见湿痰门。

十枣汤 见悬饮门。

气虚短气

【气虚短气之症】气怯神离,言语轻微,气不接续,不比实症短气,呼吸倚肩,不得仰卧,咳满喘逆为异,此气虚短气之症也。

【气虚短气之因】或大病之后,或劳力之人,或本元素弱,劳伤中气,则气虚短气之症成矣。

【气虚短气之脉】若见细数,阴血有亏。或见微弱,阳气有亏。或见浮大,真阳外越。或见芤涩,真阴不足。

【气虚短气之治】暴脱暴泻者,独参汤。中气不足者,补中益气汤。有痰六君子汤、参橘煎。

独参汤 治真元将脱,气弱神离。

人参

补中益气汤 治气虚不能接续。

人参 白术 黄芪 当归 炙甘草 陈

皮 升麻 柴胡

六君子汤 见前湿痰。

参橘煎

人参 橘红

哮喘短气呃逆，各有分别。哮喘经年发作，难治者，然亦不死。喘与短气呃逆，实症易治，然有死者。治此四症，必以四条互相参发，以其病症虽别，而经络病因同在肺胃二经耳。夫短气，分立虚实二条，实邪短气易治，尚可祛邪。虚人气短难治，气将绝，又不受补耳。今家秘发《金匱》各条，详其治法。至气虚短气，虽立加减代赭汤方，然不治者多。

呃逆论

秦子曰：呃逆者，胃气不和，上冲作声，听声命名，故曰呃也。《灵枢篇》谓噎，以草刺鼻作噎，噎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已。按：此治噎之法，即今外治呃逆之道也。是《内经》之噎，即今之呃也。诸家谓干呕为咳逆，或因呕而伤胃气以致呃，因咳而吊动胃气以致呃方可。若以干呕即是呃逆，咳逆即是呃逆，大谬矣。有外感，有内伤。

外感呃逆

【外感呃逆之症】身发寒热，呃逆作呃，此表邪传里之症也。内热口渴，唇焦便赤，上冲作呃，此积热内冲之症也。或乍发乍止，或连续不已，此痰火攻冲呃逆之症也。

【外感呃逆之因】外受风邪，邪传半表半里，里不受邪，抑遏少阳生升之气，则上冲作呃。若热邪结里，失于清理，则热气上冲，亦能致呃。或水饮内停，胃家痰人，诸逆上冲，则呃逆之症作矣。

【外感呃逆之脉】左脉弦大，少阳有邪。右脉沉数，胃热里实。右关虚涩，胃家虚热。右脉滑大，胃中痰饮。滑大而数，乃是痰热。

【外感呃逆之治】若表邪入里，小柴胡汤和之。胃热失下者，承气汤下之。胃热便利者，

泻心汤。胃热兼虚者，橘皮竹茹汤。若胃中兼痰饮者，橘皮半夏汤加枳、桔。兼热者，梔连二陈汤加葛根、竹茹。

小柴胡汤 治寒热呕苦，呃逆不止。

人参 柴胡 黄芩 广皮 半夏 甘草

承气汤 见食积喘门。

泻心汤 治火逆上冲，呃逆不止。

川黄连 半夏 生姜 甘草

橘皮竹茹汤 消痰止呃方也。

橘皮 半夏 竹茹 人参 生姜 甘草

橘皮半夏汤

半夏 橘皮

有寒加有生姜。有热加梔、连。

梔连二陈汤 家秘治痰火呃逆加葛根、竹茹

陈皮 半夏 白茯苓 甘草 葛根 山梔 川连 竹茹

内伤呃逆

【内伤呃逆之症】外无表邪入里，身无寒头痛，惟见呃声发作，或三四声而即止，或呃数声之外，或连续而不可已者，此内伤呃逆之症也。

【内伤呃逆之因】或因中气不足，或因胃气损伤，水谷入胃，难以运化，或膏粱积热，胃火上冲，或胃寒冷饮，水寒上逆，或脾胃不和，脏腑为病，或怒动肝火，肝气拂逆，或肝肾阴亏，阴火上冲，此皆内伤呃逆之症也。

【内伤呃逆之脉】脉见微弱，中气不足，或见沉数，膏粱积热，或见促结，脏腑不和，或见弦数，肝胆有火，左尺数大，真阴不足。

【内伤呃逆之治】若中气不足，六君子汤。痰火上冲，梔连二陈汤、半夏泻心汤。积热上攻，梔连平胃散加葛根、竹茹。胃家受寒者，丁香柿蒂汤、理中汤。水停心下，二陈汤、苓桂术甘汤。食滞中宫者，枳术汤、枳桔平胃散、苍朴二陈汤。怒动肝火者，加味柴胡汤。阴血不足，阴火上冲，知柏四物汤。阴精不足，相火上冲者，知柏地黄丸、家秘知柏天地煎加广

皮。若肝肾之精血皆不足,肝肾之阴火合而上冲者,家秘肝肾丸。

六君子汤 见前章。

梔连二陈汤 见前章。

半夏泻心汤 治痰火冲逆。

半夏 川连 甘草 黄芩 人参 干姜

梔连平胃散 加葛根、竹茹,家秘治热积呃逆。

山梔 川黄连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葛根 竹茹

丁香柿蒂汤 治胃寒呃逆脉迟者。

丁香 柿蒂 人参 生姜

二陈汤 见湿痰门。

苓桂术甘汤 见痰饮门。

枳实汤 见食积门。

枳实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枳实、桔梗。

苍朴二陈汤 即平胃散加苍术、厚朴。

加味柴胡汤 治肝胆之火上冲呃逆。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山梔 丹皮

知柏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黄柏、知母。

知柏地黄丸 见前。

家秘天地煎

黄柏 知母 天门冬 地黄 广皮

家秘肝肾丸

天门冬 地黄 当归 白芍药 黄柏 知母

附 诸 贤 论

东垣云:呃是阴火上冲,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未尽病情,人之阴气,依胃为养,胃土伤损,则木气乘之。阴为火所乘,不得内守,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阴气弱也。然亦有实者,不可不知。脾与胃,一阴一阳也,二者不谐则逆。右肾,阴中有阳也,在下相凌亦逆。左肾主水,性不上逆,必右肾相火炎上,挟其冲任,如以火吸水,则水上腾,热天龙现,而水从地起,不可尽谓之寒也。肝木之风,从少阳之火冲克,亦必从火为治。刘宗厚曰:呃逆一症,有寒有火,有实有虚,有热

痰,有水饮,不可专作寒。若平人饮食太速,或饮水喜笑,或膏粱积热,或痰火水饮,或动五志厥阳之火,皆能致呃。皆是实症。夫火性炎上,今其症乃自下冲上者,非火而何?《准绳》云:治此症须分寒热。如因汗吐下后,误服寒凉过多,此虚中之寒也,当温补之,理中汤、丁香柿蒂汤。如脾胃阴虚,火逆上冲,此虚中之热也,当以清补之,参术汤下大补丸。若夫伤寒失下,痰饮停蓄,暴怒气逆,膏粱积热,皆实症也,皆当随其邪之所在,涌泄清利可也。若胃中虚而有热,橘皮竹茹汤,人参竹茹汤。戴人曰:呃逆因痰与热胃火者极多,火呃太急,乍呃乍已,脉数有力,寒者连绵不已,脉沉而逆,外无热候,二便清利,痰者,呼吸时有痰声,六脉滑大,虚者呃而无力,呃声不急,连呃绵绵,虚症外现。张三锡曰:有痰火,有气虚,有郁气,有阴火,有死血,有食滞。痰火者,脉洪滑有力,症兼恶心口干,梔连二陈汤。气虚者,脉见虚软,右寸口虚无力,四肢倦怠,或久病过服寒滑克削,六君子汤加减治之。郁气者,脉多沉结,胸次气胀,四七汤、香砂二陈汤、越鞠丸煎服。阴火者,两尺洪大而数,或沉细而数,呃逆而赤,此阴虚伏火,四物坎离丸煎服。死血者,脉见芤涩,至晚则呃,食物则呃,此饱后用力。血入气分,桃仁红花汤、桃仁承气汤。食滞者,脉多沉滑有力。外症暖气饱闷,此食滞中脘。寒凉停积不化,宜销化丸煎服。

呕 吐 论

秦子曰:呕以声响名,吐以吐物言。有声无物曰呕,有物无声曰吐,有声有物曰呕吐。皆阳明胃家所主。有外感,有内伤。

外 感 呕 吐

风 气 呕 吐

【风气呕吐之症】偶遇风冷,即发呕吐。

头额疼痛,面赤面热,风入阳明,胃家呕吐症也。

【风气呕吐之因】或当风取凉,风冷入胃,或胃中饥饿,风邪乘虚而入,如此者皆令呕吐也。

【风气呕吐之脉】脉多见浮,浮紧风寒,浮数风热,浮滑风痰,浮濡风湿。

【风气呕吐之治】散风清胃,防葛平胃散,兼痰者,防葛二陈汤。

防葛平胃散

防风 葛根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风寒加生姜,风热加山栀、黄连、竹茹。

防葛二陈汤

防风 干葛 半夏 白茯苓 甘草 广皮

风寒加生姜,风热加山栀、黄连、竹茹。

寒气呕吐

【寒气呕吐之症】偶遇寒冷,顿发呕吐,胸前绵绵而来,身无内热,小便清白,大便通顺,此寒气呕吐之症也。

【寒气呕吐之因】胃气素寒,又值时令之寒,偶或感入,则寒气伤胃而为呕吐矣。

【寒气呕吐之脉】多见弦紧,或见迟缓,或见沉细,甚则沉伏。

【寒气呕吐之治】散寒温胃,理中汤,姜桂六君子汤,甚者四逆汤。若伤寒呕吐,另具本门。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干姜 炙甘草
寒甚加附子。

治中汤 即理中汤加青皮、广皮。

姜桂六君子汤 即六君子汤加干姜、肉桂。

四逆汤

甘草 干姜 熟附子

暑气呕吐

【暑气呕吐之症】暑热行令,头眩目暗,

呕吐暴作,身热恶寒,烦渴引饮,齿干唇燥,腹中疼痛,小便赤色,或混浊涩短,此暑热呕吐之症也。

【暑气呕吐之因】夏秋之交,中气不足,暑热之气,入于肠胃,则令呕吐也。

【暑气呕吐之脉】虚大而涩,或见沉细,或见沉数,或见躁疾,或见脉伏。

【暑气呕吐之治】气怯脉虚大,家秘香茹饮。气热烦渴,脉沉数,人参石膏汤。小便赤,混浊涩短,土藿香汤,调益元散。烦热呕吐,梔连平胃散。口渴,加干葛、竹茹。有痰涎,梔连二陈汤。

家秘香茹饮

川连 厚朴 香薷 甘草 人参 广皮

口渴加干葛、竹茹,有痰加半夏、藿香。

人参石膏汤 见前噎隔。

益元散 即六一散。

梔连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梔、连。

梔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梔连。

湿气呕吐

【湿气呕吐之症】胸前满闷,头重身重,面目浮肿,呕恶而吐口不渴,吐多痰涎,此湿气呕吐之症也。

【湿气呕吐之因】长夏时令,坐卧卑湿,湿气袭于胃土,胃气不能下降,而湿气呕吐作矣。

【湿气呕吐之脉】脉多濡软,或见浮缓,或见沉伏,脉迟者寒,脉数者热。

【湿气呕吐之治】身热脉浮,宜散表安胃,佐以辛香温散。人参败毒散加藿香、紫苏。或香苏平胃散。寒湿体虚者,香砂二陈汤,寒甚用术附汤。应分利小便者,平胃五苓散。湿热者,梔连二陈平胃散加减治之。

人参败毒散

人参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枳壳 桔梗 川芎 广皮 甘草 白茯苓

香苏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藿香、紫苏。

香砂二陈汤 即二陈加藿香、砂仁。

理中汤 见前寒吐。

平胃五苓散 即平胃散、五苓散合用。

术附汤

白术 附子

燥火呕吐

【燥火呕吐之症】喘逆呕吐，吐则气急，呕少难出，口唇干燥，烦渴引饮，此燥火呕吐之症也。

【燥火呕吐之因】燥气行令，肺胃有热，以热伤热，以燥伤燥，而诸喘呕之症作矣。

【燥火呕吐之脉】右寸浮数，燥邪伤肺，右关数大，燥邪伤胃。

【燥火呕吐之治】清燥汤加芦根、葛根、石膏汤、门冬知母汤。

清燥汤

知母 石膏 麦冬 枇杷叶 干葛 竹茹 甘草

冲芦根汁服。

干葛石膏汤 家秘治燥邪呕吐。

干葛 石膏 知母 甘草 陈皮 竹茹 鲜藿香

门冬知母汤 二味同煎。

湿热呕吐

【湿热呕吐之症】内热烦躁，口臭身热，面目黄肿，满闷恶心，闻谷气即呕，此湿热呕吐之症也。

【湿热呕吐之因】肠胃素有积热，又遇外感时行，则两热交蒸，攻冲清道，湿热呕吐之症作矣。

【湿热呕吐之脉】脉多数大，浮数在表，沉数在里，右关脉数，肠胃湿热。

【湿热呕吐之治】口臭烦躁，素有积热，家秘清胃汤，面目黄肿，加防风、白芷。满闷恶心，平胃二陈汤加竹茹、葛根。湿热甚，加山栀、黄连。

家秘清胃汤 治胃热呕吐。

升麻 干葛 黄连 山栀 甘草 竹茹

平胃二陈汤 即平胃散加半夏、茯苓。

内伤呕吐

胃火呕吐

【胃火呕吐之症】食入即吐，其味或酸或苦，五心烦热，夜卧不宁，口中干渴，二便阻涩，此胃火呕吐之症也。

【胃火呕吐之因】或恼怒伤肝，肝火时动，或忧思郁结，火起于脾，或过食膏粱，火起于胃，或阴虚火旺，相火上冲，火气上炎，呕吐作矣。

【胃火呕吐之脉】脉多洪数。左关洪数，肝胆之火。右关洪数，火在脾胃。阴火上冲，脉数沉细。

【胃火呕吐之治】胃火旺，家秘清胃汤合梔连平胃散、梔连二陈汤、梔连正气散。肝火动者，梔连柴胡汤。心火旺者，导赤各半汤。阴虚火旺，四物汤加知柏。

家秘清胃汤 见前章。

梔连平胃汤 即平胃散加山栀、川连。

梔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山栀、川连。

梔连正气散

山栀 黄连 藿香 厚朴 广皮 半夏 甘草 苍术 竹茹 白茯苓

以上四方，家秘加竹茹，治胃热呕吐。

梔连柴胡汤 治肝火呕吐。

山栀 黄连 柴胡 黄芩 半夏 广皮 甘草

导赤各半汤 见心经咳嗽门。

知柏四物汤 四物加知母、黄柏。

胃寒呕吐

【胃寒呕吐之症】畏寒喜热，不思饮食，遇冷即呕，四肢清冷，二便清利，口不渴，唇不焦，食久不化，吐出不臭，此胃寒呕吐之症也。

【胃寒呕吐之因】真阳不足，火不生土，

脾胃素寒，不能运化水谷，反而上逆，此胃寒呕吐之因也。

【胃寒呕吐之脉】多见沉迟，两尺沉迟，真阳不足，左关沉迟，木不生火，右关沉迟，脾胃无火。

【胃寒呕吐之治】肾阳不足，宜补接真火，八味肾气丸。木不生火，逍遥散。脾胃素寒，理中汤，甚则四逆汤。

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肉桂、附子。

逍遥散 即肝咳门。

理中汤 见后食积呕。

四逆汤 见寒呕门。

痰饮呕吐

【痰饮呕吐之症】呕而肠鸣，漉漉有声，眼黑眩暈，时时恶心，此痰饮呕吐之症也。

【痰饮呕吐之因】脾气不足，不能运化水谷，停痰留饮，积于中脘，得热则上炎而呕吐，遇寒则凝塞而呕吐矣。

【痰饮呕吐之脉】脉多弦滑，滑数热痰，弦紧寒饮，痰凝饮伏，脉反沉迟。

【痰饮呕吐之治】宜分热痰寒饮治之。热痰脉沉数，栝连二陈汤。寒饮脉沉迟，桂苓半夏汤。

栝连二陈汤 方见湿痰门。

桂苓苓甘汤 治寒饮呕吐。

桂枝 白茯苓 白术 甘草

食积呕吐

【食积呕吐之症】胸前满闷暖气作痛，痛则呕吐得食愈痛，按之亦痛，此食积呕吐之症也。

【食积呕吐之因】饮食不节，损伤中气，不能运化，停食成积，中脘痞塞，则发呕吐矣。

【食积呕吐之脉】脉见实大，或见沉滑，热积实数，寒积迟弦，滑大洪实，食积胸前。

【食积呕吐之治】先用家秘消滞汤，后看热积，栝连平胃散，有下症者，三黄丸。寒积，草薢大顺饮、理中汤。应下者，煮黄丸。

家秘消滞汤 治食滞神效。

即平胃散加莱菔子、枳实、山楂、麦芽。

栝连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黄连、山栀。

栝连枳术丸 即枳术丸加山栀、黄连。

三黄丸

川黄连 黄芩 大黄

草薢大顺饮

草薢 炮姜 广皮 半夏 厚朴 甘草

理中汤

炮姜 白术 人参 炙甘草

煮黄丸

雄黄 巴霜

附吐水类

外感吐清水

【呕吐清水之症】恶寒发热，暴吐不止，呕出清液，不杂糟粕谷食，此吐清水之症也。

【呕吐清水之因】或雨湿之年，流衍之纪，或太阴之复，湿气袭人，伤于胃土，则成呕吐清水之症矣。

【呕吐清水之脉】多见浮濡，浮缓风湿，浮濡寒湿，浮濡散表，沉濡温里。

【呕吐清水之治】脉浮身热者，荆防平胃散，脉沉小便涩者，平胃五苓散。脉迟者，理中汤、术附汤。

荆防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荆芥、防风。

平胃五苓散 即平胃散、五苓散合用是也。

理中汤 见前。

术附汤 见湿气呕吐门。

内伤吐清水

【呕吐清水之症】心下洋洋，兀兀欲吐，吐则纯水，时作时止，并无杂合稠粘，此名呕吐清水之症。

【呕吐清水之因】水饮不节，停积胃中，湿气伤脾，不能上输下布，而呕吐清水之症作

矣。

【呕吐清水之脉】脉多弦滑，滑主乎痰，弦主乎饮，弦而带滑，痰饮之诊。

【呕吐清水之治】痰饮橘皮半夏汤。风湿，家秘神术汤。湿胜，一味苍术丸。胸前饱闷半苓平胃散。

橘皮半夏汤

陈皮二钱 半夏二钱 生姜一钱

家秘神术汤 治吐清水。

熟苍术 防风 葛根 广皮 厚朴

一味苍术丸

苍术一味，蒸炒为细末，水法为丸。

半苓平胃散

半夏 白茯苓 熟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外感吐苦水

【呕吐苦水之症】潮热晡热，呕吐苦水，长太息，邪在胆，逆在胃，胆泄则口苦，胃逆则呕苦。此外感少阳之邪，乘于胃土症也。

【呕吐苦水之因】邪热盛于少阳，胃土为肝胆乘克，胃中水谷，不能运化，则呕吐苦水矣。

【呕吐苦水之脉】长大而洪，邪在阳明；弦而带数，邪在少阳。

【呕吐苦水之治】邪在阳明，葛根清胃汤。邪在少阳，柴胡清胆汤。两经见症，两方合用。

干葛清胃汤 家秘治阳明呕吐。

干葛 竹茹 黄连 广皮 甘草

柴胡清胆汤 家秘治少阳呕吐。

柴胡 黄芩 半夏 陈皮 甘草 竹茹

内伤吐苦水

【呕吐苦水之症】表无外邪，但呕苦水，或白睛黄绿，或胁肋胀痛，长太息，此胆胃两家内伤呕苦之症。

【呕吐苦水之因】恼怒伤于肝胆，拂逆升

生之令，贼乘中土，则胃家呕苦水。或饮食填满太仓，少阳升发之气不舒，则胃家亦呕苦水。

【呕吐苦水之脉】多见弦数。左关弦数，肝胆之热。右关弦数，肠胃有结，弦而带滑，痰火合杂。

【呕吐苦水之治】虚者，人参小柴胡汤。实者，家秘清胆汤。挟食者，干葛平胃散。夹痰者，合二陈汤。热甚者，加山栀、川连、竹茹。

人参小柴胡汤

人参 柴胡 半夏 黄芩 陈皮 甘草

家秘清胆汤 治胆邪乘胃，呕苦吐酸。

柴胡 黄芩 半夏 陈皮 竹茹 甘草 厚朴 加生姜

家秘以干葛清胃汤，治阳明经呕吐；以柴胡清胆汤，治少阳经呕吐。今立此方，兼治胆胃二经。

干葛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干葛。

有痰合二陈汤。

外感吐酸水

【呕吐酸水之症】身冒外寒，即发热呕吐酸水，甚则酸水浸其心，不任苦楚，吐出酸水，令上下牙关酸涩不能合，此外邪吐酸水症也。

【呕吐酸水之因】平时郁结，水饮不化，外被风寒所束，上升之气，郁而成积，积之既久，湿能生热，湿甚木荣，肝气太盛，遂成木火之化，而吞酸吐酸之症作矣。

【呕吐酸水之脉】脉多带弦，弦紧主寒，弦数主热，沉弦主里，弦涩郁结。

【呕吐酸水之治】脉弦迟者，以大辛热之味治之，草薢丸、姜桂大顺饮、连理汤，或用风药以宣扬之。此症本热标寒，不宜骤进苦寒，以酸水浸牙折齿，故用辛热辛散。若但呕而微有酸味，脉又见弦数者，只宜防葛平胃散、家秘神术汤。热甚者，加栀、连。

草薢 益智仁 青皮 神曲 麦芽 陈皮 苍术 厚朴 甘草

姜桂大顺饮

干姜 肉桂 杏仁 甘草

连理汤

人参 白术 干姜 炙甘草 黄连

防葛平胃散 家秘治胃风欲吐。

防风 葛根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家秘神术汤 家秘治风湿呕吐。

苍术 防风 石膏 干葛 厚朴 广皮

内伤吐酸水

【呕吐酸水之症】食入即吐，其味酸馊，或两肋刺痛，或火冲于面，此内伤呕吐之症也。

【呕吐酸水之因】恼怒忧郁伤肝胆之气，木能生火，乘胃克脾，则饮食不能消化，停积于胃，遂成酸水浸淫之患矣。

【呕吐酸水之脉】左关弦数，肝火为患。右关弦数，胃中有火。左关弦滑，胆涎沃胃。右关弦滑，痰饮食滞。脉若濡缓，寒湿气滞。

【呕吐酸水之治】肝火乘胃者，柴葛平胃散。胃中有火，梔连平胃散、梔连二陈汤。痰

饮食滞，平胃二陈汤。若酸水浸牙折齿，草薢丸、大顺饮，不用苦寒之药。

柴葛平胃散 家秘治胆火入胃，呕苦吐酸。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柴胡 干葛 黄连 山梔

八味等分为末。

梔连平胃散 见内伤呃。

梔连二陈汤 见外感呃。

平胃二陈汤 即苍朴二陈汤，见湿痰门。

草薢丸 见吐酸。

大顺饮 见前吐酸。

胃有痰涎，则发吐呃，以上分别外感内伤，各立诸方治法，详且尽矣。然总其大纲，则家秘正气散，实为治呕正法。

家秘正气散

藿香 厚朴 广皮 半夏 干葛 竹茹 麦芽 白茯苓

水煎。胃火旺，加川连冲芦根汁。胃寒加生姜。胃燥加天花粉，冲竹沥、萝卜汁，温服。

症因脉治 卷三

明 云间 秦昌遇景明纂著

从孙之桢皇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肿胀总论

秦子曰：肿症在表者多，胀症在表者少。肿症肿于遍身，现于皮肤，在外不在内。胀症胀于心腹，即内经所谓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也。是以此症当分，其治当别。然经络同者，症形治法，亦无不同。例如外感之肿，与外感之胀，二者固自各异，至内伤五脏之肿，与内伤五脏之胀，则形症治法，大抵相似。今分列前后，以备互相参考。

外感肿症

风寒身肿

【风寒身肿之症】恶寒身热，身首皆肿，风胜多汗，寒胜无汗，此外感风寒，即《金匱》风水，皮水。从太阳经主治之症也。

【风寒身肿之因】表气素虚，肺气素热。表气虚则外邪易入，肺气热则皮毛易开。寒袭于肌表，郁而不散，则发热身肿之症作矣。

【风寒身肿之脉】多见浮大，或见浮数，或见浮紧。浮缓为风，浮紧为寒，浮数为热。

【风寒身肿之治】浮缓散风，浮紧散寒。仲景防己黄芪汤，治风者也。甘草麻黄汤、杏子汤，散寒者也。越婢汤、桂枝芍药汤，和荣卫者也。大腹皮散、木香丸等，和里气者也。若风入肺经，兼喘咳，泻白散加防风。寒入肺经，而发热喘咳者，泻白散加麻黄。

防己黄芪汤

防己 黄芪 甘草 白术

上用七钱，加姜枣煎服，以绵被围腰，微汗为度。洁古用此汤调五苓散。

《金匱》甘草麻黄汤

甘草 麻黄

《金匱》杏子汤

麻黄 杏子 甘草

越婢汤

麻黄 石膏 生姜 大枣 甘草

桂枝芍药汤

桂枝 白芍药 甘草

大腹皮散

青皮 桑皮 槟榔 川芎 羌活 大腹皮 防己

木香丸

木香五钱 槟榔五钱

二味同研，水为丸。

朱砂五分 为衣。

泻白散

桑白散 地骨皮 甘草

风加防风。寒加羌活、麻黄

寒湿身肿

【寒湿身肿之症】身重身痛，足胫冷，胸满闷，遍身肿，此寒湿肿之症也。

【寒湿身肿之因】或时令阴雨，天气寒冷，或居处阴湿，阴寒之气，袭于肌表，或因汗出遇水，水寒所伤，则寒湿肿之症成矣。

【寒湿身肿之脉】脉多沉小，或见沉迟，

或见沉濡。

【寒湿身肿之治】恶寒身痛，先宜温经散湿，冬月麻黄桂枝汤，余月羌独败毒散。湿气壅滞者，胜湿汤。肺经伤湿，喘咳水肿，导水茯苓汤。

麻黄桂枝汤

麻黄 桂枝 白芍药 甘草

羌独败毒散 见后湿热痿。

羌活胜湿汤 见后湿热肿。

导水茯苓汤 原文治遍身肿，喘满倚息，不能转身，饮食不下，小便溺出如割而少，如黑豆汁。

麦冬 泽泻 白术 紫苏 陈皮 赤茯苓 柴胡 槟榔 木瓜 砂仁 木香 桑白皮 大腹皮

湿热身肿

【湿热身肿之症】身热目黄，小便赤涩，胸腹胀闷，四肢黄肿，口渴心烦，此湿热作肿，即阳水肿之症也。

【湿热身肿之因】或湿热行令，袭人肌表，或先伤于湿，湿气久留，郁而成热，则湿热肿症作矣。

【湿热身肿之脉】脉多洪数，或见沉滑，或见促结，或见实大，湿热太甚，脉反沉伏。

【湿热身肿之治】宜清金利水，金清则小便利，而湿热除，清肺饮合四苓散。二便俱闭，八正散。下部肿，二妙丸。湿热在表者，羌活胜湿汤。

清肺饮

骨皮 桔梗 甘草 黄芩 桑白皮

四苓散 即五苓散去桂枝。

八正散 见后湿热腹胀。

二妙丸 见后湿热痿。

羌活胜湿汤 治湿热在表宜汗之症。

防风 羌活 柴胡 白芷 川芎 苍术 黄芩

燥火身肿

【燥火身肿之症】喘促气急，两胁刺痛，身面浮肿，烦躁不得卧，唇口干燥，小便赤涩，即河间燥伤肺气，节斋先喘后肿之症也。

【燥火身肿之因】时值燥令，燥火刑金，绝水之源，肺气焦满，清化不行，小水不利，气道闭塞，面燥火肿症作矣。

【燥火身肿之脉】或见浮数，燥伤于表；或见沉数，燥伤于里；或见躁疾，燥伤于血；或见洪数，燥伤于气。

【燥火身肿之治】若时令秋燥，竹叶白虎汤。燥伤于血，清凉饮子。有咳嗽，石膏泻白散。

竹叶石膏汤

竹叶 石膏 桔梗 木通 薄荷 甘草 咳嗽加桑白皮、地骨皮。

清凉饮子

黄芩 黄连 薄荷 玄参 当归 芍药 甘草 山梔 牡丹皮

石膏泻白散

石膏 知母 桔梗 甘草 桑白皮 地骨皮

黄汗身肿

【黄汗身肿之症】身热胸满，四肢黄肿而渴，状如风水，汗出沾衣，色如柏汁，久不愈，必致痈脓。又有不恶风，小便利，若上焦寒，口多涎，身冷肿痛，状如周痹，脑中窒，不能食。又有两胫不冷，反发热，名历节。食已汗出，常见盗汗，汗出不凉，反发热，久久必甲错，生恶疮，身酸痛，胸中痛，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皆黄汗肿症也。

【黄汗身肿之因】以汗出入水，水邪内侵，或汗出当风，汗与水皆寒湿之气，内结郁久，则成热成黄，而黄汗肿之症作矣。

【黄汗身肿之脉】其脉自沉，或多沉迟，阳症阴脉，故用桂枝。

【黄汗身肿之治】《金匱》以身肿发热，汗

出而渴,状如风水者,用黄芪芍药桂酒汤。

两胫不冷,反发热,名历节。食已汗出,暮盗汗,汗出反发热者,用桂枝加黄芪汤。

黄芪芍药桂酒汤

黄芪 桂枝 白芍药

上三味,以苦酒煮。如怕烦心,以美酒易苦酒。

桂枝加黄芪汤

桂枝 芍药 生姜 黄芪 大枣 生甘草

桢按:《金匱》治黄汗症,一曰身体痛,发热汗出而渴,汗出色如柏汁,脉自沉者,黄芪芍药桂酒汤。一曰黄汗之症,两胫自冷,假令反发热,此风寒历于肢节而痛,名曰历节。又食已,胃火劳动而汗出,暮夜则营分有虚热而盗汗。然既汗出,则宜身凉,今因水邪内结不散,故反发热。热久汗多,则皮肤之阴血为热所灼,为汗所耗,久久必甲错。若再热,营气热附,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辄轻,旋又复重,则汗虽出发热不减,身重不除,久久内气必虚,肌肉惛惛而动。内虚中气不得运,则胸中痛,元气上下不贯。则腰上有汗,下无汗,腰膝弛痛,如有物在皮肤中而不和顺,剧者不能食,疼痛烦躁,小便不利,桂枝加黄芪汤。按前一症,以汗出不固,水邪入营,郁而发热,热甚则发黄而渴,故以桂枝和营,以苦酒引入血分,散其水寒,则热自退,脉不沉矣。但卫虚不宜多汗,故用黄芪之力实卫耳。后一症,即桂枝原方加生姜、大枣、甘草,又饮热粥以助胃得汗。其加黄芪实表固卫者何故?盖治脉浮发热,汗多热不退之症,不得不用桂枝,以其多汗盗汗。又不得不用黄芪,此症因水寒之邪,盘结不散,汗虽出而热不减,正所云汗出而邪不出者。故仲景于桂枝散表方中,重加黄芪,佐以大枣、甘草、生姜,和其胃气,同功卫外,使其邪出而汗不出也。仲景以黄汗列之水气门,不入黄疸症中。字泰又以黄汗为黄疸之首,而水肿门略注一条,此亦互相发明之意,然又有分别。汗出染衣,遍身无肿,乃黄疸中

之黄汗,即《准绳》所云黄汗也。黄汗染衣,发热胫冷,即仲景黄芪芍药桂酒汤所治之黄汗也。黄汗染衣,若胫不冷,反发热,即仲景桂枝加黄芪汤所治之历节也。二症有肿不肿之分,故有水肿黄疸之别。水寒之邪,内结脉沉,当同伤寒例。太阳发热多汗之桂枝症,用辛温解肌,使其邪散身凉,不可同热病门。热邪伏内,汗出热不退之症,用清里退热者比。

内伤肿症

肺虚身肿

【肺虚身肿之症】泻利喘咳,面色惨白,或肿或退,小便清利,或气化不及,小便时闭,大便时溏,即《金匱》脉沉自喘之正水,此肺虚肿症也。

【肺虚身肿之因】劳役过度,肺气久虚,清肃之令不行,下降之权失职,卫气壅遏,营气不从,则肿症作矣。

【肺虚身肿之脉】寸口细数,肺液干少,右关虚软,土不生金,尺脉细数,肾水不足。

【肺虚身肿之治】肺燥者,生脉散。土不能生金者,四君子加杏仁、贝母。肾水不足,人参固本丸。肺气不能收摄,都气丸。

生肺散

人参 拣麦冬 北五味

气逆加橘红,有痰加贝母,嗽多喘满加桑白皮,小便不利加杏仁。

四君子汤 治肺气不足。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甘草

气逆加橘红。

人参固本丸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人参

痰加贝母。

都气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

凡治虚症,当明阴阳。如阴虚当养阴,阳虚当养阳。如面色惨白,二便清利,气怯神离,肺之真阳虚也,当用四君子汤。若喘咳骨蒸,痰火上逆,痰中带血,此肺之真阴虚也,又当

用固本丸。

肺热身肿

【肺热身肿之症】喘咳烦满，不得仰卧，喘息倚肩，身首皆肿，小便赤涩，此即《内经》诸气臌郁，肺热成肿之症也。

【肺热身肿之因】肺热叶焦，肺气怫郁，升降之令不行，治节之官失职，则经络壅闭，营卫不谐，而遍身头面皆肿矣。

【肺热身肿之脉】右寸洪数，肺热之诊。关脉实大，胃火刑金。尺脉数大，肾火上炎。左关弦数，木火侮金。左寸洪数，心火克金。

【肺热身肿之治】宜清肺者，家秘泻白散。兼风者，加防风。燥者，二冬二母汤。心火克金，泻心汤。肝火刑金，泻青丸，龙胆泻肝汤。肾火刑金，凉八味丸。阳明多火，肺受熏蒸，葛根石膏汤。水饮射肺，面浮喘逆，不得卧者，葶苈清肺饮。

家秘泻白散

川连 黄芩 石膏 甘草 桑白皮 地骨皮

二冬二母汤

天冬 麦冬 知母 贝母

泻心汤

黄连 半夏 甘草

泻青丸

当归 川芎 梔子 龙胆草 川大黄 羌活 防风 甘草

大便滑者去大黄，身无痛不发热，去羌活、防风，有寒热加柴胡，舌赤加黄连。小便赤加木通。

龙胆泻肝汤

胆草 柴胡 黄芩 甘草 山梔 知母 天冬 麦冬 黄连 人参

凉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黄柏、知母。

干葛石膏汤

干葛 石膏 知母

葶苈清肺饮

葶苈子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大腹

皮 马兜铃

脾虚身肿

【脾虚身肿之症】小便清利，大便溏泄，面色萎黄，语言懒怯，常肿常退，此脾虚肿之症也。

【脾虚身肿之因】大病后，久泻后，脾土之真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不能运化水谷，则诸经凝窒，而肿症作矣。

【脾虚身肿之脉】或见濡软，或见弦数，或见浮大，或见细涩，土败双弦，乃为木贼。

【脾虚身肿之治】宜温中健脾，用理中汤。实脾利水，用白术散，或脾肾虚寒，当温补天真，《金匱》肾气丸。脾虚痰凝者，六君子汤。脾阴虚损，脾火自旺，加味归脾汤。

理中汤

人参 炮姜 白术 炙甘草

白术散

白术 猪苓 泽泻 山药 莲肉 白茯苓 人参 山药

金匱肾气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桂附、车前子。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广皮 熟半夏

加味归脾汤 即归脾汤加丹皮、山梔。

秦子曰：脾虚亦有阴阳之分。脾阴虚者，脾血消耗。脾火内炎，脾虽虚而仍热，服温补则火愈甚，阴愈消，必得滋补脾阴则阳退而无偏胜矣。

脾热身肿

【脾热身肿之症】面肿目黄，烦躁不卧，皮肤常热，小便赤，大便时泄时结，常肿不退，此脾热肿之症也。

【脾热身肿之因】膏粱厚味，日积月累，热聚脾中，则脾热肿之症作矣。

【脾热身肿之脉】右关弦数，热积中州；左关弦数，肝热乘脾；右关沉滑，痰饮在胸。

【脾热身肿之治】加味泻黄散、梔连枳壳汤。兼肝火者，龙胆泻肝汤。胸前满闷，梔连平胃二陈汤，或倍加川连、枳实以消痞，或加升麻、下葛以宣扬。二便闭，八正散白芍药同川连，大清脾经之火。家秘戊己汤，加川连，清脾热，兼清肝火。

加味泻黄散

藿香 山梔 石膏 甘草 防风 大黄
白芍药

梔连枳壳汤

枳壳 厚朴 广皮 甘草 山梔 川黄
连

龙胆泻肝汤 见前肺热肿门。

梔连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梔子、连翘。

梔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川连、山梔。

八正散 见湿热肿门。

戊己汤 家秘清肝脾血分之火。

白芍药 甘草 川黄连

肝 肾 虚 肿

【肝肾虚肿之症】腹冷足冷，小水不利，或小腹肿，腰间痛，渐至肿及遍身，面色黑黄，此肝肾经真阳虚，即《内经》石水症也。若水亏火旺，喘咳腹胀，内热便涩，此肝肾真阴虚肿，即内经肾水症也。

【肝肾虚肿之因】肝主施泄，肾主闭藏，肝肾之真阳不足，不能司其开阖，则小水不利。若阴精素虚，色欲太过，肝肾之真阴不足，虚火灼金，小水亦不利，《内经》所云关门不利，聚水而生病也。

【肝肾虚肿之脉】左脉迟弦，肝肾真阳不足；左脉细数，肝肾真阴不足；左脉沉紧，紧则为寒，沉则为水；左脉沉数，沉则为里，数则阴竭。

【肝肾虚肿之治】肾阳不足，《金匱》肾气丸，河车丸。肾阴不足，人参固本丸、家秘肝肾丸。

《金匱》肾气丸 见前脾虚肿。

河车丸 治先天不足，气血两亏。

人胞一具煎烂，入白茯苓、山药，打为丸。

人参固本丸 见前肺虚肿。

家秘肝肾丸 治肾水不足，虚火上炎。

知母二两 黄柏二两 当归三两 白芍药
二两

上为细末，另以天冬、地黄各六两，熬膏为丸。

桢按：肝肾不足，宜分阴虚阳虚。例如治虚火，要分气分血分，气分虚火，用补中益气汤，加黄柏知母。血分虚火，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故治肝肾阴虚火旺者，用家秘肝肾丸，以养真阴。阳虚火衰者，用八味丸以养真阳。

外 感 腹 胀

伤 寒 腹 胀

【伤寒腹胀之症】恶寒发热，自汗口渴，小便不利，小腹胀满，此热结膀胱腹胀之症。若里热不恶寒，自汗不大便，烦满燥实，此阳明胃实腹胀之症。若腹胀硬痛，小便自利，大便或黑，此蓄血腹胀之症也。

【伤寒腹胀之因】表邪不解，内传太阳之本，则热结膀胱，小便不利而腹胀。若表已解，肠胃有实热，大便闭结，则腹亦胀。若血蓄下焦，结硬小腹，则腹亦胀。凡此皆伤寒门腹胀也。

【伤寒腹胀之脉】左尺沉数，膀胱结热，右脉沉实，肠胃实热两尺沉牢，乃是蓄血。血结在阴，脉反芤涩。

【伤寒腹胀之治】热邪入里，腹胀满，脉沉数，大便结，承气汤选用。腹胀宜下，若寒热者，大柴胡汤。若热结膀胱，腹胀，小便不利者，仲景用五苓散，家秘用羌活木通汤，调六一散。若腹胀小便利，大便黑，桃仁承气汤。

承气汤

大柴胡汤 上二方见伤寒。

羌活木通汤 见后不得卧。

五苓散

白术 茯苓 猪苓 泽泻 肉桂

桃仁承气汤 见后血鼓胀。

风湿腹胀

【风湿腹胀之症】发热身重，不能转侧，一身尽痛，心腹胀满，外连头面，此风湿腹胀之症也。

【风湿腹胀之因】或居处卑湿，或冒湿冲风，脾胃受伤，中州痞塞，而腹胀之症作矣。

【风湿腹胀之脉】脉多浮濡，或见浮缓，或见弦长，或见浮涩。

【风湿腹胀之治】胸前饱闷，防风平胃散。身热恶风，羌独败毒散、荆芥汤。下身重滞，五苓散。内外皆热，用防风木通汤，此上下分消法也。

防风平胃散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加防风。下部胀加防己。

羌活败毒散 见后湿痿。

荆芥汤 见后湿热腹胀。

五苓散 即四苓散加桂，身发热加防风。

防风木通汤 治风湿神效。

防风 木通

湿热腹胀

【湿热腹胀之症】面目黄肿，小便赤涩，大便或结，或泄黄糜，或日晡潮热，烦渴口苦，口甘口淡，腹胀胁痛，此湿热腹胀之症也。

【湿热腹胀之因】湿热之邪，感入肠胃，不得外泄，湿淫太过，痞塞不通，则腹胀之症作矣。

【湿热腹胀之脉】脉浮而濡，趺阳反数，或见浮大，或见沉滑，或见促结，甚则反伏。

【湿热腹胀之治】而黄目黄，胁痛口苦，肝胆有火，龙胆泻肝汤。小便赤涩，木通六一散。二便皆涩，八正散。大便黄糜，家秘泻黄散。日晡潮热，大柴胡汤。烦渴口淡，干葛石膏汤。口苦清胆火，口甘清脾火，口淡清胃火，口齿清肾火。身热脉浮，应汗者，宜辛凉散表，荆芥汤汗之。

龙胆泻肝汤 见前脾热肿。

六一散 木通汤冲服。

八正散

瞿麦 扁蓄 滑石 甘草 山栀 车前子 木通 大黄

家秘泻黄散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枳壳 川黄连

酒客加干葛，腹痛加大黄，小水赤加木通、滑石，阳明热加干葛，寒热加柴胡，虚加人参。

大柴胡汤

即小柴胡去人参加大黄。

干葛石膏汤

干葛 知母 石膏 甘草

腹皮热加地骨皮、川黄连。

荆芥汤 治表有湿热，腹胀身大。

荆芥 防风 薄荷 地肤子

寒湿腹胀

【寒湿腹胀之症】身重不温，手足厥冷，腹胀无汗，此寒湿腹胀之症也。

【寒湿腹胀之因】春时应温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凉，兼之天冷阴雨，或坐卧卑湿，寒湿袭于腠理，壅闭脉络，而腹为之胀矣。

【寒湿腹胀之脉】寸脉沉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若见弦紧，弦则善胀，紧则恶寒。

【寒湿腹胀之治】身重身冷无汗，甘草麻桂汤、麻桂术甘汤。下身重多汗，防己茯苓汤。寒湿内伏，术附汤。中气弱，理中汤，温中气而散寒湿。

甘草麻桂汤

甘草 麻黄 桂枝

麻桂术甘汤

麻黄 桂枝 白术 甘草

家秘白术易苍术。

防己茯苓汤 治里水，腰下重。

防己 黄芪 桂枝 茯苓 甘草

术附汤 温经散湿，此方独胜。

白术 熟附子

理中汤 见前脾虚肿。

内 伤 腹 胀

气 结 腹 胀

【气结腹胀之症】胸腹凝结作胀，胀而不休，或胸前饱闷，或小腹胀急，此气结作胀之症也。

【气结腹胀之因】或因恼怒伤肝，肝气拂郁，或因思虑伤脾，脾气郁结，郁怒思虑，则气血凝结，而腹胀之症作矣。

【气结腹胀之脉】多见沉涩，或见沉弦，或见沉伏。脉经云：下手脉沉，便知是气。

【气结腹胀之治】攻冲刺痛，四七汤。寒凝结胀，厚朴汤。胸前饱闷，枳桔平胃散。小腹胀急，青皮散。小便涩滞，木通饮。

四七汤 治七情气结。

半夏 苏叶 厚朴 白茯苓
加生姜、红枣。

厚朴汤 厚朴 陈皮 甘草 干姜 白茯苓

枳桔平胃散

枳壳 桔梗 苍术 广皮 甘草 厚朴

青皮散

青皮 大腹皮

二味同煎。

木通饮 治胁肋刺痛臌胀。

木通 陈皮 苏梗 甘草

加生姜、红枣。

气 散 腹 胀

【气散腹胀之症】时胀时退，气怯，言微，目慢神清，静则稍减，动作胀急，此气散腹胀之症也。

【气散腹胀之因】或劳动太过，中气受伤，或久病缠绵，元气受损，肺不能通调，脾不能转输，肾不能闭藏，则真气散，而腹胀之症作矣。

【气散腹胀之脉】六脉无力，虚大无根，浮缓散慢，神离反疾。

【气散腹胀之治】气怯言微，生脉散。动作胀急，静则稍减，戊己汤加敛气之药。气不归原，都气丸、纳气丸。气虚极，以四君子汤参橘煎送下。

生脉散 生津液，充血脉，助元敛神。

人参 麦冬 北五味

戊己汤 伐肝扶脾，调敛中州，故名戊己。

白芍药 甘草

都气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北五味。

纳气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益智仁。

四君子汤 见后脾虚胀。

参橘煎 见喘症条。

肺 虚 腹 胀

【肺虚腹胀之症】面色惨白，气弱不振，时胀时退，二便清利，此肺经阳虚之症。若肌肉消瘦，咳嗽面红，多汗骨蒸，此肺经阴虚之症。二者皆名肺虚腹胀症也。

【肺虚腹胀之因】肺阳不足，治节无权，肺阴亏损，清肃不行，肺为相传，主宰一身。肺气若虚，诸经皆结，而腹胀之症作矣。

【肺虚腹胀之脉】寸口脉微。或见濡软。或见沉细或见沉涩。甚则沉结。

【肺虚腹胀之治】肺阳不足，脉缓濡软，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肺阴不足，脉虚细数，人参固本丸、生脉散。肺虚气壅，难用补剂，人参平肺散。

四君子汤 保肺益气，补土生金。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补中益气汤 见前。

人参固本丸 见前肺虚肿门。

生脉散 见前气散腹胀。

人参平胃散 见后肺痹。

肺 热 腹 胀

【肺热腹胀之症】喘息倚肩，不得仰卧，

烦闷咳逆，腹胀胸痛，常胀不退。此肺热腹胀之症也。

【肺热腹胀之因】或肺素有热，又因膏粱厚味，酒湿辛辣之积热，上蒸清道，肺热焦满，而腹胀之症作矣。

【肺热腹胀之脉】右寸洪大，肺经有热。右关上溢，胃火熏蒸。左寸洪数，心火刑金，左关弦数，木中火发。

【肺热腹胀之治】喘息倚肩，不得仰卧，烦闷咳逆，葶苈泻肺汤合泻白散。胃火熏蒸，腹胀作痛，大便结者，枳桔大黄汤。心火刑金，泻心各半汤。木中火发，泻青各半汤。以上三方，家秘法也。

葶苈泻肺汤

葶苈子 大枣

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枳桔大黄汤 家秘治肠热肠结，诸腹胀大。

枳实 桔梗 大黄 大腹皮 桑白皮 广皮 甘草

泻心各半汤 家秘治心火刑金。

川黄连 甘草 桑白皮 地骨皮

泻青各半汤 家秘治肝火刑金。

胆草 黄芩 青黛 甘草 桑白皮 地骨皮

脾虚腹胀

【脾虚腹胀之症】食少身倦，脾虚不运，二便清利，言语轻微，心腹时胀时退，朝宽暮急，此脾虚腹胀之症也。

【脾虚腹胀之因】脾气素虚，饮食难化，强食过饱，凝积肠胃，荣卫稽留，则脾虚腹胀之症作矣。

【脾虚腹胀之脉】或见虚软，或见空大，或见细微，或见弦急，两手双弦，木乘土位。

【脾虚腹胀之治】脾气不实者，参苓白术散。言语轻微者，四君子汤。心腹时胀，饮食难消者，加减枳术汤。

参苓白术散

人参 白术 广皮 白茯苓 白扁豆 甘草 泽泻 莲肉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加减枳术汤

白术 枳实 人参 广皮 甘草 熟砂仁 白茯苓

脾实腹胀

【脾实腹胀之症】眼目黄肿，夜不得卧，肚腹时热，小便赤色，大便或结或泻，或时作痛，泻下黄沫，肛门热痛，此脾实腹胀之症也。

【脾实腹胀之因】膏粱积热，湿热之气，聚于脾中而不散，湿热伤脾，不得转输，传道之令不行，中州之官失职，诸经凝塞，而脾实腹胀之症成矣。

【脾实腹胀之脉】右脉滑大，或见洪数，或见沉实，或见洪长，或见沉急。

【脾实腹胀之治】眼目黄肿，龙胆泻肝汤。肚腹时热，川连戊己汤、川连枳壳汤。小便赤色，导赤各半汤。泻下黄沫，家秘泻黄散。肛门热，川连枳壳汤加黄柏、槐米。胸前满闷，梔连二陈汤、梔连平胃散加枳实以消痞满。

龙胆泻肝汤 见前肺热肿。

川连戊己汤

白芍药 甘草 川黄连

川连枳壳汤

川连 枳壳 木通 甘草 大腹皮 地骨皮

导赤各半汤

黄芩 黄连 甘草 犀角 麦冬 滑石 梔子 茯神 知母 人参

家秘泻黄散

川连 枳壳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梔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山梔、黄连。

梔连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山梔、黄连。

肝火腹胀

【肝火腹胀之症】目睛黄，两胁痛，小腹胀急，或攻刺作痛，或左边胀甚，小便赤，夜不得寐，此肝火腹胀之症也。

【肝火腹胀之因】或恼怒伤肝，肝气佛郁，或浩饮酒伤，热聚于胆，木火乘脾，则膈塞不利，而腹胀之症作矣。

【肝火腹胀之脉】左关弦数，或见沉弦，或见沉数，或见促止，或见模糊，沉细弦数，肝家之火，浮大弦数，胆经之热。

【肝火腹胀之治】轻者清肝饮，未应，泻肝汤，或左金丸。

清肝饮

柴胡 黄芩 山栀 连翘 桔梗 川芎 甘草

龙胆泻肝汤

胆草 柴胡 黄芩 山栀 连翘 知母 麦冬 川连 人参 甘草

左金丸

川黄连 吴茱萸

二味同浸炒，去吴茱萸，用川连丸服。

肝肾虚胀

【肝肾虚胀之症】腰软作痛，痛连季胁，小便常涩，气怯消瘦，小腹胀冷，《内经》所云石水，此肝肾经虚胀之症也。

【肝肾虚胀之因】真元不足，断削太过。若肾之真阳虚，则开阖之关不利。肾之真阴虚，则封闭之司失权。若肝经虚损，则施泄之令不行。是以二便不得分晓，而腹胀之症作矣。

【肝肾虚胀之脉】左关细小，肝经不足。左尺细小，肾经不足。若见沉迟，真阳不足。若见细数，真阴不足。

【肝肾虚胀之治】腰软常痛，大造丸主之，溶化龟鹿二仙胶为丸。小便常涩，小腹胀冷，《金匱》肾气丸主之。若真阴虚，脉数内热者，家秘肝肾丸。

大造丸

怀熟地 甘枸杞 兔丝子 厚杜仲 山药 白茯苓 紫河车

《金匱》肾气丸 即热八味丸加车前子、川牛膝。

家秘肝肾丸 见前肝肾虚肿。

食积腹胀

【食积腹胀之症】肚腹胀急，按之实痛，或一条扛起，或见累累小块，或痛而欲利，利后稍减，此食积腹胀之症也。

【食积腹胀之因】嗜食不谨，胃强能纳，脾弱不消，停滞脾胃之间，则食积腹胀之症作矣。

【食积腹胀之脉】右关多滑，或见沉实，或见滑动，或见弦急。

【食积腹胀之治】肚腹胀急，按之实痛，枳实散。一条扛起，痛而欲利，利后稍减者，枳朴大黄汤。

枳实散

陈枳实 莱菔子 麦芽 山楂肉

枳朴大黄汤

陈枳实 厚朴 广皮 甘草 大黄

虫积腹胀

【虫积腹胀之症】肚大青筋，腹皮胀急，反能饮食，或面见白癍黑点，或喜食一物，或腹起块扛，大便偶见长虫，此虫积腹胀之症也。

【虫积腹胀之因】脾气不足，强食伤脾，不能磨化，停积于中，湿热生虫，而腹胀之症作矣。

【虫积腹胀之脉】乍大乍小，乍数乍迟，或见沉滑，或见沉实，或见弦急，或见沉弦。

【虫积腹胀之治】追虫丸、万应丸、使君子丸。

有块扛起，下虫积而愈。

追虫丸

黑丑 槟榔 雷丸 南木香

万应丸

黑丑 大黄 槟榔 雷丸 南木香 沉香

使君子丸

使君子 芫荽 鹤虱 槟榔 百部 苦楝根皮

痰饮腹胀

【痰饮腹胀之症】胸腹满闷，怔忡喘急，短息倚肩，呕恶痰涎，或腹中漉漉有声，此痰饮腹胀之症也。

【痰饮腹胀之因】胃强脾弱，多食难化，停滞为痰，转输失职，则腹胀之症作矣。

【痰饮腹胀之脉】脉多见弦，或见沉滑，或见沉弦，或见沉伏，或见偏弦。

【痰饮腹胀之治】胸闷怔忡，痰饮也，小半夏汤、二陈汤。喘息倚肩，支饮也，葶苈泻肺汤。呕恶痰涎，平胃二陈汤。腹中漉漉有声，导痰汤下之。

小半夏汤

熟半夏 生姜

二陈汤

熟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葶苈泻肺汤

甜葶苈 大枣肉

平胃二陈汤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半夏 白茯苓

苓

导痰汤 治痰涎壅盛，胸膈痞塞。

熟半夏 枳实 橘红 南星 茯苓 甘草

草

血臌腹胀

【血臌腹胀之症】腹胀不减，肚大紫筋，腿足或见血缕，小便反利，大便或黑，血在上则漱水多忘，血在下则小腹胀痛，则血臌腹胀之症也。

【血臌腹胀之因】或因惊恐跌扑，或因恼怒悲哀，或因过食辛辣，血热妄行，不归故道，

停积于中，则血臌腹胀之症作矣。

【血臌腹胀之脉】脉多见芤，或时见涩，或见沉数，或见细微，或见沉伏，或见牢实。

【血臌腹胀之治】腹胀不减。紫筋血缕，在上者红花桃仁汤，在下者桃仁承气汤，小腹硬痛者，两方合用。

红花桃仁汤 治上焦蓄血。

红花 桃仁 当归 红曲 查肉 丹皮 赤芍药 泽兰

胸痛，加郁金，甚加韭汁。胁痛，加青皮，甚加枳壳。

桃仁承气汤 治下焦蓄血。

桃仁 桂枝 芒硝 甘草 大黄

脏寒腹胀

【脏寒腹胀之症】四肢常冷，小腹胀急，冷硬如冰，小便清利，大便时泻，不思饮食，唇口色白，言语轻微，内经所云正水，即脏寒生满病之症也。

【脏寒腹胀之因】真阳素虚，脏气不足，又因口食冷物，身得寒气，则身中之天地不交，阴寒痞塞，而脏寒腹胀之症作矣。

【脏寒腹胀之脉】六脉沉迟，微细无力。左脉沉迟，肝肾虚寒。右脉沉迟，脾肺虚寒。

【脏寒腹胀之治】肝肾虚寒，腹冷如冰，大便不实，八味丸。小便不利，《金匱》肾气丸。脾肺虚，不思饮食，言语轻微，理中汤。手足厥冷，四逆汤。

八味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金匱》肾气丸 即熟八味地黄丸加车前子、牛膝。

理中汤 见前脾虚肿。

四逆汤

干姜 甘草 附子

六腑腹胀

【六腑腹胀之症】胸前胀满，妨于饮食，胃胀也。肠鸣而痛，濯濯有声，大肠胀也。小便时赤，小腹胀满，小肠胀也。气壅潮溼，少腹

胀急,膀胱胀也。气满肤中,空空然响,三焦胀也。胁肋作痛,口苦太息,胆胀也。此六腑腹胀之症也。

【六腑腹胀之因】饮食不节,失饥伤饱,每成胃胀,中州停滞,成痰成积,肺气不清,下遗大肠,则腹乃胀,心胃有热,下遗小肠,则腹亦胀。肺气怫郁,不能下输膀胱,则小腹胀。三焦主人身之气,大气周流,则无阻碍,三焦壅滞,腹胀乃作。肝胆主木,最喜条达,不得疏通,胆胀乃成,此六腑腹胀之因也。

【六腑腹胀之治】胃胀者,平胃散加减治之。大肠胀者,枳壳化滞汤、导痰汤。小肠胀者,木通饮。膀胱胀者,五苓散。三焦胀者,枳壳青皮饮。胆胀者,柴胡清肝饮。

平胃散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胃热者加中梔、连。胃寒者加姜、桂。

枳壳化滞汤

枳壳 厚朴 神曲 广皮 莱菔子 麦芽 砂仁

热者加川连。便硬加大黄。

导痰汤

南星 半夏 枳壳 橘红 甘草

木通饮

木通 陈皮 苏梗 甘草

加生姜、红枣。热者加川连。

五苓散

猪苓 泽泻 白术 白茯苓 肉桂

热结膀胱,车前木通汤调下。气化不及州都,参橘煎调下。

枳壳青皮饮

枳壳 青皮 大腹皮

三味等分。上焦胀加桔梗。中焦胀加苏梗,下焦胀加木通。

柴胡清肝饮

柴胡 山梔 丹皮 青皮 苏梗 白芍 药 钩藤

肝胆热,加龙胆草、青黛。

家秘消胀散 治肠胃停滞,诸腹胀大。

半夏 厚朴 枳实 香附 麦芽 查肉 苍术 槟榔 广皮 干葛 神曲 莱菔子
共为细末,木通、大腹皮各三钱,煎汤调服。

黄 疸 论

秦子曰:黄疸者,身目皆黄,色如橘皮,湿气胜则黄而晦,热气胜则黄而明,故爪甲皮肤,悉见黄色,即是黄疸。若汗出染衣,色如柏汁,名曰黄汗。身肿者,入肿症门,身不肿者,入疸症门。其间治法大同,而从肿从疸,则各异也。

外感黄疸

黄 汗

【黄汗之症】眼白黄,面皮黄,汗出染衣,如黄柏汗,发热而渴,状如风水,身疼烦重,小便不利,此黄汗之症也。

【黄汗之因】脾胃素热,汗出逢风,或汗出入水,水渍汗孔,湿热内蒸,热气外现,而成黄汗之症矣。

【黄汗之脉】洪大者愈易,细涩者难。

【黄汗之治】《金匱》于水肿门,则立黄芪芍药桂酒汤,以治身重发热,两胫自冷,脉自沉之症,又立桂枝加黄芪汤,以治身发热,足胫热,盗汗,汗出反发热之症,又于黄疸门,亦立桂枝加黄芪汤,以治诸黄家脉浮当汗之症。详见水肿门黄汗中。

黄芪芍药桂酒汤 治身重发热,汗出而渴,黄汗染衣,脉自沉。

黄芪 芍药 桂枝

桂枝加黄芪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黄芪 大枣

正 黄 疸

【正黄疸之症】食已即饥,遍身俱黄,小便或赤,或不利,憎寒壮热,身体如肿,此黄疸之

症也。

【正黄疸之因】脏腑积热，并于脾胃之间，外因风湿相搏，闭郁腠理，湿热熏蒸，瘀而成黄，则诸黄疸之症乃作。

【正黄疸之脉】寸脉浮缓，缓则伤风，趺阳紧数，数则为热，紧则伤脾，尺脉本沉，浮则肾伤，阳明脉迟，迟则忌下。

【正黄疸之治】假令脉浮，当以汗解，桂枝黄芪汤。若寒热，胸满，烦呕，小柴胡汤。恶寒身痛，表不解者，麻黄醇酒汤。若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表解里实热，宜下，大黄硝石汤、茵陈汤。小便不利，加五苓散。胸满呕吐，小半夏汤。黄结上焦者，权用瓜蒂散吐之。然不若吹鼻出黄水。

桂枝加黄芪汤 治黄疸脉浮，宜汗者，若腹满，欲呕吐懊恼，宜吐不宜汗。

桂枝 白芍 生姜 黄芪 甘草 大枣
上水煮温服，须臾饮热稀粥以助药力，取微汗。

小柴胡汤 见后酸软。

麻黄醇酒汤

用麻黄，冬月酒煮，春月水煮。

大黄硝石汤

大黄 黄柏 硝石 梔子

茵陈大黄汤

茵陈 大黄 梔子

小半夏汤

半夏 广皮

加姜煎。

茵陈五苓散 即五苓散加茵陈。

内伤黄疸

谷疸

【谷疸之症】食谷头眩，心中怫郁，胃中苦浊，小便不通，遍身俱黄，此谷疸之症也。

【谷疸之因】脾胃有伤，不能运化水谷，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利，湿热内甚，则身体发黄，而谷疸成矣。

【谷疸之脉】趺阳紧数，数则为热，紧即为寒。阳明脉迟，食难用饱，滑大者易治，弦紧者难痊。

【谷疸之治】脉迟者不可下，茵陈汤治之。胃热血燥者，用猪膏发煎。润燥下利，能泄阳明之阴，以泄谷气之实。今推广茵陈平胃散，泄阳明之阳，以泄谷气之实。

茵陈汤

茵陈蒿 梔子 大黄

上三味去滓，温作三服。小便利如皂角汁，色黄从小便出也。

猪膏发煎 泄阳明之阴。

猪膏 乱发鸡子大，二块

上二味，煎至发消药成膏，病从小便出，以上《金匱》治法。

茵陈平胃散 泄阳明之阳。

熟苍术 厚朴 广皮 山梔 茵陈 淡豆豉

酒疸

【酒疸之症】身目俱黄，心热足热，懊恼时时欲吐，小便赤，腹满，鼻燥，胸中热痛，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状，大便黑，皮肤不仁，此皆酒疸之症。

【酒疸之因】其人以酒为事，或饥时暴饮，大醉当风，入水，兼以膏粱积热，互相蒸酿，则酒疸之症成矣。

【酒疸之脉】其脉浮弱，或见洪大，或见浮数，或见沉数。

【酒疸之治】心中热，欲呕者，吐之。或无热，神清腹满，欲吐，先吐之。脉沉者，先下之。酒疸，心懊恼，或热痛，《金匱》梔子大黄汤。今推广身发热口渴者，葛根汤治之。作呕，合平胃散。小便涩。加五苓散。

《金匱》**梔子大黄汤** 治酒疸，心中懊恼。发热。

梔子 大黄 枳实 豆豉

推广干葛汤

干葛 山梔 豆豉 枳实 甘草

平胃散 见前。

加减五苓散

猪苓 泽泻 白茯苓 白术 茵陈

女 劳 疸

【女劳疸之症】发热恶寒，膀胱急，小腹胀满，身黄额黑，足心热，大便或黑或溏，腹胀如水，此女劳疸之症。

【女劳疸之因】其人必数醉入房，热气聚于脾中，不得散，肾气日衰。夫醉饱入内。脾肾交伤，阴精耗而阳火亢，则女劳疸之症作矣。

【女劳疸之脉】尺脉沉涩，阴精内竭，右关弦数，热聚脾中，尺弱关实，脾肾交伤。

【女劳疸之治】腹胀如水状。大便黑。血不行也。仲景硝矾散主之。愈后。以免丝子丸调理。

硝矾散

硝石即芒硝 矾石

二味等分为散。

小兔丝子丸

兔丝子煮打为丸 石莲肉 白茯苓 山药

阴 黄

【阴黄之症】身无热，手足冷，大便滑，小便清白，黄不鲜明，饮食不进，口不烦渴，此阴黄之症也。

【阴黄之因】或热病后，过用寒凉，或真阳素虚，太阴阴寒凝结，脾肾交伤，则阴黄之症成矣。

【阴黄之脉】多见沉迟，或见沉细，或见微弱，或见空大。

【阴黄之治】茵陈四逆汤、茵陈橘皮汤、八味丸，余推广理中汤，治大便滑，饮食不进。

茵陈四逆汤

茵陈 炮姜 附子 甘草

茵陈橘皮汤 治身黄脉沉细，身热手足

寒。

茵陈 橘皮 生姜 白术 半夏 茯苓

八味丸 见前脏寒胀。

理中汤 见前脾虚肿。

家秘保和散

半夏 熟苍术 厚朴 香附 神曲 麦芽 干葛 白豆蔻 广皮 连翘 莱菔子

加茵陈、山梔，名茵陈保和散。

按：阴黄，阴症也。以其色黄而混名之。若疸症，皆生于热，胆火居多，是以清胆火为正治。然脾胃成疸者比比，故治疸而用清热，人人知之也。脾胃之积滞成疸，忌用寒凉，而应辛散消导，则有忽之者，家秘有加减保和散。以治积滞之谷疸。又立茵陈保和丸，以治积热之谷疸，夫疸症要分热而无滞，热而有滞。无滞者，止须清热。有滞者，必要消散停滞，则热自解。此法不独治疸，凡治积热停滞之真诀也。

三 消 总 论

秦子曰：消者，消化失常之谓也。其症随饮而随渴，随食而随饥，随溺而随便，渴而数饮者，为上消。食过即饥者，为中消。时便胥沥者，为下消。今列外感二条，内伤二条。

外 感 三 消

燥 火 三 消

【燥火三消之症】即风消也。多饮渴不止，唇口干裂，烦躁不宁，此燥火伤于肺，即上消症也。多食易饥，不为肌肉，此燥火伤于胃，即中消症也。小便频数，淋漓如膏如油，此燥火伤于小肠膀胱，即下消之症也。

【燥火三消之因】或赫义羲年，燥气从令，或干旱之岁，燥火行权，或秋令之月，燥气太过，燥火伤人，上则烦渴引饮，中则消谷易饥，下则小便频数，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而三消之症作矣。

【燥火三消之脉】寸脉浮数，燥伤于上，

关脉洪数，燥伤于中，尺脉沉数，燥伤于下，燥伤于气，脉见大数，燥伤于血，脉见细数。

【燥火三消之治】清燥为先，烦渴引饮，家秘用知母石膏汤，加干葛。多食易饥，人参白虎汤。小便频数，淋沥如膏，益元散、导赤各半汤。

知母石膏汤

知母 石膏 葛根 甘草

人参白虎汤 即前方加人参。

益元散

滑石 甘草

共为细末，人参汤下。

导赤各半汤 见后湿热消。

湿火三消

【湿火三消之症】烦渴引饮，咳嗽面肿，此湿热伤肺，即上消症也。面黄身肿，消谷易饥，此湿热伤胃，即中消症也。小便频数，如膏如油，或如米泔，其味反咸为甘，此湿热伤于小肠膀胱，即下消症也。

【湿火三消之因】酒湿水饮之热，积于其内，时行湿热之气，蒸于其外，内外合受，郁久成热，湿热转燥，则三消乃作矣。

【湿火三消之脉】多见数大，寸大上消，关大中消，尺大下消，三部皆大，三消之脉也。

【湿火三消之治】宜流湿润燥，清肺饮，治上消也，加味清胃汤治中消也，导赤各半汤、益元散，治下消也。

清肺饮 即甘露饮子。

石膏 桔梗 山梔 知母 连翘 川黄连 甘草 麦冬 杏仁
加枇杷叶。

加味清胃汤

川连 升麻 丹皮 山梔 甘草 干葛

导赤各半汤

木通 生地 甘草 川黄连 麦门冬

内伤三消

积热三消

【积热三消之症】烦渴引饮，口臭消渴，上消症也。烦热多食，食下即饥，中消症也。小便频数，如膏如油，足心下部常热，下消症也。

【积热三消之因】膏粱厚味，时积于中，积湿成热，熏于肺则成上消，伤于胃则成中消，流于下则成下消。

【积热三消之脉】胃脉上朝于寸口，肺消也。气口滑大，胃消也。尺脉洪大，下消也。右脉数大，肠胃积热，左脉数大，肝胆积热。

【积热三消之治】烦渴引饮，清肺饮。口臭易饥，清胃汤，加干葛。如肺胃积热，下流膀胱，八正散。若肝胆之热下流，龙胆泻肝丸。若肾之相火下流，而成下消，凉八味丸、文蛤散。

清肺饮

清胃汤 上二方见前条。

八正散 见前腹胀门。

龙胆泻肝汤 见前肝火胀。

凉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黄柏、知母。

文蛤散

文蛤杵细，滚汤调服。

精虚三消

【精虚三消之症】口干消渴，饮水不多，气怯喘咳，上消症也。时食时饥，饥不欲食，中消症也。小便频数，牵引作痛，如沥如膏，下消症也。

【精虚三消之因】或悲哀伤肺，煎熬真阴，或思虑伤脾，脾阴伤损，或房劳伤肾，精日耗而亏损，此精虚三消之因也。

【精虚三消之脉】右寸细数，肺燥液干，右关细数，脾经阴损，两尺细数，肾肝失精。

【精虚三消之治】生脉散、人参固本丸，治上消也，地黄膏、琼玉膏，治中消也。三才封髓丹。治下消也，先见小便过多，随乃多渴。此真阳失守，下泄无度，上不能蒸动生津，《金匱》八味丸主之。

生脉散

人参 拣冬 北五味

人参固本丸

人参 怀生地 怀熟地 天门冬 麦门冬

地黄膏

生地 当归 丹皮 白芍药 甘枸杞

知母 人参 甘草 地骨皮

琼玉膏 人参 白蜜 生地黄 白茯苓**三才封髓丹** 见后肾痹。**八味丸** 见前脏寒胀。

《内经》有风消之句，消必兼风言之也。厥阴传变二阳，则成三消。然消症多饥，仲景云：饥不欲食，则知消症。亦有不欲食者，故能食而渴。全重二阳，饮一溲一，全重少阴，饥不欲食，气上冲心，则主厥阴矣。河间云：消渴之症，阴精极衰，燥热太过，治宜补肾水，泻心火，润肠胃之燥热，济身中津液，使道路不结，津液不枯，气血不涩，则病自已。

不得卧论

秦子曰：不得卧之证，诸经皆有，主热者多。在外感门，有表热、里热，半表半里热，有气分热，血分热，有余热未尽，汗下太过诸条，在杂症门则里热多而无表热者也。今注外感者七条，内伤者六条。

外感不得卧**表热不得卧**

【表热不得卧之症】发热身痛，无汗烦热，不得卧，太阳经表热症也。目痛鼻干，身大热，不得卧，阳明经表热症也。时寒时热，寒热往来，不得卧，少阳经表热症也。

【表热不得卧之因】风寒伤于太阳，郁而发热，则烦热不得卧。风寒伤于阳明，郁而发热，则烦躁不得卧。风寒伤于少阳，郁而发热，则懊恼不得卧。

【表热不得卧之脉】人迎浮紧，太阳表热，右关洪长，阳明表热，左关浮弦，少阳表热。

【表热不得卧之治】太阳表热。不得卧而无汗者，冬月，北方人麻桂汤，南方人羌活汤。阳明表热不得卧，干葛升麻汤。少阳表热不得卧，小柴胡汤。

麻桂汤**羌活汤****干葛升麻汤****小柴胡汤** 上四方俱见伤寒门。**里热不得卧**

【里热不得卧之症】身热汗出，渴而引饮，小便不利，太阳经里热也。烦渴消水，口燥唇焦，大便坚结，阳明经里热也。寒热口苦，胁痛干呕，少阳经里热也。

【里热不得卧之因】太阳失用解表，则传膀胱之本，阳明失用解表，则传阳明之里。少阳失用解表，则传少阳之里，邪热传里，则烦躁不得卧矣。

【里热不得卧之脉】左尺沉数，太阳里热，右关沉数，阳明里热，左关弦数，少阳里热。

【里热不得卧之治】太阳里热，冬月五苓散，家秘用木通羌活汤。阳明里热，白虎汤。有下症者。承气汤下之。少阳里热。家秘黄芩汤。

五苓散

猪苓 泽泻 白术 肉桂 白茯苓

白虎汤

知母 石膏 粳米 甘草

承气汤

枳壳 厚朴 大黄

家秘木通羌活汤

木通 桔梗 羌活 荆芥

家秘黄芩汤

黄芩 山栀 柴胡 甘草

半表半里热不得卧

【半表半里不得卧之症】太阳病二三日不得卧，心下闭结，汗吐下后，反覆颠倒，心中懊恼者，太阳经半表半里热也。咽燥口干，发热汗出，烦躁不眠，阳明经半表半里热也。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不得眠，少阳经半表半里热也。

【半表半里不得卧之因】表邪传里，里不受邪，邪搏心胸，半表半里之间，懊恼烦呕，则不得卧矣。

【半表半里不得卧之脉】左关数大，下连乎尺，太阳半表半里也。左关独弦，少阳半表半里也。右关独大，浮沉皆得，阳明半表半里也。

【半表半里不得卧之治】太阳者，羌活冲和汤。少阳者，小柴胡汤合梔子豉汤。阳明者，竹叶石膏汤合知母葛根汤。

羌活冲和汤

小柴胡汤

梔子豉汤

竹叶石膏汤

知母葛根汤 上五方见伤寒门。

血热不得卧

【血热不得卧之症】昼则了了，夜则发热，睡中盗汗，心烦惊起，此血伏邪热之症也。

【血热不得卧之因】阳邪陷入血分，则阴被阳乘，正所谓血中伏火，阴分不宁，是以有不得卧之症。

【血热不得卧之脉】脉多沉数。左关沉数，少阳血热。左尺沉数，太阳血热。右关沉数，阳明血热。

【血热不得卧之治】清阴中伏火，丹溪有知柏四物汤。左尺沉数，加羌活、独活。左关沉数，加柴胡、山梔。右关沉数，加升麻、葛根。睡中盗汗，时时惊醒，当归六黄汤。

知柏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黄柏、知母。

当归六黄汤

当归 黄连 黄芩 黄柏 黄芪 生地
黄 熟地黄

气热不得卧

【气热不得卧之症】昼则发热，夜则身凉，是阳气伤于阳分而不得卧也。昼则发热烦躁，夜亦发热烦躁，是气受邪热，重阳无阴而不得卧也。

【气热不得卧之因】春温夏热，阳火炽盛，气分受邪，则发热闷乱，烦躁不宁，而不得卧之症乃作。

【气热不得卧之脉】脉多浮数，左脉浮数，太阳有热。左关弦数，少阳有热。气口浮数，阳明有热。

【气热不得卧之治】左脉浮数，羌活败毒散加黄柏、知母。左关数大，柴胡饮子。右关洪数，白虎汤。骨节烦热，地骨皮散。

羌活散 即败毒散加黄柏、知母。

柴胡引子

柴胡 黄芩 广皮 人参 甘草 大黄
白虎汤 见中热门。

地骨皮散

地骨皮 柴胡 知母 黄芩 人参 甘草

余热不得卧

【余热不得卧之症】这表汗已出，表邪已退，身不发热，但睡中盗汗，小便色黄，夜多烦躁，口苦舌干，不得安睡，此余热未尽，不得卧之症也。

【余热不得卧之因】热病时，或出汗未彻，邪留经络，或热气未除，得谷太早，补其邪热，则生烦躁而夜不得安卧矣。

【余热不得卧之脉】多见细数，或见沉数。左尺数者，太阳余热。左关数者，少阳余热。右关数者，阳明余热。

【余热不得卧之治】太阳余热，五苓散，木通羌活汤下。少阳有热，梔子柴胡汤。阳明有热，竹叶石膏汤。太阳余热，五苓散，木通羌

活汤调下。

五苓散 见前里热不得卧。

木通羌活汤 见前里热不得卧。

栀子柴胡汤

山栀 柴胡 黄芩 竹茹 知母 甘草

竹叶石膏汤

知母 石膏 竹叶 甘草

虚烦不得卧

【虚烦不得卧之症】身表已纯，口虽作渴，不能消水，二便清利，神气懒怯，时时欲睡，时时惊醒，此虚烦不得卧之症也。

【虚烦不得卧之因】或发汗太过，亡其津液，或误下伤里，中气受伤，或妄用吐法，重伤上焦氤氲之气。凡此皆能致虚烦不得卧也。

【虚烦不得卧之脉】脉多虚软，或见虚涩。若见空大，中气衰极。若见细数，精血已竭。若见迟缓，真阳不足。

【虚烦不得卧之脉】见空大者，补中益气汤加黄柏、知母。脉见细数者，生脉散合凉天地煎。真阳不足，心神失守者，枣仁远志汤，甚则八味肾气丸。

补中益气汤

人参 白术 当归 黄芪 广皮 甘草
升麻 柴胡

生脉散 见肿胀三消。

凉天地煎 见后痿症。

枣仁远志汤

枣仁 远志 当归 白茯神 白芍药
麦冬 龙眼肉

八味肾气丸 见前脏寒胀。

内伤不得卧

肝火不得卧

【肝火不得卧之症】胁肋时胀，夜卧常惊，口渴多饮，腹大如怀，小腹季肋牵引作痛，痛连阴器，此肝火不得卧也。

【肝火不得卧之因】或因恼怒伤肝，肝气

拂郁，或尽力谋虑，肝血有伤，肝主藏血，阳火扰动血室，则夜卧不宁矣。

【肝火不得卧之脉】左关独大，或见弦数，或见弦滑。寸关洪大，木火通明。寸关沉数，木燥火生。关大连尺，龙雷火升。

【肝火不得卧之治】恼怒伤肝，肝火拂逆，疏肝散。谋虑伤肝者，四物汤加山栀、川连。木燥火生者，龙胆泻肝汤。左尺脉大，家秘肝肾丸。

疏肝散

柴胡 苏梗 青皮 钩藤 山栀 白芍
药 广皮 甘草

龙胆泻肝汤 见前肝火胀。

栀连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山栀、黄连。

家秘肝肾丸 见前肝肾虚肿门。

胆火不得卧

【胆火不得卧之症】膈塞不利，胁肋胀满，胆火乘脾也。心烦躁乱，恍惚不宁，胆涎沃心也，甚则目黄目赤，夜不能寐，此胆火不得卧之症也。

【胆火不得卧之因】或因肝胆拂郁，木不条达，或酒食不节，湿热聚于胆家，或恼怒伤肝，胆气上逆，煅炼胃汁，成痰成饮，则夜不得卧也。

【胆火不得卧之脉】右关弦大，胆火乘脾，左关弦数，胆火不宁，寸关弦滑，胆涎沃心。

【胆火不得卧之治】胆火乘脾者，清胆竹茹汤。左关独大，龙胆泻肝汤加胆星。胆涎沃心者，胆星汤合泻心汤、牛黄清心丸。

清胆竹茹汤

柴胡 黄芩 半夏 陈皮 甘草 竹茹

龙胆泻肝汤 见前肝火胀。

胆星汤

陈胆星 橘红 苏子 钩藤 石菖蒲
甘草

泻心汤 见前肺热肿门。

牛黄清心丸

真牛黄 犀角 羚羊角 辰砂 陈胆星
天竺黄 麝香 薄荷叶 雄黄 防风 冰片

肺壅不得卧

【肺壅不得卧之症】喘咳气逆，时吐痰涎，右肋缺盆，牵引作痛，甚则喘息倚肩，卧下气逆，此肺壅不得卧之症也。

【肺壅不得卧之因】或肺素有热，金被火刑，或肺家有痰，肺气闭塞，或肺燥液干，肺热焦满，或肺家有寒，肺气不利，凡此皆成肺壅不得卧之症也。

【肺壅不得卧之脉】右寸数大，金被火刑。若见沉滑，肺痰内停。寸口细数，肺液干枯。寸脉沉迟，肺受寒凝。

【肺壅不得卧之治】肺素有热者，家秘泻白散。痰壅肺窍者，苏子杏子汤加半夏、瓜蒌仁。肺燥液干者，家秘润肺饮。肺有寒者，家秘温肺汤。

家秘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山栀
川黄连

苏子杏子汤

苏子 杏仁 半夏 瓜蒌仁 枳壳 桔梗

家秘润肺饮

米仁 百合 杏仁 人参 天门冬 麦冬 知母 五味子

家秘温肺汤

款冬花 生姜 陈皮 百部 苏子 桔梗

胃不和卧不安

【胃不和不得卧之症】，胸前满闷，不思饮食，噎气吞酸，恶心呕吐，或头眩眼黑，睡则气逆，此胃不和卧不安之症也。

【胃不和不得卧之因】胃强多食，脾弱不能运化，停滞胃家，成饮成痰，中脘之气，窒塞不舒，阳明之脉，逆而不下，而不得卧之症作矣。

【胃不和不得卧之脉】右关滑大，痰多火少，滑而若数，火痰相兼，滑大沉实，胃中食滞。

【胃不和不得卧之治】右关滑大不数，二陈平胃散加石菖蒲、海石最佳。滑大数实，二陈平胃散加梔连。若大便坚结，导痰汤。胃脘作痛者，方可用滚痰丸下之，甚则小胃丹，但不可多服。

二陈平胃散 即二陈汤合平胃散。

导痰汤

胆星 橘红 半夏 枳壳 甘草 白茯苓

滚痰丸

青礞石 大黄 黄芩 沉香

小胃丹

芫花 甘遂 大戟 大黄 黄柏
上照原方合服。

心血虚不得卧

【心血虚不得卧之症】心烦躁乱，夜卧惊起，口燥舌干，五心烦热，此心血不足，心火太旺之症也。

【心血虚不得卧之因】曲运神机，心血耗尽，阳火旺于阴中，则神明内扰，而心神不宁，不得卧之症作矣。

【心血虚不得卧之脉】左寸细数，沉按多疾。若见钩洪，心火旺极，肝脉若数，木火通明。尺脉若数，水竭火盛。

【心血虚不得卧之治】阴虚则阳必旺，故心血不足，皆是火症。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治宜滋阴降火，用归芍天地煎、黄连安神丸，虚人天王补心丹。

归芍天地煎 即天地煎加当归、白芍。

黄连安神丸 方见后心痹。

天王补心丹 方见后心痹。

心气虚不得卧

【心气虚不得卧之症】二便时滑，目漫神清，气怯倦怠，心战胆寒，时时欲睡，睡中自

醒,喜热恶冷,此心气虚不得卧之症也。

【心气虚不得卧之因】真阳素乏,木不生火,心气虚则心主无威,心神失守,而夜卧不安之症作矣。

【心气虚不得卧之脉】左寸浮散,按之无神。左关无力,木不生火。肝肾脉迟,水中无火。肝肾脉浮,真阳无根。

【心气虚不得卧之治】脉散无神,人参养荣汤,归脾汤。肝肾脉迟者,八味丸。左关脉弱者,补肝散。脉若带数,即非心气虚,乃心血不足,不得妄引此条。

人参养荣汤

人参 白芍药 陈皮 黄芪 桂心 当归 白术 甘草 熟地 茯苓 五味 远志 归脾汤

当归 白术 人参 甘草 白茯苓 木香 远志 黄芪 枣仁 龙眼肉

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肉桂、附子。

补肝散 见后肝痹。

痿 症 论

秦子曰:痿与挛,受病相同,症形有异。挛者,拘急不能屈伸,《内经》所谓续短为拘也。痿者,痿弱纵缓而不能起立,内经所谓弛长为痿也。若时伸时纵,则曰痲痹。强直反张,则曰痉症。皆与痿挛各自一门者也。

外感痿症

风湿痿软

【风湿痿软之症】小筋弛长,手足瘫痪,痿弱不能举动,皮肤不仁,关节重痛,此风湿痿软之症也。

【风湿痿软之因】或居处卑湿,或冒风雨,留着经络,则纵缓不收,痿软之症作矣。

【风湿痿软之脉】浮缓主风,浮濡主湿。浮缓而濡。乃是风湿。若见浮紧,乃是寒湿。若见浮数,风热而湿。洪数而浮,风湿在表。洪

数而沉,风湿在里。

【风湿痿软之治】身发热,脉浮紧,羌活胜湿汤。关节重痛,寒气胜,桂枝汤加苍术、防风、羌活、独活。热气胜,脉浮数者,荆防平胃散。脉沉数者,荆防二妙丸。皮肤不仁,脉浮缓者,苍防五皮饮。

羌活胜湿汤 方见湿热肿

家秘桂枝汤 治太阳经寒湿。

桂枝 麻黄 芍药 甘草 苍术 防风 羌活 独活

荆防平胃散 治阳明经上部风湿。

荆芥 防风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荆防二妙丸 治阳明经下部湿热。

荆芥 防风 苍术 黄柏

苍防五皮饮 治风湿在表之方。

生姜皮 茯苓皮 桑白皮 五茄皮 大腹皮 防风 苍术

湿 热 痿 软

【湿热痿软之症】身体重着,走注疼痛,首如裹,面壅肿,小便黄赤,手足发热,小筋弛长,此湿热痿软之症也。

【湿热痿软之因】时令之湿热加临,肥甘之湿热内积,或湿热中于皮肤,传合经络,湿热伤筋,则弛长为痿矣。

【湿热痿软之脉】浮濡沉数,濡主乎湿,数主乎热,浮濡主表,沉数主里,浮沉皆数,表里皆热。

【湿热痿软之治】脉见浮数,湿热在表,败毒散、太阳二妙丸。脉沉而数,积热在里者,川连枳壳汤、阳明二妙丸。表里见症者,二方加荆芥、防风。

羌活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防风 荆芥 陈皮 川芎 甘草

太阳二妙丸

黄柏 独活

阳明二妙丸

黄柏 苍术

川连枳壳汤

川黄连 枳壳 陈皮 甘草

表有湿热者，合荆防二妙丸。

燥热痿软

【燥热痿软之症】口燥唇焦，皮毛干揭，手足痿软，不能行动，此燥热痿软之症也。

【燥热痿软之因】或赫羲之年，燥火行令，或秋燥之时，燥气烁人，阴血不能荣养宗筋，则痿软之症作矣。

【燥热痿软之脉】洪大数疾，燥火加临。右脉洪数，燥伤气分。左脉洪数，燥伤于血。

【燥热痿软之治】燥火伤气，右脉洪数者，知母石膏汤合凉膈散。燥伤阴血，左脉洪数，滋燥养荣汤。

知母石膏汤 治燥火伤气分者。

知母 石膏 地骨皮 麦冬 天花粉 甘草

凉膈散

桔梗 连翘 天花粉 山梔 薄荷 黄芩 川连 甘草

滋燥养荣汤 治燥伤阴血者。

当归 生地 白芍药 秦艽 黄芩 荆芥 甘草 丹皮 犀角

内伤痿症**肺热痿软**

【肺热痿软之症】皮毛干揭，上则喘咳，下则挛拳，此《内经》肺热成痿之症也。

【肺热痿软之因】有志不遂，所求不得，郁而生火，火来克金，肺热叶焦，清化不行，金不生水，则肺热痿躄之症作矣。

【肺热痿软之脉】寸脉浮数，浮则主肺，数则主热，浮数相兼，主乎肺热。

【肺热痿软之治】肾火上炎，知柏天地煎，玄武胶为丸。肺中伏火，二母二冬汤合家秘泻白散。

知柏天地煎

知母二两 黄柏二两 天冬八两 地黄八

两

玄武胶为丸

二母二冬汤

川贝母 知母 天门冬 麦门冬

家秘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桔梗 石膏 川黄连 黄芩

心热痿软

【心热痿软之症】四肢关节不能活动，足胫纵缓，不能收持，如枢纽之折，而不能提挈，面颊常赤，意乱心烦，此《内经》心热痿软之症也。

【心热痿软之因】内而欲心妄动，外而起居如惊，则心火上炎，三阴在下之脉，亦厥逆而上，火盛水衰，则阴血日损，而心热脉痿作矣。

【心热痿软之脉】脉多洪数，左寸尤甚。肝脉上朝，木火通明。两尺躁疾，水衰火旺。

【心热痿软之治】左寸洪数者，导赤各半汤。左关上朝者，泻青丸合龙胆泻肝汤。尺脉躁疾，水中火发，六味丸合丹溪大补丸。

导赤各半汤

生地 木通 川连 甘草 黄芩 山梔 犀角磨冲。

泻青丸 见后肝痹。

龙胆泻肝汤 见前肝火胀。

六味丸合大补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黄柏四两。

肝热痿软

【肝热痿软之症】汁溢口苦，两胁攻刺作痛，筋脉干急，筋缩而挛，此《内经》肝热痿弱之症也。

【肝热痿软之因】脑怒伤肝，肝气怫郁，木燥火生，则筋脉干急，而肝热痿弱之症作矣。

【肝热痿软之脉】左关沉涩，肝胆郁结。

或见沉数，肝胆里热。左寸洪数，木火通明。左尺洪数，木燥水竭。

【肝热痿软之治】两胁刺痛，清肝顺气饮，筋膜干急，补阴丸。筋急挛蜷，舒筋活络丹。肝肾水虚火旺，家秘肝肾丸。

清肝顺气饮

柴胡 黄芩 山梔 苏梗 青皮 木通 枳壳 甘草

补阴丸

黄柏 知母 熟地 败龟板 白芍药 陈皮 牛膝 虎骨 当归

上为末，羊肉为丸。

舒筋活络丹

熟地黄 白芍药 当归 川芎 秦艽 木瓜 米仁 黄柏

等分为丸。

家秘肝肾丸

天门冬六两 生地黄六两 当归身二两 白芍药二两 知母二两 黄柏二两

上以天冬、生地二味，煎三四次，收为膏，以归、芍、知、柏四味为细末，打为丸。

脾热痿软

【脾热痿软之症】唇焦齿燥，口干作渴，肌肉不仁，身重不能转侧，纵缓不能举动，此《内经》脾热痿弱之症也。

【脾热痿软之因】或因水饮不谨，水积热生，或因膏粱积热，湿热伤脾，脾主肌肉，故常不仁。脾主四肢，故常痿软。

【脾热痿软之脉】六脉濡滞，湿气所伤。若见洪数，乃是湿热。右关主脾，脉弦乃病。弦而大数，脾胃有热。

【脾热痿软之治】水湿生热者，梔连平胃散、梔连二陈汤。膏粱积热者，川连枳壳汤，或泻黄散。

梔连平胃散

梔连二陈汤 上二方见脾热肿门。

川连枳壳汤

泻黄散 上二方见脾实腹胀。

肾热痿软

【肾热痿软之症】腰骨不举，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足不任地，骨痿不能起于床，此内经肾热痿弱之症也。

【肾热痿软之因】思想无穷，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又有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阳气内伐，水不胜火，水亏于下，则肾热而骨痿。

【肾热痿软之脉】尺脉大而虚，肾气不足。尺脉搏而急，肾经火发。尺脉细而疾，肾水干竭。

【肾热痿软之治】尺脉大而虚，人参固本丸。尺脉搏而急，知柏天地煎。尺脉细而疾，坎离既济丸主之。

人参固本丸 见前精虚三消门。

知柏天地煎 见前肺热痿软。

坎离既济丸

熟地四两 当归三两 白芍药三两 牡丹皮三两 知母二两 天门冬四两 黄柏二两 麦门冬四两

上为细末，玄武胶、鹿角胶等分为丸。

附 筋 挛

秦子曰：痿与挛，症形各别，症因相同，症形各别，故不得不另立一门。症因相同，故法大同而略异。然二症宜合而互发者也，今立外感二条，内伤二条。

外感筋挛

【外感筋挛之症】素无筋骨挛缩之候，一旦恶寒身痛，手足拘挛，不能转侧，此外感寒湿筋挛之症也。若发热自汗，口燥唇干，二便赤涩，此外感湿热筋挛之症也。

【外感筋挛之因】《内经》云：因寒则筋急。又云：寒则筋挛。此外感寒湿之邪，而令人筋脉挛倦者也。又云：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则热伤阳明之血，而大筋软短。此外

感湿热而筋脉挛拳者也。

【外感筋挛之脉】左脉浮紧，寒湿伤血。右脉浮紧，寒湿伤气。左脉洪数，湿热伤血。右脉洪数，湿热伤气。

【外感筋挛之治】左脉浮紧，寒湿伤于太阳者，羌活胜湿汤。伤于少阳者，柴胡防风汤。右脉浮紧，寒湿伤于阳明者，干葛防风汤、苍术防风汤。若左脉洪数，湿热伤于太阳者，羌活冲和汤、四味舒筋汤，合独活二妙丸。湿热伤于少阳者，小柴胡汤、《圣惠方》秦艽汤。右脉洪数，湿热伤于阳明者，二妙丸、神术汤。

羌活胜湿汤

羌活 苍术 防风 白术 泽泻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柴胡防风汤

柴胡 防风 羌活 甘草 荆芥 川芎 干葛 广皮

干葛防风汤

干葛 防风 荆芥 羌活 川芎 枳壳 甘草

苍术防风汤

苍术 防风

羌活冲和汤

羌活 黄芩 防风 白芷 川芎 生地 广皮 甘草

四味舒筋汤

独活 当归 苍术 黄柏

独活二妙丸

独活 黄柏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圣惠方

秦艽 柴胡 甘草

秦艽汤

秦艽 防风 柴胡 黄芩 广皮 白芍药 甘草

二妙丸

苍术 黄柏

神术汤

苍术 石膏

内 伤 筋 挛

【内伤筋挛之症】皮肤干揭遍身燥痒，手足难于举动，渐至肌肉黑瘦，筋脉挛缩，此肝经血少筋挛之症也。若两足拘紧不能伸，或左右换易作痛，渐至两臂皆缩，此阳明经湿热筋挛之症也。

【内伤筋挛之因】《内经》云：脉弗荣则筋急。又云：肝主筋，肝气热则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又云：阳明主润宗筋，束骨而利机关。若湿热不攘，则大筋缓短，而筋缩而挛。

【内伤筋挛之脉】左关细数，肝经血热。左关细涩，血海干枯。右关弦细，阳明血虚。右关数大，阳明湿热。

【内伤筋挛之治】肝经血热者，知柏四物汤。肝主风，血少风生者，补肝散合钩藤膏。血海干枯者，补阴丸。若阳明虚者，薏苡仁散合金银藤膏。阳明湿热甚者，四味舒筋汤。

知柏四物汤 治肝经血热筋挛。

知母 黄柏 当归 生地 川芎 白芍药

补肝散

当归 白芍药 羌活 秦艽

钩藤膏

钩藤 当归 川芎 生地 白芍药

补阴丸 治肝经血枯筋挛。

当归 生地 白芍药 丹皮 牛膝 木瓜 龟板 虎骨

羊肉为丸。

薏苡仁散 治肺热痿痹筋挛，兼治阳明湿气。

薏苡仁一斤

焙研末，水调服。

金银藤膏 治阳明经湿热筋挛。

金银藤一斤 秦艽四两 木瓜四两 苍术四两 黄柏四两

四味舒筋汤 治阳明经湿热筋挛。

秦艽 木瓜 苍术 黄柏

家秘清胃汤

升麻 川连 山梔 丹皮 生地 木通
甘草

水煎,以药汁磨生犀角冲服。

家秘舒筋丸

当归二两 白芍药二两 知母二两 黄柏
二两 秦艽四两 木瓜四两

上六味研细末。

金银藤二斤 钩藤一斤 天门冬六两 怀
生地六两 威灵仙四两,酒浸 何首乌四两,蒸

上六味,水煎去渣,收厚膏,拌前末药,打
为丸。

桢按:《内经》论痿云:肺热叶焦,则生痿
躄,心气热则生脉痿,胫纵不能任地。肝气热
则筋膜干,筋急而挛。脾气热则胃干而渴,发
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发为骨痿。又核
上文曰:五脏因肺热相乘而发痿躄,痿皆主
于大热,肺热者色白毛败,心热者色赤脉溢,
肝热者色苍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动,肾热者
色黑齿槁。又总结上文治痿之法曰独取阳明。
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主束骨而
利机关。明明言阳明广纳水谷,饮食热物,必
先受之。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若肠胃有积
热,则阳明受热。肺受火刑,而成痿矣。原病
式云:手足痿软,非外中于风,乃内热而生。因
肺热而血液干燥,不能营养百骸故也。子和
云:痿因肺热相乘于四肢,若作寒治,是杀之
也。丹溪云:治痿而得经旨者,千古来惟河间
一人。刘宗厚云:痿症内经所论至详,奈后代
方书,概多差谬,皆因手足瘫痪,有似中风,足
蹇难行,又似风痹。于是误以中风诸痹治之,
遗祸至今。

桢按:诸公之论,极为正当,但尚未发明
内经论痿,以阳明积热相传于肺,治宜独取阳
明,以澄其源,则不消烁血液,而主润宗筋,能
束骨利机关,故下文核明曰,阴阳总宗筋之
会,会于气冲,而阳明为之长,属于带脉,而络
于督脉。阳明病则宗筋热而纵,带脉不引而足
痿矣。此言膏粱积热,内伤成痿之症,必当独

取阳明而为治痿下手真诀。夫内经治病独详
于针灸,而针法则曰:虚者当补,实者当取。今
言独取阳明者,以痿症乃阳明实热致病耳。然
亦不特专务用药,即针取阳明,是亦一法也。
再考生气通天论云:因于湿,湿热不攘,大筋
软短,小筋弛张。此言痿挛之症,不独内伤,亦
有外感于湿。若攘夺而去之,则湿久变热,热
久变燥,燥伤血液,亦成痿挛,申明湿热未变
燥热,可用祛湿清热之法。若已成痿挛,亦宜
清热润燥,主润宗筋,若误投燥湿,则违悖主
润宗筋之经旨。《内经》又云:膏粱之变,足生
大疔。又有能食而渴,则发脑疽。又云土太过,
令人四肢不举。此真膏粱积热,非肝肾经虚。
细按诸条,皆五脏生热发毒,手足不举,足蹇
痿挛,皆因膏粱积热而起,须要清肠胃之积
热。然论禁忌燥热之药,即专用滋阴降火,亦
非肝肾经虚,而不对病者也。但清肠胃积热,
不比他经。他经之热易清,膏粱积热,随清随
起。若纵肆口腹,则饮酒焉,酒热上熏于肺矣。
厚味焉,膏粱积热矣,即盐从火化,咸味太多,
亦能发渴发热。骆龙吉云:药中肯綮,若不淡
薄滋味,虽日进清热,而积热日生。一寒一暴,
吾知其不能万全也。夫膏粱积热,乃油腻荤腥
之湿热,若见湿热下泻,则不生疔发毒。若湿
热不得下泄,则壅肿而发毒矣。若日久变燥,
二便阻涩,则为土太过,手足不举矣。故清除
积热,则二便如常。脾胃清和,输化水谷,生精
养血,主润宗筋而利机关。

痹 症 论

秦子曰:痹者闭也。经络闭塞,麻痹不仁,
或攻注作疼,或凝结关节,或重着难移,手足
偏废,故名曰痹。今列外感四条,内伤八条。

外感痹症**风 痹**

【风痹之症】走注疼痛,上下左右行而不

定,故名行痹。此风邪为痹之症也。

【风痹之因】或元气不充,或病后体虚,或饥饿劳役,风邪乘之,则风痹之症作矣。

【风痹之脉】或见浮缓,外受风邪。或见浮数,乃是风热。或见浮紧,风寒之别。浮濡而涩,乃是风湿。

【风痹之治】风寒攻痛,防风汤。表里有邪者,防风通圣散、和血散痛汤、大秦芩汤。风热痛者,四物二妙丸。风湿之邪,苍防二妙汤。

防风汤

防风 当归 赤茯苓 杏仁 秦艽 葛根 羌活 桂枝 甘草

防风通圣散

防风 川芎 当归 白芍药 大黄 薄荷 麻黄 连翘 芒硝 石膏 黄芩 桔梗 滑石 甘草 荆芥 白术 山梔 生姜

和血散痛汤

羌活 升麻 麻黄 桃仁 柴胡 红花 当归 防风 甘草 独活 猪苓 黄柏 防己 知母 黄连

大秦芩汤 治风湿攻走作痛。

羌活 升麻 独活 苍术 防风 威灵仙 茯苓 当归 泽泻 秦艽

四物二妙丸 治风热攻走作痛。

苍术 黄柏 羌活 白芍药 威灵仙 陈皮

苍防二妙汤 治风湿攻走作痛。

苍术 防风
同煎服。

寒 痹

【寒痹之症】疼痛苦楚,手足拘紧,得热稍减,得寒愈甚,名曰痛痹。此寒邪成痹之症也。

【寒痹之因】营气不足,卫外之阳不固,皮毛空疏,腠理不充,或冲寒冒雨,露卧当风,则寒邪袭之,而寒痹作矣。

【寒痹之脉】脉多浮紧,或见浮弦,或见沉迟。脉若见数,寒郁成热。

【寒痹之治】寒伤太阳,在营分无汗,麻黄续命汤。伤卫有汗,桂枝续命汤。寒伤阳明,干葛续命汤。在少阳,柴胡续命汤。今家秘立十味羌活汤通治之。

麻黄续命汤 即本方倍加麻黄。

桂枝续命汤 即本方倍加桂枝。

干葛续命汤 即本方倍加干葛。

柴胡续命汤 即本方倍加柴胡。

家秘羌活汤 通治风寒湿三气痛痹。

羌活 防风 秦艽 柴胡 葛根 独活 川芎 苏梗 木通 钩藤

湿 痹

【湿痹之症】或一处麻痹不仁,或四肢手足不举,或半身不能转侧,或湿变为热。热变为燥,收引拘挛作痛,蜷缩难伸,名曰着痹,此湿痹之症也。

【湿痹之因】或身居卑湿,湿气袭人,或冲风冒雨,湿留肌肉,内传经脉,或雨湿之年,起居不慎,而湿痹之症作矣。

【湿痹之脉】脉见浮濡,乃是风湿。脉见浮紧,乃是寒湿。脉洪而数,湿热之诊。

【湿痹之治】发汗,羌活除湿汤。胸满闷,茯苓汤。风湿,苍防二妙汤。寒湿,术附汤。湿热,苍柏二妙丸。

羌活除湿汤 通治风寒湿热,四气成痹。

羌活 防风 柴胡 独活 苍术 茯苓 泽泻 猪苓 甘草 陈皮 黄连 黄柏 川芎 升麻

茯苓汤 即枳桔二陈汤易赤茯苓。

苍防二妙汤 治风湿成痹。

苍术 防风

二味等分同煎。

术附汤 治寒湿成痹。

苍术 熟附子

苍柏二妙丸 见前湿热痿。

热 痹

【热痹之症】肌肉热极,唇口干燥,筋骨痛

不可按,体上如鼠走状,此《内经》所云阳气多,阴气少,阳独盛,故为热痹之症。《内经》原有热痹,方书止列三条,误也。

【热痹之因】阴血不足,阳气偏旺,偶因热极见寒,风寒外束,《内经》云:灵气相薄,则脉满而痛。此热痹所由生也。

【热痹之脉】浮大而数,热在经络。沉大而数,热已深入。大数属气,细数者血。寸脉数大,热在于上。尺脉数大,热在于下。

【热痹之治】热在经络者,四味舒筋汤。热已深入,潜行散。气分有热者,苍柏二妙丸。热在血分者,虎潜丸。

四味舒筋汤 治腿足肿痛,脚筋挛缩。

独活 当归 黄柏 苍术

四味等分同煎。

潜行散 滋阴补肾,壮骨健行,此方独胜。

黄柏

一味炒研,水丸服。

苍柏二妙丸 治湿热伤气分者。

苍术 黄柏

二味同研。水丸。

虎潜丸 治湿热入血分者。

龟板胶四两 黄柏四两,炒 知母四两 川牛膝二两 熟地黄四两 白芍药四两 当归四两 虎骨一两,炙

上为细末,玄武胶溶化为丸。

内伤痹症

肺痹

【肺痹之症】即皮痹也。烦满喘呕,逆气上冲,右肋刺痛,牵引缺盆,右臂不举,痛引腋下。此肺痹之症也。

【肺痹之因】或形寒饮冷,或形热饮热,肺为华盖,恶热恶寒,或悲哀动中,肺气受损,而肺痹之症作矣。

【肺痹之脉】寸口脉涩,责之在肺。或见迟弦,寒饮所伤,或见洪数,乃是伤热,浮迟肺

寒,沉数里热。

【肺痹之治】火热伤肺者,家秘泻白散。肺气受损,肺虚液少,生脉散加二冬二母。气虚上逆,参橘煎,人参平肺散。

家秘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石膏 川连

生脉散

人参 麦门冬 北五味

三味同煎。

参橘煎

人参 橘红

二味同煎

人参平肺散

人参 桑白皮 地骨皮 肥知母 天门冬 橘红 甘草

心痹

【心痹之症】即脉痹也。脉闭不通,心下鼓暴,噎干善噫,厥气上则恐,心下痛,夜卧不安,此心痹之症也。

【心痹之因】或焦思劳心,心气受伤,或心火妄动,心血亏损,而心痹之症作矣。

【心痹之脉】左寸沉数,沉为心痛,数为心热。或散而大,散则失志,大则失血。

【心痹之治】心火盛者,导赤各半汤。心神失守者,安神丸。虚弱人,归痹汤。虚火旺者,天王补心丹。

导赤各半汤

川黄连 甘草 生地 木通 山梔 麦冬 犀角

朱砂安神丸

朱砂 川连 生地 当归

天王补心丹

人参 玄参 丹参 桔梗 远志肉 酸枣仁 柏子仁 天冬 麦冬 五味 当归 生地 茯神 川连

肝 痹

【肝痹之症】即筋痹也。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腹大如怀物，左胁凝结作痛，此肝痹之症也。

【肝痹之因】逆春气则肝气怫郁，恼怒伤肝则肝气逆乱，惊动魂魄则肝气不宁。皆成肝痹之症也。

【肝痹之脉】左关弦数，肝家有热。或见沉滞，肝家郁结。或见虚弦，肝家少血。

【肝痹之治】左关弦数者，泻青丸或泻肝汤。左关沉滞者，柴胡疏肝散。左关虚弦，逍遥散或补肝散。

泻青丸

当归 龙胆草 川芎 梔子 大黄 羌活 防风

龙胆泻肝汤 见前肝火胀

柴胡疏肝散

柴胡 陈皮 川芎 芍药 枳壳 香附 甘草

逍遥散

白术 白芍药 当归 甘草 柴胡 陈皮

补肝散

山茱萸 当归 北五味 山药 黄芪 枣仁 川芎 木瓜 熟地 白术 独活

肾 痹

【肾痹之症】即骨痹也。善胀，腰痛，遗精，小便时时变色，足挛不能伸，骨痿不能起，此肾痹之症也。

【肾痹之因】《内经》云：或远行劳倦，逢大热面渴，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或不慎房劳，精竭血燥，则筋骨失养，腰痛不举，而肾痹之症作矣。

【肾痹之脉】两尺细数，或见浮大。肾脉本沉，今反躁疾，水衰火动，肾痹之脉。

【肾痹之治】远行劳倦者，坎离丸。房劳精竭者，河车封髓丹。肾火上炎者，家秘滋肾

丸。真阳不足者，八味丸料，溶鹿龟二胶为丸。真阴不足者，家秘天地煎。

坎离既济丸 见前肾痿。

河车封髓丹

天门冬 熟地黄 人参 河车 具

家秘滋肾丸

黄柏二两 知母二两 肉桂二钱

共为细末，玄武胶为丸。

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肉桂、附子。

家秘天地煎

天门冬 怀地黄 知母 黄柏

四味同煎三次，去渣冲玄武胶。收膏服。

脾 痹

【脾痹之症】即肌痹也。四肢怠惰，中州痞塞，隐隐而痛，大便时泻，面黄足肿，不能饮食，肌肉痹而不仁，此脾痹之症也。

【脾痹之因】脾为胃行津液，权主磨化，若饮食过多，饥饱失节，则脾气受损，失其健运，而脾痹之症作矣。

【脾痹之脉】脉见弦滑，脾虚停滞。若见空大，脾胃损伤。若见虚细，脾弱多痢。

【脾痹之治】脾虚不能磨化，枳术消痞丸。脾有停滞者，保和丸。脾虚失健运之机，四君子汤。大便不实，异功散、参苓白术散。

枳术丸

白术 陈枳实

保和丸

山楂 神曲 半夏 白茯苓 莱菔子 陈皮 连翘

四君子汤 见前腹胀。

异功散 即四君子汤加陈皮。

六君子汤 即异功散加半夏。

肠 痹

【肠痹之症】数饮而小便不出，气窒小腹，中气喘争，时发飧泄，此肠痹之症也。

【肠痹之因】或饮水太过，或饮食有伤，中气乖张，壅塞闭逆，不得下顺，返而上冲，则

喘争小便不利,水谷混于大肠,则飧泄。此肠痹之因也。

【肠痹之脉】六脉多弦。寸口脉弦,病在于肺。尺脉弦数,下部有热。左关沉弦,小腹气结。右关沉弦,病在中焦。寸沉尺浮,大肠飧泄。六脉沉迟,真阳内竭。

【肠痹之治】数饮,病在上,当清肺,知母石膏汤。小便不出,五苓散。气窒小腹,病在下,青皮饮。中气喘争,枳壳汤。若有飧泄,当分利阴阳,四苓车前散。飧泄脉迟,异功散合八味肾气丸。

知母石膏汤 治上焦消渴。

知母 石膏 麦冬 竹叶 桑白皮 甘草

五苓散 见里热不得卧。

青皮饮

青皮 大腹皮 木通 枳壳 陈皮 白芍药 甘草

枳壳汤

枳壳 苏梗 桔梗 陈皮 甘草

四苓散 即五苓散去肉桂。

八味肾气丸 即《金匱》肾气丸。

胞 痹

【胞痹之症】即膀胱痹也,小腹胀闭,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清涕上出,小便下涩,膀胱胀急,此胞痹之症也。

【胞痹之因】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其人若上伤肺气,清化之令,不及州都,下伤肾气,开阖之关不利,而胞痹之症作矣。

【胞痹之脉】或见沉数,胞中热结。或见沉涩,虚中之热。或见细涩,气化不及。或见沉迟,阳虚阴结。

【胞痹之治】脉沉而数者,八正散去大黄。脉虚而数,清心莲子饮。津液干竭,生脉散。气化不及,补中益气汤。脉沉迟者,金匱肾气丸。

八正散 见湿热肿。

清心莲子饮

黄芩 麦冬 地骨皮 车前子 石莲肉 人参 黄芪 白茯苓 甘草

生脉散 见前精虚消。

补中益气汤 见虚烦不得卧。

金匱肾气丸 见前肝肾肿胀。

胸 痹

【胸痹之症】即胃痹也。胸前满闷,凝结不行,食入即痛,不得下咽,或时作呕,此胸痹之症也。

【胸痹之因】饮食不节,饥饱损伤,痰凝血滞,中焦混浊,则闭食闷痛之症作矣。

胸痹之脉,《金匱》云:阳微阴弦。又云:寸口脉沉而迟。乃言阳微也。关上小紧数。乃阴弦也。

【胸痹之治】《金匱》以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加以不得卧,心痹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若心中痛,留气结在胸,胸满,兼以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后以人参汤补气,若甚而胸中气塞,加以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后以橘枳生姜汤,胸痹,肢节之筋,有缓有急,米仁附子汤。心中痛痞逆,桂枝生姜枳实汤。以上《金匱》以寒因主治之法,若热因诸胸痹,则梔连二陈汤、小陷胸汤、川连枳橘汤、加味二陈汤,可以选用也。

栝蒌薤白白酒汤

栝蒌实 薤白 白酒

栝蒌薤白半夏汤

栝蒌实 薤白 半夏 白酒

枳实薤白桂枝汤

枳实 薤白 桂枝 厚朴 栝蒌

人参汤

人参 白术 干姜 炙甘草

茯苓杏仁甘草汤

茯苓 杏仁 甘草

橘枳生姜汤

橘皮 枳实 生姜

薏苡附子汤

薏苡仁 熟附子

上二味为末，白汤调服五分。

桂枝生姜枳实汤

桂枝 生姜 枳实

以上八方，《金匱》治寒因痹。

栝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山栝、黄连。**小陷胸汤**

栝蒌实 半夏 川黄连

川连枳桔汤

即枳桔汤加川连、橘皮，名川连枳橘汤。

加味二陈汤 陶氏治痰结胸痛。熟半夏 白茯苓 陈皮 甘草 枳实
桔梗 川黄连 瓜蒌仁 杏仁

以上四方，家秘增补，以治热因之痹。

胸痹与胃痛有别，胃痛不因饮食亦痛，胸痹不饮无恙，饮食则痛，而不能下。若论病因，同是痰饮死血，酒食损伤，忧思郁结，究其轻重，则胸痹为重，以胃痛实症居多，实者易平。胸痹起于日久，损伤难治耳。

酸 软 论

秦子曰：酸主乎火，软主乎湿。内经云：疼酸惊骇，皆属于火。又云：大筋软短，皆因于湿。详考何经致病，则阳明主多，故治痿独取阳明。以其主润宗筋，束骨而利机关也。谨按阳明经外感，有风湿，有湿温，则令人遍身酸软。阳明经内伤，有痰饮，有湿火，亦令人遍身酸软。其病发作如疟疾之有定期，或一日，或间日而发。若发于寅卯时，乃是肝胆经火。若发于辰巳时，又是太阳经病，二者皆阳明之兼病也。

外感酸软**风湿酸软**

【风湿酸软之症】头痛额痛，一身尽痛，不能转侧，四肢酸软，骨节烦疼，日晡发热剧

者，风湿酸软之症也。

【风湿酸软之因】或流衍之纪，风雨连绵。或冲风冒雨，阴雨袭人。或乘风露卧，阴湿之邪。传入经络，则遍身酸软之症作矣。

【风湿酸软之脉】左脉浮大，或反沉伏，太阳风湿，右脉浮大。或反沉伏，阳明风湿，六脉弦大，少阳风湿。

【风湿酸软之治】头痛身痛，不能转侧，症兼阳明者，羌活胜湿汤，倍加防风、干葛。额痛目痛鼻干不眠，日晡剧者，阳明经症也，干葛汤，加苍术、防风。发汗已，多汗，加秦艽、木瓜。若时寒时热，少阳见症者，小柴胡汤，加防风、苍术。久不愈者，《圣惠方》用柴胡以治肝胆之酸软，重用秦艽而得捷效，以酸软无有不兼阳明者也。

羌活胜湿汤 治太阳少阳湿温。

羌活 防风 柴胡 苍术 川芎 茯苓
猪苓 泽泻 黄柏 甘草

干葛汤 治阳明经症。

干葛 升麻 白芍药 甘草

小柴胡汤 见内伤酸软。

圣惠方 治少阳阳明酸软，神效。

胡柴一两 秦艽一两 甘草二钱 原方。

家秘治湿胜，加苍术。有热，加黄柏。有风，加防风。通加木瓜以引经。奇验。

湿温酸软

【湿温酸软之症】头痛项强，骨节烦疼，发热多汗，两胫逆冷，遍身酸软，烦闷引饮，胸满呕吐，此湿温酸软之症也。

【湿温酸软之因】地之湿气上升，天之热气下降，湿温之气，充塞两间，人为湿热所伤，则酸软之症作矣。

【湿温酸软之脉】左脉浮数，太阳湿温。右关脉数，阳明湿温。六脉弦数，少阳湿温。

【湿温酸软之治】头痛项强，骨节烦疼，两胫逆冷，太阳表症也，羌活防风汤。有汗者，合神术汤。发热多汗，烦躁烦渴，阳明经症也，葛根汤合神术汤。寒热往来，胸满呕吐，少阳

经症也,小柴胡合神术汤。阳明少阳合病者,圣惠方绝妙。

羌活防风汤

羌活 防风 甘草 陈皮

神术汤 通治湿温。

苍术 石膏

干葛汤 见前条。

小柴胡汤 见后痰饮酸软条。

圣惠方 见前条。家秘治酸软要方。

内伤酸软

痰饮酸软

【痰饮酸软之症】胸次不宽,恶心饱闷,时或四肢重滞,不能举动,或背心一片,冰冷如石,时或间日而发作如疟,此痰饮酸软之症也。

【痰饮酸软之因】饮食过饱,停积中焦,热气胜则成顽痰结痰,水气胜则成留饮伏饮,聚于胃中,攻注手足肩背,则酸软等症作矣。

【痰饮酸软之脉】右关脉滑,胃家有痰。左关弦滑,肝胆留涎。脉滑不数,留饮伏饮。脉滑而数,结痰热痰。

【痰饮酸软之治】右关脉滑,恶心饱闷者,桔梗汤、平胃二陈汤。背心一片如冰者,水煮金花丸。四肢不能举动,便实者,指迷丸。间日发作者,平胃二陈汤。左关弦数,胁下作胀者,胆星汤。有寒热,合小柴胡汤。

桔梗汤

枳壳 桔梗 半夏 陈皮

平胃二陈汤

半夏 陈皮 苍术 厚朴 甘草 白茯

苓

水煮金花丸

半夏 胆星 天麻 雄黄

上为细末,白面为丸。

指迷丸

半夏 茯苓 陈皮 甘草 枳壳 玄明

粉

胆星汤 家秘治胆火成痰,四肢酸软。

陈胆星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青黛 海石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人参

积热酸软

【积热酸软之症】四肢烦疼,时或重滞,手足心时冷时热,或发热如疟,时或清爽,时或倦怠,时或身重,如负重物,小便黄赤,大便乍难乍易,此积热酸软之症也。

【积热酸软之因】或膏粱积热,湿热甚于肠胃之中,或饮酒使内,热气聚于脾中而不散,或多饮茶汤,水湿久积于内,则成积热酸软之症矣。

【积热酸软之脉】多见弦数。弦主脾病,数主脾热。右关弦数,肠胃积热。左脉弦数,肝胆之热。

【积热酸软之治】膏粱积热,梔连二陈汤,清胃汤。热气聚于脾中者,梔连戊己汤。木火乘脾者,龙胆泻肝汤。

梔连二陈汤

山梔 川黄连 陈皮 甘草 半夏 白茯苓

家秘用此方。清胃家痰火,胸前饱闷,加苍、朴。

清胃汤 治胃中有火无痰。

升麻 川黄连 山梔 甘草 丹皮
口干渴,加干葛。唇焦消水,加石膏。

梔连戊己汤

山梔 川黄连 白芍药 甘草

秘家用此方,清脾火,兼清肝火。

龙胆泻肝汤 治肝胆实火。

龙胆草 黄芩 山梔 知母 天门冬
麦门冬 柴胡 人参 甘草 川黄连

酸软痿挛,病在筋脉。方书以为肝经所主,然细详病情,实阳明经主病者多。以阳明为宗筋之会,主束骨而利机关。且阳明为水谷之海,湿热本于此。湿热在经,未变燥热,湿主

乎柔，则发酸软，湿热变燥，则燥主乎刚，燥伤血脉，筋劲脉强。二症起病相同，传变各别，故治法各异。治痿挛，用清润宗筋，治酸软，主清

燥宗筋，家秘平胃散、苍独三妙丸，合圣惠方，治酸软之大法也。

症因脉治 卷四

明 云间 秦昌遇景明纂著
从孙之桢皇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症疾总论

秦子曰：症疾者，先寒后热，发作有定期，大约巳午未三时者多。若一日一作，太阳少阳也。间日而作，阳明少阳也。伸欠、恶寒，头痛，太阳也。发热口渴，阳明也。有寒有热，呕而口苦，少阳也。日中三阳得令，其病即发，日夕三阳时令退而病解。不比寒热往来，时寒时热，一日二三次发。亦不比暑热之症，热无停止。按《内经》但有巨阳阳明二经，而不及少阳，然有寒有热，乃是少阳所主，余故补注少阳之脉，少阳之治也。以上三阳经症易愈。若三日一发，名曰三阴经症，难愈。今分别外感八条，内伤三条，又三症三条，游症一条。

外感症疾

寒 症 《内经》寒皆名寒症

【寒症之症】《内经》云：先寒后热，腰背头痛，脊膂强，呵欠呻吟，始则寒极而战动，终则大热而汗解，发在午前者，此太阳经症。若目痛鼻干，寒栗鼓颌，略寒即热，发在午后者，此阳明经症，以上二条，乃《内经》寒邪伤营，名寒症之症也。

【寒症之因】夏伤暑热之气，入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营气所舍之处。又值早晚寒冷之邪，外束暑热，至日中阳旺之时，发泄不出，后感寒邪近表，是以先寒，先感暑热在里，是以后热。此先寒后热之症作矣。

【寒症之脉】浮大而紧；太阳之邪；长大洪实，阳明之症；弦大之脉，少阳之诊。

【寒症之治】在太阳者，桂枝羌活汤。在阳明者，桂枝葛根汤。在少阳者，桂枝柴胡汤。三经俱见症者，三方互用。

桂枝羌活汤 治寒伤太阳，寒多热少，无汗寒症。

桂枝 羌活 防风 甘草
吐者加半夏，夏秋口渴引饮加石膏。

桂枝葛根汤 治寒伤阳明，寒多热少，有汗之症。

葛根 白芍药 桂枝 生姜 甘草
无汗加防风。头痛加羌活。夏秋口渴消水加石膏。

桂枝柴胡汤 治寒伤少阳，寒多热少之症。

桂枝 柴胡

桢按：前三方，因寒伤之症，寒多热少，故皆用桂枝。原文曰：夏秋热令，必加石膏。可见热多寒少，脉数口渴者，切不可误用也。

风伤卫症 《内经》亦名温症

【风症之症】《内经》云：风伤卫气，先热后寒。此言先后者，言多少也，言热多寒少之症。是以不曰恶寒，而曰恶风、自汗、烦躁、伸欠也。不恶寒，则寒少也。发热直至烦躁，热多也。若头痛背痛，发于午前者，太阳也。目痛鼻干，发于午后者，阳明也。发于寅卯者，少阳也。

【风症之因】《内经》云：暑邪既伏，秋气

收之。汗出遇风，与卫气并居，阴阳分争，内外相搏，而风邪伤卫之疟作矣。

【风疟之脉】左脉浮缓，太阳疟也。右脉洪长，阳明疟也。左右皆弦，少阳疟也。

【风疟之治】疟在太阳有汗，桂枝石膏汤。在阳明，白芷石膏汤。在少阳，小柴胡汤。三阳俱见症者，《准绳》和解汤。

桂枝石膏汤

桂枝 知母 石膏 黄芩

无汗加防风。身痛加羌活、柴胡。

白芷石膏汤 治阳明经温疟。

白芷 石膏 知母

家秘以升麻、葛根、易白芷。恶寒加桂枝。无汗加防风、柴胡。身痛加羌活、独活。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半夏 甘草 人参

《准绳》和解汤 治三阳经寒热之症。

柴胡 升麻 葛根 羌活 知母 石膏 黄芩 猪苓 山甲 甘草 陈皮 防风

此方用表药五味，升散表邪，使郁热外发，而恶寒自已。用寒药三味以清里，使里热得清，而发热自退，用猪苓分别阴阳，穿山甲以通经络，陈皮、甘草二味助胃气，升降诸药，真良方也。

桢按：前二方，因热多寒少之温疟，故以知母、石膏、黄芩互用。若寒多，则凉药不可用矣。其后和解汤，乃和解三阳之疟也。仲景治伤寒热病，表症多者，用辛温散表。里热多者，用寒凉清里。若表里俱见症者，用一半散表，一半清里以双解之。若痰凝食滞者，兼用化痰消滞之药。可见治伤寒如是，治疟疾外感症，皆如是也。

阳明瘧疾

《内经》名瘧疟仲景名温疟

【瘧疾之症】但热不寒，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吐，面赤口渴，虽热已而六脉沉数大者，《内经》名热伤阳明瘧疾之症。仲景发明《内经》阳明瘧疾，则曰身无寒，骨节疼痛，烦冤时呕，更其名曰温疟是也。

【瘧疾之因】夏秋暑热之令，热气伤人，《内经》云：阴气先绝，阳气独发，此暑热伤于阳经，阳独用事，毫无阴寒，故名曰瘧热疟也。

【瘧疾之脉】六脉弦数，少阳有热。若见洪长，阳明有邪。若见沉数，里有热结。

【瘧疾之治】仲景以脉平者，用白虎加桂枝汤。治太阳阳明。家秘用桂枝黄芩汤，兼治少阳阳明。《准绳》于风邪疟中，补出三阳和解汤。余于瘧疾中，亦补立三阳和解法也。

白虎加桂枝汤 治但热无寒，骨节疼痛，时呕之症。

知母 甘草 石膏 粳米 桂枝

桂枝黄芩汤

柴胡 黄芩 人参 甘草 半夏 石膏 知母 桂枝 陈皮

南方热令，多用羌活以易桂枝。

按：此二方，以但热，故用知母、石膏。以骨节烦疼，不得不用桂枝和营卫通其表里。此治阳明经之症。又借太阳经之桂枝，以治骨节烦疼。以桂枝与石膏同用，则桂枝藉石膏之凉，不碍里热；石膏藉桂枝之辛温，亦不碍表寒矣。

湿 疟

即暑疟

【湿热疟之症】身体重痛，肢节烦疼，呕逆胀满，胸膈不舒，此湿热疟之症也。

【湿热疟之因】《内经》云：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则疟日作。

【湿热疟之脉】若见浮紧，表有寒湿。若见浮缓，乃是风湿。若见弦数，湿而兼热。

【湿热疟之治】《内经》有其论，仲景无其方。桢意身体重痛，肢节烦疼，脉浮紧者，羌活败毒散。右脉弦长，呕逆胸满者，柴葛平胃散。六脉洪数湿热者，加味香薷饮，调益元散。

羌活败毒散 治湿疟表邪多有者。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桔梗

枳壳 陈皮 甘草

柴葛平胃散 治湿症胸次不平者。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柴胡 干葛
头痛身痛加羌活。无汗加防风。

加味香薷饮 治暑湿之症。

香薷 厚朴 扁豆 甘草 川黄连

肺热痒症

【肺热痒症之症】发则阳气盛而不衰，故但热而不寒，令人消烁脱肉。此《内经》肺素有热之痒症也。

【肺热痒症之因】《内经》云：肺素有热，热盛于身，因有所用力，腠理开泄，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邪盛于阳，不涉于阴，则但热不寒，而肺热痒症之症作矣。

【肺热痒症之脉】寸口洪而数，洪则主阳，数则主热。阳热为患，火来乘金，阴虚阳亢，消烁脱肉，则发痒症。

【肺热痒症之治】古人有论无方，栝意用防风泻白散，以散舍于皮肤之风寒。用石膏泻白散，以治肺素有热。用凉八味丸，滋阴清肺，以治阴虚阳亢，消烁脱肉。

防风泻白散 治风寒舍于皮毛，外束肺热。

即泻白散加防风。

石膏泻白散 治肺素有热，热盛于身。

即泻白散加石膏。

凉八味丸 治阳亢阴虚，消烁脱肉。

即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

肾经症

【肾经温症之症】肌肉消，脑髓烁，先见烦躁发热，躁状畏人，热势稍衰，复回归肾，又见寒候。此肾经冬受风寒温症之症也。

【肾经温症之因】冬受风寒，藏于骨髓，至春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从内出外，则始热终寒，乃成肾经症疾之症矣。

【肾经温症之脉】尺脉多弦，弦紧主寒，

弦数主热，浮弦外发，沉弦内结。

【肾经温症之治】内经有其论，无其方，栝意壮水之主，急救其阴，六味地黄汤加柴胡、白芍药、独活、细辛，以乙癸同源，肝肾同治，藉滋阴养肾之药，滋阴降火，以治始热，佐以升散之药，升散伏寒，以治终寒，于理可通。

家秘温症地黄汤 治肾受冬寒，至春夏始发之温症。

熟地 丹皮 山药 白茯苓 山茱萸
泽泻 柴胡 独活 白芍药 细辛

风发症

即《金匱》少阳热症

【风发症之症】热极生风，消渴易饥，其脉弦数，症兼少阳。《内经》止有巨阳阳明症象，而少阳之症，惟以三阳俱虚，暗为地步，未曾明示，故仲景特以疟脉自弦弦数一条，发明内经内外皆热，喘渴冷饮，以著少阳风发症疾之症也。

【风发症之因】风属东方甲乙，风能胜湿，风主乎燥，风热之邪，挟少阳木火之势，传入三阳之经，而风发烦渴之症作矣。

【风发症之脉】疟脉自弦，弦浮风发，弦数风热，风热交作，故曰风发。

风发症之治，仲景以寒饮食消息之，止其烦渴，退其风热，今以知母石膏汤合小柴胡汤治之，大便结者，大柴胡汤下之。

知母石膏汤 治少阳有热无寒，风发痒症也。

知母 石膏 梗米 竹叶 干葛 麦门冬 甘草 柴胡 黄芩

水煎，冲梨汁一碗，蔗浆一碗。呕者加芦根汁。

小柴胡汤 治少阳寒热，胸满心烦喜呕。

柴胡 黄芩 人参 甘草 生姜 半夏加大枣，水煎，冲梨汁、蔗浆。

大柴胡汤 治疟疾里症急，不得不下者。

柴胡 黄芩 半夏 陈皮 甘草 大黄
细详仲景寒饮食，必是梨汁、蔗浆、瓜汁等，但痰食凝滞于中，不可用，故补出三方治

法也。

瘴 疟

【瘴疟之症】疟发之时，神识昏迷，狂妄多言，或声音哑暗，此瘴毒疟疾之症也。

【瘴疟之因】山岚溪涧之间，湿毒蒸酿之处，瘴气入人脏腑，血聚上焦，败血瘀于心窍，毒涎聚于肝脾，则瘴毒疟疾之症作矣。

【瘴疟之脉】或大或小，或见沉伏，或见数大，或见沉涩。

【瘴疟之治】解方宜之毒，消岚瘴之气，治无一定之治，方无一定之方，当随地以措方，随机以应变。古不定方，余亦未补方也。

内 伤 疟 疾

牡 疟

【牡疟之症】即痰饮之疟，先寒后热，寒多热少，胸前满闷，欲吐不吐，此涎饮牡疟之症也。

【牡疟之因】风寒之邪，伏于心胃界分，不得外出，凝结痰涎作患，则胸满恶心之疟作矣。

【牡疟之脉】脉多弦滑。弦主乎疟，滑主乎痰，滑数热痰，沉弦饮结。气口沉实，食痰兼杂。

【牡疟之治】仲景治以蜀漆散、牡蛎汤，今予推广二条，海石二陈汤、常山草果饮。

蜀漆散 仲景治牡疟原方，表无寒邪者。

蜀漆 云母 龙骨

牡蛎汤 仲景治牡疟原方，表有寒邪者。

牡蛎 麻黄 甘草 蜀漆

四味，以水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温服。若吐则勿更服。

海石二陈汤 家秘痰疾常方。

海石 半夏 陈皮 甘草 白茯苓

胸前饱闷，加草果、苍术、厚朴、枳壳。恶寒头疼加羌活。

常山草果饮 家秘治食痰之疟。

常山 草果 半夏 陈皮 厚朴 熟苍术 甘草

饱闷作痛，加炒莱菔子。腹痛加枳壳。

疟 母

【疟母之症】即痰血疟癖也。疟久不愈，胸腹胁肋，有癥瘕痞癖，为患不瘥，此疟母之症也。

【疟母之因】邪干脏腑，凝结痰血，假物成形，凭陵为患，则疟疾不瘥，而成疟母之症矣。

【疟母之脉】或牢或结，或见沉弦，或见沉滑，沉弦疟邪，沉滑痰结，沉实食积，沉涩血结。

【疟母之治】仲景用鳖甲煎丸、疟母丸、陶氏加味二陈汤。

鳖甲煎丸 仲景原方。

鳖甲 乌扇 黄芩 柴胡 鼠妇 干姜 大黄 芍药 桂枝 葶苈 石苇 厚朴 丹皮 瞿麦 紫葳 半夏 人参 廔虫 阿胶 蜂窠 赤硝 蜣螂 桃仁

加味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常山、草果、海石、瓦楞子。

食 积 疟 即胃疟

【食积疟之症】胸膈不利，噎气吞酸，临发胸前饱闷，呕吐不宁，多发午后未申之时，此食积疟之症也。

【食积疟之因】饮食过饱，停积中宫，或痰或饮，互相交结，偶遇六淫之邪，内外交争，而食积疟之症成矣。

【食积疟之脉】滑实停滞，滑数兼热。右手弦滑，痰食之诊。左手弦滑，疟邪尚结。

【食积疟之治】草果饮、清脾饮、枳术汤、香砂平胃散、海石二陈汤、常山饮。

草果饮 治寒疟初愈，服此进食理脾。

草果 紫苏 川芎 青皮 白芷 甘草 生姜

气不顺加熟砂仁。胸前饱闷加枳壳。

清脾饮 治食滞太阴,脾有痰饮,寒热发症之症。

青皮 厚朴 白术 草果 柴胡 黄芩 茯苓 半夏 甘草

加生姜、大枣。寒热加柴胡。恶寒发热加羌活。口干加知母、葛根、天花粉。

枳术汤 治食积成症之方。

枳实 白术

胸前饱闷加草果、厚朴。呕加陈皮、半夏。

香砂平胃散 治食积胃家成症之症。

藿香 苍术 厚朴 甘草 熟砂仁

呕加葛根、半夏。

海石二陈汤 治中脘有痰之症。

海石 陈皮 甘草 白茯苓 熟半夏

常山草果饮 治痰积中脘,胸满不食,呕吐不饥,胃家痰实之症。

常山 草果 半夏 陈皮 茯苓 苍术 厚朴 甘草

三 症

【三症之症】三阴经症也,发于子午卯酉日者,少阴症也;发于寅申巳亥日者,厥阴症也,发于辰戌丑未日者,太阴症也。以其间两日而发,故名三症症也。

【三症之因】三阴经藏气不和,六淫之邪,得以外入,阴经属脏,脏主乎里,而三日一发。如阳经之症,邪气初入太阳,其经主表,其位主外,是以一日一发。若入阳明少阳,则在肌肉之内,其经稍深,其发渐迟,是以间日而发。今乃邪入三阴,其经深,其发迟,是以三日一发也。

【三症之脉】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滑者痰,弦涩者血,弦细者虚,弦大者实,左脉弦大,表邪之别。

【三症之治】症在太阴经,加减小术膏。在少阴经,加减小黄汤。在厥阴经,加减小逍遥散。又有何首乌四味截疟汤、当归补血汤,乃通治三症之方也。

加减小术膏 此治太阴经症。

白术 当归 黄芪 柴胡 芍药 何首乌 陈皮 炙甘草

加大枣肉同煎取膏。

恶寒加羌活升麻。热多加山栀、黄芩、知母。寒多加生姜。有痰加半夏。口渴加干葛。日晏一日加升麻。

加减小黄汤 治少阴经症。

熟地黄 牡丹皮 白茯苓 山茱萸 山药 泽泻 柴胡 白芍药

热多加山栀、知母、黄柏。寒多加羌活、独活。

加减小逍遥散 治厥阴症。

当归 白术 柴胡 陈皮 白茯苓 丹皮 甘草 山栀 白芍药

热多加黄芩。寒多加生姜。恶寒加羌活、升麻。

四味截疟汤 治一切诸症。

何首乌五钱 羌活二钱五分 山查肉一钱二分 青皮七分

上合煎,露一夜,临发日五更温好,向东南服之。

当归补血汤 家秘治三阴久症不愈。

当归 黄芪 柴胡 白芍药

楨用此方,治三阴经血虚之症。当归补血汤加柴胡、芍药以定寒热。此方不独治症,并治一切血虚发热,但邪盛者不可用。

游 症

【游症之症】先起三症,后又加一发,连发两日,只停一日。如少阴经子午卯酉日之症,至明日辰戌丑未,又加一发,此少阴之症,余邪游入太阴,又如辰戌丑未之症,至明日寅申巳亥,又加一发,此太阴之症。余邪游入厥阴,故曰游症之症也。

【游症之因】其血气亏损,脏气不足,外邪客阴经,三症乃作。若邪邪充盛,则游溢他经,故连发二日,止停一日,俗名游症也。

【游症之脉】脉多细数,或见沉细,或见

虚大，或见弦滑，或见沉伏。

【游疟之治】先治本经见症。如厥阴之疟，先以加减小建散加升麻、柴胡。少阴之疟，加减小建散加升麻、柴胡。太阴之疟，以加减小建散加升麻、柴胡。提还本经，则所游之经自退。古方皆不分经络，辄以补药混投，未当。诸方俱在前三症中。

加减小建散 方见三疟。

加减小建散 方见三疟。

加减小建散 方见三疟。

人伤风寒，则恶寒发热。若得汗出，则邪散身凉而愈。今疟疾始而恶寒，继而发热，继而汗出，身凉而愈。但愈后或一日，或间一日，至其时而仍发者何也。以其不比暴感之症，但伤肌表，疟疾之邪，渐积而成。已经伤里，非一寒热汗出所能了其局。至外邪深伏，则为三疟，不论日数，但看病邪若何。如发时先见恶寒足冷，此太阳之邪伏于阴分，宜以羌活败毒散，重加当归、芍药，提其血分之伏邪外解。若久病人虚，略加人参于羌活方中，则邪易散。若见胸前饱闷，则兼痰食，加半夏、厚朴、青皮、槟榔、山楂同煎，临发清晨服。若发时先见胸前饱闷呕恶，此名痰疟，用家秘草果饮，消积化痰。若见恶寒，加羌、独升麻，引拔内伏之邪外出。此治疟之真诀，不独三疟，凡疟皆要散邪去根。从来治三疟不效者，以其未得治伏邪之法，不得拔去病根，反用补塞闭窍，遂至饮食阻滞，变肿变胀，不知疟症不愈，皆因痰结中焦，荤腥不忌，早服补药所致。余以散邪消滞补虚，前后次序而用，以见治疟妙法，先去病邪，然后补元者。例如外感痢久不愈，非补塞太早，即是失散表邪，内伤痢久不愈，非补塞太早，即是失戒荤腥生冷故也。夫不思饮食，而疟不愈，宜消其痰食，胃气清和，而热自除。人人知之，能食而发热不除，禁其饮食，不助热邪，而热自减，人所不知也。此法不独疟疾，凡是热病及膏粱积热疳火，皆如是者。

附 诸 贤 论

王节斋云：夏秋暑湿热三气，伤于阳明胃家，轻者即发为疟等症，重则伏而不发，积久则发外感热病。若伤阳明大肠，轻者即发霍乱泄泻之症，重则伏而不发，锻炼煎熬而发赤白痢下矣。又云：疟是暑风之邪，治法宜发散，又须分别阴分阳分，以及新久。新发者宜散表，久病宜扶正为主，虚人不可过服克削。若阳分气疟，多汗，用黄芪、人参、白芍药以敛之。无汗，用柴胡、苍术、葛根、羌活、黄芩以发之。若阴分血疟，多汗，用当归、白芍药、熟地黄、黄柏、黄芪以敛之。若无汗，用柴胡、苍术、川芎、红花、升麻以发之。

栝按：此皆言内伤疟也。若外感气分疟，多汗，当用桂枝、石膏等以止之。无汗，当用麻黄、川芎、当归等以发之。薛立斋云：疟疾皆因先伤于暑，次感于风，客于营卫之间，复遇风寒，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营卫并行，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并则疟作，离则病退，邪并于阴则寒，邪并于阳则热，邪在表属太阳，则日作，邪稍传内在阳明少阳，则间日作。若深入三阴，则三日一作。邪走血分，则日晏作。邪走气分，则日早作。准绳云：仲景易老治疟之法，用于外因暑邪病在盛热之时为宜。若深秋凄清之候，与七情痰食诸条，尚未尽备，故又广诸治法。然暑月之疟，必脉浮恶寒，无口渴里热，方可用麻、桂、羌活等表药。脉洪数长实，无表邪有里热，方可用白虎等凉药。脉沉实，有便闭腹痛里实症者，方可用大柴胡、承气等下药。若脉细缓芤微，四肢倦怠，得之伤暑伤热，宜以清暑益气汤、十味香薷饮治之。虽人参白虎，尚不可用。若内外俱热，引饮自汗，热退后，其脉洪实如旧，即处暑后，单进白虎何害。又曰：溽暑时行，疟发时，恶寒虽甚，然实系热邪，再无虚寒之理。经云：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阴实者言邪在于阴，非阴气虚也。阳虚者，言阳邪内陷，非阳气虚也。如阳明显则寒栗鼓颌，太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

皆虚则遍身骨节俱痛。此之谓寒，乃阴阳交争互作之寒，非真寒也。方用柴胡、升、葛、羌、防，以升举阳气之随邪陷入阴中者。使之返还阳分，则恶寒自己，以当归、红花引入血分，又以猪苓分利阴阳，使其不复陷入阴中，一剂可愈矣。若寒一阵，热一阵者，方用柴、葛、羌、防，以升举阳气，使恶寒自己。又以石膏、知母、黄芩，清其里分之热，使其发热自除，更以穿山甲穿通经络，以猪苓分别阴阳，不使交并，复以甘草和之，一剂而愈矣。尝考本草，知母、草果、常山、乌梅、槟榔、山甲等，皆言治疟，以知母性寒，入足阳明，治独盛之火热，草果性温，入足太阴，治独盛之恶寒。二经合和，则无阴阳交错之患，是以为君。常山吐胸中结痰，以定寒热为臣，乌梅、槟榔，除痰癖破滞气为佐，穿山甲出入阴阳，穿通经络为使，甘草和诸药，此方乃脾胃家有郁痰伏饮者，用之收功。

痢 疾 论

秦子曰：痢疾之症，便下脓血，或赤或白或黄，或三色杂下，里急后重，欲便而不得便，既便而复登厕，逼迫恼人。若但泻水谷，不滞脓血，此名水泻，而非痢疾矣。痢疾要分外感内伤，天行自感。盖夏秋外感时行之痢，手足阳明肠胃二经主病者也。三时内伤，一入独病之痢，三阴脾肾主病者也。从来前书，混而立论，未曾分别，故余详别外感四条，内伤三条，休息痢二条。

外感痢疾

寒 湿 痢

【寒湿痢之症】初起恶寒发热，身痛头疼，呕吐不食，不作渴，痢下脓血，或下黑水，腹反不痛，谨察时令无湿热燥热，但有阴寒雨湿，此寒湿痢症也。身痛头疼，感于太阳，呕吐饱闷，感于阳明，寒热往来，感于少阳，三阳不

解，传入于里，在伤寒曰传经之邪，在痢疾曰风邪内缩，从阳经传入于里之症也。

【寒湿痢之因】寒水湿土之政，流衍卑监，寒湿时行，内气不足，乘虚感入，郁遏营卫，卫郁营泣，内传肠胃，则水谷不化，气血与糟粕互相蒸酿而痢下赤白之症作矣。

【寒湿痢之脉】左脉浮紧，太阳寒湿。右脉浮大，阳明寒湿。寒湿内伏，脉乃沉紧。若是少阳，脉见弦紧。

【寒湿痢之治】身痛发热，脉浮紧者，宜用败毒散辛温散表。呕吐饱闷脉长者，干葛平胃散和胃宽胸。小水不利者，散表利湿五苓散。不比燥热痢，禁利小便。又不同燥热痢，妄用大黄。又不可同湿热痢，误用黄连。若寒凉大早，则寒湿不散，抑遏内缩，传入于内，仍要先治外邪，使之从表而出。故寒湿痢必要先用表散者也。

败毒散 治风寒湿痢。

人参 羌活 独活 川芎 柴胡 前胡 陈皮 桔梗

无汗加防风。胸满去入参加枳壳。若饱闷不食，呕吐恶心，此兼阳明胃病，加后方平胃散，家秘名败毒平胃散。

干葛平胃散 治寒湿痢胸满。

干葛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寒热加柴胡。头痛身疼恶寒加羌活。若恶寒身痛头疼发热，此兼表邪者也，加前方败毒散，家秘名平胃败毒散。

五苓散

白术 猪苓 泽泻 桂枝 白茯苓

积痢不必利小便，今因湿痢，且五苓中有桂枝。

湿 热 痢

【湿热痢之症】初起先水泻，后两三日，便下脓血，湿气胜，腹不痛，热气胜，腹大痛，肛门重滞，里急后重，此外感湿热症也。若呕吐不食，目痛口渴，湿热伤阳明也。恶寒发热，身痛头疼，湿热伤太阳也。寒热往来，胁痛口

苦,湿热伤少阳也。如三阳不解,则湿热内陷,传里而成痢矣。

【湿热痢之因】湿土之年,君相二火行令,天之湿气下临,地之湿气上升,当长夏火令司政,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酿,则日饮水谷,不能运化,与天行湿热之气,互相郁蒸,则成赤白深黄三色之积。湿郁主否,反似其燥,而里急后重,努责不宣之症作矣。

【湿热痢之脉】脉必数大,浮数表热,沉数里热,表热宜汗,里热宜下,洪大伤气,细数伤血。

【湿热痢之治】若恶寒头痛,身热有表邪者,荆防解毒汤解表。如无表邪,当清里,腹痛后重,酒煎大黄汤、黄连枳壳汤、香连丸、六一散、八正散、通苓散,分利等药。古人云:湿热下结,分利甚捷,不比燥热痢,禁发汗利小便者,当遵流湿润燥之法。凡下痢红积而腹不痛者,湿伤血分也,宜服河间黄连汤。

荆防解毒汤 治湿热痢初起,表未解者。

荆芥 防风 薄荷 连翘 枳壳 桔梗 木通 甘草

加淡竹叶。

如有太阳症加羌活。阳明症加干葛。少阳症加柴胡。湿气胜,腹不痛,加川芎、苍术。热气胜,腹大痛,加川连、枳壳。

酒煎大黄汤 治湿热痢无表邪者。

川大黄

酒煎,去大黄服酒。

黄连枳壳汤 治湿火伤于气分。

川黄连 枳壳 陈皮 甘草

香连丸 治湿火伤气分下痢。

川黄连 木香

如肛门后重加枳壳。小便不利加滑石。呕吐平胃散各半服之。

六一散

滑石 甘草

八正散

瞿麦 滑石 山栀 木通 甘草 车前子 泽泻 赤苓

加淡竹叶。

通苓散 治湿热结于膀胱,小水不利之症。

麦门冬 淡竹叶 车前子

河间黄连汤 治下利血积,腹反不痛,湿热伤于血分者。

川黄连 当归 甘草

此方用当归,似治燥伤血分矣。不知用川连者,乃治湿火也。加当归,不过引川连以入血分耳。若是燥火,当用大黄润燥之药,岂用川连苦燥之药乎。同一火痢也,当分燥湿。同一湿火之痢也,当分伤气伤血。如湿火伤气分则用香连丸。湿火伤血分则用河间黄连汤,余以大黄枳壳汤,治燥火伤气分之痢。用大黄当归汤,治燥火伤血分之痢。楨岂无师忆见哉。盖因湿火伤于气分,则煅炼而成白积,故用川连枳壳汤。湿火伤于血分,则煅炼而成血积,故用川连当归汤。

燥 热 痢

【燥热痢之症】内热烦躁,口燥舌干,腹痛频并,脓血稠粘,枯涸难下,肛门热痛,小便全无,夜卧不宁,此燥热痢症也。如口渴唇干,燥伤阳明也。热结膀胱,燥伤太阳也。寒热口苦,燥伤少阳也。

【燥湿痢之因】燥火之年,赫曦流涸,时当夏秋,丙丁用事,膀胱壬水,已绝于巳,肾家癸水,又绝于午。子令母虚则庚辛肺与大肠,互相交困,金不生水,反现燥金之火。燥火伤气,则气液凝聚而成白积。燥火伤血,则血液凝聚而成赤积。气血俱伤,则成赤白之痢矣。

【燥热痢之脉】脉必洪数,浮数伤表,沉数伤里,洪数伤气,细数伤血,浮沉皆数,气血皆伤。

【燥热痢之治】燥伤血分者,当归大黄丸,散热清燥,次用当归银花汤,润燥滋燥。燥伤气分者,枳壳大黄汤,合益元散,燥热退,一味生津养血,不比湿热痢,可用香连丸苦燥于前,又不可用五苓散、白术散燥脾于后。此症

禁发汗、利小便、燥脾三条，河间云：下痢红积，腹中痛甚，乃燥热伤气血也。以芍药黄连汤治之，则知古人已发燥火痢矣，非桢之杜撰也。

当归大黄丸 治燥伤血分，下痢赤积，腹中作痛。

当归 大黄

应急下者，合天水散；应缓下者，合戊己汤。

当归银花汤 治燥火伤血，凉血润燥。

当归 银花 生地 生甘草

枳壳大黄汤 治燥伤气分，下痢白积，腹中作痛。

大黄 枳壳 桔梗 甘草

益元散 即六一散。

河间芍药黄连汤 治燥热气血两伤，下痢腹痛者。

当归 大黄 甘草 赤芍药 川黄连
气滞者，加木香、槟榔。

疫痢 有外感无内伤

【疫痢之症】长幼相似，沿门合境，一齐发作，下痢脓血，或下纯血，或下黄水，或下紫血水，身热头痛，胸满不食，此疫痢之症也。

【疫痢之因】运气所主，或流衍之纪，雨湿连绵，寒水时行；或二火司政，赫曦行令，湿热大作；或燥金行令，燥火时行。三者皆成疫毒症，此所谓天行病也。

【疫痢之脉】寒湿所伤，脉多濡散。或见微迟，或一手脉伏，脉若洪数，湿热之邪。脉若躁疾，燥火之诊。

【疫痢之治】寒湿脉微者，人参败毒散。脉伏者，升麻葛根汤，以升阳发散则脉自起。若早用凉药则疫毒内伏，胸次不舒，而脉愈不出矣。待表邪已散，然后分湿火燥火治之。湿热脉洪，香连丸、六一散。满闷不舒，香连平胃散。燥火脉数，当归银花汤，调六一散，送下当归大黄丸。

人参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人参
甘草 枳壳 桔梗 白茯苓

升麻干根汤

升麻 干葛 甘草 白芍药

香连丸

川黄连 木香

香连平胃散

川黄连 木香 熟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当归银花汤

当归 生地 甘草 银花

当归大黄丸 见前躁火痢门。

以上三阳之症，系外感，故与内伤诸痢不同。内伤痢，身热脉大者死；外感痢，身热脉大者吉，沉细虚小者凶。此脉不同也。内伤痢，其来也缓；外感痢，其发也暴。此症之不同也。外感三阳之痢，久则亦入三阴。然肠胃之热，传入三阴者，经虽属阴，症则属阳。如太阳之邪，或传少阴，阳明之邪，或传太阴，少阳之邪，或传厥阴。此外感三阳不解，阳邪传入阴经之痢，非内伤痢阴经自病也。前书从未发明，惟刘河间治厥阴动而泻痢，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甚则下部脉不至，用升麻葛根汤、小续命汤法，云此表邪缩于内，故下痢不止。当散表邪，布于四肢经络，外泄其表邪，则脏腑自安。后喻嘉言用败毒及柴胡汤，皆得此旨。故治痢必要分外感内伤，在表在里，无表邪，单是里症，可用清利之药。若有身热恶寒头痛胸满等表症，当散表邪，不可清凉顺下，此治外感痢要诀也。若疫痢，则时行之毒，更宜散邪，故败毒散为疫痢首方耳。夏秋雨湿伤表，治宜辛散，世多忽之。故余加意焉。

内伤痢疾

七情痢

【七情内伤痢之症】初起先见饮食难化，后复大便不实，时常清泄，久久不愈，渐下脓血，宛似外感湿热痢，先水泻，复便脓，但病来

迟缓,与外感暴发为异。此即方书所谓脾泄痢,内经所谓脾邪传肾,为贼邪症也。

【七情内伤痢之因】忧愁思虑则伤脾,脾阴既伤,则转输失职,日饮水谷,不能运化,停积肠胃之中,气至其处则凝,血流其处则泣,气凝血泣,与稽留之水谷互相胶固,则脾家壅滞,而贼邪传肾之症作矣。

【七情内伤痢之脉】脉必重虚,虚大伤气,虚细血亏,虚缓者生,弦大者死。弦而有胃,尚可挽回,弦多无胃。必死不活。

【七情内伤痢之治】宜先用查术膏兼补兼消,助脾化积,次用参苓白术散,补脾固本。久泻不止,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久泻虚寒,用理中汤、归脾汤治之。滑泄不禁加固涩。切不可外感痢,误用寒凉克削。又不可补涩太早,因此症虚中有滞,补涩太早,反助病气矣。如肾阳不足,见阴冷之症,用肾气八味丸。如肾阴不足,见虚热燥候,六味丸与白术散,朝暮对服。

查术膏 治脾虚多食,停积成痢之症。

白术 查肉 陈皮 甘草
煎膏服。

参苓白术散 补脾实脾,虚痢方中必用。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山药 薏苡仁 桔梗
加连肉、扁豆。

补中益气汤 治脾元虚弱,久泻下陷之症。

人参 白术 黄芪 当归 陈皮 炙甘草 升麻 柴胡

久滑不止,加诃子、肉果。家秘加茯神、枣仁,以治久泻伤阴,不得安卧之症。即合归脾汤。

理中汤 治虚寒泻痢。

人参 白术 炮姜 甘草
寒甚加附子。有热加黄连。

归脾汤

人参 白术 黄芪 枣仁 远志 白茯神 木香 甘草

家秘加升麻、柴胡,以治元气下陷之痢。即合补中益气汤。

八味丸 补真阳不足,益火之原以生脾土。

即六味丸加肉桂、附子。

劳 役 痢

【劳役痢之症】起于大劳之后,下痢纯血,或腰背作楚,胁肋作痛,四肢倦怠,嗜卧减食,节劳稍缓,劳重即发,此劳役痢症也。

【劳役痢之因】起居不谨,劳役无度,或饥饿不节,负重远行,营卫损伤,则血下溜大肠,而劳役内伤之症作矣。

【劳役痢之脉】必见虚损。虚数伤血,虚大伤气。虚缓者生,数实者死。

【劳役痢之治】先用当归活血汤,生新去旧,后用当归补血汤,调养气血。气血和平,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扶元保本,切不可兜涩太早,又不可误用苦寒。

当归活血汤

当归 红花 桃仁 楂肉 甘草 牡丹皮

血寒加黑炮姜,见黑即止。血热加黑山栀,世人但知见黑即止,当明血寒血热之别。

当归补血汤

当归身 黄芪

筋脉痛加秦艽、续断。中气弱加人参、白术。气满加陈皮、木香。

补中益气汤 见前节七情内伤痢门。

归脾汤 见前七情痢门。

饮 食 痢

【饮食内伤痢之症】胸前饱满,不思饮食,腹痛胀满。或泻下飧餒,久久不愈,或下脓血,痛而欲痢,痢后稍减,或饮食太过,即食积痢。又有发积下痢,痢下纯血,如肠风血者,凡此饮食内伤痢也。

【饮食内伤痢之因】胃强脾弱,过食伤脾,损伤肠胃,气凝血泣,停积于中,与损伤之

血,互相胶结,结久不愈,而成赤白之积,此饮食内伤痢也。

【饮食内伤痢之脉】多见滑大,或见弦紧,滑大实积,弦小虚滞。

【饮食内伤痢之治】先用胃苓散,健脾消积,后用四君子汤、异功散等以养脾。切不可补涩太早,又不可妄用苦寒,必要认真是膏粱积热,方用三黄丸清利之。若系冷食伤脾,则五积散亦当用也。刘河间云:食入即泻,胃有宿食,胃满无余地,故即泻也,枳实汤、家秘消积散治之。酒入即泻,肠胃积热,胃热之甚,见酒性之热,乃寻窍下池也,干葛清胃汤主之。若饮食伤脾,久利纯血,家秘独圣散。

胃苓散

陈皮一两 苍术一两 厚朴五钱 甘草二钱
猪苓五钱 白茯苓一两 泽泻五钱 白术一两

家秘去猪苓、泽泻、加山楂、神曲各一两。

四君子汤

白术 人参 白茯苓 炙甘草

异功散

白术 人参 真广皮 炙甘草 白茯苓
积气未尽加查肉。腹痛加木香。口渴加干葛。发热加柴胡。

以上三法,治脾虚成积之痢。

三黄丸 治膏粱积热。

大黄 黄芩 黄连

气滞加木、香。

五积散 治寒积泻痢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干姜 桂心
半夏 枳壳

枳实汤 治肠胃停食。

厚朴 陈皮 麦芽 陈枳实

家秘消积散 治饮食伤脾,积痢不止。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神曲 红曲
山楂 鲜麦芽

干葛清胃汤

干葛 升麻 甘草 山梔 生地 川黄连 牡丹皮

以上五法,治食伤成积之痢。

家秘独圣散

山楂肉一斤,研细末,滚白汤调服,服完即愈。

外感休息痢

【外感休息痢之症】暴发热痢而起,后乃久久不愈,或暂好一月半月,旋复发作,缠绵不愈,积滞不除,此外感休息痢症也。

【外感休息痢之因】外感六淫之邪,以成痢疾。或失于解表,或寒凉抑遏外邪,或早食膏粱助其邪热,或补涩太早,邪伏肠胃,则成休息之痢矣。

【外感休息痢之脉】脉若见涩,气凝积滞。或见沉滑,食积未彻。或见沉数,内有积热。或见沉弦,脾伤气血。

【外感休息痢之治】脉涩滞者,和气四七汤。脉沉滑者,行积香连丸。脉沉数者,浚火散。脉沉弦者,助脾消积,枳术汤合保和丸。久痢不止,下纯血,家秘独圣散煎汤服。

和气四七汤 治气凝积滞。

枳壳 厚朴 陈皮 紫苏子

红积多加山楂肉。白积多加炒神曲。

浚火散 治火伤血痢之方。

川黄连 赤芍药 地榆 青皮 甘草

枳术丸 合保和丸,可治休息痢。

陈枳实 白术

保和丸 治食积痢。

莱菔子 查肉 神曲 麦芽 陈皮 甘草

独圣汤 家秘治小儿下红积,产妇血痢。神效。

查肉一斤,研末,每服二两,煎汤服。

内伤休息痢

【内伤休息痢之症】无外感之邪,非暴发暴痢之症,但因脾胃亏损,渐成积痢,或发或止,经年不愈,此内伤休息痢症也。

【内伤休息痢之因】或因劳心过度,思虑

伤脾；或因胃强脾弱，饮食伤损，或因寒凉不谨，肠胃受伤，脾肾相传，则内伤休息之痢作矣。

【内伤休息痢之脉】脉见弦细思虑所伤。或见虚大，脾气亏损。或见细涩，脾血有伤。或见沉弦，食积伤脾。或见迟弦，寒凉伤损。

【内伤休息痢之治】思虑伤脾者，归脾汤。饮食伤脾者，枳术丸、大安丸、家秘消积散、查术膏。寒泻不禁者，理中汤、钱氏异功散。

归脾汤 见前七情痢。

枳术丸 见前章。

大安丸 治饮食伤脾，内伤积痢。

查肉 神曲 半夏 白茯苓 莱菔子
陈皮 连翘 白术

家秘消积散 治饮食伤脾，积痢不止。神效。

苍术一两，饭上蒸 厚朴五钱 陈皮五钱
甘草三钱 神曲二两，炒 红曲一两 查肉四两
麦芽一两，炒

右为细末，白汤服。

查术膏 治脾虚不能运化，助脾消积。

查肉 白术 陈皮 甘草

理中汤 见前七情痢。

钱氏异功散 治脾元不足，有痢无积，久不愈者。

白术 人参 陈皮 白茯苓 炙甘草
木香 诃子 肉果

凡痢，第一要戒荤腥；外感痢不论日久，第一要先散表邪。若风寒寒湿而见太阳表症，羌独败毒散，兼见阳明少阳者，羌防柴葛汤。若胸次不宽，兼平胃保和散。若内伤之痢，不带外感，则不用表药。若下纯红者，治以家秘独圣散，或煎汤频服。赤白相杂者，家秘消积散。积滞未除，脾气已虚，大安丸作散，白汤调服。大凡病症，各有分别，例如咳嗽吐血，水肿痛痹，筋挛痿痹，以外感为轻，内伤为重。若泄泻痢疾，则以内伤为轻，外感为重，故发热泄痢者，常有不治。夫外感之邪，必要仍从毛窍

而出。凡病一见表邪起影，即当先散表邪。如内伤痢，兼见外邪，必当先散表邪。大痢本于内伤，但夏秋时行疫痢，乃是疫毒致病。内伤者，一人自作之孽，疫症者，天灾流行之病也。古人立败毒散，以治外感疫毒，最为妙诀。乙酉年，夏秋多雨，连次风潮，后发疫痢，恶寒身痛，发热呕吐，病形相似，服寒药多有变症，时余酌一方，表症甚者，重用败毒散，佐以苍朴，名败毒平胃散，胸次不宽，里症甚者，重用平胃散，佐以羌、独、柴胡，名平胃败毒散，随手取效。此系寒湿之邪，伤人肌表，侵入肠胃，而成有表邪之疫痢也。又于丁卯年夏秋亢旱，赤口燥裂，沿门合境，下痢赤积，腹痛频并，肛门如火，积滞难出，用香连丸等，痢势反加。余因悟燥火伤血，不比湿火同治，香连丸治湿火伤气之药，遂化立当归大黄汤，清血分之燥火血积潜消，顷刻平安。此系燥火之邪，伤人口鼻，直入肠胃，而成无表之疫痢也。同一外感，而有表症无表症，天壤各别；同一火而湿火燥火，伤气伤血，治各不同。又如乙未年，三时雨湿热令阴寒，深秋多发头痛身痛，胸满寒热之症，早用寒凉生冷，则胸前凝结，不能敷布作汗，死者比比，余亦以乙酉治痢法，用败毒平胃散，则胸宽汗出而愈。夫治痢而因雨湿阴寒，用败毒平胃，表散取效。此从时行外感寒热病中，化出治法。今治外感寒热病，又以阴寒雨湿，治痢之败毒平胃散散表。此因天灾流行，皆系毛窍口鼻，从外感入之表邪，必要仍从毛窍肌表而出。痢疾与寒热，病症虽别，而发散表邪，彼此可以悟用。是以时行暑热燥火，无表邪，有里热之症，而用清里之法，亦可化用治暑热燥火时行之痢矣。因此悟得发痼之症，皆因邪火伤血，然湿火伤血，则大便滑泄，家秘用川连、枳壳、木通，分利二便。若燥火伤血，而大便干结，方书用当归大黄丸，清血中之火，而润大便秘结，余今以下痢纯血腹痛之痢，化用此方，以清血中燥火，反止大肠下痢。彼此互发，随处生花，以闻后人妙悟。

泄 泻 论

秦子曰：泄泻之症，或泻白，或泻黄，或泻清水，或泻水谷，不杂脓血，名曰泄泻。若带稠粘之积，则是痢疾，而非泄泻之症矣。今列外感五条，内伤五条，又五更泄泻五条。

外感泄泻

外感风泻

【风泻之症】自汗头汗，恶风发热，头痛额疼，泻下水谷，或下清水，此伤风飧泄之症也。

【风泻之因】风邪入于肠胃之间，则有泄泻之患。经云：春伤于风，夏必飧泄。此即风邪内陷之症也。

【风泻之脉】多浮而弦。左关浮弦，风木之邪。大肠脉浮，乃是肠风。右关脉浮，胃风之诊。

【风泻之治】左关浮弦，柴胡防风汤，调五苓散。大肠脉弦，风入阳明，干葛防风汤调下六一散。右关脉弦，风邪入胃，防葛汤调胃苓散。总之，有表当散表，表既散，当分利小便，风散湿去，则泻自止。

柴胡防风汤

柴胡 防风 荆芥 羌活 川芎 干葛
陈皮 甘草

五苓散

白术 泽泻 猪苓 肉桂 白茯苓

干葛防风汤

干葛 防风 荆芥 羌活 川芎 枳壳
甘草

六一散

滑石 甘草

防风汤

防风 葛根

胃苓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白术 白茯

苓 泽泻 猪苓 肉桂

外感寒邪泻

【寒泻之症】恶寒身痛，不发热，口不渴，小便清白，腹中疼痛，泄泻水谷，此寒邪直中三阴经之寒泻症也。若恶寒身痛，身反发热，口反渴，此寒伤三阳经之热泻症也。

【寒泻之因】真阳素虚，偶值时令之寒，直中三阴之经，则身不发热，口不发渴，小便清利，腹中疼痛，而中寒下利之症作矣。若肠胃有热，外寒束于皮毛，内热不得发泄，则寒变为热，而成伤寒热利之症矣。

【寒泻之脉】右关沉迟，寒中太阴。左尺沉迟，寒中少阴。左关沉迟，寒中厥阴。若身热脉浮紧，寒伤太阳也。身热脉浮弦，寒伤少阳也。身热脉长，右寸关独大，寒伤阳明也。

【寒泻之治】三阴寒泻，理中汤、四逆汤、真武汤主之。寒伤三阳热泻，应解表，太阳，羌活汤；阳明，葛根汤；少阳，小柴胡汤。应清热者，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芩汤主之。

理中汤 见前。

四逆汤 见前。

真武汤

生姜 白术 附子 白芍药 白茯苓

羌活汤

羌活 防风 川芎 黄芩 苍术 白芷

葛根汤

葛根 桂枝 芍药 甘草 麻黄

有汗去麻黄。无汗面赤加白芷。寒热加柴胡。里热加黄芩。身痛加羌活。小便不通，加木通、车前子。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人参 半夏 甘草

葛根黄芩黄连汤

葛根 黄芩 黄连 甘草

黄芩汤

黄芩 大枣 甘草 白芍药

外感中暑泻

【中暑泻之症】时值夏秋之令，忽然腹痛，烦闷口渴，板齿干焦，暴泻粪水，肠鸣飧泄，痛泻交作，此暑热之症也。

【中暑泻之因】火令当权，天之热气下降，地之湿气上升，暑湿之气，充塞宇内，人感热淫之邪，伤于肠胃，暑泻作矣。

【中暑泻之脉】虚细中暑，洪滑中热，濡散暑湿，促结郁热。

【中暑泻之治】宜清理暑湿，分利阴阳，脉虚细，藿香参橘煎，调服六一散，脉洪滑热重者，黄连香薷饮，调服六一散，热轻者，木通汤，调下六一散。胸次不舒，平胃六一散。

参橘煎

人参 橘红 藿香
三味同煎。

黄连香薷饮

黄连 香薷 厚朴 扁豆 甘草

平胃六一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滑石

外感中热泻

【中热泻之症】发热口渴，唇干齿燥，面赤烦躁，小便赤涩，小腹中一泛即泻，一泻即止。少顷复痛后泻，肛门如火，粪色多黄，此火热泻症也。

【中热泻之因】热淫以胜，湿火炎蒸，积热之人，又中邪热，则中热泄泻作矣。

【中热泻之脉】浮大而数，热中在表。若见沉数，热中在里，数而实者，中热之重，数而不实，中热之轻。

【中热泻之治】热在表，柴葛芩连汤。热在里，家秘枳壳黄连汤、家秘木通黄芩汤，调六一散。二便皆滞，八正散。

柴葛芩连汤

柴胡 干葛 黄芩 川连
四味同煎服。

家秘枳壳黄连汤

川连 枳壳 木通 甘草

八正散

瞿麦 滑石 木通 扁蓄 甘草 车前子 山栀 赤茯苓
应下者加大黄。

外感湿泻

【湿泻之症】泻水肠鸣，腹反不痛，身重身痛，或呕而不渴，此湿气泄泻也。

【湿泻之因】久雨阴湿，湿土司政，太阴被湿淫所伤，人病泄泻。

【湿泻之脉】多见濡软，或见细涩，或见浮缓。

【湿泻之治】宜燥湿利小便，胃苓散、平胃散。身痛身热，脉浮应汗者，败毒散、羌活胜湿汤。小便不利，木通煎，调五苓散，或生姜汤调六一散，利小便，则湿自去，而泻自止。

胃苓散 见前风泻门。

平胃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败毒散 见寒湿肿门。

羌活胜湿汤

苍术 防风 羌活 黄柏 泽泻 白茯苓 陈皮 甘草

寒湿加生姜。湿热加黄连。

五苓散

六一散 二方俱见风泄门。

内伤泄泻

积热泄泻

【积热泄泻之症】发热口渴，肚腹皮热，时或疼痛，小便赤涩，泻下黄沫，肛门重滞，时结时泻，此积热泄泻之症也。

【积热泄泻之因】膏粱厚味，酒湿辛辣香燥之物，时积于中，积湿成热，热蒸于胃，下传大肠，积热之泻成矣。

【积热泄泻之脉】脉必沉数，沉则为积，数则为热。右脉沉数，积热在气。左脉沉数，

积热在血。积热内伏，脉乃促结。

【积热泄泻之治】若右脉数大，宜以黄连枳壳汤，加六一散，清其肠胃。兼腹痛，欲便而不得便者，大黄枳壳汤，或加玄明粉，此通因通用之法也。如元气虚而积热又甚，应清者黄连枳壳汤，加人参，应下者大黄枳壳汤，加人参。若左关脉数，龙胆泻肝汤，右关脉数，清胃汤。

黄连枳壳汤

黄连 枳壳 厚朴 陈皮 甘草 木通
煎八分，冲调六一散三钱。

大黄枳壳汤

大黄 枳壳 厚朴 陈皮 甘草 木通
调服六一散三钱。

龙胆泻肝汤

黄连 山梔 黄芩 柴胡 青皮 龙胆
草 木通 甘草 丹皮 生地 当归 白芍
药

清胃汤

升麻 黄连 山梔 甘草

积寒泄泻

【积寒泄泻之症】腹中绵绵作痛，小便不赤，口唇不干，泻下清白鸭溏之色，此寒积泄泻之症也。

【积寒泄泻之因】或食冷物以伤肠胃，则下流大肠；或形寒饮冷以伤肺气，则下遗大肠，阳明太阴受寒，皆成寒积之泻。

【积寒泄泻之脉】沉细而迟。或沉而弦，或沉而结，右关沉迟，肠胃积寒，右寸沉迟，寒饮伤肺。

【积寒泄泻之治】寒积内滞者，草薢丸。肠胃虚冷，宜理中汤，甚者补中汤。肺受寒冷，宜养肺汤。

草薢丸 见胃痛。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甘草

补中汤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甘草 丁香

养肺汤 即生脉散加黄芪、当归、紫菀、甘草。

痰积泄泻

【痰积泻之症】或泻或止，或多或少，或下白胶如蛋白，腹中漉漉有声，或如雷鸣，或两肋攻刺作痛，此痰积泄泻也。

【痰积泻之因】饮食过当，或食后即卧，或肥甘纵口，或临食粗咽，磨化渐难，遂成痰积，下溜大肠，则成泄泻之症矣。

【痰积泻之脉】或见弦滑，弦主寒饮，滑主痰结，弦滑而数，痰兼积热。

【痰积泻之治】二陈平胃散。脉滑实者，导痰汤，有下症者，加大黄、玄明粉，通因通用。

又有痰积在肺，肺移于大肠，清肺经之痰，则大肠之泻自止，用节斋化痰丸。

二陈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半夏、茯苓。

导痰汤

半夏 南星 橘红 枳壳 甘草 赤茯苓 海石 生姜

应下者，或加大黄，或玄明粉。

节斋化痰丸 本治痰嗽之方，家秘用治痰泻。

海石一两 青黛五钱 橘红一两 桔梗一两 连翘一两 瓜蒌霜一两 芒硝五钱 黄芩一两 香附一两 天门冬一两

痰凝上焦加半夏。通因通用入芒硝。

食积泄泻

【食积泻之症】腹痛即泻，泻后即减，少顷复痛泻，腹皮扛起，或成块成条，泻下臭如败卵，此食积泄泻之症也。

【食积泻之因】饮食自倍，膏粱纵口，损伤脾胃，不能消化，则成食积泄泻之症。

【食积泻之脉】右脉沉滑。或见沉数，或见沉弦，沉数热积，沉弦寒积。

【食积泻之治】宜消痰者，保和丸、枳术丸。热积脉数，宜清者，梔连平胃散。宜下者，

大小承气汤。寒积脉迟，宜温者，红丸子。寒积脉实，宜下者，煮黄丸。

保和丸

山查 神曲 半夏 茯苓 连翘 莱菔子 陈皮

枳术丸

枳壳 白术

梔连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梔、连。

承气汤 见前伤寒。

红丸子

陈皮 干姜 胡椒 荆三棱 莪术

煮黄丸

雄黄 巴霜

脾虚泄泻

【脾虚泻之症】身弱怯冷，面色痿黄，手足皆冷，四肢倦怠，不思饮食，时时泻薄，此脾虚泻也。

【脾虚泻之因】脾气素虚，或大病后，过服寒冷，或饮食不节，劳伤脾胃，皆成脾虚泄泻之症。

【脾虚泻之脉】脉多微弱，或迟面缓，或迟而涩。和缓易治，弦急为逆。

【脾虚泻之治】宜理中汤、四君子汤、参术膏、参苓白术散。肾阳虚，八味丸，补水之火以生助脾元。

理中汤 见前寒积门。

四君子汤 见前脾虚咳嗽门。

参术膏

人参 白术

参苓白术散

人参 白术 扁豆 莲肉 薏仁 白茯苓 山药 桔梗 干葛

八味丸

生地 丹皮 萸肉 泽泻 山药 白茯苓 肉桂 附子

附五更泄泻

按：五更泄泻，多属肾虚，然亦有酒积、寒

积、食积、肝火之不同。病机既多，变化用药，尤贵圆通。兹复明列五条，以备临症之用云。

肾虚五更泄泻

【肾虚泻之症】每至五更，即连次而泻，或当脐作痛，痛连腰背，腹冷膝冷，此肾虚泄泻之症也。

【肾虚泻之因】真阳不足，肾经虚寒，火不能生土，肾主闭藏，肾虚则封闭之令不行，肾主五更，至此时则发泻也。

【肾虚泻之脉】或两尺浮大，虚阳外浮。按之细小，肾气不足。右关弦大，脾气不足。右尺虚软，真火不足。

【肾虚泻之治】尺脉细小，火不生土者，肾气丸。尺中皆软，脾肾俱虚者，五味子丸。

八味肾气丸

生地 丹皮 泽泻 山药 萸肉 白茯苓 肉桂 附子

五味子丸

人参 白术 山药 五味子 补骨脂 肉果 益智仁

酒积五更泄泻

【酒积泻之症】每至五更，腹中作痛，痛而后利，利下黄沫，小便赤色，或如米泔，此酒积泄泻之症也。

【酒积泻之因】其人浩饮失度，或饮冷酒，伤其肠胃，湿热之气，蒸酿于中，积温成热，火生寅卯，则五更发泄矣。

【酒积泻之脉】多见洪数。或见弦数。酒积若甚，脉见促结。右脉洪数，酒热伤胃。左脉洪数，酒热入胆。

【酒积泻之治】平胃四苓散加干葛、黄柏。腹痛，家秘川连枳壳汤。

平胃四苓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白术 白茯苓 泽泻 猪苓 干葛 黄柏

胸次不宽，加砂仁、白豆蔻。

家秘川连枳壳汤 治湿热泻利。

黄连 枳壳 木通 厚朴 甘草

口干加干葛。腹痛应下者,加大黄、玄明粉。

寒积五更泄泻

【寒积泻之症】每至五更,则绵绵而痛,时欲大便,便而滑利,粪色淡白而不黄,此寒积泄泻之症也。

【寒积泻之因】或形寒饮冷,伤其太阴,脾肺畏寒,结成寒积,寒积中州,至天明每多发泻。

【寒积泻之脉】六脉皆迟迟而不弦,中气虚寒。迟而弦紧,沉积痼冷。迟而弦滑,寒积内结。

【寒积泻之治】中气虚弱,不能多食,脉迟和软,理中汤。寒伤太阴,腹冷如冰,通白四逆汤。寒积实滞,凝结作患,煮黄丸下之。

理中汤 见前食积呕吐门。

通白四逆汤

炙甘草 熟附子 干姜 葱白

煮黄丸 见前。

食积五更泄泻

【食积泻之症】每至五更,则腹中作痛,腹皮扛起,痛而欲利,利后稍减,俗名并肚泻。此食积泄泻之症也。

【食积泻之因】饮食自倍,劳动脾元,损伤胃气,脾胃交伤,则水谷不化,而食积泄泻之症作矣。

【食积泻之脉】右关沉滑。乃是食积。若见沉数,此为热积。若见沉紧,乃是寒积。

【食积泻之治】加减保和丸。热积应下者,承气汤。寒积应下者,煮黄丸。

加减保和丸

麦芽 查肉 枳实 苍术 厚朴 莱菔子 陈皮

脾虚加白术。热积加黄连。寒积加炮姜。气滞加木香。

承气汤

枳实 厚朴 大黄

煮黄丸 见前。

肝火五更泄泻

【肝火泻之症】胁肋常痛,痛连小腹,夜多不寐,每至五更,小腹左角一泛,急欲登厕。火性急速,一泻即止,此肝火泄泻之症也。

【肝火泻之因】或恼怒伤肝,肝气拂逆,或积热在内,肝胆不宁,肝主施泄,木旺寅卯,至五更生旺之时,则肝火发泄而泻作矣。

【肝火泻之脉】左关洪大,肝火之诊,左脉弦长,亦主肝实。弦为木象,数则为热。右脉弦数,木火乘土。

【肝火泻之治】龙胆泻肝汤、左金丸、柴胡梔连汤。木火乘脾,梔连戊己汤加味逍遥散去当归、丹皮。

龙胆泻肝汤

柴胡 黄芩 山梔 知母 麦冬 黄连 人参 胆草 甘草 大黄

左金丸

黄连 吴茱萸

二味同研。

柴胡梔连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黄连 山梔 梔连戊己汤 治肝火入太阴泄泻。

加味逍遥散 去当归、丹皮。

附录食泻

脾气久虚,不受饮食者,食毕即肠鸣腹急,尽下所食之物方快,不食则无事,经年累月,此录食泻之症。宜快脾丸主之,五味丸亦主之。此症汤药下咽,即时下泄,与直肠之症相似,但直肠之症,急症暴症,录食之泻,久病缓病,故直肠条内,则曰难治,录食泻,仍立方治。然皆是改常之症也。

按:食入即泻,有寒热虚实之别。脾胃积热,火性急速,则食入即泻。河间云:食入即泻,肠胃填满,无容物之地故也,梔连平胃散。酒入即泻,肠胃热甚,复得酒性之热,则寻窍

下泄也，川连枳壳汤加木通、干葛，此湿热之泻也。快脾丸、五味丸主之。夫脾胃虚寒而泄泻，人人知之，脾胃实热而泻，有不知者，大凡著书立说，不能尽举，有虚寒一条，即有实热一条，故著积热食积之脾实热泻，随著脾虚脾寒之不足泻，则虚实并著，学者可以类推矣。

附 诸 贤 论

《准绳》云：用收涩以治滑，须分热滑寒滑。寒滑可以收敛，热滑未宜收也。如泻已愈，至明年此月日复发者，有积根于中。如痢症休息痢相等看，然亦分热积寒积治之。热积寒下，寒积温下。真元不足，佐以补元之药。脾虚不运，大安丸以助脾。赵以德云：泄泻寒脱而虚，殆似绝者，急灸气海，饮人参膏而愈。治肾虚不能司禁闭者，肾气丸峻补其肾。痰积在肺，肺气下降大肠不禁者，清上焦之痰，则肺气清而大肠之泻自愈。治思虑伤脾，脾气郁结，不能升举，陷人下焦而泄泻者，开其郁结，升举清阳之气。东垣云：凡泻而水谷不化，谓之餐泄，乃清气不升，古人皆以升浮之味，升举胃气，脾胃清和，则水谷消而湿自化。不比治湿，利小便，在下者引而竭之之例。故曰胃中湿胜而成泄泻，宜助甲胆，以风胜之。人但知脾病恶湿，利湿则泻自止，不知久泻传虚脾胃之清气下陷者，反用升举清阳之气，鼓舞脾胃之妙也。《内经》云：小便不利，无问标本，先利小便。又云：诸泄利，小便不利，先分利之。又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此正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法。但可治湿气侵入，初病暴病者，若漫用之，则降而又降，脾胃失阳和之令，而阴阳愈不能分泄矣。戴氏曰：泻水腹不痛者湿也，若泻势缓慢，泻次匀下，完谷不化，脾虚也。泻水腹痛，泻次不均，痛一阵，泻一阵，火也。或多或少，肠鸣漉漉者，痰也。腹皮成条扛起，痛而欲利，利后稍减者，食积也。又按之张三锡曰：泄泻之症，湿火痰虚暑积风冷，八者之殊，必以渗湿燥脾为主，而随症加减。湿则利之，火则清之，寒则温之，虚则补之，痰则

豁之，暑则祛之，泻则消之，风则散之。此其大法也。八症既明，三虚宜讲。三虚者，脾虚、肾虚、肝虚也。脾主制水，饮食伤脾，则不能运化水谷而成泄泻。肾主闭藏，色欲伤肾，则失封闭之权而成泻。肝主施泄，恼怒伤肝，则木能克土，而彰施泄之令。三者皆令泄泻。然肝肾二经不恒见，惟脾家泄泻者为多。夫人饮食偶伤，便令泄泻。又尝论泄泻痢疾，同乎一源，皆由暑月伤脾，初伤便作泄泻为轻，停滞既久，而作痢作痢者重。而痢与痢，又有分别。饮食伤脾成痰，充塞胸膈则为痢；饮食成积，胶乎肠胃则为痢。故曰无痰不成痢，无积不成痢。夫泄泻痢疾之由，不一而足，此只论饮食伤脾而成泄泻痢疾耳。节斋曰：泻本属湿，多因饮食不节，损伤脾胃而作。须看时令寒热燥湿，患病新久虚实而治。大法渗湿、补脾、消导、分利。若久病脾虚下陷，宜以风药升提，肠胃虚滑，又当补涩。

霍 乱 论

秦子曰：霍乱之症，心腹绞痛，上吐下泻，躁乱烦闷，甚者转筋。以经络而论，主于阳明肠胃。若但吐利而无腹痛烦乱之类，乃吐利，非霍乱也。今列外感者六，内伤者四。其有外感内伤兼见者，则于治法中详之。

外 感 霍 乱

湿 气 霍 乱

【湿气霍乱之症】既非饮食所伤，无七情恼怒，但因时令湿淫之气，一旦挥霍撩乱，吐泻水饮，此外感岁土湿郁之症。《内经》云：太阴所至，土郁之发，民病霍乱，呕吐注下，即此症也。

【湿气霍乱之因】湿土司政，从气太过，脾胃主土，恶湿喜燥，今以湿土之气太过，中州受伤，遂成此症。

【湿气霍乱之脉】或见沉伏，或见促止，

或见代结,或见濡软。

【湿气霍乱之治】仲景用五苓散,今推广平胃散、正气散加青藿香。若应汗者,防风胜湿汤。

五苓散 治不吐下泻

白术 猪苓 泽泻 肉桂 白茯苓

平胃散 见湿泻门。治胃家作呕。

不换金正气散 治表邪发热。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木香 鲜藿香

防风胜湿汤

防风 荆芥 苍术 白芷 羌活 川芎

风气霍乱

【风气霍乱之症】无饮食内伤,七情恼怒,但因时令风淫,头痛身热,上吐下泻,心腹绞痛,甚则转筋,此风木太过之症。《内经》云:岁不及,风乃大行,民病霍乱飧泄,即此症也。

【风气霍乱之因】岁土不及,风木太过,来克中土,则风淫木贼,水谷不化,而霍乱餐泄作矣。

【风气霍乱之脉】浮紧风寒,浮数风热,浮濡风湿。左关脉浮,风木之邪。右关脉浮,土受木贼。

【风气霍乱之治】风寒、败毒散,风热、家秘神术汤,风湿、海藏神术汤。风木之邪,柴胡防风汤,内兼食滞者,荆防平胃散。

防风败毒散

荆芥 防风 羌活 独活 川芎 枳壳 陈皮 葛根 甘草

家秘神术汤

苍术 防风 石膏

三味同煎。

海藏神术汤

苍术 防风

柴胡防风汤

柴胡 防风 羌活

荆芥防风汤 治表里两兼之症。

荆芥 防风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热气霍乱

【热气霍乱之症】时值湿热,心腹绞痛,上吐下泄,烦闷扰乱,昏不知人,此热淫所胜之霍乱也。

【热气霍乱之因】暑热行令,岁土混浊,挥霍撩乱,即《内经》所云岁土不及,时有热至,则霍乱吐泻也。

【热气霍乱之脉】少见洪数,或见沉数,或见促止,或见躁疾。

【热气霍乱之治】清暑益元散、家秘甘露饮、黄连香薷饮,煎热,冲益元散服,内兼停滞,梔连平胃散。

清暑益元散

香薷 鲜藿香

煎汤,调六一散。

家秘甘露饮

人参 薄荷 葛根 滑石 泽泻 鲜藿香 甘草 白茯苓 麦门冬
水煎,冷饮。

黄连香薷饮 见中热。

梔连平胃散 见口眼喎斜、呃逆。

寒气霍乱

【寒气霍乱之症】时值暴寒,恶寒身痛,腹痛吐利,唇青爪青,此寒气霍乱,即仲景三阴经寒霍乱症也。

【寒气霍乱之因】阳气素虚,中气不足,偶值时令寒邪,直中三阴,则阴寒霍乱之症作矣。

【寒气霍乱之脉】脉多沉迟,或见沉伏,或见沉紧,寒重阳竭,六脉不至。

【寒气霍乱之治】太阴霍乱,理中温、补中汤。少阴厥阴霍乱,四逆汤,内有停滞者,治中汤。

理中汤 见前。加陈皮、青皮,名治中汤。

补中汤

白术 人参 干姜 茯苓 陈皮 甘草

姜附四君子汤

干姜 附子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四逆汤

甘草 干姜 附子

桢按：张戴人曰，霍乱之症，皆风湿喝三气之邪，脾土被风木所克，郁则热乃发，火炎上，故呕吐。呕吐者，喝也。湿土下注，故注泄者，湿也。风急甚则转筋，转筋者，风也。此三条，即发内经土郁之发，则霍乱下注，风乃大行，则霍乱飧泄，有热至则霍乱吐下之三条也。明理论叙仲景用理中汤、四逆汤，治伤寒霍乱，此正论寒邪直中三阴经，阴症霍乱也。

内伤霍乱

痰饮霍乱

【痰饮霍乱之症】先胸前懊恼不舒，心胁下闷痛，时时欲呕，兀兀欲吐，或时腹如雷鸣，或时怔忡惊悸，忽尔呕泻，胸腹大痛，此痰饮霍乱也。

【痰饮霍乱之因】脾气素虚，水饮不节，起居不谨，郁结成痰，聚于中脘，阻其升降之路，呕利交作，遂成痰饮霍乱之症。

【痰饮霍乱之脉】脉多滑大，沉滑痰饮，滑数痰热，或见沉弦，或见伏结。

【痰饮霍乱之治】呕多者属上焦，二陈汤、平胃散加鲜藿香叶。泻多者属下焦，导痰汤。外冒三气者，兼风湿热三气治之。

二陈汤 见中暑泻。

平胃散 见湿泻。

导痰汤 见痰积泻。

食气霍乱

【食气霍乱之症】胸前饱闷，胀痛暖气，吐泻交作，呕出食物，泻下酸馊，此食气霍乱之症。

【食气霍乱之因】饮食过饱，损伤中气，不能运化，膏粱厚味，肠胃凝泣，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又值风暑湿喝之邪外袭，则挥霍撩

乱，此症患者独多。

【食气霍乱之脉】或见滑大，或见沉实，填塞太仓，脉反沉伏。

【食气霍乱之治】在上因而越之，当用盐汤探吐之。在中者，枳朴平胃散消之。在下者，因而竭之，枳朴大黄汤下之。挟六气触发，原随六气散表，寒用温散，热用凉散，风则祛风，湿则利湿，暑用清暑。温散、败毒散，清散、冲和汤。

枳朴平胃散

枳实 厚朴 苍术 陈皮 甘草

枳朴大黄汤 见痰饮门。

羌独败毒散 见痧胀腹痛。

羌活冲和汤 见寒邪泻。

外感霍乱转筋

【转筋之症】霍乱后，腿筋收引，甚则转折挛缩，遍身疼痛难忍，俗名抽筋泻。此乃外感转筋症也。

【转筋之因】阳明主束骨而利关节，润养宗筋，今因外感风寒暑湿喝热之气，一时暴吐暴下，宗筋失养，外感之邪，又束其故热，无从发泄，则筋转而抽痛矣。

【转筋之脉】脉多微涩，或代而散，或隐而伏，不可凶断。

【无筋之治】宜祛风湿，清暑喝。风胜者，平胃散加荆芥、防风、木瓜、秦艽。湿胜者，平胃散加秦艽、木瓜。喝气胜者，清暑汤。转筋主阳明，倍用木瓜、秦艽。转筋虽主乎火，若外有风寒所束，或无汗脉伏，忌用木瓜、秦艽酸收之味，又忌寒凉抑渴，必用羌独败毒散发表。

平胃散 见腹痛。

清暑益气汤 见咳嗽。

羌独败毒散 见痧胀腹痛。

内伤霍乱转筋

【转筋之症】四肢牵引，筋急抽搐，痛不甚痛，见于霍乱之后。较之外感转筋，则缓而

不暴者也。

【转筋之因】吐泻太多，津液暴亡，不能荣养筋脉，则筋急而搐矣。

【转筋之脉】多见细数，或见空大，或见双弦。

【转筋之治】补肝散加木瓜、秦艽，活血散加木瓜、秦艽。内伤转筋，主肝经者多，故宜养血生津，舒筋活血，人参竹沥汤最妙，兼治痰霍乱转筋。外冒三气，兼用风湿热治之。

补肝散

川芎 陈皮 生姜 防风 当归身 白芍药 羌活 木瓜 秦艽

活血散

当归 白芍 熟地 川芎 苍术 黄柏 秦艽 木瓜

人参竹沥汤 见中风门。

外感霍乱烦渴

【外感烦渴之症】霍乱吐泻后，心下烦闷，渴而引饮，唇口干燥，热能消水，此阳火内伤之症也。

【外感烦渴之因】夏秋之交，暑热伤人，吐下交作，上下分消，则烦渴作矣。

【外感烦渴之脉】脉多沉滑，或见沉数，或见躁疾。

【外感烦渴之治】知母石膏汤，或葛根清胃汤，人参白虎汤，或兼清肺饮、止渴汤。

知母石膏汤

知母 石膏 麦冬 甘草 粳米 竹沥 加灯心。虚人加人参。渴甚加天花粉。

葛根清胃汤

黄连 葛根 升麻 甘草 生地 山梔 丹皮

渴甚加石膏、人参、知母、花粉。

人参白虎汤

人参 石膏 知母 麦冬 甘草 水煎冲梨汁半杯温服。

止渴汤

人参 麦冬 茯苓 桔梗 花粉 葛根

泽泻 甘草

内伤霍乱烦渴

【内伤烦渴之症】吐泻后，心烦而渴，渴不引饮，不能消水，干在口而唇舌不干，此因伤亡津液之症也。

【内伤烦渴之因】大吐泻后，重亡津液，阴亡神躁，意乱烦心，则有内伤烦渴之症也。

【内伤烦渴之脉】沉细而软，或见躁疾，或沉细而数，或浮大而空。

【内伤烦渴之治】脉若细软，人参生脉散、人参竹沥汤。脉细而数，六味地黄丸。脉浮大而空，独参汤。

人参生脉散

人参 麦冬 北五味

人参竹沥汤 人参汤冲竹沥服。

六味地黄丸 见前。

附干霍乱

即绞肠痧

【干霍乱之症】身热烦闷，胸腹绞痛，手足逆冷，升降不通，不吐不泻，名干霍乱症也。

【干霍乱之因】积温成熟，积热成燥，又感时行燥热之气，外蒸内酿，燥甚于中，不得流利，则上不得吐，下不得泻，而成干霍乱之症也。

【干霍乱之脉】脉多沉伏，或见洪数，或见滑大，或见沉数。

【干霍乱之治】上焦痛，多用冷盐汤以探吐。中焦痛，多急刺委中穴、少商穴，并刺十指出血，煎藿香汤，调益元散，以滑顺大肠。若脉沉伏，再用气药疏通经络。

藿香汤 调六一散温服。

附诸贤霍乱论

刘河间云：吐下霍乱，三焦为水谷传化之道路，热气甚则传化失常，而为吐泻霍乱。火性急速，火性躁动故也。世俗止谓停食者，特一端耳。转筋者，亦是肝木自甚，肝热烁燥于

筋，故筋急而挛痛，实非寒主收引之谓，此发火热霍乱一门也。巢氏云：霍乱者，由阴阳清浊二气相干，乱于肠胃之间，因遇饮食太过，忽然心腹绞痛，挟外邪者，身发寒热，头痛身疼，无外邪者，但见心腹绞痛吐泻而已。又有饮酒食肉，厚味稠粘，又或生冷不禁，露庭当风，入于三焦，传于脾胃，皆成霍乱，此发饮食霍乱一门也。张戴人曰：风湿遏三气，合而为邪，脾土得风，则热乃发，发则火炎上。故呕吐者，遏也。脾土得湿则下注，故注泄者，湿也。风急甚则转筋，故转筋者，风也。此申明《内经》运气之风湿热三条也。王海藏云：风湿热外至，生冷食内加，内外合病，乃成霍乱，总括外感内伤霍乱致病之由也。

附诸贤转筋论

陈无择云：转筋者，以阳明养宗筋，属大肠。今因感六淫之邪，内伤饮食油腻，暴吐下，津液顿亡，宗筋失养，必致挛缩，甚则囊缩甲青而难治也。刘宗厚云：冷热不调，阴阳相搏，风寒乘之，而为挛缩急痛也。河间云：转筋皆属于火，内有郁火，外束风寒。丹溪又谓属血热，血中有热，外被风寒，皆能霍乱转筋也。准绳云：霍乱之症，多由伏暑而作，病之将作，必先腹中疔痛，吐泻之后，若见转筋者，此阳明经，内有积热，外有风寒，必须发散表邪，故曰转筋者，风也。手足厥冷者，表邪内伏也。身热烦渴多汗者，暑也。四肢重，骨节烦痛者，湿也。故霍乱转筋，有汗脉出者，方可清热。若无汗脉伏，四肢厥冷，必主升散发表。

秦子曰：霍乱之症，多有转筋，多有四肢厥冷。若厥冷无脉，而兼见转筋者，悉属阳火抑遏，并非阴寒之症。盖厥冷而不转筋，则有阴寒阳火之分。若厥冷而神志清爽，手足不能动移，乃是阴厥。若神志昏沉，手足虽冷，仍能扬动，悉是阳厥。故夏秋霍乱，四肢厥冷，本是暑热内伏，然虽是暑热，既经内伏，不用寒凉。若以寒凉抑遏，则手足何由得温，六脉何由得

出？理宜升散表邪，疏通经络，则手足得暖，六脉得出。凡此皆是表有风寒，一经吐泻，表邪乘虚内陷，外见假寒，则手足厥冷，外邪不得作汗，此热深厥亦深也。误认脉伏为阴厥，遽投热药，死不旋踵。即知其热厥，误用寒凉，则外邪愈伏到底亦死。故余缔思升阳散火，则邪汗自来，表邪自解而愈。更有手足温，六脉出，又现紫痧而愈者，再按夏秋外感疫痢，内伏暑热，外被风寒雨湿，束其肌表，恶寒身痛，下痢纯血，或下血水，或下黑色，胸前满闷，呕吐不食，误用芩连大黄，则在表之疫邪内陷，不死不休。余亦用升阳散火汤，败毒散，有汗大出而愈者，有发紫斑而愈者。若汗不出，则病不愈而斑不化矣，此又以发汗为化斑者也。夫痢疾中夹带外感，人人知矣。夹带发斑，人所不知也。霍乱中夹带表邪，人知之者，霍乱中夹带发斑，人所不知也。夫发斑而忌苦寒，人知之矣。化斑而忌寒凉，人所不知也。总之，有表症，无汗脉浮，或脉伏，发表即是发斑。斑出而不化，热不解，表症尚在者，散表即是化斑。有汗，无表症，脉沉数，清里即是发斑。斑出后，表解而里热，清热即是化斑。

腹痛论

秦子曰：痛在胃之下，脐之四旁，毛际之上，名曰腹痛。若痛在肋肋，曰肋痛。痛在脐上，则曰胃痛，而非腹痛。今列外感者五，内伤者十。

外感腹痛

风气腹痛

【风气腹痛之症】风冷着腹，即患腹痛，或发寒热，腹中攻注，或腹中作响，大便作泻，此风气腹痛之症也。

【风气腹痛之因】偶值衣被太薄，外又风气所伤，风与寒常相因，风气入于肠胃，传于太阴，则腹痛作矣。

【风气腹痛之脉】浮缓不数，乃是风冷。或见沉缓，风邪内伏。左关浮弦，风入肝胆。右关浮缓，风伤肠胃。

【风气腹痛之治】脉浮缓者祛风，脉沉弦者和里，寒热脉浮，防风汤。腹中作响，大便作泻，平胃五苓散加防风。脉迟者，建中汤加防风。左脉浮，柴胡汤。右脉浮，干葛汤。

防风汤

防风 葛根 柴胡 桂枝 甘草 白芍药

平胃五苓散 见痢疾门。

建中汤

桂枝 饴糖 甘草 生姜 白芍药

胸前饱闷加砂仁、木香，以行甘甜之滞。有寒加炮姜。

柴胡汤 见前。

干葛汤 见前。

寒气腹痛

【寒气腹痛之症】面黄唇白，手足多冷，恶寒不热，二便清利，腹中绵绵作痛，此寒气腹痛之症也。

【寒气腹痛之因】腹主太阴，其人阳气不足，又冒外寒。《内经》云：寒气入经，卒然而痛，此寒气之能令入腹痛也。

【寒气腹痛之脉】脉多沉伏，或见微弱，或见弦紧，或见迟弦。

【寒气腹痛之治】左关弦紧者，宜散寒，桂枝芍药汤。右关迟弦，《金匱》建中汤。六脉沉伏，四肢冷，四逆汤。六脉微弱，中气虚寒，理中汤。

桂枝芍药汤

桂枝 陈皮 甘草 生姜 白芍药

《金匱》建中汤

桂枝 生姜 芍药 甘草 饴糖 大枣 广皮 砂仁

四逆汤

甘草 干姜 附子

理中汤 见前。

暑湿腹痛

【暑湿腹痛之症】热令当权，忽尔腹中作痛，肠中作响，痛泻交作，此暑湿霍乱之类也。

【暑湿腹痛之因】夏令暑湿之邪，与肠胃水谷，互相混乱，暑热不得发越，食气不得运化，而诸腹作痛之症成矣。

【暑湿腹痛之脉】伤暑脉虚，腹痛脉大。虚大弦数，暑热之痛。滑大而数，暑食所伤。痛极郁遏，脉反沉伏。

【暑湿腹痛之治】脉洪大者，黄连香薷散。脉弦数者，清热胜湿汤。痛一阵，泻一阵，平胃散煎汤，调六一散。寒热脉伏，或寒热脉浮大，皆宜发表，败毒散。大便结，厚朴三物汤。腹痛呕吐，藿香正气散。

黄连香薷散。

川黄连 香薷 白扁豆 厚朴

呕吐加藿香。胸前饱闷加枳壳。小便不利加六一散、木通汤。大便结加大黄。恶寒身热加羌活、防风。

清热胜湿汤

黄柏 黄连 泽泻 苍术 厚朴 白茯苓 陈皮 甘草

平胃散

厚朴 陈皮 甘草 熟苍术

六一散

滑石 甘草

败毒散

羌活 独活 川芎 荆芥 防风 前胡 柴胡 桔梗 陈皮 甘草

厚朴三物汤

厚朴 枳实 大黄

藿香正气散

厚朴 陈皮 苍术 甘草 半夏 藿香

燥火腹痛

【燥火腹痛之症】满腹刺痛，攻注胁肋，口渴身热，烦躁不寐，小便黄赤，不吐不泻，此燥火腹痛之症也。

【燥火腹痛之因】或令值燥热，或燥金司政，燥气伤人，肠胃干涸，不得流利，不通则痛，此燥火腹痛也。

【燥火腹痛之脉】多见躁疾。躁则为燥，疾则为热。躁疾兼见，则为燥热。

【燥火腹痛之治】脉数应下者，芍药黄连汤。攻刺胁肋者，柴胡清肝饮。目黄便赤。痛连小腹，龙胆泻肝汤。口干脉数者，葛根石膏汤。小便赤涩，木通汤，调益无散。大便结，四顺饮合本事凉膈散。

芍药黄连汤

当归 川连 大黄 甘草 赤芍药

失气者倍大黄。

柴胡清肝饮 治肝胆有热。

柴胡 青皮 枳壳 山梔 木通 钩藤
苏梗 黄芩 知母 甘草

龙胆泻肝汤

黄芩 山梔 知母 天冬 麦冬 龙胆
草 黄连 柴胡 人参 甘草

葛根石膏汤

干葛 石膏 知母 梗米

木通汤 见前。

益元散 即六一散。

四顺饮

当归 大黄 白芍药 怀生地

《本事》凉膈散

芍药 连翘 薄荷 大黄 桔梗 山梔
仁 葛根

痧胀腹痛

【痧胀腹痛之症】忽尔胸腹胀痛，手足厥冷，指甲带青，痛不可忍，不吐不泻，或吐或泻，按之痛甚，俗名绞肠痧，此即痧胀腹痛之症也。

【痧胀腹痛之因】或沿海之地，或山岚之间，或风木之邪，燥金之胜，一切不正之气，袭人肠胃，则为痧毒而腹痛作矣。

【痧胀腹痛之脉】脉多数大，或多促结。痛极而结，脉反停歇。

【痧胀腹痛之治】十指青冷，刺指出血，欲吐不吐，盐汤探吐，攻刺胁肋，则刺期门。或刮两臂臑，刮出红痧。若腹痛，两足转筋抽搐，刺三里穴。若小腹胀痛，刺委中出血，浙人名曰放痧。恶寒发热，脉浮大者，败毒散。

羌独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桔梗 防风
荆芥 广皮 甘草 川芎

桢按：以上五条，皆外感腹痛，故另列于前。

内伤腹痛

热积腹痛

【热积腹痛之症】身热腹热，烦躁不寐，时作时止，痛则汗出，或痛而作声，或痛而一泛即欲下痢，一利即止，此热积腹痛之症也。

【热积腹痛之因】或膏粱酒热，曰积于中，或心肝火动，煎熬于内，或多食过饱，停积发热，凡此皆热积腹痛之症也。

【热积腹痛之脉】右关滑数，肠胃积热。左关弦急，肝胆有火。热积内伏，脉反沉伏，按之良久，应指劈劈。

【热积腹痛之治】膏粱厚味者，枳壳川连汤。痛而欲痢，痢后稍减，片时复痛，承气汤选用，酒热成积者，梔连平胃散加枳、葛。食积发热者，保和丸加枳、连。右关洪数者，清胃汤。左并洪数者，龙胆泻肝汤。

枳壳川连汤

枳壳 川黄连

胸前满闷加砂仁末。小便不利加木通、滑石。大便结加大黄、玄明粉。

承气汤

大黄 枳壳 厚朴 芒硝

梔连平胃散

厚朴 陈皮 甘草 山梔 葛根 熟苍
术 川连 枳壳

小便赤加木通、滑石。大便结加大黄、芒硝。胸满闷加砂仁、白蔻仁。目黄疸色加柴胡、

胆草。

保和丸

山楂 神曲 半夏 白茯苓 莱菔子
陈皮 连翘

积热重加川连。胸满闷加枳壳、厚朴。

清胃汤

升麻 山梔 甘草 丹皮 川黄连

龙胆泻肝汤

柴胡 黄芩 山梔 知母 天冬 麦冬
胆草 人参 甘草 川黄连

寒 积 腹 痛

【寒积腹痛之症】绵绵而痛，无增减，得热稍止，得寒更甚，身无热，小便清利，痛则下痢，此寒积腹痛之症也。

【寒积腹痛之因】真阳不足，身受寒邪，口伤生冷，胃阳不能腐熟消化，则寒积凝滞，不得宣行，而腹痛矣。

【寒积腹痛之脉】脉多沉迟，或见沉紧，或见沉弦，或见沉涩。寒冷太甚，脉至沉伏。

【寒积腹痛之治】脉沉迟，理中汤。脉沉紧者，豆蔻丸。脉沉弦者，建中汤。脉沉涩者，宜宣通中气，治中汤。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甘草

豆蔻丸

青皮 半夏 麦芽 神曲 草豆蔻 吴茱萸 甘草 益智仁

建中汤 见前风腹痛。

治中汤 即理中汤加青皮、木香。

食 积 腹 痛

【食积腹痛之症】胸腹胀满，痛不欲食，噎气作酸，痛而欲利，利后稍减，或一条扛起，手按则痛，此食积腹痛之症也。

【食积腹痛之因】饮食不节，或饥饱损伤，或饱时强食，或气食相凝，或临卧多食，皆成腹痛之症也。

【食积腹痛之脉】右关滑大，或见沉实。

迟缓主寒，实数主热，食填太仓，脉乃促结。食下肠胃，脉必数实。

【食积腹痛之治】胸胀腹痛，不能饮食，枳壳化滞汤。一条扛起，痛而欲利，承气汤选用。食在上脘，宜消不宜下，保和丸、枳术丸。热积应下，三承气汤。寒积应下，煮黄丸。

枳壳化滞汤

枳壳 厚朴 神曲 陈皮 麦芽 莱菔子 砂仁

承气汤

保和丸 以上二方见前积热腹痛。

煮黄丸 见前气结腹痛条。

痰 积 腹 痛

【痰积腹痛之症】时痛时止，利下白积，光亮不臭，或恶心眩运，或响如雷鸣，此痰积腹痛之症也。

【痰积腹痛之因】饮食入胃，赖脾土运化，其人胃阳不能腐熟，脾阴不能运化，则停积成痰，而腹痛矣。

【痰积腹痛之脉】脉多滑大。滑主于痰，大主于积，滑大兼见，必是痰积。痰积内伏，脉反沉匿。

【痰积腹痛之治】眩运恶心者，二陈汤。胸膈不舒，痰热结聚上焦，《济生》瓜蒌丸。白积自下，导痰汤。痛甚应下者，滚痰丸。

二陈汤

陈皮 甘草 白茯苓 制半夏

济生瓜蒌丸

瓜蒌 枳实 桔梗 制半夏

导痰丸

陈皮 枳壳 甘草 制半夏 陈胆星
赤茯苓

应下者加大黄。

滚痰丸

大黄 黄芩 沉香 青礞石

酒积腹痛

【酒积腹痛之症】痛而欲利，利下黄沫，天明即发，饮酒痛甚，小便赤涩，此酒积腹痛之症也。

【酒积腹痛之因】其人浩饮无度，谷肉留滞于中，热气聚积于内，湿热伤脾，则酒积腹痛之症作矣。

【酒积腹痛之脉】多见洪大。洪数主热，实大主积，滑大洪数，酒湿之积。酒积内伏，脉反弦结。

【酒积腹痛之治】痛而欲利，脉沉数者，枳壳大黄汤。口苦舌干，干葛清胃汤。利下黄沫，梔连平胃散加枳壳。小便赤涩，益元散。

枳壳大黄汤

枳壳 大黄 陈皮 木通 葛根 厚朴 甘草

胸满闷加豆蔻、砂仁。

干葛清胃汤

升麻 葛根 甘草 川黄连

口干脉大加石膏、知母

梔连平胃散 即平胃散加川连、山梔、枳壳、桔梗。

益元散 即六一散见前。

虫积腹痛

【虫积腹痛之症】腹中有块，块或耕起，痛而能食，时吐清水，或下长虫，而见白点，唇无血色，或爱食一物，肚大青筋，此虫积腹痛之症也。

【虫积腹痛之因】脾为太阴，专主于腹，喜燥恶湿。若脾胃湿热，则水谷停留，湿热化生，虫积易成，而腹痛矣。

【虫积腹痛之脉】乍大乍小，乍数乍缓。或见沉滑，或见沉涩。虫积牢固，其脉沉实。

【虫积腹痛之治】腹中有块，秘方万应丸。时下长虫，追虫丸。平居调理，宜用健脾消积之药。

秘方万应丸

三棱 莪术 槟榔 陈皮 橘红 茺莢
雷丸 鹤虱 干漆 砂仁 神曲 史君子
麦芽 木香 胡黄连 炙甘草

追虫丸

黑丑 槟榔 雷丸 南木香 史君子
苦楝根皮

血滞腹痛

【血滞腹痛之症】不作胀，不饱满，饮水作呃，遇夜更痛，痛于一处，定而不移。服行气消化之药不应，以热物熨之稍减，此血滞停瘀之症也。

【血滞腹痛之因】气血通流，人乃不病。若恼怒伤肝，思虑伤脾，焦劳伤心，甚至跌扑伤损，辛辣不禁，血乃凝滞，腹乃痛矣。

【血滞腹痛之脉】多见芤涩。或见沉细，血滞停瘀，或亦牢实，停蓄发热，脉亦数疾。

【血滞腹痛之治】饮水作呃，脉见芤涩，桃仁当归汤。大便硬痛，桃仁承气汤。脉数疾者，去桂枝，血行之后，腹仍痛者，戊己汤加陈皮以和其气。

桃仁当归汤

桃仁 当归 丹皮 郁金 泽兰叶 查肉
红花 山梔 赤曲 赤芍药

桃仁承气汤

桃仁 大黄 芒硝 甘草 桂枝

家秘戊己汤 治血虚腹痛，加陈皮，并治气滞。

白芍 甘草 陈皮

血虚腹痛

【血虚腹痛之症】偃偃作痛，如细筋牵引，下引小腹，上引肋梢，肢体瘦弱，面色痿黄，腹虽痛而不饱闷，痛无定处，此血虚腹痛之症也。

【血虚腹痛之因】或瘦人多火，阴血日涸，或去血过多，阴分日亏，或忧思过度，煎熬真阴，则诸经凝泣而腹痛矣。

【血虚腹痛之脉】多见细涩，或见虚微。

阴虚阳旺,乃见细疾。气离血散,弦细而极。

【血虚腹痛之治】痛引小腹,牵引肋梢,脉见细涩,戊己汤,补肝散、逍遥散。阴虚阳旺,脉见细数,知柏四物汤归芍地黄丸。

戊己汤 治血虚腹痛。家秘加陈皮。

白芍 甘草

补肝散 家秘治血虚诸痛。

当归 川芎 秦艽 羌活 熟地黄 白芍药

逍遥散

茯苓 柴胡 白术 陈皮 甘草 当归身 白芍药

知柏四物汤

当归 川芎 知母 黄柏 白芍药 熟地黄

加黄芪即合当归补血汤。

归芍地黄丸 见前。

气结腹痛

【气结腹痛之症】胸腹胀满,痛应心背,失气则痛减,气闭则痛甚,服破气之药稍减,服补气这药则愈痛,此气结腹痛之症也。

【气结腹痛之因】怒则气逆,思则气结。若人忧愁思虑,恼怒悲哀,皆能郁结成病。或气食相凝,用力劳动,起居不慎,则气亦伤结而痛作矣。

【气结腹痛之脉】下手脉沉,便知是气。沉迟气寒,沉数气热,沉伏气凝,沉涩气结。

【气结腹痛之治】心腹胀者,枳朴香砂汤。痛应背心,气结痰凝者,二陈四七汤。痛攻胁肋者,枳壳青皮饮。气食相凝脾家,中气郁结,调气散。恼怒伤肝,木气不得条达,柴胡清肝饮。气结便实,脉数应下者,厚朴大黄汤。脉迟应下者,煮黄丸。气寒而结,当归散,气热而结,宜清解。

枳朴香砂汤

枳壳 厚朴 香附 砂仁

二陈四七汤

茯苓 陈皮 甘草 苏梗 厚朴 制半

夏

枳壳青皮饮

枳壳 青皮 木通 苏梗

调气散

沉香 木香 藿香 苏梗 砂仁 白豆

蔻 甘草 白檀香

柴胡清肝饮

柴胡 山梔 丹皮 青皮 苏梗 白芍药 钩藤

厚朴大黄汤 治腹痛脉数应下之症。

厚朴 大黄 枳壳

煮黄丸 治腹痛脉迟应下之症。

雄黄 巴豆霜

气虚腹痛

【气虚腹痛之症】面色萎黄,言语轻微,饮食减少,时时腹痛,劳动则甚,按之稍减,此气虚腹痛之症也。

【气虚腹痛之因】或久病汗下,久泻伤元,劳形气散,饥饿损伤,或急于奔走,或勉强行房,气道虚损,则腹为之痛矣。

【气虚腹痛之脉】多见微弱,或见空大,或见细涩,元气虚惫,脉反动急。

【气虚腹痛之治】气怯神倦,脉见微细,四君子汤。遇劳痛甚,脉大无力,补中益气汤。饮食减少,香砂六君子汤。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补中益气汤 治气血两亏,元气下陷之症。

人参 白术 当归 黄芪 陈皮 柴胡 甘草 升麻

加茯神、枣仁,又合归脾汤。

香砂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陈皮 白茯苓 熟半夏 藿香 砂仁 炙甘草

附肠痛腹痛

【肠痛腹痛之症】缩脚皱眉,小便如淋,

痛有肿处,手不可按,夜来每发寒热,或绕脐生疮,或腹皮紧急,肌肤甲错,或时时出汗,此肠痈腹痛之症也。

【肠痈腹痛之因】或膏粱厚味,蕴积肠胃,或劳动跌扑,损伤气血,或六淫之邪内伏,或恼怒郁结,气血凝聚,或偶有他病,误用温热补塞之药,亦能成痈。

【肠痈腹痛之脉】多见滑数。脉小而数,将有脓也。洪大而数,已有脓也。脉迟而小,未有脓也。脉迟而涩,内蓄血也。

【肠痈腹痛之治】脉小数,将有脓者,四圣散。脉洪而数,已有脓者,苡薏仁汤排之。内蓄血者,桃仁承气汤。

四圣散

瓜蒌一个 甘草四钱 没药二钱 乳香钱五分

研末酒调服。

薏苡仁汤

排脓散 上二方见蓄血。

桃仁承气汤 见血滞腹痛。

凡作痛于内,即防内痈。以其外不现形,最能误人。今以肠痈列入腹痛门,则咳嗽胸痛之肺痈,胁痛寒热之肝胆疽,能食胃痛,夜间寒热之胃痈,腰痛之腰注,推之身痛寒热,未发之流注,腿痛内溃之附骨痈,皆有下手真诀矣。

小便不利论

秦子曰:小便不通,非一例也。在外感五运中,则有运气加临,伤寒门,则有热结膀胱。混热发黄,汗下亡津。阴症中,则有寒湿内结。内伤门,则有肺热,心热,肾热,水液偏渗,气化不及,真阴不足诸症,今立外感三条,内伤五条,虽或未尽治法,然亦可以为准绳矣。

外感小便不利

运气小便不利

【运气小便不利之症】阳明司政,躁热加

临,发热烦渴,小便不利,少阴司政。君火行令,发热舌赤,小便不利。太阴在泉,不得小便,病癰闭。厥阴司天。大便泻,小便闭,此运气小便不利之症也。

【运气小便不利之因】《内经》云:阳明司天,天气急,地气明,则民病癰闭。少阴司天,地气肃,天气明,则病淋闭。太阴在泉,湿淫所胜,则小便不利,不及则亦病癰闭。厥阴司天,风湿所胜,风邪入土,水谷偏走大肠,则病溏泄水闭。凡此运气加临则小便不利矣。

【运气小便不利之脉】右脉数大。阳明燥热,左脉数大。少阴之别,右脉濡缓,太阴湿淫,左脉浮弦,厥阴风邪。

【运气小便不利之治】阳明燥热,知母石膏汤、清燥汤。少阴君火,导赤各半汤。太阴湿胜,苍术防风汤。水不及,清燥汤。厥阴风湿,防风汤。水谷偏渗大肠,防风四苓散。

知母石膏汤

知母 石膏 竹叶 麦冬

清燥汤

桑叶 石膏 人参 麦门冬 枇杷叶
杏仁 甘草 真阿胶

导赤各半汤

生地 木通 甘草 川连 麦门冬 山
梔 犀角 黄芩 知母 滑石

苍术防风汤

熟苍术 防风

防风汤 见腹痛。

防风四苓散 即四苓散加防风。

伤寒小便不利

【伤寒小便不利之症】太阳病,发汗后,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此热结膀胱也。太阳误下,若不结胸,但头汗,身发黄,小便不利,又阳明病,但头汗,身无汗,渴饮身黄,腹微满,小便不利,此湿热所致也。若大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此汗亡津液也。若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小便不利,此里热之症也。夏秋之交,身热便闭,此三时热病也。

【伤寒小便不利之因】太阳病，卫中阳邪，不得外解，内结膀胱之本，则自汗发热消渴，而小便不利。又太阳病，误用下药，则营中邪汗，不得外出，而表热内陷。若不结胸于上，则热邪下伏，身发黄而小便不利，阳明病本多汗，今反无汗，则热不外解，内伏消渴，而小便不利。又阳明病，里有热结，肠有燥屎，则小便不利。三时温热之令，热邪不从外解，内伏小肠膀胱，则亦小便不利。

【伤寒小便不利之脉】身热脉浮，热结膀胱，动数变迟，太阳误下、右脉洪数。阳明湿热。六脉虚微，内亡津液。六脉沉数，里热便结。

【伤寒小便不利之治】热结膀胱者，仲景用五苓散，今推广羌活木通汤，阳明湿热，茵陈汤、平胃四苓散、猪苓汤。脉虚亡津液，生脉散，合当归补血汤。里热便结，二便俱闭者，八正散。若温热病，小便不利，宜用清利之剂，如猪苓汤、导赤各半汤治之。

五苓散

茯苓 猪苓 泽泻 白术 肉桂

羌活木通汤

羌活三钱 木通三钱

茵陈汤

茵陈 大黄 栀子

四苓散 即五苓散去肉桂。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滑石 阿胶

生脉散

人参 拣冬 北五味

当归补血汤

当归三钱 黄芪三钱

八正散

车前子 木通 瞿麦 扁蓄 滑石 甘草梢 大黄 山栀

导赤各半汤 见前。

阴寒小便不利

【阴寒小便不利之症】骨节烦痛，不得屈

伸，汗出气短，恶风微肿，此寒湿相搏，小便不利也。少阴病，至四五日腹痛，其人或咳，或四肢重痛，或自下利，此寒湿内结。小便不利也。

【阴寒小便不利之因】风寒湿邪，搏于经络，阴寒主闭，湿邪主塞，每多身痛，而小便不利。又有寒湿伤于少阴，阴寒上冲，则咳嗽，阴寒下结关元，则小便不利。

【阴寒小便不利之脉】脉必濡缓，甚则濡迟。右脉濡迟，太阴寒湿。左脉濡迟，少阴寒湿。

【阴寒小便不利之治】太阴寒湿，甘草附子汤、术附汤。少阴水气者，真武汤。少阴阴寒，四逆汤。

甘草附子汤

生甘草 熟附子

术附汤

白术 熟附子

真武汤

白茯苓 白芍药 生姜 白术 熟附子

四逆汤

干姜 熟附子 炙甘草

内伤小便不利

热结小便不利

【热结小便不利之症】喘咳面肿，气逆胸满，此肺与肠胃有热而小便不利。烦热闷躁，舌赤便闭，此心与小肠有热而小便不利。腰痛骨蒸，两足心热，此肾与膀胱有热而小便不利。凡此乃热结之症也。

【热结小便不利之因】肺主通调水道，肠胃主传化水谷，上焦失清化之令，则不能下输膀胱，而小便不利。心与小肠为表里，心移热于小肠，则小便不利。肾与膀胱主下部，司小便，二经有热，则下焦热结，而小便不利矣。

【热结小便不利之脉】右寸洪数，肺经有热。寸数连尺，大肠之热。寸数连关，肺胃皆热。左寸细数，心经之火。左寸大数，小肠之热。左尺细数，肾火之诊。左尺大数，膀胱结

热。

【热结小便不利之治】肺经有热者，清肺饮、黄芩泻白散。大肠有热，黄连枳壳汤。胃热不清者，清胃汤。心经有火，泻心汤。小肠有热，导赤各半汤。肾经有火，知柏地黄丸。膀胱结热，车前木通汤。

清肺饮

桔梗 黄芩 山梔 连翘 天花粉 玄参 薄荷 甘草

黄芩泻白散

黄芩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连枳壳汤 见湿热力。

清胃汤 见腹痛。

泻心汤

川黄连三钱 甘草二钱

导赤各半汤 见前。

知柏地黄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

车前木通汤

车前子三钱 木通二钱

偏渗小便不利

【偏渗小便不利之症】泄泻不止，水谷不分，腹中漉漉有声，或痛或不痛，小水全无，此水液偏渗于大肠也。

【偏渗小便不利之因】胃为仓禀之官，司纳水谷，小肠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然必藉脾气冲和，乃能运行分利，苟脾元失职，则胃中水谷，不得消磨，小肠水谷，混浊不化，于是兰门之泌别不清，水谷偏走大肠，而小便不利矣。

【偏渗小便不利之脉】右关弦大，胃家之病。右关弦细，脾气有损。左寸偏弦，小肠之诊。

【偏渗小便不利之治】胃有痰饮者，二陈平胃散。胃火不清者，清胃汤。胃寒不能磨化者，理中汤。小肠有热者，导赤各半汤。小肠气滞者，木通枳壳汤。脾虚不能运化水谷，四君子汤。脾寒不能腐熟水谷，理中汤。中气衰

弱，不能升降阴阳，补中益气汤。脾家有热，不能分清降浊者，黄连戊己汤合泻黄散。

二陈平胃散

白茯苓 半夏 熟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清胃汤 见腹痛。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炮姜 甘草

导赤各半汤 见前。

木通枳壳汤

木通 枳壳

二味同煎。

四君子汤 见痢疾。

黄连戊己汤

川连一钱 白芍药五钱 甘草一钱

泻黄散

防风 藿香 山梔 石膏 甘草

气虚小便不利

【气虚小便不利之症】气怯神离，面色痿黄，言语轻微，里无热候，唇不焦，口不渴，欲便而不能，此气虚小便不利之症也。

【气虚小便不利之因】或元气素虚，或汗下太过，或病久气弱，或劳形气伤，或起居如惊，三焦气乱，皆小便不利之症也。

【气虚小便不利之脉】右寸脉弱。肺气不足，右关脉弱。中气不足，右尺脉细。膀胱气弱，左寸脉细，小肠气弱。

【气虚小便不利之治】肺气不足者，生脉散。中气不足者，补中益气汤。膀胱气弱，不及州都者，人参车前汤。

生脉散 见前。

补中益气汤 见痢疾。

人参车前汤

人参 车前子。

二味同煎。

阴虚小便不利

【阴虚小便不利之症】内热神衰，肌肉黑

瘦,下午咳嗽,小水不通,此阴虚小便不利之症也。

【阴虚小便不利之因】肺主生水,肺阴不足则化源失令而小便不利。肝主施泄,肝阴不足则亢阳癰闭而小便不利。肾主关门,肾阴不足则水竭于下而小便不利。

【阴虚小便不利之脉】脉多细数。右脉细数,肺阴不足。左脉细数,肝肾阴虚。

【阴虚小利不利之治】肺阴不足,生脉散、人参固本丸。肝阴不足,海藏四物汤。肾阴不足,知柏天地煎,加玄武胶。肝肾俱虚,肝肾丸。

生脉散 见前。

人参固本丸

人参 怀生地 怀熟地 天门冬 麦门冬

海藏四物汤

当归身 白芍药 生地黄 牡丹皮

知柏天地煎

知母 黄柏 天门冬 生地黄

肝肾丸

当归身 白芍药 天门冬 生地黄

阳虚小便不利

【阳虚小便不利之症】憎寒喜暖,手足逆冷,小腹如冰,心胃无热,此真阳不足而小便不利之症也。

【阳虚小便不利之因】肝主施泄,肾主开阖,肝之真阳虚,则施泄无权,肾之真阳则关门不利,此聚水生病而小便不利之因也。

【阳虚小便不利之脉】左关沉迟,肝阳不足。两尺沉迟,肾阳不足。六脉沉迟,诸阳亏损。

【阳虚小便不利之治】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以《金匱》肾气丸、八味丸主之,各经阳虚者,佐以理中汤。

《金匱》肾气丸 即八味丸加牛膝车前子。

理中汤 见前。

按:小便不利,真阳不足者,用肾气丸。真阴不足者,用滋肾丸、知柏地黄丸。热结膀胱者,用五苓散、车前木通汤。心移热于小肠者,用导赤散。此分经用方之大法也。然临症用治,又宜化出法外之法。例如家秘用导赤散,以利小便,有三等用法:一加黄芩以清上焦之肺,遵利小便莫如清肺之法也;一加川连以清中焦之心,遵清心火,则小便自利之法也;一加黄柏以清下焦肾经之火,遵热结膀胱,当清下焦之法也。

又如家秘用清肺饮,以利小便,亦有几等用法:左关脉数,肝胆有火,加青黛、柴胡。左寸脉数,心经有火,加川连、木通。右关脉数,阳明有火,加干葛、石膏。两尺脉数,肾与膀胱有火,加车前子、黄柏。又如用泻白散以利小便,亦有各条用法:若左关脉数,肝胆见症,加柴胡、黄芩。左寸脉数,心经见症,加木通、川连。右关脉数,肠胃有热,加黄连、大黄。左尺脉数,肾部有火,加黄柏、知母。膀胱有热。加车前子、滑石。按经照脉,对症用药,方能见效。仲景治伤寒热结膀胱,用桂枝五苓散,以散太阳表里。然难用于南方里热之人,家秘化立羌独木通汤。若表散里热,小便不利,用凉膈散以清肺,导赤各半汤以利小肠。若积滞下痢,小便不利,用槟黄丸、香连丸。若先见大便秘结,后见小便不利,用承气汤、八正散下大便。若先见大便泄泻,后见小便不利,用四苓散,实脾分利。更有妇人胎气不宁,小便不利,用养血滋阴,安胎升举。此皆因他病而致小便不利,治本病。治病当察何经主病,何经兼见,上观唇口眼鼻,则知上焦虚实寒热,下观二便通涩,即知下焦虚实寒热。

大便秘结论

秦子曰:大便秘结之症,外感门有表未解,太阳阳明之脾约,有半表半里,少阳阳明之大便秘,又有正阳阳明之胃实,大便硬,又有表邪传里,系在太阴,七八日不大便,又有

少阴病，六七日不大便，厥阴下利谵语有燥屎者，以分应下、急下、大下、可下。又互发未可下、不可下，俟之，蜜导、胆汁导等法。内伤门则有积热、气秘、血枯各条之不同，今但立外感两条，内伤三条，亦去繁求约之意也。

外感便结

伤寒便结

【伤寒便结之症】恶寒身热，大便闭结，此表邪未解，里症又急，即太阳阳明脾约症也。时寒时热，口苦耳聋，大便闭结，此半表半里，即少阳阳明症也。口燥舌黄，恶热多汗，大便闭结，此正阳阳明症也。若表症全除，口燥咽干，大便不通，此少阴里热症也。若手足自温七八日不大便，脐腹胀满，此太阴里热症也。若烦满囊缩，下利谵语，有燥屎者，此厥阴里热症也。

【伤寒便结之因】肠胃素热，偶因外感风寒，郁而发热，表里互相蒸酿，是以三阳表邪未解，而大便先已秘结矣。若表邪已散，阳明里热不解，亦令大便秘结。若三阳表热，传入三阴，亦令大便秘结。若三阴里热不结，后来返还阳明，亦令大便秘结。

【伤寒便结之脉】左脉浮数，右脉沉数，太阳阳明。左脉弦数，右脉沉数，少阳阳明。六脉沉数，正阳阳明。沉细而数，三阴里热。

【伤寒便结之治】太阳阳明，仲景脾约丸。今推广羌活汤加大黄，以遵双解表里之法。正阳阳明者，大承气汤。少阳阳明者，大柴胡汤。言阳明者，即言不大便也。言太阳者，即言有表邪也。若热邪传三阴，大便秘结，三承气汤随症加减用之。若三阴外传阳明，胃实便秘者，大承气汤主之。

脾约丸

麻仁 杏仁 大黄 枳实 厚朴 白芍药

羌活汤

羌活 防风 黄芩 柴胡 大黄

大承气汤

大黄 芒硝 厚朴 枳实

大柴胡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大黄

温热便结

【温热便结之症】发热自汗，汗出热仍不减，不恶寒而渴，或壮热唇焦，口渴引饮，谵语神昏，大便不通，此温热便结之症也。

【温热便结之因】经云：冬伤于寒，春必温病。伤寒论云：若遇温气，则为温病。更遇温热，则为温毒。温热内结，肠胃燥热，则大便闭结矣。

【温热便结之脉】云岐子云：尺寸浮数，太阳阳明。尺寸洪数，正阳阳明。尺寸弦数，少阳阳明。右关沉数，太阴温热。左寸洪数，少阴温热。左关沉数，厥阴温热。

【温热便结之治】太阳阳明，羌活汤加大黄、枳壳。正阳阳明，干葛汤加大黄、枳壳。少阳阳明，小柴胡汤加大黄、枳壳。言阳明者，即言不大便也。夫伤寒表解传里，则热邪敛入肠胃，结实粪硬，可用承气下法。今温热病，则邪热散漫诸经，虽热之久者，亦不肯敛入于里，即大便闭结。亦止宜以三阳表药中，加通利之药，双解表里之邪，不比伤寒直下者也。

羌活汤

羌活 防风 柴胡 黄芩 大黄 枳壳

干葛汤

干葛 知母 石膏 大黄 枳壳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大黄 枳壳 陈皮 甘草

内伤便结

积热便结

【积热便结之症】内热烦躁，口苦舌干，小便赤涩，夜卧不宁，腹胀闷，胸前苦浊，大便不行，此积热便结之症也。

【积热便结之因】或膏粱积热，热气聚于

脾中而不散,或过服温热,热气伏于大肠而干结,皆能令人大便秘结也。

【积热便秘之脉】右寸细数,肺热下遗。右寸大数,大肠积热。右关细数,脾家之热。右心沉数,亦大肠热。

【积热便秘之治】肺热下遗大肠,清肺饮。大肠积热者,黄连枳壳汤。脾家积热者,黄连戊己汤。

清脾饮 见前小便不利。

黄连枳壳汤

川黄连 枳壳

各半同煎。

黄连戊己汤 见前小便不利。

气秘便秘

【气秘便秘之症】心腹胀满,胁肋刺痛,欲便而不得便,此气实壅滞之症也。若质弱形弱,言语力怯,神思倦怠,大便不出,此气虚不振之症也。

【气秘便秘之因】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忧愁思虑,诸气怫郁,则气壅大肠,而大便乃结。若元气不足,肺气不能下达,则大肠不得传道之令,而大便亦结矣。

【气结秘便之脉】盛则沉实,虚则细微。右寸沉实,肺气郁结。右关沉实,脾气郁结。左关沉实,肝胆气结。右寸细微,肺气不足。右关微细,脾气不足。

【气秘便秘之治】肝气壅盛者,枳桔泻白散。脾胃郁结者,平胃二陈汤。肝胆气结者,清肝饮。大肠气结者,枳桔汤。元气不足者,四君子汤。肺虚不能下达,生脉散合参橘煎。

枳桔泻白散

枳壳 桔梗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平胃二陈汤 平胃散加茯苓、半夏。

清肝饮 见腹痛。

枳桔汤 即枳壳、桔梗,二味同煎。

四君子汤 见痢疾门。

生脉散 见前。

参橘煎 即人参、橘皮二味。

血枯便秘

【血枯便秘之症】形弱神衰,肌肉消瘦,内无实热,大便秘结,此阴血不足,精竭血燥之虚症也。若内热烦热,或夜间发热,睡中盗汗,此阴中伏火,煎熬血干之火症也。

【血枯便秘之因】或久病伤阴,阴血亏损,高年阴耗,血燥津竭,则大便干而便秘。若血中伏火,煎熬真阴,阴血燥热,则大便亦为之闭结。

【血枯便秘之脉】六脉沉数,血液干枯,细小而数,阴血不足。滑大而数,血中伏火。

【血枯便秘之治】久病伤阴,脉细而数者,四物汤加麻仁、何首乌。高年阴耗,血燥津竭者,生脉散、天地煎。血中伏火,滋血润肠汤、脾约丸。

四物麻仁丸

当归 白芍药 生地黄 川芎 麻仁
生何首乌

生脉散 见前小便不利。

天地煎

天门冬 生地黄

等分同煎。

滋血润肠汤

当归 白芍药 生地 大黄 红花 麻仁

脾约丸 见前。

大凡去病真诀,止有毛窍二便,三条去路。故伤寒身热不减,首重发汗解肌,里热不解,又重于清利二便。《内经》治肿胀,惟立开鬼门,洁净府,内外分消。开鬼门者,发汗解肌也。洁净府者,清利二便也。按此三条,初学无有不知,究其下手真诀,则白首皆不知矣。故余著伤寒大白外感症,苦心于发汗、解肌、清利二便三法,著《症因脉治》。首卷之伤寒,独开发汗散邪之法,末卷反复详论大小二便不利也。

《症因脉治》终

跋

予始于攸宁堂中，与秦先生周旋，见其简易古朴，坦然帖适，而议论斩斩，不务为影响迎合，既悚然重之，进而探其底蕴，则浩乎若秋水之时，至决川灌河而四达也。涣乎若春冰之释，溶溶然，渐渐然，而还于泽也。进而试其功效，则所以治某某者如此而愈矣，所以治某某者如彼而又愈矣。遂爱焉而乐与交。予室抱沉痾二载，几疑难起，秦先生为予处方，投之立效。第辍则旋作，今服药已数斤许矣，疾亦去八九矣。先生固见之真，予亦自谓信之专也。秦先生故业儒，其洋洋洒洒之机，间流露于口颊，而是编也，研精殚思，条分缕析，绝不欲炫其文采。秦子曰：医虽活人事乎？终小道耳，乌用震而惊之耶。是编也，使初习其事者，视之了然，若指诸掌，即冥心高契者，玩轩岐之妙言，而未归实地。虽口以为笙蹄，心未尝不于此收鱼兔也。吾知利于物而已，奚缘饰为。昔许学士抱技通神，或劝之立言，笑而应曰：若谓书真有用耶，受棧而还珠者比比也。吾悉其奇以告人，未获吾益，且加损焉。故曰托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俯仰之间，皆陈迹也。达哉学士之论乎，五方风气不齐，古今运气大别，朱张刘李四家之言善用之，亦各极其胜。专泥之则不能无偏者，皆以为大中至正，百世无弊之道，而不知有随时之义在其中也。是编也，就证而审因，就因而审脉，就脉而审治，各求其故，无成见之设，原不过补缀前人。若谓立言，则吾岂敢。先生为予言，予嘿然而受其教。退而思之，其真进乎技，不矜乎名者耶。故既为之于前，复为之述于后，诚重之也，诚爱之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蕤宾朔日年家眷晚弟顾昌朝佩声氏拜题

周慎斋遗书

〔明〕 周慎斋 著述



《周慎斋遗书》提要

读赵氏《存存斋医话》云：周先生慎斋名子干，宛平太邑人。生于明正德年间，中年患中满疾，痛楚不堪，遍访名医无效，复广搜医方，又不敢妄施。一夕强坐玩月，倏为云蔽闷甚，少顷清风徐来，云开月朗，恍然大悟曰：夫云，阴物也。风，阳物也。阳气通畅，则阴翳顿消，吾病其由是乎。遂制和中丸，服不一月而安，后遂成名医。盖先生初从查了吾游，尝就正于薛立斋之门，故其用药，亦以六味、八味、补中益气数方治病，犹不能脱薛氏窠臼，惟先生能变化心裁，不执死方。传云：问难数日，豁然贯通，立斋真名师也。理道甚明，惜其稍泥，若先生之治疟，有升其阳使不并于阴则寒已，降其阴使不并于阳则热已，可谓神明变化者矣。尝阅《本草述钩玄》卷首云：自明以来，江南言医者，类宗周慎斋。慎斋善以五行制化阴阳升降，推人脏气而为剂量准。雍正以后，变而宗张路玉，则主于随病立方，遇病辄历试以方，迨试遍则束手。吾于是欲购求慎斋先生书，后得见医学粹精五种，如查了吾正阳篇，慎斋三书，胡慎柔五书，陈友松《脉法解》。其《慎柔五书》，已刻于六醴斋丛书内，本集刊于虚劳丛刊中，其脉法亦是慎斋先生著，陈友松加注而已。考查了吾乃慎斋师，见石震胡慎柔传，胡慎柔为慎斋先生弟子，三书者，皆先生与弟子口授耳传，记录成篇者也。惟《慎斋遗书》，尤为先生晚年心得所集，出于门人记录，未经校正，多有隐晦重复之弊。句吴遭人球先生自幼年习医，继晷焚膏，以三十载苦学，特将此书删繁去冗，更定卷帙，以阴阳、脏腑、气运、色脉、经解、方解、病机、方案，分为十卷，书成，藏于复易草庐，未即行世。其时适王胥山老人刻自注《李太白集》，及《李长吉集》，即《医林指月》十二种等竣工，嗣得复易草庐《慎斋遗书》，遂详加校订，阙漏者借得东扶张先生藏本，钱登谷抄本，及胡念庵先生所藏《慎斋医案》，互参补正，且仍表明从何书补入，然句吴所订原本，虽已删润，其文义仍未润泽，读者常病其蹇，复经东扶先生之鉴定，胥山老人之厘订，于是始成完书，时在乾隆甲午。琢崖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开雕未半，病将易箴，手书于仁和赵石堂先生曰：是书为明医周慎斋遗书，开雕未半，幸竟其事，以成吾志，赵君谨受教唯唯而退。是年之冬，乃续刻其余，成书十卷，惜印行无多，板遭兵燹，故近世已属罕见。炳章旧得杨紫园藏本，以重值购归读之，见其阐发病源病理，真能独出心裁，不拾前人牙慧，把玩不忍释，余意业斯道者，苟能将此书殚精致力，必大有裨益也。爰重为校定，将张王等注，未经圈点者则加圈之，原文注语义有未尽处则参以己意，于句下附注之，其原文仍不更动，恐乱其文义耳。校订既竟，曾于民国八年间，付诸石印，惟字迹过小，讹字圈点，错误仍多，亟为重校，编入本集印行。

赵 序

余舅祖琢崖王先生,乾隆甲午,寿届七十有九,病将易箴,手书一编,嘱余曰:是为明医周慎斋遗书,开雕未半,子幸竟其事,卒成吾志。余谨受教,唯而退。乃于是年之冬,续刊其余,共成书十卷。雕事毕,为之序曰:先生讳琦,字载韩,号载庵,又号琢崖,晚年自称胥山老人。未弱冠,补弟子员,即馆余家。先生父松谷公,相与昕夕讨论书史,上下古今,旁及青鸟演禽,蓍筮云篆,贝叶之文,兼收并览,孳孳至忘寝食。性俭素尚义,壮年丧偶,不更娶,不蓄资,有得即以供割黼氏,刻所注李太白、李长吉等集,既《医林指月》十二种,其他未付梓者尚多。此《慎斋遗书》,则得自晚年,第钞本阙陋,借得东扶张先生藏本,始备卷数。慎斋名之于明季东吴人,以医鸣,著书三数种,《张氏医通》,曾引其说,此本为勾吴通人名球者所订,其文义颇未润泽。人抵慎斋门人,记其师所指授,语多质朴,无高手宣达义旨,读者尝病其蹇。东扶先生少为利导之,琢崖先生复细加厘定,始成完书。余子歧黄理无所窥。然以先生之博极群籍,又醉心于方药术者数十年,其所许可谓补世之所未备,则其有裨益于医道无疑也。是书传,慎斋之名亦传,而勾吴通人亦不枉费数十载之参稽,其名亦传,岂徒以其名也欤哉!世有人熟玩反复,稟是以御诸疾,而收其立成之效,虽得其旨于慎斋,然卒成其书之功,而垂益于后世,非先生其谁与归。余是以不敢委其命于草莽,而终践其诺也。

仁和赵树元石堂氏谨序

吴 序

医道自东汉张仲景后,教亦多术矣。东垣温补,河间清热,丹溪滋阴,戴人攻伐。四家者,概皆有闻,然俱各得仲景之一体,而非轩岐之正派也。明季江东周之干慎斋氏,生乎二千年后,而独得仲景之精髓,直驾李刘朱张而上,有非季世俗医所能仿佛二三也。但《遗书》数卷,出于门人之记录,未经较正,多有隐晦重复之弊。球久欲删烦去冗,订为定本,年来因注《易》未遑,近日《易》注告成,南阳《金匱玉函经解》亦已脱稿,于是删释《遗书》,更定卷帙,阴阳脏腑,气运色脉,经解方解,病机方案,分隶十卷,以翼仲景《金匱玉函经》,作杂证之准绳,为后学之楷式,少医医者虚虚实实之病。球僭妄之罪,自知难逭,然球自年十四即业医,继晷焚膏,诵读几三十载,幸得稍知一二,而性拙不能阿世,天之所以命我者,端在斯矣。即欲偷安而诿责,业有所不敢耳!

乙酉申月勾吴道人书于学易草庐

《周慎斋遗书》目录

卷一

- 阴阳脏腑····· (381)
亢害承制····· (384)
气运经络····· (386)

卷二

- 望色切脉····· (388)
辨证施治····· (393)

卷三

- 二十六字元机····· (396)
理····· (396)
固····· (396)
润····· (396)
涩····· (396)
通····· (396)
塞····· (397)
清····· (397)
扬····· (397)
逆····· (397)
从····· (397)
求····· (397)
责····· (398)
缓····· (398)
峻····· (398)
探····· (398)
兼····· (398)
候····· (399)
夺····· (399)
寒····· (399)
热····· (399)
补····· (399)
泻····· (399)
提····· (400)
越····· (400)
应····· (400)

- 验····· (400)

卷四

- 用药权衡····· (402)
炮制心法····· (406)

卷五

- 古经解····· (407)
古方解····· (410)
古今名方录要····· (411)
附:新方数则····· (414)

卷六

- 寒热····· (415)
辨内外伤····· (418)
内伤····· (418)
外感····· (422)
寒····· (422)
热 暑 燥····· (422)
湿····· (423)
求汗····· (423)
求吐····· (423)
求下····· (423)

卷七

- 虚损····· (424)
劳伤····· (425)
阴虚····· (426)
潮热····· (430)
吐血····· (430)
尿血····· (432)
衄血····· (432)
肠风····· (432)
中风····· (433)
似中风····· (433)
半身不遂····· (433)
痛风····· (433)
疔风····· (434)

鹤膝风	(434)
癰风	(434)
破伤风	(434)
羊癰风	(435)
大头风	(435)

卷八

痿	(436)
麻木	(436)
体强	(437)
身痛	(437)
肿	(438)
胀	(438)
伤食	(439)
伤酒	(439)
胸膈不宽	(439)
积聚	(440)
痞块	(440)
膈	(441)
嘈杂	(442)
郁	(442)
惊骇	(442)
不眠	(442)
汗	(442)
吐	(443)
自下	(444)
疰	(445)
痢	(448)

卷九

火	(450)
假火	(451)
疸	(451)
渴	(452)
喘	(452)
咳嗽	(452)
痰火	(453)
痰饮	(453)
痰核	(454)
心痛	(454)
腹痛	(454)

腰痛	(455)
胸痛	(456)
胁痛	(457)
头痛	(457)
臂痛	(458)
脚痛	(458)
疝	(458)
动气	(458)
头晕	(459)
头鸣	(459)
暴死	(459)
阳痿	(459)
遗精	(459)
淋	(460)
小便不通	(461)
二便不通	(461)

卷十

耳	(462)
目	(462)
鼻	(462)
牙	(462)
舌	(463)
喉口	(463)
妖媚	(463)
邪犬	(463)
妇人杂证	(463)
经水	(463)
血崩	(464)
带下	(464)
前阴诸证	(465)
胎前	(465)
难产	(466)
产后	(466)
小儿杂证	(467)
发热	(467)
吐泻	(467)
疰痢	(467)
惊疰	(467)
疰疮湿疮	(468)

湿癣·····	(468)	外科杂证·····	(471)
痘疹·····	(468)		

慎斋遗书 卷一

明 江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炳章赤电校点

阴阳脏腑

天为阳，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天地，阴阳之定位也，水火，阴阳之生化也。生化乱则体位伤，故水火有过不及之害，则天地不能无旱浸之灾。水火者其用，天地者其体，用伤则体害，一定之理也。以人身而言，形，阴也。神，阳也。心肾，水火也。有形必有神。神气，体也。形血，用也。故病于形者，不能无害于神；病于神者，不能无害于形。盖气病必伤血，血病必伤气，此不易之道也。但治之者，不可无先后标本轻重之分。夫病有阴阳脏腑血气，其病有各不相值者，有相因而致者，有去此适彼者。故用药之法，如腑病而脏不病，不得以脏药犯之，脏病而腑不病，不得以腑药犯之。有腑病而势将及于脏，用药治腑，不得不先固脏；病在脏而势将入腑，不得不先理腑。腑入脏，脏入腑，又有轻重之异，药亦不得不随其轻重而用。更有病虽在此，而不必治此，治此反剧；有病已去此，犹当顾此，此皆分阴阳先后标本轻重之大略也。

阴阳之义：阳，天道也；阴，地道也。非天之阳，万物不生，地亦不凝。非地之阴，万物不成，天亦不灵。故天主健，无一息之停，使稍有滞，则失其健运之机，而万物屯矣。地主静，无一息之动，若稍不静，则失其凝静之气，而万物否矣。人身之阳，法天者也，苟失其流行之机，则百病生；人身之阴，法地者也，苟失其安养之义，则百害起。故阳生而阴长，阴生而阳旺。阴与阳一身之司命，不得偏废而或失也。

今之医者，或言阳为重，或言阴为要，均未得要重之故，各执其说而失轻重之机宜者多矣。夫言阳重者，乃天之阳，人身之真阳，而非壮火食气之亢阳也。亢阳者，如天之久旱酷暑，不可不急以甘霖清气以消其亢害，故丹溪有扶阴之义，黄柏、知母等苦寒之味，在所当用，扶阴正所以济阳也。炳章按：此为平正之论，扶阳者知顾阴，扶阴者知顾阳，则断无一偏之害矣。言阴重者，乃地之阴，人身之真阴，而非坚凝寒结之浊阴也。浊阴者，如重阴凜冽之寒气，不得不藉皓日晴和之气以暖和之，先哲有扶阳之义，桂附干姜，在所当用，扶阳正所以济阴也。盖火烈则水干，水盛则火灭，两相需而不得偏轻偏重者也。若为医者，重阴而害及真阳，重阳而害及真阴，误矣！故知天者可以扶阴，知地者可以扶阳，知天地之义，而成位乎中，方是救人之良医，而非食人之兽医矣！

医道必欲明天地之道者，盖人生天地间，无处不与天地合也。即人之有病，犹天之阴阳，不得其宜也。故人因饮食思虑劳碌淫逸而生病者，人中之天，自为病也。因五运六气外感而成病者，天中之人，外伤而有害也。凡因天而病者实也。虽虚而必先实，因人自病者虚也，虽实而必先虚，虚实明而用药始无误矣。因天时而病者为外感之实症，虽有虚状而必当先治其实，因人事而病者为内伤之虚症，虽有实状而必先顾其虚。炳章按：此亦论其大概，尚当有变通之法。

以天之风寒暑湿燥火之期，合之人身金木水火土之虚实，察天识病，见病思天，天时有犯无犯，犯之或轻或重，无不明显，而后以药治之，无不宜矣。盖药气俱偏，而用得其当，

以治人病之偏者方自全也。炳章按：此语的当，虽参茯，其气亦偏也。

人之阴阳，生生之本，俱在于是。但阳能生阴，故一分阳气不到，此处便有病。然阴所以配阳，若阳到而阴不到，亦不能无病。盖以阳为本者，知所先也，若单事阳而不顾阴，且恶阴而多抑阴，则非理矣。先哲用六味以桂附而成其功，所以补其阴中之阳也。用四君用补骨脂、五味子以收其效，所以补其阳中之阴也，炳章按：语气抑扬，即不无偏重之弊，且四君子加补骨脂，亦不得谓之补阴。故胃阳全赖脾阴之合。又如肾者，阴脏也，而为胃之关，肾津液枯，则关门不利，而胃不能受物，同此理也。医之道，生道也。其生之道，不过阴阳五行生化之机宜也。得其序而和则生，失其序而离散则死，失其和而紊乱则病。察其所失，求其所和，则上医也。阳者，天之道也，人之气也。阴者，地之道也，人之形也。其所以序而和者，人之脏腑经络皮肉筋骨表里内外，无不得五行生化之和而相安也。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故地之万物不生，皆天气寒热水旱之或过也。人身之阴阳，即天地之形气，五脏六腑之流通，犹四时之相代，天之阴阳失，为相者燮而理之，则万物安。人身之阴阳五行失，医者调而治之，则百病除。良相良医，总在察阴阳五行生化之机宜而已。

凡病不起于先天，即起于后天，是先天后天，皆为人身万化之本矣。然其真本，又惟在元阳一气。经云：苍天之气清静，清静之气者，阴阳五行先天后天之化原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本是一气，一而分之，则为二耳。但有质而凝静者为阴，无质而运行者为阳，无阳则阴无所卫，无阴则阳无所附，阴阳之相需，如天地相交，不得相失也。但其间有轻重之别，盖阳能生阴，阴不能生阳。《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阳则动而不静者也。凡阴之病，皆阳动失其和而致之也。故扶阳为治病要诀，然知扶阳而不知顾阴，天生而地不成，亦非治病之全法也。炳章按：专重扶阳亦一偏之论，非要诀也。一阴

一阳之谓道，天地得是道，故能长久。人身同一天地也，其气与天地等，纯乎清静无杂，清静则一，一者道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得一谓得此天元真一之气也。若或以七情，或以六气，稍杂其间，则气不清静而病生矣。故经云：苍天之气清静，顺之而阳气固。清静之气在人，生于肝，行于肺，役于心，养于脾，藏于肾，而流行于五脏六腑，四肢九窍，稍有滞隔，即生病矣。所谓一分阳气不到，即生病者此也。用药之补，补此也。用药之攻，攻乎害此者也。乱则理之，逆则顺之，塞则通之，于此无病，病亦不伤，于此有害，虽安亦危。脉中清轻，安和之气，即此气也。故脉贵和平，失之则死，伤之则病。胃之养，养此也，胃之行，行此也。先天之根根此，后天之奉奉此，盖总先后天统气血而为功者也。此气动处虚处，则为阳为气，静处形处，则为阴为血，为精为液。气得乎此，则生生不绝，流行百骸。失乎此，则为火为邪。血得乎此，得濡润百骸，失乎此，则为脓为疔，为疮疽癰痞。此气若失，天地亦否，况于人乎！

凡人生病处，皆为阴为火，总因阳气不到，阳气所到之处，断无生病之理也。

人以血为主，胃乃生血之源，阳气不足，陷于阴分，则血不生长，气皆化而为火。若阳气升举，则血散布于上下，气无凝滞，何病之有？大凡一身只阴阳二气，阳气生发，阴气皆化为血，阳气不足，阴气皆化为火。炳章按：此补中益气之论也。但近人肾亏者，多一遇升发之品则真阳飞越，顷刻致脱，不可不知，故为医者断不可执于一边也。

火在丹田之下者，是为少火，少火则生气。离丹田而上者，是为壮火，壮火则食气。食气之火，是为邪火，生气之火，是为真火。

清气在下，能助命门之火。若阴气绝，浊气在上，则填实肺气，肺气不能行降下之令，则大便闭。心肺为阳，阳中有阴，故上行极而下。肝肾为阴，阴中有阳，故下行极而上。中气上升于肺则为气，从肺回下则化为血，人身胃气升降，而气血自然生生不已。中气即是胃气。

人身以阳为主，一分阳气未绝，不至于死。一分阴气未尽，不得成仙。炳章按：医书引此者多，而俱不得其解，盖仙经以人身皆阴，惟心中元神为阳元，神充足乃可以点化阴神而成仙，不可指气为阳也。

肌肉属阴，气属阳，气犹百姓，肌肉犹城垣。若无肌肉为之外卫，即气亦无依而亡矣，故大肉尽脱者，亦不能生也。炳章按：观此条可知上条所引系误解仙经也。盖仙经所谓阳气原非呼吸之气，而所谓阴气者，亦非肌肉之类也。

人身以阳气为主，用药以扶阳为先，如上焦闭塞，阳气不能下降，须开豁之。中焦阳气不能上升，须温补之。下焦阳气不能收藏，须求肾纳气。炳章按：此所谓阳气乃胃中冲和之气也。切勿误认，而以桂附补之。

胃中阳气，贯于五脏之内，假令胃中阳气不到于肺，即是肺之脾胃虚也。余可类推。

人之生死关乎气，气纳则为贵。炳章按：纳气为贵即是至论，人能终日将气沉至丹田，不令走散，久久行之，自然强健，特人多疏懒不能行耳。气纳则归肾，气不纳则不归肾，气不归肾者，谓脾胃之气不得到肾也。其不到有五，心之脾胃，肝之脾胃，肺之脾胃，肾之脾胃，脾胃之脾胃，不到者，由先后天不能相生故也。盖肾为先天五脏之始，天一生水也。脾胃为后天五脏之成，成数五，五，土数也，乃天生地成之义也。凡五脏中有一脏不能秉生成之气则病矣，如心之脾胃虚，则胃气不到于心，心则无成，亦不奉生，而气不归肾。气不归肾，则如树之不能有雨露，而根叶不能有生气而枯也。举一而五脏可类推矣。但其间寒热温凉之不同，须知人身五行有过不及之分，如心本君火也，君火之德宁，由肝木能中和而无过与不及也。若肝弱则不能生火，而火之化原病，故火亦不得宁，而心气不得下交于肾，则气不纳矣。此皆由肝木弱，不能生心火故也。且五行之理，不克则不能生。炳章按：不克则不生，实参透造化之论，人身膈膜已上为心与肺，膈膜以下为胃与肝，肺抱心而生，肝抱胃而生，皆以相克而成其用也。作者此语亦偶然道着，观其下文肝弱脾无所制云云，仍是腐浅之论，可知其非有卓见矣。如有妻而无夫也。肝弱则脾无制，而心亦无秉，心

之脾胃虚矣，斯时当以凉而纳之也。盖心不得胃气，则君火弱，君弱则臣强，肝枯则生火，胸中无非相火填塞矣，故当用凉也。又如肺气弱，则肝必强，肝旺则乘土，土受侮则金之脾胃虚，金虚则寒而不能生肾水，是为水冷金寒，非用热则金水成冰，而肺气不纳乎肾矣。又如水弱则肝亦害，肝已病则不能制土，土能克水，土气不能到肝，而肝之气，亦不能奉生于肾矣。斯时若得温暖之气，则水能生，而肝得气，肝和则水火之气，自能相生，而气可纳矣，此则当温而纳之也。又如脾之本位，或因湿热，或因太燥，或因劳若忧煎，或因饮食饥饱，一伤其气，气则下行而不能及肺，肺乏下降之令，则脾胃之本位，不能纳气矣。此则又非寒热温凉之所能纳也，斯时以扶脾保肺顺其升降之性，乃可纳耳！更如肾之气虚，则水不能制火，而相火起矣。相火为包络之火，一本相依，一火兴则五火炽。五火者，龙火、雷火、心火、阳明燥火、三焦壮火也。斯时须察其本原，若初病而本原未伤者，竟以凉纳之，六味加知母黄柏者也。若病久而本原致伤者，以凉纳之必死，则当补元而导之，七味、八味、十味皆可纳也。炳章按：然则执此数方便可以御百病乎？非探本之论也。总之，百病皆由胃气不到而不能纳肾，以致先后天生成之气，不能相和所致，医者知纳气，思过半矣。

五脏分属阴阳，阴阳全赖生克。故固肾者，不可以不保肺，肺者所以生肾也。扶脾者，不可以不治肝，肝者所以克脾也。然扶脾即所以保肺，土能生金也。保肺即所以平肝，金能克木也。脾病即肺病，肝病即脾病，肝病当缓其中，盖肝气不可亢，肝血不可亏，乃治肝之要诀也。炳章按：二语诚然要诀。

三阴三阳十二经，有枢机焉。枢机有二：一者两肾中间一阳藏处，命门是也。命门三焦之本，呼吸之原，犹天之北辰，而人身之枢也。一者在少阴少阳。炳章按：少阳为枢，少阴为枢，原本《内经》不必赘入命门，且所言是经非脏不容误认。少阴肾，天一所生，为三阴初入之处，少阴者，阴之

枢也。由少阴而入,则为厥阴。由厥阴而进,则为太阴。太阴,阴之至也。阴极则阳生,阳之初生而始发,则从胆,胆为转阴至阳之地为少阳,是阳之枢也。由少阳而阳明,由阳明而太阳,太阳为阳之极,而又转入于阴,则少阴少阳,乃阴阳初入之枢。枢者、如门户之枢也。然阴必从阳,故三阴之出入,亦在少阳。阴之不利,由阳之不利,所以少阴以少阳为主也。欲其枢之利,非温暖之不可。盖寒则坚凝,热则流通也。炳章按:执热则流通一语,故所论俱误,少阴为阴之枢,少阳为阳之枢,经语何等明白,乃以阴必从阳一语,堕入云雾至一得皆误,不可为训。亦有热而不能流通者,不能流通,则出入开阖,不如意而致疾矣。能开不能阖,则多泄泻之病,能阖不能开,则起隔噎闭结之虞。疾之作,有害于先天,则从肾与膀胱起,有害于后天,则从脾胃起,起于脾胃,则土不生金而金坏,金坏则水衰,水衰则木枯,木枯则火炽,火炽则水益涸,水涸则龙火起,龙火起则雷火亦随之,龙雷并起,而一身三焦脏腑,无非火矣。此火之来,俱系枢之不利,寒之所致。若因火炽而更寒之,则火益烈而真元亡矣。故治之不但欲其肾之安,更不可不固膀胱之阳,不但欲其肝之润,更不可不疏胆之气。炳章按:如此辗转牵引,殊属支离,若如此则五脏无一不败,亦非草木所能治,岂固阳疏胆所能愈耶?

心肾相交,全凭升降,而心气之降,由于肾气之升,肾气之升,又因心气之降。夫肾属水,水性润下,如何而升?盖因水中有真阳,故水亦随阳而升至于心,则生心中之火。心属火,火性炎上,如何而降?盖因火中有真阴,故火亦随阴而降至于肾,则生肾中之水,升降者水火,其所以使之升降者,水火中之真阴真阳也。真阴真阳者,心肾中之真气也。故肾之后天,心之先天也。心之后天,肾之先天也。欲补心者须实肾,使肾得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六味丸丹皮、茯苓,所以宁心也。地黄、山药,所以实肾也,乃交心肾之法也。

人之生死本乎神,神居于心,心为火,故

火者,生命之原也。戊癸化火,戊为土,癸为水,水为先天,土为后天,二天化火之原,人之所赖以生者也。

凡人不知所以生,则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死,则不知所以病,不知所以病,则不知所以治,故知生知死,乃知病知安,而知所以治矣。人之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以安者气也,气得其平,则神安而无病,气失其序,则神散而死亡。神气者,人之性命也。神者,心也;气者,肾也。心肾二藏,入之性命所寄也,顾不重哉!故脉贵有神,形贵有气,神气可治,虽危可救。神气横乱,虽安必危。然神气之所以因之衰旺者胃也,能治病者,必不可忘胃。故经云:胃气为本,然肾为胃关,人生之来,其原在肾,人病之来,亦多在肾,肾者命之根也。肾脉不伤,危也可许其生,肾脉有害,安也亦虑其危。盖肾伤则先天伤,而后天之胃无根,亦必受害。凡久病而不死者,肾伤未及胃也,及胃立死矣。故断病之诀,在此二天,一伤则病,两伤则死。既两伤矣,尚欲救之,愚人也;两不伤而医者死之,医人之罪也。见病不先察此二天,不知医者也;能医者,专以此二天为务。此医门之秘谈也。

验 案

一人每至夜,则颈项强硬,喉痛舌干吐痰,至天明则诸病皆退,此阳虚不能上达也。盖夕则阳气下降于丹田,上焦之阳不足,故阴火炽于上而生诸病,至旦则阳气从丹田上升,阳升阴降而诸病退矣。治法用补中益气汤。炳章按:此证为津液不足者多,补中益气未见合法,此公以阳不升上之论,亦未知果效否。观病须别有证据,方可定其属阴属阳,未可执此一证,即定其为上焦阳虚也。

亢害承制

人受气以成形,气失其平则成病,故肝木太旺则肝亢矣。肝亢则害脾,脾害则不能生金

而防水，故木亢则金水亦俱伤。斯时当以扶金为要，金扶则木制而木平，木平则能和土而水不泛，金得生矣。若肺金太旺，则肺亢矣，肺亢则不能生水而害木，木病则脾亦损。斯时当扶火以制金，火旺则金暖而平，金平则能生水而制木，木和则无伤于脾矣。又若脾胃过于湿热，饮食思虑，则脾胃之气亢，脾土亢，则伤肾而不能生金，金弱则水之化原绝，而肾益衰。期时当疏木以制土，土平则金水俱平矣。又如肾亢则水泛，泛则水失其流之道，而不能生木，木伤则邪干于土，而脾胃亦伤，故当补火以生脾，脾旺则水有所制而平矣。火亢、水亢、木亢、金亢，一有所亢，皆不能无累于脾，脾有累，则后天气伤，后天伤，则先天不能成其生生之气，治宜用纳气法。盖胃气为中土之阳，脾气为中土之阴，脾不得胃气之阳，则多下陷，胃不得脾气之阴，则无以转运，而不能输于五脏，脾既不输，则心亦无以奉生而化赤，心不化赤，则心火弱不能制肺金，金既无制，则下降之令不行，于是五脏中失其和平者多矣。夫脾气由心而至肺，肺得气而行下降之令，入心为血，入肝入脾亦为血，入肾为精，自入为液。五脏和则能互为生克，相生相克，相制相化，而无过与不及之病，所谓气得其平也。其不能平者，或因六气之感，则外伤而不平，或因饮食劳倦欲事七情，则内伤而不平，不平于先天者，必伤于后天，伤于后天者，必害于先天，一有所伤害，则多气不纳肾之患。故医者必先审其起病之由，而察其何脏亢？何脏弱？亢者则以所承制之，盖子能报父仇也。弱者则以生化求之，盖制则能生化也。而以脾为要，盖五脏之气，皆能奉脾土归气于先天之原，万病俱消矣。

万物赖阳而生，从土而发，土不得阳，则不能制水，水无以生化，则反来侮土，土自救无暇，焉能复生金乎？金水寒则坚滞而不能生化，虽有微火，亦不明也，岂能化金水之寒乎？急宜桂附姜参救之，盖阳者胃脘之阳也，救之而不愈者有之，未有不救而能自生者也。炳章

按：胃中为冲和之气，故能化物，若燥热则为偏驳之气矣，且古人以胃为阳土，最喜清润，何能受桂附之辛燥乎？唯脾土寒湿者，与之相宜耳。

古人云：泻其有余，因不足者泻之。补其不足，因有余者补之。何以言之？假使木气盛者，由肺气有亏，当泻南方以制肝，使火不相克，则肺自清矣。若金不足而火盛，火盛则水亏，脾土因亢而不生，当补脾以养金，滋阴以降火，则水自生而血自长，土常不足，再无有余。炳章按：然则古人又有敦阜之说，何以通之？

气血以冲和为上，偏胜者乃邪胜也，非气血有偏胜也。泻其有余，是泻邪也。以邪气反胜，正气不足，当却邪以卫正，补其不足，是补正也。因正气不足，邪从虚入，当扶正以却邪。气血均平，邪从何入？气有余者非言气之有余，而言火之有余也。因血不足，气过盛则化而为火，五脏空虚，烧灼真阴，为害甚大。夫人之一身，气以血为主，血以气为先。血以气为先，故当补血中之气。四物加肉桂，血热者不宜。气以血为主，则当补气中之血，保元加血药，治病不可忘血，亦不可忘气。忘血则四肢不能用，脾无统也；忘气则体无管摄，肺无主也。气血互相周流，生生不息。和平之药，疏畅气血，宜多不宜少；寒热之药，不过却病，宜少不宜多，多则伤脾胃，切宜谨慎。虚中有实，正虚便生实邪，实中有虚，邪实皆由本虚，故实者以泻为补，虚者以补为泻，总不外亢则害，承乃制之道也。炳章按：数语格言，放乎桂附，开口骂逆者，切宜记之。

水者所以生木也，水泛则木浮，必得土克水而后能生木，木者所以生火也，木盛则自焚，必得金克木而后能生火。火生土，火炎则土燥，必得水克火而后能生土。土生金，土重则金埋，必得木克土而后能生金。金生水，金寒则水冷，必得火克金而后能生水。此生克制化之道也。

五行不克则不生，在五脏亦然。入徒知克我者为贼邪，而不知克我者为夫也。盖女无夫则不生，五脏无克亦不生，如水生木，木不生

于江湖河海而生于厚土,土克水而生也。故相生之道,人皆知之,相克之义,举世莫知。经云:承乃制,制则生化,有志岐黄者,宜详味焉。

气运经络

气运之理,非一言能尽,大端要知五运属地,六气属天。故五运有过不及,而生病多在有形之血肉筋骨,六气之有过不及,而生病多在无形之气。其过与不及,则会主气客气,主运客运之五行生制旺衰而论。如主克客,客克主,或运克气,气克运,或一克三,三克一,其生化之异,亦如克之彼此多寡也。其间又有主客运气,相助相解之不同,太过不及平气之不一。总之,当其位值其时则正,非其位违其时则邪,如政恒其德,无过不及,则虽克我者亦同化,故不恒其德,则有过有不及,有余而往,不足随之,随往随动,动则成败倚伏生焉。有胜则必有复,则虽我克我生者,亦必来复,既有胜复则病生,病之浅深轻重生死之期,则再察其人之本原,或相需,或相背,以定其止发。至于用药,又当详当时气运中,何运何气为害伤人,然后定夺,不得豫以一定之法,该其细也。王晋山曰:运气之详载于书传者,所谓一定之法也,但亦只明其大略而已。至于气化迁流则有常变之殊,盛衰之别,先后之异,真伪之杂,细微反复之间,未经一一指示,神明变通之道,全在学者深思而自得之,勿为纸上陈言所印定则善矣。慎斋谓须详当时气运中,何运何气为病伤人,当时二字大宜着眼,慎勿草草混过。

经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三阴三阳者,六气也,地也而本乎天;生长化收藏,五运也,天也而本乎地。辰戌年,太阳奉寒;寅申年,少阴奉暑;卯酉年,阳明奉燥;丑未年,太阴奉湿;巳亥年,厥阴奉风;子午年,少阴奉火。本乎天者,始于天而还复于天,故曰上奉。甲己之年化应土,乙庚之年收应金,丙辛之年藏应水,丁壬之年生应木,戊癸之年长应火,本乎地而还应于地,

故曰下应。总之,五运六气,本一气也,而有阴阳升降,相生相制之义,故有天干地支十与十二之殊,亦遂有水火木金土,风寒暑湿燥火五与六之别,其实不过一气,升降上下于天地之间,循环而无端耳!

天元纪曰: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盖五运起于甲,终于癸,甲与己合为土,乙与庚合为金,丙与辛合为水,丁与壬合为木,戊与癸合为火。每岁一运,五岁则金木水火土五行,每岁一迁,由左而之右,所谓地道右旋也。六气则子午为君火,丑未为湿土,寅申为相火,卯酉为燥金,辰戌为寒水,巳亥为风木,本于天而流行于地,地位乎中,乘天之运,以为运行气化者也,故六运循环而定位也。然六气本天也,五运本地也。本在地则用在天,故动而不息;本在天则用在地,故静而守位,此五运六气阴阳天地体用互为动静也。故知体而不知用,知用而不知体,则于五运六气之动静,犹未明也。未明五六相需动静之机,则治病用药多差矣。凡五岁之中,当辨其过与不及之殊,五六相生相克比和之别,则体用分明,强弱了了,生死病安之道,即五年十年之内,俱可预期也。能预期者,能预推五年十年之气化也。六气定,五运迁,人身之气血盛衰生死,亦随之转流而无差也。若其人真元完固无损者,则能不随之而转流,故人贵保元,而治病者,亦以保元气为首务也。人病时行之证,是感一时之气也。如子午年君火司天,则人必多暑伤者矣。然暑气虽一,而人之禀气不同,则受病亦异。人但知医病,未知医天。六气在外则为天,在内则为人中之天,即知医天,恐亦不能医人中之天也,医云乎哉!

五运六气俱右旋,倘迁入地而左旋则为逆,所谓子能令母实也。如辰戌年寒水司天,司天者在天也,湿土在泉,在泉者在地也。初气少阴相火,右旋而成燥金,上升于天,至寒水,倘寒水而化燥金则实,金实则左迁,至湿

土，入地而逆转矣，能无病乎？故辰戌年有湿土之病，当以润药治之。盖润者水也，水行则湿土得流，有生金之功，无实金之弊矣。此天逆而入地，药顺而违天也。司天主一年天气，如子午年，君火司天，则一年之天气，无非君火司事。丑未年湿土司天，则一年之天气，无非湿土司事。除司天外。其左右间则为客气矣。分上下半年者，不过上半年为天气之升，下半年为地气之降。在泉者地气用事也。总之子午丑未岁，则本乎天者君火也，湿土也；本乎地者燥金也，寒水也。本乎天者气也，本乎地者血也。故子午年气病当清，血病当润；

丑未年气病当燥，血病当温也。余以类推。

凡人一身，自首至足，皆有经络联之，无断而不接之处，但其中有五行之别。凡五行经络，遇其所生则为根，遇其所克则隐伏，遇其所属则为表为枝。如肺脉起自中焦，中者土也，土生金，故起于此。其络循胃口，胃亦土也。譬如瓜藤然，其老根则本也，其节遇土，复生小根，遇木则生枝果。肺络大肠，大肠为金之表，如木之枝；肺为金之里，如木之本。人之首，人之根本，故五脏经络皆倒垂，粗者为经，细者为络。

慎斋遗书 卷二

明 江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电炳章校点

望色切脉

察色无论四时,无论百病,总以带土色而有神气者为吉。

凡肝热者,左颊先赤,肺热者,右颊先赤,心热者,额先赤,脾热者,鼻先赤,肾热者,腮先赤。而有惨色者,寒,目下肿者,湿也。

第一望他神气色,语言轻重起和眠,弯体即知腰内苦,攒眉头痛与头眩,手不举兮肩背痛,步移艰苦脚间疼,手久按胸膈内痛,按中脐腹痛相连,好起不眠痰火热,贪眠虚冷使之然,而壁蟠身多是冷,仰身舒挺热相煎,身面目黄脾湿热,唇青面冷是阳虚。

第二闻声清与浊,鉴他真语与狂言,声浊即知痰壅滞,声清寒内是真原,言语真诚非实热,狂言号叫热深坚,称神说鬼逾墙屋,胸膈停痰证号癫,更有频病相循久,声音忽失命归泉。

三问病人经几日,日间便利几番行,饮食多少宜冷热,更兼何味喜嫌分,饮食少通容易治,不进之时疗必难,喜冷定知心内热,好温必是脏中寒,便若赤黄知内热,便清定是冷相干。炳章按:上三节俱腐浅俗师之口诀也。

治病在看脉辨证,看脉之法,只在有神无神有力无力八字,识得神之有无,则其人之死生可辨;识得力之有无,则其证之虚实可知。既已知脉,便当辨证,以证合脉,虚实死生,内伤外感,无不了然矣。如证虚脉无力者可补,证实脉无力者亦可补,证实脉有力者可泻,证虚脉有力者亦可泻,明乎虚实补泻之义,则

思过半矣。又所谓有力无力,应补应泻,非独一经,须看何部有力,则泻何部,何部无力,则补何部。或因某部有力,以致某部无力者;或因某部无力,以致某部有力者;或有力无力,各自分经者,手下无不了然,胸中始有定见。故有力无力,为诊法要诀也。看脉须先识五脏平脉,金短木长火浮水沉,土则持重,各象五行之体也。

脉要有胃气。胃气者,谷气,营气,卫气,真元之气,少阳生气,总谓胃气也。脉有敦阜之象者,谷气也;脉有濡润之象者,营气也;脉有充实之象者,卫气也;脉有雍和软顺相续轻清之象者,真元之气也;脉有生动弦长而无亢厉之象者,少阳生气也。此数者皆胃气也,少一则胃气不足也。故看脉先看此数气,以定生死轻重,而预决死期,则以时令生克断之。倘脉少此数气之一,即为真病;不少此气,虽病弗药而安;此气已少,虽药弗救。辨此以为治病诀,乃轩岐法也。

脉有来因,不外虚实二字。欲知其风虚,只辨人迎气口二处,大小软润便知,如肝脉浮,当病风,而人迎不浮,非风证也。脾脉沉,当病湿,而气口不沉,非湿证也。凡看病外辨六气,内辨七情,内外只看人迎气口,故《内经》辨人迎气口,为千古心传。

脉要和缓中有充实圆满之气,即为有胃阳而无弊。如有一处硬馁,即别于阳,便是病矣。盖心肝脾肺肾,五脏皆阴,而其中则有胃阳之气,周流贯畅于其间,肝属木,木直而长,弦之象也,故其脉弦,弦而如长竿之梢,有软嫩和柔之气者,胃阳之气游行于中也。心属

火，火之形浮散而起，故其脉洪，洪而有柔静之气充溢于中者，胃阳之气也。脾为湿土，而得冲和之气，舒徐不迫者，土之象也。故其脉缓缓而有轻顺和柔温厚之气者，胃阳之气足于中也。肾主水，水性下而不升，故有沉实下凝之象者，肾之脉也，沉中而有澄静收敛之气者，胃阳之气纳于中也。肺主金，金性润，润而有坚凝光明外现之象，故其气多浮，而轻浮中有润泽轻扬之气者，胃阳之充实也。盖五脏皆阴，非胃阳实之，则生意衰落。胃阳者，五谷之气，所以培养乎先天之真阳，而为一身四大五脏之生意者也。要乎哉！胃阳之关乎人命也。倘肝之胃阳不足，则肝气虚，虚则邪气凑之，除六气之外，别有五入，如心邪入则脉兼洪，洪则为木火俱焚之证，肺邪入则脉兼浮毛，其证多郁闷，盖肺主气，郁乎中而不下行也。脾邪入则脉兼缓，其证多痰郁胸满之候，盖湿人而成热也，多气塞于咽喉。肾邪入则脉兼沉石，其证多腰重胁痛，盖肾主水，水入而成寒郁也。其自为病，则为血虚火焚之类，此肝之阳气不足，当知其病而别之也。阳气即胃阳之气也。其五脏皆可以类推，知乎此则知补泻之道矣。如心之阳气不足，而或肝邪入之，则补心而泻肝。脾邪入之，则泻湿而宁心。肺邪入之，则理气而凉血。肾邪入之，则纳气而温心。盖肾主水主寒，故用温。肺主气，气郁则为火，故用凉。脾主湿，故逐湿而心宁，如茯苓补心汤之类也。但吾所言，乃一隅也，可即是而反之。总之，治病以回阳为本，乃要法也。但当别其虚实，在何脏何腑何经何络而已。张东扶曰：回阳者，回胃阳也。何脏无胃阳则治何脏，即上所言心之脾胃虚，肺之脾胃虚，肝之脾胃虚，肾之脾胃虚，脾胃之脾胃虚，因其虚而调理之，即治病必先脾胃之说也。今人讲回阳，惟知以桂附热毒之品一概施治，是徒知药之阳而不知人身五脏之阳也，岂先生之所谓回阳哉！

脉之关节处，只在分理阴阳，然须九等分别，方能不差。如寸部中仍分上、中、下，三部中仍分浮、中、沉三候。如上之上，心也，浮也。心有通经处。则脾与胃，上之中也，浮而稍沉者也。肾肝，上之下也，此其最沉者也。其详

难尽，大约识得阴阳内外上下分属，便可悟入。

脉法无如《内经》上在上，中在中，下在下，为一定。故因体而类推，如心肺居寸，居上浮也，则凡浮者，皆其气也，皆其用也。

脉者，非血非气，乃人之神也。神者，精、气、血三者之流行也。若人外无疾病，而脉见枯寂，神先去矣。若外感病而脉见枯寂，此因神死而外感来也，不死何待？若内伤病而脉见枯寂，此因病而神少，非神少而病也，故可救。若内伤饮食寒暖，脉见枯寂，亦不救。若因思虑所致，即不妨，盖思虑伤神，非本原精气血有枯寂而见此脉也，能处处调神则生矣。

人身有先天之元阳，有后天之元阳；有先天之元阴，有后天之元阴。先天元阳，足与不足，别之于右肾右尺；先天元阴，足与不足，别之于左肾左尺。此由人生所禀父母之精气，有足有不足而致此者也。大凡先天元阳不足者，右尺多微弱而不旺，有病则多偏属于阴，或不能耐寒，或不能多食，或静默少慧，或手足不耐劳苦，其类不一，无非阴盛阳衰之证。禀此气质者，一生阴药俱不宜妄用，若再误用阴药以助阴，阳益大衰矣。先天元阴不足者，左尺多微弱而虚细，有病则多偏属于阳，或多发热，或不能久耐事或不能静安，或狂而多言，皆阳有余而阴不足之病也。禀此气质者，一生阳药，俱不宜妄用。苟或用阳药而误，则火益烈而水益亏矣。王晋山曰：古人谓阳藏者宜用凉，阴藏者宜用热，亦是此义。譬之人性相近而有上智下愚之不移者，其天定也。若中人之性，可善可恶者，则固多矣。人体之不同，亦有偏于阳而一生不便阳药者，亦有偏于阴而一生不便阴药者，苟或误用必致危殆，固有之矣。若夫中人之体，阴阳不妨两用者固多也，学人当随时随证酌而用之，慎勿妄执己意，而为胶柱鼓瑟之见，以致人命于倾危也。

后天之元阳，气也。气之主脉，则右寸肺也。右寸之脉，多细弱而软，是后天之元阳不足也。其人卫气易伤，皮毛柔薄，不任风寒。此等人宜以保肺为主，参芪之属要药也。后天之元阴血也，血之主脉，则左寸心也。左寸之脉多微弱，是后天之元阴不足也，其人必多火炽

之患，盖君不主令，而相火代之故也。不能多用心，不能多耐事，营养多不足，血脉多滞迟，药宜当归、芍药、生地、麦冬、枣仁以养心为主也。此四部实为阴阳气血之根元。至论其气血流通，互相灌注而为生长，则先天以脾胃为归，后天以脾胃为原。脾胃者，又阴阳气血之归本处，胃为气之原，脾为血之原，统属右关一部，故右关之脉，联乎尺寸，而为先后天之至要脉也。夫脾不运，则胃不升，脾胃之气，不升不运，则阴不生而阳不舒，血不长而气不旺。故土为中州，贯乎四藏，而为阴阳气血之所赖者也。若脾胃生发之气，即少阳胆气也，胆气不疏则胃阳不发，肝血不润，则脾血不藏，是肝胆之在左关者，又脾胃生发收藏之要脉也。左关不利，则右关不安，两关不利，则尺寸之脉，亦必不得其平。此则诊三部九候之要法也。

看脉，三部全按，察其通身之气血；一指独按，察其各经之旺衰。然其中惟尺脉沉微难辨，且为脉之根，尤不可忽。

浮沉迟数为纲领，表里阴阳仔细分，缓脾滑大洪为火，木性弦长短涩金，革散濡微扎没里，伏牢细弱外无形，紧弦虚实无难辨，结促休将代等伦，动脉有胎还足喜，虚人豁大亦堪惊，和缓有神方是胃，力来亢厉客邪侵，总详胃气论生死，审力须知内外因。

两寸，一主气，一主血，能领一身诸经络营卫。脉分两部，理却一连，如阴阳内外上下，不能不分，而又不可不合也。

胆脉多弦，其来有柔顺之致，则为少阳生气；其来有亢厉之气，则为厥阴木枯之病脉。凡童子之脉多弦，少阳象也。

肝脉浮长，长者木之形也，浮者木之性也。

脉见于右手不平者，莫作外感有余治；脉见于左手不平者，莫作内伤不足治。左曰有余，右曰不足。

若脉浮大而数，宜于气药中佐以血药；若脉沉细而数，宜于血药中兼以气药。

热则流通，凡浮、大、数、长皆热也；寒则坚凝，凡沉、小、迟、短皆寒也；实则形刚，凡实、滑、弦、紧皆实也；虚则形柔，凡虚、涩、濡、缓皆虚也。

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大数为热，小迟为寒。长为热，热则流通，短为寒，寒则凝结，实为邪气实，虚为正气虚，滑为血热有痰，涩为血虚有郁，弦紧为痛，弦坚为积聚，缓濡为湿，缓大为湿热。

凡虚损劳病，俱见于右尺；伤寒外感，俱见于左尺。左手不见太阳之脉。太阳之脉，洪大而长。内伤劳役无疑。

内伤左脉短细而涩，右脉浮大而虚，左为气中之血。左为肝，肝生心，肝主升为气，心主血，故为气中之血也。阳气下陷，不能生阴，故血枯而脉细涩也。右为血中之气，右为脾，脾生肺，脾主血，肺主气，故为血中之气也。脾胃亏损，不能生金，故气虚而脉浮大也。

两尺无脉，是为无根，将有痰厥之患。两寸无脉，是为气闭，则有阴阳不升降之忧。一者升而不降，一者降而不升也。

弱、紧、数之脉，表里俱虚。弱为中气不足，紧为肺虚不卫风寒，数为血不足也。

缓为脾之本脉。缓而有力为太过，缓而无力为不足。若脾部见弦脉，为木乘土位，中气不足所致，是从所不胜来，为贼邪也。若见沉细，是水反侮土，从所胜来，为微邪也。见短涩是火克金，从后来为虚邪也。若见洪大是火生土，从前来为实邪也。凡看病先认定本部脉形，若兼见别部脉形，或从所生来者，或从所克来者，以五行之理推之，断病无差矣。

阿阿缓若春杨柳，善状胃脉者也。六部俱见此象，是谓有胃气。脉紧数者，紧为表之阳虚，数为里之血虚。细数者，细则无水，数则有火。短数者，短为肺气虚，兼之以数，则火克金矣。若浮有沉无，阳气将脱。炳章按：数语的当，故虚劳证见细数脉，则不治也。

脉细少气，气乃水母，气少则无水可知。脉大数则无火，数则心烦，是邪火有余，真火

不藏而无也。

洪者，火之脉也。火之来，肝之虚也，木枯生火也。

弦者，减也。在左关为实，肝血减而肝气亢也。在尺为虚，子食母气也。尺脉短，水枯不能生木也。六脉俱弦，肾水不足，不能平肝火故也。然欲扶肾则于脾气有碍，宜用参芪以补脾，脾旺生金，则可以制肝而生肾，先天后天俱受益矣。故曰：医宜从虚著脚也。炳章按：水亏则火炽，参芪入口，未受其益，先蒙其祸，奈何？凡尺脉微，寸之故也。金不生水，故水弱而尺微也。而寸脉之故，又关之故也。脾不健运，故金失养而金子衰也，生脉散要药也。

凡虚损见数脉，为胃气不足，若转缓弱，为胃气生发之象，盖缓则有宽裕不迫之意，弱则有软嫩柔和之态，象少阳春生之景也。故脉见数，宜单补脾阴以养胃气，犹可转也。肺脉豁大，须防作泻，泻而脉数，病难愈矣。一本云：内伤作泻者，见此为难治。

病后脉多细小，细小而和软，则有神而易痊。细小而搏击有力，则神少而难痊。

脉不可拘，如浮因表而来者可汗，浮因里而来者可下，若但知浮为表，沉为里，非善治也。故脉浮矣，而其沉分坚硬有力，则知此浮，非因表固，乃里热实，火炎脉浮也，宜从其沉分坚实施治。故凡疑似之证，细察两手尺部，及六部沉分，方可辨其真也。

左手寸脉旺，右手尺脉亦旺，是君不主令，相火代之，宜六味丸主之。如单左手旺，生脉散加茯神、远志、枣仁。张东扶曰：相火上入心部，宜壮水以制火，若心火自旺，则清而敛之可也。

右手尺脉旺，左手尺脉亦旺，清肺为主，生脉散加归身。如单左手尺脉旺，六味地黄丸，右手寸脉旺，清肺。

右尺旺，六味丸，或六味汤。左右尺俱旺，亦六味汤。

右尺微细，八味丸。左右俱微细，亦八味丸。

寸脉旺，下尺微细，六味丸。张东扶曰：下字

似当作右，或当作两。

两寸脉浮而无力，宜补上焦，用补中益气汤。上焦元气足，其气一作火下降。两尺脉浮而无力，宜补下焦，用六味丸。下焦元气足，其气上升。

两寸洪而有力，宜降火，凉膈散、黄芩芍药汤、导赤散。

两尺洪而有力，阴虚火动，宜滋阴，用黄柏、知母。

两寸豁大无力，宜大补，两尺豁大无力，宜升阳散火汤。

寸脉微细者，宜温补，为阳气不足也。尺脉微细者，宜温暖，为阴气虚寒也。

二尺浮大，肺气先绝。张东扶曰：二尺浮大知是肾虚，确缘肺金先败，不能生肾水之故。左尺微细不起，右尺带数，或浮大，病名虚损，调理二、三年方得愈。凡浮大之脉，见于右尺者，俱是假火，假火从内伤施治。

右尺阳中之阴，右尺脉主火，有离象焉，是为阳中之阴也。若沉细数，阳中之阴虚也，当救其阴，六味丸。若浮大而有力，阴虚火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或六味汤，加生脉散。若浮大而无力的，当责其无火，宜补中扶阳，保元汤，用黄芪必用肉桂，一敛一散，浮大而见豁，亦宜保元汤。

左尺阴中之阳，左尺脉主水，有坎象焉，是为阴中之阳也。若沉细数，阴中之阳虚也，当救其阳，八味丸。浮大而有力，伤风外感，发表散邪；浮大而无力的，当责其无水，宜六味丸；浮大而见豁，阴气将绝，难以取效。

脉沉而有力，大便闭者，承气汤；沉而无力的，大便闭者，芎归枳壳汤。凡脉沉而带数，阴中伏火也，宜泻阴中之伏火，六味丸。

胃脉见豁大，保元四君子，加麦冬、五味；见于脾脉，保元汤，加干姜、白术；见于肺脉，八味丸；见于心脉，大补阴丸；见于肝脉，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大凡豁大之脉，须沉缓者可治，沉则胃不绝，缓则脾不绝也。倘非沉缓，其何能药？

凡脉豁大外有火,沉细里有火。六脉俱有火者,宜八珍汤和之,脉大亦火之使然。凡脉浮大数,或两手俱浮大数,或轻按浮大,重按虚小,或肾脉重按无力不清,皆是中气不足。微紧、微弦、微数,皆系脾胃不足。

凡脉沉迟,冷汗出,险。沉细,冷汗出,死。洪大,冷汗出,立死。张东扶曰:冷汗、阳虚、沉迟、沉细、阳虚之脉,细甚于迟,故有险、死之别,洪大,虚阳脱矣,故云立死。

如脾脉顿细,肾脉重按无力不清,外无表证,宜补中益气。炳章按:细为阴虚,脾脉细宜补脾阴,且肾脉无力,尤为阴虚之征,不宜补中益气之升举。

尺脉大于寸脉而俱有力,为阳虚阴盛,宜汗之。寸脉大于尺脉而俱有力,为阴虚阳盛,宜下之汗则从阳,下则从阴。

尺脉浮而有力宜表;浮而无力宜补;沉而有力,滋阴降火;沉而无力,地黄丸。

左脉微弱,右脉豁大有力,六味丸,加五味、炮姜、益智。右尺大,君不主令,相火代之,邪火不杀谷,宜用温火生土之义,六味丸,加五味、炮姜、益智。邪火不杀谷,土中无正火也,单用六味则上寒,加此三味,可以退邪火,温正火矣。张东扶曰:左脉微弱血不足也。右脉豁大有力阴火起也。用六味所以壮水制火,加下三味所以敛火归原,且不令水气得寒中也。

血证,脉见豁大无力可延,短数、紧数、细数,豁大有力,不祥之兆。张东扶曰:脉数为胃气不足,宜补脾阴以养胃气。豁大,气虚有火,无力者,和软也。胃气犹在,故可延。短则气疾,细则无水,紧数则表之阳虚,细数则里之阴虚,有力则无胃气,故为不祥之兆。

凡身热自汗,俱属血分虚。若脉浮大无力,作阴虚治之必不效,惟脉浮大有力者,六味汤加入参。

下部见数,不得用炮姜。炳章按:数脉不得用热药。宜用附子升气。上部见数,宜炮姜,以其温中达下也。张东扶曰:上姜黄火归原,下部有火用之,则火固而不散。

命门脉不起,是为心之正脉,沉小亦是正脉。相不敢亢君也。

豁大、心包络少血,宜归脾汤。为短为涩,

俱是心包络不足。肝脉弦长,脾脉短,是为脾阴不足,宜山药、莲子、五味之类。带数,中气不足,补中益气汤。脾脉缓,肝脉或弦或紧,或弦紧洪数,俱从肝治之方愈。肺脉短涩,心脉浮洪,宜利小便,引心火下行。肺脉浮大,或豁大,或微细,纵心脉不平,亦当从肺治之。张东扶曰:心火来克肺金,宜从肺中泻火,若单治心,则肺病不除。

浮而有力当汗,无力当温。沉而有力当下,无力当补。凡豁大之脉,俱是阳虚,张东扶曰:沉而短细数,俱从内治之。凡右关脉缓而有力,乃胃强脾弱,用白术一钱,白豆蔻二钱,甘草五分,陈皮五分,研末,米汤调服。炳章按:胃强脾弱,当抑胃扶脾,枳术丸是也。如用先生此方,当加川连,以抑胃,其义方全。

脉细宜沉,细而浮,阳虚之渐,转沉为数,劳病不治。

脉弦,甘酸之剂皆可用。黄芪建中汤。

脉洪,甘寒之剂皆可用。热邪所伤,三黄丸、调胃承气汤。

脾胃脉缓,如得本经太过,湿邪所伤,除湿渗痰之剂皆可用。平胃散,加白术、白茯苓,五苓散。

脉涩,燥热所伤,甘温甘润之剂皆可用,四君子,加熟地、当归,生脉散,加归身、山药。

脉沉细,寒邪所伤,甘热之剂皆可用,理中丸汤、四逆汤。寒甚,理中加附子,益黄散、养胃丸。

六脉俱弦,指下有虚,脾胃虚弱病也。

六脉沉紧,按之不鼓,一本于“不鼓”下多“膀胱胜小肠也。此水投于火”十一字。大寒之证也,宜温之。脉沉紧而涩,按之空虚,中寒证也。脉洪大而涩,按之不鼓而无力,是为阴虚,一本作寒乃气血俱虚之极也。

脉缓而弦急,按之洪大,病在中,脾土受邪也。脉大则无火,脉细则无水。

凡杂病、伤寒、老人,见歇至脉者,俱将愈之证。唯吐而见歇至脉者,必死之证。盖病后而见歇至者,邪去正虚也。吐属肾,吐后而见歇至者,肾气将绝,不能续也,故知必死。

尺脉浮沉俱有力,宜下,无力则为虚,宜补。寸脉浮沉俱有力,宜汗。无力则为虚,宜升。寸脉细微,阳不足,阴往乘之,补中益气汤。尺脉洪大,阴不足,阳往乘之,补中益气汤,加黄柏。左脉弦滑有力,热不退,四物汤加知柏小柴胡之类。右脉弦数无力,补中益气汤,或补脾阴不足,左病右取,右病左取,上病下求,下病上求。左尺浮紧有力,伤寒宜解表,汗出即愈。但有力不紧,清心莲子饮。无力则为虚,六味地黄丸。沉实为寒,沉迟为虚,宜温宜补。沉微弱则为虚,不宜直补,所谓补肾不若补脾,正与此同。沉数,阴中无阳,八味地黄丸汤。右尺浮而有力,系邪脉,后必泄泻喘促而亡。浮为阴虚,有力为邪火,泄泻下虚不同也,不能纳气归原也。

凡脉浮取不得,为阴中之阳虚;沉取不得,为阳中之阴虚;未至而至者为实邪,应至而不至者为虚邪;短为肺气虚,兼之以数,则火克金也。学易草庐本,于望色切脉一篇,至“脉细则无水”一句而止,以后二十行,系东扶续书于后者,盖亦是慎斋之辞,为他门人所录,而此本未及编入,故补录之,今稍低一字,以别于学易草庐之原本。

辨证施治

凡有热病,喜热饮食,睡卧不得,衣被不可近者,俱是阳虚之病。炳章按:此亦未可为的据,凡胸有痰饮者,多喜热饮,若误认阳虚而用热药,久必受其害。

凡泄泻、肠风等证,小肠薄,不能传送,故渗入于大肠。

凡干燥等证,大肠虚,不能润泽,故涩滞而难出。

脾虚食不磨,有宿食则酸,胃虚饮不消,有宿饮则嘈。

脾实,食消肌滑,脾虚,体瘦,四肢不举。

汗至颈而还者,阳不发越;至脐而还者,阳气将动;至足者,阳气周流一身,病将自愈。

肺病则周身不掇,脾病则四肢不举。

凡浑身胀痛,俱属阴分血亏,大热亦属血

分。微寒微热,或有热不退者,汗至颈而还者,俱是气分。气分宜补中益气汤,见证加减;血分宜芎归汤加肉桂,或四物汤,加麻黄肉桂。胸中胀满,四物汤加苏梗。

口不知味,有实热者,有虚热者。口不知谷味,中虚可知。盖谷气入脾胃,中气赖以养也,不喜非不足而何?二者各自不同,中气实则空,空则上通下达;中气虚则实,实则痰凝气滞。

如扑打损伤,服破血药,不得去者,必成中满,其毒气入脾故也。

凡有表证,俱属里虚。王肯山曰:此即邪实皆由本虚之义,盖示学者治病,不可不求其本而探其微也。至于处方定剂,则有随机因证轻重权衡之法,在苟或错会其意而用药补散之说,为节印板注脚,大失周氏立言救世之一片婆心,且使不学无术之庸人得起而议其非矣。炳章按:此说究竟非是,果系里虚即当用补,岂有以补愈表证乎?即补中益气之法,原非为外感而设,于此误认受害不浅,王肯山先生虽曲为之说以时会之,不足以掩其失也。

自热,蒸蒸发热,似烦非烦,补中益气汤。寒热似疟,补中益气汤加二陈。微寒微热,阴中之阳虚,宜补上焦,八珍汤加黄芪。如胸膈不宽,加入痰药。自汗微热,阳中之阴虚,八珍汤加肉桂。如腹中痛,加干姜、吴茱萸。

寒热似疟,表之阳虚也。表阳者,即慄悍之胃气,升于巅顶,浮于皮毛者也。升浮之气,无时或息。胃气虚,则有时不能升浮,郁于半表半里,外与太阳争则寒,内与阳明争则热,补而升发之,何寒热之有?久而不治,则胃气之升渐少,升少则阳微而恶寒,升少则降亦少,降少则血少而发热,宜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治之。微寒者,阳虚也。微热者,阴无从生,虚阳无附耳,八珍阴阳并补,加黄芪则补阳之功居多。自汗虽属阳虚,然津液少,则阴益虚,故发微热,八珍加肉桂,则补阴之功居多。

凡读书人,精神恍惚,汗出不睡,或泄泻,或多痰,病虽不一,要之皆发于心脾。盖思虑多则心火乘脾,君不主令,相火用事,倘不清其源,正其本,阳气愈陷,病气愈盛,归脾汤之类,是为对证。张东扶曰:心火乘脾,脾阴受亏,宜补脾

之阴,不当补脾之阳。凡五脏相乘,各当察其阴阳,伤阴则补阴,伤阳则补阳,设或阴阳误施,为害不小。炳章按:此条不的亦非归脾汤所能治,凡思虑多则心血虚,脾无所受气面亦亏,归脾汤专补脾阳,乌能治之?薛一瓢治病发心脾,以归脾汤合天王补心丹加减为丸,庶几近之张东扶之注其精,可以为法。

凡人夜间多思,致睡不宁者,淡竹叶、枣仁二味,煎服即安。

凡下焦有病,六味丸可通用。若遇泄泻,其要只在调理脾胃元气,又不可轻用地黄。张东扶曰:地黄能制得极熟,亦不致有坏脾气,大约泄泻者用之,监以山药、茯苓之类,斯可矣。炳章按:泄泻者多兼湿,熟地宜宜斟酌。

凡泄泻属脾宜燥,脾恶湿也。属肾宜润,肾恶燥也。肾之泄泻,失闭藏之令,不能收摄二便也。王肯山曰:治泄泻之法,数言已尽,今人但知治脾,不知顾肾,宜其得失相半也。

凡治病见证虽多,有吐只宜止吐,有泻只宜止泻。止吐后,须用六君子调理,止泻后,须用参苓白术散,加木香调理。

凡上焦病,宜开发之;中焦病,宜和之;下焦病,宜达宜缓。

见病医病,医家大忌。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见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如头痛发热恶寒,筋骨疼痛,此外感实证也。然阳虚则恶寒,阴虚则发热,血虚则筋骨枯而多疼痛,胃虚、肝虚、肾虚,皆有头痛之证。不是外感实证。如默默不语,四肢无力,气短身寒,此内伤虚证也。然胃实脾不运,而默默不语者有之,阴气升腾,阳不得令,而身寒者有之。不是内伤虚证。种种变幻,实似虚,虚似实,外似内,内似外,难以枚举,皆宜细心求其本也。本必有因,或因寒热,或因食气,或因虚实,或兼时令之旺衰,故治寒者温之,热者清之,食者消之,气者通之,实者平之,虚者补之,再兼时令之味,而病已矣。此法当知。

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何以言之?脾胃一伤,四藏皆无生气,故疾病

日多矣。万物从土而生,亦从土而归,补肾不若补脾,此之谓也。治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甚多。凡见咳嗽自汗,发热,肺虚生痰,不必理痰清热,上旺而痰消热退。四君子,加桂、姜、陈皮、北五味,后调以参苓白术散。炳章按:知本之论,然脾胃之用,在升降运化,拨转气机,尤为要着,未可徒以四君、六君为足尽脾胃之治法也。

脾胃不足,当责其无阳,亦有阳亢热不退,自汗怕寒,四肢倦怠乏力之证。中虚表热,或潮热自汗,莫离补中正方。表热加羌活;腹中胀满,加附子、姜、桂、吴茱萸、青皮、神曲之类;调理,用八珍汤;气血两虚,十全大补汤;阴虚火动,脉洪大而不作泻,六味汤加入人参;恶寒,八珍丸;腹痛,理中丸;虚损,虎潜丸。病证多端,颠倒难明,必从脾胃调理,乃岐黄之正法也。

诸病有吐泻见证,莫忘脾胃,虽有杂证,以未治之。气短脉有力属实,无力属虚。气脉俱长者易治,虚损气促者难调,久病不宜脱形。若内伤虚损不足之证,不拘药之多少,宜久服有效,如药力未至,必不能成功。补中益气汤加附子,无汗加羌活,若自汗发热,保元汤,加白术、桂、附、归、芍、二陈必愈。凡病日久,阳虚无疑,盖因胃失生发之气,保元甘温退热之圣药也,舍此而用寒凉,必死无疑矣。虽大便燥结,阳陷于阴分,切勿下之。诸病必寻到脾胃之中,乃东垣之高见。胃主生发之气,七情六欲,皆足以伤胃。至于不思饮食,十二经络有一处之滞,则生发之气不行,生发之气不行,四藏皆无生气,病日多矣。医家于气血、寒热、虚实不辨,忘脾胃而投药石者,十常八九,所以往往害人也。

验 案

一人左手寸脉中候微数,重按无力不清,关脉中候沉候皆有力,尺脉沉细有力。右寸中候涩,重按不见脉,关脉中候若有力,下微不清,尺脉沉数无力。此内伤不足之证,脾肺二

经受病也。治以补中益气汤，使阳得生而阴得长，加盐水炒黄柏二分以救肾，加枣仁一钱以安心神，小水或热或不利，加远志、莲须各五分以达之。炳章按：凡治病未有舍证，而专言脉者，亦未有舍脉，而专言证者，必脉证合参，乃得其真，此病未知所现何证，据脉则上强木弱肾水亦亏，何能任升柴之升散，虽有黄柏炒二分，亦不足以救肾。

一人左寸脉短涩，乃心血不足，关脉微弦无力，左尺沉细。右寸微浮而散，右关按之若有力，举之不足，重按无力不清，右尺沉而无力。责其无火，宜大补气血，治以十全大补汤。

一人五十八岁，右脉带弦，左脉豁大有力。弦为木脉，见于右手，胃受木克而虚也。左脉豁大有力，邪火盛也。不治之证。炳章按：此未见即为不治之症，特非补中益气所能治耳。

一妇人年三十，左寸浮大，左关大，左尺洪大，右寸浮大，右关尺俱沉细无力。治方用

山茱萸、白茯苓、生地黄各一钱，泽泻、陈皮各五分，川附子、生甘草各二分，姜枣煎。盖浮与洪大属火，故壮水以制火，泽泻、白茯苓引火下行。关尺沉细无力，真火不足，故加附子以温之。

一妇人六脉纯阴，或二、三至，或四、五至见歇，此血中之气虚也。四君子加白芍、肉桂，理脾和肝，山药糊丸。血中之气脾为主，脾上旺则上焦肺气亦足。盖脾为太阴，肺亦太阴，二阴皆赖阳以生。用桂则土温而金不寒，气血自然生发也。

一人两尺脉沉微，脾胃脉弱，肺脉中候沉涩，此火不能生土，寒在下焦，痰在上焦，必转咳嗽，然后阳气发生，方为佳兆也。用药之妙，须虚处着力，一落在实处，再难长进矣。炳章按：据脉而论，所议原不谬，但赘以须从虚处着议，云云，则似无论何脉何证，总以补虚为事矣，如何其可？

慎斋遗书 卷三

明 江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点

二十六字元机

理

资生万物位坤宫，忌湿宜温益理中；血气源头从此化，先天化育赖为宗。土为万物之母，在人身则属脾胃，喜温恶湿。地黄湿滞之物，非其所宜，唯与参、苓、芪、术、甘、姜、豆蔻、陈皮、山药之类相投，深有补益。先天后天所生气血，由此而化。凡治百病，先观胃气之有无，次察生死之变化。所至重者，惟中气耳，可不谨乎！

固

一点真阳寄坎中，固根须要药灵通，甘温有益寒无补，我笑丹溪错认功。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气，藏于坎中。其气自下而上，与后天胃气相接而生，乃人身之至宝。劳伤过度，损竭真阴，以致精不能生气，气不能安神，使相火妄动飞腾，而现有余之证，非真有余，是因下元不足之故也。火与元气，势不两立，若执丹溪法，降火滋阴，而用黄柏、知母治之，恐其愈投愈损。王肯山曰：丹溪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为滋阴降火之妙剂，亦是一法，若以慎斋所言之证，而以丹溪之法治之，大非所宜矣。炳章按：语甚精奥，然以此诋丹溪则不可，王氏批语甚为的当焉。若见此证，宜温补于下，而火自归原，病即愈矣。如元气骤脱，相火亦衰，脉微足冷厥逆，各脱阳证，更宜大剂温补，缓则不能救矣。

润

肺为华盖主皮毛，金体由来畏火烧，便竭皮枯津液涸，滋干润燥见功劳。润治之方，其理不出乎滋阴润燥，流通血气。夫人身之中，水一火五，阳实阴虚。若嗜欲无节，以致肾水受伤，虚火为患，肾虚恶燥，或前后闭结，或痰在咽喉中干咯，此皆津液不足之故。而火动元阳，焉能全其化育？理宜补养肺金，使金水相生。肺金，钱本作肾中之金。自然出入升降，濡润宣通，何愁病之不愈哉！

涩

脾实生痰滑泄，肾虚气弱多溏，遗精失禁便不藏，温涩相投切当。涩治之法，其理不出温补，健脾行湿。凡脾湿生痰，以二陈加参、术、香砂之类。肾虚失禁，或溏泄，或多溺，俱宜温补于下。但下虚滑泄之证，非独健理坤位，亦宜固守坎宫。盖肾为胃关，关门坚固，则二便分调，自无不藏之患矣。王肯山曰：大便滑泄，亦有因脾湿生痰所致者，宜以二陈治之。若下元虚弱者，舍温补更无别法矣，故分别言之。慎斋以温补为涩字元机汁脚，盖以脾肾两固则二便均调，启闭有节，自无驚瀉峻泻关门不禁之患。涩治之要，莫尚于此，与世医之专用芡实、金樱子、粟壳之类为涩药者，相去远矣。

通

痢疾泄痛用通因，验色分明辨久新，寒则当温热当下，有余不足妙如神。通治之法，不出于泻利二端。若泻利后重逼急，而痛太甚，速去无度，或滞不行，或身热色赤，此等理宜急下。如不痛者，此乃积也，所有不通旁流之

物，俱宜下之，所谓通因通用之法也。若用止药，则泻愈甚而病愈增矣！至于痢久色白，或兼红色，气息腥秽，身冷脉弱，下泄无度，腹痛喜按，切忌芩、连、梔、秦、寒凉之剂，急用桂、附、干姜温补为要。若泻久而鹜溏者，亦宜加参、苓、山药之类温之。古云诸积诸痛，喜温而恶寒者，斯言信矣。人有贵贱，贵虚而贱实，尤宜识此。王肯山曰：贵者多虚，贱者多实，凡病皆宜识此，不独泻利一证，慎斋特于此条发其例耳，大富贵之人多劳其心，又耽嗜好，故有病者，其正气多虚。贫贱之人，只是劳力，但于风雨寒暑燥湿不能避忌，故其病也，多本邪实，此人事之固然也。若贵者之先天充实，或者培养得宜，而贱者下劳力之外，兼复劳心，又或纵欲无度，则虚实之形必自相反，不可执一而论。

塞

塞因之法妙难传，疏启中间峻补兼，此理若能知得透，谁云医道不通仙。塞治之法，甚则骇人耳目，可谓难也已！谓气无补法，人皆慎之，殊不知下气虚乏则中焦滞实。盖肾为生气之原，若先天气乏，不能与后天胃气相接，而喘胀生焉！故胸胁满甚，不若疏启于中，峻补于下，乃前贤之准绳。其功有捷径之妙，笔不尽述，惟知脉者能悟之。且用药之法，轻则泛上有碍，重则降下无妨。人参随下焦药，亦入下焦，不可不知。

清

清肺甘寒味最良，水金滋养此源长，如加辛燥纯凉剂，便使真元气自伤。肺为五脏华盖，统摄诸气，运行不息，乃至清之分，秋毫难犯。所最畏者火也，苟或心有伤感，以致肺中火动，中焦之气必伤，而咳血嗽痰之患作矣。夫金受火制，则无健运之能，而百病生焉。药宜甘寒滋养，使子母相生，不受火形，其气自清，乃为良法。辛燥纯凉之剂，不宜轻用，用之稍过，则反伤其气。必须察其脉之虚实，脉如不足，虽有痰血，亦宜温补真元，切忌寒凉。凡衄血吐血，势未甚者，当行从治，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之类为宜。若用寒凉，理无是处。

炳章按：抄本多干姜肉桂。

扬

外感风寒咳嗽，身多发热头疼，或兼火郁在诸经，发散轻扬以定。四时感冒风寒，时行疫证，实非真伤寒。初感则入于太阴肺经，故咳嗽，痰多鼻塞，或头疼发热，状似伤寒。钱本作“有似外感重而内伤相夹者一样。”不可遽用甘辛发汗，但当察其脉之虚实，验其证之有余，以轻剂兼风药引而扬之，如葛根、升麻、荆芥之类，参苏饮之属，或兼火郁，少加清凉亦当。

逆

人火分明势缓然，寒凉灭伏药相兼，两途虚实应须别，莫使差讹致倒颠。经云：微者逆之。人火者，乃心火也，其势不速，可以水灭湿伏，黄连之属，可以治之。用寒以益心，此之谓也。张东扶曰：心之真阴伤，然后君火炽，用寒以益心，非为心属火而用凉以折之也。亦救其心之真阴而火自静耳。且真阴藏于离宫，故曰神阴。与相火治法大相远矣。复言可以用寒之故。张东扶曰：火旺于南，南，离也，心也，而真火实生于肾。水旺于北，北，坎也，肾也，而真水实生于心。名虽曰逆，实正治之法也。

从

龙火飞腾大速，遇寒光焰滔天，惟其推折势难兼，邪退正随管见。钱本作“难将凉剂去推安，从治今人谁谄。”

经云：甚者从之，从者，从其性也。盖龙火者，相火也，其势大烈，不可水灭湿折，从其性而伏之，惟桂、附、姜之属，可以治之。庸工不识此理，凡见火病，不分阴阳，不辨虚实，确谓知母黄柏，独能补肾滋阴，不知阴气化火，火势愈强，是不明龙雷之性，逆从之道也。末二句钱本作“真阴在坎，却与心火同治”，谬矣。

求

呕逆声频气有余，欲餐难入费踟躇，寒因热用无他技，姜制梔连倍竹茹。求者，求心火之有余也。盖心为君火，不戢则自焚，自焚则

死。况真精所藏之位，性喜寒而恶热。太仆云：寒以益心，诚哉是言也。又云：呕逆生而食不得入，有火之病，宜求所谓寒因热用，是其法也。

责

寒动乎中因肾虚，肾虚阳脱气难拘，须知地户宜常闭，失禁令人必丧躯。责者，责肾水之虚也。人之两肾，为一身精气所藏之处。经云：天门常开，地户常闭。天门谓口鼻。地户即肾之开窍处。故知两肾，乃先天水火之窟。元气之厚薄，于此分焉；形躯之寿夭，由此判焉。善保养者，使火不妄动，真气不损，存守于中，乾坤不息，与胃气相接，何病之有？王晋山口：真气即是肾中元阴元阳之气，相火一动，真气自泄，相火不动，则真气静存于内，生化无穷，尽根于此。不善养者，劳欲过度，真气漏泄，相火横行，邪气无制，于是百病生焉。又肾虚则寒起，若真阳脱而作泻者，是门户不禁也。脉存者生，脉脱者死。药宜峻补于下，迟则不能斡旋矣。经云：热之不热，是无火也。食入反出，是亦无火也，并温也。温之不愈，其死速矣。一作“温而不愈者有之，未有不温而能愈者也。”

缓

久而增气理悠长，缓治中和物化常，脾胃相通辨谷气，药如偏胜不为良。经云：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之久，夭之由也。此言药之气味，治之缓急，出乎医之调燮也。盖胃中清纯委和之气，偏与谷肉果菜相宜，即参术亦有偏胜。此先哲之格言，自当视其病之缓急而治亦如之。夫病有新久，新则势急，宜治以重剂，久则势缓，宜调以轻剂。一切内外伤，邪气已退，药宜间服，当以饮食调之，于中有缓急之意存焉。若服药过度，反伤其气，病益绵延不愈，或者反致增添新病。医须识此，庶无虚虚之害矣。张东扶曰：此条乃治病最要之法，今之医率不讲矣。

峻

势急难施缓治，邪实重剂相当，理中承气斡旋分，用者验如神应。峻治之法，死生所系，应若发机，胸中无一定之见，不能用也。如虚则理中、附子，实则承气、大黄，若能知虚实而善用其法，可谓上工也矣。又患似伤寒，应汗不汗，其势不解，心中烦躁不安，势已极矣。宜大剂补中益气，加麻黄、姜、附，一服即解。此皆峻治之一法也。

探

初验难分真伪，欲施攻补狐疑，全凭一探实和虚，此是医家妙计。凡治病，内外不辨，又虚实不分，妄施药物，服之不能保其无失。医家通活变者，临证察脉之时，问前医所用何药，作何调理，若果能见其实有失处，我则对证施治，必无不治。王晋山口：前医用药未效，后之接手者多务翻案以求胜之，久寒则用热，久热则用寒，久泻则用补，久补则用泻，以为讨巧出奇之计。然而脉与因故在也，苟据脉审因，确见前医识力未到，自当改弦易辙，以正其误，若不据脉审因，而妄生歧论，只图求异于前人而树其利，竟置病人吉凶于度外，其居心不可问矣。嗟乎！惟有初治之时最难，虚实两途，犹豫未决。张东扶曰：古人知其难而难之，今人知其难而易之，亦并不知其难也。冤哉！知机者，用意调和，如按琴瑟，药中则气和，自然之理。但实可受寒，虚可受热，攻补之诀，在其中矣。

兼

实虚相杂损元阳，攻补兼施细酌量，先理脾家为切要，气行无滞补何妨。兼治之法，攻补并行。气血两虚，四君、四物，如挟痰，兼二陈。若过用凉药，又伤饮食，致损脾胃，或吐或泻，或腹痛，或胸胁满闷。怒气挟食伤肝，皆损中气，虽兼内外劳伤，头痛发热，务以调理脾胃为先。凡治吐泻腹痛满闷等证，先用温补，加香砂辛热之味，使诸证平复，而脾气运行，再用纯补之药，以俟汗解而愈。古云：气滞物伤，补益兼行消导，此之谓也。

候

伤寒表实汗为难，火数如逢发等间，王胥山曰：火数，谓七日及十四日之期，病证多于此候转机也。未至其期，强发其汗，汗或不出，或虽有汗而病仍不解，若至其期，用药中的，应手取效矣。发等间，言发汗之不难也。炳章按：余见近时，市医多有持此论者，余常笑之不意，乃原本于此，夫风寒中人，急于星火当其，初起用药驱之使出，则邪去而正不伤，最要法也。迟疑逗留坐视其传经，则变症蜂起，虽欲乘火数而发其汗，庸有冀乎。历代明医无此诀，于今说破妙机关。外感有余之证，必身热头疼，恶寒无汗，乃表实之故。虽言表实者，理宜发汗，然服发汗药而汗不出，不宜再发其汗，候逢火数，其汗必出，或作战而汗，亦有不战而汗者。若战汗时，药宜用温补以一助之，要使正气胜其邪，邪汗出而愈。如火数未至，将药强发，虽汗亦非自然之汗，不免反伤其气，其病反甚于前。历代明医，不立此法，是亦不传之妙诀也。

有汗当止，无汗当候。或兼吐泻，亦当调理中宫，或虚实相兼，攻补互用。钱本于验字条下有此数句，盖亦慎斋之言，而草庐本不载，今改附录候字条下，稍低一字，以别于草庐本。

夺

临证随机立见高，宜攻宜守辨分毫，心存专主人司命，仇夺乾坤造化标。经云：精气夺则虚。又云：夺血者无汗汗即血所化也。夺之为言，重虚之谓也。精气夺，夺血者，宜守之，毋再伤其精气血。又经云：土郁夺之。夺之即攻之谓也，言上郁者，宜攻下之，令无壅窒也。宜守宜攻，辨得分明，自无虚虚实实之祸矣。王胥山曰：病有危急，而虚实介于疑似之间，治之苟失其宜，虚虚实实，死亡不旋踵矣。惟深于理法者辨之明而察之，审宜守宜攻，确然不惑，独排群议而急救之，所谓夺者，乃夺之死也而置之生，夺之危地而置之安也。其引经文，不过取以为攻守二途作一引子，于夺字元机不甚紧对，盖精气夺则虚血，血夺者无气，二夺字当作失字解，土郁夺之，此夺字当是夺而去之义，玩诗意，细绎经文，其离合当自得之。

寒

恶寒战栗非寒证，阳亢精微积热深，莫使

毫厘谬千里，总须著意个中寻。恶寒之证，有阳亢而见阴证者，此假寒真实热也。若真寒之证，其脉为迟，为微为弱，气虚欲脱，足冷厥逆，自汗自利，此急宜温补之，真寒证也。若热极而恶寒者，脉必有力，宜用承气汤下之，寒因热用之法，可施也。

热

恶热因非热，元虚气自伤，莫教从实治，须用补虚方。恶热之证，有元气受伤，邪火独盛而恶热者，所谓火与元气不两立也。温补真元，其火自退。盖此是阳虚火动，而非真热之病也。真热之病，脉多洪大有力，身热谵语，大便燥结，口渴无汗。钱本于此下有“得井水探之不逆亟当重下无疑”十三字。张东扶曰：大便燥结，口渴无汗，阳虚火动者亦有之，当合上二句参看，方得真情实据耳。若元气受伤而恶热，虽有便燥口渴外象，而脉大无力，宜人参、麦冬、五味、山药、杞子、肉桂、细辛、生地、甘草、白芍、归身之类治之。

补

阴盛阳衰气薄，喜温恶冷通情，医能识破个中情，起死回生有应。经云：气血者，喜温暖而恶寒凉。盖温暖之味，得生长之性，多补。寒凉之味，行消杀之气，多泻也。且万物生于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甘则能补脾胃，为后天气血之原。治病而能用甘温以补土，则效多。但行补之法，宜先轻后重，不及可加，太过则反剧矣。详观近时气化渐衰薄。人身一小天地也，自然相应。凡百病证，多宜温补，少宜凉散，阴盛阳衰之理，静验已久。本此治疾，见效甚多，此实心得之妙也。钱本于此条内多此数行，而草庐本无之，盖亦慎斋平昔之言，而门人所记录者，今附录于后。

泻

实病因由汗不宜，脉应证对法当权，休将忽略轻生命，诀有言传出自然。泻者，泻其有余。有余者，邪气实也。泻实之法，有汗、吐、下三法，病在上者，或寒，或食，或痰，并宜吐之。邪在表者汗之，邪在里者下之，此皆有余

之证,当及时施治,不可因循。盖补泻二字,寒热从之,医中之秘,的在于斯。泻法先缓而后急,不及可再攻,太过恐难复旧。然亦不可确然竟以攻下为长策。盖商鞅治国之法,原非治平之正道也。有余之证宜霸,不宜王法,当下不可因循而失,或不当而下之,祸不旋踵。又云:补则补其不足,泻则泻其有余,脉有虚实,证以明之。钱本有此一段,而草庐本无之,今附录于后。

提

气虚下陷因何故?劳损伤神理必然,闭脱两般要所据,全凭提固法相兼。胃气在中,肾气在下,二气相接,周流运行不息,何病之有?一或有伤而气虚下陷之病生矣。故肝肾之阴不能升,心肺之火不能降,则有闭结之患。张东扶曰:肝肾之阴不升,则上燥,心肺之火不降,则下寒。须先行通和,兼以升提。如或不效,即宜温补真阳,其气自然通达。又如妇人血崩,下气虚脱而患泄泄者,皆宜峻补兼提。经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盖天地人一也,而生生化化,莫不由此一气之升降。所以提则春气生发而元气运行也。

越

食塞胃中气不调,越因越用法为高,若然反出因无火,温补中宫积自消。凡饮食不匀,有伤脾胃,以致停滞不化,兀兀然有欲吐不吐之状,若吐出其物,其患自除。又痰在中焦,妨碍升降,心下泛泛然,或兼恼怒,则郁闷难舒,一吐即愈。皆越因越用之法也。若食入反出,王太仆云:是无火也。内必兼寒兼积,法宜温补中宫,用理中汤去甘草,加乌梅、生姜、消痰之药。钱本多枳壳一味。此则越法之内,而兼调中之意者也。

应

治法中间有四应,四应得法可回生,汗温吐下应无失,失却相应命不存。治病之法有四,汗、温、吐、下,乃医家之准绳也。应汗不

汗,失也;汗之不汗,天气不通矣。应温不温,失也;温之不温,阳气脱矣。王肯山曰:虚不受补也。应吐不吐,失也;吐之不吐,胃气竭矣。应下不下,失也;下之不下,地道不行矣。凡用汗、温、吐、下之药而病仍不应,俱死兆也。故曰:顺之则生,逆之则死。

验

医家临证要分明,察色观识死生,腹痛按知虚与实,还凭验舌听声音。诸证先观形色,次察声音。经云:色之与脉,当相参应。五色有四季之分,惟土为正色,色中见黄,脉中见缓,乃为有胃气。黄为土色,土位中央,五色之中,稍带微黄,方为佳色。色不可红,色纯红者,真脏色见也,见则死矣。王肯山曰:色纯红者,乃阳气外越之征,故见则必死。真脏色见者亦必死,然真脏色青、黄、白、黑皆有之,不仅红色一种。故真脏色不见,知其尚非死征。若脉气带缓,面色带黄,知其胃气未败,未必死也。目者,一身之精华所萃,色藏于内而发见于外,有神则精明光彩,黑白如常;实则阳光灿烂,虚则阴翳朦胧,若失其神,则昏昧不明,远近不辨。再察其脉神,存否如何?或两神俱失,决死无疑矣。舌者,心之苗也,红为热,白苔为寒,色紫者,心火亢极而实热也。再察其脉,果系有余,法宜急下之。舌黑色者,热极而无生意也。色黄兼下利,而唇口碎裂,是为水涸,非实热,乃假热也。由肾之真阳虚极不能化生津液,理宜大剂温补,稍带甘寒,使金水相生,则燥解而生可回。若用纯凉,反泻真阳,其死决矣。又凡舌短兼囊缩,脉有力为热,脉虚为寒,则死无惑焉。声音从丹田中出,其音嘹亮,则有神矣。若含糊声嘶者,痰火盛也;前重后轻者虚也;前轻后重者实也;出言骂詈,其声雄壮者,胃热也;病重失音,死证也;病人不语,虚之甚也,能语则病方愈;谵语郑声,及呻吟者,皆阴虚中不守,非佳兆也。诊其脉,有神可生,无神者死。喘息者痰也,治当清金降火。如不效,据脉审因,宜从温补,肾温火降,喘必缓矣。若兼外感,亦应发

散。按腹之法，所以验虚实也。按之不痛者虚也，诊其脉果不足，身虽发热，理宜温补；按之痛者实也，脉果有力，宜急下之，方愈。

人之天庭倾倒，死证也。盖天庭为阳，阳不升，则阴不生；有形之体属阴，阴不生，则形

亦坏不存，故知其为死证无疑矣。

诗曰：行医不识气，治法将何据？堪笑道中人，未有知音处。见痰莫治痰，见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见血不清血，无汗勿发汗，遗精莫补涩。明得个中机，便是医中杰。

慎斋遗书 卷四

明 江 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电炳章校点

用药权衡

用药如用兵,医之有方法,如兵之有军法也。医用药而无准绳,犹将之用兵而无纪律也。凡用药须择一味为主帅,其余分佐使而驱用之。治上必达下,下病必升举,法固然也。若治病无法,虽轻病亦不宜措手。如有邪固宜攻邪,攻邪而邪不退者,因正气虚,不能胜邪故也。必要扶正为主,正气足,邪自然不能藏匿,求路而出矣。然又必顺其开竅,令邪得有出路,而其出无难矣。如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头痛加川芎、蔓荆子,使邪从汗散。若自汗表虚,邪因虚入,补中正法,无如缓治最宜,或补中,或保元,加桂枝、白芍,因表虚也。故正气未虚,邪气独盛,邪在于表,当却邪而存正,作伤寒治之,若病久则不可用此法。寒热往来,仲景用小柴胡汤,黄芩清肺,柴胡行表,半夏豁痰,甘草和中是矣。又用人参者何?为肺虚也。内热见渴,病在上焦,加麦冬、干葛。热而不渴,是未达也,加猪苓、木通。五苓散,散表之里药,白术、茯苓各一钱五分,猪苓、泽泻各二钱,四味是矣,又用肉桂者何?是暑热之药,能行表里,热饮通表,水调达下,烦渴饮水过多,水入则吐,心中痰湿在内,即当利之。五苓用肉桂,补中用升麻,当知其为引使通达之妙也。潮热,病在上焦,宜表;病在中焦,宜理;病在下焦,宜升不宜降,宜缓不宜急。使血气归于中道,斯无偏胜之患。

诸药方有用气留味者,有用味留气者。如补中益气汤,用之入阳分以补气,黄芪、当归

气厚者,宜重用,人参、白术味厚者,次之,升麻、柴胡升散,陈皮破滞,俱于气不利,用之宜最少,故味先而气后,后至者成功,是为用味留气。用之入阴分以补血,人参、白术味厚者,宜重用,黄芪、当归气厚者,次之,升麻、柴胡提气,陈皮行气,俱于血有益,用之不妨多。张东扶曰:提气所以有益于血者,阳生则阴长也。行气所以有益于血者,气行则血生也。故气先味后,后至者成功,是为用气留味。自余诸方,大约仿此而已。补中益气汤,升麻、柴胡升提走表,黄芪、陈皮气药,余皆血药。

凡服温补药,调理莫过于参苓白术散;服大热药,调理莫过于八珍散。

凡病先用热药太过,现出热证,用清凉和解,二三剂即愈。用寒凉太过,现出寒证,用温中理脾,三五剂即愈。

上通,益气汤。下达,六味丸。

如用补中益气汤,汗少肺气不开,重用黄芪;汗多里气不守,重用人参;热不退,重用甘草;脐以下无汗,加黄柏三分;浑身拘急作胀,加羌活、防风;不拘急,但作痛,宜用附子。

如保元汤、益气汤、归脾汤,用木香同煎,令其气味浸入,则能助参芪成功,是谓补正却邪。四君、十全大补用木香,但以汤磨,冲和药内,不入药器同煎,令其气味不散,则能行参芪之滞,是谓去邪存正。

用干姜不得用莲肉,一清一温,则温者力减,不能见功。

暑月用滋阴药,必用燥药调理,用燥药,必用滋阴药调理。

胃有邪火,宜养不宜燥,胃无邪火,宜燥

不宜养。养者，养胃阴也。张东扶曰：此二语殊不然。脾宜燥，胃不宜燥，不必定有火也。经云：胃为多气多血之海，燥则气增而血耗矣，故胃之治法始终宜养，不可偏言燥也。王晋山曰：谓胃无邪火，宜燥不宜养，若以胃家有停饮者当之，此理亦是，未可驳其非也。学者看书，须有圆通之法，自然四通八力，路路皆达矣。表里不清，但用补中益气汤。病久不愈，但宜八珍。若附子必无热证方可用；干姜、肉桂，必是寒证方可用；血凝气滞，表上焦热，升阳散火，补中益气，调理莫过于参苓白术散；散火调理，莫宜于八珍。补中益气，加附子合和中散，内伤尽矣。十全大补合二陈汤，脾胃尽矣。

凡有湿热在上焦者，用茯神、远志，能使浊气下降；在中焦用之，能使清气上升。

参苓白术散，大人小儿俱宜之药。用砂仁，所以行滞燥湿，不可无也。

其人素见阴脉，服补药不合者，以其阴中之阳虚也。宜补阴中之阳，用八味地黄丸。但见脉数，是为细数，细数者不治。

其人素见阳脉，服热药不得者，以其阳中之阴虚也。宜补阳中之阴，用补中益气汤。倘脉见数，是为弦数，弦数者无妨。

人参、黄芪、甘草，退热之圣药也。不有细辛，其何能使肾水之上升？不有干姜、肉桂，其何能使邪热之发越也？王晋山曰：此为治虚邪、寒邪者言，与治实邪、热邪迥异。

肺气宜敛，有不可敛者，痛不可敛，胀不可敛，浑身肿胀，俱不可敛。有不可开者，嘈杂不可开。如治消中，不宜莲子之类。

上焦血虚，当归、肉桂多用，白术少用。中焦白术多用，血燥则与归身并用。下焦血虚，用熟地、肉桂，涌泉火起用黄柏。

四君加用木香，治滞气在胸中。四物加用沉香，治动气在脐下。若气虚不用木香，用黄芪，血虚不用沉香，用肉桂。

补脾兼补肾。如腹痛腹鸣，脾土虚寒可知。而或肾亦虚寒，倘专一补脾，未免有土克水之患，故用药有兼施焉。山药、白茯苓、干姜所以补肾者也，而补骨脂、大茴香、肉桂、杞子、熟地，则补脾之中，兼以补肾矣。所谓补脾

兼补肾者如此。

补肾兼补脾。如小腹胀满，肾气虚寒可知。而或脾亦虚寒，倘专一补肾，未免有水来侮土之患，故用药有概举焉。补骨脂、肉苁蓉、大茴香、肉桂，所以温肾者也，而干姜则温肾兼温脾矣。所谓补肾兼补脾者以此。

补脾兼补肾，不宜用白术。补肾兼补脾，不宜用熟地。又二治法俱不用小茴，恐其行肾气也。钱尊谷曰：久泄则术反不宜，以其燥健，能渗上中真气也。故脾病久者，必兼补肾，若脾中有湿，又不可拘此。

凡嘈杂，脾阴不足，山药宜多用；火旺，甘草宜多用；大便艰，血燥，当归宜多用；心不宁，莲心，苡仁宜多用。忌生熟地，脾恶血药故也。

阳虚下陷，填人命门，上无气以养而枯槁，大升大举，使气上归于肺，皮毛遂润泽。盖阳不可下陷，下陷则阳为火而阴气绝矣。阳升则肺气下滋，气归于肺，泽及皮毛矣。

调理脾胃，有治理、调和、养补之不同。用山楂、神曲、麦冬等药谓之治。用消克之药，以攻其病，是治贼邪也，故云治。用四君子汤谓之理，是清理之也，故云理。用参苓白术散加益智谓之调，此药能上能下能中，故云调。用四君子汤，寒加干姜，热加川连，谓之和中，有热去热，有寒去寒，故云和。四君子汤等分用之谓之养，等分均平，不攻不入，故云养。补者不必正治，但补肾令脾土自湿，谓之补。补者补其母也。土之母，命门火是也。

六味丸汤，用山药、白茯苓，皆脾经药也，如单补肾，不宜加人。张东扶曰：此论殊不然，山药滋精固气，白茯苓极降肾逆，俱是肾精对证药。古人用此专以补肾，而兼以补脾，所谓治病莫忘脾胃者此也，若六味去此二味用之，便不成方矣。

命门脉实，六味丸；脉弱八味丸。如痰嗽腹胀者不宜。咳嗽夜间舌干口燥，亦可酌用。口干不渴，血虚血燥故也，宜芪归汤。

凡用温暖药，细辛切忌用之，以其引阳气上升故也。

脾多血少气，患其不醒，药味带醒，则入

脾矣,如四君用陈皮之类。胃多血少气,患其不举,药味带举,则入胃矣,如四君、八珍用半夏之类。

药有必不可用者,如肝病之于白术,脾病之于当归,肺病之于生地,肾病之于桔梗,心病之于桂附,此则必不可用者也。有必不可已者,如纳气用地黄,脾病用茯苓,肺病用参芪,肝病用白芍,肺火用门冬,心火用黄连,胆火用黄芩,肾火用泽泻,小肠用木通,大肠用萆薢,膀胱用羌活,有其证,不可不用其药也。纵有未宜处,亦当以他药制之,如藏附于术,藏附于乌药,藏桂于芍之类也。

所谓热因寒引者,如用热药佐以辛凉,则由表达里,荣卫和而热者不燥。所谓寒因热引者,如用寒药,佐以温热,则上通下达,炎焰消而寒者不滞。故退热用紫苏、葛根、前胡、桔梗,攻热用黄连一分,炮姜四五分之类。

病在肝,用白术则引肝邪入脾。病在脾,用当归则引脾邪入肝。盖白术走脾,当归走肝故也。脾虚亦忌当归,白术,用之反致胀满。

凡腰痛小腹痛者,阴中之气滞,用小茴、补骨脂行气破滞。阳痿多属于寒,琐阳固精,苁蓉壮阳,菟丝子添精明目,杞子升发阳气,随见证用之。腰以下脚膝痿软无力,多属湿热,若大便结燥,四物加苍术、黄柏、虎骨、龟板、汉防己之类。脾胃虚,四君子加入前药。腹胀用苍术煮白术入药,参苓白术散亦可。骨髓中热,加知母、杜仲,补脾阴之不足,且能走肾。诸药得牛膝下引,能退骨髓中邪热,而助诸药成功,故曰牛膝下部药也。

用川芎,不得用牛膝,嫌其行血行气也。如气血大虚,十全大补汤,加杜仲、补骨脂、枸杞子,勿用牛膝。

凡用阳药宜和,阴药宜急。行气药宜少不宜多,少则效,多则无效。

凡发散药内,不得用白术,白术性滞入脾,反能令邪气滞而不散也。

凡怒气伤肝,不可用白术,当用人参、黄芪、五味,清理肺气。

凡用药必须求得君药。如浑身胀痛,羌活为君;血病,当归、肉桂为君;气虚,人参为君;表虚,黄芪为君。余仿此。

汗后虚烦不安,麦冬五钱,黄芪二钱,当归二钱,甘草、五味各一钱,煎服。麦冬引甘草,泻心中之火,加灯草之清空,则麦冬、甘草,降火下行其速。

凡病势已亟,议用姜、桂、附子热药,须脉带缓沉无力,或豁大而胃气尚存者可用。倘脉细小数,外现气促神昏,形脱音哑,自汗潮热泄泻者,切忌用之。

防风,黄芪所畏。用黄芪,则防风只可用一分,多则反致不效。用羌活须用归身制之。

凡病和之不足须补,补而不愈宜发。

中气足,则清升浊降,诸病皆愈。倘宜用寒凉药,须用一二味,引入小便去,能使中气不寒。

伤寒证中,须知有内伤。杂病证中,须知重脾胃。胃气不伤,百病皆易痊。

五味味酸,从参、芪、甘草,则入脾助参芪,补上焦元气,宜槌碎少用。从当归、麦冬,则主收敛,助归、麦,滋下焦阴气,宜全用多用。入温肺汤中,收敛下行,补益真阴,桂、姜导火,藏于九地之内,反不热而凉矣。

木香行痰导气,磨服;入补药,煎服。

升麻升气,用三分气可升至胸,用五分可升至顶,过此不可再增矣。

黄连去心肝之火。引入心用一分,引入肝用三分,俱不宜制。若酒炒入肺,则能引热入肠胃,慎之!

黑山梔清中带补,泻肺肝脾三经之火,胃口痛尤宜多用。

伤血重用芍药,伤气重用甘草。白术水煮烂成饼晒干,能补脾阴之不足。鹿茸温肾,其性走而不守。白胶温肾,能走表上巅顶。鹿角霜能补气血两虚。胡椒由里达表,花椒由表达里。草拨但能温肺,肉豆蔻温肾,宜去油。白芥子破肋下痰积,不可轻用。萝卜子破痰破气。苏子下痰下气,且能发散。

马兜铃，大寒之药，用以治咳，取其清空。紫菀补血补阴。款冬劫药，必须斟酌用之。

川芎、补骨脂二味，殊不宜轻用。一则太窜散，一则太窜燥，最宜斟酌。

槟榔、枳壳，俱行气破滞之药。如胃口作痛，用良姜温散，不有槟榔，其何能使郁积下行？上焦虚弱，用参芪温补，不有枳壳，其何能使胸膈无滞？

专于补益，而不加之以行气，补益者何能成功？偏于行气，而不先之以补益，行气者何能获效？

车前子退热利小便。瞿麦利心经湿热。篇蓄破血，主赤淋。

沉香行血中之气，小腹滞痛者宜之。肉桂与沉香同功，且能补血。血滞者用沉香，血虚者用肉桂。

蟹爪能去死血，下死胎胞衣。

香附开郁行滞疏肝，故能止疟。桃仁元胡索，俱为破血之药。然香附见元胡索则破气，香附见桃仁则破血。

红花凉血，丹皮退热，不可混施。

炮姜、肉桂，所以温胃也，见吴茱萸则温中。四君子所以补脾也，见丁香则温胃。止呕吐必加槟榔，则胃可温而吐可止。厚朴主小肠经，小肠久泻，虚薄者最宜；若欲温胃，必加生姜，万升而不降。草果其性猛烈，破积气痰食。冻米温中，白糖温中，益智暖丹田，红曲健脾进食，毕澄茄温胃去湿。

蜜糖开肺润皮毛，沙糖动胃利小肠，饴糖润脾泽胃，白糖温胃，大便泻者相宜。

益智温肾，且入胃。鹿茸温肾，其性下走。肉苁蓉壮阳。肉桂行血生血温血。巴戟温肾。以上数味，皆命门之药。命门乃阳中之阴，用之于所不当用，恐动大便。琐阳、菟丝、鹿角胶、鹿角霜、破故纸、小茴香、枸杞子，以上数味，俱少阴肾药。肾乃阴中之阳，用之于所不当用，恐其火起。

苁蓉补肾中之阴，菟丝子补肾经之阳，杜仲平肾经气分之湿。益智温肾，与山药同用，

则不起火。

上焦满闷，用紫苏、杏仁、陈皮。中焦满闷，用炮姜、肉桂、吴茱萸。下焦亦同中焦。但加小茴。上焦热，用栀子。中焦热，用黄连。下焦热，用黄柏。上焦虚，用保元汤。中焦虚，用补中益气汤。下焦虚，用地黄丸。上焦嘈杂，用生地。中焦嘈杂，用山药。下焦嘈杂，用熟地。

气结滞，苏梗、杏仁。血结滞，桃仁红花。木瓜淡能利湿。青皮泄肝气，不使之上升。枳壳解肝结利气。防风为却风润剂，去肝家气分之风。蒺藜去肝家血分之风，益心火，制肺金，所以疏肝。萆薢去肾湿，亦平肝家血分之湿。山栀清肝火。柴胡清胆火。郁李仁清利胆气，解胆结。白莲花藕润心经气分之燥。牛乳润心经血分之燥。防己泻血分中湿热。杜仲、泽泻可用。葶苈得大戟，则逐水之功愈大。赤石脂入心大肠，性涩可以止脱，气脱者为虚寒，则涩从温可知。丁香温胃。干姜和中。牛膝利小便行血，同补肾药，去湿热，理下焦之痿弱。晚蚕沙去上焦风湿热。制香附治走气痛。吴茱萸性下，若脐腹作胀，知气已下陷，多用之，气愈陷，故行气者用一分，脐腹作痛，邪气已滞，少用之，恐邪气难开，故破气者用三五分。大茴、小茴俱辛温，小茴走少阴与气海，大茴厥阴肝经。

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去血积血块血鳖。加肉桂，行血，气得上升，而诸积从小便出矣。

八珍汤，人参与当归相并，川芎与甘草相并，白芍与白术相并，茯苓与生地相并。用川芎，不得用生地、熟地，用人参，不得用茯苓，以上下相制，不能专用其力也。

纳气法，有用和而令气纳者，甘草用一钱五分以和中，益智用一钱以温肾，此和而纳之也。有用温而令气纳者，八味丸十味丸。肝之脾胃虚，气不归肾，七味丸，用吴茱萸、北五味、肉桂、磁石、人参，此温而纳之也。有用凉而令气纳者，黄连五钱，生姜一两，同捣烂服之。肺之脾胃虚，气不归肾，生地一两，生姜七

钱同捣烂服之,或生脉散,加磁石、牡蛎,此凉而纳之也。

麻黄,脉紧数,畏寒无汗者当用。桂枝,脉迟缓,畏风有汗者当用。

白芍,大便泄,酒炒黄色。若后重紧急,则生用。

燥渴大泻,干姜必用。咽喉痛禁之。

神曲生用消食,炒用消积,打糊消痰。麦芽和平,治腹中气鸣,滞血膨胀。

山楂破滞,虚人少用。

黄柏,两尺脉洪大,真有力者当用。

附子,尺脉迟弱,大便溏者可用。若尺脉洪大,便闭者忌之。

大便坚实,脉沉有力,的是热证。宜用皮硝,助以大黄,大黄可用五钱,皮硝用七钱。

巴豆用一粒,大戟酒泡为末,只用三四厘,斑猫用一枚,丁香用三分,细辛用三分,此五味,依数用之,再多伤人。以上钱登谷本有之,而草庐本不载,今附录于后。

人参钱五分,黄芪三钱,可配柴胡一钱。此条从胡念庵家所钞周慎斋家藏医案内出,以见柴胡之不可多用也,草庐本不载。今附录于后。

炮制心法

黄芪 米泔水煮补肾,蜜炙补肺,醋炒入肝,酒炒发表,盐水炒亦入肾,防风煎汤炒,亦走表止汗,附子煎汁炒,则走表助阳,能退表虚之热。

白术 米泔浸洗,晒干生用,或用土拌炒,或姜枣煎汤拌炒,或苍术煎汤拌炒,或丁香汤拌炒,或同大枣煮,晒干用,或用附子汁拌炒,则守中以止湿,能止里虚之泻。

附子 或童便浸煮,或面裹煨熟,或黄连

甘草汤煮。面煨者,走而不守,其势上行,可以壮阳于表。童便制者,守而不走,其势下行,可以回阳于里。以寒药监制者,是用之而又畏之也。譬之用人,正欲任使之,而又束缚之,安能尽其才哉?

生、熟地 姜汁炒用,可以不腻膈。

陈皮 盐水泡去白。可以消痰下气。

大小茴 盐酒炒。

白扁豆 汤泡去皮,姜汁炒。

干姜 温汤洗浸,春夏炒黑,秋冬炒焦,初春初秋带焦。

柴胡 酒洗。

升麻 酒洗。

远志 甘草汤浸,去骨,同茯神用,开胸膈,而使火下降。

荆芥 醋炒。

补骨脂 盐酒拌炒,或面拌炒。

乌药 附子汁煮,晒用。

赤白芍 或酒炒,或肉桂煎浓汤拌炒。芍味酸泻肝,桂味辛,制芍则温肺平肝,治寒热如疟。盖木得桂则柔,金得桂则沉也。

黄连 酒炒,或吴茱萸炒。

神曲 姜汁炒,消痰。

五味 吴茱萸炒。

木瓜 吴茱萸盐汤煮,晒干用。

厚朴 姜汁炒。

吴茱萸 盐水炒。

细辛 酒洗。

芡实 米炒黄色。

砂仁 姜汁同盐水拌炒,能使阳气下达。

杜仲 盐酒拌炒则不燥,姜汁拌炒则疏肝。

慎斋遗书 卷五

明 江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电炳章校点

古 经 解

阳生阴长，阳杀阴藏_{阴阳应象论}

阳生阴长，春夏之令也，阳杀阴藏，秋冬之令也，阴阳互为消长。春主阳，阳盛则阴生，故至夏至则六阳极而一阴生矣，至秋则阳气渐退，此即所谓阳杀也。杀者，衰也，谓阳渐衰也。至冬则阳气皆退藏于阴，虽藏于阴，而一阳即来复于冬至之日。故人之肾中，亦一阳潜长，而四大五脏，尚非阳王之时也。此当以扶阳为要，不得以阴寒凉剂而害其阳之根也。冬至为一阳生，至春初则三阳渐进，故用药亦当开导生路，以遂其生长之机，亦以扶阳为要。至夏则阳盛于外矣，又当接其真阳，而不使脱其根蒂。故五苓之用桂者，得此意也。至秋则阳渐归阴，亦当开导其归路，而勿使隔绝于外。如香苏饮、正气散之类，得此意也。至冬仍归于潜所，而外皆阴气，斯时当顾内以统外，勿使失其根蒂，则有生有长，有杀有藏，而阴阳无隔绝偏害之虞矣。倘不知生，则不知扶其初；不知长，则不能补其缺；不知杀，则无以引其归；不知藏，则无以安其根。此盖无非以阳为本，而四时皆当相顾也。

寒气生浊，热气生清_{同上}

寒者，阴也，寒则坚凝，故阴为地，地至浊者也；热者，阳也，热则流通，故阳为天，天至清者也。是言阴浊而阳清，天清而地浊也。张东扶曰：清字不得作好字眼解。盖清浊既生于寒热，在人则

皆能为病也。

精化为气，气伤于味_{同上}

精者，阴也；气者，阳也。精化为气，阳根于阴也。味者，阴也，阴盛则阳衰，耽味太过，则气反滞而不行，故味足以伤气。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_{同上}

土本生金，金为肺，土为脾。凡干燥之上不能生物，泥泞之土亦不能生物。故脾土湿则不能生肺金，湿即是水气，水气既入，当秋日肺正旺时，尚未能为害，至冬金衰而水旺，则湿得趁其时令为害而咳生矣。盖肺金最清，不能容邪，伤湿则金寒而咳也。

被发缓形，以使志生_{同上}

遇春夏之令，阳气升而欲舒，被发缓形者使阳升而气舒也。故凡春夏之病，不得过用寒凉收涩之剂。春日伤风寒，宜用广皮、苏叶舒发中焦，而石膏不得用于春者，皆此意也。

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_{四气调神论}

阳为天，阴为地。清阳之气，天之气也，其在人身，清阳之气，则流行于五脏六腑之空窍而无所滞凝。其所以流行于诸窍而无所滞凝者，盖因五脏，各藏其清元真一之气，而无侵袭僭越之患也。若五脏之气不固，则颠倒横溢，少火而为壮火，清阳而为浊阴。凡流行出入诸窍者，俱属阴邪，如肺气本应下输诸脏，今则上逆而有害；脾气本应上输于肺，今则下陷而为邪；肝能疏土，今则反郁而伤脾；水能

生木，今反泛滥而浮木。一身上下流行诸空窍，无非浊阴凝结，而清阳之气不行矣。如天本阳，而能藏其真元清一之气，故苍苍在上，惟开窍于日月，而光明普照也。若一天尽如日月之明，则日月之光，悉皆隐没，宇宙之间，不复有流行之清气，清气不行，则邪浊之气得充塞于空虚之际而有害。人身之有病，何以异是？

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同上}

苍天之气清净，故能阳升阴降，天地和谐，天健运而地顺行，此时天气下而地气腾，天地交而成泰矣，何灾患之有？若天不健，则地不顺，天地间隔，阴阳不和，阳不和于阴，则阳独亢，阴不和于阳，则阴独凝，非复苍天清净流行之气，而光明之境变为晦冥之境矣。故人身真火不行，则阳气闭塞，而一身上下，无非阴火横行，所谓地气冒明也。地气者，阴气也；冒明者，阴气昏冒光明之阳分也。

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生气通天论}

夏令行，则阳气尽浮于外而内虚矣。肾者，阳所藏之地也，阳气既浮于外，则内虚而肾气亦虚，斯时更伤劳欲，则外实内虚，上实下虚，不厥何待？煎者，上与外；厥者，内与下也。煎于上与外，便厥于内与下。治法当以纳气归肾为要。辟，病也。辟积，谓病之积也。煎者，心体烦热，有若煎熬。厥者，气逆而厥也。

经脉横解，肠澼为痔^{同上}

经脉主气，络脉主血。肺主气，大肠肺之表也。经脉横解，则气行不速；气行不速，则肺不主令。饮食之在胃者，至大肠而不能奉肺降下之令，则大肠之气滞矣。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结，血结气滞于大肠，乃痔之所由生也。

二阳之病发心脾^{阴阳别论}

二阳，阳明胃也。胃者，脾之夫也。胃病，则脾岂能独安？脾气行则心有所奉而血生。故

心生血，脾统血，心、脾二经皆生血之原也。血者，阴也，阴生于阳，胃阳既病而无生发之气，则阴血所生之原病矣，焉能不及于心脾哉？

凡持真脉之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同上}

真脉之脏脉，即本脏之真脉，无胃气者也。死日有除成数算者，有除生数算者，有除生成之数算者。盖阴遇阴，阳遇阳，而逢受克则死也。如肝悬绝，肝之成数八，肺之成数九，八九十七，除十七而加一，至十八日则死矣。盖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阴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虽阳而为成数则阴矣，故俱以成数算。心悬绝，地二生火，生数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与二，八也，除八而加一，故九日死也。肺悬绝，金之生数四，火之成数七，四与七，十一也，除十一而加一，十二日死矣。肾悬绝，水之生数一，土之生数五，一与五、六也，除六而加一，七日死。惟有脾悬绝四日死，人不易晓，盖土旺于四季而位于中，故脾悬绝，只逢克便死。天三生木，木数三，除三而加一，故四日死也。

反四时者，有余为精，不足为消。应太过，不足为精；应不足，有余为消。^{脉要精微论}

反四时者，脉气反四时也，如下文春夏之脉瘦，秋冬之脉浮也。有余，精气并也，并于上则下虚，并于下则上虚，故有余为精。不足，正不足也，故不足为消。应太过，并于上，上太过，并于下，下太过，有太过即有不足，故曰应太过，不足为精。正气消，则邪气旺，邪之旺由正之消也，故曰应不足，有余为消。

太阳所谓肿腰腠痛者，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故肿腰腠痛也。病偏虚为跛者，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所谓偏虚者，冬寒颇有不足者，故偏虚为跛也。脉解篇

太阳，三阳也。一阳从冬至而升，至正月寅则三阳生矣。三阳肿腰腠痛者，太阳不得遂其生发之性，至正月寅，阳未尽发而郁于下，故痛也。所以曰阴气盛，阳气未得自次者，未得其位次也。病虚为跛，盖如阳气，遇冻初解，虽动而未升，亦郁于下也。跛者，太阳膀胱之脉，起于足小指至阴之地，阳抑于至阴，故为偏跛。跛，足不能行也。按：本详解六经诸病，此特太阳一经中之二耳，盖略举一隅以为例也。

人肝目应之，九九窍，三百六十五，人一以观动静，天二以候五色，七星应以之候发，母泽五音一以候宫、商、角、徵、羽，六律有余不足应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余，九野一节俞应之以候闭节。三人变，一分人候齿泄多血少，十分角之变，五分以候缓急，六分不足，三分寒关节，第九分四时，人寒温燥湿，四时一应之，以候四反，一四方各作解。针解篇王冰曰：此一百二十四字盖简烂文，义理残缺，莫可寻究。

人肝开窍于目，凡九九八十一窍，六六三百六十五节，凡所以动而运者，皆肝之气，木之性也。故一以观动静，在人为天一之所生，在天为水之所生，升而为火。盖肝主动，火亦主动也，所以候五色。七星为十二月转运之星，亦主动，故在天为火，而其动处应于七星也，以候发者，发在头而居火之分，故在上者为应也。母泽缺三句三句字疑，水为木母，水旺则木盛而发泽，五色在天，五声在人，宫、商、角、徵、羽，变而为六律，其中有余不足，则于

音别之，故曰有余不足，应之也。五色在天，人多见于面；五声在地，人多见于胸喉，故下言地二也，地二以候高下有余。九野在人，五脏六腑也，一节俞应之。俞，背也，俞为脏腑之门户，此又有地通乎天。盖腹为阴，为地；背为阳，为天也，故曰应之以候关节。“关”字是慎斋所改，原文是“闭”字。此二也。三则在人多变动，一分以候齿，泄多则血少，十分角之变，盖角属木，木为肝，肝主动，动则变，故曰十分角变。可见凡病从肝而发者十之九也。五分以候缓急者，肝为将军之官，易急而难缓，急则病发骤而猛，缓则虽发而易制也。六分不足三分，因寒在关节也。第九分四时者，在天为四时，在人为寒、温、燥、湿。人之寒、温、燥、湿，即天之四时也。一应之以候相反，如天之冬而暑，暑而寒，反则病，顺则安，然四方高下，九野远近不同，又当因地而推天时人事之不同，不可一例解也。故用药解病，一宜参之天时，又宜察之地宜，则无不解矣。王肯山曰：针解篇中所云“人肝目应之，九”下一百余字，经文蠹缺，难以尽通，故古人于此节皆无注释，盖遵缺疑之义也。慎斋则以古圣微言，有同至宝，不可竟等于史传之缺文，置而不论。故因其可通者而发明之，以见珍惜之至意。夫前贤于残编蠹简，犹视同金书玉格，一字不肯舍弃如此。今之习业者，于《灵》、《素》古经，竟有终身未曾省视，而犹自矜其艺术之精良。吁！其所谓精良者亦可知矣！

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金匱真言论

冬时阳藏于内，内者，阴也，能藏于阴，则无病矣。倘至冬而阳不藏，则阴为阳气所抑，能无病乎？故曰冬病在阴。夏时阳发于外，外者，阳也，倘至夏而阳不能发，则阳为阴气所抑，能无病乎？故曰夏病在阳。春时阳虽欲发而气尚微，倘因七情、劳役、外感所侵，则阳亦抑于阴分而阴病矣，故曰春病在阴。秋时阳气当渐降，苟至时而不能降，是阳气弱也，弱则病由此而生矣，故曰秋病在阳。

脏不藏精

肺不藏者肾必伤，肾不藏者肝不发，肝不藏者心不荣，心不藏者脾必害，脾不藏者肺必灾。总之，母不藏者则子不发，子不发则病仍及于母。故心及肝，肝及肾，肾及肺，肺及脾，脾及心，子母相关，病之标本于斯而定，然亦言其大义如此。若其间或感、或不感，或感之轻重浅深，则又因其人之素禀，此乃因时气而识其将来之病症也。至于当时则又不然，如火不藏则肺病，金不藏则肝病，木不藏则脾病，土不藏则肾病，水不藏则心病，此因当时之过旺而及于妻者也。夫妇俱病，则其中补泻之义可推，如辰戌年，初之气为相火，是火不藏也，当时之肺病，将来之脾病可知。即此一端，可以例其余矣。

古方解

十全大补汤 八珍汤

二方皆阴阳并用之方也，然其间有轻重之别，在乎分量之多寡以别之。如损处重在阳，则血药多用，气药次之；重在阴，则气药多用，血药次之。血为阴，气为阳，盈虚消息之理，后至者成功也。伊尹十全大补汤，用四君以补气，加木香不使上焦气滞也；用四物以补血，加沉香不使下焦气滞也。盖上古气血俱厚，故用二香，补而兼之以行。若叔季之人，气血俱虚，故东垣以黄芪代木香，兼益上焦之气，以肉桂代沉香，温暖阴血，血得温而生，气得温而长。经云：虚者十补勿一泄。此类是矣。

归脾汤

归脾，味味皆滞，故用木香以疏肝，肝疏得归身、枣仁，肝血润矣。肝血能润，则脾血能藏，脾既能藏，而后能为胃行其津液，使周身皆利也。盖参、芪、术、草之补脾，当归之补肝，茯神、枣仁、远志之补心，各守一经，性皆滞

碍，得木香之疏通，破上焦之滞，醒动脾气，而后脾能淫气于心，心始生血，散精于肝，肝始藏血，心肝既足，而后脾得以统血，血足则火不郁，三焦通达而无捍格之患矣。今之用归脾而去木香者，能不为之慨叹哉！

补中益气汤

补中者，补中气也。参、芪、术、草所以补脾，五行相制则生化，广皮以疏肝气，归身以养肝血，清气升则阴阳皆长，故用柴胡、升麻以升提清气，清气既升则阳生，阳生而阴自长矣。

四君子汤

四君子阳中之阴，肺、脾二经药也。人参补气治里虚；白术行中焦之湿；茯苓泻膀胱隐伏之火，止泻补脾；甘草健脾和中，退虚火，解诸毒，得黄芪则补肺，得当归则补血，得山药则补脾阴，得炮姜则温中，得丁香则温胃，得陈曲则去胃中陈腐之气，得木香、砂仁则醒脾气，加地黄之沉寒则治丹田火起，加白芍则补脾阴，泻土中之木，治木乘土位。

四物汤

四物汤治血之有余，不治血之不足。盖血之有余者，溢而不归经，则用川芎上行巅顶，下至九泉以行血，当归引血归经，二味走而不守；用白芍之酸以敛之，地黄直达丹田，二味守而不走，使血安于其位也。若血不足而但用四物，则孤阴不长，难以奏功，故必以四君为主，令阳生阴长可也。

温肺汤

温肺汤，所以令金浮而水升也。细辛、五味、肉桂皆所以温肾，肾水温则气上行，所谓云从地起也。气即水中之金，是金浮也。上行之气，熏蒸于肺而为津液，津液属水，是水升也，所谓水从天降也。又温肺汤有木沉而火降之妙，温肺则金旺，金旺则能平木，木有所

畏,收敛下行,是谓木沉。木者,火之母也,木浮则火亦在上,木沉则火自降,火降在下,而肾水亦温矣。

保元汤

黄芪,有汗,用蜜炙,胃虚,米泔水浸炒,表恶寒,酒拌炒,嘈杂,人乳拌制。表虚芪多,里虚参多。甘草,生用泻火,炙用健脾。汗甚芪、草多,无汗加羌活、防风、升麻、柴胡、葛根,久病热不退去表药,只用保元。血虚加当归,脾虚加白术,渴加麦冬、五味,虚烦不眠加枣仁,小水不利加牛膝、白茯苓,心神不安加茯神、远志、枣仁,退火重用参、芪,虚而火动少加黄柏,小便不通或赤加香附,腰痛加杜仲,恶寒加肉桂,恶心加炮姜,自汗虚寒加附子,腹胀恐成中满加附子、炮姜、肉桂、吴茱萸、青皮、枳壳之类,脉虚浮有湿加羌活、防风、茯苓。人无气不生,而气又多患其不足。凡去病之药,病去即止,不可多服,多服能泄真气。保元汤能补血中之气,故曰保元,言以此保血中之元气也。人禀天地之气以生,负阴抱阳,阳不可令陷于阴分,当使胃有春夏发生之气,不可使有秋冬肃杀之气。故宜大升、大降,使清阳发腠理,浊阴归五脏,如天之包乎地外,而周行不息。假如天之元气不足,而常陷于浊阴,则地亦无生生之意矣。故天气升则地气长,而后纲缊和合,霖雨时降,滋生万物,万物各得其所也。人生全赖此一腔之气,而气又以血为依,胃乃生血之原,若元气不足,陷于阴分,则血不生长,化而为火,变异无常,渐趋死路,而曾莫知其故,亦可悯矣。夫人身上体属阳,下体属阴,上阳不生,则阴气绝矣。上古圣人,与天地合德,深悟生生不息之机,故其用药大升、大降,以法天之阳气上升,地之阴气不绝,阴阳二气升降互施,则气血散布于四肢,何病之有?倘阳不升,则血凝滞,诸病生焉。医者,当体圣人生发之心,不可使气血有偏。圣人妙法亦不过能体升、降、浮、沉之法耳!

古今名方录要

保元汤

人参 黄芪 甘草炙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甘草炙

异功散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甘草炙 陈皮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甘草炙 陈皮

半夏

益黄散

人参 黄芪 白芍 甘草生 陈皮 川连

参苓白术散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甘草炙 山药 薏苡仁 扁豆 莲肉 桔梗 砂仁 共为末。

理中汤丸

人参 白术 甘草炙 炮姜 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汤。

补中益气汤

人参 黄芪 白术 甘草炙 归身 广皮 柴胡 升麻 生姜 大枣

归脾汤

人参 黄芪 白术 甘草 归身 茯神 枣仁 远志 木香 龙眼

参附汤

人参 附子

参术汤

人参 黄芪 苍术 炙甘草 归身 陈皮 青皮 神曲 柴胡 升麻 黄柏

养胃汤

人参 苍术 甘草生 半夏 橘红 藿香 白茯苓 草果 厚朴 乌梅 生姜

温肺汤

细辛 五味子 肉桂 炮姜 甘草炙 白茯苓 白芍 半夏

四逆汤

川附子 炮姜 甘草炙

四苓散

白术 白茯苓 猪苓 泽泻 加肉桂名五苓散。

平胃散

苍术 陈皮 甘草 厚朴

胃苓汤

苍术 陈皮 甘草 厚朴 白术 白茯苓 猪苓 泽泻 肉桂

二陈汤

半夏 陈皮 白茯苓 甘草 姜汁

温胆汤

半夏 枳实 陈皮 甘草 竹茹 生姜

半夏茯苓汤

半夏 陈皮 白茯苓 甘草 砂仁

竹茹汤

半夏 甘草 干葛 竹茹 生姜 大枣

正气汤

白术 白茯苓 甘草 陈皮 半夏 藿香 白芷 紫苏 桔梗 厚朴 大腹皮 生姜 大枣

枳术丸

白术一两 枳实一两 蒸饭捣为丸。

和中散

炮姜四两 肉桂二两 吴茱萸二两 共为末。

小青龙汤

麻黄 桂枝 细辛 炮姜 半夏 甘草 白芍 五味子

四圣丸散

白术四两 陈皮五钱 川连五钱 以神曲糊丸。

四仙汤

熟地黄 白芍 归身 甘草 大枣

芪归汤

黄芪 归身

生脉散

人参 麦门冬 五味子

芎归汤

川芎 归身 白芍 百合 荆芥

四物汤

川芎 归身 白芍 生地黄

六味丸、汤

生地黄 丹皮 山茱萸 白茯苓 泽泻 山药

六味加五味子,名都气丸;六味加肉桂,名七味汤、丸;六味加肉桂、附子,名八味汤、丸;六味加人参、附子,名肾气汤、丸;六味加五味子、麦门冬,名凉八味汤、丸;六味加肉桂、附子、磁石、五味子,名十味汤、丸。

黄芪建中汤

黄芪 白芍 甘草 川桂枝 生姜 大枣 饴糖 去黄芪名小建中汤。

芎归芍药汤

川芎 归身 白芍 白茯苓 白术 泽泻

六黄汤

生地黄 熟地黄 黄芪 黄柏 黄芩 黄连 归身

当归地黄汤

归身 生地黄 川芎 白芍 藁本 防风 白芷 细辛

导赤散

生地黄 木通 甘草 赤茯苓 竹叶

大补阴丸

熟地黄 黄柏 知母 白芍 龟板 陈皮 牛膝 锁阳 当归 虎骨 煮羊肉为丸。冬加炮姜。

安神丸

辰砂五钱 川黄连六钱 甘草五分 生地黄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捣饭为丸。

安胎饮

川芎 归身 白芍 熟地黄 甘草 白茯苓 黄芪 白术 半夏 地榆 阿胶 生姜

黄芩芍药汤

白芍 黄芩 甘草 生姜 大枣

八珍汤

人参 白茯苓 白术 甘草 川芎 归身 芍药 生地黄 加黄芪、肉桂，名十全大补汤。

虎潜丸

虎骨 白术 白茯苓 甘草 归身 川乌头 生地黄 白芍 黄芪 杞子 人参 杜仲 牛膝 炼蜜为丸。

清心莲子饮

黄芩 麦门冬 地骨皮 车前子 甘草 石莲子 白茯苓 黄芪 柴胡 人参

漏芦散

漏芦 归身 牛膝 桂心 地龙 防风 羌活 白芷 甜瓜子 没药 虎骨 龟板

小续命汤

人参 麻黄 黄芩 白芍 防己 川芎 杏仁 甘草 肉桂 附子 防风

戊己丸

川连 吴茱萸 白芍 神曲糊为丸。

四神丸

肉果二两 补骨脂四两 五味子二两 吴茱萸一两 姜汁煮枣肉，拌捣为丸。

烧针丸

硃砂一两 枯矾五钱 共为末，枣肉和丸，如圆眼大。临用用针插定，入灯火烧存性，糯米泔水调服。

香连丸

木香 川连 饭捣为丸。

桂枝汤

桂枝 白芍 甘草 生姜 大枣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人参 甘草 半夏 生姜 大枣

升阳散火汤

防风 甘草 升麻 葛根 独活 白芍 羌活 人参 柴胡

麻黄汤

麻黄 桂枝 甘草 杏仁

独活寄生汤

独活 桑寄生 川芎 细辛 防风 续断 杜仲 牛膝 秦艽 白茯苓 白芍 桂心 人参 熟地黄 归身 甘草

消毒饮

荆芥 甘草 防风 牛蒡子

升麻葛根汤

升麻 葛根 白芍 甘草 生姜

火郁汤

升麻 葛根 柴胡 防风 芍药 甘草 葱白

逍遥散

柴胡 白芍 归身 广皮 甘草 黑山栀 丹皮 白术 白茯苓 姜汁

茯苓补心汤

前胡二分 紫苏二分 桔梗二分 葛根一分 白茯苓二钱 半夏六分 广皮五分 甘草三分 川芎三分 白芍二钱 归身六分 生地黄六分 人参四分 枳壳四分 生姜二分 大枣二枚

人参败毒散

赤茯苓 甘草 前胡 桔梗 枳壳 人参 柴胡 川芎 羌活 独活 薄荷 生姜 大枣

三黄丸

黄连 黄芩 黄柏

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梗米 加人参，名人参白虎汤。

益元散

滑石 甘草 辰砂 共为末。

小承气汤

大黄 厚朴 枳实

大承气汤

大黄 芒硝 厚朴 枳实

调胃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桃仁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桃仁

大陷胸汤

大黄 芒硝 甘遂

大柴胡汤

柴胡 半夏 白茯苓 大黄 枳实 黄芩 甘草 生姜 大枣

凉膈散

大黄 朴硝 甘草 连翘 山梔 生黄芩 薄荷 竹叶

五积散

白芷 桔梗 归身 陈皮 川芎 甘草 白茯苓 枳壳 半夏 麻黄 肉桂 厚朴 朴硝 生姜 葱白

附：新方数则**和中丸**

广皮四两 白术三两 肉桂三钱 薏苡仁二两 川椒三钱 泽泻一两 白茯苓二两 砂仁二两 车前子一两 炮姜五钱 水法为丸。

沉香丸

白术二两 归身二两 白蒺藜八两 白茯苓二两 砂仁二两 香附四两 白芍三两 广皮一两 甘草二两 乌药四两 水泛为丸。

镇心丸

人参三钱 黑豆五钱 青黛一钱 茯神二钱 甘草二钱 山药二钱 僵蚕四钱 辰砂一两 冰片一分 蜜炼为丸，辰砂为衣。

起脾丸

人参二两 黄芪一两 山药二两 甘草二钱 益智二钱 蜜炼为丸。

平惊丸

炮姜二钱 肉桂二钱 白芍一两 茯神二两 远志三钱 甘草四钱 铁衣一两 蜜炼为丸。

补肝丸

海螵蛸四钱 杞子四两 归身一两 杜仲四两 香附二两，醋炒 水法为丸。

真阴丹

用初经红铅，先以水浸三宿，以土丸之。入火炮之，久则色白，用文武火炼三日夜，复以水浸之，夜露三宿，再以火炼则紫色现，日中晒之，又火炼三昼夜，则黄色如珠。凡炼此丹，白则秽尽，黄则毒尽，所谓九还成丹，乃天地之真元，阴中之至阳也。凡阴阳脱者，服之可以回生。

慎斋遗书 卷六

明 江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屯炳章校点

寒 热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录《素问·阴阳应象论》中语。

诸有过者切之，有过，即有病也。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则身热无汗；阴气有余，则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身寒，阴阳不足，则多汗而身热。予谓病之重者，莫大于此，如刀削肌肉，危甚不能久矣。“诸有过者切之”至“无汗而身寒”止，皆《素问·脉要精微论》中语也。其“阴阳不足”二句，乃慎斋所补。以此证甚危险，不可以经中未言而忽之也。故既补之，而又详言以申之。

经云：邪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又云：阳虚生外寒，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栗。又云：阳盛生外热，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又云：邪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居，阴阳喜怒。又云：阴虚生内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又云：阴盛生内寒，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涩，血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多寒

气，黑色者多血少气。录《灵枢·五音五味篇》中语，“青白者多寒气”，原文是“青白者少热气”，其语胜此，似不必易。

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际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之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录《灵枢·脉经》中语。

浮络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录《素问·皮部论》中语。

数则为热，迟则为寒，诸阳为热，诸阴为寒。

人迎盛则为热，虚则为寒，气口盛则胀满，寒中热不化。虚则热中，出糜，少气，溺色变。录《灵枢·禁服篇》中语。

岐伯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盛者从之。帝曰：何谓逆从？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帝曰：反治何如？岐伯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和气，可使必已。录《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语。

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假如小寒之气，温以和之；大寒之气，热以取之；甚寒之气，则下夺之；夺之不已，则逆折之；折之不尽，则求其属以衰之。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甚热之气，则汗发之；发之不尽，则逆制之；制之不尽，则求其属以衰之。自“微者调之”以下二十八字，亦至真要大论中语，“假如小

寒”以下八十八字，乃启元子注也。

阳盛阴虚，下之则愈，汗之则死，此热证也。阳盛生外热，阴虚生内热，下之者寒药清之也，寒凉之性下行也。

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下之则死，此寒证也。阳盛生内寒，阴虚生外寒，汗之者热药温之也，非正发汗也。用药以助生浮、升长之气，所以扶其阳也。

帝曰：论言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方上不能废绳墨而更其术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岐伯曰：诸病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盖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

帝曰：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旺气，是以反也。帝曰：不治旺气而然者，其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天之由也。以上亦是至真要大论中语，以下则启元子注也。入肝为温，入肺为清，入心为热，入肾为寒，入脾为至阴，而四时兼之，皆为增其味而益其气，故久服黄连、苦参而反热者，此类是也。故曰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不已，则脏气偏胜；脏气有偏胜，则有偏绝；脏气有偏绝，则有暴夭。故曰气增而久，天之由也。

问：寒病服热药而寒不退，热病服寒药而热不退，何也？答曰：热不得寒，是无水也；寒不得热，是无火也。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热之不热，责其无火。经云：滋其化源，化源已绝，药之假，焉能滋其真水火也。至真要大论。帝曰：脉从而病反者，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启元子注言：病热而脉数，按之不鼓动，乃阴盛格阳所致，非热也。此一节言证属阳，脉亦从证，虽属热而反病寒也，诸阳皆然，谓诸阳概数而不鼓，太阳标本不同之脉也。又至真要大论云：帝曰：诸阴之反，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盛而甚也。启元子注言：形

证皆寒，按之而脉鼓击于指下盛者，此为热甚拒阴所致，病非寒也。此一节言证属寒，脉亦从证，虽似寒而反病热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故曰：知标与本，用之不失，明知顺逆，正行无间，此之谓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故大要曰：粗工嗜嗜，以为可知，言热未已，病寒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此之谓也。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自“百病之起”至此亦是至真要大论中语，六气之病，标本相反者，惟太阳少阴之病为最。盖太阳标热本寒，少阴标寒本热，启元子释诸阳脉至而从为病热，脉数者，太阳之标也。按之不鼓，为阴盛格阳者，寒水之本，与标相反也。诸阴脉至而从为脉证，似寒者，少阴之标也。按之鼓盛，为热盛拒阴者，君火之本，与标相反也。是故不知相反者，逆标气之阴阳而正治，则顺本气之寒热而病如故，外则似顺，中气乃逆，故方若顺，乃实则逆也。知相反者，顺标气之阴阳而反治，则逆本气之寒热而愈，故外虽用逆，中乃顺也，此似逆而实正顺也。知标与本，用之不失，明知顺逆，正行无间也。若脉从病反，言证似阳者，脉亦从证似阳，而其病反是寒也。证似阴者，脉亦从证似阴，而其病反是热也。故皆反其脉证施治。下文详言脉证相反者之治法，当舍证从脉。然其中又有脉证相合，而病之真情实相反者，又宜反其证脉以施治。以总明病机千变万化，学人之不可不细审而详察也。如身热烦躁面赤，其脉沉而微者，阴证似阳也。身热者，里寒故也；烦躁，阴盛故也；面赤，戴阳，下虚故也。若医者不知脉，误为实热，反用寒凉，则气消成大病矣。《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欲坐井中者，宜以热药治之。故仲景以少阴证面赤者，四逆汤加葱白治之，以逆气象阳也。若寒凉之药入腹，周身之火得水则升走，阴躁之

极，往往欲坐井中，医犹不悟，此是阴证，仍认为热，复以寒药投之，其死也何疑？或因呕吐，或因嗽而发躁，蒸蒸身热，如坐甑中，欲去衣近寒处，或饮食寒水则便振寒如故，上气短促，胸中满闷欲死，甚则口开目瞪，声闻于外，而泪涕痰涎大作，其发躁须臾而已。六脉沉细而涩，按之而虚，是大寒之证。以辛甘甘温之剂饮之则愈。《活人书》：手足逆冷，大便闭，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脉沉而滑，阳证似阴也。轻者白虎汤，重者承气汤。伤寒失下，血气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热，故厥亦深，速以大承气汤下之，汗出即愈。盖热厥与阴厥不同，热厥者微，厥即发热，阴厥不发热，四肢逆冷，恶寒，脉沉细，大小便滑泄。

上二节，言证似阳而脉病属阴，证似阴而脉病属阳，故反其证而治之。盖证似阳而脉病属阴，证似阴而脉病属阳者，世尚能辨。若脉证俱似阴而病属阳，脉证俱似阳而病属阴者，举世莫辨矣。许学士云：熙宁邹守迪，因其犹子病伤寒，见其烦渴而汗多，以凉药治之，遂成阴毒，数日卒。迪悼痛之，遂作“阴毒形证诀”三篇。盖伤世之意深矣！太阳膀胱之经，乃热因寒用，且膀胱本寒，其经太阳也。太阳为标，有阳之名，无阳之实，谓其将变阴也。其脉紧而数，按之不鼓而空虚，是外见虚阳而内有真寒也。故仲景用姜、附久久煎之，不温服而冷服，亦是治寒也。姜、附气味俱阳，加之久久熟煎，取重阳之热，泻纯阴之寒，是治本也。不温服而冷服，此以假寒治太阳标之假阳，故为真假相对之治法。用药处治者，当知其脉之空虚，则是内伏阴寒之气，外显热证，大渴引饮，目赤口干，面红身热，四肢热如火者，此浮阳将绝于外，而内则为寒所拒也。手少阴之心经，乃寒因热用，少阴之经真阴，其心根本是真火也。故曰：少阴经标阴本热，是内则以阳为本，外则真阴为标也，其脉沉细，按之洪大紧甚而盛者，心火在内，则紧甚洪大，真阴为标，则脉沉细，盖寒水之体也。故仲景以大承气汤煎成热服之，以除标寒，用大黄、芒硝辛

苦咸寒之气味，以泻本热，其用药可以为万世之法矣！盖治热以寒，温而行之也。

经云：治热以寒，温而行之，其义有三：大热在身，用人参、黄芪、甘草退之。此三味者皆甘温之品，虽表里皆热，躁发于内，扪之肌热于外，能和之，汗自出而愈矣。此甘温能治大热之理，一也；热极生风，乃左迁入地，补母以实其子，使天道右迁顺行，诸病得天令行而必愈，二也；况大热在外，其寒必伏于内，温能退寒以助地气，地气者，在人乃胃中之生气，使其生气旺，三也。经云：治寒以热，凉而行之。仲景治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汤加猪胆汁主之。此治寒以热，用胆汁凉而行之也。治寒以热，凉而行之，其义有三：北方人为大寒所伤，其足胫胀，乃寒胜则浮，理之常也，若以火灸汤浴，必有脱皮见骨之害，须先以新汲水浴之，即时完复矣。其有大寒冻其面或耳，若见火汤，必脱皮成疮，须先以凉水浴之，少时即温手熨烙，必能完复，此凉而行之，能除大寒，一也。大寒之气，必令母实，乃地道左迁入肺，逆行于天，以凉药投之，使天道右迁而顺行，诸病得天令行而必愈，二也。况大寒在外，则大热伏于九地，人身之内，乃三焦、包络，天真之气所居之根蒂也，热伏于中，原气必伤，人身原气乃胃也，以凉药和之，使原气充足而不伤，三也。经曰：恶寒战栗者，皆属于热。又曰：战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恶寒者，虽当炎月，若遇风雨重绵在身，仍觉凛凛战栗，如丧神守，恶寒之至也。《原病式》曰：病证热而反觉身寒，此为病热，实非寒也。或曰：往往见服热药而愈者，何也？病热之人，其气炎上，郁为痰饮，抑遏清道，阴气不升，病热犹甚，积痰得热亦为暂退，热势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势如此，谁敢以寒药投之？投之是杀之也。予曰：古人遇战栗之证，有以大承气汤下燥屎而愈者，则恶寒战栗，明系热证，但有虚实之分耳。

经曰：阴虚则发热，夫阳在外为阴之卫，阴在内为阳之守。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

耗散,阳无所附,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发热,实非是热,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阴之法可也。或曰:伤寒发热,俱系邪气何耶?予曰:伤寒热邪,自外而入;阴虚发热,自内而出也。

火郁之热,当看热在何经,轻者可降,重者随其性而升之。

实火可降,小便降火甚速,补阴则火亦自降,用炒黄柏、生地黄之属。

虚火可补,参、术之类,甘以缓之也。凡气有余便是火,急甚者缓之,生甘草缓之之药也。

火盛不可骤用寒凉,必兼温以散之。左金丸治火,川连六两,佐以吴茱萸一两。

阴虚火动者,不治。

验案

丹溪治色白妇人恶寒,用八珍汤去川芎,加炒黄柏,治之反剧,知其病热深而无反佐之过也。仍用前药炒熟,与之而愈。治热以寒,借火之力,温而行之也。

一人寒热,盗汗,倦怠,食少,六脉俱弦,尺大于寸,心部更虚。曰:此肝之脾胃虚也,胃气不能到肝,则肝木挟邪上克脾土,故肝强而脉弦,弦者减也,减者中和之气少也,此虚在脾,脾当扶也。然扶脾不制木,无益也。而木中又有虚实之分,凡阴之长生,即阳之死位;阳之长生,即阴之死位。胆为甲木,长生在亥,则肝为乙木而死于亥。故其虚在木之阴,而实在木之阳,则知气有余而血不足矣。心主血,故心脉虚,血不足则阳陷,故尺脉大,法当理脾、和血、平肝,而寒热自止矣。

辨内外伤

伤风鼻气出粗,合口不开,肺气通于天也。伤食口无味,涎不纳,鼻息气匀,脾气通于地也。外伤一身尽热,知先太阳也,从外面之内者,先无形也。内伤手足不和,两胁俱热,知先少阳也,从内而之外者,先有形也。内外俱伤,人迎、气口俱盛,或举按皆实大,表发热而

恶寒,腹不和而口无津液,此内外两伤。凡诊必扪手心、手背,手心热是内伤,手背热是外伤。外伤寒热往来,积邪在半表半里;内伤寒热,系气血两虚。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一云脾虚则热,胃虚则寒。脾胃者,气血之原也。

内 伤

外感、内伤,病之关键,于此昧焉,何足言医?夫外感张仲景言之详矣,内伤李东垣言之详矣,至于内伤夹外感,未有言之者也。矧外感风寒则身热,鼻塞声重,左手脉洪盛,有余之证,当发不当补。内伤喜怒、饥饱劳碌,则身微热,口苦,右手脉洪盛,乃不足之证,当补不当发。至于内伤夹外感之证,又当补发兼施,辨之不可不详,施治不可不当也。如内伤夹外感者,于补中益气汤中,春加川芎、防风、荆芥、柴胡、紫苏;夏加干葛、石膏、薄荷、甘草、升麻、柴胡之类;秋加苍术、防风、荆芥之类;冬加麻黄、桂枝、炮姜、附子之类。两手脉俱洪盛,而身热、鼻塞、口苦俱见者是也。如内伤夹热、夹郁而发者,则于补中益气汤内加火郁汤之类。其人平素心胸膈闷、手足发热、小便赤,脉沉数、洪数,身热者是也。如内伤夹痰者,则于补中益气汤内加半夏、竹沥、姜汁之类。其人肥白、喘满、吐痰,脉沉滑、洪滑者是也。夫外感、内伤不同,发表、补中有异,岂可妄施治法哉!

东垣论饮食劳倦为不足之证,治用补中益气汤。王履道又论不足之中,当分别饮食伤为有余,劳倦伤为不足。若人伤饮食而留积不化,以致宿积郁热发于外,此为有余之证,用枳术丸等方消导;若人伤饥失饱,致损脾胃,非有积滞,则当用补药。盖脾胃全赖饮食滋养,今因饥饱不时,失其所养,则脾胃虚矣!脾主四肢,劳力辛苦伤其四肢,则根本病矣。或专因劳力过度,或因饮食失调之后,加之劳力,或劳力过度之后,继之饮食不调,皆是内伤元气不足之证,而宜用补药也。但须于此四

者之间,审察明白,略为加减,无有不效矣。

脉左手沉细虚,右手浮大数,或豁大无力,口不知谷味,得之劳心嗜欲、七情纵酒、饮食饮饱过度,此内伤也。初虽未觉,久则成患,以致身痛、头疼、潮热恶寒,证类伤寒,实非伤寒。倘用麻黄等剂,大发其汗,热不肯退,再以寒药泻火,以致清气下陷,浊气转升,因而食下胸满,又大下之,中气更不足,以致大汗亡阳,下多亡阴,阴气耗散,伤而又伤,所谓虚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如此而死者,非医杀之耶?

内伤寒热,间作不齐,发热而微,汗至颈、至脐而还,口不知谷味,日日如此,或兼泄泻,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一法。服诸伤寒药不愈,有如疟状,汗而又热,热而又汗,头痛发热,或自语烦躁,不思饮食,遍身骨痛,用补中益气汤加羌活一法。头痛甚加川芎、蔓荆子一法。或无汗热不退,或咳嗽痰中带血,咸宜补中正方,多服能除阴虚潮热,不宜用人参、黄芪。

凡内伤发斑,因胃气虚,虚火游行于外,宜大补而降之;亦有夹痰热者,宜微汗以散之。切不可下,如下之恐变危证。

内伤病退,燥渴未解者,有余热在肺也,可用沙参、茯苓、甘草,加少许姜汁冷服,虚者可用人参。

左脉沉细虚,右脉浮大数,服补中益气汤不愈,余热不退,泄泻烦躁,保元汤加白术、陈皮、姜、枣煎服,正气足而邪气自退。身热喜近衣者,加附子六七分。余热不尽,口干不渴,用芪归汤加甘草七分,若用白虎汤则死。

内伤用补中益气汤不愈,三四月潮热不退,腹满暖气,不思饮食,保元汤加炮姜七分,肉桂、吴茱萸、炙甘草、陈皮各五分,白术、附子各一钱,水煎服。病后余热,虚烦不眠,归脾汤。恍惚加菖蒲三分,口干极烦躁加麦冬五分。似疟寒热,一日一次,来日身胀要打者,属脾阴不足,六君子汤加白芍七分,归身七钱,姜、枣煎服。泄泻者,不宜用归、芍。柴胡五分,白汗者去之。黄芪酒炒七分,如食噎加神曲,肺吐清

痰去黄芪,加五味五分,恶心加炮姜、肉桂五分,骨蒸有热加知母,久病咳嗽作虚治。日久大便结燥,饮食不进,虽十日不解,无他患也,宜十全大补汤加姜、枣。

内伤虚损,调理十全汤去川芎、地黄,减归身;寒加附子,百帖无妨。调理莫过参苓白术散,如腹痛加木香,便燥加归身一钱,嘈杂加陈皮、川连,胁痛加酒炒白芍,饱闷加砂仁。

内伤病证,日久不愈,浑身热甚,大便燥结,脉洪大有力,六味汤加肉桂,如小水不利加牛膝。

内伤用补中益气汤,三、五帖而汗不至足者难治,或五、六帖后遍身疼痛者亦难治。内伤发热、头痛六日后,或泄泻、自汗至颈而还,亦不可治,又最可畏者,身痛、硬胀。

内伤身无大热,头不甚痛,胸膈饱闷,大便不通,庸医下之而仍闭,闭而又下,下而不愈,阴已将亡。或遍身疼痛不能转动而腹胀,内中必有积血,虽精神清爽,饮食可进,亦不能治。

内伤气虚作胀,用补中益气汤加和中散。脉有力者,为难治。

内伤证,口不知味,用寒固不可多,热药亦不可久,但宜温补,以邪从虚至也。病愈后,参苓白术散、八珍散调理。一月后痰火不退者,不必理痰,宜求治脾胃,方保无虞。身热不必理热,保元汤、生脉饮,补中益气汤加桂、附,甘温除大热,先圣之言也。不但内伤,凡病皆宜理脾胃,此第一义也。

凡起病为脾胃十之八、九,脾病四肢不能为用,倦怠无力,口不知味,四肢热如火,或身无大热,冷汗自出,四君子、保元汤加附子;或溏泄,呕吐,自汗,脉微细无力,四君子加姜、附,二陈加煨姜,急理其脾。虽有杂证多端,亦不及虑矣。虚损潮热,升阳散火汤,后用大补。或日日潮热,或一寒一热,宜益气汤,重用黄芪、甘草,此甘温除大热之法也。脉细数极,其病将危,五服不愈,治亦难矣。若中有脾胃现

证,或寒或热,只从脾胃上医治,诸病自退。

内伤作外感医,虽不死亦变劳弱,此生死关头也。杂证寒热间作而不齐,伤寒寒热齐作而不问,或发热头痛,热后自汗,至颈而还,宜用补中汤三五帖,莫因一二帖不效便换药,须知药力未至也。内伤其病多端,或发热,头痛,畏寒;或一日一次发热,热尽而汗,来日又同;或胁痛,泄泻,变证无常,俱宜补中正方。或服表药而无汗,宜补中加羌活,防风。

外感有汗便愈,不比内伤也。若寒热间作,一日一次,状如疟疾,腹中不和,口不知谷味,是内伤不足之证。若发热,热尽而汗出,恶寒,寒尽而热,汗出如冰,汗尽而热,热尽而汗,证无休息,头痛之极,二便不利,又无内胀,此是干涸不治。或腹中不和,懊恼不识,发热无汗而不头痛,服补中汤五六帖不愈,谨防变劳,虽不死,亦必三五月方好。

内伤寒热,汗间作,一怕头极痛,二怕二便闭而短涩,三怕绝谷泻痢,虽非伤寒两感,亦是气血两虚,所以防其不治。

内伤虚损,宜保元汤加归、芎,发热畏寒加附、桂,甘温除大热,理必然也。泻者去当归,烦躁口干是津不到咽而下,非渴也,血虚故耳,切忌用白虎汤,宜保元汤加归身、灯草、竹叶、麦冬等味,不眠加枣仁三钱。倘病明系虚证,热极而汗,汗解后又热,汗出如水,阳随汗出,发泄在外而不归,保元加浮麦、牡蛎,或棉子仁炒焦煎服。心神不安,夜服安神丸又不愈,当用何法?须知下虚不能奉上,虚阳上并不能下达,保元加木瓜,使阳气内复,更用附子,吴茱萸帖足心,引之下行,小便不利加牛膝,大便不利加麻仁,里实六味汤加车前子。若泄泻、脉大,补中汤、保元汤加白术、附子;或有咳嗽,不必治也,或脉细数无力,泻利,气促,保元加木瓜,呕吐加陈皮、贝母、煨姜。自伤寒外,慎不可过用攻邪之药,恐元气不能胜,所以治宜缓也。

内伤证大便闭者,补中加苏梗、杏仁,小便不利加牛膝,汗多加白芍,有汗减升麻、加

白芍,口干加葛根、五味。病久热不退,气短促者,保元加桂、附,烦躁加归、芍、麦冬、五味。若脉大,一热一寒,日日不退,六味汤加麦冬、桂枝。大便闭结,内无大粪,不思登厕,切不可下,不求食,不腹饱,七八日便闭,亦常事耳。大便去而不去,气虚也,下而不了,血虚也。总宜益气汤,以白术、当归消息盈虚之。

凡内伤证,若服竹叶石膏汤,须防失血,过二十一日必反;服黄柏等药,须防呕吐、泻利,一二月内必见。

内伤益气汤证,上焦两肋有病,俱是风热郁火,必加疏风散火之药,不宜姜、桂。惟下焦、中焦有病,姜、桂可以重用。

病证多端,但属内伤,有似十二经皆病者,俱宜从脾胃上调理,以脾胃乃诸经之本也。

内伤证,表热已解而湿热留于上焦者,予调理药内加茯苓、半夏清痰理湿;湿热留于中焦者,加木香、砂仁导湿实脾。

似伤风,乃内伤不足之证,饮食劳役所伤,亦恶风自汗,若在温暖处则不恶矣,与伤风恶风自汗颇同。如居露地中,遇大风不恶,惟窗隙小风反恶之,风不尽恶,与伤风不同。内伤鼻流清涕,头痛,自汗,间有气少不足以息,语则气短怯弱,妨食,或食不可下,或不欲食,腹中不和,口不知谷味,小便黄赤,大便常难,或涩或结,或色黄如糜,或溏白色,心下痞,胸中闭塞如刀刺痛,有时胃脘当心而痛,两肋痛。相火上行,乱于胸中,热伤元气,气粗息喘,四肢不收,无气以动,懒倦嗜卧,外感俱无此证,故易为辨也,宜用补中益气汤。盖饮食劳倦,则心火乘其土位,肺先受害,不能管摄一身,营卫无润泽之资,故本方黄芪最重,人参、甘草次之。脾胃一虚,肺气先伤,重用黄芪以益皮毛,不令自汗,上喘气短,损其元气,故用人参以补之。因心火乘脾,故用甘草以泻之,所谓急者缓之也。白术除胃中热,胃中清气下陷,用升、柴以提之。气乱于胸中,清浊相干,用陈皮以理之。阴火伤其生血之气,致营

血亏而火炽，血中伏火，日夜煎熬，心与包络血减火盛，心乱而烦，用当归以和之，稍加黄柏以救肾水，且以泻阴中伏火也。如烦不止，加生地黄以补肾。水旺而火自平，如气浮心乱，安神丸定之。

寒热，六腑之阴虚于外也；二便自利，五脏之阳虚于内也。

凡人素有病，若劳碌动作，反觉精神强健，此乃阴火沸腾，扶助于内，不知乃元气之不足也。故一静养，则阴火退而阳复，反觉神倦气弱矣。然而阳复内伤有向愈之机，阳复而愈，诸病皆然也。

内伤病久，必转病，而后阳气活动。脉弦者，转疟方愈；脉缓者，转痢方愈；肺气不足，转伤风咳嗽方愈。盖转疟是少阳阳气通也，转痢是阳明阳气通也，转伤风咳嗽是太阳阳气通也。阳气一通，病邪自退。

内伤胸满而喘，是阳气下陷，阴火上升，热伤元气，脾气不足也。若作有余之火，用桑皮等药泻之，是益虚其肺气矣。

凡似伤风咳嗽之证，乃因肺虚不能外卫皮毛所致者，宜用温肺汤以固肺为主。若用寒凉，则肺气益虚，不能生肾，肾水枯则相火吐，相火旺则骨髓蒸干，劳瘵所由作也。劳瘵不作污者，阴血骨髓皆枯也；善食者，胃中火盛杀谷也。

内伤发热，是虚阳上浮，下寒而上热，内寒而外热，其热是假也。盖肝、脾、肾三阴在下，三阴中有三阳，若阳气虚，阴气胜，则三阳上逆，三阴独滞于下，太阴无阳明之阳，少阴无太阳之阳，厥阴无少阳之阳，阳浮于上，身热所由发也。王晋山曰：太阴，脾也；阳明，胃也；脾与胃相因为表里也。少阴，肾也；太阳，膀胱也；肾与膀胱相因为表里也。厥阴，肝也；少阳，胆也；肝、胆相因为表里也。有阴不可无阳，有阳不可无阴，一阴一阳，其相配乃所以相济，此天地之至理也。故用炮姜回阳明于脾，肉桂回少阳于肝，细辛回太阳于肾，三阳下降，则火归原而热自止，故曰温肺汤，乃退热之圣药也。

内伤之证，中气虚也。中气者，当脐中空

处，两胁中间也。脾气在中气之内，与中气相为依倚，非即中气也。中气以空为贵，其所以能空者，由脾能运转，阳气上升而后中能空也。若脾气下陷，填塞其中，则脏腑之根蒂以伤，气血往来之道路以窒，病自此起矣。脾之所以能升者，由胃气开发，脾有所禀也。故脾气散精，上输于心，心输于肺，肺输于皮毛，轻清者入于经络为营，慓悍者入于皮肤为卫。故凡饮食入胃，全赖脾气运之，其精气上行于肺，化为津液，肺复降下，四布入心、入脾、入肝为血，入肾为精；其浊者入于脐下之幽门、转于小肠，达于大肠，会于阑门，糟粕出于广肠。津液沁于膀胱，所以清升浊降，生生不息，即为且康也。倘或饮食伤胃，脾无所禀，或劳役伤脾，不能转运，脾胃之气既滞于中，则金无所藉以滋养，而不能生水，水无所藉以相生，而不能制火，命门之火必过旺矣。命门之火与心包络，一脉相通。命门火旺，心火亦旺。胸膈之间无非阴火之炽，火乘土位则金失其职，火从而克之，故气高而喘者，阴气填塞于肺，肺气为之不利也。身热而烦者，火盛血干，心神无所安养，故躁而烦热也，是心肺之气病而著见于外者如此。故或似伤风，或似伤寒，皆阳气不足之所致也。若认作外感汗之，则肺气益虚，下之则阳气下陷，轻者多重，重者多死。故东垣《内外伤辨》曰：外伤者是为有余，有余者宜泻之；内伤者是为不足，不足者宜补之，此补中益气汤所由设也。用人参、黄芪、白术、甘草、当归以补气血，用陈皮以理气滞，用柴胡、升麻以升清气，清气升，浊气自降，元气周流，运行不息，观之天地位而万物育，其理一也。

验案

一人内伤，身中困倦，食后恶心，此证全由脾阴不足。脾阴不足，则胃阳不升，而肝邪来侮，肝火上行而胃中之真阳不能生发，则金失所养而水亦衰弱，三焦皆阴火矣。宜四君加清火扶金之药，则肾不治而自安，火不降而自平。盖金浮则水升，木沉则火降也。

一、人身热，头患昏晕，言语恍惚，此上热也；泄泻，自汗，脐中痛，此下寒也。上实下虚，宜温宜汗，五苓散加炮姜、吴茱萸少许，水煎热服，一剂而愈。

一、人十三岁，吃面饼后即洗浴遇惊，以致发热似伤寒。二、三日右胁痛，下午潮热、口渴，用归脾汤加梔子饮之。盖受惊则气散，血不归络，浊气归心，淫精于脉。夫心以生血也，如心气散，则血不生而火炽，胁痛，潮热，口渴，血虚火炽。归脾汤益心气、养心血，所以主之也。

外 感

伤风脉浮缓，憎寒身热，烦躁不安，鼻流清涕，欲语未竟而嗽，自汗恶风，宜桂枝汤。

伤风乃有余之证，头痛，鼻流清涕，常有传入里方罢，声哑，鼻塞不通，能食腹和，筋骨疼痛，不能摇动，头重著枕非扶不起。

寒

治伤寒，其要只在扶阳。病之所在，皆阳之所不至也，不知扶阳之义，无论汗、吐、下不能如法，即治法无差，而他病复起，亦恐不能安全也。扶阳者，冬阳在内，引而外之；夏阳在外，引而内之；春阳初发，引而发之；秋阳欲入，引而入之。阳之所至，阴寒自息。如物受阴寒之气而伤萎，一遇太阳则复其原矣，此为治伤寒之要法，不惟寒证为然，而风淫、暑热亦多类此，不过阴盛扶阳，阳盛扶阴。扶阳者，扶原阳也；扶阴者，扶真阴也。真阴所以配真阳，真阳亦人之原阳也。后之论阴阳者，以火为阳，而不知真阳非火；以水为阴，而不知真阴非水。盖一言水火，即系后天有形，必有过不及之弊，乃是先天一阳真气耳。纯得之则为仙，纯失之则为鬼，一有不到即为病。故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元阳也。经云：苍天之气清静，苍者无他杂色也，纯乎阳者也；其余则为

青、黄、赤、白、黑，分属五行而为后天矣。至于苍天之气，则为纯阳之本，扶之可以有生无死，此伤寒所以必顾真阳也。

伤寒过二、三、七日不愈者，因气不足也。扶原为主，从脾胃调理，庶不枉人性命。

热 暑 燥

伤寒热病之由，火先动于火未动之时，水乃亏于水正旺之日。治法以救阴为主，宜清润也。

汗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汗。

暑病有二：曰中，曰伤。中暑者，动而得之，因天时亢热，致伤肺气，非形体受病也。人参白虎汤主之。伤暑者，当暑之时，为房屋阴寒所迫，周身阳气不得发越，静而得之，非阴证也。王晋山曰：此证是先已微受暑气于内，外又为阴凉之气所抑而成，即欲所谓寒包暑也。有谓此是直中于寒，与暑证有何干涉者，其说未免有误。调中益气汤加附子饮之，退后以清暑益气汤调之。中暑，脉沉洪大，大渴引饮，身热心烦。伤暑，脉沉实，身形拘急，肢节疼痛，心烦，肌热无汗。初病微恶寒，可表之。

中热、中膈者，暑证也，行人劳碌得之。恶热，肌肤大热，大渴引饮，汗泄无气以动，热伤肺气，白虎汤加生脉散主之。

燥热之病有似热证，胃气不行，内无津液而干涸，求汤饮以自救，非渴也，乃口干，舌虽干而舌根多润，欲饮而饮汤不多，脉豁大无力。燥甚者，亦郑声而不谵语，此血枯之证也。宜黄芪当归汤主之，服白虎汤、五苓散则死矣。

验 案

一人年十七，初秋病身热如火，至六日郑语不止，寻衣撮空，昏不识人，泻利日三、四十次，目开不眠。用甘草四钱，归身三钱，麦冬五钱饮之，目稍合，脉之豁大者稍敛，重用生地黄、白芍、归身、麦冬、五味子、甘草，然后神清泻止，调理而愈。此真象白虎汤之燥病也。其泄泻者，肾燥也，故以生地黄润之。

湿

中湿，浑身强直，四肢多倦怠不举，法宜疏利小便，切不可轻易下之。

雨中露天，湿衣湿地，皆能受湿为病，在肝、脾二经，大便泄，小便赤，脉微而缓，五苓散主之。

求 汗

有初病而自汗出，其后热甚而反不得汗出者，此阳气发泄，而阴气不足故也。张东扶曰：阳气发泄，故初病即有汗；阴血不足，故热盛反无汗。宜用芎归汤一、二帖后，再加苏梗一、二分，则汗出而愈矣。

又有寒热交作，汗出热退，少顷又寒，此阴阳不和，宜小柴胡汤加川芎、当归、白芍。盖余邪未尽，则阴阳不和。用人参、甘草、半夏以和阳；川芎、当归、白芍以和阴；柴胡、茯苓以彻半表半里之热也。

有六脉空大而迟缓，里气已虚，身微恶寒，而表邪未尽，用白术一钱，附子三分，加桑叶二钱。

又有夏秋之交，身热恶寒而脉豁大，宜芪归汤加桑叶。

求 吐

或寒气，或寒饮，食留滞在胸膈之间，用理中汤和之，托住正气，自然得吐。

有食在胃中，用平胃散、二陈汤，升其胃气，自能吐矣。

膈上有痰，满闷壅滞，宜吐，炒盐调滚开水吐之。

绞肠痧，用盐调滚开水探吐之。

夹食停痰，木曲而不直，平胃、二陈消导自吐。

痰涎壅塞，胆矾三分，硼砂二分，研末滚水调服吐之。

求 下

久病虚损，补中益气汤加苏梗、杏仁，或芎归汤加二陈，或六味地黄丸以润下之。

杂病一月，饮食少进，烦热不退，宜补中益气汤加苏梗、杏仁；腹胀加姜、桂、吴茱萸少许；热不退去三味，加附子。虚嗽者亦宜。除虚损外，诸病渴甚要饮水者，急与五味子，此救阴之道也。张东扶曰：五味子惟肾虚津少作渴宜之，余当慎用。

凡病久左脉沉虚，右脉洪大，大便结燥，乃阳陷阴分，脾胃受病也。六味丸加人参、车前子。又久病而左脉沉虚，右脉洪大，初时正气虚下陷，宜补中汤升之。若下陷既久，阴血干涸，气血俱虚，燥火愈炽，若升提则头痛、喉痛诸证作矣，必宜用地黄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洪大而无力量之脉，用六味而不加人参，火退脉必涩；盖加人参，则气下也。此皆求下之道也。

慎斋遗书 卷七

明 江 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屯炳章校点

虚 损

虚损一证，或从上而损下，如金衰卫弱，而多外感之来，则气伤而肺损，肺损则不能制木，木邪乘土，土又不能生金而水益枯，火益旺，此由上而下，故有毛落、喉嘶等证。斯时若遽用六味、七味，则脾益伤而病益重矣，当以四君、保元加减。或从下而损上，如因情欲抑郁所致，则精伤而损肾，肾损则木枯而生火，此由下而上，故有足痿、口干、寒热等证。斯时若遽投四君、保元补中，则多滞而火起，病益增矣。当用六味、金匱等方，而后以保元、白术散调之，然白术、白茯苓泄阴伤水，亦当慎用。凡由上损下、由下损上，最要一关，皆在脾胃。脾胃一伤，便不可救；脾胃不伤，虽百病杂出，不过阴火为患。故杂证不必顾，久近亦不论，生死凶吉，只视脾、胃二经也。

凡虚损之病，命门火旺，肾水不足，阳明化燥火，肝气与胃气相联，胃火旺，故肝火亦旺，木燥土干，心火炎上，金无养，水无生，五火交炽之时，若用黄柏、知母滋阴降火，是犹干锅炼红，倾以一杯之水，激助火势，立地碎裂矣！甚可畏也。若脉带缓，是胃气未绝，犹可调理，用四君加山药，引入脾经，单补脾阴，再随所兼之证而用之，俟脾之气旺，旺则上能生金，金转能生水，水升而火自降矣，此合三之治法也。若脉见短数、紧数、细数者，断不可治。

火与元气势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盖元气

藏于二肾之中，静则为水，动则化而为火。肾者，肝之母也，元气足则肝子以承乎心主，神明出焉，为化为育而生生不息。若房劳辛苦之人，七情六欲损伤元气，心神失养，相火亢烈，元烈之火不能生土，则脾土有伤矣。脾伤则金气不足，不能平肝木，木转以克土，则后天伤；金气不足，则水无从以生，而先天伤；二天俱伤，则不能转相滋养，五脏失其生成之职，相火不期燃而燃矣。水竭无以制之则死，其中亦有可救者，胃气不绝，用药力以养脾胃，生脉散加黄芪，兼滋生之药佐之，或保元汤加减。但见潮热，宜补中益气汤专用，火炽宜升阳散火汤发之。若不治其脾，则五六相煽，不可治矣！若虚而不泻，宜血分中补气，保元汤加滋降之药。若作泻困热，宜气分中补血，保元、四君加白芍、炒松花。如自汗乃阳虚，宜加附子。胸中火烁痛如刀割，用四圣丸，痛愈则止。久泻伤肾，用保元兼四神丸；或腹胀，和中散合补中益气汤。脉见平和而病不愈，药力未至也，不可更换；倘脉见细数、紧数，皆邪脉变异，若兼呕吐，不祥之兆也。又口失滋味，不思饮食，不可看作胃绝，是胃有虚火，当滋生元阴之气。若用燥药，以火投火而心失其所养，则上无以益下，下无以奉土，五脏空燥，反用燥药，不死而何？盖万物赖脾以生，脾气一伤，则九窍不通，诸病生焉。治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误也。

虚损久病，皆是伤脾，脾伤则肺先受之，肺病则不能管摄一身，脾病则四肢不能为用，当养胃气。胃非善食之谓，要有生发之气，以

养万物生化之原也。养者，保元气为主，以温佐之也。火旺者，乃血虚也，十全大补汤，再随证加减用之。但前从疰、痢、吐泻而来，纵有变证，只从脾胃治法，保元兼温脾血药。虽有杂证，火旺不必治火，有痰不必治痰，宜参苓白术散，随证加减。吐加炮姜；腰腹痛加益智、吴茱萸少许，腹中痛胀亦宜；噎气加神曲。盖久病心火为主，火为养命之原也。又凡病急者缓治，攻则离散。书曰：大毒治病，十去二三，中毒治病，十去其五，无毒治病，十去八九，余以饮食谷味养之也。

虚损由内伤而起，先因饮食不节，劳役所伤，房欲所损。病初起与外感相似，但外感头痛、发热、恶寒，其脉浮紧有力，治宜汗解；从表入里，脉洪大，大便燥，治宜通利之。内伤亦头痛，痛而不盛，发热恶寒，其脉紧数无力，宜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不表之表，若表之太过，汗至颈而还，一日一次，似疰又似痢，若作疰、痢治之，发热更加，有似伤寒矣。但伤寒脉洪大有力，内伤脉豁大似洪而无力。若用清凉汗下，大伤脾胃，必致肺脏亦亏，又增咳嗽、吐痰、吐血等证；又作阴虚火动治之，则脾胃更伤。杂证多端，潮热似疰，皆因脾虚不统故也。

火盛脾阴不足，血枯之证，滋阴不宜，救阴可也，阴从阳生，阳从阴长。用人参、白术、莲心、五味子、白茯苓、甘草，恶心加炮姜，不思饮食加砂仁，胸中气滞加陈皮。泄泻者不宜，汗多加黄芪，恶寒加肉桂。吐血者不宜。若泄泻而诸药不效。胃虚难以受药，用陈腊肉骨灰、锅心饭焦各三钱，炒松花一钱，米糊丸，人参看轻重虚实，用以煎汤，送下六、七十丸。此法治人多效。

验案

一女人吐血发热，热甚而喘，用生脉散热更甚，脉或大，或小，或浮，或数，或弦，或涩，变易不常，知其脾阴虚而脉失信也。脉者，血之府，脾统血，血枯故变易不常耳。用保元汤加五味子、山药、杞子，白茯苓，人参重用至五

钱，二帖而效，二十帖而愈。

劳 伤

劳病有似虚损，然虚损起于脾，劳病起于肾。虚损蒸蒸发热，自汗，其热按皮肤间即其热，不能饮食而肥，脉豁大，重按无力不清；劳病骨蒸，按皮肤不热，按至筋骨乃热，食多而瘦，脉紧数。虚损潮热多起于内伤，宜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八珍汤、参苓白术散、理中汤之类，丸药亦以此等方调理，大忌补阴药，故虚损而转泄泻，脉短数者不治矣；劳病阴虚火动，多起于伤风，有似疰状，宜六味汤、八珍汤加黄柏、知母，痰嗽加麦冬、天冬、贝母、紫菀，随证加减，切忌香燥药，故劳病阴虚火动而转喉痛，脉细数者不治矣。见证各异，治法迥别。

劳病定无泄泻、多汗之证，必身热、便燥、口干，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以退骨蒸劳热。阴虚火动，然亦不得已用之，如久服，多患泄泻、喘促而亡。

阴虚火动，生地、丹皮、便制黄柏、杞子、五味子、牛膝、白茯苓，可煎可丸。

劳证退热，青蒿十斤，取自然汁，熬一分，加猪胆汁七分，熬膏，入甘草末为丸，米饮下。此方甚验。

虚劳欲火，梨汁一斤，胡桃肉一斤，研，牙茶五两，生地六钱，当归末六钱，熬至滴水成珠，入鸡子清一枚，盛磁器内，封口勿令出气，冷水浸去火毒，每日清晨服一匙。

劳证脏腑虚损，身体消瘦潮热，建中汤大能生气血、退虚热。

前胡 细辛 当归 白芍 人参 橘红 桂心 麦冬 黄芪 白茯苓 炙甘草各一钱 半夏七分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 不拘时服。

地仙散 治骨蒸肌热，虚劳烦躁。

地骨皮 防风各一两 薄荷一钱五分 甘草二钱五分

为细末，食前生姜、竹叶汤，服三钱。

参芪散 治咳嗽吐痰，声哑，潮热盗汗。

人参 柴胡 五味子 杏仁 防风 羌活 款冬花 桑皮各五分 白茯苓 黄芪 紫菀 归身 川芎 半夏 贝母 枳壳 秦艽 桔梗 甘草各八分 鳖甲 钱 生姜 大枣

水煎服

阿胶丸 治劳证，咳血吐血。

阿胶 生地黄 白茯苓 侧柏 山药 苏叶各一两 柏子仁 麦冬 人参 防风各五分

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后细嚼，煎苏梗汤下。

清骨散 治男女五心烦热，欲成劳证。

柴胡 生地黄 熟地黄 人参 赤茯苓 防风 秦艽 薄荷 胡黄连 水煎。

麦冬汤 治心中烦热，惟欲露体，以衣被覆之即闷，惊悸心怯，面无颜色，忘前失后，妇人患血风气者多成此证，乃是心蒸之状。

青蒿一小握 葱白一寸长，七根 蓝叶七片 苦楝根七寸

童便一升半煎取一半，去渣，入安息香、苏合香、阿胶各一钱，朱砂、雄黄、雷丸、枯矾、硫黄各五分，槟榔末一钱五分，麝香五分。五更初空心进一服，五更五点进一服。午时前后取出，净桶盛，急入油铤内煮，仍倾盖虫罐内，扎口埋之深山。

五枝散 取传尸劳虫。

桃枝 李枝 梅枝 桑枝 榴枝各三寸长，七茎取末 通草 穿山甲 全蝎炒各一两 沉香八钱五分 木香 槟榔 灯草各五钱 红花三钱五分

甘草煎胶为丸，每服三四十丸，空心温酒下。

加减黄芪建中汤 治男、妇五劳七伤，骨蒸。

黄芪一两二钱 秦艽 防风 北柴胡 归身 白芍药 熟地黄 地骨皮 肉豆蔻煨 炙甘草 砂仁 槟榔各五钱 猪苓四钱 桔梗

白茯苓 白术各三钱 人参一钱五分

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盅，煎七分，不拘时服。老人，黄芪加重一两。

再仙丹 治劳证，黄瘦虚损，诸药不效者。

大小茴香盐水炒，各二两 麦冬 茯神 地骨皮 防风各二两 远志 人参 龙齿 羚羊角 炙甘草 石膏各三两 紫石英一两

咀片，每三钱，枣一枚，水一盅半，煎七分，食前温服，未差再服，以差为度。甚益心力，曾经吐血，服之有效。

桑椹膏 治骨蒸。

桑椹不拘多少，取汁入苍术内共熬，去苍术渣成膏。如肾气虚加枸杞子四两研末，肺虚加人参末一两。

验案

一人无大病，但举体不通泰，六脉弦滞。曰：此从心之郁热不通，又兼力劳、色劳故也。心郁则神失，力劳则气伤，色劳则精害；神失则火去，气伤则多滞，清害则水衰。若不能多药，先以橘红、麦冬服几日，再加五味子服之。再将大体常思则心不郁，将小力运动则气滞通，远色凝神则精自足，如此不但却病，且可长生。

一人病劳半年，虚而欲脱，此证参不可无，亦不可骤用。盖虚极而力不能胜也，只好用五味子七粒以敛其虚，麦冬五分以清其肺，枸杞子八分以滋其肾，山药一钱以助其脾阴。不得重剂，不得顿服，须徐徐呷下，俟神气稍安始可加参。

阴 虚

语云：阴常不足，阳常有余。故人生受病，若先起于七情，内伤元气，而后及于血气，此从内而及外，阴病十居八九，阳病十居一二。若因外感先伤气血，而后及于内者，则阳证多而阴证少矣。经云：男子十六而精通。此常度也。有未至其期，而以人为强通其精者，则四

体之内，阴气有不满之处，异日多有难状之证。有身体常常恶寒者，盖肾藏精而属水，水润不能制火，则火燔灼其阴，以致阴虚火动而恶寒，非真恶寒也。盖火极似水，故身中惛懒，觉乎洒淅有似恶寒之状，但日夜无度，静而或作，动而益觉其虚，若神思少息，略得一静，火即潜伏，遇暖而寒即解矣。若动作时发热，静时即止，止时手足心如火烙，或面赤、耳鸣、咽痛，斑疹随出随没，或胸前、两足内忽然作热，有如电状，来无常度，去亦无定，口鼻出入气息时有焦腐之气，寤寐不安而呻吟，唇红舌焦而燥黑，足心似炙，气从脐下入腹，或唇舌、小腹、两胁如火烙，或腰痛如折，骨痠不能起床，遍体疼痛，舌本强而不能言，此少阴之脉系舌本故也。或耳鸣如波涛、蝉鸣、鹊噪、琴瑟之声，或耳闭不能听，至夜多梦，睡时惊骇不宁，魂飞魄荡，喜暗恶明而怕见人，或妄见鼠窜蛇行、孩童前后相戏，自觉手足脱落，或头玲珠堕下，或见有人同伴同眠，或鬓发显然如有人揪扯，各样异患不一，总皆肾虚阴不足，火动变见之故也。此不可妄为痰火，遽用燥烈苦寒之药，亦不可执丹溪之法，一例以四物汤加知、柏之类治之。夫知、柏、芩、连，泄有余之火，用之得当，则能祛邪，而元气自复，故有裨益；若真元不足，而亦以此用之，反泻天真，以致大便泄泻，饮食少进，胃气虚而肌肉削，往往致死，不可胜计。又不可执阳旺能生阴之说，治以补中。初用一、二帖，略以为中病，久泥于此，岂不谬哉！若房劳伤肾，只宜补水益元汤加减，而诸证悉愈。或有津液之阴不足而火动，发热恶寒；又有精髓之阴不足而火动，则口干舌燥；又有营血之阴不足而火动，遣精梦泄。《内经》言天气不足，地气乘之；地气不足，天气乘之。昼剧则阳不足，夜剧则阴不足。又有营血衰少，感冒风寒，邪入阴分，午夜发热，宜四物加降火清热之味则愈。或大怒伤肝而内动风热，致气血错乱，留滞阴分发热者，宜疏肝补阴清热则愈。有因饮食惊恐与食相挟，致伤阴气，留滞于阴分而为患者，此阴分

受伤，至夜发热，而似乎阴虚火动，其证不同，必须穷本求源，庶几医无谬妄，而病无横夭。经云：阳火易救，阴火难扶，若真阴虚弱，药非百剂，功非岁月，何能全愈？其他外来有余之邪及过餐炙煨膏粱厚味，以致病热为患者，非惟黄芩、黄连、知母、石膏之类可用，即硝、黄亦不顾矣。虽然亦可用之于壮盛，若元气衰弱，当先补元气，而后祛邪，如邪盛，又当攻补兼施，量其虚实而施治，斯为善矣。

补水益元汤

熟地四钱 生地 麦冬 当归各二钱 白芍 甘草各一钱 五味二十粒 大枣三枚

熟地大补五脏之阴，安神志，健精脉而填骨髓，故用为君；生地能滋阴退热，有益精壮神之功，同麦冬、甘草能去神中之火；归、芍补血坚志，安魂定魄，与熟地同用，峻补真阴。此四味大补元阴之圣药也。麦冬清心除烦退热，同五味补元精而止渴，保金益水，勿使火邪伤肺。若火炎伤金而喘嗽者，五味又当慎用。甘草泄心火，心藏神，能降神中之火也。若怔忡恍惚，夜卧不安，加枣仁三钱，茯神一钱。若元阴虚甚，加熟地三钱或五钱，一枚者佳。若火动而燥热，加细辛一、二分，甘草一钱，生地一钱，童便半杯。若咳嗽减去五味，加天冬、麦冬、百合、黄柏、桔梗。若火乘心包络，胸中痞闷，倍用熟地、甘草。若燥渴倍用麦冬、五味、熟地。若胸中有痰不舒，减熟地，去五味，加瓜蒌、贝母、姜汁、竹沥。若坐卧不安，加百合、甘草。若火动腹痛、肠鸣，去五味，加白芍、甘草。若精神短少，加熟地、枣仁。若惊惕心跳，肢体酸疼，加当归、地黄、枣仁、甘草、茯苓。若腰疼骨酸，加杜仲、补骨脂、生地黄。若火动饮食易消，加元参、细辛、白芍、童便。若肺募间连背心，热如杯火，往来无常，加元参、桔梗。若热从睾丸而起，肝火也，加柴胡以达之。若元阳不足，加人参、黄芪，厥加附子。若火乘阳精之分，梦遗加山药、山萸肉、枸杞子、细辛、莲蕊，兼用六仙丹；如禀气壮盛，可用知母者，酌而加之，使火邪无犯元阳；如尿后沸滴，二仙

丹加龙骨、莲蕊。若虚火游行无定，斑疹出没不时，遍发红热，加元参、生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去五味子。若洒淅似乎恶寒，并加生甘草、童便，切不可用诸寒剂，只补其阴，则火降而寒自除矣。

若手少阴心经，素禀原弱，日间劳心伤神，夜或房欲损精，精气怯而不能养神，以致火乘心经，患手心尾尻火热，或往或来，心跳不静，睡卧不安，惊惧不宁，睡至子时则醒，至天明反倦卧，舌心焦燥，两手小指有时忽热如电，时有时无，口鼻出入呼吸唯觉蒸蒸热，干燥若渴，无焦腐之气、呻吟之声，但筋骨蒸热无游行之状，与足少阴证稍异，宜滋阴补心汤。

熟地三钱 当归 官桂 麦冬 生地
杏仁各一钱 白芍二钱五分 甘草 茯神各一钱
小麦一撮 大枣三枚

若足厥阴肝，患火眼霎时肿起，或足大指头循足跗内廉去内踝一寸，入腹近脐两旁，至左乳下期门边，有热如蛇行，行至胸胃而散，皆肝血不足，以致虚火为患，宜滋水补肝汤。

熟地 生地 当归各一钱 白芍一钱五分
甘草一钱 柴胡 元参各八分

足太阴脾病，有因思虑过度以致伤神，或因饮食不节而伤脾，或因郁怒不节而伤肝，肝木凌脾，以致火动为患，右胁热，或足大指端循指内侧白肉际间内踝前廉，上腹热如电状，或自觉手足脱落，眼见虚形，或喜食易饥，或食入反胀，并宜益阴滋补。虽有火动，不可用苦寒，宜于补阴药中加炮姜以反佐之；或面色焦黄，肌肉不泽，神困意懒，痰有红筋，并宜养阴补脾汤。

白茯苓 茯神 甘草 白芍 生地各
钱 山药 归身各一钱半 熟地三钱 大枣二枚

手太阴肺病，有因悲哀伤肺，患背心前胸肺募间热，咳嗽咽痛，咯血，恶寒，手大拇指循白肉际间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宜百合固金汤。

熟地 生地 归身各三钱 白芍 甘草各

钱 桔梗 元参各八分 贝母 麦冬 百合
各一钱 如咳嗽，初一二服加五味子一钱。

若人入房，劳心太过，患经月不寐，梦寐不宁，须澄虑内观，药用补水宁神。或补阴而反梦遗，此神中之火已降，减为佳兆，不必疑此而另更他药。有病飞走狂越，似乎有余，用诸寒而火愈炽，此神思火动而真水不足故也，当救真水，其火自降。经云：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治以元参甘草汤，清其神火，俟火热稍缓，仍以壮水益元汤主之。若耳闭咳唾呻吟，肌骸骨痿腰折，并以补元益阴汤佐桂以从。若因风湿痰火与气逆血滞之类，而后骨痿腰折，不在此例。

补元益阴汤

熟地三钱 当归 生地 枣仁各二钱 白
芍 甘草 茯神各一钱 麦冬一钱五分

元参甘草汤

生地 归身 元参 白芍 甘草各一钱
麦冬二钱

若邪陷阴分，骨蒸咳嗽，烦热，夜作而且愈，先用逍遥散三、四帖，后用生料四物汤加升麻、柴胡、干葛、防风、茯苓、甘草之类以提之，切不可作阴虚治。

若素患血少，而阴血中之阴不足，不能生化，以四仙汤时时服之。有火重加甘草，或滋阴益神汤亦可。

生地 熟地 杏仁各三钱 归身二钱 甘
草一钱

若元阴衰亦有汗，火乘阴位，精被熏蒸而出，犹炙竹而有油，切不可用参、术、芪、桂以敛之，惟补阴则火伏而汗收矣。如阴虚被湿熏蒸而有汗，或相火吊动脾火而有汗，并宜当归地黄汤。若元阴衰弱，火乘营血，为漏崩、便血、溺血，宜补中加醋炒地榆、续断、阿胶之属以涩之；如不止，再加升麻、柴胡、防风以提之。崩漏证，热则流通，虚则下注，故热当清，用生料四物加梔、柏、知母、芩、连；虚则宜补，用芪、归、参、术加涩血之药，不已，加升麻、附子以托之；如气血两虚，用八珍汤加醋炒糯

皮、陈棕灰以止之。如六淫七情所伤，不在此例。

若人有眼角出血，槐花炒焦煎服；若有舌根出血者，用辰砂一钱，灶心土二钱，鸭子清调服。

若有齿缝出血，此伤血脉也。如下唇中齿出血，此伤肾也，宜滋补药中加生甘草、丹皮、童便以制之，不可用苦寒正治。如厚味太过，胃中积热为患，以四物加丹皮、芩、连、柏、梔、膏之类；禀气壮者，可以承气汤下之。因风热乘胃者，亦以四物加荆、防、升、芷、芩、连、梔、柏、膏之属以清之。

若脐中出血，火逼胃气上不得转运，有失传度之令，故血从胃窍出也。以四仙汤加生甘草、丹皮，佐白芷，加藕汁、柏叶汁、茅根汁治之。

若七窍中出血者，留淫日久则阴血不得归经，故从毛窍中出，须开郁清气凉血，如归、芍、乌、附、木花、丹皮之类是也。如元阴虚弱，火乘阴分，以致血热沸腾，充灌肌肤，宜滋阴降火者，须看元气虚实，加凉血药以治之。

若耳中出血，多由郁怒所伤，干动少阴风热，以致蒸热沸腾，上冲清道，有升无降，致耳出血。用生地、丹皮、甘草、柴胡、防风、香附、青皮、知母、黄柏以清之。

若诸失血过多，则元阴不能无损，宜以生地、丹皮、甘草降火之药，加童便治之。

若火盛，虽隆冬多饮寒泉雪水，睡卧冷地，摇扇取冷，亦不能御。惟有峻补真阴，须用童便、甘草可以制之。

若劳盛风暑，患发似疟，医但知劳而不知有外邪内陷，误用补药，其邪留滞于血脉之间，随气升降，有如阳虚火动之状，游走经络，此不可作阴虚火动治也。当用柴胡、干葛、羌活、防风轻扬之剂，佐参、归、芍、附之属以导散之。盖阴虚脉散无力，邪脉强散有力，或弦缓搏指有力是也。

若元阴不足而泄，名曰肾泄。水谷不分，至而即去，去有常度，日夜一次，或二次，与他

泄不同。经云：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化。如泄概以参、术补之，参、术只能补脾，而不能滋肾，惟宜补阴之剂，兼以固真散，其泄自止。如挟阳气不足而泄，不可偏执于此。

固真散

山药 芡实 莲肉 茯苓 等分为末。

若元阴受伤而患呕吐，此由木挟相火，上乘于脾胃之间也。宜滋补元阴，抑肝制火而清脾，呕吐自止。四物加白芍、甘草，佐茯苓、青皮之属。

若人有行房用力过度，则汗出于肾。经云：汗出于肾，逢于风则汗藏风腑，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肌表，客于玄府，发为肿胀，本之于肾，名曰风水。宜滋水散风，用四物加羌活、防风、柴胡、荆芥、防己之属，不可作脾虚湿肿治之。若用参、术利水之剂，更使风邪郁陷。

若有人暴死，良久复苏，往来不时而作，此为心火自焚，因劳心惊恐所伤，以致真神气失守其位，亦火乘阴分也。可用四仙汤加甘草、童便。大抵无形之火易复，有形之水难扶，故真阴不足，功非岁月不能，杯水焉济车薪之火？然元气不足，还须补元，如河车可煮食之，甚有奇功。如人乳、牛乳，虚火之人可常服之。如秋石，滋阴降火，亦妙药也。一切阴虚证，后方可选用。

当归百合汤

归身三钱 熟地 麦冬各一钱半 川芎一钱
沙参 甘草 香附 橘红各八分 桔梗五分
小麦一钱 大枣三枚

滋阴生脉散

麦冬五钱 生地 归身各三钱 甘草 白芍各一钱 五味子二十粒

补肾丸

黄柏酒炒 龟板炙 牛膝各二两 杜仲一两
五味子五钱 干葛三钱

天一丸

山药 虎骨 杞子各二两 归身 白芍
生地 麦冬各二两 琐阳 菟丝 补骨各五

钱 牛膝一两 熟地四两 河车一具 蜜丸。

益水汤

生地四钱 归身二钱 丹皮八分 甘草 百合各一钱 童便半杯

壮水制阳汤

白麻骨二钱 沙参 麦冬各一钱 当归八分,有痰去之 牛膝五分 元参五分 山梔五分 丹皮五分 绿豆皮五分 莲心七枚 桔芩三分 条芩三分 黄柏五分 泽泻三分 白芍六分 仙茅八分 秦艽五分

若痰盛,清水三杯、竹沥三杯浸;若火盛,水三杯、童便三杯浸;若胃弱不能食,莲子煎水冷浸;若头晕,水三杯、乳三杯浸。真绿豆皮、白麻骨,专用此药,不损胃气,乃养阴退热之圣药也。

经云:营出中焦,卫出下焦。卫不足益之以辛,营不足益之以甘,辛甘合脾胃,脾胃强,何病之有?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甘辛,亦养阴之道也。

若元阴虚,病肉脱者不治。骨瘦如柴,大便溲泻,身热如火者不治。鼻如烟煤,唇青齿红者不治。九窍出血者不治。咳嗽身热,其脉细数,吐衄者不治。脉大,大便不实,兼咳嗽者不治。鼻如烟煤,唇青齿红者不治。九窍出血者不治。肌削咳嗽咯血,脉洪数,喘急喜卧,不能转侧,面目黧黑者不治。发热,恶冷食,烦躁及大便如羊屎者不治。

潮 热

虚损潮热,升阳散火汤,后用大补;或日日发潮,一寒一热,宜用益气汤,重加黄芪、甘草,甘温除大热也。或脉细数,或脉空大,其病将危,五服不验,治亦难矣。

看病有脾胃证现,则原起于脾胃,或寒或热,只从脾胃上调理,诸证自退。

病多潮热不退,初时可用补中益气汤,后则不可,惟宜熟地丸,补纳肾气而潮热自退。

久病潮热,气血两虚,用益气汤,甘草生

熟重用之,发散药一味不可加,调理宜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或为丸亦可。

凡潮热自汗,血气往来未定,六味汤加人参、黑姜,可服十帖。

验 案

一人夏时,夜则身热,寅卯时即退,大便或溏,或如常,用参苓白术散。嘈杂加川连少许;不嘈杂去连,加白芍。盖此证脾胃中有湿热,夜则身热者,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三阴之脉布腹中,阳气与湿热相合,故身热。便溏者,湿也,发于夏者,湿热之令助本病也。白术散和中利湿,加芍补脾阴。

一小儿久热不退,一日三次发热,热后微汗,汗后发热,昼夜不息,气短促,诸药不效。此久病脾阴虚也。用保元、茯苓二帖而愈。

吐 血

血证属火无二议,五脏六腑皆出血之路,所以吐者火也,至后则虚矣!用药一概寒凉,则胃气渐损,生发之气渐衰,血以气为主,血无气养,血不归络,累发之而累寒之,自然成阴虚火动之证。脾、肺二络有损,咳嗽、喘促、泄泻,理必然也。血热火动,滋阴可愈;血热火越,滋阴求愈则不能矣。不见天之大雨,是滋阴也,反击动其火,草木皆焚,滋阴补阴,何以别之!四物汤治血之有余,不治血之不足。若论不足,男女之血皆不足也。血虚则无气,血虚发热,气虚生寒,血后寒热往来,是气血两虚,宜用东垣甘温除大热之法。阴从阳生,所以人参、黄芪能补其生化之原也。若见自汗咳嗽,乃肺虚也。血脱益气,古圣之言,虽有杂证,亦未治之。盖血药治血之有余,不治血之不足;寒剂治火之有余,不治火之不足。吐血概用滋阴清火,则胃失生发之气,脾肺先绝,血从何生?必至于死矣!

失血证,皆见芤脉,随其上下以察所出。凡失血者,脉贵沉细,若脉浮大则难治,豁大无力尚可延;短数、细数、紧数、豁大有力皆为

不祥。

治血初起，以苦甘寒药散火凉血为君，辛凉开郁利气为臣，升清药俾复其位为佐使，久则以酸涩止塞其源，用甘温药收补于后，如此未有不愈者。王肯山曰：治血之要略备矣。

凡咳嗽吐血有汗，用茯苓补心汤，或潮热咳嗽，八珍汤加陈皮、贝母、五味子，以泻胸中之痰。老痰是热，宜贝母、花粉；清痰是虚，宜人参、白术。

吐血之证，或七情所伤，或咳嗽日久，或因伤寒表里不清，渐传而至，心气耗散，不能藏血，五心烦热，咳嗽吐血，及妇人怀孕，恶心呕吐，皆用茯苓补心汤。此方治血后气逆上涌，胸膈饱闷，咽嗑不利，虚火上炎，服三四帖则止，发则再服，盖火郁宜发之也。渴其加麦冬、五味子。

凡病先防胃伤，宜六味丸、八珍汤加减。寒药不可，热亦不宜。血怕气滞，滞则生发之气反郁而成火。

血来鲜红属热，淡色属虚。血色青淡，参汤磨服犀角、羚羊角，阳气上升，其血必能下降，倘气不升上，血必不复下。可见气有生血之妙，血无益气之功也。

去左胁下积血，乌药二分，枳壳三分，磨服；脉不短数，尚可迁延。吐血血不归经，用炮姜温暖中气，使血归经。炮姜入脾、肺二经，脾统血，肺主气，气行血行也。

吐血，先血病而后吐泻者，无忘其吐泻，四君子加归、芍之类；先吐泻而后血病者，无忘其血病，四君子加山栀、川连之类。吐血宜行血、凉血、和血、补血，茯苓补心汤、六味汤，或四物汤加炮姜；八珍汤加陈皮、贝母、麦冬、五味子。血病必从血治，此为正法。

吐血久而不愈者，肾虚不纳气故也；杂病久而不愈者，脾虚不能统血故也。故血病宜求之肾。杂病宜求之脾。

吐血因阳胜阴虚，故血不得下行，乘炎上之势而出。大法补阴抑火，使复其位。山栀只清胃脘之血，桃仁承气治气壅火塞而吐紫血

者，然非治血之正法也。

先吐血后见痰嗽，皆是阴虚火动，气不得下降也；先痰嗽后见红者，是痰积热壅，火炎吐血也。以炮姜末、童便调服，或天一丸，盖壮水之上，以制阳光也。

天一丸

黄柏 知母俱童便炒 生地 丹皮 杞子
五味子 牛膝 茯苓 蜜丸。

血证药味各有专司。川芎血中气药，性味辛散，通肝经而行血滞于气也；地黄血中血药，通肾经，性味甘寒，能滋真阴；当归分三治，性味辛温，全用活血，血各归经；白芍阴分药也，通脾经，性味酸寒，能凉血，治血虚腹痛也；人参补血虚，阳旺则生阴血也。辅佐之属，若桃仁、红花、苏木、血竭、丹皮，血滞所宜；蒲黄、阿胶、地榆、百草霜、棕灰，血崩所宜；乳香、没药、五灵脂，血痛所宜；苡蓉、琐阳、牛膝、杞子、益母草、夏枯草、龟板，血虚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炮姜、肉桂，血寒所宜；生地、苦参，血热所宜。此正法之大略也。

验案

石埭陈友，年三十五岁，性嗜酒色，忽患吐血，一日三五次，不思饮食，每日只吃粥一碗，滚酒能饮数杯，次日清晨再吃粥，前粥尽行吐出，吐后反腹胀，时时作酸割痛，昼夜不眠，吃滚酒数杯略好，来日亦如此，近七月矣。医入俱言不可治，并无论及积血者。予诊之，六脉虚数，此证吐后宜宽反胀，吃滚酒略可，此积血之证也。盖酒是邪阳，色亦邪阳，邪阳胜则正阳衰，又兼怒气伤肝，肝不纳血，思虑伤脾，脾不统血，中气受伤，血不归络，积血中焦无疑。宜吐宜利，但脾胃大虚，不使阳气升发，阴寒何由而消？先用六君汤，白术、苍术制之，加丁香温胃，草薢治中脘痛，三十余帖，再用良姜一两，百年陈壁土四两同煮，待土化切片，陈皮去白，草薢、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胡椒、丁香各五钱，细辛四钱，共末，空心清盐酒送下二钱，此药功在扶阳，积血阴寒凝结，得阳旺而阴自化。服药后血从下行者吉，如血

从上吐,约六、七碗,胸中闷乱,手足逆冷,不醒人事。急煎人参五钱,炮姜八分,服之遂静。定后胸中闷乱,脐下火起而昏。用茯苓补心汤一帖而安,又用六味加人参、炮姜而痊。

一人咳嗽吐血,用人参、花粉为末,蜜水调服而愈。

一女白带、吐血,子午潮热,口干脉弦,此肝木大旺,脾之真元被木所夺也。清肺则木平,补脾则中气固,六味加人参、炮姜而愈。

一人痰中见血,脉大有力,肺部更甚,此证肺失下降之令也。肺不降者,中宫为浊气郁结,而阴火横行耳。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子,使中气清而肺令行,自然木沉火降而安矣。

尿 血

尿血者,精不通行而成血,血不归经而入便,然其原在肾气衰而火旺,治当清肾。清肾之法,补脾益肺以生水则火自平,而精血各归其所矣。用四君加木通、香附,则气理而精旺矣。

小便尿血,升麻葛根汤调益元散,上下分消之也。

尿血久不愈,阳陷于阴者,补中益气汤。

验 案

一人尿血,此脾阴不足也。用熟地以补其阴,阴不足则肝木乘脾而土弱;用甘草、白芍泻土中之木,枣仁、远志扶土之母,以通其升降之道,不为邪气所郁;用麦冬、天冬以清肺,盖肺能降,脾自能升也。若陈、半、术、苓香燥之味,有碍乎阴,不宜。

衄 血

鼻血,阳明热证也。阳明经挟鼻,热甚故血上行也。治宜清之。

鼻血涌出,诸药不止,生地、薄荷、藕节、柏叶、茅根各一钱,生姜五钱,捣汁一碗,磨京

墨服。血来盈盆色淡者,此药不效,须用大附子便制五钱,水煎一盅,加姜汁半杯、童便一杯服。

衄血,安神丸二、三次不止,用沉香末二钱、山梔末五钱酒服。

衄血不止,用驴屎烧存性,研末吹鼻立止。

太阳伤寒,血出于鼻者,盖太阳主表,肺主皮毛,亦属表,鼻为肺窍,表气热甚,故其血出于表之窍。寒凉泻火之有余,不能泻火之不足,若五脏无病,只肾虚火动,应用寒凉,滋阴降火;若脾虚下陷,阴火上升,复用寒凉,则无根之火愈炽,而喉痛咽哑之病作矣,危亡其能免乎?

肠 风

肠风泄泻,血出于脾,厚朴丸。心火乘脾,血出于心,归脾汤。因酒湿热,黄芩汤加川黄连丸。内伤劳碌,补中益气汤加地榆。阴结下血,渐渐至多,腹痛不已,地榆汤。久风入中,秦艽丸。久患肠风,十全大补汤。真肠风,风入中而化火也,地榆、槐花对证之药。肠风下血不止,白芷、乌梅二味煎服,以肝藏血,脾统血也。

厚朴丸

厚朴 生姜各四两同捣,炒焦黄色 白术 神曲 麦芽各一两共末米糊丸,空心米汤下百丸。兼治五痔下血,永不再发。

地榆汤

地榆四两 砂仁七枚,炒 甘草三两,半生半炙共末,每服五钱,煎服。

秦艽丸

川芎二两 白芍四两 归身四两 香附四两 醋炒 秦艽四两 槐花四两,炒 蜜丸服。

验 案

一人患肠风,下血不止,头目眩晕,三、四年不愈,皆云不治。予诊脉,左手沉细,右手豁大。此因内伤寒凉太过,致阳不鼓,故左脉

沉细；血不归络，火浮于中，故右脉豁大。用补中益气汤十帖，再用荆芥四两、川乌一两，醋面糊丸，空心服愈。

一妇人四十八，八月患痢，所服清凉消导，以致脾胃受伤，血无所统，日下数碗，或住一二日，遇有所触，即下不止，至十月肌肉渐瘦。欲补血而脾胃寒冷，欲引血归经，而血枯待尽。只宜温养中气，阳生阴长，用理中汤一二帖，后以补中益气汤加防风三分、炮姜八分，煎服愈。

一人大便去血盈盆，血来即晕，此饮食劳碌所伤。血脱补气，用人参、炮姜、黄芪各一钱、甘草七分，腹胀加白芍，水煎服。后用补中益气汤调之。

中 风

中风得之大病，死多生少。治痰先顺气，气顺痰自利；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中脏者难治，中腑者易治，脉俱来而缓，口开遗尿，手撒发直，目吊喉鼾，肉脱头窜，汗出如珠，皆难治也。卒然不知人事，心虽明而口舌不言，三四月不死，用皂角、生半夏末吹鼻，待其苏后，或半夏末、姜汁灌之，即吐痰涎，舌可动摇。大便不通，用蜜枣下行，其气自生。吐后用独参汤。

中风元气不足，保元加附子为主，血虚加补血药，气虚加补气药，痰甚加消痰药，随证加减治之，或小续命汤亦可。

中风大抵自吐者不治，遗尿不治，脉弦滑洪大者，皆难治也。

中风后多烦躁，是气虚不生血，心无血养故耳。

似 中 风

似中风之证，其类不一。要皆阳气闭塞，浊火冒明所致。盖气行则脉行，脉行则五官正，气滞则脉滞，脉滞则五官歪。五音山曰，脉滞

周身流行之血脉也。滞于肝则目邪，滞于心则舌邪，滞于肾则耳邪，滞于肺则鼻邪，滞于脾则口邪。故初滞以七气汤之类以理其气，后则随其所滞而平之。必兼肝经之药，因风气通于肝，治风先治肝也。风者，天之肝气；肝者，人之风脏也。

半 身 不 遂

半身不遂，须分左右，俱用十全大补汤。初起必加羌活、防风三五帖。在左用气中之血药，在右用血中之气药，大便闭，虽半月十日无妨。如闭，血药多于气药；如泻，气药多于血药，俱以此汤调理，丸、药用补中益气汤加减。

半身不遂，左为气中之血，盖左关肝木，为升生之气，肝木生心火，心主血，故曰气中之血也。右为血中之气，盖右关脾土，为生血之原，土生肺金，肺主气，故曰血中之气也。其所以不遂者，皆因肝血枯而生风动火也，宜养血补血，忌用风药燥之。

痛 风

上体风痛，保元、四物加凉血疏风药；下体痛，保元、四物加牛膝、木瓜、黄柏，或山药、萆薢、苡仁，去川芎。但痛即有火，上加荆芥、防风、生地、黄芩、半夏、熟地。若麻木不仁属虚，小续命汤加减。晚蚕沙去上焦风热，左在皆宜用。

痛风俱属于火，风淫作痛，风痰作肿，风寒作滞，风湿痛证。古人用独活寄生汤，今人当用羌活续断汤。盖桑寄生、川独活，乃去风湿湿之圣药也。近时桑寄生，采桃、梅、榆、枫上者代用，不知寄生不生于桑，则性热，伤血损气，故另立方曰羌活续断汤，治之亦效。

验 案

一人历节风痛，用四物汤加薏苡仁、秦艽、甘草、蚕沙，养血荣筋效。

疔 风

风为百病之长,而疔风尤为内外两伤。疔风者,俗名大麻风,乃湿热填塞于脏腑之窍,故为病中最难治之证。盖湿属脾,风属肝,正气衰而脾因肝害,风湿日横而正气日虚,欲攻而正坏,欲补而邪兴,惟有针法可治。须在初发时,或于面,或于手足,或于麻木处针之可平。药用蕲蛇、大枫子、川芎、当归之类,亦有愈十中之一二。

疔风皮肉溃肿,湿热填于汗孔也。苦参丸主之。

苦参丸并治赤白癰风

苦参一斤 防风 荆芥 苍耳子 胡麻
各八两 川乌 白芷各一两半 黑蛇一条

共为末,酒糊丸,茶酒任下之。

又方

苦参七钱半 苍耳子 牛蒡子 黄柏酒炒
各二两 黄精 浮萍各一两 乌蛇一条

浸酒服。

鹤 膝 风

鹤膝风,风湿热结于膝也。热胜则肿,肿甚则肌肉消削而膝如鹤也。痛甚因风,宜用后方,或独活寄生汤。

主方

麻黄 甘草 半夏 粟壳去筋各二钱 桂枝五分 白芍 防风 荆芥各一钱

生姜四两,酒二碗煎,露一宿再煎,温服,出汗为度。上痛加羌活,下痛加牛膝、苡仁。

独活寄生汤并主痛风

白芍 杜仲 归身 防风 白芷 人参 细辛 桂心 熟地 牛膝 川芎 寄生 甘草各一两 独活三两

姜水煎。

癰 风

诸风附

紫白癰风,疔风中别一种也。风、湿、燥、火皆有之。胡麻汤、四圣丸、苍耳酒皆可选用,外用浮萍四两,汉防己五钱,煎浓汤洗。

胡麻汤并治诸癰疹、风毒、疥

胡麻一两二钱 荆芥 苦参各八钱 炙甘草 威灵仙各一钱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薄荷汤调下。服药后频浴出汗效。

四圣丸并主肾风

白附子 白茯苓 黄芪 羌活等分
生用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盐汤送下。

苍耳酒

苍耳子蒸 晚蚕沙炒 五加皮蒸 大茄根蒸,各四两 归身 虎骨炙 羌活 枸杞子 荆芥 油松节 杜仲姜汁炒 牛膝 草薢 防风 秦艽各一两 白术 黄柏 苍术各一两 木香五钱

用酒二坛,小袋盛药,浸七日服。按:此方与史国公药酒相似,多荆芥、黄柏、苍术、木香、五加皮五味。少鳖甲一味。

附:流注风方

甘草节 赤芍药 白芷 当归身各一两 蜈蚣五条 共为末,每服二钱,酒下。

冬瓜风方足细疮流水附

苍术二两 黄柏一两 羌活一两 肉桂五钱
共末,糊丸,不拘时服。外用百草霜、枯矾末醋调茶。

破 伤 风

破伤风,跌打损伤而伤风也。宜养血疏风,四物汤加羌活、防风效。

验案

周娘娘,十二月杵碎二指,已三月矣,收口平复,半月后手复痛甚,发热身肿,便燥,不能近枕。此破伤风也,作伤寒治必死。用羌活、

防风、乌药、归身、生地、白芷、茯苓、甘草、半夏、香附、枳壳，五帖而愈。

羊 癲 风

羊癲风，系先天元阴之不足，以致肝邪克土伤心故也。用二陈去一身之痰，加朱砂以镇心火，菖蒲以开心窍，丹、青二皮以平肝，痰

消而心肝之火平，自不致浊气填塞清道而作羊声矣。

大 头 风

大头风，时行疫病也。宜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荆芥、防风、金银花、连翘、木通、生姜、葱白，水煎热服。

慎斋遗书 卷八

明 江東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电炳章校点

痿

痿有风、痿之别。痛则为风，不痛则为痿。盖痛为实，不痛为虚。人之血气实，而风寒客于经络之间，则邪正交攻而痛作矣；虚弱则痰火起于手足之内，而正不胜邪，痿痹作矣。一散邪，一补虚，治法不同，慎之慎之！腰以下脚膝酸软无力，多属湿热。若大便燥结，四物汤加苍术、黄柏、虎骨、龟板、汉防己之属；脾胃虚，四君子汤加上前药，腹胀用苍术煮白术入药内，或参苓白术散加减亦可；骨髓中热，加知母、杜仲、牛膝，知母、杜仲补脾阴之不足而走骨，得牛膝引退骨髓中邪热，助诸药成功。

五行之中，惟火有二。二肾虽水，而有一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曰一水不胜二火，肺金居上，畏火者也；脾土居中，侵水者也。人嗜欲无节，则水失所养，火寡于畏，火性炎上，肺因火热矣；金被火克，木寡于畏，肝木乘脾，脾受木伤矣。肺伤则不能管摄一身，脾伤则四肢不用。泻南方则肺金清，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西方不热，何肺热之有？阳明清润，则宗筋滋，束骨而利关节矣，何痿之有？

痿证四肢不举，气血不足，风湿注于四肢而成痰。用川乌不拘多少，生杵为末，每服二钱，好粳米半碗煮粥，加白糖二匙，啜之。中湿加薏苡仁末二钱，同煮粥吃甚效。

痿证四肢不用，浑身如绳束之状者，肝气急也，脾受木克，土不生金，肺为火邪所制，宜

补脾清肺。肺清肝平，脾无贼邪自愈。丸用白术一斤，白蔻三两，共末，桑椹汁丸。每服五十丸，午前米饮下。忌食面、酒。

验案

一人六月遇考，湿浸于下身，遂致腰以下两足痿弱无力。此脾受湿而四肢不用耳。煎用四君子加薏苡仁、芡实；丸用白术八两，茯苓二两，元米半升，入猪肚内蒸熟捣丸，沉香末三钱为衣，白汤送下六七十丸。

一妇因火起惊吓，遂痰升，遍体疼痛，左半身手足俱软不能动，心中或痛或战，腰疼，口干，头眩，便泄，四肢无力。方用白术、白茯苓、牛膝、川草薢、杜仲姜汁炒各一钱，归身、甘草各五分，秦艽七分，姜、枣煎服愈。

麻木

麻木须分左右上下，左因气中之血虚，归脾汤；右因血中之气虚，黄芪建中汤；左右俱麻木，十全大补汤；上身麻木，清阳不升也，补中益气汤；下身脚软麻木至膝者，胃有湿痰死血，妨碍阳气不得下降，故阴气渐逆而上也，四物汤加人参、牛膝、薏苡仁，引阳气下降；下身麻木，脉豁大无力，宜八味汤加人参；十指麻木，脾不运也，宜温脾土；一指麻木，中风之兆也，宜养血平肝。

验案

一人年三十，身体怯弱，素有劳伤，脚渐麻至膝，昼夜不定。方用八味汤加人参，纳气归肾而愈。

一人右半身无力，麻木，身肥，脉沉细，独脾脉浮。此脾虚而有寒湿也。用白术八两，半夏二两五钱，甘草五钱，秦艽三两，薏苡仁一两，生姜四两，米糊丸。

一人独四肢麻木。此脾虚不运而气血不行于四肢也，不可作风治。方用四君子加陈皮醒脾，桂枝行阳于四肢而愈。

体 强

人身体属阴，其所以和柔者阳气也，阳虚则浑身强硬矣，宜补肾温胃。阳者胃脘之阳，肾者真阳之窟也。若因恼怒而身强，肝气逆也，宜平肝顺气。如因受寒而身强，阳不舒也，宜温中散寒。如因多食而身强，脾不运也，四逆散消食健脾。若因厥而身强，治厥而身强自愈。身强一证，阳气闭寒者有之，所因不同，宜随证而施治。不专于虚，亦有实证而阳不得通畅者，疏之则愈，不可用补也。当以脉辨之。

验 案

一人身热，至六七日，医用地黄汤，遂致身体强硬，六脉沉伏，目定口呆，气喘不能吸人。此能呼不能吸，病在中焦实也；中焦实者，脾不运。方用远志、茯神各一钱，附子四分，去白广皮六钱，磁石、苏梗各一钱五分，沉香二分。一帖身和，六帖而安。盖脾者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不运则胃阳不行于肌肉，肉内无阳，所以强耳！醒其脾则胃阳通而身和矣。

身 痛

凡浑身走注疼痛，皆为气滞血凝，有痰勿作痰治，只行气行血，而痛自除。用人参、甘草补其气，川芎、归身行其血。无汗加麻黄；有汗加肉桂；痛加乌药、香附、木香；胀加羌活；胸膈不宽加苏梗；大便秘多加芎、归；脾胃虚弱加脾胃药。加减虽有不同，无能外乎气血，气血周流，痛从何来？

如两手脉浮大，气血皆虚，血凝气滞，浑

身肿痛者，十全大补汤加羌活、防风，通经活络；倘白汗胀痛，阳气不营于表，表极虚者，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如六脉有力，浑身胀痛，气血凝滞者，定痛散加减，或四制香附散。

定痛散

紫苏 青皮 乌药 厚朴 藿香 苍术
白芷 赤芍各八分 肉桂 吴茱萸 小茴
各三分

葱、姜煎，热服。

痛在腰，加山药、破故纸、牛膝、芍药各五分；痛在胃脘，加山楂、香附、槟榔、五灵脂各五分；痛在背加羌活、独活、细辛各五分；痛在胁加大茴、延胡、草果、升麻各五分。

香附散

香附盐酒便醋四分制之 乌药
共细末，酒下四五分。

验 案

一女患虚证五年，右手臂痛二月有余，胁痛、腹痛、腰痛、遍身疼痛，俱牵心痛欲死，疑为气血壅滞，四物汤合和中丸不愈。此肾不纳气也，用山萸、泽泻各五分，丹皮、肉桂、茯苓各七分，山药、人参、附子各一钱，熟地二钱，沉香汁三匙。三帖效，二十帖全愈。

一女年三十，尝有气痛，走注遍身，后生产之后一日，腹痛不食，遍身俱痛，诸药不效，恶寒发热，诊脉洪大有力。方用沉香、木香、良姜、甘草、延胡、乌药、没药为末，酒服三日愈。

一人周身疼痛，而色淡黄。盖人身四肢十二节，三百六十空窍，全赖阳气流行，阴血濡润，然后运动无滞；阳气一亏，则阴血成痹，或涩，或空，或滞，诸痛生矣。则痛处虽多，而其根则一。一者，脾胃有伤也。脾胃者，气血之原也。只在理脾起胃，而使气血流行。如保元加葛根、山药，或稍用羌活、苏梗以通行之可也。身痛，古人责之肝气实，然肝之实由肺之虚；肺之虚，由脾之亏也。可用温肺汤以补脾肺。

肿

肿有气肿、水肿、食积停痰之肿，又有阴阳肿各种不同。气肿，四君子合和中散；水肿，胃苓汤；食积停痰肿，癪蛤蟆猪肚丸；阴阳肿，六味丸加牛膝、杜仲、破故、小茴，温而利之。盖此证得之汗、吐、下后，或房劳太过，肾虚所致，故宜温肾而其肿自消也。

凡肿先从脚下起者，湿热在下也，宜先温补脾胃五、六帖，次以补中益气汤和之，后以五苓散利之。先从身上肿者，湿热在上也，宜先利其湿热一、二帖，口渴加紫苏，次用温补脾胃药。大抵脉浮而无力当汗，五积散；脉沉而无力当温，四君子、和中散。

猪肚丸

癪蛤蟆一只，用胡椒一钱，纳口内，猪肚一枚，包缝煮烂丸服。

五积散

白芷 桔梗 当归各二钱 陈皮六钱 川芎 甘草 茯苓 枳壳 半夏各一钱 麻黄二钱 肉桂 厚朴各四钱，姜汁炒 生姜三片 葱头七枚

脐凸肢浮，生之难，主三月而亡也。口青唇黑，死之易，主三日而亡也。此肿证之不治者也。

验案

一人生疮，服败毒散数帖，又水蒸出汗，汗后浮肿，谓药不效。诊之六脉微紧数而无力，乃中气虚也，两足流水，上气喘促，日夜不定。方用六君子加炮姜、吴茱萸，姜水煎。十五帖效，一月愈。

一人喘促、腹大、脚肿，六脉沉细。方用炮姜、肉桂、吴茱萸、甘草、五味子、白芍、半夏、枳壳愈。

一妇吐血发肿，腹大发热，不思饮食，似疟非疟，大便溏泄，诸药不效。此脾虚清阳下陷，阳不发越也，脉浮大而缓。用四君子加羌活，三帖而愈。

一人六脉豁大，周身浮肿，上气喘促，呼不能吸。此肾虚水泛，气不归元也。八味汤加人参、吴茱萸。十帖效，一月安，调理用肾气丸。

胀

胀证从脾胃生，宜治其先天之水火，使火无上炎而釜底得温，则先后两天相生，肾气与胃气相接，自然饮食进而气无凝滞之患，胀自消矣。若仅用温肾扶脾，而金木之气不从其升降之令，则中气郁而不运转矣。故又须疏肝润肺，木升金降，以使天地得行交泰之道而愈可求也。然中宫青胀，真气多断，十活一二之凶证也。必兼和七情乃效，勿轻视之。

验案

一人少腹青筋胀痛，小便不利，此伤肝也。肝主筋，肝伤则宗筋伤，小便不利矣。少腹肝之部也，青色，肝之色也，肝既伤，故少腹痛、青色见而胀也。用逍遥散加杜仲以达之。

一人喘促腹胀。盖病在下求之上，病在上求之中。下之胀，肺之弱也。然而补肺用甘寒，寒则伤脾，不若补脾以生肺金也。肺补得行降令，而下中自平矣。中气一足，邪火自退。故曰下病求上，上病求中。中者，气血之原也。

昔有一女胀而脉沉。一医用青盐、黄柏、升麻而愈。今有一妇亦胀而脉沉，可例求乎？师曰：不可。前证因命门火郁，使肾之真阳不升，心之真阴不降，故用柏以解命门之火，使水中得升其真阳，用盐以润心，使无邪火之炽，而真水得下，水火既济，而复以升麻提其清气，清气一升，浊气自降，而脾肺无内郁之弊，胀证愈矣。盖其本在肾而标在心，故三药奏效捷也。今则本在心而标在肾，沉脉同而标本异矣。须温其心阳为主，而治肾为标。和中丸甚合正治之法也。

一人腹胀时吐，小便利而大便闭，大便通而小便闭。此中气实故胀，浊阴不降故吐，清阳下陷，填塞下焦，故二便不能齐通。用炮姜

三钱温中而健运，升麻一钱五分升于下，吴茱萸一钱降于上。八帖而愈。

一人腹胀，大便燥结，小便赤涩，口微渴。方用山茱萸、丹皮、茯苓各七分，车前、牛膝各一钱，熟地一钱五分，泽泻三钱。盖脉洪大，服此而安。

一人六脉沉细而数，中气不足，已成胀证。方用人参七分，黄芪、甘草各五分，苍术八分，升麻、柴胡各三分，陈皮、木香各五分，姜二片，枣三枚。有痰加半夏，腹痛加吴茱萸，小便不利加牛膝，肿加薏苡仁。服此方全愈甚多。

一人单腹胀大，温中为主。人参五分，吴茱萸一分，苍术、白术、炮姜、茯苓各五分，炙甘草二分。腹痛加肉桂，小便滞增炮姜，加神曲。

一人呕吐腹胀。用木香三钱，乌药四两，香附、苏叶各二两、甘草一两，为末，滚水调服。

一人腹胀满，常常如饱，不欲饮食，食亦无味。吴茱萸汤，用吴萸、厚朴、炮姜各二钱，白术、去白，陈皮、川椒各五钱，共末。每服三钱，姜三片，空心煎服。

一人胸中刺痛胀满，上苦咳嗽，下苦泻利，用调中散。白术、炮姜、归身、人参、五味子、赤茯苓、甘草各一两，官桂一两五钱，为末。每服三钱，白汤调服。

一人多恐而胀。盖其人必常闷而不寡色，色能伤肾，闷能伤心，肾伤则水不升而心火无制，心伤则火不下行而水不温，火上水下而成未济，焉得不病乎？治之之法，温肾平肝，水足以制火而既济矣。乃上病求下之法也。

伤 食

食积停痰。气实之人，二陈汤，随所伤之物，加以消导。如伤肉食，加山楂、神曲、草果；伤米食，加山楂、麦芽；伤面食，加神曲、莱菔子；大便坚加大黄，性热者少加黄连。气虚人

六君子汤加砂仁、木香，不用消导。

夏月阳气在表，如有伤食等证，必痰气凝塞。二陈汤加木香、砂仁、白芍，随其所伤，再加消导。身热加干葛，或二陈、五苓，合而用之。

验 案

一人因饥吃烧酒、冷肉，遂大吐泻，胸膈饱闷，口渴，四肢沉重。用二陈加和中散，加川连五厘，服愈。盖冷肉滞于胃，故大吐泻，胸膈饱胀，四肢沉重者，脾不运也。用和中、二陈散，温中醒脾，脾自健运。渴甚者，中焦壅滞，心火不得下降，少用川连，引心火下行，所以愈也。

伤 酒

凡酒客初病，发不甚重，解酒足矣；续自病重者，以内伤法立方，少加醒酒药味。

年老酒多，发毒不收口者，葛花解醒汤合补中益气汤服之。

酒多伤风咳嗽，用茶叶三钱，苏叶三钱，元米一把，水煎热服。

酒多而伤风下血者，川乌五钱，荆芥二两，醋糊丸服。

胸膈不宽

胸膈不宽者，胃虚阳气不升，胸中大气不布而满闷也。当补肺，肺主行营卫阴阳，则气布而胸舒矣。宜补中益气汤加附子。

凡胸膈饱闷，皆阳气不达于胸，阴气填塞也。盖阳主畅达，阴则凝结矣。

验 案

一妇，素常忧郁，胸膈不宽。用川芎、黄芪、归身各一钱，甘草、肉桂各五分，苏叶三分，水煎服。

一女，年三十，胸膈饱闷，腹内饥饿，上闷不能食，用砂仁一两，人参五钱，共末服。效。

积 聚

积聚癥瘕。瘕者，有形可征，腹中坚硬，按之应手；瘕者，假气以成，中虽坚而或聚或散，无常定位，故其病尚未及瘕。夫燥则脾健而消散，湿则脾困而积聚，血不流而滞，则血内凝而瘕，用醋煮海石、三棱、蓬术、桃仁、红花、五灵脂、香附之类为丸，白术汤下。或曰瓦垄子，能消血块痰积，可治瘕瘕。

凡积不可用下药，徒损真气，病亦不去，只宜消积，使之融化则积消矣，积去宜补之。消积之法，三棱汤、延胡丸、保安丸、无忧散、鳖甲汤等，俱可选用。

三棱汤

三棱二两 白术一两 归身 莪术各五钱
槟榔 木香各三钱

共末，白汤调下三、四钱。

延胡丸

延胡索 青皮 陈皮 木香 当归 雄黄 生姜 三棱各一两

酒曲糊丸，生姜汤下。或加槟榔、黄芪。

保安丸

炮姜三钱 大黄二两 附子五钱，制 鳖甲一两，醋炙

醋糊丸，米饮下二十丸，积如血肉腐下。

无忧散

黄芪 木通 桑皮 陈皮各两 胡椒 白术 木香各五钱 白牵牛四两，取头末

共末，每服二钱，生姜汤下。快利后，白粥补之。

鳖甲汤

鳖甲醋炙 三棱 大腹皮 白芍 归身 柴胡 生地各一两 肉桂 生姜各二钱 木香

空心服之。

丸方治伏梁

厚朴 人参 枳壳 半夏 山梔 白术 神曲

又方治肥气

青皮 苍术

煎方治息斑、喘嗽

半夏 吴萸各一钱 桑皮 葶苈各二钱 人参

又方治奔豚

干葛 甘草各一钱 白芍 归身 川芎 各钱半 黄芩一钱

又丸方治诸积

白牵牛四两 槟榔一两 三棱五枚 莪术 茵陈各五钱

醋糊丸。

贴积块方

甘草 芫花 海藻

共末，醋调敷块上。

验 案

一女心口有积如伏梁。人参、陈皮各五分，苡仁七分，茯苓一钱，草薢三分，每发，一二服即止。

一人年二十，腹中积聚，所服皆破血之药，脾胃已伤，不得已用理脾化气之法，人参、白术、神曲各五分，茯苓七分，陈皮四分，砂仁三分，不拘时服。

痞 块

痞块，肝积也，肝经湿热之气聚而成也。外以大蒜、皂角、阿魏胶敷之，内以地黄汤加车前、木通服之，以泻湿热。

验 案

一妇因丧子忧虑，饮食不思，有块在软肚内。用四君子加陈皮、肉桂、归身、沉香、半夏；丸用茯苓、白术四、五两，藏猪肚内，煮烂，沉香为衣，久服全愈。

一妇素善怒，左胁下有块，身肥大，经将行，先一二日且吐且下。此肝木乘脾，脾虚生痰，不生血也。善怒胁块，肝气亢也；吐下者，脾气虚也；身肥则多痰，痰盛则中焦多湿；每经行时气血流通，冲动脾湿，且吐且下也。久

而不治，必变中满。宜理脾燥湿。白术一两，半夏五钱，生姜七钱，沉香二钱，共末。白糖和服。

一人左胁有块，右关脉豁大。用乌药一两，附子五钱制之。将乌药日磨二三分，酒送下，俟积行动，乃以补中益气汤加附子服之，丸用六味丸。

一人左乳下有一块，此肾虚水不上升，肝火无制，郁而为块也。宜滋肾丸治之，知母、黄柏以滋肾，肉桂以平肝也。

一人小腹左边有块，宜戊己丸治之。白术补脾，白芍、肉桂以平肝。服之全愈。

一人当胸有一块，遇心有所用，即火动上燎其面，时吐痰，脉缓而有力，右手浮大。盖胸为肺室，面属阳明。有块不宽，肺火郁也；火燎其面，大肠火炽也；脉浮大，火脉也。实则泻之，宜养血以制之。四物汤各一钱，肉桂三分煎服。

一人因忧虑发寒热，三月后呕吐，食仓边有一块，痛直冲心，胸膈饱，便闭，背胀胁痛。盖思虑则伤脾，寒热者，脾气郁也；呕吐者，脾虚也；块痛饱胀者，脾不运也；便闭者，脾约不下也。脾不转运，故诸病生焉。方用二陈汤加苏梗、炮姜、吴萸，一服便通。

一人右脐旁有块作痛，移动不定，大便不通，诸药不效。左寸缓而有力，右寸微大，关脉沉细无力。此肝气虚，脾土衰，土不受克，木无生发之气，肾元可纳矣。不可攻痞，宜益肝、扶脾、安肾，使脾气输则痞运散。人参、熟地、小茴各五分，归身一钱，山药、茯苓各七分，沉香二分。煎服效。

膈

膈证乃七情所伤，郁结不舒而成，最难调理，因失意之由，非药石所能治也。盖思则气结，结则脾不运而胃亦不生发，胃不生发，则肺失所养，肺与大肠为表里，肺无养则大肠不行，大肠与胃皆属阳明，为出入相应之腑，大

肠不出，则胃亦不纳，出不纳，则两阳明真气不行，下焦虚寒矣，中焦元气不到，致后天之胃气不行，浊火填塞胸中而否隔矣。用补肾起脾之味，如山药、小茴、磁石、归身、白芍、甘草、生地、北五味之属调之，或可小安。然必意气欣乐，神思爽达，则真气生而可愈。

膈证有气膈、血膈、痰膈之别。气膈开关，用乌药、小茴；血膈用当归、桃仁、乌药、沉香；痰膈用半夏、附子。可医者理脾温肺，如劳役甚者，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制乌药一分。大便如羊屎者，阳陷于阴分而阳气将绝也，亦用补中益气汤以提之。气膈随吃随吐，或食未几即变痰涎而出，火在胃中而丹田真火不足也。丹田之火为少火，火在下化谷为气、少火生气也；火在胃为邪火，邪火传速，故煎熬水谷而成痰。盖火在丹田，乃能生土，腐熟水谷，变化气血；若火在胃中则丹田寒，火乘土位则不杀谷，或吐或成痰。补骨脂、沉香能降火，小茴通真气，乌药理浊气，芡实入肾，人参入肺。血膈时吐时止，胸前作痛，且连背心，血积胸中，气行则血行，宜用气药，枳壳、沉香、芎、归，行气导血。痰膈，痰涎稠粘，痰积胸中，宜用痰药，二陈汤、槟榔、枳壳顺气降痰。前药俱加生姜。膈气中焦无火，惟热在上焦，不用小茴温暖，安能开其胸膈？

验案

一人饮食能进，遇子时则吐泻。盖其人必苦忧思，思则脾气郁结，不能散精于肺，下输膀胱，故津液直入大肠而泻也。吐者脾不健运，不能传化幽门，宿食积于胃中，子时阳升冲动陈垢，故吐也。宜扶脾为主，用人参、茯苓、山药各一钱，炙甘草五分，附子、制乌药三分，生姜一片。煎服愈。

一人年五十五，胸前微痛，无休息时，六脉俱无胃气，惟脾脉略缓。盖胸中受气于丹田，时时心下微痛，乃丹田阳气不到胸也，膈气无疑。脾脉微缓，调理脾胃，犹可迁延。保元汤加山药、沉香。

一女喉间常起噎鲠，饮食难消，舌上干

燥,胸前痛如有所伤,两腿无力,面上肉紧六年矣。方用六味汤加白芷、细辛各八分。

嘈 杂

嘈杂,是脾虚肝火得以乘聚也。在胃口,芎归芍药汤加山梔仁、沉香;在胸中,芎归芍药汤加紫苏;在中焦,白术为君,陈皮、川连佐之,或白术、山药、白芍、莲子、人参、甘草和之;在下焦,六味丸,切忌燥药。汗下吐后,胸膈不宽,而下嘈杂者,八珍汤,川芎宽胸,生地退火,不拘有病无病,但遇嘈杂,即加生地。

验 案

一人脾胃虚寒,心口嘈杂,用白术一钱五分,川连一分,陈皮五分,吴萸一钱煎服;丸用白术一两,川连五分,陈皮、吴萸各二钱,神曲糊丸,白汤下。

郁

郁证,乃地气不升,天气不降,致浊气上行而清阳反下陷也。宜保肺以行下降之令,固肾以助生胃之机,疏肝以转少阳之枢,则天地位而中焦平矣。应用逍遥散以达之。

验 案

一人六脉涩滞,胁痛,吐臭痰,恶心,食不下。盖胁者,少阳之部也,抑而不畅,浊气郁于少阳之络故痛;浊气壅其津液,故吐臭痰而恶心;食不下者,少阳清气不升,则肝不能散精也。宜调畅肝木,用柴胡、白豆蔻各二分,黑山梔、甘草各五分,白芍、丹皮各一钱,茯苓、广皮、半夏各一钱五分,归身八分,麦冬二钱。十帖全愈。

惊 骇

惊骇之证,乃心肾不交之故也。心之腑小肠,肾之腑膀胱,肾由膀胱升至肺,由肺面之心,由心而之肾,其间岂能越一脏一腑而竟可

相交乎?若脏腑有邪,则有间隔,阳不得升,阴不得降,故心肾不交,则心虚而多骇,肾虚而多惊。张东扶曰:此乃内气先虚,而猝遇危险怪异之物,以致心肾不交而惊骇也。若《内经》之肝病发惊骇,足阳明之闻木音惕然而惊,又未可以概论矣。

验 案

一人因母病沉重,遂患惊骇。用归脾汤加丹参十帖,丸用天王补心丹而愈。

不 眠

胆实,脉实,精神不守,宜泻热,半夏、生地、黄芩、远志、茯神、枣仁、秫米,长流水煎服。烦闷不眠,去生地、远志,加麦冬、桂心、甘草、人参。胆虚,脉虚,烦扰不眠,温胆汤加人参、茯神、远志。胆寒不眠,枣仁炒为末,竹叶汤下三四钱。忧惊不眠,人参、枳壳、五味、桂心各三钱,柏子仁、熟地各一两,山茱萸、菊花、茯神、杞子各三两。共为末,温酒调服二钱。

汗

自汗,卫不固也。恶风自汗,冬月桂枝汤,不止,建中汤;亡阳加附子、白术;表虚,四君子加芪、附;里实,承气汤;小便不利,汗出,津液少,宜下之;汗出而渴,小便难,五苓散;结胸、心痞满,无大热,半夏茯苓汤;谵语,内热,头汗,承气汤;心下懊恼,头汗,梔子豉汤;半表半里,小柴胡汤;实热在内,小便利,大便滴血,轻则犀角汤,重则承气汤;发黄,渴欲饮水,轻则五苓散加茵陈,重则茵陈大黄汤;手足汗,津液旁达,四肢蕴热,燥粪谵语,承气汤;夹寒水谷不分,理中汤;凡病久而不愈,必是气血两虚,自汗热不退,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久久不愈,保元汤加归、芍、麦冬、五味;冷汗自出,黄芪建中汤加姜、附、人参;内热脉洪大自汗,六黄汤;便燥自汗,热不退,六味汤加生脉散;脉浮大无力,保元汤加减。

头汗，咳嗽连声或哑，口舌俱碎，久不愈，脾虚也。白术四两，生姜一两半捣，人参八钱，甘草六钱，茯神一两半，五味六钱，煎膏服。身无大热，冷汗自出，保元加附子；泄泻，呕吐，脉微无力，四君加姜、附；精神恍惚，汗出于心，归脾汤；恐而汗出于肾，地黄汤。

汗出不止，致成痿证，用小麦炒煎汤服，或棉子仁炒，泡汤服。

盗汗，睡中汗出也，棉子仁煎汤服。

汗乃心液，汗多则火起而渴，麦冬煎服。

头汗如贯珠者死；头汗而喘，二便难者死；冷汗不止者死。

验案

一人自汗足冷，不能行动，尺脉沉大。此脾气下陷也，故肺失养而汗出。足乃脾、肾经之地，脾阳不舒，肾气亦郁，所以冷也。以起脾养肺为本，温肾为标，用参、芪、山药、补脾阴，固表扶肺，稍加肉桂温之而愈。

吐

暴吐，饮食所伤。食在上脘，一吐而愈，平胃散加半夏，或藿香正气散。霍乱吐泻，冷汗，手足冷，轻则理中汤，重则四逆汤。但吐而不止，二陈加姜汁；不效，加丁香；温而不愈，恐虚中有火，加炒黑梔仁、人参，或沉香、乌药为末，生姜三片，淡盐擦之，蘸末含化。寒则多吐水食，腹痛不思饮食，理中汤；热则多呕，身热似火，吐而蛔出，理中汤加乌药、黄连少许。

霍乱吐泻，吐多消痰为主，泻多和中为主，腹痛温中为主。

有食即吐，气虚所主，宜补命门火。

凡吐病，如早晨食至午吐，午前食至夜吐，吐而若无拦阻者，胃气大虚也。二陈汤加丁香、槟榔、枳壳温而降之；不用槟榔、枳壳，用黄连五厘，吴萸二厘，加生姜煎服。二帖后加参。

吐中兼呕者，呕属于火，宜二陈加黄连、吴萸；惟呕而不出声者，虚证也，宜温，不宜

寒。

凡吐，诸药不效，苏梗汤磨槟榔、枳壳服之。

凡吐，用二陈汤，热加山梔，寒加炮姜，肌热烦作热渴，加葛根；吐后调理，六君子汤。

吐而兼泻者，吐而蛔虫出者，脾有湿热也，理中汤。加乌梅一枚，黄连三厘。但吐而不呕，平胃散、二陈汤。清晨作吐者，胃气虚，肾水被木火吊动也，用白术三钱，吴萸五厘，黄连三厘，养胃降火，其气得以下降自愈。自吐而不呕者，此为假吐，热在胃脘也，真吐必待呕而吐。

吐者，物出而无声，有虚有实；吐而足冷脉细是虚，吐而身热脉实是实。挟食、停痰，二陈加姜汁。呕吐用半夏二两，生姜一两，切豆大，同炒香，再用肉桂五钱，同炒香为末，每服二钱，姜三片，水煎服。吐而兼心痛，作火治。治有虚实不同，口吐清水作虫治。呕吐因胃有热邪喜冷，寸脉紧数，竹茹汤治之。呕吐无时，寸脉沉迟伏，橘皮汤主之，陈皮、半夏、丁香各三钱，姜水煎。

干霍乱，用盐水探而吐之，切勿与米饮，反助邪急死。吐而胸胁痛，脉洪大而硬，大便闭，三日不愈，厥逆死。吐而虚烦，发热，自汗，腹痛，胸胁闷，痰涎，便血，参术汤加炮姜；若冷汗如水，烦躁，便闭，脉无，不治。

吐而四肢冷，尺脉短少，六脉浮大无根，多凶少吉。

吐而大便闭，胃气传送不得也，不治。

呕而且吐，槟榔下气二三次不愈，不治。

呕而浑身作胀，肝气实也，不治。

吐而无脉者，不治。

吐而有出气无人气者，不治。

验案

一妇呕吐半月，诸药不效，势已危矣，但气未绝耳。诊之脉俱内掉，左手尺中全无。曰：此独可生，阳气未绝，故左尺独安也。用沉香、乌药等分，人参、甘草减半为末，生姜切片淡盐腌之，蘸末含化，下痰碗许而愈。

一人体肥大,每日食鸡一顿,只下午呕吐清水,晚食肉一顿,始安。诊之,寸脉大于尺脉数倍,尺沉而涩,此阴盛阳隔,上焦火盛故能食,丹田虚寒故呕吐。用半夏一钱,沉香三分,梔子五分,人参、炮姜各一钱,附子三分,温下清上而愈。

一孕妇吐逆,点水不入,胁下痛甚则厥,脉左关尺洪,右关平,右尺革。此因肾燥不能生木,木枯生火以侮脾土,脾挟肝邪,上行于肺,故呕吐而痛也。若无胎,只须瓜仁、天麦二冬、半夏、柴胡、肉桂则愈;今则不宜,用生地以滋肾血,归身使血归肝以制火,白芍除土中之木,甘草缓上炎之火,砂仁理气安胎,黄芩平伤肺之邪火,大枣和中。二三帖后,火炽稍平,用杜仲、续断、芩、连、苏、桔、炮姜,敛火安胎。守此勿易,自厥止而愈也。要知呕吐脾胃有伤,则归、地均在所禁,今则水枯火炽,故以滋阴者,培其本也。

一人吐泻腰痛,欲食而不食。此木邪乘土,胃火炽而心嘈似饥也。火在中焦,上干于肺而吐,下流大肠而泻,肺与大肠为表里,大肠既不固,肺又不生肾,则水伤而肾痛矣。用苍术、白术以和胃,芩、梔平火,茯苓、山药补脾肺,白芍平肝,苏梗通气,则火平湿去而安矣。

自下

自下久而不愈,保元汤加白术、茯苓、松花煎服,或加附子。凡泻皆宜四君子汤。伤食暴泻胃苓汤;夏月湿热泻,小便不利,五苓散;泻青水,里急后重,香连丸;久泻四君子加白芷、黄芪,吐加炮姜,去白芷;久泻满闷,补中益气汤去归身,加附子;身热加羌活、防风,风能胜湿也。每日清晨泻,四神丸;肾泄,五味二两,吴萸五钱,为末,陈米汤下,兼灸气海、中脘。

久泻自汗,潮热畏寒,建中汤加人参、茯苓。潮热非补不愈也。清晨久泻自汗,潮热梦

遗,诸药不效,肾热也,坎离丸加牡蛎、山药、糊丸,服一月愈。泻利腹痛,理中汤;暑泻胃苓汤;其余泄泻五苓散。兼腹胀痛,盐汤调服探吐之;身热自汗,热汤下;利热水,冷水下;口渴,人参汤下。泄泻发热困倦,宜气分中补血,保元汤、四君加白芍、松花。久泻伤肾,保元合四神丸。

大人小儿,不拘吐泻,皆宜补脾,虽有杂证,不必治之,后用参苓白术散加木香、砂仁、豆蔻调理。久泻恐有郁火,加黄连少许,小儿有积加四君子,无过于此。

凡泻宜四君子汤。热加松花,寒加炮姜,渴加葛根、五味,表热表虚加白芷、黄芪。泻有白泡,且作声响,湿热在小肠也,平胃散加炮姜。平常溏泄,用红米、黑豆二味,炒熟煎服效。

凡吐泻水食不下,米谷不化,俱属寒证,宜理中汤。烦躁作渴,出黄如糜,酸恶臭气,皆属热证,宜烧针丸。元气不足,脏寒泄泻,肉果四两,木香一两,茯苓四两,炮姜一两,附子一两,共末,姜汗丸,莲心汤下五、六十丸。脾泄,五更起泄是也;若寅卯泄作响,名肝泄;半夜子时泻,名肾泄,肾司二便也。用杜仲一两,生姜一两,同炒干,五味、肉果各一两,补骨脂一两,吴萸二钱,共末。生姜煮枣肉丸。肾虚作泻,熟地、生姜各一两,同煮捣饼焙干,山药、茯苓各一两,共丸。脾泻,白术一斤切片,大枣八两,白术一层,枣一层,入罐内,水煮烂,捣成饼,晒干,再架松花四两,炒黄,米糊丸服。

验案

一人夜间去后方觉腹宽,不去作胀。心部脉洪,肝部浮,肾脉紧。此心不主令,相火代之,肾水被肝木吊动,其泄在肾。补肾不若补脾,脾温肾亦坚也。用芡实、山药、茯苓各一钱,人参五分,熟地四分,益智仁三分,煎服。丸用五味二两,吴萸四钱,枣肉丸,白汤下三十丸。

一人善饮,酒醉,清晨作泻,腹腿痛,骨节痛,湿热在内也。用白术、茯苓、猪苓、羌活、北

味、泽泻、秦艽 一帖即止，随发随服即愈。

一人春日患泄泻霍乱二年，每发服理中汤病愈，药止后，胸中痛若刀割，略吃一味，不谨即泻，喉中常若飞丝入喉，喉碎出血。用四生丸，临卧清米汤下，其病不除，或发疟疾，丹田下一点疼痛三四日，泄泻如红曲肉汤，用养血药，半年后腹痛六日，用四君子加附子、炮姜、白芍，兼灸气海穴而愈。

一人六脉沉阴，重按又无力不清，肾虚也。胃脘痛即泻，痛一阵，泻一阵，肾之脾胃虚火浮于上也。补脾则肾水亏，滋阴则水来侮上，治法惟温肾即可温脾。三十年来未生子，肾寒可知。肾主骨，骨膝痛，肾虚之验也。用地黄汤、补中益气汤加减；丸方用山药、茯苓各二两，补骨脂、小茴香、熟地、杜仲、北五味各一两，人参七钱，陈火肉骨灰一两，吴萸五分，共末，米糊丸。

一人久患脾泄，热在肾故也。用白术八两，茯苓五两，元米五合，同入猪肚内，煮熟捣成饼，晒干为末，米糊丸，沉香三钱为衣服。

一人泄泻，心脉微洪，肝肾脉俱虚，单治泄泻，恐上来克水。用白芷三钱，升动胃气；五味、人参各五钱，补肺而生肾；白术三两，山药一两，甘草七钱，莲肉、白芍各一两半，健脾止泄而平水土，米糊丸，午前清米汤下五十丸。

小儿泻不止，四君子加减不效，乃湿热内郁，宜理脾凉肾。白术一钱，松花五分，二味末，白糖调服；或用水煮白术一两，炒红曲一两，陈火肉骨灰一两，共细末，白糖调服。

一人当脐痛，痛则大便泄，此是脾虚，肾水犯上，寒在肾也。宜温肾则水安，升胃气则上旺，而痛不作，泻从何来？用白芷七钱，北五味、鹿茸、人参、炮姜各一两，元米糊丸，白汤下。

小儿作泻，服利药太过，致浑身发热，喜卧冷地。盖因肾虚泄泻而肝火起，胃中亦燥也。用松花一钱，炒黄色，安肾则肾水足而火不起，红曲二钱，安胃消积，而生发之气旺，分二服，白糖调下。

一妇命门脉弱，责其无火，鸡鸣将作泄，腹响饱闷，此肾虚不纳气也。用补骨脂四两补命门火，小茴香一两行饱闷，姜汗炒杜仲二两兼补脾肾，乌梅一两固大肠，肉桂一两温土，姜煮枣肉丸以益气厚肠。

一妇泄泻，两尺无神，此肾燥不合也。一医用茯苓、益智即发晕，因用肉苁蓉三钱以润之，北五味八分以固之，人参一钱以益气，归身八分以养其血，白芍、甘草以和其中，炮姜二分以安其肾。二帖效，十帖愈。丸即前方加倍蜜丸。张东扶曰：肾燥不合。四字妙极。凡物润则坚密无缝，燥则破裂有痕，肾开窍于二阴，肾耗而燥，其窍开而不合，真至理也。

张东扶曰：余因慎斋“肾燥不合”之语，因思滑精一证，理亦同情。盖肾属水，水亏则燥，水燥则无以滋养肝，木无水养，则燥而生火，肾既失其封蛰之职，不合而开，肝遂恣其疏泄之性，因开而泄，愈泄则愈燥，愈燥则愈开。然则遗泄一证，当极甚及久之后，徒清火无益也，徒兜涩无益也，必也用润药以润其肾，则燥而不合者可以复合，而且肝得所养，火亦不炽，何致疏泄之性一往一反哉！立方之法，润肾为主，而兼用清肝补肝之药，尤当有效，愿与高明证之。

又遗精一证，其初起时有所思想而致。当以清心为主，清肝火为辅，补肾水为佐，涩药可无用也。既久之后，肾水必亏必燥，便当以补肾补肝为主，清肝火次之，清心火又次之，而兼用涩药，仍不必以涩药为君也。若大泄不禁，玉门不闭，或当暂以涩药为君，而兼用重补肝肾之味，稍佐清火之品，亦理之所宜然，又必兼用升提之药，庶乎周到而可奏功于俄顷也。

此所论遗证，盖指多欲及肾虚一流说，其有因湿热痰等因致此者，则又不得概以肾燥施治。

疰

正疰疾多头痛，病退起床，似无病也。似

症疾,寒不甚,热不深,亦有寒少而热极轻者,略有头痛,一日一次,不思饮食,口不知味,倦怠无力,自汗身热,身痛作胀,寒热间作而无太过,亦有热极而汗,汗至颈或半身而还者,病退不能起床,哑啞不识,杂病多端,难以尽述,作正症治之不死变劳,一二三年而愈,病仍无已。正症疾作止有时,非若少阳伤寒往来之无定也,小柴胡汤正治之方,无汗求有汗则止,有汗求无汗则愈。得之于冬,邪舍于肾,藏之于心,热紫于肺,太阴也,少气烦冤,手足热而呕,脾也。先寒后热,谓之寒疟;先热后寒,谓之温疟。二者不同,治从乎中,少阳也,渴者燥胜,不渴者湿胜。又经云:夏伤于暑,秋生痎疟。夏暑汗不出者,秋生痎疟,此夏时有伤阳气,以致少阳阳气不舒,皆少阳虚也。四时之疟,当顺其时令,夏气上行,秋气下行。先寒后热,太阳阳明,白虎汤加桂枝。天气上行,宜用下行,不宜泻肺,宜泻相火,头来加川芎,背来加桂枝,腰来加年膝,脚来加木瓜、苡仁,俱用小柴胡为主,兼五苓散。食伤加青皮、草果;身体作胀无汗,人参败毒散;有汗遍身疼痛,补中益气汤加黄芪。久病补而不愈者,作虚损治之,腰足冷痛,二陈加桂、附,一日一次,传于阴分,宜八珍二陈加柴胡数帖,待传阳易截,不然变劳。久病日日邪热不退,莫过于益气汤加附子,或十全大补汤。腹胀泄泻,莫忘脾胃,宜加四君子汤。

太阳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焮焮喝喝然,热止汗出难已,羌活生地黄汤、小柴胡加桂枝。

阳明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白虎汤加桂枝。

少阳令人体解,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则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小柴胡汤。凡有表证,作表证治之。

太阴令人不乐,好太息,多寒热,汗出,病至乃喜呕,呕出乃衰。四君子汤加陈皮、贝母。

少阴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

闭户而处,病难医。小柴胡汤加细辛。

厥阴令人腰痛,少腹痛满,小便不利,如癰状,非癰也,便数,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延胡苦楝汤,苦柏一两,苦楝二分,附子、桂心各二分,熟地一钱,饥服。

夫疟者,因外感风寒、暑湿,内伤饮食、劳役,或饥饱、色欲过度,以致脾胃不和,痰留中脘,盖无痰不成疟。脾胃属土有信,去来不失其时,若移时或早或晚者,是邪无容地,将自好也。一日一发者,受病浅易治;间日发者,或二日连发住一日者,或间二日者,皆难治。

凡疟疾初发,寒多热少者,但寒不热者,桂附二陈汤。

肉桂 丁香 陈皮 半夏 柴胡 黄芩
渴加炮姜,寒加附子。

热多寒少者,但热不寒者,白虎汤加桂枝。

甘草八分,石膏八钱,知母一钱半,桂枝四分,元米一撮,一二帖必效。如前药不能取效,用六君子加柴胡、黄芩,血虚加当归、白芍。

疟疾俱宜分利和解,柴胡、半夏、黄芩、甘草,虚加人参,有汗加黄芪,温热太重加五苓散利之,骨蒸加知母,服至四五帖必愈。或农夫瘴气发疟,宜常山饮吐之,倘吐而不愈,作内伤施治。

常山饮

常山 槟榔 知母 贝母 水煎,露一宿,来晨温服。

疟有发于夜者,有一二月不愈者,用首乌五钱,青皮二钱,丁香一二钱截之。服之不愈,亦是内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陈皮 半夏
柴胡表虚不用 黄芩 归身作泄不用 白芍
噎气加神曲,口鼻出血加丁香,腹痛加炮姜,煎服。

夫疟气者,并于阳者阳胜,并于阴者阴胜,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盖疟者,是伤于暑,热气舍于营,秋遇风及浴,凄沧之寒合于卫。

营，阴也，卫，阳也。升于阳者，营中之热邪，上而并于经中之气分也；并于阴者，卫中之寒邪，下而并于经中之血分也。气为阳为热，营中之热邪并之，两热相合故发热；血为阴为寒，卫中之寒邪并之，两寒相合故寒。曰阳胜、阴胜，虽本经之阴阳争胜，是气有以鼓之也。

治疟之法，升其阳使不并于阴，则寒已。升其阳者，是散阳中之寒邪也，柴胡、葛根、羌活之属，为散寒之品也；降其阴使不并于阳则热已，降其阴者，是泻营中之热邪也，黄芩、知母、首乌之属，为泻热中之品也。盖并之则病，故分之乃愈也。

久疟是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痰不食，战栗泄泻，手足厥冷，皆脾胃虚也。但补中益气汤加减自愈。

久疟无汗，用人参一两，生姜四两，煎服；或丁香一钱，人参三钱，此乃不截之截良方也。

血热而疟一月不愈者，何首乌五钱，青皮二钱，水煎，来日先服。虚加人参、何首乌一钱五分，陈皮五分，甘草三分，茯苓一钱，知母一钱，乌梅三枚。

久疟胃虚，人参、丁香各二钱，甘草、白术各一钱，煎服。脾虚满闷，不思饮食，吐痰潮热，俱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小水不利加黄柏，劳疟加鳖甲。

久疟三五月，或半年不愈者，二陈汤加丁香、人参。疟发时独寒无热，脉迟，用附子一枚，盐水煮去皮尖，大枣七枚，煮吃。口鼻出血，腹痛，二陈汤加炮姜。疟发二、三月，柴胡恐虚其表，不若用神曲。大抵疟疾气血两虚，宜八珍、十全调理，然二陈前后俱不可缺。疟关脉滑小，柴胡加常山、槟榔、青皮、草果截之；紧加干葛、苏叶，数加黄芩、滑石，迟加附子，不出小柴胡正方加减。久疟呕吐恶心，用人参、陈皮、半夏、丁香四味煎服。用补不效，久而不愈，湿热为害也，宜平胃散。

三日疟一年半不愈者，用朱砂、元参各

一两，苍术、厚朴各四两，常山、草果各一两，酒煮服。

小儿不能服药，用黄丹五钱，生矾三钱，胡椒二钱五分，麝香五厘，共末，好醋调敷男左女右手心，绢包手掌，药热自汗而愈。一方可效三人。

疟久不止，用枣截之，方用丁香、常山各一两，紫苏二两，全蝎三十，枣百枚，水同煮。人力大者五六枚，弱者三枚，小儿一二枚，临来时嚼服效。

疟久成痞，用大蒜捣烂，加麝少许，敷痞上一日见效。内用马料豆一斗，常煎服，或用艾灸章门。

似疟一日一来，来则身胀要打者，属脾虚不足，六君子汤。食噎加神曲，血虚加归、芍一钱，泻不宜。无汗加柴胡五分，汗多加黄芪七分，吐清痰加五味、肉桂各三分，恶心加炮姜三分，骨蒸加知母七分，姜水煎。

似疟非疟，日久不愈，并久痢中气虚弱，用炮姜、附子、白术数十帖，必中气足而后病邪不复，若一二帖效而遂已，病必再发。

内伤似疟，一日一次者，用白术五钱，归身三钱，陈皮二钱，乌梅二枚，丁香公母各三粒。虚加人参五钱，冷水一碗，浸一宿，露过清晨，去渣温服。

又方：白术五钱，青皮、陈皮各三钱，冷水浸露，来日清晨煎服。

验案

一人疟疾初起，饮酒而睡，睡后即发热，甚至昏愤，至夜方止，小便赤少，间二日一发，先寒后热，呕吐痰涎，不喜饮食，胃口嘈杂，食即欲呕，体瘦手麻，口渴，喜饮热汤。方用柴胡七分，益智五分，甘草三分，人参、桂枝、半夏、茯苓、芡实各一钱，煎服效。

一人大疟年余，脉大有力，此顽痰在脾也。精神旺则正气行而病愈，精神衰则邪气胜而病作。二陈、小柴胡合而用之。

痢

痢疾多因饮食所伤,湿热相搏。若里急后重,身不发热,饮食如常,此真痢也,为脾气有余。先宜疏通,后用黄芩芍药汤调理。若饮食少进,精神短少,四肢倦怠,此内伤似痢也,为脾气不足,宜升阳为主。

凡痢疾一见表证,必先解表而后治痢,若表不解,则表邪传里,痢必不愈。故发热身痛,邪在太阳,用参苏饮发表散邪;寒热往来,邪在少阳,小柴胡汤;身疼目痛,鼻干不眠,邪在阳明,宜葛根汤。必表邪解而后无传变之患。

凡痢疾有表里,不宜大下解表,解表则里虚不和,大下则表证难退,表里俱不得畅则死。

先泻后痢者,脾传肾,脾气下流,湿热乘于肾也;先痢后泻者,肾传脾,肾不受邪,复返而至脾也。先泻后痢,宜黄芩芍药汤,黄芩清大肠,芍药收阳气。红多加归身,白多加杏仁,里急后重加槟榔、木香,火甚加黄连,积中有紫血,是瘀血也,加红花,倍白芍生血和血,痢下如绿豆汁色者,湿也,加炒苍术、白术燥湿。凡痢不可用燥药。痢属肾,肾恶燥,燥则火就之而结痛也。

痢疾初起,宜先通之,厚朴、大黄、枳实、朴硝。小水不利加梔子,上胀加槟榔,腹痛加木香。

赤白痢,里急后重,日夜无度,腹痛,小便赤涩,大承气汤。脉平和者吉,脉微小者易治,极细无力,气血两虚,调理气血,不可下之。脉洪大身热者难治,主方必先通利,后用黄芩、白芍、甘草、黄连、槟榔、木香、枳壳。如闭结加大黄、芒硝,小便不利加木通、车前、灯心,腹痛加川芎,血枯加归身,气滞加杏仁、身凉四肢冷加煨姜、肉桂、吴萸。久不愈,八珍汤加乌梅、炮姜。寒加桂、附。表热无汗身痛,人参败毒散。

久痢必用制过乳香、没药,行气行血。盖

气行则后重自除,血行则便脓自止。再用白芷以醒脾,人参以补气,甘草、芍药以和中。久痢小腹痛,破故、小茴、杜仲以固肾。痢不止加续断。久痢腹痛,如湿热为害,里急后重者,用姜汁炒川连。

血痢,红花、苏木、百草霜各三钱,酒调服。里急后重,黑丑烧存性调服,又用皂角灰服,亦效。

赤白痢,肚腹疼痛,里急后重,玉鹤二神丸,当归、川连、枳壳、槟榔各一两,木香二两,大黄四两,酒糊丸。茶清下七八十丸。

噤口痢,用人参、石莲肉、石菖蒲以开关,牛膝亦可以开关;又方绿色升麻一钱,石莲肉五钱,人参三钱,神效。

久痢不止,宜涩之。甘草、粟壳各七分,小红枣七枚,灯心七寸,陈酒三杯煎服。或用五倍子、芽茶等分,枯矾少许,乌梅肉、大蒜捣丸效,或戊己丸,川连、吴萸各五钱、肉桂、黄芩各三钱。

痢疾肛门肿胀如痔状,用冰片研乳调搽。

内伤痢疾,阳气下陷,化为燥火,肛门肿胀,必待阳气上升而后邪热可去。补中益气汤加杏仁、苏梗之属。

验案

一妇产后痢疾,误服克伐,暂觉宽快,而肛门痛如针刺,脉数无至数,产后见此为难治。用人参一钱,木香二分,一服减半,后用人参二钱,黄芪一钱,升麻、柴胡各五分,甘草、陈皮、木香各三分,愈。初用人参补肺,肺气充,则大肠之气不至下陷,木香行滞,以散肛门之痛也。

一小儿八岁,噤口痢。用归身开发上焦,木瓜、牛膝开关达下,炮姜温中,人参补气而效。

一妇痢疾身热,作真痢治,遂烦躁。用附子一钱,白术、炮姜各一钱,甘草五分,愈。夫身热者,阳浮于外也;烦躁者,阴盛于内而格阳也。附子理中汤回阳于命门,逐阴寒于外也,所以甚效。

一人病痢腹痛，下之不效，温之不愈，如是二三月，自分必死。诊其脉知有死血，用乳香、没药二三钱，酒研服，愈。

一女子久痢三月，红白俱止，但鸡鸣腹内作响，作泻七八次，日日如是。此肝气有余，脾

土不足，久痢伤肾。用风能胜湿之药以补脾胃，人参七分，天麻三分。乌梅、阿胶、茯苓、甘草各五钱，肉苁蓉、黄连、石斛各三钱，木香二钱，北五味一钱，补骨脂、郁金、陈皮各四钱，丸服，愈。

慎斋遗书 卷九

明 江东 周之于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电炳章校点

火

入身之内，凡火有五。心火、阳明燥火、三焦壮火、雷火、龙火是也。心火宜清，燥火宜润，壮火宜寒以泻之，雷火微则敛以平之，甚则温以和之，龙火宜从其性，以热导之。

古人治火，用石膏、川连两许者，势不得不用也。盖入身惟火为患最毒，火之毒莫甚于命门相火，相火在下为少火，少火生气，逆而在上则为壮火，壮火食气。然命门之火起，一因于君不主令，相火横逆，一因于阳明接引，而燥金化为烈火，与肝木相并而焚，则一身上下三焦无非火矣。倘少用寒药，如以一杯水，倾入红锅，不惟无益，且将立破其锅，非多用何能救？盖用川连者，治君相合横也；用石膏者，治燥金合木也。头上有火，清阳不升，火炎于上也。高者治宜越之，补中益气汤加荆芥三分，蔓荆子五分。

验案

一人头不痛，身不热，无表症，但火郁懊侬，无可奈何，大便或闭或痢。方用川连一钱泻其火，枳实一钱损至高之滞气，白术一钱扶其胃，三味煎服遂愈。

一女入六月间昏睡不言，身热不动，两手脉上盛下涩。涩者阳气有余，盛大为火，火证也。冷水调益元散主之。

一人七月病，上辰昏晕，下午不言，昏睡一日不醒，入叫不应，身凉不食，不寒不热，皆以阴证。议用附子理中汤、四逆汤。诊其脉，沉小潜伏，内有火邪，小便一二日不解，此火

证也。不从，又延至夜不醒，曰：此真火也。其妻曰：前日房事，如何是火？予曰：夜有房事内虚，又劳热甚，天干热从虚入，则阳气将绝，以水救之则可。取冷水一桶，饮至五碗，病者曰渴，饮至七碗，大汗如雨，病者口饿，要吃粥一碗，用补中益气汤加炮姜、泽泻，温中、泻冷水而愈。

一妇五月间，身凉，自言内热，水泻二月，一日数次，小水绝无，大便皆水。自言上热极、下冻死，腰腿足俱冷，腹痛如冰，或一时发热，不欲近衣，或一时怕冷，遍身尽热，夜至天明，面目红肿，药之不愈。自小至大，六脉洪大，此伏火也。火性炎上，故上热下冷耳！用四物汤加柴胡、葛根、升麻、甘草、梔子、黄柏、黄芩二帖。小水行泻止，复发牙疼，三日不愈，用黄芪建中汤加附子，一服愈。

一妇四十余岁，身体肥大，病后渐瘦，内觉火热外如冰冷，自汗出，手见冷水即麻木不仁，头面筋搐而痛，骨节疼痛手不可近，牙根出脓血，舌强硬，右手不能举动，膈臂肘皆强痛，饥不欲食，小便如飴，暖气作酸，坐卧不安，恶风便难。脉浮候细涩，中脉缓弱，左手弱于右手。病已五、六年，病症多端，由阴精不奉，阳精不降，上盛下虚，阳中阴虚也。宜补阳中之阴，六味汤主之。

一人胸前常跳，头耳左边鸣，肺脉紧数。此肺虚不能生肾水，木火妄动，气血不归原也。血不归原，心火妄动，故心跳；气不归原，肝木动，故耳鸣。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在左，木火为阳也，宜用归脾汤养心血，敛火下行，心血足则心火不刑金，金能平木，肝气自

平也。

一妇左三脉洪滑有力，右三脉短涩，呕吐胸饱，小便痛而泄，经水乃至，不通不泄，经水不至。此肝木有余，火行土位，故经、泻并行也。用白芍二两，泻土中之木；甘草一两以缓肝；香附三钱，木香一钱，理痛止吐；益母草、延胡索各一两以行血滞；山药糊丸以补脾。肝气有余，脾气不足，故肝气动而脾受克也。经水未行属少阴，已行属厥阴，行后属太阴。经、泻并行，肝气动也；肝之动，土受克也；克则不能运湿而泻，克则气血不调而痛。故平肝而行气血也。

一妇六月卒死，遍身冷而无汗，六脉俱伏，三日不醒，但未气绝耳。众用四逆、理中亦不能纳。四日后诊之，仍无脉验。人一、二日无脉立死，今三日不死，此脉伏也，热极似寒耳。用水湿青布放身上一时许，身热，内吃冷水五、六碗，反言渴，又一碗，大汗出，出后，用补中益气汤加黄柏十帖愈。

假 火

假火者，内虚寒而外见火证也。脉必微细，即见洪大，内必空虚。皆宜温补，八味、十味汤皆可选用。

验 案

一人眼痛，大便闭，已服大黄半斤，眼痛稍减，大便或溏或闭，以为真火，清凉二月，口干舌燥，内热烦闷，腰如火烧，胸膈痛，一日一吐，诸药不效。发热自汗，几及五月。请予视之，曰：此内伤不足，再用寒凉必死矣。病者曰：吾乃火也，不从而返。六月复邀予诊视，余仍前说。病者曰：吾真火也，又返。未几，又邀余诊，其病已危，予再仍前说，病者姑试之。用保元汤加附子、炮姜、肉桂、白术、当归四五帖，微汗，身稍疏畅，乃信服不疑。至三十帖，用参半斤，便润身凉，反觉畏寒，更加鹿茸。服参二斤，桂、附、姜各斤余而愈。盖已经下之，自汗自吐，非虚而何？宜大温大补无疑矣。

一妇气从丹田冲上，遂吐清水。此因恼怒劳碌，火起上逆，丹田虚寒也。用白术二两，白蔻五钱，共末。早饭后每次白水送下一钱。一以补脾克水，一以温肺生水，金水相生，其病自愈。张东扶曰：全从吐清水立方，不可概治丹田虚寒也。

一人日发寒热，热甚不可当，闭目而处，脐下胀滞，肛门火烧。此清气下陷，阴气化火也。用补中益气汤加小茴、益智各五分，吴萸三厘，神效。

一妇内伤似疟，医用八珍加麦冬，二月不愈。一医作疟治截之，即形如死尸，音哑身热，大便燥结，小便尿血。此阳陷而阴绝，宜举阳而阴自生。用附子理中汤三帖，身发流火，痛即皮破，用保元汤加姜、桂二三月，上身肉长，下身脚伸不直，又以牛膝、防己、五苓散利之，再以十全大补补之而愈。

一人身大热，眼红出火，口干舌燥，脚浸水中，骂詈不避亲疏。服黄连解毒汤一二帖，其病愈甚。诊脉豁大无力，此心之脾胃虚也。其人素有淫欲，心气耗散，必非寒凉所能制。用白术、炮姜各一钱，人参三钱，三味煎服，不逾时引被自盖，战汗而愈。

疸

疸证不可过用寒凉，当审其虚实寒热，各从其机，用法治之。诸证莫离脾胃，而疸更为脾胃之病，不可轻忽也。

身黄、目黄、小便赤黄。黄柏、人参、干葛、神曲、甘草，水煎服。

疸证，渴欲饮茶，热在上焦，清心莲子饮；嘈杂，热在中焦，宜温中；不渴，热在下焦，黄柏、知母。

肾疸目黄，浑身黄，小便黄，羌活、防风、藁本、独活、柴胡各五分，升麻二分；小便不通，儿茶末一钱，藜蘆汤调服。

暑气身目黄，茯苓、泽泻、猪苓、白术各五分，苍术一钱，神曲二钱，水煎服。

渴

口渴者，系胃火。口干不渴，见于夜者，命门相火与心包络火熏于肺，肺少津液而干也。用黄芪三钱，归身三钱润之，连服必愈。见白虎汤则死。若口干身热，肺燥已甚，生黄芪八钱，归身四钱润之。内伤身热口干渴，益气加炮姜二钱。

口渴多饮，消渴也。黄芪九钱，甘草三钱，煎服。

上消百杯而不止渴，宜清肺。麦冬、五味、黄连煎服；条芩、杏仁、瓜蒌、梔子、元参、干姜各三钱，诃子、人参各五钱，丸服。专补脾阴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米糊丸服。中消数食而不充饥，或下脓浊，赤白如豆渣，病亦难愈。盖食多不饱，饮多不止渴，脾阴不足也。用山药、归身、茯苓、陈皮、甘草、苡仁；或清脾火，大黄、梔子、石膏、枯芩、连翘、乌梅各二钱，诃子、人参各五钱；或用黄连五分，入猪肚内煮熟食；或川连、白术等分，丸服。下消因色欲而玉茎不萎，宜清肾。黄柏、知母；或黄柏、知母、泽泻、梔子、生地，五味各二钱，诃子、人参各五钱。

验案

一人思想过度，口饮茶数十杯，精神困倦，嗜卧。此心火乘脾，胃燥而肾无救也，名曰肾消。用黄芪、五味、生地各五分，人参、麦冬、归身各一钱，水煎服。

一人平素嗜茶，心思过度，其渴尤甚，更加恶心。脉举之不足，按之两关短数，两尺弱。此因多思，致水不升、火不降也。数者，胃气有余。宜补阴中之阳。用人参、白芍、归身各一两，山药、茯苓、熟地、枸杞子各二两，甘草、五味各五钱，枣仁一两五钱，丸服。

喘

喘证虽有寒热之不同，要皆其本在肾，其

标在肺。所以上逆，其原在胃，宜降气开郁。热则清之，寒则温之，久病敛之，初病发之，甚则从其性以导之，乃治喘之大法也。

验案

一人气喘不得眠，此寒凝气滞于上、中二焦，水火相搏而肺喘也。用山药、茯苓以理其中，而使肺有生发之气，苏梗以开其郁，杏仁以利其气，姜、桂、吴萸以敛其火，使之下行而温肾，肾温则肺亦暖而行下降之令，喘可息矣。

一人每日早晨喘，自汗，此肺虚则阳气不足。早晨胃中宿食消尽，肺无所禀，则气不能行降下之令，故上逆而喘；肺主皮毛，皮毛不敛而自汗也。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炮姜、五味，三帖而愈。

一人喘，服清气化痰药，不效。此中气虚寒，阳不上升而浊气不降也。用人参、炮姜、白术、炙甘草、白芍各一钱，五味五分，有汗加肉桂，无汗加麻黄，效。

一妇四季发喘，喜饮冷水，遍体作胀，胸中饱闷。医作痰火治之更甚，二年不愈。盖久喘乃肺之虚，非肺之实也。用四君子汤加半夏、五味、白芍、杏仁、炮姜、肉桂、麻黄、枳壳，一服即止。再发再服必止，治之如神。

咳嗽

咳嗽不一，所因不同也。因于风，宜辛凉以散之，前胡、紫苏、防风、葛根之属；因于寒，宜辛温以发之，麻黄、羌活、细辛之属；因于湿，宜燥之，六君子汤，或半夏、桑皮之属，或二陈汤；因于火，宜清润之，麦冬、紫菀、花粉、元参之属；因于虚，宜补之，人参、黄芪之属，或保元、四君、六君；因于气逆，宜清而降之，杏仁、苏子、陈皮、百合之属；因于痰，实则疏之，虚则补之，水泛则温而敛之。盖肺属金，金受火烁，则煎熬津液而成痰，宜清其火，火息则痰消；寒则肺不下降，肺液壅而成痰，宜温其肾，水暖则肺金下降之令行而痰消。此治咳

之大略也。若夫神而明之，在乎辨脉证之寒热虚实也。

咳嗽骨节痛，不能走履，此肺气不足，不能制肝，肝邪炽而风痰横溢也。肝主筋，筋伤故运动不舒；肝克脾，脾伤故湿不化而成病；且肝主风，肝盛则风溢而痰横矣。故肺气不足，乃病之本；肝脾之强弱，乃病之标。用四君子以补脾肺之不足，加陈皮以疏肝气之有余，用以醒脾消痰，是正治之法也。

验案

一人咳嗽粪黑，医以为火，予投桂、附温其下焦而愈。盖病有阳有阴，阴者粪虽软，落水而沉；阳者粪虽极燥，落水而浮。此证中气虚寒，火浮于上，故咳嗽；三阴在下，纯阴无阳，故粪黑也。温暖下焦，阳气归原，则嗽止而黑自除。若以火论之，不明之甚也。

一人咳嗽，喉咙紧急，渐渐吐红，又兼肠风，已半年矣。予看得久病伤脾，脾脏润泽之气不升于肺，肺气不降而成火，故咳嗽喉紧；脾不统血，故吐血、肠风。用白术二钱、甘草一钱补脾，陈皮一钱理气，煨姜二钱散火。服五帖病减半。次升提之，用补中益气汤十帖；次调和气血、消痰，用八珍汤加半夏、陈皮，二帖而痊。

一人十月患痢，半月后发喘咳，声哑口臭，头汗如雨，作火证治，至春不愈。诊其脉大缓而无力，乃久病无阳，脾虚不统。用白术、茯苓各二钱，人参三钱，甘草、炮姜、白芍、生地各一钱，半夏一钱五分，五味五分。三帖全愈。

一妇恼怒后，身热咳嗽，吐血痰，臭气难闻，胸膈饱闷，背胀。此郁火，宜发之。紫苏、干葛、桔梗、前胡、枳壳、半夏、杏仁、五味、白芍、甘草、苡仁、生姜。一服而痊。

一人患内伤，二膝痛甚。此血分虚，阳气不能达下也。用四物汤送和中丸，元气流布，血暖而痛止。至十余日，泄泻，发热，头痛，咳嗽。此内伤多下寒上热，所以然者，郁火上散，寒气下行也。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温阳气而散火邪。二帖而愈。

痰火

凡痰火证，额上自汗者，阳虚，不可作痰火治。用四君子汤加半夏、五味子。

喘嗽痰火，用半夏、南星各二两，滚汤泡九次。将生姜汁二碗，浸药晒干，汁尽为度，炒焦黄色研末，白糖调服；或用茯苓补心汤，散火消痰。

验案

一人痰火，身肥多疮，气不足。用百合、紫菀各六两，生姜一两，熬膏。再用半夏一两五钱，茯苓一两，生甘草、陈皮去白、莲肉、山药各一两，苡仁一两五钱，共末，煎膏为丸。每服七十丸，淡姜汤下。

痰饮

凡痰饮涌甚，用六君子汤加干姜，宜多服之。腹痛、身胀加肉桂。

痰涌难言，用山楂根、青木香，磨水服。

痰之本在肾，人参、黄芪、甘草、天冬、麦冬、生地、熟地、北味、苁蓉。凡用苁蓉，必配北五味为使。盖苁蓉补阴，五味补阴中之阳也。二味丸服，则痰从大便下，信乎治其本也。

痰来多而连吐不绝，六君子汤加生姜，人参多用；或四君子汤加半夏、生姜汁。

痰之本在肾者，肾主五液也。若脾不虚，痰从何来？盖土有防水之功，水有润土之力也。

痰攻两臂，南星、白术、甘草、陈皮、半夏、香附、茯苓、各五分，姜、水煎服。

痰饮由于脾虚、肾弱，若不温之，水何由散？小青龙汤、温肺汤、六君子汤、二陈汤加细辛，皆饮证大法也。

验案

一妇年六旬，患痰饮，头目疼痛，身热不食，二便俱闭，脉洪大有力，右关略弦。此君主失令，相火横行而伤金，故头目疼痛，木不受

制,则肝邪起,脾土受侮,则肺金更弱。须泻火补金,则木自平,火自降,所谓金浮水升、木沉火降也。宜用麦冬、甘草、白芍清心肺肝之火;苏梗、广皮引阳气下达,使胃无凝滞;茯苓、山药固其脾阴;病可痊也。若云脾恶湿,且有痰饮,麦冬似非所宜,是正不然。盖脾虽恶湿,今之脾病,邪在肝木,清火则木安,木安则土宁,病自己矣。若必用半夏治其饮,燥则火就之,又将奈何?古人云:见痰休治痰,正此法也。

一妇血崩后,咳嗽痰涌,十月未愈,夜间发热自汗,此肾虚也。痰之本在肾,吐痰身瘦,肾之脾胃虚也。用熟地一钱,茯苓七分,山药、肉桂、小茴、五味、益智、姜汁炒杜仲各五分。三帖愈。丸方用八味丸。

一人痰吐盈盆不止,肺脉豁大无力。此内伤不足,脾虚不能统痰,再清其肺,益虚其脾,速死之道也。用人参、附子各五钱,炮姜、革拔、槟榔、枳壳,再帖而愈。

一人患饮,面目鲜明,六脉弦,两胁痛,身热。先用十枣汤泻之,后以小青龙汤行之,去水六、七盆而愈。

痰核

痰核,即瘰癧也,少阳经郁火所结。方用泽兰叶、花粉、薄荷、山豆根、鳖甲,热甚加三黄,痛加乳香、没药。丸方用硼砂、沉香各五钱,钟乳粉、陈皮、茯苓、白术、鹅管石各一两,石膏四两,贝母三钱,百草霜六钱,薄荷、苏叶各四两,甘草少许。泻加诃子,嗽加款冬,痰加乌梅。共末,白糖丸弹子大。不拘时含化。服此九十数日,再服酒药,其病愈尽。如先服酒药,后服丸,其核不尽消。酒方:都管草根三四斤,兔耳一枝箭一斤,威灵仙二两,紫花地丁一斤,白果、南星各一斤,陈酒一坛,加火酒二、三两,煮熟,退火七日饮。

验案

王太史咯血痰核,用前胡、桔梗、干葛、半夏、甘草、茯苓、人参、归身、赤芍、生地、苏梗。

盖水少则火动,血少则热生,火病血虚,阳生阴长。药十一味,六味所以阳生阴长,五味所以助其生发之气,气血行而痰化也。服十帖,又用米泔炒芪,归各一钱五分,人参、生姜、赤芍、连翘各一钱,前胡、防风、甘草、羌活、枳壳各五分,愈。

心痛

心痛者,心为阳脏,胃阳不足,而阴寒乘之也。攻之则气益伤,补之则气益滞。先用川椒一味,作汤时饮,俟其心阳流通,后以八味丸治之,下元气足,则真火能升,寒邪自退。生地恐滞,以砂仁制之。

心痛有属心火者,宜茯苓补心汤发之;有属寒水乘心者,茯苓、甘草伐其水邪。

腹痛

小腹痛,肝肾之部,虚寒气胜也;大腹痛,脾胃之部,食积停痰也。脐右为肺,左为肝,上为心,下为肾,中为脾。诸作痛者,皆中气不足,阳气不通所致也。此指虚弱人而言。中焦痛,食积者,多用二陈加消导之药;不愈,必系寒痛,用姜、桂温之,或理中去术,加吴萸。左右痛,大半是风;下焦痛,纯寒无热,除姜、桂,必无治法也。

诸痛,法宜温中,佐以升发,如麻黄之属。

腹痛手不可按是实,宜消导;可按稍愈者,是虚,用炮姜五分,吴萸半分,黄连、木香各二分。盖药少而寒热均治也。

腹以下至小腹痛,俱宜温暖。若带左右痛,是挟肝火。药宜兼清凉散火,或滋阴降火之味。

腹痛下之而全不愈者,不可复下,宜和宣而已。

腹痛不过脐与气海,其余痛,俱中气不足,和中散最是。下焦纯寒,用和中散,少加小茴。亦有血滞作痛者,必大小便见血,口内出

血，以四物汤加延胡、香附、肉桂，从血分治之。

上焦宜清，中焦宜温，惟食积停痰气实入，二陈汤随所伤而加以消导。伤热者少加黄连，有酒积者少加利湿清热药。若气虚入不可消导，六君子加砂仁、木香。

凡痛在上下左右，俱是血分，血分宜血药，求汗则愈。一见吐泻，虽痛必调理脾胃，脾胃一转，而上下左右，皆得禀气，诸痛自愈。上焦宜清，须求吐；中焦宜和，或求下；下焦厥阴之分，吐下无所用，法宜温暖，或达或汗出乃愈。腹之下焦，与膀胱相近，宜温而达之，使邪从小便去也。下药从胃入于肛肠，吐药入胃上出，亦皆不渗膀胱，故曰吐下无所用也。

凡呕吐、腹痛，因于寒者，用绿豆一钱，胡椒一两，煎汤服之。

虫痛不可忍者，用胡椒一两，盐一钱，和匀纸包，外以黄泥固之，煨约半焦，取出去泥，纯研末为丸，空心服。六、七日，虫化为水，妙不可言。

腹痛温中药不愈者，用生附子、干姜、肉桂、麻黄即愈。腹痛心口痛，恶心作泻，半夏、茯苓、苡仁各一两，陈皮一两五钱，甘草三钱，吴茱萸盐水炒一钱，共末，滚汤下二钱。

绞肠腹痛，盐水服吐；盘肠腹痛，乳香、没药为末，木香汤服。心腹痛及阴证绞肠痛，延胡一两，桃仁五钱，乳香、没药各一钱，五灵脂五钱，醋糊丸。每服三十丸，心痛淡醋汤下，腹痛干姜汤下，大便不通大黄汤下。

热痛发渴，里急后重，脉实；寒痛，四肢冷，自汗或无汗，脉无力。腹痛绵绵无增减者，脉迟，属寒；乍痛乍止，脉数大，火也。痛而泻，泻而痛减者，食积。痛不移处，死血。小便不利而痛，湿痰。腹痛引肋有声，痰饮。时痛时止，面白唇红，虫痛。腹中痛，手不可按是实。怒气伤肝，肋刺痛，气痰。以手按腹，腹软而痛止，是虚。

热痛，先以冷水探之略愈，香连丸；寒痛，理中丸加木香、茯苓、陈皮，或和中散。

验案

一人年二十余，房事不节，因酒店饮食，遂火挟脐起，上入膈，胸腹内痛，外皮抽进，如有物闭住胸中。用消导者有之，用温补者有之，服药愈多而病愈凶，自必死。予诊之，思相火自下冲上，直至头面，今火起于脐，至胸而止，乃因色欲过度，真阳不足，丹田有寒也。作痛者，脾虚有寒，土无火生也。用乌药二钱，制附子一枚，每用附子三分，水煎服。盖附子扶阳，乌药破滞，只此一味煎汤则极清，清则下行甚速。故五日见效，服附百枚而痛全愈。

腰痛

凡腰痛挟小腹痛者，阴中之气滞。用小茴、破故纸，行气破滞。

腰挫闷，是为气不足。用黄芪八钱，甘草一钱，水煎服。年老精衰腰痛，用菟丝子一斤，酒煮烂，晒干，冻米一升炒熟，二味末，白糖调服。

肾气虚寒而腹痛，用青盐炒杜仲五钱，胡桃肉四钱，大茴三钱，酒三碗，煎一碗服；不饮酒者，止用一碗，煎半碗。

腰痛，必用肉桂以开之，川楝子、茴香、破故纸为末，热酒调服。

腰痛肾气虚寒，杜仲、补骨脂共为末，将腰子竹刀剖开，入药在内，包煨熟吃。

腰痛或酸，当归、延胡、肉桂为末，酒调服。

腰痛属虚寒，以暖为主，山药、茯苓、熟地、杜仲、补骨脂、小茴、肉桂、当归，蜜丸服。

风湿腰痛，独活、寄生、秦艽、牛膝、茯苓、熟地、白芷、细辛、肉桂、人参、川芎、防风、甘草、归身，水煎服。

肾受湿热腰痛，生附子、白术、茯苓、甘草、厚朴、苍术、杜仲、牛膝、干姜、生姜、大枣，煎服。

肾经骨痿，不能起床，腰背腿皆痛。萆薢、杜仲、菟丝子、肉苁蓉，共末，酒煮腰子捣丸。

空心温酒下五十丸。

跌坠闪挫，气凝血滞腰痛。庵闾子五钱，乳香、没药各一钱五分，杜仲、骨碎补、威灵仙、肉桂、当归、糊丸，盐汤下。

腰痛，三仙丹、青娥丸、立安丸，皆可选用。

三仙丹

川芎一两五钱，盐炒 茴香三两，炒 苍术一两，葱白同炒

酒煮，曲糊丸，盐水、酒任下。

青娥丸

补骨脂四两，炒 生姜一两半，炒干 核桃肉三十枚，研

蜜丸，盐汤下。

立安丸治腰痛并脚痛

补骨脂 续断 木瓜各一两 萆薢三两 杜仲 牛膝各一两

蜜丸，酒下。

胸 痛

背为阳，胸为阴。背痛胀，阴中之阳虚，宜补，用芪、参、甘草、桂、附之类；胸痛胀而连背者，系阳中之阴虚，宜补，用芎、归之类。心口痛入背者，川芎加乌药、枳仁、沉香以降之。胃口作痛，手不可近者，实也，用石膏不拘多少，火煨醋淬，研末，热汤服二、三匙；手按少愈者，虚也，炮姜之类温之。死血痛者，五灵脂一钱，乌药四分，乳香、没药各一钱，共为细末，温酒调服。死血痛而胀，胀而痛，绵绵无休息者，五灵脂二钱，蒲黄、乳香、没药、延胡各一钱。

胃脘痛，时呕吐清水，吐过即痛止，名虫痛。用隔年葱汁一杯，香油一杯，和匀服，虫即化为水。虫痛而遍身疼者，乌梅七个，川连七钱，细辛、花椒、川乌、黄柏各五钱，虚加人参，蜜丸服。

食积痛不喜食，多呕，用酒曲湿纸包煨为末。每服三钱，积食能从大便下。

火痛如刀割，手不可按，四物汤加沉香、梔子。热气乘心作痛，石菖蒲一两，前胡、赤茯苓各五钱，蜜一盞，生地汁一盞，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后，紫苏汤下。

寒痛胸前如冰冷，喜热手熨，用良姜一钱，乌药三钱，水煎服；或为末，烧酒调服。或芎归汤内加炮姜、肉桂，虚加人参，胀加紫苏。

胃脘痛，桔梗、甘草各三钱，川芎一钱，水煎，调五灵脂、雄黄各五钱，治死血痛更效。

飞丝入胸，痛甚，汤水不下，雄黄为末，竹叶汤下。

心胸痛，五灵脂、蒲黄等分末，醋汤调服二钱；或延胡、五灵脂、草果、没药等分为末，酒服三钱；或延胡、乳香、没药各二钱为末，酒调服。

妇人胃脘痛，火郁宜发之。紫苏、枳子各三钱，延胡二钱，沉香、甘草各一钱，为末，酒调服。痛将愈，宜理脾经，人参七分，川芎三分，当归、白芍各一钱，炙甘草、延胡、香附各五分，煎服。

胃脘作痛不已，乌药五钱，人参、炙甘草各二钱，共末，生姜、微盐搽之，俟水出，即蘸药含化。乃累试累效之神方也。

胃口痛引背，早微热，午作痛，血中气滞也。人参、肉桂、香附、陈皮各五分，当归一钱，乌药一分，紫苏三分。

调理方不一而足，大要在血，得温则行，炮姜、肉桂、当归等药，温中行血活血，间用炒黑山梔降火，沉香纳气归原，俟血足而愈。女人经行作痛者，气滞也，用香附、延胡二三帖；中间或有死血痛、虫痛、食积痛者，见证施治，而脾胃必须顾之，方无他变。

诸痛不可用白术、黄芪，虚痛人参无碍，必不得已而用之，必须斟酌。盖诸痛不宜补气故也。惟吐泻者白术必用之。

验 案

一人右边近心口作痛，少时曾有人当背一拳，血凝气滞也。五灵脂、蒲黄各五钱，乳香、没药各二钱，归身一两，肉桂三钱，共末，

淡白酒调服二钱。

一妇人四十余，有孕，因怒郁，遂吐黑血水数碗，胃口痛如刀割，且多痰涎，饮食至痛处隔住不下，或吐血，或吐菟菜水，胃脘时开时闭。此怒则气逆，郁则气结，痰凝血滞于胸也。治之不得法，必成血膈，宜行血开郁顺气。用归身一钱，川芎七分，梔子五分，乌药三分，沉香一分，水煎服。

胁 痛

左胁痛为肝气有余，宜小柴胡加四物。左属肝，属血，痛为肝气有余，有余便是火，火郁则血凝，故以柴胡泻肝气，四物和肝血。

右胁痛为肺气不降，血中之气病也，宜芎归芍药汤加乌药、青皮、肉桂、陈皮调之。右属气，痛为气滞，气滞则血凝，故以乌药、青皮、陈皮调气，芎、归、芍药、肉桂和血。

饮食劳役而致两胁痛者，左，补中益气汤加白芍，右，补中加青皮。盖左宜破血，右宜破气。两胁下痛，上穿肋，系气血有火，用药止痛，必因肉桂，有行有补乃愈。河间法也。

左胁痛宜升提，枳实、川芎各五钱，炙甘草二钱，共末，酒调下。

右胁痛，宜降气，枳壳、桂心各四钱，姜黄四钱，炙甘草二钱，共末，姜、枣汤下。

两胁痛，宜行气行血。人参、枳实、白芍、川芎各五钱，共细末。每服二钱，姜汤下。

凡内伤胁痛不止，生香油一杯，生蜜一杯，和匀服，一二次即愈。

或饮冷水而致胁痛者，用干姜、肉桂，但温而不散，必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其痛即止。

验 案

一人因房事不遂意，左胁痛如刀刺，中脘痛则急死，日日如此。痛已四年，诸医不效。因多服开郁调气药，大便结燥。予诊之，用木香散胸中结气，川芎去肋胸痛，郁金下气止痛，三味各三钱，当归、生地、黑山梔、贝母、陈皮、

香附、炮姜各五钱，解郁消痰，养血顺气温中，黑芝麻三合滑肠，白檀香三钱调气，甘草二钱和中，酒煮常服，酒完痛止。

一妇有孕六月，左胁痛如刀割，喘嗽气促，不能安卧，身热汗出，痛甚则厥，厥则脉绝。先服黄芪、枳壳、肉桂、川连、苏梗、杏仁。右胁痛稍止而气更促，此因肺虚气不降也。用人参三钱，川附、肉桂各五分，甘草八分，黄芪、白芍各一钱，砂仁末一钱。三帖愈。盖妇人重身，有故则毒药无殒，所以肉桂之下胎而适足以安胎也。

头 痛

额之上痛属肝，用川芎；两旁痛属胆，用柴胡；脑后痛属少阴，用细辛；正额两眉上痛，属阳明，用白芷。

上焦有病，气虚不能行血，血行而气自生。上焦气分反行血，如头疼、胸痛多属血滞，实因气虚不能行血，故不用参、芪补气，而用芎、归、紫苏之类也。下焦有病，气滞而血无所化，行气而血自生。下焦血分反行气，盖血从气生，气不达下，故血不化，宜引气下达，则血自生，如小腹痛，用小茴、吴萸之类也。

头痛虽在上焦气分，然气分有病，实由血分致之也，故治上宜兼血。

头痛，自汗属气虚，四物汤去生地，加人参，再随经加止痛药；发热属血虚，四物汤主之，亦随经加止痛药。风热宜用血药，不可用寒药，四物汤加羌活、防风、蔓荆子，各对证加止痛之药。

偏正头痛夹脑风，用石膏二两，煨研，炙甘草五钱，川芎一两，共末，煎汤服。

男妇气盛头痛，及女子产后头痛，川芎、乌药等分，共末，茶清送下。

脑风邪气不散，项背脚寒，头痛难忍，麻黄、细辛、干葛、藿香等分末，荆芥、薄荷浸酒，调下二钱。

验 案

一妇头痛极即晕,六脉按之有余,浮取带涩。此阴中阳虚,汗之即愈。阴中阳,滋润之气也,此气一虚,便有燥火。归身二钱,川芎、荆芥各一钱,枳壳、蔓荆子各五分,防风三分,姜三片,煎服愈。

一女十七八岁,两太阳痛起至眉棱,额上尽痛,胃口嘈杂,冷汗自出,经水过期。此风热上壅头目,胃口有热故也。用四物汤各一钱,连翘、荆芥各五分。水煎服,愈。

臂 痛

臂痛须分经络。外廉中间属手少阳三焦,外上廉属手阳明大肠,外下廉属手太阳小肠,内廉中间属手厥阴心包络,内上廉属手太阴肺,内下廉属手少阴心。分经施治,无不效也。

臂细无力而痛,此肝肾气虚,风邪客于营卫,气血不得周养于四肢也。

脾病则两臂不举而痛,脾不布胃阳于臂,故痛而不举。阳升而健布也。

验 案

一妇臂痛无定处,此脾虚不能统摄气血,失其转运,血凝气滞而痛也。用白术、薏苡仁、莲肉、神曲、人参、炙甘草、砂仁、白芍、陈皮,糊丸服。乃不治痛而治脾,不治标而治本也。

一人素病梦遗,左腿环跳痛,脉浮大而涩,针之而愈。后两臂不举而痛,脉紧而有力。此湿热流于经络也。当先利其湿热,后以大补气血为主。用川芎、当归、白芍、牛膝、虎骨、苍术、黄柏,服时加酒一杯;湿热退,多服人参、炙甘草、黄芪、麦冬、白术、归身、枣仁、杜仲、五味、肉桂、黄柏,煎服愈。

一女两臂痛而不举,脉数而虚,用黄芪建中汤加秦艽、山栀。盖脾气虚而血不荣于臂也;脉数者,血虚则火起也。故用建中汤补血,秦艽、山栀清血中之火,所以愈也。

脚 痛

内跨痛及膝以下痛者,必用牛膝通经;痛直下至足跟者,须用防己、木瓜行湿;两髀或两腿痛,四物汤加羌活、肉桂;久痛去羌活,重用生姜;痛连腰者加杜仲、牛膝;痛连于腹加补骨脂、炮姜、肉桂、小茴之类。凡痛若遇泄泻,只调理脾胃,则加白术之类。

风热脚膝痛,下体肿痛,苍术、黄柏二味水煎。

验 案

一人内伤证,二膝痛极。二膝属血分,痛者,虚寒也。四物汤送下和中丸,则血流通不滞,自然得愈。

疝

疝气上逆心腹,痛不可忍,挛急屈伸不得,腹中冷重如石,自汗出,寒气也。用山梔子四钱,附子一钱,盐水煎服。

疝气连小腹痛,木香、陈皮各一两,良姜、干姜、诃于皮、赤芍、枳实各五钱,草薢、黑丑、川芎各三两,共末,白汤下二钱。

阴疝引小腹痛,蒺藜、附子、梔子各一两,共末。每服二钱,水煎服。

疝偏于左右,名偏肾。用良姜、牡蛎为末,火酒调搽。

寒湿疝气。苍术八两用米泔洗、姜汁、葱汁、人乳、青盐各炒一分,赤茯苓二两,酒炒山梔一两五钱,小茴一两,荔枝核一两,青盐二钱,沉香三钱,元米糊丸,空心盐汤下三十丸。

验 案

一人伤寒,汗不过腰,肾子胀大,湿热下注于肝经也。用破故纸五分,白术五分,茯苓一钱,泽泻三钱,吴萸五厘,水煎服。

动 气

脐下动气,乃肾气泛上,不能纳气归原,

肾之脾胃虚也。六味丸去泽泻，加五味、炮姜、人参、河车。盖去泽泻，恐其泄肾气也；加参，姜以守中也，河车、五味以助肾也。

动气，肝气也；水不生木，木枯肝亢而动也。宜桂枝汤加桂。

验案

一人常伤气，脐下动气，此肺肾两虚也。气上冲胸中似痛，腰痛，水枯木亢也。茯苓、甘草、山药、五味、白芍、破故纸，补肺、扶肾、平肝而愈。

头 晕

头为诸阳之首，病人头晕，清阳不升也。头重不能抬起，阳虚不能撑持也。

头晕有肾虚而阳无所附者，有血虚火升者，有脾虚生痰者，有寒凉伤其中气，不能升发，故上焦元气虚而晕者，有肺虚肝木无制而晕者。

中气虚则脾不运化，以致生痰上逆而头晕者，四君子加半夏、天麻。

五更头晕，阳气不足也。盖阳主动，动则阳气上升，故不晕，五更静极，阳气虚则潜于下，不足于上，所以晕也。张东扶曰：乃阴阳交接、清浊升降之时。人有此证，恐是浊阴不降，清阳不升之故也。

肾虚阳无所附而晕，六味汤加人参；血虚火升而晕，芎归芍药汤；脾虚生痰，四君子加半夏、天麻；寒凉伤气，气虚而晕，补中益气加附子；肝木无制而晕，黄芪建中汤；血虚头晕，便燥，归身、白芍、生地各一钱，川芎八分，荆芥七分，细辛一分。

头 鸣

午后头鸣困倦，乃阴中之阳不足也。阴中之阳不足则脾不升，脾不升则肺不降。肺者，秋之脏也；午后者，秋之令也。秋为金，金主声，不降故头鸣也。脾不升则阳衰而阴盛，所以困倦也。宜升、柴、芪、术醒脾而补阳。阳者，

胸中真气，所谓膻中之阳也。

暴 死

暴病暴死，多属于火，宜左金丸。

暴死有痰声，名痰厥。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

暴怒暴死，名气厥。木香、沉香、槟榔、枳实、乌药。

中气暴死，六君子加天麻。

中寒暴死，附子理中汤。

中热、中喝暴死，冷水挾开口灌之，后服三黄汤。

阳 痿

阳痿多属于寒，琐阳固精，肉苁蓉壮阳，菟丝子添精，杞子升发阳气，或建中汤以温之。

阳痿，少年贫贱人犯之，多属于郁。宜逍遙散以通之，再用白蒺藜炒去刺成末，水法丸服，以其通阳也。

验案

一人素腹痛，遇寒饮食即发，后有阳痿之疾。此阴中阳虚也，宜壮阳，退阴中伏火。肉苁蓉三两，虎骨、熟地、黄芪各二两，杞子五两，菟丝子十二两，人参、鹿茸各一两，黄柏五钱，蜜丸。空心，白汤下五十丸。

一人二十七岁，奇贫，蜗居，郁郁不乐，遂成痿症，终年不举。温补之药不绝而病日甚，火升于头不可俯。清之、降之皆不效，服建中汤稍安。一日读本草，见蒺藜一名旱草，得火气而生，能通人身真阳，解心经之火郁。因用斤余，炒香去刺为末，五日效，月余诸证皆愈。

遗 精

白浊、溺精、遗尿

心藏神，肾藏精；心、肾者，精神之根蒂也。凡男子思虑过度，则水火不交，快欲恣情

而精元失守,尿前尿后凝面澄底,故曰浊。盖心包络脉贯于心,贼火一动,则盗汗浊精,所以心动者神疲,神游者精散,昼之所思,即夜之所梦也。今人每用牡蛎、螺蛳、菟丝涩精,随止随发,惟知固肾,不知治心,殊不知神不归舍精元无主,安能自守哉?心血既亏,相火必旺,所以中焦湿热淫气不清,溢上则为痰涎,降下则为白浊。其原因湿热溺浊,故土燥水浊,土坚水清。治法宜抑火养心、安脾滋肾,则水火相交,其流自清矣。沥精必分虚实,实者清心利水,虚者滋阴养血,不利水而自安。沥证甚则尿血,阴中痛不可忍,宜内以养阴,外以炒盐煎汤洗之,证自愈也。其原尿前行房过则涩,尿后行房过则遗,故有遗尿、沥精之患。盖肾气浊降,当以升提缩泉绝欲,方能拔去病根,否则终身滴沥。遗尿,宜缩泉丸;沥精、白浊,水火分清饮、琥珀散;遗久下陷,玉门不闭,不时漏精,黄芪、人参、甘草、白术、川芎、升麻、当归、远志、地骨皮、杜仲、破故、杞子、莲子,姜水煎服。

缩泉丸

益智仁盐炒 乌药各四两,共末 山药六两打糊丸,空心米饮下七十丸。如房劳伤,加补骨脂四两。

水火分清饮

茯苓 芡实 石莲 益智 萆薢 山药等分 甘草减半 尿色赤,加麦冬、泽泻、黄芩;小便数,加乌药、菖蒲。

琥珀散

琥珀三钱 滑石二两 甘草一钱半 海金沙五钱 为末,每服二钱,灯心汤下。

气血不足,固而遗沥,保元汤加芡实、山药、益智;小便不利加归身、牛膝。

凡梦遗起于包络血亏,君不主令,相火代之,湿热下流于小肠,宜清心养血,不可用寒药。宜归脾汤、元参、黄芪,加芡实、莲须、元眼肉为丸。若有用寒凉药过多者,补中益气汤加附子;若用热药过多者,加茯神、远志、黄柏。

虚劳小便精出,口干心烦,枸杞子散、固

精丸。虚劳白淫,小便不止,精气不固,安神丸。小腹急痛,便溺失精,出白液,大建中汤。赤白浊,苍术、白术、柴胡、升麻、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各一钱。一帖后,升麻减七分。男子白浊,女子白带,椒目、白芷各一钱,煎服。

枸杞子散

杞子 龙骨各一两 覆盆子 白芍各七钱半 麦冬一两半 北味七钱半 共末,每服二钱,或温酒,或米汤饮下。

固精丸

通治遗精、白浊。
鱼胞炒焦黄色 归身 沙蒺藜炒,各一两蜜丸,白滚汤下。

安神丸

龙骨一两 诃子肉七枚 砂仁五钱 面糊丸,朱砂一两为衣,空心温酒下二三丸。大便闭,葱白汤下。

大建中汤

黄芪 远志 归身 泽泻各二两 白芍 人参 甘草 龙骨各一两 生姜煎服。

验案

一人腹中不和,知饱不知饥,胸膈饱闷,脾虚也。常发火喉痛,口唇生疮,牙根作胀,齿缝出血,火在上,上盛也;骨酸不能久立,鸡鸣精自遗,下虚也;上盛下虚。阴精上奉其人寿,阳精下降名曰下消。善治不如善养。用补中益气汤散上焦之火,六味汤以实下焦之肾,所以敛火归本也。

一人鼻左常患臭鸭子气,暂或遗精,肺脉微大,左关无力不清,右尺微细。此阳盛阴虚,肝不纳气故耳。用补中益气汤加辛夷、蔓荆、黄柏。

淋

淋闭,虚则补其母,清肺气而泻火。渴而大便闭,小便赤,热在上焦气分,宜利膀胱,清心莲子饮;不渴而闭,热在下焦血分,宜滋阴,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血虚气滞,下焦热也,滋肾丸空

心送下百丸，前阴必下异物为验。因房劳腰肾如坐水中，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久病不愈，益智、小茴、滑石煎服。

暑湿而作淋痛者，车前、滑石、木通、梔子各二钱，桂心三分，灯心煎服。

淋证因房劳度，宜温肾，八珍汤加茯神、杜仲、杞子各一钱。如阴囊冰冷者，补中益气汤加附子。淋久则气下陷，囊冷则下焦虚寒，故温而升之也。

沙淋，小水不得出，用猪尿胞一枚，口头入小竹管，内将口气吹满，用绳扎紧尿胞，插在尿孔内，解去所扎绳，将所吹气挤送在内，其尿自出无滞。

石淋，用土牛膝一握，煎汤，入麝香半分、乳香三分服。

凡淋痛者为实，不痛者为虚。实用升麻葛根汤加连翘、木通；虚用补中益气汤。

血淋，用车前叶煎汤；石淋，用琉璃，研末酒下，有效。

验案

一人患淋而嗽，此脾气不舒，不能升阳，致浊火下行，而肺气不能受脾土之润，故又兼嗽也。用陈皮、白术、当归、白芍、茯苓、柴胡、升麻，则淋或反甚而后可止也。盖苓、术起脾，柴、升提清，清气初升，则浊阴愈降，故初必反甚，久则清尽升而浊尽消矣。

小便不通

小便以气化为主，盖膀胱为州都，津液气化所出也。如闭而渴，则热伤上焦气分，宜理肺气之化，生脉散加桔梗；闭而不渴，则热伤下焦血分，滋肾丸。中有湿热，亦不渴而闭，五苓散。

小便不利腹胀，火在下焦也，血化为水，必成中满，用细辛升少阴肾水，以降其火，然后佐以利下药，其胀自消。

验案

一人大哭之后，小便不利而小腹痛。此乃悲哀伤肺，肺乃津液之化原，膀胱乃津液之腑；化原伤，膀胱津液亦枯，故命火为患，小便不利而痛也。以甘寒保肺生津之药调之。

一人小便不通，渐成中满，腹坚大如石，腿胀出黄水，双睛突出，昼夜不睡，饮食不能进。盖无阳则阴不长，无阴则阳不化。用滋肾丸。少时前阴火烧，便如泉涌而肿消。

一人年老，因人房忍而不泄，小便不利，诸药不效。此肾虚气滞血凝也，用土牛膝捣汁，酒服二碗。小便出物长三寸，长六寸者二虫，遂愈。

一人小便不通，诸药不效。用吴萸、牛膝二味煎服，即通。

一人心思过度，房劳不节，小便涩痛，心脉浮散，左尺涩如刀割。此心遗热于小肠，以致肾水枯涸，成阴虚火动也。用人参五钱，山药三两，茯苓、生地、枣仁各二两，元肉丸。空心白汤送下。

二便不通

北方黑色入通乎肾，开窍于二阴。二阴，大小便也，故肾司二便。二便不通，则肾水竭，水竭则火燥。老人便燥多由于此。

验案

一人厥阴肿痛，小腹作胀，医用承气下之，又用五苓利之，遂大小便不通。予诊之，病在厥阴，真寒证也。误用下利，阴盛隔阳，大便空者，小便利。用干姜、肉桂、枳壳各一钱，升、柴各五分，吴萸三分，煎服，大便利；又用升麻、甘草梢各三分，吴萸二分，干葛、赤芍、炮姜、肉桂、槟榔、木通各一钱，小便通而愈。

一人大便十日一解，小便短少，面上发癍。此阳气下陷，下焦化燥火也。用补中益气汤倍归身，加红花、丹皮、黑梔子，升阳润燥，清下焦之热而愈。张东扶曰：前后分通，亦是一法，世医杂施妄治，当以此为法。

慎斋遗书 卷十

明 江东 周之干慎斋著述

后学 曹赤电炳章校点

耳

耳病，少阳证也。足少阳支脉，从耳后入耳中。少阳为相火，宜清之。

验案

一人耳聋，服益气汤、十全汤，病愈后，喉中作痒有痰，一二月复耳鸣。诊之脉浮滑。此痰气留于脾胃也，无火不动痰。用补中益气汤加黄柏三分，菖蒲一分。

一人耳痒，胸膈饱闷，火郁于少阳胆也。用柴胡、半夏、黄芪、白芍各一钱，人参、甘草、紫苏、陈皮各五分，姜、枣煎服。以散火固表。

一人久劳，腰痛耳聋，心胸不开，尝有火发。六味汤加细辛二分，菖蒲三分，煎服。

目

目痛，血热有火，用当归、生地、柏子仁各四钱，蒺藜、甘菊各二钱，杞子五钱，黄柏五分，川连、黄芩各三分，生姜三片，灯心二十段，竹叶二十片，水三碗，煎一碗半服。

目胀高出寸许，出脓血，名曰目翳。因脾胃不能生金制木，肝邪上乘于目也。初起，黄芪当归补血汤可治。若日久，宜芪以保肺扶阳，茯苓去脾中湿热，木贼疏肝，归身养血，白术扶脾，陈皮醒脾，木香以通之，川芎以行之，桂制芍以敛之，可安也。后再以逍遥散调之。老人眼昏，因肝热叶枯，胆汁减，宜资心火以补肝，用生姜、陈皮、细辛补之，芍药、大黄泻之。目疾因脾胃有痰饮，渍漫于肝，久则昏眩。

神曲四两，朱砂一两，煅磁石二两，蜜丸，米饮下五十丸，日进三服。一方加夜明砂。

验案

一人丧子悲哀太过，两目肿痛，用独参汤而愈。盖悲哀则伤肺，金虚则木寡于畏，肝火上逆而目痛。人参补肺，肺旺则木沉火降也。

一人六月间劳役过度，患左眼痛，白珠红如血，皮肿厚难开，肉肉攀黑珠，足冷过膝，当面不见人，诸药不效。予诊之，心火乘脾也。用杞子、柏子仁各五钱，归身、生地各四钱，甘菊、蒺藜各二钱，黄连、黄芩、黄柏各二分，竹叶十片，姜三片，大枣二枚，十帖愈。

鼻

鼻塞，用萆澄茄、薄荷、白芷三味，同煎服。

鼻中壅塞，涕出不已，气不通。用辛夷、细辛、藁本、川芎、升麻、木通、防风、苍耳、羌活、白芷、甘草、姜、水煎。

鼻流清涕，过夜结成长条似葱白，此脑寒胃热也。宜白芷、辛夷、荆芥、连翘之属。

鼻流浊涕，名曰鼻渊，胆移热于脑也。宜小柴胡汤，外用吹药。

牙

牙根烂，非胃火也，因肾水不足，太阳膀胱之火横行，而与心火合炽者，须泻心汤加减主之。

凡阴虚火动升上齿痛者，四物汤合升麻

葛根汤。

舌

舌出寸许，冰片点之即收。

大人小儿舌下肿，重舌，痰涌难言。硃砂、朱砂、朴硝各五分，冰片一分为末，蜜调敷立效。

牙根肿，口难开，用巴豆打油于草纸，将草纸捻条，点火吹熄，用烟熏鼻即开；用朴硝一钱八分，蒲黄屑四分，僵蚕二分，牙皂一分，冰片一分，共末吹。

喉 口

吐血后气逆喉痛，茯苓补心汤主之。

喉中生蛾，痰涌喉痛。胆矾三分，硃砂二分，滚水调服，外用吹药。

人中白一钱 硃砂五分 胆矾二分 冰片一分 共末吹。

实热口内生疮，烦渴颊痛。藿香七钱，石膏、梔子、炙甘草各五钱，防风四钱，共末。每服三钱，水煎服。

大肠脉实口疮，生姜、陈皮、竹茹、黄芩、梔子、白术各五钱，桂心一钱，茯苓、芒硝、生地各二钱，枣二枚，水煎服。舌口生疮，咽喉肿毒。用薄荷头末二两，川芎头末二钱，甘草头末二钱，砂仁头末一钱五分，蜜丸含化。

验 案

一人喉痛、痔痛，六脉沉迟，此胃气不充，水不济火也。盖釜底之火不生，则脾不运，而水源不旺，不旺则寒而虚火起矣，故有喉痛等证而脉迟也。必须温其釜底，则水暖而上升，津液得润而浮游之火自平，诸证可安也。故六味不如八味，再加起脾之药自愈。大凡补药，不论上、中、下证，必先以起脾为要；脾为后天生之本，本立则诸病自退。况病在肾，不先于脾胃著意，纵有生水之功，而无防水之法，则效不捷矣。

妖 媚

天下之大，何物不有？有鸟兽草木之妖，有土石器皿之妖，有人妖，有鬼妖。妖不一种，总由人心所致。过则伤神，神伤则魂病。魂藏于肝，则肝脉现。初当弦，后当散；弦则伤味，散则命亡。弦而未散之时，速用逍遥散加菖蒲、远志、枣仁服之；再用雄黄、辰砂、白芷为末，津调搽于七窍固身。房中多烧降香，诵读《易经》，再自正其心志，而邪可祛矣。

邪 犬

犬感阳毒之气而邪，人身心为阳，被伤则惊气入心，心逆传于肝，肝逆传于肾。肾与膀胱为表里，心与小肠为表里，膀胱接连小肠而属太阳，故膀胱为毒之道路。毒聚道路则成形，最恶之候也。初伤时用蚯蚓泥、轻粉、甘草末调敷疮上，干则盐水润之，疮内生狗毛即愈。再掘地丈余，取地浆调甘草末多服。盖甘寒之味，可解阳邪之毒也。然必三年不闻金鼓之声，方能不发。

妇人杂证

经 水

经行腹痛，愈痛而经愈多，至于痛死者，系火之搏击。宜行血散火，令脾能统血；然不兼之以破，则火不散，血无由而止也。用黄芩、芍药，所以敛血；用归身、川芎、白术、茯苓，理脾益血；益母草破气中血；延胡索行血中气；香附开郁热；虚则加人参。盖理脾则血能统，散火则血可止。气滞加砂仁、木香，勿用生地、熟地。调理经水，莫过八珍加益母、香附、延胡索。

种子，夫妇可服菟丝子一斤，酒煮烂捣成饼，晒干，冻米一升，炒熟共末，空心滚汤调

服。

逍遥治妇人潮热，惟经水适来则可，其余潮热，阳生阴长之法治之。

月经不通或不调，活经汤：当归、赤芍、槟榔、白芷、吴萸、小茴、牛膝、丹皮、红花各八分；如不效，加木香、木瓜、半夏、延胡索。

经水鲜红，筋急胸痛，脊骨强痛，宜柴胡调经汤：炙甘草、归身、葛根各三钱，独活、苍术各一钱，藁本、升麻、羌活各五分，柴胡七分，红花少许，空心服，取微汗。

断产永不生，山楂、芡实、莲须、熟地、茯苓等分，金樱子、莲子、杞子米糊丸，空心盐汤下。又方：象牙屑三分，酒调常服，三年不生，一二日服一次，永远不生。

妇人血积、血块经闭，莪茂、三棱各一两，熟大黄一两，丸如绿豆大，每服一二十丸，白汤下。

验案

一妇下午寒热，气撑腹痛，恶心，盗汗，经不通行，医人作血枯治之。予诊之，乃立案曰：此非血枯也。若枯而至经不行，其人岂能久存耶？不过血滞耳！发寒热者，血滞不行，阴阳不和，窒塞于肌肤之间也。暮属阴，血亦属阴，下午热，阳气行至于阴分而热也。气撑腹痛，饮食不进者，脾无血养，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中焦之气塞也；恶心，胃不消食，而邪火上炽也；盗汗，阳气不固，当睡时而逸出也。盖气能行血，阳能生阴，此证因阳气不固以致血滞也。用四君子以治气，气裕而血自行，加首乌、乌药以治血，则血自旺，稍用陈皮醒脾而去滞，自安。

一妇生子五年，月水停而不来，寒热呕吐、筋骨疼痛，六脉弦，左关、尺更甚。此系肝不藏血，而火发中焦，肺被间隔，不得行下降之令，而肾气亦弱，不能制火也。盖肝不藏血，血积不行，皆因肾不升而肺不降耳。行气中宜兼行血，肉桂行血之味断不可少。况此证系肾之脾胃虚，若非肉桂以温肾，肾之一阳何由而生？肾不升，肺何由而降？金水不能相通，则

三焦之气不得上下，血终瘀积而诸病未能安也。

血崩

凡血崩，血脱宜益气，先以补中益气汤减当归，加炮姜，腰痛加杜仲、续断；后用十全大补汤，稍加血药，微加陈皮开之。

凡血崩先多后少者血热，先少后多者肾虚。盖肾主二便而司开阖也。病后见崩，不属于肾而属于脾，人参、黄芪各七分，甘草五分，白芍一钱，炮姜、五味各四分，熟地八分，煎服。

血崩二三七不愈。保元汤加阿胶、续断、杜仲、艾叶，煎服。

血崩，黄芪醋炙黑色，熬膏服有效。又香附二两，槐黄四钱，莲子壳烧存性三钱，老米糊丸，米汤下。先用山药三钱，为末，酒下，服至五两后，始服丸，极效。

血崩昏，蚕沙一两，阿胶一两，伏龙肝五钱，共末，温酒下三钱以醒为度。

血崩后血积成痼，威灵仙一两，南星、甘遂、白芥子各五钱，伏龙肝一两，麝香六厘，共末，丸重一钱，朱砂为衣。临时酒化服，三五次即愈。此病痛不可忍也。

验案

一女下血不止，此脾不能统血也。若专治脾，又难见效。盖血既下行，则下焦小肠，膀胱皆不固，而心火为之不宁矣。心不宁则邪火溢于小肠，血不能升而下行矣。下行由膀胱之气不升，而浊气凝滞，故血行于下焦也。宜归脾汤调之。

带下

白带属脾肺两虚，宜温肺养脾。治之不早，必变潮热等证，治之最难。宜保元汤温暖肺气，腹中痛加炮姜，胀痛加艾叶、阿胶。赤带补中益气汤加赤芍、红花；赤白带八味丸。

赤带赤葵花，白带白葵花，为末酒服。

热入小肠则赤带，热入大肠则白带，皆肾

脉虚也。宜用苦楝子、小茴、归身各五钱，酒糊丸，空心温酒下。

验案

一女人知饥饿，白带时多时少，神思昏倦，头晕，乃痰之为病也。宜大升大举之。白术生用二两，人参、甘草、川芎、砂仁、陈皮各五钱，半夏、白芍、茯苓、归身各一两，蜜丸。

前阴诸证

夫妇交合，阴户痛甚，地榆煮酒服。

阴户生疮，诸药不效，名小肠风。用木通、防风、藁本、枳壳、贯众、白芷、甘松、荆芥、薄荷等分，水煎二碗，加朴硝三钱，洗之大效。如日久变菌，痒极欲自死，亦用此方洗之。若体弱人用此方洗，宜先服十全大补汤二、三帖。

阴户生菌，宜大补气血，人参、赤芍、白芷、归身，甘草减半，蜈蚣十条。连年作痛痒不可忍，其病是虫。用鸡腿入阴户，或用猪肝煮熟纳入，亦用前方洗之。

女人乳肿痛，用鳖甲炙为末，酒下一钱五分。三服愈。

胎前

孕妇胎前，但宜行气，条芩、白术、甘草、紫苏、砂仁。有痰暖气加陈皮；血虚加归身；胁痛、腹中不和，肝火逆，加白芍或青皮；胎堕加川芎三分；恶心加白芷；腰痛加杜仲；见血加续断、艾叶一二片，虚加人参，腹痛去条芩，加吴萸；大便不利，重加紫苏；小便不利加泽泻，症加柴胡；痢去白术，合黄芩芍药汤，加木香、川连；症痢并作，去紫苏，加柴胡、木香、黄连。临月滑胎，八珍汤去地黄，加紫苏、条芩、砂仁。胎大加黄杨脑三两茎。盖破血破气，非所以用于滑胎也。

孕妇安胎，不可用四物汤。以四物治血之有余，不治血之不足也。孕妇恶心呕吐者，苏梗、砂仁、白术加入黄芩芍药汤内。大小便不通，俱宜苏梗。至于外感伤寒症、痢，宜照常医治。盖妇人重身，有故则无损，毒药无碍也。大

凡因胎而有病，安胎为主；因病而胎不安，宜治病为急。所以重身可用毒药也。若脉无力，胎前表证，亦宜用人参，以胎之所赖以安者气也。

凡孕妇腹痛，烦躁有热，白术佐条芩，胸膈不宽加砂仁。以砂仁入脾安胃，其气清凉，最能安胎也。倘服砂仁而仍不宽，加紫苏，使宗气开发，胸中自宽也。

孕妇病急，不得已用消痰泄气，宜急不宜缓；急则易散，缓则多滞，滞者气病，反伤胎也。

胎前胸膈不宽，腹痛，不思饮食。白术、黄芩、甘草、紫苏、陈皮、砂仁，水煎服。二帖即愈。夹食去黄芩、胃脘痛去白术，加梔子。

胎前腰痛，杜仲、续断共末，鹿角胶丸，酒送下。

五种安胎，破故、续断、牛膝、川芎、藁本各一钱，木瓜、杜仲各二钱，蜜丸，酒下五六十丸。胎气不和胸膈胀，紫苏汤送下砂仁末钱许。

胎前疟疾，柴胡、半夏、黄芩、甘草、白术、首乌、青皮。疟加人参，吐加藿香。

胎前痢疾，黄芩、白芍、甘草、枳壳、茯苓。胸膈饱闷加紫苏、陈皮、砂仁；吐血加梔子；潮热去枳壳；痰多不必治痰，增白术；嗽加五味；口干加麦冬；不睡加枣仁；心烦加茯神、元眼肉；癩痢加远志、茯神、枣仁；吐泻四君子加姜汁、陈皮；头晕加四物汤。

初孕二月，胎气不和，肚腹膨胀，口吐清水。白术、黄芩、紫苏各一钱，香附、桂皮各二分，甘草、藿香各一分，姜、水煎服。忌生冷。小便不利加赤芍、车前；呕甚加炮姜；脑痛加川芎；潮热加柴胡、前胡。

五六月胎漏下血，小腹紧急。归身、白术、条芩各一钱，人参三分，藿香五分，熟地、柴胡、紫苏各八分，艾叶二十片，姜、水煎，温服。

七八月肚腹刺痛，小便漏血。黄芩、白术、梔子、甘草、柴胡各八分，人参三分，灯心、姜、水煎。

七八月乳肿痛，名哺内吹。

孕妇呕吐不食,诸药不愈,用乌药为君,沉香次之,人参、甘草又次之,研为细末,生姜切片约一分许,粘药入口咬烂,去姜渣,咽津液及至丹田。过一时又如前法,一次即愈。

孕妇蛤蟆温起,连泻一二日,午前冷汗出,午后寒生则热,不时头晕,腹鸣无奈。此痰与火相攻也,用白术、黄芩、白芍、甘草、砂仁、泽泻。

孕妇手足肿,宜安胎调气,用归身、白术、木通、防风、苍术、赤苓、猪苓、桂皮、甘草各八分。

验案

一妇远行而归,胎上冲心而痛,坐卧不安,诸医作死胎,用蓖麻、麝香欲下其胎。予诊之,问医何证?曰:两尺脉绝,死胎也。予曰:死胎有辨。如面赤舌青,子死母活;而青舌赤,吐沫者,母死子活;唇口俱青,母子俱死。今面不赤,舌不青,则胎不死;冲心而痛,乃子悬也。用川芎、白芍、归身、紫苏、陈皮各一钱,人参、甘草各五分,生姜三片,葱白七寸,煎服,胎下而安。

难产

难产宜静以待之,切忌动手。用当归、白芍、牛膝、人参、五味、黄芩、杏仁、贝母、知母、黄芪各八分,姜、水煎服。若血水歇,儿得水必动。交骨不开,芎归汤加发一团,龟板一枚。

难产散:人参、炮姜、肉桂、水煎。胎逆下,用盐涂脚心,收生妇手略托,令产妇吸气一口而出。又方:用兔骨髓一个,麝香三分,母丁香一粒,乳香三分,共末,丸,阴干,临产酒服一丸。又用鱼胶五钱炒成珠,穿山甲用背脊二钱,炒成珠,为末,滚酒下。产妇不可睡倒,用布挂起两肋即产。未产常宜运动,用伏龙肝一两,人参二钱五分,乳香、没药各五分为末。十五岁起用一钱五分,酒调服;二十岁,一钱六分,余一岁加四厘,加多不效。下死胎,伏龙肝一两,甘草汤调服。胞衣不下,醋调纳脐中,内服加味芎归汤。

胎死腹中,交骨不开,或五六日不下,垂危者,用当归、川芎各一两,生男妇头发一握,烧存性,自死龟壳一个,共末。每一两,水煎良久服。不问生死胎,皆下。

验案

一妇胞衣不下,用人参汤送下砂仁末钱许,一日二三次,三四日胞衣烂出,其妇无恙。

产后

产后宜大补温暖为主,血脱益气,温暖则血行也。调补气血,理脾而血药次之。杂证多端,不必治也。小腹胀,用益母草、肉桂、木香、延胡索,行经作痛亦效。若服丹皮、红花等药,而瘀血不止者,只宜温中,中气足而血自下也。产后腹痛,理中汤;恶寒加肉桂、炮姜。肉桂大热可用,大寒可用。寒热交作,气血两虚也,十全大补汤;虚弱,保元汤加炮姜、肉桂。

产后但见吐泻,俱属脾胃,一二月间有病,宜保元、四君加姜、桂;腹胀痛,血不行,加吴萸少许;有痰不必理痰,大补温暖则痰自化。

产后腿痛甚者,四物汤共一两,加羌活、肉桂二钱,煎服。

产后前阴脱,宜温中。人参、肉桂、延胡各一钱,炮姜、甘草各八分,血得暖则行,调理十全大补汤。若作泻后阴脱,保元汤加炮姜。切忌寒凉。

遗尿不禁,龙骨、文蛤各一两为末,人参汤服。阴户不闭,十全大补汤加五味敛之。子宫不收,补中益气汤加醋炒白芍、半夏升提之。

产后昏晕,不知人事,痰盛。川乌、归身、肉桂、人参煎服,血下自愈。调理十全大补汤。

妇人分娩,半产漏下,昏冒不醒,瞑目无所知觉。因血暴亡,心去血,神无所养。心与包络,君、相火也。得血则安,亡血则危,火上炽令人昏冒,火胜其肺,令人不醒,是阴血暴去,不能镇抚也。若用寒凉,是血虚泻气,阴亏泻阳,两伤之也。宜补血生血,心得血养,神不

昏矣。红花三分，蔓荆、细辛各五分，生地、熟地各一钱，藁本、川芎各一钱五分，防风、羌活、甘草、当归各二钱，白芍三钱，共末，每服五钱，水煎服。

凡妇人乳不至，系胆虚不足，用通草二钱，穿山甲一钱，木馒头一枚，三味共末，入猪蹄汤内煮烂吃；再不至，加急性五钱必效。

验案

一妇三朝即洗浴，六脉浮大数而左更甚，用补中益气汤加防风、羌活，未全愈。此里虚表实也，改用保元汤加归、芍、炮姜而愈。

一妇产后二日，血止腹痛，痛而欲按。用人参三钱，同肉桂、炮姜、吴茱煎服，瘀血自行而愈。

小儿杂症

发热

大便闭，邪热入里者，胃有燥粪也。三焦暑热者，津液干枯，大肠夹热也。宿食留滞者，腹胀，痛闷胸痞欲吐也。热气燔灼者，内受风热，涸燥闭塞也，宜胶蜜汤。

胶蜜汤

葱白三茎 阿胶 生蜜 煎热去葱，食前服。炳章按：葱蜜合用有毒，服之杀人。

潮热因暑热，用柴胡炒黑、甘草、滑石、灯心、薄荷，水煎服。

小儿身热作泻，用四君子加白芷、黄芪服；或加炒松花三分，五味七粒。伤食用草果煨熟去壳，再研炒焦为末，每用半匙，入口以呷之，白汤亦可。

伤寒时气，热极发黄，昏乱难言，不省人事，宜紫金锭子。

紫金锭方

五倍子 雄黄 山慈姑净肉，各二两 山豆根一两 共末，梗米糊和成，石臼内杵千下。每服一钱，薄荷汤下。

吐 泻

吐乳，用紫苏、甘草、滑石等分，水煎服。

夏月泄泻，甘草、滑石、白术，水煎服，入砂糖一匙。

吐泻脾土虚弱者，参苓白术散。有积，加史君子；腹不和，加木香。看病表里，加引服之。

小儿作泻，日久必致发惊。盖久泻脾土虚，不能生金，金衰则木旺，肝气逆而不下，惊之所由发也。

久泻用豆蔻一枚，切开，入麝香五厘在内，合定，面裹煨熟，为末服。又方：白芷、炮姜为末，蜜丸纳脐中，油纸盖，热鞋底熨即止。又用柿饼熟吃立止。又方：五倍子为末，醋调纳脐。又方：生姜四两，香油四两，炼丹二两，熬膏，贴脐。皆效。

小儿过食水果面食，腹胀身瘦，善食，遍身水肿，泄泻脓血，用锅焦二分，马豆一分，为末，久服痊愈。

小儿作泻，服利药太过，致浑身热甚，喜卧冷地。盖因利肾虚面肝火起，胃中燥也。用松花炒黑一钱以安肾，肾水足面火不起；红曲炒一钱，安胃消食，则生发之气旺而病愈矣。

疳 痢

小儿疳疾半月不止，用四君子加柴胡、青皮。

疳、痢久则脾虚不禁，用酒煮白术，焙干为末，神曲丸元眼大，朱砂为衣，米饮化下。无汗用臭草根捣擦，取微汗而愈；有一月不愈者，乃血热也，用何首乌五钱，青皮二钱，空心服。

痢久不止，炮姜、红曲二味，煎服即止。红曲微炒温中，炮姜炒黑凉肾也。

惊 疳

小儿不时发惊，乃肺虚不能平肝木也。用五味、肉桂、人参平之。

急惊用铁衣针砂,非但化涎镇心,且可抑推肝邪。惊而吐泻,丁香五分,白术一钱,肉果七分,共末,姜汤下。急惊脉刚急,金枣丸、琥珀丸皆可服。

金枣丸

天麻三钱,米炒 枳壳酒炒 牛黄各一钱
劈砂 块雄黄 槐角各二钱 麝香七分 胆星
三钱 半夏姜制,三钱 皂角酒炒,一分 用枣肉
二两, 巴豆六粒,

同火煨,煨熟去巴豆,用枣捣丸如黄豆大,朱砂为衣,随证用汤化下一丸。

琥珀丸

天竺黄 僵蚕 雄黄 钩藤 天麻 柏子仁 益智各五钱 珍珠 琥珀 胆星姜汁炒
牛黄各一钱 麝香五分 全蝎去头足,二十个
竹节白附子大者三钱 冰片三分 蜈蚣一条
键猪爪四枚

共蜜丸,金箔十张为衣,随证用汤化下一丸。

慢惊一证,小儿最剧之候也。盖因三脏受病,先后天皆伤也。肾藏精主恐,肝主气主动主升,心主脉主惊。惊者,心气动而肝随以升,肾气为肝气吊动而精气亦随之而并于上,则肾精不藏矣。精不藏则下虚,肝气升则上实,故惊证肾无不虚,而肝无不实也。痰者,精气之变也,精并于上而痰,得肝火扶之,内而心胸上下,外而经络手足,无非痰气矣。盖肝主气,心主脉,肾主痰,心、肝、肾三经之证,而心、肝、肾三经之经络,皆痰之道路也。然犹易治也,只须用姜、桂敛而下之,兼用通经清水之剂即安矣。所以易治者,脾气尚能运动而药力可行,升降之机犹在我也。若一传于脾则难矣,脾气滞于痰则胃不运,胃不运则后天之气病,而先天之虚处更无所生,则肾精益枯,肾枯则肝火益起,火益起则痰益盛,痰盛则四肢九窍百骸,无非痰气闭塞而生机息矣,不死何待?所可恨者,人但见痰害之甚,而一以消痰为事,消痰固好,奈不消其本而消其末,是犹抱薪救火也。以消痰之剂皆伤脾胃,伐肾耗元

之味耳。故遇急惊,其证实,其来路浅,治痰而痰易退,虽不合法,然犹似逐一无能小贼,尚易除也。至于慢惊,则根深势猛,倘不从其来处著力,而亦以逐小贼之法治之,是使激其怒而行性也,岂可救治哉!用药皆宜通行下降,温中纳气为主,炮姜、肉桂、苏梗、广皮、远志、茯神、铁衣、甘草、五味、人参之类,皆可用也。舍此而消痰,我不知其可也。

金箔镇心丸治慢惊、惊痫

人参 茯神 紫河车 琥珀各一钱 甘草五分 朱砂 珍珠各一钱

蜜丸,金箔为衣。

疳疾初起,乃是食郁则为火,甘草、薄荷、煎汤送下四圣丸。久则脾虚,如大人之怯证,宜参苓白术散。

小儿吃土、米、瓦灰等物,有疳虫也。用河子肉、白术各一两,史君子肉、甘草各五钱,麦芽八两,同所好之物为细末,白糖调服。

疳疮湿疮

黄柏 黄连各五钱 黄丹一两,水飞 轻粉一钱 洗疮后以药敷之。

湿 癣

蛇床子为末,韭根煎洗,腊猪油调敷。

东丹 绿豆粉 白矾各一钱 调敷。

痘 疹

盖痘本先天之气,感父母受胎时火毒而藏于左肾者也。轻者其发缓,其流远,故心、脾、肺为易治;重则其发骤,骤则其流近,故发于肝、肾者难疗。初发宜温,所以象春夏,遂其生生之意;后宜清凉,象秋冬之气,所以符其收藏之义也。此其大略。其间有时令、禀气、轻重、水火、寒温、阴阳之不同,宜温矣而反凉之,宜凉也反当温之。其人禀赋本强,清之可发;本弱者扶之可兴。时炎也,非清不流;时寒也,非温不行。火盛凉之,水盛温之。发于阳者,清以和之;发于阴者,温以畅之。最忌者,

知发而不知收，盖发之易而收之难，收而不收者，发而过伤者也。最喜者，扶而不重，顾其归路，保其真元也。故非大风大寒固结其腠理者，毒不可轻服也，非大虚大弱者，补不重剂也。治在温凉寒热之间，调其出入，无过不及，则得过半矣。初热疑似之间，而辨法有四：一看脉，二看耳，三视目，四辨指。总以时气决之，遇火多疹，遇木多痘。一看脉者，盖痘出于左肾，疹出于右肾，如左肾尺部脉气动，疾正逢痘发之候，则二三月前可知矣。变动而甚则近，微则尚远，总之与伤寒一样，但伤寒起于膀胱腑而表，痘起于肾而里，伤寒与痘俱先看尺，但有表里脏腑之别耳，未用此脉不变动以行其兆者。此看脉也。二看耳者，肾通窍于耳，其初发必先动于少阳胆经，木主动，胆与肝为表里，肝主筋，故耳边必有青筋见于耳轮及廓者，盛则启发近，微者浅而远，倘微而发近，则痘必轻。此看耳也。三视目，目者五脏精华外见之所也，瞳子属肾，肾气欲发，必有浮光见于目，肾主水，目中有水气，是肾气动而欲痘也，其远近轻重，亦以色之浅深验之。此视目之法也。四辨指者，三焦亦少阳也，三焦之脉，贯五脏六腑之经，三焦少阳属手，其气动必见于五指。寒者，水之气也，故发热而五指独寒者，乃肾气见于三焦而痘之候也。此四者再以时令合之，无不验矣。痘证养阳救阴，盖二阳之病发心脾也。六日之前，清凉解毒；六日之后，当作虚证治之。五日之前，消毒解咽喉；五日之后，宜补。

入之一身，以胃气为主，胃气即天气，天气升则地气方化而后万物生长。痘初出于阳而后传于阴，左肾足，胃亦足，木行旺地，是真阴也，气血冲和，邪从何处来？黑陷乃胃欠真气，邪化于火，心以血养，血被火涸，心神失守，故病归肾。邪深因虚而起，有余易治，不足难扶，肾防受邪，初出宜滋阴解毒，不使火土干涸，一出暗昧，神昏气促，带白腰痛，非肾而何？何从救解？若解而不散，阳陷于阴分，血之阳无上升耳。宜养阳为主，不可再攻，攻则正空而

邪反实，损伤胃气，不救一也。

二阳之病发于心脾，痘以二阳为主，已出未出，自汗吐下，虽急不可过用寒凉，过寒则真气受伤矣。肝肾有益，脾胃受害，再勿汗、吐、下焉。盖肝气即胃气，喜湿热以养。升麻，麻疹不宜用，防咽喉痛也；痘证恐灌脓之时，泄而倒塌，故用之也。小便赤而渴者，升麻葛根汤加木瓜、连翘之类。泻而小便清，食伤腹痛不渴，五苓、神曲、木香之类。或吐下无汗，不可妄投发表，待神至自和。已出者，宜养芽，不使枯槁，宜保元汤加芎、归；一半未出者，加前胡、桔梗、羌活之类。火盛仍热，去保元，用消毒饮退火。如吐泻先已伤脾矣，过用寒凉，再伤脾胃，不救二也。

出一二日，大便闭结，是血枯肾无以济也。又恐灌浆时喉痛而泄，痘不起发，宜早行清凉，重用芎、归并消毒饮。痰涎壅塞甚，狂言，加石膏；便闭燥热，用大黄。若早用补法，必成内攻，不救三也。

或外有斑疹，是表实而风热郁于血分也。宜苏葛汤，重用前胡、桔梗、羌活、防风、连翘、荆芥、蝉退、红花、牛蒡子，邪从表散。若尽用寒凉，血凝气滞，阴无阳生而变黑，不救四也。

三五日，其痘红紫，四物汤并解毒。疏痘全在前胡。热盛必用沙参。如尽用寒凉，反逼邪传内，不救五也。

四五日，赖胃助生发之气，非善食即无滋润也。如无他证，用保元、芎、归，仍热甚，用消毒饮加前胡、沙参，小便不利加木通。未曾服药，宜用疏解，方可用补，补亦不宜过。如过用寒凉，陷胃无生发之气，至八九日灰白痒塌，喉痛呕恶，非胃病而何？不救六也。

六七日阴中之阴，尽付子外，而内则空虚，如锅中甑内之气，妙不可言，阳长一分，阴长一分。用芎药使血归护，保元加芎、归、肉桂，再用白芷、木香行滞，不可太用热药，恐涸而火起，至不救七也。

八九日气血尽归于外，则内虚无疑。如脓黄蜡色，不须治之。若疮嫩淡白，保元、白芷养

阴丹。瘡后干燥,发热渴盛,宜救津液,恐津涸阴绝,不救八也。

九十日上体真结痂,下体不至则泻,不必忧之,阳复内回,气血下达,不比六七日起灌之时可惧也。保元、四君子之类。反用寒凉止塞,致不思饮食,不救九也。

十二三日邪已结完,宜气平回阳。面上真痂下多水泡,四君、山楂利之。面上湿疤,遍体发毒,保元合四物加银花、连翘之属。或血泡,或旧疮成坑不收,更加发热,胃无生生之气,阳亢阴绝,不救十也。

凡小儿痘证发热,苏葛散一剂,令其表和;见点,消毒饮。血药随证加減。

凡痘初热之时,即宜葛根汤。盖痘发于阴分,从阳引阴,此为至当也。

痘因表药太过,遂至不发,用理中汤一吐,其痘尽出。

凡痘唇口破裂,口干不渴,的系血燥,用芎归汤加连翘,或四物加莲子之类。大便闭,只养血为主。

痘起灌脓,饮食不进者,紫苏汤磨山豆根,服之即开。外痂薄宜滋润之。泄泻寒战咬牙腹痛,宜异功散。

麻初出于阴而传于阳。人之一身,惟火甚速。肺金居上,畏火者也;脾土居中,畏木者也。火炎上则肺有亏矣。火宜发之。疏通血脉、滋润皮毛而肺无伤,则左肾足,木得其润泽,肝血润则脾血藏,脾阴又何伤乎?脾通血脉,胃主四肢,胃气上升,肺津乃降,滋生元气,万物生长,心之神化,脾得其真火,化从何起?盖火是邪,邪从虚起,有余易去,不足难扶。未出之先,肺先受邪,当发其表,邪从汗散。假如救汗不至,或汗多,疹或隐或见凶,皆是元气不足,脾虚不统故也。当补脾阴之不足,血药之中,少加参、桂,亦无害也。庸医未见其理,谓麻宜清凉,痘宜温补;痘有先清后补之别,则麻无有温之之意。求汗不至,不可再攻,攻则化而为火,肺热无救,一也。未出或已出,自汗吐下,真气已伤,脾肺先受害也。麻

以二脏为主,切宜斟酌,再无汗、吐、下也。胃喜湿热而上升,清气下陷,小便赤而渴者,葛根、前胡、桔梗、甘草、牛蒡、连翘、木通之类;或饮食所伤,腹痛泄泻,小便清而不渴,属寒,五苓加神曲,山楂、砂仁之类;或吐下无汗,不可再攻,宜缓候,待养得神至自和,不可不察。元气虚弱,照依常例行之,医死而不悔者多矣。自经汗、吐、下者十余日不退,久病无阳,宜阳生阴长,四物加参可也。热甚加沙参,不可过用寒凉,过用则脾气绝,二也。出作两次而不齐者,已出者宜养芽,不使枯槁,用芎、归、赤芍、木通;未出者宜表,苏葛加前胡、桔梗、牛蒡,喉痛加元参;或血经妄行,宜犀角地黄汤,或升麻葛根汤加沉香、梔子、连翘之属,切莫忘阴而攻表,以成阴血动,三也。麻不宜发紧,紧者凶;亦不宜隐,隐而不现无神者毙。出未至足,便作出尽,不行消毒,纯用寒凉,使里血凝滞而阴不发越,热传于血室,或吐或下,或热郁于内,变成疳劳,或一月、二月而安,或传而至死,四也。已出三四日而不没者,内有热也,四物加芩、连、梔子、木通;七八日后有热,内虚而邪盛不散,当扶正以却邪,宜养阴以滋脾肺,使无克胜,黄芩、白芍、灯心、人参、沙参、天冬、麦冬、当归、山药、莲子,烦加竹叶、枣仁,看轻重加減治之,不养阴而误滋阴,五也。痰涎涌甚,谵语发渴,属里,宜救阴,宜白虎汤;若用消毒饮疏散正气,肺绝而亡,六也。大便闭,经血燥,宜用芎归汤加红花、麻仁,因血虚不能养肝,胃气不能上升故也;而反用柴胡,泻肝血致肾绝,七也。出一二日,满口细疮,全无空地,火郁宜发之,消毒散加甘草、桔梗、牛蒡、木通、连翘;如反纯用寒凉,逼毒内攻,八也。瘡后口内黑点疮者凶,恐胃烂不治,或一月、半月余热不退,发渴属虚,宜生脉散兼四物汤,调养气血,不致干涸,但久病无阳,莫依常例治之,致脾虚不食,或四五六日口舌硬疮,变成疳疾,或致胃烂,宜消毒,甘桔加元参、沙参、炮姜;如反用白虎,损伤胃气,九也。麻后痢,只因脾虚不醒,宜用

芎、归、白痢煨生姜、赤痢香连丸，切莫大下，泻痢不愈，宜大补气血；若大下则泄尽元气，黄胀而死，十也。

发表一节，冬用麻黄、羌活、白芷，并消毒饮；春、夏用苏葛根加连翘、甘草、桔梗，喉痛加牛蒡。四季前胡、贝母不可缺。升麻恐升其毒凑咽，不可轻用；若患泄痢，则气下陷，宜用之。呕用陈皮、贝母、姜汁、竹茹。前后咳嗽，乃风寒所感，宜表中却邪。过于清者绝胃家生发之气，过于补者动胃火，二者皆非疹之正治。惟补阳中之阴，随证施治，莫偏于寒，莫偏于热，则元气足，易起易发；若元气衰则毒郁于表，表热而火土润，真阴绝而不救矣。

外科杂证

凡毒，血气不足而成；气血凝滞，毒之所由发也。在初解散，三五日后，调补气血。若寒凉太过，则胃气受伤，不可救也。

脉洪滑粗散者难愈，微涩迟缓者易痊。

治无名肿毒方

人参五钱 黄芪一两 肉桂二钱 大黄五钱 麻黄二钱
水煎服。

面为诸阳之会，邪所不容。面上生疮，是邪阳胜，正阳虚也。

治发背、诸般肿毒效方

大黄三钱 贝母 连翘 白芷各一两

为末，每服三钱，陈酒送下，以醉为度。

杨梅疮，宜十全大补汤，每味各一钱，加上茯苓四钱，金银花二钱。多服。

痔疮用兔屎、乳香共末，酒服，日三次即愈。又用水杨梅不拘多少，煎水洗三五次，立去。

痘痂，芝麻炒烟尽，带白色捣成膏敷，即消。

凡口内、大小便出血者，不治。

验案

一人背疮不收口，用鲜黑鱼皮盖之，日三四易，即收口。

一人痔疮，失血过多面黄，此脾气下陷，宜升阳为主，补中益气加五味三分，细辛一分。

一人遍体风癣，寒热往来，用归身三钱，赤芍三钱五分，甘草、白芷、苡仁、神曲各一钱，服三十帖愈。

《周慎斋遗书》终

医 原

〔清〕 石寿棠 原著

《医原》提要

清·石芾南撰。芾南字寿棠，安东人。举孝廉，其家事医学历七世于兹矣。其先君爰为寿棠立课程，朝而儒，夕而医，历数十寒暑如一日。其父体弱，医药不离，每侍疾时，与医家参以诊剂，辄颇得效，自是尤三致意焉。咸丰九年与十年间，复以南北烽烟逼近乡里，县候延先生倡办民团，每于夜巡稍暇，人静更阑，重述先子之绪言，因汇前贤之全说。凡四阅月，得《医原》二十篇，其立论在先识人身内景，脏腑形质，营气卫气，五行生克，阴阳治法，百病提纲，望察神气，及手足阴阳表里之义。闻声察证，问证求病，切脉源流，内伤大要，湿气论，燥气论，伤寒论，儿科论，用药大要论，医宜识字论等，标本虚实，无不洞悉原委，深中病机，有论无方，脱尽窠臼，视世之拘拘然守成方者，相去奚啻霄壤，实为习医必读之书也。石氏留耕书屋原板印未有年，已湮限不传，爰为重校付刊。

吴 序

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术数之本,术数者,阴阳之著。而非知道不能,医可易言乎哉?医之道,譬若宫墙。辨虚实,审寒热,其门径也。门径苟差,何由升堂入室乎?世人涉猎方书,讲求形证,自以为能,是犹寝馈于门户之间,不复知有堂室矣!而或者高语《内》、《难》,虚言脉要,则又如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奥窔之间,毕生莫睹。二者虽异,其弊则均。盖人之生也,有原,则其所以病,亦有原。明乎其原,而后针石之投,汤液醪醴之设,非臆度而悬揣,而因得收效于一时,不然毫厘千里之差,生死呼吸之所系,医顾可易言乎哉?石子芾南,余初识之于京邸,恂恂若无能者,嗣闻其善医,视其方亦似与人无殊特者,而应手辄效。叩之以其故,则曰世人习用之方,大率类此,而轻重之准,刚柔之质,先后之宜,非识者难言之矣!客冬以团练之役,访之于涟城,就询时务,虽一乡一邑之设施,而洞见癥结,因地制宜,亦如随证立方焉!洵医国之妙手,而非无本之谈也。因求其所著《医原》读之,本末贯串,文字昭晰,可以一见了如,而欲穷就义蕴,辄有望洋之嗟!信乎?能达其原,而岐伯之奥旨,仲景之秘思,中法西法之妙用,一以贯之矣。夫欲上太行必恃车马,欲导积石必恃舟航。世之掇拾类书,强记药性,衣食于医者,或无取乎是书。若立志活人,而欲进于古之知道者,则是书实医家之车马舟航矣。故亟恐患付梓,而书数言于篇首,以告世之学医者。

时咸丰十有一年辛酉夏月清河愚弟吴昆田谨序

张 序

道之大原出于天，凡道之所分寄，亦必探原于天，医其一端也。盖天之道，不外阴阳五行，禀阴阳五行之精气，而人生焉，感阴阳五行之戾气，而人病焉。然非见道之儒者，又孰从而探之？吾友石子甫南，淮北名孝廉也，才识既高，学术并茂。其于五子之书，百家之论，莫不探微抉奥，体用兼该，而又以其余力，考歧黄阐《内》、《难》，阴阳有辨，五行有分，耳目口鼻之司，肌肤筋骸之会，动静燥湿之宜，凡和缓之所未发，仓扁之所难言，莫不因人见天，葆其天之所本有，治其天之所本无，以人治人，实以天还天而已。吾与石子交最久，叩其学甚深。他日尝恼医家之不通儒术，率皆昧于其原而仅逐其末也。著《医原》二十篇，因病之原，探医之原，并探其原中之原。披阅之下，益信石子之学为有原也。乃或者曰：医小道也，儒者亦为之耶？夫就医论，医其小之也，固宜，若医而探原于天，则因医见道，苟非学贯天人，又安能悟天人合一之旨？则即小以观大可也。虽然是书之成，在医家必奉为圭臬，在作者特出其绪余焉耳？一旦居宰衡之任，司燮理之权，必能究致治清浊之原，而寿人寿世，良相良医，不难以一人收其全功，而天下亦共知儒术之大。阴阳五行之蕴，天人一原之理，尤乎不在也。斯篇其石子之嚆矢也！夫是为序。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孟夏月同里愚弟张星豆子绵顿首拜撰

自序

余家事医学,历七世于兹矣。忆自入塾受书时,略明句读,先君子即授以医家言,命与四子书并读,尝谓业医而不读书,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且为人子而不知医亦非孝也。爰为寿棠立程课,朝而儒,夕而医,历数十寒暑如一日,虽习举子业,未尝或忘。家慈又体质素弱,医药不离,每侍疾时,与医家参以诊剂,辄颇得效,自是尤三致意焉。年来公车栗六,迄无暇时,复以南北烽烟,逼近乡里,邑候延余倡办团练,每于夜巡稍暇,人静更阑,重述先子之绪言,因汇前贤之全说,凡四阅月,得《医原》二十篇。非敢以言寿世也,但求无负先人之意,且敬承世业云尔!呜呼!父书幼读,愧守箕裘,庭训未忘,感深风木,此则有益增余恟者矣!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仲春月上浣安东石寿棠葑南书于留耕书屋

张 序

昔外父章次柯先生尝云：万事万物，各有其原。儒之道原于孔孟，医之道原于岐黄，岐黄之《灵》、《素》，乃医书之太原也。汉之张仲景深参《灵》《素》之秘，人称南阳医圣，所传《伤寒》《金匱》，后世奉为圭臬。晋唐以下，代有传人，著书之多，汗牛充棟，其上者各得仲景之一体，其下者惑世诬民，离经畔道，犹吾儒之有伪学也。俗士不察，利其浅近，为衣食奔走之计，貽生人夭札之忧，医学之衰，悉由于此。汝其慎之，勉佩之不敢忘。近得石孝廉《医原》一书，其立论在先识人身内景，脏腑形质，营气卫气，五行生克，百病提纲，及手足各经阴阳表里之义。次及内伤外感，儿病女科，标本虚实，无不洞悉原委，深中病机。又次则述及药性，有论无方，脱尽窠臼，视世之拘拘然守成方者，相去爱啻霄壤，耻不敢谓比诸古人之书奚若，若近世之嘉言三书，灵胎六种，可谓如骖之靳矣。嗣又得吾郡徐明经所著《医学举要》一书，论六经则条分缕析，论时邪杂症则语简旨赅，治法悉合手机宜，论方不流于偏僻，其医案数则，精思所到，仿佛古人，虽不逮石氏之精博，而其平时之精阐《素》、《灵》，推原仲景，已可略见一斑。总之石氏之书其原也，徐氏之书其委也，两书汇集，由原竟委之谓也，当世高明之士，尚其鉴诸。

光绪十有七年季夏后学华亭张声驰谨序

《医原》目录

卷上

人身一小天地论·····	(483)
阴阳互根论·····	(485)
五行生克论·····	(486)
阴阳治法大要论·····	(487)
枢机论·····	(489)
卫气行度一经星经天论·····	(490)
营气行度一经水行地论·····	(491)
百病提纲论·····	(493)
望病须察神气论·····	(496)

卷中

闻声须察阴阳论·····	(503)

问证求病论·····	(503)
切脉源流论·····	(504)
内伤大要论·····	(510)
湿气论·····	(514)

卷下

燥气论·····	(523)
论张仲景伤寒论·····	(527)
女科论·····	(535)
儿科论·····	(538)
用药大要论·····	(541)
医宜识字论·····	(542)

医原 卷上

清 安东 石寿棠 芾南原著
鄞县 曹赤电 炳章圈点

人身一小天地论

人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于天地间，无处不与天地合。人之有病，犹天地阴阳之不得其宜。故欲知人，必先知天地。《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盖刚柔之质，即阴阳之气所凝结。故程子曰：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又曰：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皆天气也。朱子曰：地居天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之包地，如鸟卵之含黄。天大地小，表里皆水。地名地球。天圆，而地亦圆。曰地方者，谓地之德方，静而承天者也。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此天包乎地之义也。以人言之，膈膜以上，肺与心与心包络，象天；膈膜以下，肝、胆、脾、胃、小肠、大肠、肾、三焦、膀胱，象地。经云：天枢脐穴以上，天气主之；天枢以下，地气主之。是以天枢居腹之中间者言之也。余以膈膜上下分天地者，以气之轻清者为天，气之重浊者为地言之也。然膈膜以下，主之者地气，而统之以运行者，实皆天气。匪直此也，凡皮肤、肌肉、经络、筋骨、脏腑之有形质而凝静者，皆象地，皆属阴；而皮肤、肌肉、经络、筋骨、脏腑之有空窍以运行者，皆象天，皆属阳。精两神相抟，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津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涕泪也。唾口液也。气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液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犹天地之有月与水也；阳气，犹天地之有日与火也。故曰人身一小天地。

考天有九重：最上一重为宗动天，左旋；

其内八重天恒星天、土星天、木星天、火星天、太阳天、金星天、水星天、太阴天，右旋；逐日为宗动天，裹之左旋。是宗动天者，乃一气运行群动之宗也。中学谓天道左旋，日月亦是左旋。此主七政天随宗动天以行也。西学谓宗动天是左旋，七政天是右旋。此主七政本天之行以言之也。人之身，肺为华盖，居于至高，一呼一吸，与天气相通，体极轻虚，用主肃降，肺固人之天也。不独肺之本脏为天，凡脏腑间经络及内外空窍之能通气者，皆莫非天。虽各脏腑之经络空窍，有各脏腑之本气以运行，如七政本天之运行一般，而要皆随肺气以运行，皆为肺气所贯通，肺固人之宗动天也，故曰肺主天气。肺气故名宗气，又名大气。地居天中，人在气中，天包乎地，气包乎质，天地与人，同一理也。夫在天则有日，在人则有心，心系于肺，犹日系于天；天为阳，日为阳之精，肺气为阳，心为阴中之太阳。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进过一度，日行稍迟，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因天进一度，则日为退一度。人身肺之宗气，统心之营气，一日一夜，五十度周于身，每日自寅始，至丑终，终而复始，七日行足，方与天合度。故《易》曰：七日来复，以见天心。盖营气之行，必随宗气以行，所以十二经脉，首从肺起，每日寅时，百脉上朝于肺，人生于寅，肺主天气，其明证也。

夫人周身经络，皆根于心，而上通于肺，以回于下，如树之有根有干有枝，百体内外，一气流通，运行血脉，以相出入，经故曰心生血，又曰诸脉皆属于心。按经络功用不同，隐见亦异。经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脉之见

者,皆络脉也。盖经脉主发血,由脏腑而外行,近筋骨,故肌肉厚处,按之便不觉跳动;络脉主回血,由外而还行脏腑,近肌肉,故易见,蓝色无脉者皆是。经脉由里而外,其气旺,旺则行速,速则有血有脉,其血赤;络脉由外而里,其气缓,缓则行迟,迟则有血无脉,其血紫。西学所谓生血管者,经是也;回血管者,络是也。房者,心窍是也。经脉从心左下窍而生,行心左上窍而上,与左肺叶内经脉相通,由肺回曲而下,循手经,下达足经,以入孙络络之细者;迨由孙络以至络脉,渐行渐缓,其色遂变为紫,于是紫血由络脉而行,上至心右上窍两络脉中,还行心右下窍络脉,上入右肺叶内络脉,紫血复变为赤阴从阳化,回心左上窍,还行心左下窍。经脉右旋而复行于左,往来运行,如环不绝。经生血,故左旋;络回血,故右旋。左旋者,阳统阴;右旋者,阴从阳。与河图洛书无异。其实是一气旋转,并非两气。观此与天之左旋速、右旋迟者,适相合矣;与天之左右旋而统归一气者,更无不合矣。经络如此,脏腑可知。脏腑中皆有经络贯串,以通于内外。凡可通者,皆属天气。六腑如器,更无不然。不独贲门、幽门、阑门、三焦之门之通天气也,更不独喉通天气,咽通地气,以上承天气也。此身以内之天也。

再以身外之天言之。经云:头圆象天。头为诸阳之会,头主天,气固也;天气遏郁,头重头痛固也。即足之至下,亦天气所贯通。所以人病肺痿,足即痿蹙不能行;外感阻遏肺气,足即酸痛,甚则足冷,皆其证也,所谓天包乎地也。经曰:天气通于鼻。又曰:鼻为肺窍。一经外感,咳嗽喘满,鼻窍即塞而不利,是鼻窍与肺最切近者也。他如心寄窍于耳,胆脉上络于耳,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脾开窍于口,肾又开窍于二阴,乳窍下通于肝胃,脐窍后通于命门。脐窍与两肾中间之命门,针锋相对。虽各窍自有其本气,而要皆宗气所贯通也。请析言之:心、胆、肾因虚燥而耳鸣;心、胆、肾因湿阻而耳聋;心、胆、肾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

宗气,燥胜则耳亦鸣,湿胜则耳亦聋。肝受燥风、湿热则病目,肝之本气自病也。夫五脏之精华,皆上注于目,肾又为五脏之气之根,肾中真阴真阳虚,而目昏昧,经故曰脱阴者目盲,脱阳者见鬼。五脏之根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燥胜则热,热则不能化阴外达,而目无泪而干;湿胜则濡,濡则不能化水下降,而目多泪而烂。脾有湿热,则口瘁而生甜水;脾有燥热,或胆经燥热乘脾,则口苦而多烦渴;脾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肺阳郁于上,不得化阴于下,亦为唇燥口渴。肾之阳虚,不能约水,而为遗溺,不能行水,而为自利;肾之阴虚,不能濡肠,而矢燥结,不能濡膀胱,而溺短数;肾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而亦为肠秘,为瘕闭,或燥胜为窘迫下利,或湿胜为五泄。肝、胃阴虚,无由升化乳汁;肝、胃阳结,不能上通乳窍;肝胃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湿热壅于血分,营卫不从,逆于肉里,致生乳痈;其七情致伤心气,燥热结于血分者,则为乳岩。凡外感燥湿,种种见证,虽各脏腑本气自病,而要皆关乎肺,以肺为群气之宗,天无二气故也。不独空窍之大者为然也,即皮肤外八百万有奇之汗空汗空名玄府,又名鬼门,亦无不然,经故曰:肺主皮毛。其内伤肺气,气不化水自利、气不摄津自汗、气不统血、气不固精,即见自利、自汗、脱血、脱精、阴脱、阳厥、绝汗出诸证。故曰: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若外感阻遏肺气,不得外达,又不得下降,宗气自病,致他脏腑经络之本气亦病。肺气不得外达,即见憎寒、发热、头痛、身痛、腰痛、手足酸痛诸证;肺气不得下降,即见腹痛、胸痹、咳嗽、呕吐、喘逆诸证。感风燥、暑燥、寒燥之气,搏束气机,不得外达,而为无汗;感风湿自汗、寒湿冷汗、暑湿、湿温热汗之气,阻遏气机,不得下降,横溢而为自汗、冷汗、热汗。又或燥结血分,而为热厥;湿阻气分,而为寒厥;燥降太过,热甚迫津,而为火泻;湿郁太过,气不行水,而为五泄,抑或为溺塞便闭。譬如注水之器,上窍闭

塞，则下窍点滴不通；下窍闭塞，则上窍壅遏不开。种种见证，皆关乎肺。肺主天气，洵不诬也。

若夫地固承天者也，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胃固人之地气也，肾乃天气蕴蓄于地中者也。胃为水谷之海，又为仓廩之官。胃之发育，又藉肾之真阴真阳以与为发育者也，经故曰：肾为胃关。又曰：四时百病，胃气为本，得谷者昌，绝谷者亡。又曰：营出中焦。又曰：精气生于谷气。又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输于肺，是地气上腾也。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天气下降也。又曰：水谷之悍气为卫，水谷之精气为营。其营血之精者，得肺气以敷布之，入胆化胆汁，入肾化精，上行头化脑，内行骨空化髓。故曰：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皆天气也。其水随肺气呼吸，摄入肠胃间微丝络，即孙络。西学验孙络有二千余根。以入络脉，由络脉过肝入心，运行周身，由肺升出为气，由毛窍渗出为汗，余入内肾，得三焦之气化，渗入膀胱为溺。故曰：气为水母。又曰：水行天上。然水血并行络中，而不相妨者，何也？盖血有血轮以统之者也。按：《内经》刺血络，出清汁，便知水血并行血络。其渣滓变化于小肠，小肠为火腑，故能变化。以传道于大肠，是皆肺气所统布也，是阴从阳也。夫天之真阴真阳，发于地上，以生万物，实藏于地中，而为万物所由生。人身肺之真阴，下布于肾而为水，肺之真阳，下纳于肾而为火，所谓地居天中，天包乎地也。两肾中间，名曰命门，为人身之根柢，一阳藏于二阴之中，水火互宅，在卦为坎。肺一呼一吸，与腰间肾气息息相通，经故曰：肾上连肺，至于脾，犹地上隄防之土，为胃散精以上输于肺者耳；肝犹地上之木，以枢转地中生发之气者耳；六经为川，肠胃为海，犹地之有泾渭，运清而行浊者耳。由此观之，人身不啻一小天地哉！肺、肾也，胃也，非又人身所最重者哉！

阴阳互根论

《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万物生焉。太极，阴含阳也；仪象，阳分阴也。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之父。根阴根阳，天人一理也。以定位言，则阳在上，阴在下，而对待之体立；以气化言，则阴上升，阳下降，而流行之用宏。

请以卦论：乾为天，乾之左为坎水，右为兑水，是水行天上也，而非水也，乃水之阴气上升于天也；若阴升于天，而气化之不及，则阴霾四起，而天象变矣。坤为地，坤之左为震之雷火、巽之风火、离之正火，是火出地下也，而非火也，乃火之阳气下降于地也；若阳降于地，而气运之不周，则赤卤不毛，而地象变矣。然论卦象犹虚也，请实征诸时。试观一岁之间，夏至以后，酷暑炎蒸，若非阴气潜生，大雨时行，则大地皆成灰烬矣。阴气上升，其明证也。且阴气上升于天，得天之布荫，而阴气乃弥纶于无际。冬至以后，阴凝寒沍，若非阳气潜藏，水泉流动，则世人皆成僵冻矣。阳气下降，其明证也。且阳气下降于地，得地之酝酿，而阳气乃发育于无穷。独是阴气上升，而非自升，必得阳气乃升。地之阳，即天下降之阳，以阳助阴升，故不曰阳升，而曰阴升。阳气下降，而非虚降，必含阴气以降。天之阴，即地上升之阴，以阴随阳化，故不曰阴降，而曰阳降。若是阴阳互根，本是一气，特因升降而为二耳！

以人言之。人之阴升，脾胃水谷精微之气，上升于肺，如经所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输于肺，是即水行天上也。气中有水，故曰阴升，然水不离乎气也。若非气水蒸腾，而为邪水上泛，则水溢高源，而肺胀、喘嗽诸证生矣。然气水既生于胃，必胃中水谷充满，而后阴气乃旺，经故曰：精气生于谷气。若胃气自病，则生化之源绝，安望

阴升乎?且夫阴气非能自升,必藉阳气乃升。肾之真阳,即肺下降之阳。惟肺阳下归于肾,得肾之容纳,而阳气乃收藏不越。人之阳降,肺之阳气下降于肾,如天之阳气潜藏于地,是即火出地下也。水由气化,故曰阳降,然气不离乎水也。若非气水涵濡,而为燥阳下降,则金枯水竭,而劳咳、骨蒸诸证生矣。然则阳气不可虚降,必含阴气以降。肺之真阴,即脾、胃、肾上升之阴。惟脾、胃、肾之阴上升于肺,得肺之敷布,而阴气乃充周一身。经故曰:肾上连肺。又曰: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

然而阴阳升降,不可得而见也,请借证釜甑。釜中之水谷,水也;釜底之火,火也。釜上之气,即为阳气;气中之水,即为阴气。然必釜中水谷充满,又得釜底之火以熏蒸之,釜上之盖以统束之,而后气中之水,絪縕煦育,上蒸下布。气中有水,即是阴升;水由气化,即为阳降。若釜中水谷不充,则无米之炊,将见釜底之火,仅存虚阳,釜上之盖,亦为虚器。又或釜中虽有水谷,而釜底无火,不独精气不能蒸运,即渣滓亦难销熔;釜上无盖,不独统摄无权,亦且漫溢不治。然则阴阳二气,非相需而不可须臾离者哉?

然就二气而权衡之,阴承阳,阳统阴,阳气一分不到即病,阳气一分不尽不死,人自当以阳气为重。然阳气固重,阴气亦重,何也?人事与病,多致阴伤者也,经云:静则神藏,动则消亡。日用操劳,皆动机也,动则所生之少,不敌所耗之多;病亦动机也,动则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则必伤阴,则又当以阴气为重。譬如行舟,行者气也,行之者水也,水足气始旺也。再譬诸灯:灯火,火也;油,水也;油足火始明也。气为血帅,血又为气航。此阳统阴而基于阴之理也。若无阴,则阳气亦无依而亡矣。阴液脱者死,大肉脱者亦死。故阴阳二字,不读曰阴阳,而读曰阴阳,其亦可以恍然悟矣!

五行生克论

水木火土金五行生克,一阴阳升降之旋相为宫也。生为长养,即是阴升;克为制化,即为阳降。然必阴先升而后阳乃降,亦必阳能降而后阴转升。五行不克则不生,如有妻而无夫也。乃相生之道,人皆知之,相克之道,人多不察,请详言之。

肾主地、主阴、主水,五液亦皆主地、主阴、主水。肾中真阳之气,絪縕煦育,上通各脏腑之阳,而肾中真阴之气,即因肾阳蒸运,上通各脏腑之阴。阳助阴升,以养肝木,则木气敷荣,血充而气畅矣。由是,肝得上升之阴气而养心火,则火气温润,血生而脉行矣。由是,心得上升之阴气而养脾土,则土气健运,统血而散精矣。由是,脾得上升之阴气而养肺金,则金有治节,调元而赞化矣。肺得上升之阴气,转降而入肾,则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矣。此五行一气相生,始于肾,终于肺,地所以上交乎天也。

肺主天、主阳、主气,敷布阴液,以柔肝木。木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温和缓,不似燥急难平矣。由是,木来疏土,土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宣松运化,不似困钝不灵矣。由是,土来治水,水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知周输泄,不似氾滥无归矣。由是,水来济火,火得上升而复下降之阳气所制,则心肾相交,不似火炎水燥矣。由是,火来暖金,金得上升而复下降之阳气所制,则津液分布,不似金寒水冷矣。此五行一气相克,始于肺,终于肺,天所以大包乎地也。

然则五行之生,虽五脏之阴递升而生,实肾之阳助肾之阴递升而生,阴之升,天统之而地承之也。五行之克,虽五脏之阳递降而克,实肺之阳统肺之阴递降而克,阳之降,地承之而天统之也。生固为生,克亦为生,生克二者,非即阴升阳降,循环而不穷者哉?

然而生克又不可太过也,太过则非真阴

真阳升降以为生,而为邪水邪火升降以为害也。木赖水生,水泛则木浮,木浮则火湿,火湿则土困,土困则金埋,金埋则水愈泛,五内有水而无火,则泻利、肿满,诸湿病生矣。火赖水克,水盛则火灭,火灭则金寒,金寒则木湿,木湿则土困,土困则水滥,水滥则火愈灭,五内有水而无火,则泻利、肿满,诸湿病亦生矣。火赖木生,木盛则自焚,火焚则土燥,土燥则金枯,金枯则水涸,水涸则木愈焚,五内有火而无水,则风、劳、蛊、膈、三消,诸燥病生矣。土赖木克,木强则土弱,土弱则水泛,水泛则火衰,真火衰则虚火旺,阳无以生,阴无由化,阴不化则金燥,金燥则木愈强,火既亏而水亦亏,土无火必滥,则痞满、肿胀、泄泻诸湿病生,土无水必干,则蛊、膈、三消诸燥病又相继而生矣。土赖火生,火炎则土燥,土燥则金熔,金熔则水亏,水亏则木炽,木炽则火愈炎,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谵狂、膈消,诸燥病生矣。金赖火克,火炎则金燥,金燥则木炽,木炽则土焦,土焦则水涸,水涸则火愈炽,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肺劳、肺痿、咳血,诸燥病亦生矣。金赖土生,土重则金埋,金埋则水泛,水泛则木浮,木浮则火困,火困则土杂,五内交困于水火,土包五行,故多兼病。则痞满、胀满燥湿诸病,又杂沓而生矣。水赖土克,土燥则水竭,水竭则火炎,火炎则金烁,金烁则木枯,木枯则土愈燥,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膈消、窘迫、下利,诸燥病生矣。水赖金生,金寒则水冷,水冷则木滥,木滥则火湿,火湿则土困,土困则金埋,金埋则水愈冷,五内有水而无火,则喘嗽、肿胀、泻利,诸湿病生矣。木赖金克,金亢则木削,木削则土陷,土陷则水亏,水亏则火炎,火炎则金愈亢,五内有火而无水,则劳咳、咽痛、窘迫、下利,诸燥病生矣。生克一有太过,则克固为克,生亦为克。且人身真阴真阳,只有此数,凡见太过,实由不及。太过不及,则为浊阴、为燥阳,浊阴则不为阴而为水,燥阳则不为阳而为火。五行生克不外水火,生克太过不及为病,亦不外水火。水流湿,火就燥。故水

火二气,为五行之生成;燥湿二气,为百病之纲领。

阴阳以气言,水火以形言。坎为水,水色黑,黑属阴,然水外暗而内明,空灵活泼,实为阴中之阳,故坎中满。离为火,火色赤,赤属阳,然火外明而内暗,且返本归根,则其色黑,实为阳中之阴,故离中虚。以形质言,水、火质虚,木、金、土质实,是水、火又为木、金、土之先天矣。火有形无质,必依附于物而乃有质,水虽有质而极虚,故论五行生成之序,则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论五行生克之序,则生始于水,克始于金。知五行气质、阴阳生克,乃知天人一贯道理,玩集中各论自明。

阴阳治法大要论

阳,天道也;阴,地道也。非天之阳,地亦不凝,而万物不生;非地之阴,天亦无依,而万物不成。天主动,无一息之静,使稍不动,则失其健运之机,而万物屯矣;地主静,无一息之动,使稍不静,则失其贞凝之义,而万物否矣。人身之阳,法天者也,一失其流行之机,则百病起;人身之阴,法地者也,一失其安养之义,则百害生。阴阳二气,固不可稍偏而或失也。夫所谓阳者,乃人身之真阳。真阳,阴中之阳,非燥烈无济之亢阳。亢阳无阴则为火,如天之久旱酷暑,不得不藉甘霖以消其亢厉,故丹溪发补阴之论,补阴正所以济阳也。王太仆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所谓阴者,乃人身之真阴。真阴,阳中之阴,非坚凝寒结之浊阴。浊阴无阳则为水,如天之重阴凜冽,不得不藉皓日以致其晴和,故先哲发扶阳之论,扶阳正所以济阴也。王太仆谓益火之原,以消阴翳者,此也。

夫乾为阳,坤为阴,乾坤化为坎离,是大地为阴阳之体,水火为阴阳之用。用伤则体害。水火有过不及之弊,在天地则不能无旱涝之灾,在人则不能无燥湿之患,其理一也。

阴,人之形也;阳,人之气也。大凡形质

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故地之万物不生,又皆由天之旱涝失节。人身一分阳气不到之处,则此处便有病;然阴阳互根,凡阳所到之处,皆阴所到之处,若阳到而阴不到,则此处亦有病。

阴阳又当审其虚实。外感实证,先病阳;内伤虚证,先病阴。病阳者,肺主之;病阴者,脾、胃、肾主之。外感上焦阳气郁闭,治以开豁,通天气也;中焦阳气燥结,治以苦辛攻下、苦辛开化,平地气也。治实火,要使邪有出路,若纯用苦寒,逼邪深入,而无出路,非徒无益,而有害之。乃晋唐以后医道失传,如三黄解毒诸方,毫无法律,不可从也。内伤中焦阳气下陷,不能上升于肺,治以升补,使地气上腾乎天也;下焦阳气外越,不能下归于肾,治以温纳,使大气下降于地也。盖先天真一之气,自下而上,与后天胃气,相接而生,而为入身之至宝。若人真阴受伤,致精不能化气,气即不能归精,于是肾中龙火内烁,而见骨蒸等证;龙火外越,而见发热、颧红、面赤等证。一火兴而五火炽,将见肝之风火雷火,心之离火,胃之燥火,又必相因而起,而见有余之象。非有余也,实下元不足所致耳!经曰: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火在丹田以下为少火,即真火;火离丹田而上为壮火,即虚火。虚火,水中之火,不得再以水灭之固也。奈何世执丹溪法,而用知母、黄柏之苦寒以扑灭之,势必愈治愈剧,如雨愈大龙愈腾,欲其潜藏也得乎?不独苦寒不可用也,即甘凉亦当慎投。其在初病,本原未伤者,甘凉清润,犹可获效;若高年以及久病,本原已伤者,法当治以温润,引火归原,如云开日出而龙乃潜也。浊阴可温,桂、附、干姜辛热之属,不得不用;若阴中阳虚,而药偏刚燥,恐阳未能扶,而阴又被劫,法当治以温润,纳气归原。经曰:气纳为宝。盖气纳则归肾,不纳则不归肾。气不归肾者,谓肺气不得归肾,并谓脾胃之气不得归肾也。

夫肾为先天五脏之始,始数一,一,水数也。金为水源,水天本一气也。脾胃为后天五脏之成,成数五,五,土数也。土为万物之母,

故精、神、气、血、皆胃气所生,又皆肾气助之以生。胃为人之地,肾为地中之天气,胃、肾又本一气也,经故曰:肾为胃关。夫所谓胃气者,谷气也。经曰:营为水谷之精气,卫为水谷之悍气。又曰:精气生于谷气。故“气”字从气、从米,“精”字从青、从米,米乃谷之精者也。胃主纳谷,亦主销谷,脾主散精,水谷精气生于胃,输于脾,由脾上输于肺,则为气,从肺回下,入心化血,入肾化精,是生之者胃,升之者脾,降之者肺,地天交泰,胃、脾、肺又本一气也。经故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俗谓脾主销谷,以能食不能化为脾不健,是不知脾之功用也,是指鹿为马也。或曰:饮食伤脾,则又何说?曰:饮食不节,遏郁脾气,脾气为其所郁,则不能散精,而湿斯停矣。是谓伤逆,非脾之过也,良由饮食不节所致耳!

夫人生天地间,天气固重,地气尤重。盖人在天中,离地而上,凡空处皆谓之天。人在天中,非在天下,以天本无上下之极者也。而附于地上。生于大中,一呼一吸,与天气相通,而人莫名其妙,亦莫得自主,故凡天之六气,病人之天气者,人不能尽避之。附于地上,实而可据,入得以自主,故凡七情之病,由人事所致者,多病人之地气以及天气。病地气,则胃、肾为重。然肾虽主地气,而实为地中之天气,肾属天一所生之水,而为人之先天者,此也。其有胎元薄弱,先天不足者,人不得而主之,又恃调摄后天,以补先天之不足。若是者,胃气不尤重哉?重胃气非即所以重肾气哉?

夫胃为中土,胃气赖五脏之气以生化。如地无堤防之土,则水无收束,无水则燥,无火则滥,无木则实,无金则死是也。然五脏之气,又赖胃气以成功。如金无土则不生,木无土则不载,水、火无土则无本原,脾土无胃上则不滋润是也。故脾胃谷气,不得到肺,则肺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心,则心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肝,则肝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肾,则肾之脾胃虚;胃之谷气,不得到脾,则脾之胃虚。若是者,脾胃顾不重哉?内

伤百病，可不首固脾胃哉？请申言之。肺之脾胃虚，则热自内生，热则不能生水，而见虚喘、干咳诸燥证，是肺气不得归肾也；又或肺之脾胃虚，则寒自内生，寒则不能化水，而见喘嗽、肿满诸湿证，是亦肺气不得归肾也。医学云喘，在肾为虚，在肺为实。夫所谓实者，非真实也，乃肺之阳虚不化，致水上溢高源耳！金寒水冷，非温润纳气不可；邪水射肺，非辛淡输水扶气不可。心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君弱者臣自强，血虚者肝自旺，火水未济，致生虚烦、心热、不寐等证，是心气不得归肾也。或曰：心属火，火性炎上，如何下降？肾属水，水性就下，如何上升？曰：心属火，而心中有血，是火中有真阴，故心火随真阴下降，以交于肾水；肾属水，而肾中有气，是水中有真阳，故肾水随真阳上升，以交于心火。夫真阴真阳者，心肾中之真气也。故欲补心者，先实肾，使肾得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肝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肝血一亏，肝气即亢，或风雷激搏，致生头疼、呕吐等证；或木火刑金，致生干咳、吐血等证；或燥木侮土，致生胁痛、呕吐、蛊、膈等证；是肝气不得归肾也。夫治肝较他脏尤难。他脏之邪，可移之出腑，若胆虽为肝之腑，而一囊胆汁，藏而不泻，而无出路，虽属腑而与脏无殊，故肝病较他脏为难治。则惟有清润以濡之、咸柔以潜之，沃水以生木也；甘润以缓之，培土以载木也；微苦以降之，使木火不上僭也；平润以纳之，导木火得下潜也；血能含气，气不耗血，而肝自平矣。其肝有湿热者，方可用苦降、辛通、酸泄之剂；气不条达者，方可用木郁达之之法。彼破气、耗血诸品，岂可妄用，以伐生气，以耗肝阴也哉？肾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肾阴一亏，肾阳即亢，或骨蒸、发热，或吐血、梦遗，或上咳、下利，是肾气不得归肾也。治法亦不外清润、温润，以增水养火而已矣；甘润、甘平，以固水火中之脾胃而已矣。脾之胃虚则中土自病，或因思虑过度，或因饥饱失宜，以致气结化湿，血结化燥，湿困脾阳，燥伤脾阴等证。胃病则不能散输精

气于脾，脾病则不能上输精气于肺，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是脾胃之气不得归肾也。此则非寒热温凉所能纳也，法当病燥则治燥，病湿则治湿，取纯甘之味，扶土生金，顺其升降之性以纳之耳！

总之，内伤百病，不起于先天，即起于后天；起于后天，又必病及先天。五脏中有一脏不秉生成之气，则形气病，形病不能无害于气，气病不能无害于形，此不易之道，相因之理也。但治之者，不可无标本先后之分，夫阴阳、脏腑、气血，有各自为病者，有相因而至者，有去此适彼者。用药之法，如腑病宜开通，不得以脏药犯之；脏病宜补益，不得以腑药犯之。腑病将及脏，治腑尤须顾脏；脏病将入腑，治脏必兼理腑。腑入脏，脏入腑，又有轻重之异，药亦不得不随其轻重而用之。更有病虽在腑，而原起于脏，则重在治脏，病虽在脏，而原起于腑，则重在治腑。盖病虽在此，不必治此，治此反剧；病已去此，犹当顾此，不顾此则损。此阴阳标本先后轻重之大略也。

要之，天地与人，不外阴阳二气。天之阴阳失，相燮理之；人之阴阳失，医燮理之。良相、良医，总在调剂阴阳，使之两得其平焉已矣。

枢机论

窃闻三阴三阳，有枢机焉。枢者，如门户之枢，乃阴阳开阖之转机也。《内经》枢机有二：一曰少阴为枢，一曰少阳为枢。阴之初生为少阴，少阴，稚阴也。手少阴属心，足少阴属肾。心为人身君主之官，神明所从出。肾为阴阳互根之地，精气之本原。故少阴为转阳至阴之机窍，阴之枢也。由少阴而太阴，由太阴而厥阴，经曰：太阴为开，厥阴为阖。盖太阴脾土，得此枢而散精以升于上；太阴肺金，得此枢而布精以降于下。能升能降，故谓之开。由是厥阴心包络，得此枢而阴血以生；厥阴肝木，得此枢而阴血以藏。以生以藏，故谓之阖。

是太阴、厥阴之开阖,皆少阴之枢所默运者也。厥阴为阴之极,阴极则阳生,而阴转入于阳,阳之初生为少阳,少阳,稚阳也。手少阳属三焦,足少阳属胆。三焦具真阳之火,其体虚润,其气氤氲。焦,热也。满腔中热气布薄,能通调水道也。按:三焦从右肾生出,心肾相通,三焦因与心包络相通而为表里。胆为初春之木,其体软嫩,其气温和。故少阳为转阴至阳之机括,阳之枢也。由少阳而太阳,由太阳而阳明,经曰:太阳为开,阳明为阖。盖太阳膀胱,得此枢而水道通调;太阳小肠,得此枢而食物变化。通调变化,故谓之开。由是阳明胃腑,得此枢而阳气含纳;阳明大肠,得此枢而阳气收藏。含纳收藏,故谓之阖。是太阳、阳明之开阖,皆少阳之枢所默运者也。阳明为阳之极,阳极则阴生,而阳又转入于阴。然则少阴、少阳,非阴阳出入开阖之枢机者哉?若其枢一有不利,则出入之机停;出入机停,则开阖之机废。能开不能阖,则泄泻诸病生;能阖不能开,则噎膈、便秘诸病生。

病先天则从肾起,病后天则从脾胃起。脾胃病则土不生金而金败,金败则水衰,水衰则木枯,木枯则火炽,火炽则水益涸,水涸则龙火起,龙火起而风火、雷火、燥火亦相继而起,则一身无非火矣。夫此火之来,总由于枢之不利,火即阳气外越,而不能依附于阴者也。若寒以降之,则火益烈而元气亡矣。故欲其枢之利,非温润之、咸柔之不可。法当滋肾之阴,纳肾之阳,盖肾为水火互根之脏,肾阴足而后水济火,肾阳固而后气归精也;法当养肝之血,达胆之气,盖肝胆为东方震巽之木,木之阴液不可耗,木之生气尤不可伐也。知少阴、少阳之为枢,而治法可悟矣。

卫气行度一经星经天论

卫气,阳气也,即人之天气也。天有二十八宿,周布四面,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东西之纬,横看。虚、张为南北之经。纵看。房至毕属阳,主昼;昴至心属阴,主夜。人身卫气之

行,亦犹是也。昼行阳经二十五度,夜行阴经二十五度,一昼一夜,五十度周于身,与宗气、营气度数相等。或曰:卫气出于何所?行于何地乎?曰:宗气积于上焦,营气出于中焦,而卫气则出于下焦。营气随宗气行于经脉之中,卫气则不随宗气入于经脉,而自行于各经脉外,及头目、手足、皮肤、分肉之间。故经曰: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或又曰:卫气何以出于下焦,行于脉外乎?曰:经谓上焦如雾,此二焦,即三焦。肺司呼吸,布散精液,以行于经脉之中,弥纶布薄,如天之有雾。中焦如沤,水谷精微之气,蒸变而为心血,凝聚浮沉,如水中之有沤。下焦如渫。饮入于胃,脾实输之,下行于右肾旁之三焦腑,得三焦腑之气化,渗入膀胱,故三焦为决渫之官,膀胱为州都之官,正以下焦如渫之畜泄乎水也。卫气赖下焦阴中真阳,以升出中、上二焦,故卫气出于下焦。营为水谷之精气,属阴,阴性精专,自行脉中;卫为水谷之悍气,属阳,阳性慄悍滑利,故行脉外。

请析言之。平旦阴尽,由寐而寤。邵子曰:人之神,寐则栖肾,寤则栖心,将寐在脾,熟寐在肾,将寤在肝,正寤在心。十二经脉,皆根于心。寤属阳,太阳为阳中之阳,故经曰:人寤则目张。目张则阳气出于睛明穴属足太阳经,而上行于头,始于足太阳,次手太阳,再下足少阳,次手少阳,再下足阳明,次手阳明,如是周二十五度,乃下行阴分,而目复合而寐。目合则阳气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如是亦周二十五度,终而复始,如环无端。

再析言之。如卯初初刻,阴尽而寤,卫行太阳;先行足经,次行手经。余皆同。卯初一刻,卫行少阳;卯初二刻,卫行阳明;卯初三刻,卫间行足少阴。卯正初刻,卫复行太阳;卯正一刻,卫复行少阳;卯正二刻,卫复行阳明;卯正三刻,卫复间行足少阴。阳尽间阴者,以足少阴阴阳互根,为人身之大根柢、大枢纽也。如是环行,自卯至申,周二十五度,阳尽于阴,阴受气矣,阴亦周二十五度,一昼一夜,漏下百刻而尽,卫气五十度周于身,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

知此，则人之病否，生死可以决，药之升降、补泻、表里、阴阳可无差矣。

营气行度一经水行地论

营气，阴气也，如地水之气，随天气以运行者也。天有经宿，地有经水，人有经脉。经脉者，乃运行脏腑之血，以周于内外者也。脏属阴，故脏六经为阴，如手太阴肺、手少阴心、手厥阴心包络、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是也。腑属阳，故腑六经为阳，如手阳明大肠、手太阳小肠、手少阳三焦右肾旁三焦腑、足阳明胃、足太阳膀胱、足少阳胆是也。阴之大者为太阴，太阴为开，敷布阴气者也；太阴，三阴也。经曰：三阴为母。阴之小者为少阴，少阴为枢，转输阴气者也；少阴，二阴也。经曰：二阴为雌。两阴交尽为厥阴，厥阴为阖，收纳阴气者也。厥阴，一阴也。经曰：一阴为独使。阳之大者为太阳，太阳行背，在里。太阳为开，敷布阳气者也；太阳，三阳也。经曰：三阳为父。阳之小者为少阳，少阳行身之侧面，在表里之间。少阳为枢，转输阳气者也；两阳合明为阳明，阳明行腹，在表之里。阳明为阖，收纳阳气者也。

然则阴阳分手足者何也？盖人有三焦此三焦即三停，而三焦只是两焦，以人身中有膈膜遮蔽浊气，不使上熏心肺。膈膜以上，肺与心与心包络，象天，经脉因行于手，故手三阴从脏走手阴从内起，手三阳从手走头阳从外起，手三阳虽位居下焦，然与手二阴为表里，互相连络，故亦走手；膈膜以下诸脏腑，皆象地，经脉因行于足，故足三阳从头走足阳行于外，足三阴从足走腹阴行于内。象天者阴先而阳后，象地者阳先而阴后，此水火既济，地天交泰之道也。

或曰：经脉既有从腹走手、从手走头、从头走足、从足走腹之不同，何谓皆根于心乎？既曰：皆根于心，何又谓营出中焦？肺脉亦从中焦起乎？曰：经脉根于心，而行于腹、行于手、行于头、行于足，此经所止之处，即彼经所起之处，犹树之由根而干，由干而枝，枝又生

枝，繁衍无已，而要皆原于根也。心脉下缘于胃脉，犹树之根须生于地下也。根于心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缘于胃者，至哉坤元，万物资生。经曰：心生血。又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盖谓水谷精微之气，皆由胃出，而上注于心，奉心化赤为血，而上注于肺。阴随阳化，天气行而营气与之俱行，故每日营气之行，皆从肺经始，地上承天也。由肺经下行而注于大肠经肺与大肠相表里，复上行而注于胃经，循注于脾经脾与胃相表里，又上行而注于心经，由心经下行而注于小肠经心与小肠相表里，由是而注于膀胱经，循注于肾经肾与膀胱相表里，从肾注心包络心肾相交，由心包络下行而注于三焦经心包络与三焦相表里，从三焦经复上行而注于胆经，循注于肝经，肝与胆相表里，至肝经而营气一周于身，经故曰厥阴为阴之尽，厥阴为阖，尽而阖，故藏血。由肝经上行而复注于肺经，终而复始，如环无端，一昼一夜，五十度周于身，经故曰五十营。

再以经脉运行于内外者析言之。手太阴肺脉根于心，缘于胃，而上通于肺，由肺下膈，络大肠，还上膈，由肺系喉管两旁，左是络管，右是络管。外行乳上三肋端，去中行旁开六寸同身寸法，横从腋下，达肘内，循臂前廉，入寸口，上鱼际大指后肉隆起处，至手大指内侧少商穴，其支者，循腕后入手次指内侧商阳穴，而交手阳明。手阳明大肠脉，外起手次指内侧，入合谷俗名虎口，循臂外前廉达肩，入缺盆肩下横骨陷中，内行络肺，下膈，属大肠；从缺盆分支外行，直上颈侧，贯颊内，入上齿，还出，外行人中，挟鼻空旁迎香穴，而交足阳明。足阳明胃脉，外起鼻空旁，上行，当目下胞之中，下入上齿，还出，挟口，绕腮，上耳前，至额角，下颈侧结喉两旁人迎穴，入缺盆，再下行当乳之中，内行下膈，属胃，络脾，挟脐旁入气街毛际两旁，胃口又生一支，亦挟脐旁入气街，外行腿合缝，从合缝斜行腿面，直至足中指之外侧；又生一小支，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厉兑穴，而交足太阴。足太阴脾脉，外起足大指端之内侧，循内踝前

廉,上股大腿内廉入腹,行季肋在足少阳、厥阴之里行,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从胃之别络注心,浊气乃不上膈,而交手少阴。手少阴心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心系上与肺通,由肺叶而下,曲折向后,贯脊髓,通于肾肺、心、肾,一气相通,转而向前,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于目;其直者,外行腋下,循肘臂内后廉,至小指内侧少冲穴,而交手太阳。手太阳小肠脉,外起手小指内侧,而行外侧少泽穴,循肘外后廉,过肩后廉,入缺盆,内行络心,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由缺盆,交肩,贯颈颊,至目锐眦目外角,却入耳中;其支者,由耳前斜络于颧,至目内眦目内角,而交足太阳。足太阳膀胱脉,外起目内眦,上额交巅,分一小支,从巅至耳上角,后行,下项,循肩后,分二大支:一大支挟脊旁开寸半第一行,抵腰中,腰中有四空,内行络肾,属膀胱,其直者,从腰下外行,贯臀,入腠中膝后曲处委中穴;一大支又从肩膊后,左右分下,贯胛脊脊两旁肉为脊,挟脊旁开三寸第二行,入腠中,贯膈内足肚,出外踝,至足小指外侧端至阴穴,以交足少阴。足少阴肾脉,外起小指下,斜趋足心,循内踝,入足后跟,上行股内后廉,贯脊里,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股内前行至合缝,由合缝上行入腹,去腹中行旁开一寸,至脐入肾,由脐上行,去中行旁开一寸五分,从肾上贯肝膈,又上行,去中行旁开二寸,至胸中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肺、心、心包络、肝四脏,皆与肾经相通,以交手厥阴。手厥阴心包络脉,内起胸中,下膈,络三焦;其支者,由胸中出肋抵腋,循心、肺二经之间,外行,起腋下三寸,乳外侧一寸许,向外上转,循臂肘内两筋之间,入掌中劳宫穴,至中指,出其端中冲穴;其支者,别掌中,行小指内之次指端关冲穴,以交手少阳。手少阳三焦脉,外起小指次指之外侧,上循手臂外两骨中间,贯肘上肩,由肩上项,交出胆经之后,入缺盆,内行,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属三焦;其支者,外行,入缺盆,上项,系耳后,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颞目下为颞;其支者,从

耳后,内入耳中,外走耳前,交动脉间,至目锐眦,而交足少阳。足少阳胆脉,外起目锐眦,上头角,下耳后,循颈侧,行三焦经之前,后入缺盆;一支从耳后,入耳中,走耳前,还至目锐眦;一支别锐眦,下大迎胃经穴,在颌前一寸三分动脉陷中,还行于颞,合三焦经,下加颊车耳下穴名,行颈侧,亦入缺盆,由缺盆内行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毛际两旁动脉,绕毛际,横入髀厌中胯骨;其直者,从缺盆外行,过肩,下腋,走身侧之季肋腋骨下尽处,下髀厌,行膝外廉,至外踝前,还行足跗,至足小指次指之外侧窍阴穴,生一小支,别足跗,下足大指岐骨,贯爪甲,出三毛大指爪甲后为三毛,大敦穴,以交足厥阴。足厥阴肝脉,外起足大指爪甲端,还行足跗,走内踝,出脾脉之后,入腠中,循股阴,内行,绕阴器,抵小腹,还行季肋肝经章门穴,斜上,直乳下二肋端,挟胃,属肝,络胆,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上连目系,外行出额,与督脉会于巅;一支外行,从目系下颊,还唇;一支内行,从肝别贯膈,上注于肺,终而复始。此经脉也。

所谓十二络者,即十二经之别,所以同血入于经者也。别有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液穴下三寸属脾经,布胸胁,实则身尽痛,虚则百节皆纵。又有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乃十二经脉之宗气,心为万物之母,故亦名宗气。盛喘数绝者,病在中,结而横,有积也,绝不至则死,动甚者,宗气泄也。知经络之所行,则知病之所在矣。

若夫奇经无脏腑配合之经,即足六经之别。考冲、任、督,一源而三脉,皆起于中极下中极穴,在脐下四寸。任脉由中极下之会阴穴,当脐中而上,至承浆穴而止。冲脉由中极挟脐旁而上,至胸中而散。督脉由中极下行,转而向后,自长强穴尾闾骨端,而上行于背之中行,至龈交穴牙龈内,而止。任、督二脉,一行身前,以任养诸阴,一行身后,以总督诸阳,犹天地之有子午可以分、可以合。分之以见阴阳之对待,合之以见阴阳之环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阴

维维一身之阴脉，阳维维一身之阳脉，又与任、督二脉相辅而行者也，阴跷起于足内踝之照海穴属足少阴经，侧行而上于目内眦之睛明穴属足太阳经；阳跷起于足外踝之申脉穴属足太阳经，侧行而亦上于目内眦之睛明穴。阴维、阳维、阴跷、阳跷四脉，犹八方四正之有四维也。带脉起于季胁下之章门穴，为足厥阴、少阳之会，与天枢穴平，犹天之有天腰横带也。知奇经之附正经而行，正经治而奇经亦治，亦何必深言治法，以矜奇炫异乎！

百病提纲论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即感天地之气以病，亦必法天地之气以治。夫天地之气，阴阳之气也；阴阳之气，燥湿之气也。乾金为天，天气主燥；坤土为地，地气主湿。乾得坤之阴爻成离，火就燥也；坤得乾之阳爻成坎，水流湿也。乾坤化为坎离，故燥湿为先天之体，水火为后天之用，水火即燥湿所变，而燥湿又因寒热而化也。水气寒，火气热。寒搏则燥生，热烁则燥成；热蒸则湿动，寒郁则湿凝。是寒热皆能化为燥湿也。

或曰：燥、湿二气，何以寒热皆能化乎？曰：子欲知燥湿，易观乾坤？乾象太极，首一画为阳，次二画为阴，乾金本阳含阴也，故乾为太阳，而非孤阳；坤之六画，即乾之偶而并者，坤土本阴承阳也，故坤为太阴，而非孤阴。乾坤卦象天地，请实征诸天地。宗动天，空洞无物，无物为纯阳；宗动天最高，高则转得紧、行得健，紧而健亦为纯阳。阳之精为日，日为真火，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天属阳，燥亦属阳，固也。然宗动天以内之八重天，星为少阴，月为太阴，真阳之下，真阴承之，故曰阳含阴。所以天之燥气下降，必含阴气以降，燥热为本因燥而热，故曰燥热，不曰热燥，寒燥为变也因寒而燥，故曰寒燥，不曰燥寒。阴之精为月，月为真水，水应月而生于地，地属阴，湿亦属阴，固也。然地居天中不动，地之阳气，即天之阳气，阴随乎阳，

故曰阴承阳。所以地之湿气上升，必藉阳气乃升，寒湿为本因寒而湿，故曰寒湿，不曰湿寒，湿热为变也因湿而热，故曰湿热，不曰热湿。

窃闻天地之间有三际，最上一层为热际，次一层为冷际，地上一层为温际。盖因乎此，观此可知天地祇此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又是一气，特随升降而变焉耳！

夫燥、湿二气，各主一岁之半。冬至，阳气潜藏于地，地得阳气而湿暗动，故水泉动；交春，东风解冻，雷乃发声，东风与雷皆阳也，湿，阴也，阴随阳化，阳气渐出于地，而湿气渐生，故草木含液而萌动；交夏，温风至，阳气尽出于地，暑热蒸腾，而湿气最盛，故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天地之气化刚为柔；夏至，阳气尽出于地，而一阴甫生，燥气尚未行令；交秋，凉风至，白露降，天地始肃，阳统阴降，而燥气始动；秋分以后，雷始收声，水始涸，故湿气始收，斯时露寒霜肃，阳统阴渐降，而燥气乃行，故草木黄落；交冬，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否塞，阳统阴全降，而燥气最盛，阳气潜藏于地下，而外无所卫，故水始冰，地始冻，虹藏不见，天地之气化柔为刚。盖水旺于冬，实长于夏，火盛于夏，实藏于冬，阴阳互根，大化所以循环不穷也。观此可知燥属阳中之阴，湿属阴中之阳，且未动属阴，动则属阳。《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盖动则变，变则化，寒燥化为燥热，返其本也，寒湿化为湿热，因乎变也。人能体察燥湿二气之因寒因热所由生，而以之为纲；再察其化热未化热之变，与夫燥郁则不能行水而又夹湿，湿郁则不能布精而又化燥之理，而以之为目。纲举目张，一任病情万状，而权衡在握矣。

且夫燥、湿二气，为时行之气，又有非时之偏气。如久旱则燥气胜，干热干冷，则燥气亦胜。在春为风燥，在夏为暑燥，在秋为凉燥，在冬为寒燥。久雨则湿气胜，地气不收，溽暑阴冷，则湿气亦胜。在春为风湿，在夏与初秋为暑湿，在深秋与冬为寒湿。经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俗谓外感为时气，时之为义，大矣。

哉!若以一定之成方,治无定之时邪,其不知时之甚者哉!然不独当因时也,尤当因地。西北地高,燥气胜;东南地卑,湿气胜。不独当因地也,尤当因人。六气伤人,因人而化;阴虚体质,最易化燥,燥固为燥,即湿亦化为燥;阳虚体质,最易化湿,湿固为湿,即燥亦必夹湿。燥也,湿也,固外感百病所莫能外者也。

或曰:外感有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予以燥、湿二气咳之,可推其故而析言之欤?曰:在地成形,在天为气。六气风居乎始,寒、暑、湿、燥居乎中,火居乎终。风居乎始者,风固燥、湿二气所由动也;暑居乎中者,寒暑固燥、湿二气所由变也;火居乎终者,火又燥、湿二气所由化也。请析言之。风在卦为巽,二阳居一阴之上,外阳内阴,且阳倍于阴,故风为阳邪,风固善动数变而无定体者也。东方湿气动必雨,故曰湿风;西方燥气动必旱,故曰燥风;南方暑气动必热而湿,故曰暑风;北方寒气动必冷而燥,故曰寒风;东南之风,湿兼暑也;东北之风,湿兼寒也;西南之风,燥兼火也;西北之风,燥兼寒也。动之得中,人物因之以生;动之太过,人物感之而病。盖燥微则物畅其机,燥甚则物即干萎;湿微则物受其滋,湿甚则物被其腐。物如此,人可知矣。寒固燥所由生,而火又燥所由成者也。经云:燥胜则干。所以夏月炎暑司权,物见风日,则津汗渐干,人出汗多,则津液渐耗,火胜则燥固也;秋冬寒凉司令,在草木则枯萎,在露则结为霜,在雨则化为雪,在水则冻为冰,在入则手足皴裂,两间皆寒燥之气所盘结也;冬在卦为坎,一阳居二阴之中,寒冰外凝,而燥火内济,故寒燥之病易化为燥热,经谓伤寒为热病,盖寒则燥,燥则热,理相因也。若冬月阳不潜藏,地湿不收,则寒又必夹湿,所以冬得秋病,如病疟、病痢、病温者,要皆兼乎湿邪耳!至于暑,即湿、热二气,互酿为害而化为燥者也。必须分别湿多、热多。偏于湿者,化燥缓;偏于热者,化燥急。若纯热无湿,则又为中喝之暑燥矣。若夫火,藏于金、木、水、土中,而动之则

出,又燥、湿二气所归宿者也。故戛金取火,钻木取火,掘土取火,土之精凝结而为石,观取火于石,即可知取火于土之义。海为火谷,江湖水动处,亦皆有火,病人亦然。金火同宫,离为君火,故肺与心动为燥火,若湿与热蒸,又为湿火;肝为震之雷火、巽之风火,故肝动为燥火,若湿与热蒸,又为湿火;肾火为龙火,龙火,水中之火,水亏火旺,化为燥火,若湿与热蒸,又为湿火;脾属土,土为杂气,故脾火多湿火,湿火伤及脾阴,又化为燥火。燥也,湿也,终归火化也。此地二生火,所以成之者也。他如春温,寒化燥而夹湿者也;风温,风化燥也;温热、暑温,湿热交合为病,而偏于热者也;湿温,湿热交合为病,而偏于湿者也;温疫,病如役扰,乃浊土中湿热郁蒸之气,而化燥最速者也;伏暑,乃暑湿交合之邪,伏于膜原,待凉燥而后激发者也;疟疾,有暑湿合邪,伏于膜原,有风寒逼暑,入于营舍,亦皆待凉燥而后激发者也;霍乱,有伤于暑燥,有伤于寒燥,有伤于暑湿,有伤于寒湿,有燥夹湿、湿化燥,相因而为病者也。审是,燥、湿二气,非风、寒、暑、火所生而化,化而成之者哉?吾故举之以提纲。

曰:敢问治法如何?曰:治外感燥湿之邪无他,使邪有出路而已,使邪早有出路而已。出路者何?肺、胃、肠、膀胱是也。盖邪从外来,必从外去。毛窍是肺之合,口鼻是肺、胃之窍,大肠、膀胱为在里之表,又肺、胃之门户,故邪从汗解为外解,邪从二便解亦为外解。燥属天气,天气为清邪,以气搏气,故首伤肺经气分。气无形质,其有形质者,乃胃肠中渣滓。燥邪由肺传里,得之以为依附,故又病胃、肠。肺与大肠,同为燥金,肺、胃为子母,故经谓阳明亦主燥金,以燥邪伤燥金,同气相求,理固然也。湿属地气,地气氤氲粘腻,为浊邪,然浊邪亦属是气,气从口鼻传入,故亦伤肺经气分。肺主一身气化,气为邪阻,不能行水,故湿无由化,浊邪归浊道,故必传胃、肠,浊中清者,必传膀胱。

曰:药之何如?曰:汗者,人之津,汗之出

者气所化，今气不化津而无汗者，乃气为邪所阻耳！邪阻则毛窍经络不开，即胃、肠、膀胱亦因之不开，法当轻开所阻肺气之邪，佐以流利胃肠气机，兼通膀胱气化。燥邪，辛润以开之；湿邪，辛淡以开之；燥兼寒者，辛温润以开之；燥兼热者，辛凉轻剂以开之；湿兼寒者，辛温淡以开之；湿兼热者，辛凉淡以开之；燥化热者，辛凉重剂以开之；湿化热者，辛苦通降以开之；燥为湿郁者，辛润之中参苦辛淡以化湿；湿为燥郁者，辛淡之中参辛润以解燥；燥扰神明者，辛凉轻虚以开之；湿昏神智者，苦辛清淡以开之。总之，肺经气分邪一开通，则汗自解矣。其有纳谷后即病者，气为邪搏，不及腐化，须兼宣松和化，不使之结，后虽传里，小通之即行矣。其有感邪之重且浊者，必然传里，传里即须攻下；若肺气未开而里证又急，又必于宣通肺气之中，加以通润胃、肠之品。肺主天气，天气通，地气乃行耳！燥邪大肠多有结粪，必咸以软之，润以通之；湿邪大便多似败酱，必缓其药力以推荡之，或用丸药以磨化之。燥伤津液者，滑润之品增液以通之；湿阻气机者，辛苦之味开化以行之。要之，邪伤天气，治以开豁，天气开而毛窍经络之清邪自开，即胃、肠、膀胱之浊邪，无所搏束，亦与之俱开，汗得解而二便解，如上窍开而下窍自通也。若上窍未开，而强通下窍，则气为上焦之邪所阻，不能传送下行，譬如搏足之鸟，而欲飞腾，其可得乎？邪传地道，治以通利，地气通，而胃、肠、膀胱之浊邪自通，即毛窍经络之清邪，孤悬无依，亦与之俱通，二便解而汗亦解，如下窍通而上窍自开也。若下窍不通，而强开上窍，则气为胃肠之邪所阻，不得化汗外出，譬如海门淤塞，而欲众流顺轨，其又可得乎？审若是，天道与地道，一以贯之之道也，岂有二哉？

曰：其有入虚证实者，当何如？曰：人虚证实，不过加以托邪之法、护正之方，究当以祛邪为主，邪早退一日，正即早安一日，经故曰：有故无陨，否则养痾成患，后虽欲治，不可得

而治。吾故曰：治外邪之法无他，使邪有出路而已，使邪早有出路而已矣。

或又曰：邪无形质，依渣滓以为形质，然则病人不与之食可乎？曰：非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能食而不与之食，则胃气愈虚，譬如空城御敌，贼必直入而无所防，不独邪入于胃已也，胃无谷气，则生化之源绝，五脏皆为虚器，邪且无所不入矣。曰：然则强与之食可乎？而亦非也。不能食而强与之食，则邪气愈遏，是资盗粮也。总之，食与不食，当视病者之能与不能，强食固不可，禁食尤不可，但当清淡养胃，不可浓浊护邪。谚有之曰：饿不死的伤寒，谓知饥为有胃气，乃是不死之伤寒也。吾淮鞠通先生尝諄言之，奈何病家犹强食，医家犹禁食，而竟昧乎大中至正之理也哉！

曰：外感百病，不外躁、湿二气，吾闻诸子矣。敢问内伤何如？曰：内伤千变万化，而推致病之由，亦祇此燥湿两端，大道原不外一阴一阳也。彼古今医籍，分门别类，名色愈多，治法愈歧，徒足炫一时之耳目，反令后学无所指归，总由未能探本穷原，以察天地阴阳之理焉耳！请析言之。外感者，实也，虽虚而必先实；内伤者，虚也，虽实而必先虚。阳气虚，则蒸运无力而成内湿；阴血虚，则荣养无资而成内燥；思虑过度则气结，气结则枢转不灵而成内湿；气结则血亦结，血结则营运不周而成内燥。且也阴阳互根，气血同源，阳虚甚者阴亦必虚，釜无薪火，安望蒸变乎精微？气虚甚者血亦必虚，车无辘轳，安望汲引以灌溉？往往始也病湿，继则湿又化燥。阴虚甚者阳亦必虚，灯残油涸，焉能大发其辉光？血虚甚者气亦必虚，水浅舟停，焉能一往而奔放？往往始也病燥，继则燥又夹湿。盖化湿犹自外来，虚湿虽从内生，然毕竟是水饮所化，犹不足中之有余病也。化燥则从内涸矣。故因燥化湿者，仍当以治湿为本，而治燥兼之；由湿化燥者，即当以治湿为本，而治燥兼之。此治法标本先后之大要也。

曰：脏腑轻重何如？曰：凡因天气致病者为外感，外感先病人之天气；凡因人致病者为

内伤,内伤先病人之地气。故内燥起于肺、胃、肾,胃为重,肾为尤重;盖肺为敷布精液之源,胃为生化精液之本,肾又为敷布生化之根柢。内湿起于肺、脾、肾,脾为重,肾为尤重;盖肺为通调水津之源,脾为散输水津之本,肾又为通调散输之枢纽。若是者,脾也,胃也,肾也,固肺所藉以生、藉以化者也。天气不下降,由于地气不上腾,顾可不分轻重也哉?总之,病有燥湿,药有燥润,病有纯杂,方有变通。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其斯之谓与!

望病须察神气论

经曰:望而知之之谓神。既称之口神,必能以我之神,会彼之神。夫人之神气,栖于二目,而历乎百体,尤必统百体察之。察其清浊,以辨燥湿;察其动静,以辨阴阳;察其有无,以决死生。如是而望始备,而望始神。春山先生曰:人之神气,在有意无意间流露最真,医者清心凝神,一会即觉,不宜过泥,泥则私意一起,医者与病者神气相混,反觉疑似,难于捉摸。此又以神会神之妙理也。试以色论。经谓五色内应五脏,青属肝木,红属心火,黄属脾土,白属肺金,黑属肾水。此道其常也。而病则有变,甚有五色不应五脏者,此又变中之变。总之,不论何色,均要有神气。神气云者,有光、有体是也。光者,外面明朗;体者,里面润泽。光无形,主阳、主气;体有象,主阴、主血。气血无乖,阴阳不争,自然光、体俱备。经云: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枯;生于肾,如以缟裹紫。盖以平人五脏既和,其色禀胃气,而出于皮毛之间,胃气色黄,皮毛色白,精气内含,宝光外发,既不浮露,又不混蒙,故曰如缟裹。又云: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

欲如地苍。重言以申明之,即重有神气之义。盖有神气者,有胃气者也。又云: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焦燥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气血俱亡,无光无体,神气已去者也。又云: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气血虽病,神气未伤,有光有体,不能内含而不外露者也。观《内经》论色,分平、病、死三等,虽未明言神气,而神气已寓于其中矣。

或曰:病有万变,色于何别?曰:天地不外燥湿,病亦不外燥湿,色亦不外燥湿。燥属天气,色多有光而浮;湿属地气,色多有体而晦。风燥、寒燥,由外搏束,主收敛,收敛则急,面色多绷紧而光洁;燥搏津液痰饮,外溢于面,色多红润而浮;夹湿多红润而晦;燥邪化热,色多干红,苗窍干涩,多烦渴,甚则变枯而青黑,枯而青黑则真阴亏极,而色无光体矣。寒湿内生,色必滞暗,变黄变黑,皆沉晦不明;湿兼风,色润而浮,多自汗;湿与暑合,与热合,或湿上郁蒸之温邪,三者皆由口鼻吸入,三焦主蒸散,蒸散则缓,面色多松缓而垢晦,甚者浊邪由内蒸而外溢,如油腻烟熏者然;若由湿化燥,则又晦而且干,晦而干则湿邪未去,真阴又亏,色又无光而无体矣。

或曰:部位何如?曰:经谓心热病,额先赤;若青黑色,主有暴疾。肺热病,鼻先赤。凡鼻色青者,主腹痛;微黑者,有水气。鼻准黄者,小便难;白者,为气虚;鲜红,有留饮。又曰:肺热病,右颊先赤;肝热病,左颊先赤;肾热病,颊先赤,又主膀胱热结,小便不通;肝病者,目眦青;赤主热;白睛黄,主黄疸;目眦黄,为病欲愈。又曰:心病者,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黄。颧,天庭。赤色出两颧,大如拇指,主卒死。又曰:色多青则痛,色黑则痹,如霍乱闭遏,色与络脉,皆见黑色之类。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为寒热。经言部位之应脏腑,以及五色辨病之说,不可枚举。学者不可不知,又不可尽拘,表里、阴阳,传变甚速,故不可拘。所当权于其

大,以燥、湿二字为提纲,以兼风、兼寒、兼暑、化火、未化火为权变,以色中之光、体为神气,大道原不外一阴一阳也。

望色之后,即须审形窍。头为诸阳之会,因于湿,首如裹,目如蒙;痰饮上干于头,则眩晕,呕吐痰水;血燥风动,亦眩晕,头痒,头偏疼;又有肾水虚燥,阴不潜阳,气逆上行,经所谓头痛巅疾,下虚上实是也。又有肝胆燥热,木旺风生,耳目无血以养,经所谓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是也。两实字,皆指虚火言,非真实也。又有头重视身,名天柱骨倒,元气已败,此头无神气者也。

肝开窍于目肝脉上连目系,燥病则目光炯炯,湿病则目多昏蒙;燥甚则目无泪而干涩,湿甚则目珠黄而眵烂,或眼胞肿如卧蚕;阳明腑实,则谵语、妄有所见;热入血室,血耗阴伤,昼日明了,夜则低声自语,如见鬼状。开目见人,病属阳;闭目不欲见人,病属阴。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脱阴脱阳者,病危。目有眵、有泪、精采内含者,为有神气;无眵、无泪、白珠色蓝、乌珠色滞、精采内夺及浮光外露者,皆为无神气。凡病目能识人者轻,睛昏不识人,及目直视、歪视、目小、目瞪、目睛正圆、戴眼反折、眼胞陷下,为神气已去,多不治。其直视、歪视、上视、目睛微定移时稍动者,有因痰闭使然,又不可竟作不治论。

肺开窍于鼻,燥病鼻多干涩,湿病鼻多润泽,鼻流清涕多风寒,鼻流浊涕多热,鼻孔燥如烟煤为阳毒热极,鼻孔冷滑而黑为阴毒冷极,痰饮壅遏肺气则呼吸有声,肺肾虚脱则出入气微,或喘急抬肩、鼻孔掀张。气微与掀张,则神气由此散矣。

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胆上络于耳。暴病耳聋、耳肿、耳痛、耳旁红,属少阳风热燥邪,或肝胆热挟湿浊上壅;久病耳聋,属气虚,属精脱;若耳焦枯受尘垢,属肾水亏极,此亦内无精液,而外无神气者也。

脾开窍于口,口苦属燥热,口甜属湿热,唇口赤肿而下者热极,青黑而润者寒极,焦而

红者可治,焦而黑者难治,淡白为气虚,淡白不泽为液少,唇青而反、环口黎黑、唇舌颤振不止、口如鱼口、气出不返者死,为其神气已去故也。

心开窍于舌,脾之大络系于舌本,肝、肾脉亦通舌本。凡木舌、重舌、舌衄,属心经燥热;舌菌、舌垫、舌肿大塞口,属脾经湿热,挟心火上壅;舌本强硬,为热兼痰;若舌卷短、痿软、枯小,则肝肾阴涸而舌因无神气矣。舌之有苔,犹地之有苔。地之苔,湿气上泛而生;舌之苔,脾胃津液上潮而生。故平人舌中常有浮白苔一层,或浮黄苔一层;夏月湿土司令,苔每较厚而微黄,但不满不板滞;其脾胃湿热素重者,往往终年有白厚苔,或舌中灰黄,至有病时,脾胃津液为邪所郁,或因泻痢,脾胃气陷,舌反无苔,或比平昔较薄;其胃、肾津液不足者,舌多赤而无苔,或舌中有红路一条,或舌尖、舌边多红点。此平人舌苔之大较也。若夫有病,则舌必见苔,病藏于中,苔显于外,确凿可凭,毫厘不爽,医家把握首赖乎!此是不可以不辨。

风寒为寒燥之邪,风温为温燥之邪。风寒初起在表,风温首伤肺经气分,故舌多无苔,即有黄白苔,亦薄而滑;渐次传里,与胃腑糟粕相为搏结,苔方由薄而厚,由白而黄、而黑而燥,其象皆板滞不宣;迨下后苔始化腐,腐者宣松而不板实之象;由腐而退,渐生浮薄新苔一层,乃为病邪解尽。其有初起,白苔即燥如白砂者,名白砂苔,此温燥之邪过重,宜速下之,佐以甘凉救液;亦有苔至黑而不燥者,或黄黑苔中有一二条白者,或舌前虽燥,舌根苔白厚者,皆夹湿、夹痰饮之故;亦有苔虽黄黑,消薄而无地质者,胃阴虚故也。苔有地质与无地质,此虚实之一大关也。

湿为浊邪,兼证最多。风湿伤表,苔多滑白不厚;寒湿伤里,苔多腻白而厚。暑温、湿温、温疫、温热,皆湿土郁蒸之气。冬温,因阳不潜藏,亦湿土郁蒸之余气,数者皆从口鼻吸入肺胃膜原,由里而发。春温为冬伤于寒,寒

郁久而化热,寒燥之气,又能搏束津液水饮伏于膜原,与热混合,亦由里而发。暑湿晚发,名曰伏暑,因夏伤暑湿,伏于膜原,秋日凉燥之气,又从外搏遏在内之暑湿,此由表邪引动里邪而发。暑湿疟疾,亦多由此。按六气之邪,有贼邪、时邪、伏邪之分。如风寒卒感,谓之贼邪。贼邪尖锐,随感随发,顷刻不能藏伏。风温、温热、暑温、湿温、温疫、冬温等证,皆吸受时行之气,如春受风阳化热之气,夏受湿土郁蒸之气,故谓之时邪。风阳化热,尚属正气;湿土郁蒸,则多不正之气。时邪虽伏而后发,但不能久藏。春温、伏暑,谓之伏邪。如经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成痄疔之类,皆逾时而发。或曰:寒暑之邪,何以伏而后发?曰:伏邪者,正邪也。寒为冬令之常气,暑为夏令之常气。常气感人,由渐而入,人多不觉。《灵枢经》曰:正邪之伤人也,若有若无,若存若亡。谓令人当时不知所受,故能藏伏。伏邪、时邪,皆由里发,多夹湿,故初起舌上即有白苔,且厚而不薄,腻而不滑,或粗如积粉,或色兼淡黄。迨传胃化火,与糟粕相搏,方由白而黄、而黑、而燥。其暑温、湿温之邪,多黄白混合,似黄似白,或黄腻,或灰黄,而皆不燥。此等舌苔,即有下证,或大便不通、不爽,宜熟大黄缓下之,以舌苔不燥,肠中必无燥粪,多似败酱色,故不宜猛下。

此燥邪、湿邪、燥湿混合之邪,舌苔之大较也。试取叶氏所论而详言之。初起舌苔白而欠津者,燥热伤肺津也,宜轻清泄热,为其上者上之也。如杏仁、桔梗、牛蒡之类,辛润以解搏束;桑叶、薄荷之类,轻清以解燥热;佐山梔皮、连翘壳之微苦微燥,以燥属金,微苦能胜之也。舌苔白而底绛者,湿遏热伏也,须防其变干,宜辛淡轻清,泄湿透热,不使湿邪遏热为要。如三仁汤蔻仁易蔻皮,稍佐滑石、淡竹叶、芦根之类,以清化之。初病舌苔白燥而薄,为胃、肾阴亏。其神不昏者,宜小生地、元参、麦冬等味以救阴,药分不宜过大,恐遏伏邪气。银花、知母、芦根、竹叶等味以化邪,尤须加辛

润以透达;若神即昏者,加以开闭,如普济丹、宁上丸之类,迟则内闭外脱不治。舌苔白燥而厚者,调胃承气汤下之,佐以清滑养阴之品,如鲜生地、元参、梨汁、芦根之类。取其清滑,不滞邪气。若舌苔白腻不燥,自觉闷极,属脾湿重,宜加减正气散、三仁汤之类,去苡仁、芦根、滑石,加醒头草、神曲,辛淡开化,芳香逐秽。舌胀大不能出口,属脾湿胃热郁极,毒延于口,前法加生大黄汁利之,舌胀自消。舌苔白厚粘腻,口甜,吐浊涎沫,为脾瘅,乃脾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满则上溢,亦宜加减正气散,加醒头草、神曲。舌苔如碱色,或白苔夹一二条黄色,乃宿滞夹秽浊之邪,前法加宣中消滞药,否恐结闭,不能透出膜原。白苔厚如积粉,四边舌肉紫绛,乃湿土郁蒸之温邪,发为温疫,仿达原饮、三仁汤加减透邪,以防传陷。苔白不燥,或黄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投苦泄清下,此湿郁未达,或素多痰饮,虽中脘痞痛,亦不可攻,宜用开化,如杏、蔻、枳、桔、陈皮、茯苓、通草之类。舌苔黄浊,胸膈按痛,或自痛,或痞胀,此湿热混合,宜苦降辛通,如藜贝温胆、小陷胸、半夏泻心、黄芩滑石汤之类。然黄要有地质之黄,乃可用苦辛重剂,若消黄光滑,乃无形湿热,已见虚象,宜藜、贝、枳、翘之类,微辛微苦,轻轻开化,大忌苦辛重剂。舌苔老黄、灰黄如沉香色,而有地质,不滑而涩,或中有断纹,或中心厚苔,此邪已传里胃腑、肠腑,与宿滞相结,脘腹必满必痛,皆当下之。若未见此样舌苔,恐湿聚太阴为满,寒热湿错杂为痛,或湿阻气机为胀,仍当从辛淡温法开化。若苔黄薄而干,与前白薄而干者同治。热邪传营,舌色必绛而无苔。其有舌绛,中兼黄白苔者,及似苔非苔者,此气分遏郁之热烁津,非血分也。宜用前辛润达邪,轻清泄热法,最忌苦寒冰伏、阴柔滋腻,致气分之邪,遏伏内陷,反成纯绛无苔。其有不因冰伏,而舌纯绛鲜泽,神昏者,乃邪传包络,宜犀角、鲜地黄、银、翘、郁金、鲜石菖蒲、竹沥、姜汁等味,清化之中,佐辛润开闭。若其人平素多痰,

外热一陷，里络即闭，须兼用宁上、普济丹丸之类，迟恐闭极痉厥。舌绛望之若干，扪之有津，此平苦津亏，湿热熏蒸，浊痰蒙闭心包，宜轻清泄热，佐宁上丸开之。舌色紫暗，扪之湿，乃其人胸膈中素有宿瘀，与热相搏，宜鲜地黄、犀角、丹皮、丹参、赤芍、郁金、花粉、桃仁、藕汁等味，凉血化瘀，否则瘀热为伍，阻遏机窍，遂变如狂、发狂之证。舌紫而肿大，乃酒毒冲心，前法加生大黄汁利之。舌绛欲伸，而抵齿难伸者，此痰阻舌窍，肝风内动，宜于清化剂中，加竹沥、姜汁、胆星、川贝等味，以化痰热，切勿滋腻遏伏火邪。舌绛而燥，邪火伤营也，宜犀角鲜地黄汤。其有因寒凉阴柔遏伏者，往往愈清愈燥，愈滋愈干，又宜甘平甘润，佐以辛润透邪，其津乃回。舌绛有碎点黄白者，欲生疳也，舌与满口生白衣如霉苔，或生糜点，谓之口糜，因其人胃、肾阴虚，中无砥柱，湿热用事，混合蒸腾，证属难治，酌用导赤、犀角地黄之类救之。舌生大红点者，热毒乘心也，导赤、犀角，加黄连、金汁治之，或稍加生大黄汁利之。舌心绛干，乃胃热上铄心营，宜清心、胃；舌尖绛干，乃心火上炎，宜导赤以泻其腑；舌绛而光亮，绛而不鲜，甚至干晦枯痿者，或淡而无色如猪腰样者，此胃、肝、肾阴涸极，而舌无神气者也，急宜加减炙甘草汤，加沙参、玉竹、鸡子黄、生龟板等味，甘平濡润以救之。黑为肾色，苔黑燥而厚，此胃肠邪结，伤及肾阴，急宜大承气咸苦下之；若黑燥而不甚厚，调胃承气微和之，或增液承气垫下之；若舌淡黑，如淡墨色，而津不满者，此肾虚无根之火上炎，急用复脉、生脉、六味辈救之；舌苔灰黑青黯而滑润者，及舌虽无苔不燥，而有如烟煤隐隐者，无热不渴，或见肢凉，此虚寒证，水来克火之象，急宜理阴煎之类温之。若舌短缩，为肝、肾气竭，难治。

看舌之后，又须验齿。齿为骨之余，龈为胃之络。燥热最烁胃津，并烁肾液。初起齿光燥如石者，热烁肾阴也。若无汗、恶寒，乃寒燥之气搏束卫分所致，宜辛凉透汗，勿用滋腻。

初病齿流清血，痛者为胃火冲激，不痛者为龙火内烁，分虚实治之。齿焦而有垢者，胃热烁肾阴也，当微下之；无下证者，宜玉女煎，清胃救肾。齿上半润、下半燥者，乃水不上承，心火无济，宜清心滋水，枯处转润乃安。胃、肾二经之血，上走齿龈，病深动血，结瓣于上，阳血色紫如干漆，阴血色黄如酱豆瓣，阳血滋胃为主，阴血救肾为要。然见豆瓣色者多险，盖阴下竭，阳上厥也。齿垢如灰糕样者，乃胃气无权，湿浊用事，多死。齿无垢者死，齿如枯骨者死，肾液涸而色不荣，而齿因无神气矣。咬牙，有实有虚。咬牙龈者，为湿化热风。但咬牙者，或痰热阻络，或胃腑热极，气走其络，皆欲作痉之象。或咬牙而脉证皆衰，或在下后，此胃虚无谷气以自荣，虚则喜实故也，速宜滋益胃阴。若下后牙关紧闭，为胃气绝，不治。其有初病舌本不缩而硬，牙关咬定不开者，此痰热阻窍，先用乌梅擦之使开，酸能生津，又酸属木，木来泄土，故擦之即开。再进清热化痰潜肝之剂。

肾开窍于二阴，前阴利水，后阴利谷。燥病溺多清黄，湿病溺多浑浊，湿热、温邪，溺多浑黄浑赤。其有病湿而溺不浑浊者，在外感为邪郁气分，气不行水，以致湿热留而不行；在内伤为气虚不能传化。若论大便，燥邪多硬，湿邪多溏，燥搏气机不能化水，又多窘迫下利。伤寒化燥伤阴，下之宜猛；湿邪胶粘重浊，粪如败酱，下之宜轻。若春温、温疫、温热，内有燥粪者，又当急下阳明以存津液。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若协热下利，及下利稀水色纯青者，又当速下存津，不可误认为邪已尽。湿邪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尿燥乃为无湿。若大便尘腐散薄，完谷不化，而无气味，或如屋漏水者，此属败象，不可误认为邪未尽。总之，经权常变，不可执一，互证旁参，乃有心得。

形窍望后，当审胸腹脏腑部位。胸中为肺之府，膻中为心之府，正在心下，有膈膜，旁有胁肋，为肝胆之分野，此数者皆清气津液往来之所。其有胸痞者，湿阻气机也；胸痛者，水结气分也，或肺气壅遏也。正在心下，以及胁肋

硬痛者,乃湿热、痰饮、蓄水与气搏结使然,非渣滓也。胃为中土,西学云:胃横居膈下偏左,脘大向左,尾小向右胃气故由右降。胃上口名曰贲门,其纹密,故食物易入而难出,非呕吐不开;胃下口名曰幽门,下达小肠。小肠周回叠积,下抵小腹,小肠下口横接大肠。大肠分上、中、下三回,回长尺许;上回与小肠横接,名曰阑门,其口如唇,渣滓可入不可出,上回由右膈内旁倒行而上;中回横过胃底;下回至脾下,从左软肋斜落,下达广肠,以至魄门(魄门即肛门,与肺气贯通)。肝居膈下,胃上,左右两大叶,左小右大,右大故稍偏膈肉右方,经故曰肝生于左,不曰肝藏于左。经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凡肝有病,最为要害。肝叶撑张则胀,肝热血燥,经络凝滞不通,下部回血壅胀,即有水血溢于夹膜之里,渐渍渐深,终成蛊胀,肚大筋青不治。夫青筋,非筋也,血络也。青者,血燥而结也。此证多由怒郁伤肝所致,盖肝郁则热,热则燥,燥则血不流通而结,血结则不独血滞于中,即水饮亦无由吸摄,不能循其常道下输膀胱,故蛊胀多水。医者见水行水,不审水由肝血燥结所致,所以不效。《易》曰:山风蛊。艮为山,巽为风,艮上巽下则为蛊。古人取名为蛊,为其燥木克土,象类山风之义。胆系肝右叶内,胆汁所以润肝而利肠也。肝性易燥,每取润于胆汁。凡人食后,小肠饱满,肠头上逼胆囊,胆汁渍入肠内,利传渣滓。胆有热,则上呕苦涎,热迫下行,则下泄青汁;胆受惊,亦泄青汁;肠有寒,渣滓不结,胆汁无所用事,亦致泻青。胆络凝滞,胆汁入血,又多生黄病。肝胆经脉,由肋肋下抵小腹,绕阴器,故少腹属厥阴经。肝经凝滞,则经脉结痛成疝;肝经血燥,则抽搐,燥甚则引舌与卵,故舌卷卵缩。脾附于胃。西学谓脾居胃之左,在第九至十一肋骨之内,脾形如竖掌,与胃相连。胃脘大向左,故曰脾居胃之左。外丰圆向胁,内深窝向胃,故曰脐以上属太阴经。脾质甚软,可小可大,其用在集聚往来之血,为动脉宽阔之地,经故曰脾统血。脾为胃行其津液,经故曰脾为之

使。人有疟疾,恶寒战栗,血脉不行于外,即缩于内,无所归藏则聚于脾,聚于脾则脾胀大,脾胀大故人脘胁胀闷,迨疟止血行,其胀自消。久久不已,脾不输精,水与血结,成为疟母。再久则湿去疟止,血燥成块,结于左肋,在体质壮者,人参鳖甲煎丸,取血肉飞走诸灵,通和血络;若湿未去而疟未止者,取蒋氏夜光丸,通络燥湿。然此皆利于实而不利虚也。吾乡又多痞块,亦生左肋下,世宗越人“肥气”之说,后人又妄制五积丸药,一派消削攻下,多致人于死。不知五积与疟母之推移不动者,皆由血络燥结所致,血燥而至于结块,则营气不得行于其间,故按之坚硬不痛。治法皆以润为主,或温润,或清润,视其人之寒热用之;再佐咸润以软之,辛润以通之;有湿者,佐苦辛以化之,自无不效之理。又脾络燥结,即有血水渗泄于下,蛊胀之源,间发于此。此由思虑伤脾所致,思则气结,气结则血亦结,结则血、水不循常道,而蛊成焉。蛊胀总不外肝、脾二经血络燥结所致。观此而蛊取山风之义,更可知矣。蛊胀末路,肌肉消瘦,皮肤干黑,青络暴露,皆燥象也,非有日所共睹者哉!肾居脊骨第十四节陷中,从上数下在十四节;从下数上,在第七节。经曰: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也。与精液总管相通,经故曰肾藏精。三焦经在右肾傍,化水而通水道,经故曰肾主水,肾开窍于二阴。肾与天枢穴通,故曰当脐属少阴经。膀胱在前阴交骨之里。西学谓膀胱内有精囊,有精、溺两管,内底有两小窍,斜与肾通。按:男子精、溺管,至前阴会而为一,女子分而为二,此阳奇阴偶之义也。女子外溺管,经名廷孔。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夫所谓津者,溺是也;液者,日生之精是也。气化者,三焦之气化也。彼西学之说,尚与经义不悖。脏腑部位体用如此,知此则知病之所在矣。

然病有诸内,必形诸外,更当即著于外者言之。燥病或肌肤刺痛,手不可扪;或项背强痛,甚痛筋挛发痉,手足牵引,口噤、头摇,面

黑,毛焦,唇反,眼戴,舌卷,囊缩;又有肠拘似块,伛偻难伸,及骨痿、偏枯等证。凡物干则必缩,干则必硬,干则必动,干则必痿,理固然也,在人亦然。湿病则头目昏重,肢体困倦、酸疼,嗜卧懒动,其则神智昏沉,如痴如醉。凡物滥则必重,滥则必软,滥则必混浊面不清明,理固然也,在人亦然。燥热必烦而动,身热,口渴,揭去衣被,扬手掷足,寻衣摸席,撮空理线,此条非大实,即大虚,总以苔、脉、神色为凭。脉来沉实有力,舌苔黄厚,阳也,热也,实也。寒湿必倦而静,无热,不渴,欲得衣被;或身重,足冷,蜷卧,恶寒;或好向壁卧,闭目不欲见光明,懒与人言,脉来软滥无力,舌苔色白,阴也,寒也,虚也。然则燥湿、寒热、虚实,不皆即外可知其内乎?

而犹不止此,盖人身之所守,莫重于五脏,而身之所主,尤莫重于一心。心也者,神气之所由生者也,顾不重哉?试以燥湿言之。燥属天气,天气为清邪,清邪不昏人神智,故风燥、寒燥、暑燥初起,令人心知所苦,如头痛、寒热,皆自知之。惟邪来迅速,直传心包者,乃有内闭神昏之候。或邪传胃腑,与浊滞相合,又令谵语、神昏。湿属地气,地气为浊邪,浊邪最昏人神智,往往温病初起,即令人神气异常,昏糊烦躁,不知所苦;间有神清而能自主者,梦寐亦多不安,闭目即有所见,有所见即谵妄之根原;又有病初起时,神智惊惶,目光外浮,反白云无病,病深时犹能行走,而身体强直,脉病人不病,谓之行尸,不治。此真阴涸极,病陷于中,神浮于外,最深最重者也,多属不治。

然此就心之一脏言之也,试再言五脏,经曰: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僂俯,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者生,失强者死。又曰: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则爪枯

毛折,毛折者毛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毛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骨不濡则肉不能著,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脉不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九脏之精华,皆上聚于目。目运者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如珠不流,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又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上视,反折身反向后,瘈瘲手足抽掣,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缓纵不收,筋痿故也,目环日运转,绝系,绝系一日半死,色先青,白乃死矣金胜木。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肉绝,则终矣。少阴终者,面黑,齿长牙齦青露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肾开窍于二阴。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厥阴终者,中热,嗑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缩而终矣。又曰:大骨枯槁肾衰,大肉陷下脾衰,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肺衰,其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与之期日。凡若此者,皆阴液绝于内,而神气夺于外者也。其论少阴、太阴上下不通两条,乃邪实正虚,正不胜邪,阴液涸极之故。故经又有五实死、五虚死之说。曰:脉盛心实,皮热肺实,腹胀脾实,前后不通肾实,闷瞢肝实,此谓五实;脉细心虚,皮寒肺虚,气少肝虚,泄利前后肾虚,饮食不入脾虚,此谓五虚。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

表里皆解,则实者活。是虚者,以脾、肾为主;实者,以表里得解,邪有出路为主。此诊外感、内伤之大法也。

別有急虛身中卒至急邪乘虛卒中身內,五臟

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此不可责之于望也,外此皆可望而知之者也,故曰望而知之之谓神。

医原 卷中

清 安东 石寿棠 南原著
鄞县 曹赤电 炳章 圈点

闻声须察阴阳论

五音：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徵属火，羽属水。肝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心在音为徵，在声为笑；脾在音为宫，在声为歌；肺在音为商，在声为哭；肾在音为羽，在声为呻。此五音之应五脏也，若病则有不尽然者。独是五音不外阴阳，阴阳不外燥湿。春山先生分平仄看法，实有至理。燥邪干涩，声多属仄，或干啞，或咳声不扬，或咳则牵痛，或干咳连声，或太息气短；燥甚则经络拘急，拘急求伸，故善太息。化火则多言，甚则谵狂，其声似破似哑，听之有干涩不利之象。湿邪重浊，声必低平，壅塞不宣，古谓如从瓮中作声者然，或默默懒言，或昏昏倦怠，或多嗽多痰，或痰在喉中漉漉有声，或水停心下汨汨有声，或多噫气，湿阻不宣，故多噫气。周身酸痛，沉重难展，化火则上蒸心肺，神智模糊，呢喃自语，或昏沉迷睡，一派皆重浊不清之象，流露于呼吸之间。他如出言壮厉，先轻后重者，外感也；出言懒怯，先重后轻者，内伤也。妄见妄言为谵语，无稽狂叫为狂言，实也。又有神虚谵语、虚烦似狂二证，当以脉、证、舌苔参之，断不可误以为实。若语不接续为郑声，无人始言为独语，此属虚居多。又有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二者皆属危候。又如痰壅肺络，咳声不扬，金实无声也；劳瘵音哑，金破无声也。腹形充大，鼓之板实者，实也；腹皮绷急，鼓之皤皤者，虚也。

然则燥湿，表里、虚实，不皆可闻而知之

乎？而犹不止此。声出于肺而根于肾，其有无还声如鸦声者，乃肺肾将绝，金水不交，声音不能发自丹田，亦不能还至丹田，故声直而无回音耳！然亦有痰闭肺窍使然者，又当以辛润清润开痰利窍，不可竟作不治论。至喘促一证，尤当辨认。肺为气之统，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焉。实喘责在肺，虚喘责在肾。实喘者，胸满声粗，气长而有余；虚喘者，呼长吸短，息促而不足。实喘者，出气不爽；虚喘者，入气有音。实喘，有水邪射肺，有痰饮遏肺，有客邪六气之邪，皆能致喘。干肺，上焦气壅，治宜疏利；虚喘为肾不纳气，孤阳无根，治宜固摄。虚实分途，阴阳异治，然则闻声之道，顾不重哉！经故曰闻而知之之谓圣。

问证求病论

病，藏于中者也。证，形于外者也。工于问者，非徒问其证，殆欲即其证见，以求其病因耳！法当先问其人之平昔有无宿疾？有无恚怒忧思？饮食喜淡喜浓、喜燥喜润？嗜茶嗜酒？大便为燥为溏？妇人问其有无胎产？月事先期后期？有无胀痛？再问其病初起何因？前见何证？后变何证？恶寒恶热孰重孰轻？有汗无汗？汗多汗少？汗起何处？汗止何处？口淡口苦？渴与不渴？思饮不思饮？饮多饮少？喜热喜凉？喜热饮不皆属寒，尝有郁遏不通者，亦喜热饮，以热则流通故也。思食不思食？能食不能食？食多食少？化速化迟？胸心胁腹有无胀痛？二便通涩？大便为燥为溏？小便为清为浊？色

黄色淡?二便最为紧要,乃病之外见者也。种种详洁,就其见证,审其病因,方得轩岐治病求本之旨。岂徒见痰治痰,见血治血而已哉!

切脉源流论

经曰:营行脉中。又曰:脉者,血之府也。

又曰:十二经皆有动脉。按:十二经动脉:上部动脉在头,中部动脉在手,下部动脉在足,是为三部。一部三候,是为九候。上部天,两额之动脉,足少阳之额厌也;上部地,两颊之动脉,足阳明之地仓、大迎也;上部人,耳前之动脉,手少阳之和髎也。中部天,手太阴之太渊、经渠也;中部地,手阳明之合谷也;中部人,手少阴之神门也。下部天,足厥阴之五里也;下部地,足少阴之太谿也;下部人,足太阴之箕门也。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下部天,女子则取太冲;下部人,胃气则候于阳明之冲阳,仲景谓之趺阳。《难经》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又是一法。《内经》诊法三部九候,就十二经之动脉诊之,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部位分明,毫厘不爽。迨扁鹊兴,著《八十一难经》,将十二经脉均诊于两手,以图简便,其法亦自《内经》得来。经曰:尺内两傍,则季肋也。季肋包藏脏腑。尺外以候肾,尺内以候腹中;内外者,一部中之内外也。浮为外,沉为内,非两条脉也,辨见《金鉴》。柯韵伯云:凡脏腑近背者,皆候于外,近腹中者,皆候于内。《金鉴》谓五脏皆当候于内,六腑皆当候于外。《内经》内外字,是传写之误。中附上关部,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按:心、肺居膈上,肝、脾、肾居膈下。五脏俱注于膈,肝、脾、肾、胆之脉,俱贯膈而上;心、心包络、肾、三焦、肠、胃之脉,俱从膈而下。是膈为十一经必由之道。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寸部。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关前以候前,关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或曰:十二经脉,手六经脉走手,足六经脉走足不走手,今皆诊于手者何也?曰:崇其原也。十二经脉根心而生,而上通于肺,以回于下。心主血,肺主气。气为血帅,故肺主藏

气而朝百脉。十二经之气,皆受之于肺。平旦寅初,肺气流布,起于寸口,寸口又曰脉口、气口,乃寸、关、尺三部之总名,非但指寸之一部已也。运行十二经中,周而复始,一日一夜,五十度毕。按: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有八,周身十六丈二尺。人呼吸脉行一寸,一吸脉行三寸,一呼一吸,合为一息,一息脉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一周于身。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凡行八百一十丈,即十六丈二尺而积之也。次日平旦寅初,复会于寸口。寸口者,脉之大会,故十二经之盛衰,悉见于此。经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经脉近筋骨走,故肉厚处按之不觉跳动,肉薄处按之方见。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此气口所以独为五脏主也。人生不过气血两端,万病亦不过病气血两端。心为主血之脏,肺为藏气以运血之脏,心肺二经之脉,皆走气口,探其源不可知其流乎!

曰:脉有尺寸何说?曰:人身上下两焦,中有膈膜一层,以分阴阳之界。《难经》分寸为尺,分尺为寸,关上分去一寸,余者为尺。关下分去尺,余者为寸。阴得尺中一寸,阳得寸内九分。盖象乎此。关以下至尺泽,皆谓之尺,而诊脉则止候关下一寸。关以下至鱼际,皆谓之寸,而诊脉则止候关上九分。曰九分者,其下一分为关耳!关仅一分,象膈膜故也。曰:关以前者,阳之动也。诊心肺。脉尝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若上鱼际则为溢矣;溢满而出于外也。关以后者,阴之动也。诊肝、肾。脉当见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若入尺中,则为覆矣。覆反而倾于内也。《内经》云:阳气太盛,阴气不能营,谓之格;阴气太盛,阳气不能营,谓之关;按:《三难》及《三十七难》关格二字倒置,故引《灵枢·脉度篇》以正之。阴阳俱盛,不得相营,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此数句出《难经》。

或又曰:既以尺寸分阴阳,又云脉有轻重者,何谓也?曰:此亦诊阴阳之法也。曰: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实者,肾部

也。夫人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故浮者阳也,沉者阴也,脾在中州,故其脉在中。《灵枢·九针篇》曰:肺主皮,心主脉,脾主肌,肝主筋,肾主骨。扁鹊从此悟出,分轻重五等,诊候五脏本象之脉,以别太过不及之为病,实足辅翼经文,而为诊候之大法。

曰:诊法如此,《内经》又以寸、关、尺分配脏腑者,何谓也?曰:人正南面而立,心属南离,故候于寸;人之有心,犹天之有日,日出于东,故心候于左寸。肺主天气,故亦候于寸;肺属西方金,故候于右寸。肝、胆属震巽木,故候于左关;脾、胃属中央土,故候于右关。肾与膀胱属坎水,故候于两尺;三焦生右肾傍,故候于右尺。二肠为至浊至下之腑,当候之于尺;小肠与心相表里,候于左尺;大肠与肺相表里,候于右尺。按:扁鹊《十难》据脏腑表里之说,将人、小肠候于两寸。西晋王叔和遵之。元、明诸家,力辨其非,谓二肠为至浊至下之腑,断不能候于至上之寸部。近代黄坤载又谓“二肠虽至浊,经行头上则至清”。徐灵胎亦以为然。喻嘉言、罗东逸仍从元明诸公驳正之说。御纂《金鉴》配二肠于尺部。按:《内经》尺内以候腹中一句,当遵《金鉴》。又按:叔和谓左尺候肾水与膀胱,右尺候命门相火,盖误以三焦为命门也。考命门之说,《内经》不载。《内经》所谓之命门,指眼目而言。后人以肾为人身之根蒂,故谓两肾中央为命门,其实命门即两肾之称,诊肾即是诊命门。叔和右尺诊命门之说,其误可知。膀胱与肾相表里,肾候之两尺,膀胱亦当候之两尺,惟三焦在右肾傍,当候之右尺。再以三焦言之。肺为华盖,居于至高,故候于寸;右肺大于左肺二叶,右肺三叶,故经谓肺藏于右,肺气由右而降,故候于右寸。心象日,故候于寸。心居肺下而位乎中,肺稍偏于右,是心稍居肺左矣。心血从心左下窍而生,故口候于左寸。肝、胆、脾、胃同居膈膜之下,故候于关。肝生于左,故候于左关;脾虽居胃之左,而与胃相连,胃之下口由右而降,故候于右关。肾居腰脊,故候于两尺。大小肠、膀胱、三焦同位于下焦,故亦候于尺。《内经》三部分配脏腑,盖象乎此。虽然,古人亦据常理言之耳!人身气血,一气贯通,区区一寸之地,不必拘分,亦不能尽验。

他如男女左右及奇脉斜行之说,更难尽凭。东垣左手人迎主外感,人迎,穴名,在结喉两旁,与肺脉同诊。右手气口主内积之说八脉均谓气口,尤属不经。学者不可不知,亦不可尽拘,但能得其提纲,则权衡在握矣。

曰:诊法何如?曰:诊法之精,无过《内经》。经以浮、沉、缓、急、大、小、滑、涩八脉,辨表、里、寒、热、虚、实、顺、逆。曰诸浮者,病在阳;诸沉者,病在阴;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寒主收引,故脉紧急;热主蒸散,故脉缓数。大者,多气少血;小者,气血皆少;滑为阳气盛,涩为阴血少。即于八脉中分对待如浮沉、滑涩相对待之类。微甚如微浮、甚浮、微沉、甚沉之类。悬绝如太过至一倍、四倍,不及至一至、二至、绝无之类。之三等,以察病之进退、顺逆、死生,何其精且约乎!及仲景以阴阳著脉为十,以浮、数、动、滑、大为阳;沉、涩、弱、弦、微为阴。诊阴阳之法,又莫过于此。迨叔和兴,繁脉象为二十四,且撰出七表、八里、九道之名九道更不可解,愈多愈乱,皆由于未审夫脉之有大原也。夫脉之大原,缘于胃气。经曰:五脏皆禀气于胃,脏气不能自至于手太阴,必因胃气,乃至于手太阴。若邪气胜,精气衰,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病胜脏曰死。又曰:四时百病,胃气为本,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若是者,胃气顾不重哉?然推胃气之原,又生于谷气。经曰:食气入胃,浊气即谷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十二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即肺脉合精,行气于腑六腑,府精神明六腑精气神明,留于四肢。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肺主治节,分布气化,以得其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又曰:得谷者昌,绝谷者亡,审是,谷气不又为胃气之本乎?

曰:胃气脉何如?曰:胃气脉和柔轻缓,匀净分明,三部九候,皆要如此,中候尤重,非仅诊于右关一部已也。经曰:春胃微弦曰平。胃而微弦者,轻虚而滑,端直以长,如循嫩竹竿梢之象。弦多胃少曰肝病,弦多胃少者,滑硬弹指,如循长竿者然。其气来实而长,此谓太

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善怒,忽忽眩冒巅疾;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两胁胀满。但弦无胃曰死。但弦无胃者,中外急劲,如按弓弦,如循刀刃,此真肝脉见也,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夏胃微钩曰平。胃而微钩者,圆满滑利,来盛去衰,如连珠,如循琅玕^{美玉}。钩多胃少曰心病。钩多胃少者,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有急促相仍之象。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身热肤痛为浸淫^{蒸热}。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见气泄。但钩无胃曰死。但钩无胃者,前曲后居。前曲者,轻取则坚,强而不柔。后居者,重取则牢,实而不动坚而且滞,如操革带之钩,全失冲和之气,此真心脉见也,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长夏胃微软弱曰平。胃而微软弱者,和柔轻缓,匀净分明,如鸡践地,从容不迫。弱多胃少曰脾病。弱多胃少者,轻疾不缓,如鸡举足者然。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湿胜};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经曰:脾脏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今不能灌溉,故不通。名曰重强^{脏气皆不和顺}。但代无胃曰死。但代无胃者,弱而乍数乍疏,如鸟之啄,坚锐不柔,代而中止,如屋之漏,点滴不匀,又或如水之流,去而不返,此真脾脉见也,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秋胃微毛曰平。胃而微毛者,厌厌聂聂,如众苗齐秀者然,轻浮和缓,如落榆莢者然。毛多胃少曰肺病,毛多胃少者,不上不下,往来涩滞,或如循鸡羽,轻浮而虚。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旁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气逆而背痛;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指气下闻病因呻吟。但毛无胃曰死。但毛无胃者,如物之浮,空虚无根,如风吹毛,轻散无绪,此真肺脉见也,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冬胃微石曰平。胃而微石者,喘喘累累,沉而圆实流利,乃阴中藏阳之象。石多胃少曰肾病。石多胃少者,坚搏牵连如引葛然。其气来如弹石,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如数者,动止急促,有似紧

数,愈虚则愈数,乃真阴亏损之象,原非阳强实热之数。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解体,寒不寒、热不热、弱不弱、壮不壮。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眇中清,侠脊两傍空软处名少。清,冷也。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但石无胃曰死。但石无胃者,散乱而劲,如夺索,如弹石,此真肾脉见也,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凡此皆面兼二色者,五行相克之道也;皆曰不泽者,阴液销亡,色由无光而无体也;皆曰毛折乃死者,肺之化源绝也,草木之枯萎也,先本实而后枝叶,其即毛折不泽之义也。夫观《内经》诊法,四时百病,一以胃气为本,即以五脏本脉之微甚,诊病之太过不及,以微甚之相去悬绝,知胃气已亡,决之曰死。理何其精,法何其约乎!

且夫诊法有以约为贵者,亦有以博为贵者,盖以一脉能兼数病,一病能兼数脉,真伪固当辨认,常变尤贵圆通。试取景岳十六脉而详辨之。浮在皮毛,主阳,主表,主风,固也,然有真正外感初起,阳阳气为阴邪所蔽,脉反不浮者,亦有紧数而略兼浮者,审其发热、无汗、头身疼痛,为表邪而开达之,阳气得通,脉始转浮。更有里邪解后,表邪外达,沉小数实之脉,转为浮缓,浮缓为外解之征,日内可冀得汗,此先里后表病也;其有里邪解后,而脉反浮躁者,此邪火伤阴,病胜脏也,名阴阳交^{阳邪交于阴分},不治。又有内伤阳气虚者,脉必浮而无力;阴血虚者,脉必浮而空豁,浮而弦数。是浮不可概言表。即谓浮而无力为虚,浮而有力为实,似可不误,然有浮大弦硬之极,甚至四倍以上者,又非有力之谓,乃真阴涸极,孤阳无根,胃气已无,真脏脉见,不可不知。又有兼脉,如浮紧风寒,浮数风热,浮虚伤暑,暑月汗多,伤阴、伤气,所以脉虚。浮缓伤湿,浮大伤热,浮滑宿食,浮芤失血之类,更宜参看。

沉行筋骨,主阴,主里,主气郁,主寒,主水;其病为停饮,为癥瘕,为胀满,为厥逆,为洞泄。沉细为少气,为寒饮,为胃中冷,为腰足痛,为痼癖;沉迟为痼冷,为精寒;沉滑为宿

食,为伏痰;沉伏为霍乱,为胸腹痛;沉数为内热;沉弦为痰饮;沉紧为胸腹痛。然沉虽主里,亦有外感初起,寒燥之气搏束皮毛,阳为阴蔽,脉不能达,反见沉紧而数者,见有寒热、头痛等证,即是表邪,是沉不可概言里。更有沉而细者,或为阳气不舒,或为阳虚气陷,又不得以沉专主气滞。凡此皆于有力、无力辨之,庶可不误。

迟脉三至,为阴,为寒,为虚。气寒则不行,血寒则凝滞。寸迟则气虚不化精,尺迟则精虚不化气。若迟兼滑大,多主湿痰顽痹;迟兼细小,必是真阳亏损。或阴寒留蓄于中,则为泄痛,或阳气不卫乎表,而生外寒,以迟为寒、为虚固也。然有湿温、暑温、温热初起,脉见沉迟,此非虚寒也,乃湿热郁蒸之邪,口鼻吸入,从里而发,所以脉象模糊,至数不清,有类沉迟也。遏而无力,亦勿作虚视,乃温热熏蒸散漫,所以脉不鼓指也。热病初退,余邪未清,正气未复,脉多迟滑。是迟不可概言寒。凡此于气色、舌苔、神情、见证验之,乃可无误。

数脉六至,有虚有实,不尽主热。热邪主蒸散,脉多缓滑。经曰:缓者多热,缓而滑者为热中。又曰:数则烦心。及《难经》有数脉为热之说,举世宗之,要不可以不辨。一伤寒在表,脉必紧数,此寒燥之气搏束使然,非热也。一疟作时,脉必浮数,疟止脉则和缓,岂作则有热,止则无热乎?此营卫交争使然,非热也。一痢疾脉多数而弦、数而涩。仲景曰:弦为阴脉。沉弦为饮。其数而弦者,湿郁气血也;其数而涩者,涩字与遇字不同,涩是干涩,有如刀刮竹之象。燥伤血液也,非热也。一痢初起,脉多数,此邪壅气血也,非热也。一疟病脉多数,表疟为风寒外搏,里疟为血燥生风,非热也。一瘰癧里疽,脉多数而涩,此血燥而结,脉所以数涩不利也,非热也。一胎脉多数而滑,此冲任血旺也,非热也。更有阳虚者,数而缓大;阴虚者,数而弦涩。愈虚愈数,愈数愈危,真脏脉见,数而散乱,数而坚劲,岂可误以为热乎?总之,邪正相争者,多数脉;阴虚成劳者,尤多数脉。数

而有力为实,数而无力为虚,是热非热可无差矣。

洪脉状如洪水,来盛去衰,是为阳脉。洪而有力,为阳实耗阴,或为头痛、面热、烦渴、咽痛,或为痢疾、斑疹,或为动血,或为二便不通等证;若洪而无力,乃阴虚阳亢。是洪不可概言实。

微脉纤细无神,浮弱之极,是为阴脉,主气虚、阳虚,或畏寒、少气,或胀满、食不化,或呕吐、泄泻,或腰腹痛,或眩晕、厥逆。然亦有痛极气闭,营卫壅滞,似微而实遏者。是微不可概言虚。

滑脉往来流利,如珠走盘,阳也。滑而和缓,为营卫充实,禀赋充厚。妇人滑而圆满,经断无他病,为胎孕。大抵沉分圆滑者多男,浮分圆滑者多女。若病人缓滑而大,为内热蒸散,滑数有力,为痰、为食,多见胀闷、呕吐等证。凡病虚损者,泻痢久者,脉多弦滑,此脾、肾受伤故也,不得概以火论。

涩脉往来艰涩,如刀刮竹,阴也。此阴字,非阴寒也,血主阴,涩乃血少之象。外感涩而紧数,为寒燥搏束,主身热无汗,或皮肤刺痛,或咳嗽不爽,胸膈牵疼;内伤涩而弦数,为血燥阴伤,男子伤精,妇人不孕。多由七情不遂,营气耗伤,血无以充,气无以畅,在上焦之不舒,在下焦之不运,在外有筋脉之拘挛、麻痹、枯萎,在里有风、劳、蛊、膈、瘰癧、内疽、乳岩、瘰癧等证。总之,皆血虚化燥,由燥而结,由结而坚,致成干涩内著之候。

弦脉弹指,如张弓弦,按之有余,阳中阴也。仲景谓弦为阴脉。阴非寒也,乃病伏于里之说。观下诸病便知。弦而滑大,病在阳、在外;弦而细涩,病在阴、在内。外病为痰饮蓄水,阳中伏阴,或眩晕、呕酸,或胸胁疼胀,或为疟、痢、痹、疝;疟脉多弦,弦为饮邪,饮即湿也,饮伏胸胁少阳部位,阻遏清阳,故脉多弦。世认弦为少阳风邪,又不尽然。内伤为水亏木炽,木强土弱,为虚劳、寒热、类中、偏枯、噎膈、蛊胀等证。凡人脏腑得胃气所及,则五脏皆和;见肝木相侵,则五脏俱病。盖以木之滋

生在水,培养在上。若木气过强,则水上皆败,而口水又为肝阳所耗,上转被木贼而伤。肾为精血之本,胃为水谷之源,根本受伤,生气败矣,所以木不宜强也。故凡病脉见和缓者顺,见弦强者逆,见弦甚者死,为其脏阴已尽故也。观《内经》真脏脉见,即与之期日可知。

芤脉浮大中空,按如葱管,为孤阳脱阴之候,主阴虚发热,失血脱血,头晕目眩,惊悸怔忡,喘急,盗汗,气无所归,血无所附。芤虽阳脉,而阳实无根,大虚之兆。

紧脉急疾有力,坚实搏指,阴多阳少,乃阴邪击搏之候,主寒燥,主痛。紧数在表,为伤寒发热、无汗、头痛、项强等证,或为痹、为疔;沉紧在里,为心胁疼痛、胸腹胀满,为中寒逆冷、泻痢、阴疽、痲癖等证。在妇人为气逆经滞,在小儿为寒燥搏束生疮之候。

缓脉四至,从容和缓,浮沉得中,胃气冲和,是为平脉,必兼他脉,乃可断病。缓而滑大,多主实热;缓而迟细,多主虚寒。然实热必缓大有力,或为烦热、胀满、二便不利,或为痲疡,或伤寒、温病愈后,余热未清,亦多有此脉;虚寒必迟缓无力,为阳虚畏寒、气怯眩晕、痹弱痿厥、飧泄疼痛、精寒肾冷、小便频数等证,在女子为经迟血少、气不统血等证。凡病但得缓脉易愈,以其未失冲和之气故也。

结脉脉来忽止,止而复起。旧诀以数来一止为促,促脉为热,为阳极;缓来一止为结,结脉为寒,为阴极。浮结为邪在表,沉结为积聚在里。促、结二脉,又通谓为气血痰食、积聚癥瘕、七情郁结等证。又动而中止,不能即还,良久复动,动而复止,止有常数为代。主五脏无气,为呼吸存亡之候。又为女胎三月,冲任恶阻,往往脉代,不主于病。观旧诀所云,是以结、促为实,以代为虚也。以余验之,又不尽然。暴病见结、促、代脉,多主中有留滞、郁结等证;久病见促、结、代脉,多主忧思气结、血结使然。但缓而结者多阳虚,数而结者多阴虚,代脉为气血衰残,力不接续,更属虚极。缓者犹可,数者更甚,代者尤剧。此可以结之微

甚,察血气之消长,故总谓之结脉。又有无病而一生见结脉者,此禀赋之异也,不可不知。

伏脉若有若无,附骨乃见,或火闭而伏,或寒闭而伏,乃一时阴阳潜伏,阻塞气机之象。主霍乱痛极、疝瘕闭结、食滞水饮、怒忿厥逆等证。有心腹痛极而伏者,有气逆于经,脉道不行而伏者,有偶因气脱,不相接续而伏者。然必暴病、暴逆乃有之,开其闭而脉自复矣。若积困绵延,脉本微细,渐至隐伏者,乃炉火将绝之兆,安得尚有所伏哉?

虚脉无力无神,经所谓按之不鼓是也。浮而无力为血虚,阴气不内营也;沉而无力为气虚,阳气不外鼓也;洪数无力为阴虚,阴不潜阳也;迟细无力为阳虚,气不化精也。阴虚则金水亏伤,龙雷易熾,而五液神魂之病生焉。或喘咳、劳热,或惊悸、盗汗,或失血、梦遗。阳虚则火土气衰,真元日损,而君相化源之病生焉。或头目昏眩、呕吐亡阳,或胸膈胀满、泄则腹疼,或溺有余沥、寒精自滑。救阴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救阳者,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渐长则生,渐消则死。

实脉举、按皆强,鼓动有力,为三焦壅塞之候。表邪实者,浮大有力;里邪实者,沉小有力;火邪实者,洪滑有力;寒邪实者,沉紧有力。然实脉有真有伪,真者实而聚,伪者实而散,辟辟如弹石,散乱如解索,乃肝肾真脏脉也,非实也。须兼形证察之,庶几不误。

凡此皆脉之有真有伪,不可不辨者也。

试再言常变。浮而无力为阳虚,常也。然阳虚者必反见阴脉,阳愈虚,脉愈沉细,此真阳不能鼓舞也。如沉极而反浮,是微阳欲脱之兆;若得补药渐浮,而仅得之中候,乃为吉象。倘忽然而浮,浮而短涩无根,是肺之真脏脉见;浮而散大无根,是心之真脏脉见,阳将脱矣,汗出如珠不流乃死。沉而无力为阴虚,常也。然阴虚者必反见阳脉,阴愈虚,脉愈浮数,此真阴不能潜阳也。如浮极而转沉,是真阴将绝之兆。若得补药渐沉,而仅得之中候,乃为吉象。倘忽然而沉,沉而欲绝,知阴将脱矣,色

黑黄不泽乃死。暴病脉当有力，而反模糊不清者，此邪遏于内也，非虚也。其有沉弱细微，至数分明者，此正不胜邪也。久病脉当柔软，而反弦涩细数者，此真阴欲涸也。浮沉辨表里，常也。然沉脉亦有表证，浮脉亦有里证。凡察外感，当以紧数与否为辨。盖表寒主收引，脉皆紧数而浮；温热从里发，脉多紧数而沉。更有脉息素小之人，见似紧非紧，较平日稍为滑急者，即是外邪。又有邪轻者，或初起未甚者，亦多如此，是又不可不兼证察之。若其脉紧急太甚，和缓全无，脉虽浮大，自非表邪。凡辨内伤，见甚浮、甚沉、甚迟、甚数、甚大、甚小、甚微、甚实，皆是劳伤之候。但渐缓则有生意，若弦甚者病必甚，数甚者病必危，弦细再加紧数，则百无一生，以无胃气故也。又有始也，为浮、为大、为滑、为动、为数五阳脉，继也，反沉、反弱、反涩、反弦、反迟五阴脉。此由表入里，由腑入脏之机，其病也进。始也，为沉、为弱、为涩、为弦、为迟；继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动、微数。微字宜玩，五阴脉虽喜转阳，若忽然暴见，又是脱象。此由里出表，由脏出腑之机，其病也退。又有脉体本大，而更加洪数，此邪气日甚也，其病也进；脉体本小，而渐至缓大，此胃气将至也，其病也退。又有五阳脉终为阳，而始为有力之强阳，继为无神无气之微阳，知阳将绝矣；五阴脉虽喜变阳，若忽然暴见，知阳不附阴，孤阳飞越，反照之不长，余烬之将灭也。又有不以部位拘者，如诸弦皆属肝脉，诸洪皆属心脉，诸软皆属脾脉，诸浮皆属肺脉，诸沉皆属肾脉是也。又如头痛一证，脉应在寸，常也；若少阳、阳明之痛，则不候之寸而候之关，太阳里邪蓄水之痛，又不候之寸而候之尺。遗、淋等证，脉应在尺，常也；若气不摄精，心为热灼，又不候之尺而候之寸。又如六脉中有一脉独垂者，即当于独垂之一脉求之，景岳所谓操独见也。又有素大、素小、素阴六阴、素阳六阳之脉，此禀之先天，非病也，病则脉又不同矣。

总之，脉以胃气为本。经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又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

徐而和。夫谷气，胃气也。胃气为气血之本原，故无论何脉，但得兼而软滑和柔之象，便是有胃气，虽病无危。若今日尚和缓，明日更弦急，知邪气之愈进；今日甚弦急，明日稍和缓，知胃气之渐至。顷刻之间，初急后缓者，胃气之来也；初缓后急者，胃气之去也。察邪正进退生死，一以胃气为主，则得所指归矣。然又有一切痰脉，不能以常情论者。王中暘曰：痰滞气机，往往脉见虾游、雀啄、代止之形，顷刻之间，时有时无，时大时小，或尺寸一有一无，或关上不见，或两三路乱动。有素息多痰，不时而然者，有忽然而然者，有僵仆卒中而然者，皆非死脉也。凡此皆其变焉者也。知常知变，乃可与言诊。

且夫辨真伪，察常变，固贵求诸博；而审病因，观进退，决死生，又贵返诸约。盖以天地不外阴阳，阴阳不外燥湿。春山先生分刚柔、圆遏、神气六字看法，最妙。病有燥湿，脉有刚柔；病有进退，脉有圆遏；病有死生，脉有有无神气。学者以刚柔、圆遏、神气六字为纲，以诸脉为目，则由博返约，纲举而目张矣。刚脉者，即古所谓弦、紧、动、涩、牢、革诸脉是也，按之有尖滞弹指之象，主阴虚之燥病。凡物少雨露滋培，势必干涩，人少血液灌溉，亦必干涩，有同然也，故以刚脉属阴虚化燥之病。柔脉者，即古所谓濡、缓、濇、滑、微、细诸脉是也，按之如丝线，湿泥柔软之象，主阳虚之湿病。凡物少风日暄动，势必软濇，人少火土蒸运，亦必软濇，无二理也，故以柔脉属阳虚化湿之病。夫阴阳以气言，刚柔以质言，脉为血脉，有气有质者也。故欲知阴阳之气，须辨刚柔之质，不独内伤为然也，外感亦然。但外感以刚、柔二字审病因，以圆、遏二字观进退。刚而遏者，为燥邪；柔而遏者为湿邪。再以浮、中、沉三候，以察邪之浅深，自有心得。此皆气血为邪所阻，不能循其常席，一“遏”字足以赅之。暑湿之气，温病即暑、湿、热三气夹杂之邪。从口鼻吸受，病发于内，脉必似数似缓，或不浮不沉而数，或濡缓模糊，至数不清，皆遏象也。至于

风,无定体者也,兼寒燥者紧数而浮,兼暑湿者濡缓而浮。风为阳邪,故脉兼浮。火,无中立者也,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在经、在气分,脉必洪缓;化火入胃腑,与渣滓相搏,脉必沉实而小,甚则沉微而伏。实而小,微而伏,亦遏象也。迨里邪既下,脉转浮缓而不沉遏,口内必得汗解。若汗后脉仍沉数者,邪未尽也;汗后脉转浮躁者,邪胜正也;汗后必身凉脉静,乃为邪尽。夫静者,沉细之谓。然脉虽沉细,而至数分明,与前之涩滞模糊者不同,数日内食进虚回,则脉转圆浮矣。圆脉与遏脉反。遏者,病邪遏伏也;圆则气血通调,精神贯注,何病之有?

昔人以胃、根、神三字为诊家妙诀。高鼓峰以脉圆为病愈。此圆之一字,又得胃、根、神三字之神髓矣。夫胃、根、神三字,犹不甚确。盖有胃即是有神,和柔轻缓,匀净分明,如鸡践地,从容不迫,所谓胃气者如此,所谓脉贵有神者亦如此。至根字之说,古人以沉候为根,又以尺部为根中之根。歌曰: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诊危证之脉,必求根以为断。然以沉候、尺部为根,仍未得根中之气。尝见五脏绝脉,惟肺绝,脉如风吹毛,空而无根,其他脏绝,脉沉候尺部皆按之鼓指,分外坚搏,如弹石,如循刀刃,如雀啄,如操带钩,皆无神而有根者也。然有根而亦死者,何也?盖犹木根深人地中而死者,不得气故也。夫木根虽下垂,而根上旁须四面旋绕,得四方之土气,气盛方能旁见侧出,枝叶四布。人之脉,隐于肌肉之内,不但下至尺,深至筋骨,亦必按之中间,与肌肉相连一片,如是则气血交纽,营卫未离,谓之有气,有气便是有根。尝见阴亏之辈,以及年高之人,其脉若独然一条扛起,似与肌肉不相连络,阴与阳分,是谓无气,万物非气不能融贯通连,故言根不若言气,言胃不若言神。心主神,肺主气,神、气二者,非脉之大原者哉?

内伤大要论

《内经》论内伤,首言七情。曰:怒伤肝,悲胜怒金胜木,喜伤心,恐胜喜水胜火,思伤脾,怒胜思木胜土,悲伤肺,喜胜悲火胜金,恐伤肾,思胜恐土胜水。此七情之病,还以七情治之也。又曰: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衄泄,故气上。喜则气缓,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若喜失之太过,则心气又涣散不收矣。悲则气消,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胸中,故气消。恐则气下,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下。惊则气乱,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寒则气收,热则气泄。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热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指外感言。治法:不外急者缓之甘,散者收之酸,抑者散之辛,惊者平之,酸、甘镇摄。劳者温之甘温,损者益之甘平,结者散之辛润,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之类。《难经》论五劳,谓自上损下者,一损肺咳嗽,二损心盗汗,三损胃食减便溏,四损肝善怒、筋缓,五损肾淋漓,过胃则不治;自下损上者,一损肾遗浊、经闭,二损肝胁痛,三损脾食减、胀、泻、肌消,四损心惊悸、不寐,五损肺咳嗽,过脾则不治。又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金匱》谓肺劳损气,心劳损神,脾劳损食,肝劳损血,肾劳损精,与《难经》同义。后人又于五劳推为六极。六极者,数转筋,指甲痛,为筋极;牙疼,踵痛,足痿不耐久立,为骨极;而无华色,头发堕落,为血极;肤如虫行,体肉干黑,为肉极;肌无膏泽,目无精光,羸瘦肌痒,搔则为疮,为精极。然则内伤首言七情者,原病之所由起也;分言五劳者,明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推言六极者,穷病之所至极也。一言以蔽之,不外精、气、神三者而已矣。且夫精也、气也,人身之一阴一阳也;神者,又贯乎阴阳之中,相为交纽者也。

请征诸天地。天一生水，水降于下，其浊者凝而为土以成地，地所生之草木为地毛，石为地骨，金为石之君，亦地骨之类，火虽生于地，实即天之阳气蕴蓄于地中者。是天地者，太极一气之所化也。水为天之精，火为天之气，而水火默运于天地之间，时行物生，终而复始，又为天地之神。是天地者，亦精气神一气之所生生化化者也。天之神气，依地以为基；人之神气，依形体以为归宿。故朱子谓太极为阴含阳，邵子谓阳为阴之父，阴为阳之母。凡此皆言根阴根阳，相为交纽，而不可须臾离者也。以人言之，人身囫囵一个形躯，禀父母之精血凝结而成，犹水之澄清在下，其浊者凝聚为土以成地体。水为天一之原，水即人之天也。金为水源，水天本一气也，故天与水隔则为讼，水行天上则为需。水之浊者凝而为地，是地本水之渣滓凝结而成。故人后天生于先天，其形质皆为水类，内外百体，皆赖水养，而火即寓于水之内。包地之内外，皆天气也；包人之内外，皆阳气也。天之阳气，蕴蓄于地中；人之阳气，蕴蓄于肾中。天之阳气，天心默运于宇宙之间；人之阳气，人心默运于形体之间。人具百体，心生最先；西学谓妊娠二十日，心已成。百体先死，心死最后。心本血结而成，血为水类。肾为先天，心尤为先天。心于卦为离，离即先天之乾，乾为天，心即天也。夫人形体皆属阴物，只有心中一点真阳，得之有生之始，以为本性之灵，明生生之化机。所谓真阳者，心之神也。经虽有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智水性活泼，故主智。之分，而要皆心之所之而有所主者也；虽有喜伤心、悲伤肺、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之分，而要皆心之动而有所累者也。观《大学》心有所忿懣云云便知。古歌云：别有些儿奇又奇，心肾原来非坎离。此以身为坎为地，以心之神气为离为天。春山先生曰：夫人日间为人事纷扰，神气外用，不能内交心身，是为否。否者，疲也，否则为未济。夜间安寐，如万物归根，神气来复，内交心身，是为泰。泰者，安也，安则为既济，是为外坎

离。人能动静交相养，使神气常交于心身，则真阳之气依形躯之阴以为归宿，心身之坎离交，而心肾之坎离自断无不交之理！阴阳交则平，不交则病，相离则死。故曰内伤百病，不外精、气、神三者而已矣；精、气、神三者，又不外神气与精交与不交二者而已矣。

请析言之。劳力者伤气，经所谓汗出喘息，内外皆越，劳则气耗是也。气耗则阳虚，阳虚必生内寒，内寒必生内湿。虚则气浮，脉多浮虚豁大，又或阳虚气陷，按之不鼓，沉细无力，故仲景谓脉虚为劳，脉大亦为劳。见证多怯寒，少气，自汗，喘乏，头眩，心悸，食减无味，腹胀飧泄，吞酸暖腐，面黄而浮，反不觉瘦，或蒸蒸发热，必兼体倦，自汗，甚至中虚不运，不能砥柱中流，虚热上浮，吐血成碗，面黄，舌淡，而无热象。此等虚热，用劳者温之之法，如建中、保元、归脾之类，分轻重用之，所谓形不足者，补之以气是也。尤须息劳静养，复其耗散之气，自可就痊。否则阳虚不复，伤及真阳，阳痿精寒，寒精自滑，吸短偏卧，又须加温润甘平及血肉有情诸品，如枸杞、沙苑、菟丝、芦巴、制首乌、山药、扁豆、破故、鹿胶、羊肾、淡菜、海参之类，填补阴中之阳，以固脾胃。又或阳伤及阴，气不化精，湿转为燥，脉变短数，潮热，骨痛，上咳，下利。此自上损下，由肺及肾者也，若过胃泄泻，则治疗难矣。另有一种劳力伤气之病，因一时负重，偶然伤力，气逆于上，胸胁疼痛，甚则呼吸亦痛，咳嗽带红。此等伤气，宜用结者散之之法，如萎皮、大贝、紫菀、杏仁、枇杷叶，轻降肺中逆气。吐红加苏子、三七汁、郁金汁、怀牛膝、丹参、藕汁之类，辛润以化之，与肺劳损气治法不同。

若劳心者伤神，又重于劳力伤气者也。或卷牍烦剧，或百计图谋，心神无片刻之静，心体无安养之时，由是君火内沸，销烁真阴，不但伤神，并能伤精，阳不依阴，自阴不潜阳，阴虚必生内热，内热必化内燥，脉多细涩，甚而数涩，或浮弦搏指，皆阴虚化刚之象。见证多惊悸，怔忡，心热，盗汗，虚烦不寐，甚则君火

引动相火,伤及真阴,干咳、吐血、遗滑、淋浊,骨蒸潮热,诸证丛生。此亦自上损下,由心及肾者也。治法必以甘凉育阴,及血肉诸品,填补精液,如补心、固本、复脉、生脉、三才、六味、二至、二仙、五阴之类,随其轻重用之,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也。尤须安心静养,以后天真阴招摄先天真阳,俾心阳下交于肾,肾阴上交于心,阴平阳秘,乃克有济。

更有七情伤神之辈,为害尤甚。尝见情志怫郁,悲忧思虑过度,心阳郁结,而肝、脾、肺之气亦因之郁结。肝叶撑张,则为胀为痛,多怒多烦;脾不输精,肺不行水,则生痰生饮,暖腐吞酸,食减化迟,大便作燥,不燥则泻。在初起时,宜用抑者散之之法。夫散非发散之谓,亦非辛香破耗之谓。如逍遥散法,不用散而用汤,减去白术,借柴胡之微辛以达之,酌加萎皮、薤白、贝母、杏仁、柏子仁、当归、酸枣仁、远志、生谷芽之类,辛润以开之。诸仁皆阴中含阳,生机内寓,最能调畅心神。或再佐牡蛎、决明、龟板、鳖甲之类,咸柔以软之;桑叶、钗斛之类,微苦以清之。稍久则气结者血亦结,或纳谷不顺,或大便燥结,或咽中作梗俗名梅核气。此噎膈将成之候,又须加阿胶、肉苁蓉、枸杞、蔗汁、梨藕汁、牛乳、白蜜、韭汁、姜汁之类,甘润、辛润、咸润以流畅之。尤须怡情静养,庶可获效。乃世俗治法,往往见其气结,即用香附、元胡、木香、砂仁、青皮、厚朴、乌药诸燥药,以为辛香流气。不知此无形之结,由于太虚之体默运无权,遂至窒碍不通,岂有用辛香破耗之药,重伤气血而能转为流畅之理?且结则营卫涩滞,气不运水,必然生痰生饮,或虽见自利,而艰涩不爽。此皆因结而燥,因燥而湿之见证,与阳虚化湿者有霄壤之分,又岂有用温燥之药而能治因燥致湿之理?往往愈治愈结,胀痛日增,气血益虚,默运之权益窒,由是成膈、成蛊、成劳,不治者多。不观诸《内经》乎!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传为息贲者,死不治。夫二阳,胃也。发心脾者,谓二阳之病,发于心脾

者也。思为脾志,实本于心,故张鸡峰谓噎膈为神思间病。心脾气结,饮食渐减,病及二阳。阳明为多血之经,血乃水谷之精气,赖脾气以散输,奉心君而化赤。今心神受伤,困及其子,饮食不嗜,生化无资;冲脉上隶阳明,阳明确则血海冲为血海干涸,是以不月。观女子不月,而男子少精可知,血虚则生热,热烁则化燥,肌肉干瘦,如风消物,故曰风消。心火无制,上烁肺金,金燥则不能运布水精以归正化,津液留于胸中,变为痰饮,咳嗽不已,传为息贲气奔迫而为喘也。何治之有?此郁损心脾化燥之一端也。若悲怒恐惊,更易耗伤心肾肝胆精血,尤宜大剂润养,佐以镇摄神志,最忌耗散破削,致之不救。又见悲忧思虑过度,郁损心神。心主血,诸脉皆属于心,心气结而诸脉中营气自不能循其常度,将见始也气结,既也血结,结则隧道拘挛,往往腹中有硬块成形之患,肝胆经脉所过部位,有瘰癧成串之患,甚有生乳岩、结核、内疽、附骨、对口、发背等证。体干,故坚硬;内附筋骨,故不红肿;血燥,故溃后少脓;肌肉坚硬,故溃后生管。甚则成硬弦多骨之类,皆刚象也,皆燥征也,与湿热凝于肌肉,外生痈肿,易溃而多脓水者不同。凡人膈膜以上属天气,头为诸阳之会,背为阳中之太阳。凡对口、发背、偏枯、痿痹之类,多属燥病。推原其故,多由郁损心神,耗及肝脾肾阴所致;又或因吸受天之燥邪而发,或因贪食煎博及金石桂附诸燥药而发。经曰:热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癰,芳草发狂,不可不知。以上诸证,皆当以养营润燥为主,佐辛润以流气,参咸柔以软坚,投剂即安,屡验不爽。勿以脉络拘结为瘰癧,妄用攻坚破积;勿以瘰癧为痰核,妄用行气消痰;勿以内疽为阴寒证,妄用辛燥破削。夫古人阴疽之称,谓其结于血分也,非谓其为阴寒也。或曰:寒则凝滞,冬月水泽腹坚,非寒结乎?曰:必水少而腹始坚,未有长江大河而腹坚者。且寒与燥同源,严寒干结之气,即是燥邪,故冬月地多坚白坼裂。坚为刚象,而非柔象,此固理之显见

者也。试观王洪绪《外科全生集》中阳和二方，以大剂熟地、鹿胶润补为主，借芥子之辛润，流通营气；熟地与麻黄并用，麻黄仅用十分之一，借以轻达卫气；因血结日久，阳气不得行于其间，故稍佐姜、桂之温。姜、桂气温热而体微润，在其人无热证者，服之神效，若稍见热证，则又宜速去姜、桂矣。凡此皆郁损心神，由气及血，化成燥证，散见于内外者也。若是者，心为君主之官，顾不重哉！

若劳、色伤精之辈，更有甚焉者。先动心以伤神，既劳力以伤气，终纵情以伤精。伤精则阴亏，阴亏则易动相火，愈动愈伤，一旦精、神、气三者皆耗，多致不起。脉证较劳心伤神者更重。治法亦不外填补真阴。但久则阴虚不复，真阴不能招摄真阳，真阳即不能归附真阴，由是龙火上炎，一火兴而五火炽，满腔皆虚阳充塞，而见颧红、面赤、喉干、咽痛、咳喘、音哑、五心如烙、筋急酸疼、骨痛如折、上咳、下利，种种危证。古法往往见龙雷飞越，用知、柏苦寒直折，非徒无益于真阴，而又戕害乎脾胃。春山先生曰：龙雷为水中之火，春夏湿升水旺之时，龙雷多动，雨势愈大，电光愈腾，必得西方风起，天之燥气下降，龙雷乃藏。介类稟乾金之燥气，得坎水之阴精，滋阴潜阳，较胜于丹溪用知、柏多多矣。古法又有用桂附六味，以为导龙归海，在阴不其虚者，或阴虚夹寒湿者，暂用有效，若阴液大亏之人，再以刚燥耗阴，受其害者多矣。或曰：景岳先生云：丹田暖则火就燥，下元固则气归精，甘温能除大热，又何不可用之乎？曰：是也。夫阴中之阳，如温泉之气。试观温泉之气，其为燥阳之气乎？抑为雾露之溉乎？春日阳从地起，太和元气，且温且润，故草木得之含液而萌芽，肾气亦犹是也。知此则当拣体质温润者用之，质润属阴，气温属阳，方与肾之本体相合。许学士云：补肾不若补脾。夫补脾非燥脾之谓，凡甘平、甘淡，皆能补脾。孙真人云：补脾不若补肾。夫补肾非凉肾之谓，凡清润、温润、平润而味甘者，皆能补肾中之脾胃。补脾、补肾，原两

不相碍也。草木有汁则长青而不枯，人有液则长濡而不燥。欲作长明灯，须识添油法。古人岂欺我哉！此治内伤大法也。

然内伤藉资药石，以无情之草木，疗有情之形躯，犹落下乘。占称真心为大约，又有以心医心之法，乃是最妙上乘。盖七情、五劳，惟劳力伤气者，由辛苦而成。高年亏损者，由衰老所致。此外无不由心火妄动，耗散真阴而起。经曰：君火以明。谓其无形无质，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相火以位，谓宜安其位而不出也。火生于天而成于地，金、木、水、土中皆有之，但静则不见，动之则生。静中之火，自然之火，能生万物，经故曰：少火生气。动中之火，搏击之火，能害万物，经故曰：壮火食气。相火安位则不病，心君引动则为病。不独房劳能引动，一切人事烦劳，皆能引动。动则心病，心病则神病，神病则形病。人身一个阿囧形躯，百脉相通，内外贯彻，断无此虚彼实之理，不过略有先后轻重之分，故神、形每相继为病。心肾真阴，即被煎熬，而津、精、涕、唾、气、血、液七般阴物，以及形体之阴，无一不被煎熬。阴伤则病，阴尽则亡，相火无所归附，随君火同去而死矣。悲夫！世之患内伤者，趁此阴阳未离，早用养心功夫。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盖寡欲则心虚，虚则灵，灵则生神，神生气，气生精，精生形。常人由形生精，精生气，气生神，赖后天之真阴，招摄先天之真阳。此由神生气，气生精，精生形，本先天之真阳，以复后天之真阴，盖返还之道也。尝见养之日久，神与形交，坎离既济，遍身骨节历历有声，百脉既通，百病自愈，一息尚存，皆可复命，不独内病全消，即外邪亦不为患。一心疗万病，不假药多方。古人之言，洵足信也！

或曰：孩提之童，亦有不足之病，岂亦由心生乎？然赤子虽无心，良由父母气质薄弱，胎元早已有亏，况今元会气薄，少年知识早开，往往童子之病，亦多自心始。汪切庵先生云：小儿喜怒悲恐，较之成人，更专且笃，不可不察。人果能寡欲清心，喜怒哀乐，情不妄发，由是致中致

和,天地位而万物育,岂徒为一身却病延年计乎?圣贤诚意正心学问在此,修身俟命功夫亦在此,然则养心之学,其所系岂浅鲜哉!

湿 气 论

盖闻坤土主湿,湿土寄旺四季,而春夏为甚,季夏为尤甚。人知避风寒,不知避湿。能避风寒,不能避湿者,以风寒伤人显而急,湿伤人隐而缓。隐则莫见,而受之也深;缓则不觉,而发之也迟。湿生于土,本气属阴,阴为寒湿,后乃渐化为湿热。然阴气必得阳气而后升,所以盛夏热甚湿生,万物皆润,溽暑蒸淫,自下而上,升于太虚,为云雾雨露,则湿之化气,又为阴中之阳。阴中之阳,为湿热,为温病,湿热、温病,固同气异名者。湿热为病,湿与热犹分为二;温病,湿与热直合为一,湿中有热,热中有湿,浊热粘腻,故谓之温。治之者,须要分别为本气,为化气,为分邪,为合邪,为外感,为内伤;于外感中,又须分别兼风、兼寒、兼暑之因;于外感、内伤中,又须分别湿多、热多,化燥、化火之变。

伤人身天气、地气之次第,入气分、血分之浅深。大抵湿之化气,多从上受,邪自口鼻吸入,故先伤天气,次及地气。经曰:伤于湿,首如裹。又曰:湿上甚为热,是也。湿之本气多从内受,总由脾肾阳虚,不能化水所致,故先伤地气,后及天气。经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曰:肾主水,肾为胃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是也。湿之本气,又或从外受、下受,伤天气,并及地气。经曰:风湿之伤人也,气血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寒湿之伤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固,营血涩,卫气去。又曰:阴受湿气。又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又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骨,是也。

夫皮肤、肌肉、经络、筋骨,虽有形质,属地,而其空窍之运行,实皆天气主之,此天包乎地之说也。界乎人身天地之间者,则有膈膜。膈膜之下,肝、胆布焉,三焦右肾旁三焦腑之

经脉行焉,相火寄于肝、胆。湿邪伤肺、脾、胃之表,肺之表,皮肤也;脾之表,四肢也;胃之表,肌肉也。表属气分,故多兼少阳胆与三焦病;湿邪伤肺、脾、胃之里,里属血分,故多兼厥阴肝病。盖以肺与脾胃为湿热郁遏,则天气不得清肃下降,地气不得承顺下行,肝、胆、三焦适当其冲,上下为邪所阻,不得遂其条达之机,其所寄之相火,必与湿热同升为病,而见寒热往来、耳聋、口苦、干呕、胁痛、停饮、膈痛等证。居乎人身前后之间者,又有膜原。膜原前近胸腹,后近腰脊,即上中下三焦之冲衢,人身半表半里之中道也。盖湿土郁蒸之气,湿中有热,热中有湿,其秽浊粘腻之邪,由地而上,从口鼻传入,直趋中道,流布三焦,故膜原为藏邪之渊藪,伏邪多发于此焉。邪伤毛窍经络之表与脏腑之里,皆随感随发,惟膜原空隙,如夹墙腹里一般,最易藏邪,逾时乃发,名曰伏邪。温,伏邪也。金之刘守真论温病主三焦,明吴又可又于三焦中揭出膜原。膜原本自《灵枢经》,二公之论,皆独超千古。伏邪往往因风寒而发,得药开通肺气,在经之邪,从汗而解,暂觉病退,而半日一日之间,忽然转重。此无他,膜原湿热互酿之邪,从中而作,斯时也,必视其所传而药之。传表则从汗解;邪气遏伏重者,则从斑疹解;传里则依附胃肠糟粕,必从大便解。湿为浊邪,以浊归浊,故传里者居多。药之邪退,迟一二日,复作复传,反覆循环,往往经屡下而邪始尽,吴氏又可所谓九传是也。其进锐者其退速,其进缓者其退迟;在春夏发者退速,在秋冬发者俱迟。愈期速者,两候五日为一候三候,迟者五七候不等。凡温病及伏暑晚发,暑湿症、痢,多见如此,虚者尤甚。请析言之。湿之化气,为阴中之阳,氤氲浊腻,故兼证最多,变迁最幻,愈期最缓。其见证也,面色混浊如油腻,口气浊腻不知味,或生甜水,舌苔白腻,膜原邪重则舌苔满布,厚如积粉,板贴不松,脉息模糊不清,或沉细似伏,断续不匀,脉为邪遏,有似虚寒之象,误治为害非轻。神多沉困嗜睡。斯时也,邪在气分,即当分别湿多热多。湿多者,无烦渴热象,天气为湿阻遏,不能外达

下行,则必凛凛恶寒,甚而足冷,头目胀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转侧,肢节肌肉疼而且烦,腿足痛而且酸。胸痞者,湿闭清阳道路也;午后寒热,状若阴虚者,申、酉、戌时,金气主令,又湿邪本旺于阴分也;小便短涩黄热者,肺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天气病地气因而不利也;大便溏而不爽,或濡泻者,肺与大肠相表里,心与小肠相表里,天气病地气因而失调也。

治法总以轻开肺气为主,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化。湿气弥漫,本无形质,宜用体轻而味辛淡者治之,辛如杏仁、薏仁、半夏、厚朴、藿梗,淡如苡仁、通草、茯苓、猪苓、泽泻之类。启上闸,开支河,导湿下行以为出路,湿去气通,布津于外,自然汗解。经曰:水郁折之。谓水上泛,折回而使之下也。贾真孙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兼风者,汗出、恶风;兼寒者,恶寒、无汗。前法酌加苏梗、桔梗、豆豉、葱白、生姜之类。邪在经络,一身掣痛,酌加桂枝、水炒防己、秦艽之类,以开毛窍经络之壅。兼暑者,面赤、口渴、心烦,前法去薏仁,酌加扁豆花、鲜荷叶清香辟秽,连翘、山梔、滑石轻清微苦淡渗,以解暑湿热之结。热多者,及湿热合邪病温者,前论气色苔脉诸证毕见,更加神烦、口渴,亦用前辛淡法,酌加芦根、淡竹叶、滑石轻淡辛凉之类,清金泄热。肺得清肃之权,自能化湿热于无何有之乡。肺是人身天气,天气下降,浊邪焉有不降之理?或从汗解,或从小便解。湿热内郁时,溺赤而清;湿热下注,则溺赤而浑。湿热治肺,千古定论也。余氏春山曰:阳为湿郁,不能外达下行,每见恶寒、足冷,若拘伤寒恶寒之说,投以温散,其寒反甚,但用芦根、灯草甘淡通阳利窍,滚煎热服,下咽即觉热从外达,津津汗出而解。屡验不爽,此其证也。其有初起神烦而昏者,此湿热郁蒸过极,内蒙清窍,前辛凉淡法去薏仁、厚朴,加细辛二三分、白芥子钱许,辛润行水开闭,合之芦根、滑石等味,轻清甘淡,泄热导湿,蒙蔽即开,亦屡验

不爽。若初起神智模糊,不能言语,舌苔白腻,无热象者,此寒燥之气搏遏水湿,内蒙清窍。急用辛开淡渗法,如杏仁、牛蒡、桔梗、芥子、细辛、通草、茯苓、泽泻之类。其辛香辛燥升散诸品,切勿沾唇,即生姜辛润不燥,亦不可用,以其性升故也。红糖甘缓填中,糜粥浓厚膩邪,均在禁例。愈后亦须忌一二日。此病与痧麻、霍乱,治法、宜忌皆同。其大便不利者,用蒺藜、薤白辛滑流利气机,气机一开,大便自解,即汗亦自出,随证均可加入。假使不知湿家忌汗、忌升,汗则亡阳,升则上蔽;闭证忌燥、忌升,燥则闭而且结,升则蒙而益蒙。误以头身疼痛、恶寒、无汗、隐疹而用升散,如薄荷、苏叶、荆芥、防风、羌、独活等味;误以湿蒙清窍,痧麻、霍乱诸闭证,而用藿香叶、香薷、佩兰叶、薏、砂、桂、姜等味。升散走窜、香燥浊烈,则是湿热之气,本是蒸腾,最易蒙蔽,而药复升之、燥之,必致未闭者闭,已闭者益闭,轻则多言谵语,重则神昏、烦躁,内窍闭极,则日瞑不言,目睛频转。亦必致肝、胆、三焦少火化为壮火,耳聋、干呕,甚则痉厥。又必致邪走皮肤肌肉,发疹发斑。兹不具论,论其化热。其化热也,气分邪热,郁遏灼津,尚未传入血分,而色红黄黑混,口气秽浊,舌苔黄腻,舌之边尖红紫欠津,或底白罩黄,混浊不清,重者厚而且满,板贴不松,脉息数滞不调,神烦口渴。湿邪化热,多见此象;湿热合邪病温,初起时亦见此象。宜用前辛凉淡法,加以微苦,如连翘、山梔之类,或加姜水炒木通之苦辛,内通外达,表里两彻,以冀汗解。湿热交合,加半夏、姜水炒黄芩、重者加姜水炒黄连三四分,苦辛通降;渐欲化燥,加知母清滋肺金。肺气为湿热郁蒸,不能敷布水精外达下行,必见烦渴、多汗、斑疹、停饮等证。如热汗时出,大渴引饮,轻者用前辛凉微苦法,加花粉、银花之类;重者用白虎汤,辛凉重剂,清肺泄热;虚者加南沙参。盖湿热清肺,如溽暑炎蒸,金风骤起,顷刻湿收热退,如登清凉界中。其邪走皮肤发疹,邪走肌肉发斑,隐隐不见者,用杏仁、

牛蒡、桔梗、萎皮、大贝、银花、连翘、淡竹叶、通草之类，辛凉开达；最忌多用辛燥，如苏叶、薄荷、荆芥、柴胡之类。斑疹已出，热重者，用白虎汤酌加元参、银花、芦根以化之。其饮停胸膈者，必见胸膈闷痛、心烦、干呕、渴欲饮水、水入则吐等证。斯时须辨舌苔，如舌苔白腻，则属饮重，热因饮郁而生，宜辛淡化饮。辛能行水，辛润又不燥津，加芥子最妙，重者加细辛二三分尤妙；淡如通草、茯苓、猪苓、泽泻、苡仁之类，或用五苓散；清淡如滑石、淡竹叶、芦根之类。如饮热并重，湿热与气互结，舌苔黄腻，宜苦辛通降，佐以淡渗，如小陷胸汤、半夏泻心汤，去参、草、大枣，以姜汁炒芩、连代干姜，加通草、茯苓、瓜蒌皮、薤白等味；黄芩滑石汤、杏仁滑石汤、黄连温胆汤，均可选用。湿热遏郁肝、胆、三焦经脉，耳聋、干呕者，亦宜用上法苦辛开化。胁痛及欲痉者，加鳖甲、石决明、牡蛎以咸降之，既能柔肝，又能化湿，两不相悖。邪传心包，神昏谵烦，亦须辨舌苔，如舌苔黄腻，仍属气分湿热，内蒙包络，与前同一病因，宜用半夏泻心、陷胸等汤，或用杏仁、芥子、姜水炒木通、盐水炒黄连、连翘、滑石、芦根、淡竹叶、瓜蒌皮之类，辛润以通之，咸苦以降之，清淡以泄之，其湿热浊邪自化，其闭自开。凉膈散亦可间用妙在用散，宁上丸、普济丹亦效。更有邪传包络，化燥伤阴，神昏谵妄，舌赤无苔，此证与前证同一神昏，而虚实相反。前系舌苔黄腻，湿热明征；此系舌赤无苔，伤阴确据。斯时用药，最要空灵。神昏为内闭之象，闭则宜开，心宫乃虚灵之所，虚则忌实。宜犀角、鲜地黄、连翘、银花、郁金、鲜石菖蒲、芦根、梨汁、竹沥，和姜汁少许，滚煎热服。再用宁上丸或普济丹，开闭养阴，较牛黄至宝尤胜。地黄用鲜者，取其滑利。少加姜汁，凉药热饮，取其流通，此即阴阳开阖之理。芦根尤宜多用，轻清甘淡，两清金水，又能泄热化湿，从膀胱而解。如此治法，断无不效之理。心宫之邪，本属郁蒸之气，无质无形，最忌一派苦寒冰伏，阴柔浊腻，如三黄解毒、三

黄地黄、犀角地黄、清营、清宫等汤，集而用之，有阖无开，毫无方义。今时习俗，尤误于温病伤阴之说，不知气分热郁灼津之理，每见舌绛，便用大剂阴柔，是浊热已遏上焦气分，又用浊药，两浊相合，逼令邪气深入膏肓，深入骨髓，遂成锢结不解之势。又或舌苔黄腻，明系气分湿热熏蒸，法宜苦辛开化，乃不用开化，而用大剂凉药，如三黄、白虎、三石、玉女煎之类，有阖无开，亦是逼令邪气深伏，邪伏则胃气不得上升，舌苔因之亦伏，转成舌绛无苔；见其舌绛无苔，又用犀角地黄、清宫、增液诸汤，更令邪气深伏，药愈清滋，舌肉愈燥、愈赤、愈黑，甚至音哑，神昏窍闭。斯时若邪在心包，势必闭而益闭，变在须臾；若邪在膜原中道，又必逼令下传肝肾，销烁真阴，阴涸乃毙，变期稍缓。二者均属难救。于难救之中而求救法，其邪闭心包者，酌用连翘、银花、芦根、梨汁、竹沥、姜汁、鲜石菖蒲之类，和宁上、普济丹丸以开之。邪入肝肾，神智尚清者，用复脉汤之类，屡进而垫托之，阴液托足，传送邪气，由里还表，从战汗而解邪盛止虚，故汗必先战。又有神昏、谵烦、舌苔黄燥、黑燥，而有质地，此胃肠实邪，地气壅闭，天气因之亦闭，宜承气汤急下其邪，以决壅闭。阴虚者，加鲜生地、元参、芦根清轻滑利之品，滋燥养阴足矣。若阴柔滋腻药多，虽用大黄，亦恐不解，是滋阴转致伤阴也。湿热化气，病人之天气及膈膜、肝、胆、三焦者如此。

湿热病天气，若脾肾不虚，即从天气而化，不致内传；若脾肾素虚，或误于药，或膜原之邪本重，皆令内传。邪既内传，不能还表，既从里治；从里治，最要辨其人之体质阴阳、湿多热多，即可知虚实之分。若其人色白而肥，肌肉柔脆，素有寒湿，此金水之质，其体属阴，湿邪不易化热，多病太阴脾土。病脾土，则舌苔腐白，或底白灰滑，见证多胸痞脘闷，不饥，不食，不便，或大便溏滑，或湿郁为热，走入肌肉，发为阴黄，黄而昏暗，如熏黄色，而无烦渴热象，或渐次化热，舌苔黄滑，口干而不多饮。

其未化热者,宜苦辛淡温法,如除湿汤、吴氏加減正氣散之类;已化热者,宜苦辛淡清法,如加減正氣散加清药,温胆汤、清热渗湿汤之类,发黄,酌加茵陈、黄柏、梔子之类。斯病也,若误以脘闷等证为食滯,而消之、下之,则脾阳下陷,湿邪内渍,转成洞泄、胀满诸病,如是则又当急救脾肾之阳,用寒湿门方法治之。若其人苍赤而瘦,肌肉坚实,素有湿热、肝热,此木火之质,其体属阳,湿邪最易化热,多病阳明胃土。病胃土,又要分别有形质与无形质,若无形湿热,与气相搏,舌苔黄滑而无质地,或有质地而黄膩,见证多呕逆,心烦、口渴,间有谵语,胸脘痞闷,按之不痛;或湿热瘀遏,走入肌肉,发为阳黄,黄而鲜明,如橘皮色。法宜苦辛通降,如黄芩滑石汤、半夏泻心等汤,量加瓜蒌以通之。阴虚者,加以育阴。如舌苔黄厚,脉息沉数,中脘按之微痛不硬,大便不解,此无形湿热与有形渣滓相搏,按之不硬,多似败酱色溏粪,宜兼用酒煮大黄为丸,缓化而行,重者加熟大黄、元明粉磨荡而行。设使大剂攻下,走而不守,则必宿垢不行,反行稀水,徒伤正氣,变成坏证。若舌苔黄如沉香色,或黄黑而燥,脉沉实而小,甚者沉微似伏,四肢发厥,或渴喜热饮,此皆里气不通之象,酌用三承氣汤急下之。中脘痞满按痛,邪在胃腑,宜小承氣汤。当脐及小腹按痛,邪在小肠,胃脘下口及脐两旁按痛,邪在大肠,热结旁流,按之硬痛,必有燥矢,均宜调胃承氣汤咸苦下之。脘腹均按痛,痞、满、燥、实、坚悉具,痞满为湿热气结,燥实坚为燥矢,甚则上蒸心包,下烁肝、肾,烦躁,谵语,舌卷,囊缩,宜大承氣汤急下之。阴伤者加鲜生地、元参、知母、芦根之类足矣。盖速下其邪,即所以存津液也。少腹按痛,大便色黑如漆,反觉易行,其人喜笑若狂,是肠胃蓄血,上干包络,小便色黑自利,是膀胱蓄血,均宜桃仁承氣汤急下之,或合犀角鲜地黄汤,以清包络。发黄,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蒿汤下之。其有气虚甚而邪实者,宜参黄汤;阴亏甚而邪实者,宜护胃承氣汤去芒

硝,或增液承氣汤下之;即虚极不任下者,宜用鲜生地汁、小生地汁、元参、知母、瓜蒌、麻仁、蜂蜜、梨汁,稍加姜汁之类,滑以去著,辛以润燥。慎勿当下不下,徒用滋膩,俾邪无出路,转致伤阴;亦勿迟回顾虑,致令失下,虚人尤不可失,失则邪愈盛、正愈衰,后即欲下而不可得矣。更有邪热化燥,伤及肾阴,旦慧夕剧,面少华色,或邪伤肝之经脉,发痉,发厥,审其有热无结,则又惟有酌用增液、二甲复脉等汤,养阴托邪而已。又有发黄,小便不利而渴,腹不满者,及热入膀胱,小便涩痛者,桂苓甘露饮最妙。其或病中遗滑,湿热袭入精窍,小便涩痛者,甘露饮加龟板、石决明、芦根,一面养阴,一面化湿,两不相悖。湿热化气,病人之地气者又如此。

至于暑,即湿热合邪,酝酿为害,与前证无异。伏暑及伏暑晚发,较春夏温病来势稍缓,而病实重。初起微寒发热,午后较重,状似疟疾,而不分明;继而但热不寒,热甚于夜,天明得汗,身热稍退,而胸腹之热不除,日日如是,往往五七候始解。推此病之由,总缘阴虚之质,夏月汗多伤液,内舍空虚,阳浮于外,暑湿合邪,深踞膜原,夏月伏阴在内,阳邪处于阴所,相安无事,然虽暂无患,必有焦烦、少寐、饮食少纳,面少华色之象,秋来阳气渐敛,邪与正争而病作矣。初起邪在气分,必须分别湿多热多,尤须知此病从阴虚而得,邪热一传阴分,即当以育阴养液托邪为第一义。余前谓阴柔滋膩不可误用者,谓邪在肺经气分,气为邪郁,不能敷布水精,而见烦渴、舌赤诸燥象,自当轻清开化,若用阴柔,则肺气愈遏,金不生水,燥必转甚,邪近心官。邪闭心官,亦当轻虚开泄,若用阴柔,则心气愈遏,邪无出路,闭必益甚;邪已传里,即当攻下,若但用阴柔,是扬汤止沸,非釜底抽薪。此皆不当用而用之者也。余岂谓阴柔养液之不可用乎?况伏暑本由阴虚得乎!虽然,亦自有辨伏暑有湿多,有热多。湿多者,舌苔白膩,或变黄黑,而舌边仍白,脉息模糊,口干不喜饮,宜且前辛淡法,忌

用凉药;热多者,舌苔黄滑,或黄腻,脉息细数而遏,口干频饮而不能多,宜用前辛凉淡法。邪在膈膜上下,乃由表传里之渐,舌苔黄腻而厚,胸痞,脘闷,干呕,心烦,口渴,乃湿热与气相搏,虽近乎里,却仍在气分,宜用前辛苦通降法。邪传心包,用宁上丸开法。若传及肝、肾,见有阴虚诸证,即宜加养液,如南北沙参、元参、细生地、麦冬、鲜石斛、玉竹、龟板、阿胶之类。邪未传里时,寒已退、而热不解者,亦用此法。若邪已传里,而入血分,暑湿无形之热,与有形糟粕相搏,舌苔黄腻而厚,脘腹按痛,大便不解,或虽解无多,或虽多而仍觉不爽,宜于辛苦剂中,加熟大黄、瓜蒌缓通之,或酒煮大黄为丸缓化之,往往服一二钱,大解一次,再服再解,不服不解,如此服五七次,行五七次,而邪始尽。非病者多食之过也,亦非宿滞之多也,乃膜原伏有暑湿,脾胃因散输不力,小肠亦变化机迟,所进谷食,皆化糟粕,不化津液,所以屡解不尽。暑湿本属浊邪,以浊附浊,胶滞缠绵,焉能脱然而解?若初起误用辛散,传里又误用峻下,必致亡阴,变成神昏、痉厥、脱厥不救。其有里邪已尽,热仍不退者,审其舌无多苔,或苔薄而无质地,则一以育阴养液托邪为主,如北沙参、大生地、玉竹、元参、麦冬、龟板之类。虚甚而神气消索,无热象者,甘凉犹不中窠,宜用甘平甘润之剂,如六味地黄汤、复脉汤之类,频进而垫托之。切勿见其不效,中途易法,致令不救。往往上焦之邪,因中无砥柱,内舍空虚,乘虚内陷,得育阴垫托,从中、下焦血分,复还气分,发白痞而解。白痞细小,色白有水,多发于胸腹、缺盆、肩颈、肘臂部位。白者肺之色,水者湿之气,所发部位,皆属肺经所行之地,若枯白无水,则又为阴涸之象。亦有育阴垫托,由里还表,邪从汗解,将欲汗时,脉必浮缓,苔必宣松,汗解后,舌苔有即退者,有迟一二日始退者,必得苔净、脉静、身凉,舌之两旁生薄白新苔,方为邪尽。一切外邪、伏邪,均系如此。

更有妇女经水适断、适来,而病温者,热

入血室,旦明夕昧,夜更神昏,低声呓语,如见鬼状,甚有当面与言,若罔闻知,而户外之事,反能闻之见之者,人咸以为怪,而非怪也。盖肝藏魂,肺藏魄,魄强者魂乃安。今热入血室,血液耗尽,肝为将军之官,最恶血燥,肝血既燥,又加水竭金枯,肾水不足以涵濡,肺金不足以灌溉,肝遂不能自藏其魂,而飞扬外越,名曰离魂。离魂则出入无时,故户外之事,皆能闻且见之也。又有病者自觉已身化作两人并卧者,亦离魂所致,虚劳等证,往往如此。治法一以大剂甘润育阴为主。初病热入血室,仲景尝用小柴胡汤领邪外出,余尝以青蒿易柴胡,加生地、当归、元参、麦冬养血养阴,山梔、泽泻导血室之邪,下行膀胱,以为出路。有瘀少腹按痛者,加赤芍、桃仁、鳖甲、龟板化瘀滋阴;暑未尽者,黄芩、半夏苦辛化邪。最忌攻下,即有实邪,亦必审其舌苔黄燥而有质地,脘腹按痛,大便不解,或经水适来,邪搏瘀停,少腹按痛,或大便色黑如漆,实有热结、停瘀见证,方可用桃仁承气汤下之,尤须加生地、当归、元参、麦冬养血滋阴,以固其本。盖水浅者舟停,水足则舟自行也。妇人产后病温,亦当如此。其有产前病温者,见有里证,当下则下。盖胎因邪不安,去邪即是安胎,但宜加养血药。

又有暑湿合邪病疟,或伏暑晚发,转为疟疾,此与寻常疟疾不同,脉苔见证,皆与伏暑无异,但作止有期,病势较减,治法与伏暑无异,亦要分别湿多热多,酌用辛淡、辛凉、辛苦等剂。按暑湿疟邪,伏于膜原半表半里,与少阳半表半里无涉。今时概用小柴胡汤,不独不效,往往致肝胆相火与湿热同升为病,而见发呕、发痉、发惊等证。夫伤寒病邪在少阳,寒热往来,是寒已而热,热已而寒,往来不断,而无止期,故曰“往来”,不曰“来往”。暑湿疟疾,先寒后热,卫气行于膜原,入于阴争,外无所卫,则恶寒,出与阴争,阴无所护,则发热,热后汗出即退,是寒来热往,作止有时,与少阳之寒热往来无止期者,大相径庭。又有一种伏暑疟

疾,详载《内经》。经曰:当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又曰:疟疾皆生于风。又曰:夏伤于暑,秋成疟疾。又曰: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营气之所舍也。此指暑热,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作。其篇首论蓄作有时,先寒后热。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阳并于阴,卫气内行于营,则阴实卫气在内,而阳虚,卫气内行于营,外无所卫,故虚。阳虚则寒栗鼓颔,巨阳即太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卫气复出于外,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饮冷。观暑热伤营、风湿伤卫之说,又与暑湿合邪,深伏膜原者不同。观营气之所舍一语,明指半表半里之营分,非但指少阳一经可知。观阴阳相移,及三阳俱虚之说,更非但指少阳一经可知。古今来谓疟疾但属少阳经病者,一误解于寒热往来,再误解于半表半里。夫寒热往来,即终而复始之意,已明辨之,再言半表半里。夫少阳经,乃人身两侧而之半表半里;营舍属经脉,乃皮肤内肠胃外之半表半里;膜原乃人身前后间空隙处之半表半里。部位不同,病邪亦异,是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或曰:脉、苔、证、治当何如?曰:暑湿合并为浊邪,脉必模糊,苔必浊腻,寒热作止,不甚分明,治法与伏暑无异。其暑热伤营,风湿伤卫者,是营分暑热本重,卫分又感风湿,卫气行营,并而后发,脉必浮弦而数,苔必淡白、滑白而不腻,重者舌肉必深红,先寒后热,寒轻热重,后渐不寒而热。夫浮弦为风象,弦而数乃暑热在营,为卫分风湿所搏,邪正交争,欲出而不得出之象。治宜桂枝白虎汤,疏卫清营;卫分邪重者,用桂枝汤,疏卫护营。其当暑汗不出而成疟者,是夏月当风取凉,以水灌汗,逼令暑邪深入,不复汗而伤于

内,脉必浮弦,发时亦必弦数。《脉诀》谓弦为阴脉。弦数不尽属热,乃营分之邪欲出而不得出之象,苔亦必淡白、滑白而不腻,但舌肉不深红,先寒后热,寒重热轻,后方转为寒轻热重。治宜桂枝甘草汤疏卫为主,营热卫寒两重者,桂枝汤疏卫护营,若风寒遏郁卫分,较甚者,用小柴胡汤,领邪出外也可,即用三阳表药,领邪外出亦可。

凡夏月风寒伏暑,秋成痢疾者,虽病各不同,而究其由来,同属暑为凉伏,因秋风而发,皆从疟例治之,用小柴胡汤亦无不可。喻氏嘉言治痢用小柴胡仓廩汤,逆流挽舟,即此意也。

又有湿郁成霍乱者,吐泻,腹痛,恶寒,头身均痛,此非寒也,乃湿胜耳!三阴疟疾,亦因湿胜而得,但疟疾为湿郁脾经,其势缓;霍乱为湿闭气机,其势急。肺为湿闭,则各脏腑之本气亦闭,气闭则不能行水,清气不得下行,浊气转而上干,清浊混淆,霍乱乃作;脉必沉细而遏,甚则沉伏;苔必水白白腻,重者舌肉亦水白而不红活。此病最忌升散温燥以及甘药,然间有服温药而愈者,乃湿未化热者耳!若屡进必误。夫温燥之品,助浊气上下一也;六气皆从火化,霍乱泻多亡阴,化燥最速二也。法宜五苓散去苍术,化膀胱之气,以导下流,尤须加辛通下达之品,以开气闭,气为水母,气开乃能行水。夫辛通下达,尤过细辛,细辛辛润而细,故能开达;次则芥子,芥子辛润而圆,故能流走;再次则杏仁、牛蒡子,仁也,子也,皆寓生机者也,能开表又能通里。杭郡塘栖痧药及丹平散,所以灵效者,皆细辛之力居多。余屡验不爽,但不宜多用,其功大者,其力必猛,不可不知。

再以外感寒湿言之。寒湿为湿之本气,本气为阴邪。其见证也,恶寒战身战栗心栗,周身疼痛,或外邪郁遏内热,疼而且烦,但舌苔白滑,不渴不饮,内无热象,故为寒湿。必须分别伤表伤里,表虚里虚,化热化燥。表虽属毛窍经脉,而肺实统之;里虽指各脏腑,而肾实主

之。其湿兼风寒伤表也,虽当发汗,但忌发之太猛,犯湿家忌汗之戒。《金匱》云:风湿相搏,一身尽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发其汗,汗大出者,风气去,湿气在,亦不愈。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盖风为阳邪,轻浮易去;湿为阴邪,凝滞难驱。微微似欲汗出,即经所谓“渍形以为汗”是也。妙在“渍”字,有浸润透彻之义。又曰:病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益剧,名风湿。此痛伤于寒,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可与麻杏苡甘汤。又曰: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麻黄加术,缓中燥湿,一发一补,即微微似欲汗出,风湿俱去之意也。唐宋以后诸方,或不用麻黄,或用麻黄,并杂用薄荷、苏叶、荆、防、羌、独升燥走窜之甚于麻黄者,皆由于未尝药辨性之故。夫麻黄诚不可多用,若当用而用,止三四分,则较胜于杂用他药者多矣。即或不用,而以杏仁、苏梗代之,原无不可,但勿杂用升燥走窜药,致湿邪内蒙包络,变为神昏,下伤肝胆,变为痿厥,则善矣。书曰:湿家忌汗,汗多则亡阳。汗为心液,汗多则心液受伤,太阳不能外卫,故脱。又曰:湿家忌汗,发汗则病痼。汗多血耗,肝无所养,故痼。洵不诬也。其寒湿伤里也,以利小便为主,最忌误下。《金匱》云: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此名湿痹。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夫关节烦疼,虽属表湿,郁而生热,而脉沉细,小便不利,大便快,湿在里者居多,故即从里治,利其小便。又曰:湿家但头汗出,背强,欲覆被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白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热为寒搏,故渴欲饮水而不能饮,口燥而烦。按:湿家本多汗,头汗出者,寒气凝敛于上也;背强欲覆被向火者,太阳经脉行身之背,为寒湿相搏也;哕而胸满者,误下虚气上逆也;小便不利者,误下津液内竭也。下后里虚,上焦阳气陷入下焦,为丹田有热;舌苔白滑,误下表寒陷入胸中,为胸中有寒;惟丹田有热,则渴欲饮水;惟胸中有寒湿,虽得水而不能饮,但口燥而烦也。又曰:湿家下之,额上

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盖湿在表,下之则虚其里,额为诸阳之会,额上汗出,孤阳无根而上脱也;微喘,里热不守而上逆也;小便自遗,或下利者,阴气不藏而下泄也;阴阳脱离,故死。观此可知在里之寒湿,宜利而不宜下也明矣。其湿合风寒伤人,致表虚里虚者,表虚则固表,里虚则温阳。盖固表则阳气外卫,阴气自消,温阳则离照当空,阴霾自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理固有一定者也。故仲景治风湿,脉浮,身重,见其汗出、恶风,知为表虚,主防己黄芪汤,疏而固之;治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转侧,不呕,不渴里无邪也,见其脉浮虚而涩,知为阳虚,主桂枝附子汤,和而温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知在内之津液不足,主桂枝去桂加白术汤,温而润之;甜术生用,气虽燥而质润,既能胜湿,又不伤津。治风湿相搏,骨节疼痛烦掣,不得屈伸,近之痛剧,小便不利,或身微肿,见其汗出、气短、恶风不欲去衣,知为表里两虚,主甘草附子汤,温以化之。此汉儒医学也。继此而知之者,则惟有喻氏嘉言。其曰:人身则盛则轻矫,湿盛则重著,乃有身重如山,百脉痛楚,不能转侧,此犹不用附子回阳胜湿,更欲何待?在表之湿,其有可汗者,附子合桂枝汤,驱之外出;在里之湿,其有可下者,附子合细辛、大黄,驱之下出;在中之湿,附子合白术温中燥脾。然则喻氏之学,其直登张氏之堂也乎!更有湿化为热者,如经所谓风、寒、湿一气杂至,沓合而成痹。本论又合风、寒、湿、热四气名湿痹,是始则湿与风、寒合,继则湿与热合。湿与热合,又当用辛凉淡法,如苍术白虎汤、治痹防己汤,或细辛、石膏并用,俾天气清肃下降,则经络湿热自随之以降,而痹者通矣。又有湿热化燥者,如经所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又曰:湿热不攘,大筋短,小筋弛长;短为拘,弛长为痿。又曰:经热则痹,络热则痿。又曰:肺叶焦萎,则病痿躄之类。湿化为燥,燥中犹有余湿,须治湿不碍燥,如防己汤中加龟板、决明、牡蛎、金钗石斛之类;化燥而

无余湿，须治燥不动湿，如熟地炭、苡蓉、枸杞、玉竹、沙参、制首乌、胡麻之类。乃世俗治拘挛等证，惯用木瓜，且盛称其养筋、舒筋之功。抑知木瓜味酸涩而质燥，断无养筋、舒筋之理。此说创自明人，《神农本草》原无是解，宜陈氏修园非之。更有藤属，如络石藤、海风藤、薜荔藤等味，惯用以治痹，抑知此类藤属，辛燥走窜，穿经破络，化热化燥，愈服愈痛。夫湿为寒搏，寒搏则燥生，初起即当辛润、湿润以解外燥，参以淡渗治湿；湿热化燥，即当治以清润，重者清润不效，又当治以湿润。即以痹论，痹为湿痹，治湿为本，风寒兼之，方合圣经治病求本之旨。若谓藉以引经，彼桂枝、桑枝、当归、牛膝诸品，不独引经，且能流利关节，不较胜于藤属多多乎？

再以内伤湿热言之。其病天气也，肺伤湿热，清肃不行，或多自汗，或成肤肿，或淋闭，或火泻，或痢如西瓜水等证，如溽暑蒸腾，必得凉风至、白露降，溽暑乃收，且上窍一开，下窍自注。治法不外辛淡、清淡，如白虎汤、甘露饮加杏仁、芥子、苡仁、通草之类。其病地气也，湿热伤脾胃之阴，上而熏蒸肺肝，下而壅塞二肠、膀胱，或生痰、生饮，或吞酸、吐酸，或呕逆、吐泻，或上壅木遏，山有风而成蛊，或下塞上闭，天地隔而成否，或湿热滞于中，而为噤口痢疾，或水湿溢于外，而为皮肤水肿。土属杂气，为病最多。治法总不外辛通苦降，如五泻心汤、二妙散、清热渗湿汤、资生丸、六君加黄连、鳖甲、泽泻、姜汁、竹沥之类。其有痞满呕逆，上下不通者，乘其初起，元气未衰，投控涎丹十余粒通之，或用小温中丸数服化之，及早图治，切勿养痍，致貽后患。其由中土而病及下焦也，或湿热伤肾，水不济火而为梦遗，为黄浊；传人大肠，而为痢；或湿热伤肝，流入筋脉而为疝；或湿热伤脾，而为泄泻。治法亦不外苦辛淡渗，如猪肚丸、知柏生地黄汤、宣清导浊汤、黄芩芍药汤、渗湿断下汤、桂苓甘露饮、五苓散、牡蛎泽泻散之类。其有化燥者，始为湿热，继又阴虚，上实下虚，火升痰

涌，或胸痞、胁满，或喘嗽、眩晕，或四肢乏力，或周身疼痛，或血溢、便闭，或面赤、足冷，或痿痹、瘫废。治法又与寻常湿热不同，若淡渗燥湿，必致真阴下竭，若柔膩滋阴，又助痰湿上壅，务使燥润得宜，刚柔并济，如知柏地黄丸、虎潜丸之类。复有阴阳两虚，真元下衰，湿热上乘，乘于内则痰热喘满、眩晕，溢于外则肢体疼痛、麻木，如此则将有类中之虞，如痰厥昏仆、舌强语涩、口角流涎、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症。宜用刘守真地黄饮子，多加姜汁、竹沥送下，或服黑锡丹一分，服后半日许，乘其气息稍平，急进大剂参汤，和竹沥、姜汁、童便分服之。若过此时，则痰火复升，补气之药难于突入重围矣，其喘满多热汗者，急进生脉散以摄阴气；喘满多冷汗者，急进参附汤以回阳气，或用理阴煎以收摄阴阳二气。治湿热化燥，有如此者。

再以内伤寒湿言之。或因于天，或因于人，或外无所因，而湿从内起。因于天者，久雨湿胜，外湿引动内湿；因于人者，夏月纳凉饮冷，或嗜食茶酒瓜果，急者当时为患，缓者秋后乃发；外无所因者，乃水谷之湿，停蓄于中。三者之原，总由阳虚不能输水所致。其病天气也，肺阳伤则水冷，金寒气不化水，有霾雾蔽空之象；肺阳遏，心阳亦为其所掩，有阴云蔽日之象。或水泛高原，为喘满，为痰嗽；或饮邪凌心，为心悸；或上干于头，为眩晕、呕吐。治法以辛淡为主，表轻者六安煎，表重者小青龙汤，有汗小青龙去麻黄，或如苓桂术甘、苓桂术姜、《外台》茯苓饮之类。其阳虚湿重，及喘满多冷汗者，又非参附汤、真武汤回阳胜湿不克，即前所谓离照当空，阴霾乃退之义。其病地气也，脾胃阳伤，水多土滥。脾阳伤则见脘痞、腹胀、腹痛、肿胀、便溏、洞泄、三阴痠痹等证，法宜温中燥湿，如附子理中、真武等汤之类；胃阳伤则见脘胀、呕逆、不饥、不食、不便等证，法宜辛温淡渗，如平胃散、胃苓汤、除湿汤之类。亦有湿郁化热，舌苔先白滑灰滑，而后转黄燥，口渴不饥，小便涩痛，大便坚实，即

古称湿火是也。治法又宜苦辛凉淡,如半夏泻心等汤。要之,湿为阴邪,伤人之阳也,得理之常;伤人之阴也,乃势之变。其病地气,而及地中之水、火、木也。肾阳虚,则三焦不能化水渗入膀胱,而见湿痢、滑泄、五更泄泻、腰腿酸痛等证。邪水旺一分,则真水亏一分。治法以温肾阳、泄膀胱为主。温肾阳,即所以生脾土;泄膀胱,即所以安肾阳。温肾阳,如真武汤、《金

匱》肾气汤、参茸汤之类。泄膀胱,如五苓散之类。其病肝木者何?盖木赖水生,水多则木泛,木泛则不得遂其生发之性,而疏泄无权,枢转不力,即《内经》所谓风湿交争,风不胜湿之意。治法宜逍遥散、小柴胡汤、补中益气、调中益气等汤,以复其风木之性,则水随气转,由决渎入州都,而氾滥者治矣。此治内伤寒湿之大较也。学者博览群书,自知所论不诬矣。

医原 卷下

清 安东 石寿棠 芾南原著
鄞县 曹赤电 炳章圈点

燥 气 论

经云：燥胜则干。干为涩滞不通之疾。其病有外感、内伤之因，寒燥、燥热之异，伤人气分、血分之次第浅深，皆辨之不可不早辨也。邵新甫曰：外感之燥，首伤上焦气分，气分失治，则延及血分；内伤之燥，乃人之本病，由于精血下夺而成，或因偏饵燥药所致，病从下焦阴分先起，下焦失治，则槁及乎上，喘咳、痿厥、三消、噎膈之萌，总由于此。治法：外感之燥，津液结于上而为患者，结者必使之开解，非辛润流利气机不可；内伤之燥，精血竭于下而为患者，竭者必使之复盈，非柔润静药，及血肉有情者以滋填之不可。大抵是病用药，最忌者苦涩，最善者甘柔。此其大较也。独是外感、内伤宜分，寒燥、燥热尤不可混。夫因寒而燥，为燥之化气；由燥而热，乃燥之本气。人但知燥热为燥之常，而不知寒燥为燥之变，无怪乎其辛燥升散，动辄得咎也。不观诸《内经》乎？经曰：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民病善呕，心胁痛不能转侧，治以苦温。苦当是微苦，如杏仁之类，取其通降。温当是温润，非温燥升散之类。此《内经》治寒燥之正法也。又曰：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胁肋痛，溇泄，内为噎塞，外发癰疽，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噎塞而咳。据此经文，亦指凉燥搏束而言。《性理大全》谓燥属次寒。沈目南曰：盛夏暑热熏蒸，人身汗出漉漉，肌肤潮润而不燥，冬月严凝肃杀，人身干槁燥冽，故深秋燥气行，人体肺金应之，肌肤亦燥。此亦指寒燥而言。寒燥如此，

温燥可知。

大乾金主燥，于时为秋，然秋不遽燥也，秋分以后，渐至大凉，露寒霜肃，清气搏激，燥乃行令。燥从天降，首伤肺金，肺主一身气化，气为燥郁，清肃不行，机关不利，势必干咳连声，胸胁牵痛，不能转侧，胸膈气逆喘急，干呕。又或气为燥郁，不能行水，水停膈上，则必口渴思饮，饮水则吐，烦闷不宁，气为燥郁，不能布津，则必寒热无汗，口鼻唇舌起燥，嗌喉干疼。又或气为燥郁，内外皆壅，则必一身尽痛，肺主皮毛，甚至皮肤干疼，手不可按，凛凛恶寒，甚而肢厥，虽覆以重裘不温，颇似阴寒之象。又或气为燥郁，治节无权，中宫水饮不能屈曲输于膀胱，而直注于大肠，则必腹痛、泄泻，甚者挥霍搅乱，上吐下泻，脉伏肢凉，又似阴寒寒湿之象。夏受暑燥，亦多病此。但燥气干滞，所泻必艰涩难行，与湿泻、热泻之倾肠滑利者不同。吐泻甚则津液内夺，柔化为刚，肠燥拘急，有似硬梗，按之痛甚，蜷曲难伸，任脉失营养，当脐上下按之坚硬，动跃震手，冲脉失营养，脐之两旁按之坚硬，动跃震手。此皆燥极见证，切勿认为积滞，误行攻下。又或经络失于营养，拘挛掣痛，俗名转筋，立时阴亡液涸，目陷肉销，面青肤黑，舌中肉剥，神明昏乱，阴夺于内，阳无依附，遂至肢厥身冷，汗出如珠，内闭外脱不救。又或肺燥直逼大肠，肺与大肠同属燥金，而成肠澼，俗名痢疾，燥郁气机，则肠垢下而色白，燥伤血络，则血渗大肠而色红，肠中本无血，所行之血，乃肠间经络之血渗入大肠。肠中切痛，痛而后行，里急后重，艰涩不通，行后稍止，气机终觉不利，糟粕又或结为

燥粪,与湿痢之痛缓酸坠,而不里急艰涩,大便溏而多者有别。

凡此燥病,多生于阴亏之辈,劳苦之人,夏月炎蒸,液为汗耗,水竭金枯,里气已燥,以燥感燥,同气相求,最为易易。唐·孙思邈真人制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合为生脉散,本属阴柔之品,乃制为散,润药燥服之,既可得药之形质,缓化于内,又不膩气机。古人立法,周密如此。使人夏月服之,以保肺金,治未病也。奈何汉唐以后,医道失传,不知人生天地间,外感内伤,千变万化,总不外天地阴阳之气,即不外天地燥湿之气。乃世于湿气,犹多发明,而于燥气,未能详究,所以每遇外感,浑曰风寒,不辨其为风燥、为风湿、为寒燥、为寒湿,至暑躁初起,与寒燥相似,更不之辨。但见寒热、无汗、头身疼痛、咳嗽、呕吐、胸膈气逆等证,辄用辛燥升散,见有胸膈,便曰感寒停滞,并用苦燥破滞,轻则用苏、薄、荆、防,重则用羌、独、芎、芷,在夏月则用香薷、藿香,至青皮、枳壳、山楂等味,亦惯行佐用。试思以上诸药,其为辛润乎?抑为辛燥乎?其在夹湿者,用之犹可,若是风燥、寒燥之邪,则以燥治燥,变证必然蜂起,将见燥邪窜入肌肉则发斑,窜入皮肤则发疹,窜入营分则舌赤无苔,神乱谵烦。斯时也,见其邪入营分,又用一派苦寒清火、柔膩滋阴,逼令燥邪深入心包,深入骨髓。入心包则神烦意乱,属心肺,轻则多言,重则谵语,闭极则神明昏乱,呓语不休,目睛频转;入肾则燥,循衣摸席,扬手掷足;阴液耗极则口噤齿齧,身强发痉,内闭外脱,不可救援。又或上焦气分之邪未开,法宜辛润开达。或津液聚于胸膈为痰,阻结气分,正在心下硬痛,法宜苦辛通降,如小陷胸汤、半夏泻心汤、温胆汤、三子汤之类,对病发药,方能获效。乃不用开化,妄用大剂攻下,气为邪搏,不能传送,正粪不行,但行稀水,徒伤气血;又或邪已传里,迁延不下,致成脏结,虽下不行。若是者,始而以燥治燥,致邪走窜;继而苦寒冰伏、阴柔滋膩,致邪闭结;终而误下失下,致邪实正虚,轻者重,重者死。盖不知凡

儿,其为可慨,不亦甚乎!

又见习俗,遇有霍乱,不辨燥湿,但见腹痛吐泻,辄用藿香正气散,甚有用香、砂、桂、附、吴萸诸燥药,其在湿邪,自可冀以温中止泻,若是燥邪,不独泻不能止,必致耗液亡阴,内闭外脱,或上焦之邪,走入中下,气分之邪,走入营分,每见大便下红,形如血膏,遂不可救。

又见习俗,遇有肠癖,不辨燥湿,辄用败毒散升阳、芍药汤通里。其在风湿致痢,用败毒散升阳转气,逆流挽舟,自可获效;湿热致痢,用芍药汤酸苦泄热、苦辛通降,亦可获效。若是燥邪,治以辛燥、苦燥,必致伤及血液,剥尽肠膏。如此类推,不可枚举。

或曰:治法何如?曰:病有燥湿,药有燥润,病有风燥、寒燥、暑燥、燥火、燥郁夹湿之分,药有辛润、温润、清润、咸润、燥润兼施之别。且六气之邪,初无形质,以气伤气,首先犯肺,必用轻药,乃可开通,汗出而解。经曰:轻可去实,信不诬也。况人之汗,为津液所化,而汗之出,乃气机所传。一经感邪,阻遏肺气,气为邪阻,不能布津外通毛窍,故身无汗、寒热、疼痛;气为邪阻,不能布津上濡清窍,下通胃肠,故口干、舌燥、胸膈、气逆、二便不调。治者当辨燥湿二气何气致病?所兼何邪?兼风、兼寒、兼暑。所化何邪?化火、未化火。所夹何邪?夹水、夹痰、夹食、夹本病。对病发药,使之开通,开字横看,是由肺外达皮毛,与升散之向上行者不同。通字竖看,是由肺下达胃肠,通润、通和,皆谓之通,非专指攻下言也。邪一开通,津液流行,而汗自解,何必泥定风药发汗耶?且风药不独不能发汗,反耗伤津液,绝其化汗之源,尚冀其化汗耶?

以燥气论,燥邪初起,在未化热时,宜用辛润开达气机,如杏仁、牛蒡、桔梗之属。兼寒加以温润,如豆豉、前胡、姜、葱之类;邪机闭遏,加以通润,如白芥子、细辛之类;咳嗽不止,胸前膈闷,加苏子、紫菀、百部之类;中带润,自不伤津。而且辛润又能行水,燥夹湿者宜之;辛润又能开闭,内外闭遏者宜之。其

里气不和者，佐以瓜蒌皮、鲜薤白之类，辛滑流利气机，气机一通，大便自解，浊邪解而清邪失所依附，亦必化汗而解。其化热者，于辛润剂中，酌加清润轻虚之品二三味，如梨皮、蔗皮、梨汁、蔗汁、荸荠、芦根、石膏、知母、川贝母、南沙参、桑叶、菊花、银花、花粉之类，以泄其热，热泄则清肃令行，气机流利，亦必化汗而解。其阴虚者，于辛润剂中，酌加生地、元参、沙参、麻仁、黑脂麻、蜂蜜之类，养阴润肠，但不宜多用，恐膩著邪气。其夹湿者，于辛润剂中，酌加薏仁、通草、茯苓、半夏之类，辛淡渗湿，亦不宜多用，恐燥伤津液。其夹湿而化热者，于辛润剂中，酌加滑石、淡竹叶之清渗，连翘、山栀之微苦微燥，重者酌加姜汁炒木通，炒苓、连之类，苦降辛通，开化湿热。其邪已传里，依附胃肠渣滓者，则攻下一法，又未可缓施，但下宜适中，不可太过。观仲景用大承气汤，一剂分为三服，视其进退用之，以药力不及，犹可再服，药力太过，不可挽回。其用心之细，有如此者。且上焦邪气开通，天气下降，地气自随之以运行，又何必缓下为能乎？此治外燥之大法也。

或又曰：误药不可以救乎？曰：难也，药病相反也。燥邪用燥药，一相反也；肺喜清肃，而药用浊烈，二相反也；肺主下降，而药用升散，三相反也；燥邪属气，以气伤气，原无形质，而且肺为轻虚之脏，膈中为空灵之所，苦寒沉降，阴柔滞膩，气浊味厚，病未闭而药闭之，病已闭而药复闭之，四相反也；气分之邪未开，而津液又被下夺，五相反也。一病而五相反，不死何待？燥邪本易化热，今误被辛燥升散、寒凉冰伏、阴柔滋膩，不得再用热药挽之，惟有用余氏普济丹、宁上丸，养液开闭，以回万一。曰：辛燥、寒凉、阴柔三者之弊，如此其甚，其不可以一用乎？而又非也。降佐以升，降非攻破，乃辛润流通，使之自降。升非升散，不过用微燥之品数分，以和格拒而已。开佐以阖，凡寒凉阴柔，皆是阖机。君臣佐使，配合得宜，亦何不可？夫天地阴阳之道，即升降开阖之道，人苟知此，立方自错

综变化，神妙不测矣。

又有内寒燥一证，考《医垒元戎》尝用温热药治之，如桂、附、硫黄、良姜、巴豆之属。然彼系治北方之人，感受大寒，寒结于内，卒然腹痛，不曾化热，乃用热药为丸，以通寒结。此偶用之方，非常法也。刘河间曰：燥本属秋阴，异于寒湿，而同于风热，热甚则液耗风生，肝主风木、主筋，肺不清肃下降，则津液聚于胸膈而为痰饮，不归正化以润其筋。其为病，有经脉劲强而口噤者，燥甚干涩收敛故也；有经脉拘急，或时恶寒，或善伸数欠，脉浮数而弦者，燥气怫郁，里气不舒故也；有脾胃干涸成消渴者，燥劫胃津故也；有风痙发作，瘈瘲、昏冒、僵仆者，燥甚化风涎，溢胸膈，因燥生湿故也。外燥昏闭，亦多由此。至于中风筋缓不收，与诸脏郁病痿，似与劲切紧涩相反，而其为燥则同，特其燥之甚焉耳！观秋深燥甚，草木有枯缩而不伸者，亦有萎落而不收者，其理可悟矣。夫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行，燥则血液衰少，而气不流畅，缓纵不收，必然之理。孙一奎曰：燥旺于秋，然必秋分以后，清气行而万物乃燥，燥属金，金属西方之气，在人为肺。乃运气以卯酉为阳明燥金司天，而不言肺者何也？盖以肺脉起于中焦，津液出于中焦故也。彼医经统旨谓燥是阳明所化，亦是故耳！沈生明曰：《内经》病机一十九条，独遗燥气，盖为燥兼风热而化，言风热而燥在其中矣。燥兼风化者，经曰：风能胜湿，湿去则燥生，在人则风能烁液，液去则燥生，燥伤肺金，金不胜水，而病及肝木，故中风筋脉动弦、风痙口噤、收敛急切诸病生；燥兼热化者，《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始也火烁金而燥乃成，既也金不生水而燥益甚，故消谷善饥、胃槁噎膈、二便闭塞、枯涸燥裂诸病又生。由热生风，由风生燥，燥又生热，循环胜复，至于髓液俱枯，燥非浅患明矣！

推致燥之由，有因于天者，有因于人者。阳明燥金司天，或久旱无雨，燥化大行，伤及肺金，此因于天者也；七情不节，气结、神伤、

精损,及病时汗、吐、下太过,或久劳风日之中,频近炉火之旁,或食味辛热太过,或虚劳误投温燥,与夫服食家久服金石之品,皆能燥伤津液,此因于人者也。然究其本源,皆缘血液不足所致。盖阴血虚则不能营运乎百体,津液耗则不能滋养乎三焦指上、中、下三焦言。由是邪热怫郁,燥变多端,或燥于外而皮肤皴裂,或燥于内而精血枯涸,燥于上则咽鼻干疼,燥于下则便溺闭结,兼热则手足痿,化风则痲痒作,实而燥热必发颠狂,虚而燥热必致劳咳,燥伤肺金不能敷布水精,则又停痰停饮,燥中夹湿而为噎膈。因燥致病,何可胜言!

治燥之法,当观釜沸之理。譬诸汤,气譬诸火。若火猛汤沸,而为实邪,则当沃薪灭焰,使不涸竭,张太守所谓急下阳明以存津液者此也;若沸久将干,则又当益水胜火,使不上僭,王太仆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又按经云: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谓之死阴。死阴者,谓心肺真阴枯涸,真阳亦衰,寒从中起,气不化液,肺之阴气已死也。景岳曾以八味丸、归脾汤治一播绅而愈。又如大便闭结,食少,脉微,谓之阴结,以半硫丸治之而愈。是皆血枯气涩,阴伤及阳,不能运化蒸变,如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闭塞而成冬者然。此因虚而寒,因寒而燥,则又当改清润为温润矣。知经知权,知常知变,乃不愧为司命焉!

喻嘉言曰:病机一十九条,独遗燥气。夫六气配四时,风于时为春,暑于时为夏,燥于时为秋,寒于时为冬。湿生于土,土寄旺四时,而季夏十八日为尤旺。窃谓《内经》原文,当是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特传写者,误于暑字下,湿字上,脱略数字耳!盖秋伤于燥,理之决然而无可疑者也。经又谓咳不止而出白血者死。白血谓色浅红,似肉似肺,乃肺脏消削之验。然则病机云: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二条指燥病言明甚。至左胁肋痛,不能转侧,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腰痛惊

骇,筋挛,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疮,则又燥病之本于肝而散见不一者也,而要皆秋伤于燥之征也。奈何解者不知病机篇之偶有脱误,竟指燥病为湿病,显与经旨背而驰哉!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肺燥之由来者远矣!苟其人肾水得上交于心,则心火自得下交于肾,水火既济,何伤肺之有?既或肾水不足,而胃中津液犹足以协济上供,肺亦不至过燥也。若中下之泽既竭,而高源之水,犹得措于不倾,此必无之事矣。经又云:二阳结,谓之消,是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热结而精血不荣,致成消渴,舌肉赤裂,大渴引饮,与膈消义同,治膈消用白虎加人参汤,清燥救肺。观此可知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属肺燥者,用之亦无不合矣。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传为息贲者,死不治。二阳,阳明胃也。发于心脾者,谓二阳之病发于心、脾者也。心藏神,脾藏意,心之所发而有所主者谓之意,脾虽藏意,实本于心。思则脾气结而心气亦结,心气结而心血亦结,燥从中起,伤及阳明,阳明主肌肉。风消者,肌肉如风消削也。息贲者,息有音而上贲不下,乃因肺气虚不能下归于肾,肾气虚不能上纳乎肺也。脏腑阴液,销亡殆尽,故直断之曰死不治。

柯韵伯论痉湿异同曰:病机一十九条,独缺燥病,若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愚窃疑之,即本论亦自有痉湿之分,且曰太阳病寒伤太阳经,发汗太过,因致痉,则痉之属燥无疑矣。彼诸痉属湿之说,其传写之误乎?抑湿化为燥乎?夫痉乃血虚筋急之状。按六气皆足以致痉。风寒之痉,乃清气搏激所致。暑湿之痉,或风寒搏激暑湿所致,或暑湿壅遏所致,或暑湿化燥所致,或发汗太过所致。其搏激壅遏者,非辛润、温润以解之不可;其化燥者,及发汗太过者,非清润、甘润、温润以濡之不可。又按六经痉病,各有部位:身以后者属太阳,头项强急、腰脊反折,髀不可屈,腠筋如结,皆其证也;身以前者属阳明,头面动摇,口噤齿齬,缺盆纽

痛,腿脚挛急,皆其证也;身之侧者属少阳,口眼歪邪,手足牵引,两胁拘急,半身不遂,皆其证也;腹内拘急,或因吐泻而四肢拘急,属太阴;恶寒蜷卧,尻以代踵,脊以代头,俯不能仰,属少阴;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里急,阴中拘挛,膝筋拘急,属厥阴。然六经部位虽不同,而要皆归于燥。但当辨燥之所因因寒、因风、因风寒束搏、暑湿壅遏,所化风寒化燥、暑湿化燥,以治其原,加引经药,以为之使,不必泥定经络,逐末而忘其本也。其因风寒搏激致痉者,其证发热,恶寒,无汗,气上冲胸,小便不利,其脉坚紧,其状强直而口噤,此得之天气,即经所谓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是也,勇猛无汗,故曰刚痉;其因暑湿壅遏致痉者,其证发热,有汗,而不恶寒,其脉沉迟,模糊不清,往来不利,其状项强几几,此得之地气,即经所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是也。软弱有汗,故名柔痉。仲景治因于风者君葛根,甘凉以治风之动,而又清润治燥也;风阳化热乃可用,若风寒束搏,又非所宜;治因于湿热者君瓜蒌根,苦降以决湿之壅,而又凉润治燥也。一药而两用之,不惟不相碍,且可相济,学者所当隅反也。且夫善医者,必用视观察之法,而辨于其微,辨于其早,以治未病。如项强而痛,即痉之一端,观此便知是太阳经脉血虚,而预防之。如《伤寒论》云:脉浮,自汗,心烦,恶寒,而脚挛急,知痉之将作,与以桂枝汤则厥,与以芍药甘草汤则其脚自伸。甘草甘以缓急,芍药微润微苦,治燥而不膩邪。仲圣用药,非若后人之顾此失彼也。乃习俗见此,不独不能预防,而且误作风治,辛散发汗,助阳耗阴,将见项背强直,口噤齿齧,腿脚挛急,卧不著席,诸证生矣。此无他,不审虚实故也。夫治痉之法,当分虚实,而究其所因。其因血虚发痉、妄治发痉者,亟用清和濡润,以柔化刚之法。其虚甚者,金寒水冷,气结津枯,清润又非所宜,必得温润、甘润、如苡蓉、枸杞、熟地、阿胶、玉竹、鹿胶、菟丝子之类,方为中窠。以清润犹稟清秋凉寒之气,甘润、温润,乃得春和煦育之机。虚燥治法,大率

类此。嗟乎!虚实殊途,生死反掌,学者所当辨于其微,辨于其早也已!

论张仲景《伤寒论》

汉·张太守仲景著《伤寒》一书,立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随病之变迁用之,千变万化,灵妙无穷,万病皆当仿之为法,不可仅作伤寒书读也。乃后之注是书者,五十余家,移前易后,互相訾议,迄无定论。愚按:是书,当分两大段看法,其前一段为表寒而作,寒为天地燥结之气,燥故化火也速,寒气从外收敛,搏束气机,津液不行,故停湿者多;后一段为里寒而作,里寒或由外直中于内,或虚则寒自内生,总不外脾肾阳虚,阳虚则不独不能御寒,而且脾阳虚则不能散精,肾阳虚则不能行水,不能散精行水,故化湿者多,化火者少。其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也。观其论中,曰胸中,曰心中,曰心下,曰胸胁下,曰胃中,曰腹中,曰少腹,虽未明言三焦,较言三焦者更细也。人身一小天地,膈膜以上,天气主之,肺与心也。膈膜以下,地气主之,脾、胃、二肠、膀胱、三焦、肾也。界乎天地之间者为膈膜,膈膜乃肝、胆部位,如地之有树木者然。行乎肌肉之里,筋骨之外,以运行血脉者为经络,如地之有脉络沟渠,以通天气者然。从膈下而上,上至胸,旁至胁,皆清气与津液往来之所,其病不外痰涎水饮,为邪所击搏,与气相结,由胃中脘及腹中,下抵少腹,乃有渣滓秽浊之物,邪气得以依附之,而成下证。一为清阳,一为浊阴,人身所以为一小天地也。观仲景先师所立方、法,确就邪伤人身之天地者治之,六经固不爽毫厘,三焦亦不逾分寸,千古医圣之称,舍仲景其谁与归?

以太阳论,太阳经脉行背,背者胸中之府,胸中为肺之外廓,肺主皮毛。凡邪从太阳

入者,必自毛窍始,且六经之气,皆天气所运行,未有经气郁而天气不郁者。故《伤寒论》云: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痛,恶风,无汗而喘。又曰:喘而胸满,剧者必衄,衄乃解。夫头痛以下,皆太阳见证;喘而胸满,乃邪阻肺气不舒也;衄者,寒燥化热,热其动血,由肺之清道出也;衄解与汗解同,故曰衄乃解。经言太阳,固明明兼言肺矣。且邪由皮毛而肌肉,由肌肉而经脉,一层收近一层,是横入。邪由外横入,药由内横托,故用轻虚之麻黄汤,由肺化汗外达皮毛,以出肺之空窍,即以出太阳之门户。经云:轻可去实。又云:薄则发泄,厚则发热。麻黄体极空虚,气味俱薄,轻薄、上浮、空虚、外达,太阳药,即肺药也。故用以为君,即以为使。桂枝辛温微润,土温肌肉,枝亦横达,故以为臣。杏仁质润,微辛微苦,苦重于辛,开而能降,且仁含生意,又能入心化汗。炙甘草微润而甘,能缓药性于上,故以为佐。方虽四味,神妙无穷,余后世舍而不用,偏用羌、独、荆、薄荷燥烈之品,不知厚则发热,服之徒增烦躁,且麻黄主开,是横力,羌、独等主升,是竖力。肺主天气,天气宜开、宜降,而不宜升,故羌、独等味,自《神农本草》已有之,但非为治伤寒、温病设也,仲景所以不用之。若发汗,汗不出,而烦躁者,此邪郁热生,内灼肺津也,用大青龙汤、辛凉润以解之。麻黄汤加石膏、姜、枣。麻黄、生姜、石膏并用,神妙已极。汤名青龙者,以龙为水族,行津发汗之义也。其有表邪未解,搏束在里之湿热,走于肌肤发黄者,麻黄连翘赤小豆生梓皮汤,辛凉燥以解之。其有发汗后,汗出而喘,或饮水多而喘,此表邪虽解未尽,肺中尚有留邪,与水邪相搏,故取麻杏甘膏汤,辛凉解表,表解则水邪自从汗而出。若停水之重者,发热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而咳,而喘,或噎,或渴,或不渴,或大便利,或小便不利,一派皆停水见证,主小青龙汤。麻、桂开表,芍、草护胃,尤妙在细辛之辛润行水,半夏之辛滑降逆,干姜、五味子并用,温肺阳而固肺阴,无微不到,真神剂也。方下对证加减,亦毫厘不爽。微利者,去麻黄,加芫花;渴者,去半夏,加瓜蒌根;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喘者,去麻黄,加杏仁;误饮冷水,令汗大出,寒水相搏,其人噎者,去麻黄,加附子。盖汗为水类,肺为水源。汗不解则邪搏肺气,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以致水停肺胃之间。若不开表而徒利

水,无以解其搏束;若一味开表,而不用辛以行水,又无以祛其水邪。此方升中有降,开中有阖,真如神龙,变化不测,后人何曾梦得?论曰: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颈不强,寸脉浮微,或脉乍紧,或手足厥冷,胸中痞硬,气上冲咽,不得息者,此胸中有寒也,当吐之。药后探吐,宜瓜蒂散。夫所谓寒者,即寒饮也。观《神农本草》瓜蒂、赤小豆吐下胸腹中水邪可知。更有汗、吐、下后,正气不运,痰涎结气留于心胸之间,扰动清阳,虚烦不寐,剧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栀子豉汤吐之。药后探吐,栀子轻虚上浮,微苦泄热,豆豉本蒸晒酝酿而成,故能宣发蕴蓄之痰涎结气。若心中懊恼,饥不能食,但头汗出,阳邪在上,欲泄不得。或烦热汗出,胸中窒者,胸满而喘者,心中结痛者,则皆主以栀子宣化,而不用探吐之法,以汗出故也。他如呕者,栀子生姜汤;虚者,栀子甘草汤;误下微烦者,栀子干姜汤;湿热发黄者,栀子柏皮汤;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枳实汤;食复者,枳实栀子豉汤;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大一块。此二汤,治心中,并治腹中。观麻杏甘膏以下诸汤,皆兼治胸中心中水饮、痰涎、结气者也。所谓六经不外三焦者如此,所谓寒燥搏湿者如此,而未已也。更有六七日发热不解而烦,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名曰水逆。此表邪未解,里又停水,其人无恶寒见证,与小青龙证有别,但发热不解,又不可不兼治,主以五苓散。桂枝、白术、茯苓、猪苓、泽泻。多饮暖水,汗出愈。盖取方中桂枝,化膀胱之气,又能解肌,一药而两用之者也。他如发汗后,水停胸中不下,烦渴,小便不利,或因误下而痞,口燥烦渴,小便不利,或病本应汗,而反以冷水浴之,致水气结于皮肤肌肉之间,肉上粟起,意欲饮水,意欲二字宜玩,是欲饮而又不饮之意。而反不渴,皆与五苓散,导胸中水邪,从小便解。若阳明发热,渴欲饮水,用猪苓汤,是不取五苓散中之桂枝解表、化气,而取猪苓汤中之阿胶、滑石润燥清热矣。猪苓、茯苓、泽泻、滑石、阿胶。若少阴下利,咳而呕,心烦不得眠停水见证。用文蛤散,引心下湿热从小便出,

以文蛤燥湿清热，又能滋阴，一举而三善备焉。又有汗出不渴者，水邪外溢也，脉而心下悸者，水邪凌心也，皆主以茯苓甘草汤，镇水邪下降；不尔，汗多则亡阳，水由心下入胃则作利也。凡此皆治膀胱邪者也。夫膀胱为至下之腑，而见证多在心肺之间者，以金为水源，金郁则不输水，水上逆则克火，故见证如此。所谓寒燥搏湿，病见膈上者，又如此。

若太阳中风中即伤也，又自有说。夫太阳中风，为寒中之风，由毛窍仅袭肌肉，虽由太阳穴道、太阴毛窍门户而来，而未入于经脉之中。见证鼻鸣、干呕，肺气虽亦被伤，而未甚遏郁，所以脉来阳浮寸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恶风未有不恶寒者，但恶寒甚轻，非若伤寒及阴经之甚也。翕翕发热，翕翕，鸟羽掀张之貌状，其在外之热势，非若阳明蒸蒸发热之由里出也。此卫分有邪，不能卫外，又不能护营，营气不共卫气和谐之象。卫行脉外，主温肌肉、肥腠理，腠，谓津液渗泄之所。理，谓文理会逢之所。所以主桂枝汤，取桂枝、甘草、生姜温卫，芍药、甘草、大枣护营，营卫两和，病自可已，服后须臾，歠热稀粥，以助药力，温覆取浆微似有汗者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以汗多动营，汗从营出，卫邪仍在故也。凡解肌法，皆当如此，与伤寒发汗不同，与温病由里达表亦不同。若发汗太过，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津液少之故，此卫分表邪未尽，而又有津脱阳虚之象，主桂枝加附子汤，疏卫护营，回阳止汗。若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小腹上冲，如豚奔者然。宜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取桂枝多则味重下达，不独御寒，且能为膀胱化气也。若下后脉促，胸满，中虚而表邪仍在者，主桂枝去芍药汤。下后阳虚微恶寒者，主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下后微喘，及未经下而自喘者，皆表未解故也，宜解表兼消痰降逆，主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其有阳脉涩，阴脉弦者，当腹中急痛，此太阴土虚，肝木来乘故也，先与小建中汤即桂枝汤加饴糖，取大甘以和中土，治太阴不差者，即转而治少阳，

与小柴胡汤，疏土中之木。若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表未尽而里已虚者，主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汗为心液，多则心气虚，主桂枝甘草汤。若其人恶寒，振振欲擗地者，则阳虚已极，不能制水，又非用真武汤不克。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主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化膀胱之气，以镇水邪。太阳病八九日，过经不解，发热恶寒，一日二三度发如疟状，但其人不呕，非少阳证，清便自调，无里热证，此余邪未尽，主桂麻各半汤，轻剂解之。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用汗、吐、下法。其有面有热色，身痒者，此微邪在皮肤中，欲自出不得，亦主以此汤，取其小汗。若身痒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久虚也，又不可用。汗后形如疟，日再发，微邪未尽者，当汗出愈，主桂枝二麻黄一汤微解之。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者，主桂枝二越婢一汤，辛凉解之。越婢汤：麻黄、石膏、甘草、生姜、大枣。服桂枝汤后，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此停饮也，主桂枝去桂加苓术汤。伤寒脉浮，宜以汗解，医误用火迫汗，遂致亡阳，惊狂，起卧不安者，此火迫其胸中之阳，与少阴汗出之亡阳遇别，故不用四逆回阳，而用安神镇摄。主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镇惊彻痰。又有误用火灸，致邪无出路，火气上逆，阴气独治于下，腰以下重而痹者，此名火逆，主桂枝甘草龙牡汤，和阴镇逆此证心无痰闭，故不用蜀漆。本太阳证，医反下之，引邪入太阴，腹满时痛，主桂枝加芍药汤，以敛太阴之邪。若大实痛者，乃邪气结于太阴，主桂枝加大黄汤，导邪出阳明之腑。凡此皆卫分肌腠之邪，因误汗、误下、误火致生诸变，表邪犹未尽去，故皆从桂枝汤随证加减，以救其误，非依经正治之方也。其有卫分肌腠之邪，虽未入太阳经脉之中，而已逼近经脉之侧。见证恶寒汗出，又多项背强几几伸颈之貌，因强所致。一条。汗出则邪未入经脉，不得用麻黄，而项背几几，邪近经脉，又非桂枝所能达，主桂枝加葛根汤，取葛根辛甘微润，

气味俱薄,鼓舞胃气上行,随桂枝外达。若无汗者,及阳明病,目痛、鼻干、不得眠者,或太阳阳明合病,自下利者,主葛根汤即桂枝汤加葛根、麻黄。不下利而呕者,葛根加半夏汤。夫葛根汤中虽有麻黄,其意恰重在葛根,取其升胃中清阳以止利,辛甘凉润以清热。若太阳伤风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喘而汗出,此表邪未解,热又陷里,主葛根黄芩黄连汤方中有甘草,取辛凉解表升清,苦寒入肠,燥湿、泄热、坚阴,此表里兼治法也。

按:桂枝、葛根二汤,一和营卫,一治阳明,不尽关乎肺矣!然治阳明亦有重在肺者,如论中云:服桂枝汤,大汗出,大烦渴,脉洪大,此表里俱热,里热伤津,未与宿滞相搏,故未见中焦下证。主白虎汤石膏、知母、甘草、粳米。虚者白虎加人参汤。若伤寒解后,余热未清,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即人参白虎汤去知母,加竹叶、半夏、麦冬。夫白虎,西方金也,汗多液耗,阳明火炽,肺金被焚,必得虎啸风生,亢热乃解,此肺胃子母同治。又重在清燥救肺,俾天气肃肃下降乃愈。

界乎人身天地之间者,则有膈膜;膈下肋肋,肝胆布焉,胆属少阳。阳明不治,则必传少阳,传少阳则病胸胁;胸胁为清阳之道路,津液升降之所,邪热传此,必有痰涎水饮与清气搏结,故见证甚多,治法不一。论曰:伤寒往来寒热,寒已而热,热已而寒,不似太阳之寒时亦热,热时亦寒也。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木邪干土,心烦,喜呕,木气上逆,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少阳热邪,或不渴,或小便不利有痰涎蓄饮,或咳肺有留饮,或心下悸痰饮,或胁下痞硬水饮与气相结,或腹中痛木郁克土,身有微热太阳邪未尽,主小柴胡汤。柴胡禀仲春之气,得微辛之味,气味俱薄,功专升达少阳胸胁寒热结气,并能疏肠中邪气,故用以为君;臣以半夏、黄芩之降,生姜之辛,苦降辛通,与湿痰热最宜;其参、草、大枣,因表里无邪,用作佐辅,截邪入里之路,若表里稍有邪者,人参即不宜用,观加减法便知。论曰:胸中烦者,去人参,加瓜蒌实。不呕者,去半夏。渴者,去半夏,加花粉、人参。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黄芩,加茯苓。不渴,表有微热,去人参,加桂枝,温覆取微似汗。愈咳者,去人参、生姜,加干姜、五味。

他如妇人经水适断,热入血室,寒热发作有时,如疟状者,亦主小柴胡汤。又有经水适来,表邪内陷,热入血室,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期门在乳头直下,第二肋端。以同身寸法验之,去乳头约四寸。此厥阴、阴维之会。其最重者,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法当无犯胃气及中、上二焦不可汗,不可下,必自愈。又有太阳、少阳合病,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以上太阳证,微呕,心下支结以下少阳证,主柴胡桂枝汤小柴胡与桂枝汤并为方,和而达之。又有少阳与阳明腑合病,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或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复下利者,均主大柴胡汤,表里两解之即小柴胡去人参,加芍药、枳实、大黄。若胸胁满而呕少阳证,日晡潮热胃腑邪实,已而微利未入结实,小柴胡汤加芒硝汤软荡之。又有下后邪陷胸心,兼及胃腑,阻郁清阳,膀胱湿郁不化,以致胸满少阳,烦惊心,谵语胃,小便不利,一身尽重,不能转侧膀胱蓄湿,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小柴胡去甘草,加龙、牡、铅丹、大黄、桂枝、茯苓。又有误汗、误下,表邪内陷胸胁,阻遏清阳,阳气上越,里有寒热,以致寒热往来,胸胁满,微结,心下烦皆少阳证,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阳气上越,柴桂干姜汤主之。柴胡、桂枝、干姜、黄芩、牡蛎、花粉、甘草。二者见证错杂,故药亦错杂,真神妙无方剂也。凡此皆治胸胁、心中、少阳分野者也。

若夫心下见证,又有不同者。论曰:病发于阳发热、恶寒,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无热、恶寒,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痞气。所以成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夫结胸有热结,有寒结,总不外痰涎蓄水,搏束清阳之气,结于心胃之间心下胃上,病属有形,故痛而硬。痞气,寒热、虚实夹杂为病。又有湿热痰涎阻遏清阳之气,留于心胃之间。病属有形而无形,故但满而不痛。结胸,非攻其蓄水不可;痞气,非苦辛寒热并用、消补兼施不可。此大小陷胸、泻心诸汤之所由立也。然结胸、痞气诸剂,必表邪已解,乃可用之。若心下痞而恶寒者,表未

解也，不可攻里，先用桂枝汤解表，表解再行治里，或用五苓散两解表里亦可。试详言之。其湿热、痰涎小结胸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小陷胸汤主之。黄芩、半夏、瓜蒌实。其蓄水结胸者，头痛清阳被阻，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下咽，短气下利皆蓄水见证，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芫花、甘遂、大戟为末，各一钱匕，约今种二分，以十枣煎汤和服，得快下利。其蓄水与实热互结胸者，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甚者，舌燥而渴，胸有蓄饮，热不得泄，故燥而渴。前五苓散治燥渴，亦与此同意。日晡小有潮热胃腑有邪，从心上至少腹硬满，痛不可近虽上下皆痛，而根由心上而起。又有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也，但头汗出者，此热为水郁，不得发泄，若小便不利，水无出路，身必发黄，故并以大陷胸汤主之。甘遂末一钱匕，大黄、芒硝煎汤和服。又有结胸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主大陷胸丸缓下之。大黄、芒硝、葶苈子、杏仁，和如弹丸一枚，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煎服。一宿乃下，不下再服，取下为效。用丸缓下，取其不伤津液。又寒水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白散。桔梗、贝母、巴霜为末，服半钱匕，寒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必吐，在膈下者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不止进冷粥一杯。巴豆之性，得热则行，得冷则止。若夫痞气，有因误下而成者，有因汗后邪未尽而成者。盖汗为水类，邪汗未尽，水湿与热停于膈下，亦能作痞。其痞有水邪较重者，汗解后心下痞硬，干噎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生姜泻心汤主之，取辛以行水之意。生姜、半夏、黄芩、黄连、干姜、人参、甘草、大枣。有胃虚较重者，误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下咽，心烦不安，医复误下之，其痞益甚，此胃中虚，客气挟痰热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取甘以补虚缓逆之意。甘草、黄芩、半夏、干姜、黄连、大枣。又有呕而发热，柴胡汤证，医反下之，柴胡证仍在者，仍与柴胡汤，必蒸蒸振却，发热汗出而解即今所谓战汗是也。邪正相争而出，虚人多有之。若无柴胡证，但心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半夏泻心汤主之，取辛以燥湿之意。半夏、黄芩、黄连、干姜、人参、甘草、大枣。又有脉浮而紧，邪在表也，医误下

之，紧反入里沉紧，则作痞，热结气分，内无水邪，故痞而按之自濡，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取苦以泻热之意，妙在麻沸汤渍汤泡汁，欲其轻扬清淡，以涤上焦之邪热。又有心下痞，复恶寒汗出者，此阳虚也，附子泻心汤主之，取温阳止汗之意。妙在浓煎附子，轻泡大黄、黄芩、黄连，盖扶阳欲其热而性重，开痞欲其生而性轻也。凡此皆治心下见证者也。他如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表邪陷入，腹痛欲呕，与黄连汤；即半夏泻心汤去黄芩，加桂枝达邪出外。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黄芩、芍药、甘草、大枣，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误下寒格吐下，食入即吐，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此三者，皆寒热、湿热、虚实夹杂为病，与泻心同一方法。又有发汗后邪气已去，腹中胀满湿气，与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泄湿补虚，此又虚邪入腹中治法也。

若夫膈膜以下，病及地气，不外胃中、腹中、少腹三者而已。夫胃为中土，藏垢纳污，万物皆归焉，故邪入胃腑，即不能外达，必从下解，或邪热与胃肠渣滓搏结，或邪热与膀胱血结，或邪热夹湿郁极走于肌肉，致身发黄。匪直此也，阳明腑实，必病及三阴；胃脾相为表里，太阴脾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咽干；当脐属少阴，少阴肾脉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少腹属厥阴，厥阴肝脉络于肝，循阴器，故烦满囊缩。三阴属脏，五脏藏而不泻，其可泻者，惟胃肠而已，此承气诸汤所由立也。承气云者，谓承天气以平地气者也。亦有邪由阳明经“经”字宜着眼传太阴经，由太阴而少阴而厥阴，成可温之证者，此寒湿重者也，详见里寒条下，兹不具论。端以阳明腑实，必审其确实证见，如腑实则日晡未、申时，阳明主令。必有潮热，或如疟状。其热未潮者，里未结也；其发热微恶寒者，表未解也。皆不可与承气。即腹大满不通，仅可与小承气厚朴、枳实、大黄微和胃气，勿令大下。若日晡潮热，或手足濇然汗出，四肢为诸阳之本，汗出则阳气已盛于上中，以此为验大便硬一法。多汗则津液外泄，胃中必燥，

燥则大便必硬,肠有燥矢,则必谵语,或独语如见鬼状,或腹满痛,或绕脐痛,或心以下按之硬,或烦躁发作有时,或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或目中不了了,睛不和,里邪结实,阳气不能外达,往往微似恶寒,甚而厥逆热深厥亦深,舌苔必板厚欠津,或黄或黑,皆宜大承气汤速下之。大黄、芒硝、厚朴、枳实。大黄用酒洗先煨,以缓其性。芒硝后下,欲其先软化而后行也。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此皆阳明危证,脉弦者生,涩者死。弦则以其尚能制土,若涩则气血已枯矣。亦有邪结脉涩,气血尚未尽枯者。又有阳明、少阳合病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洪缓是阳明脉,为不负。弦紧是少阳脉,为负。负,木克上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迟而滑者,内实也。宜大承气汤。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邪结不通,有宿食也,宜大承气汤。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干者少阴证,急下之;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肝邪传肾,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又有发汗后不恶寒,但蒸蒸发热者,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调胃全在甘草。恐伤中焦,故不用朴、实。太阳病未解未出汗。脉阴阳俱停,先振栗,汗出乃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乃解;但阴脉微者,下之乃解,宜调胃承气汤。其有脾约者,精液不足,脾气约束。大便必难,宜麻仁丸,即小承气加麻仁、杏仁、白芍。润脾泄肝,缓化行之。其有直肠津液内竭,欲行不行者,宜蜜煎导法、猪胆汁导法胆汁导法无效。又有太阳病不解,经邪不解,势必传腑。热结膀胱,以致蓄血,其人如狂,热其血凝,上干心包。血自下,下者愈。亦有血下而脱者,不可不知!其少腹急结者,宜桃仁承气汤桃仁、大黄、芒硝、甘草、桂枝;重者,少腹硬满,其人喜忘血凝则心气结,甚则发狂,小便自利,蓄血在血分,不在气分。矢虽硬,大便反利血性滑利,其色必黑内有瘀血,或漱水不欲咽,皆蓄血见证,抵当汤下之。水蛭、虻虫,熬一次,大黄、桃仁。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又别有治法。其有热而少腹满者,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宜抵当

丸即以汤药作丸。此见证较轻,故用丸以缓下其血。若脉沉结,少腹满,身黄,小便不利不利知为湿热,此非血结,但湿热不行耳,茵陈汤下之茵陈、栀子、大黄。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若但头汗出,齐颈而还,小便不利,渴欲饮水,此为瘀热湿与热合在里,身必发黄,茵陈汤主之。热利下重后重者,白头翁汤主之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大病瘥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牡蛎、泽泻、葶苈子、蜀漆、花粉、商陆、海藻。凡此皆治地气为病者也,所谓六经不外三焦者此也。

试再言经邪。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按循经传,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六经传遍,七日从太阳病渐次而减。今云二三日以上,当指五日以上之二三日言。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黄连、阿胶、黄芩、芍药、鸡子黄。此少阴传经之热邪,有热无结,故用降火养阴法。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与甘草汤;不差,与甘桔汤,此少阴虚热上烁,故用甘缓辛开苦降法。少阴病,咽伤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主苦酒汤半夏、鸡子白、苦酒,纳鸡子壳中,置刀环,安火上,令三沸,少少含咽之。敛火降逆。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而烦者,主猪肤汤白蜜、米粉、猪肤汤和服。此阴虚化燥,故用甘咸润纳之法。又有病后脉结代,心动悸者,主炙甘草汤炙甘草、生地黄、麦冬、麻仁、阿胶、生姜、人参、桂枝、大枣。此邪已去尽,气血两亏,经脉失养,燥结不通,故以甘凉润养为主,尤妙在大甘缓之于上,佐辛润通其脉络,所以治脉结代心悸有殊功。又有汗、吐、下后,病已向愈,而心胃之间尚有留邪结气,以致心下痞硬,噎气不除,旋覆代赭汤主之旋覆花、人参、生姜、炙甘草、半夏、代赭石、大枣。此散结补虚法也。又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无里证者,麻黄附子甘草汤主之。此两感伤寒,一日太阳与少阴并病。夫太阳、少阴相表里而位最近,犹可引之外达,从汗而解,故温阳而兼达表。又有少阴病四逆,四逆散主之甘草、枳实、芍药、柴胡。咳加五味、干姜;悸加桂枝;小便不利加茯苓;腹痛加附子;泄利下重加薤白。此少阴传经之

邪,非直中之邪,并无脉微、恶寒等阴证,即下利一端,并非清谷,而反下重,故用疏邪散结,而不用温阳。若大汗、大下后,阳气大虚,则当以扶阳为急务。论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此是阴病。吐逆者,与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与芍药甘草汤,以和其阴,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甘草、干姜、附子。此阴阳两虚之后,又复竭其阳,非此汤不能挽回阳气,然必实有阳虚见证,方可用。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以上皆外证,又下利清谷、厥逆、恶寒者三者皆虚寒内证。四逆汤主之急当救里。大汗、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虽有表证,急当救里。既吐且利,小便复利,二便俱利,内阳将尽。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虽有外热表证,而里证重极。脉微欲绝,四逆汤主之。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来安静,阳虚有二证,阴阳两虚者畏阳,阴不虚者喜阳。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发汗复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此阳气不摄而烦,所谓阴烦也。然必多以他证,方不致误。茯苓四逆汤主之茯苓、人参、附子、甘草、干姜。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此发汗太过,水邪随阳气上逆,比茯苓四逆汤证较重。彼因汗、下两伤,故用人参、干姜;此因汗伤水逆,故用真武镇伏水邪,挽回阳气。真武属北方水神,故取以为名。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此亦阳虚水逆之证,即真武证之轻者。若再发汗,则动经气,而身为振振摇矣。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

下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邪在上焦,表里不解,桂枝人参汤主之桂枝、甘草、白术、人参、干姜。伤寒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已,复以他药下之一误再误,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下药太过,大肠受伤。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涩以止脱。复利不止,当利其小便分其清浊,则便自坚。凡此皆误汗、误下,伤及真阳,故转用温,以救其误,非表寒化热之正方也。

若夫里寒一证,不外脾肾阳虚,阳虚则化湿,故夹湿者多,治法不外四逆、真武、理中三法。四逆一类,不离姜、附,再观方中加减,皆欲其通阳开闭,重在肾也;真武一类,不离苓、附、生姜,欲其温阳镇水,亦重在肾也;理中一类,不离干姜、白术,欲其守中,重在脾也;其桂枝附子一类,为风湿阳虚而设,欲其解肌温阳化湿,表里兼治,重在里。此治里寒之大较也。试详言之。论曰:发热,头痛表邪,脉反沉里脉,若不瘥,身体疼痛,当急救里,宜四逆汤甘草、干姜、附子。身体疼痛,表寒、里寒阴阳二证皆有之。虽沉为里脉,而表邪郁遏者亦有之。必审其人不烦不渴,脉沉而至数清楚,一派皆属阴象,乃可用之,切勿孟浪!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自利不渴,属太阴,脏有寒也,当温之,宜四逆辈。凡温热之剂,皆可选用,故不曰汤而曰辈。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寒实,不可下也,当吐之在上者因而越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干呕无物,知其为饮。不可吐也,当温之,寒散则饮化,凡治饮皆当用温。宜四逆汤;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利尽而止,津液内竭。亡血,即亡阴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回阳生津。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寒湿阳于外,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寒邪入里,其人面色赤逼阳于外,名曰戴阳。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寒湿阳上升,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其脉即出者愈。四逆汤,面赤加葱。腹痛去葱,加芍药。呕加生姜。咽痛去芍药,加桔梗。利止脉不出去桔梗,加人参。诸证或阳或阴,皆闭塞不通之故,故用辛温通阳。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厥而汗出,

阳有立广之象。吐已下断利止也,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取其苦滑,直达下焦。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干姜附子汤加葱白四茎,取其通少阴之阳气。少阴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童便汤主之。取童便引阳药直达至阴,经所云反佐是也。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当归、桂枝、芍药、细辛、甘草、通草、大枣,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所谓四逆一类,重在通阳开闭者,此也。

试再言真武。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加五味、干姜、细辛,或小便利去茯苓,或下利去芍药、加干姜,或呕者去附子,加干姜。真武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疼,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真武汤去生姜,加人参。所谓真武一类,重在温阳行水水即是湿者,此也。至理中丸一方,人参、甘草、白术、干姜。脐上筑筑欲作奔豚者,肾气动也,去白术,加桂枝。吐者去白术,加生姜。悸者加茯苓。渴欲饮水者加术,消饮生津。腹中虚痛,加人参。寒加干姜。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乃大病瘵后,喜唾,胃液不藏,兼有寒饮。久不了了,胃上有寒,当以丸药缓理之。

若桂枝附子一类,乃解肌、化湿、温阳,表里兼治之剂。论曰: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湿则身重,不呕不渴湿为阴邪,脉浮虚而涩表里皆虚,桂枝附子汤主之。桂枝、附子、甘草、生姜、大枣。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白术生肠胃之津液。若大便不硬,小便不利,仍当加桂。观此条。可知桂枝能通小便,故五苓散用之。服后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附、术并走皮肉,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其法当加桂以治之。又有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得微汗则解。即桂枝附子汤去姜、枣,加白术。此条因汗出,故去姜、枣,虽用桂枝,而其意则重在甘草、附子温阳,故以名汤。风湿发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故不愈。治风湿,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此治风湿之大法也。他如食谷欲呕者,必食谷而始呕,受病在纳谷之处,与干呕不同。属阳明也。虚寒,吴茱萸

汤主之。吴茱萸、人参、生姜、大枣。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停饮。又有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胃气虚寒。干呕,吐涎沫,胃中寒饮,头痛者。阳明之脉上于头,吴茱萸汤主之。又有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赤石脂、干姜、粳米。一服愈,余勿服。又有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阳不卫外,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不治,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人其膈,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痢。乌梅、细辛、干姜、当归、附子、蜀椒、桂枝、黄连、黄柏、人参。先食后服十丸,渐加至二十丸,禁食生冷滑臭等物。凡此皆治里寒者也。余故曰《伤寒论》当分两大段看法。

又有表寒坏证,如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迟,尺脉不至,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汗出愈。麻黄、升麻、当归、桂枝、白芍、茯苓、甘草、干姜、白术、石膏、知母、黄芩、玉竹、天冬。此上热下寒互伤之证,病证之杂,药味之多,为古方所仅见,观此可悟古人用药之法。又有表寒方愈,因交接感其余热,名阴阳易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裯散主之。男取妇裯,妇取男裯,烧灰,和服方寸匕,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盖引其邪火从阴处出也。此又以意用药法也。观《伤寒》一书,立方错综变化,皆本自《内经》,用药又与《神农本草》所载一一吻合。余止言其大略,学者于全书讲求而推广之,则操纵在我,万病皆得所指归矣,岂徒作伤寒书读哉!?

按:《伤寒论》中表寒一类,本是寒燥之邪,所立诸方,只此麻黄、桂枝、葛根、柴胡四味药,系为经邪而设,其余皆从三焦论治,与温病原不相悖,观诸方便知。麻黄专主开表,温病忌用,若严寒天气,实因感受风寒,新邪引动伏邪,如吴又可所云感冒兼役之证,麻杏石甘汤,亦不妨暂用。其桂枝一味,为温病所最忌,以其温里故也。书云:桂枝入口,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尝见误服桂

枝,变证蜂起,不可不知。葛根辛甘凉润,为阳明药。柴胡主治邪郁胸胁,温病亦有阳明及胸胁证,故间有用之者。总之,有是病则用是药,不可拘执。至救误诸方,如四逆、真武、理中辈,乃为伤寒误汗,误下伤阳而设,皆与温病相反。伤寒多伤阳,故末路以扶阳为急务;温病多伤阴,故末路以养阴为要法。此又寒温判若霄壤者也。故并记之。

女 科 论

经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月为天之真水,故潮汐长落,上应月之盈亏,而有常期者也。女子属阴,血为水类,故亦上应月之盈亏,而有常期者也。愆期则病生焉,故古人谓女子首重调经。夫首重调经,是也,但欲调其所不调,必推其所以不调之源,从而调之,而经始调。奈方书调经诸方,多是行气破血之品,不知人身气血,只有不足,断无有余,其见为有余者,皆不足所致,皆不足而邪凑之所致,岂有重伤气血而能调经之理?又谓女子多郁,必兼开郁。夫郁者,不畅之谓,必用微辛微润诸品,得春和之气,寓生发之机,乃能畅达气机。又岂有用辛燥干涩之药,而能流畅遏郁之理?《诗》云:陟彼阿邱,言采其虻。虻,贝母也。朱子谓其能解郁结之疾,试观贝母微辛微苦,微润微凉,得土金之气,禀清肃之令;微辛微润则能通,微苦微凉则能降,而且色白形圆,象类心肺,所以主解郁结之疾。后人谓其清热化痰者,皆散结之功也。一隅三反,可类推矣。

又有先期为热,后期为寒之说,亦不尽然。余谓欲诊其人之病,须先辨其人之气质阴阳。金水之质,其人肥白,多属气虚;再验之色、脉,如面色唇舌惨淡,脉息柔濡,此气虚见证。气虚则脾胃不能健运,食少化迟,化源即薄,冲任自衰,或气不摄血,为先期,为崩漏,或气不化血,为血少,为后期,色必淡红,无胀无痛,阳虚化湿,必多黄水白带,法宜归脾一

类,以补气血生化之源。若久则气不化血,血虚化燥,又成气血双亏之候。木火之质,其人苍瘦,多属血虚;再验之色脉,如面色唇舌多红多燥,脉息细涩,或弦或数,此血虚见证。血虚则肝阴不濡,肝阳内炽,或血热妄行,为先期,为崩漏,或血虚留滞,为后期,为胀痛,法宜滋燥养营为主。其因虚留滞者,佐咸柔以软之,辛润以通之,自可获效。久则阴虚燥急,经枯月闭,延为肝风眩晕,多怒多烦,胁肋作痛,甚则咳嗽,吐血,咽痛,骨蒸,为干血成劳之候。

又有气血不足,燥湿之邪乘虚凑入,此类酿患,尤属多多。夫气为水母,凡饮入于胃,赖脾肺气机吸摄,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气虚者,默运无权,津液不归正,化变为带浊,暗损真元;血虚者,湿热混入营分,每成痛经。平日时行黄水,粘浊而热,粘著皮肤则痒,临期腹痛,由肩背下抵腰足,无不酸痛,四肢乏力,皮里发热,血色紫黑晦暗。湿热瘀浊下行,如烂鱼肠样,腥秽异常,行后又多黄水,若湿热瘀浊不下则腹痛更甚。法宜于养血剂中,佐辛润以通之,参苦辛以化之。苦多辛多,尤必因其人之热重、湿重用之,乃可获效。若久久不治,则湿热瘀浊凝聚成块。其初聚而未结,营气尚往来于其间,以故推揉有声,按之觉痛,占谓气聚为瘕,聚散不定,即此类也。巢氏不察其原,徒立八瘕名目黄瘕、青瘕、脂瘕、狐瘕、蛇瘕、鳖瘕、燥瘕、血瘕,最足误事。其曰青瘕、黄瘕,下青黄浊汁,脂瘕精血杂下如脂膏。湿热下行,有明证也,即用前法,再加咸软,如龟板、鳖甲、决明、牡蛎之类,既能燥湿清热软坚,又能养阴,断无不效之理。尝见痛经之证,久之血虚化燥,肠胃之外,经络之间,结成硬块,营气不得往来于其间,以故坚固不移,按之不痛,古谓血结为瘕,推移不动,即此类也。法当滋燥养营,或用清润,或用温润,亦视其人之寒热施之,仍须参以辛润咸软,自可渐化。

又有肠覃一证,经谓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搏,癖而内著,瘕肉乃生,大如鸡卵,渐如怀

子,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肠外脂膜受病,未入脉中者也。又有石瘕一证,生于胞中即子宫。经谓寒客子门,子门闭塞,恶血当泻不泻,瘀以留止,日益大,状如孕,坚如石,月事不下,此血凝子宫病也。又有瘕癖一证,方书谓僻于肋下谓之癖,隐于脐傍,状类硬弦谓之瘕。劳碌感寒则发,与痛俱见,不痛则隐,此厥阴、阳明经脉结聚也。此三者,治以温润,佐以辛润。盖温润、辛润,气阳质阴,有阳和解凝之功,无刚燥劫津之虑,以柔治刚,理固有一定者也。鞠通先生云:经谓燥淫所胜,男子癰疽,女子少腹痛,此燥气延入下焦,搏于血分,坚结不散,而成瘕疾,勿论男、妇,化瘕回生丹主之。若不知络病宜缓通治法,或妄用急攻,必犯痼散为蛊之戒。此蛊乃血蛊也,在妇人更多,为极重难治之证,学者不可不预防之也。化瘕回生丹方,系燥淫所胜,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之法,方从《金匱》鳖甲煎丸与回生丹脱化而出,久病坚结不散者,非此不可。又云:《难经》谓任脉为病,男子为七疝,女子为瘕聚,此燥气延入下焦,不与血搏,故发时痛胀有形,痛止无形,自不得伤无过之营血,而用化瘕丹矣。老年八脉空虚,亦不可与化瘕丹,皆复亨丹主之。愚按:化瘕丹,芳香燥药犹嫌其多,尚宜减去;复亨丹温润甘辛,颇为合拍。又按:血虚化燥一证,每每经事先期,或一月经行数次,血色鲜红,即成块亦鲜明而不晦暗,必多进大剂育阴方愈,气虚者佐以益气;甚有血虚燥结,隧道拘挛,似积而实非积之病,女子血海常虚,肝阳多沸,易生此证。古人止分气病、血病,立有积聚、瘕瘕名目,并未详气血因何致病之故。后人不事推求,徒知见气破气,见血行血,往往用香附、乌药、厚朴、青皮、木香、槟榔破气诸燥药,谓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见治不效,加以行血,如三棱、莪术、干漆、元胡、苏木之类,甚有用巴豆、硝、黄诸品,破积攻坚,愈治愈结,愈结愈大,致之形消腹板,成蛊成劳,潮热,鼻衄,上咳,下利,死而后已。此等治法,贻

误千古。春山先生曰:气为血帅,血实为气航。盖水浅者瘀始停,未有水足而河流壅塞者;汁干者物乃结,未有汁足而枝叶枯硬者。天包乎地,表里皆水,人为血肉之体,亦表里皆水。无形之阳,基于有形之阴。血行原藉乎气行,气行亦资乎血行,盖血能载气以行也。总之,因气致病者,调其气而血自通,因血致病者,养其血而气自行;因燥湿寒热致病气血者,治燥湿寒热而气血自调。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此说最为切要。

嗣育一门,不外调经、葆精二法。古歌云:山无草木,人无不生育;女子要经调,男子要精足。调经之法,前已发明。葆精之道,更宜详究,经曰:两神相搏,夫如,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此先天本来之精也。又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是谓液,此后天日生之精也。先天之精,受之生初;后天之精,生于谷气,故精字从米从青。欲葆精者,不徒藉资药餌,更须调其饮食。凡煎炒辛燥等物,最易生热,不宜多食。至于治法,当视其人之体质为之。气虚者,治在脾、肺。土为金母,金为水源,饮食之精气,赖脾气以散输,资肺气以灌溉,益脾、肺之气,即以裕生化之源,经故曰气归精。阴虚者,治在肺、心、肾,经谓鬲育之上心下膈上为胃,中有父母,肺与心也;七节之傍,中有小心,肾也。肺、心、肾呼吸相通,君、相火动静相随。生精者心,损精者亦心。精气生于谷气,谷气色白,白为五色之本;谷气归心,奉君火而化赤;赤血得金气之敷布,下行入肾化精,归本还原,故其色仍白;精生于血脉,故曰生精者心。然生之甚难,损之甚易,君火一动,相火随之,虚阳潜沸于内,则所生之少,不敌所耗之多。故阴虚者,须滋肺、心、肾之阴,以使之生,即以招摄心、肾之阳,不使之耗,心肾之坎离既济,而肺、脾、肾之地天自泰矣。真阴真阳虚者,治在脾、肾。益火以治土之母,培土以生水之源,所谓先后天一气相生者此也。然须服温润、甘润诸品,最忌刚燥金石。尝见艰于嗣育者,依古成方,谓温热能补命门,终年

修服。不知水中之火宜温润，不宜温燥，阴液本亏，又加刚燥耗劫，轻则致生头疼，牙疼诸证，其则成目昏、疮疽、偏枯、痿废之痼疾，皆由于温热补命门之说误之也。然误药固足以致病，即不误药，亦仅可以治病，草木无情，断难添精。葆精之道，操之在己，枚叔《七发》云：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蛾眉皓齿，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可知欲葆精者，总须寡欲节劳，以养其心，不使君火引动相火。相火得安其位，自不耗散真阴，再能适其寒温，调其饮食，以裕其源，自然精足，此又勿药真詮，葆精妙法，精足则神气有归，必然多男。古传经净后，单日成男，双日成女诸说，多属支离。男子精胜则多男，女子天癸胜则多女，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义也。男子精先至则生男，女子天癸先至则生女，此乾坤六子内阳外阴之义也。夫女子天癸，女子之真阴也。马元台曰：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天癸，阴精也。肾属水，癸亦属水，由先天之气蓄极而生，故谓阴精为天癸。王太仆以月事为天癸者非也。《易》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男女交媾之时各有精，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与此时同候，故经即继之曰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西学云：女子子宫内，有精珠十五颗至十八颗不等，形如雀卵，薄膜裹之，内藏精液，是谓阴精，女子人月之年，精珠始生，暮年月信止，精珠即无。凡夫妇交媾，精珠迸裂，阴精与阳精交会，是以成孕。此说与元台义同，似可凭信。观鸡之生卵，鸡腹中卵有数目，渐次生尽，则不生矣。在人亦然，尝见妇人肥盛，即难成孕，以子宫为湿痰脂膜壅塞故也，古法以二陈、二术等治之。又见妇人破泄太早、太甚，及大病脱血后，虽调理复原，亦难成孕，想是精珠尽裂之故。观此则葆精之道，不独男子为然已也。

葆精之后，当知保胎。夫保胎之法，不外气血。胞胎在腹，如天之包地，如鸡之含卵，四面皆血以养之，气以摄之，不得行一条胞脉，

系肾以为根绊。若气虚不足以提摄，血虚不足以涵濡，则其胎自落，彼巢元方分经养胎之说，谓十二经脉养胎，以五行分四时，殊难凭信。人身经脉，一气贯通，岂有分任各养之理？以系肾而言，腰者肾之府，肾为人身之根蒂，肾虚则吸纳之权废，实足以致落，故腰痛胎必落。大抵世之因气虚落胎者，十之二三；因血虚落胎者，十之六七。其有每至两三月即落者，总由阴虚热烁，如涸泽之鱼，不能久活。法宜清补肾阴为主，兼忌浓味炙搏，香燥破耗等物，自可无虞。古有黄芩、白术安胎之说，不知此二药，系苦燥辛燥之体，与胎大不相宜，想古人为孕妇脾有湿热者用之，后人不察，误认为安胎圣药，岂不相反？吴又可谓大黄为安胎圣药，此指客邪传胃腑者言之，去邪即是安胎，岂无此实证，而亦用之乎？又古人因胎气上逆，用银芩酒，取其镇逆、清热、和气血，后人不悟此理，尝于闪挫欲堕者，而亦用之，岂非速其堕乎？总之，安胎之法，有客邪致胎不安者，但当去邪，即是安胎，邪早去一日，胎早安一日，经故曰有故无殒，其有不因客邪而胎自不安者，当究其所以不安之原以治之，而胎自安，其因闪挫欲堕者，宜培养气血，稍参调气治之。

至胎前杂病，如子痛、子烦、子晕、子淋、子肿、子悬、子嗽等证，大抵不外阴虚化燥、阳虚化湿两端，随证参酌，自可无误。

再胎妇平日常宜小劳，流通气血，自无难产之患。古方如达生散诸剂，一派皆辛燥破耗之药，断不可服。鞠通先生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说甚是。若欲其滑利易生，常以豆腐皮加白蜜泡服，或服鸭汤、猪肤汤等类，藉水行舟，自然易产。若夫临产，切宜安静，瓜熟蒂落，比喻最精。《达生编》六字真言：一曰睡，二曰忍痛，三曰慢临盆。尤为切要。其交骨难开者，如加味当归汤；当归、川芎、血余炭、炙龟板，尚无流弊。他如兔脑丸、立应散诸方，皆属霸道，断不可从。其有难产，至两三日，水血行尽，气血亏极者，急用八珍汤。去

苓、术，加阿胶、枸杞、沙苑、黄芪、山药等味，两补气血，虚回乃可望生；更有虚极神昏，不知服药者，用八珍料斤许，在产妇房中文火缓煎，俾药之气味，从产妇口鼻吸入，运动气血，冀其苏醒，醒后即以此汤缓缓与服，亦可望生。曾经有验，此以意用药法也。其有胎死腹中者，舌苔必青黯，继而腹冷、寒战，胎即欲化而落，宜大剂养血，稍加肉桂，气虚者参以益气，亦不可拘执成方，用平胃、朴硝攻下，致伤气血。旧诀云：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面舌俱青，母子俱死。此属有验。产后气血大亏，更宜审慎。吾乡新产服生化汤当归、川芎、炙草、炮姜、桃仁，或胡椒汤、艾汤。其生化汤活血化瘀，儿枕少腹有块，名曰儿枕，作痛者尚宜；胡椒耗散真阴，艾汤助热生风，均不可服。其有肝虚血燥体质，平时常有肝阳上冒见证，生化汤辛温走窜，又不宜服。尝有服此成痉厥者，不可不知！产后惟有用当归、丹参、炙草和血，稍加桃仁以导余瘀，最为稳当。川芎辛散，炮姜温燥，不宜多用。产后无虞保生等汤，不知创自何人，害人无算，尤当禁忌。其有气血虚极者，心虚，气短，头眩，多汗，须于前方加沙参、枣仁、熟地、玉竹养之，再参童便，导瘀下行，亦妙。其有寒热交作者，亦由血虚不能荣养百体所致，宜用前方大剂养血，切勿作外感治。《金匱》论新产妇人有二病：一曰痉，二曰郁冒，三曰大便难。血不养肝，肝风内动，则痉，此筋病也；血虚肝阳上越，则郁冒，头眩，目瞽，呕不能食，但头汗出，此神病也；血虚不能濡肠，则大便难，此液病也。总之，皆阴虚血燥见证，当大剂养阴养血，如复脉等汤，最忌辛温耗散，即有外风，亦忌风药升举其阳，致汗脱血晕而毙。春山先生云：治风先养血，血充风自灭。易一“养”字“充”字，较占歌尤胜。又有产后随卧，败血乘虚上攻，或心下满闷，或痰涎壅盛，甚则神昏、口噤，更有败血冲心，喜笑怒骂，逾墙上屋者，多致不救。此证不论虚实，急用热童便灌之。实证必有腹痛拒按情形，轻者用生化汤，重者用回生丹最

妙。若产后六气外邪为病，当汗、当清、当下，随证治之，速去其邪，兼护其虚。无粮之师，贵在速战，又不可拘于产后宜温不宜凉之说。《内经》有故无殒，不专指胎前言之也。女科大要如此，学者以意参之，随所指而进步焉，当不歧于路矣！

儿 科 论

小儿，春令也，木德也，花之苞，果之萼，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稚阳未充，则肌肤疏薄，易于感触；稚阴未长，则脏腑柔嫩，易于传变，易于伤阴。故小儿病较大人尤重，尤当以存阴为第一义。夫存阴，非补阴之谓。凡辛燥升散，温燥苦涩、消导，皆是耗伤阴液之药；往往阴液被伤，肝风内动，鼓痰上升，血不荣筋，筋急拘挛，致成痉瘈。稚阳未充，忌用苦寒，以苦寒善伐生生之气，且苦能化燥，化燥则又伤阴，不独伐生生之气已也。金石之品，善定神智，令人发呆，冰、麝香燥走窜，最耗心液。经曰：石药发癲，芳草发狂。不可不知！

昔钱仲阳为小儿制六味丸，取酸甘化阴之义。酸，水味也；甘，土味也。木非水不生，非土不载。木实初结多酸，犹禀木之本味；成熟则纯甘，甲乙合而化土，全得土之正味。五味惟甘为无毒，甘润得水土气足，故能滋液。仲阳允为小儿之司命者哉！乃世俗未推六气致病之理，未推六气最易化燥之理，并未推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尤易化燥之理；见儿发热，不知何邪，概曰风寒，辄与辛燥升散，杂以苦温、苦涩消导。吾乡尤误于薄荷、荆芥辛凉之说，下笔辄用。不知荆芥质燥气香，上升巅顶；薄荷质燥，辛辣异常，稍用三五分参于辛润剂中，以和格拒犹可，若独用、多用、频用，即薄荷一味，实足耗液，致成痉瘈。乃见儿痉瘈，便称惊风，乱投冰、麝、金石苦寒慄悍毒药，以为开窍、镇惊、清热、祛风，家传秘法，家藏丸丹，多系如此，误治甚多，殊堪悯恻！又或将“惊”字误作“筋”字之讹，挑筋刺血，强推强

拿,其在富贵之家,酿祸犹速。尝见荐医荐方,接踵而至,此医用热,彼医用寒,一日之间,七方十剂遍尝,刀针金石全施,又或送鬼叫魂,此摇彼唤,使儿无片刻之安。重棉厚絮,炉火壶汤,使儿在热盒之内。花之苞也,果之萼也,其堪如此伤残也乎?嗟乎!是谁误之也?父母误之也。假使延一明理之医,对证施治,何能至于此极乎?

吾乡鞠通先生,悯儿之疾苦,作《解儿难》一册。其中分寒痉、风温痉、温热痉、暑痉、湿痉、燥痉六条,为六气致痉;分内伤饮食痉、本脏自病痉二条,为内伤痉;客忤痉一条,为惊痉。又谓先感后痉者,即俗所谓惊风是也;病久致痉者,即俗所谓慢惊是也。又引《素问》太阳所致为痉,痉者,强直之谓,后人所谓角弓反张是也;少阳所致为痙,痙者,蠕动引缩之谓,后人所谓抽掣、搐搦是也。愚细玩诸条,不外燥、湿二字,又终归于燥之一字。然则六气最易化燥,小儿尤易化燥之说,此岂余之私见哉?

请析言之。寒与燥同源。风寒乃天地干结之气,干则化燥最速,故经谓伤寒为热病之类。风与热皆属阳邪,风温、温热为温燥之气。暑有热有湿,为燥中夹湿之气。湿与燥相反,湿不能作痉,故湿痉一条,本论亦曰湿性阴柔,不能致强,初起之湿痉,必兼风而成。兼风寒者,主寒燥搏湿治;兼风热者,主风燥搏湿治。燥乃正秋之时,金风骤起,草木黄落,为凉燥搏束之气,比伤寒较轻。又有暑湿内伏,凉燥外来,又为燥邪搏湿之气。所谓六气之邪,不外燥湿,而燥为尤重者此也。内伤饮食痉,由儿之父母,爱惜过甚,不能为儿节制饮食;饮食不节,则脾郁不舒;脾困则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湿渐停矣。湿停则泄泻,泄泻久则伤脾,脾伤则血无生化之源,化源既薄,血液日虚,肝失所养,肝阳鼓动,内风辄发,木来乘土,蠕动引缩。此由湿化燥之病,即俗所谓慢惊、慢脾风是也。慢脾风者,因脾慢而致生肝风者也。本脏自病痉,由于儿之先天薄弱,父

母又爱惜过甚,恐儿之寒,著以厚衣,覆以厚被,冬月设以围炉,致儿每日出汗,汗多则亡血,血燥则生风;又或因儿常啼去泪,泪为肝液,液去阴伤,肝阳鼓动,内风辄发,见蠕动引缩之象。然本脏自病,又为六气致痉之根,一感外邪,内风随动,即成痉痙。此内伤二痉,不外燥、湿,而又终于化燥者也。古语云:欲得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此为惜儿秘诀。盖饥非饿也,饮食清淡有节耳!寒非冻也,不宜厚絮重绵盒成热病耳!客忤一痉,瑟庵先生云:世俗妄传惊风之证,惟此乃副其名。此由儿之心胆血虚神怯,偶有所惊,即以致痉。所谓风者,非外风也,乃内动之肝风为病耳!见证或有汗,或无汗,面色时青时赤,畏见异言异服,梦中呓语,手足搐搦,与六气致痉,神气昏愤者不同,此更为血燥生风之证。余谓小儿诸病,不外燥湿,而又终归于燥者,固实有明征也。

至于看法,以色诊为第一。凡神充色泽者,天真必厚,易养而少病;神怯神瞪,面色惨淡枯瘁,唇红不泽者,禀赋必薄,难养而多病。再看其先后天气质。如先天亏者,必囟门难合,或齿迟、语迟、行迟,或项软、发穗、青络常露之类是也;后天亏者,必食少化迟,腹膨,泄泻,面色唇舌淡白之类是也。又有看虎口纹法,起于滑氏伯仁。歌曰:小儿三岁下,虎口看三关,紫热红伤寒,青惊白是疳,淡红淡黄者,斯为无病看。又谓纹见下节风关为轻,纹见中节气关为重,纹见上节命关为危,直透三关为大危。世俗推拿一科,从之为法。但滑氏及幼科诸书,均未推原其故。愚按:《灵枢经》云: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脉之见者,皆络脉也。凡诊络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鱼际络多青;胃中热,鱼际络红;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诊虎口之说,盖本乎此。但《内经》指百病而言,不专指小儿一科。彼滑氏男左女右之说,未免拘执;且红为伤寒之说,显与经背。至以络脉所见之

长短,审病之浅深,固属法程,而风、气、命三字,又未免杜撰。夏禹铸谓小儿亦以四诊为法,望色、望苗窍为第一。此说于理甚足。盖病之传变不常,即《内经》以色诊络之说,亦不可拘,惟手络不宜暴露,是为要诀,以过露为血燥生风候也。

推拿一法,即《内经》按摩法,小儿惟内伤饮食一证,轻摩其腹,取其转运,可冀小效,若他病用之,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针灸法为《灵枢经》所重,但从无挑手络之理,惟霍乱一证,因气闭以致血闭,其络色青黑者,即《内经》其暴黑者留久痹也之说,当针尺泽^{肘弯}、曲池^{肘弯}二穴,以通气血,立时有效。此外非深于针法者,皆不可妄针,致伤脉络。

至于认证,总以燥湿二气为提纲,以因风因寒因暑为机括,以化火未化火为传变,以伤阴之轻重为用药之浅深。春山先生谓痘疹为燥火之甚者也,其次当以疮病为重。疮病,多由燥热化风,虽名曰风,实是肝阳为病耳!筋失滋养,故致强急,今现燥象。

治法与大人无异,不必另立法门。试举其大略言之。风、寒、燥邪初起,发热,无汗,无论疮与不疮,治以辛润,如杏仁、牛蒡、桔梗之类。寒重者加以温润,如葱白、豆豉、鲜生姜之类。风温、温热,治以辛凉,于前辛润法中,酌加微苦之品,如桑叶、萎皮、梔皮、连翘、蔗皮、梨皮、南沙参之类。热重酌加凉润轻品,如银花、菊花、知母、羚羊角片、竹叶、芦根、梨汁、蔗汁之类。客邪鼓动内风,痰涎上蒙清窍,厥时冒不知人,或发疮发癰,前法必佐辛润以开内闭,如芥子、鲜石菖蒲、姜汁之类。痰涎闭窍;热痰加贝母、天竹黄、花粉、萎仁、胆星、竹沥、姜汁之类;湿痰加半夏、蜜炙橘红之类。燥火甚者,清燥救肺汤在所必用。夹暑夹湿者,加以辛淡,加藳皮、薏仁、通草、赤苓、淡竹叶、滑石、鲜荷叶、扁豆花之类,夹湿热者,加姜汁炒木通、姜汁炒黄连之类,苦辛开化。阴液亏极者,色痒窍干,无涕无泪,口疮不能言语,宜速救液,如生地、麦冬、元参、鲜首乌、阿胶、鸡

子黄、鲜石斛、玉竹、女贞子、龟板、牡蛎、决明、燕菜之类。液虚燥甚者,必多进方回,切勿中途易法,致之不救。其有液虚燥极,又有痰热闭窍,暑湿内伏者,不妨于养液剂中,参以辛润开窍豁痰,辛润又能行水去湿。医不执方,合宜而且,病纯药纯,病杂药杂。细玩汉人方法,活活泼泼,如珠走盘,其神妙有不可测者。凡此皆治六气致病之大略也。

若本脏自疮病,亦不外救液润燥一法。内伤饮食疮,在湿未化燥时,即须预防后来变疮,及早节制饮食,健运脾阳,如参苓白术散、八仙糕、一味鸡金散之类;若已化燥,又须参以甘平微润,如制首乌、山药、扁豆、沙苑子、枸杞、菟丝、枣仁、阿胶、龟板、淡菜、燕菜之类。但此病阴阳两伤,燥湿并病,多不能救。客忤疮由血虚神怯而起,审其实有所因,别无他病,用复脉去参、桂、枣、姜,加枣仁、牡蛎。汗多神不宁,时有恐惧者,加煅龙骨、整琥珀、整块朱砂,取其气,不取其质,自无流弊。

疳积一证,鞠通先生谓疳者干也,干生于湿,与内伤饮食疮同一病因。夫干生于湿,病之所由起也,而湿已成疳,病之所至极也。在湿未成干时,用资生、枳术等丸,疏补中焦,颇为合拍,仿古人以乐侑食之义,食后击鼓,鼓动脾阳,使之运化,又以意治病之法。其有因肥甘厚味太过,酿生湿热疳虫者,宜加苦寒辛酸,如连、梅、川椒、史君之类。若湿已成疳,则不独苦寒杀虫,重伤脾胃,不宜误用,即资生等丸,亦嫌刚燥耗液,惟都中相传一方,温润补脾,辛润通络,一通一补,相需成功,最为妙法。都中方以全蝎三钱,去毒,烘干为末,每用精牛肉四两,作肉团数枚,加蝎末少许,蒸熟令儿逐日食之,以蝎未完为度。夫蝎色青属木,善窜而疏土,其性阴,兼通阴络,疏脾郁之久病在络者最良。然其性慄悍,不宜独用。牛肉甘温,最善补土。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补脾之体,运脾之用,所以治疳积有殊功。一味鸡金散亦最妙。又华阴李孝廉方,用大枣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实

以生军，面裹煨熟，捣为丸，如枣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补，润而不燥者也。按：此二方，不独治疳积有功，凡类于疳积者，旁通触类，实开无限法门。西学谓小儿疳积，乃吸液管受病。吸液管者，吸吮食物之精液管也，千支百派，散布大肠夹膜之间，食后少顷，内有精液，始见如白丝然，夹膜有小核甚多，即吸管叠积而成，一切吸管，附近脊处，乃合为一，名曰精液总管，附脊骨而上，至颈椎第七节即屈转而下，左入颈手回血会管，直达于心。小儿疳积，乃液管凝大闭塞不通，故多食犹瘠。按：此与鞠通先生谓疳积生于饮食不节，隐隐相合。经谓妇人肠覃一证，亦与此相仿。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用药大要论

《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草木虽微，其气味有阴阳之分，体质有刚柔之别，一物一太极也。古人论药性，多言气味，少言体质。盖以地之刚柔，即天之阴阳所化。言阴阳而刚柔即在其中。后人不悟此理，每每误用。春山先生谓病有燥湿，药有燥润。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体质干脆，无汁无油者，皆燥。然润有辛润、温润、平润、凉润、寒润之殊，燥有辛燥、温燥、热燥、平燥、凉燥、寒燥之异，又有微润、甚润、微燥、甚燥之不同。大抵润药得春、秋、冬三气者多，得夏气者少；燥药得夏、秋、冬三气者多，得春气者少。燥药得天气多，故能治湿；润药得地气多，故能治燥。药未有不偏者也，以偏救偏，故名曰药。

试举其大略言之，辛润如杏仁、牛蒡、桔梗、葛根、细辛、前胡、防风、青蒿、紫菀、百部、当归、川芎、桃仁、红花、羌活、白芷、鲜石菖蒲、远志、鲜郁金、蜀漆、僵蚕、芥子、莱菔子、苏子、薤白、生姜、豆豉、葱白、芹菜汁、韭汁之类。温润如党参、高玉参、黄芪、甜冬术、苁蓉、

枸杞、山萸、菟丝、芦巴、巴戟天、桑椹、金樱子、五味子、桂元、大枣、胡桃、鹿茸、鹿角、鹿胶、羊肾、海参、淡菜、紫河车、坎气之类。大抵温润一类，气温，得天气多，质润，得地气多，受气比他类较全，且味多带甘，秉土之正味，治阴阳两虚者，颇为合拍。平润如南北沙参、东洋参、熟地、首乌、芍药、玉竹、百合、沙苑、柏子仁、酸枣仁、甜杏仁、冬瓜仁、麻仁、亚麻仁、黑脂麻、乌梅、蜂蜜、饴糖、阿胶、燕窝、猪肤、鸭汤、人乳之类。凉润如干地黄、元参、天麦冬、西洋参、鲜石斛、女贞子、银花、菊花、鲜桑叶、蒲公英、知母、荷叶、竹沥、竹茹、竹叶、淡竹叶、芦根、白茅根、怀牛膝、川贝母、枇杷叶、瓜蒌、花粉、海藻、昆布、柿霜、紫草、白薇、梨、藕、蔗汁、荸荠汁、露水、龟板、鳖甲、牡蛎、决明、文蛤、海浮石、童便之类。寒润如石膏、鲜地黄、犀角、羚羊角、蚌水、猪胆汁之类。辛燥如羌活、苏叶、荆芥、薄荷、藿香、佩兰、香薷、木香、香附、麻黄、桂枝、牵牛、芫花之类。温燥如苍术、厚朴、半夏。半夏虽燥，其质尚滑、南星、蔻仁、砂仁、益智仁、破故纸、山楂、青陈皮、槟榔之类。燥热如附子、肉桂、干姜、肉桂、桂枝、干姜虽微润，究竟气厚、炮姜、吴萸、椒目之类。平燥如茯苓、琥珀、通草、苡仁、扁豆、山药。山药体微燥，而精尚多、甘草、神曲、炒谷芽、猪苓、泽泻、川牛膝、萆薢、茵陈、防己、豆卷、蚕沙、车前子、海金沙。车前子精汁颇多，但其性走泄。海金沙质微燥。二者在利水药中，尚不甚伤阴。之类。凉燥如连翘、梔子、霜桑叶、丹皮、地骨皮、钗石斛、滑石、寒水石、柴胡、升麻、蝉退、钩藤、槐米、枳壳、枳实、葶苈子之类。寒燥如黄连、黄芩、黄柏、木通、苦参、金铃子、龙胆草、大黄、元明粉、大戟、甘遂之类。本草体质，大略如此。

然既详其体质，又须辨其气味。大抵气薄者多升、多开；味厚者多降、多阖。辛甘发散为阳，主升；酸苦通泄为阴，主降。温者多开，寒者多阖。泻者多开，补者多阖。辛苦，辛酸之味多开，酸咸之味多阖。辛能散、能润，又能通津行水；苦能燥、能坚，又能破泄。酸能收之；

咸能软之,又能凝之;甘得土之正味甘药皆无毒,同开则开,同阖则阖,缓中之力独多;淡得天之全气淡薄无味象天,寓有清肃之燥气,故功专渗湿,上升于天,下降于泉,渗湿之功独胜。若夫水族,如龟板、鳖甲诸品,禀乾刚之气,得坎水之精,体刚质柔,味咸而淡,能攻坚软坚,能燥湿清热,能滋阴潜阳,一药三用,阴虚夹湿热者、血燥结块者,用之尤宜。独是草木受气多偏,味难纯一,一药多兼数味,或先苦后辛、后甘,或先甘后辛、后苦,总以味偏胜者为主,味居后者为真,但须平昔亲尝,方能不误。春山先生从邵子元运之说,谓古今药性,未能画一,如今之元会世运,正当燥火司天,故燥病独多,万物亦从之而变燥,金味辛,火味苦,故药味多变苦辛。愚按:元运之说,似难尽凭,而地气不同,确有可据。如论中所辨麦冬本甘,今甘中带辛,杭产者辛味犹少,川产者辛味较多。钗斛本淡,今霍山产者,地近中州,味仍甘淡,川产者,味淡微苦,广西、云南产者,味纯苦而不甘,以广西、云南居中州西南之边陲,得燥火之气独胜也。所辨实皆不爽,不独时地不同,即种植亦异。如高丽人参,气本微温,今用硫磺拌种,则温性较胜。如此类推,不可枚举。

至用药之法,须知用意。医者,意也。以意治病,是最上一乘,不得已而用药,已落二乘,然无情之药,以有知之意,用之则灵。古法用药如用兵,用兵有战有守,有奇有正,用药亦然。夫以天地之气,犹橐籥之开阖,运行不息,故能化生万物,在人则不能,故其机一停则病,一偏亦病,一息则死。六气之中,寒湿偏于阖;燥、火偏于开;风无定体,兼寒、湿则阖,兼燥,火则开;暑有热有湿,偏于热者多开,偏于湿者多阖。用药治病,开必少佐以阖,阖必少佐以开,升必少佐以降,降必少佐以升,或正佐以成辅助之功,或反佐以作向导之用,阴阳相须之道,有如此者。燥病治以润,不妨佐以微苦,以微苦属火,火能胜金也;湿病治以燥,不如治以淡,以淡味得天之燥气,功专渗

湿也。更有病纯者药纯,病杂者药杂如泻心、黄连诸汤是也。有病虽杂而出于一源,则立方要有专主;有病虽纯而夹以他病,则立方要有变通。燥病须防其夹湿,湿病须防其化燥。观其已往,以治其现在;治其现在,须顾其将来。表里、寒热、虚实,固当分明;标本、先后、重轻,尤宜权变。燥病当用膏滋,湿病当用丸散。燥病夹湿,润药用炒,或用水丸;湿病化燥,燥药用蒸,或用蜜丸。欲其速行,则用汤药,取汤以荡之之义;欲其缓化,则用丸药,取丸以缓之义。

至于煎法,亦当用意。如阴液大亏,又夹痰涎,则浊药轻煎,取其流行不滞,如地黄饮子是也。如热在上焦,法宜轻荡,则重药轻泡,取其不犯下焦如大泻心汤是也。如上热下寒,则寒药淡煎,温药浓煎,取其上下不碍如煎附子泻心汤法。或先煎以厚其汁,或后煎以取其气,或先煎取其味厚而缓行,或后煎取其气薄而先至如大承气汤,先煎大黄、枳实、厚朴,后下芒硝是也。欲其速下,取急流水;欲其缓中,用甘澜水即千扬水,如煎大半夏汤法。欲其上升外达,用武火;欲其下降内行,用文火。或药后啜薄粥,助药力以取汗如服桂枝汤法。或先食后药,助药性之上升。种种治法,非参以意不可。试观仲景先师,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皆有真意存乎其间。学者以意会意,自有心得。此不过论其大略而已!

医宜识字论

古人造字,不外形、声。形声,阴阳之道也。然形、声又各有阴阳。声有四:平、上、去、入。平,声之阳也;上、去、入皆仄,仄,声之阴也。以形言之,伏羲画卦,一画开天则为一,--音奇,奇以象阳,数之始也。一画竖之则为丨,丨音衮,上下通也。左右倚之,则为丿为㇏,丿音撇,左戾也。㇏音弗,右戾也。缩之则为丶,丶音亡,有所绝止,而识之也。曲之则为乙,乙音軋,乙乙,难出之貌。一,象天阳也。丨,天气下降于地,阳统阴也。丿继㇏象人,乃阴精阳气合而成之者也。陈修园曰:

左丿为阳,右㇏为阴。作书者,遇丿处轻手挥之,阳主乎气,轻清之象也;遇㇏处重手顿之,阴主乎精,重浊之象也。先丿后㇏,气以生形,阳统阴也。㇏继以丿,形随乎气,阴承阳也;丿㇏左右各自位置,阴阳对待之道也,丿㇏左右不相离,阴阳互根之道也。丿㇏合而为人,合谓之抱,又谓之交。抱者,负阴抱阳之义;交者,地天交泰之义。观人字字义,而人之阴阳可知矣。

试以人之外形言之。鼻为中土,鼻下名人中,人中以上,鼻、目、耳皆偶窍;人中以下,口奇窍。偶属阴,奇属阳,阴上阳下,地天泰也。头项以下,乳偶窍;脐、前阴、后阴奇窍。男子前阴,内偶窍,外奇窍;女子前阴,内外皆偶窍,亦地天交泰也。外形既如此,而人所以生之之理,不从可想乎!夫人在天中,而附于地上,故后天胃气为最重。胃主地气,为仓禀之官,为人身气血生化之本,故胃之为言汇也,胃从田,田乃五谷所汇而生之者也。又胃者卫也,布薄谷气,卫外而为固也。经故曰:四时百病,胃气为本,脾为堤防之土,乃散输胃中水谷之精气,以传于肺者耳!故脾从卑,卑者由下申上之义。又脾者裨也,裨助胃气以散精者也。肺从市,市,从一从丿,象天气降于地,而上下贯通者也;从冂,冂,凶去声。冂,空也,象肺轻虚之体也。又肺者沛也,敷布水精行于脏腑,沛然而莫御也。心从、从乚。夫一丿丿㇏,方以直,、乚圆而神,字虽万变,未有能外一丿丿㇏以结构之者。人心虚灵圆妙,故出乎一丿丿㇏之外,而从、从乚,即圆而神之义也。又心为身之主,故从、。心善思,陆士衡文赋曰:思乚乚其若抽,故从乚。又心者新也。神明变化而日新也。又心属火,小篆尝言心字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盖火下交于水为既济,

故颠倒之以见阴阳调燮之妙。考五脏惟心有包络,盖以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主不受邪,故有包络以为外卫。曰包络者,即心外之脂膜,形如油网,包裹而散络于心者也。肝从干,干,从二从丨,二偶数,偶以象阴,而贯通于上下者也。然肝虽属藏血之阴脏,而在五行属木,肝者干也,如木之有干有枝也。木于时为春,后天震巽之木,居东方而主生气。巽上坤下为观,观之义,崇阳而抑阴也;上坤下震为复,复之义,见阴必从阳转也。故治肝以不伐生气为上。肾,水也,肾阴上交于心为既济,故肾字从臣从又,心为君主,臣所以辅君也。又手也,扶佑君主之义也。又肾者神也,妙万物而为言也。肾者任也,主骨而任周身之事也。《甲乙经》曰:肾者引也,引气通于骨髓者也。脏象如此,腑象可知。腑如府库之府,主聚而散焉者也。胃为六腑之一,前论五脏,先言胃者,以胃为后天化生之原也;论五脏首言脾者,以地气必上腾,天气乃下降,地天交泰之义也。他如大肠属金,为肺之腑,小肠属火,为心之腑。人纳水谷,脾化精微之气以上升,小肠化糟粕,传于大肠而下降。肠者畅也,通畅胃中之气也。三焦属火,为心包络之腑,焦从火,热也。满腔热气布薄,能通调水道,下出而为溺者也。胆属木,为肝之腑,胆从詹,人之勇怯,于此詹之。又胆者担也,有担量,方足以任天下之事,故经谓十一经皆取决于胆,又谓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盖以人之勇怯、担量、决断,皆生于气,肝胆属木,主仁而又主生气,仁之至者,义自尽也。膀胱属水,为肾之腑,膀者旁也,胱者光也,谓其得三焦之气化,则津液旁达,而肌肤光泽也。此六腑字义与命名,又各有精义者也。余故曰:医宜识字。

《医原》终

跋

蕉影蔽窗，荷香满院，吕君伯仁叩关而入，袖书一卷，曰：此名石孝廉芾南先生之《医原》，而为吾师沈菊人先生所珍藏者也。读其自序，知孝廉胸储经济，学有渊源，上窥轩岐卢扁之奥，下秉高曾祖父之传，负洞垣一方之识，笑刻舟求剑之愚，爰乃萃其所蕴，泐成是书，持论明通，存心忠厚，洵属医林之宝筏，寿世之慈航也。重为参校。以公同人。

光绪十七年季夏后学华亭张声驰谨跋

跋

奎不敏，业医三十年，读书不多，而又僻处于乡，无所闻见，未尝不惭且惧也。日遇朱雨笙茂才，读石孝廉《医原》二十篇，综羲文之要旨。发《灵》《素》之精思，医者知之，即非医者，亦一见而瞭然焉。所谓白香山诗，老妪可解，有如是耶！家置一编，资以参会，裨益非浅鲜也。因怱怱付梓，以公诸世，而缀数语于篇末云！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孟夏月乡愚弟周秉奎顿首拜跋

脉因证治

〔元〕 朱丹溪 撰著

《脉因证治》提要

元·朱震亨著。其卷一，列卒尸、痹、痒、痿、厥、伤寒、大头肿痛、霍乱、瘟疫、伤暑、疟、疸、癆。其卷二，列热、吐衄不止、下利、泄、自汗头汗、淋、头目痛、眩晕、心腹痛、腰痛、肩背痛、胁痛、逆痰嗽、喘。其卷三，列宿食留饮、暖气吞酸嘈杂、积聚、消渴、痞、肿胀、呕吐啰、噎隔、疮疡、痈疽。其卷四，列乳痈、癰、癰、丹疹、金疮、倾仆、百药中伤、癫狂、惊痫、疝癰、脚气、虫、喉痹、口、舌、耳、目、鼻、齿、结燥、痔漏、妇人胎产、带下、经候、崩漏、小儿证、杂证、杂治、五脏证、七情证、杂脉、察视、汗等七十证。详列诸病，先脉次因，次证次治，颇有条理。缪遵义云《脉因证治》一书，简而赅，约而备，学者循是而窥长沙，如得其船与楫，沿而不止，固自不可量也。而流传绝少，历三十年未获一睹，心常快快。岁乙未，客有持来示余，欲广诸同好，亟请付梓云云。查《四库总目》，亦有《脉因证治》八卷，不著撰人名氏，将各证分属春夏秋冬四季，未免牵强，分别真阴元阴，真阳元阳，其意主先后天立说，然所载方如左归丸、右归丸，皆出自明《景岳全书》，而亦以古目之，知其断非震亨所著矣。兹恐后学误会，特表而出之。

缪 序

余自归里后,杜门不与世事接。先太宜人病痰饮,延叶眉寿治,历四年弗痊,而眉寿谓为痼疾难效。因遍览方书,颇会其旨,拣方以治,不一年而瘳。后遂旁收博采,穷幽极渺,而于长沙、河间、东垣、子和、丹溪诸书尤三致意焉。窃尝谓医之有长沙,时中之圣也;而四家并峙,犹清任和之各成其圣,偏焉而至者也。学不从此参究,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其能之乎?但四家自河间、东垣而外,子和文多缺略,未为全书;丹溪著作,类出门人记载。惟闻《脉因证治》一书简而赅,约而尽。学者循是而窥长沙,如得其船与楫,沿而不止,固自不可量也。而流传绝少,历三十年未获一睹,心常快快。岁乙未,客有持来示余,欲广诸同好,亟请付梓。不禁欣感交集,以为一线灵光,忽然涌现,真为桑榆之幸。因不辞而为之序,以弁其首。

乾隆乙未仲夏吴趋缪遵义书于芝田山房

《脉因证治》目录

卷一

- 一、卒中 (553)
- 二、痹 (553)
- 三、痙 (554)
- 四、痿 (554)
- 五、厥 (555)
- 六、伤寒 (555)
- 七、大头肿痛 (561)
- 八、霍乱 (561)
- 九、瘟病 (561)
- 十、伤暑 (561)
- 十一、疟 (562)
- 十二、疸 (563)
- 十三、劳 (564)

卷二

- 十四、热 (568)
- 十五、吐衄下血 (569)
- 十六、下利 (571)
- 十七、泄 (573)
- 十八、自汗 头汗 (574)
- 十九、淋 (574)
- 二十、头目痛 (575)
- 二十一、眩晕 (576)
- 二十二、心腹痛 (577)
- 二十三、腰痛 (578)
- 二十四、肩背痛 (579)
- 二十五、胁痛 (579)
- 二十六、逆痰嗽 (580)
- 二十七、喘 (582)

卷三

- 二十八、宿食留饮 (583)
- 二十九、暖气 吞酸 嘈杂 (584)
- 三十、积聚 (585)
- 三十一、消渴 (587)

- 三十二、痞 (588)
- 三十三、肿胀 (588)
- 三十四、呕吐哕 (591)
- 三十五、噎膈 (593)
- 三十六、疮疡 (594)
- 三十七、痈疽 (595)

卷四

- 三十八、乳痈 (598)
- 三十九、瘰 (598)
- 四十、发斑 (599)
- 四十一、丹疹 (599)
- 四十二、金疮 (599)
- 四十三、倾仆 (599)
- 四十四、百药中伤 (599)
- 四十五、癫狂 (600)
- 四十六、惊悸 (600)
- 四十七、疝瘕 (601)
- 四十八、脚气 (602)
- 四十九、虫 (603)
- 五十、喉痹 (603)
- 五十一、口 (604)
- 五十二、舌 (604)
- 五十三、目 (604)
- 五十四、耳 (606)
- 五十五、鼻 (606)
- 五十六、齿 (606)
- 五十七、结燥 (606)
- 五十八、痔漏 (607)
- 五十九、妇人产胎 (608)
- 六十、带下 (609)
- 六十一、经候 (610)
- 六十二、崩漏 (610)
- 六十三、小儿证 (611)
- 六十四、杂证 (612)

六十五、杂治	(612)	六十八、杂脉	(613)
六十六、脏证	(612)	六十九、察视	(614)
六十七、七情证	(613)	七十、汗	(614)

脉因证治 卷一

元 金华 朱丹溪震亨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一、卒 尸

【脉】 寸口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厥气入脏则死，入腑则愈。唇青身冷为入脏，死；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则愈。紧而急者为遁尸；少阴不至，肾气衰、少精血，为尸厥。跌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硬，呼之不应，脉绝者死；脉当大，反小者死。

【证治】 在外者可治，入里者死。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厥，暴死。素有痼疾，新加卒病，先治卒病。尸厥者，昏不知人，脉动如故，开上焦心肺之阳，自愈。

尸厥，脉动无气，气闭静而死也。以菖蒲屑内鼻两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放舌下。又方：刺取左角发方寸，烧末酒和，灌入喉立起。

救卒死身热者验方 矾石半斤，以水一斗五升煮消，浸脚令没踝。盖取矾性收涩，而敛其厥逆之气。

还魂汤 治卒死、客忤气。

麻黄三两，去节 杏仁八十个，去皮尖 炙甘草一两

上三味，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渣，入姜汁少许，令咽之。盖取辛甘通阳气，发越邪气故也。

救卒死目闭方 捣薤汁灌耳中妙；或吹皂荚末于鼻中，立效。薤汁辟邪安魂，荚末取嚏开窍。

救卒死张口反折方 灸手足两爪后十四壮，饮以五毒诸膏散。

外有中恶、中气、中食等状，与卒尸相类，

须详谛脉证而投之，慎勿泛视，误人仓卒。变通在神，法难毕述。

二、痹

【脉】 寸口喘而坚，痹在心；喘而浮，痹在肺；长而左右弹，痹在肝；大而虚，痹在脾；坚而大，痹在肾。

【因】 风，风为行痹。风性善行。寒，寒为痛痹。寒主收引。湿，湿为著痹。湿本重滞。三气致痹之原，或外兼他患有之。若舍此而能痹，未有也。

【证】 其合而为痹也。以冬遇者，骨痹；春遇者，筋痹；夏遇者，脉痹；长夏遇者，肌痹；秋遇者，皮痹。久而不去，内舍五脏之合。待舍其合，难治矣。

《痹论》中议痹，乃三气皆可客于五脏，其风、寒、湿乘虚而客之故也。筋痹不去，内舍于肝；皮痹不去，内舍于肺；肌痹不去，内舍于脾；脉痹不去，内舍于心；骨痹不去，内舍于肾。其客于心，则烦心，上气嗌干，恐噫，厥胀是也。其客于肺，使人烦满而喘吐。其客于肝，多饮数洩，小腹痛如怀妊，夜卧则惊。其客于脾，四肢解堕，发渴呕沫，上为大塞。其客于肾，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其客于肠，数饮而小便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夫大肠乃传道之官，为冲和之气，三气乘虚客之，而和气闭矣。水道不通，使糟粕不化，故喘争飧泄也。其客于胞，小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小便涩，上为清涕。夫三气客于胞中，则气不能化出，故胞满而水道不通，随经出鼻

窍。其客于血脉，随脉流通上下，升降一身，谓之周痹。

华佗论痹 乃邪气合四时不正之气，感于脏腑所为。有气、血、筋、肉、骨之分。其气痹者，愁思喜怒，过则气结于上，久而不消则伤肺，正气衰，邪气胜。留于上，则胸腹痛而不能食；注于下，则腰脚重而不能行；贯于舌，则不言；遗于腹，则不溺。塞则痛，流则麻。右寸脉沉而迟涩者是也。其血痹者，饮酒过多，怀热太甚，或寒折于经络，或湿犯于营卫，因而血搏，渐成枯削失血之证。左寸脉结而不流利是也。其肉痹者，饮食不节，肥美之为。肉不荣，肤不泽，则纹理疏，三气入之，则四肢缓而不收持。右关脉举按皆无力而涩也。其筋痹者，由叫怒无时，行步奔急，淫邪伤肝，肝失其气，寒热客之，流入筋会，使筋急而不舒。左关脉弦急而数，浮沉有力是也。其骨痹者，乃嗜欲伤于肾气，内消而不能闭禁，邪气妄入。脉迟则寒，数则热，浮则风，濡则湿，滑则虚。治法各随其宜。

麻木余辨 是风湿热下陷入血分阴中，阳气不行。其证合目则浑身麻。亦有痰在血分痒者，血不营肌肤。

【治】 附子汤 治风、寒、湿痹。

附子炮去皮脐 桂枝 白芍 甘草 茯苓 人参各三钱 白术一两

行痹，加麻黄桂汤；痛痹，加附子、姜茯苓；胞痹，加四苓；肠痹，加平胃、茱萸、草肉豆蔻等。

戴人法 苦剂涌寒痰，次与痰剂。使白术除湿、茯苓养肾水、桂伐木、姜、附寒胜加。

麻木方 人参助阳道 当归行阴 生甘草去热 白术 茯苓除湿热 升麻 柴胡 白芍 苍术 黄柏。痰，加二陈。

忍冬藤膏 治五痹拘挛。

三、痿

即痿也

【脉】 太阳发热，脉反沉细，难愈。太阳

证备，脉沉迟，此为痿。寸口脉直上下行，伏紧如弦。沉弦，沉紧。少阴脉紧，暴微者，欲解

【因】 血气内虚，四气外袭。因湿，诸痿项强，皆属于湿。寒、湿同性，故湿可伤太阳。

《三因》论状 身热足寒，头强项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脉，独头摇动，卒噤，角弓反张。皆因血虚筋无所养，邪因入之。故寒则紧缩，热则弛张，风则弦急，湿则胀缓。又有因疮口未合，风入之，为破伤风；湿入之，为破伤湿。与痉同，但少头强项急，余并相如。又有因汗、下过多，又有产后怒气致此病者，强亦有痿者。

【证】 有汗而不恶寒，名柔痉；无汗而脚挛，名刚痉。

【治】 宜流湿祛风缓表而安。详有九针而药之。柔痉，葛根加桂汤；刚痉，大承气汤。葛根汤汗之，有表证可用。大承气下之，有里证可用。

四、痿

【脉】 浮而大，浮虚大热；滑而大，滑痰大虚；洪而缓，洪热缓虚。

【因】 肾水不能胜心火，火上烁肺金，六叶皆焦，皮毛虚弱，急而薄着者，则生痿痹。皆因贪欲好色之故。湿痰亦能为之。

经论 有由悲哀太甚，阳气内动，数血，大经空虚，热起于心。病则枢纽如折，不提掣，名曰脉痿。有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宗筋弛纵，热入于肝。病则筋急而爪枯，名曰筋痿。有由湿地，以水为事，热生于脾。病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名曰肉痿。有因远行劳倦，遇大热而渴，阳气内乏，热舍于肾。病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名曰骨痿。然此皆热熏于肺之为也。火上炎，肺治节不行而痿痹矣。

【证】 面黄，身热，肌瘦，往来寒热，涎嗽喘满，面浮弱而不用者，为痿。外有痿即软风也。柔风脚弱，病同而证各异。

【治】 法独取阳明。阳明者，胃脉也。五

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利机关也。故阳明虚而然。

张，以黄连解毒汤加归等剂治之。

李，以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四君子补阳明虚，清暑益气治之。湿痿之为病，宜二陈汤加术、苓、柏治之。

清暑益气汤 治热伤肺，气虚成痿。

黄芪一钱，汁少减半。暑邪干卫，身热自汗，甘温补之。人参救火伤气。白术各半钱。白苍术一钱，除湿。甘草炙，三钱，益气。当归三钱。升麻一钱，酒煎，甘平，润肌热，风胜湿。葛根二钱。陈皮半钱。泽泻半钱渗湿。神曲半钱，消食去痞。五味九分，酸寒，补肺金。麦门冬三钱。青皮二钱半。黄柏一钱，泻热。

或加知母、黄芩。

健步丸 治湿热成痿。

羌活 防风 柴胡 滑石 炙甘草 生姜酒洗，各半两 泽泻五钱 防己酒制一两 川乌苦参酒洗 肉桂一钱

愈风汤下。

秘方 气虚，四君子加苍、白术、苓、柏。痰，加竹沥。血虚，四物汤。湿痰，二陈汤加苍、白术、苓、柏、竹沥。下补阴丸。

经论暗瘁 乃肾虚也。舌不语，肾脉挟舌本，肾气厥不至；足不行，肾气不顺。

五、厥

【脉】 沉微而不数，谓之寒厥；沉伏而数，谓之热厥。

【因】 因虚，因痰，因热，因寒。

【证】 厥当分两种，次分五脏。寒厥，为手足寒也。阴气胜则寒。其由乃恃壮纵欲于秋冬之间，则阳夺于内，精气下溢，邪气上行，阳衰精竭，阴独行，故为寒厥。热厥，为手足热也。阳气胜则热。其由乃醉饱入房，气聚于脾胃，阴虚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竭，精气竭则四肢不荣，酒气与谷气相搏，则内热而溺赤，肾气衰，阳独胜，故为热厥。

丘心烦热，有小肠热者，有心虚而热者。

厥，亦有腹暴满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衰乱者。皆因邪气乱，阳气逆，是少阴肾脉不至也。肾气衰少，精气奔逸，使风促迫，上入胃膈，宗气反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股腹，与阴相助，令人不仁。又五络皆会于身，五络俱绝，则令人身脉俱动，而形体皆无所知，其状如尸，故曰尸厥。正由脏器相乱，或与外邪相忤，则气都不行，闭于经络，诸脉伏匿，昏不知人。

厥有痰如曳锯声在咽中，为痰厥；骨枯爪痛为骨厥；身直如椽为肝厥；因醉而得为酒厥；暴怒而得为气厥；手足搐搦为风厥；喘而狂走为阳明厥。此皆气逆之所为也。

【治】 李法：痰用白术、竹沥；热用承气下之；气虚补气，四君子；血虚补血，四物。

张法：降心火，益肾水。通血和气，必先涌之。

六、伤 寒

【脉】 阳浮而阴弱，谓之伤风。邪在六经俱强，加之风伤阳，故浮虚。阳浮，卫中风也；阴弱，营气弱也。浮紧而无汗，谓之伤寒。寒伤营，营实则卫虚。寒伤阴，故坚牢。阳紧，邪在上焦，主欲呕；阴紧，邪在下焦，必欲利。

脉浮，头项痛，腰脊强，病在太阳。脉长，身热目痛鼻干，病在阳明。脉弦，胸胁痛而耳聋，病在少阳。脉俱沉，口燥舌干，邪在少阴。脉俱微缓，烦满囊缩，邪在厥阴。脉俱沉细，啞干腹满，邪在太阴。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而紧涩，变为温疟。阴阳俱盛，伤寒之脉，前病热未已，后寒复盛也。脉阳浮滑，阴濡弱，更遇于风乘，变为风温。阳浮而滑，阴濡而弱，皆风脉也，前热未歇，风来乘热。脉阳洪数，阴实大，遇湿热两合，变为温毒。洪数、实大，皆两热相合。脉阳濡阴弱而阴弦紧，更遇温气，变为温疫。

病发热，脉沉而细，表得太阳，名曰痉。病

太阳身热疼,脉微弱、弦芤,名曰中喝。病若发汗已,身灼然热,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𦝵,语难。以小便利,更被其下。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者则惊痫,时痲痲。若火薰则死。病太阳,关节疼痛而烦,脉沉细,名曰湿痹。脉沉细而疾,身冷则四肢冷,烦躁不欲饮水,狂闷,名是阳厥。脉当有神,不问数极、迟败,当中有力即有神焉。神者,血气之先。伤寒热甚,脉浮大者生,沉小者死;已汗,沉小者生,浮大者死。温病二三日,体热腹满头痛,饮食如故,脉直而疾者,八日死。温病八九日,头身不痛,目不赤,色不变而反利,脉来𦝵𦝵,按之不弹手,时大,心下坚,十七日死。温病四五日,头痛腹满而吐,脉来细强,十二日死。温病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厥汗出,肾脉强急者生;虚缓者死。温病下利,腹中痛甚者死。热病七八日,不汗躁狂,口舌暴燥焦黑,脉反细或代者死。八日以上反大热,死。邪胜故也。热病七八日,当汗反下,脉绝者死。热病得汗,脉躁者死,脉转大者死。厥逆呼之不应,脉绝者死。阳厥,有力者生;阴厥,按之大者生。热病七八日,脉不躁,喘不数,后三日中有汗。不汗者,四日死。热病脉涩小疾,腹满腹胀,身热,不得大小便,死。热病脉浮大绝,喘而短气,大衄不止,腹中疼,死。热病脉浮洪,肠鸣腹满,四肢清,注泄,死。热病脉绝动疾,便血,夺形肉,身热甚,死。热病脉小疾,咳喘眩悸,夺形肉,身热,死。热病腹胀便血,脉大,时时小绝,汗出而喘,口干,视不见者,死。热病脉转小,身热甚,死。热病脉转小,身热甚,咳而便血,目陷,妄言,循衣缝,躁扰不卧,死。热病呕血,咳而烦满,身黄,腹鼓胀,泄不止,脉绝,死。热病痲痲狂走,不能食,腹满,胸痛引腰脊,呕血,死。脉浮而洪,邪气胜也。身体如油,正气脱也。喘而不休,水浆不下,胃气尽也。体麻不仁,营卫不行,乍静乍乱,正邪争也。故为命绝也。

热病喘咳唾血,手足腹肿面黄,振慄不言,名肺绝,死。丁日死,后仿此。热病头痛呕

宿汁,呕逆吐血,水浆不入口,狂妄,腹大满,名脾绝,死。热病烦满骨痛,嗌肿不可咽,欲咳不能咳,歌笑而哭,名心绝,死。热病僵卧,足不安地,呕血,血妄行,遗尿溺,名肝绝,死。热病喘悸吐逆,骨痛短气,目视不明,汗如珠,肾绝,死。

太阳病,脉反躁盛,是阴阳交,死;得汗,脉静者生。少阴病,恶寒而踈,下利,手足逆者死。又吐利躁逆者,死。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踈。其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又七八日息高者死。少阴病,脉微沉细,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五六日自利烦躁,不得卧寐者死。若利止,恶寒而踈,手足温者,可活。少阴病,下利止,厥逆无脉不烦、服汤药,其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伤寒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下利至厥不止者死。伤寒厥逆,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者生。汗出利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下之亡血,死。热病不知所痛,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死。热病在肾,渴,口干,舌燥黄赤,日夜饮水不知,腹大胀尚饮,目无精光者死。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病者胁下素有痞,而下至于脐旁,痛引小腹入阴挟筋,为脏结者死。结胸证具,而烦躁者死。直视谵语,喘满者死。若下利亦死。

【因】 房劳、辛苦之过,腠理开泄,少阴不藏,触冒冬时杀厉之气,严寒之毒。中而即病,口伤寒,不即病,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变为温,至夏变为热病。皆肾水涸,春无以发生故也。皆热不得发泄,郁于内,遇感而发,虽曰伤寒,实为热病。春病温疫,夏为热病及飧泄,秋发疟疾,冬生咳嗽,皆因感四时不正之气,总名之曰伤寒。

【证治】 自外而入,内传经络。

太阳证,头疼,发热恶寒,腰脊强。脉浮而紧,无汗,谓之伤寒,可汗,宜麻黄汤。脉缓自汗,谓之伤风,宜桂枝汤。忌利小便、重汗、下大便。

阳明证，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不恶风寒而自汗。尺寸脉俱长，宜白虎汤。浮沉按之有力，宜大承气汤。胃，血也，不主汗、利。忌汗，利小便。

少阳证，往来寒热，胸胁痛而呕，耳聋，脉弦，宜和解之，小柴胡汤。胆无出入水火之间，下犯太阳，汗、下、利皆不可。忌利小便，忌汗，忌利大便。

太阴证，腹满咽干，手足自温，自利不渴，时腹痛，脉沉细，其脏寒，宜四逆汤。脉浮可汗，宜桂枝汤。又大实痛，可下，用详。忌三法，宜三法，用详。

少阴证，口噤，舌干而渴，脉沉实，宜大承气汤。脉沉细迟者，宜用温之，四逆汤。身凉，脉沉细而虚，宜泻心汤。身热，烦躁不宁，大小便自利，脉浮洪无力，按之全无，宜附子泻心汤。其吐泻不渴，脉浮弱，理中汤主之。渴而脉沉，有力而疾，宜五苓散。少阴证，脉沉发热，当汗，麻黄细辛附子汤。少阴证，下利色不青，当温；色青口燥，当下。脉弱忌下；干燥忌汗。

厥阴证，烦满而囊缩，大小便不通，发热引饮腹满，脉俱微沉实，按之有力，当下；无力，当温。厥阴乃二阴交尽，曰厥阴，为生化之源，喜温而恶清。

大抵三阴非胃实不可下，此三阴无传经，止胃实可下也。

太阳，标本不同。标热，太阳发热；本寒，膀胱恶寒。故宜汗。阳明，从中气。标阳，肌热；本实，妄语。标阳，故宜解肌；本实，故宜下。少阳，标阳，发热；本火，恶寒。前有阳明，后有太阴，故宜和解。太阴，标阴；本湿，腹胀满，或噎干，身目黄。从标治则温；从本治宜泄满下湿。少阴，标阴，爪甲清冷；本热，脉沉实，口干渴。标宜温，本宜下。厥阴，中气宜温；烦满囊缩，故为热，宜苦辛下之。

麻黄、桂枝之辈，汗而发之。葛根、升麻之属，因其轻而扬之。三承气、陷胸之辈，引而竭之。泻心、十枣之类，中满泄之。在表宜汗，在

里宜下，在半表半里宜和。表多里少，和而少汗之。里多表少，和而微下之。在上者，吐之。中气与脉气微者，温之。脉亦同法，又当求本。假令腹痛，用桂枝芍药汤。何不只用芍药？却于桂内加之。要知从太阳中来，故太阳为本。又如结胸，麻黄亦然。

刘法：分病及脉。以五脏言之，诸在皮者，汗之，麻黄汤内加表之。在内者，下之。麻黄细辛附子汤内加下之。此言藏者，五脏也。可通经入脏。物之藏者，腑也，方可下。麻黄汤，治外证之外，麻黄细辛附子汤，治内证之外。肝脉外证，善洁，面青，善怒，脉弦，前方加羌活、防风三钱。内证，满秘便难，淋洩，转筋，沉而弦，后方加同前。心脉外证，而赤，口干，善笑，脉沉而洪，前方加黄芩、石膏各三钱。内证，烦心，心痛，掌中热而哆，脉沉，后方加同前。肺脉外证，面白，善嚏，悲愁欲哭，脉浮而涩，前方加姜、桂各三钱。内证，喘咳，洒淅寒热，脉沉，后方加生姜、桂枝。脾脉外证，而黄，善噫，善思味，脉浮而缓，前方加白术、汉防己。内证，腹胀满，食不消，怠惰，脉沉。后方加同前。肾脉外证，面黑，善恐，脉浮，前方加附子、生姜。内证，泄如注，下重胫寒，脉沉，后方加同前。

以前外证，皆表之表，汗而发之；内证者，里之表也，渍形以汗，如脉沉，复有里证。里证为发热引饮，便利赤涩，泄下赤水，或秘，按之内痛，此为里证。宜速下之，依方加大黄三钱。如邪又未尽，复加大黄二钱。

刘、张又相继论：人多劳役饥饱者，得之火化、火扰。治之宜以辛凉。比及年少性急劳役，岂非火乎？迟脉年老之人，可以辛温解之。故制双解散，治诸伤寒、时气在表里，皆可服之。表里证有相似，药不可差。伤寒表证，发热恶寒面渴，独头痛，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乃阳明经病也，白虎汤主之。杂证，里证亦同。但目赤者，脏病也。脉亦洪大，甚则吐血，先有形也。乃手太阴肺不足，不能管领阳气，亦以枸杞、地黄等物治之。补泻当察虚实。

假如洪弦相杂,洪,客也,弦,主也。子能令母实。又脉弦无表证,是东方实,西方虚也。又前来者,为实邪。依此补泻,余仿此行之。

表汗,通圣散、双解散。半表半里,凉膈散、柴胡汤。里下,右手脉实,承气汤;左手脉实,抵当汤。不分浮沉,但实可用。

血气俱实,主三承气汤;温,四逆汤、真武汤;解利,五苓散、解毒散、白虎汤、甘露饮、栀子汤;发黄,茵陈汤。

伤寒得伤风脉,伤风得伤寒脉。假如太阳证,头疼,身热,自汗,恶风,脉当缓而反紧,是伤风得伤寒脉也。余以例推之。桂枝麻黄各半汤、羌活汤尤妙。

吐 瓜蒂散:瓜蒂 赤小豆

豆豉汤下一钱。

结胸,脉浮大者,不可下之,下之必死。

小陷胸汤 半夏 连姜汁炒 瓜蒌实

大陷胸汤 炒大黄五钱 苦葶苈炒,三钱 芒硝一钱 杏仁十二个

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九,入甘遂末三字,蜜半匙,水煎,至半温服。

六经余证

太阳痉,汗多热利,误下变证。

阳明烦躁。火入于肺,烦也。火入于肾,躁也。栀子豆豉汤。宿食加大黄。狂谵实热发斑,胃火呕吐哕。

少阳潮热。有平旦、日晡之分。详见前。

太阴腹痛,有部分同杂证治。

痞有虚实。实,便秘,厚朴、枳实。虚,便利,白芍。

少阴心惊悸是杂证。吐泻同霍乱证。治咽喉热,甘草、桔梗。寒热合二方。下利色青,下;色不青,温。渴逆,乃阴消阳逆,或兼以舌牵,语言不正,昏冒咽痛,大承气。

厥阴,羌活汤。

厥阴伤寒,不问何经,辨两感、伤寒之例。

羌活 防风 川芎 甘草炙 芩各一钱

地黄 细辛二钱半 白术二钱

如身热,加石膏四钱;腹痛,加芍药三钱半;往来寒热,加柴胡一钱、半夏五钱;心下痞,加枳实一钱;里证,加大黄三钱,邪去止之。

治疫 麻黄一两 甘草两半 石膏 滑石 黄芩 白术各四两 煎服表汗。

解利 羌活活汤 治两感伤寒。出李。

防风 羌活 独活 防己 白术 甘草炙 黄芩 黄连 苍术 川芎 细辛各三钱 知母 生地黄各一两 白芷附明加之

双解散 混解,不问风、寒。出张,李、刘皆用。

栀子豉汤 出李。

消毒饮 治疫疔时毒。

黄芩 黄连各半两 连翘一钱 陈皮 玄参各三钱 甘草 黍粘子 板蓝根 马勃各一钱 人参 僵蚕各一钱 桔梗三钱 升麻七钱 柴胡五钱 薄荷 川芎各五钱 大黄便硬加之 以水煎服。

伤寒中寒说 伤寒为外寒郁内热。伤寒面惨而不舒,恶寒不恶风。中寒谓寒乘其腠腠,不分经络,疏豁一身,无热可发,温补自安。此胃气之大虚也。

风湿不可下论 春夏之交,病如伤寒,自汗,肢体重痛转侧难,小便不利,此名风湿,非伤寒也。因阴雨卑湿,或引饮多有此证,宜多与五苓散,切忌汗、下。

四证类伤寒 伤寒,右寸脉紧盛,痞满。脚气如伤寒证,但病起于脚腠。痰证,呕逆头痛,脉浮而滑;痞满,虚烦不恶寒,不头痛身疼。阳毒,身重,腰脊痛,狂言,或吐血下利,脉浮大数,咽喉痛唾血,面赤如锦纹,五六日可治。阴毒,身重背强,腹中绞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冷,脉沉细紧数,身如打,五六日可治。

阴盛格阳 目赤,烦躁不渴,或渴不欲水,脉七八至,按之不鼓,姜附主之。

阳盛拒阴 身表凉痛,四脚冷,诸阴证,

脉沉数而有力，承气主之。

阳厥极深，或时郑声，指甲、面色青黑，势困，脉附骨，按之有举之无。因阳气怫郁，不得荣运于四肢，以至身冷。先凉膈养阴退阳，以待心胸微暖，可承气下之。

阴证身静，重语无声，气难布息，目睛不了了，鼻中呼不出吸不入，口鼻中气冷，水浆不入口，二便不禁，面上恶寒，如有刀刺。

阳证身动，轻语有声，目睛了了，鼻中呼吸出入能往能来，口鼻气热。

伤风，气出粗，合口不开，面光而不惨，恶风不恶寒。伤食，口无味，液不纳，息肩。

两感 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头疼口干，烦满而渴者是。二日阳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腹满身热，不饮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烦满囊缩，水浆不入口，不知人，六日死。

痉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刚痉。无汗为表实，恶寒为重感，故名刚痉。太阳病，发热有汗，不恶寒者，为柔痉。表虚伤湿。其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头摇，卒口噤，背反张。

中湿 见前脉。其病一身尽黄，头痛汗出，欲水而不能饮，反欲近火。

头汗 乃邪搏诸阳，热不得越，津液上凑。又见自汗条下。

手足汗 有邪聚于胃则便硬。有寒则便溏，不能食，小便不利。

烦躁 有热传于内，胸中有热，关前洪数，宜解热。有虚，因汗、吐、下，虚协余热，身不疼，脉不紧数，宜补之。又初解，胃弱强食，胃脉浮洪。

苔，皆心经之热浅深也。白面滑，乃邪在半表半里也；白而涩，热在里也；黄面干，热在胃也；黑者宜下。

啜皆胃疾，或寒，或妄下之虚。

厥，手足冷。有寒，有热。先热而后厥者，热伏于内；先厥而后热者，阴退阳气复，始得之便厥，皆阳不足而阴胜也，所主为寒。

谵语四证 伤寒谵语，属阳明经。乃胃有热，脉洪大者是。宜调胃承气汤。身不热，身困者，谓之郑声。病退人虚，脉和平，宜滋补。妇人经来，适邪气乘虚入于血海，左关脉数者，小柴胡汤主之。有邪祟者，言语涉邪，颇有意思，状多变，与病相违者是。

气喘七证 伤寒太阳证，下之微喘者，内虚外热故也，宜解其表。饮水过多，水停心下，胸膈满而喘者，宜利其小便。病本无喘，因药下之，泻止而喘，其色已脱，不治。喘而四逆者，不治。喘而噫者，不治。喘而鱼口者，不治。喘而目闭、面黑者，不治。

目睛四证 伤寒至目睛不省人事，此中风痉证。以药开关吐痰，痉退眼开，随证治之。伤寒，病已过经，痉退无热，人困不语，脉和目睛，谓之戴阳，下虚故也。阳毒不解，热毒之气伏于太阳之经，故使目睛。六脉弦劲，渐作鱼口，气粗者死。太阴痰潮，上灌七窍，两目睛。与小儿惊风之类同，下痰则愈。舌卷唇焦，乃心肝热极，三焦精液不生，可治；舌卷卵缩，厥阴绝也，必也。

厥阴幽闷三证 阴毒阳冷，四肢逆冷，心膈幽闷，默默思睡，脉沉伏者是。伤寒起，汗下后，又战汗过多，人困身冷不动者，乏阳也。伤寒未三日，身冷，额上汗出，面赤心烦者，非阴毒证，谓之阴胜格阳。阴气并于外，阳气伏于内，其脉沉数也。

咽干两证 少阳证，口苦咽干，乃胆热也，小柴胡汤。少阴证，口燥咽干，主肾热津液不生，宜下。

恶寒三证 发热恶寒，发于阳。脉浮数，宜麻黄、桂枝汗之。无热恶寒，发于阴。脉沉细。宜四逆温里。发汗后，反恶寒，气虚也。脉微弱，补虚，芍药附子甘草汤主之。

恶风三证 汗出而脉缓，宜桂枝加葛根汤，便遍身润。太阳病，发汗过多，亡阳。卫虚恶风，当温其经，宜桂枝加附子汤。风湿相搏，骨节烦痛，不得屈伸，汗出恶风，不欲去衣，宜甘草附子汤。

汗后发热并再伤八证 发汗不入格,其病不解,宜再汗之。发汗后,再伤风邪而热,宜发汗;再伤风寒而热,随证治之。汗后温之热,脉弦小而数者,有余热也,宜和解之。汗后温之热,脉静,身无痛处,虚热也,宜平补之。汗后温之热,或渴,或烦,或胸满,或腹急,有里证,脉沉数,宜下之。劳力而再热,平解劳倦,宜柴胡鳖甲散。食过而热者,宜消化其食。

中喝 夏月发热恶寒,小便已洒然毛耸,脉弦细而芤迟,宜白虎人参汤。忌汗、下。

中暑 背寒面垢,手足微冷,烦躁引饮,四肢不痛,脉浮,宜五苓、白虎。

中温 冬月冒寒,至春再感乖常之气。

风温 先伤风,后伤温。头疼自汗,体重息如喘,但默默欲眠,尺寸脉俱浮。风温脉浮,证同前条下。

温毒 汗、吐、下,表未罢,毒邪入脏,身有斑,脉阳洪数、阴实大。湿温,先伤湿,后中暑。

瘟疫 众人一般,脉阳虚弱、阴弦紧。

潮热 阳明,申酉时分也。胃实宜下,寒热相继在他时。太阳病,热在寅卯;少阳,在巳午。

汗自出 太阳经自汗,营弱卫强也。中风,太阳脉缓;风温,身重多睡,脉浮缓;风湿,脉沉而细,证同前条下。少阴,咽痛,拘急,四肢疼,厥逆自汗,亡阳也。太阳,亡阳自汗。柔痉,同前痉下。

除中者,死。伤寒六七日,脉迟下利而热,反与黄芩汤撤其热,腹中恶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名曰除中。脾经受邪,则下利而热,反与黄芩,邪热未去而胃气先去。

禁忌 厥阴心痛发斑,不欲食,食则吐蛔,下则利不止。诸四肢厥逆,不可下。五六日,不结胸,腹痛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当下反汗之,必口烂。

少阴脉沉细数,病在里,忌汗;微者,忌汗。尺脉弱涩者,不可下之。

太阴腹满,吐,食不下,自利,时腹自痛。

忌下,下之胸下结硬。脉弱,自便利,虽用下,宜减之。

少阳不可汗,忌利小便,忌利大便。犯之,各随上下前后,本变及中变诸变例。

太阳小便不利,不可利之,利之邪气入里不能解。咽干淋衄,小便不利,当汗不可汗。在表不可下,下之动血。误犯之成结胸、痞气。汗之成血蓄于胸中;当汗而下之,成协热利。

太阳证误下有八变 脉浮者,必结胸。紧者,必咽痛。弦者,必两胁拘急。细数者,头痛不止。沉紧者,必欲呕。沉滑者,必热利。浮滑者,必下血。

阳明不当发汗 发汗成蓄血,上焦为衄。不当下而下之,血蓄下焦发狂。有年老患时热狂妄,服附者愈,服寒凉者死。

足太阳未渴,小便清者,禁利。咽干禁汗,成蓄血禁下太早。已渴者,五苓散。谵语、潮热、大渴,宜下。

足少阳三禁,胃实可下。足太阴禁下。足少阴脉沉,口燥咽干而渴,禁汗;脉涩而弱,禁下。三阴非胃实,不可下。

治三焦便有胆少阳经,作风治不宜汗、下、利小便。治心便有肾少阴,故本热标寒,故脉沉细,按之洪大,用承气汤酒制热饮是也。

治膀胱便有小肠太阳,故本寒标阳,故脉紧数,按之不鼓而空虚,用姜附寒饮顿服。

治肺便有脾太阴,故寒因寒用,大黄枳实下之。

治阳明纯阳,大肠喜热恶清,当以热治寒也。络宜清,当以寒治热。

许学士解利外感

伤风者,恶风。用防风二钱、甘草、麻黄各一钱。头痛加川芎,项背腰痛加羌活,身重加苍术,肢节痛加羌活,目痛鼻干及痛加升麻;或干呕,或寒热,或胁下痛,加柴胡。伤寒者,恶寒。用麻黄二钱、防风、甘草各一钱。头沉闷加羌活一钱。

凡治伤寒,以甘草为君,防风、白术为佐。是寒宜甘发也,看他证加减。伤风以防风为

君,甘草、白术为佐。是风宜辛散也。其伤寒表证,以石膏、滑石、甘草、知母、葱、豉之类,汗出即解。如热半表半里,与小柴胡,汗出而愈;热甚,大柴胡与之;更甚,小承气。里热甚,大承气,发黄者,茵陈蒿汤下之。结胸,陷胸汤下之。

内伤,见于右手。内伤躁作寒已,寒作躁已,不相并,但有间,且晡时必减,乃胃气得令。潮作之时,精神困倦,乃其气不足。外伤,见于左手。外伤但无间,且晡时必作剧,乃邪气盛。潮作之时,精神有余,乃邪气胜。寒邪不能食,风邪能食。

表虚,不作表虚治。或劳役于凉处解衣,或阴虚新浴,表虚为风寒所遏,切不可妄解表。

七、大头肿痛

附始蟻瘰

【因】 阳明邪热太甚,故资实少阳相火而为之也。湿热为肿痛,治之视其肿热在何部分,随结而取之,是天行也。

【治】 黄芩炒 甘草 大黄煨 黍粘子炒 芒硝

阳明渴,加石膏;少阳渴,加瓜蒌根;阳明行经,加升麻、白芍、葛根、甘草;太阳行经,加羌活、防风。

始蟻瘰

【因】 风热。

【治】 解毒丸下之。

侧柏叶自然汁调蚯蚓粪敷。烧灰大妙。

车前叶服;或丁香尖、附子尖、南星,醋磨傅皆可。五叶藤汁傅亦可。

八、霍乱

【脉】 微涩,或代,或伏。脉弦滑者,膈有宿食;身却不热,为霍乱。大者生,微迟者死,脉洪者热。

【因】 其气有三:一曰火,二曰风,三曰

湿。

邪在上焦则吐,下焦则泻,中焦则吐而且利。吐为喝热也;泻为湿也;风胜则动,故转筋也。或因大渴而大饮,或饥,或饱甚,伤损胃气,阴阳交争而不和。此为急病也,不死。如干霍乱而不得吐利,必死。

【证】 其状心腹卒痛,呕吐下利,憎寒发热,头痛眩晕。先心痛则先吐,先腹痛则先下,心腹俱痛,吐利并作。甚则转筋,入腹则死,不然则吐泻。

干霍乱者,忽然心腹胀满,绞刺痛,欲吐不吐,欲利不利,须臾则死。以盐汤大吐之佳。

外有冲恶,病同而名异。

【治】 五苓散治热多饮水,关上脉洪者,热也。宜清之。

理中丸 治寒多不饮水,身不热者。

半夏汤 治霍乱转筋,吐利不止。身痛不止者,宜加桂枝汤。

半夏曲 茯苓 陈皮 白术 薄荷 桂枝 甘草

和解散 治霍乱。此条,内有所积,外为邪气所阻。甚用吐法,二陈汤。

和解散 川芎 苍术 白芷 防风。

九、瘟病

【证】 众人一般者是。

【治】 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

大黄 黄芩 黄连 人参 桔梗 苍术 防风 滑石粉 人中黄 香附子

上神曲丸,送下随宜。气虚四君子;血虚四物汤;痰,二陈汤;热甚,童便作汤送下。

春夏不服麻黄,秋冬不服桂枝;夏不服青龙,冬不服白虎。

十、伤暑

【脉】 脉虚身热,或浮自汗。自汗者,火动而散故也。

【因】夏火太热，损伤肺金元气。其感有二：动而得之，乃辛苦之人，动而火胜，热伤气也；脉洪而大。静而得之，乃安乐之人，静而湿胜，火胜金位也，脉沉而实。

【证治】暑喜归心。入心则噎塞，昏不知人；入肝则眩晕；入肺则喘满、痿痹；入脾则昏睡不觉；入肾则消渴。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两脚痿弱，头疼恶热，躁热，大渴引饮，大汗。因动而中，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头疼恶寒，拘急肢节疼，大热无汗。因静而中，大顺散、白虎加苍术。有阴胜阳之极，甚则传肾肝为痿厥，清暑益气汤主之。

凡中暈死，切忌与冷水凉处，须沃以汤，宜黄龙丸主之。

心虚伤暑，身热头痛，烦满而渴，五苓散主之。肺虚伤暑，身热烦闷而喘，白虎汤主之。脾虚伤暑，则为疟疾，常山饮主之。

黄连香薷汤 治暑。挟痰加半夏；虚加参、芪。

清暑益气汤 治暑伤金，虚甚。

玉龙丸 曾用治暑。油炒半夏、姜汁丸。

补中益气汤 治症夏痰渗。

二苓汤 治春夏之交，病似伤寒，自汗体重，痛难转侧，此名中湿。

泽泻一两 滑石二两 茯苓 猪苓 白术半两

暑风挟火，痰实者，可用吐法。

玉龙丸 治暑泄泻，或二便秘。

焰硝 明矾 滑石 硫黄一两 白面六两

水丸，水下。

十一、疟

【脉】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小紧者，可下之；弦迟者，可温之；弦数者，可汗，灸之；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因】夏暑舍于营卫之间，腠理不密，遇

秋之风，玄府受之。惨怛之水，寒天气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营卫并行。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并则病作，离则病止。并于阳则热，并于阴则寒。浅则日作，深则间日。在气则早，在血则晏。因汗郁成痰，因虚弱阴阳相乘。

外因从六淫，有寒、湿、痒、湿、牝。寒则先寒后热；温则先热后寒；痒则但热不寒；湿则身骨节疼；牝则寒多不热。内因，有脏气不和，郁结痰饮所致。有肝、心、脾、肺、肾之说。说见后。不内外因，疫症，一岁之内，大小相似；鬼疟梦寐不详；瘧疟乍有乍已；食疟因饮食得之；劳疟因劳得之；母疟有母传染者也。

李论 夏伤于暑，秋为疟疾。暑者，季夏湿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主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不胜者侮之。水胜土之分，土者坤，坤在申，申为相火。水入土，则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作，肺金不足，洒淅恶寒。土虚少阳乘之，则为寒热。发于秋者，湿热则卯酉之分也。

【证治】先寒而热，谓之寒疟；先热而寒，谓之温疟；治之宜乎中也。中者，少阳也。渴者，燥胜也。不渴者，湿胜也。又有得之于冬，而发于暑，邪舍于肾，足少阴也。有藏之于心，内热蓄于肺，手太阴也。但热而不寒，谓之瘧疟，足阳明也。在太阳经谓之风疟，宜汗之；在阳明经谓之热疟，宜下之；少阳经谓之风热，宜和之。此伤之浅也。在阴经则不分三经，谓之温疟，宜从太阴经论之。此伤之重也。

太阳经，头痛腰痛，寒从背起，先寒后热，宜小柴胡、羌活地黄汤。

少阳经，心体解体，寒热不甚，恶见人，多汗出甚，小柴胡汤。

阳明经，先寒久乃热，热大汗，喜见火乃快，宜桂枝二白虎一汤。

少阴经，呕吐烦闷，热多寒少，欲闭户而处，病难已，小柴胡加半夏汤。

太阴经，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喜呕乃衰，理中汤。

厥阴经，小腹腰痛，小便不利，意恐惧，四

物玄明苦楝附子汤。

心疟，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宜桂枝黄芩汤。

肺疟，心寒甚，热间善惊，如有见者，桂枝加芍药汤。

肝疟，色苍苍然太息，甚伏若死，通脉四逆汤。

脾疟，寒则腹痛，热则肠鸣，鸣已汗出，小建中汤、芍药甘草汤。

肾疟，腰脊痛宛转便难，目眴然，手足寒，桂枝加当归芍药汤。

胃疟，将病也，善饥不能食，能食而支满腹胀，理中汤、丸主之。

劳疟，经年不差，后复发作，微劳力不任，名曰劳疟。

母疟，百药不差，结成癰癖在腹胁，名疟母。

治虽不同，疟得于暑，当以汗解。或汗不彻，郁而成痰，宜以养胃化痰发汗，邪气得出，自然和也。虚则补之，脉洪数无力者是也。

羌活汤 治邪气浅在表。

羌活 防风 甘草 恶寒有汗，加桂枝；恶风无汗，加麻黄；吐，加半夏。

麻黄桂枝汤 治夜疟。此散血中风寒。

麻黄 两 桂枝二钱 甘草炙，三钱 黄芩五钱 桃仁三十粒，去皮尖 邪气深而入血，故夜。以桃仁缓肝，散血中邪。

桂枝石膏汤 治邪深间日。

桂枝 石膏 知母 黄芩 汗出不愈，为内实外虚，寒热大作，必传入阴。太阳阳明，芪、芍；寒热传入，太阳阳明少阳合病，加柴胡、半夏、人参、甘草。

藜芦散 治久疟欲吐不能吐，宜吐之。

藜芦为末，温童水调下半钱，以吐为度。

张法 白虎加参汤、小柴胡合五苓散、神祐丸治之。

服前三方未动，次与之承气汤治。甚者，甘露饮调之，入参柴胡饮子补之，常山饮吐之。

老疟丹 治老疟，风暑入阴在脏，凝血气。

川芎 桃仁 红花 当归 苍术 白术 白芷 黄柏 甘草

上水煎，露一宿，次早服之。

疟母丸 治疟母、食疟。

鳖甲醋炙，君 三棱 莪术醋炙 香附子 阿魏食积加醋化

截疟丸 先补药、表药，彻起阳分，方可截。

川常山 草果 知母 槟榔 乌梅 川山甲炒 甘草炙

用水一大碗，煎半碗，露一宿，临发时温服之，宜吐。

一补一发丹 治久疟内伤挟外邪。内发必主痰，外以汗解。

半夏 茯苓 陈皮 柴胡 黄芩 苍术 川常山 葛根 虚加参、术补气，甚加芩、连。有一人夏感，脉沉细，服之愈。

常山汤 治妇胎疟。

常山二两 黄芩三两 石膏八钱，另研 乌梅十四个 甘草一两 煎服之。

不二散 白面二两 砒一钱

和匀，以香油一斤煎之，色黄，用草纸压之，去油为末，入江茶三两，每服一字。

神妙绝疟 木通川者 秦艽去芦 川山甲炙 常山各等分 辰砂半钱，另研 乌梅七个 大枣七个

上以水三盏，煎至半，入酒一盏，再至半。先刮砂，枣服，次服药。

十二、疸

【脉证】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皆发黄。脉沉乃阳明蓄热，喜自汗。汗出入水，热郁身肿，发热不渴，名黄汗。脉紧数，乃失饥发热，大食伤胃，食则腹满，名谷疸。数为热，热则大食；紧为寒，寒则腹满。脉浮紧，乃因暴

热浴冷水,热伏胸中,身面目悉如金色,名黄疸。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者,必小便难,欲作谷疸。脉沉弦或紧细,因饮酒百脉热,当风入水,懊恼心烦足热,名酒疸。其脉浮欲呕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脉浮紧,乃大热交接入水,肾气虚流入于脾,额黑,日晡热,小腹急,足下热,大便黑,时溏,名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脉寸口近掌无脉,口鼻冷,不治。其病身热,一身尽痛,发黄便涩。

【因】 内热入水,湿热内郁,冲发胃气。病虽有五,皆湿热也。

【治】 诸黄家,但利其小便愈。假令脉浮,以汗解之;如便通汗自,当下之愈。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为差,反剧者难治。治法以疏湿、利小便、清热或汗之,五苓加茵陈、连类。

茵陈栀子汤 茵陈一两,去茎 大黄半两 山栀十个

豆豉汤下。

五苓散 热加苦参;渴加瓜蒌根;便涩加葶苈;素热加黄连。

茵陈蒿汤 治黄疸,寒热不食,食则头眩,心胸不安者是。

滑石石膏丸 治女劳疸。证见题下。

滑石石膏

研末下,粥饮,例利则止。

十三、劳

劳极 烦热 劳瘵

【脉】 男子平入,脉大为劳,极虚为劳,浮大为里虚。男子脉虚弱细微者,善盗汗。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喜衄。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手足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脉弦而大,大则为芤,弦则为减,女子漏下,男子失精。脉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尺脉弱寸强,胃络脉伤。安卧脉盛,谓之脱血。脉举之

而滑,按之而微,看在何部,以知其脏。尺弱滑而涩,下虚也;尺滑而涩疾,为血虚。脉数,骨肉相失,声散呕血,阳事不禁,昼凉夜热者死。脉轻手则滑,重按则平,看在何经而辨其腑。寸弱而微者,上虚也。

【因】 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伤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而胃气、元气散解,不能滋养百脉,灌注脏腑,卫护周身,百病皆作。

【证】 百节烦疼,胸满气短,心烦不安,耳聩鸣,眼黑眩,寒热交作,自汗殄泄,四肢怠惰者。

外有脾痹、中风、湿痹病、伤暑、骨热不同。

【治】 法以甘寒泻火,甘温补中,温之、收之。

十全散、四物汤治血虚;四君子汤治气虚,加升麻,补中益气汤。

牛膝丸 治肾肝损,骨痿不能起床,筋缓不能收持。

川草薢炒 杜仲炒 苁蓉酒浸 兔丝酒浸 牛膝酒浸,治肾 疾藜治肝,各等分 桂枝半两

酒煮猪腰子,丸梧桐子大。空心酒下。亦治腰痛。

肾气丸 治肾脾不足,房室虚损,宜此荣养血以益肾。肾苦燥,以辛润之,致津液,故用川芎。酸以收之,故用五味。盖神方也。

苍术酒浸,一斤 熟地 斤 五味半斤 川芎冬一两,夏半两,秋七钱,春亦七钱

上为末,用枣肉丸,米饮下。

地黄煎丸 解劳生肌活血。

生地汁 藕汁 杏仁汁 姜汁各五升 薄荷汁 鹅梨汁 法酒二升 沙蜜四两

以上慢火熬成膏,入后药。

柴胡三两,去芦 秦艽去芦 桔梗各二两 熟地黄四两 木香 枳壳炒 柏子仁炒 山药 白茯苓 远志去心 人参 白术各一两 麝香半钱,另研

上为末,和前药,丸如梧桐子大,甘草汤

下。

辛苦劳 柴胡 人参 黄芪 黄柏 甘草

牡蛎散 治诸虚不足，津液不固，自汗出。

牡蛎煨取粉 麻黄根 黄芪 或加秦艽、柴胡、小麦同煎。

麦门冬汤 治大病后虚烦，则热不解，不得卧。

半夏 竹茹 陈皮 茯苓 麦门冬 人参

炙甘草汤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心悸，脉结代。

酸枣仁丸 治虚劳，虚烦不得眠者。

枣仁炒，一两 参 桂各一钱 茯苓三钱 石膏半两 猪苓三钱

固精丸 治精滑。

牡蛎砂锅煨，醋淬七次，醋糊丸，梧子大，空心盐酒送下。

参归散 治骨蒸劳。

知母炒 人参炒 秦艽去尖芦 北柴胡同术炒 鳖甲麦汤浸七次 前胡各半两 乌梅三个

地骨皮 川常山酒浸三日 川归柴胡同炒 甘草 白茯苓各七钱半

水煎服。

脾虚 本经宜四君子汤。

肝乘之，胁痛口苦，往来寒热而呕，四肢满闷，淋瀝便难，转筋腹痛。宜防风、独活、川芎、桂、芍药、白术、茯苓、猪苓、泽泻、黄柏、细辛、滑石。

心乘之，宜连、芩、柏、白芍、地黄、石膏、知母。

肺受病，痰嗽短气，懒言嗜卧，洒淅寒热，宜补中益气汤。作涎清涕，肩胛腰脊痛，冷泄，宜干姜、术、附、乌、苍术、桂、茯。

劳极

劳者，神不宁也。

肝劳实热，关格牢涩，闭塞不通，毛悴色夭。肝劳虚寒，口苦，关节疼痛，筋挛缩，烦闷。

心劳实热，口舌生疮，大便闭塞，心满痛，小腹热。心劳虚寒，惊悸恍惚多忘，梦寐惊魇，神志不定。

脾劳实热，四肢不和，五脏乘戾，胀满肩息，气急不安。脾劳虚寒，气胀咽满，食不下通，噫宿食臭。

肺劳实热，气喘鼻胀，面目苦肿。肺劳虚寒，心腹冷气，气逆游气，胸胁气满，从胁达背痛，呕逆虚乏。

肾劳实热，小腹胀满，小便赤黄，末有余沥数少，茎中痛，阴囊生疮。肾劳虚寒，恐虑失志，伤精嘘吸短气，遗泄白浊，小便赤黄，阴下湿痒，腰脊如折。颜色枯悴。

尽力谋虑则肝劳；曲运神机则心劳；意外致思则脾劳；预事而忧则肺劳；矜持志节则肾劳。

极者，穷极无所养也。

筋实，咳而两胁下痛，不可转动，脚下满不得远行，脚心痛不可忍，手足爪甲青黑，四肢筋急，烦满。筋虚，好悲思，支嘘吸，脚手俱挛，伸动缩急，腹内转痛，十指甲疼，转筋。甚则舌卷卵缩，唇青，面色苍白，不得饮食。

脉实，气衰血焦，发落，好怒，唇舌赭。甚则言语不快，色不泽，饮食不为肌肤。脉虚，虚则咳，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甚则咽垂。

肉实，肌脾淫淫如鼠走，津液开，腠理脱，汗大泄。或不仁，四肢急痛。或腹缓弱，唇口坏，皮肤变色。肉虚，体重怠惰，四肢不欲举，关节痛疼，不嗜饮食，饮食则咳，咳则胁下痛阴引背及肩不可转动。

气实，喘息冲胸，常欲自悲，心腹满痛，内外有热，烦呕不安。甚则呕血，气短乏不欲食，口燥咽干。气虚，皮毛焦，津液不通，力乏腹胀。甚则喘息，气短息塞，昼差夜甚。

精实，目视不明，齿焦发落，形衰，通身虚热。甚则胸中痹痛，烦闷泄精。精虚，衄衄，惊悸，梦泄遗沥，小便白浊。甚则茎弱核彻，小腹里急。

骨实，热，耳鸣，面色焦枯，隐曲膀胱不

通,牙脑苦痛,手足酸疼,大小便闭。骨虚,面肿垢黑,脊痛不能久立,气衰发落齿槁,腰背相引痛。甚则喜唾不了。

烦热

内热曰烦,外热口热。身不觉热,头目昏痛,口干咽燥不渴,清清不寐,皆虚烦也。平人自汗,小便频并,遗泄白浊,皆忧烦过度,大病虚后烦闷,谓之心虚烦闷。

《古今录验》五蒸汤 治五蒸病。

甘草一两,炙 人参 知母 黄芩各二两
茯苓 熟地 葛根各三两 竹叶二把 石膏五两,碎 梗米二合

上咬咀,以水九升,煮取二升半,分为三服。亦可以煎小麦水乃煎药。忌海藻、菰菜、茱萸、大醋。

实热 黄芩 黄柏 黄连气也 大黄血也

虚热 乌梅 秦艽 柴胡气也 青蒿 蛤蚧 鳖甲 小麦 丹皮血也

肺鼻干 乌梅 天冬 麦冬 紫菀

皮舌白,唾血 桑白皮 石膏

肤昏昧嗜睡 牡丹皮

气遍身虚热,喘促鼻干 人参 黄芩 栀子

大肠鼻右孔干痛 大黄 芒硝

脉躁白痕语,脉络溢,脉缓急不调 生地黄 当

归

心舌干 生地 黄连

血发焦 地黄 当归 桂心 童便

小肠下唇焦 赤茯苓 木通 生地

脾唇焦 芍药 木瓜 苦参

肉食无味而呕,烦躁甚不安 白芍药

胃舌下痛 石膏 梗米 大黄 芒硝

葛根

肝眼黑 川芎 当归 前胡

筋甲焦 川芎 当归

胆眼白失色 柴胡 栝蒌

三焦乍寒乍热 石膏 竹叶

肾两耳焦 生地 石膏 知母 寒水石

脑头眩,闷热 地黄 防风 羌活

髓髓沸骨中,骨热 天冬 当归 地黄

骨齿黑,腰痛足逆 鳖甲 地骨皮 牡丹皮 归 生地黄

肉肢细肤肿,腑脏俱热 石膏 黄柏

胞小便赤黄 泽泻 茯苓 滑石 生地 沉香

膀胱左耳焦 苓 滑石 泽泻

外有胸中烦热,肝中寒烦闷、肝中风酒疸、中暑中风湿、心痹、脾痹、肝虚寒、精实、五心烦热、小肠热、心虚热。足下热,酒疸、女劳疸。日晒热如疸。

劳瘵

脉虚。

【因】 痰与血病。

【证】 其病俗名传尸。虽多种不同,其病与前人相似。大略令人寒热盗汗,梦与鬼交,遗泄白浊,发干而耸;或腹中有块,或脑后两边有小核数个,或聚或散,沉沉默默,咳嗽痰涎;或咯脓血,如肺痿、肺痈状;或腹下利,羸瘦困乏,不自胜持。虽不同证,其根多有虫啖心肺一也。

【治】 青蒿一斗半 童便三斗

文武火熬至七分,去蒿。再熬至一升,入猪胆汁七个、辰砂、槟榔末。再熬数沸,以甘草末收之。

四物汤治虚劳瘵,竹沥、姜汁、便。或加参、术。

三拗汤 治传尸劳瘵,寒热交攻,久嗽咯血羸瘦,先服此方,后服莲心散,万无一失。

麻黄 生甘草 杏仁不去皮尖,炙

姜枣煎服,痰清则止。

莲心散 当归 黄芪 甘草炙 鳖甲醋炙 前胡 柴胡 独活 羌活 防风 防己 茯苓 半夏 黄芩 陈皮 官桂 阿胶 赤芍 麻黄去节 杏仁 莲心去心 天南星 川芎 芫花醋炒黑 枳壳炒

除芫花,每服二钱半,水二盏半,姜三片,枣一枚,入芫花一抄,煎至八分服。须吐有异物,渐减芫花及甘草,杀虫少之。

调鼎方 治传尸劳，神效。

混沌皮 一具，醋浸一宿，焙干 炙鳖甲 桔梗
芍药 胡黄连 制大黄 甘草 豉心 苦
参 贝母 秋石 另研 草龙胆 知母 黄柏

蜜炙 芒硝 犀角 一钱 蓬术一个

上炼蜜为丸。温酒下二十丸，肠热食前，
膈热食后，一月平安。

白蜡丸 治瘵。

脉因证治 卷二

元 金华 朱丹溪震享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十四、热

【脉】 浮大而虚为虚，脉细而实为实。脉沉细或数者，皆死。病热有火者，心脉洪是也；无火者死，细沉是也。脉弱四肢厥，不欲见人，食不入，利下不止，死。

【因】 因心火为之。心者，君火也。火旺则金烁水亏，惟火独存。

【证治】 暴热，病在心肺；积热，病在肾肝。

虚热，如不能食而热，自汗气短，属脾虚，治宜甘寒温而行之。实热，如能食口干，舌燥便难者，属胃实，治宜辛苦大寒下之。火热而郁，乃心火下陷脾土，抑而不伸，五心热，宜汗之、发之。心神烦乱，血中伏火，病蒸蒸然不安，宜镇阴火，朱砂安神丸主之。蒸劳热，乃五脏齐损，病久憔悴，盗汗下血，宜养血益阴。阴虚而热者，用四物加柏。

治法 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甚热之气，汗而发之。不尽，则逆治之。

又治法 养血益阴，其热自治。《经》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轻者可降，重者从其性而伸之。

李论： 外有元气虚而热，有五脏而热，有内中外而热。轻手扪之则热，重之则不热，在皮毛血脉也。轻按之不热，重至筋骨，热蒸手足甚，筋骨热也。不轻不重而热，在肌肉也。

凡三法，以三黄丸通治之。

肺热者，轻按之瞥瞥见于皮毛，日西甚。

其证喘咳，洒淅寒热。轻者泻白散，重者凉膈、白虎、地骨皮散。

心热者，微按之热见于血脉，日中甚。其证烦心、心痛，掌中热而哕，以黄连泻心汤、导赤散、朱砂安神丸。

肝热，肉下骨上热，寅卯间甚。脉弦，四肢满闷，便难，转筋多怒惊，四肢困热，筋痿不起床，泻青丸、柴胡饮。

脾热，轻重之中见于肌肉，夜甚，怠惰嗜卧，无气以动。泻黄散、调胃承气治实热，补中益气汤治虚热。

肾热，按至骨，蒸手如火，困热不任起床，宜滋肾丸、六味地黄丸。

平旦潮热，热在行阳之分，肺气主之，白虎加芩。日晡潮热，热在行阴之分，肾气主之，地骨皮、牡丹皮、知母、柏。

木香金铃子散 治暴热心肺，上喘不已。

大黄五钱 金铃子三钱 木香三钱 轻粉朴硝

上为末，柳白皮汤下三钱，以利为度。止喘亦止。

大黄散 治上焦烦，不得卧睡。

大黄 梔子 郁金各五钱 甘草二钱半
煎服，微利则止。

黄牛散 治相火之气游走脏腑，大便闭。

大黄一两 牵牛头末半两

酒下三钱，以利为度。此不时热，温热也。

金花丸 柏 连 芩 梔 大黄便实则加

煎、丸任用。或腹满吐呕，欲作利，加半夏、芩、朴、生姜；如白脓下利后重，加大黄。

凉膈散 退六经热。

连翘 山梔 大黄 薄荷 甘草一两半
黄芩半两 朴硝二钱半

如咽噤不利，肿痛，并涎嗽，加桔梗一两、荆芥半两。咳而呕，加半夏三钱，姜煎。鼻衄、呕血，加白芍、地黄。如淋闭，加滑石四两、茯苓一两；或闷而不通，腹下状如覆碗，痛闷难忍。乃肠胃干涸，膈中气不下。先用木香三钱、沉香三钱，酒下，或八正散。甚则宜上涌。

当归承气汤 治阳狂奔走，骂詈不避亲疏。此阳有余阴不足也。

当归 大黄 芒硝各一两 甘草半两
每二两，姜、枣煎。

牛黄膏 治热入血室，发狂不认人。

牛黄一钱半 朱砂一两 郁金 甘草各半两
脑子一钱 丹皮三钱

上炼蜜丸，皂子大，水下。

三黄丸 治实热能食者。能食，为实热也。

白虎汤 治表热恶寒而渴者。

柴胡饮子 治两胁下肌热，脉浮弦者。

四顺饮子 治一身尽热，日晡肌热，皆血热也。

桃仁承气 治血热，夜发热者。

潮热者，黄芩、生甘草，辰戌时，加羌活；午间，黄连；未时，石膏；申时，柴胡；酉时，升麻；夜间，当归根。如有寒者，黄芪、参、术。

两手大热为骨厥，如在火中，可灸涌泉五壮，立愈。

地黄丸 治久新憔悴，寝汗发热，肠癖下血，骨蒸，痿弱无力，五脏齐损，不能运动，烦渴，皮肤索泽。食后更宜当归饮子。

熟地八两 山茱萸 山药各四两 丹皮 茯苓 泽泻各三两

上炼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酒下。

当归饮子 柴胡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一两 大黄 当归 白芍各三两 滑石三钱 姜煎服。

如痰实咳嗽，加半夏；五谷不化完出，淋闷惊悸，上下血，宜金花丸。

朱砂安神丸 治心神烦乱怔忡，兀兀欲吐，胸中气乱而热，似懊恼状，皆是膈上血中伏火。

朱砂一钱，研 黄连一钱半，酒制 炙甘草五分 生地五钱 当归半钱

饼丸，津下。如心病，食入反出，加煨大黄，除地黄。

补血汤 治肌热燥热，目赤面黄红，烦渴引饮，日夜不息，脉浮大而虚，重按之全无，为血虚发热。证似白虎，唯脉不长并实耳。

黄芪一两 当归二钱，酒制

热服。

火剂汤 黄芩 黄连 山梔 黄柏

火郁汤 治四肢热，五心烦热。因热伏土中，或血虚得之；或胃虚，多飧冷物，抑遏阳气于土中。

羌活 升麻 葛根 人参 白芍各半两 柴胡 甘草炙，各三钱 防风二钱半 葱白一尺 煎服。

朱砂凉膈丸 治上焦虚热。肺腕咽膈，有气如烟抢上。

黄连 山梔各一两 人参半两 朱砂三钱，另研 脑子另研，五钱 茯苓五钱

上蜜丸，朱砂为衣，水下。

黄连清膈丸 治心肺间及经中热。

麦冬一两 黄连五钱 鼠尾三钱

上蜜丸，绿豆大，温水下。

补中益气汤 治脾胃虚弱而热。

辰砂滑石丸 治表里热。

辰砂 龙脑 薄荷 六一散

秘方 治阴虚发热。

四物汤、黄柏、龟板、人参、白术二味，气虚加之

治酒发热 青黛 瓜蒌仁 生姜。

十五、吐衄下血

【脉】 脉涩濡弱为亡血；细弦而涩，按之

虚,为脱血也。脉浮弱,按之而绝者,为下血;烦咳者,必吐血。脉沉弦,而无血气,无寒热者,必衄。沉为在里,营卫内结,胸满必吐血。脉滑小弱者生,浮大牢数者死;又血温身热,脉躁者死,热为血气散故也。藏血,脉俱弦者死,滑大者生。

【因】 外有肺痈、肺痿,亦能咳嗽脓血。劳亦能吐血。

【证治】 麻黄汤 治伤寒证大壅塞内热,火气不伸成衄。脉浮紧为寒。

桂枝汤 治证同前,脉浮缓为风。

五苓散 治伏暑,热流入经络。

黄芩芍药汤 治伤寒、风二证,脉微。

衄血方 治出于肺经。如不止,用寒水纸于胸、脑、大椎三处贴之。

犀角 升麻 山梔 黄芩 白芍 生地 丹参 紫参 阿胶 荆芥穗

研服亦良。萝卜头段捣饮,又汁滴之亦良。大椎、哑门灸之亦止。

咯唾血方 出于肾。亦有瘀血内积,肺气壅遏,不能下降。肺壅,非吐不可。

天冬 麦冬 知母 贝母 桔梗 熟地 远志 黄柏

有寒加干姜、肉桂。

呕痰涎血方 出于脾。

黄芪 黄连 白芍 当归 甘草 沉香 葛根

呕吐血方 出于胃。

犀角地黄汤 治实,及病余瘀血。

犀角一两 生地八两 白芍三两 丹皮二两

小建中汤加黄连 治虚及伤胃吐血。

三黄补血汤 治六脉大,按之虚,而赤善惊,上热,乃手少阴心之脉也。此气盛而亡血,泻火补气,以坠气浮。

丹皮一钱 川芎二钱 熟地二钱 生地三钱 柴胡 当归各一钱半 升麻 黄芪各一钱 白芍五钱

人参饮子 治脾胃虚弱,衄血、吐血。又治吐血久不愈,于气冲三棱针出血,立愈。

甘草一钱 麦冬二钱 当归二钱 黄芪一钱 五味子五个 白芍一钱

救肺饮 治咳、吐血。

升麻 柴胡 白术 白芍各一钱 归尾 熟地 黄芪 人参各二钱 苏木 陈皮 甘草各五分

作一服。

清心莲子饮 治咳血兼痰。

凉血地黄汤 治肠澼下血,水谷与血,另作一派。

知母炒 黄柏炒,各一两 槐子炒 青皮 熟地 当归

如余证,同痢门法治之。

胃气汤 治风毒客肠胃,动则血下。

芍 术 参 归 桂 芎 苓 各等分

尿血方 治心肾因房劳、忧思气结。

发灰,能消瘀血,通闭,醋汤下三钱。棕榈烧灰,米饮下亦可。

三汁丹 治小便出血。

水杨树脑 老鸦饭草 赤脚马兰 各自然汁,以水服之。

益阴散 治阳浮阴翳,咯血、衄血。

黄柏 黄连 黄芩以蜜水浸,炙下 白芍 人参 白术 干姜各三钱 甘草炙,六钱 雨前茶一两二钱 香油釜炒红,米饮下三四钱,立安。

三黄丸 治衄血不止,大便结燥者,下之。

大黄半两 芒硝 地黄二钱 黄连 黄芩 山梔各一钱 老蜜炼丸。

咳血丹 治因身热,痰盛血虚。

青黛 瓜蒌仁二味治痰 诃子 海石 杏仁治嗽甚 四物汤治虚 姜汁 童便 山梔 蜜调噙化。

呕血丹 治因火载血上,错经。

四物汤 山梔炒 郁金 童便 姜汁 韭汁 山茶花

痰加竹沥。喉中痛是气虚,加参、芪、术、

柏。

衄血丹 凉血 犀角地黄汤入郁金。

溺血丹 治热。

生地四两 苏木根 淡竹叶 山梔炒

滑石 甘草 蒲黄 藕节 当归

血虚，加四物、牛膝、通草。

下血丹 四物汤。热，加连翘、煮温 山梔炒 秦艽、升麻、胶珠、白芷；虚，加干姜炮、五倍子；寒，加辛升温散，一行一止。

神效方 治吐血、痰血，酒色过度者。

枇杷叶去毛 款冬 紫菀茸 杏仁去皮尖
鹿茸炙如法 桑白皮 木通各一两 大黄半两
炼蜜丸，临卧含化口中。

圣饼子 治咯血。

青黛一钱 杏仁四十粒，去皮尖

上杏仁，以黄蜡煎黄色，研细，入黛作捏饼子。每日柿一个，中破开入药合定，湿纸煨，饮下。

罗面丹 治内损吐血。

飞罗面略炒 京墨磨下，一钱

越桃散 治下血及血痢。

山梔 槐花 大枣 干姜各等分
烧存性，研，米饮下三钱。

伏龙肝散 治便血。因内外有感，凝住在胃，随气下通，亦安行之类。

伏龙肝八两 白术 阿胶 黄芩 干地黄
甘草各三两
煎服。

赤豆归散 治先血后便，谓之近血。

赤小豆五两，浸令芽出，晒干 当归一两
为末浆水下。

五灵脂散 治下血。

五灵脂炒为末
芎归汤下。

有血脱尽，色白而夭、不泽，脉濡。此大寒证，乃始同而末异。治宜辛温益血，甘热温经，干姜类是也。

有阴结者便血。夫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阴不和则血留之，血无所禀，渗入肠间，其

脉虚涩，非肠风脏毒也。治宜生地黄汁、小蓟汁各一升、砂糖、地榆、阿胶、侧柏叶。

十六、下利

【脉】 脉滑按之虚绝者，必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必下清脓血。脉沉弦者，下重，其脉小大者，为未止。脉数，若微发热，汗自出者，自愈；设脉复紧者，必为未解。脉微，若数者令自止，虽发热不死；脉反弦，发热，身汗出，自愈。脉绝手足厥，灸之手足温者生；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止，当下之；数而滑者，有宿食，当下之。肠澼下白沫，沉则生，浮则死。肠澼下脓血，悬绝者死，滑大生。又沉小流连者生，数大有热者死。肠澼转筋，脉极数者死。凡诸痢泄注，脉沉小者生，浮大者死。身热者死。或谵语，或腹坚痛，脉沉紧者，可下；迟者，可温之。下痢不欲食，有宿食，肠满痛，为寒食；肠坚心下坚，为实，皆可下。下痢脉迟，紧痛肠鸣，心急大孔痛，皆可温。伤寒下痢，三部无脉，尺中时小见，脉再举头者，肾气也。形损脉不至者死。

【因】 风湿热论之，则火盛而金去，独木火旺而脾土损矣。轻则飧泄，身热脉洪，谷不能化；重则下利脓血。经曰：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又曰：诸下利，皆属于湿。又曰：下利稠粘，皆属于火。又曰：利下脓血，皆属滞下。

【证】 前证，皆热证、实证也。忌用龙骨、石膏、粟壳等剂。虚证泄利，水谷或化或不化，并无努责，惟觉困倦，脉弦涩者是也，宜温补之。

【治】 治法，重则大黄汤主之，轻则黄芩芍药汤主之。后重则宜下，乃有物结坠。里热脉洪甚，宜下；若脉洪大甚，不宜下也。又大肠经气不宜，加木通、槟榔、木香。肠痛则宜和，胃气不和，当以茯苓、归、芍和之。身重则除湿，脉弦则去风。风气因动属于内，大柴胡汤主之。血脓稠粘，以重药竭之，热甚故也。身冷自汗，以毒药温之。有暴下无声，身冷自汗，

小便清利,大便不禁,气难布息,脉沉微,喘吐,虽有里急后重,谓寒邪在内而气散也。可温药而安,则浆水散是也,属少阴。风邪在内缩,宜汗之也。有厥阴下利不止,脉沉而迟,手足厥逆,涕唾脓血,此难治,宜麻黄汤、小续命汤平之。法曰:谓有表邪缩于内,当散表邪而安矣。李用升举之法亦然。鹜溏为利,宜温之。谓利有结粪,属太阴。有里者下之。或后重,或食积与气坠,下之。在上者涌之。或痰气在上,涌之安;在下者,竭之。大法,去者送之,盛者和之,过者止之。假如恶寒热,腹不痛,加苓为主;痛甚,加当归,倍芍。如见血,加连;或发热恶寒,非苓不止,上部血也。如恶寒脉沉腰痛,或白痢下痛,或血,非连不止,中部血也。或恶寒脉沉,先血后便,非地榆不止,下部血也。

痢下,有风、湿、热、寒、虚、滞下、噤口痢、疳痢、瘰痢、湿蚀疮,病同而因异。血痢,有瘀血、血枯、肺痿、风血酒痢,证同而因异。

泄痢是积辨 泄痢有期,或久亦然,或久神不悴亦然,宜逐去之,此名滞下。

有一人,年六十。忧患滞下褐色,腹微痛,后重频并,食大减,身微热,脉弦而涩,似数稍长。非滞下,乃忧患所致,心血亏脾弱也。以四物、四君合而治之愈。

有一人,年三十,奉养厚。秋间患滞下,腹大痛,左脉弦大似数,右脉亦然,稍减,重取似紧。此乃醉饱后吃寒凉,当做虚寒治之,遂以四物、桃仁、红花,去地黄,加参、术、干姜,煎入姜汁、茯苓,一月而安。

黄芩芍药汤 治泄痢腹痛,后重身热,脉洪疾。

芍药 黄芩各一两 甘草五钱
痛加桂少许。

大黄汤 治前证重者。

大黄一两,酒浸半日,煎服,以利为度。

芍药汤 治下痢脓血,里急后重。行血则便脓自安,调气则后重自除。

芍药一两 当归 黄连各半两 甘草炒 木

香 槟榔 桂枝各二钱 黄芩半两 大黄三钱

白术芍药汤 治脾受湿,水泄微满,困弱,暴下无数。

白术 芍药各一两 甘草

腹痛甚,加苓桂;脉弦头痛,加苍术、防风;下血,加苍术、地榆,痒则同上;如心下痞满,加枳实。

黄连汤 治大便下血,腹中不痛,谓之湿毒下血;腹中痛,谓之热毒下血。

当归半两 大黄二钱半,热毒加之 芍药
桂腹痛加之

诃子散 治虚滑,久不已。

黄连三钱 木香半两 炙甘草三钱 诃子
皮生、熟各半两 白术

芍药汤送下。

桃花汤 治冷痢腹痛,下鱼脑白物。

赤石脂煨 干姜炮

饼丸,饮下。

浆水散 治暴泄如水,身冷脉微气少,甚者加吐、急痛。

半夏一两 炮附子 干姜五钱 桂枝五钱
炙甘草三钱 良姜二钱半

上为末,三五钱,浆水二盏,煎半,和滓热服。

小续命汤 治风积痢。

龙芽草 刘寄奴

椿皮丸 治风邪内陷。

香连丸 止痢。

燥湿和血汤 治肠澼下血,合作一派,腹中大痛。此乃阳明气冲,热毒所作也。以下出李。

地黄生、熟各半两 牡丹皮半钱 白芍一钱半
当归二钱 甘草生半钱,熟一钱 黄芪一钱 升
麻七钱 苍术 秦艽 肉桂各三钱 橘皮二钱
作一服。

升麻补胃汤 治前证,腹中不痛,腰沉沉然,乃阳明、少阳经血证,名湿毒下血。效过老人久痢。

升麻一钱 羌活二钱 独活 柴胡 防

风各五分 葛根二钱 肉桂少许 白芍一钱半
 当归三钱 丹皮半钱 地黄生、熟各半钱 炙甘
 草半钱 黄芪一钱 槐花治漏毒 青皮
 作两服。

益智和中汤 治前证，腹中痛，皮恶寒，
 脉俱弦，按之无力，关甚紧弦，肌表阳分凉，喜
 热熨，为内寒明矣。

升麻一钱半 葛根半钱 白芍一钱半 炙
 甘草一钱 桂皮四钱 益智五分 当归一钱
 黄芪一钱 牡丹皮炙 柴胡 半夏各五分 干
 姜炒 肉桂 钱

茯苓汤 治伤饮冷水，变成白痢，腹内
 痛，减食。

茯苓六钱 泽泻 钱 当归四钱 苍术一
 钱 生姜二钱 黄芩三钱 肉桂二钱 猪苓六钱
 甘草半两，炙 芍 钱半 升麻 柴胡各二钱

止痢神丸

川黄连 茱萸 粟壳清泔浸二日。又酒浸七
 日，炒干。同上二味，同此制

上末为丸。热则甘草汤下，寒姜汤下八十
 丸。

小柴胡去参汤 浑身热，挟外感。

没乳丸 治瘀血痢。

乳香 没药 桃仁 滑石
 佐以木香、槟榔。苏木汤下。

保和丸 治食积痢。

噤口丹 治噤口痢，呕不纳食，亦治痢吐
 食。

枇杷叶十张，蜜炙 缩砂十个，末

熟蜜调，抹口上。

半夏四钱 人参八钱

姜煮干，焙末。以姜粉入香附，丸服，连多
 加参煎呷。

大承气汤 治下痢不欲食。

许学士云：凡痢病腹痛，以白芍、甘草为
 君、归、术为佐。见血前后，以三焦热论。

凡治痢病，小便清白不涩为寒，赤涩为
 热。

又法，完谷不化而色不变，吐利腥秽，沉

沱清冷，小便清白不涩，身凉不渴，脉微细而
 迟者，寒也。谷虽不化而色变非白，烦渴，小便
 赤黄而或涩者，热也。凡谷消化，无问他证及
 色，便为热也。寒泄而谷化者，未之有也。

伤食，微加大黄；腹胀，川朴；渴者，白茯
 苓；腹痛，白芍、甘草为主。冬月，白芍药一半、
 白术一半；夏月，制黄芩。先见脓血，后见大便
 者，黄柏为君，地榆为佐，加归尾；先见大便而
 脓血者，制芩、归梢；脓血相杂下者，制连；大
 便腹不痛，白芍半之；身倦。日不欲开，口不能
 言，黄芪、人参；沉重者，制苍术；不思食者，木
 香、藿香。余同上。

十七、泄

【脉】 脉疾身多动，音声响亮，暴注下
 迫，此阳也、热也。脉沉细疾，目睛不了了，饮
 食不下，鼻准气息，此阴也、寒也。

【因】 湿多成五泄者，胃泄、脾泄、大肠
 泄、小肠泄、大瘕泄。

【证治】 胃泄，饮食不化、色黄，宜承气
 汤。

脾泄，腹胀满，泄注食呕吐逆，宜理中汤。
 一云，肠鸣食不化者，经云脾虚。

大肠泄；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肠鸣切痛，
 宜干姜附子汤。

小肠泄，漉便脓血，小腹痛，宜承气汤。

大瘕泄，里急后重，数固不得，茎中痛，宜
 五苓散。

五病治虽不同，其湿一也。有化寒、化热
 之异故也。虚则无力，不及拈衣而已出，故谓
 之不禁故也，温之、热之；实则澁不便，虚坐努
 责，宜下之。

痰积下流，因太阴分有积痰，肺气不得下
 流降而瘀，大肠虚而作泄，当治上焦，以萝卜
 子等吐之。

水恣泄，乃大引饮，是热在膈上，水多入
 下，胃经无热不胜。寒泄，大肠满而泄鹜溇。风
 泄，久风为飧泄，乃水谷不化而出也，防风为

君。

平胃五苓散 治湿泄、水恣泄、热泄。此方治一切阳证。

平胃散、五苓散、白术。热，加黄连、木通。

补胃丸 治气虚下溜。

四君子、白芍炒、升麻。

流积丸 治痰积下流。甚则吐之。

青黛 黄芩 海石 神曲 砂仁

止泻丸 肉豆蔻五两 滑石春一两，夏二两，秋一两半

寒，加神曲、砂仁、吴茱萸；热，加黄连、茯苓；滑，加诃子煨。

温六丸 清六丸

脾泄丸 白术二两，炒 白芍一两，酒炒

神曲一两半，炒 查子 半夏一两半 黄芩半两，炒 苍术

虚，加参、术、甘草；里急后重，加槟榔、木香、荷叶煨饭丸。

姜附汤 治寒泄。

椒术丸 治湿泻。

川椒 苍术 肉果。

胃风汤 治风泄。

太平丸 治泄。

黄连

一方与干姜炮各一两，或加诃、归，名驻车丸；一方与茱萸各一两，或加芍药，又名苦散。

肠鸣，乃湿与热相搏也；或大热亦然；或饮水亦鸣。

许论 泄泻有八。冷泻，脉微，宜暖药。热泻，胃中有热，伤寒多有脉数，宜凉解之。积泻，脾脉沉弦，宜逐积。脾泻，同上条。气泄者，躁怒不常，伤动其气，肝气乘脾而泄，脉弦而逆，宜调气。飧泄者，春伤于风，肝旺受病而传于脾，至季夏上而泄，宜泻肝补土。惊泻者，因心受惊，惊则气乱，心气不通，水入谷道而泄，心脉散大者，是宜调心利水。病亟气败而泻者，《素问》云：门户不要也。

厥逆幽闷，困泻不止，四肢冷，困软不能

转侧，下泄不知，脉亡阳，喘者死。

十八、自汗 头汗

【因】 湿能自汗，热能自汗。虚则盗汗。痰亦自汗、头汗。

【证】 阴阳俱虚，身体枯燥，头汗，亡津液也。热入血室，头汗。

伤湿额上汗，因下之，微喘者死。胃热上熏，头汗。发黄头汗，小便不利而渴。此瘀热在里也。心下懊恼，头汗。

十九、淋

附小便不禁 肾脏风

【脉】 细而数。脉盛大而实者生；虚小而涩者死。尺中盛大，此阴血不足，阳乘之，为关。

【因】 膀胱有热则淋。然赤涩、淋涩，如脂膏、如砂石，皆内热也。如水煎盐而成也。气不利则不通。《经》曰，小便为气所化，气不化则脐腹满不利，闷而为淋。

【治法】 淋者，解热利小便；闭者，行气则水自下。有气虚则气不行，血虚则气不升，痰多气塞则气不运。治法，气虚补气，血虚补血，痰多导痰。先服本药，后皆用吐之以提其气，气升则水自下，加以五苓散。有人患淋，乃血滞，故四物汤内加杜牛膝而愈。死血亦淋也。

李论： 皆邪在肺而无资其化源，邪热在肾而闭其下焦，可除其热、泻其塞当已。

治热在上焦，以栀子、黄芩主之；热在中焦，加以连、芍；热在下焦，加之以柏。

资肾丸 治小便闭，不渴，热在下焦血分也。

知母酒制 黄柏各二两，酒炒 肉桂一钱

清肺饮子 治渴，小便不利，热在上焦气分。

茯苓二钱 猪苓三钱 泽泻五钱 琥珀五分 灯心一钱 木通七钱 通草二钱 车前子

钱 扁豆七钱 瞿麦半钱

导气除湿汤 治小便闭，乃血涩致气不通；或淋者，即有死血。

知母三钱，酒浸 黄柏四钱，酒制 滑石二钱，炒黄 泽泻 茯苓各三钱

空心服。

牛漆膏 治前方证，大妙。

肾疸汤 治目黄渐至身，小便赤涩。

升麻半两 羌活 防风 藁本 独活 柴胡各半钱 白术 苍术一钱 猪苓四钱 茯苓二钱 黄柏一钱 泽泻三钱 白芍五分 神曲六钱，炒 人参三钱 甘草三钱

作二服。

秘方 淋热则利之，山梔之类；气虚补之，参、术加木通、山梔之类。

小便不通。气虚，参术升麻汤，后吐之。血虚，四物汤，后吐之。痰气闭塞，二陈汤，加木通、香附，后吐之。

又方 治淋。

麦门冬 葱头带根 人参 三白根 黑豆

浓煎，饮之。

淋方

五淋散 牛膝根 葵子 滑石 瞿麦

冷加附；热加芩；血加梔子；膏加秋石，加石苇；气，小腹满闭，加沉香、木香。

发灰散 治饮食、忍小便、走马房劳，皆致转胞，脐下急满不通。醋服一合，或加葵子、甘遂，加大蒜捣饼，安脐心，令实，著艾灸三十壮，治小便不通。

小便不禁 膀胱不约为遗尿

因 归之肾冷，用韭子丸六两，炒，佐以鹿茸、肉苁蓉、牛膝、巴戟、兔丝、石斛、杜仲、肉桂、当归、地黄等药。

阿胶散 治湿。

阿胶二两，炒 牡蛎煅 鹿茸酥炙，四两 煎散，任下。

茯苓丸 治心肾虚，淋漓。

赤白茯苓各二两 地黄汁

好酒熬膏，丸，盐酒下。

【证】 大小便闭者，外有骨热不同。关格者，外有肝实热、心实热。便利不禁者，外有风湿、肝痹不同。肾脏风乃湿。

【治】 阴茎痒痛不忍，苦参、大黄、荆芥、皂角洗熏。

阴胞痒，虫蚀方 狗脊不用金毛者、黄连、黄柏、黄丹、水银粉、光粉、赤石脂，为末傅好。

又方 大甘草汤浸海螵蛸末，傅。

二十、头目痛

附脑痛、眉骨痛

【脉】 寸脉紧急或短，皆曰头痛，又浮而滑为风痰，主头目痛，脉反短涩者死。又卒然无所见者死；脑痛、脉缓大者死。太阳头痛，脉浮紧，恶风寒。少阳头痛，脉弦细，有寒热。阳明头痛，脉浮缓长，自汗。太阴头痛，脉沉缓，必有痰。厥阴头痛，脉浮缓，为冷厥。少阴头痛，脉沉细，为寒厥。左属风，右属痰。

【因】 有风、有痰者，多风痰结滞。痛甚者，火多，火曰炎上。血虚头痛者，亦多血不上荣。诸经气滞亦头痛，乃经气聚而不行也。

【治】 太阳头痛兼项痛，足太阳所过攒竹痛也，恶风寒，羌活、川芎主之。阳明头痛，自汗发热，石膏、白芷、葛根、升麻主之。少阳头痛，额角上偏痛，往来寒热，柴、芩主之。太阴头痛，有湿痰实，体重腹痛，半夏、南星、苍术主之。少阴头痛，主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逆为寒厥，细辛主之。厥阴头痛顶痛，血不及，或痰吐涎沫、厥冷，吴茱萸主之。气虚头痛，黄芪主之。病则耳鸣，九窍不和，参、芪主之。血虚头痛，芎、归主之。伤寒头痛，从伤寒法治之。太阳证，麻黄汤、桂枝汤；阳明脉洪，白虎；少阳柴胡；太阴脉浮则桂枝，脉沉则理中；少阴麻黄加辛、附子；厥阴桂枝麻黄各半汤。痰厥头痛，吐之。火作痛，清之、散之。伤暑亦同。湿热头痛，证则心内烦。外有脚气，亦能头痛，其状吐逆、寒热、便溲不通。有谷疸

亦头痛。

半夏白术天麻汤 治痰厥头痛。

天麻五分 木香一钱 半夏七钱半 黄芪五分 苍术 陈皮各半钱 人参 泽泻各一钱

神曲一钱,炒 干姜 黄柏二钱 茯苓五分

清空膏 治风、湿、热及诸般头痛,惟血虚不治。

羌活 黄连酒制 防风各一钱 柴胡七钱 川芎五钱 甘草一钱半 黄芩三钱

白汤调下。巅顶痛,加蔓荆子、藁本。

芎归汤 治血虚白鱼尾上攻。

茶调散 吐、头痛有痰。

家珍方 治偏头痛连睛痛。

石膏 黍粘子炒

为末,酒下。

玉壶丸 治风湿头痛,亦治痰患。

雄黄 白术 南星 半夏 天麻

香芎散 治一切头风。

香附二两,炒去毛 川芎 甘草一两,炙 石膏半两 细辛 防风 草乌 川乌 白芷 荆芥 羌活

煎。

诸头痛有六证

伤风头痛,或半边偏痛,皆因冷风所吹,遇风冷则发,脉寸浮者是也。

食积,因胃中有阴冷,宿食不化,上冲头痛,右手脉浮紧甚者是也。

气虚,因下部气虚,上攻,温温而痛者,异乎邪毒所攻,无邪,脉尺虚浮是也。

伤寒在太阳经,其痛如破,关前脉数是也,紧数是也。阳明经胃热上攻,右关洪大而数是也。

膈上有风涎冷痰,而或呕吐,脉弦细,出于寸口是也。

阴毒伤寒,身不热,脉沉细,目痛,皆血有太过不及,皆能为痛。太过则目壅塞而发痛,不及则无血养而枯痛。目之锐眦,少阳经也,血少气多。目之上纲眦,太阳经也,血多气少。目之下纲,阳明经也,血气俱多。唯足厥阴连

于日系而已。血太过者,血得太热而溢于上,所以作痛。治法,血实者决之,虚者补之。宜以辛散之,凉以清之,汗之、吐之。

脑痛,乃风热乘虚而入于脑,以辛凉之药散之、行之。眉骨痛乃风痰。

羌活汤 治风热壅盛,上攻头目,昏眩疼痛及脑疼。

羌活 防风 黄芩酒炒,一两 黄连一两,酒制 柴胡七钱 黄柏酒炒 瓜蒌根酒制 甘草 茯苓各半两 泽泻三钱

羌附汤 治冬大寒犯脑痛,齿亦痛,名曰脑风。

麻黄 黑附 升麻 防风 白僵蚕 黄柏三钱 羌活 苍术各五分 甘草 白芷 黄芪一钱

作一服。

眉骨痛方 羌活 防风 甘草 黄芩酒炒 白术 半夏 南星 细辛

又方 加乌头、草乌,童便炒去毒为君

藿香散 治脑风头痛。

藿香 川芎 天麻 蔓荆子 槐花 白芷

酒调下。

吹搐方 治同上。

谷精草 铜绿各二钱,另 硝石一钱,另研,吹鼻中。细辛 瓜蒂 良姜各一钱 硝五钱

含水满口,以药搐鼻。

荆芥 薄荷 木贼 僵蚕 蝎梢

茶清下二钱。

风成寒中则泣出。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人瘦则外泄而泣,宜辛温。

风成热则目黄。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人肥不得外泄,故热郁也。

二十一、眩 晕

【因】痰饮随气上,伏留于阳经,遇火则动。去血过多,亦使眩晕,头眩亦然,兼挟气虚。

【证】 外因者，风在三阳经，头重项强有汗。寒则掣痛，暑则热闷，湿则重着，皆令吐逆晕倒。

内因者，因七情致脏气不行，郁而生涎，结为饮，随气上厥，伏留阳经，呕吐，眉目疼痛，眼不得开。

因房劳、饥饱去血过多者，眼花屋倒，起则晕倒。

【治】 散风行湿汤 治痰火晕眩。二陈汤、苍术、黄芩、羌活。

瓜蒂散 治晕眩痰厥。

芎归汤 治血虚眩晕。

参术汤 治挟气虚头痛，补气降火为主。

人参 白术 黄芩 黄连

二十二、心 腹 痛

【脉】 阳微阴弦，胸痹而痛，责在极虚。短而数，心痛心烦。心腹痛不得息，脉细小迟者生，坚大实者死。若腹痛脉反浮大而长者死。趺阳脉滑而紧。滑者，谷气强胃气实；紧者，阴气胜，故痛。病腹痛而喘，脉滑而利，数而紧者，实也。心痛有热厥、寒厥、大实。

【因】 劳役太甚，饮食失节，中气不足；或寒邪乘虚而入客之，或久不散郁而生热，或素有热，虚热相搏，结于胃脘而痛。或有实积痰饮，或气与食相郁不散，停结胃口而痛。

【证治】 胃病者，腹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

脾病者，食则呕吐，腹胀喜噫，胃脘痛，心下急。

热厥心痛，身热足痛，四肢寒，甚则烦躁而吐，额自汗，脉洪，可汗。刺太谿、昆仑。

寒厥心痛，手足逆，通身冷汗，便利溺清，不渴，气脉微弱，可温。

大实心痛，卒然而发，大便或秘，久而注闷，心胸高起，按之痛，不能饮食，可下。

肾心痛，与背相接，痠如从后绞触其心，偃俛，刺束骨、合骨、昆仑。胃心痛，腹胀胸满，

刺大都、太白。脾心痛，如锥刺，刺然谷、太谿。肝心痛，状如死，终日不得休息，取行间、太冲。肺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益盛，刺鱼际、太渊。

厥心痛，乃寒邪客于心包络也，宜以良姜、菖蒲，大辛热之药。

盖诸心痛，皆少阴厥气上冲也。刺之，宜通气、行气，无所凝停也。

腹痛

【因】 有客寒阻之不行，有热内生郁而不散，有死血、食积、湿痰结滞，妨碍升降，故痛。盖痛当分其部分，从其高下而治之。

【证治】 中脘痛，太阴也，理中、草豆蔻主之。

小腹痛，厥阴也，正阳、回阳、四逆汤主之。

杂证而痛，苦楝汤、酒煮当归丸、丁香楝实丸等主之。

腹中不和而痛者，以甘草芍药汤主之。

伤寒误下传太阴经，腹满而痛，桂枝芍药主之。痛甚，桂枝大黄汤主之。夏月肌热恶热，脉洪实而痛，黄芩芍药主之。诸虫痛者，如腹痛肿聚，往来无有休息，涎出，呕吐清水。痰积腹痛隐隐然，得热汤、辛物则暂止，宜导痰解郁气，温散之。中气虚亦痛，或饥而痛是也，理中汤主之。胸痹，皆痰水宿饮，停留不散，宜瓜蒌、枳实、香附、芎、苍术，温散之。

外有似类而痛异名。心痛，有心中寒，有心热，有心虚，有脾积，有宿食留饮，有胸痞。腹痛，有脚气。胸痛，有积实。小腹痛，有肝脾，有胞痛，有筋虚，有疝，有肠痛。

金铃子散 治热厥心痛，或作或止，久不愈。

金铃子 玄胡各一两

热加黄连，疝气加荔枝核。酒下三钱。

煮雄丸 治大实心痛，痲癖，如神。

雄黄一两，另研 巴豆五钱，生用去油，烂研，却

入雄黄末 白面二两

上再研匀，水丸梧桐子大。每服时，先煎

浆水令沸,下药二十四粒,煮三十沸,捞入冷浆水,沉水冷,一时下一丸。二十四时也,加至微利为度,用浸药水下。

术附汤 治寒厥心暴痛,脉微气弱。

附子 一两,炮去皮脐 白术四两 甘草二两,

炙

姜、枣煎服。

术香散 治心脾卒痛不忍。

木香 蓬术各一两 干漆一钱,炒烟尽

醋汤下一钱。

燥饭丸 治饮水吞酸作痛。墙上蚬壳丸。

秘丹 治心痛久则成郁,郁久必生火。

川芎 梔子炒 苍术 香附 石碱 干

姜炒

反治之法。

有人饱过患此,以火毒治,遂以黄连六钱、甘草一两,一服而安矣。

有心痛十八年,因酒、牛乳,痛时以一物柱之,脉三至,弦弱而涩,吞酸,七月内以二陈汤、术、苓、连、桃、郁李仁、泽泻。

秘丹 治死血留于胃口作痛。承气汤、梔子、韭汁、桔梗能开血气、麻黄重者,须此发之。

虫痛方 治面上白斑,唇红,能食者是。苦楝根、锡灰。

胃脘当心痛,有垢积者,斑猫、乌梅肉。丸如绿豆大,泔下一丸。皂树上草,泡汤,有肥珠起,饮之,微泄见效。未已又服,无不验。

草豆蔻丸 治脾胃伤损客寒,一切虚证,心腹大痛。

理中建中汤 治寒腹痛。

调胃承气加木香槟榔汤 治热腹痛。

大承气加方 治有人雨后得凉,腹痛甚。问之,于夏月投渊取鱼,脉沉弦而细实,重按则如循刀上。本方加桂两帖,又加桂、桃仁两帖,又加附两二帖,下黑血。

二陈芎苍丸 治清痰腹痛,脉滑者是。

二陈汤 台芎 苍术 香附 白芷 姜汁

二十三、腰痛

附腰膝肿痛、腰软

【脉】 尺脉粗常热,谓之热中。腰膝痛,脉大者,肾虚;脉涩者,瘀血。

【因】 肾虚而致。有湿热,有瘀血,有外感。

肾虚,皆起于内。盖失志伤肾,郁怒伤肝,忧思伤脾,皆致腰痛。故使气结不行,血停不禁,遂成虚损,血气去之。又有房劳过者多矣。

湿热,亦因肾虚而生焉。肾者,水也。气不利而成湿热者,因肾水涸,相火炽,无所荣制,故湿热相搏而成痛。亦有虚劳,外感湿气,内热不行而成党锢。

瘀血,因用力过多,堕坠折纳,瘀血不行。外感,因虚袭之。

外有肾风、肾热、肾疝、厥阴疝,皆腰痛。

【证】 失志者虚,云不足。面黑,远行久立不能住。郁怒者,腹急肋胀,目视眊眊,所祈不能,意浮于外。忧思者,肌肉濡渍,痹而不仁,饮食不化,肠胃胀满。房劳者,精血不足,无所荣养。经曰:转摇不得,肾将惫矣,名骨痠。

湿热者,四肢缓,足寒逆,腰冷如冰,冷汗,精滑,扇痛。外感,如太阳腰痛引项,尻重;阳明腰痛,不可以顾,善悲;少阳如刺其皮,不可俯仰;太阴烦热,如有横木居中,遗溺;少阴引脊内;厥阴如张弓弦。大抵太阳、少阴多中寒,阳明、太阴多燥湿,少阳、厥阴多风热。

【治】 羌活汤 治腰痛。

羌活 独活 柴胡 防风 肉桂 当归 如卧寒湿地,足太阳、少阴血络中有凝血,加归尾、苍术、桃仁、防己。如湿热痛,加黄柏、苍术、杜仲、川芎。如虚,加杜仲、五味、藁、归、知母、龟板。如坠扑瘀血,加桃仁、麝香、苏木、水蛭。

肾气丸、茴香丸、鹿茸丸,此三方补阳之不足也,劳伤、房室之人有之。

六味地黄丸、封髓丹,此二方补阴之不足

也，膏粱之人有之。

煨肾丸 治腰痛虚。

杜仲炒去丝，三钱

上一味，末之。以猪肾一枚，薄批五七片，以盐椒淹去腥水，糝药在内，包在荷叶，用湿纸数重煨熟，酒下。

立效散 玄胡索 当归 肉桂等分

为末，酒下。

挫气丹 治挫气腰痛。

山楂子四两，去核 北茴香炒，两

为末，酒下。

腰胯重痛

【因】 风、寒、湿流注经络，结凝骨节，气血不和而痛。痰积趁逐经络，流注搏于血内，亦然。

【治】 宜流湿，散风寒，逐痰积，气血自然湍流也。

除湿丹 槟榔 甘遂 赤芍药 威灵仙 泽泻 苧苳各二两 乳香研 没药各一两 大戟炒，三钱 陈皮四两

而糊丸，加牵牛末丸。

禹功散 治同。

腰软

【因】 肾肝伏热。

【治】 宜黄柏、防己。

论余 解体证，少气不欲言，寒不寒，热不热，壮不壮，停不停，乃精气虚而肾邪实矣。治以泽、茯疏肾实，地黄、牛膝、麦门冬补精气。

二十四、肩背痛_{附腋臂痛}

【脉】 洪大，洪为热，大为风。脉促上击者，肩背痛。脉沉而滑者，背臂痛。

【因】 风湿乘肺手太阴经，脉气郁甚不行也。

【证】 病则颊颌肿，颈、肩、膈、肘、臂外后腋痛。汗出小便数而欠者，皆风热乘肺也；小便遗溺者，皆肺金虚也。

【治】 宜通经益元气，散风泻火之药。

通气散 治风热乘肺，肩背痛。

防风 藁本 独活 羌活以上通经血 黄芩 黄连以上降火 人参 黄芪上二味，虚则加之

腰脾痛

【因】 小肠经气，小肠心痛及脐。外有肺风、肺寒、骨虚而致。

二十五、胁痛_{附身体痛}

【脉】 双弦，是两手俱弦也。

【因】 肝木气实火盛，或因怒气大逆，肝气郁甚，谋虑不决，风生于肝。皆使木气大实生火，火盛则肝急，瘀血、恶血停留于肝，归于胁下而痛。病则自汗，痛甚，按之益甚。

【证】 痰积流注厥阴，亦使胁下痛。病则咳嗽。

外有肝中风，左胁偏痛；肝中寒，胁下挛急；饮水胁下鸣相逐，皆致胁痛，须详之。

辨非 血枯证。胸胁支满，络气不行，妨于食，肝脾伤，病至先闻腥臊臭，出清液，肺叶伤也。四肢清，目眩，复后血，此年少脱血，或醉行房，肝伤气竭致之故也。

【证治】 木火盛，宜以辛散之，以苦泻之，当归龙荟丸、泻青丸主之。死血，宜以破血为主，润血为佐，复元活血、当归导滞等主之。痰积，宜以去痰行气，二陈汤加南星、青皮、香附、青黛等主之。

龙荟丸 治食积发热，木盛胁痛。

柴胡 甘草 青皮 黄连 大黄 当归 木香 草龙胆 芦荟 川芎

治水气实加之。

治血汤 治死血。

左金丸 治肝火。

黄连六两 茱萸一两

导痰汤 治痰注。诸痰皆生于热。

台芎二两 香附八两 陈皮 苏叶 干姜 一两

贴痛 芥菜子研，水傅，茱萸醋研，傅上大效

熨痛 醋炒灰热,布裹熨之,葱艾炒亦可;韭汁亦可。

身体痛

【脉证】 伤寒,太阳经表证,六脉俱紧;阴毒伤寒,身如被打,脉沉紧;伤寒,发汗后,身体痛,气血未和,脉弦迟。伤湿,湿流关节,一身尽痛;风湿相搏,肢体重痛,不可转侧,脉缓。虚劳之人,气血虚损,脉弦小。

二十六、逆 痰 嗽

【脉】 出鱼际,逆气喘息。脉弦为咳。咳而浮者,四十日已;咳而弦者,相其人强,吐之而愈;咳而脉虚,必苦胃;咳而沉者,不可发汗。喘咳上气,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者死;久咳数岁,脉弱者生,实大者死;上气,喘息低昂,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四肢寒者死;咳,脱形发热,小坚急者死;肌瘦下脱,热不去者死;咳嗽脉沉紧者死,浮直者生,浮软者生,小沉伏者死;咳而呕,腹胀且泄,脉弦急欲绝者死;咳嗽羸瘦,脉形坚大者死;暴咳脉散者死。浮为风,紧为寒,数为热,细为湿,此生于外邪之所搏;浮紧则虚寒,沉数则实热,弦涩则少血,洪滑则多痰,此生于内气之所郁。

【因证】 因风、寒、火附腹满、劳、痰。

风寒为病主乎肺,以肺主皮毛而司于外。伤之,腠理不疏,风寒内郁于肺,清肃之气不利而生痰动嗽。又寒饮食入胃,从脾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之面咳。火之嗽,病因火盛生痰,铄肺金也,遂成郁遏胀满。甚则干嗽无痰,或唾血痰。劳而咳嗽,皆好色肾虚,则子能令母虚,气血俱虚,阴虚则生火,肺金耗败,而津液、气血皆化为痰矣。痰者碍清气升降,滞气而不行,遂成诸咳嗽之证。

论咳逆痰嗽分为二 咳者,谓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面上逆,皆关于肺也。嗽者,谓有痰而无声。脾湿动而为痰,而成嗽,皆积于脾也。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

嗽也。若脾无留湿,虽伤肺气而不为痰也。然寒、暑、燥、湿、风、火皆令人咳。唯湿痰,饮食入胃留之而不行,上入于肺,则为咳嗽也。假令湿在心经,谓之热痰;湿在肝经,谓之风痰;湿在肺经,谓之气痰;湿在肾经,谓之寒痰。

《三因》论 咳者,卫气之失;嗽者,营血之失。外伤六气,随风、寒、暑、湿、燥、火感其部位,而察其元以表之。内伤七情,皆聚于胃而关于肺,多痰嗽也。卫气之失,则多痰逆;营气之失,则多痰嗽也。

张论 以贫富言之。贫者,谓之咳嗽,外感之由也。《内经》曰:秋伤乎湿,冬必咳嗽是也。又曰:岁火太过,肺金受病,民病咳嗽是也。富贵者,谓之涎嗽,多饮食厚味,热痰所成也。

李论 皆脾弱受病,肺金受邪,饮食不化精微,留积而成痰,肺气不利,而痰冲清道而成咳。

刘论 皆脾湿入于肺而成痰,伤风而成咳。

痰嗽潮热四证 有痰嗽者,潮热大体虽同,动作有异。或因虚中寒冷,则先痰嗽,嗽久而不已,血形如线,随痰而出,恶寒发热,右寸浮而数;外证,日轻夜重,面白痰清。

因忧愁大怒,则吐血而后痰嗽,少寒多热,左寸沉小而数;外证,心下噎塞,情思不乐,饮食不下。

或温注相传,死魂相逐,则先呕血,不知来处,微有痰嗽,渐成寒热,两手脉弦细而数,外证,饮食不为肌肤,颊红变动不常,身体酸痛倦,及嗽损咽痛多痰,或喘或泻则死。

先因伤湿、伤寒解利不尽,虽病退人起,饮食减少,不生肌肉,身倦无力,劳力则热,身体酸痛,状如劳伏,但不吐血,不发潮热,经二三年医无验。此是余毒伏在经络,其脉弦也,再发则愈。

《三因》论状 伤风咳者,憎寒壮热,白汗恶风,口干烦躁。伤寒咳者,憎寒发热,无汗恶寒,不干烦躁。伤暑咳者,烦热引饮,口燥,或

吐沫，声嘶咯血。伤湿咳者，骨节烦痛，四肢重者，洒洒渐渐。喜伤心，咳而喉中介介如肿状，甚则咽肿喉痹，自汗咽干，咯血。此劳伤心，小肠受之，咳与气俱失。怒伤肝，咳而两胁下痛，不可转侧，则两胁下满，左胁偏痛引少腹。此怒伤肝，胆受之，咳呕胆汁。思伤脾，咳而右胁下痛，隐隐引肩背。甚则不可动，腹胀心痛，不欲食。此饥饱之伤，胃受之，咳而呕，呕则长虫出。忧伤肺，咳而喘息有声。甚则吐血，吐白沫涎，口燥声嘶。叫呼伤肺，大肠受之，咳而遗矢。恐伤肾，咳而腰背相引痛。甚则噤，咳涎，寒热，引腰背，或喘满。房劳伤肾，膀胱受之，咳而遗溺。久咳不已，三焦受之，咳而腹满不饮食。

咳、嗽、喘、逆气、短气分别不同。

咳者，无痰有声，喉中如痒，习习如梗，甚则续续不止，连连不已，冲膈击胸。外有心咳、一切血证、肺咳上逆。

嗽者，有痰。外有劳瘵喘促嗽血、肺痿、肺癰。

喘者，促促而气急，喝喝而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攘肚。外有脚气。

逆气者，但脚气上而奔急。外有肺中风、肺中暑、肺热、肺寒、肺水、肺痹、肝热胆寒、心热肠痹、痰水。

短气者，呼吸难，数则不能相续，似喘而不摇肩，似呻吟而无痛。外有脾中风、脾中寒、肺热、肾虚、历节风、忧气、胸痞、痰饮。

【治】咳嗽谓无痰而有声。《素问》云：咳乃皮毛先受邪气以从其合，其寒饮食入胃，从脾脉上至肺，肺寒则内外合邪，因有咳证。

肺咳，麻黄汤；大肠遗矢，赤石脂禹余粮汤、桃仁汤。

脾咳，升麻汤；胃吐虫出，乌梅汤。

心咳，桂枝汤；小肠气失，芍药甘草汤。

肝咳，小柴胡汤；胆呕苦汁，黄芩半夏汤。

肾虚，麻黄细辛附子汤；膀胱遗溺，茯苓甘草汤。

久咳不已，三焦受之。其状，咳，腹满不欲

饮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令人多涕唾而面浮肺气逆也。异功白术散。

逆，逆谓气上逆肺，壅而不下。上气逆者，皂荚丸；火逆上气，麦门冬汤；上气脉浮者，麻黄厚朴汤；上气脉沉者，泽漆汤。泽漆五、桑白皮六、射干泔浸、黄芩、白术、茯苓四、竹茹，治气上逆，为热所作。

治法 无痰而有声者，以辛润其肺，青皮以散三焦之气壅。有痰而嗽者，治痰为先，下气为上。痰而能食者，下之。不能食者，厚朴汤治之。痰而热者，柴胡汤加石膏主之；痰而寒者，小青龙加桃仁主之。

张之治痰 以通圣散加半夏。暑嗽以白虎、凉膈；火嗽以黄连解毒；湿嗽以五苓、白术；燥嗽以木香葶苈散；寒嗽以宁神宁肺散，为上也。更分以吐、汗、下为佳。

方 南星、半夏、枳壳、陈皮。风痰脉弦，加通圣；热痰脉滑，小柴胡，洪加青黛、连；气痰脉涩，加青、陈皮；湿痰脉缓，加术、防己；寒痰脉沉，加桂、杏、小青龙；发热加芩、桔；痞加枳实，重加茯苓；气上逆加葶苈；气促加参、桔；浮肿加郁李仁、杏仁、泽泻、茯苓；上热喘涌，加寒水石、石膏；大便秘加大黄；能食加大承气；不能食加朴。

利膈丸 治胸中不利，痰嗽喘促。

木香 槟榔一钱半 枳实炒，一两 朴三两大黄酒制，一两 人参 当归各三钱

紫苏饮子 治脾肺受寒，痰涎嗽。

紫苏子 桑白皮 青皮 陈皮 杏仁 麻黄 炙甘草 五味子 半夏 人参。

千缗汤 治痰妙。

半夏一两，生 大皂角半两，去皮子 雄黄加之大治痰

上同入绢袋中，水三升，姜八片，煎至半，以手操洗之，取清汁服。

大热大饮凝于胸中而成湿，故痰作矣。宜吐之。

二陈汤加麻黄杏仁汤 治风寒。行痰开腠理。本方加麻黄、杏仁、桔梗。

降火导痰汤 治火。

黄芩 黄连 瓜蒌 海石

劳嗽丹 四物 竹沥 姜汁

敛肺丹 治肺胀及火郁。

河子 杏仁 青黛 瓜蒌 半夏 香附

积痰方 南星 半夏 青黛 瓜蒌 石

碱

如肝痛,疏肝气,加青皮;上半日咳,多属胃火,加贝母、石膏;下半日嗽,多属阴虚,加知母、柏、川芎、归;虚甚好色者,加参、膏、青陈皮、姜。

酒病嗽 白矾一两,另研 杏仁一升

上水一升,煎干,摊新瓦上,露一宿,砂锅内炒干。每夜饭后,细嚼杏仁十五个。

劫嗽方 五味半两 甘草二钱 五倍子 风化硝各一钱

为末,干噙化。

鹅管法 治风入肺管。

南星 雄黄 款冬花 鹅石

上为末,入艾中,放姜片上,置舌上灸,吸烟入喉,以多为妙。

痰方 若或痰白作泡,当于肺中泻水。

滑石 川贝母 半夏 风化硝 白芥子

陈皮 茯苓 皂角风加 苍术湿加 瓜蒌酒加 枳实结加 青黛 黄芩热加

青礞石丸 化痰。

麝香丸 治痰。

劳嗽方 四君子 百合 款冬花 细辛 肉桂 五味子 阿胶 半夏 天门冬 杏子 白芍 甘草

煎食。

《三因》论 因怒而伤者,甘草;忧而伤者,枳壳;喜而伤者,五味;悲而伤者,人参。

二十七、喘_{附哮}

【脉证】 实喘,气实肺盛,呼吸不利,肺窍壅滞,右寸脉沉实者是,宜泻肺。

虚喘,由肾虚,呼吸气短,两胁胀满,左尺脉大而虚者是,宜补肾。

邪喘,由肺感寒邪,伏于肺经,关窍不通,呼吸不利,右寸脉沉而紧,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身热而喘定。

《三因》**状虚实** 肺实者,肺必胀,上气喘逆,咽中塞如呕状,自汗。肺虚者,必咽干无津,少气不足以息也。

【因】 气虚入于肺;阴虚火起冲上;有痰;有水气乘肺。

【治】 喘年深,时作时止。雄猪肚一个,治如食法,入杏仁四五两,线缝,醋三碗,煮干取出。先食肚,次以杏仁新瓦焙,捻去皮,旋食,永不发。

气虚方 治气虚。

人参 黄柏蜜炙 麦冬 地骨皮

血虚方 治阴虚有痰。

四物 黄连 枳壳 半夏

导痰千缒汤

半夏 南星 陈皮 茯苓 皂角 枳实

劫药方 治喘不止;甚,不可用苦寒药,可温劫之。

椒目二钱,为末,姜汤下。莱菔子煮、皂角烧存性。姜汁丸,噙。大黄煨、牵牛各二两,炒。各为末,蜜水下二钱。治热痰暴喘欲死。

泻白散 治阴气在下,阳气在上,咳喘呕逆。

桑白皮一两 青皮 五味 甘草 茯苓 人参 杏仁 半夏 桔梗上二味,痰涎呕逆加之 地骨皮七钱

姜煎。

神秘汤 治水气逆行乘肺,肺得水而浮,使气不通流,脉沉大。此人不得卧,卧则喘者是。

紫苏 陈皮 桑白皮 生姜 人参各五钱 木香 茯苓二钱

哮

【因】 哮喘主于内,痰宜吐之。

【治】 **哮喘积丹** 鸡子略敲不损膜,浸尿缸内四五日夜,吃之有效。盖鸡子能去风痰。**萝卜子丸**,姜汤送下妙。

脉因证治 卷三

元 金华 朱丹溪震享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二十八、宿食留饮_{附痰饮}

【脉】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有食痰。寸口脉紧如转索，左右无常者，有宿食。脉滑而数者，实也，有宿食，当下之。脉浮而滑者，宿食；下利不欲食者，宿食。脉沉，病若伤寒者，宿食、留饮，宜下之。脉短疾而滑者，酒病。脉浮细而滑者，伤饮。

【因】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复加之，则胃化迟难，故宿食、留饮。饮，水也，无形之气也。因而大饮则气逆，形寒饮冷则伤肺。病则为咳满水泄，重而为蓄积。食者，物也，有形之血也。因而食饱，筋脉横解，肠滞为重，或呕或吐或下利。

【证治】《千金》云，胃中有癖，食冷物则痛不能食，有热物则欲食。大腹有宿食，即寒凛发热如疟状。小腹有宿食，当暮发热，明旦复止。

《三因》云：有饮在中脘则嘈，有宿食则吞酸。

李论 戊己火衰，不能制物，食则不消，伤其太阴，填塞闷乱，兀兀欲吐。甚则心胃大痛，犯其血也。治宜分寒热轻重。如初得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即死，宜瓜蒂散。轻则内消，缩砂、炒曲等是也。重则除下，承气汤是也。寒则温之，半夏、干姜、三棱、莪术是也。热则寒之，大黄、黄连、枳实、麦芽是也。饮则下行，或大饮而气逆，或寒冷而伤肺。病则喘咳痰涎、水肿。轻则宜取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解醒汤、五苓散、半夏、术、枳

壳之类是也。重则为蓄积、为满者，三花、神祐是也。

张论 饮食不消，分贫富而治之。富者，乃膏粱太过，以致中脘停留，胀闭痞膈，醋心，宜木香导饮丸主之。贫者，乃动作过劳，饮食粗，酒食伤之，以致身腹满闷，时吐酸水，宜进食丸主之。

又有重者，病证同太阴伤寒，止脉沉，可与导饮丸治之。

又论，留饮，蓄水而已，虽有四、有五之说，止一证也。夫郁愤而不伸，则肝气乘脾之气而不流，亦为留饮。肝主虑，久不决，则气不行。脾主思，久则脾结，亦为留饮。因饮水，脾胃久衰，不能布散，亦为留饮。饮酒过多，胞经不及渗泄，亦为留饮。渴饮冷水，乘快过多，逸而不动，亦为留饮。夫水者，阴物也。但积水则生湿，停酒则满，燥久而成痰，左胁同肥气，右胁同息贍，上入肺则嗽，下入大肠则泻，入肾则涌，在太阳为支饮，皆内气逆得之。故湿在上者，目黄面浮；在下者，股膝肿满；在中者，支饮痞膈痰逆；在阳不去，久而滞气；在阴不去，久而成形。宜治以导水、禹功，调以五苓、葶苈、椒目，逐水为全矣。

有伤西瓜、冷水、羊乳寒湿之物，宜白术二钱、川乌五分、防风一钱、丁香一枚、甘草炙，一钱。

伤羊肉面湿热之物，宜白术、黄芩、黄连各七钱、大黄二钱、甘草炙，五分。如心下痞，枳实；腹痛，白芍药一钱；腹胀，厚朴；胸中不利，枳壳；胸中寒，陈皮；渴者，白茯苓；腹中窄，苍术；体肢沉重，苍术。大抵伤冷物，以巴豆为君；伤热物，以大黄为君。

槟榔丸 治伤之轻者,饮食不化,心腹鼓胀。出刘。

槟榔二钱 陈皮八钱 牵牛头末四钱
醋糊丸,梧子大。姜汤送下二十丸。

雄黄丸 治伤之重,肋肋虚胀者。

雄黄一两,另研,巴豆五钱,生用,去油
丸服。法同心痛。

瓜蒂散 主吐。心腹卒痛闷乱,急以治之。

瓜蒂 赤小豆各三钱 细末之。每服一钱,温酒下。

枳实丸 治伤食。

枳实半两 白术一两 曲丸。木香、槟榔、青皮,此三味气滞加之;大黄、黄芩、黄连,此三味,湿热加之;萝卜子、黄连、泽泻,伏湿痞闷加之;梔子,病后食伤加之;半夏、豆粉,湿而油腻加之;草豆蔻、棱、莪,伤冷硬加之;干姜,伤水加之;缩砂、丁香,心胃痛加之;人参,伤胃加之。

解醒汤 治伤酒。

白豆蔻 砂仁 生姜 葛花各半两 白茯苓 猪苓去皮 陈皮去白 人参 白术各一两半 青皮三钱 神曲炒 泽泻各二钱五分 木香五分

上为末,白汤送下。

秘方 治胃中有物,恶食。

二陈汤,加白术、山楂、川芎、苍术、神曲炒。

神祐丸 治留饮、悬饮,脉弦。又治脉伏,其人欲自利,难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

茯苓桂术汤 治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

茯苓 官桂 白术 甘草

大青龙汤 治溢饮体痛,当发其汗。

麻黄七钱 官桂 甘草各二钱五分 石膏鸡子大 杏仁 半夏湿加

泽泻汤 治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支饮不得息,加葶苈、枣。

朴黄汤 治支饮胸痛。

大黄 厚朴各等分。

二陈汤、小半夏汤 治呕家本渴,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治先渴却呕,水停心下,此属饮,加茯苓。

五苓散 治瘦人,脐下有悸者,吐涎沫而颠眩,水也。亦治停痰宿水。

破饮丸 治五饮结为痼瘕,支饮胸满吐逆,心内隐痛。大能散气。

葶苈 胡椒 丁香 缩砂 青皮 乌梅 木香 蝎梢 巴豆去油

以青皮同巴豆,浸浆水一宿,漉出,同炒,青皮焦,去豆。将浸水淹乌梅肉,炊一熟饭,研细为膏。姜汤送下五七丸。

控涎丹 治患胸背、手足、颈项、腰膝隐痛不忍,连筋骨牵钓痛,坐卧不安,时走易。

甘遂 大戟红牙 白芥子真

上粉丸,梧子大,白汤送下。

痰饮证状 或咳或喘,或呕或泄,眩暈嘈烦,忪悸愆,寒热疼痛,肿满挛癖,癰闭痞膈,如风如癫。悬饮者,水饮在胁下,咳唾引痛。溢饮者,饮水流于四肢,当汗不汗,身体疼痛重。支饮者,呕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痰饮者,其人素盛今瘦,肠间漉漉有声。留饮者,背寒如手大,或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疼痛,胁下痛引缺盆。伏饮者,膈满咳喘呕吐,发则寒热,腰背痛,目泪恶寒振振然。悬饮当下,溢饮当汗,支饮随证汗、下之,痰饮宜温之,从小便去之。

二十九、噎气吞酸嘈杂_{附噎气}

【因】 胃中有火,有痰。

《三因》论醋咽。夫中脘有饮则嘈,有宿食则酸。食后噎酸、吞酸者,皆食证俗名咽酸

【治方】 食郁有痰,吞酸。

南星 半夏五钱 黄芩一两 陈皮

燥饮丸 治痰饮心痛。

干螺壳墙上者 苍术 神曲为丸。

曲术丸 治吞酸。中脘有饮则嘈，宿食则酸。

缩砂 陈皮 苍术 神曲炒
曲丸，姜汤送下。

又方 治酸，皆湿热郁。

黄连姜汁炒 苍术 茯苓

汤浸，饼丸。吐清水

苍术陈壁土炒 茯苓一钱 滑石煨 术一钱

五分 陈皮五分

水煎。

论聚气

证 夫榮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其病烦痛，畏风憎寒，心腹胀满，下利不欲食，吞酸噎宿腐气。或腹胀泻泄，及四肢浮肿。若胃实热，食反留滞，其脉滑而数，宜下之愈。

若脾虚，其脉浮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涩，宜温消之。

木香丸 木香 缩砂 蓬术 胡椒 半夏 干漆炒令烟尽，各五钱 桂心 缩砂 青皮 各三钱 附子炮，去皮脐 三棱醋炙 干姜各一两

上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

感应丸 肉豆蔻 川芎 百草霜各二两 木香一两五钱 草澄茄 丁香 三棱各一两 巴豆百粒，去皮 蜡四两 杏仁百粒，去皮

上除巴豆外，为末。以下别研。巴豆、杏仁和匀。先将油煎蜡溶化，倾出药末，内和成剂，入臼内杵千余下，丸绿豆大。每服三五丸白汤下。

又外有醋咽、榮气、思膈皆同。

三十、积聚

【脉】 来细而附骨乃积。寸口，积在胸；关上，积在脐旁；尺中，积在气冲。左积左，右积右，脉两出，积在中央。浮而毛，按之辟易，肋下气逆，背相引痛，名肺积。

沉而芤，上下无常处，胸满悸，腹中热，名心积。

弦而细，两肋下痛，邪走心下，足肿寒，名肝积。

沉而急，若脊与腰相引痛，饥见饱减，名肾积。

浮大而长，饥减饱见，腹满泄呕，胫肿，名脾积。

寸口沉而结，快而紧，积聚有系痛。脉弦细微者，为癥，横肋下及腹中有横积。脉弦，腹中急痛为癥。脉细而沉时直者，身有痼肿，若腹中有伏梁。脉沉小而实者，胃有积聚，不下食，食则吐。脉沉而紧者，若心下有寒，时痛，有积聚。关上脉大而尺寸细者，必心腹冷积；迟而滑，中寒有癥。脉弦而伏，腹中有癥，不可转也，死。脉紧，强急者生，虚弱者死，沉者死。

【因】 胫寒厥气则血脉凝涩，寒气上入肠胃，所以腹胀。腹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

又盛食多饮，起居过度，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气聚而成积。

又外中于寒，内伤于忧怒，气则上逆，上逆则六腑不通，湿气不行，凝血蕴裹，津液凝涩，渗着不去而成积。

又生于阴。盖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入房，汗出入浴伤肾，皆脏气不平，凝血不散，汁沫相搏，蕴结而成积矣。

又有食积、酒肉积、水积、涎积、血积、气积，皆因偏爱，停留不散，日久成积块。在中为痰饮，在右为食积，在左为血积。

【证】 盖积、聚之源则一。其在脏者，始终不移为积；其在腑者，发痛转移，随气结束为聚。积者，系于脏；聚者，系于腑。癥者，系于气；瘕者，系于血。

肝之积名肥气。在左肋下如复盆，发咳逆痰疟。连岁不已，其中有血，肝主血故也。

心之积名伏梁。起脐下，大如臂，上至心下，令人烦心，有大脓血，在于膈胃之外。

肺之积名息贍。在右肋下，大如杯，洒渐

寒热，喘咳肺壅。贲者，贲门也。积在肺下有贲门。

脾之积名痞气。在胃脘，大如盘，四肢不收，黄疸，饮食不为肌。痞者，湿也。食冷，其人伤气，为湿所蓄。

肾之积名奔豚。发于小腹，上至心下，若豚状。上下喘息，骨痿。

病在六腑。太阳利清气，阳明泄浊气，少阳化精气，失常则壅聚不通。故实而不转，虚则输，属阳无形，随气往来，在上则格，在下则胀，旁攻两胁，如有泥块，易于转变，故名曰聚。

又有息积者，乃气息痹滞于胁下，不在脏腑营卫之间，积久形成。气不干胃，故不妨食，病者胁下满，气逆息难，频咻不已，名曰息积。

【治法】寒者热之，结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坚者削之，消者摩之，咸以软之，苦以泻之；全真气以补之，随其所利而行之；肉肉食等积，以所恶者攻之，以所喜者诱之。

五积丸 治积块。

黄连肝肾五钱，心肺一两半，脾七钱 厚朴肝心脾五钱，脾胃八钱 巴豆霜五分 川乌肝脾一钱，肾脾五钱 干姜心肝五分，肾一钱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人参肝脾肾二钱，心五钱

另研巴豆，旋入和匀，炼蜜丸，梧子大。微溲为度。

肝积，加柴胡二两、皂角二钱五分、川椒四钱、昆布二钱、莪术三钱五分。

心积，加茯苓三钱、肉桂一钱、茯神一钱、丹参一钱、菖蒲五钱。

肺积，加桔梗一钱、紫菀一钱五分、天门冬一钱、三棱一钱、青皮一钱、陈皮一钱、川椒一钱五分、白豆蔻一钱。

肾积，加玄胡三钱、苦楝肉三钱、全蝎一钱、附子一钱、泽泻二钱、独活三钱、肉桂三钱、菖蒲二钱、丁香五钱。

脾积，加吴萸二钱、泽泻一钱、茵陈二钱、缩砂二钱、川椒五钱。

秋冬，加制朴一倍，减芩、连服。人觉热，加连；觉闷乱，加桂；气短，减朴。又有虚人，不可直攻，以蜡匿其药，又且久留磨积。

肉积，硃砂、水银、阿魏；酒积，神曲、麦芽；血积，虻虫、水蛭、桃仁、大黄；气积，槟榔、木香；水积，甘遂、牵牛、芫花；涎积，雄黄、膩粉；食积，礞石、巴豆；癖积，三棱、莪术；鱼鲜积，陈皮、紫苏、草果、丁香、桂心；寒冷成积，附、朴、硫黄。

化气汤 治息积癖于腹胁之下，胀满瘀痛，呕吐酸水。

缩砂 肉桂 木香各一钱 甘草炙 茴香炒 丁香 青皮炒 陈皮 生姜炮，各五钱 沉香 胡椒各一钱

上为末，姜、紫苏汤、盐、酒调二钱一分。

散聚汤 治久气六聚，状如癰瘕，随气上下，发作有时，心腹绞痛，攻刺肋腰，喘咳满闷腹胀。

半夏 槟榔 当归各三钱 陈皮 杏仁 肉桂各二钱 茯苓 甘草 炮附 川芎 枳壳 吴萸 厚朴制，各一钱 大黄大便秘加之

三圣膏 贴块。

石灰未化者半斤，瓦器炒，令淡红出，候热稍减，研之 大黄一两，末之，就炉微炒，候凉入桂 桂心半两，末，略炒，醋熬成膏，厚摊，贴患处

又方 大黄 朴硝各一两，末。大蒜捣膏，贴之亦佳。

张法 无忧散 治诸积不化。桂苓白术散调之。

茶调散 治沉积水气。木香槟榔丸调之。

千金硝石丸 止可磨块，不令困人，须量虚实。

硝石六两 大黄半斤 甘草 人参各三两

上为末，以三年苦酒即好醋也。三升，置筒中，以竹片作三片刻，先纳大黄搅，使微沸尽一刻，乃下余药。又尽一刻，微火熬膏。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

消块丸 此必审确可用。

三棱 莪术剉坚 青皮 陈皮破气 香

附调气 桃仁 红花治血 灵脂破血 甘草
牛膝死血用 石碱破痰块 二陈汤皮里膜外多痰加
之 山楂食块加之 吴茱萸炒，一钱五分 益智
炒，一钱五分 葵根 白术等分

碱石汤下。

茶癖散 石膏 黄芩 升麻

砂糖调服。

治痰块 苦参 半夏 瓜蒂 姜

蜜丸。

破块验丸 吴茱萸 黄连 木香 槟榔
桃仁 郁李仁

又承气加连、芍、川芎。干葛汤下。

又瓜蒌、半夏、黄连、贝母丸，果效。

三十一 消 渴

【脉】 心脉滑为渴，滑者阳气胜。心脉微小为消瘴。脉软散者，气血虚。脉洪大者，阳余阴亏。寸口脉浮而迟，浮为虚，卫气亏；迟为劳，营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为风，数消谷。消瘴，脉实大，病久可治；悬小坚急，病久不可治。脉数大者生，实坚大者死。细浮短者死。

【因证】 膏粱甘肥之变，则阳脉盛矣。阳脉太甚，则阴气不得营也。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也。

经云：二阳结谓之消。二阳者，阳明也。手阳明主津，病消则目黄口干，是津不足也。足阳明主血。热则消谷善饥，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此皆津血不足而热也。

夫因则火一也，病则有上、中、下三也。盖心火盛于上，为膈膜之消。病则舌上赤裂，大渴引饮。论云：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是也，以白虎加参汤主之。

火盛于中，为肠胃之消。病则善食身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论云：瘴成为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三黄等治之。

火盛于下，为肾消。病则烦躁，小便浊，淋如膏油之状。论云：焦烦水易亏者是也。六味地黄丸主之。

【治法】 热淫所胜，治以甘苦，甘以泻之。热则伤气，气伤无润，则折热补气，非甘寒不治。

李以补肺、降火、生血为主。

秘丹 生血为主，总治三消。

黄连 花粉 人乳 地黄汁 藕汁

上蜜为膏，徐徐留舌上，以白汤下。

参膏汤 治膈消，上焦渴，不欲多饮。

人参五钱 石膏一两 知母六钱 甘草三钱五分

水煎。或方加寒水石妙。

顺气散 治消中，能食，小便赤。

川朴一两 大黄四两 枳壳二两 赤芍药一钱

茴香散 治肾消，小便如油。

茴香 苦楝炒 五味

上为末，酒下二钱，食前服。

珍珠丸 治白淫滑泄，思想无穷，所愿不得之证。

黄柏一斤，烧 真蛤粉一斤

水丸，空心酒下。柏降火，蛤咸补肾。

又方 芦根 瓜蒌根 麦门冬 知母
竹叶 牛乳

生津甘露饮 已下出李。

石膏 甘草滋水之源 黄连 山梔 黄柏
知母泻热补水 杏仁 麦冬 全蝎 连翘
白葵 白芷 归身 兰香和血润燥 升麻
柴胡经行 木香 藿香反佐取之 桔梗为末，煎之

酒煮黄连丸 治中暑热渴。

太阳渴，脉浮无汗，五苓、滑石类；阳明渴，脉长有汗，白虎、凉膈等；少阳渴，脉弦而呕，小柴胡加瓜蒌；太阴渴，脉细不欲饮，不思水；少阴渴，脉沉而自利者，猪苓、三黄汤；厥阴渴，脉微引水，少与之。

神芎丸 已下出张。

黄连入心 牵牛逐火 滑石入肾 大黄逐火
黄芩入肺 薄荷散热

三黄 治消渴。大黄，春秋二两，夏一两，

冬五两;黄芩,春四两,秋夏六两,冬三两;黄连,春四两,秋夏七两,冬三两。桂苓甘露饮调之。白虎汤调之。

生藕节汁、淡竹沥汁、生地黄汁,相兼服之、润之。

寒水石、甘草、蛤粉等分,浓煎麦门冬苗,下二钱。

神白散 治真阴虚损。

猪肚丸 治消中。

猪肚一个 黄连五钱 麦冬去心 知母瓜蒌

上四件末,入肚缝之,蒸烂熟,于砂盆内杵而丸之,如坚少加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

葛根丸 治肾消。

葛根 瓜蒌各二两 铅丹二两 附子一两,炮

蜜丸,如梧子大,一日三服,春夏去附。

胡粉散 治大渴,又治肾消。

瓜蒌根二两五钱 胡粉五钱 铅丹五钱 泽泻 石膏 白石脂 赤石脂各五钱 甘草炙,三两五钱

上杵为末,任意服,痛者减服。

人参白术汤 人参 白术 当归 白芍 山梔 泽泻 大黄各五钱 连翘 瓜蒌根 茯苓各一两 肉桂 藿香 木香各一钱 寒水石二两 滑石 朴硝各半斤 甘草三两 石膏四两

姜煎,入蜜少许。

口燥、口干、口渴、咽干,须详之。

三十二、痞

【因】 误下阴虚。食积痰滞。湿土虚痞。

论曰:太阴湿土为积饮痞膈,乃土来心下痞满也。

【证治】 误下多则亡阴,胸中之气,因虚而下陷于心之分野。宜升胃气,以血药治之。亡阴谓脾胃水谷之阴亡也。

痰积痞膈,胸中窄塞,宜消导之,谓之实痞。

湿土虚痞有二。大便秘能食者,厚朴、枳实主之;大便利者,芍药、陈皮主之。

【治法】 以泻心汤。黄连为君,泻心下之土邪;厚朴降气。

《三因》论状 心下坚满,痞急痛如刺,不得俛仰,其胸前皮皆痛,短气,咳唾引痛,咽塞不利,习习如痒,喉中干燥,呕吐烦闷,自汗时出,痛引彻背。

外有心热而痞之,痞则满硬。结胸则痛,属胸痹。

大消痞丸 治湿土痞、虚气痞。

黄连炒 黄芩各三钱 姜黄一钱 白术半夏各一两 甘草炙,一钱 缩砂一钱 枳实炒 生姜各五钱 陈皮二钱 神曲一钱,炒 厚朴三钱 泽泻 猪苓各一钱五分

丸梧子大,白汤送下。木香,有忧气结中脘,心下痞满,肚皮底微痛加之,否则不用。

利膈丸 除痰利膈。

黄芩生炒各一两 黄连 南星 半夏各五钱 枳壳 陈皮各三钱 白术二钱 白矾五分 泽泻五钱 神曲五钱,炒

瓜蒌丸 治胸痞,或胁下逆抢心。

瓜蒌子 枳实 陈皮

取瓜蒌皮,穰末熬丸。胸痞切痛,加梔子烧存性、附子炮,各二两。

三十三、肿 胀

【脉】 迟而滑者胀。盛而紧曰胀,阳中有阴也,故下之。跌阳紧而浮,紧为痛而坚满,浮为虚则肠鸣。弦而迟者,必心下坚。又肝木克脾,土郁结凝,闭于脏气,腑气不舒,胸则胀闭。脉浮而数,浮则虚,实则数。脉浮,风水、皮水皆浮。虚紧涩者胀。忧思连结,脾肺气凝,大肠与胃,不平而胀。脉,石水、黄汗皆沉。脉浮而滑,名风水。浮而迟,浮热迟湿,湿热相搏,石水必矣。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水走肠

间。水满腹大如鼓，脉实者生，虚者死；洪大者生，微者死。腹胀便血，脉大时绝，极脉小疾者并死。中恶，腹大四肢满，脉大而缓者生，紧大而浮者死，紧细而微者亦生。

【因证】盖肿胀之因，其始则一，其变则二，皆脾胃之土生焉。

水肿之因 盖脾虚不能制水，肾为胃关，不利则水渍妄行，渗透经络。其始也，目窠上微肿，颈脉动、咳，阴股寒、足胫胀，腹乃大，其水已成矣。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短气不得卧者，为心水；小腹急满，为小肠水；大便鸭溏，为肺水；乍虚乍实，为大肠水；两胁痛，为肝水；口苦咽干，为胆水；四肢重，为脾水；小便涩，为胃水；腰痛足冷，为肾水；腹急肢瘦，为膀胱水。然此十水，谓之正水，审脉证，分经络而治之。

风水，脉浮恶风，归肝；皮水，脉亦浮，不恶风，喘渴，按没指，归肺；石水，脉沉，不恶风归肾；黄汗，脉沉迟，发热而多寒，归脾。

【治法】腰以上肿宜汗，腰以下肿宜利小便。主治，使补脾气，实则能健运，以参、术是也，佐以黄芩、麦冬制肝木。腹胀加厚朴，气不运加沉、木香，使以通利，是必痊矣。开鬼门、洁净府，正此谓也。外有湿肿，用加附子，脉沉细是也。又有肿痛，为中寒也，加炮附是也。

胀满皆脾土转输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精微，聚而不散，隧道壅塞，清浊相混，湿郁于热，热又生湿，遂成胀满。

又寒湿抑遏，遏于脾土之中，积而不散而胀。即经云脏寒生满病是也。

又五积痰饮聚而不散，或宿食不化，皆成胀满。

烦心短气，卧不安，为心胀；虚喘咳满，为肺胀；胁痛引小腹，为肝胀；善哕四肢脱，体重不胜衣，卧不安，为脾胀；引背央央然，腰髀痛，为肾胀；腹满胃脘痛，妨食闻焦臭，大便难，为胃胀；肠鸣痛，冬寒飧泄，为大肠胀；小腹臌满引腰而痛，为小肠胀；小腹气满而气

癃，为膀胱胀；气满于肤硃硃然，为三焦胀；胁痛胀，口苦，善太息，为胆胀。

寒气客于皮中，蹇蹇然不坚，腹身大，色不变，按之不起，为肤胀；腹胀身皆大，色苍黄，腹筋起者，为鼓胀。

寒气客于肠外，与卫相搏，气不得营，因有所系，癖而内着，其大也如鸡子，至其成如怀胎，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不以时下，名肠覃；寒气结于子门，闭塞不通，恶血当泻而不泻，血留止，日以益大如胎，月事不时，此生于胞中，为石瘕。此二者，皆生于女子，可道而下。

【治】虚则宜补脾以养肺，流湿以散气。治以参、术，佐以平胃、茯苓。热加芩、连，血虚四物，死血桃仁。

风寒外邪，自表入里，寒变为热而胃实满，宜大承气下之；痰积宿食，宜以消导，或大黄丸下之。经云：去菟陈莖是也。

前者之外，有胃寒肠热，腹胀而且泄。胃寒则气收不行为胀，肠热则水谷不聚而泄。黄连、木香、大黄、厚朴、茯苓、青皮、茺莢。

又有胃热肠寒，故痛而且胀。胃热则善饥消谷，肠寒则血凝脉急，故痛而且胀。

又有颈肿、膺肿、胸胀，皆气不顺，有余于上。

又有身肿而冷，胸塞不能食，病在骨节，汗之安。

忌 面上黑点肺败，掌中无纹心败，脐突脾败，脚根肿肝败，腹满青筋肾败。

营卫俱绝，浮肿者死；唇肿齿焦者死；卒痛，面苍黑者死；脐肿反出者死；阴囊、茎俱肿者死；脉绝口张，肿者死；足趺肿胀，如斗者死。

变水汤 治肿胀。

白术 茯苓 泽泻各二两 郁李仁二钱
煎入姜汁，调以芪、术，为建中之类。

楮实丸 治胀。

木香散 治肿。

木香 大戟 白牵牛各一两

上为末三钱,猪肾子一双,批作片子,糝末在内,煨熟,空心服。更涂甘遂末于肚上,少饮甘草水。

十枣丸 治肿胀。

五皮散 治肿皮水。

大腹皮 桑白皮 茯苓皮 生姜皮 陈皮 木香

消肿丸 滑石 白术 木通 牵牛 茯苓 半夏 陈皮 木香 丁香 瞿麦

酒糊丸,麦门冬汤下。

中满分消丸 治热胀、鼓胀、气胀。

黄芩刮黄皮,一两 黄连炒,一两 姜黄 白术 人参 猪苓 甘草各一两 茯苓 缩砂 陈皮各三钱 枳实 半夏各五钱 厚朴 一两。

广茂饷坚汤 治胀,有积块如石,上喘浮肿。

厚朴 草豆蔻 归尾 黄芩 益智各五钱 甘草 黄连 白术 柴胡 神曲 泽泻各三钱 吴茱萸 青皮 陈皮各二钱 半夏七钱 桃仁 苏木 木香 红花各一钱

海金砂丸 治肿。

牵牛生炒各半两 甘遂半两 金砂三钱 白术一两

煎服。

木香塌气丸 治胀。

胡椒 草蔻面裹,煨 木香各三钱 蝎梢三钱五分,去毒。

大补中气行湿散气汤

秘传十水丸 后用尊重丸退余水。

炒甜葶苈 泽泻 巴豆去壳,出油 醋煮大戟 芫花醋炒 甘遂醋炒 桑白皮 汉椒 茯苓 雄黄

每三钱,五更水下,以肉压之,免恶心。

车水葫芦丸 止用一扫光为贵。

木香 丁香各三钱 沉香 黑白丑各二钱 枳壳 乌药 白芷 当归各一钱

茶丸。

尊重丸 治蛊胀。腹大水肿,气逆喘乏,小便涩,大便闭,虚危甚效。

沉香 丁香 人参 槟榔 木香 青陈皮 枳实 白牵牛 木通 车前 苦葶苈 赤茯苓各四钱 胡椒 海金砂 白豆蔻 蝎尾 滑石各二钱五分 萝卜子炒,六钱 白丁香一钱 郁李仁两半,去皮

姜汁糊丸,姜汤下。

气分与胸痹、中满皆相类。中满为气虚,胸痹为气实,气分挟痰饮。

营卫不利,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营卫俱劳;阳气不通则身冷,阴气不通则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寸口迟而涩,迟则气不足,涩则血不足,气寒凝结,水饮所作。

妇人经水前断后病,名曰血分;先病水,后经断,名曰水分。

类别相似 湿肿类多,自正水之余,有风水、皮水、石水、黄汗等。入水门,如脾气横泄、脚气、皮满肤胀、肠覃、石瘕、气分、血分,皆相似也。

类分腹胀 有胃中风、脾中寒、中湿、心痹、肝虚、脾伤、脾热、饮聚、女疸。

小腹胀,有肾热、三焦虚寒、癆痢、女劳疸。面肿,肺中风、肾中风、胃寒、肺水。

有论肺肿七证 有肺气隔于膜外,运行不得,遍身浮肿,脉浮,治宜调肺通气。

有男脏虚,女血虚,伤于冷毒之物成积,碍气道不通,腹急气喘,亦有四肢不肿,只肚鼓胀,脉弦,治宜化积。

有脾寒久年不愈,传为浮肿。且云内有伏热,因而泻利,及其热乘虚入脾,至胸腹急胀,脉数,治宜解热。

有脾主肌肉,肉如泥,按之不起,土湿病也,脉沉,治宜燥脾。

有脾虚不能制肾水,脾湿如泥,脉沉迟,治宜缓脾元利水道。

有伤风湿而肿,或伤冷湿而肿,气血凝涩,脉浮缓,治宜发散风湿也。

有久病气虚面浮,手足虚,气妄行者。如

人产后,或经事后,有此一证,是气虚也,治在调气补血。

结阳者,肿四肢。夫热胜则肿,四肢为诸阳之本。阳结于内,不得行于阴,热邪则菀于四肢,大便闭涩,是热也,非水也。宜服犀角、玄参、连翘、升麻、麦门冬、木通、芒硝。

有胁支满,或腹满痛,或胸胀,亦有经气聚而不行,如胁支满,少阳经气不行也。余皆仿此。

有头肿、臂肿、胸胀,皆气不顺,有余于上。

有身肿而冷,胸塞不能食,病在骨节,汗之安。

三十四、呕 吐 哕

【脉】 形状如新卧起。脉弱而呕,小便便利,身有微热,见厥者死。趺阳脉浮,胃气虚,呕而不食,恐怖死,宽缓生。寒气在上,阴气在下,二气并争,但出不入。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脓尽自愈。先呕却渴,此为欲解;先渴却呕,为水停心下,属饮。呕本渴,今反不渴,有支饮。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下,盖邪气不在胃口。脉数反吐、汗,令阳微,膈气空虚,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吐也。阳紧阴数,食已则吐;阳浮而数亦然,或浮大。皆阳偏盛,阴不能配之也,为格,主吐逆,无阴故呕。寸口脉紧而芤,紧为寒,芤为虚,虚寒相搏,脉为阴结而迟,其人则噎。关上脉数则吐。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寸紧尺涩,胸满不能食而吐,吐止者为下之,未止者为胃反也。趺阳脉微而涩,微则下利,涩则吐逆,谷不得入;或浮而涩,浮则虚,虚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名胃反。寸口脉微而数,微则血虚,血虚则胸中寒。脉紧而涩者,难治;呕吐思水者,易解。关上脉浮大,风在胃中,心中澹澹,食欲呕。关上脉微浮,积热在胃中,呕吐蛔虫。关上脉紧而滑者,蛔动。脉紧而滑者,吐逆。脉小弱而涩,胃反。

【证】 呕吐哕各有所辨。

吐属太阳,有物无声,乃血病也。有食入则吐,食已即吐,食久则吐之别。

呕属阳明,有物有声,气血俱病。

哕属少阳,无物有声,乃气病也。

【治】 因胃口有热,膈上有痰,故呕吐。亦有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因胃中虚,膈上热,故哕。亦有痰水满塞而哕。因胃气虚,阳火上冲,故吃逆。亦有痰热在胃,中气不降而呃。

李论 寒客胃中,物盛上溢,故呕。清厥甚则痹,食而吐。寒气与新谷气俱还于胃中,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故哕。三者虽殊,皆因脾胃虚弱,亦因寒气客胃,加之饮食所伤而致。宜以丁香、藿二香、半夏、茯苓、陈皮、生姜之类主之。又有痰饮者,必下之。

又论 皆气冲之火,逆胃之脉,反上而作,治宜降火。呃者,气逆也,阴火炎上也。气自脐下为火,直冲上出于口而作声也。又火结痰气而上升,冲出于口也。治宜降火行气导痰而自安。

刘论 吐有三,气、积、寒也。

上焦吐者,皆从于气。气者,天之阳也。脉浮而洪,其证食已暴吐,渴欲饮水,大便燥结,气上冲胸而发痛。治宜降气和中。

中焦吐者,皆从于积,食与气相假为积而痛。脉浮而匿,其证或先吐而后痛,或先痛而后吐。治法,以毒药行其积,木香、槟榔去其积。

下焦吐者,从于寒也。脉沉迟,其证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清利,大便不通。治法,毒药通其闭塞,温其寒气也。

《三因》论 有寒呕、热呕、痰呕、食呕、血呕、气呕。

寒,因胃寒伤食,四肢厥冷,脉弱,宜四逆汤。

热,食入即出,烦躁脉数,柴胡汤。

痰,昔肥今瘦,肠间有声,食与饮并出,宜半夏、人参主之。

食呕因胃虚,寒气在上,暖气在下,朝食暮出,不消,养胃汤主之。

血因瘀蓄,冷血聚于胃口,因忧怒气攻,血随食出,宜茯苓汤主之。

气,胃者阳明,合荣于足,今随气上逆,心膈胀,呕却快,宜茱萸汤主之。

方论 呃逆切忌热药,丁香类。病皆胃虚,阴火所乘,宜参、术大补之类。如痰实者,察其病因,形气俱实,以人参芦吐之。有伤寒差后呕者,当去余热。有酒家呕,解酒治之。有脚弱脾疼而呕者,此脚气内攻,依脚气门治。有中毒而呕者,解毒治之。有怀孕恶阻者,依恶阻治之。有心中风、心中寒、肝中风、中湿脾痹,有漏气,有走哺。女人患呕吐甚者死,其阴在上故也。

论皆属于火 呕而心下痞,半夏泻心汤。干呕而利者,黄芩半夏汤。呕吐,谷不得入,小半夏汤。呕吐,病在膈上,猪苓汤。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胃反,吐而渴,茯苓泽泻汤。似呕不呕,如啰不啰,无奈,姜汁半夏汤。啰逆上气者,陈皮竹茹汤,陈皮、参、草、竹茹。

桔梗汤 治上焦气热所冲,食已暴吐,脉浮而洪。已下出刘。

桔梗 白术各一两五钱 半夏 神曲二两

陈皮 枳实炒 茯苓 厚朴制,一两

水煎,下木香、槟榔末各一两。如大腑燥结,加承气汤。

荆黄汤 治前证热气甚者。

荆芥穗一两 人参五钱 大黄三钱 甘草二钱五分

调下木香、槟榔末各二钱。

清镇丸 治前证头痛有汗,脉弦。

柴胡二两 黄芩七钱五分 半夏 甘草各五钱 青黛二钱五分 人参五分

上姜汁浸炊饼,丸梧子大。食后姜汤下。

紫沉丸 治中焦吐。食积与寒气相假,故吐而痛。

半夏 神曲 乌梅去核 代赭石 缩砂各三钱 杏仁去皮尖 沉香 木香各一钱 陈皮

半两 槟榔 丁香各三钱 白豆蔻五分 白术一钱 巴霜五分,另入

上醋糊丸米大,姜汤下五十丸。

木香白术散 治前证腹中痛,是脾实系强,宜和之。

木香八两 白术半两 半夏 神曲一两 槟榔二钱五分 茯苓半两 甘草四钱

上浓煎,芍药姜汤下二钱。有积而痛,手不可按,无积者宜之。

附子丸 治下焦,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大便不通。

附子炮,五钱 巴豆霜一钱 砒五分,另研

上黄蜡丸,如梧子大,每二丸,冷水下,利为度。更服紫沉丸,不令再闭。

安胃散 李先生 治呕吐啰以胃寒所致。

丁香五分 茱萸 草蔻 人参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黄芪一钱 柴胡五分 升麻七分 黄柏三钱 陈皮五分 当归一钱五分 苍术一钱 半夏 茯苓 陈皮

末三味治呕吐痰涎,痰饮为患加之,寒则否。煎,稍热服。

秘方 治痰呕吐。

二陈汤、山梔炒、黄连姜汁炒、香附。虚,加苍术。

呃逆因,寒则可用。此世俗之劫亦可戒。

丁香 柿蒂各一钱 竹茹

煎,热服。

有恶心,吐虫数条后,乃频作。服杀虫药,则吐虫愈多。六脉皆细,非虫脉也,乃脏寒而不安矣。

有呕,饮食皆不得进。治呕愈呕,此胃风也。

论吐有三证 冷吐,先觉咽酸呕,然后吐食,脉小滑者是。王叔和云:关,胃寒不下食。伤寒汗下过多,胃中虚冷,食久反吐,亦属于寒。

胃热而吐者,闻谷气则呕,药下则吐;或伤寒未解,胸中有热,关脉洪,宜凉之。

胸中有宿食,或痰饮,或停水,关沉而伏

者，宜吐之。

《三因》论 呕吐出于胃，故有寒、热、食、痰、血、气，同上条。

论呕逆则咳逆也。大率胃实则噎，胃虚则嘔。此因胃中虚，膈上热也。故嘔至八九声相连，收气不回惊人者，若伤寒久病得此，甚恶。《内经》所谓坏腑是也。

亦有嘔而心下坚痞、眩悸者，以膈间有痰水，非虚危比也。痰，半夏汤主之；嘔虚，橘皮竹茹汤主之。

论漏气 病者身背皆热，肘臂牵痛，其气不续，膈间厌食，食则先吐而后下，名曰漏气。此由上焦伤风，开其腠理，经气失道，邪气内着，麦门冬汤主之。

麦门冬 生芦根 竹茹 人参 茯苓 白术 甘草 陈皮 葳蕤 姜亦可。

论走哺 病者上焦实热，大小便不通，气逆不续，呕逆不禁，名曰走哺。人参汤主之。

前方加黄芩、知母、石膏、山梔，去竹茹、麦冬。

三十五、噎 膈

【脉】 涩小，血不足；大而弱，气不足。

【因】 血虚血，阴血也，主静，内外两静，火则不能生焉，脏腑之火起，气虚气，肺金生水，制火则不起，脏腑之火炽。而或因金水二气不养，或阴血不生，肠胃津涸，传化失宜；或因痰膈妨碍升降，气不交通，皆食入复出，谓之膈噎。即翻胃也，噎病也。

大概因血液俱耗，胃脘亦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间或可食，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尽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名翻胃，大便秘少如羊矢。名虽不同，病本一也。

张论 三阳结谓之膈。三阳，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者，结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后不通；膀胱结热，则津液涸。三阳既结，则前后闭，则反而上行，此所以噎食

不下，纵下而复出也。宜先润养，因而治下。或涎痰上阻，用苦酸微微涌之。

【证】 《三因》有五噎：

气噎者，心悸，上下不通，噎哕不彻，胸背痛。

忧噎者，遇天阴寒，手足厥冷，不能自温。

劳噎者，气上膈，肋下支满，胸中填塞，故背痛。

思噎者，心怔悸，喜忘，目视眈眈。

食噎者，食无多少，胸中苦塞痛，不得喘息。

五膈

忧膈者，胸中气结，津液不通，饮食不下，羸瘦短气。

思膈者，中脘食满，噎则酸心，饮食不消，大便不利。

怒膈者，胸膈逆满，噎塞不通，呕则筋急，恶闻食臭。

喜膈者，五心烦热，口舌生疮，四肢倦重，身常发热，胸痛引背，食少。

恐膈者，心腹胀满，咳嗽气逆，腹中苦冷雷鸣，绕痛，不能食。

【治法】 宜以润养津血，降火散结，万药万全。

有人血耗，便如羊矢，病反胃半年，脉涩而不匀，不大便八九日。先以甘蔗汁煎六君子汤加附子、人黄与之，伺便润，令以牛乳服之。

方 四物汤 加陈皮去白 红花酒浸 驴尿防其成虫

秘方 治膈噎。

童便 牛羊乳 韭汁 竹沥 甘蔗汁解酒毒

气虚加四君；血虚加四物。

胡荽丹 治反胃气。

乌鸡一只，令净

胡荽子入鸡，缝之，煮熟食之，渐尽。不得，再一只鸡妙也。

三十六、疮 疡

【脉】沉实，发热烦躁，外无焮火赤痛，其邪深在内，故先疏通以绝其源。

脉浮大数，焮肿在外，当先托里，恐邪入于内。

脉不沉不浮，内外证无，知其在经，当和营卫。

浮者太阳，长者阳明，弦者少阳。浮者在表，宜行经；沉者在里，宜疏利脏腑。缓者身重，除湿。缓者湿胜，故重；脉大，心躁乍热，大者，心肺有热。脉弦，眩晕，有风，肝脉。涩者，气滞乏津，泻气补血，涩者血虚。脉弦细，便溺多，溺寒水。脉细，为膀胱之寒水。

【因】火之属。

湿热相搏，肌肉败坏而为脓。营气不从，逆于肉里，乃生痈肿。营气，运气也，逆而不行，其源在经。湿气外伤，害人皮肉，皆营气之不行也。其源在外，盛则内行。膏粱之变，足生大疔，皆营气逆行，凝于经络。其源在里，发于表也。

【证】疮疡诸症，皆营气盛，偏助火邪而作。随虚而出于经络也。如太阳经虚，从背而出；少阳虚，从须而出；阳明虚，从髭而出；肾脉虚，从脑而出。微热则痒，热甚则痛；血虚则痛甚，热甚则肿甚。

【治法】外者，宜以辛凉发散之，通圣、凉膈、解毒是也。

内者，宜以苦寒下之，三黄汤、玉烛散是也。

中者，宜以调经，凉血等是也。

肿疡宜解毒，下之是也。溃瘍宜托里，补之是也。如温经，加通经之药妙矣。夫邪气内蓄肿热，宜砭射之也。气胜血聚者，宜石而泄之。如肿疡年壮，谓伏热在心，可降其火。如溃瘍年老，发呕不食，谓虚，大补。病疮，腰脊痠痠者死。

内疏黄连汤 治呕哕喘发热，脉沉而实，

肿硬色不变、根深，脏腑秘涩。

黄连 芍药 当归 木香 槟榔 黄芩 山梔 薄荷 甘草 桔梗各一两 连翘二两 大黄便秘加之。行经，黄芩、黄连、连翘、人参、木香、槟榔、柏、泽泻。

在腰以上至头者，枳壳疏利脏腑，用前药中加大黄；痛者，当归、黄芪止之。

伤煎散 治肿焮于外，根盘不深。脉浮，邪气盛，则必侵于内，宜热之。

地骨皮 黄芪 白芍 黄芩 白术 茯苓 人参 当归 肉桂 甘草 防己各一两 防风二两

上以苍术一升，水五升，煎至半，去渣，入药煎服。便秘加大黄；热加黄连。

黄连消毒汤 治一切疮、疽、背、脑。

黄连一钱 黄芩 黄柏 地黄 知母各四钱 羌活 独活 防风 藁本 归尾 桔梗 连翘各四钱 黄芪 人参 甘草各二钱 苏木二钱 防己五钱 泽泻二钱

远志酒 忍冬酒 不问肿溃，皆有奏捷之功。然二酒有补性，归心归血之效。

金银花汤 治痛，色变紫黑者，回疮。

金银花并枝 甘草各二两 黄芪四两 酒一升，闭口重汤煮、酒煮皆可。

乳香散 治痛，疮口大。

寒水石煨 滑石各一两 乳香 没药五钱 脑子少许

末掺口上。

雄黄散 治恶肉不去。

雄黄一钱 巴豆一个，去皮尖 乳香 没药少许，另研

细和匀，敷肉上。

木香散 治久不收口。

木香 槟榔 当归各一钱 黄连二钱 为末掺之。

出剩骨 血竭罨之，骨自出。

治漏疮剩骨 青橘叶 地锦草

上二件，杵成膏。先净疮口，用杜牛膝根内入疮中，以膏敷之，缚定。

一上散 治疮、疥癬。

雄黄另 硫黄另，各五钱 斑蝥三个，去翅足，另 黑狗脊另 寒水石 蛇床子炒，各五钱

上细末，同匀油调擦上。加法随病。

金丝 其状如绳线，巨细不一，上下行，至心即死。可于疮头上截经刺之，出血后，嚼萍草根涂之，立安。

治疗疮 刘先生方 乌头尖 附子底 蝎梢 雄黄各一钱 蜈蚣一两 硼砂 粉霜 轻粉 麝香 乳香各五分 信石二钱五分

上末，先破疮口出血，亟以草杖头，用纸滞于内，以深为妙。

疗疮毒气入腹，昏闷不食。

紫花地丁 蝉退 贯众各半两 丁香 乳香

温酒下二钱。

治疗疮 李先生方 归尾 没药 白芨 乳香 杏仁 黄丹 蓖麻 粉霜 巴豆 木鳖子 芝麻油 桃柳枝

上煎如法。白菊花紫茎者汁服，渣敷之。茜草根叶亦可。

疗疮先痒后痛，先寒后热，热定则寒，四肢沉重，头痛心惊，眼花呕逆则难治。

贴杖疮 虎骨 黄柏 黄连 黄芩 苦参

以五味煎，入油纸，煎又数沸，次以纸贴上。

恶疮 霜后凋蕉叶干末傅，香油调，油纸掩。先用忍冬藤、葱、椒、金丝草洗，松上白蚁泥、黄丹炒黑，香油调敷，外用油纸夹上，日换。后用龙骨末药于口上收肉，黄丹入香油煎，入朴硝抹疮上。

口疮神方 焰硝 硼砂

含口不开，以南星于涌泉醋敷之。

饮酒人口糜，导赤散、五苓散。

风寒遏绝，阳气不伸，声不出。

半夏制，一两 乌头 肉桂各一钱

煎服。

赤口疮 白矾飞 没药 乳香 铜绿

末糝。

白口疮 雄黄 没药各一钱 轻粉五分 巴豆

末糝。

唇紧燥裂生疮 用青皮烧灰，猪脂调敷。夜卧头垢亦可。

口痛疮 五味子一两、黄柏蜜炙、滑石各五钱铜绿加糝，白蔷薇汁，漱之良。

有口疮不下食，众以狐惑治之，必死。未若以矾汤，于脚上浸半日，顿宽。以黄柏蜜炙、僵蚕灼末傅，立下乳而安。

一方神效 西瓜外皮烧灰，黄柏、黄连、朱砂、孩儿茶、硼砂为末，水调抹效。

手痴疮 皂角 枯矾 轻粉 黄连 黄柏。

沙疮 栅地藤烧灰。

足上毒疮 密陀僧、黄连，傅之有法、旱莲草盐炒、桑白皮打细作饼盖，干易之。杜牛膝，无名异、金星草俱可。

治脚 五倍子研、牛脚髓同调厚朴。

治阴疮 腊茶、五倍子等分、膩粉少许，孩儿茶妙。

又方 降真香，磨水抹，效。

三十七、痈疽

【脉】 数，身无热，内有痈也。脉数必当发热，而反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脉数而虚，咳唾涎沫，为肺痿；脉数而实，或滑，咳则胸中隐痛，为肺痈。脉紧而数，脓为未成；紧去但数，脓为已成。脉滑而数，小腹坚满，小便或涩，或汗，或寒，为肠痈。设脉迟紧聚为瘀血，下血则愈；设脉洪数，脓为已成。肠痈，脉滑为实，数为热。卫数下降，营滑上升，营卫相干，血为败浊，皆湿热之所为也。

死之地分 伏兔、腓腧、背、脏俞、项上、脑、髑、髻、颞。

【因】 火之毒，气结之毒，从虚而出也，薄处先穿之义。师全用补。盖厚味之火，气郁

之结，壅滞经络，或引痰饮，血为之滞，气为之乱，积久从虚而出其经也。夫阴滞于阳则痢，阳滞于阴则疽。气得淤而郁，津液稠粘，为痰、为饮，而久渗入肺，血为之浊，此阴滞于阳也。血得邪而郁，隧道阻隔，积久结痰，渗出脉外，气为之乱，此阳滞于阴也。

肺痿，热在上焦。肺痈，乃风伤于卫，热过于营，血为凝滞，蓄结成痈。囊痈，乃湿热下注也。有作脓者，此浊气顺下，将流入渗道，因阴气亏水道不利而然。脓尽乃安。骨疽，因厚味及酒后涉水得寒，故热邪深入髀枢穴左右，积痰老血，相搏而成也。内疽，因饮食之火，七情之火，相郁而发，在腔子而向里，非于肠胃盲膜也。以其视之不见，故名之曰内。

【证】肺痿病，多涎唾，小便反难而数，大便如豚脑，欲咳不咳，咳出干沫，唾中出血，上气喘满，或燥而渴者，寸口脉数而虚，按之涩。

肺痈病，咳逆上气，浊吐出如粥，脓血，胸中隐痛。又咳脓血口燥，或喘满不渴，唾沫腥臭，时时振寒，寸口脉数而实，按之滑。

肠痈病，小腹重，强按则痛，坚满如肿，小便数似淋或涩，或自汗，复恶寒。又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如聚积，按之痛如淋，小便自调。甚则腹胀大，转侧闻水声，或绕脐生疮，或脓从脐出。

背痈脉数，身无热而反恶寒，若有背痛处，发其痈。

附骨疽与白虎、飞尸、历节皆相似。历节，走注不定；白虎飞尸，痛浅，按之便减，亦能作脓；附骨疽，着骨而生，痛深，按之无益。

【治】法宜补气血，泻火散气。初觉，可清热拔毒；已溃，则拔毒补气。用分经络气血多少，可补可驱毒，如少阳分，少血多气，宜补。

千金内托散 内托之名，使气充实，则脓如推出也。

羌活 独活 藁本各一钱五分 防风身稍
归梢各五分 归身四钱 连翘三钱 黄芩酒炒

黄芪 人参 甘草各一钱半，生用五分 陈皮
苏木 五味各五分 黄柏酒炒 知母酒炒
生地酒制 黄连酒制，各一钱五分 汉防己酒制
桔梗各五分 山梔二钱 猪苓二钱，去皮 麦冬二
钱，去心 大黄酒制，三钱

作两服煎。

验方 有妇人年七十，性好酒，形实性急，脑生疽，脉紧急，切之涩。锦纹大黄酒炒，人参酒熟，每一钱，姜汁煎服。

验方 有人年五十，形实色黑，背生红肿，近骨下痛甚，脉浮数而洪紧，食亦大呕，时冬月。

麻黄 桂枝冬月用之 生附脉紧用之 黄柏酒炒 瓜蒌 甘草节 羌活 青皮 半夏 人参 黄芪

姜煎。

验方 治初生一切疮、疖、痈、疽、发背，服之殊效。亦能下死血。

大黄 甘草 辰砂 血竭
酒下。

解毒丹 治一切发背、痈、疽、金石毒。

紫背车螯大者，盐泥固济，煨红，出火毒，甘草膏丸，甘草汤下。恶物，用寒水石煨红入瓮，沉井中，腊猪油调傅。

又方 以轻粉为佐，又以灯草为佐，散肿消毒，轻者可杖。

清凉膏 治发背。

当归 白芷 木鳖肉 白芨 白敛各一两
乳香研 膩粉少许 白胶少许 黄丹五两
麻黄七两

上煎前六味，候紫色去之，入槐、柳枝各七寸，再煎，入丹，临时入下。

三生散 治漫肿光色附骨痈，如神。

露蜂房 蝉退 头发各等分
烧灰存性，三钱，研细酒下。

曾用五灰膏，敷一宿，待恶肉腐，以刀去之尽，以香油蘸在锦上，扭干复之。待好肉如岩合盂状，方可以收口，用龙骨、白芨、乳、没等药傅之。

内疽用四物汤加减服之。有人性急味厚，在胁下一点痛，每服热燥之药，脉轻则弦，重则芤，知其痛处有脓，因作内疽病治之。

甘草干姜人参 治肺痿。

甘草四两 干姜二两 人参 两 大枣三个

煎服。

小青龙汤 治肺痈，先解表之邪也，此治肺痿之法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肺疽，喘不得卧也。

葶苈炒黄研，丸弹子大。水三升，入枣先煎二升，去枣入葶苈，煎至一升，顿服之。先进小青龙汤三服，后进此。

桔梗汤 治咳胸满，唾如米粥，当吐脓血。

甘草 桔梗各一两

苇茎汤 治咳有微热，胸中甲错，此治溃瘍之法也。

苇茎二升切 瓜瓣仁 薏苡仁各半斤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

煎服。又方，瓜蒌连瓢下煎。

薏苡附子败酱散 治肠痈身甲错，腹皮急胀，本无积聚，身无热，脉数者。

附子炮 败酱各二钱 薏苡仁十个
水煎。

大黄牡丹汤 治肠痛，小腹，或偏在膀胱左右，大如掌，热，小便白调，时自汗，脉迟紧，未成脓可下之，脓成不可下。

大黄四两 牡丹皮 三两 芒硝 一两 瓜子一个 桃仁五十个

水煎顿服。

云母膏 有如腹痛，百分不治，脉滑数。腹微急，脉当沉细，今脉滑数，以云母膏下之。云母膏，丸梧子大。一百丸，阿胶烱人酒下之。下脓血为度，可止。

青皮当归汤李先生方 治便痢。

青皮 防风 当归 甘草梢
空心煎服。

桃仁承气汤张先生方 治便痢。

验便毒方 葫芦巴末服，川楝灰亦好。

附骨疽方 青皮 黄柏 桂枝冬加 黄芩夏加 牛膝虚加 甘草 姜汁 麻黄发不动加

又防风通圣，去硝黄，入生犀角、浮萍末，治骨疽。

瘰状多着肩背。如坚硬不可移，名石瘰；皮色不变，名肉瘰；如筋脉露结，名筋瘰；赤脉交错，名血瘰；随忧愁消长，名气瘰。

瘤状随气凝结，有骨、筋、肉、脓、血之瘤。

脉因证治 卷四

元 金华 朱丹溪震享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三十八、乳 痈

【证】 乳房为阳明所经，乳头为厥阴所属。

【因】 厚味湿热之痰，停蓄膈间，与滞乳相搏而成。

滞乳，因儿口气吹嘘而成；有怒气激其滞乳而成。凡病皆阳明经也，浅者，为痈；深者，为岩，不治。

【治】 宜疏厥阴之滞，清阳明之热，行污血，散肿结。

方 煨石膏清阳明 橘皮 瓜蒌子消肿
甘草节行血 蜂房 台芎 香附二味郁气加之
青皮疏厥阴 葛根

酒、姜汁饮。

又方 大黄 天花粉 当归一两 甘草
节已下一钱五分 瓜蒌子 穿山甲陈壁土炒
酒丸服。

三十九、瘰

【因】 大抵食味之过，郁气之积，曰毒，曰风，曰热，皆此三端，变化引换。须分虚实，实者易治，虚者可虑。夫初发于少阳一经，不守禁戒，延及阳明。盖胆经至主决断，有相火，而且气多血少。

神效方 牡蛎粉五钱，和鸡胆为膏，贴之。又，用活石一两，肉桂五钱，调汤服之好。

【证】 外有蛤蟆瘰，无核但肿。瘰在阳明、少阳经，结核按之走痛。瘰或隐僻处。劳

瘵结核，连数个在耳边，或聚或散也。瘤等亦同。

【治】 宜泻火散结。虚则补元气，实则泻阴火。补则十全散，下则玉烛散、化坚汤。

升麻一钱 葛根五分 漏芦足阳明 牡丹皮三钱，去留血 当归 地黄生熟各三钱 连翘一钱，生血脉 黄芪一钱，护皮 白芍收散，三钱 肉桂散结，寒因热用，三钱 柴胡八钱 黍粘消肿 羌活一钱 防风 独活各五分，散结 昆布软坚 三棱削坚 广术 人参 厚朴腹胀加 黄连 陈皮 木香气不顺加 大黄便秘加。

大黄汤 大黄煨 皂角 甘草炙

煎服。以麝香、瓜蒌仁傅之。

法 未破核者，用火针针其上，即用追毒膏，点芋线头，内针孔中。

又用杜牛膝捣傅，缚其上，一日一易。如脓将尽，又用生玄参、地榆、滑石、寒水石、大黄等末傅，缚其疮。又用白厄菜、墨草，同缚其疮。以寒水石、大黄、硝、龙骨、木香、槟榔末，收口。后又用竹茹，亦能长肉，白膏药收后。红不退，用北蟾端窠傅。如已溃久不收口，须用香附，灯烧铁烙，烙其腐处，尽后，依前治之。

治 耳接耳边项上生块核是。

方 五味子 香白芷

为末，蜜调傅。

猥鼠粪，以黄泥炉煨。

去瘰癧毒 皂角子五两 大黑豆一斤
甘草一两 冬青叶汁一斤

上煮汁干为度，常食，不过两料。

四十、发 斑

【因治】属表者，因风挟热痰。通经微汗之，下之亦可。

属里者，因胃热，助手少阴心火，入于手太阴肺也。故红点如斑，生于皮毛之间耳。白虎、泻心、调胃承气，从长而用之。

四十一、丹 疹

【因】热与痰、血热也。夫斑、痘、疹、丹，皆恶毒血热蕴蓄于命门，遇相火合起则发也。

外有赤游风、天蛇瘡、丹疹、癰斑，其状不同，因则一也。

【治】张归之少阳相火。如遇热之时，以通经辛凉解之；如在寒之时，以葛根、升麻，辛温解之。如遇疮痍黑陷，腹内喘满者，热而气虚也，急以白虎解之。热加参，参主喘也。主之，全以凉膈调之。

消毒汤 升麻根 羌活 藁本 细辛 柴胡 葛根 黄芩酒炒 生地黄 黄连 黄柏 连翘 红花 当归 苏木 白术 苍术 陈皮 吴茱萸 防风 甘草

又方 紫草 红花子 白芍 胡荽 当归

附方 剪刀草汁调原蚕沙，傅之。

龙脑丸 治斑疮倒靨。

猪心血调脑子成膏，以紫茸汤化，无脑用辰砂。

四十二、金疮

附油火刀犬等伤

【脉】金疮出血太多，脉沉细者生，浮数实大者死。

【治】没药散 治刀箭伤，止血住痛。

定粉 风化灰各一两 枯白矾三钱 乳香五分，另研 没药一字，即二分半也，一铜钱有四字之故。另研和匀掺之。

圣愈汤 治出血太多。

四物汤 人参 黄芪

煎服。

金疮刀伤见血方 降真香末细贴之；石灰和人血作饼，旋干贴之；煨大黄、石膏，细研，桐油二分，水一分，拌，抹上；又淹灰搽傅亦良。

救苦散 治热油、刀斧伤、火伤、犬咬伤。

寒水石

油调涂上

四十三、倾 仆

【脉】倾仆，内有血，腹胀满，脉坚强者生，小弱者死。

【证】瘀血为病，或痰涎发于上。

【治】同中风证。恶血归内，留于肝经，胁痛自汗，治宜破血行经。

张论 坠堕使生心恙，痰涎发于上也。治宜补之。凡杖打、闪肭疼痛，皆血滞证，可下之。忍痛则伤血。

神应散 治瘀血，大便不通。

大黄酒浸，一两 桃仁 红花三钱 当归三钱 瓜蒌根二钱 炮穿山甲二钱 柴胡引经 麝香透

热酒下。

紫金丹 治骨节折伤疼痛。

炮川乌 炮草乌各一两 五灵五钱 木鳖子去壳 黑牵牛各五钱 威灵仙 金毛狗脊 骨碎补 没药 麝香 红娘子各二钱五分 地龙 乌药 青皮 陈皮 茴香各五分 防风 自然铜四两，烧淬 禹余粮四两，淬

醋糊丸，梧子大，每十九酒下。

三圣散 吐之，治痰壅。

四十四、百药中伤

【脉】浮涩而疾者生，微细者死。洪大而迟者亦生。

【治法】 在上吐之。

解毒丸 治食毒物，救人于必死。

下板蓝根四两 贯仲一两，去土 青黛 甘草

蜜丸。青黛良。

秘传方 续随子 甘草 五味子

茶清下一二碗。

四十五、癲狂

【脉】 大坚疾者，癲病。脉大滑者，自己；脉小急实者死，循衣缝者死，虚而弦急者死。脉虚弦为惊，脉沉数为痰热。

【因】 痰、火、惊。

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夫血气俱虚，痰客中焦，妨碍不得运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神听言动，皆有虚妄，宜吐之而安。

肺入火为谵语。肺主诸气，为气所鼓舞，火传于肺，为之寻衣撮空；胃中大实热，薰于心肺，亦能谵语。宜降火之药。

惊其神，血不得宁也。痰积郁热，随动而迷乱，心神无主，有似邪鬼。可先吐之，后以安神丸主之，佐以平肝之药，胆主惊故也。

【证】 狂言、谵语、郑声辨

狂者，开目与人语，语所未尝见之事，为狂也。

谵语者，合目自言日用常行之事，为谵也。

郑声者，身动无力，不相接续，造语出于喉中，为郑声也。

又蓄血证，则重复语之。

【治】 痰者吐之，三圣散；火者下之，承气汤；惊者平之，安神丸。

方 总治：黄连、辰砂二味降火，瓜蒌、南星、半夏三味行痰，青黛、柴胡、川芎三味平肝。

桃仁承气汤 治热入血室，发狂。

犀角地黄汤 治瘀血狂妄。因汗不彻，吐

衄不尽，瘀血在内，面黄唇白，便黑，脚弱气喘，甚则狂闷。

犀角一两 生地八两 白芍三两 丹皮 大黄二两

脉大迟，腹不满，为无热，减之。煎服。

洪、长、伏三脉，诸痛发狂，以《局方》妙香丸，以针透眼子，冷水浸服之。

弦、细、缓三脉并病，李和尚五生丸。

治癲方 黄丹、白矾等分

研细，用杨树火煨过，曲丸。

又方 川芎一两 防风一两 皂角郁金各一两 明矾一两 黄、赤脚蜈蚣各一条

细末，蒸饼，丸梧子大，空心茶清下十五丸。

四十六、惊 悸

【脉】 寸口脉动而弱，动为惊，弱为悸。趺阳脉微而浮，浮为胃气虚，微则不能食，此恐惧之脉，忧迫所作也。寸口脉紧，趺阳脉浮，胃气则虚，是以悸。肝脉鸢暴，有所惊骇。

【证】 悸有三，惊、悸、忪悸。痰饮闭于中脘，其证短气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悸，心筑然而动。

【治】 因血虚。肝主血，无血养则木盛，故易惊。心神忪乱，气与涎结，遂使惊悸。血虚，治宜朱砂安神丸。气涎相结，宜温胆汤，在心胆经。小儿惊搐，涎潮如死，乃母胎时受怖。为腹中积热，可坠其涎，镇火清心等是也。

悸因失志气郁，涎聚在心脾经，治宜定志丸。失志者，或事不如意，久思所爱。

少阴心悸，乃邪入于肾，水乘心，唯肾欺心，火惧水也。治在于水，以茯苓导其湿，四逆散调之。枳实、柴胡、芍药、甘草是也。与惊悸不同，名亦谓之悸，故书以别之。

发搐痰饮为证，脉必弦涩，皆用下之。

外有肝痹、心肺疝，言虚寒，皆惊。

朱砂安神丸 治血虚惊悸。

朱砂一两，另研 黄连一钱二分 当归五分

甘草五分 生地三钱

炊饼丸。

温胆汤 治心胆性易惊。

半夏 竹茹 枳实二两 茯苓一两五钱

陈皮三两 甘草 两

寒水石散 治因惊心气不行，郁而生痰，结为饮。

寒水石煅 滑石水飞，各一两 甘草 一两
龙脑少许

热则水下，寒姜下。

四十七、疝 瘕

【脉】寸口弦紧，为寒疝。弦则卫气不行，卫气不行则恶寒，紧则不欲食。寸口迟缓，迟则为寒，缓为气之虚，虚寒相搏而痛。脉沉紧豁大者，为虚。脉滑为疝，急为疝，搏为疝，见于何部而知其何脏。

【因证】盖全在肝经。因湿热在经，抑遏至久，又感外寒，湿被郁而作痛；或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本经。

火郁之甚，湿热便盛，浊液凝聚，并入血隧，流于肝经，为寒所束，宜其痛甚。因痰饮积流入厥阴，聚结成核。因瘀结其本经，因虚而感，或内火外寒郁之。肝经与冲、任、督所会，聚於阴器，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纵挺不收。属木，性速急，火性暴而痛亦暴矣。

张论七疝：

寒疝 因湿地、雨水、风冷处，使内过多。其状囊结硬如石，阴茎不举，或控睾丸而痛，宜以温剂下之。久而无子。

水疝 因醉过内，汗出遇风湿之气聚于囊中。其状肾囊肿痛如水晶，或痒搔出黄水，小腹或按之作水声，阴汗，治宜逐水。

筋疝 因房劳及邪术所使。阴茎肿或溃脓，或痛而里急，筋速缩，或挺不收，或白物如精，或茎痛之极则痒，宜降火下之。

血疝 因使内气血流溢，渗入腠囊，留而

不去，结成痛脓。多血，状如黄瓜，在小腹两旁，横骨约中，俗云便痢，治宜和血。

气疝 因号哭忿怒，气郁而胀，哭怒罢则散。其状上连肾区，下及阴囊，宜以散气药下之。小儿有此，因父精怯，故不治。

狐疝 与气疝大同小异。状如仰瓦，卧则入小腹，行之则出入囊中，宜逐气流经之剂下之。

癰疝 因地卑湿，江淮间所生。其状如升、斗，不痒不痛，宜去湿之药下之。女子阴户突出，虽相类，乃热不禁固也。

《三因》有四疝：

肠疝 因房室过度，元脏虚冷，肠边背系不收，坠入癰中，上下无定，此难治。

气疝 因七情脏气下坠，阴癰肿胀急痛，易治。

水疝 因湿气得之，则肿胀其阴，易治之。

卵疝 因劳役坐马，致卵核肿胀，或偏有大小，上下无常，此难治也。

外有妇人阴门挺出，亦名癰病。

丁香楝实丸 已下出李。

当归酒制，去芦 炮附 川楝 茴香已上各两

锉，好酒三升，同煮。酒尽焙干作末，入下药：丁香 木香各五分 全蝎十三个 玄胡索五钱

上同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至百丸，温酒下。

参术汤 治虚疝脉豁大者是。

人参 白术 山梔 香附

仓卒散 治寒疝入腹卒痛，小肠膀胱气绞，腹冷重如石，出白汗。

山梔四十九个，烧半过 生附子
酒煎二钱。

又一方 乌代附。

神应散 治诸疝心腹绞痛不忍，此方能散气开结。

玄胡索 胡椒 或加茴香。酒煎二钱。

牡丹丸 治寒疝心腹刺痛及血。

川乌炮,去皮尖 牡丹皮四两 桃仁炒,去皮尖 桂各五两 青皮一两

蜜丸,酒下。

桃仁汤 治癰疽。

大桃仁如法 茱萸 桂枝 蒺藜 青皮 白茯苓 槟榔 木香 海藻 三棱 莪术 任意加減

张用导水、禹功、猪肾、通经等散下之。

秘方 治诸疝。

枳实治痛 山梔 茱萸 橘子 山楂去核 桃仁瘀血加之 川乌劫痛同梔 桂枝不定必用 荔枝核湿则加之 青皮

守丸 治癰要药,不痛。

苍术 南星 半夏 白芷散水 川芎 枳实 山楂

应痛丸 治败精恶物不出,结成疝,痛不忍。

阿魏二两,醋和莽麦面裹,火煨熟;槟榔大者二个,刮空,滴乳香满盛,将刮下末,用莽麦拌作饼,慢火煨。上细末,入硃砂一钱,赤芍一两,同为末,而糊搜和,丸如梧子大,盐酒下。

雄黄散 治阴肿大如斗,核痛不治。

雄黄一两 明矾五钱 甘草五钱 煎洗。

又方 天萝筋烧灰,治疝妙。

四十八、脚 气

【脉】 浮弦者风,濡弱者湿,洪数者热,迟涩者寒,微滑者虚,牢坚者实,结则因气,紧则因怒,细则因悲。

人心则恍惚妄谬,呕吐,食不入,眠不安,左寸脉乍大乍小者死。

入肾则腰脚俱肿,小便不通,呻吟,目额皆黑,冲胸而喘,左尺脉绝者死。

【因】 湿之病。南方之人,自外而感;北方之人,自内而致。南方之人,当风取凉,醉

房,久坐湿地,或履风湿毒气,血气虚弱,邪气并行虚腠,邪气盛,正气少,故血气涩,涩则脾虚,虚则弱,病发热。四肢酸痛烦闷者,因暑月冷湿得之;四肢结持弱者,因寒月冷湿得之。北方之人,因酒酪醇酒之湿热下注,积久而成肿满痠痛也。治宜下药,泄越其邪。

【证治】 因病胫肿,小腹不仁,头痛烦心,痰壅吐逆,时寒热,便泄不通,甚至攻心而势迫,治之不可后也。此壅之痰壅未成,当宜通之,调以黄柏、苍术类;壅既成,当砭恶血,而后以药治之。

攻心脚气,乃血虚而有湿热也,治宜四物加柏。筋动转而痛者,乃血受实热也,治加桃仁、芩、连;有痰流注,加竹沥、姜汁、南星是也。

李曰:湿淫所胜,治以苦温。以苦辛发之,透关节胜湿为佐;以苦寒泄之,流湿清热为臣。故主当归拈痛汤一方治之。

中脚膝论 自内,喜、怒、忧、思,寒热邪毒之气,注于脚膝,状类诸风,谓之脚气也。自外,风、寒、暑、湿,皆有不正之气,中于脚膝,谓之脚气也。实者利之,虚者益之,六淫随六法以治之,七情随六气以散之。

《三因》论 乃风、寒、暑毒气袭之也。风则脉浮,寒则脉紧,湿则脉细,表则脉浮,里则脉沉;寒则痛,湿则重,暑则烦,风则行,随其所中经络而治之。

太阳经则头项腰脊背痛,六淫中之论同前,宜以麻黄左金汤。

麻黄 干葛 细辛 白术 茯苓 防风 防己 羌活 桂枝 甘草

阳明则寒热呻欠,鼻干腹胀,膝腠赛中腹外皆痛,六淫亦然,宜大黄左金汤。

大黄 细辛 茯苓 防风 防己 羌活 黄芩 前胡 枳壳 厚朴 杏仁。

少阳则口苦胁痛而垢,体无膏泽,头目锐痛,六淫亦同,宜半夏左金汤。

半夏 干葛 细辛 白术 茯苓 桂枝 柴胡 麦冬

三阳合病，寒热，关节重痛，手足拘挛，冷痹，吐气，呕吐，下利，脉必浮弦紧数，合前三方以发之。

太阴腹满，咽连舌急，胸膈痞满，骨节烦疼，四肢拘急，浮肿，宜六物附汤。

炮附 桂枝各四两 甘草二两 茯苓三两 防己四两 白术三两

少阴上气喘急，小腹不仁，腰脊足心膈膈皆痛，六淫亦然，宜八味丸主之。

牡丹皮 泽泻 茯苓 桂枝 香附 山药 山茱萸 熟地黄

厥阴胁腰偏疼，阴器抵小腹夹脐诸处胀痛，一如中风，宜神应养真丹。

当归 天麻 川芎 羌活 木瓜 熟地芍药

《三因》元并脏腑不同故也。

当归拈痛汤 治湿热肢节烦痛，肩背沉重，胸膈不利，身痛所肿。

羌活 炙甘草 黄芩酒炒 茵陈叶酒炒 当归各五钱 人参 苦参酒洗 升麻 葛根 苍术各二钱 知母酒洗 防风 泽泻各三钱 猪苓 白朮各五分

煎服。

羌活导滞汤 治前证便秘阻隔，先以药导之，服前方及此方。

羌活 独活各五钱 防己三钱 大黄酒煨，一两 当归三钱 麸炒枳实三钱

除湿丹 治诸湿。

槟榔 甘遂 赤芍 威灵仙 葶苈 泽泻各一两 乳香另研 没药各五钱 黑丑炒，三钱 大戟一两半，炒 陈皮二两。

脚气方 治湿热。

生地 黄柏酒炒 苍术盐、酒炒 白朮 川芎 防己 槟榔 犀角 甘草 木通 黄连 黄芩二味热加之 竹沥 姜汁二味寒加之 石膏热时加 桃仁便实加 牛膝酒洗加

食积流注方 苍术 黄柏 防己 南星 川芎 白芷 犀角 槟榔 龟板血虚加

血积转筋方 见论 治攻心脚气。

阮氏方 治膝痛脚骨热，或赤肿行步难。

苍术四两，泔浸一日夜；盐炒黄柏四两，酒浸一日夜。炙焦，咬咀服。

四十九、虫

附狐惑

【脉】 匿虫蚀阴肛，脉虚小者生，急紧者死。

【因证】 湿热之生，脏腑虚则侵蚀。腹内热，肠胃虚，虫行求食。上唇有疮曰惑，虫食其脏；下有疮曰狐，虫蚀其肛。亦有口疮，非狐惑也。

【治】 《集效方》 木香 鹤虱炒 槟榔 诃子煨 羌莢炒 炮附 干姜各七钱 大黄一两五钱

乌梅或加连、柏。上蜜丸。陈皮汤、醋汤任下。

化虫丸 治虫即化水。

硫黄一两 木香五钱 密陀僧三钱 炮附一个

上先附末，醋一升，熬膏，入药和丸，绿豆大。荆芥、茶清下二十丸。

秘方 治吐虫。

黑锡炒成灰

槟榔末，茶饮下。

又方 川椒，酒糊丸，治虫。

又方 炒鸡子、白蜡尘，治寸白虫，酒糊丸妙。

泻心汤，治惑；苦参汤洗之，治狐。

五十、喉 痹

【因】 热内结。虽有蛾闭、木舌、缠喉、走马之名，火则一也。论咽与喉，会厌与舌，同在一门，而用各异，喉以候气，故通于天；咽以纳食，故通于地；会厌管乎其上，以司开阖。掩其咽，其食下；不掩之，其喉错；必舌抵上腭，则会厌能闭其咽矣。四者相交为用，缺一则饮食废而死矣。及其为病，皆火也。夫手少阴君火

心主之脉,手少阳相火三焦之脉,二火皆主脉并络于喉,气热则内结,结甚则肿胀,肿胀甚则痹甚,痹甚则不通而死矣。

至如噤下痛、咽颌肿、舌本强,皆君火之为也。唯喉痹急速,相火之为也。

【证】咽,咽物之处。咽肿则不能咽,或呕吐咯伤,或多饮啖,痰热皆至,咽系干枯也。

喉,声音出入之处。脏热则肿,其发暴肿闭塞。或心虚寒,有悬痈生在上腭,俗名鹅也。咳而声嘶喉破,俗名声散也。

【治法】微以咸软之,甚以辛散之,痰结以苦吐之,否则砭出血。人火以凉治之,龙火以火逐之,凉剂以热服之是也。宜刺少商出血。

秘方 朴硝 牙硝各研 青鱼胆 上以胆放二硝上,干方研为末,竹管吹入喉中,痰出即愈。

五匙散 治风热喉痹,及缠喉风。

朴硝一两五钱 硼砂五钱 脑子三钱 僵蚕

以竹管吹末入喉中。

神效散 治热肿语声不出。

荆芥穗 蓖麻生,去皮另研,各一两

蜜丸,皂角子大,嚼含化。

雄黄解毒丸 治缠喉风及喉痹,倒仆失音,牙关紧急,不省人事。

雄黄一钱,飞 郁金一钱 巴豆去皮、油,十四个

醋糊丸,绿豆大。热茶清下一丸,吐则止。

蜜附子 治腑寒咽门闭,不能咽。大附去皮脐,切大片,蜜涂炙黄,含咽津。

又方 龙胆、矾,包乌梅肉内,以绵裹含。

龙火拔毒散 治缠喉急证。先以针出血为上策,缓以丹敷。

阳起石煨 伏龙肝各二钱

新水埽之。

又方 白瑞香花根,研水灌之。

秘方 治痰。其证皆因痰也。以鹅毛刷桐油探吐之。皂荚灰亦可吐。僵蚕研姜服亦

可。生艾汁亦可。

五十一、口

【因证】脾热则甘;胆热则苦。口苦亦有肝虚寒者。

【治】三黄丸治甘。柴胡汤治口苦,及谋虑不决。

柴胡汤加麦冬、枣仁、地骨皮、远志。

五十二、舌

【脉】心脉系舌根,脾脉系舌旁,肝脉、肾脉络舌本。

【因证】因风寒所中,则舌卷缩而不言。七情所郁,则舌肿满不得息。肝壅则血上涌,心热则裂而疮。脾热则滑苔,是虚热,心经飞扬上窜;脾闭则白苔如雪;脾热则舌强。舌卷而卵缩者,厥阴绝也,死。

【治】金沸草散 治风寒伤心脾,令人寒热、齿浮、舌肿。

金沸草 荆芥四两 前胡 麻黄各三两
甘草 半夏一两

升麻柴胡汤 治心脾虚热上攻,舌上生疮,舌本强,两颊肿痛。

升麻 柴胡 白芍 栀子 木通一两
杏子 大青 黄芩三钱 煅石膏二两

舌肿破 锅底煤,即锅底烟,醋盐傅。

出血如泉 白胶香、五倍子、牡蛎,末糝。

白胎语涩 薄荷汁、白蜜,姜片揩,傅之。

五十三、目

【因】风热血少。经曰:目得血而能视。肝血不上荣也,神劳。目者,神气之主,劳则魂魄散,不能相得。肾虚,水精不上奉也。

【证治】在腑则为表,当除风散热。在脏则为里,宜养血安神。如暴失明,昏涩翳膜,眵泪斑入眼,皆表也,风热也,宜发散以去之。如

昏弱不欲视物，内障见黑花，瞳散，皆里也，血少神劳肾虚也，宜养血补水安神以调之。

斑入眼，此肝气盛而发在表；瞳子散大，皆辛热之为也。辛主散，热乘之，当除风热，凉血益血，以收耗散之气。以芩连苦寒除邪气之盛为君，归身、地黄养血凉血为臣，五味酸寒体浮收瞳散，地骨皮、天冬泻热补气。

凡目暴赤肿，以防风、黄芩为君以泻火，黄连、当归为佐以和血。

凡目疾暴赤肿，以防风、羌活、柴胡、升麻、白芷、芩、连、甘草、当归，白睛红加白豆蔻少许。

凡目久病昏暗，以熟地、归根为君，以羌活、防风、甘菊之类杂佐之。

拨云汤 羌活 防风一钱半 藁木 川芎 荆芥一钱 葛根 细辛 柴胡 升麻五分 知母 归身 川柏 甘草 黄芪各一两

内障，是脾虚火盛上，加下药，人参、五味、白芍、茯苓、白术；湿热，加下药：黄连炒、黄芩、生地；睛痛加归、地黄；胸中不利，加槐子；赤翳，加羚羊；腑秘，加大黄。

百点膏 黄连水一大碗，煎至半，加归六钱、防风八钱、葵仁去皮尖三钱。

上熬滴水不散，加蜜少许点之。蔓荆、椒眼、地黄、甘草、荆芥、麻黄、升麻，随所长加之。

春雪膏 点眼。

朴硝置生腐上蒸，待流下，瓦器接之。

地黄丸 治不能远视、近视，此大除风热。

生地 天门冬各四两 炒枳壳 甘菊各二两

蜜丸，茶酒任下。

《局方》**定志丸** 治不能近视，反能远视。

人参 远志 菖蒲 白茯苓

蜜丸。

泻青丸 治风热。

熟干地黄丸 治血少安神。

驻景丸 补肾水。

车前子 兔丝子 熟地黄各五两

槐子散 治体肥气盛，风热上行，目昏涩。

槐子 黄芩 木贼 苍术

末之，茶下。

桔梗丸 治太阳卫虚血实，瞳人肿痛，眼黑肝风盛。

桔梗一斤 牵牛头末三两

蜜丸，水下。

神仙退翳丸 治一切翳晕，内外障昏无睛，累效。

当归酒洗 川芎 犀角屑 枳实 川连

蝉退 瓜蒌根 薄荷六钱 甘菊 蛇退

密蒙花 荆芥与甘草煎三味 地骨皮三钱，洗

炒白蒺藜 羌活 地黄用干，酒浸，一两 木贼一两半，去节，童便浸一宿，火干

上末，炼蜜丸，米饮下。妇人气旺者，木香汤下之。

家珍方 治眼梢赤。

川连 白矾三钱 铜绿五分 蜜陀僧一钱 轻粉少许

末，贴之。

又方 黄丹 白矾等分

验方 治痘后目上翳。

谷精草 蛇壳 绿豆壳 天花粉

上等分末，粟米泔浸，煮蜜柿干为度，食之。

羊肝丸 治一切目病，不问障盲。

白乳羊肝一具，竹刀刮去膜 黄连一两 甘菊 防风 薄荷去梗 荆芥 羌活 当归 川芎各三钱

上为末，羊肝捣丸，浆水下。

烂翳验方 茜根烧灰，灯草点之，须臾大痛，以百节草刮去之。

七宝膏 珍珠 珊瑚 甘石三味煅，以连水淬七次 石沙 脑子 麝香 葵仁去壳，各一钱 研细点之。

五十四、耳

【因】 风热、气虚火升。肾寄窍于耳。

【证治】 风毒耳痛。全蝎一两、生姜二两，切作四方块，同炒，去姜末之，汤点聃耳。

耳脓出，用桑螵蛸一个，火炙 麝香二分五厘 掺之。又加枯矾吹之良。

虫入耳中，麻油灌。又，猫尿灌耳内好。

五十五、鼻

【因证】 鼻为肺之窍，同心肺，上病而不利也。有寒、有热。寒邪伤于皮毛，气不利而壅塞，热壅清道。酒齄鼻，乃血热入肺；鼽鼻息肉，乃肺气盛；鼻渊，胆移热于脑，则辛颞鼻渊。

【治】 寒邪伤者，宜先散寒邪，后补卫气，使心肺之气交通，宜以通气汤。

羌活 独活 防风 葛根 升麻各三钱
川芎一钱 苍术 炙草各三钱 黄芪四钱
白芷一钱 黄连 黄柏

酒齄鼻方 四物汤 黄芩酒炒 红花
水煎服。

又方 乳香 硫黄以萝卜内煨 轻粉 乌头尖

酥调傅。

又方 鸭嘴、胆矾，傅。

鼽鼻息肉 枯矾研为面脂，绵裹塞鼻，数日自消。

又方 瓜蒂末，绵裹塞亦可。木通、细辛、炮附子，蜜和，绵裹内鼻中，亦可。

防风通圣散 加好三棱、山萸肉、海藻，并用酒浸，炒末，每一钱五分。

鼻渊 薄荷 黄连二钱半 通圣散一两
孩儿茶服。

五十六、齿

【因证】 夫齿乃肾之标，骨之余。

上龈隶于坤土，足阳明之贯络也；下龈隶于庚金，手阳明之贯络也。

手阳明恶寒饮而喜热；足阳明喜寒饮而恶热。肾衰则豁，肾固则坚。大肠壅，齿乃为之浮；大肠虚，齿乃为之宣露。热甚则齿动龈脱，作痛不已；寒邪、风邪客于脑，则脑痛、项筋急粗露；疼痛虫蚀则缺，少而色变痒痛。

【治】 羌活散 麻黄去根、节 羌活一钱半
防风三钱半 细辛五分 升麻 柴胡五分
当归 苍术五分 白芷三钱 桂枝 黄连
骨灰三钱

上先以汤漱口净擦之。

牙疼方 土茯苓半两 青盐三钱
浆水二碗，煎热服。

又方 乌头 熟艾 葱三株 川椒十数粒
上浓煎漱，有脓痰出而安。

治虫散气 草草拔未 木鳖肉
上同研，搗鼻。

治风气走疰痛 藁本 剪草 细辛
热漱愈。

治骨槽风 皂角不蛀，去子 杏仁烧，存性
上每味一两，入青盐一钱，揩用。

治风虫牙 以北枣一枚，去核，入巴豆一粒，合成。文武火炙如炭，放地上良久，研细，以纸捻入虫孔十次。

五十七、结 燥

【因】 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夫肾主大便。肾主津液，液润则大便如常。

【证】 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虚痾，为沉。虚痾，是便涩闭也。

【脉治】 燥热 有云：脾脉沉数，下连于尺，脏中有热。亦有吐泻后肠胃虚，服燥热药多者，宜承气汤下之。

风燥 有云，右尺浮也，内肺受风，传入肠中，宜麻仁丸。

阳结 脉数大而实，宜苦寒类治。

阴结 阴燥欲坐井中，二肾脉濡之必虚，或沉细而迟者是也。

如有阴证烦躁，脉坚实，阳药中少加苦寒以去热燥。

有年老气弱津液不足而结；有产妇内亡津液而结。二证并宜地黄丸。

大便秘，小便涩数，谓之脾约。约者，脾血耗燥，肺金受火无所摄，脾津液故竭。理宜养血润燥。

有产妇便秘，脉沉细，服柏、知母、附子而愈。

外有脚气、虚寒、气实，皆相似，亦大便不通。

肾恶燥，急食辛以调之，结者散之。如少阴不得大便，以辛润之；太阴不得大便，以苦泻之。如食伤腹满，腹响是也。阳结者散之，阴结者热之。

润肠丸 麻仁 桃仁去皮、尖，各一两 羌活 归尾 大黄煨，各半两

除二仁别研，余味共捣，火枯，蜜丸，梧子大，汤下。如不大便，邪气盛急，加大黄酒制；如血燥而大便干燥，加桃仁、大黄酒制；如风结燥，大便不行，加麻仁、大黄；如风湿，加皂角仁、秦艽、大黄；如脉涩，身觉有短气，加郁李仁、大黄；如阴结寒证，加干姜、附子。

有云，大便不通有五证，热、冷、气、风、湿，尺脉伏也，宜温补之。

风，老人、产妇，秘有虚实。能饮食，小便赤为实。实者，秘物也。麻仁、七宣等主之。见前。不能饮食，小便清为虚。虚者，秘气也。厚朴汤主之。

厚朴 半夏 神曲 甘草三两 白术五两 枳实 陈皮一两

五十八、痔 漏

【因证】 因虫就燥也。乃木乘火势而侮

燥金，归于大肠为病，皆风、热、燥、湿为之也。

盖肠风、痔漏总辞也，分之则异。若破者则谓之漏。大便秘涩，必作大痛。此由风热乘食饱不通，气逼大肠而作也。受病者，燥气也；为病者，胃湿也。胃刑大肠则化燥，化以乘燥热之实，胜风附热而来，是风、燥、湿、热四气而合。故大肠头成块，湿也；大痛者，风也；结燥者，主病兼受火邪也；不通者，热也。

【治】 以苦寒泻火，辛温和血润燥、疏风止痛。

秘方 凉血为主。

四君子 四物 黄芩凉大肠 枳壳宽大肠 槐角凉血生血 升麻

秦艽白术丸 秦艽去芦 皂角各一两，去皮，烧存性 白术五钱 当归半两，酒洗 桃仁一两，去皮尖 地榆三钱，破血 枳壳麸炒，泄胃 泽泻各半两，渗湿 大黄四钱

面糊丸，米汤下百丸。空心服，以膳压之。气滞，加槟榔、木香；湿热胜，加柏。

一云，凡痔漏，苍术、防风为君；甘草、白芍为佐。

苍术泽泻丸 苍术四两 枳子 泽泻各二两 地榆 皂角

饭丸。

淋洗用 天仙子 荆芥穗 川椒 蔓荆子

煎洗秘方 五味子 朴硝 莲房 桑寄生 枝 先熏后洗。

傅肿 木鳖子 五味子 为末，调傅。

肠风塞药 炉甘石煨 牡蛎粉

痔漏方 好腊茶 脑子

同研津调，纸花贴上。除根用后方。

又方 白矾枯二钱，生二钱 乳香三钱

真香油同研为膏，纸花贴。如便秘，枳实当归汤下三黄丸。

皂角散 治痔漏脱肛。

黄牛角觔一个，切 蛇退一条 皂角小，五个 川山甲

上并切，入瓷瓶，泥固济，候干。先以火烧烟出，方以大火煨红，出冷，研细，胡桃酒下。临卧引出虫，五更却以酒下二钱。

脉痔方 血自肛门边另作窍。

乌头炮，去皮尖 黄连各一两

又方亦妙 槐花 荆芥 石菖蒲各一两

酒痔连丸 黄连一味，酒浸、酒煮、酒丸，饮下。

腐痔核即为水 礞砂煨 轻粉 炉甘石煨

上以朴硝淬洗辰砂，或加信煨，傅外四围，点核上。

贴痔 麝香、樟脑、朱砂，研，入山田螺内，待成水，抹头，不拘遍数，以干为度。

治酒痔下血不止 干丝瓜一枚，连皮子烧，存性，为末，酒下二钱。

痔血不止 检漆根灰，空心下。

木槿散 治痔专封口，能干。木槿花八九月采，阴干。用叶杵傅亦可。

又方 当归一两 黄连二两 乌龟一个酒煮干，日干为末，蜜丸皂子大。

治脱肛方 理省藤 桑白皮 白矾

煎洗自收。因治玉茎挺长，亦湿热，小柴胡加黄连。有块加青皮；外用热丝瓜汁调五味子傅。

五十九、妇人产胎

【脉】 平而虚者，乳子。阴搏阳别者，妊子。搏者近于下，别者出于上，血气和调，阳施阴化也。

少阴脉动甚者妊。少阴，心脉也。尺中按之不绝者妊；三部脉浮沉正等，按之无绝者妊。妊娠初时寸微小，呼吸五至；三月而尺脉数。脉滑疾，重以手按之散者，盖三月也；脉重手按之不散，但疾不滑者，五月也。寸微关滑尺带数，流利往来并雀啄，是妊。左沉实疾大，皆为男，纵者主双；右沉实疾大，皆为女，横者主双。脉浮腹痛，痛引腰脊，为欲生也；脉一呼

三至曰离经，沉细而滑亦同；尺脉转急如切绳者，皆便生也。妊三月而渴，脉反迟，欲为水分；复腹痛者，必堕。妊五月六月脉数，必坏；脉紧，必胞满；脉迟，必水坏为肿。妊六七月脉弦，发热恶寒，其胎愈腹，腹痛，小腹如扇，子脏开故也。当温之以附子。妊六七月，暴下斗余水，必倚而堕。妊七八月，脉实大牢强，弦者生，沉细者死。妊十月，足身热脉乱者吉。少阴脉浮而紧，紧则疝瘕，腹中痛，半产而堕伤，浮则亡血，绝产恶寒。脉微涩为无子，脉弦大为无子，血气虚不足之故也。新产脉沉小滑者生，实大强急者死；沉细附骨者生，数疾不调死。新产因得热病，脉悬小，四肢温者生，寒清者死。新产因伤寒、中风，脉实大浮缓者生，小急者死。脉得浮紧，当身痛；不痛，腹鸣者，当阴吹。寸口浮而弱，浮为虚，弱无血；浮短气弱有热。跌阳浮而涩，浮气喘，涩有寒。少阴微而弱，微少血，弱生风，微弱相搏，阴中恶寒。胃气不泄，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寒也，膏发导之。少阴滑而数，阴中必疮；少阴脉弦，白肠必挺核；少阴浮而动，浮虚，动痛、脱下。

【因证治】 胎坠因虚而热；转胞乃血虚有痰；胎漏逼胞，致小便不利；溺出不知时因痰，胎避而下，因血气不能升，四物加贝母、滑石；痰加二陈。恶阻因痰血相搏，半夏汤主之。

妊娠腹胀，乃气不利而虚有热，炒枳壳、黄芩、白术。妊娠寒热，小柴胡去半夏。胎痛乃血少，四物、香附紫苏汤安胎大妙。

胎衣不下，或子死胎中，或血冲上昏闷，或暴下血，胞干不生

半夏一两半 肉桂七钱半 大黄五钱 桃仁三十，去皮尖

先服四物三两，次服煎汤，姜煎。不效，再服。又半夏、白薇丸之。

下死胎 肉桂二钱 麝香五分，同下

又方，朴硝半两，童便下。

欲堕方 肉桂一两 瓜蒌一两二钱 牛膝一两 瞿麦半两

绝产方 蚕种纸一尺，烧灰，醋汤调服，

永不孕产。

难产，乃败血裹其子。麝香一钱、盐豉一两，青布裹，烧令红，捶为末。秤锤烧红，淬酒下一钱。

又 百草霜 香白芷 伏龙肝单用

童便、醋调下，未下再服。

贝母、白蒺藜、活石、葵子，并治之。

产后阴脱，乃气血下溜。四物、蟾皮各，半两、牡蛎煨、黄芩二两或加升麻饮下；蛇床子布裹熨妙；乌贼骨、硫黄、五味子，共末，糝患处。

产后血晕因暴虚，素有痰饮，瘀血随气上攻。

芎归汤 治暴虚，童便下；治瘀血，荆芥下。

清魂散 治虚。

泽兰叶 人参一两 荆芥一两 川芎当归半两

温酒灌下。

五灵脂、荆芥，童便下；鹿角灰，酒下。

半夏茯苓汤 治痰饮。

牡丹散 牡丹皮 大黄煨 芒硝一两 冬瓜子半合 桃仁二十个

水煎服。

浮肿，是胎前宿有寒湿。茯苓 白术 白芍 当归 陈鲤鱼。如法。

又名胎水，俗名子肿，如肿满状。产后因败血化水，或血虚气滞。

喘急。因营血暴竭，卫气无主，独聚于肺，此名孤阳绝阴，必死。因败血上熏于肺，夺命丹主之；因伤风寒者，旋复花汤主之。

产后不语，因败血迷心窍。产后口鼻黑气起及衄，因胃气绝肺败，气消血散，乱入诸经，却还不得，死矣。

子烦，二火为之。病则苦烦闷。麦门冬、茯苓、黄芩、防风、竹叶。

心痛，因宿寒搏血，血凝其气。五灵脂、蒲黄。醋下。

子痢缺

漏阻。因事下血，胎干不动，奔上抢心，腹

中急迫。返魂丹、达生散、天仙方。

产妇临月未诞者，凡有病先以黄芩、白术安胎，然后用治病药。肌热者，黄芩、黄连、黄芪、人参；腹痛者，白芍药、甘草。感冒依解利。

产后诸病，忌用白芍，以黄芩、柴胡主之。内恶物，上冲胸胁痛者，大黄、桃仁；血刺痛者，当归。内伤发热者，黄连；渴者，茯苓。一切诸病，皆依前法。唯渴者，去半夏；喘咳去参；腹胀忌甘草。产后身热血证，一同伤寒。若伤寒内有痛处，脉弦而健，宜解伤寒，血虚无疼，脉弱而涩，宜补其血。

六十、带 下

【脉因】 湿热结于肺，津液涌溢，入小肠为赤，入大肠为白。然任脉自胞上过，带脉贯于脐上，冲、任、督三脉同起而异行，一源而三歧，皆络带脉，统于篡户。因余经往来，遗热于带脉之间。热者，血也。血积多日不流，从金之化，即为白淫。治法同湿证，以十枣、禹功降火流湿之剂良矣。

因痰积下流，渗入膀胱，肥人多有之。二陈汤，加升提为主。

【证治】 三阳其气俱欲竭，血海将枯，滑物下流。其有一切虚寒之证，脉洪大而涩，按之全无，宜以温养之。

李先生之酒煮当归丸，治此证。血虚多加四物；气虚多加参、术；滑甚者，以龙骨、赤石脂涩之。

外有虫唇疮，亦淋露白汁。

小胸丸 治湿热带下，下之；苦楝丸调之。

苦楝酒浸 茴香炒 当归等分

酒糊丸，梧子大，酒下。腰腿痛，加四物四两、羌活、防风各一两。虚加参、芪、甘草，或加白芍。

酒煮当归丸 治一切虚证。上中下元气俱竭，哆呕不止，胃虚之极，脉洪大无力，按之空虚或不鼓，皆中寒之证。

当归一两 茴香半两 黑附炮 良姜各七钱

上四味锉细,以酒一升半,煮至酒尽,焙干炒黄。

盐 丁香 苦楝生 甘草炙,各半两 全蝎三钱 柴胡二钱 升麻一钱 木香一钱 玄胡四钱

上九味,同前酒煮四味,俱末,酒煮面糊丸,空心淡醋汤送下。

固真丸 治脐腹冷痛,目中溜火,此皆寒湿乘其胞内,汁轻伏火。

白石脂一钱,以火烧赤,水飞,研细末 白龙骨一钱,二味以粘以湿 干姜炮,四钱,泻寒水 黄柏半钱,因用引导 柴胡《本经》使一钱 当归一钱,和血脉 白芍半钱,导之 人参 黄芪虚甚加之

上白石、龙骨水飞研细外,余同极细,水煮面丸鸡头大,日干,空心汤下,以膳压之。忌生冷、油腻、湿面。血海将枯,加白葵花七朵、郁李仁润燥而滋津液,不思饮食,加五味子。

《衍义》方 治白脓带下,此肠胃有脓也。去尽脓自安。

红葵根 白芷 赤芍药 白矾 蜡丸,米饮下。

又方 治白带、白浊,以黄荆子炒焦为末,酒下。

张用瓜蒂散吐寒痰升气;导水丸下湿热;甘露散调之,利湿热。

燥湿痰方 治肥人。

海石 半夏 南星治痰 黄柏治湿痰 苍术燥湿痰 川芎升之 椿皮 香附调气 牛膝风痛加之

刮热方 治瘦人。

黄柏相火 滑石 椿皮 川芎 黄连性燥

滑者,加龙骨,加石脂;滞者,加葵花;血虚,加四物。甚用吐下。吐用二陈加苍术;下用白术;调治,神祐丸。

六十一、经 候

【脉】 经脉不行者。血生于心,因忧愁思虑则伤心,心气停结,故血闭不行。左寸沉结,宜调心气、通心经,使血生而自通。或因堕胎,或产多,共血先少而后不通。此为血枯,脉两尺弱小,宜生血。

【因证】 血随气行,结为块,日渐长,宜散之。

久发盗汗,致血脉干枯而经不通,宜补血。是汗出于心,血生于心,血与汗出也。

久患潮热,则血枯燥。盖血为热所消,寒热去则血自生。脾胃不和,饮食减少,则血不生。血者,饮食所化。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女子不月。

血为气引而行。血之来而先有病,皆气之患也;来而后有病者,皆血之虚也;病出意外,皆血之热也。

【治】 将来作痛,乃气实也,桃仁、红花、香附、枳壳、川连。

不及期者,乃血热也,四物加川连。

过期有二,乃血少与痰多也。血少,芎、归、参,紫黑成块加连;痰多,色淡也,肥人多有,二陈加苍术、香附、川芎。

闭而不行,乃虚面热;来成块,乃气之滞;错经妄行,乃气之乱。

六十二、崩 漏

【脉】 洪数而疾。漏血下赤白,日下数升。脉急疾者死,迟者生;紧大者死,虚小者生。

【因治】 热,血热则流;虚,虚则下溜。盖阴虚阳搏谓之崩。由脾胃有亏,气下陷于肾,与相火相合,湿热下迫。脉洪面疾,先见寒热往来,心烦不得眠,治宜大补脾胃而升其血气。

盖心气不足,其火大炽,在于血脉之中,

致脾胃有亏，火乘其中，形容似不病者，此心病也。治法同前，微加镇坠心火之药，补阴泻阳，经自止矣。

盖肾心真阴虚，不能镇守包络相火，故血走而崩也，是气血俱虚，为大寒之证；轻手其脉数疾，举指弦紧或涩，皆阳脱也；阴火亦云或渴，此皆阴燥。宜温之、补之、升之。

脾胃者，血气之根本，周荣滋身；心者，血之府；脉者，人之神。俱不足，则生火故也。

【治】 升阳散火除湿。羌活、防风、升麻、柴胡、川芎；凉血泻相火，生地、黄连、黄柏、黄芩、知母；和血补血，酒洗当归、黄芪。胃口客寒，当心痛，加草豆蔻、炒曲；气短，加参、术；冬寒，加麻黄、桂枝；血气俱脱，大寒证，加附子、肉桂；不止，加阿胶、艾叶，或加丁香、干姜。

四物加荆芥穗、发灰，治血不止如神。单味蒲黄炒黑，亦妙。

治标方 急则治其标。凡药须炒黑，血见黑则止。白芷汤调棕桐灰，后用四物汤加姜调治；五灵脂末亦可；凌霄花末，酒下。

治本方 四物汤。黄连，热则加之；参、芪，虚加之；干姜，寒则加之；黄芩，热则加之。

胎漏方 血虚有热。

地黄生一半，熟一半 白术一两 黄芩炒
枳壳各半两

煎汤，调下地黄末。

六十三、小 儿 证

【脉】 八至者平，九至者伤，十至者困。紧为风痙，沉为乳不消，弦急客忤气；沉而数者，骨间有热。脉小，大便赤青飧泄，手足温者生，寒者难已。

【证】 有四，曰惊、疳、吐、泻。

病，其头毛皆上逆者死；汗出如珠，着身不流者死。

【因治】 有二：曰饱、暖。

小儿十六岁前，禀纯阳气，为热多也。

小儿肠胃常脆，饱食难化，食则生积为痰。肝则有余，肾尚不足，肝病亦多也。

张，皆归之湿热。常以牵牛、大黄、木通为丸，以治诸病。

惊，因热痰，主急，当泻，降火痰丸，养血汤下；因脾虚，主慢，当补，朱砂安神丸，参术汤下。

疳，因土热也。 川连去热，二钱 胡黄连去果子积，半钱 阿魏去肉积，醋浸 神曲各一钱
丸如米大。

啼，因肝热。姜汁炒川连、甘草、竹叶。煎服。

吐泻脾虚。

斑疹是火，与前丹疹条下同。

夫恶血留于命门，伏于一隅，待气虚、血虚、脾损，相火生焉。二火交炽，煎熬太阴，其证呵欠，寒热喷嚏，手足梢冷，睡惊，俱属少阳相火、少阴君火显证。自吐、吐泻者，邪出也，即吉。宜消毒解火；大便不利，当微利之。身温者顺，身凉者逆。

痘同疹论，切忌热药亦勿混。

宜分气血 虚则补之。气虚四君，血虚四物。吐泻少食，为里虚；陷白倒靥，面灰白，为表虚。不吐泻能食，为实，宜解毒，芩、连等是也。实则更补，必结痈脓也。

解毒方 丝瓜 升麻 白芍酒炒 甘草
糖球 黑豆 犀角 朱砂

单用丝瓜煮汤亦可。

血痢三黄汤 食积利用。

炒曲 苍术 白芍 黄芩 白术 甘草
陈皮 茯苓

下保和丸。

治小儿虫用 胡黄连 川连 芜荑 山楂
神曲 青陈皮 芦荟
和丸。

急、慢惊风 辰砂一颗、全蝎一枚，生犬血，快研，服。

六十四、杂 证

湿热，相火病多，土火病多。气常有余，血常不足。肥人血多、湿多；瘦人气实、热多。白者，肺气弱，血不足；黑者，肾气有余，忌黄芪。热伤血，不能养筋，故为拘挛；湿伤筋，不能束骨，故为痿弱。

气属阳，无寒之理，下用补相间；劳病忌寒药，此东垣之旨也。寒不得热，是无火也；热不得寒，是无水也。肺病，非吐不可。

辛苦、饥饱，疼痛皆伤血。服药之力峻，须用酸收。指甲卷，是血少不养筋。身如被打，湿伤血也；亦有血虚而痛。腑病责脏用，脏病责腑用。气血弱，远枳壳，以其损气也；血盛忌丁香，以其益气也。

治病先调气。病分气血阴阳。昼增夜静，是阳气病，而血不病；夜增昼静，是阴血病，而气不病。夜静日恶寒，是阴上溢于阳；日夜并恶寒，是阴部大盛，兼有其阳，当泻其寒、峻补其阳。夜静日热，是阳盛于本部；日静夜恶寒，是阴盛于本部。日安夜躁烦，是阳气下溜于阴中，当泻其阳，峻补其虚；日恶寒夜烦躁，为阴阳交，饮食不入，必死。伤寒、中暑，与伤饮食一般。人火正治，诸龙火反治。

诸病有郁，治之可开。恶心，有热，有痰，有虚。悲者，火乘金。阳绝则阴亏，阴气若盛，阳无暴绝之理。虚劳，不受补者死。诸病发热者，风、寒、暑、湿、燥、火七情，皆能发热。寒湿同性，火燥同途，非也。寒宜温之，湿宜燥之，火宜降之、凉之，燥宜润之。诸病寻痰火，痰火生异证。

诊脉、观形、察证，三者殊途，不可执一。

诸病先睹胃气。

六十五、杂 治

恶寒 有湿痰积中，脉沉缓，抑遏阳气，不得外泄，身必恶寒。宜江茶入香油、姜汁吐

其痰，以通经散去麻、硝、黄，加归、地黄。伏脉，有热甚而血虚，亦恶寒。脉沉而涩，宜四物倍地黄、术、芪、柏、参、甘草。

战栗有热 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掣，动也。子母传故泄，理中主之。

劳风 法在肺下，使人强上冥视。劳生热，唾出若涕；感风，恶风而振寒。肺主皮毛，宜通经散加半夏、归。

痹气 乃阴气盛而血不荣，故身寒如水中，皆虚寒之证，宜姜、附。

五实五虚 脉盛、脉细，心；皮热、皮寒，肺；腹胀、饮食不入，脾；闷瞀、气少，肝；前后不通、泄利前后，肾。

阴滞于阳 有作劳而冷，饮酒醉，次日膈痛似饥，过饱，遂成左胁痛有块，脉细涩沉数，服韭汁、桃仁、童便等安。又有如前，左乳痛有核，服石膏、白芷、干葛、瓜蒌、蜂房等。

阳滞于阴 有事不如意、衄如注，脉浮数，重而大且芤，四物加萱草、姜汁饮之。有逃难饮食下血，脉沉涩似数，以郁金、芎、芷、苍、芍、葛、香附。右肾属火，补之以巴戟、杜仲之类；左肾属水，补之以地黄、山茱、黄柏之类。

六十六、脏 证

肝 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肝经。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土衰病。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视人，善僵仆，里急便戾，胁痛呕泄，令人善怒也。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

心 胸中热，噎干肱满，皮肤痛，寒热咳嗽，惊或狂妄，一切血症，胸中痛，胁支满，膺背肩胛间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

脾 跗肿骨痛，阴痹腰脊头项痛，大便难，积饮痞膈，霍乱吐下，飧泄肠鸣，脾热之主虚。

肺 骨节内变，右胁肋痛，寒侵于中，鼙漭，心胁满引小腹，不可反侧，噎干，面尘脱

色，丈夫癯疝，妇人小腹痛，实则咳逆肩背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

肾 腰腿痛，大关节不利，屈身不便，腹满痞坚，寐汗。实则腹、胫肿身重；虚则胸中满，大小腹痛，清厥。

六十七、七 情 证

怒 为呕血，飧泄，煎厥，薄厥，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烦心；为消脾肥气，目暴盲，耳暴闭，筋缓。怒伤肝，为气逆，悲治怒。

喜 为笑，毛革焦伤，气不收，甚则狂。喜伤心，为气缓，恐治喜。

悲 为阴缩筋挛，肌痹脉痿，男为数洩，女为血崩，酸鼻辛颈，泣则臂麻。悲伤肺，为气消，喜治悲。

惊 为痰涎，目瞿吐，痴痫不省人事。惊伤神，为气乱，思治惊。

劳 为咽噎喘促，嗽血唾血，腰重痛，骨痿，男少精，女不月。劳伤血气耗，逸治劳。

思 为不眠，好卧昏瞋，三焦痞塞，咽喉不利，呕苦筋痿，白淫，不嗜饮食。思伤脾，为气结，怒治思。

恐 伤肾，为气不行，思治恐。

六十八、杂 脉

寸口脉但实者，心劳。寸口脉沉，胸中气短。浮面绝者，气辟；大面滑，中有短气。数面不加六至者，为滑；微弱者少气。尺脉沉滑者，寸白虫。男女皆当以左手尺脉常弱，右手尺脉常盛，为平。阳盛阴虚，下之安；二寸实大，尺短少，此伤寒之邪，乘其里虚而入于腑者是也。如尺脉弱寸强，则阴不足阳往乘之，下之安，汗之死。余以类推。脉俱弦，指下又虚，脾胃虚弱证。食少而渴，痞。腹中痛窄狭，二便不调，脉俱沉紧，按之不鼓，膀胱胜小肠也。或泻利不止而腹胀，或纯白赤，或杂血便多，不

渴，精神少，或面白脱色，此失血之故。或面黄而气短，此元气损少之故。是丙火小肠为壬膀胱所克而外走也，屯火投于水，大寒之证，宜温之则愈。姜、附各半两、赤石脂四钱半，飞、朱砂一两，研。茯苓汤下二三十丸。

脉，诸按之不鼓为虚寒。二寸短少，谓之阳不足，病在下。脉，诸搏手，为寒凉或寒药治之，脉虚，亦姜、附。脉二手相似面右为盛，皆胃气虚；二寸求之脾胃，当从阴引阳。脉中少有力，盛甚则似止，胸中元气不及。脉贵有神。神者，不问迟数之病，中外有力者，为神也。脉，诸短为虚。二关脉实，上不至，发汗；下不至，利大便。脉，诸大为虚。二关脉沉细，纯虚也，宜补之。脉涩与弦而大，按之有力为实，无力为虚。脉沉迟，寸微滑者为实。二尺不见，或短少，乃食塞，当吐之。凡脉盛大以涩，外有寒证，名寒中。乃寒独留，血脉泣，故大也。脉大面实，不可益气。滑脉关以上见，为大热；关以下见，为大寒。火并于上，以丙火化；火并于下，以壬水化。杂病脉沉者，多属痰，宜吐。伤寒寸脉浮滑者，有痰，宜吐。劳热，脉沉细无火者死。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凡有者为实，无者为虚。假令脉浮则为阳盛阴虚，脉沉则为阴盛阳虚，此有则彼无，彼有则此无。又如弦则木实、金亏、土虚。浮诊见者，为腑，为上部，为阳；按之见者，为脏，为下部，为阴。脉来者，为阳，为气；去者，为阴，为血。假如脉来疾去迟，为阳有余而阴不足也，故曰外实内虚是也。出以候外，疾为实；入以候内，迟为虚。寸微尺紧为虚损，阴盛阳微之故也。诸浮脉无根死，脏腑无根故也。

长病脉 虚而涩、虚而滑、虚面缓、微面伏、浮面结、浮而滑、实而大、实而滑、细而软，如蛛丝、羹上肥，如屋漏，如雀啄，如霹雳，如贯珠，如水淹。已上此脉，得之则生，反之则死一本如水淹之下，注曰皆死脉也。无已上此脉，得之则生，反之则死三句。有识者详之。卒病与长病条下，反之则死。人病甚，脉不调难差，脉洪者易已。

形脉相应 肥人，脉细欲绝者死。瘦人，

脉躁者死。身温,脉滑者死。身滑,脉涩者死。身小,脉大者死。身大脉小者死,身短脉长者死。身长脉短者死。

六十九、察 视

黑气起于耳目鼻上,渐入口者死。白色者亦然。赤色见于耳目颊上,五日死。张口如鱼,出气不反者死。循衣摸缝者死。无热妄语者死。遗尿不知者死。爪甲青者死。爪甲肉黑者死。舌卷卵缩者死。眉倾发直者死。唇反入中满者死。阴阳俱闭,失声者死。神气不守,声嘶者死。汗出不流者死。口臭不可近者死。回目直视,肩息者死。齿忽黑色,面青目黑,面青目黄,面青目白,面青唇黑者,皆死。面白目黑,面白目白,皆死。面赤目黄,面赤目白死。而黑目白死。面黑胁满,不能反侧者死。面黑唇青死。面黑目青死。面黄目白,面黄目青,而黄目黑死。已上黑如燃,白如枯骨,赤似血,青似草,方为死候。

心绝肩息,回盼目直,一日死。肺绝气去不快,口如鱼,三日死。骨绝,腰脊痛,不可反侧,五日死。脾绝口冷,足肿,胀泄,十二日死。肾绝大便赤涩下血,耳干,脚浮,舌肿者,六日死。筋绝魂惊虚恐,手足爪甲青,善呼,骂不休,九日死。肠绝发直,汗出不止,不得屈伸,六日死。肝绝恐俱伏卧,目直面青,八日死。又即时死。胃绝齿落,目黄者,七日死。

七十、汗

脉,沉微、细弱不可汗。沉细为在里,微弱

气血虚。浮而紧,法当身痛,当以汗解。假令尺脉迟者,不可汗,此血微少故也。阴病脉细沉数不可汗,病在里之故也。伤寒风湿。素伤于风,复伤于热,四肢不收,头痛身热,常汗不解,治在少阴、厥阴,不可汗。汗之谗语内烦,不得卧,善惊,目乱无精光。伤寒湿温,素伤于寒,因而中喝,若两胫冷腹满,头目痛妄言,治在足太阴,不可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不知痛所在,身青面变死。伤寒头痛。形象中风,常微汗出,又自呕者,心懊恼,发汗则痉。伤寒脉弦细头痛,而反热,此属少阳,不可汗。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心下痞坚,不可汗。少阴病,咳而下利谗语者,此强汗之故也。咽中闭塞不可汗,汗之则吐血。厥阴不可汗,汗之声乱咽嘶。亡血家不可汗,汗之则寒慄。衄不可汗,汗之必额陷直视。淋家不可汗,汗之必便血。疮家不可汗,汗之则痉。汗家不可重汗,汗之必恍惚,脉短者死。冬时发其汗,必吐利口疮。下利清谷不可汗,汗之必胀满。咳而小便利,或误汗之,则厥逆。诸逆发汗,微者难愈;剧者言乱,睛眩者死。动气在,不问左右上下,一切不可汗。

脉,浮大可汗。问病者,设利,为虚而不可汗也。浮而紧可汗。太阳病,脉浮弱,可汗。浮而数者,亦可汗。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表未解,可汗。热如疟,此为阳明,脉浮虚,可汗。身痛,清便利调,可汗。

《脉因证治》终

韩氏医通

〔明〕 韩 恂 著

《韩氏医通》提要

明·韩忭撰。忭字,天爵,别号飞霞子。嘉靖时人。其卷上,列绪论章第一,六法兼施章第二,脉诀章第三,处方章第四,家庭医案章第五。其卷下,列悬壶医案章第六,药性裁成章第七,方诀无隐章第八,同类勿药章第九,集家传有效方案,乃补葺分九章,凡九十五则,厘为上下两卷。首明医理,次详诊断,为六法兼施,次详脉法,次别处方,次列医案,次辨药性,次列韩氏有效方,皆集医家心法要诀。卷页虽少,然皆切合实用,故亟为专校,本书系周氏刻本,参校六醴斋丛书本印行之。

自序

《医通》草成，几欲焚去。今年家兄命谓：先君序集有效方手泽，岂容勿传。乃补葺分九章，凡九十五则，厘为上、下二卷。读且数过，心动颜汗，向兄不能语者久之，而后语曰：人有定寿，医善折之，圣智不能加多也。病有气机，医每失之，造化不容有凿也。兄谓弟诚能医乎哉！夫孔门学农圃者小之，而老氏妄言罔象，又奚医之为也。是编聊为医之彻上彻下语而已尔。

嘉靖改元壬午六月朔飞霞子韩悉天爵自序

《韩氏医通》目录

卷上

绪论章第一·凡一十一则·····	(621)
六法兼施章第二·····	(622)
脉诀章第三·····	(622)
处方章第四·····	(623)
家庭医案章第五·····	(624)

卷下

悬壶医案章第六·····	(626)
药性裁成章第七·····	(627)
方诀无隐章第八·····	(628)
三子养亲汤·····	(628)
霞天膏·····	(628)
鹿岐丸·····	(629)
斑龙宴·····	(629)
内鹿髓丸·····	(629)
外鹿髓丸·····	(629)
黄鹤丹·····	(629)

青囊丸·····	(629)
天一丸·····	(629)
异类有情丸·····	(630)
女金丹·····	(630)
驻阳小丹炼法·····	(630)
固本丸制法·····	(630)
枳术丸烧饭法·····	(630)
五瘟丹·····	(630)
滇壶丹·····	(630)
八仙茶·····	(630)
小刀圭·····	(631)
长松酒方·····	(631)
枸杞酒·····	(631)
水火炼蜜法·····	(631)
七味保婴汤·····	(631)
同类勿药章第九·····	(631)

韩氏医通 卷上

明 飞霞子韩恂天爵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绪论章第一凡一十一则

飞霞子曰：天地万物，气成形也。不位不育，病之时也。人之养气践形而致中和者，医之道也。失而至于针砭、药饵，第二义矣。《易·无妄·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孔子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此最上义也。得医之最上义者，气之冲，神之化，皆此身之真息以踵也。卢扁指竖子，华陀剖肠腑，白玉蟾呵髻痈，药饵云乎哉？针砭云乎哉？

土为冲气，脾胃为谷气。冲气寄旺，谷气辅运，无一刻之停，此所谓真息也，而以踵焉。至虚之地，气之枢而神之舍也。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夫然后知医之造化裁成，胥此焉出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神农尝百草，虽非经见，理或有之。轩岐、尹咸多古书，要难尽信。《周礼》大司巫掌医卜，则医之为道也，技焉尔矣！

秦汉以前，有说无方，故《内经》诸书，郑重纡缕，亦多累世附会窜杂之言。汉魏而下，有方无说，非无说也，言愈多而理愈晦也。自张、刘、戴、李诸君于出，立法分类，原病处方。而后经旨灿然。丹溪朱彦修乃能集名医之大成，尊《素》、《难》如六经，以诸子为羽翼，医之为技，庶乎其显著矣！今之日，诸书充栋，学者望洋，安得起群公而就正，删述一番。有经、有传、有史，俾医道不沦于远泥，而有以达中和极致之功，然后为快耶！

人在气交中，如鱼在水，气能令人病不

病，如水能令鱼嘉与馁也。故医运化机，天地且不能违矣。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五运六气，虽准节令，久之岁差。一日之间，四序实寓。学者善识天时，则一时有一时之运气，岂惟岁哉？

风土异宜，自然气隔。占分南北二政，自今舆图，以河界南北，而江之东、关之西可类从矣。南北云者，阴阳之轨，四方之轂，八风之辐凑也。

热生风，寒生湿，风生火，湿生痰，火生暑，痰生燥，乃人身中之五运六气，一息不停者。金形白色、洪声、宫音之类。又身之风土，而父子不能相易者。故人之禀赋，三天两地，一气流布而已。气失其平之谓疾，疾甚之谓病。三才相因之谓机，机动之谓时。《阴符经》曰：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又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物安。又曰：三才既宜，三盗既安。呜呼！此可以契医之三昧矣乎！

医之理，可比《周易》。针砭、药饵，即卜筮法也。丹溪云：冷生气，高阳生之谬言。予谓冷生气是复卦䷗，热生风是姤卦䷫。即天根月窟之化机。《内经》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者也。故王安道论曰：《易》者，造化之不可常者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世之工医卜而自小焉者何也？

自开辟来，五气乘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举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疾，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矣。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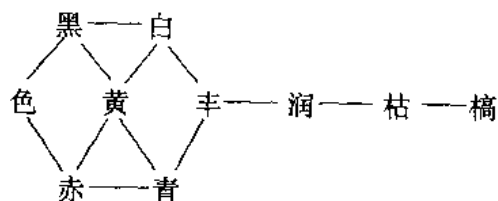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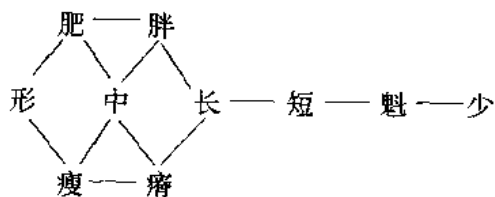
曰霉疮。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何以独止于一年一时,而顿忘世运元会之统耶?

宋儒谓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又谓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惜人不能以皆能也。则东坡苏氏有言;择医之特出者,先告以病状,然后使脉以合之。吾但欲愈吾之病尔,何必考其术。此深得用医之法。然医书有望、闻、问、切之说,被近世熊宗立者妄注,予乃为六法兼施之案,庶几尽神圣工巧之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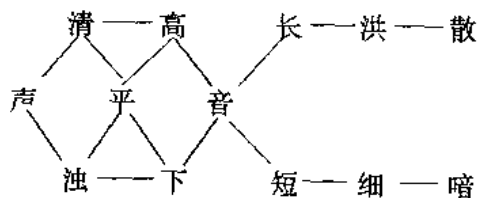
六法兼施章第二 凡四则

式云甘处有某人某年月日。填医案一宗。

望形色:



闻声音:



问情状:

何处苦楚? 何因而致?

何日为始? 昼夜孰甚?

寒热孰多? 喜恶何物?

曾服何药? 曾经何地?

切脉理:

左部

寸 浮本位 中取 沉候

关 浮取 中候 沉本位

尺 浮候 中取 沉本位

右部

寸 浮本位 中候 沉取

关 浮取 中本位 沉候

尺 浮应上焦 中应右关 沉应肝肾

论病原:

某人素禀孰盛? 其病今在何类?

标本孰居? 毕竟何如? 按:此句是

论吉凶顺逆易治难治。

服药宜如何将息? 病疾沉痾痼今在何际?

治方术:

主治用何法? 先后用何方?

六法者,望、闻、问、切、论、治也。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纸为案。首填某地某时,审风土与时令也;次以明聪望之、闻之,不惜详问之,察其外也;然后切脉、论断、处方,得其真也。各各填注,庶几病者持循待续,不为临敌易将之失,而医之心思既竭,百发百中矣。

予既立兼施式,有刑名家过而言曰:望、闻即两造具备,察言观色之时,问而笔之供词也,切则考鞫亲切,而论治为招判发落矣。其言虽谀,足以解惑云。

或曰:六法兼施,得无琐琐乎?予应之曰:医药,人之司命,为谋弗忠,非仁术矣。病有不治之条,医有割股之念,诚如是而不救焉,彼虽命尔,吾犹以为未精吾技而误于人人也。若夫轻疾小恙,虽不填案可也,畏其琐而并弃之,非予志矣。

脉诀章第三 凡一十则

《脉诀》:左寸下指法如六菽大豆也之重,仍以其人之肥瘦为别为心本位。在指顶为阴、为心,在指节为阳、为小肠。余皆仿此。五菽以下,七菽以上,皆心与小肠络脉也。关以十二菽为肝胆本位,尺以至骨为肾、膀胱本位;右寸三菽为肺、大肠

本位，关以骨肉之间为脾胃本位。尺以盛弱分男女，而以浮、中、沉分上、中、下三焦也，皆本脉也。余络脉，并仿前例推之。

浮大而散，心之平。弦而长，肝之平。按至骨，举指来疾而实者，肾平也。肺平浮涩短，脾胃平缓而满指。凡下指本位不平，便可寻详病情矣。

切脉至右尺部，必两手并诊消息之。取三焦应脉，浮为上焦，与心肺脉合；中为中焦，与脾胃合；沉为下焦，与肝肾合。不合，则气必乱而脉不真，须再切也。盖此部命门之火，系于心包，而三焦之位，实在五脏部位之中虚处，一气流注，绵绵不息，所谓呼吸之根，性命之蒂也。男子喜满指沉实，似弱而无数滑，女人喜满指浮泛，似盛而不伏涩。故云女人反此背看之，尺脉第三同断病。

高阳生，五代时人，著为《脉诀歌括》，托为王氏叔和。而今本杂以洁古“伤寒脉入式歌”，又被熊宗立妄注，大为俗学之疑。叔和，晋人，自有《脉经》，犹复抵牾，大段古书难尽信也。脉家书甚多，要不出七表、八里、九道之外，求脉之明，为脉之晦。独滑伯仁《诊家枢要》，以浮、沉、迟、数、滑、涩六者为提纲。予补以有力、无力二者。丹溪以血、气、痰、水为病之提纲，则脉滑在血分，而有余为痰，凡有形者从之；涩在气分，而有余为火，凡无形者从之。浮在表，沉在里，非三部九候之浮沉，此为脉势，彼为指法。迟为寒，数为热，有力为实，无力为虚。执此提纲，脉可得而明矣。

《人式歌括》是以伤寒脉为例而作，不然，阳弦头痛定无疑，凡弦脉皆头痛乎？

《脉经》谓：性急人脉急，缓人脉缓。夫脉者，气血之运行于呼吸者也。血禀偏胜必多缓，阴之静也；气禀偏胜必多急，阳之躁也。以此论其血分、气分孰为不足可也，岂情性之谓哉？

重大之病，一日三脉多变，难治。沉痾日日脉不移，难治。痼疾岁月不改，难治。本脉皆平，络脉否者，宜攻击之。却未有本脉病而

络脉独平者也。

伏经脉最难求，如积热之久，脉反沉细，而外证又寒，苟非兼施之法，何可得也？世俗讳疾试医，医复讳情妄臆，而豪贵妇女往往不得望、闻，岂不大错？

初学切脉，覆药罗，画三部于绢上，教者衬以琴弦验弦，以小栗验滑，以括竹痕验涩，以截葱管验芤，以败絮验濡。任意手法，令学者轻重按之，消息寻取，久之自真。《脉诀》七表八里图形是也。

齐有《褚氏遗书》，谓女脉逆行，右尺为心，左为肺。盖以地道右转，女生于申，推论其意尔！夫天地男女，气而已，气有动静，故有迟、速、顺、逆、左、右之别，其实非二也。诸脉书皆无此说，夫有所授之耶？抑丹溪诸公未见其书耶？

处方章第四 凡七则

男八岁至六十四，女七岁至四十九，即大衍自然之数。有病者主精血，过此以往，有消无息，是为老人，宜专调气，不可以病例治矣。然自浇漓以来，男尤先涸，故四十、五十，即中寿之年，雅宜补剂。壮年色劳者，惟退热不必补。孀尼不能无情，怨旷多情，先散其郁。而凡病久者，必循行经络，反从其邪，然后对症，此皆病情之肯綮，处方之心印也。

论病必分兼经、专经、错经、伏经，始有宾主，而后分标本以处方。兼经并发，如两感；专经独发，如太阳表证；错经乱发，如狐惑；伏经反发，如热极似冰。

诸病处方遵古法，仲景外感，东垣内伤，河间攻击，丹溪之大成，以为典要。以运气、风土、禀赋为之权衡。且如朔漠之人，有《惠民局方》，多辛热脑、麝之剂，北人本气自寒，食专腥膻，与之宜也。丹溪僻处东南，辩论不置。予尝比病为《易》卦，方为爻词，占者有吉凶悔吝之殊，夫然后医不执方之义明矣。

阅古方，必如亲见其人禀赋与当时运气

风土,始可以得作者之意。有可为典要者,处方之律令也;有一时权衡者,处方之参考也。全在真知药性,灼见病情。予每以夜央跏坐,为人处方,有经句不能下笔者。

病如橐,方如龠,万龠一橐,反为橐害矣。世有经验一方,而递相偶中者,遂不自审度而轻用之,何也?

君臣佐使之外,有一标使。如剂中合从辛以达金,则取引经一味,辛者倍加之,故其效速。

处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简净!丹溪谓东垣多多益善,岂医固有材耶?

家庭医案章第五 凡五则

先府君自成化丁酉征蛮,感雪,致脚气,夏亦暖袜。宏治戊午任东路将台,有先夫人之哀,增剧。儿悉始留心医学,师表舅氏华恒岍,金华王山人,以事吾亲,以自差胎病,以施试于众人,粗若有得。一日府君命史录日常汤药之方成集,赐名曰《韩氏有效方》,亲为之序,儿谨藏之。岁己巳,儿孤矣。荏苒星霜,儿忘哀矣!手泽之悲,天荒地老。戊寅之夏,伯兄苍雪翁偶见而复序之,且并兄嫂试尝方集,续为三卷,仍旧名,缮本藏于家。窃伏自念悉之不肖,事亲从兄,不能立乎其大者,而区区偶然,重蒙赐录如此,悲感何胜!谨奉移文序于左,而略其方云。

韩氏有效方序

愚禀质气弱,自幼多病,窃禄三十余载,虽蛮烟瘴地,无不供事。迨宏治丙辰齿落,至今去者其五,自是而后,须发渐白,衰弱愈侵,已尝陈情告休,第当途者不允。今虽勉强视政,奈何精神不逮。次子悉,随在边任,专汤药之侍,以其用药粗知,乃请泸卫华正科来宦邸诊脉,或制丸,或咀散,吞之,饮之,无不疗。厥后华闻父忧归去,悉自为之制咀,疾但举发,汤药之饮,无有不效。则悉专志医道,吾之衰朽赖焉。宏治庚申七月八日,疾又大作,不能

视政。悉远游小河,军医庸劣,不能知其药味,恐君臣佐使失宜,反遭其害。吾在病榻中,以所患病症书报与悉,且备说与第五子恕。检悉平日所注方药,依法修制,初服二帖,二服三帖。三服一帖,减去琥珀。四服初服之剂一帖,大觉十过八、九。七月二十九日,悉得书知病,欲走不及,先具药方,曰加味六黄汤,曰清气饮子,曰参茯半夏汤,曰加味三和散,曰醒脾汤,曰泻白散,曰齿疼噙药,曰归苓分痛散。其制法、加减、数目、分两,一分备录。凭首服加味六黄汤,连三帖,愈加大好。至八月初九日,又服归苓分痛散,历历有效,以地方为虑,于十一日视政。噫!仰戴复载之恩,育养之仁,残喘多病,幸有子职汤药,得以调摄。不泯用药有效之功,编录成集,名曰《韩氏有效方》,并以记岁月云。

时宏治庚申仲秋之吉石隐翁书于小河将台。

书有效方后

舍弟悉远游,予亲药裹,检医书,偶见先总兵府君在东路日集悉所呈方,自序于前,标抹有手泽焉。涕泗交下,连日不成寝食。呜呼!医之术欲以寿人也,而愚兄弟不能寿吾二亲,易簀日以场屋,以此恩不在侧。呜呼!尚何医之为也,尚何医之为也。然先人手泽,不可泯也。谨命弟恕念编次,列为上卷,取尝集治愚夫妇并奇效方,附其中下,刊以传之。悉在群子弟中,最为明敏。受胎时,先夫人病疟,生甚羸,辛酉病痰薨舍下,学医荣昌华氏、金华王氏,得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启其精微。北溯时,变易姓名为白自虚,号飞霞子,游走半天下,医颇驰名白飞霞云。正德戊寅六月之吉。

四川都司署都指挥佥事致仕韩恩书。

兄雪翁素禀脾燥肝偏,脉多弦长,左大而右弱,非即事亲治家,两居患难,频切丧哭,故年四十始仕已衰,戎马六年,食禄才四年有奇尔。岁丙子乞骸旋里,而悉亦归自远游,侍病火汤药,有间,复遭诬狱,忿恚,背发疣如豆,几至危顿。小丹人乳,疣无虞。今年忽被诏起,

乃上疏云：赖弟韩悉折肱成医，百般救疗。嫂淑人素苦不育，血甚虚。甲子岁，悉侍亡阳之疾之时，兄嫂储子子为嗣，客尚有为是危言阻止者，不意翁顷岁著直说二条，将以刊先君赐集也。只今二老眉寿，两郎玉立，固德征尔。弟何预！弟何预！用录所著于此，备医案云。

直说

三弟丧，予哭之哀，成疾，饮食全绝，筋骨、百节、皮肤无一处不痛，而腰为甚。一医云肾虚宜补，一医云风寒宜散。四弟告我妻曰：兄亦危矣。其脉涩，正东垣先生所谓非十二经中正疾，乃经络奇邪之疾，必多忧愁郁抑而成。若痰上，殆矣！补则滞其气，散则耗其气，决不保。小子专主清燥汤，惟嫂张主。吾妻誓曰：叔非误兄者。遂连进三瓯，不以告予也。予遂困，睡至五更，无痰，觉少解，自恐不保，返诗留别。弟闻声，请曰：何如？予曰：似解。脉之，果去十之三。专主清燥汤而加减之，十剂而愈。予平贼后，在官守，但觉头重、眼昏、耳聋、牙痛，便脚如不著地，绝无知为何疾者。致仕归，四弟亦自北归。一日，予梳洗毕，腹痛，少间，手足俱不能举。弟脉，惊曰：兄素无此疾，何以致此？盖平生心劳，近数年从征，形亦劳矣。此火症也。检《玉机微义》，余始一一知之。期辛散之剂十帖。第恐有消渴、痿痹、疮疡之患，移居江园。弟每夜半自煮药，候予醒，进之，屏喧哗静坐，果十剂，耳如人呼，体如虬虱发痒，成疙瘩，然后知头在我而脚踏地，亟入山静养之。偶以不得致仕文移，怒火一发，遂渴，如欲狂者，一日瓜梨泉水无计。弟告曰：此非草木之药可扶矣。不恤物议，偏求人乳，日进十盞，旬余渴减。又偶以家事发怒，手足不举，如一软物，卧四日，乃服乳无数而瘥。脉

之，心经涩。曰：疮作矣！幸不生大毒。患马眼脓疥，八阅月乃止，能徒步登山。再以驻颜小丹助之，遂复完如少时。近年惟脾胃不壮，又以冲和丸食后服。吁，可悲哉！非舍弟，吾死矣夫！因念士夫中多心劳，有如区区火证者，此药方不可不知也。遂表集以传云。

正德戊寅端午日雪翁识

山妻年三十余，十八胎，九殒八夭。会先君松藩难作，贱兄弟皆西奔，妻惊忧过甚，遂昏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疮，或至封喉，下部虚脱，白带如注。如此四十余日，或时少醒，至欲自缢，自悲不能堪。医或投凉剂解其上，则下部疾愈甚，或投热剂及以汤药熏蒸其下，则热晕欲绝。四弟还，脉之，始知为亡阳证也。大哭曰：宗嗣未立，几误杀余嫂。即以盐煮大附子九钱为君，制以薄荷、防风，佐以姜、桂、芎、归之属，水煎，入井，冰冷与之。未尽剂，鼾鼻熟睡，通宵觉，即能识人。时止一嗣子二女，相抱痛哭，疏戚皆悲。执友赵宪长惊曰：君何术也？弟曰：方书有之，假对假、真对真尔，上乃假热，故以假冷之药从之；下乃真冷，故以直热之药反之。斯上下和而病解矣。继后主以女金丹，错综以二三方，不但去其病，且调治元气。庚午生一子，今应袭矣。壬申生一子，去年又患疟疾十三日，亦主以养元气，调生气，待饮食大进，然后劫以毒药，吐下块物甚多，授以附子汤三钱而愈。不责效旦暮间。其用女金丹，即胜金丸也。得之异人，倍加香附，而视气血之偏者，又加姜黄、条芩，倍川芎之属，取效甚多。予念无子者，往往有之，翻思予得子之难，其苦何如？乃次第录其方并女金丹，以济人云。

雪翁识

韩氏医通 卷下

明 飞霞子韩悉天爵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悬壶医案章第六凡一十五则

予在胎，为女医误。生来略具人形，无病不历，无日不药。太夫人妊娠，多病，早弃养，固不孝之奉累也。岁辛酉，病作蓆舍，死而复苏。父兄乃诉罢生员业，既而走家难，技医给旅，重游南北。慨惟病躯，又为人谋夫康宁，亦罔也。取此之由，得尚友天下，而缙绅人豪，往往恕予疏狂，与之诗酒药物，似未为此生之遇矣。或曰：子之医道，市井寻常间，恐未全解。惟士大夫孰无慎疾之心，而亦有感子之愈其亲、活其幼者，何必孜孜人山之念也。予不对。然予素贫，凡贱药之，仅了婚嫁，尝思厚禄故人，恒饥稚子之叹，固与城都卖卜、道旁卖履者有间矣。是以悬壶医案滋多，今姑记其要领于后。

三士人求治其亲，高年咳嗽，气逆痰痞，甚切。予不欲以病例，精思一汤，以为甘旨，名三子养亲汤。传梓四方。有太史氏为之赞曰：夫三子者，出自老圃，其性度和平芬畅，善佐饮食奉养，使人亲有勿药之喜，是以仁者取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利博矣。《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此之谓也。

两在北方，遇夏秋久雨，天行咳嗽、头痛，用古方益元散，滑石五两，甘草一两，姜、葱汤调服，应手效。日发数十斤，经以彻夜。此盖甲巳土运湿令，痰壅肺气上窍，但泄其膀胱下窍而已，不在咳嗽例也。

戊年楚春瘟，人不相吊，予以五瘟丹投泉水，率童子分给，日起数百人。

朝贵有东南人，素畏热药。病痰，辄云火痰，加芩、连。一日，冬雪寒冽，眩呕以死。予以黑附子一片，砒一分，舂入姜汁劫之，大吐，又服暖药一剂而愈。此盖地气束人，岂可拘执自误。况痰生于湿，湿生于寒乎！

一士人肥形白色，因《明医杂著》所载补阴丸，以为人皆阴不足，服至数年，胖至短气。予反之以霞天膏，人辛热剂，决去滯余，而燥其重阴，然后和平无恙。此则未达方书，而往往自误，不可不戒也！

贵人鼻中肉赘，臭不可近，痛不可搔，束手待毙。予但以白矾末加硃砂少许吹其上，顷之，化水而消；与胜湿汤加泻白散，二帖愈。此厚味拥湿热，蒸于肺门，如雨霖之地，突生芝菌也。治此等病颇多，人每称奇，不知只此理尔！

凡沉痾痼疾，癩狂风痫，痞积疮疡，一切有形之病及妇人癥瘕，皆用霞天膏，投所宜煎剂，汗、吐、下攻去污败浊物，无不成功。颇有独得之妙，如斫轮云。

瘫痪、蛊证年浅，元气未尽伤者，亦以霞天膏入两证煎剂攻治。湖海中曾起十余人。近时霉疮，亦以膏入防风通圣散治愈。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滇壶简易方》一纸，为远近所传，用者辄效。

治色劳，先以古方地仙散薄荷叶、地骨皮、防风、甘草梢、乌梅肉各等分煎剂退潮热，次以外鹿髓丸摩其腰，渐以内鹿髓丸或鹿峻之丸复其元，其功颇烈。奈何鹿品难办，不过循葛可久十药神方而斟酌之耳！

八岁以下小儿，予戒投药。有疾，但以所

宜药为细末，调香油，令人热蘸，按摩患处，或水调成膏贴之，或煎汤，用绢帛染拭，任意活法，但使药气由毛孔穴络熏蒸透达。如不能检方用药，以油润手按摩牵引，手舞足蹈，未尝不愈其疾也。

将养小儿，制七味保婴汤，以应汤饮。家兄刊而论曰：幼幼之心，人所易发，老老之心，人或味焉。长长者宜乎寡矣。使爱亲如子，信人子尽曾参矣。又如司马君实爱兄如父焉，予不能不三叹乎著方之余也。

悬壶轻资；百病黄鹤丹、妇人科青囊丸，小儿科天一丸，随宜引用。人见小效，疑有异常，探索不已，殊可笑也。今并著他章，用之者，当思法外意云。

古针法，似与今者不同，予有志而无师授，而今者未之学焉。古砭无传，令之灸，赖有精者，予常加药末入艾为炷，且以人气煨养灸痕，恐不可为典要，故不著。曾见贵人有木拐按节法，其亦砭之遗意欤？

治殊方白虎历节风，久卧，尚巫而不能药者，以霞天膏和白芥子末作墨书字，入水，顿服一缶，吐利交作，去胶涎臭汁数斗而起。谓予之符水有神。因思古有祝由科，全赖巫覡，莫亦仁人出奇以活人，而遂失真者耶？并记吾过于此。

药性裁成章第七 凡十二则

药有成性，以材相制，味相治而后达。夫药性，古书备本草，括《汤液》、《珍珠》诸篇，予不能悉记也。而二五之升沉，咸苦酸辛甘者，触物在焉。姑列凡数，可推其余。

标病攻击，宜生料，气全力强；本病服饵，宜制炼调剂。大凡试病在元气，宜醇淡。味性纯一，醇也；出五味外，淡也。太羹元酒疑有缺文。

人参炼膏，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王道也。黑附子回阳，霸功赫奕。甘草调元，无可无不可。

当归主血分之病，川产力刚可攻，秦产力柔宜补。凡用本病酒制，而痰独以姜汁浸透，导血归源之理。熟地黄亦然。血虚以人参、石脂为佐；血热以生地、姜黄、条芩，不绝生化之源；血积配以大黄。妇人形肥，血化为痰，二味姜浸，佐以利水道药。要之，血药不容舍当归，故古方四物汤以为君，芍药为臣，地黄分生熟为佐，川芎为使，可谓典要云。

香附主气分之病，香能窜，苦能降，推陈致新，故诸书皆云益气，而俗有耗气之讹，女科之专非也。治本病略妙，兼血以酒煮，痰以姜汁，虚以童便浸，实以盐水煮，积以醋浸水煮。妇人血用事，气行则无痰。老人精枯血闭，惟气是资。小儿气日充，形乃日固。大凡病则气滞而馁，故香附予气分为君药，世所罕知。佐以木香，散滞泄肺；以沉香，无不升降；以小茴香，可行经络；而盐炒则补肾间元气。香附为君，参、芪为臣，甘草为佐，治气虚甚速。佐以厚朴之类，决壅积；莪、棱之类，攻其甚者。予尝避诸香药之热，而用檀香佐附，流动诸气，极妙！

痰分之病，半夏为主。脾主湿，每恶湿，湿生痰，而寒又生湿。故半夏之辛，燥湿也。然必造而为曲，以生姜自然汁、生白矾汤等分，共和造曲，楮叶包裹，风干，然后入药。风痰，以猪牙皂角煮汁去渣，炼膏如饴，入姜汁。火痰黑色，老痰如胶，以竹沥或荆沥入姜汁。湿痰白色，寒痰清，以老姜煎浓汤，加煨白矾三分之一如半夏三两，煨矾一两，俱造曲如前法。予又以霞天膏加白芥子三分之二，姜汁、矾汤、竹沥造曲，治痰积沉痼者，自然能使腐败随大小便出，或散而为疮，此半夏曲之妙也。古方二陈汤，以此为君，世医因辛，反减至少许；而茯苓渗湿，陈皮行气，甘草醒脾，皆臣佐使，而反多其铢两，盖不造曲之过。观法制半夏，以姜、矾制辛，即能大嚼是也。佐以南星，治风痰；以姜汁酒浸炒芩、连及瓜蒌实，香油拌曲略炒之类，治火痰；以麸炒枳壳、枳实，姜汁浸蒸大黄、海粉之类，治老痰；以苍术、白术俱米

泔姜汁浸炒,甚至干姜、乌头,皆治湿痰。而常有脾泄者,以肉豆蔻配半夏曲,加神曲、麦芽作丸,尤有奇效。厚养之人,酒后多此,而苦痰为病者,十常八九也。方书谓天下无逆流之水,人身有倒上之痰。气乱血余化而为痰,故治痰以行气杀血为要。

火分之病,黄连为主。五脏皆有火,平则治,病则乱。方书有君火、相火、邪火、龙火之论,其实一气而已。故丹溪云:气有余便是火。分为数类。凡治本病,略炒以从邪,实火以朴硝汤,假火酒,虚火醋,痰火姜汁,俱浸透炒;气滞火以茱萸,食积泄黄土,血癥瘕痛干漆,俱水拌同炒,去黄土漆;下焦伏火以盐水浸透拌焙;血疾以人乳浸蒸,或点或服。生用为君,佐官桂少许,煎百沸,人蜜,空心服,能使心肾交于顷刻。人五苓、滑石,大治梦遗。以土、姜、酒、蜜四炒者为君,使君子为臣,白芍药酒煮为佐,广木香为使,治小儿五疳。以茱萸炒者,加木香等分,生大黄倍之,水丸,治五痢。以姜汁酒煮者为末,和霞天膏,治癩痢、诸风、眩暈、疮疡,皆神效。非彼但云泻心火,而与芩、柏诸苦药例称者比也。

予治沉疴,先循经络者,即诸古书所载引经报使药,贵识真尔!如心经,以人参益气,石脂补血,朱砂镇火,天竺黄去痰,泽泻泻热,而莲肉、茯神、赤茯苓、远志、益智、酸枣之属利心窍以安神识。中间制炼,如以苦焦之味达本经,咸引所畏,辛避所胜,酸益其母,而甘泄其子,皆裁成药性之道。

梗米造饭,用荷叶煮汤者宽中,芥菜叶者豁痰,紫苏叶者行气解肌,薄荷叶者清热,淡竹叶者避暑。造粥则白粥之外,入茯苓酪者清上实下。薯蓣粉者理胃,花椒汁者解岚瘴。姜、葱、豉汁者发汗。与夫古方猪肾、羊肾之类,无非药力也。一人淋,素不服药,予教以专啖粟米粥,绝他味,旬余减,月余痊,此五谷治病之理。

梨汁疏风豁痰,蒸露治内热。藕汁研墨止吐血、鼻衄。研桃仁调酒破血积。胡桃仁佐破

故纸盐水糊丸,治腰湿痛如神。大枣煮汁去渣炼膏,救小儿脾虚胃寒不能药者。莲肉作末,苏嚙口痢。柿蒂加杵头糠,止转食。凡此予以应骄习之家,亦五果治疾之理。

韭白愈淋,子涩精。大葱汁和五倍子末涩虚脱之痢,非虚脱不可用。苋煮汁愈初痢。萝卜风干愈伤食嗽。白扁豆益脾清暑。蒜汁煮香附,加革拨、大黄,治瘴乡中毒。诸菜俱能治病,贵专啖尔。

黄牛肉补气,与绵黄芪同功。羊肉补血,与熟地黄同功。猪肉无补,而人习之化也。惟连贴于脾、肚于胃、腰子于肾、脊髓于骨、心于血,可引诸药入本经。实非其甫,鹿则全体大补,异时每欲以肉汁炼膏,如霞天膏小刀圭之法,恨不多得,黄牛连贴,用朴硝作脯。消痞块,骨髓煎油擦四肢之损,禽则鹅善疏风,鸡稚补损,老作羹起衰。虫则蜣螂裹烧熟,与儿食,治疳,蛎皮作丸。大治惊痫疳痢,以上予治厚养之人多用之,亦从其化也。独犬之壮阳,俗夫所尚,古方戊戌酒,盖为虚寒病设尔。或云:士无故不杀犬豕,则古人以羞于珍矣,意者黄黑二色,足补脾肾,亦可如小刀圭法为之,以治虚怯劳瘵,而戒恣欲之非,价廉工省,可济贫乏云。按:蜣螂当是螻蛄蛎皮当是蛎皮。

史惠生按:小儿疳积,腹大便泻,当以螻蛄炒香与食,颇效。

方诀无隐章第八 凡二十二则

三子养亲汤

紫苏子主气喘咳嗽 白芥子主痰 萝卜子主食痞兼痰

右三味各洗净,微炒,击碎,看何证多,则以所主者为君,余次之,每剂不过三钱,用生绢小袋盛之,煮作汤饮,随甘旨,代茶水啜用,不宜煎熬太过。若大便素实者,临服加熟蜜少许,若冬寒,加生姜三片。

霞天膏

此方即倒仓法,传自西域。有人指予投煎

剂治痰，而遂推广之。

黄牯牛一具，选纯黄肥泽无病才一二岁者

右洗净，取四腿项脊，去筋膜，将精肉切成块子如栗大，秤三十斤，或四五十斤，于静室，以大铜锅，无则新铁锅。加长流水煮之，不时搅动，另以一新锅煮沸汤，旋加，常使水淹肉五六寸，掠去浮沫，直煮至肉烂如泥，漉去渣，却将肉汁，以细布漉小铜锅，用一色桑柴文武火候，不住手搅，不加熟水，只以汁渐如稀汤，滴水不散，色如琥珀，其膏成矣。此节火候最要小心，不然坏矣。大段每肉十二斤，可炼膏一斤，为度，磁器盛之，是名霞天膏也。用调煎剂，初少渐多，沸热自然溶化。若用和丸剂，则每三分，搀白面一分，同煮成糊，或同炼蜜调匀，寒天久收若生霉，用重汤煮过，热天冷水窖之，可留三日。

鹿峻丸 以下四方王师秘授 峻：音催。尊虽切。赤子阴也。见《老子》。

鹿禀纯阳，一名班龙。峻者，天地初分之气，牝牡相感之精也。医书称鹿茸角血髓，大补益于人，此峻则入神矣。其法用初生牡鹿三五双，苑囿驯养，每日以人参煎汤，同一切药草，任其饮食。久之，以硫黄细末和人，从少至多。燥则渐减，周而复始。大约三年之内，一旦毛脱筋露，气胜阳极，却别以牝鹿隔苑诱之，欲交不得，或泄精于外，或令其一交，即设法取其精，收置磁器，香粘如饴，是为峻也。

随人所宜补药，古方如八味地黄丸、补阴丸、固本丸之类。以此峻加炼蜜三分之一，同和丸剂，或以和鹿角霜一味为丸，空心盐酒送下。用起虚瘵危疾尤捷。予之胎羸，赖此再造，愿与人人共之。

斑龙宴

此鹿不拘初生，但驯养牡鹿，或一、二只，每日煎人参一两汤饮之，渣和草料饲之。每用预夜减食，次晨空心，以布缚鹿于床，首低尾昂，用三棱针刺眼大毗前毛孔，名天池穴。银管三寸许，插向鼻梁，吮其血，和以药酒，任意，或八珍散加沉香、木香煮者。尽量。月可一度，鹿无

恙。若有屠刺鹿血，乘热和酒一醉，亦妙。

内鹿髓丸

峻与宴之鹿，脑髓、骨髓、脊髓尽取同煎成油，漉净。秤每一两加炼蜜二两，又炼相得，磁器封收。每服补药，不拘何方，用以和剂，如鹿峻法。

外鹿髓丸

不拘猎、家、屠市所有，鹿之胫骨髓煎作油，漉净加蜜，如前炼法。每用和古方摩腰膏、九阳丹之类，老姜汤化少许，以擦摩肾俞，大补元气。凡骨节痛，属虚寒者，其效如神。

黄鹤丹

此方铄衣翁在黄鹤楼所授，悬壶轻资，故名。

香附气失其平则为疾，此为君，此为用矣。黄连凡疾之所在为邪火，单用生心，固非泻心火例矣。

二味香附为主，黄连减半，俱选择净料，共制为极细末，水糊为丸梧子大。假如外感，姜葱汤下；内伤，米饮下；血病，酒下；气病，木香汤下；痰病，姜汤下；火病，白汤下。余可类推。

膏囊丸 此方邵真人入痔母病，感方士所授，予则受于女医某。

香附子略炒，不拘多少，为主 乌药略泡，减附三分之一。

上为细末，水醋煮和为丸梧子大。随证用引，如头痛茶下，痰姜汤之类。多用酒下为妙。

天一丸 此方自制

灯芯用十斤，以米粉浆染，晒干，研末，入水澄之，浮者为灯芯，取出，又晒干入药，用二两五钱。而沉者为米粉，不用矣。 赤白茯苓去皮，兼用茯神去木五两 滑石水飞过五两 猪苓去皮二两 泽泻去须三两 人参一斤，去芦切片，煮浓汤，去渣，漉净，炼汤成膏，如糖饴，用以和膏。

一方人参用六两，白术六两，甘草四两，同熬膏，亦妙。

上灯芯等五味，各为细末，以人参膏和成丸，如龙眼大，朱砂为衣，贴金箔。每用一丸，任病换引。人段小儿生理向上，本天一生水之妙。凡治病，以水道通利为捷径也。

异类有情丸此方自制

鹿角霜 鹿茸 龟板八字文具者。醇酒浸七日，酥炙透黄 虎胫骨新而真者，长流水浸七日，蜜酥炙透

上霜、板各三两六钱，茸、胫各二两四钱，重罗极细，用水火炼白蜜，入猪猪脊骨髓九条，同春剂为丸如梧子大。每空心盐汤下五、七十丸，周而复始。丈夫中年觉衰，便可服饵。此方，鹿纯阳也，龟纯阴也，血气有情，各从其类，非金石草木例也。如厚味善饮之人，可加猪胆汁一、二合于和剂中，以寓降火之义。

女金丹此古方胜金丸，武夷翁授予配制之法。

藁本 当归 赤石脂赤白均可 白芍药 人参 白薇 川芎不见火 牡丹皮 桂心 白芷 白术 白茯苓 元胡索 没药 甘草以上各一两

十五味，除石脂、没药另研外，余皆以醇酒浸三日，烘晒干，为细末，足十五两。

香附子去皮毛，以米醋浸三日，略炒。为细末，足十五两。

上十六味，和合，重罗数过，炼蜜丸如弹子大，磁器封收。每取七丸，度鸡鸣未鸣时服一丸。先以薄荷汤或茶灌漱咽喉，后细嚼，以温酒或白汤送下，食物、干果压之。服至四十九丸为一剂，以癸水调下受妊为度。妊中三日一丸，产后二日一丸，百日止。尽入事而不育焉，天矣。人为一卤莽，倏曰天之命。予兹为世之乏嗣者惜焉！

驻阳小丹炼法此本古方，主乌须不脱。方外一衲，因予小惠，报以炼法。

茯神四两，去心 赤石脂火煨存性，四两 辰砂水飞，二两 乳香二两，灯芯研 川椒二两，净，以炭烧黄土地至通红，扫净，置椒于上，以瓦缶掩之，令为出汗

上五味，为细末，以人乳和稀剂，入鹅、鸭蛋壳内，糊封完固，加以绛袋，令体洁妇人带于胸乳之间，四十九日，日夕不离，取出干透则成，否则坏。再研，用枣肉和为丸绿豆大。每日空心人乳送下，或人参、麦门冬汤代之，卧时酒下亦可。凡心血不足，怔忡、健忘等疾皆宜。

固本丸制法此方多谓效迟，而有痰者，往往泥膈，遂生厌心，殊不知古人制方，真有口诀。

生地黄怀庆新肥者，竹刀切 麦门冬去心，二味各一斤半，淡酒浸一日，盐点汤浸三日 熟地黄 天门冬去心膜，二味各一斤半，生姜自然汁浸三日，醇酒浸一日

上四味，但不犯铁，浸足，同磨，或擂，以渣尽为度，旋加水，亦如造浆粉之法，少加杏仁，则易澄脚矣。其澄底药泥，晒干，乳钵成末，加面，取净一斤，用人参另为细末，四两。五味共加炼蜜为丸，常服酒下。

枳术丸烧饭法

易水张氏制此方，东垣晚年始悟用荷叶中虚之义。诂意东南人不识北方炊饭无甑，类呼为烧，遂讹为荷叶包饭入灰火烧煨，虽丹溪亦未之辨。古诗云瓶中有醋堪烧菜，是也。

白术君，去梗及油者六两 枳实臣，用鹅眼者，以冷水浸软，切片，略炒四两

上为末，先用新碧荷叶数十，煮汤去叶，入粳米，亦如寻常造饭之法，甑内以荷铺盖，北方无甑，亦随宜用，但米入汤，自然透绿，方全气味。饭成，乘热以药末揉拌成剂为丸。食后，任引下。

五瘟丹此方自制，冬至日修合。

黄芩乙庚之年为君 黄山梔丁壬年君 黄柏丙辛年君 黄连戊癸年君 甘草甲己年君

此五味，各随运气为君者，多用一倍也。余四味又与香附子、紫苏为臣者，减半也。

上七味，皆生用，为细末，用锦纹大黄三倍，煎浓汤，去渣，熬膏，和丸如鸡子大，用朱砂，雄黄等分为衣，贴金。每用一丸，取泉水浸七碗，可服七人。凡天行瘟病去处，有力之家，合以施给，阴德无量。

滇壶丹梦感滇人相授，治毒疮甚验。

白僵蚕略炒，三钱 全蝎一钱五分，酒洗瓦焙 大黄生用，五钱

上为细末。鸡未鸣时，蜜汤调下三、五匙，午后粥补，明日又服，以虫出疮干为度。以蜜汤旋和末为丸亦可。

八仙茶此得之武当山人。

粳米 黄粟米 黄豆 赤小豆 绿豆五
者炒香熟，各一升 细茶一斤 脂麻净，五合 花椒
净，一合 小茴香净，二合 干白姜泡，一两 白盐
炒，一两

以上十一味俱为极细末，和合一处，外加
麦面炒黄熟，与前十一味等分拌匀，磁罐收藏。胡桃仁、
南枣、松子仁、瓜仁、白砂糖之类，任意加入。
每用二、三匙，白汤点服。

小刀圭此方士所授，与古方小异。

黄牛犊一只，用未知阴阳者，肥嫩纯黄
色，先期办后开药料。至腊月初八日或本月戊
己日，宰取血，得毛留皮，碎切，脏腑分寸不
遗，用长流水大锅煮至半熟，加后项药。用鹿代
之更妙。

人参约牛十斤用二两 茯苓去皮，约牛十斤用三
两 绵黄芪刮净，约牛十斤用五两 良姜去梗 肉
桂去粗皮，约牛十斤用五钱 陈皮留白，约牛十斤用一
两五 甘草去皮，约牛十斤用一两 花椒去目，约牛十
斤用一两 白盐临煮时斟酌用 醇酒二斗上下

上件同牛文武火煮，旋添熟水，当以八
分为节，取牛肉烂如泥，槌骨内之髓，煎化入
汁中，漉去滓，但存稠汁，有如稀汤，待冷，入
蜜瓮，掘黄土坑，埋齐瓮口，封固。凡早餐不拘
何样饮食，加此数匙调和，入事劳苦并房欲之
后，醇酒调服。造酒至醉来之日，加此甚佳。曾
见飞霞先炼蜜，候膏成，入蜜搅匀，才收瓮内。

长松酒方此方庐山休休子传。

长松此酒中圣药，产太行西北支诸山，似独活而香，
用一两半 黄芪蜜炙 生地黄各七钱 熟地黄与
生地俱酒浸，八钱 苍术三钱，米泔浸 陈皮去白，七
钱 枳壳四钱 当归身五钱 白芍药煨，五钱
半夏姜制，三钱 厚朴五钱 菊花五钱 天门冬
三钱 麦门冬三钱 砂仁三钱 木香二钱 人
参四钱 点椒二钱 酥七钱 黄柏五钱 黄连二
钱 胡桃仁去皮，二钱 小红枣去核，八个 老米
一撮 灯芯五寸长，一百二十根

一料分十剂，绢袋盛之。凡米五升，造酒
一樽。煎一袋，寤久乃饮。

枸杞酒此为家兄火证制。酒性热，三药制之，可通
用。煮如前法。

枸杞子五钱 黄连炒三钱 绿豆一钱

水火炼蜜法

金华师最恶以锅煎炼，非古法，授此。以
白砂蜜一斤，大磁碗盛重汤煮，不住搅，文武
火，汤干加水，以蜜滴水不散为度。大率一斤
炼成半斤。罐埋土七日。凡和丸剂，止以药末
一半，入蜜，舂万杵，干再糝，以布包裹，入甑
内蒸软，又加未尽之末，如此三次，则丸剂可
以久收，不复回润。

七味保嬰汤

说见第六章

老大米主清胃 黄土养脾，炒 苦竹叶去热
萝卜子去食积 薄荷叶去热 灯草主夜啼 麦
芽和脾胃

上随证所主者多用，其余次之。每服不过
三钱，袋盛煮汤，任意渴饮，或加蜜少许。

同类勿药章第九 凡九则

《参同契》云：同类易施功，非种难为巧。
虽云丹法，移之治病，雅有神化。予尝考古今
养生家千条万诀，莫要于人坏人补之一语，即
《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也。漫述数条，勿
药有喜，庶医之完技云！

凡肩背、肢节、骨腕、筋会之处注痛，多属
痰凝气滞。不拘男女，但取神旺气长者，令以
口对患处，隔绢绵进气，不呵不吹，极力努气，
使入透，觉暖至热，又易一人，以愈为度。

多病善养者，每夜令仆擦足心，至极热，
甚有益。三里、肾俞，皆不可缺。

肾虚腰痛，令少阴掌心摩擦，每至万余，
或令进气于肾俞之穴。丹田冷者，亦摩擦而进
于脐轮，其功尤烈。

有痿痹疾者，偃卧患处于壮阴之怀，久之
生气和浹，病气潜消。

老人尤宜与少艾偃卧。予戚有喻千户者，
行此，年九十余，康健。

凡小疾有痛处，即令壮夫揩擦至热，或按
之拿之，令气血转移，其疾可却。

服入乳，大能益心气，补脑，治消渴证，治
风火证，养老尤宜。每用一吸，即以指塞鼻孔，

按唇贴齿而漱,乳与口津相和,然后以鼻内引上吸,使气由明堂入脑,方可徐徐咽下。凡五、七吸为一度,不漱而服,何异止于肠胃尔!

丹溪云:房中补益之术,非圣贤之心,神仙之骨,不能行也。盖言圣贤能以理制欲,神

仙天性,对景忘情尔。世有以此,实恣淫欲,为泥水金丹,而秘相授受,卒至丧亡者,深可恶也!深可恶也!

《韩氏医通》终

医林改错

〔清〕王清任 著

《医林改错》提要

清·王清任，字勋臣，玉田县人。清任尝疑中国医学，脏腑经络穴道之说，虽创自上古，究竟是否，未得真相。嗣西医人中国讲解剖亦不无疑似之处，乃按照古人所述一一而对证之，如此者十年不辍。嘉庆二年丁巳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疾，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席裹埋，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故各义冢中，破腔露脏之儿，日有百余，每日压马过其地，无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检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尸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体全不相合，即数之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惟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是邪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清任在奉天，有辽阳州一妇人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劓，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检相同。嗣至嘉庆庚寅，有打死其母之劓犯，行刑于北京崇文门外吊桥之南，近前见其脏腑，膈膜已破，仍未见得。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劓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簣未成，不能中止。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病，因谈及膈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使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打喀什格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膈膜一事，知之甚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往拜扣而问之。恒公见之，细细说明形状，于是脏腑一事，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惟恐后人未见脏腑真相，意欲刊行于世，复虑后世业医相沿。受祸又不知几千万年。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等，互相对答，故名《素问》。二公如知之最确，可对君言之，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而妄对，贻祸后世。继而秦越人著《难经》，张世贤割裂《河图》《洛书》为之《图注》，谓心肝肺以分两计之，每件重几许，大小肠以尺寸计之，每件长若干，胃大几许，容谷几许，其言仿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千百年后，岂无知者。今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长短，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证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则余有厚望焉。此清任自序之原委也。至先生立方治疾，大抵皆以约治博。上卷论脏腑之外，辨五十种血瘀之症，以三方治之。下卷论半身不遂，以一方治之。并审出未病以前四十种气虚之形症，非心细曷克臻此。论吐泻转筋，治分攻补两途，方由试验中来，论小儿抽风非中风，以大补元气一方治之，以不能言之儿，查出二十种气虚之形症。平素心细，不问可知，论痘非胎毒，痘浆非血化，以六方治古人不治之六十种逆痘，颇有效者。清任之书，实是补前人所未备，于气虚血瘀之症，尤能独创新见。嘉惠后学，其功诚不可没也。

张 序

医,仁术也。乃或术而无仁,则贪医足以误世;或仁而无术,则庸医足以杀人。古云不服药为中医,盖诚虑乎医之仁术难兼也。至于稍读方书,即行市道,全无仁术,奚以医为?余来粤数年,目击此辈甚众,辄有慨乎其中。每遇救急良方,不惜捐貲购送。今于癸丑四月,适闻佛山友人有幼子患症,医以风药投之,竟至四肢抽搐,口眼歪斜,命垂旦夕,忽得一良方,一剂稍愈,三服霍然。又有人患半身不遂者十余年,得一良方,行走如故。余甚奇之,再四访求,始知二方皆出《医林改错》一书,遍求得之,历试多验,因于公余沉潜反覆,颇悟其旨,窃叹此书之作,直翻千百年旧案,正其谬误,决其瑕疵,为希世之宝也,岂非术之精而仁之至哉!余不忍秘藏,立刊布以公于世,使今人得悉脏腑经络之实,而免受庸医之误,亦不负王勋臣先生数十年济世之苦心矣。愿同志君子勿视为寻常善书,幸甚!幸甚!

咸丰癸丑仲夏顺天张润城识

刘 序

丁未之秋，寄迹吴门，适同乡焦子浚文来，手执脏腑全图，乃勋臣王先生《医林改错》之稿也。脏腑图，汉魏以来，医家所习见，何异乎尔？异乎！勋臣先生所绘之图，与古人殊也。脏腑人人皆同，勋臣背古人以传图，得毋炫奇立异乎？曰：否，不然也。古人之图传其误，勋臣之图传其信。天下物理之是非，闻虚而见实，寡见犹虚，多见为实。古人窃诸刑余之一犯，勋臣得诸亲见之百人，集数十载之精神，改正乎数千年之遗误，譬诸清夜钟鸣，当头棒喝，梦梦者皆为之唤醒焉。医书汗牛充栋，岂尽可征，然非善读书者，独具支眼，终为古人所牢笼，而潜受其欺。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策。武城，周书也。孟子，周人也。当代之书，犹且不可尽信，况远者乎？是书绘图立说，定方救逆，理精识卓，绝后空前，可为黄帝之功臣，即可为长沙之畏友。抑又闻之，叶氏《指南》有久病入络之说，徐氏非之，不知入络即血瘀也。今勋臣痛快言之，而《指南》入络之说益明。坊友汪子维之见而悦之，开雕梨枣，以公诸世，斯真能刊录善书者也。是为序。

道光戊申中秋日上元后学小窗氏刘必荣识

知非子序

余读勋臣先生《医林改错》一书，而叹天下事，有人力为之者，有天意成之者。先生是书，功莫大于图绘脏腑诸形。其所以能绘诸形者，则由于亲见，其所以得亲见者，则由于稻地镇之一游也。此岂非天假之缘，而使数千载之误，由先生而正之哉！帷隔膜一事，留心三十年，未能查验的确，又得恒敬公确示一切，而后脏腑诸形，得以昭晰无疑，此非有天意玉成其间哉！至先生立方医疾，大抵皆以约治博。上卷著五十种血瘀之症，以三方治之。下卷论半身不遂，以一方治之，并审出未病以前四十种气虚之形症，非细心何能至此。论吐泻转筋，治分攻补两途，方由试验中来；论小儿抽风非中风，以大补元气一方治之，以不能言之儿，查出二十种气虚之形症，平素细心不问可知；论痘非胎毒，痘浆非血化，以六方治古人不治之六十种逆痘，颇有效者。先生之书，大抵补前人之未及，而在气虚血瘀之症为多，今特揭诸篇首。

知非子书

自序

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其中当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察增补，抑又幸矣！记脏腑后，兼记数症，不过示人以规矩，今人知外感内伤，伤人何物，有余不足，是何形状。至篇中文义多粗浅者，因业医者学问有深浅也。前后语句多重复者，恐心粗者前后不互证也。如半身不遂内有四十种气亏之症，小儿抽风门有二十种气虚之症，如遇杂症，必于六十种内互考参观，庶免谬误。望阅是书者，须详审焉。

玉田王清任书

《医林改错》目录

卷上

医林改错脏腑记叙	(643)
古人脏腑图	(645)
亲见改正脏腑图	(645)
会厌 左气门 右气门 卫总管 荣总管	
气府 血府记	(647)
津门 津管 遮食 总提 珑管 出水道	
记	(648)
脑髓说	(648)
气血合脉说	(649)
心无血说	(650)
方叙	(650)
通窍活血汤所治之症目	(650)
头发脱落	(650)
眼疼白珠红	(650)
糟鼻子	(650)
耳聋年久	(650)
白癫风	(651)
紫癫风	(651)
紫印脸	(651)
青记脸如墨	(651)
牙疳	(651)
出臭气	(651)
妇女干劳	(651)
男子劳病	(651)
交节病作	(651)
小儿疳证	(651)
通窍活血汤	(652)
血府逐瘀汤所治症目	(652)
头痛	(652)
胸疼	(652)
胸不任物	(652)
胸任重物	(652)
天亮出汗	(652)

食自胸右下	(652)
心里热名曰灯笼病	(653)
瞽闷	(653)
急躁	(653)
夜睡梦多	(653)
呃逆(俗名打咯忒)	(653)
饮水即呛	(653)
不眠	(653)
小儿夜啼	(653)
心跳心忙	(653)
夜不安	(653)
俗言肝气病	(653)
干呕	(653)
晚发一阵烧	(653)
血府逐瘀汤	(653)
膈下逐瘀汤所治之症目	(653)
积块	(654)
小儿痞块	(654)
痛不移处	(654)
卧则腹坠	(654)
肾泻	(654)
久泻	(654)
膈下逐瘀汤	(654)

卷下

半身不遂论叙	(655)
半身不遂论	(655)
半身不遂辨	(656)
半身不遂本源	(656)
口眼歪斜辨	(656)
辨口角流涎非痰饮	(657)
辨大便干燥非风火	(657)
辨小便频数遗尿不禁	(657)
辨语言蹇涩非痰火	(657)
辨口噤咬牙	(657)

- 记未病以前之形状…………… (657)
- 论小儿半身不遂…………… (658)
- 瘫痪论…………… (658)
- 补阳还五汤…………… (658)
- 瘟毒吐泻转筋说…………… (658)
- 解毒活血汤…………… (659)
- 急救回阳汤…………… (659)
- 论小儿抽风不是风…………… (659)
- 可保立苏汤…………… (659)
- 论痘非胎毒…………… (660)
- 论痘浆不是血化…………… (661)
- 论出痘饮水即呛…………… (661)
- 论七八天痘疮作痒…………… (661)
- 通经逐瘀汤…………… (661)
- 会厌逐瘀汤…………… (661)
- 止泻调中汤…………… (662)
- 保元化滞汤…………… (662)
- 助阳止痒汤…………… (662)
- 足卫和荣汤…………… (662)
- 少腹逐瘀汤说…………… (662)
- 少腹逐瘀汤…………… (663)
- 怀胎说兼记难产胎衣不下方…………… (663)
- 古开骨散…………… (663)
- 古没竭散…………… (663)
- 黄芪桃红汤…………… (663)
- 古下瘀血汤…………… (664)
- 抽葫芦酒…………… (664)
- 蜜葱猪胆汤…………… (664)
- 刺猬皮散…………… (664)
- 小茴香酒…………… (664)
- 痹症有瘀血说…………… (664)
- 身痛逐瘀汤…………… (664)
- 硃砂丸…………… (664)
- 癫狂梦醒汤…………… (664)
- 龙马自来丹…………… (665)
- 黄芪赤风汤…………… (665)
- 黄芪防风汤…………… (665)
- 黄芪甘草汤…………… (665)
- 木耳散…………… (665)
- 玉龙膏(即胜玉膏)…………… (665)
- 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 (665)

医林改错 卷上

清 玉田 王勛臣清任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医林改错脏腑记叙

古人曰：既不能为良相，愿为良医。以良医易而良相难。余曰：不然。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著书良医，无一全人。其所以无全人者，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病本既失，纵有绣虎雕龙之笔，裁云补月之能，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此医道无全人之由来也。

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这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如古人论脾胃，脾属土，土主静而不动，脾动则不安，既云脾动不安，何得下文又言脾闻声则动，动则磨胃化食，脾不动则食不化？论脾之动静，其错误如是。其论肺，虚如蜂巢，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既云下无透窍，何得又云肺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论肺之孔窍，其错误又如是。其论肾有两枚，即腰子，两肾为肾，中间动气为命门。既云中间动气为命门，何得又云左肾为肾，右肾为命门，两肾一体，如何两立其名，有何凭据？若以中间动气为命门，藏动气者，又何物也？其论肾错误又如是。其论肝，左右有两经，即血管，从两胁肋起，上贯头目，下由少腹环绕阴器，至足大趾而止。既云肝左右有两经，何得又云肝居于左，左胁属肝？论肝分左右，其错误又如是。其论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藏于心，意是心之机，意之所专曰志，志之动变曰思，以思谋远曰虑，用虑处物曰智，五者皆藏于心。既藏于心，何得又云脾藏意智，肾主伎

巧，肝主谋虑，胆主决断？据所论，处处皆有灵机，究竟未说明生灵机者何物，藏灵机者何所，若用灵机，外有何神情，其论心如此含混。其论胃，主腐熟水谷，又云脾动磨胃化食，胃之上口名曰贲门，饮食入胃，精气从贲门上输于脾肺，宣播于诸脉。此段议论，无情无理。胃下口名曰幽门，即小肠上口。其论小肠，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言饮食入小肠，化粪，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肛门出，水归膀胱为尿。如此论，尿从粪中渗出，其气当臭，尝用童子小便，并问及自饮小便之人，只言味咸，其气不臭。再者，食与水合化为粪，粪必稀溏作泻，在鸡鸭无小便则可，在马牛有小便则不可，何况乎人？看“小肠化食，水自阑门出”一节，真是千古笑谈。其论心包络，细筋如丝，与心肺相连者，心包络也。又云心外黄脂是心包络。又云心下横膜之上，竖膜之下，黄脂是心包络。又云膻中有名无形者，乃心包络也。既云有名无形，何得又云手中指之经，乃是手厥阴心包络之经也？论心包络竟有如许之多，究竟心包络是何物，何能有如许之多耶？其论三焦，更为可笑。《灵枢》曰：手少阴三焦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已是两三焦矣。《难经·三十一难》论三焦：上焦在胃之上，主内而不出；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下焦在脐下，主分别清浊。又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此论三焦是有形之物。又云：两肾中间动气，是三焦之本。此论三焦是无形之气。在《难经》一有形、一无形，又是两三焦。王叔和所谓有名无状之三焦者，盖由此也。至陈无择以脐下脂膜为三焦，袁淳甫以人身著内

一层,形色最赤者为三焦,虞天民指空腔子为三焦,金一龙有前三焦、后三焦之论。论三焦者,不可以指屈,有形无形,诸公尚无定准,何得云手无名指之经,是手少阳三焦之经也?其中有自相矛盾者,有后人议驳而未当者。总之,本源一错,万虑皆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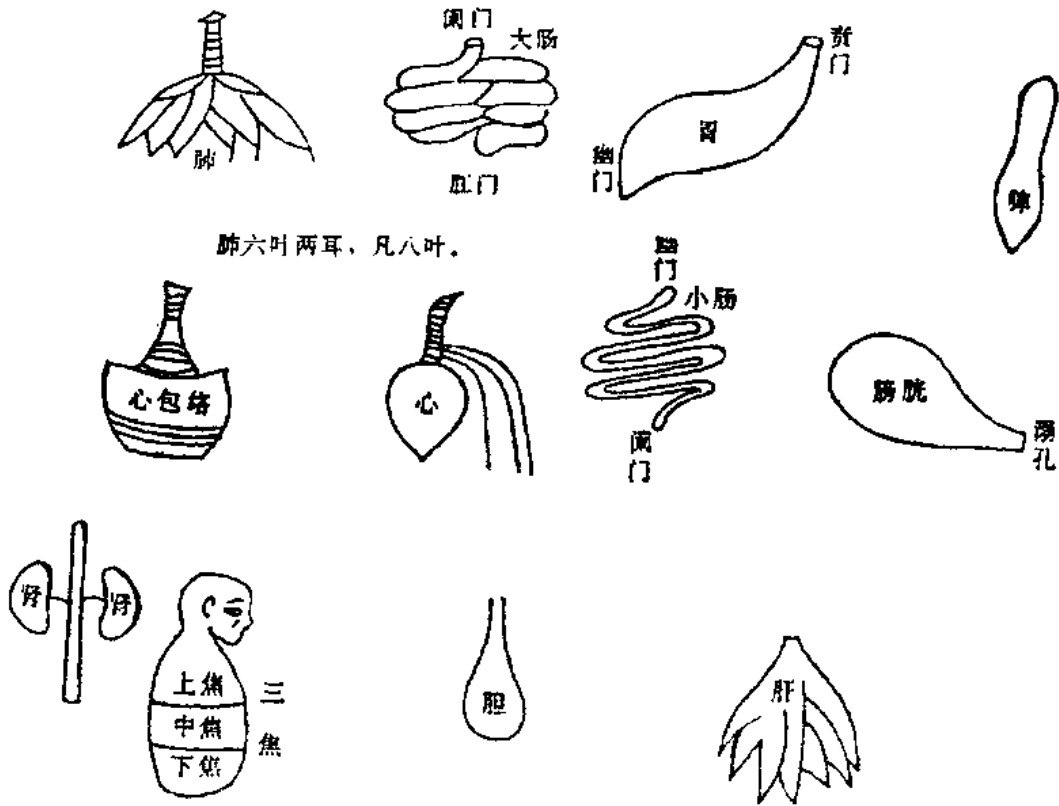
余尝有更正之心,而无脏腑可见,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庆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脏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塚,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以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劓。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后余在京,时嘉庆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劓犯,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

处,虽见脏腑,膈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劓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篑未成,不能终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症,因谈及膈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司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膈膜一事,知之最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问之,恒公鉴余苦衷,细细说明形状。余于脏腑一事,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惟恐后人未见脏腑,议余故叛经文。欲不刊行,复虑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千百年。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故名《素问》。二公如知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遗祸后世。继而秦越人著《难经》,张世贤割裂《河图洛书》为之图注,谓心肝肺以分两计之,每件重几许,大小肠以尺丈计之,每件长若干,胃大几许,容谷几斗几升。其言仿佛是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幸仁人君子鉴而谅之。

时道光庚寅孟冬直隶玉田县王清任书于
京邸知一堂

古人脏腑图

古人所绘脏腑图形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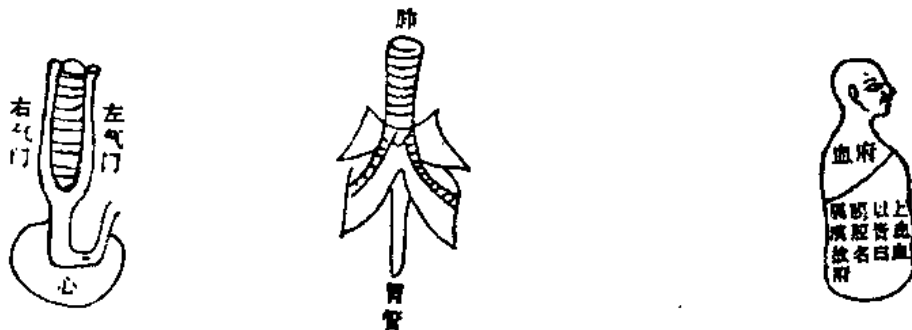
肺六叶两耳，凡八叶。

胆附于肝之短叶。

肝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

亲见改正脏腑图

余将亲见诸脏腑显隐之形，绘于其后，计四十二件。



左气门、右气门两管，归中一管念，由心左转出横行后接卫总管。心长在气管之下，非在肺管之下，心与肺叶上梭齐。

肺管至肺分两枝，入肺两叶，直贯到底，皆有节。管内所存，皆轻浮白沫，如豆腐沫，有形无体。两六叶，大面向背，小面向胸，上有四尖向胸，下一小片亦向胸。肺外皮实无透窍，亦无行气之二十四孔。

膈膜以上仅止肺、心、左右气门，余无他物。其余皆膈膜以下物，人身膈膜是上下界物。



肝四叶，胆附于肝右边第二叶，总提长于胃上，肝又长于总提之上，大面向上，后连于脊，肝体坚实，非肠、胃、膀胱可比，绝不能藏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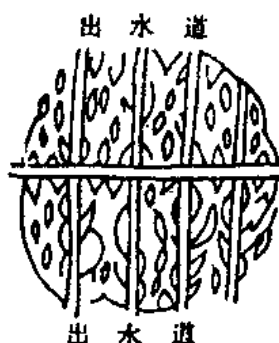
胃府之体质，上口贲门，在胃上正中，下口幽门，亦在胃上偏右，幽门之左寸许，名津门。胃内津门之左，有疙瘩如枣，名遮食。胃外津门左，名总提，肝连于其上。胃在腹，是平铺卧长，上口向脊，下口向右，底向腹，连出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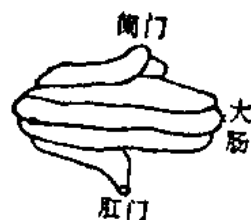
脾中有一管，体象玲珑，易于出水，故名璚管。脾之长短与胃相等，脾中间一管，即是璚管。另画璚管者，谓有出水道，令人易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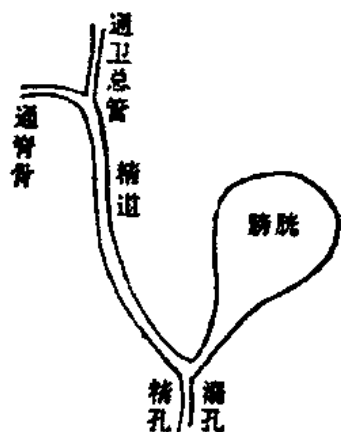
气府，俗名鸡冠油，下梭抱小肠，气府内，小肠外，乃存元气之所。元气化食，人身生命之源，全在于此。此系小肠，外有气府包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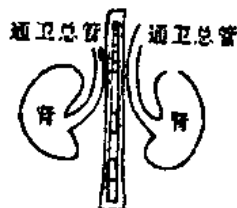
中是璚管，水由璚管分流两边出水道，由出水道渗出，沁入膀胱为尿。出水道中有回血管，其余皆系水管。



大肠上口，即小肠下口，名阑门。大肠下口，即肛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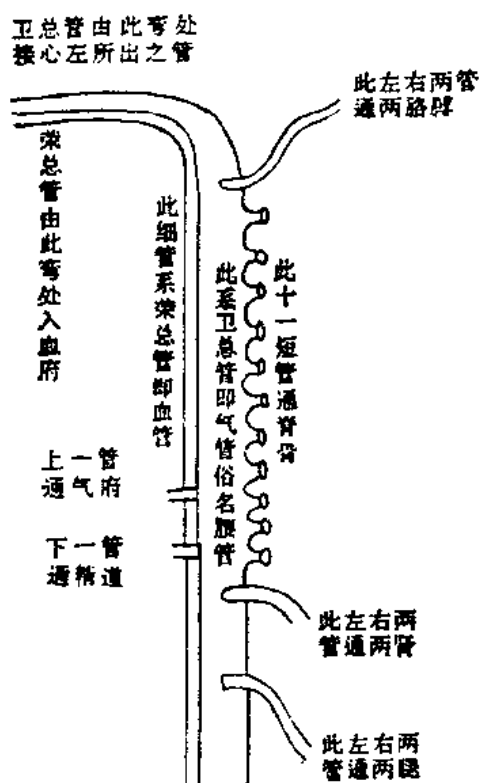
膀胱有下口，无上口，下口归玉茎。精道下孔，亦归玉茎。精道在妇女，名子宫。



两肾凹处，有气管两根，通卫总管。两旁肾体坚实，内无孔窍，绝不能藏精。



舌后白片，名曰会厌，乃遮盖左右气门、喉门之物。



古人言经络是血管，由每脏腑向外长两根，惟膀胱长四根。余亲见百余脏腑，并无向外长血管之形，故书于图后以记之。

会厌 左气门 右气门
卫总管 荣总管 气府 血府记

欲知脏腑体质，先明出气、入气与进饮食之道路。古人谓舌根后名曰喉，喉者候也，候气之出入，即肺管上口是也。喉之后名曰咽，咽者嚥也，嚥饮食入胃，即胃管上口是也。谓咽以纳食，喉以纳气，为千古不易之定论。自《灵》、《素》至今，四千年来，无人知其错而改正者。如咽嚥饮食入胃，人所共知，惟喉候气之出入一节，殊欠明白。不知肺两叶大面向背，上有四尖向胸，下一小片亦向胸，肺管下分为两杈，入肺两叶，每杈分九中杈，每中杈分九小杈，每小杈长数小枝，枝之尽头处并无孔窍，其形仿佛麒麟菜，肺外皮亦无孔窍，其内所存皆轻浮白沫，肺下实无透窍，亦无行气之二十四孔。先贤论吸气则肺满，呼气则肺

虚，此等错误，不必细辨。人气向里吸，则肚腹满大，非肺满大；气向外呼，则肚腹虚小，非肺虚小。出气，入气，吐痰，吐饮，唾津，流涎，与肺毫无干涉。肺管之后，胃管之前，左右两边凹处，有气管两根，其粗如箸，上口在会厌之下，左曰左气门，右曰右气门，痰饮津涎，由此气管而出。古人误以咳嗽、喘急、哮喘等症为肺病者，因见其症自胸中来。再者，临症查有外感，用发散而愈；有燥痰，用清凉而愈；有积热，用攻下而愈；有气虚，用补中而愈；有阴亏，用滋阴而愈；有瘀血，用逐瘀而愈。扬扬得意，立言著书，以为肺病无疑。不知左气门、右气门两管，由肺管两旁下行至肺管前面半截处，归并一根，如树两杈归一本，形粗如箸，下行人心，由心左转出，粗如笔管，从心左后行，由肺管左边过肺入脊前，下行至尾骨，名曰卫总管，俗名腰管。自腰以下，向腹长两管，粗如箸，上一管通气府，俗名鸡冠油，如倒提鸡冠花之状。气府乃抱小肠之物，小肠在气府是横长，小肠外、气府内，乃存元气之所。元气即火，火即元气，此火乃人生命之源。食由胃入小肠，全仗元气蒸化，元气足则食易化，元气虚则食难化。此记向腹之上一管。下一管，大约是通男子之精道，女子之子宫。独此一管，细心查看，未能查验的确，所以疑似，以俟后之业医者，倘遇机会，细心查看再补。卫总管，对背心两边有两管，粗如箸，向两肩长；对腰有两管，通连两肾；腰下有两管，通两胯；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支管连脊，此管皆行气、行津液。气足火旺，将津液煎稠，稠者名曰痰；气虚火衰，不能煎熬津液，津液必稀，稀者名曰饮。痰饮在管，总以管中之气上攻，上行过心，由肺管前气管中出左右气门。痰饮津涎，本气管中物，古人何以误为肺中物，因不知肺管前有气管相连而长，止知痰饮津涎自胸中来，便疑为肺中物，总是未亲见脏腑之故。手握足步，头转身摇，用行舍藏，全凭此气。人气向里吸则气府满，气府满，则肚腹大；气向外呼则气府虚，气府虚则肚腹小。卫总管，行气之府，

其中无血。若血归气府,血必随气而出,上行则吐血、衄血,下行则溺血、便血。卫总管之前,相连而长,粗如箸,名曰荣总管,即血管,盛血,与卫总管长短相等,其内之血,由血府灌溉。血府即人胸下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为坚实,前长与心口凹处齐,从两胁至腰上,顺长如坡,前高后低,低处如池,池中存血,即精汁所化,名曰血府。精汁详“胃津门”条下。前所言会厌,即舌后之白片,乃遮盖左右气门、喉门之物也。

津门 津管 遮食 总提 珑管 出水道记

咽下胃之一物,在禽名曰嗉,在兽名曰肚,在人名曰胃。古人画胃图,上口在胃上,名曰贲门。下口在胃下,名曰幽门。言胃上下两门,不知胃是三门。画胃竖长,不知胃是横长,不但横长,在腹是平铺卧长。上口贲门向脊,下底向腹。下口幽门亦在胃上,偏右肋向脊。幽门之左寸许,另有一门,名曰津门。津门上有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津管一物,最难查看,因上有总提遮盖。总提俗名胰子,其体长于贲门之右,幽门之左,正盖津门。总提下,前连气府接小肠,后接提大肠;在胃上,后连肝,肝连脊,此是膈膜以下,总提连贯胃肝大小肠之体质。饮食入胃,食留于胃,精汁水液,先由津门流出入津管。津管寸许,外分三杈。精汁清者,入髓府化髓。精汁浊者,由上杈卧则入血府,随血化血。其水液,由下杈从肝之中间,穿过入脾。脾中间有一管,体相玲珑,名曰珑管。水液由珑管分流两边,入出水道。出水道形如鱼网,俗名网油。水液由出水道渗出,沁入膀胱,化而为尿。出水道出水一段,体查最难。自嘉庆二年看脏腑时,出水道有满水铃铛者,有无水铃铛者,于理不甚透彻。以后诊病,查看久病寿终之人,临时有多饮水者,有少饮水者,有不饮水者,故后其水仍然在腹。以此与前所看者参考,与出水道出水一节,虽然近理,仍不敢为

定准。后以备较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铃铛,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铃铛,则知出水道出水无疑。前言饮食入胃,食留于胃,精汁水液,自津门流出。津门既孔如箸大,能向外流精汁水液,稀粥岂不能流出?津门虽孔如箸大,其处胃体甚厚,四围靠挤缩小,所以水能出而食不能出。况胃之内,津门之左一分远有一疙瘩,形如枣大,名曰遮食,乃挡食放水之物,待精汁水液流尽,食方腐熟,渐入小肠,化而为粪。小肠何以化食为粪?小肠外有气府,气府气抱小肠,小肠外、气府内,乃存元气之所,元气化食。此处与前气府参看。化粪入大肠,自肛门出。此篇记精汁由胃出津门,生精生血;水液由珑管出水道,入膀胱为尿;食由胃入小肠,元气蒸化为粪之原委也。

脑 髓 说

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一段,本不当说,纵然能说,必不能行。欲不说,有许多病,人不知源始,至此,又不得不说。不但医书论病,言灵机发于心,即儒家谈道德,言性理,亦未有不有灵机在心者。因始创之人,不知心在胸中,所办何事。不知咽喉两旁,有气管两根,行至肺管前,归并一根,入心,由心左转出,过肺入脊,名曰卫总管,前通气府、精道,后通脊,上通两肩,中通两肾,下通两腿,此管乃存元气与津液之所。气之出入,由心所过,心乃出入气之道路,何能生灵机,贮记性。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髓海。其上之骨,名曰天灵盖。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脑气虚,脑缩小。脑气与耳窍之气不接,故耳虚聋,耳窍通脑之道路中若有阻滞,故耳实聋。两目即脑汁所生,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瞳入白色,是脑汁下注,名曰脑汁入目。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脑受风热,脑汁从鼻流出,涕浊气臭,名曰脑漏。看小儿初生时,脑未全,肉

门软，目不灵动，耳不知听，鼻不知闻，舌不言。至周岁，脑渐生，囟门渐长，耳稍知听，目稍有灵动，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岁，脑髓渐满，囟门长全，耳能听，目有灵动，鼻知香臭，言语成句。所以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李时珍曰：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汪切庵曰：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脑髓中一时无气，不但无灵机，必死一时，一刻无气，必死一刻。

试看痫症，俗名羊羔风，即是元气一时不能上转入脑髓。抽时正是活人死脑袋。活人者，腹中有气，四肢抽搐；死脑袋者，脑髓无气，耳聋、眼天吊如死。有先喊一声而后抽者，因脑先无气，胸中气不知出入，暴向外出也。正抽时，胸中有漉漉之声者，因津液在气管，脑无灵机之气，使津液吐噀，津液逗留在气管，故有此声。抽后头疼昏睡者，气虽转入于脑，尚未足也。小儿久病后元气虚抽风，大人暴得气厥，皆是脑中无气，故病人毫无知识。以此参考，岂不是灵机在脑之证据乎！

气血合脉说

脉之形，余以实情告后人，
若违心装神仙，丧天良，评论必遭天诛。

气府存气，血府存血。卫总管由气府行周身之气，故名卫总管。荣总管由血府行周身之血，故名荣总管。卫总管体厚形粗，长在脊骨之前，与脊骨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筋骨长，即周身气管。荣总管，体薄形细，长在卫总管之前，与卫总管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皮肉长，即周身血管。气在气府，有出有入，出入者，呼吸也。目视耳听，头转身摇，掌握足步，灵机使气之动转也。血自血府入荣总管，由荣总管灌入周身血管，渗于管外，长肌肉也。气管近筋骨生，内藏难见。血管近皮肉长，外露易见。气管行气，气行则动；血管盛血，静而不动。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并非血管。如两眉棱骨后凹处，俗名两太阳，是处肉

少皮连骨，按之跳动，是通头面之气管。两足大指次指之端，是处肉少皮连骨，按之跳动，是通两足之气管。两手腕横纹高骨之上，是处肉少皮连骨，按之跳动，是通两手之气管。其管有粗有细，有直有曲，各人体质不同。胳膊肘下近手腕肉厚，气管外露者短。胳膊肘下近手腕肉薄，气管外露者长。如外感中人，风入气管，其管必粗，按之出肤。寒人气管，管中津液必凝，凝则阻塞其气，按之跳动必慢。火入气管，火气上炎，按之跳动必急。人壮邪气胜，管中气多，按之必实大有力。人弱正气衰，管中气少，按之必虚小无力。久病无生机之人，元气少，仅止上行头面两手，无气下行，故足面按之不动。若两手腕气管上，按之似有似无，或细小如丝，或指下微微乱动，或按之不动，忽然一跳，皆是气将绝之时。此段言人之气管，生平有粗细、曲直之不同。管有短长者，因手腕之肉有薄厚也。按之大小者，虚实也。跳动之急慢者，寒火之分也。前所言明明是脉，不言脉者，因前人不知有左气门、右气门、血府、气府、卫总管、荣总管、津门、津管、总提、遮食、珑管、出水道，在腹是何体质，有何用处。论脏腑、包络，未定准是何物。论经络、三焦，未定准是何物。并不能指明经络是气管、血管。论脉理，首句便言脉为血府，百骸贯通。言脉是血管，气血在内流通，周而复始。若以流通而论，此处血真能向彼处流，彼处当有空隙之地，有空隙之地，则是血虚，无空隙之地，血流归于何处？古人并不知脉是气管，竟著出许多《脉诀》，立言虽多，论部位一人一样，并无相同者。

古人论脉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说者，非谓古人无容足之地，恐后人对症无论脉之言，诊脉断死生易，知病难。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气有虚实，实者邪气实，虚者正气虚。正气虚，当与“半身不遂门”四十种气虚之症、“小儿抽风门”二十种气虚之症，互相参考。血

有亏瘀,血亏必有亏血之因,或因吐血、衄血,或溺血、便血,或破伤流血过多,或崩漏、产后伤血过多;若血瘀,有血瘀之症可查,后有五十种血瘀症互相参考。惟血府之血,瘀而不活,最难分别。后半日发烧,前半夜更甚,后半夜轻,前半日不烧,此是血府血瘀;血瘀之轻者,不分四段,惟日落前后烧两时,再轻者,或烧一时,此内烧兼身热而言;若午后身凉,发烧片刻,乃气虚参芪之症;若天明身不热,发烧止一阵,乃参附之症。不可混含从事。

心无血说

余友薛文煌,字朗斋,通州人,素知医。道光十年二月,因赴山东,来舍辞行。闲谈言及古人论生血之源,有言心生血、脾统血者,有言脾生血、心统血者,不知宗谁?余曰:皆不可宗。血是精汁入血府所化,心乃是出入气之道路,其中无血。朗斋曰:吾兄所言不实,诸物心皆有血,何独人心无血?余曰:弟指何物心有血?曰:古方有遂心丹治癫狂,用甘遂末,以猪心血和为丸,岂不是猪心有血之凭据?余曰:此古人之错,非心内之血,因刀刺破其心,腔子内血流入于心,看不刺破之心,内并无血,余见多多。试看杀羊者,割其颈项,不刺心,心内亦无血。又曰:不刺心,何死之速?余曰:满腔血从刀口流,所以先流者速,继而周身血退还腔子,所以后流者迟,血尽气散,故死之速。如人斗殴破伤,流血过多,气散血亡,渐至抽风,古人立名曰破伤风,用散风药治死受伤者,凶手拟抵,治一个,即是死两个。若明白气散血亡之义,即用黄芪半斤,党参四两,大补其气,救一人岂不是救两人。朗斋点首而别。

方 叙

余不论三焦者,无其事也。在外分头而四肢,周身血管;在内分膈膜上、下两段,膈膜以

上,心肺咽喉,左右气门,其余之物,皆在膈膜以下。立通窍活血汤,治头面四肢周身血管血瘀之症;立血府逐瘀汤,治胸中血府血瘀之症;立膈下逐瘀汤,治肚腹血瘀之症。病有千状万态,不可以余为全书。查证有王肯堂《证治准绳》,查方有周定王朱楠《普济方》,查药有李时珍《本草纲目》,三书可谓医学之渊源。可读可记,有国朝之《医宗金鉴》,理足方效,有吴又可《瘟疫论》。其余名家,虽未见脏腑,而攻发补泻之方,效者不少。余何敢云著书,不过因著《医林改错·脏腑图记》后,将平素所治气虚、血瘀之症,记数条示人以规矩,并非全书。不善读者,以余之书为全书,非余误人,是误余也。

通窍活血汤所治症目

通窍活血汤所治之病,开列于后。

头 发 脱 落

伤寒、瘟疫后头发脱落,名医书皆言伤血,不知皮里肉外血瘀,阻塞血路,新血不能养发,故发脱落。无病脱发,亦是血瘀。用药三付,发不脱,十付必长新发。

眼疼白珠红

眼疼白珠红,俗名暴发火眼。血为火烧,凝于目珠,故白珠红色。无论有云翳,无云翳,先将此药吃一付,后吃加味止痛没药散,一二付,三两日必痊愈。

糟 鼻 子

色红是瘀血,无论三二十年,此方服三付可见效,二三十付可痊愈。舍此之外,并无验方。

耳 聋 年 久

耳孔内小管通脑,管外有瘀血靠挤,管闭,故耳聋。晚服此方,早服通气散,一日两

付,三二十年耳聾可愈。

白 癧 风

血瘀于皮里,服三五付可不散漫,再服三十付可痊。

紫 癧 风

血瘀于肤里,治法照白癧风,无不应手取效。

紫 印 脸

脸如打伤血印,色紫成片,或满脸皆紫,皆血瘀所致。如三五年,十付可愈;若十余年,三二十付必愈。

青记脸如墨

血瘀症,长于天庭者多,三十付可愈。白癧、紫癧、紫印、青记,自古无良方者,不知病源也。

牙 疳

牙者,骨之余;养牙者,血也。伤寒、瘟疫、痘疹、痞块,皆能烧血,血瘀牙床紫,血死牙床黑,血死牙脱,人岂能活?再用凉药凝血,是促其死也。遇此症,将此药晚服一付,早服血府逐瘀汤一付,白日煎黄芪八钱,徐徐服之,一日服完。一日三付,三日可见效,十日大见效,一月可痊愈。纵然牙脱五七个,不穿腮者,皆可活。

出 气 臭

血府血瘀,血管血必瘀,气管与血管相连,出气安得不臭?即风从花里过来香之义。晚服此方,早服血府逐瘀汤,三五日必效。无论何病,闻出臭气,照此法治。

妇女下劳

经血三四月不见,或五六月不见,咳嗽气喘,饮食减少,四肢无力,午后发烧,至晚尤

甚,将此方吃五付,或六付,至重者九付,未有不痊愈者。

男子劳病

初病四肢酸软无力,渐渐肌肉消瘦,饮食减少,面色黄白,咳嗽吐沫,心烦急躁,午后潮热,天亮汗多,延医调治,始而滋阴,继而补阳,补之不效,则云虚不受补,无可如何。可笑著书者,不分别因弱致病,因病致弱。果系伤寒、瘟疫大病后,气血虚弱,因虚弱而病,自当补弱而病可痊。本不弱面生病,因病久致身弱,自当去病,病去而元气自复。查外无表症,内无里症,所见之症,皆是血瘀之症。常治此症,轻者九付可愈,重者十八付可愈。吃三付后,如果气弱,每日煎黄芪八钱,徐徐服之,一日服完,此攻补兼施之法。若气不甚弱,黄芪不必用,以待病去,元气自复。

交 节 病 作

无论何病,交节病作,乃是瘀血。何以知其是瘀血?每见因血结吐血者,交节亦发,故知之。服三付不发。

小 儿 疳 证

疳病初起,尿如米泔,午后潮热,日久青筋暴露,肚大坚硬,面色青黄,肌肉消瘦,皮毛憔悴,眼睛发眵。古人以此症,在大人为劳病,在小儿为疳疾,照前症再添某病,则曰某疳,如脾疳、疳泻、疳肿、疳痢、肝疳、心疳、疳渴、肺疳、肾疳、疳热、脑疳、眼疳、鼻疳、牙疳、脊疳、蛔疳、无辜疳、丁奚疳、哺露疳,分病十九条,立五十方,方内多有梔子、黄连、羚羊、石膏大寒之品。因论病源系乳食过饱,肥甘无节,停滞中脘,传化迟滞,肠胃渐伤,则生积热,热盛成疳,则消耗气血,煎灼津液,故用大寒以清积热。余初时对症用方,无一效者。后细阅其论,因饮食无节,停滞中脘,此论是停食,不宜大寒之品。以传化迟滞,肠胃渐伤,则生积热之句面论,当是虚热,又不宜用大寒之

品。后遇此症,细心审查,午后潮热,至晚尤甚,乃瘀血也。青筋暴露,非筋也,现于皮肤者,血管也,血管青者,内有瘀血。至肚大坚硬成块,皆血瘀凝结而成。用通窍活血汤,以通血管;用血府逐瘀汤,去午后潮热;用膈下逐瘀汤,消化积块。三方轮服,未有不愈者。

通窍活血汤

赤芍一钱 川芎一钱 桃仁三钱,研泥 红花三钱 老葱三根,切碎 鲜姜三钱,切碎 红枣七个,去核 麝香五厘,绢包

用黄酒半斤,将前七味煎一盅,去渣,将麝香入酒内,再煎二沸,临卧服。方内黄酒,各处分两不同,宁可多二两,不可少,煎至一盅,酒亦无味,虽不能饮酒之人,亦可服。方内麝香,市井易于作假,一钱真,可合一两假,人又不能辨。此方麝香最要紧,多费数文,必买好的方妥,若买当门子更佳。大人一连三晚,吃三付,隔一日再吃三付。若七八岁小儿,两晚吃一付;三两岁小儿,三晚吃一付。麝香可煎三次,再换新的。

方歌

通窍全凭好麝香,桃红大枣老葱姜,
川芎黄酒赤芍药,表里通经第一方。

加味止痛没药散

治初起眼疼,白珠红,后起云翳。

没药三钱 血竭三钱 大黄三钱 朴硝二钱
石决明三钱,煨

为末,分四付,早晚清茶调服。眼科外症,千古一方。

通气散

治耳聋不闻雷声。余三十岁立此方。

柴胡一两 香附一两 川芎五钱

为末,早晚开水冲服三钱。

血府逐瘀汤所治症目

血府逐瘀汤所治之病,开列于后。

头 痛

头痛有外感,必有发热恶寒之表症,发散可愈;有积热,必舌干、口渴,用承气可愈;有气虚,必似痛不痛,用参芪可愈。查患头疼者,无表症,无里症,无气虚、痰饮等症,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剂而愈。

胸 疼

胸疼在前面,用木金散可愈;后通背亦疼,用瓜蒌薤白白酒汤可愈;在伤寒,用瓜蒌、陷胸、柴胡等,皆可愈。有忽然胸疼,前方皆不应,用此方一付,疼立止。

胸 不 任 物

江西巡抚阿霖公,年七十四,夜卧露胸可睡,盖一层布压则不能睡,已经七年,召余诊之,此方五付痊愈。

胸 任 重 物

一女二十二岁,夜卧令仆妇坐于胸方睡,已经二年,余亦用此方,三付而愈。设一齐问病源,何以答之。

天 亮 出 汗

醒后出汗,名曰自汗。因出汗醒,名曰盗汗,盗散人之气血。此是千古不易之定论。竟有用补气、固表、滋阴、降火,服之不效,而反加重者,不知血瘀亦令人自汗、盗汗,用血府逐瘀汤,一两付而汗止。

食自胸右下

食自胃管而下,宜从正中食入咽。有从胸右边嚥下者,胃管在肺管之后,仍由肺叶之下转入肺前,由肺下至肺前出膈膜入腹,肺管正

中，血府有瘀血，将胃管挤靠于右。轻则易治，无碍饮食也；重则难治，挤靠胃管，弯而细，有碍饮食也。此方可效，痊愈难。

心里热(名曰灯笼病)

身外凉，心里热，故名灯笼病，内有血瘀。认为虚热，愈补愈瘀；认为实火，愈凉愈凝。三两付血活热退。

瞽 闷

即小事不能开展，即是血瘀，三付可好。

急 躁

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一二付必好。

夜睡梦多

夜睡梦多，是血瘀，此方一两付痊愈。外无良方。

呃逆(俗名打咯忒)

因血府血瘀，将通左气门、右气门归并心上一根气管从外挤严，吸气不能下行，随上出，故呃气。若血瘀甚，气管闭塞，出入之气不通，闷绝而死。古人不知病源，以橘皮竹茹汤、承气汤、都气汤、丁香柿蒂汤、附子理中汤、生姜泻心汤、代赭旋覆汤、大小陷胸等汤治之，无一效者。相传咯忒伤寒，咯忒瘟病，必死。医家因古无良法，见此症则弃而不治。无论伤寒、瘟疫、杂症，一见呃逆，速用此方，无论轻重，一付即效。此余之心法也。

饮水即呛

饮水即呛，乃会厌有血滞，用此方极效。古人评论全错，余详于痘症条。

不 眠

夜不能睡，用安神养血药治之不效者，此方若神。

小 儿 夜 啼

何得白日不啼，夜啼者，血瘀也。此方一两付痊愈。

心 跳 心 忙

心跳心忙，用归脾安神等方不效，用此方百发百中。

夜 不 安

夜不安者，将卧则起，坐未稳又欲睡，一夜无宁刻，重者满床乱滚，此血府血瘀。此方服十余付可除根。

俗言肝气病

无故爱生气，是血府血瘀，不可以气治。此方应手效。

干 呕

无他症，惟干呕，血瘀之症。用此方化血，而呕立止。

晚发一阵热

每晚内热，兼皮肤热一时，此方一付可愈，重者两付。

血府逐瘀汤

当归三钱 生地三钱 桃仁四钱 红花三钱
枳壳二钱 赤芍二钱 柴胡一钱 甘草一钱
桔梗一钱半 川芎一钱半 牛膝三钱
水煎服。

方歌

血府当归生地桃，红花甘草壳赤芍，
柴胡芎桔牛膝等，血化下行不作劳。

膈下逐瘀汤所治症目

膈下逐瘀汤所治之症，开列于后。

积 块

积聚一症,不必论古人立五积、六聚、七癥、八瘕之名,亦不议驳其错,驳之未免过烦。今请问在肚腹能结块者是何物?若在胃结者,必食也。在肠结者,燥粪也。积块日久,饮食仍然如故,自然不在肠胃之内,必在肠胃之外。肠胃之外,无论何处,皆有气血。气有气管,血有血管。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竖血管凝结,则成竖条,横血管凝结,则成横条,横竖血管皆凝结,必接连成片,片凝日久,厚而成块。既是血块,当发烧。要知血府血瘀必发烧。血府,血之根本,瘀则殒命。肚腹血瘀,不发烧。肚腹,血之梢末,虽瘀不致伤生。无论积聚成块,在左肋、右肋、脐左、脐右、脐上、脐下,或按之跳动,皆以此方治之,无不应手取效。病轻者少服,病重者多服,总是病去药止,不可多服。倘病人气弱,不任克消,原方加党参三五钱皆可,不必拘泥。

小 儿 痞 块

小儿痞块,肚大青筋,始终总是血瘀为患,此方与前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三方轮转服之,月余,未有不成功者。

痛 不 移 处

凡肚腹疼痛,总不移动,是血瘀,用此方治之极效。

卧 则 腹 坠

病人夜卧,腹中似有物,左卧向左边坠,右卧向右边坠,此是内有血瘀,以此方为主,有杂症,兼以他药。

肾 泻

五更天泄三两次,古人名曰肾泄。言是肾虚,用二神丸、四神丸等药,治之不效,常有三五年不愈者。病不知源,是难事也。不知总提上有瘀血,卧则将津门挡严,水不能由津门出,由幽门入小肠,与粪合成一处,粪稀溏,故清晨泻三五次。用此方逐总提上之瘀血,血活津门无挡,水出泻止,三五付可痊愈。

久 泻

泻肚日久,百方不效,是总提瘀血过多,亦用此方。

膈下逐瘀汤

灵脂二钱,炒 当归三钱 川芎二钱 桃仁三钱,研泥 丹皮二钱 赤芍二钱 乌药二钱 元胡一钱 甘草三钱 香附钱半 红花三钱 枳壳钱半

水煎服。

方歌

膈下逐瘀桃牡丹,赤芍乌药元胡甘,
归芎灵脂红花壳,香附开郁血亦安。

医林改错 下卷

清 玉田 王勛臣清任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半身不遂论叙

医家立言著书，心存济世者，乃良善之心也。必须亲治其症，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与后人。若一症不明，留与后人再补。断不可徒取虚名，恃才立论，病未经见，揣度立方。倘病不知源，方不对症，是以活人之心，遗作杀人之事，可不畏欤？如伤寒、瘟疫、杂症、妇科，古人各有所长，对症用方，多半应手取效，其中稍有偏见，不过白玉微瑕。惟半身不遂一症，古之著书者，虽有四百余家，于半身不遂立论者，仅止数人。数人中，并无一人说明病之本源。病不知源，立方安得无错？余少时遇此症，始遵《灵枢》、《素问》、仲景之论，治之无功。继遵河间、东垣、丹溪之论，投药罔效。辗转踌躇，几至束手。伏思张仲景论伤寒，吴又可著《瘟疫》，皆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余空有活人之心，而无济世之手。凡遇是症，必细心研究，审气血之荣枯，辨经络之通滞，四十年来，颇有所得，欲公之天下，以济后人，奈不敢以管见之学，驳前人之论，另立方法，自取其罪。友人曰：真胸有确见，屡验良法，补前人之缺，救后人之难，不但有功于后世，正是前代之勋臣，又何罪之有？余闻斯议，不揣鄙陋，将男、妇、小儿半身不遂，瘫痪痿症，抽搐筋挛，得病之源，外现之症，屡验良方，难治易治之形状，及前人所论脉理脏腑经络之错误，一一绘图，申明其说，详述前后，以俟高明，再加补助，于医道岂无小补云尔。

半身不遂论

半身不遂，病本一体，诸家立论，竟不相同。始而《灵枢经》曰：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者，内居荣卫，荣卫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偏枯者，半身不遂也。《素问》曰：风中五脏六腑之俞，所中则为偏风。张仲景曰：夫风之为病，当令人半身不遂。三书立论，本源皆专主于风。至刘河间出世，见古人方论无功，另出手眼，云：中风者，非肝木之风内动，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息失宜，内火暴甚，水枯莫制，心神昏昧，卒倒无所知。其论专主于火。李东垣见河间方论矛盾。又另立论曰：中风者，气虚而风邪中之，病在四旬以后，壮盛稀有，肥白气虚者间亦有之。论中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中经络之分，立法以本气虚外受风邪，是其本也。朱丹溪见东垣方症不符，又分途立论，言西北气寒有中风，东南气湿非真中风，皆因气血先虚，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其论专主于痰，湿痰是其本也。王安道见丹溪论中有东南气湿非真中风一句，便云《灵枢》、《素问》、仲景所言是真中风，河间、东垣、丹溪所言是类中风。虞天民言：王安道分真中风、类中风之说，亦未全是，四方病此者，尽因气湿痰火挟风而作，何尝见有真中、类中之分？独张景岳有高人之见，论半身不遂大体属气虚，易中风之名，著非风之论，惟引用《内经》厥逆，并辩论寒热、血虚、及十二经之见症，与症不符，其方不效者，可惜先生于此症阅历无多。其余名家所论病因，皆是因风、因火、因气、因痰之论。所立之方，俱系

散风、清火、顺气、化痰之方。有云气血虚弱而中风邪者，于散风清火方中，加以补气养血之药；有云阴虚亏损而中风邪者，于滋阴补肾药内，佐以顺气化痰之品。或补多而攻少，或补少而攻多，自谓攻补兼施，于心有得。今人遵用，仍然无效。又不敢议论古人之非，不曰古方不合今病，便云古今元气不同。既云方不合病，元气不同，何得伤寒病，麻黄、承气、陷胸、柴胡，应手取效，何得中风门愈风、导痰、秦艽、三化，屡用无功？总不思古人立方之本，效与不效，原有两途。其方效者，必是亲治其症，屡验之方；其不效者，多半病由议论，方从揣度，以议论揣度，定论立方，如何能明病之本源。因何半身不遂，口眼歪邪；因何语言蹇涩，口角流涎，大便干燥，小便频数，毫无定见，古今混猜。以一亏损五成元气之病，反用攻发克消之方，安得不错？溯本穷源，非错于医，乃错自著书者之手。嗟乎！此何等事，而竟以意度，想当然乎哉！

半身不遂辨

或曰：半身不遂，古人风火湿痰之论，诸家层次议驳，有证据可凭乎？余曰：即以仲景《伤寒论》中风篇云，中风则令人头疼身痛，发热恶寒，干呕自汗。《金匱要略》论伤风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清涕。中风本门又云：夫风之为病，当令人半身不遂。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令人头疼身痛，发热恶寒，干呕自汗？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清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半身不遂若是风，风之中人，必由皮肤入经络，亦必有由表入里之症可查。尝治此症，初得时并无发热恶寒，头疼身痛，目痛鼻干，寒热往来之表症。既无表症，则知半身不遂，非风邪所中。再者，众人风火湿痰之论立说更为含混。如果是风火湿痰，无论由外中，由内发，必归经络。经络所藏者，无非气血。气血若为风火湿痰阻滞，必有疼痛之症。有疼痛之症，乃是身痛之痹症，非是半身不

遂。半身不遂，无疼痛之症。余平生治之最，从未见因身痛痹症而得半身不遂者，由此思之，又非风火湿痰所中。

半身不遂本源

或曰：君言半身不遂，亏损元气，是其本源，何以亏至五成方病？愿闻其说。余曰：夫元气藏于气管之内，分布周身，左右各得其半。人行坐动转，全仗元气。若元气足，则有力；元气衰，则无力；元气绝，则死矣。若十分元气，亏二成，剩八成，每半身仍有四成，则无病。若亏五成，剩五成，每半身只剩二成半，此时虽未病半身不遂，已有气亏之症，因不疼不痒，人自不觉。若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有空虚之隙，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如右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左，则右半身无气；左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右，则左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不遂者，不遂人用也。如睡时气之归并，人不能知觉，不过是醒则不能翻身，惟睡醒时气之归并，自觉受病之半身，向不病之半身流动，比水流波浪之声尤甚，坐时归并，身必歪倒，行走时归并，半身无气，所以跌仆。人便云因跌仆得半身不遂，殊不知非因跌仆得半身不遂，实因气亏得半身不遂，以致跌仆。

口眼歪斜辨

或曰：半身不遂，既然无风，如何口眼歪斜？余曰：古人立歪斜之名，总是临症不细心审查之故。口眼歪斜，并非歪斜，因受病之半脸无气，无气则半脸缩小，一眼无气力，不能圆睁，小眼角下抽，口半边无气力不能开，嘴角上抽，上下相凑，乍看似歪斜，其实并非左右之歪斜。尝治此症，凡病左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右；病右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左。此理令人不解，又无书籍可考。何者？人左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右行，右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左行，有左右交互之义。余亦不敢为定论，以待高明细心审查再补。

又曰：口眼歪斜，尽属半脸无气乎？余曰：前论指兼半身不遂而言。若壮盛人，无半身不遂，忽然口眼歪斜，乃受风邪阻滞经络之症。经络为风邪阻滞，气必不上达，气不上达头面，亦能病口眼歪斜，用通经络散风之剂，一药而愈，又非治半身不遂方之所能为也。

辨口角流涎非痰饮

或曰：口角所流非痰饮乎？余曰：尝治此症，见所流尽是清水，并非稠痰。明明气虚不固津液。不明此理，试看小儿气不足时，流涎者十有八九，高年人气衰时，流涎者十有三二，再以他症互相参看，流涎者属气虚无疑。

辨大便干燥非风火

或曰：患半身不遂，兼大便干燥，古人名曰风燥，言其病有风有火，有是理乎？余曰：若是风火，用散风清火润燥攻下药，大便一行，风散火清，自当不燥。尝见治此症者，误用下药，下后干燥更甚。总不思平素出大恭时，并非大恭顺谷道自流，乃用气力催大恭下行。既得半身不遂之后，无气力使手足动，无气力使舌言，如何有气力到下部催大恭下行。以此推之，非风火也，乃无气力催大恭下行。大恭在大肠，日久不行，自干燥也。

辨小便频数遗尿不禁

或曰：小便频数、遗尿不禁，有火有虚，有分别乎？余曰：有溺时玉茎内疼痛，尿一点一滴而出，兼之色红，乃是火症。若高年人，或虚弱人，尿长而痛，其色清白，乃属气虚。溺孔开张，尿流而不知，名曰遗尿。不禁者，尿欲出而人禁止不溺，尿仍自出。此专指小便自病而言。若半身不遂，兼小便频数，遗尿不禁，绝无玉茎疼痛之苦，此是气虚不固提也。

辨语言蹇涩非痰火

或曰：说话不真，古名语言蹇涩。前人论舌之本有痰有火，此理想来不错？余曰：非痰

火也。舌中原有两管，内通脑气，即气管也，以容气之往来，使舌动转能言。今半身无气，已不能动，舌亦半边无气，亦不能全动，故说话不真。试看小儿气不足不能行走时，高年人气衰时，说话俱不真，是其证也。

辨口噤咬牙

或曰：既无风火，如何口噤咬牙？余曰：口噤自是口噤，咬牙自是咬牙，古人以口噤、咬牙混成一症，何临症粗心之甚！口噤是虚，咬牙是实。口噤是牙紧不开，咬牙是叩齿有声。在伤寒、瘟疫、杂症、妇科，有虚证口噤者，有实证咬牙者。独半身不遂，有口噤，绝无咬牙，亦有口噤太甚，下牙里收，其声如铍似咬牙，实非咬牙，亦虚症也。如无半身不遂，又无他症相兼，忽然口噤不开，乃风邪阻滞经络，气不上达之所致，用疏通经络之剂即愈。

记未病以前之形状

或曰：元气既亏之后，未得半身不遂以前，有虚症可查乎？余生平治之最多，知之最悉。每治此症，愈后问及未病以前之形状，有云偶而一阵头晕者，有头无故一阵发沉者，有耳内无故一阵风响者，有耳内无故一阵蝉鸣者，有下眼皮常跳动者，有一只眼渐渐小者，有无故一阵眼睛发直者，有眼前常见旋风者，有常向鼻中攒冷气者，有上嘴唇一阵跳动者，有上下嘴唇相凑发紧者，有睡卧口流涎沫者，有平素聪明忽然无记性者，有忽然说话少头无尾、语无伦次者，有无故一阵气喘者，有一手常战者，有两手常战者，有手无名指每日有一时屈而不伸者，有手大指无故自动者，有胳膊无故发麻者，有腿无故发麻者，有肌肉无故跳动者，有手指甲缝一阵阵出冷气者，有脚指甲缝一阵阵出冷气者，有两腿膝缝出冷气者，有脚孤拐骨一阵发软、向外棱倒者，有腿无故抽筋者，有脚指无故抽筋者，有行走两腿如拌蒜者，有心口一阵气堵者，有心口一阵发空、气不接者，有心口一阵发忙者，有头项无故一

阵发直者,有睡卧自觉身子沉者,皆是元气渐亏之症,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易于疏忽。

论小儿半身不遂

或曰:小儿亦有半身不遂者?余曰:小儿自周岁至童年皆有,突然患此症者少,多半由伤寒、瘟疫、痘疹、吐泄等症,病后元气渐亏,面色青白,渐渐手足不动,甚至手足筋挛,周身如泥塑,皆是气不达于四肢。古人以风治,是于此症阅历无多。

瘫痿论

或曰:元气归并左右,病半身不遂,有归并上下之症乎?余曰:元气亏五成,下剩五成,周流一身,必见气亏诸态。若忽然归并于上半身,不能行于下,则病两腿瘫痪。奈古人论痿症之源,因足阳明胃经湿热,上蒸于肺,肺热叶焦,皮毛憔悴,发为痿症,概用清凉攻下之方。余论以清凉攻下之药,治湿热腿疼痹症则可,治痿症则不相宜。岂知痹症疼痛日久,能令腿瘫,瘫后仍然腿疼。痿症是忽然两腿不动,始终无疼痛之苦。倘标本不清,虚实混淆,岂不遗祸后人。

补阳还五汤

此方治半身不遂,口服歪斜,语言蹇涩,口角流涎,大便干燥,小便频数,遗尿不禁。

黄芪四两,生 归尾二钱 赤芍一钱半 地龙一钱,去土 川芎一钱 桃仁一钱 红花一钱
水煎服。

初得半身不遂,依本方加防风一钱,服四五剂后去之。如患者先有人耳之言,畏惧黄芪,只得迁就人情,用一二两,以后渐加至四两。至微效时,日服两剂,岂不是八两。两剂服五六日,每日仍服一剂。如已病三两个月,前医遵古方用寒凉药过多,加附子四五钱。如用散风药过多,加党参四五钱。若未服,则不

必加。此法虽良善之方,然病久气太亏,肩膀脱落二三指缝,胳膊曲而搬不直,脚孤拐骨向外倒,哑不能言一字,皆不能愈之症,虽不能愈,常服可保病不加重。若服此方愈后,药不可断,或隔三五日吃一付,或七八日吃一付,不吃恐将来得气厥之症。方内黄芪,不论何处所产,药力总是一样,皆可用。

方歌

补阳还五赤芍芍,归尾通经佐地龙,
四两黄芪为主药,血中瘀滞用桃红。

瘟毒吐泻转筋说

上吐下泻转筋一症,古人立名曰霍乱,宋朝太医院立方,名曰局方,立藿香正气散以治之。以邪气伤正气之病,反用攻伐正气之药,岂不愧太医之名。至我朝道光元年,岁次辛巳,瘟毒流行,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彼时业医者,有用参术姜附见效者,便言阴寒;有用芩连梔柏见效者,则云毒火。余曰:非也,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乃瘟毒也。或曰:既是瘟毒,姜附热,芩连凉,皆有见效者,何也?余曰:芩连效在初病,人壮毒胜时。姜附效在毒败,人弱气衰时。又曰:有芩连姜附服之不效,而反有害者,何也?余曰:试看针刺而愈者,所流尽是黑紫血,岂不是瘟毒烧炼。瘟毒自口鼻入气管,由气管达于血管,将气血凝结,壅塞津门,水不得出,故上吐下泻。初得,用针刺其胳膊肘里弯处血管,流紫黑血,毒随血出而愈。或曰:所刺是何穴?请明白指示。余曰:余虽善针,不必论,是穴名曰尺泽。人气管周身贯通,血管周身亦贯通,尺泽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泽上下刺之亦可愈。总之,用针所刺而愈,皆风火气有余之症,不足之症,愈针愈坏。此针灸家隐讳而不肯言也。仓卒之时,用针刺,取其捷便也。一面针刺,一面以解毒活血汤治之,活其血,解其毒,未有不一药而愈者。

但此症得之最速，伤元气最快，一半日可伤生。若吐泻一两时后，或半日后，一见腿抽，便是腿上气少，一见胳膊抽，便是胳膊上气少。如见眼胞塌陷，汗出如水，肢冷如冰，漫言凉药有害，即余所立解毒活血汤，亦有过无功。此时无论舌干口燥，大渴饮冷，一时饮水数碗，放心用姜附回阳汤，一付可夺命。此法非浅医所能知也。

解毒活血汤

连翘二钱 葛根二钱 柴胡三钱 当归二钱
生地五钱 赤芍三钱 桃仁八钱，研 红花五钱 枳壳一钱 甘草二钱

水煎服。

方歌

解毒活血连翘桃，红花归壳葛赤芍，
柴胡甘草同生地，吐泻良方用水熬。

此方谓初得吐泻而言，若见汗多，肢冷，眼塌，不可用。

急救回阳汤

若吐泻一见转筋、身凉、汗多，非此方不可，莫畏病人大渴饮冷不敢用。

党参八钱 附子八钱，大片 干姜四钱 白术四钱 甘草三钱 桃仁二钱，研 红花二钱

水煎服。

方歌

急救回阳参附姜，温中术草桃红方，
见真胆雄能夺命，虽有桃红气无伤。

解毒活血汤与急救回阳汤，两方界限分清，未有不应手而愈者。慎之！慎之！

论小儿抽风不是风

夫抽风一症，今人治之不效者，非今人错治，乃古方误人。古人不止论病立方误入，立病名曰抽风，风之一字，尤其误人。又因此症多半由伤寒、瘟疫，或痘疹、吐泄等症，病久而抽，则名曰慢惊风。慢惊风三字，相连立名，更

为可笑，不但文义不通，亦未细察病源。若真是风，风之中人，必由皮肤入经络，亦必有由表入里之症可查。既查无外感之表症，古人何得著书立方，总言是风。其所以言风者，因见其病发作之时，项背反张，两目天吊，口噤不开，口流涎沫，咽喉痰声，昏沉不省人事，以为中风无疑。殊不知项背反张，四肢抽搐，手足握固，乃气虚不固肢体也；两目天吊，口噤不开，乃气虚不上升也；口流涎沫，乃气虚不固津液也；咽喉往来痰声，非痰也，乃气虚不归原也。如不明此理，试看高年人，久病寿终时，或项强身重，或露睛天吊，或牙紧流涎，或痰声拽锯，或冷汗淋漓，一派气脱之症，明显显露。以抽风之两目天吊，口噤流涎，痰声拽锯，互相参看，则抽风之症，气虚无疑。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以一气虚血瘀之症，反用散风清火之方，安得不错？服散风药，无风服之则散气；服清火药，无火服之则血凝；再服攻伐克消之方，气散血亡，岂能望生？溯本穷源，非死于医，乃死于著书者之手。每见业小儿科阅历多者，绝不误人，因抽风古方不效，见抽风则弃而不治。亦有高手，看小儿现在之症，知将来必抽风，虽无方调治，亦必告知病家，此病恐将来抽风。何以知其将来必抽风？凡将欲抽风之前，必先见抽风之症，如见顶门下陷，昏睡露睛，口中摇舌，不能啼哭，哭无眼泪，鼻孔煽动，咽喉痰声，头低不抬，口噤无声，四肢冰冷，口吐白沫，胸高如碗，喘急气促，而色青白，汗出如水，不能裹乳，大便绿色，腹内空鸣，下泄上嗽，肌肉跳动，俱是抽风之兆。前二十症，不必全见，但见一二症，则知将来必抽。其中有可治者，有不可治者，并所用之方，皆开列于后。若露睛天吊，不食不哭，痰鸣气喘，病虽沉重，乃可治之症。若天庭灰色，肾子上缩，或脉微细，或脉全无，外形虽轻，乃不治之症。

可保立苏汤

此方治小儿因伤寒、瘟疫，或痘疹、吐泻

等症,病久气虚,四肢抽搐,项背后反,两目天吊,口流涎沫,昏沉不省人事,皆效。

黄芪一两五钱,生 党参三钱 白术二钱
甘草二钱 当归二钱 白芍二钱 枣仁三钱,炒
山萸一钱 枸杞子二钱 故纸一钱 核桃一个,连皮打碎

水煎服。

此方分两,指四岁小儿而言;若两岁,分两可以减半;若一岁,分量可用三分之一;若两三个月,分两可用四分之一。又不必拘于付数。余治此症,一日之间,常有用两三付者。服至不抽,必告知病家,不可因不抽,遂不服药,必多服数付,气足方妥。

方歌

可保立苏故纸枣,术归芍药参芪草,
山萸枸杞水煎服,一个核桃带壳捣。

论痘非胎毒

夫小儿痘疹,自汉至今,著书立方者,不可胜数。大抵不过分顺险逆,辨别轻重死生,并无一人说明痘之本源。所以后人遵保元汤,用黄芪、人参者;有遵归宗汤,用大黄、石膏者;有遵解毒汤,用犀角、黄连者。痘本一体,用药竟不相同。遇顺险之痘,查小兒壯弱,分别补泻清凉,用之皆可望生。惟一见逆症,遂无方调治,即云天数当然,此不知痘之本源故也。或曰:古人若不知痘之本源,如何见逆痘便知几天死?余曰:此非古人知痘之本源也,因看痘多,知某日见苗,某日何形,某日何色,某日何症,治之不效,至某日必死。古人知逆痘几天死者,盖由此也。如知痘之本源,岂无方调治?或曰:如君所言,痘之逆症有救乎?余曰:痘之险症,随手而愈,不足论。至于逆症,皆有本源,辨明本源,岂不可救?如余所治,闷痘不出,周身攒簇,细密如蚕壳,平板如蛇皮,不热即出,见点紫黑,周身细密无缝,紫白灰色相间,蒙头、锁口、锁项、托腮,皮肉不肿,通身水泡,不起胀行浆,不化脓结痂,见点

后抽风不止,九窍流血鲜红,咳嗽声哑,饮水即呛,六七天作痒,抓破无血,七八日泄肚,胃口不开,至危之时,头不能抬,足歪不正,两目天吊,项背后反等逆症,初见之时,辨明虚实,皆可望生。易此理者,知余补前人之未及,救今人之疑难;不明此理者,妄加评论,以余言为狂妄,而不知非狂也,知痘之本源也。不似诸家议论,出痘总是胎毒。诸书又曰:自汉以前无出痘者。既云胎毒,汉以前人独非父母所生。此论最为可笑。若依古人之论,有谓胎毒藏于脏腑,而何以未出痘以前,脏腑安然无病?有谓胎毒藏于肌肉,而何未出痘以前,皮肤更不生疮?又有谓胎毒藏于骨髓,或因惊恐跌仆,或因伤食感冒,触动其毒,发为天花。信如斯言,因惊恐跌仆,伤食感冒,触动而发,则是自不小心。伏思出花正盛时,非止一人出花,少则一方,多则数省,莫非数省之人,同时皆不小心?此论更为无理。再见世上种痘之医,所种之痘,无论多少,无一不顺。若是胎毒,毒必有轻重,毒重者痘必险,何以能无一不顺?由此思之,如何胎毒二字,牢不可破,殊不知痘非胎毒,乃胞胎内血中之浊气也。儿在母腹,始因一点真精凝结成胎,以后生长脏腑肢体,全赖母血而成,胞胎内血中浊气,降生后仍藏荣血之中,遇天行触浊气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气管,由气管达血管,将血中浊气,逐之自皮肤而出,色红似花,故名天花,形圆如痘,故名曰痘。总之,受瘟疫轻,瘟疫随花而出,出花必顺;受瘟疫重,疫毒在内逗留,不能随花而出,出花必险;受瘟疫至重,瘟疫在内烧炼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必凝,血凝色必紫,血死色必黑,痘之紫黑,是其证也。死血阻塞道路,瘟疫之毒,外不得由皮肤而出,必内攻脏腑,脏腑受毒火煎熬,随变生各脏逆症。正对痘科书中所言某经逆痘,不知非某经逆痘也,乃某经所受之瘟疫也。痘之顺逆,在受瘟疫之轻重。治痘之紧要,全在除瘟疫之方法。瘟疫不除,花虽少而必死。瘟疫若除,花虽多不致伤生。痘科书中,但论治胎毒,而不知治

瘟毒，纵知治瘟毒，而不知瘟毒巢穴在血。若辨明瘟毒轻重，血之通滞，气之虚实，立救逆痘于反掌之间，此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耳。

论痘浆不是血化

痘出时是红色，五六天后忽变清浆，次变白浆，次变混浆，次变黄脓，终而结痂。古人谓痘浆总是血化，若是血化，红血必能变白色。今请以血一盞试之，或以矾清，或以火熬，能使之变清水、白浆、混浆、黄脓乎？痘本血管内血中浊气，遇天行逐浊气之瘟疫，自口鼻而入于气管，达于血管，将血管中浊气与血，并气管中津液，逐之自毛孔而出，所以形圆色红，五六天后，痘中之血，仍退还血管，痘内止存浊气津液，津液清，名曰清浆。清浆为瘟毒烧炼，稠而色白，故名白浆。白浆再炼，再稠而混，故名混浆。混浆再炼，稠如疮脓，故名黄脓。将黄脓炼干而结痂。痘不行浆，皆因血不退还血管，血不退还血管，皆因血管内有瘟毒烧炼，血凝阻塞血之道路，若通血管之瘀滞，何患浆之不行？

论出痘饮水即呛

出痘有四五天、七八天饮水即呛者，古人论毒火壅于咽喉，列于不治之症。总是不明咽喉左右气门之体质。舌后为喉，即肺管。喉后为咽，即胃管。咽前喉后，两边凹处，有气管两根，名左气门、右气门。舌根有一白片，其厚如钱，名曰会厌，正盖肺管、左右气门上口。人嚥饮食，必以舌尖抵上腭，使会厌将肺管与左右气门盖严，饮食方可过肺管、左右气门，入后之胃管。试看人吃饭，饮食将入喉至喉，未入咽时，或忽然冷笑，气暴上冲，会厌一开，或一粒米、一滴水，入左右气门，立刻由鼻呛出，是其证也。今瘟毒烧炼，会厌血凝，不能盖严气门，故饮水渗入即呛。食不呛者，因微微小缝，能渗水而食不能入，故不呛。化开会厌中瘀血，其呛立止。

论七八天痘疮作痒

痘疮作痒者，当先分明皮肤。皮是皮，肤是肤，皮肤不分，如何能明痘疮作痒之本源？如人汤烫火烧，随起一泡，其薄如纸，即是肤，肤里内外厚者是皮。痘至六七天，瘟毒、浊气、津液尽归于皮之外，肤之内。痘窠之中，正气虚，不能达痘中行浆、化脓、结痂，以致瘟毒外不得出肤，内不得入皮，毒在皮外肤里，故作痒。医家遵《素问》“诸疮痛痒，皆属于火”之句，随用清凉之品，克伐生气，不但作痒不止，胃气转伤。有专用补气者，气愈补而血愈瘀。血瘀，气更不能外达于皮肤。既此时用补气破血之剂，通开血道，气直达于皮肤，未有不药而痒即止者。

通经逐瘀汤

此方无论痘形攒簇，蒙头覆釜，周身细碎成片，或夹疹夹斑，浮衣水泡，其色或紫、或暗、或黑，其症或干呕、烦躁、昼夜不眠，逆形逆症，皆是瘀血凝滞于血管，并宜用此方治之。其方中药性，不大寒大热，不大攻大下，真是良方也。

桃仁八钱，研 红花四钱 赤芍三钱 山甲四钱，炒 皂刺六钱 连翘三钱，去心 地龙三钱，去心 柴胡一钱 麝香三厘，绢包

水煎服。

大便干燥，加大黄二钱，便利去之。五六日后，见清浆、白浆，将麝香去之，加黄芪五钱，将山甲、皂刺减半。至七八日后，桃仁、红花亦减半，黄芪可用八钱。此方指四五岁而言，若一二岁，分两可减半，若八九岁，分两可加一半。

方歌

通经甲皂麝香龙，逐瘀赤芍桃与红，
连翘柴胡毒可解，便干微用大黄攻。

会厌逐瘀汤

此方治痘五六天后，饮水即呛。

桃仁五钱,炒 红花五钱 甘草三钱 桔梗三钱 生地四钱 当归二钱 元参一钱 柴胡一钱 枳壳二钱 赤芍二钱

水煎服。

此方指五六天后呛水而言。若痘后抽风兼饮水即呛者,乃气虚不能使会厌盖严气管,照抽风方治之。

方歌

会厌逐瘀是病源,桃红甘桔地归元,
柴胡枳壳赤芍药,水呛血凝立可痊。

止泻调中汤

治痘六七日后泄泻不止,或十余日后泄泻,皆治之。

黄芪八钱 党参三钱 甘草二钱 白术二钱 当归二钱 白芍二钱 川芎一钱 红花三钱

附子一钱,制 良姜五分 官桂五分,去粗皮 水煎服。

此方指痘六七天后泄泻而言。痘后抽风兼泄泻者,亦效。不是初出痘泄泻之方。

方歌

止泻调中参草芪,术归芍药芎红随,
附子良姜桂少用,气虚泄泻总相宜。

保元化滞汤

治痘五六日后痢疾,或白或红,或红白相杂,皆治。

黄芪一两,煎汤冲 滑石一两,末

晚服加白沙糖五钱更妙。

此方乃余之心法,不独治小儿痘症、痢疾,大人初痢、久痢,皆有奇效。然大人初痢,滑石用一两五钱,白糖一两,不必用黄芪。久痢加黄芪,滑石仍用一两五钱。

方歌

保元化滞补攻方,一两黄芪煎作汤,
为末滑石须一两,冲服痢止气无伤。

助阳止痒汤

治痘六七日后,作痒不止,抓破无血。兼

治失音声哑。

黄芪一两 桃仁二钱,研 红花二钱 皂刺一钱 赤芍一钱 山甲一钱,炒

水煎服。

此方治痘后六七日,作痒甚者,抓破无血。不是治初出痘一二日作痒之方。

方歌

助阳止痒芪桃红,皂刺赤芍山甲同,
声哑失音同一治,表虚因里气不行。

足卫和荣汤

治痘后抽风,两眼天吊,项背反张,口噤不开,口流涎沫,昏沉不省人事,周身溃烂,脓水直流,皆治之。

黄芪一两 甘草二钱 白术二钱 党参三钱 白芍二钱 当归一钱 枣仁二钱 桃仁一钱五分,研 红花一钱五分

水煎服。

此方专治痘后抽风及周身溃烂。若因伤寒、瘟疫、杂症疾久,气虚抽风,抽风门另有专方。

方歌

足卫和荣芪草术,参芍归枣桃红扶,
抽风风字前人误,服此还阳命可苏。

少腹逐瘀汤说

此方治少腹积块疼痛,或有积块不疼痛,或疼痛而无积块,或少腹胀满,或经血见时,先腰酸少腹胀,或经血一月见三五次,接连不断,断而又来,其色或黯,或黑,或块,或崩漏,兼少腹疼痛,或粉红兼白带,皆能治之,效不可尽述。

更出奇者,此方种子如神,每经初见之日吃起,一连吃五付,不过四月必成胎。必须男女年岁与月合成阳数方生子。如男女两人,一单岁,一双岁,必择双月方生子。如两单岁,或两双岁,必择单月方生子。择月不可以初一为定准,以交节为定准。要知偶有经过二十日结

胎者，切记准日期。倘月份不对生女，莫谓余方不验。余用此方，效不可以指屈。

道光癸未年，直隶布政司素纳公，年六十，因无子甚忧，商之于余。余曰：此易事耳。至六月，令其如君服此方，每月五付，至九月怀孕，至次年甲申六月二十二日生少君，今七岁矣。此方更有险而不险之妙。孕妇体壮气足，饮食不减，并无伤损，三个月前后，无故小产，常有连伤数胎者，医书颇多，仍然议论滋阴养血、健脾养胃、安胎保胎，效方甚少。不知子宫内，先有瘀血占其地，胎至三月再长，其内无容身之地，胎病靠挤，血不能入胎胞，从旁流而下，故先见血。血既不入胎胞，胎无血养，故小产。如曾经三月前后小产，或连伤三五胎，今又怀胎，至两个月前后，将此方服三五付，或七八付，将子宫内瘀血化净，小儿身长有容身之地，断不至再小产。若已经小产，将此方服三五付，以后存胎，可保无事。此方去疾，种子，安胎，尽善尽美，真良善之方也。

少腹逐瘀汤

小茴香七粒，炒 干姜二分，炒 元胡一钱
没药二钱，研 当归三钱 川芎一钱 官桂一钱
赤芍二钱 蒲黄三钱，生 灵脂二钱，炒
水煎服。

方歌

少腹茴香与炒姜，元胡灵脂没芎当，
蒲黄官桂赤芍药，种子安胎第一方。

怀胎说(兼记难产胎衣不下方)

古人论胎在子宫，分经轮养：一月肝经养，二月胆经养，三月心经养，四月三焦养，五月脾经养，六月胃经养，七月肺经养，八月大肠养，九月肾经养。若依其论，胎至两月，自当肝经交代，胆经接班，此论实在无情无理。儿在母腹，全赖母血而成，一言可了，何必图取虚名，故作欺人之论。又如子啼门云：儿在母腹，口含脐带疙瘩，吮血养生。请问初结胎无

口时，又以何物吮血养生？既不明白，何不归而谋诸妇，访问收生婆，访问的确再下笔，断不致遗笑后人。岂知结胎一月之内，并无胎衣。一月后，两月内，始生胎衣。胎衣既成。儿体已定。胎衣分两段，一段厚，是双层，其内盛血；一段薄，是单层，其内存胎。厚薄之间，夹缝中长一管，名曰脐带，下连儿脐。母血入胎衣内盛血处，转入脐带，长脏腑肢体，周身齐长，并非先长某脏，后长某腑。一月小产者，并无胎衣；两月小产者，有胎衣，形如秤锤，上小下大，不过是指长短；三月小产者，耳目口鼻俱备，惟手足有拳不分指；至月足临生时，儿蹬破胎衣，头转向下而生，胎衣随胎而下，胎衣上之血，随胎衣而下，此其长也。最关紧要的是难产，古人原有开骨散，服之有效者，有不效者，其方总论活血开骨，不重用力劳乏。余每用开骨散，重加黄芪，不过一时胎即下。至胎衣不下，古人原有没竭散，始而用之，有效与不效，继而加倍用之，胎衣立下。药味要紧，分量更要紧。

古开骨散

治难产。

当归一两 川芎五钱 龟板八钱 血余一团，烧灰 加黄芪四两，生
水煎服。

古没竭散

治胎衣不下。

没药三钱 血竭三钱
为末，滚水调服。

黄芪桃红汤

治产后抽风，两目天吊，口角流涎，项背反张，昏沉不省人事。

黄芪八两，生 桃仁三钱，研 红花二钱
水煎服。

妇科以《济阴纲目》为最，《医宗金鉴》择其方论，纂为歌诀，令人易读易记。惟抽风一

症,方不效,余已补之。

占下瘀血汤

治血鼓。何以知是血鼓?腹皮上有青筋,是血鼓腹大。

桃仁八钱 大黄五分 蟅虫三个 甘遂五分,为末冲服,或八分

水煎服。与前膈下逐瘀汤,轮流服之安。

抽葫芦酒

治腹大周身肿。

自抽干葫芦,焙为末,黄酒调服三钱。若葫芦大,以黄酒入内煮一时,服酒颇效,取其自抽之义。

蜜葱猪胆汤

治通身肿,肚腹不大。

猪胆一个,取汁 白蜜四两四钱,调和一处 葱头四个,带白一寸 黄酒半斤

用酒煎葱两三沸,将酒冲入蜜胆内,服之立效。

刺猬皮散

治遗精,梦而后遗,不梦而遗,虚实皆效。

刺猬皮一个,瓦上焙干,为末,黄酒调,早服。实在效真难吃。

小茴香酒

治白浊,俗名骗白,又名下淋,精道受风寒,药全不效。

小茴香一两炒黄为粗末,黄酒半斤烧滚冲,停一刻,去渣服酒。

痹症有瘀血说

凡肩痛、臂痛、腰疼、腿疼,或周身疼痛,总名曰痹症。明知受风寒,有温热发散药不愈,明知有湿热,用利湿降火药无功,久而肌肉消瘦,议论阴亏,遂用滋阴药,又不效。至此

便云:病在皮脉,易于为功,病在筋骨,实难见效。因不思风寒湿热入皮肤,何处作痛。入于气管,痛必流走;入于血管,痛不移处。如论虚弱,是因病而致虚,非因虚而致病。总滋阴,外受之邪,归于何处?总逐风寒,去湿热,已凝之血,更不能活。如水遇风寒,凝结成冰,冰成风寒已散。明此义,治痹症何难。古方颇多,如古方治之不效,用:

身痛逐瘀汤

秦艽一钱 川芎二钱 桃仁三钱 红花三钱 甘草二钱 羌活一钱 没药二钱 当归三钱 灵脂二钱,炒 香附一钱 牛膝二钱 地龙二钱,去土

若微热,加苍术、黄柏;若虚弱,量加黄芪一二两。

方歌

身痛逐瘀膝地龙,羌秦香附草归芎,
黄芪苍柏量加减,要紧五灵桃没红。

硃砂丸

治癩病鼠疮,满项满胸,破烂流脓,无不应手取效。

硃砂二钱,研细 皂角子一百个 干醋一斤,前二味入醋内浸三日

入砂锅内熬之,将干,将锅底硃砂拌于皂子上,候干,以微火焙干,或以炉台上炕之。每晚嚼五粒,或八粒,一日早晚或吃两次,以滚水送。然干则皂子过硬,为末服亦可。方内硃砂有红白二种,余所用是红色者。未知白色硃砂,功效若何。硃砂红色者,出库车北山洞中,夏令从洞中出火,人不能近前,冬令回民赤身近洞取之。《本草》言西域盐卤熬成者,误也。

癩狂梦醒汤

癩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气不接,如同作梦一样。

桃仁八钱 柴胡三钱 香附二钱 木通三

钱 赤芍三钱 半夏二钱 腹皮三钱 青皮二钱
陈皮三钱 桑皮二钱 苏子四钱,研 甘草五钱

水煎服。

方歌

癫狂梦醒桃仁功,香附青柴半木通,
陈腹赤桑苏子炒,倍加甘草缓其中。

龙马自来丹

马钱子八两 地龙八条,去土,焙干,为末 香油一斤

将香油入锅内熬滚,入马钱子炸之,待马钱子微有响爆之声,拿一个用刀切两半,看其内以紫红色为度,研为细末,再入前地龙末,和均,面糊为丸,绿豆大,每付吃三四分,临卧服,盐水送。若五六岁小儿,服二分,红糖水送。如不为丸,面子亦可服。如吃斋人,去地龙亦可。

治痢症,俗名羊羔风,每晚先服黄芪赤风汤一付,临卧服丸药一付,吃一月后,不必服汤药,净吃丸药,久而自愈,愈后将丸药再吃一二年,可保除根。病源记前“脑髓说”中。

黄芪赤风汤

黄芪二两,生 赤芍一钱 防风一钱
水煎服,小儿减半。

治瘫腿,多用一分,服后以腿自动为准,不可再多。如治诸疮诸病,或因病虚弱,服之皆效。无病服之,不生疾病。总书数篇,不能言尽其妙。此方治诸病皆效者,能使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除。

黄芪防风汤

治脱肛,不论十年、八年,皆有奇效。

黄芪四两,生 防风一钱
小儿减半。
水煎服。

黄芪甘草汤

治老年人溺尿,玉茎痛如刀割,不论年月深久,立效。

黄芪四两,生 甘草八钱
水煎服。病重一日两付。

木耳散

治溃烂诸疮,效不可言,不可轻视此方。

木耳一两,焙干,研末,白沙糖一两,和均以温水浸如糊,敷之缚之。

此方与刺猬皮治遗精,抽葫芦治鼓症,义同。明此义,方可以学医。

玉龙膏即胜玉膏

治跌打损伤,贴之颇效。

香油一斤 白蔹 升麻 当归 川芎 连翘 银花 甲片 川乌 象皮各四钱 乳香一钱半,末 没药一钱半,末 轻粉三钱,末 冰片三分,末 麝香三分,末 白占二两

将前九味药入油内炸枯色,去渣,入官粉三合,离火,再入乳、没、冰、片、麝,搅均,再将白占入于内,摊贴之。此膏去官粉,即糕子药,贴破烂诸疮,其效如神。木耳散、玉龙膏,溃烂诸疮可靠之良方也,不可轻视。

辨方效经错之源 论血化为汗之误

胞侄作砺来京,见《脏腑图记》,问曰:伯父所绘之图,经络是气管,皆本于卫总管,由卫总管散布周身,是周身经络通连,并非各脏腑长两经。侄思古人若不明经络,何以张仲景著《伤寒》,按足六经之现症,立一百一十三方,分三百九十七法,其方效者颇多?侄不解其理。余曰:尔看其首篇,细心研究,便知其方效论错之理。如首篇论足太阳膀胱经,为寒邪所伤,则令人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用麻黄汤治之。若诸症如前面有汗,

是伤风,用桂枝汤治之。所论是足太阳经,足太阳专通两足,而不通两手。其论传邪,传足六经,不传手六经。尔看初得伤寒,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未有两胳膊两手不疼痛发热恶寒者,用麻黄汤,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独不愈两胳膊、两手者,岂不是方虽效而论经络实错之明证?若仲景以前,有人亲见脏腑,著明经络贯通,仲景著《伤寒》,必言外感寒邪入周身之经络,用麻黄汤发散周身之寒邪,一言可了。论有汗是伤风,以桂枝汤治之,以桂枝、白芍、甘草三味,然从未见治愈一人,桂枝汤所以不见效者,因头疼、身痛、发热、有汗,非伤风症也,乃吴又可所论之瘟疫也。又问:寒邪在表,自当见头疼、身痛、发热、恶寒、无汗之表症,初得伤寒,尚未传里,如何即有作呕之里症?仲景著论,王叔和等数十人注释,并未说明表症作呕之所以然。侄实不能明白,求伯父明白指示。余始看尔不过有读书之志,而无业医之才,今据尔此问,尚有思路,将来不敢粗心,轻忽人命。尔问寒邪在表,如何有作呕之里症,余详细告汝:寒邪始入毛孔,由毛孔入皮肤,由皮肤入丝络,由丝络入阳络,由阳络入经,由经入卫总管,由卫总管横行入心,由心上行入人左右气管,由左右气管上攻左右气门,故作呕,此表症所以作呕之本源也。用麻黄汤服之入胃,其药汁由津门流出,入津管,过肝,入脾中之珑管,从出水道渗出,沁入膀胱为尿;其药之气,即药之性,由津管达卫总管,由卫总管达经,由经达络,由络达丝络,由丝络达皮肤,由皮肤达毛孔,将寒邪逐之自毛孔而出,故发汗,邪随汗出,汗出邪散,故呕即止。此周身经络,内外贯通,用麻黄汤发表邪,随汗而出之次第也。”又问:“仲景论目痛、鼻干、不得眠,是足阳明胃经之表症,以葛根汤治之,其方内有葛根,仍有麻黄,此理不甚明白。余曰:寒邪由表入经络,正气将寒邪化而为热,故名曰邪热,邪热上攻头

顶,脑为邪热所扰,故不得眠。目系通于脑,邪热由脑入目,故目痛。鼻通于脑,邪热由脑入鼻,故鼻干。明是邪热上攻之火症,并非足阳明胃经之表寒,用葛根而愈者,莫谓葛根是温散之品,葛根乃清散之药也。其方内用麻黄者,发散在表未化之寒邪也。此又是方效经络错之明证。又问:仲景论胸胁痛、耳聋、口苦、寒热往来而呕,其症在半表半里,是足少阳胆经之症,用小柴胡汤治之,其方神效。侄思此症,若不在胆经,其方又神效。若在胆经,胆又居膈膜之下,又痛又在胸胁,此一段侄又不明白。余曰:尔看脏腑图,膈膜以上之血府便明白。邪热入于血府,攻击其血,故胸胁作痛;邪向血内攻,血向外抗拒,一攻一拒,故寒热往来;热灼左右气门,气上下不通,故呕而口苦;邪热上攻,故耳聋目眩;柴胡能解血府之热,热解汗自出,邪随汗解,故效甚速。此亦是方效论经错之明证。至传变多端,总不外表里虚实。尔若明伤寒,须看吴又可之《瘟疫》;若见书少,必有偏寒偏热之弊。昨晚尔当客问:古人言汗在皮肤是血,发于皮肤外是汗,言汗即血化,此理尔不解。彼时不告汝者,非谓尔当客多言,因客粗知医,并非名手,故不当客告汝。汗即血化,此丹溪朱震亨之论,张景岳虽议驳其非,究竟不能指实出汗之本源。古人立论之错,错在不知人气血是两管,气管通皮肤有孔窍,故发汗,血管通皮肤无孔窍,故不发汗。何以知血管通皮肤无孔窍?尔看生疮破流黄水者,其毒由气管而来,每日常流黄水,其皮肤不红;疮毒若在血管,初起皮肤必红,必待皮肤溃烂,所流必是脓血。尔再看瘟疫、发斑、出疹、小儿出痘,色虽红而不流血,岂不是血管通皮肤无孔窍之明证乎?侄作砺来京,因闲谈问余,彼时是书业已刻成,故书于卷末以记之。

医学举要

〔清〕徐 镛 辑述

《医学举要》提要

清·徐镛撰。镛字玉台，南汇人。其卷一列六经合论，卷二列时邪合论，卷三列杂证，卷四列治法合论，卷五列古今方补注，卷六列玉台新案。张声驰云：其论六经，则条分缕析，论时邪杂症，则语简旨赅。治法悉合乎机宜，论方不流于偏僻。其玉台新案，精思所致，仿佛古人，虽不逮石氏之精博，而其平时之精阐素灵，推原仲景，已可略见一斑。总之，石氏之书其原也，徐氏之书其委也。两书汇集，由原竟委之谓也。是书与《医原》，张谦甫尝于光诸十七年铅印合刊行世，通行一时，近年已不多见，爰再为校刊之。

《医学举要》目录

卷一	六经合论·····	(673)	卷四	治法合论·····	(693)
卷二	时邪合论·····	(679)	卷五	古今方补注·····	(697)
卷三	杂证合论·····	(684)	卷六	玉台新案·····	(702)

医学举要 卷一

清 南汇 徐 镛玉台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六 经 合 论

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为两书也。所云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衄，下之利不止。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不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今之读伤寒论者，一惑于传经之说，再惑于三纲鼎立之说，遂至经旨不明。自程郊倩、柯韵伯，撇去旧解，觉仲景所分之六经，不特可以治风寒，并可以治杂病。

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为桂枝本症。脉浮弱，为桂枝本脉。一见此症此脉，无问其为中风伤寒杂病也。汗出而热不解，因邪在营卫之间，不在皮毛之际，故以桂枝生姜甘草大枣，辛甘发散，中配以芍药酸寒，用以发汗，即用以止汗也。又虑中气虚馁，不能送邪外出，须助以热粥。经云饮人于胃，以传于肺，肺主皮毛，汗所从出。服已啜粥，充胃气以达于肺也。是方调和营卫，不特自汗盗汗，虚症虚痢所宜，即劳倦内伤，及一切阳虚等症，咸宜用之。以桂枝为建中之祖耳。胸满去芍药，喘加厚朴、杏仁，汗漏不止加附子，亡阳起卧不安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为救逆汤。此皆进而从阳也。若退而从阴者，加黄芩为阳旦汤，倍芍药又治太阴腹满，微痛加大黄，治太阴大实

病。《难经》云：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后人并用桂枝汤，以阳维属卫，阴维属营，桂枝汤调和营卫也。专用芍药甘草二味，名芍药甘草汤，专治血虚腹痛，乃泄木安土之义。余痛不治，以其酸寒，无温散之力也。

桂枝汤治表虚，倍芍药加胶饴，名小建中汤，桂枝为和剂，建中为补剂也。故不特伤寒心悸而烦，及腹中急痛者宜之，即虚劳里急，亡血失精等症，《金匱》与黄芪建中汤并用。又疸症篇云：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则知此汤为治虚劳之专剂。男子身黄便利，显属虚寒而非湿热，故亦以此汤治之也。是方加黄芪，名黄芪建中汤，意在保护肺气，不令自汗，专为虚劳而设，而非伤寒门所有事。然许学士治伤寒无汗，尺中脉迟，不任发散者，先用黄芪建中以实其气，后用麻黄汤以发其汗，此又善于取裁矣。《千金》于小建中汤加当归，名内补当归建中汤，治女科虚羸少气，里急腹痛等症，意在安营以补血，故更其名曰内补也。

麻黄汤，治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寒无汗而喘之症，乃太阳发汗之峻剂。桂枝汤中无麻黄，且得芍药之监制，误用尚可挽回，是方麻桂辛温，佐以杏仁开气，虽有甘草之和，猛锐莫当，颇为难用。时行感冒，代以葱豉汤，九味羌活汤足矣。凡遇冷风哮喘等症，邪郁肺经而无涉于下焦真元者，麻黄汤又为要剂。本方去桂枝，《局方》名三拗汤，冬日无汗用之，较本方为缓也。仲景于本方中去桂枝加石膏，更名麻杏甘膏汤，治肺经郁遏作喘，表寒里热之症。

小青龙汤,于发汗中利水。盖汗为水类,肺为水源,伤寒表不解,发汗而未透也。心下为水气,即未出之汗也。干呕发热而咳,或微喘,邪未尽而停于肺胃之间也。病属有形,非一派发汗所能愈,故用麻黄之解表,即用白芍五味之敛逆,一以散水寒,一以收喘咳也。又加干姜之温肺,细辛之温肾,半夏之除呕,甘草之缓中,表里分消,水气有不散者乎?金匱用以治溢饮,以饮亦水类,四肢之水,与心下之水同治也。加石膏以治肺胀,以水停心下而兼烦躁。石膏辛寒,即仿伤寒大青龙之旨也。后人用小青龙治水肿,以无汗而喘,即遵《内经》开鬼门之治也。方中五味、干姜,尤为治表寒发咳之要药。所以小柴胡真武等汤,方后俱云咳者加五味子、干姜。五苓散与猪苓汤,同治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之症。而一属阳明,必显躁烦热闷,故于茯苓、猪苓、泽泻利水之中,加阿胶、滑石以滋阴涤热;一属太阳,或太阳转属阳明,必因发汗未透,以致邪水内蓄,故于茯苓、猪苓、泽泻利水之中,加白术以健脾利水,桂枝以散表除邪。观仲景云:多服暖水汗出愈。则知此方利水而兼发汗也。后人移治交肠,交肠者,大小易位而出也。《金匱》加茵陈治黄疸,名茵陈五苓散,后人去桂名四苓散,纯为利水之剂。合平胃名胃苓汤,又为消肿利湿之剂。

痞者,天地不交之谓,以邪气痞塞于中,上下不通而名。满而硬痛为结胃,但满不痛为痞。诸家论痞,或偏于寒,或偏于热,究之寒热互结则成痞。惟其寒热有差多差少,故诸方或以附子之辛热立名,或以大黄黄连之苦寒立名,或以生姜之辛散立名,或以甘草半夏之和缓立名。按甘草泻心汤,用干姜、半夏、黄芩、黄连、甘草、大枣六味,益以人参名半夏泻心,益以人参生姜名生姜泻心。柯韵伯曰:太阳变痞,用生姜泻心。阳明变痞,用甘草泻心。少阳变痞,用半夏泻心。至大黄黄连泻心汤,止用大黄黄连二味,再加黄芩、附子,名附子泻心。仲景立法,原各有不同,一言以蔽之,不外

辛开苦降而已。治痞要药,在干姜、黄连二味,半夏、黄芩、甘草、大枣四味,则辅佐而已。偏于寒则多用干姜,亦可参以附子;偏于热则多用黄连,亦可参以大黄;偏于中虚则加入参;或涉表邪一二则加生姜,并可与旋覆、代赭、黄连等汤出入互用。又按程郊倩曰:若不因误下而为痞者,或痰或食或气为之结,俱非泻心汤治。更有阴经得寒而成痞逆者,服泻心汤必成大害。

大结胸证,硬满而痛,不必定在心下,故用硝、黄、葶苈、甘遂等峻剂。而小结胸但在心下,按之则痛,较大结胸之手不可近为缓,而脉之浮滑,又不同于沉紧,但用黄连之苦以降之,半夏之辛以散之,括萎之苦以润之,先煎去滓,微下黄沫即安。以热痰留滞,不同蓄水横溢,故不用峻剂也。

栀子豉汤治阳明初病,不全在表,不全在里,汗下温针,皆在所禁。惟用栀子一味先煎,后内香豉,为能双解表里,外而身汗恶热身重,内而喘满咽干口苦,一齐可解矣。

凡三阳合病,腹满身重,谵语遗尿而大汗出,白虎汤为要方。石膏知母之寒,监以甘草粳米,则不伤胃气。加人参为人参白虎,治阳明渴欲饮水,口干舌燥。盖热已入胃,不当复表,屎未燥硬,尚未可攻,须用白虎以除热润燥,人参以补气生津。《金匱》治中喝亦用人参白虎,以暑邪汗多作渴,虽曰太阳,实系阳明也。

猪苓汤治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证同五苓。此方以阳明燥热,故用二苓泽泻以利水,即用滑石、阿胶以滋阴,不同太阳寒水之化,故去术桂二味。消渴门中,尤为要剂。

瘀热在里,非汗吐所宜。身无汗,小便不利,不得用白虎。斑热发黄,内无津液,不得用五苓,故制茵陈蒿汤。茵陈禀北方之色,受霜承雪,经冬不凋,复感春生之气发育,因旧本而复茂,故能启水寒之气上行。栀子则导君火之气以下行,更入血分而通水之源。大黄苦寒

下泄，导湿涤热。三物合用，所以佐栀逗承气之不及也。

《难经》云：阳盛阴虚，下之则愈，用承气下之，乃所以存阴也。然下剂不用滋阴而用破气，盖胃主降，秽物停滞胃中而不降，由于气之不承，故以承气名汤。大承气以厚朴、枳实、气药为君，大黄、芒硝血药为臣。因痞满燥实坚五者全见，势甚盘结，硝黄大寒，必藉枳朴之苦温以涤荡之，煮法先内枳朴，后内大黄，又次内芒硝。小承气以大黄为君，枳朴为臣，胃府实满，稍缓于三焦之实热，不用芒硝，则不伤下焦真阴。煎法三味同煮，不分次第。若调胃承气，以炙草硝黄，微和胃气，不用枳朴，勿令大泄下。热结有浅深，用药有轻重，三承气之用，总在临证化裁耳。

少腹胀满而小便自利，知为血畜下焦，畜血能发热，故如狂。桃仁承气汤，用芒硝、大黄、甘草，即调胃承气也。热甚搏血，故加桃仁以润燥缓肝，表证未除，故加桂枝以调营解表。是方于女科经闭中，尤为要剂。

仲景抵当汤丸，用水蛭、虻虫、桃仁、大黄四味，为攻瘀血之峻剂，而血蛊等证，尤为要药。然水蛭咸寒有毒，未可轻试，此代抵当丸所由设也。方用桃仁、归尾、生地各一两，润以通之。桂心三钱，热以动之。大黄四两，元明粉一两，苦寒咸寒以荡涤之。加穿山甲一两者，引之以达瘀所，炼蜜为丸，甘以缓急也。

少阳属胆，清净之府，无出无入，经在半表半里，治宜和解，小柴胡汤用柴胡升阳达表，黄芩退热和阴，半夏祛痰散逆，参草姜枣辅正补中，使邪不得复传入里也。其见证则呕而发热，寒热往来，口苦耳聋，胸满胁痛，心烦喜呕，但见一证即是。亦何必诸证悉具，始为小柴胡汤证哉？崔氏小前胡汤，即本方以前胡易柴胡。子和柴胡饮子，即本方去半夏，加当归、白芍、大黄。

大柴胡汤治阳邪入里，表证未除，里证又急者，用柴胡解表，大黄、枳实攻里，黄芩清热，白芍敛阴，半夏和胃止呕，姜枣调和营卫。

是方比三承气为缓，以不用芒硝之燥急也。

太阳少阳合病，必有头痛胸满，口苦咽干，寒热往来之病机，或大或弦之脉象，阳邪入里，胆火移热于脾，故自下利。黄芩汤用黄芩彻热为君，佐白芍、甘草、大枣以和营气，虽非胃实，亦非胃虚，故不须人参以补中。兼痰饮则呕，故仍加半夏生姜。后人移治春温伏热，机要以之治病，更名黄芩芍药汤，是方遂为治病之祖方矣。胸中有热而欲呕吐，胃中有寒而作腹痛，此上热下寒也。湿家下之，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此上寒下热也。黄连汤为升降阴阳之通剂，与小柴胡两解表里，实为对待。方中人参补虚，半夏除呕，甘枣缓中，四味与小柴胡同，余则彼用柴胡而此易以桂枝，彼用黄芩而此易以黄连，彼用生姜，而此易以干姜，和解虽同，而上下之邪与表里之邪异矣。是方与泻心诸汤，出入互用。

仲景云：理中者理中焦，则知太阴厥逆，自利不渴，脉沉无力者，当以此方为主。方中人参补气益胃为君，白术健脾燥湿为臣，甘草和中补土为佐，干姜温胃散表为使。仲景本用丸剂，后人改丸为汤。加附子名附子理中，取补火生土之意。加黄连名连理汤，参辛开苦降之治。脾约丸，太阴下剂也，津液被约而未至亏损者宜之。麻仁、杏仁，甘以润之，枳实、厚朴，苦以破之，白芍、大黄，寒以下之。使胃不过强而脾不过弱，津液流通，使小便不数而大便不硬，则约者自开。

四逆汤以炙草为君，干姜附子为臣；通脉四逆汤以干姜为君，炙草附子为臣。因加减中有而色赤者加葱之例，后人遂以加葱为通脉四逆。四逆与理中，同治太阴脏寒自利不渴四肢厥逆等证，而制方有中下之别。理中用白术，取其守中，故专治太阴；四逆用生附，取其温下，故不时兼治三阴，即太阳亦可通用。柯韵伯曰：用于太阴本经，固本以逐邪也。子少阴，温土以制水也。子厥阴，和土以升木也。于太阳，益火以扶元阳也。本方加入参，名人参四逆汤。加茯苓人参，名茯苓四逆汤。去炙草，

名曰姜附子汤。去炙草加葱白,名白通汤。再加入尿猪胆汁,名白通加猪胆汁汤。陶节庵变易其制,于葱白、干姜、附子外加入人参、五味、麦冬收阴生脉。而色赤者,更加黄连少许,大破其格拒之阴。广皮芳香利气,甘草甘缓和,腊茶苦降达下,更用上浆水澄清煎药,取土气以静镇之,冲入白蜜冷服者,藉寒润以急趋之也。

真武汤与小青龙,同为利水之剂。青龙治太阳邪水内蓄,汗剂以升散之也;真武治少阴真水泛滥,温剂以镇摄之也。方中附子益坎宫之少火以配水,佐白术之健以制水,茯苓之淡以渗水,白芍之酸以收水,生姜之辛以散水,后人移治内饮,以饮亦水类也。肾气丸为里中之里,真武用生姜,尚为里中之表欤。

吴茱萸汤治阳明少阴二经虚寒之证,仲景以阳明病不能食者名中寒,食谷欲吐,或干呕,或吐涎沫,是胃气虚寒,不能容物也。头痛者,阳明之脉上于头也。仲景以吐利烦躁四逆为少阴死症,今吐利手足厥冷,是专指手掌,与四逆之通冷者回别。故虽烦躁欲死,究非死症,并用此汤。吴茱辛热,为通阳泄浊之要药,故以为君,人参姜枣补益中气,使土有以制水而水不上侵矣。

桃花汤用赤石脂,一半煎服,一半为末调服,取其固下。干姜粳米辛甘相得,取其守中,治下利不止,便脓血者。夫下利而兼便脓血,则非下利清谷,全属虚寒可知;便脓血而由于下利不上,则非里急后重,全属湿热可知。读者须会徐之才涩可去脱之条,兼参李东垣升阳散火之义。

黄连阿胶汤治少阴热邪传里,心烦不寐之症。黄芩黄连直清心火,白芍收敛心神,阿胶鸡子黄生中滋补心神,且二物交通乎肾,亦以见芩连之辅佐,少阴与他经不同。

猪肤汤以猪为水畜,而肤又津液所存,滋阴而不滑泄,佐以白蜜米粉,润肺保脾,熬香热服,功能引热下行,治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方虽平淡,实出神奇。

乌梅丸治蛔厥,又主久利,泄肝安胃法也。虫得酸则软,而无力上攻,且酸为木味,助本气也,故用乌梅苦酒之酸,虫得辛则伏,而其头向下。且辛为金味,制木邪也,故用蜀椒之辣,且细辛、生姜、桂枝、附子、当归,莫非味之辛者,姜附之用,温经而复阳,细辛虽入少阴,亦能散寒而通阳,桂枝和营卫而治其厥,人参同姜附则温补中州,当归一味,以厥阴本为血脏而宜之,黄柏、黄连,即《内经》热因寒用之旨。恐寒邪拒格,即以寒药引道之,所谓治寒以热,凉而行之也。王晋三制安胃汤,治饥不欲食一症。川椒之辛妙去汗,佐乌梅之酸安古者良,行阴以化肝,枳实、干姜用生淡者助人参行阳道以益气,黄连真川清脾胃生化之源。统论全方,辛酸同用以化肝气,酸甘相辅以和胃气,肝化胃和,自能进食。

白头翁汤治热毒血痢,口渴下重之症。白头翁苦寒而能息风,秦皮苦寒而能固脱,黄连苦寒而能燥湿,黄柏苦寒而能坚阴。四面搜逐伏邪,则上焦之渴,下焦之利,俱可止矣。《金匱》加阿胶甘草以治产后下痢,因产后虚极,兼顾其气血也。

烧裨散治阴阳易症,而朱奉议有猥鼠粪汤治阴易。猥鼠雄鼠也,其粪两头尖者即是,复以韭白,取以浊攻浊之义,后人移治遗浊疝气,及女人淋带等症,少腹疼痛者,屡有殊功。

竹叶石膏汤,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之症。竹叶、石膏之辛寒,以散余热,人参、甘草、麦冬、粳米之甘平,补虚生津,生姜半夏之辛温,豁痰止呕,虽曰寒剂,亦和剂也。移治暑热烦渴等症,少变人参白虎之例。

旋覆代赭汤治伤寒解后噎气一症。人参、甘草扶正补虚,姜枣、半夏和脾养胃,旋覆花之辛,旋转于上,代赭之重,镇逆于下。后人治顽痰,用代赭煅末,旋覆花汤调服,亦良法也。再按:噎气有属于土木交旺者,则又从事于承气左金之例。

炙甘草汤又名复脉汤,治脉结代,心动悸者,虽于太阳伤寒见之,而不止太阳为然,伤

寒为然，诸病之后皆然。故《千金》以治虚劳，外台以治肺痿。盖气血并虚，法当阴阳兼补，此气者何？手太阴肺也，此血者何？手少阴心也。所谓脉为心合者是也。此气此血，皆属轻清而非重浊。观此方用人参、炙草、桂枝、姜枣以补气，而不用芪术，则不患燥阴，即所以调和营卫；用麦冬、生地、阿胶、麻仁以补血，而不用归芍，则不患滞阳，即所以复脉通心。且更君以炙草，助以清酒，皆于轻清二字相协成功。薛生白曰：长沙夫子用阿胶，何曾云炒，后人画蛇添足耳。阿胶之用，专为济水伏流也，炒之济水何在哉？

险症每在阳明少阴二经，最当详辨。喻嘉言治黄长人犯房劳病伤寒，守不服药之戒，身热已退，十余日外，忽然昏沉，浑身战栗，手足如冰。一医已合就姜附之药矣，喻用调胃承气汤，约重五钱，煎成热服半盏，少顷又热服半盏，人事大清，忽然浑身壮热，再与大柴胡一剂，热退身安。凡伤寒初起发热，煎熬津液，鼻干口渴便秘，渐至发厥者，不问知其为热也。盖犯房劳而病感者，其势不过比常较重，如发热则热之极，恶寒则寒之极，头痛则痛之极，所以然者，阴虚阳往乘之，非阴盛无阳之比。况病者始能勿药，阴邪必轻，安得以阴厥之例为治耶。又治徐国桢伤寒六七日，索水到前，复置不饮，异常大躁，将门牖洞启，身卧地上，展转不快，更求人井。一医汹汹，急以承气与服。喻诊其脉，洪大无伦，重按无力，谓曰：此用人参、附子、干姜之症，奈何认为下症耶？观其得水不欲咽，情已大露，岂水尚不欲咽，反可饮大黄、芒硝乎？于是以附子、干姜各五钱，人参三钱，甘草二钱，煎成冷服。服后寒战戛齿有声，以重绵和头覆之，缩手不肯与诊，阳微之状始著。再与前药一剂，微汗热退而安。

厥逆一症，有阴阳之分。凡四肢厥逆，外见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之症，为阳厥。法主破阳行阴以止其厥。若外见目瞑蜷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热腹寒之症，为阴厥，法主祛阴散寒以回其阳。

谵语一症，有阴阳虚实不同。经言实则谵语，虚则郑声。在阳明为实证，为谵语，乃阳明胃实，燥结不通，火亢极阳，真阴立亡，而神明内乱，谵语无伦，法主大承气汤，急祛其阳以救其阴。在少阴为虚症，为郑声，乃少阴中寒，魄汗出而下利，气虚阳脱，神魂无主，细语呢喃，错乱颠倒，法主四逆理中，急回其阳以固其脱。

烦躁一症，阴阳互关，曰阳烦阴躁，又曰烦出于心，躁出于肾，其实不然，烦者未有不躁，躁者未有不烦，烦躁皆同，而症之阴阳不同。有为少阴亡阳，身热多汗而烦躁者，乃肾中真阳，随汗而浮越于外，法主温补以回其阳。有为阳明热越，身热多汗而烦躁者，乃胃中津液，随汗而尽越于外，法主人参白虎等法以彻其热。

昏睡一症，在少阴为阴霾甚而阳不开，法当急回其阳以御其阴；在阳明则有热其神昏，法当速彻其热以退其阳。且昏睡与不眠，其症不同而法则同。在阳明张目不眠者，其常也。然又有热炽神昏之症，其人均有口臭气粗，汗出恶热，其法亦均当彻其热，在少阴但欲寐者，其常也。然又有里阴过胜，格拒真阳，随汗外越，不得内交于阴，亦不得眠，其人均有头眩身重，少阴懒言，其法亦均当回其阳。

昔人以仲景、河间、东垣、丹溪为四大家，然仲景医中时圣也，三子则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已。试观伤寒方中，黄芩白虎，已开河间之先也。建中理中，已开东垣之先也。复脉黄连阿胶，已开丹溪之先也。然则谓三子得仲景之一端而引伸之则可，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则未确也。

凡病不外六经，精于伤寒法，乃可通治杂病。盖杂病之规矩准绳，已毕具于伤寒中也。如虚损之症，保阴液则复脉宜投，护阳气则建中是赖。痰饮之症，开太阳则青龙有效，摄少阴则真武多功。中风风痹等症，桂枝汤之加减，具见神奇。中寒寒厥等症，四逆辈之裁成，皆堪贵重。温热以黄芩为主，取其酸苦坚阴。

暑喝以白虎加参,借其甘寒制火。湿症宜发汗利水,而麻黄五苓,当增味以取效。燥症宜养血益阴,而胶连复脉,可节录以见长。噎膈忌用辛香,惟泻心汤可开可降。关格忌投劫夺,惟黄连汤能降能升。血症破瘀,在上则大黄黄连泻心汤,在下则桃仁承气抵当汤,而复脉尤滋阴调血之圣剂。水症攻邪,在表则青龙及越婢汤,在内则大陷胸与十枣汤,而真武尤温经利水之良方。消渴之证,太阳则五苓文蛤,阳明则白虎猪苓。哮喘之证,兼寒则桂枝朴杏,兼热则麻杏甘膏。痘证腹满而呕,仍取柴胡。小便自利,仍取建中,而谷疸始专事乎茵陈。疟证调和营卫,不离桂枝,开发腠理,不离柴胡。而温疟则借材于白虎,泻痢诸证,乌梅丸

为寒热兼投之剂,而暴注下迫,则白头翁、猪苓、猪肤、葛根、黄连、黄芩汤是也。至若白通、通脉、桃花等剂又治阴寒下利者矣。呕吐诸证,小柴胡为表里兼解之方。而虚阳上逆,则五苓散、竹叶石膏汤、黄芩半夏生姜汤是也。至若吴萸四逆理中等剂,又治中虚作呕者矣。多汗有白虎桂枝四逆,不寐有猪苓枳实胶连。大便闭则承气脾约蜜煎是也,小便闭则五苓猪苓茵陈是也。妇人热入血室,阳明受邪,少阳乘之,与丈夫异者,故另立规条也。小儿寒中阴经,太阴最多,厥阴间有与大人同者,即共此方法也。既悟微旨于伤寒之中,自得妙法于伤寒之外,更参《金匱》,如逢故我,岂有异致哉?

医学举要 卷二

清 南汇 徐 铸玉台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时邪合论

或谓东南多湿,但有温暑而无伤寒,或谓温暑莫非伤寒所致,故非过于寒凉,即过于辛散。都非中道。兹将四时感证,一一合论,而知风寒温暑燥湿,皆能著人为病。常气异气之不同,是邪非邪之互异,临证了然,斯无或混。

《内经》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程郊倩曰:开口便道破热病为伤寒之类,其与伤寒自是两病。盖伤寒有统属之伤寒,有分隶之伤寒,所赅者广。又曰:内经传经热病,是伤寒之类,实非伤寒而即瘟疫也。

《内经》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程郊倩曰:《内经》全文,俱是说热病,恐人失去了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旨。故以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八字结出之,是其言热,都是言温。温病已成,在春不发,在夏亦发。温与暑实是一病,与时令之温病,时令之暑病,从外得之者不同。

《难经》以中风、伤暑、饮食劳倦、伤寒、中湿为五邪,其意以中风属肝木,伤暑属心火,饮食劳倦属脾土,伤寒属肺金,中湿属肾水。肝病中风得之,心病伤暑得之,脾病饮食劳倦得之,肺病伤寒得之,肾病中湿得之,此自病者为正邪也。肝病中湿得之,心病中风得之,脾病伤暑得之,肺病饮食劳倦得之,肾病伤寒得之,此从后来者为虚邪也。肝病伤暑得之,心病饮食劳倦得之,脾病伤寒得之,肺病中湿得之,肾病中风得之,此从前来者为实邪也。肝病伤寒得之,心病中湿得之,脾病中风得

之,肺病伤暑得之,肾病饮食劳倦得之,此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也。肝病饮食劳倦得之,心病伤寒得之,脾病中湿得之,肺病中风得之,肾病伤暑得之,此从所胜来者为微邪也。

《难经》以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为五伤寒,其意以中风伤寒应风寒二气,湿温应暑湿二气,热病应燥火二气。温病则为异气,故中风、伤寒、湿温、热病,各指脉形,而温病之脉,则日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也。

仲景云: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方中行曰:太阳病三字,即首条所揭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是也。后皆仿此。柯韵伯曰:中风恶风,类相感也。风性散漫,脉应其象,故浮而缓。

仲景云: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程郊倩曰:太阳虽同,而寒属阴邪,则发热较迟于中风。然已未之间,必恶寒特甚,自不同中风之仅恶风而稍兼恶寒也。其体则痛,阴寒击于经隧而气血凝泣,自不同中风之无内击也。其呕则逆,寒邪束于皮毛,气无从越而壅上,自不同中风之于呕,仅鼻鸣而气不甚逆也。脉阴阳俱紧,以寒主劲急,而且为实邪,故紧而浮沉俱有力,则大不同于阳浮阴弱之缓脉矣。证与脉非中风能混,即推之暑湿温热,俱不得以其似是者,混名曰伤寒也。

仲景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湿。风湿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

洩。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刚刚如惊痫，若火薰之，一逆尚引目，再逆促命期。柯韵伯曰：太阳中暑，亦有因于伤寒者，虽渴而仍恶寒。太阳温病，反不恶风而渴，是病根不因于寒而因于风。发热者病在表，法当汗解。然不恶寒，则非麻桂所宜。风与温相搏，发汗不如法，风去而热反炽。灼热者，两阳相熏灼，转成阳明之候也。程郊倩曰：温病初得，病在经隧之间，治法只宜求之太阳暑之里。阳明暑之表，如所云心中懊恼，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脉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之类。

阳暑者，动而得之之症。洁古东垣所谓中热，即仲景所谓中暍也。阴暑者，静而得之之症。洁古东垣所谓中暑，其实非暑邪也，乃因暑而致之病，盖亦伤寒之类。张凤逵曰：刘复真谓暑脉虚而微弱，按之无力，又脉来隐伏，弦细扎迟，皆暑脉也。脉虚身热谓之伤暑，中暍脉虚而微者是也。寒病脉口变，温热脉不变，寒病脉浮洪有力者易治，扎细无力者难治，无脉者不治。温热则不然。温有一二部无脉者，暑热有三四部无脉者，被火所逼勒而藏伏耳，非绝无也。照经用辛寒药，火散而脉起，脉起而病愈，要在辨之详耳。周禹载曰：中暑一症，不过清心利小便，解暑毒，补真气而已。即脉来虚弱，重者伏匿，喘促逆冷，卒然昏晕，不可用温，此热伤元气，用温则助阳耗阴。且冬月脉浮紧浮缓，分伤寒中风，夏月弦紧伤风，弦缓中暑，表疏自汗则脉虚，表致无汗则脉紧耳。世俗不明，曰夏月阴气在内，大顺散为必用之药。夫阴非寒也，阳外而阴内耳。丹溪云：伏阴在内，阴字有虚之义，作阴冷则误矣。火令之时，烁石流金，何阴冷之有？孙真人用生脉散，气虚可知也。古人用大顺散，非谓伏阴，本治冰果所伤。冷香饮子，治阳气大虚，多欲厥逆。浆水散，治汗多亡阳，脉微欲绝。其余不过清暑益气汤，消暑十全散，十味香薷饮之类足矣。

湿温者，先伤于湿，又中于暑，暑湿相搏

而为病也。王宇泰曰：昔人治湿温，通身皆润，是冷至膝下，腹满不省人事，六脉皆小弱而急。问所服药，皆阴病药也。此非受病重，药能重病耳。以五苓合白虎十余剂稍苏，更与清燥汤调理而安。凡阴病厥冷，两臂皆冷，今胫冷臂不冷，则非下厥上行，故知非伤微寒厥，而合用温热药也。喻嘉言立三气一门，三气者，热、湿、暑是也。盖春分以后，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各行其令也。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其中，受其炎蒸，无隙可避，多有气倦神昏，肌肤痲起，胸膈痞出，头面疖生，甚则消渴痢疽，吐泻疟痢，无所不病。内经运气主病，凡属少阴君火，即与太阴湿土，一例同推，不分彼此。而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治湿之法则然矣。下文即出治热之法云：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散而止。

饮食劳倦，《难经》列之五邪，李东垣独以內伤立论。然亦必稍兼外感，故东垣补中益气，亦用升麻柴胡以发表。王宇泰曰：內伤外感，兼见而相合者，脉症尤宜细心求之。若显內症多者，则是內伤重而外感轻，宜以补养为先。若显外症多者，则是外感重而內伤轻，则以发散和解为主。此又东垣未言之意也。

饮食劳倦，又宜分而为二：劳倦伤为不足，用东垣补中益气；饮食伤为有余，用洁古枳术丸。又按王安道曰：枳术丸之类，虽曰消导，尚有补益之意存乎其间，此物滞气伤，消补并行者宜之。若所伤之物，枳术丸所不能去者，备急丸，煮黄丸，瓜蒂散等。洁古东垣，亦未尝委之而勿用也。又按秦景明曰：凡治夹食伤寒，不可先攻其食，且先发散寒邪，次可消导之也。

喻嘉言谓《内经》秋伤于湿，上痿而咳，发为气厥，应是秋伤于燥，而凡诸气膈郁，诸痿喘呕之症，皆是燥气为病。爰立秋燥一门，可谓补千古之未备。但所制清燥救肺汤一方，都是內因之药，必合《寓意草》中二案以观之，始

足尽秋令时邪之治。

吴吉长乃室新秋病洒渐恶寒，寒已发热，渐生咳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药不愈，身日羸，延至初冬，饮以参术补剂，转觉奄奄欲绝，饮食不思，有咳无声，泻痢不止，危在旦夕。是病总为误药所致，始先皮毛间洒渐恶寒，肺金为时令之燥所伤，用表散已为非法，至用参术补之，则肺气闭锢，而咳嗽之声不扬，胸腹饱胀，不思饮食，肺中之热，无处可宣，急奔大肠，食入则不待运化而直出，食不入，则肠中之垢污，亦随气奔而出，是以泻痢无休。今以润肺之药，兼润其肠，则源流俱清，寒热咳嗽泄泻，一齐俱止。方用黄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胶，初进一剂，泻即少止，四剂毕而寒热俱除，又数剂而咳嗽俱全愈。乡人王氏妇秋月亦病寒热，服参术后，亦奄奄一息，但无咳嗽，十余日不进粒米，亦无大便，时时晕去，不省人事，喻以大黄、芒硝、甘草、石膏、四味为粗末与之，遂将二剂连服，顷之腹中弩痛，下结粪数块，进粥二盏，前病如失。

仲景以痉湿喝三者合论，则痉与湿不同。柯韵伯曰：六气为病，皆能发热。然寒与热相因，暑与湿相从，独燥与湿相反，湿病多得之地气，燥病多得之内因，此病因之不同也。内经病机十九条，燥症独无。若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愚窃疑之。伤寒论有痉湿之分，又云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则痉之属燥无疑也。

瘟疫者，沿门阖境，老少强弱，触之即病，乃天地之疠气也。疫疠之邪，都从口鼻而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非比伤寒六经，可表可下，吴又可曰：疫邪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退，附胃亦近，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疟论所谓横连膜原是也。所制达原饮一方，用槟榔三钱、厚朴一钱、草果仁五分，三味协力攻坚，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又虑发热作渴之症，三者重伤津液，故加知母一钱以滋阴，白芍一钱以和血，黄芩以清热，甘草五分以调中。后入治疫，皆遵此议。若喻嘉言所治之疫，值

明季兵荒之后，乃大疫也，故以人参败毒散为主方。与又可颇异，而其论症甚详，爰为采入。喻曰：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果者是也。所称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肿大者是也。所称瓜瓢瘟者，胸高胁起，呕血如汁者是也。所称疔瘡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者是也。治法未病前，预服芳香正气药，则邪不易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

经谓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王太仆曰：一阴者，手少阴君火，心主之脉气也。一阳者，手少阳相火，三焦之脉气也。二火皆主脉，并络于喉。气热则内结，结甚则肿胀，肿胀甚则痹，痹甚而不通则死矣。盖手少阴少阳，若相二火独甚，则热结正络，故病且速也。十二经中言噤干、咽痛、喉肿、颌肿、舌本强，皆君火为之。喉痹急速，相火所为也。君火犹人火，相火犹龙火。人火焚木其势缓，龙火焚木其势速。《内经》之言喉痹，则咽与舌在其间，以其病同是火，故不分也。治喉痹之火，与救火同。内经火郁发之，谓发汗也。然咽喉中岂能发汗？故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近世有烂喉痧之名，最易传染。盖亦瘟疫之类，解表清热两途，一失其宜，祸生反掌，不可不慎也。

霍乱之症，仲景载之伤寒后，而不与中暑合论。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治法已备具矣。道光初，遍地多朝发夕死之症，一起腹痛吐泻，脉道歇绝，故难施治。其可治者，或用大热而愈，或用大寒而愈，则知仲景寒多热多之旨，为千古不易准绳也。

凡斑属血，疹属气。斑疹初见，即当细看。叶天士曰：看胸背两胁，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斑，或云头隐隐，或琐屑小粒者为疹。又宜见而不宜见多。按：方书谓斑色红者，属胃热，

紫者热极,黑者胃烂,亦必看外症所合,方可断之。然而春夏之交,湿病俱发,疹为甚。且其色要辨,如淡红色,四肢清,口不共渴,脉不洪数,非虚斑,即阴斑。或胸微见数点,面赤足冷,或下利清谷,此阴盛格阳于上而见,当温之。若斑色紫,小点者,心胞热也。点大而紫,胃中热也。黑斑而光亮,热胜毒甚,虽属不治,若其人气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尚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隐隐,四旁赤色,火郁内伏,大用清凉透发,间有转红成可救者,若夹斑带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随其部而泄,发出宜神情清爽,为外解里和之意。斑疹出而昏者,正不胜邪,内陷为患,或胃津内涸之故。再有一种白痞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湿热伤肺,邪虽出而气液枯也,必得甘药补之,或未至久延,伤及气液,及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或白枯如骨者多凶,为气液竭也。

幼科最多痧疹,聂久吾曰:最忌误用温热,早用寒凉。此二语最为扼要。

妇人病温,与男子同,但多胎前产后,与经水适来适断。叶天士曰: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减治之,谓护胎为要,恐来害妊。如热极,用井底泥蓝布浸冷,覆盖腹上等,皆是保护胎元之意。但亦要看其邪之可解处,用血赋之药不灵,又当审察,不可认板法。然须步步保护胎元,恐损正邪陷也。至于产后之法,按方书慎用苦寒药,恐伤其已亡之阴也。然亦要辨其邪能从上中解者,稍从症用之,亦无妨也。不过无犯下焦,且属虚体,当如虚怯人病邪而治。总之无犯实实虚虚之禁。况产后当气血沸腾之后,最多空窠,邪势必乘虚内陷,虚处受邪,为难治也。如经水适来适断,邪将陷血室,伤寒少阳言之详悉,不必多赘。但温热与正伤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汤,提出所陷热邪,参枣扶胃气,以冲脉隶属阳明也,此与虚者为合治。若热邪陷入,与血相结者,当宁陶氏小柴胡汤,去参枣,加生地、桃仁、查肉、母皮,或犀角等。若本经血结自甚,少腹必满痛,轻者刺期门,重者小柴胡汤去甘药,加

延胡、归尾、桃仁。挟寒加肉桂心,气滞者,加香附、陈皮、枳壳等。然热陷血室之症,多有谵语如狂之象,防是阳明胃实,当辨之。血结者,身体必重,非若阳明之轻旋便捷,何以故耶?阴主重浊,络脉被阻,侧旁气痹,连胸背皆拘束不遂,故去邪通络,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胞,胸中痛,正陶氏所谓血结胸症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红花汤,加海蛤、桃仁,原为表里上下一齐尽解之理。看此方大有巧手,故录出以备学者之用。

中寒症,属少阴经,即伤寒之重者耳。王节斋曰:病有感有伤有中。感者在皮毛为轻,伤者兼肌肉稍重,中者属脏腑最重。寒有感寒伤寒中寒,风有感风伤风中风,暑有感暑伤暑中暑,当分轻重表里,治各不同。又如中风中湿中毒,中者,中也,谓邪直入于中也。

四气著人,每多伏邪为患。生气通天论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疟疾。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大论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疟疾。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安道曰:据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洞泄也,疟疾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证昭著,乃逆推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自当时即发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盖因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也。按六气虽分主四时,每多伏气为患,故伤寒不必定属于冬,而温病亦尝适见于冬,春温因冬不藏精,暑之为病,每盛发于秋,而疟痢诸邪,都因伏暑而发,即嘉言所补秋燥一篇,亦谓不应于新秋而应于十月。

疟疾一症,方旧虽有痰食寒热瘴疔之互异,然因暑发俱多。薛立斋曰:大凡疟症,皆因先伤于暑,次感于风,客于营卫之间,腠理不

密,复遇风寒,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营卫并行,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并则病作,离则病止,并于阳则热,并于阴则寒。浅则日作,深则间作。在气则早,在血则晏。

痢疾一症,古称滞下,盖里有滞浊而后下也。但滞在气,滞在血,冷伤热伤而滞非一。症之大法,则机要所云后重则宜下,腹痛则宜和,身重则除湿,脉弦则去风。脓血稠粘,以重剂竭之。身凉自汗,以热药温之。风邪内结宜汗之,鹜溏而利宜温之。可谓要言不烦。

类伤寒症,不可不知。许叔微曰:近似伤寒者有五症,发热而恶寒者,伤寒之候也。脉浮而数,发热恶寒,或有痛处,是欲为痈脓也。脉浮按之反涩,发热恶寒,或膈热而呕吐,此伤食也。脉浮而滑,发热而背寒,或头眩而呕吐,此风痰症也。脉浮而弦,发热而恶寒,或思饮食,此欲作疟也。李士材曰:类伤寒有五症,一曰痰,中脘停痰,憎寒发热,自汗胸满,但头不痛,项不强,与伤寒异耳。一曰食积,胃中停食,发热头痛,但身不痛,不恶寒,不浮紧,与伤寒异耳。一曰脚气,足受寒湿,头痛身热,肢

节痛,便闭呕逆,但脚气或肿满,或枯细,与伤寒异耳。一曰内痈,脉浮数,当发热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蓄积有脓也。胸中痛而咳,脉数咽干不渴,浊吐腥鼻,肺痈也。少腹重按之痛,便数如淋,汗出恶寒,身皮甲错,腹皮肿急,脉滑数,肠痈也。胃脘痛,手不可近,胃脉细,人迎盛者,胃脘痈也。

六气之行,本乎五运,司天在泉,亦宜参以活法。何柏斋曰:天元纪大论等篇,以年岁之支干,分管六气,盖已失先圣之旨矣。年岁之支干,天下皆同,且通四时不变者也。天气之温暑寒凉,民病之,虚实衰旺东西南北之殊方,春夏秋冬之异候,岂有皆同之理,此其妄诞,盖不待深论而可知。近世伤寒治法,则以得病日之干支为主,其源亦出于此,决不可用。盖金木水火土之气,各主一时,当时则为主气,为司天,非其时而有其气,则为客气,与时正相反者,则为在泉。盖其气伏于黄泉之下而不见也。治疗之法,用热远热,用寒远寒,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也。春时木。

医学举要 卷三

清 南汇 徐 鏞玉台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杂症合论

偏枯者，半身不随也。风痲者，身无痛，四肢不收也。近世所见，二症居多，总名之曰中风。喻嘉言曰：中络邪正卫，犹在经脉之外，故但肌肤不仁。中经则邪入营脉之中，内而骨，外而肉，皆失所养，故躯壳为之重著，然犹在躯壳之间。至中腑中脏，则离躯壳而内入，邪中深矣。脏腑必归于胃者，胃为六腑之总司也。糜于肠胃，并举大小二肠并重，盖风性善行空窍，水谷入胃，则胃实肠虚，风邪即进入肠中。少顷水谷下胃，则肠实胃虚，风复进入胃中，见胃风必奔迫于二肠之间也。风入胃中，胃热必盛，蒸其津液，结为痰涎，壅塞隧道，胃之支脉络心者，才有壅塞，即堵其神气出入之窍，故不识人也。诸脏受邪至盛，必进入心而乱其神明，神明无主，则舌纵难言，廉泉开而流涎沫也。

类中之症，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湿。王安道曰：三子所论，自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症。《内经》所云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痹四肢不举，亦未尝必因于风也。夫风火气湿之殊，望闻问切之异，岂无所辨乎。

内风之症，即景岳所云非风也。如阴中之水虚，则病在精血，阴中之火虚，则病在神气。盖阳衰则气去，故神志为之昏乱，非火虚乎？阴亏则形坏，故肢体为之废弛，非水虚乎？今以形离神坏之症，乃不求之水火之原，而犹以风治，鲜不危矣。试以天道言之，其象亦然。凡

早则多燥，燥则多风，是以风木之火从乎燥，燥则阴虚之候也。故凡治内风者，专宜培补真阴以救根本，使阴气复则风燥自除矣。然外感者，非口绝无虚症，气虚则虚也。内伤者，非曰绝无实证，有滞则实也。治虚者，当察其在阴在阳而直取之。治实者，但当察其因痰因气而暂开之。此于内伤外感，及虚实攻补之间，最宜察其有无微甚而酌其治也。甚至有元气素虚，卒然仆倒，上无痰，下失禁，瞑目昏沉，此厥绝之证，尤与风邪无涉。使非大剂参附，或七年之艾，破格挽回，又安望其复元气于将绝之顷哉。叶天士曰：凡中风证，有肢体纵缓不收者，皆是阳明气虚，当用人参为首药，而附子黄芪炙草之类主之。若短缩拘挛，则以逐邪为急。

唐·许胤宗治中风不语，用黄耆防风二味，煮汤置床下蒸之，是夕便能语，后入遂将二味煎服，加白术名玉屏风散，为治风要方。《金匱》黄芪桂枝五物汤，即小建中去甘草饴枣加黄耆也，本治血痹，《医宗金鉴》移治偏枯，左半身不遂，则加当归以和血，右半身不遂，则倍黄芪以补气，手软倍桂枝，足软加牛膝，骨软加虎骨，元气虚加人参，阳气虚加附子，以偏枯由于营卫之虚，故血痹之方，可以通用。又按喻嘉言曰：凡治一偏之病，治宜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从左引右，从右引左。盖观树木之偏枯者，将灌其枯者乎，抑灌其未枯者，使荣茂而因以条畅其枯者乎？

口噤身冷为暗厥，四肢不收为风痲。河间所谓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之证，制地黄饮子一方，熟地培根本之阴，桂附苁蓉巴戟返真元之

火,山茱萸、石斛,温肝平胃,茯苓、菖蒲,补心通肾,麦冬五味保肺以滋化源,诸药等分,每用五分,加薄荷煎汤。浊药软投,故云饮子。

痹者,风寒湿杂合之证。李士材曰:《内经》论痹,即其曰杂至,曰合,则知非偏受一气可以致痹。又曰:风胜为行痹,寒胜为痛痹,湿胜为著痹。即其下一胜字,则知但分邪有轻重,未尝非三气杂合为病也。筋痹属肝,游行不定,上下左右,随其虚邪,与气血相搏,聚于关节,或赤或肿,筋脉弛纵,古称走注。今名流火。脉痹属心,脏腑移热,复遇外邪,客搏经络,留而不行,故痲痹,肌肉热极,唇口反裂,皮肤色变。肌痹属脾,留而不移,汗多,四肢软弱,皮肤不仁,精神昏塞,今名麻木。皮痹属肺,邪在皮毛,瘾疹风疮,搔之不痛,宜疏风养血。骨痹属肾,痛苦切心,四肢挛急,关节浮肿。鹤膝风者,即三气之痹于膝者也。如膝骨日大,上下左右日枯细者,且未可治其湿,先养气血,俾肌肉渐荣,后治其湿可也。

八风五痹之证,最宜药酒,而必以史国公药酒方为胜。当归二两,杜仲姜汁炒,二两,牛膝酒浸,二两,白术土炒,二两,枸杞四两,平补足三阴经,虎胥骨四两壮骨而祛风,鳖甲酥炙,二两益阴血而去肝风,防风二两,羌活二两,松节二两,晚蚕沙炒,二两,萆薢二两,苍耳子炒,四两,秦艽四两,茄根饭蒸,八两,等药为末,用绢袋盛之,煮无灰酒三十斤,煮熟退火气服之,每日数次,常令醺醺不断。既以祛风,又能去湿,而左瘫右瘓,口眼喎斜,四肢疼痛等证,皆可愈矣。

痿证与痹证不同,由于真阴之虚,不可妄用风药。张子和曰:大抵痿之为病,皆由客热而成。好欲贪色,强力过极,渐成痿证,故痿属肺,脉痿属心,筋痿属肝,肉痿属脾,骨痿属肾。总由肺受火热叶焦之故。相传于四脏,痿病成矣。治痿独取于阳明者何?盖以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朱丹溪曰: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而诸痿之病作。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

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虞天民曰:西北二方,在人为肾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脏常恐其不足,东南二方,在人为肝木心火所居之地,二脏常恐其有余。

虎潜丸为治痿要方,龟板四两,羊肉半斤,捣烂作丸,虎骨一两,皆血肉之品,而一取滋阴,一取补形,一取祛风,并通络脉,熟地二两、黄柏四两填少阴之精,知母二两清太阴之气,牛膝三两、当归一两、白芍两半滋厥阴之血,诸药皆滞,佐陈皮七钱半以疏之,诸药皆凉,佐琐阳一两以温之。丸用淡盐汤下,引以下达,使经络充盈,络脉通利,则痿可愈矣。此方乃补阴通络之要方,又不徒治痿也。阳痿之证,方书多云命门火衰,惟王节斋发明肾经郁热之义,云曾亲见一二人服黄柏知母清金滋肾而愈。

原气虚与虚损不同,喻嘉言曰:原气虚可复,虚损难复。虚损又有易复难复两候。因病致虚者,缓调自复,因虚致损者,虚上加虚,卒难复也。丹溪论劳瘵主乎阴虚者,盖自子至巳属阳,自午至亥属阴。阴虚则热在午后子前,寤属阳,寐属阴,阴虚则汗从寐时盗出,升属阳,降属阴,阴虚则气不降,气不降则痰涎上逆而连绵不绝。脉浮属阳,沉属阴。阴虚则浮之洪大,沉之空虚也。世人病阴虚极多,而阴中之水虚,与阴中之火虚,最宜分别。王太仆曰:候热往来,时发时止,是无水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不时而动,是无火也。当求其属而主之。无火者,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此其常也。惟阴虚之人,最宜详审。王太仆曰: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病有假热真寒,则何以治之?李濒湖曰:阴寒在下,虚阳在上。治之以寒,则阴寒愈甚,治之以热,则拒而不内。热药冷服,下咽之后,冷性既消,热性便发,病气随愈。此热因寒用法也。按金匱男子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脉大则气分泄越,如建中、归脾、四君、异功等所宜也。脉虚则精血下夺,如六味、八味、左归、右归、大造、天真等所

宜也。若阴虚枯燥之极,不受补剂者,虽有清金滋肝之法,终难为力。干血劳证,最宜审察。血伤则无以沃其肤,故甲错也。目得血而能视,营气不贯于空窍,故黯黑也。此证补之不可,凉之无益,仲景有大黄廕虫丸之法,以地黄一两为君,以大黄一两、水蛭百枚、脐螬百枚、虻虫一升之咸为使。又有陈大夫所传百劳丸,可以参酌互用。吴鹤皋曰:浊阴不降,则清阳不升。今人遇一劳证,便用滋阴,服而不效,坐以待毙,未岂止此耶。

咳嗽一证,分外感内伤。张景岳曰:外感之咳,必由皮毛而入。皮毛为肺之合,而凡外邪袭之,则必先受于肺,久而不愈,则必自肺而传于五脏。内伤之咳,必起于阴分。肺属燥金,为水之母,阴损于下,则阳孤于上,水涸金枯,火过于燥,肺燥则痒,痒则咳不能已。朱丹溪曰:上半日嗽者,胃中有火也。黄昏嗽者,脾肺气虚也。午后嗽者,肾中阴火也。徐叔拱曰:咳嗽外感六淫,郁而成火,必六淫相合,内伤五脏相胜,必五邪相并。有此不同,而中间又有敛散二法。敛者,谓收敛肺气也,散者,谓解散寒邪也,宜敛而散,则肺气弱,一时发散而走泄正气,为害非轻,宜散而敛,则肺寒邪一时敛住,害亦非小。且如感风咳嗽,已经散之后,其表虚复感寒邪,虚邪相并,又为喘嗽。若欲散风,则愈重而虚其肺。若收敛,则愈又滞其邪。当先轻解,渐次敛之,肺不致虚,邪不致滞,喘嗽自止矣。李辰山曰:丹溪以麻黄、人参同用,谓之一散一补,凡表邪入肺,失于疏散,经年咳嗽,百药无功,自非麻黄,终难搜逐,即虚劳咳嗽。火浮于肺,带节麻黄,同贝母收功,人疑而畏之,何不取丹溪之言,一再思之。肺痿因肺受火炎,久则肺窍俱闭,喉间或痒或疮,嗽有血点,痰带红线,六叶遂日焦枯而成痿矣。仲景复脉汤,《千金》生脉散,钱氏阿胶散,喻氏清燥救肺汤,皆可选用。肺癰由气血混一,壅滞不行,仲景葶苈大枣泻肺汤,《千

金》苇茎汤,并为要剂。又考喻嘉言治肺癰,皆用活法斡旋,因肺癰不可用补,而脾虚又不能生肺,肺燥喜于用润,而脾滞又难于运食。今日脾虚之极,食饮不思,则于清肺药中,少加参朮以补脾,明日肺燥之极,咳逆有加,则于清肺药中,少加阿胶以润燥。

血证有伤阳伤阴之分,柯韵伯曰:气亢于上焦之阳分则阳络伤,血随气而上溢于口鼻,桃仁承气汤以下之。血随气而下陷于二便,补中益气汤以举之。气有余必挟火,当用苦寒以凉其气。气不足,便挟寒,宜用甘温以益其气。此调气之大法也。又曰:血自心来者,补心丹主之。脾来者,归脾汤主之。肺来者,生脉散主之。肾来者,肾气丸主之。此补血之大法也。刘宗厚曰:四物汤,此特血病而求血药之属也。若气虚血弱,又当从古人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即能生阴血也。补佐之属,若红花、桃仁、苏木、丹皮、血竭者血滞所宜,蒲黄、阿胶、地榆、百草霜、棕榈灰者血崩所宜,苁蓉、琐阳、牛膝、枸杞、龟板、夏枯草、益母者血虚所宜,乳香、没药、五灵脂、凌霄花者血痛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姜桂血寒所宜,苦参、生地汁血热所宜。缪仲淳曰:治吐血有三诀,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叶天士曰:凡咳血之脉,右坚者,治在气分,系震动胃络所致,宜薄味调养胃阴,如生扁豆、茯神、北沙参、苡仁等类;左坚者,乃肝肾阴伤所致,宜地黄、阿胶、枸杞、五味等类;脉弦胁痛者,宜苏子、桃仁、郁金、降香等类;成盆盈碗者,葛可久花蕊石散,或大黄黄连泻心汤。一证而条分缕析,从此再加分别,则临证有据矣。衄者,皆因经络热盛,阳气壅重,迫血妄行而出于鼻也,以犀角地黄汤为主方。口鼻俱出为大衄血,归脾汤加童便藕节。舌上出血曰舌衄,先用蒲黄煎汤漱之,次用槐花炒研掺之,黄芪六一汤合生脉散服之。热涌舌上,出血如泉,川文蛤为散掺之。虚热舌胀大,出血不止,生干姜蒲黄为末掺之。血从齿缝中或齿龈中出者,曰齿衄,又曰牙宣。

有风壅，有肾虚，有胃火，消风补肾清胃，宜审诊施治。耳中出血为耳衄，以龙骨烧灰吹之，有肝火，有肾虚，宜临证施治。血从目出，因误药而为坏证者，断不可救。若暴病发热见此，梔子豉汤加犀角秦皮丹皮赤芍。血从毛孔中出者为肌衄，脉数，当归补血汤。脉浮，黄芪建中汤。脉弱，保元汤。脉盛，当归六黄汤。便血有肠风脏毒脉痔之分，又有阳气不升，下部虚而下血者，一见革脉，即宜温补。叶天士曰：凡心肝为刚脏，可受柔药，脾肾为柔脏，可受刚药。罗谦甫治便血，立法以平胃散作主，加桂附干姜归芍，重加炒地榆以收下湿，即此意也。洩血与血淋不同，痛属火盛，血淋也，土牛膝一味煎膏服之。不痛属虚，洩血也，若肾阴亏损，六味加土牛膝，或过服助阳药而致者，为难治。

反胃一证，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因胃中无阳，不能容受食物而然。非比食已即吐者，为胃火冲逆也。仲景大半夏汤，以人参佐半夏，取腑病以通为补之义，而又佐以白蜜，冲入水中，扬之二十四遍，用以煮药，升之缓之，总欲其宣扬谷气也。

噎膈与反胃不同，饮食之际，气忽阻塞，如有物梗塞者，名曰噎。心下格拒，饥不能食或食到喉间，不能下咽者，名曰膈。此因阳气内结，阴血内枯而成。丹溪有韭汁牛乳饮。汪切庵曰：丹溪所言养血益阴、润燥和胃调中，不必尽备其方，可以意会。治噎膈诸药，韭汁散瘀，竹沥姜汁消痰，童便降火，人乳牛乳润燥养血，芦根汁止呕，茅根汁凉血，蔗汁和胃，荸荠汁消食，驴尿杀虫，或加烧酒米醋白蜜，和诸汁频服亦佳。

关格一证，阴阳各极其偏，不能相营。先哲云：人迎候阳，一盛在少阳，胆与三焦也。二盛在太阳，膀胱小肠也。三盛在阳明，胃与大肠也。四盛以上者，阳脉盛而阴无以通，故曰格阳。寸口候阴，一盛在厥阴，肝与心主也。二盛在少阴，心与肾也。三盛在太阴，脾与肺也。四盛以上者，阴脉盛而阳无以交，故曰关阴。

喻嘉言曰：自《灵》、《素》、《难经》仲景皆深言之，然无其方也。因为上下古今，寻一死里求生之治，治吐逆之格，由中而渐透于上，治不洩之关，由中而渐透于下，治格而且关，由中而渐透于上下，姑立进退黄连汤，要未可为中人道也。按仲景黄连汤，治上下寒热不和，为升降阴阳之剂。喻氏师其意而进退之，方中黄连进则钱半，退则七分，进则生用，退则姜制。干姜进退俱用钱半，进则生用，退则炮用。人参进退俱用钱半，进则生用，退则乳制。桂枝进用一钱，退则不用。制半夏进退俱用钱半，大枣进退俱用二枚。统论进退二法，总以胃为转旋，而未及治下。夫肾为胃关，肾气不足，则小便必不能利，此退法中又须肾气丸以培其下元也。

呕与吐不同，王安道曰：呕者，东垣所谓声物俱出者也。吐者，东垣所谓物出而无声者也。至若干呕与嘔，皆声出而无物也。东垣但以嘔概之，而无干呕之论。夫干呕与嘔，所异者，微甚而已矣。干呕乃嘔之微，嘔乃干呕之甚。干呕者，其声轻小而短。嘔者，其声重大而长。又曰咳逆，俗以呃逆及呃忒呼之，治呃忒亦有用橘皮竹茹汤而愈者。然则嘔逆呃忒，病虽不同，而为邪正之气怫郁扰乱所致则一也。

吐酸与中酸不同，刘河间曰：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脾热则口甘，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或口淡者胃热也。凡中酸法宜温药散之者，亦犹解表之义。若久酸不已，则亦不宜温之，宜以寒药下之，后以凉药调之。膈气之证，与噎膈不同。噎膈由渐而成，难任刚药，膈气因胃阳衰微，阴乘阳位，以致粒米不入，日久不食，诸多蛔虫上居膈间，非辛辣不能开之。喻氏历治多人，皆至半月不食而得生者，不出理中六君及旋覆代赭汤去代赭加赤石脂之治也。嘈杂与吞酸一类，张路玉曰：皆由肝气不舒，相火乘及脾胃，治法不必用伐肝之剂，以六君子汤补脾运痰。火盛作酸者，用吴萸川连。

六郁者,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也。滑伯仁曰:气郁者,胸胁痛。湿郁者,关节痛,周身疼,遇阴寒则发。痰郁者,动则气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昏瞀小便赤,脉沉数,四肢无力,能食。食郁者,噎酸,腹饱不能食,左寸脉和平,右寸脉紧甚。

五郁者,五行之郁也。赵养葵曰:东方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也。火附木中,木郁则火亦郁,火郁则土郁,土郁则金郁,金郁则水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余用逍遥散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愈。古方逍遥散,柴胡、薄荷、当归、白芍、陈皮、甘草、白术、茯苓。其加味者,则丹皮、山梔。余以山梔屈曲下行泄水,改用吴茱萸、炒连,即左金丸,黄连清心火,吴茱萸气燥,肝气亦燥,同气相求,以平肝木,木平则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所以得名也。继用六味地黄加柴胡、白芍以滋肾水,俾能生木。逍遥散,风以散之也。地黄饮,雨以润之也。凡热寒往来,恶寒恶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胁痛,少腹胀,头眩盗汗,疝气泄等证,皆对证之方。倘一服即愈,少顷复发,或频发而愈甚,此必下寒上热之假证,此汤不可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

怔忡之证,心胸筑筑振动,惶惶惕惕,无时得安者是也,归脾汤为要药。

离魂病,身形作两并卧,不辨真假,不语,问亦无答,有人病此,用人参、朱砂、茯苓浓煎服,真者气爽,假者即化。

五痛分五脏见证,钱仲阳曰:反折上窜,其声如犬,证属肝也。目睛吐舌,其声如羊,证属心也。目直腹痛,其声如牛,证属脾也。惊跳反折手纵,其声如鸡,证属肺也。肢体如尸,口吐涎沫,其声如猪,证属肾也。一说有马病而无犬痛,马病者,但走不得眠,其状如马者是也。有人患此,医用皂荚丸而愈,又按薛立斋曰:痫证当滋肾以生肝血,则风自熄而痰自消,治分虚实天渊,不可不辨。

癫狂之证,昔人以为阳并于阴,阴并于

阳,即《内经》重阴重阳之义。狂则少卧不眠,妄言妄笑,甚则上屋逾墙,其候多躁而常醒,实者用《内经》生铁落饮,乃白虎承气,虚者壮水以制火。癫则或歌或笑,如醉如痴,甚则不知秽洁,其候多静而常昏,实者用滚痰丸清心丸,虚者当养神而通志。

惊恐二证,有轻重之分。张景岳曰:因病而惊者,当察客邪以兼治其标。因惊而病者,宜安养心神,滋培肝胆,专以扶元为主,恐之伤人,尤甚于惊。甚则心怯而神伤,精却则阴痿,日消月缩,不亡不已,非大勇大断,必不能拔去其根。

室晦之证,即《左传》所谓晦淫惑疾也。喻嘉言曰:吾乡熊仲舒幼男,髫龄患一奇证,饮食如常,但脉细神呆,色天气夺,《左传》所谓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为。今受室晦之疾而未近女,是可为也。乃依治杨季登女病邪祟例,用犀角、羚羊角、龙齿、虎威骨、牡蛎粉、鹿角霜、人参、黄芪、羊肉等,少加牛黄丸,服旬日而安。脏躁之证,妇人病也,喜悲伤欲哭,像如神灵所作,数欠伸,《金匱》用甘草小麦大枣,名甘麦大枣汤。方后注云:善补脾气,则知是方不独为女科设也。

遗滑之证,有梦属心,妙香散主之。无梦属肾,固精丸主之。脾胃湿热,猪肚丸主之。妙香散用人参一两、黄芪一两、山药二两、姜汁炒、远志一两、炒、茯苓一两、茯神一两,所以补其正,丹砂二钱、麝香二钱所以解其邪,木香二钱半、炙甘草二钱半交和于中,桔梗二钱载引于上,使正气旺而邪惑不侵,则遗泄可愈矣上为末,空心温酒下二钱。又考王荆公方,于本方中去黄芪、山药、二香,加益智仁二两、五花龙骨二两则稍兼固涩之意也。是方亦治惊悸郁结。固精丸用鹿茸二具、鹿角霜分两同升固督脉,以督脉主一身之阳也。真阳不固,则用阳起石五钱、以提之。强阳用事,则用韭菜子五钱以抑之。苁蓉浸淡,一钱、五味五钱、巴戟肉五钱、制附子五钱皆峻补真阳之品,石脂五钱、煅、龙骨五钱拦截精窍,茯苓五钱淡渗经气,使诸药归就肾经,以成封固

之功也。猪肚丸系刘松石方，用白术四两健脾胜湿，白色苦参三两坚肾去湿，牡蛎四两咸寒，清热止遗，丸以猪肚一具，煮烂捣药为丸属水中之土，能厚胃泄水，空朝米饮送下。久服不独止遗，即劳瘦之人，亦可使之肥也。

肿胀之症，阴阳虚实不同。李士材曰：阳症必热，热者多实，阴症必寒，寒者多虚。先胀于内而后肿于外者为实，先肿于外而后胀于内者为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者为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泄者为虚。胀滑数有力者为实，脉浮弦细涩者为虚。色红气粗者为实，色悴声短者为虚。凡实，或六淫外客，或饮食内伤，阳邪急速，其来必暴，每成于数日之间。凡虚，或情志多劳，或酒色过度，日积月累，其来有渐，每成于经月之后。又曰：经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云其本在肾，其标在肺，皆聚水也。又云肾者主水，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肿胀之病，诸经虽有，无不由于脾肺肾者。脾主运行，肺主气化，肾主五液，凡五气所化之液，悉属于肾。五液所行之气，悉属于肺。转输二脏以制水生金者，悉属于脾。故肿胀不外此三经也。治法分内外上下虚实，不可不辨。在外则肿，越婢汤小青龙汤症也。在内则胀，十枣丸神祐丸症也。在上则喘，葶苈大枣汤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症也。在下则小便闭，沉香琥珀丸疏凿饮子症也。此皆治实之法。若夫虚者，实脾饮肾气丸济生方加牛膝车前为治肿要方症也。王节斋曰：喘与胀二症相因，必皆小便不利。喘则必生胀，胀则必生喘。先喘而后胀者治在肺，先胀而后喘者治在脾。喻嘉言曰：凡禽畜之类，有肺者有尿，无肺者无尿。肺壅而小便不行，以清肺为急。按：胀症气分不治，宜治血络，久病必入络也。叶天士治一徐姓小儿，单腹胀数月，幼科百治无功，金用肥儿丸等，俱不验效。乃用归须、桃仁、延胡、山甲、蜣螂、廬虫、五灵脂、山查之类为丸，十日全愈。妇人病肿，尤宜分别水分血分。《金匱》云：先肿而后经断者为水分，先断经而后肿者为血分。古方载肿胀五不治，唇黑伤肝，

缺盆平伤心，脐出伤脾，背平伤肺，足底平满伤肾。

消渴分三种，许叔微曰：一者渴而饮水多，小便数，脂似麸片甜者，消渴病也。二者吃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数者，中消病也。三者，渴饮水，不能多便，腿肿，脚先瘦小，阳痿弱，小便数，此肾消症也。按：仲景肾气丸为治肾消之要药，或有不宣于桂附者，可用六味汤。喻氏载邓橘存治伤热消渴，坚令服一千剂而愈。又考叶天士治消渴，于六味汤中加牛膝、车前，导引肾肝，可谓善用古方。许叔微神效散，用海浮石、蛤粉、蝉退为散，鲫鱼胆七个调服，亦治消渴之良方也。

黄疸之症，有表里虚实之分。赵羽皇曰：经云中央色黄，人通于脾，外主肌肉，上应湿化，今太阴湿气炽盛，湿滞热蒸，郁而不发，如釜曲相似，遂成黄疸。治法有汗下之分，补泻之异焉。今人但用平胃五苓茵陈汤之类，清热渗利之外，并无他说。虽然，其湿热之盛于肠胃者，咸可攻之，若郁于皮肤之间而不得发越，过用疏利，则湿热反内陷而不得出。仲景治身热发黄，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无非急解其表，令热邪自外而散。方书止知可降而不知可升者，非理也。至于素患脾虚，寒凉过甚，或小便清白而大便微溏，力倦神疲而脉细少气，皆太阴脾气极虚，而真色外见之候。惟用补中益气汤，略加车前牛膝一二味。湿胜者，连理汤尤宜。今人一遇此症，不问其孰实孰虚，在表在里，概用寒凉通剂，诎知脾胃虚者不宜寒，寒之则中气愈败。脾胃弱者不宜降，降之则下多亡阴。或攻或补，或升或降，总在随症变通。黄疸变黑为女劳疸，用消石矾石散。消石即芒硝之底沉凝者，性急下趋，苦咸入血，散血消瘀。矾石烧，一用绿矾酸寒，除热在骨髓。二味等分为散，用大麦汁和服方寸匕，此用急夺下焦之瘀血，乃死里求生之治也。又罗谦甫治阴黄，于四逆汤中加茵陈，名茵陈四逆汤。

痰与饮不同，柯韵伯曰：痰饮之本皆水

也。经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此自阳入阴也。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此地气上升也。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此天气下降也。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水入于经而血乃成也。若阴阳不和，清浊相干，胃气乱于中，脾气艰于升，肺气滞于降，而痰饮随作矣。痰与饮同源而有阴阳之别，阳盛阴虚，则水气凝而为痰。阴盛阳虚，则水气溢而为饮。除痰者，降气清火，是治其标，补阴利水，是治其本也。涤饮者，降气燥湿，是治其标，温肾利水，是治其本也。按治饮有中下之分，如《金匱》所云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是也。治饮有脾胃之分，如《金匱》小半夏汤、小半夏加茯苓汤二方治胃，《外台》茯苓饮治脾是也。治饮有内外之分，如仲景小青龙治外饮，真武治内饮是也。

头痛一症，须分三阳及厥阴治之。外风内风，阳虚火郁，无不有之，最宜详审。

头风有偏正之分，偏者主乎少阳，或补或泻，总以柴胡为要。伤及肝阴者，咸凉柔镇。正者有气虚血虚，痰厥肾厥，阴伤阳浮，火亢邪风之不同。

眩晕一症，乃肝胆风阳上冒，非外风也。火盛者，用羚羊、山梔、连翘、花粉、元参、鲜生地、丹皮、桑叶，以清泄上焦络热，此先从胆治也。痰多必理阳明，消痰如竹沥、姜汁、菖蒲、橘红二陈汤之类。中虚必用人参，《外台》茯苓饮是也。下虚必从肝治，补肾滋肝，育阴潜阳，镇摄之治是也。至于天麻、钩藤、菊花之属，皆系熄风之品，随症加入可也。

厥巅之疾，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晕去，妇人为多。喻嘉言治吴添官母，以代赭、龙胆、芦荟、黄连降其上逆之气，以蜀漆、丹皮、赤芍行其上郁之血，以牡蛎、龙骨、五味敛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剂药中，入生猪胆汁二枚，盖以少阳热炽，胆汁必干，取同类相求之义也。

面痛有虚实之分，张路玉曰：面为阳明部分，而阳维起于诸阳之会，皆在于面，故面痛

皆属于火。暴痛多实，久痛多虚。高者抑之，郁者开之，血热者凉之，气虚者补之。

目疾初起，最要分别风寒风火。内障之症，因头风致变者多，须从内风主治，不可过用风药。耳中之症，体虚失聪，责在心肾，邪干窍闭，责在胆经。以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胆络脉附于耳也。

鼻中之病，手太阴手阳明主病。经又云：胆移热于脑，令人辛頞鼻渊。白芷辛散统治鼻病，以白芷一两散阳明之风，辛夷仁五两散太阴之风，苍耳仁炒去皮二钱半散巅脑之风，并能去腐止渊，薄荷叶二钱气味俱轻，能上行至高之分，为散每服一钱，葱白汤及茶清汤服，服之不效，亦宜参用治本之法。

齿痛在胃为热，清胃散主之。在肾为虚，石刻安肾丸主之。若有外邪壅遏者，辛温散寒，辛凉泄上之法，亦不可废。

瘰癧妇女为多，不可轻用散坚追毒之剂。《外台秘要》曰：肝肾虚热则生瘰癧。一方用前胡两半，川贝一两，元参二两，大力子二两，黄芩两半，昆布一两，海藻一两，紫背天葵一两，夏枯草二两，煎汤泛丸，每服三钱有效。若久溃，脉浮大，邪火盛也。面色晄白，金克木也，皆不治。若赤脉贯瞳子，有几条，则几年死。肩背作痛，手太阴足阳明为病。肺朝百脉，肺病则不能管束一身，故肺愈为病，即肩背作痛。又背为阳明之府，阳明有亏，不能束筋骨而利机关，即肩垂背曲。若外邪为患，当从太阳经治；冲气上攻，当从少阴经治。

臂痛分六道，李东垣曰：以两手仰直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后而定之。臂臑之前廉痛者属阳明，升麻、白芷、干葛为引经。后廉属太阳，藁本、羌活为引经。外廉属少阳，柴胡连翘为引经。内廉属厥阴，柴胡当归为引经。内前廉属太阴，升麻、白芷、葱白为引经。内后廉属少阴，细辛、当归为引经。

胸痹之症，人所通患。喻嘉言曰：胸中如离照当空，旷然无外，地气一上，则窒塞有加。仲景用括萎之润以豁痰，薤白之滑以利窍，使

以白酒，淡而不滞，引药上行，以解散壅塞之邪。重者用附子、干姜，切不可任用香燥。

心痛有五，《初学记》曰：五脏失治，皆为心痛。刺治分经，理甚明析。至若舍针用药，尤宜审此详义。盖肾心痛者，多由寒邪上冲，故善瘕。如从后触其心，胃心痛者，多由停滞，故胸腹胀满。脾心痛者，多由寒逆中焦，故其病甚。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郁，病在血分，故色苍苍如死状。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气分，故动作则痛益甚。若知其气则顺之，在血则行之，郁则开之，滞则逐之，火多实则或散或清之。寒多虚则或温或补之。必真心痛者，乃不可治。

腹痛一症，分无形有形。无形为患，如寒凝火郁，气阻营虚，及夏秋暑湿痧秽之类。有形为患，如蓄血食滞癥瘕蛔蛭内疝，及平素偏好成积之类。审其痛势之高下，色脉之衰旺，细究其因，确从何起。大抵在脏者，以肝脾肾为主，在腑者，以肠胃为主。

胁痛有左右之分，左胁作痛，专主厥阴肝经。右胁乘肺乘脾俱有，或泄木以安土，或清金以平木。左金丸用黄连为君。六两，姜汁炒，以直泻其子，吴茱萸一两，盐水泡气燥，与肝同气相求，故必用以为佐，金铃子散用金铃子去核，一两泄肝家气分之热，延胡索炒，一两泄肝家血分之热，雪羹用荸荠四个以散结，海蛇漂净，一两以潜阳，三者俱为要方。若血络受伤，又当从事于仲景旋覆花汤之治矣。

腰痛一症，肾为主治，腰者肾之腑也。肾与膀胱为表里，在外为太阳，在内属少阴，又为冲任督带之要会，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之别。仲景肾著汤用干姜炮辛热以燥湿，白术炒苦温以胜湿，茯苓甘淡以渗湿，甘草和中而补土，肾病而皆用脾药，益土即所以制水也。有寒者加附子，或加肉桂、泽泻、杜仲、牛膝。

积聚之症，越人以积者阴气，五脏所生，聚者阳气，六腑所成，巢氏以不动为癥，动者为瘕，亦即积聚之意。大凡属腑属脏，以经脉所过部分别之，又初病气结在经，久病血伤入

络，用药须于辛香之中，加入蠕动之品，透松病根，方能有效。

疝症之因，不外乎寒，故仲景独以寒疝立名。其所制当归生姜羊肉汤三味以名其方亦为产后下虚要药等方，惟以祛散寒邪，调养补虚为事，并不杂入气分之药。又子和历详筋疝、水疝、狐疝、癰疝、气疝、血疝、寒疝七者之名，总以辛香流气为主。

虫有五种，许叔微曰：《千金》谓劳则生热，热则生火，心虫曰蛔，脾虫寸白，肾虫如戴丝缕，肝虫如烂杏，肺虫如蚕。五虫皆能伤人。惟肺虫为急，肺虫居肺叶之内，蚀人肺系，故成癆疾，咳血声嘶，药所不到，治之为难。有人说《道藏》中载诸虫皆头向下行，惟自初一至初五以前头上行，故用药多取月初以前，盖谓是也。

淋浊二症，痛者为淋，不痛者为浊。淋有气血砂膏劳五者之殊，气淋为病，小便涩滞，常有余沥不尽。血淋为病，遇热即发，甚则溺血。痛者为血淋，不痛者为尿血。砂淋为病，阴茎中有砂石而痛，砂出痛止是也。膏淋为病，溺出如膏，败精结者为砂，精结散者为膏，又煮海为盐之义。劳淋遇劳即发，通淋通瘀，虎林汤为要方。浊有赤浊白浊之分，戴元礼曰：赤浊属血，由心小肠，火也。白浊属气，由肺大肠，金也。叶天士又发明便浊精浊之治，便浊用萆薢分清饮等，精浊伤及督任，必用升固八脉之气。

腿痛亦分六经，李东垣曰：前廉为阳明，白芷升麻葛根为引经。后廉为太阳，羌活防风为引经。外廉属少阳，柴胡羌活为引经。内廉为厥阴，青皮吴萸为引经。内前廉为太阴，苍术白芍为引经。内后廉为少阴，独活泽泻为引经。痛有血虚血寒寒湿风湿湿热流注，阴虚阳虚肾虚风袭之殊。

足痛一症，外感者，惟寒湿湿热风湿之流经入络。经云：伤于凉者，下先受之，当以治湿为主，其间佐温佐清佐散，随症以制方。内伤则不外肝脾肾三者之虚，或补中，或填下，或

养肝,随症以施治。喻嘉言论足上麻木,有热等清络为主。
极似寒之症,如夏月之反雨冰雹也,宜以竹沥

医学举要 卷四

清 南汇 徐 鏞玉台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治法合论

肺为娇脏而朝百脉，主一身元气，形寒饮冷则伤肺，火热刑金亦伤肺，伤阳伤阴，是当详辨。痹论云：淫气喘息，痹聚在肺，肺位至高，六气著人，肺先受之，治肺为急，用药最贵轻清。其腑为大肠，位居于下，通腑之法，又不可不讲也。

心为神明之主，经云：损其心者调其营卫，而营卫之调，亦分阴阳，桂枝加龙骨牡蛎等汤，补心之阳也。养心汤补心丹，补心之神也。仲景泻心诸汤，虽曰泻心，实则泻胃，泻其子也。其腑为小肠，位居于下，通腑之法，又不可不讲也。

包络系心，亦为一脏，热邪塞窍，牛黄丸至宝丹，最能通络。又考赵以德论《金匱》苓桂术甘汤之治，亦本《灵枢》包络脉动主议，则知热痰宜凉，寒饮宜温，又当分别。三焦亦为一脏，其实上中下三者，分管脏腑，最当详辨。叶天士曰：仲景伤寒，分配六经，河间温暑，专究三焦。故柯韵伯论阳明三症，亦主三焦分治，热在上焦，用栀子豉汤吐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家不实矣。热在中焦，用白虎汤清之，胃火得清胃家不实矣。热在下焦，用猪苓汤主之，火从下泄，胃家不实矣。若杂症之分三焦，亦有其要。王叔和曰：假令病人闻谷气臭者，病为在上焦。假令病人少多为欲食，不食亦可，病为在中焦。假令病人饮食如故，病为在下焦。

脾胃同处中州，亦宜分别治之。滑伯仁

曰：刘河间谓补泻脾胃之本者，盖以脾胃中和之气也。燥其湿则为泻，润其燥则为补。喻嘉言曰：补虚有二法，一补脾，一补胃。如疟痢后脾气衰弱，饮食不运，宜补其脾。如伤寒后胃中津液久耗，宜补其胃。叶天士曰：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又曰：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仲景急下存阴，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肝为刚脏，有泻无补，然四时之所化始于木，究十二经之所养始于肝，肝尤不可不养。肝之治有数种，水虚而木无以生，地黄丸乙癸同源是也。土虚而木无以植，参苓白术散缓肝培土是也。本经血虚有火，用逍遥散清火。血虚无水，用归脾汤养阴。泻火之治，上类乎心。补火之法，下同乎肾。其腑为胆，泻腑之法，则柴胡温胆为要方矣。

肾为先天之本，有补无泻，故仲阳独有六味丸补肾，而无泻肾之方。然左为肾，右为命门，水火得其正，则为精为气，水火失其和，则为热为寒。水中不可无火，无火则阴胜而寒病生。火中不可无水，无水则阳胜而热病起。如水亏阴虚，只宜大补真阴，切不可再伐阳气。火弱阳虚，只宜大补元阳，切不可再伤阴气。其腑为膀胱，外应皮毛，协营卫而主一身之表，脏气足则腑不受邪矣。

奇经不可不究，李濒湖曰：阳维起于诸阳之会，由外踝上行于卫分，阴维起于诸阴之交，由内踝上行于营分，所以为一身之纲维也。阳跷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于身之左右，阴跷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于身之左右，所以使机关之跷捷也。督脉起于会阴，循背而行于

身之后,为阳脉之总督,故曰阳脉之海。任脉起于会阴,循腹而行于身之前,为阴脉之承任,故曰阴脉之海。冲脉起于会阴,挟脐而行,直冲于上,为诸脉之冲要,故曰十二经脉之海。带脉则横围于腰,状如束带,所以总约诸脉者也,是故阳维主一身之表。阴维主一身之里,以乾坤言也。阳跷主一身左右之阳,阴跷主一身左右之阴,以东西言也。督脉主身后之阳,任冲主身前之阴,以南北言也。带脉横束诸脉,以六合言也。喻嘉言曰:奇经所主,虽不同正经之症,其关于营卫则一也。叶天士曰:凡冲气攻痛,从背而上者,系督脉主病,治在少阴。从腹而上者,系冲任主病,治在厥阴,或填补阳明。

络脉不可不究,以初病在经,久病在络也。喻嘉言曰:经有十二,络亦有十二。络者兜络之义,即十二经之外城也。复有胃之大络,脾之大络,及奇络之大络,则又外城之通界,皇都出入之总途也,故又曰络有十五焉。十二经生十二络,十二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自内而生出者,愈多则愈小,稍大者在俞穴肌肉间,营气所主外廓,由是出诸皮毛,方为小络。

表症汗之,此其常也,而亦有先宜于补者。许叔微治乡人邱生病伤寒发热,头痛烦渴,脉虽浮数而无力,尺以下迟而弱。许曰:此虽麻黄症,而尺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营气不足,气血微少,未可发汗,于是于建中汤内,加当归黄耆合饮。翌日脉尚尔,其家煎迫日夜促发汗药,几不逊矣。许忍之,但用建中调营而已,至五日尺部方应,遂授麻黄汤,啜第二服,发狂须臾少定,略睡已中汗矣。信知此事诚难。仲景虽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医者亦须顾其表里虚实,待其时日。若不循次第暂时得安,亏损五脏,以促寿限,何足贵也。

重症缓治,用法之详审也。而有不得不急者。喻嘉言治朱孔阳年二十五岁,形体清瘦,素向安逸,夏月因构讼,奔走日中,湿热合内郁之火而成痢疾,昼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

以粗纸铺于褥上,频频易置,但进水而不能食,其痛甚厉,肛门如火烙,扬手掷足,躁扰无奈。喻诊其脉,弦紧劲急,不为指挠,谓曰:此症一团毒火,蕴结于肠胃之间,其势如焚,救焚须在顷刻。若二三日外,肠胃朽腐矣。于是以大黄四两,黄连、甘草各二两,入砂锅内煎,随滚随服,服下人事稍安片刻,少顷仍然躁扰,一昼夜服至二十余碗,大黄俱已煎化,黄连甘草俱至无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药,喻诊毕,见脉势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药,遂改用生地、麦冬各四两,另研生汁,而以花粉、丹皮、赤芍、甘草各一两,煎成和汁大碗咽之。以其来势暴烈,一身津液,从之奔竭,待下痢止,然后生津养血,则枯槁难回。今脉势既减,则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岂可泥润滞之药而不急用乎。服此果然下痢尽止,但遗些少气沫耳。缓缓调至旬余,方能进谷。治热邪急症,岂可无此急法耶。

暑热当令而发者易辨,而伏暑之症,至冬月而发者,尤不可不辨。吴茱山治一妇人冬月感病,洒洒恶寒,翕翕发热,恶食干呕,大便欲去不去,诸医皆以虚弱痰饮治以二陈补心等药不效。延及半月,吴诊其脉,虚而无力,类乎伤暑,众不然也。究问病因,其妇曰:因天寒换著绵衣取绵套一床盖之,须臾烦渴,寒热呕吐,延绵至今耳。吴曰:诚哉伤暑也。盖绵套晒于盛暑,夹热收入笥中,必有暑气,尚未泄,今人体虚,得之易入,故病如是。其妇曰然。遂制黄连香薷饮二服而愈。

凡病在危急,必得出奇制胜,方能速愈。李濒湖治外甥柳乔,素多酒色病,下极胀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昼夜,用通利药不效,遣人叩李。李曰:此乃湿热之邪,在精窍道,壅胀隧路,病不在大肠膀胱,而在二阴之间,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乃用楝实茴香穿山甲诸药,入牵牛加倍煎服,一服而减,三服而平。喻嘉言治叶茂卿乃郎出痘,未大成浆,其壳甚薄,两月后尚有著肉不脱者,一夕腹痛,大叫而绝。喻用梨汁人温汤灌之立

苏，顷复痛绝，灌之又苏，遂以黄芩二两煎汤和梨汁与服，痛止，令制膏子药频服，不听，其后忽肚大无伦，一夕痛叫，小肠突出脐外五寸，交钮各二寸半，如竹节壶顶状，茎物交摺长七八寸，明亮如灯笼，外症从来未经闻见，喻知其为肺热而气壅不行，仍为治之。以黄芩阿胶二味，清肺之热，润肺之燥，日进十余剂，三日后始得小水，五日后水道清利，脐收肿缩而全愈。凡病至延久，药初投之而效，继投之而不效者，必求其本而治之。柯韵伯治孙介夫春间病咯血，旋愈旋作，初服芩连而愈。继而寒凉不效，更进参芪而愈。后用温补不效，复用寒凉而又不效，因而就商于柯，柯曰：斯未求其本耳，诸寒之而热者取诸阴，所谓求其属也。君病阴虚而阳盛，以寒药治之，阳少衰，故病少愈耳。复进寒凉而阳亦虚，得温补而病少愈耳。再进温补而阴愈虚，复进寒凉而阴阳俱虚，故连绵而不解耳。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方为合法。因立加减肾气丸，一剂而喘嗽安，再剂而神气爽。

膏粱多虚，藜藿多实，此其常也，而亦有异焉者。富贵之人，读书明理，不乏修身养性者，且富贵有二种，创业之富贵，多由艰难困顿而成，血脉筋骨充实，至一再传之后，则专事豢养安佚而已。贫贱之人，饥饿劳役，最多内伤症，忧愁困苦，最多七情症，且贫贱有二种，生而贫贱者其心安，终贫贱而其始本不贫贱者其心不安。素问脱营失精二义，不可不知。

南北之说，亦不可拘。王节斋曰：李东垣北医也，罗谦甫得其法以闻于浙。朱丹溪南医也，刘宗厚世其学以鸣于陕西。方中行曰：东南之人，何尝不病其东南之风寒。西北之人，岂可不病其西北之暑湿。

设有人焉，正已夺而邪方盛者，将顾其正而补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见有不的，则死生系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标也。若正气既虚，则邪气虽盛，亦不可攻。

盖恐邪未去而正先脱，呼吸变生，则措手无及。故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至于害，且补中自有攻意。盖补阴即所以攻热，补阳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如必不得已，亦当酌量缓急，暂从权宜，从少从多，寓战于守，斯可矣。此治虚之道也。若正气无损者，邪气虽微，自不宜补，盖补之则恐正无与而邪反盛，适足以藉寇兵而资盗粮，故治实症者，当直去其邪，邪去则身安。但法贵专精，便臻速效，此治实之道也。要之能胜攻者，方是实症，实者可攻，何虑之有？不能胜攻者，便是虚症，气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有不可不知也。惟是假虚之症不多见，假实上最多也。假寒之症不难治，而假热之治多误也。然实者多热，虚者多寒，如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故实能受寒，而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虚，故虚能受热。世有不明真假虚实，而曰知医者，则未敢许也。

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二句为治病之大纲，其词似显，其义甚微，最当详辨。而辨之有最难者何也？盖实言邪气，实宜泻也。虚言正气，虚宜补也。凡邪正相搏而为病，则邪实正虚，皆可言也。故主泻者则曰邪盛则实，当泻也。主补者则曰精夺则虚，当补也。各执一白，茫无定见，藉口文饰，孰得言非。是以至精之训，反酿莫大之害。不知理之所在，有不可移易者，奈时医不能察耳。余请析此为四：曰孰缓孰急，其有其无也。所谓缓急者，察虚实之缓急也，无虚者急在邪气，去之不速，留则生变也。多虚者急在正气，培之不早，临期无济也。甚虚甚实者，亦治其实，可一扫而除也。微虚微实者，所畏在虚，但固守根本，先为已之不可胜，则邪无不退也。二虚一实者，兼其实，开其一面也。二实一虚者，兼其虚防生不测也。总之，实而误补，固必增邪，犹可解救，其祸小。虚而误攻，真气忽去，莫可挽回，其祸大。虚实之缓急，不可不察也。所谓有无者，察邪气之有无也。凡风寒暑湿燥火，皆能增

邪,邪之在表在里,在腑在脏,必有所居。求得其本,则直取之。此所谓有,有则邪之实也,若无六气之邪而病出三阴,则皆情欲以内伤,劳倦以伤外,非邪似邪,非实似实,此所谓无,无

则病在元气也。不明缓急有无四义,必至以逆为从,以标作本,绝人长命,损德多矣,可不惧且慎哉?

医学举要 卷五

清 南汇 徐 鏞玉台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古今方补注

白虎加桂枝汤 仲景方

温瘧二症，但热不寒，治须清降，桂枝调和营卫，《金匱》用于白虎汤中，引领热邪仍从外泄，用之恰当，二进必愈。然此乃邪发于手太阴肺经，故可顷刻致和而症已。若热气深伏，阴虚内热而病涉足少阴，又当参鳖甲首乌养阴之例。

苍术白虎汤

湿温之症，暑湿相搏，其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其症头项多汗，两足逆冷谵语。若视为虚寒而投以温补，误之甚矣。白虎汤为治暑热之正剂，加苍术以治其湿，暑湿兼治，尤为要方。然恐寒降太过，许叔微治王彦龙，先用人参白虎，继用苍术白虎，是兼顾其中气也。

玉女煎 景岳方

阳明少阴二经，皆是津液所关。阳明实则火炽而津液涸，少阴虚则水亏而津液亦涸。考两经合治之方，仲景猪苓汤，养阴而兼利水。景岳玉女煎，养阴而兼清火。盖白虎汤治阳明而不及少阴，六味地黄汤治少阴而不及阳明。是方石膏清胃，佐知母以泄肺气，实则泻其子也。熟地滋肾，佐麦冬以清治节，虚则补其母也。牛膝入络通经，能交和中下，尤为八阵中最上之方。

追症饮 休症饮 何人饮 并景岳方

三方并用制首乌当归，以症邪既久，无不伤及营血也。追症饮用于气血未甚大衰之候，而少阳半表之邪，尚滞于经，故用柴胡半夏陈皮青皮甘草以和之。休症饮用于汗散既多，意专固其元气，故加人参炒白术炙草以补之，不特止症，且为善后计也。何人饮则于补虚之中，又兼去寒，故加人参以补中，邪用陈皮以和中，生姜以温中也。三方并用阴阳水煎，露一宿，次早清晨服。

柴苓煎 景岳方

此方治表邪未解，内外皆热，暑症烦渴，协热下利，水畜发黄等证。柴胡散表邪，黄芩栀子清里热，枳壳快气以调和表里，泽泻木通渗湿以通利三焦。凡喜冷气壮，脉象滑数者，并宜用之。如症痢并行，鲜血纯血者，加白芍甘草。湿胜气陷者，加防风。若营虚不能作汗者，又当参合归柴煎之例，而加当归炙草矣。

清燥汤 东垣方

燥与湿相反，此方多用去湿之品，而特以清燥名者，盖取清肃肺金之义。肺为辛金主气，大肠为庚金主津，今为湿热之邪所困，则肾水生化之源绝，而痿蹙喘渴之症作。是方用人参三分、黄芪钱半、茯苓三分、白术一钱、苍术一钱、陈皮五分、甘草二分补土以生金，麦冬二分、五味子九粒保金而生水，黄连一分、黄柏二分、当归二分、生地二分泻火滋阴，猪苓一分、泽泻五分、升麻三分、柴胡三分升清降浊，使治节有权，

则水出高源而诸症自愈。是方重在湿热,故不用润剂,与喻氏清燥救肺,各成一格也。

清燥救肺汤^{喻嘉言方}

喻氏补秋燥一门,以正四时,以备六气,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但燥气伤人,必由阴分先虚,非比风寒暑湿,由于外感者多。所制清燥救肺汤,治诸气膈郁,诸痿喘呕之症,纯以生津保肺立法,并不杂人外感之药。石膏二钱半,煅用清肺中之热,麦冬去心,一钱滋肺中之阴,阿胶真者,八分补肺中之血,佐胡麻一钱,炒研滑以利窍,人参七分补肺中之气,佐杏仁去皮尖,炒黄,八分苦以豁痰,经霜桑叶三钱、枇杷叶一片,去毛蜜炙轻清凉泄,复用甘草一钱以和之。统论全方,清金平木,以制亢逆之火,补胃生肺,以壮高原之水,名之曰救肺,凉而能补之谓也。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热甚加犀角、羚羊角、牛黄,泄郁不用辛香,清热不用苦寒。凡治燥症之权衡,已毕具于此矣。

星 附 散

中风之症,手足弹曳者,因虚风寒痰,阻遏脾中阳气而然也。夫既曰虚风,则必忌用治风之药。曰寒痰,则必遍举燥痰之药。方中南星制、僵蚕炒、川乌制、黑附、白附皆辛热之品,人参、茯苓、半夏制,则调养正气者矣。每药止用二分,煎成热服,以助脾中之阳,此寓发散于不发散之中也。

乌头粥^{本事方}

此治风淫末疾,痹在手足者也。用香熟白晚米二合,入姜制川乌末四钱,以砂罐煮作稀粥,入生姜自然汁一匙,白蜜三匙,搅匀空心温啜之。从营卫所生之地注力,故合谷味。如中湿多,再加薏苡仁三钱。凡半身不遂,肿痛不能举者,服此预防之。

保阴煎^{汪绂方}

此方治虚劳,名曰保阴者,以虚劳未有不

因于阴虚也。方中二地壮水为君,二冬清金为臣,龙眼悦脾而生金制水,玉竹润肺而益肾养肝。阴不足者补之以味,人乳、龟板血肉之品,滋燥益阴,复佐以茯苓、山药,调和脾胃,使无阴柔偏胜之虞。牛膝引药下行,石斛煎汤代水。使虚羸之体,得以充血生津而有所恃。内热有汗加地骨皮,内热无汗加牡丹皮。腰痛加枸杞、杜仲,或加猪腰、猪脊髓。盗汗加枣仁、五味子,怔忡不寐加枣仁,咳嗽加桑白皮、枇杷叶、百合,有痰加贝母,有血加藕汁童便,食少加薏苡仁,泄泻去生地、天冬,加山茱、白芍、大枣、莲肉,肺脉按之无力者,宜加人参。

暖肝煎^{景岳方}

此治阴寒疝气之方,疝属肝病,而阴寒为虚,故用当归二三钱、枸杞三钱以补真阴之虚,茯苓二钱以泄经腑之滞,肉桂一二钱补火以镇浊阴,乌药二钱利气而疏邪逆,小茴二钱、沉香一钱,或用木香为疝家本药,生姜为引,辛以散之。如寒甚者,吴萸、附子、干姜,亦可加人。

肾气丸^{仲景方} 六味地黄丸^{钱仲阳方}

加味肾气丸^{《济生》方}

仲景治虚劳痰饮消渴及妇人转胞,并用肾气丸。至崔氏移治脚气上人。更名八味丸,后人遂为温补命门之通剂。至钱仲阳治小儿,以体属纯阳,故去桂附,后人遂为峻补真阴之通剂。至《济生方》又于肾气丸中加牛膝、车前以治水肿,方书或以六味地黄丸为主方,或以加味肾气为《金匱》肾气丸,由不明制方之源流也。

左归丸^{景岳方}

左归宗钱仲阳六味丸,减去丹皮者,以丹皮过于动汗,阴虚必多自汗盗汗也。减去茯苓、泽泻者,意在峻补,不宜于淡渗也。方用熟地之补肾为君八两,山药之补脾四两、山茱之补肝四两为臣,配以枸杞补精四两,川膝补血三两,酒洗蒸熟精滑者不用,免丝补肾中之气四两,鹿

胶四两，敲碎炒珠、龟胶四两，敲碎炒珠补督任之元。虽曰左归，其实三阴并补，水火交济之方也。至于加减之法，如真阴失守，虚火炎上者，去枸杞、鹿胶，加女贞、麦冬。火烁肺金，干枯多嗽者，加百合。夜热骨蒸者，加地骨皮。小水不利不清者，加茯苓。大便燥结者，去兔丝，加肉苁蓉。一切柔润之品，在所必用。又如气虚加人参，血虚微滞加当归，腰膝酸痛加杜仲，脏平无火而肾气不充，去龟胶，加补骨脂、莲肉、胡桃。宜清宜补，应寒应热，总在临症化裁。

右归丸 景岳方

仲景肾气丸，意在水中补火，故于群队阴药中加桂附。而景岳右归，峻补真阳，方中惟肉桂二两、附子制，二两、熟地八两、山药四两、山茱四两，与肾气丸同，而亦减去丹皮之辛，泽泻、茯苓之淡渗。枸杞、兔丝、鹿胶三味，与左归丸同，去龟胶、牛膝之阴柔，加杜仲四两，姜汤制、当归三两，便糖忌用温润之品，补右肾之元阳，即以培脾胃之生气也。其加减之法，阳衰气虚，必加人参以为之主。阳虚精滑，或带浊便溏，加补骨脂。遗泄肾泄不止，加北五味、肉豆蔻。饮食减少，或不易化，或呕吞酸，加干姜。腹痛不止，加吴茱萸。腰膝酸痛，加胡桃肉。阴虚阳痿，加巴戟、肉苁蓉，或加黄狗外肾，与鹿胶同为血肉之补，诚为治命火衰微之要剂。

百劳丸

劳瘵积滞，即世俗所称干血劳是也，而于妇女为多，患此百无一痊。大半都为药坏，非破气，即滋阴，非寒凉，即温补，俱未中病，故无一效。是方据许州陈大夫云：此仲景所传，治一切劳瘵积滞，不经药坏者宜服，则知此为治劳瘵积滞之第一方，并以知曾经药坏者服之不效矣。方用乳香一钱，没药一钱，虻虫四十个，水蛭四十个，大黄四钱，桃仁四十个，攻积消滞之中，加人参二钱，当归二钱，护持气血，是寓

守于战之意也。炼蜜为丸，急药缓投，则不伤于峻也。百劳水杓扬百遍者是，又名甘澜水，于五更时候，取水下百丸，一片清空之气，以荡涤邪秽也。恶物既下，只服白粥十日，取淡味以养阴，以示不可骤用补剂也。

祛风丸 洁古方

枸杞、白芍、地骨皮、生地、熟地皆补血之品，而加黄芪以固表，枳壳以疏里，甘草以和中，一派调和营卫，独防风一味为风药，等分蜜丸，而特名为祛风丸者，以血行风自灭也。

四神丹 东垣方

元参、当归、生地，亦皆补血之品。而加羌活之走经散表者于其间，则能消解血分蕴积之风。丸用等分，煎服亦可。是方与前方，治风病者，俱可为久服之方，取其调和营卫而不伤胃也。

化痰丸 王节斋方

痰因火而逆上，凝结喉间，吐咯难出者，名老痰郁痰。病在至高之分，非寒非湿，若用辛温香燥，不特已过病所，抑且以火济火。是方天冬一两，黄芩一两以清肺，连翘五钱，青黛三钱另研以清心，蛤粉一两，芒硝三钱，另研，软坚散结，香附三钱，盐汤，浸炒，橘红一两，利气宽胸，薤仁一两为痰嗽所必需，复用桔梗五钱舟楫之剂浮而上之，此症根蒂已深，非汤药所能速愈，故用丸以缓之。用炼蜜少加姜汁以作丸者，藉其辛甘之味，留恋喉间也。

代温中丸

丹溪小温中丸，治肿胀之属于湿热者。《局方》禹余粮丸，治水肿之属于寒湿者。二方并用针砂。小温中丸六君子合苦参黄连等，意在补虚以去其湿热，热为标而湿为本，故以温中立名。禹余粮丸，以余粮蛇黄针砂为主，辅佐之属，不外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莖三法，而复以姜桂附之大温大热，则通阳祛阴，

奏功最捷,不治水而水自逐矣。然三方诚为肿胀要药,而一用人参贵重,贫富不便道行,一苦制法浩繁,乡野不能预备,此代温中丸之所由设也。方用醋制针砂一两,性燥重坠,能于胃中平肝邪克贼之气,香附三钱,干漆灰三钱,一气一血,复以平胃散健脾燥湿,蒸饼为丸,汤酒任下,并不杂入寒凉,不失温中之义。

旋覆花汤 红蓝花酒 皆仲景方

是方仲景治肝著,及半产漏下,孙真人《千金方》亦采之,后世罕用,近时王晋三叶天士改用青葱管理气,新绛和血,治胁痛等症,开后人治络法门,而我乡不审制方之旨,疑新绛为代红花,反议用者之好奇,其实红花与新绛,治分天渊。仲景云: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未先苦时,但欲饮热。盖肝邪必由肺家传来,肝气著而不行,欲还之肺,故常欲蹈其胸上。用施覆花者,散结气以安肺也。其入素有积冷,故先欲饮热,全用葱之青白,通阳以开积冷也。新绛虽红蓝花染就,而质本茧丝,功能补脾,且内有乌梅黄柏以监制之,则取其和血而非破血。所以妇人寒虚相搏,半产漏下,亦用此方。至若红花止治血结,仲景另用红蓝花一味,酒煎单服,以治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高明之士,盍将仲景书细细绎之。

虎杖汤 《本事》方

许叔微《本事方》载此,治妇人诸淋。香岩叶氏云:今世无识此药,每以土牛膝代之。土牛膝一名地嵩,功专消瘀,取其根之鲜者,洗净捣烂,绞汁大半茶杯,调入麝香乳香各分许,引入至阴之所,隔汤炖热服之,屡有殊功。不特女科宜用,即男子通淋通瘀,亦要药也。煎服治产后便秘,及血蛊等症。

生花汤 会稽钱氏方

产后忌用酸寒,故于四物中去白芍,炮姜去血中之寒,凡外受新邪,及内伤积冷咸宜。

桃仁去皮尖生用则能和血,留皮尖炒用则能破血,且地黄生熟异功,亦可随症施用。大便难者,加肉苁蓉。若虚甚则加人参,又当从补气生血之例矣。

乌鲙骨丸 《内经》方

凡病实中有虚,则当于虚处推求。虚中有实,即当于实处推求。内经此方治血枯之病,而转用破瘀之药,以虚中有实也。夫女子而至月事衰少,而或不来,时病出清液,四肢清,目眩,唾血,前后血,而又不能食,气竭肝伤可知矣。名曰血枯,不亦宜乎。据此病形,似当温补,而其间不得不审察者,因病有新久,胸胁有宽否,不能食有妨碍不妨碍之分。若是暴病,胸胁兼无支满之苦,投以温补无疑矣。此则胸胁支满而妨于食,是厥阴上乘阳明之候,病至则先闻腥臊臭者,腥臊为肝之本气。病至闻之,不病时则不闻也。原其病因,总是瘀血为患,此非得之一时,良由少年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日积月累而致此疾耳。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故名血枯。不同暴崩暴漏,药宜温补者也。治以乌鲙骨四分,茜茹一分,二物并合,有破宿生新之妙。丸以雀卵,温补助阳,服药五丸而后饭,使其徐行下焦,复饮以鲍鱼汁,取其臭秽之味,以利肠垢而和肝伤也。

柳阴地黄丸 《本事》方

生地一两,柴胡、黄芩、秦艽各半两,赤芍一两,皆清肝之品。凡师尼寡妇室女,皆独阴无阳,欲心萌而不遂,是以阴阳交争,乍寒乍热,全类温疟,久则为劳,其脉弦出寸口,为阴旺思男之候,宜用此方蜜丸,乌梅汤下,敛而抑之,使阴血得平,则寒热止矣。

六神散 陈无择方 七味白术散 钱仲阳方

星附六君子汤

小儿血脉筋骨未充,多虚热,亦多虚寒。世医于虚热症,感于外感风寒,而不知补中以除热。于虚寒症,狃于稚年阳体,而不知温中

以逐寒。如病解后发热不除,与初病发热不同,乃元气虚而阳浮于外也,当用六神散固气收阳之法。如泄泻作渴,肌表发热,非感冒也,乃津液少而脾胃虚也,宜用白术散升清降浊之法。如慢惊呕吐,痰涎上潮,此是纯阴用事而不支也,当用星附六君子汤固正祛邪之法。三者皆以四君为主,一加山药 扁豆,一加木香、藿香、葛根,一加南星、白附子,功堪鼎峙。

六神散不合生脉者,治在脾而不关肺也,不合四物者,病在气而不关血也。六味皆冲和纯粹之品,收阳归内,尤为神效。白术散以二香佐四君,因脾喜芳香,补脾之功更捷。以葛根甘寒直走阳明,清阳得升而热自除矣。至若风痰非南星莫效,寒痰非白附不除,而当寇深之日,有四君以坐镇其间,此为有制之师。

医学举要 卷六

清 南汇 徐 镛玉台辑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玉台新案

寒证医案

发热恶寒，头疼身痛之暴证，人易辨之。惟久郁肺经而成喘嗽，有似阴虚劳嗽者，不可不辨。郡城西门外奚藕庄客幕于外，上年道途受热，曾患喘嗽，服自便而愈，今复患喘嗽，投自便而加剧，医亦概用清肺补肺，终不见效。自疑为阴虚重证，彷徨无措，遂延予诊。余为脉象见紧，似数非数，前患暑热，故自便可愈。今患寒邪，故反增剧，用小青龙汤而愈。

魏湘舟郡城北门外猛将庙人，疡医也，患喘嗽二载，遍试医人，总不出清肺补肺，自亦疑为阴虚劳证。予嘱其常服干姜、五味子，坚守一月，果得全效。

郡庙道士徐兆奎久患三疟，坚不服药，二年方愈。愈后冬月又病伤寒，壮热头痛，医疑冬温，误投辛凉之剂，即昏嘿不省人事。医者以其昏嘿不省，以为热邪内陷，束身告辞。其师杨承宗求治于予，予诊其脉，虚软无神，似数非数，亦为惊惶，但知其疟后中气素亏，复伤于寒，非冬温也。即投温中之剂，一剂稍苏，二剂方醒，三剂乃安。粥饮日渐增加，但膈中似有冷块，即于温中剂内加附子三分，始得平复，调理一月而安。

徽人夏履成年六十有余，素日无疾，忽于三更时候，气喘痰升，昏昏嘿嘿，不能自言所苦。余系寓邻，即来叩门索治。予即往诊，见有出气而无人气，即投大剂肾气汤，顷刻气平

而愈。此证若待来朝索治，必致不救。

发斑医案

发斑初用辛凉，继用咸寒，人人知之。而阴斑之证，最不可误。南汇承役许龙之子，身热发斑，有似火证，医用犀角等化斑套剂，病势转危，不省人事，口中歌唱不休，有时谵语。余诊其脉，浮越无伦，按之不实，舌绛而润，并不燥渴，疑是阴证。细询病因，其妻言未病时，大叫脚冷，其为阴证无疑。遂用姜附等药冷服一剂，夜即安睡。但元阳丧败之余，神疲倦怠者半月，服归脾汤二十余剂而愈。

火证医案

火证清之，此其常也。而有不得不急下者，最当坚决。得胜渡范某，初病即昏沉，医用辛散，汗后不解，即惊惶推委。余曰：汗之不解，治须下之。前医曰：下之利不止奈何？余曰：右关沉实，攻下无虞。用大承气合凉膈而愈。

南汇本城杨熙宗令郎，病疟寒热俱轻，饮食如故，守不服药之戒。一日自神庙烧香而归，忽发狂言，似有神灵所作。邀余诊视。脉象沉郁，魄汗淋漓，未能审其果为热厥，不敢骤用寒凉，姑用胆星、竹沥与服，服下人事顿清。询其近日所服何物，曰姜枣汤日服两次。视其舌色，面白底绛，唇若涂朱，知为热邪无疑，时已三更，余见其病势稍持，约其明日转方。天明复来邀诊，据述醒时未及三刻，旋又发厥，遂用犀角地黄汤合大承气，许其大便一行即愈。奈他医谓下则必死，病家转多疑虑，

时有张二川系杨内戚，力劝本家定服余方，煎药已近下午时候，病者牙关紧闭，强将羊角灌入，服至半剂，大便即解，前恙顿除。

南汇姚裕丰，医士也。秋月寒热，杂投藿香正气、香薷饮之类，医中来问病者，必定一方，其自己亦不能主持矣。其父沛寰因其病势危剧，始来邀余。余用急下之剂，前医交沮，谓此属不治之证，何用下为。余坐等其家煎服，大下宿垢，继服滋补半月而愈。

治脉伏医案

前营游击舒公，初夏病感，寒热颇轻，但右肋以下掣痛不安，头痛亦在右边，大便不实。医以为类伤寒证，用辛温表散不效。余按其脉隐伏不彰，舌上灰色，苔厚而湿润欲滴，初疑湿胜于热，用吴氏达原饮，继疑寒热互结，用进退黄连汤，但有二三分效验。舒公深信不疑，然必终奏全效，余心始安。沉思良久，头痛肋痛俱在右边，此热气郁遏阳明，故脉象不彰，遂拣去温药，专用三黄石膏，坚服二十余剂而愈。时前营守备邢公亦患热病，初起即舌绛神昏，医皆用葱豉汤透表，余用凉膈散清中，授方不服，听其津干液涸五日而亡，官在同营，病在一时，或信或不信，判若恩仇，舒公曰：总难逃一命字。

附录与姚敬修书令爱之证，肝藏积热，肺受暴寒，故冲气上逆，咳嗽发喘。余用仲景麻杏甘膏汤，发散外邪，扫除内热，失此不治，必延劳怯。因受足下重托，故再四沉思而用此方也。得汗后，用钱仲阳补肺阿胶散，大下宿垢瘀滞，后用喻氏清燥救肺汤。石膏搜剔余邪，人参补气，阿胶补血，乃虚实兼到之方。写方时，贤乔梓细问毕竟吉凶何如？予一口担承，何尝有片言惊骇。其方其案，尚在尊斋，可覆视也。足下受方不用，先自彷徨，更请某师诊治，误认虚脱之证，扬言左脉已无，遂令合家大小，涕泪交零，并通知媒氏，通知许字之家，谓此证已被石膏吃坏，今已不治矣。噫！某师久负盛名，何徒恃妄才而不达古训也。夫脉之

郁也，被火逼勒耳，非无也。精究古大家书，则悟此奥义矣。某师言此是怯证。非时邪也，殊不知怯证初起，亦须下去恶物。古方百劳丸，许州陈大夫托名仲景而传者也，某师亦尝精究其义乎。人言某师所定之方，与予方相似，不知实判天渊。余以人参、石膏同用，意仍在于清火，某师以人参、五味、陈皮同用，意专在于补虚，不知此证大积虽去，余火尚多，稍带温补，尚虑复焰之势，人参只宜些少，足下过费人参，反致增病。尊居之北，有俞姓女病伏热，绵延四十余日，人用轻清不效，余用石膏而效。今岁少阴司天，阳明在泉，运气使然也。某师读景岳书，不达玉女煎用石膏之旨，其能升其堂而入其室乎。前俞姓女服石膏后，发出暑毒满身，其母不以为药之过，而以为药之功。奇哉妇人有识，乃远胜于丈夫也。敬修得书之后，其胆始壮，余仍大进寒凉，下利五日而全愈。

治老人医案

老人元虚，病宜扶元，人人知之。竟有阳气充实，常服大寒之药，常得带病延年者。南汇本城谢凰鸣年七十有四，因上年秋间涉讼到郡，舟中冒暑，即发温疟。微寒恶热，胸膈痞闷，余适寓郡城，用清心凉膈散而寒热止，继用半夏泻心汤而痞闷除，旋即结讼回南，不再服药。延至初冬，喘嗽大作，医用疏散，愈治愈剧。至新正初十外，日夜不能交睫，痰涎盈盆盈碗，嘱其子恩荣等速办后事，无余望矣。适有徽友汪郁廷在座，谓此证仍请予诊治，必有出奇制胜之处。郡城仅一浦之隔，何不专舟邀归以一诊。凰鸣平日持家甚俭，因欲死里求生，不得不从汪议，余亦以世好难辞，即束装东归。时已正月十六夜，诊毕，即知其误用辛温，许以尚可挽救，方用大剂白虎，参入大剂犀角地黄，坚服四十余日而全愈。若不细察其脉，而但拘年齿以施治，必至抱怨九泉。至嘉庆二十五年，重游泮水，至道光五年，已八十有四。一日不饮蔗汁梨浆等味，即大便艰涩，

辛温误人有如此。

疟疾医案

寒热往来之疟，治宜小柴胡汤。不知阴虚之体，用之转增大患者，郡城姚敬修夏日病疟，医投小柴胡十余剂，竟无增减，停药二日，忽然发厥，舌短眩晕，危在顷刻。居与余寓相近，急来延诊，余用大剂清肝之药，一服而安。知其多服柴胡，肝阴亏乏，厥阳亢逆也。愈后四肢酸麻，用养阴药调理半年，始得平复。

三阴久疟，阳虚气虚，人易知之，不知初因暑热而起者，久疟保阴为主。南汇本城沈熙曾坚信余言，服二十余剂而愈。其他服温补，而致毙者，余亲见二人也。

痢疾医案

府廩生高菊裳名崇期弟药房名崇瑞选拔又中式令堂，病阳虚久痢，医频服温补延至半载，病反增剧，昼夜三五十次。余诊时，但述腰脊空痛异常，遂用斑龙丸峻补奇脉。初服一剂，病势大减，自后连服数剂，竟无增减，服参些少，略安片刻，而菊裳药房昆仲，以尊人病怔忡经年，参药大费，人参岂能常服。余为沉思良久，改用黄耆建中加鹿角。时有医士李蕙堂秀在座，谓峻补之法，继以宣通阳气，亦是一法。力赞此方为中病，坚服二十余剂而愈。

华痒生王羲令堂秋月病热，初延李孝廉谨诊视，用薄荷、连翘、山梔等，俱用姜汁制，服后发厥，复延一时医诊视，用白虎汤清火，人事虽清，下痢不止。改用补剂，亦无效验。王生系瑶峰先生令孙，余本属世好，来寓力恳专治。余倍费苦思，用仲景桃华汤而愈。

南汇东门李连城病肝气胀痛，因多服左金，遂至下痢不止，食饮不思，人亦不与之食。更医则候张候李，用药则惟术惟苓，余云不治，已措办后事矣。不得已而索治于余，予令其早上服大剂归脾，晚间服大剂六味，并令家人诱其食肉，即有效验，一月全痊。

劳倦内伤医案

南汇南门张宝华，劳倦之余，又兼食滞，及内伤中之有余者。脉象狂大，热渴异常，予系旧戚，平日相信不疑，即用下夺清中之法，但前因葬事太劳，未即痊愈，亲友中有疑为失表之证，嘱其更请他医调治。医谓从未得汗，热邪内陷之象，用葱豉等发汗，汗竟不出，反发昏沉。仍恳予治。予惟以清降为事，渐渐神清食进，始终无汗而愈，愈后大便艰涩，惟服大黄。补药一剂不服，于以知外邪宜汗，内伤禁汗，内伤之虚者，为劳倦伤，宜补中益气。饮食伤虚中挟实者，宜枳术丸。内伤之纯实者，则宜攻下也，王安道辨之甚详。

偏枯医案

新场镇闵钦斋年五十外，形体清瘦，多痰少痰，冬月忽患偏枯在左，遂从吴门解馆而归，医惟以补气消痰为事，反增咽燥喉痹等证。病家谓本原既竭，故用补剂不效。延予聊问消息，余谓其脉其证，纯是一团火气，须用河间治火之法，方用二地二冬知柏等，甘寒苦寒相间。投二剂，顿觉神情清爽，病者方意未病前数日，左肩胛犹如火烧，始信治火之说为不谬也，继服虎潜丸而全愈。

提宪稿房陈掌衡夫人患半身不遂，体实瘦弱，疑是血虚，投温经养血，全无增减。因思《内经》云：痛者寒气多也，病在脉络，非辛烈猛重之味，不能胜任。服许学士川乌粥而愈。

痹证医案

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祛风、祛寒、祛湿，人人知之。不知有当变通者，泗泾戴星杓年近四十，因烟业赴上洋，一夕忽患腿痛，不便行走，寓中适有素明医理者，谓肾气素虚，乃欲中之渐，必服大造丸可。戴以客寓起居不便，遂乘肩舆而归。本镇及郡中之医，皆用温药，并服大造丸，服下掣痛增至十分，两手亦痛，阳事痿缩，遂延余诊。余谓此属热痹，俗名

流火是也，舌苔虽白，其实绛底，阳事痿缩，王节斋所云郁火也。遂用三黄、石膏、犀角地黄等大剂，半月而起于床，更用虎潜大补阴丸等，一月后步履如常矣。

南庠生谢恩荣令堂患热痹，医以为血衰气弱，投以补剂转剧。余用羚羊角、二冬、玉竹、竹沥等通络之剂，投数剂而全愈。

痿证医案

前营千总龚振邦，多欲阴亏，夏月病足膝痿弱。余谓当作暑痿治，清暑益气加活血之品。授方不服，转服伤科之药。一旦昏厥，心痛欲死。仍延余诊。脉来虚散，生脉散加和中之品，服一剂果觉少安，渠家信之不笃，遍请他医通同酌治，改用参地桂附，服之转增胀满。又请一医以和中降气为治，胀满虽稍除而元气愈弱，病者益难支撑，改用参术一剂，而从前心痛欲死之证复作。不得已，遂听命于予焉。余谓此属少阴肾水亏乏，转服伤科之药，则气亦虚矣。参术桂附，适以耗阴，橘半枳砂，适以耗气，俱未中病，故愈治愈剧。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乃正治也，用六味合生脉等，坚服五十余剂而愈。

南汇营兵朱七官，湿热成痿，求治于他县时医，以峻补刚剂嘱其频服，半月后厥阳上逆，头眩耳鸣，胸中扰攘不安，格寒于下，两脚如冰，自分已无生理。友人武生顾鸣鹤与朱邻近，延予判决死生，余按脉象狂大，谓此证因温补误投，非绝证也。遂用芩连知柏猪胆汁等大寒之品，一剂即减，投二十余剂而全愈。

郡城徐华封女病痿，两足不能相去以寸，脊间皮宽肉软，有如斗大，医用杂补气血之剂不效。予谓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耆术守中，不能达下，四物诚为女科要药，若欲填实精髓，则又不胜任矣。考《内经》筋痿骨痿，皆属奇经络病，乃用生鹿角、龟板、海参、鱼胶、羊肉等血肉之味，配入熟地、枸杞、牛膝、归芍，坚服三十余剂而全痊。

虚劳医案

亭林镇北陆某，素患劳嗽，时作时止，至是益加气喘，偏卧不能转侧，脉象细弱，有似气虚痰饮，医用补脾理气，久而不效，遂以本证为辞。予适在镇中顾宅，延予一判安危。余谓此属肺肾阴亏，非气虚也，初用钱氏阿胶散，继用六味地黄汤而愈。

肿胀医案

府庠生王迪贤令堂，患喘肿，脉浮无汗，渴饮异常，宗仲景风水治例，兼参王节斋先喘后肿之旨，用麻杏甘膏汤而愈。

南汇本城李孝思，单胀数月，诸药不效，余按脉象沉微，此属阳微，用塞因塞用法，专服理中加附子而愈。

郡城卜姓女十有三岁，先患痧疹，继患疟疾，医用开泄太过，遂至胀满，肚腹以下坚硬如石，本家疑为虚证，请一老医中专用补药者诊治，岂知竟云痧毒内攻，法在不治。余时初到郡中，遂延余诊。余按其脉沉细而微，脾虚景象，显然如绘，初用钱氏白术散而坚硬消，继用陈氏六神汤而胀满愈。

得胜渡张永椿室，系气虚之体，秋月患腹胀，服消耗药太过，数日间腹大如臃。余即用《济生》肾气，立见奇效，后稍有胀意，即投前方而愈。

脚气医案

郡庠生方铁华刚令尊患脚气上攻，医投燥湿理气通阳之剂，喘肿益加，余谓诸热之而寒者取诸阳，因立加味肾气汤，初服不觉其功，而亦不见其燥热，坚服三十余剂而愈。

发黄医案

吴静山敬叔孝廉令正钱夫人，时邪后遂发黄肿，日嗜干茶无度，苏太诸医，皆用气血并补，久而不愈。延余诊之。脉两手俱洪数之甚，询得腹中攻痛无常，夜则身热如烙，此由阴液

不充,瘀滞干粘所致。宿血不去,则肢体浮肿。新血不生,则肌肉消瘦。一切补脾刚药,未可施于此证。考仲景治黄,有猪膏发煎润燥之法,爰仿其义,专用滋润之品,调养肾肝而愈。

前营游击温公大勇夏月自浦口来松,途中冒暑,到署后请医调治,初用清暑利湿不效,改用参术归地,转增脘痛。自后朝暮更医,金言误补留邪,治难有效。遂延余诊。余见其身面发黄,总是胃腑结聚不行所致,用连理汤辛开苦降法,授方不服,遂就诊于青浦医家,方用茵陈五苓散等,服之亦不效。遂以绝证为辞,归至署中,计无复出,始委命以听余焉。予仍用前法,服参些少,是夜即得安寝,改用理中汤调理半月而愈。后以礼貌之衰,坚辞不往,升金山参将后,重发旧恙,遂成不治之证矣。

浊证医案

浊证湿滞为多,而亦有宜于温固者。上海徐德音浊下如涕,医不辨其为精浊,概以利湿之法治之,久不见效。渐至食则易饥,心火上亢,肾水下趋,形消腰折,寒热频频,督脉阳维交病。余谓此系精浊。非便浊也。用鹿角兔丝骨脂等温补下焦,兼服威喜丸而愈。

提宪稿房陈寿昌病浊,医者疑其肾阴亏损而致此疾,早投补肾药,少腹胀痛欲死。余用左金清火,合雄鼠粪汤攻浊而愈。

头痛医案

嘉定陈姬年五十有七,病头痛数年,额上为甚,额属阳明部分,久痛必虚,须填补阳明,兼鼓舞胃中清阳之气,用玉屏风散加炙草葛根,二剂全愈。推此而太阳头顶痛,少阳头角痛,厥阴头巅痛,皆可按法而治矣。

高桥镇曹连珍室,操持家事颇劳,兼多暴怒,孟夏得疾,自天柱至头巅,忽然强痛,坚重难移,两耳赤肿,胃中嘈杂,脉象洪数。宗喻氏治吴添官母例而愈。

腹痛医案

枫泾镇宋元英境享安闲,恣情房帏,患腹痛二年,医药不效,遂就诊于吴郡极时之医,以绝证为辞。宋即归家,料理后事,深信医言为不谬。余适过枫,晤宋氏西席程永孚,谈及医理,遂为知己。遂同元英来寓就诊,细按其脉,细询其证,总是阴阳悖逆,升降不利使然。问曰:曾服泻心汤,进退黄连汤否?曰未也。因酌一方以授,投一剂而稍平,数剂而全愈。

前余在嘉定,有乡人王四九官病膈,向服和中药,据述投三四剂辄效,逾时复然。就诊于予。投进退黄连汤不应,改用丹溪韭汁牛乳饮而愈。因知古人因证立方,不相假也。

胎前医案

胎前宜凉,人人知之。而亦有宜于温者,胎前宜补血,不宜破血,而亦有转用破血而得安者,总在临证时之细心体会也。郡城孙锦章室,怀胎五月,病转胞不溺,医用清利水道,并不究及转胞由于下焦虚寒,由于中焦气弱,由于肝家血滞,猪苓、泽泻、车前等药,徒伤胃气,故饮食减少,夜不得寐,诸恙渐臻,面胞系之繛戾者如故也。日请稳婆抬起,始得溺出。究之元气不支,日甚一日,因而延余诊治。余诊其脉,缓大有力,许以可救。遵《金匱》成例,投肾气汤一剂,是夜稍得安寝,盖利水之药,足以泻肾。投桂附而命门温暖,故稍得安寝耳。再遵丹溪补气成例,投参术汤一剂,饮食渐能知味,惟病者大便不行已数日,腹中至此更觉不安,改用茱连汤一剂,大便得解,小便虽仍稳婆伺候。病者因诸恙悉减,深信不疑,再求良治,余为沉思者久之,脉象比前益见有力,元气已复而胎气未举,必有瘀血阻塞其间,遂用大剂破血之药,一剂而胀遂消,三剂而胎气未举,凡破血之药,最足碍胎,今破血而胎反固,妙在先用补药以助其元气也。

产后医案

产后感冒时邪，宜温散，不宜凉散，人人知之。而亦有不宣于温而宜于凉者，误用温则不得不用大寒矣。归鞠氏侄女，冬月初产无恙，至六日头痛身热，凛凛畏寒，予用梔豉汤，夜半热退，逾日复热，更医用产后逐瘀成法，遂加烦躁。余谓冬温为病，清之可安。通评虚实论曰：乳于而病热，脉悬小者，手足温则生，仍依时邪治例，用白虎汤而愈。凡产后无产证而染他证者，即当以他证治之，而丹溪大补气血之言，却不可拘。仲景云：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夫阳明经中，仲景尚再三戒人不可轻下，而产后亡血既多，仍云承气主之，盖既为胃实自有不得不用之理，举一证而产后之挟实者可类推也。仲景云：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夫既曰虚极，仍用白头翁汤者，下痢中既有渴欲饮水热而下重之证，则白头翁汤自有不得不用之理。惟其虚极，故加甘草、阿胶以养其正，举一证而产后之挟虚者可类推也。

产后恶露不行，胸腹饱胀，温之通之，人人知之。而亦有不宣于温而宜于凉，不宜于通而宜于和者。东门鞠上玉室初产患此，其脉数大而疾，上兼鼻衄，余用当归二两煎汤，冲热童便与服，稍稍安稳，但恶露止有点滴耳。更医用炮姜等温通套剂，遂至胸腹增胀，恶露点滴不行，有欲依产后春温治例，大进苦寒之品，余曰：又非稳治。坚用归地丹芍等凉血和血之剂，十余日，恶露大行而全愈。凡产后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当作别病治。初产后即发热者，则仍作产后治。但各有寒热，两途不可不条分缕析。

郡城侯姓妇年三下有八，因元宵夜游，行走太劳，归即小产。医者皆以其胸腹有块，用逐瘀成法，每剂必加炮姜，俱未有效。后虽停药，而骨节如焚，积块愈大，小便艰涩，热痛异常。至三月初始延余诊，已奄奄一息。诊其脉沉伏之极，隐隐难寻，予固知其阴虚阳盛，但日期多延，宜用缓治。初投复脉减去姜桂，神气稍安，继投丹溪大补阴丸，诸恙悉减，终投本事虎杖汤，积块平复，淋痛皆除，不及一月，饮食大增而全愈。

得胜渡卫姓妇初产恶露不行，发热疼痛，中挟冬温伏气，医用逐瘀温经套剂，遂至热邪流注左腿，日夜难安，饮多食少，至冬至朝廷予诊治。予变产后宜温之说，用凉血大剂，加通瘀解毒，四服全愈。

郡城张六老室，产后月余，崩中不止，时当暑月，医用和中养血，俱不能止，病已三日夜，视为必死。余诊其脉，浮大欲脱，连声索救，神气尚清，急令煎黄芪一两，当归一两，服之顷刻立止。古方当归补血汤，黄芪多于当归五倍，今加当归与黄芪等分者，时当暑月。恐黄芪之过亢也。

血厥医案

郡城七星桥翁氏女经前发厥，厥必数日不醒人事，医用朱、黄、胆星之属，经年不效。己卯六月，延予诊治。脉象搏指，余谓此系经血内瘀，久而发厥，非痰迷心窍也。朱、黄、胆星，焉能破瘀生新耶。乃合《内经》乌蝎骨丸，仲景旋覆花汤，河间金铃子散为一方，数剂全痊，竟不再发。

《医学举要》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国医学大成 五 内科杂病分册

作者=

页数=707

SS号=11155362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十药神书&(元)葛可久 撰

增订十药神书&(元)葛可久 撰 (清)周扬俊 解 (清)陈修园 注 (清)潘爵 评

痰火点雪&(明)龚居中 辑著

慎柔五书&(明)胡慎柔 撰述

理虚元鉴&(明)绮石 著

虚损启微&(清)洪辑庵 纂

何氏虚劳心传&(清)何嗣宗 撰著

症因脉治&(明)秦景明 纂著 (明)秦之桢 辑

周慎斋遗书&(明)周慎斋 著述

医原&(清)石寿棠 原著

脉因证治&(元)朱丹溪 撰著

韩氏医通&(明)韩? 著

医林改错&(清)王清任 著

医学举要&(清)徐镛 辑述

附录页



知盈医学资源网
www.knowwing.com



金沙医院
专业妇科疑难杂症治疗



廖艺
专家
咨询>>



杨碧玉
专家
咨询>>

点击咨询更多>>

医保定点医院 / 二级乙等医院
028 66250088
200032222

首 页 | 书 籍 | 文 献 | 视 频 | 软 件



关键字如"知盈医学资源网"...

搜索

热门标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106)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21) 曹洪欣(19) 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17) 掌纹(12) 王晨霞(12)

开业酬宾

惊爆价! 40头三七每斤280元
足头保证 纯干货保证 限时特价 数量有限

道地药材 品质保证
华夏药材店

你的位置: 知盈医学资源网 → 首页

最近更新 - 最新推荐 - 热门排行

焦点图片			下载更新	more	推荐下载
			> [药膳食疗]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2012-05-22	■ 骨桥蛋白通过MAPK信号通路上调MM
			> [美容养颜]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2012-05-22	■ 甲型H1N1流感病毒（2009）HA蛋白
			> [饮食健康]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2012-05-22	■ IL-6、TNF-α在术后肠梗阻动物模
			> [饮食健康]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2012-05-22	■ 肠道病毒71型的层析纯化
			> [男性养生]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2012-05-22	■ 耻垢分枝杆菌MSMEG_6402基因功能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病	2012-05-22	■ 结核分枝杆菌Rv1096的表达及功能
			> [男性养生]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2012-05-22	■ 结核分枝杆菌Rv3717基因的克隆、
			> [男性养生]男性自诊手册	2012-05-22	■ 首次利用人iPSC产生HCV能够感染的
			> [男性养生]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2012-05-22	■ 鉴定出产生培育造血干细胞微环境
			> [男性养生]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2012-05-22	■ 揭示LSD1在胚胎干细胞分化中起关
			> [男性养生]当代男性病妙方	2012-05-22	■ 猪髂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模型的建
			> [男性养生]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2012-05-22	■ 开发一种指导干细胞增加骨生成和
			> [男性养生]妻子关爱丈夫健康枕边书	2012-05-22	■ 人源白细胞介素(h-IL2)基因克隆及
			> [男性养生]男性健康管理书	2012-05-22	■ 防腐固定心脏材料制作心血管铸型
			> [男性养生]走进男性健康生活	2012-05-22	■ 兔抗Myosin X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健康202个细节	2012-05-22	■ 内质网应激与胰岛β细胞功能
			> [男性养生]中国男人书——我们的身体秘密和健康选择	2012-05-22	■ 负载人热休克蛋白抗原肽的树突状
			> [男性养生]男人二十四小时健康保养书	2012-05-22	■ 人DC-STAMP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 [男性养生]家用男性保健养生药酒666例	2012-05-22	■ NK细胞联合西妥昔单抗对大肠癌细
			> [男性养生]青年男性常见病自我按摩与养生	2012-05-22	■ 血红素加氧酶-1高表达对大鼠同种

中医书籍	more	养生书籍	more	本月下载排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7册		>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5册		>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4册		>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3册		>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4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2册		>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5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1册		> 细说男性病		6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6册		>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7 叶桔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4册		> 男性自诊手册		8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9册		> 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9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10册		> 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10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8册		> 当代男性病妙方		11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5册		> 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12 一日养生24法

中药功效	more	中药药理	more	本周下载排行
> 大黄蛰虫丸在络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大蒜油拮抗酒精性肝损伤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丹红注射液治疗维吾尔族青年人急性脑梗死疗效...		> 芦笋多糖、芦笋皂苷抗肿瘤作用及机制研究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丹红注射液治疗COPD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 蒿红方止咳抗炎的药效研究和机理的初步探讨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丹红注射液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70例临床观察		> 黄芪丹参药对其有效组分对肾纤维化JAK/STAT...		4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46例疗效观察		> 参附注射液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		5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 通督手法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 生黄合剂对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脂质过氧化损伤...		6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 中药丹红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95例疗效分析...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hs-CRP的...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脑循环动力学影响...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患者慢性脑供血不足的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对血浆TXB₂、6...
- > 中药何首乌饮对衰老大鼠睾丸组织NO和iNOS含量...

> 中药吴茱萸活性成分吴茱萸次碱与牛血清蛋白作...

> 桂枝加葛根汤对组胺致大鼠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

> 宁夏四种道地药材及其复方醇提物体外抑菌实验...

> 菩人丹超微粉对2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血脂的影响...

> 大黄酒提物对雄性小鼠睾丸影响的实验研究
- 7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9 一日养生24法

10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11 张镜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邹云翔——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首页连接(首页连接日IP>15000,次页连接无流量限制,欢迎合作连接!)

- 华夏中医网
- 华夏中医论坛
- 华夏医学视频网
- 华夏中药店
- 绵阳药品批发网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 更多链接

按字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按声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O	P	Q	R	S	T	W	X	Y	Z	数字	符号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声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